

清  
實  
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七)

卷四八〇至卷五五三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 清實錄

第一五冊

中華書局影印



# 清 實 錄

(第 一五 冊)

高 宗 實 錄 (七)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北京市中國書店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68 1/4 印張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冊

統一書號 11018·1355—15 定價: 51.00 元

# 清實錄第一五冊目錄

## 高宗純皇帝實錄(七)

卷四八〇	乾隆二十年正月上	一
卷四八一	乾隆二十年正月下	一四
卷四八二	乾隆二十年二月上	三一
卷四八三	乾隆二十年二月下	四二
卷四八四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	五五
卷四八五	乾隆二十年三月下	六八
卷四八六	乾隆二十年四月上	八一
卷四八七	乾隆二十年四月下	九九
卷四八八	乾隆二十年五月上	一一四
卷四八九	乾隆二十年五月下	一二九
卷四九〇	乾隆二十年六月上	一五〇
卷四九一	乾隆二十年六月下	一六八
卷四九二	乾隆二十年七月上	一八四
卷四九三	乾隆二十年七月下	一九三
卷四九四	乾隆二十年八月上	二〇二

卷四九五	乾隆二十年八月下	二一三
卷四九六	乾隆二十年九月上	二二四
卷四九七	乾隆二十年九月下	二四一
卷四九八	乾隆二十年十月上	二五八
卷四九九	乾隆二十年十月下	二七二
卷五〇〇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上	二九四
卷五〇一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下	三〇九
卷五〇二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上	三三二
卷五〇三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下	三四二
卷五〇四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上	三五四
卷五〇五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下	三六七
卷五〇六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上	三七八
卷五〇七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下	四〇〇
卷五〇八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	四〇八
卷五〇九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下	四二三
卷五一〇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上	四三六
卷五一一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下	四五一
卷五一二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上	四六六
卷五二三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下	四八一

卷五一四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上	四九二
卷五一五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下	五〇三
卷五一六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上	五一四
卷五一七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下	五二七
卷五一八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上	五三八
卷五一九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下	五四六
卷五二〇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上	五五八
卷五二一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下	五六八
卷五二二	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上	五七六
卷五二三	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下	五八八
卷五二四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上	五九八
卷五二五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下	六二二
卷五二六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上	六三二
卷五二七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下	六三一
卷五二八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上	六四七
卷五二九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下	六五七
卷五三〇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上	六七二
卷五三一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下	六八七
卷五三二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上	七〇一
卷五三三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下	七二五
卷五三四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上	七三一
卷五三五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下	七四一
卷五三六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上	七五六
卷五三七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下	七七三
卷五三八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上	七九三
卷五三九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下	八〇八
卷五四〇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上	八二三
卷五四一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下	八四一
卷五四二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上	八六三
卷五四三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下	八八五
卷五四四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上	九〇五
卷五四五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下	九二四
卷五四六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上	九四一
卷五四七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下	九五六
卷五四八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上	九七三
卷五四九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下	九九二
卷五五〇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上	一〇一二
卷五五一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下	一〇二八

卷五五二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上 一〇四六

卷五五三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下 一〇六三

一〇四六

一〇六三

清實錄影印本第一五冊目錄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

監外總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管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麟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奏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春正月乙亥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詣

皇太后宮問安○賞給貝子扎拉豐阿貝勒品  
級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宮賜大學士尚書等

宴○諭江南淮揚徐各屬近年未獲豐收雖

已截漕發粟多方賑借現獲寧居恐二三月

間青黃不接之時民力不無拮据尚應再為

調劑著該督撫等體察情形有應加恩賑給

之處即行奏聞辦理以示優卹○諭軍機大

臣等達勒當阿帶領索倫巴爾虎兵起程從

前原議於四月內齊集軍營今兩路哨探兵

改期於二月內前進著傳諭黑龍江將軍綽

勒多選派妥人追及達勒當阿令於所帶索

倫巴爾虎兵內酌挑二三百人親帶遶行務

於二月內前赴軍營其餘兵丁亦令趲行速

往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境軍站計九百

五十五里照雍正七年例設正站九腰站二

十每正站派千把總一兼管腰站不免掣肘

擬正站添文員一。腰站添千把總一。再正站馬三十匹。腰站十七匹。兵出口後。不敷馳遞。擬撥南路各驛馬。添沿邊正腰站各四匹。報聞。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帶領哨探兵。由北路進剿。著叅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郡王品級青滾雜卜。內大臣瑪木特。奉天將軍阿蘭泰。一同前進。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帶領哨探兵。由西路進剿。著叅贊大臣郡王班珠爾。貝勒品級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一同前進。所有陳奏事件。北路著阿睦爾撒納為首。西路著薩喇勒為首。叅贊大臣等。俱著並列。應奏事件。一面奏聞。一面呈報將軍。兩路哨探兵會合一處。則令阿睦爾撒納為首。其續進大隊兵丁到日。北路著班第。西路著永常為首。兩路大兵會合一處。遇有奏事。即著班第為首。

○戊寅

上以祈穀於

上帝。是日起齋戒三日。○已卯。諭軍機大臣等。軍臺雖屬緊要。而進兵所關尤重。今閱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管臺務名單。有調往西路之貝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出征隊內之郡王桑寨多爾濟等。著傳諭阿睦爾撒納等。所派臺務之扎薩克。或能託伊親信之人代辦則可。若必須親往。於進兵之事。稍有掣肘。即另選扎薩克辦理。其已派出兵之人。不必復派臺務。○庚辰。享

太廟。遣顯親王衍潢恭代行禮。○遣官祭太歲之神。○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陳宏謀奏北路解送馬匹。中多疲乏。不足備甘省安臺之用。仍就西安督撫標馬。及挑存留省馬匹內。挑選解赴甘省應用。北路解送馬匹。既多疲瘦。即不用之備戰。而安臺遞送兵丁。亦屬緊要。若不上緊餵養臙壯。正恐臨期有誤。現在

西路兵丁已於正月初旬陸續起程馬匹關係緊要著傳諭劉統勲嚴飭承辦各員加緊飼餵以利遄行勿致稍有遺誤命派內務府官一員解棉甲一千領往西路軍營辛巳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皇十四叔恂郡王自復封王爵以來甚屬恭謹竭誠供職昨聞患病適御齋宮是以先遣阿哥等往視賞給經被今聞溘逝深為惻然著派三阿哥前往穿孝賞銀一萬兩料理喪務俟逾祭祀之期朕當往奠軍機大臣議奏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一查四衛拉特台吉戶口如何給爵授扎薩克及編列旗分佐領設官俟班第等議奏

其四衛拉特之人原係散處應安置各原駐附近地方不必將一姓聚處一。回人俱有地畝歲納貢賦於準噶爾今準夷底定回人內屬除歲供喇嘛外餘賦悉蠲貢額亦應議減內如吐魯番原係內地應將其回目查出俾管所屬瓜州居住之額敏和卓屬下回人亦仍移吐魯番安置。一。現收之烏梁海既編列旗分佐領有續收者應照辦同移置各原地方其管轄人令班第等選奏。一。扎哈沁人衆應移於喀爾喀游牧之外厄魯特台吉等所住之內則阿爾台內藩籬愈固包沁與扎哈沁相近應俱令瑪木特掌管。一。太兵撤回應於滿洲蒙古兵內留五百名隨班第等駐劄伊犁各盟回部烏梁海咨報伊犁文移應設臺站令班第等酌辦。一。伊犁既駐大臣應擇形勝地駐兵為聲援西路吐魯番魯布沁地方膏腴可耕請駐兵一千再瓜州烏魯木齊俱可屯田駐兵則伊犁魯布沁聲息相通亦

展疆土。一準夷既平。喀爾喀游牧。應加恩展寬。喀爾喀厄魯特游牧。即以阿爾台山梁為界。其間烏梁海所居游牧。不動外。所有陰坡。令喀爾喀游牧居住。陽坡。令厄魯特游牧居住。喀爾喀西界。既經展遠。其東陸鄂爾坤。塔密爾。推河等處。俱閒。喀爾喀北界。俄羅斯。西界。厄魯特。請派京師滿蒙兵數千。前往閒處屯田。一如蒙古授產安插。以靖邊境。從之。壬午。諭曰。鄂容安現往西路軍營。叅贊軍務。一時未得。即回兩江之任。尹繼善現署督篆。伊前任兩江時。一味沽名邀譽。以致該省吏治。日漸廢弛。經鄂容安大加整頓。各屬知所敬畏。諸事認真辦理。始克挽回頽風。今該署督繼整頓之後。若能遵守成規。不徇情面。不好名譽。諸事以實。乃為不負任使。倘其務名舊習。牢不可破。仍蹈前轍。致該省吏治。仍復廢弛。恐尹繼善亦未能任此咎也。在屬員中。果有婪贓敗檢之人。尹繼善亦未敢遽為容

隱。惟是上和下睦之習。漸不可長。或以為尚可曲庇。而姑容之。豈不足市恩邀譽。而不知積重難返。滋弊實深。所謂積小成大者。不可不力治其源也。至南河伏秋大汛時。尹繼善仍行親往工次督率。其尋常時一切工務。俱交富勒赫悉心專辦。並傳諭富勒赫知之。

癸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詣

大高殿行禮。詣

雍和宮行禮。臨故恂郡王允禩第奠酒。諭軍機大臣等。從前用兵和通呼爾哈諾爾等處時。我官兵征戰未歸。或尚有在準噶爾者。夫以臨陣被擄。偷生賊地。至大兵蕩平方被查出。理應分晰明正典刑。此內如係兵丁及護軍校驍騎校等。即照同車凌阿睦爾撒納前來之滿洲等。仍給本人為奴。如係大臣官員。非微賤者。可比。若羅卜藏丹津。巴濟茂海。



原任歸化城副都統衮布。原任叅領拉察布等。俱係背叛之人。尤為可惡。查出時。即一面奏聞。一面派員解送來京。毋得令其脫逃。自盡。至額駙策凌之子嗣。在伊游牧被擄。與臨陣者不同。如或現在。自應請旨辦理。喀爾喀內有似此者。亦照此例。其非臨陣被擄。自行逃往者。亦解送來京。倘係在彼處所生子孫。即照收服厄魯特例。辦理毋庸深究。將此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等知之。又諭曰。爾等所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著鈔寄鄂容安。令其詳察彼處情形。應否如此辦理。或尚有應酌之處。即與阿睦爾撒納。班第。薩喇勒。瑪木特等。會議具奏。再新厄魯特等進兵時。肆行搶掠。班第業經奏聞。朕亦早已曉諭。阿睦爾撒納等。此次哨探兵前往。理宜加意禁止。薩喇勒之兄。現在彼處。如伊兄給伊微物。及伊屬下人畧為逢迎饋遺。可以毋庸深究。若過分貪取牲隻。或擄掠婦女。鄂容安即以已意

提撕。薩喇勒一經指示。自當斂戢。鄂容安其審擇輕重。留心辦理。又諭曰。劉統勲奏接准廷議。西路兵丁。於二月先進數千。但索倫兵自京至軍營。計程八十餘站。非兼程疾馳。勢難剋期而至。擬即日前往甘涼一帶相度。各站車驛馬匹情形等語。西路先進之兵。係厄魯特及甘涼滿洲兵。非索倫兵也。原議於三月初由軍營進發。是二月內即應齊集。而索倫等兵自京起程。長途按站次第前進。即使沿途車馬無誤。亦不能疾馳而至。劉統勲此奏。似屬誤會。但第一二起索倫兵。業於正月初三等日起行。較原議已早半月。若至陝甘境內。再能稍為變通。酌量趲行。令早至軍營。更為有益。然亦不必改安臺站。多費周章。或致欲速轉遲。總以妥協適行為善。其甘涼等處滿漢官兵俱當及早料理。照議分起。速發聽候調遣。所有起程日期。附摺奏聞。再現議大兵到日。俱駐巴里坤。另摺所奏。火藥軍

裝口糧等項。即應運至軍營。不必更駐哈密。該督可留心上緊督率辦理。以濟軍資。并傳諭鄂容安。鄂昌等知之。又諭著寄信納木扎勒。昨詢問從軍營送來之同巴朗等逃竄在扎哈沁居住之沙拜等四戶人。皆云被巴朗脅帶。並非情願。隨往等語。此等小人。其被脅情形。雖未可信。但伊等台吉。既皆派兵奮勉行走。著加恩仍賞給各台吉。交與原送來之侍衛額爾恒特。令其送交納木扎勒詢明。若係車凌孟克恭沙喇額布根之人。即交伊等外。其家布一戶。既係阿布達什之人。即送與唐喀祿。交給阿布達什。再先送來之達木丕勒。與其姪格勒克。皆係額布根之人。亦著交額爾恒特帶去交給。納木扎勒接奉此旨。先行曉諭車凌孟克恭沙喇額布根等。俾知朕恩。留心約束。毋使逃竄。若伊等台吉。已經起程。可明白行文知悉。仍交在家之宰桑妥協安置。又諭據阿睦爾撒納奏稱。曉諭準噶爾勅旨。用寶頒行。更為有益。所奏甚是。勅旨不可無印。然亦不宜盡用御寶之勅。可照式另辦六道。黃絹用寶。分送兩路各三道。以備給北路達瓦齊等大員。西路噶勒丹多爾濟等大員之用。其先齊之勅旨。即用將軍印分給所遇之人。俟用寶勅旨到時。即行頒送。將此寄信阿睦爾撒納。并班第永常薩喇勒等知之。又諭據阿睦爾撒納奏稱。據投降之庫本告稱。包沁人等投入哈喇額爾齊斯居住。彼處人皆言大兵前來。須待明年草青。當此牲畜孳生。暫且過冬。一俟雪消。即往額林哈畢爾噶去等語。看來準噶爾料我兵於出青前。斷不能進。若乘其不備。於二月間進兵五六千。必能成功。著寄信阿睦爾撒納等。即遵旨辦理。又諭據兆惠等奏請將喀爾喀驛站羊隻照喀喇沁例。每隻給銀七錢。此兩年差務。絡繹現。又進兵。著照所請給與。甲申諭協辦大學士尚書阿克敦現患目

疾請假調理著賞假一月。派太醫院院判施世琦前往診視。刑部尚書事務著阿里衮暫行署理。翰林院掌院事務著介福暫行署理。鑲白旗漢軍都統事務著李元亮暫行署理。參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奏據阿睦爾撒納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等係新收之人。庫克新瑪木特尤巧滑難信。前曾擄我游牧。先進兵。原為偵探消息。如帶伊等前往。恐致洩漏。不如今在後隊行走。臣看阿睦爾撒納情形。甚不願與庫克新瑪木特等進兵。得旨。阿睦爾撒納所慮甚是。具見伊誠心欲成大功。朕為欣覽。但此摺未到之先。朕以庫克新瑪木特老成習事。於軍前不為無益。故降旨令其先行。今若停止前去。未免反生猜疑。且伊此際尚屬奮勉。即或心懷叵測。有阿睦爾撒納在彼。伊何能為。其烏梁海之兵。著即停其派往。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因庫克新瑪木特曾擄伊游牧。是以不

願同行。但用人惟期於事有益。豈可因伊之言。即為停止。著將原摺并朕批示。但鈔寄班第。令將伊等調劑。務同心協力。用奏膚功。不宜稍露形跡。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奏。察達克圖倫楚文稱。兵至華額爾齊斯。收獲包沁宰桑阿克珠爾。與得沁人等并通瑪木特家口。交恭格敦丹照管。居住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獲噶勒雜特之庫綱。詢稱從前巴朗在奇蘭居住。聞大兵來。逃往阿里克台。察達克現往擒拏。查包沁乃布魯特回種。與烏英齊博東齊。近日久知我兵少。難保無虞。隨派兵往迎。恭格敦丹遣包沁於齋拉罕。又侍衛蒙固勒等文稱。扎哈沁之得木齊瑚爾海齊。獲逃人納瑪林。詢知被巴朗脅帶。早欲歸降。故來扎哈沁居住。有包沁人顏達什。自伊犁來。納瑪林向問。據云在齋爾地方遇台吉巴特瑪車凌。額琳沁及阿睦爾撒納宰桑默克勒齊三人。領哈薩克兵。擄我牲口。

聞去擒達瓦齊。現今顏達什庫綱解營詢問。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將新收包沁人等。安插齋拉罕。甚是將來招服噶勒雜特人等。亦著照此辦理。朕從前惟聞阿睦爾撒納征戰甚勇。今閱伊所奏。如令顏達什庫綱前來詢問。準噶爾情形。及發兵接濟察達克等。甚合機宜。朕深嘉之。察達克等不費一矢。即收服包沁人衆。顏達什復稱巴特瑪車凌帶領哈薩克兵。往討達瓦齊。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今若度量情形。可毋庸會合西路之兵。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更覺易於集事。著交與阿睦爾撒納酌量辦理。察達克此次收服包沁人衆。及往擒巴朗等。殊屬奮勉。其人亦頗誠實。除烏梁海兵丁不必派往外。伊身及伊所帶曾經効力之烏梁海二十人。仍帶領前進。可即傳諭阿睦爾撒納知之。隨命察達克實授副都統。圖倫楚為頭等侍衛。翁郭爾

扎木禪為二等侍衛。又諭曰。通瑪木特為人誠實恭敬。朕甚嘉悅。是以加恩授為散秩大臣。賞賚衣服銀物。今聞溘逝。殊堪軫念。著傳諭軍前大臣。於軍營內支銀二百兩。賞伊家屬治喪。并揀選伊子襲職。再伊家屬如在原游牧處。著庫克新瑪木特照看。或欲來察哈爾地方。即相依薩喇勒居住。并令其加意照看。戶部議覆。江蘇布政使彭家屏奏。下江兵糧。請坐定州縣撥給。并以南鳳易換漕五等米派撥。應如所請。其水脚未便動支漕費。應另籌。南鳳抵換不敷。照舊採買坐撥州縣。或遇災緩。仍令督撫籌辦。至京口旗營兵米。向於丹徒。丹陽金壇分截。既稱徒邑漕船阻礙運河。又有轉給運費之煩。准將徒邑漕糧全截。不足。仍於陽壇。漕米撥給。從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昨降旨。令阿睦爾撒納揀選精兵奮勇前進。想伊接到此旨。必剋期進兵。其西路大兵。亦應一體趲行前進。著將原



旨鈔寄永常等。務期竭力遄發。迅奏膚功。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由宣化遞京軍站。除下堡。榆林。毋庸添馬外。迴龍觀至宣化城十二站。沙嶺堡至枳兒嶺五站。馬匹不敷。應各撥添十匹。沙嶺堡至枳兒嶺五站。臺員已足。迴龍觀至宣化城十二站。惟昌平。宣化兩站。設有專員。迴龍觀首站。應添設千把三。餘九站。添千把二。三月一更。再陟晉文。報南至井陘。北至良鄉。共十三驛。各相距四五里。六七十里不等。議於長生口。微水舖。趙林舖。拐角舖。馬頭。明月店。清風店。新店。大激店。灤河。六里屯。澤畔村。琉璃河。盧溝橋。添腰站十四。各設馬十五匹。仍於每正站添千把外委一。亦三月一更。西北兩路。責成口北道。霸昌道。宣化府。北路廳。及該管之叅游等。南路責成清河道。正定。保定。二府。西路廳。及該管之叅游等分查。均如所請。從之。○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祖尚德。為直隸天津鎮總兵。

官。調福州副都統齊斌。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明福。為福州副都統。○丙戌。上詣大高殿行禮。○奉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奏。請於游牧處豫備兵內。帶往噶斯効力。得旨。索諾木丹津著帶兵一千名。馳驛前往噶斯駐防。如有投誠者。即行受降照管。○丁亥。上幸山高水長。幄次。賜蒙古王公等食。○賞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布副都統職銜。銀一百兩。命赴軍營。○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奏察達克圖倫楚等。據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通瑪木特所屬得木齊哈喇勒岱。告稱噶勒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領兵二千。欲擄包沁人眾。隨即帶兵退回。此必包沁人內。有陰懷異心者。虛為聲揚。察達

克等並未詳察。即已退兵。適為其所愚耳。因此益見阿睦爾撒納前將包沁人等安置齋拉罕地方。甚合機宜。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布係哈薩克錫喇一處宰桑都噶爾之兄。其戶口尚在噶勒雜特。今伊情願前往招服噶勒雜特人等。并擒拏巴朗朕已賞達什敦多布副都統職銜。令其馳驛前往軍營。此際察達克等雖回。不過到齋拉罕等處。著阿睦爾撒納速諭伊等。即於所到處等候達什敦多布。不必遣包沁兵前往。著於努三所管兵內再派數百名。共備一千。交察達克圖倫楚翁郭爾扎木禪及達什郭多布。公同帶領前進。噶勒雜特聞我兵退回。必然無備。乘此加兵。自更易於成功。阿睦爾撒納即遵朕旨。明白曉諭。妥協辦理。一面速行回奏。江南河道總督兼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署理河道總督富勒赫奏。南河捐栽柳楊。多係託兵代植。以細枝充數。甚至砍伐官樹插種。幸而成活。即

邀議敘。查驗後。絕不照管。漸次枯朽。查每年兵丁額栽數十萬株。儘足敷用。捐栽之例應停止。再楊樹宜高燥。豐銅等廳卑濕。十餘年之楊。圍圓尚不及尺。請仍裁柳。得旨。所奏甚是。該部照所請行。戊子。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丁酉。皆如之。御正

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以鼇山聯句。諭

曰。提督豆斌。總兵傅魁。馬得勝。現派領兵。其

安西提督事務。著治大雄就近署理。延綏鎮

總兵事務。著周文魁署理。肅州鎮總兵事務。

著舒敏署理。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

奏。察達克等。聞和濟木瑚里等告稱。噶勒雜

特備兵。欲擄包沁。即行退回。阿睦爾撒納以

察達克等。為和濟木瑚里等所愚。所見甚是。

但伊等何故布散流言。著阿睦爾撒納。即將

和濟木瑚里。哈喇勒岱二人。拿至軍營嚴審。

再和濟木瑚里等。如此欺誑。必包沁人內有

心懷叵測者。雖已將伊等移駐齊拉罕地方。仍須加意防範。著將扎哈沁之得木齊內揀選親信二人。調往包沁地方。於包沁之得木齊內揀選親信二人。調至扎哈沁地方。俾參互雜處。并曉諭包沁人等。此特暫為保護。伊等之計。事定後。仍各歸原處。阿睦爾撒納等即遵旨妥辦。仍交與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善為防備。毋令伊等生疑。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北路馬匹不堪。改站馬為戰馬。其站馬須四萬二千餘匹。挑北路馬抵用萬六千餘匹。甘涼西肅提鎮騾馬可用者約六千匹。此外向民雇備。及令陝省協濟查騾馬尚宜驛站。將來撥存千二百匹。遇有倒斃撥給報聞。○已丑。

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及大學士內大臣等宴。召烏珠穆沁和碩車臣親王朋素克喇布坦。輔國公德勒克旺舒克。

阿巴噶多羅卓哩克圖郡王車凌旺布。青海多羅郡王索諾木丹津。科爾沁多羅永圖郡王喇特納扎木素。輔國公喇什納木扎勒土默特多羅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扎魯特多羅貝勒阿第沙。喀爾喀多羅貝勒拉旺多爾濟。扎薩克一等台吉喇布坦。鄂爾多斯多羅貝勒齊旺班珠爾。阿魯科爾沁多羅貝勒達克丹。敖漢和碩額駙朋蘇克喇錫。固山貝子垂濟扎勒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諭軍機

大臣等。從前原議於四月內進兵。且未深知達瓦齊情形。故令於額爾齊斯。派喀爾喀兵綠旗兵。并車凌所屬人等。留駐屯田。今進兵甚早。而達瓦齊之力已窮。兵到即可成功。其額爾齊斯仍需屯田與否。應另行酌辦。如需屯田。或即於車凌等游牧所留人內派往。或凱旋後。再將車凌等人衆派往。著阿睦爾撒納詳議具奏。此次進兵。特為平定準噶爾。將阿睦爾撒納等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俾所部

咸登衽席。若我兵奏凱後。令阿睦爾撒納車凌等帶領多人。前赴熱河朝覲。至明歲方回原處。則往返徒勞。且於伊等生計無益。若派阿睦爾撒納車凌等親信宰桑。約束兵丁。各就其便。留於原游牧居住。伊等小台吉內。有情願留彼者。亦准於所獲達瓦齊馬匹牲畜內。酌量賞給。留駐彼處。看守游牧。則阿睦爾撒納車凌等。明歲將伊等家口。自喀爾喀地方帶往。諸凡妥協。於生計大有裨益。此朕為伊等生理籌畫。亦著班第阿睦爾撒納商辦。併諭薩喇勒知之。此時達勒當阿。如已到軍營。亦照阿蘭泰著在哨探兵隊內前進。烏勒登扎勒杭阿。俱著在班第隊內前進。但大兵前進後。辦理新烏梁海等事務。及照料糧餉。看管游牧。并一切接應。俱屬緊要。著嚴飭留駐烏里雅蘇台之大臣喀爾喀之大員等。時刻留心。稍有怠忽。班第即指名叅奏。昨朕曾諭令兆惠往看巴特瑪車凌等。今既進兵。阿

睦爾撒納即派伊親信宰桑。再於軍營大臣內酌派一人。先遣往巴特瑪車凌處。更為盡善。兆惠仍辦理驛站糧餉游牧事務。今令阿玉錫照管包沁人等。特為包沁係新以軍威收服之衆。故暫留於彼處照管。俟事定後。仍令阿玉錫駐扎哈沁地方。所有包沁人內應放官員并存留得木齊收楞額等名目之處。俟奏到日。再降諭旨。又諭。此次用兵平定準噶爾。特為開拓喀爾喀游牧。使登衽席。乃喀爾喀扎薩克等不甚奮勉。求似從前丹津多爾濟者。竟無其人。即如採買馬匹。朕聞伊等部內短少。是以令於內扎薩克六會盟處採買。特因所買馬匹稍瘦。現在出兵。不能得力。故差大臣前往衆喀爾喀游牧。另行揀選。伊等勿以從前業稱馬少。恐以欺隱得罪。致生疑懼。即此次亦只酌量挑選。並非盡行取用。况仍照數給還。現在所給之馬。不過略覺欠臃。伊等收留牧放。即可肥壯。亦無所損。著



傳諭阿蘭泰等。會同衆扎薩克。酌量採取。無  
得刻求。有傷伊等生計。并寄哈達哈。阿思哈。  
知之。又諭曰。阿睦爾撒納等奏。烏梁海總  
管赤倫。欲帶人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  
人衆。隨即差伊前往。阿睦爾撒納辦事果斷。  
毫無猶豫。朕心甚為欣悅。著將朕所帶荷包  
一對。賞阿睦爾撒納。并於彼處賞給銀一千  
兩。再傳諭阿睦爾撒納。俟赤倫事竣回營。一  
面馳奏。一面即傳朕旨。賞給赤倫副都統職  
銜。以示鼓勵。○革喀爾喀副將軍貝勒車登  
扎布任。以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為喀爾  
喀副將軍。○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八旗總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經筵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正月庚寅諭軍機大臣等

實錄卷四百八十一

昨據阿睦爾撒納奏遣赤倫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想此時赤倫已到事亦就緒厄魯特烏梁海人眾既於舊游牧處居住將來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投至或可照此辦理若必須遷移則與察達克等烏梁海游牧一同遷進俾新舊所收之人彼此連界居住亦可其宰桑等至軍營叩見將軍大臣時朕即加恩賞給品級遣回管理屬眾和托輝特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熟悉烏梁海人情性

朕已派令照管著傳諭阿睦爾撒納會同青滾雜卜妥商辦理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開泰等奏河南汝州獲解之李正南實係湘陰縣人徐名取經署汝州知州王如玖到楚集犯識認並非李正南等因一摺徐名取既非逆案正犯若不經降旨將王如玖調赴楚省提齊案犯確訊則真偽幾至蒙混王如玖從前辦理錯繆咎無可辭伊在楚審明後即應自行引咎楚省督撫雖非伊現在上官亦

實錄卷四百八十一

可代為轉奏乃王如玖毫無愧怍引罪之意竟若置身事外者甚屬不合著傳諭將炳將該員平日居官如何之處據實查明如屬勇往出色著從寬免其叅處傳旨嚴行申飭若係平常之員即行叅奏請旨交部議處勿得瞻徇回護又諭據唐喀祿奏班珠爾等懇請仍留北路先據薩喇勒奏班珠爾人甚去得而和碩特兵又最勇健若與杜爾伯特兵於西路同進實為有力是以降旨令其調往

西路。今班珠爾等既願留北路。兼於進取事宜有益。即著照伊所請。仍與阿睦爾撒納前進。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俾各管其屬。封車凌為杜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朕曾面諭車凌。阿睦爾撒納二人。第班珠爾尚未知悉。可即諭伊知之。再納噶察告稱。將和碩特人移駐青海之處。從前納噶察來熱河時。朕降旨俟事成後。或在原游牧。或移居青

海。悉惟爾便。並未諭令必移青海居住也。此阿睦爾撒納訥默庫所共聞。況朕方將封班珠爾為和碩特汗。乃轉令伊舍舊地而移青海乎。若納噶察不過一扎薩克。或欲移駐青海。亦無不可。俟事定後。伊再具奏請旨。班珠爾未來熱河。而納噶察又誤傳朕旨。著唐喀祿明白曉諭班珠爾等知之。又諭曰。唐喀祿奏班珠爾等願留北路一摺。著鈔寄班第薩喇勒知悉。班珠爾兵少。本不成隊。伊既不

願往西路。朕已允其所請。但朕觀納噶察為人狡詐喜事。今所告唐喀祿之言。有事成後封阿睦爾撒納為汗。帶領喀薩克阿布賚等。瞻仰令與阿睦爾撒納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等語。甚屬含糊。似事成時祇封阿睦爾撒納為汗。殊不知準噶爾平後。朕亦不過將伊四衛拉特台吉分封為汗。令各管屬下而已。並非祇封阿睦爾撒納一人統管準噶爾地方也。若果如此。是仍如達瓦齊矣。試思

朕之辦理此事。果專為伊等乎。伊等豫為此言。試探是其所望甚奢。若將來祇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轉不免於失望。班第薩喇勒可將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其餘於三姓台吉內。封為三汗之處。於閒中言及。俾伊等熟聞。庶幾妄念可消。至阿睦爾撒納游牧在塔爾巴哈台。果否與喀薩克毗連。若相距遙遠。而為此說是。欲借喀薩克以為擅權之地也。伊等果知奮勉。朕不惜格外加恩。至專擅

則斷乎不可。著侍衛扎克蘇密齋此旨傳諭班第薩喇勒留心察看。俟準噶爾既平。阿睦爾撒納帶彼處頭目來時。再將哈薩克之事會議請旨辦理。青州將軍色爾圖年老召還。以天津都統噶爾錫為青州將軍。寧夏將軍巴海為天津都統。寧夏副都統和起為寧夏將軍。三等侍衛巴爾品為寧夏副都統。兼署寧夏將軍印務。以和起現赴軍營也。壬辰。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等奏。寧夏府知府趙本植承餞馬匹。偷漏草料。請革職審擬。得旨。馬匹關係軍行。趙本植係承餞之員。不能實心辦理。即已有曠職守。今該員復任草料偷漏。以致馬匹臆分不足。有誤軍需。並屬罪無可逭。當此軍興伊始。即如此玩縱貽誤。非嚴行治罪。不足示懲。趙本植著革職拏問。交該督撫將侵肥偷漏情弊嚴行究訊。如果侵肥屬實。即應照軍法從事。以為玩誤軍需者戒。又諭軍機大臣等。永常係滿洲大

臣。平日尚知奮勉。是以命為將軍。俾與薩喇勒盡心商酌集事。今閱方觀承奏。伊催趙自京起程之大隊兵丁。則誤會朕從前催令哨探兵前進之旨。何糊塗悖謬。一至此耶。再劉統勲奏。趙本植承餞馬匹偷漏草料一案。有永常經過寧夏。該府求派餞馬之語。雖永常未必因其懇求。即令承餞。但以軍需重事。不計其人可否。輒照所求委派。可見漫不經心。著傳諭永常。嗣後務遵朕旨。諸事與薩喇勒商辦。慎勿以已為將軍。任意妄行。再薩喇勒進兵。永常不必同進。務待衆兵齊集。帶領前往。毋得故違取罪。軍機大臣等議。覆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駝隻鹽菜銀兩。應照舊例。馬匹跟役可覈減。此次進兵。務在輕捷。北路將軍大臣官兵等馬駝較舊減十之二。西北應一例。鹽菜跟役應照部定原議。至領催委至叅佐領者。馬駝應照委銜支給從之。又議奏吉林將軍傅森等文稱。由三

姓打牲烏拉。移駐拉林。阿勒楚喀兵一千。若再減官少不足彈壓。應仍派一千。報聞。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新降色沁係回種。若仍選厄魯特人為翼領。教殊易生事。請授阿克珠勒為總管。仍留得木齊收楞額等名目。補放佐領。不必放翼領。報聞。癸巳。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奏。阿克珠勒告稱。巴特瑪車凌與哈薩克往征達瓦齊。博囉塔拉以外已被搶掠。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將阿克珠勒等所告。巴特瑪車凌與哈薩克人眾往征達瓦齊之處。奏聞。可見達瓦齊勢已窮蹙。準噶爾業成瓦解之形。若不迅速進兵。必致哈薩克倖獲其利。著阿睦爾撒納度量馬力。或五六十或三四千。務期奮勇前進。迅奏膚功。先因察達克等為色沁人言所誑。即行徹兵。朕已降有明旨。今觀阿克珠勒之言。則其為欺誑愈見。俟達什敦多布到彼。仍遵前旨。與察達克圖倫楚帶兵前往。在

阿睦爾撒納所領大隊之前。另作一隊。哨探兵方有裨益。再朕曾降旨。令西路哨探兵聽候北路起程日期。亦於原定日期之前先行進發。今已另諭薩喇勒。若西路先至博囉搭拉。有機可乘。則不必更候北路。倘北路先至亦然。如必需兩路合攻。則仍守候一齊進發。總之兩路將軍大臣皆為朕出力之人。不論孰先孰後。惟期剋日成功。可傳諭阿睦爾撒納等知之。又諭曰。阿睦爾撒納奏到朕已諭令速即帶兵前進。著並諭薩喇勒扎拉豐阿鄂容安等遵旨辦理。但朕所微慮者。巴特瑪車凌係阿睦爾撒納之兄。現在力量稍強。恐達瓦齊被伊擒獻。阿睦爾撒納因此恣意。不可不慮。何如我兵擒獲更足示威。薩喇勒等努力為之。見阿睦爾撒納時。毋露此意。又諭曰。巴朗等負恩逃叛。情甚可惡。即使窮蹙來降。究非投誠可比。現在伊父車凌孟克在西路進兵。或巴朗逃避額林哈畢爾噶至

伊父前懇求。藉稱招撫。希圖寬宥。亦未可定。著傳諭薩喇勒。一聞巴朗等消息。即撤回車凌孟克。另派精兵擒拏。則伊等無可藉口。擒獲時。即將巴朗。孟克特穆爾等為首之人。解送來京。其所屬人等。酌量派人管轄。具奏請旨。乙未。諭前因拉林。阿勒楚喀。移駐滿洲。由打牲烏拉。三姓。移駐兵一千名。曾經奏准。但此項兵丁。一經遷移。不無勞苦。移駐伊等。原為移駐京師滿洲起見。同一滿洲。而將伊等移於遠方。亦屬不合。著於此一千兵內。減去五百名。就近移駐拉林。阿勒楚喀。該管官員。倘不敷用。應如何設立管轄之處。著該將軍副都統議奏。尋議。三姓官兵內。佐領驍騎校各三。八姓佐領驍騎校各二。此五佐領。兵五百。並防禦八。一併移駐。佐領內。選委協領二。防禦內。選委佐領五。領催內。選委驍騎校五。所遺之佐領缺。請照吉林烏拉例。由防禦內揀補。各處協領缺。准此項佐領并選。防禦

缺。准此項驍騎校并選。至新舊兵缺。由京師所遺滿洲。與拉林。阿勒楚喀。三姓所移餘丁內挑補。從之。○又諭曰。范時綬奏。因緝拏劉衍基。錯誤根究。致新任鉛山幫千總李芳春。自刎斃命一摺。其中必有別故。看來皆由於范廷楷之乖張好事。范時綬特為其所愚耳。李芳春供自謝祥。然使謝祥到案。即有確據。方可根究。今觀其輾轉混供。非范廷楷之刑求嚴逼。何以至此。李芳春以現任職弁。非誣屈難堪。亦何至憤激自戕。設使劉衍基未即拏獲正法。將益株連無已。而李芳春之逼押致死。亦將冤累無伸矣。臬司為通省刑名總匯。讞獄必宜虛公詳慎。范廷楷之為人。遇事輒欲見長。往往孟浪固執。悻悻自用。鄂容安原曾於摺內叅奏。朕以其小有才具。諭令教訓成全之。鄂容安既離江省。范時綬自不能駕馭節制。不覺墮其術中。此案在范時綬尚不過失於詳察。至刑訊一語。原自有輕有重。

若范廷楷任意鍛鍊。固當重處。即屬錯誤。亦有應得處分。范廷楷著解任。交范時綬將實情嚴行審出治罪。諭軍機大臣等。范時綬另摺所奏請動庫存平餘銀兩。交埠生息。以為捕役賞需一事。范時綬不應如此謬戾。亦必出於范廷楷之意。捕役誣良之案甚多。懸以賞格。既不能禁其盜作奸。徒縱使肆無忌憚耳。且直省州縣。皆有捕役。若盡如此辦理。成何政體。一併傳諭范時綬。令知警悟。勿始終為其所愚也。又諭。去年收服扎哈沁時。努三烏勒登。即應往擒巴朗。乃與薩喇勒等商議。便爾回營。伊等之意。不過謂既有薩喇勒之言。即與已無涉。努三烏勒登皆係御前行走舊僕。今又領兵。即薩喇勒不去。亦應向前。豈得反借薩喇勒為推託。况察達克圖倫楚等。間隔兩三月前往。尚將巴沁人等收獲。伊等彼時若即領兵前進。巴朗猶未遠颺。亦可一併擒獲。且新厄魯特擄掠。不能禁止。

並聞其選取佳物牲畜成羣。不料無恥至於此極。努三烏勒登著即解任。拏往軍營。交阿睦爾撒納審明具奏。努三駐處著策楞烏勒登駐處著舒赫德前往。務將所得擄掠物件徹底查出。再哈達哈辦理馬匹事務完竣。即令帶兵在烏勒登處駐劄。其努三駐處令塔勒瑪善前往。又諭。前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稱阿睦爾撒納曾言瑪木特係軍威收服。與傾心降附者不同。乞將伊在哨探兵內領兵之處停止。朕因降旨在前。忽爾中止。啟其疑心。隨即批示曉諭。今據阿睦爾撒納奏稱。二月十五日內。兵即前進。瑪木特於正月十七日始自京起程。斷難馳赴。朕思阿睦爾撒納自到軍營。諸事盡心辦理。井井。此次進兵。惟伊是賴。瑪木特之去否。原屬無關緊要。若既到軍前。自不便不令其前往。今已遲延。不能同進。伊自不安生疑慮。原派扎哈沁兵三百名。仍著阿睦爾撒納帶往。再額爾齊斯屯田。

兵前命努三帶往。今努三已解任。著以塔勒瑪善代之。親王成衮扎布。向請効力軍前。朕原派往額爾齊斯屯田。著仍派伊前往辦理。原定屯田兵丁。僅派車凌等數十人。及喀爾喀綠旗兵數百名。尚未敷用。著阿睦爾撒納酌留厄魯特兵一二百名。於屯田處展放卡倫防守。又前哨大隊兵俱進。烏里雅蘇台不可無人鎮守。著留莫爾渾駐劄辦事。此際辦理糧餉馬匹。亦屬需人。著舒赫德以章京銜協辦事務。奏事一體列名。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江西南昌鎮總兵王守乾。以病解任。以署福建漳州鎮總兵興化協副將馬龍圖。為江西南昌鎮總兵。丙申。諭軍機大臣等。軍營撥運。禁帶私物。原為無用。徒滋糜費。茶葉布疋。官兵蒙古日用所需。乘便帶售。與蒙古有益。在商賈得利。著寄信恒文。富昌。由歸化城運米往軍營。無庸禁止私帶茶布。酌量馱載帶往。軍機大臣等議。奏唐

喀祿。請接濟班珠爾等。應交部察議。得旨。依議。班珠爾等投誠以來。朕已屢次施恩。現在去夏秋尚遠。果有必須接濟之處。朕自加恩賞給。如去歲車凌等人。眾遇災。生計稍窘。朕即賞給口糧。何必豫為陳請。前以唐喀祿尚能通曉蒙古語言。是以賞給副都統銜。俾照管阿睦爾撒納游牧。乃一切未能盡心。徒事瑣屑。著即撤回。仍在員外郎上行走。納木扎勒。著管理阿睦爾撒納游牧事務。納木扎勒所辦事務。著舒明。馳驛前往接辦。又開具列年經筵次數清單。請旨。得旨。今年經筵著停止。嗣後每年開印後。照此開具清單。先期具奏。請旨。以河南河北道蘇崇阿。為江西按察使。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方觀承奏。永常催遣各隊兵丁。朕已降旨。令仍按站行走。凡經過各省。不必照永常行文辦理。今據安泰奏。稱接到永常催遣兵丁之文。議將所帶第三隊兵十站。併為五站。此皆永常



誤會朕催令哨探兵前進之旨。以致冒昧一併催趲自京起程兵丁。抑思大隊之兵。現有尚未起程者。若朕前降旨。非指哨探兵丁。則大隊兵丁。豈能於二月二十九日馳到軍營。二十九日尚不能到。又能向前更行趲進乎。永常謬誤至此。殊不可解。著於兵丁經過各省。速再行文知會。令其仍按原站。不必催趲。永常著傳旨嚴行申飭。戊戌。

上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睦爾撒納等詢問庫綳告稱。哈薩克居住之巴朗。自稱係噶爾丹策零之弟。著班第詢問瑪木特。伊係準噶爾舊人。必能知之。倘伊亦不知。則巴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弟。與準噶爾無涉矣。又庫綳稱哈薩克兵入伊犁。將回人穀麥搶奪。在察罕烏蘓之伯勒齊爾居住。看來哈薩克兵。現在伊犁就近地方。如我兵前進。遇哈薩克在彼。當如何辦理。著班第。阿睦爾

撒納。會議速奏。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新降巴沁牲畜尚豐。毋庸另給同獲之臣。阿睦爾撒納屬下人。今送軍營完聚。扎哈沁並庫克新瑪木特布庫努特等戶口。俱交該管侍衛台吉暫為安置。俟瑪木特回。編列旗分佐領。葉克明安之台吉德濟特等屬下戶口。暫安插附近地方。俟平定準噶爾再辦。杜爾伯特之戶口。令歸台吉居住。巴朗僕人諾爾一戶。俟訊明解京。諭軍機大臣等。阿

睦爾撒納等辦理安插新降巴沁人等。甚屬妥協。均著照所請行。其巴朗僕人諾爾一戶。訊明解京之處。從前扎哈沁查出逃人沙拜等。朕已施恩。分賞伊等台吉。想諾爾亦不過為巴朗逼勒隨行。著將此三人訊明。不必解京。仍給還車凌孟克。此時車凌孟克尚在西路軍營。令伊屬下宰桑等嚴行約束。又諭曰。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遷伊游牧於烏里雅蘓台等處地方。並將管理伊等游牧

大臣更換一員。又稱伊屬下人內有從前離散者。懇賞給印文前往招降等語。從前朕已降旨。俟平定準噶爾後。分封四衛拉特其輝特人等。即在其內。毋庸另給印文。在阿睦爾撒納之意。以班第不允所行。為此陳奏。著傳諭班第。俟準噶爾既定。將輝特所有阿睦爾撒納原管之人。即照所請。令與伊等會合居住。如有屬人衆多之頭目。亦一體賞給封號。管束其屬。即車凌等之杜爾伯特。班珠爾之和碩特。亦均照此辦理。至唐喀祿乃新用之人。不諳事務。朕已降旨撤回。阿睦爾撒納等游牧移至烏里雅蘇台等處。甚屬妥協。即照所請行。班珠爾係與阿睦爾撒納同來之人。亦應一併遷移。其如何遷移之處。著班第阿睦爾撒納會同納木扎勒一面辦理。一面奏聞。阿睦爾撒納惟圖迅速成功。早受朕恩。勿以游牧為念。新派之納木扎勒。曾照管杜爾伯特游牧。因彼處無事。特將伊調管輝特和

碩特部落。至於該部落生計。果有不足。納木扎勒即行奏聞。朕自加恩撫卹。即如車凌。車凌烏巴什等來降後。偶遇災疫。稍為艱窘。朕即加恩撫綏。伊等俱感戴朕恩。擗節勤儉。漁獵為生。儘可樂業。阿睦爾撒納可令宰桑等諄切曉諭其屬。務令盡力耕種。使永遠生計有資。以副懷柔遠人至意。並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曰。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將伊游牧移居烏里雅蘇台等處。朕以事屬可行。已准其請。惟奏請印文招降伊輝特台吉屬人一事。是其欲取多人占據地方之意。已經微露。似平定準噶爾全為伊一人集事矣。薩喇勒到彼。務須留心防範。慎勿任其所行。然亦不可稍為漏洩。此時薩喇勒進兵愈速。愈妥。若使阿睦爾撒納先進。似覺稍為未便。薩喇勒其善體朕意。己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哈達哈等往

喀爾喀部內揀選馬匹備用。查軍營現存馬六千匹。已足為哨探兵乘騎之用。各處購買馬匹。亦陸續送至。自更充裕。哈達哈等不必於喀爾喀部內挑馬過多。如有臃壯驕馬。量為揀選。帶往軍營。將彼處臃欠馬匹。換交蒙古牧廠。數月間即可肥壯。則既於我兵有益。而蒙古生計亦屬無損。至兒馬騾馬。則彼所賴以孳生。不必挑取。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阿思哈等。遵旨妥協辦理。○又諭。據方觀承所奏。正白旗圍場兵丁。開墾地畝。用過傭工口糧。以及賃用牛具等項一摺。已飭交該部矣。但圍場兵丁。給地耕種。原為伊等養贍之計。惟當指與地畝。令其自行耕種。何必又雇民人。代為墾治。即使雇人墾治。而山溝隙地。平行饒沃。畧加鋤犁。即可樹藝。似亦不必費至工本九百餘兩。若果如此。則出口種地貧民。豈能各費如許工本乎。事經官辦。遂多糜費。即此可見。可傳諭方觀承。令其再行確查。

據實覆奏。尋奏賞給正白旗兵丁荒地三千六百畝。遠雇民夫剋期墾治。畝實費銀二錢六分七釐有奇。報聞。庚子。諭曰。尚書房行走諸臣。理宜勤謹供職。乃朕今日甫及未初。偶至尚書房。並不聞皇子讀書聲。行走各員。多半不到。試之以詩。雖依韻完篇。而全無精義。不意平日怠惰。不能盡心課讀。至此毓德。養正之謂何。萬壽。蔡新。奉寬。程景伊。陳惠。華。周玉章。梁錫璵。吳煒。張泰。開俱著罰俸三年。○諭軍機大臣等。馬朝柱一犯。屢經傳諭各督撫。實力查拏。至今未獲。該犯縱極狡黠。究在六合之內。即或疾病自戕。亦必確有蹤跡。朕始猶以為祇此一犯。或終難就獲。亦未可知。今面問開泰。乃稱此案未獲。通緝各犯。尚有十餘人。不止一馬朝柱。則各督撫之未嘗實心查緝之咎何辭。該督撫等雖屢經訓飭。不過以行文飭屬了事。因循推諉。並未實力督率該地方官。設法嚴拏。此皆外省陋習。豈

朕委任封疆之意耶。著再傳諭各督撫。予限一年。令其實心率屬嚴緝。無論首犯餘犯。勿任漏網。於今年年底。各具摺奏聞。再降諭旨。辛丑。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詢據色沁之顏達什等稱。去秋往伊犁見達瓦齊終日飲酒。事務皆廢。遣人往擒額琳沁。旋即敗回。哈薩克兵來行文各處備兵。兵皆未到。自齋爾至伊犁。俱被搶奪。其屬皆言自伊犁為台吉以來。無一日安寧。人人嗟怨。伊犁馬匹亦甚平常。報聞。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入春以來。畿輔各處。及豫東二省。雪澤殊未霑足。朕心正切焦勞。今仰荷

天庥。京師於正月二十六日。同雲密布。至夜瑞雪溽降。二十七八兩日。繽紛續沛。積地已有數寸。當春土膏初動。得此雪澤霑足。於農田甚屬有益。朕心深為欣慰。且連日雲氣四合。看此光景。雪勢必廣。不知直隸及豫東各屬。亦俱均霑渥澤否。可傳諭該督撫等。令其速

行查明具奏。以慰廑念。尋據直隸河南山東督撫奏。各屬均得霑足。俱得旨欣慰覽之。

又諭曰。劉統勲奏。酌辦軍務摺內。稱涼莊寧夏滿洲兵。俱於二十四五日前。可抵肅州。其甘涼肅一。提二鎮兵。亦於三月初旬。均可抵巴里坤軍營。前隊哨探兵。原定於二月中旬。二十九日。自軍營起程。嗣降旨。令於二月中旬。進發。若三月初間。始抵巴里坤。已屬遲誤。想奏摺時。尚未接此旨。接到自必遵照辦理。著再傳諭劉統勲。前隊哨探兵丁。令其速行催調。務於二月初十日。全抵軍營。其隨後續進官兵。若可趲進。亦酌量先行數起。總以六千名為率。其餘仍按站行走。不必嚴催。致竭馬力。至官兵進勦口糧。原議俱令自行裹帶。若進勦時。於自行裹帶外。又復官為駝運。仍屬軍行糧隨故套。從前岳鍾琪等。辦理舊例。與此次輕騎捷趨。機宜殊未符合。况北路進勦口糧。俱自行裹帶。而西路又官運三分之二。辦

理亦不畫一。應速行籌畫。以便捷輕利為主。西北兩路。亦不致參差。其所奏大兵齊集軍營。所需口糧。酌量運往散給。巴里坤可以不留餘糧。所見尚是。巴里坤原可無庸另設倉庫存貯。即有應需接濟。亦可自哈密運往。料不至於有誤。應照所奏辦理。又諭昨覽阿睦爾撒納等疏。奏顏達什所告準噶爾情形。可見達瓦齊勢窮力竭。我兵一到即可成功。但哈薩克兵力稍強。又與達瓦齊甚近。若達瓦齊為哈薩克兵所擒。或為阿睦爾撒納及巴特瑪車凌等獲。均不如薩喇勒俘獲為善。前已屢經降旨。著再傳諭薩喇勒。仍遵前諭。不必拘定何處兵丁。乘機速行前進。西路之兵。但能較北路先期到彼。迅奏膚功。方副朕委任之意。癸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朕今春恭謁

景陵。

泰陵著莊親王履親王大學士來保史貽直在京總理事務。又諭乞休終養。國家恤老教孝之典。亦人臣養廉資事之道。其以實情陳請者。無不俞允。但漢人習氣。往往進則託名於受恩深重。不敢言去。而退則以本欲陳情。奈非聖意。不得自遂為辭。昨因幾暇。偶閱舊案。以增知識。即見查嗣庭事內。有難於乞身之語。形之紀載。可見向來即有此習。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查嗣庭之貪位謬記。不待朕言。

而以今日諸臣之隱懷。朕有不得明言之者。即如大學士史貽直。陳世倌。皆年踰七十。然精力尚健。儘可供職。且伊等並無過愆。朕自不忍遣之使去。若謂從前朕治張廷玉之罪。以為炯鑒。則大不然。張廷玉在彼時。朕見其動履龍鍾。特令軍機大臣等。到伊寓傳旨。令其乞休。此衆人所共知共見者。乃伊奏稱史貽直曾言。伊不應配饗。

太廟。向朕要求左券。朕即賜詩允准。而伊次日

竟不親詣宮門謝恩。實出情理之外。夫史貽直係獨對原有此言。而朕不以為然。亦並未告之張廷玉。廷玉何由而知。則揣摩朋黨之風。謂之盡無可乎。此乃張廷玉罪由自取。初不因其引身歸老也。且當朕令伊乞休時。豈嘗授意使之要請。又安能逆料其不親赴謝恩。而因以治其罪耶。設朕有此心。則何以對張廷玉。又何以對在廷諸臣耶。且大臣中如任蘭枝、魏定國、梅穀成等。皆以引年而去。朕亦何嘗固留在京。必不使享林泉之樂耶。然此一身之事。即朕欲示君臣大義。宜鞠躬盡瘁。不宜棲遲偃仰。此名朕亦受之。至親老侍養。天性至情。朕以孝治天下。何忍不曲加體恤。而亦以為朕不許。朕實不受也。即如梁詩正之父年八十餘。梁詩正在戶部尚書數年。並未奏及。至調任兵部。乃有去志。此際未必不有後言。迨以冢卿協理閣務。伊復戀職如前。是豈伊父獨老於伊任兵部時。

耶。及朕南巡。親見伊父衰憊失明。而伊僅乞暫假。旋即赴闕。朕始諭意。令其請告以全名節。此亦可見朕之用心矣。又如近日按察使沈廷芳來京。陛見。詢知伊母已過八旬。朕方為之惻然。而伊乃逡巡以迎養為請。彼意如此。朕將何以為辭。試思望九老婦。何忍令其舟車跋涉。去就水土。不服之鄉。以博迎養之名。且藉口於甫經升任。不敢遽告。是誠何心。道員中足勝臬司者。自不乏人。豈少一沈廷芳而不令其終養耶。況沈廷芳前為御史。章奏中侈談忠孝。古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何獨忠於君而忘於親耶。即楊錫紱。向以道學自負。及父喪甫闋。聞巡撫之命。亦何嘗以母老請養。又侍郎內如嵇璜、彭啟豐。巡撫內如蔣炳衡、哲治。皆有老親在堂。因循戀職。初無一言。是可見伊等平日寵利縈心。既不能以至情懇告。而強顏文飾。轉以進止不能自主。諉之於朕。朕豈肯受耶。當梁詩正回籍時。

即有人疑汪由敦擠之使去。是以協辦之缺。朕即用孫嘉淦。繼以蔣溥。若論其才學。自不出汪由敦之上。第在諸尚書中。蔣溥尚可勝此。且係世臣。因降旨擢用。使汪由敦果能於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即以其術。委曲救護張廷玉耶。此亦事之易見者。至嵇璜。袁曰修。兩部對調。本以袁曰修與署尚書楊錫紱。及選司鄧錫禮。均籍江西。伊等素講鄉情。不得不為改調。倘沾沾以養廉厚薄為重輕。

身列九卿者。豈應出此。若嵇璜謂因初調吏部。不敢陳請。則未調之先。何事忘之。朕今亦非催令若而人者。養親而去。但去不去由彼。而此旨既降。則貪位後言之人。尚能施其技乎。特頒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又諭前據蔣炳摺奏。主如玖盤獲李正南。朕以為必係賢員。即欲陞用。其後楚省審係徐名取。並非李正南。朕即令王如玖親至楚省會審。據王如玖詳報楚省督撫。但稱果非正犯。而從前錯

謬。並不自行檢舉。是以降旨。令蔣炳查明該員居官如何。若果賢。則一時之咎。原可記過自新。若平常。則參奏。且蔣炳前據王如玖之報。亦並未行參奏。乃奉到諭旨。遽以不能審出實情。叅劾。則轉不可信矣。且摺內稱。前因王如玖尚未回豫。未即參奏。此語尤為取巧。豈伊屬員。其稱職與否。平日並不留心。而數日之往楚會審。即推以為不知耶。則蔣炳之居心察吏。朕將觀行始信矣。著吏部察議。其

王如玖。送部引見。再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去年辦理烏梁海等貢賦。已有章程。新降扎哈沁。色沁人等。想在準噶爾時。亦有定賦。除瑪木特及伊子弟。朕已加恩寬免。著傳諭班第等。即查明扎哈沁。色沁人等。在準噶爾時。如何交納貢賦。亦照烏梁海之例。寬免一年。自明年起。作何裁減交納之處。酌辦具奏。○又諭。據納木扎勒奏稱。派往西路車凌之兵丁二千名。於正月十六日業經起程。朕前

著阿睦爾撒納等。令車凌兵急行。遣人由西路迎接。催趲。亦寄信薩喇勒矣。今車凌兵於十六日方從游牧起程。若遣人往迎。領至哈密。方赴巴里坤。未免遲誤。現今大兵既進巴里坤。著寄信薩喇勒。前迎車凌等兵。令其急行至巴里坤附近居住。候薩喇勒領兵到。會同前進。薩喇勒接到此旨。速遵辦理。仍揀選兵丁。即行前進。不可稍緩。朕望薩喇勒捷音。務仰體此意。禮部題。安南國王黎維禕遣陪臣表貢方物。筵宴賞賚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通州民王尊三妻徐氏。甲辰諭直省建立名宦鄉賢祠。即古者瞽宗之祀。所以崇德尚賢。與斯祀者。必其人實可當之。無愧方足以光俎豆而式鄉閭。其典綦重。昨於幾暇恭讀

皇考世宗憲皇帝上諭。有江西撫臣謝旻以原任學道高鏞崇祀名宦。降

旨訓飭。並詢問江西通省紳士。應否崇祀。令其

據實陳奏。

皇考於崇祀一事。加意慎重如此。所以為世道人心計者。具有苦心。朕不勝欽感。即位以來。各省督撫。題請崇祀之人漸多。該部或駁或准。不過如所議行。今見此

旨。因憶近時大臣中。曾有以祖父得祀鄉賢。具摺謝恩者。召見九卿。論及此事。則即尚書王安國左都御史楊錫紱之父。其同時題請部駁者。曰徐景京。則其子固非身列顯要者也。

設亦九卿祖父。則該部亦必議准矣。可見該撫之所請。原在可駁可准之列。而部臣之所議。即寓高手下手之心。夫大臣身居九列。部臣督撫。誼屬同官。彼此瞻徇。勢所不免。即使採訪悉為公當。而悠悠之口。難保其必無遺議。又況名實未必盡孚者乎。且入祠既多。朝貴先人。則潛德韜光之正士。必且恥與為伍。崇祀大典。將不以為榮。而以為辱。至實在政績茂著。德望俱隆者。或子孫不能自振。必轉



致湮沒無傳矣。當其具呈公舉。雖託之輿論。而主持為首者。仍係姻族衿士。貢諛徵賄。何所不有。風勵激勸之謂何。不亦瀆典章而褻名器乎。朕亦非謂大臣祖父。必不可入祀也。果使政事人品。足為矜式。自必久而益彰。何妨待之十數年後。而必及其子之備位大僚。亟亟題請。以至公之舉。而冒至私之名乎。其入祠年歲已久者。姑免追究。所有王安國楊錫紱之父。禮部行文各該省。即為徹出。從前具題之督撫。及覆准之該部堂官。俱著交部查明。嚴加議處。嗣後子孫現任九卿者。其祖父概不得題請入祠。其身後鄉評允當者。聽著為令。總之徇情曲庇。即黨援門戶之漸。昔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足以挽頹風而勵名教。萬世子孫臣庶。何忍不兢兢遵守。使綱紀肅清。俗尚敦厚。乃國家之福。即四海臣民之福也。倘以日久漸弛。復萌故智。將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

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執國憲以警奸頑者。諸臣其共惕之。諭軍機大臣等。色沁宰桑阿克珠勒。著授為三品總管。台拉克。著授為四品翼領。和濟木瑚里。著授為佐領。伊等願往軍前効力。著各賞銀五十兩。寬免納貢。班第於色沁人內。挑選百名或五十名。賞給整裝銀兩。交阿睦爾撒納。親身帶往。又諭據陳宏謀奏。吳紹詩浮銷兵米銀兩全完摺內。稱部議以該撫既稱該道堅供並未入己。可否於定例減等外。酌量發落等語。浮銷覈減之項。限內全完。減等自屬成例。但其入己與否。必有確鑿証據。方得實情。何得以該犯堅供一語。即據以定案。果爾。則凡被叅之員。孰肯甘心承認。該督撫豈可據一面供詞。不待證佐。遂為信讞耶。此案該撫原題。及部覆。皆以該道堅供為辭。殊屬非是。著陳宏謀將原審案情。詳悉查明。奏到日。再降諭旨。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平遠縣民蕭思敬妻韓

氏。是月。京口副都統兼兩淮鹽政吉慶奏。范公隄外。新淤官灘。原無民賦。應歸竈戶。康熙年間。徐瀆呂四兩場。各有缺額折課。令二十六場攤納。今泰屬既有淤灘。請即分給該場積年代納折價之竈戶。抵徐瀆呂四之缺有餘。仍照例升科。得旨。此事交莊有恭聽其查議。雲南布政使覺羅納世通奏。滇省辦差需人。調補缺少。請將運銅已竣之候選試用人員。曾經委署丞倅州縣等缺。通計在一年以上。無貽誤者。無論何項缺出。令督撫奏署。得旨。汝方到任。即為此沽名之舉。甚非有福之人所為。即果有此情節。亦應稟之督撫。聽其斟酌。而即請部議。有是唐突冒昧之理乎。戒之。器小易盈。已見一斑。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較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二月己巳朔日食 諭軍

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二

機大臣等兆惠奏請同哨探兵前進與富德  
辦理臺站事務哨探兵進發隨營安臺既有  
將軍指麾又有富德查辦可以無庸兆惠前  
往烏里雅蘇台甚屬緊要莫爾渾一人尚恐  
不能周詳著兆惠即留烏里雅蘇台協辦事  
務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山西巡撫恒文奏  
孟縣生員孫琇調姦有服弟婦知縣徐石峰  
責懲教諭耿炳乾等徇庇請革職究擬得旨  
士子身列膠庠以敦倫植品為重孫琇調姦

總服弟婦實為名教罪人該縣欲以扑教了  
事已屬從寬而教諭耿炳乾訓導李述白平

日不能訓課復敢袒護劣生咆哮於縣堂之

上甚屬可惡士習之囂凌皆此不職教官縱

容姑息所致耿炳乾李述白俱著革職拏問

交該撫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究擬具

奏知縣徐石峰不過失出之罪即交部議止

於降級罰俸處分若令解任是與曲庇劣生

之教員同科非所以正士習該撫此奏非是

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二

著飭行 予故多羅恂郡王允禔諡曰勤多

羅貝勒允祿諡簡靖俱祭葬如例 是日起

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 丙午諭曰朕近於幾暇恭

讀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於禁止貢獻嘗諄切訓

誡至再至三而逆犯查嗣庭日記有進硯頭

瓶湖筆一事形諸記載可見人心險薄何所

不至益以仰見

皇考聖明洞照。防微杜漸之淵衷。所以維持世道者。至深且遠。因憶御極以來。雖曾禁臣工貢獻。而朕四十壽辰。臣工於方貢外。亦有進玩器書畫慶祝者。在督撫諸臣。受朕委任。若因辦覓貢物。而使屬員得以乘機迎合。或貽累於富戶商人。稍有人心者。當不出此。設令有之。亦斷不能逃朕洞鑒。然僉邪好事之徒。未免因此妄生疑議。構造浮言。是亦查嗣庭者流耳。當此光天化日之下。雖伊等技無所施。而究不若概行禁絕者之為善也。嗣後廷臣督撫。其毋有所獻。并諭中外知之。又諭曰。朕昨因論臣工終養一事。降旨宣諭。今日嵇璜。彭啟豐。各具摺陳情終養。此奏若在降旨之前。出自伊等至情迫切。固當曲體允從。茲特以面聆朕訓。感發天良。則所請乃導之自朕。而伊等本未嘗有迫不及待之情。此亦如禮部鄉賢。在可准可不准之間。其去留朕得而權衡之。又當各視其人矣。彭啟豐才本

中平。辦理部務。亦屬竭蹶。且伊係內廷翰林。以文學為職。而上年扈蹕和詩。視前遠遜。所學日漸荒落。著照所請。准其回籍終養。嵇璜在諸侍郎中。才具尚可辦事。且一時出兩侍郎缺。亦未得其人。仍著照舊供職。伊面奏以去歲奉差南河。曾告假歸省。見伊母暮年衰病。此奏出於中情。實不因朕旨。則伊自差竣回京。已及半載。何前此默無一言。而今日於訓諭之後。遂若是亟亟耶。適合昨所降旨。所為情見乎辭。無可置辨矣。朕辦理諸務。一秉大公。毫無成見。而確有定衡。恐不知者。以同請而去留各異。妄生疑議。將此再行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睦爾撒納奏。前隊兵六千名。於二月十五日以前進勦。屯田兵丁亦相繼前往。末後再派兵三千接續策應。辦理甚是。阿睦爾撒納等隊後添派之三千兵。即著班第帶往。現在準噶爾情形。窮蹙已極。成功甚易。朕意兩路哨探兵。至博囉

塔拉等處。則與伊犁甚近。彼處形勢。即可瞭然。著阿睦爾撒納薩喇勒。詳察彼處情形。若無需續進大隊之兵。可一面檄令撤回。一面速行奏聞。即駐劄伊犁之大臣等。須留兵跟隨。亦即於現在所領兵內。挑留應用。著傳諭兩路將軍等知之。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昞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賽筵宴如例。調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莽阿納為滿

洲副都統。以正藍旗滿洲印務叅領宗室良

玉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丁未祭

先師孔子。遣誠親王允祕行禮。諭軍機大

臣等據薩喇勒等奏稱。沿途驛站。竟有無馬

者。其有馬之驛。又必越至七八站。始能更換

數匹。雖盡棄行裝。尚不能日行三百里等語。

西路用兵之時。驛站最關緊要。而沿途情形

如此。豈從前屢經籌辦。不過託之空言耶。况

永常薩喇勒等。馳驛前往西路。兵部早已先

行知會。其需用馬匹。儘可尅期豫備。隨到隨換。今觀其周章貽誤。竟若全未料理者。該署督劉統勲。巡撫陳宏謀。不知所司何事。著傳旨嚴行申飭。其薩喇勒經過各驛。並著逐一查明。何處無馬。何處短少。據實叅處。至薩喇勒奏內。又稱因接到趲前進兵諭旨。永常恐一同行走。馬匹不敷。遂先往肅州等語。此又永常糊塗之處。且永常又從無一摺奏聞。薩喇勒扎拉豐阿等。皆係派令帶兵先進畧地之人。自應一同行走。即因驛馬不敷。亦當儘薩喇勒等先行。方是永常現係陝甘總督。尚可飭屬催調。趲行前進。若總督乘馬先往。而令伊等數蒙古大臣在後。其呼應自屬不靈矣。驛站馬匹短少。自屬劉統勲等之辦理不善。而永常亦復不知緩急輕重。著一併嚴行申飭。又諭從前因恐達瓦齊為哈薩克兵所獲。或為巴特瑪車凌擒縛。是以屢降諭旨。令勿論何路之兵先至。即行相機前進。不必

兩路會合。今阿睦爾撒納奏到。恐西路先到。北路不能會齊。不無孤軍深入之虞。朕思用兵自宜計出萬全。著將阿睦爾撒納原奏。鈔寄薩喇勒。令其仍遵原定二月二十八日起程。不必拘泥前旨。俟到額林哈畢爾噶。候北路信息。再同至博羅塔拉。會同前進伊犁。其如何通信會合之處。速即奏報。再阿睦爾撒納此奏。能合機宜與否。伊若有所見。亦即速行奏聞。○命刑部右侍郎書山署理工部右侍郎。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德祿署理刑部右侍郎。以工部尚書哈達哈。工部右侍郎吳達善奉差也。○戊申。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勲等奏。官兵口糧。酌議自行裹帶四十日。官為馱運八十日。其在途行走。軍營駐劄。所

需口糧。另自哈密運往。覈給等語。官兵給與駝隻。即為伊等裹帶口糧之用。若仍官運。何名裹帶。又何用給與駝隻耶。劉統勲所奏。仍係軍行糧隨。從前岳鍾琪等所辦舊例。全不合此次機宜。已於前奏降旨訓諭。該協督等尚未奉到。是以仍有此奏耳。現在北路辦理。俱係兵丁自行裹帶。西路自應畫一。但恐西路伊等業已傳知先到之兵。應令詳悉曉諭。伊等錯辦之故。一遵北路成例辦理。至官兵一抵巴里坤。即行進發。設或稍有停待。無過數日。並非久駐。劉統勲等摺內所稱軍營駐劄口糧。亦毋庸另行籌辦。可并傳諭知之。○己酉。諭曰。山東巡撫郭一裕。甄別保送之候補守備孔毓洸。看來人甚平常。不堪留部。即用三年甄別之例。原為疏通俸滿千總一途。必須人才出眾。弓馬嫻熟。方可送部引見。若以尋常之員。遽行保送。日漸滋多。轉致壅滯。殊非慎重甄別之道。可傳諭各該督撫知之。

御史錢士雲奏。巡幸之期。王大臣驗看月選官。不必更調。得旨。所奏是。然猶有未盡。更調何不可。然一月之中。少不過一二。多不過三五。此數缺。即遲待數月。亦不致費事。嗣後更調仍許。但留至朕迴鑾引見。如是則與該御史所奏。並行不悖矣。但調簡缺者。多遠省之人。錢士雲。雲南人也。故有此論。若果有其事。何不指叅。然其言自屬可行。故並諭及。又奏。請變通外省坐補原缺之例。諭。外省病

痊起復。坐補原缺之員。皆經該部帶領引見。其人才稍優者。朕無不降旨。交各省督撫題補。或交部即用。至降旨令其照例坐補者。俱屬才具中平。第年未衰邁。又非有過愆。是以不忍即加擯棄。令補原缺。或可冀其駕輕就熟。黽勉供職耳。此係數年以來辦理之大概。並未嘗令出衆之才。聽其坐老需次也。今御史錢士雲。欲於引見後。變通成例。發省委用。此該御史未知朕因材甄錄之本意。所奏不

必行。但此等照例坐補之人。大半邊省居多。若錢士雲。因有同鄉故舊。現在坐補。而為此奏。是有心市德。桑梓假建言為徇庇之地。其風斷不可開。錢士雲。即應交部議處矣。若錢士雲。另摺所奏。調缺一事。朕見有可行處。不以人廢言。即已批准。其現今坐補原缺之人。該部查明具奏。再行降旨。以故奉恩輔國公誠保之子慶春襲爵。署山東巡撫郭一裕疏報。乾隆十八年分。各屬開墾旱田三百六十六頃二十四畝九分有奇。水田十五頃十一畝有奇。分別升科。蠲除安徽東流縣雍正五年。被水衝坍田地三頃十二畝有奇額賦。庚戌諭曰。原任四川提督岳鍾琪。於皇考時。宣力西陲。勤勞頗著。即如逆犯曾靜遣張熙。投遞逆書一事。岳鍾琪與之設誓。誘令供出實在姓名。即行叅奏。居心甚為誠實。其西路軍營時。驕縱狂妄。於辦理軍務。亦多錯謬。然覈其功罪。自不相掩。至金川之役。用

為提督。雖彼時番酋有効順之意。而岳鍾琪能深入番巢。住宿碉寨。曉以順逆。示以不疑。亦其忠信素著所致。是以加恩特於本身授為威信公爵。今伊已身故。雖公爵不應世襲。而其子孫竟無一世職。朕甚憫焉。岳鍾琪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令其子孫世襲罔替。以示朕追念舊勲之至意。該部即行文該督黃廷桂。俟伊子孫服闋時。給咨送部引見。○諭軍機大臣等。高斌張師載貽誤河工。所有應賠帑項。歷時已久。目下已當全完。在高斌年已衰老。伊在河工。債事獲罪。若應賠之項未完。即欲希冀邀恩。無此政體。不若早完虧項。朕尚可酌量加恩。養其餘年。此朕曲意矜全。特為諭及。即高斌自為謀。亦宜以早完為得計也。至張師載亦當速清虧項。贖愆歸里。現在河工。豈少伊二人料理。而遷延久住。何為者耶。況此項應賠銀兩。已查明著落何惲李宏分賠。則伊二人應賠之數。已為輕減。尤當

速為完繳。以清公帑。可傳諭尹繼善。令查明伊等應完幾何。現在已完及幾分。即行具奏。並將此旨詳悉諭令高斌張師載知之。又諭曰。陳宏謀奏索倫兵丁內。現有患病及出痘之人。從前派索倫兵丁。原令該將軍將已經出痘者。派往。今在途又有出痘之人。或係內地氣候使然。否則兵丁等情愿前往。不復慮及。或冀年長未必出痘耳。此非他病可比。即護送行走。亦恐傳染。究非所宜。至因痘重而留於所在地方調治者。若俟其痊愈時。附入後隊前往。度亦不能責其勞苦出力。現在各路官兵剋期齊集。固不需此數人也。著傳諭陳宏謀及沿途督撫等。如兵丁中有出痘者。俱即留於各該處上緊調治。俟其痊愈時。資送來京。交與兵部送回。其現在業經護送前進者。亦即一體留養。毋令力疾行走。如有因疾身故者。亦加恩料理遺骸。令歸故土。以副朕體恤士卒之至意。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襄城縣民韓春妻劉氏。士子諭軍機大臣等。朕於阿克珠勒等入覲。已授為總管等職。又命瑪木特兼管包沁。因彼係準噶爾舊人。現授為內大臣。令彼監收包沁人等貢賦。轉行交納。并管理一切事務。非謂令伊管轄。便係屬下。為伊納貢也。前已諭知班第等。今阿睦爾撒納奏稱。將包沁之得木齊與扎哈沁之得木齊調遣安置之處。雖百端開示。不無疑懼。看來包沁人風教各異。若令別部人兼管。或轉無益。著班第等曉諭包沁人等。伊等若願移駐西路。與吐魯番同子同住。則既離北路。即無庸瑪木特兼管。今西路額敏和卓之同子亦移至吐魯番。即著額敏和卓兼管。亦可。倘願居舊處。則仍令瑪木特兼管。阿睦爾撒納既熟悉包沁人情。可同班第詳細商酌妥辦。

癸丑朝

日於東郊遣順承郡王泰斐英阿行禮。吏部查奏各省病痊起復坐補原缺人員。得旨。據吏部查奏到部坐補原缺者。現在止有五人。此內有緣事捐復三人。原不在例。其實因病痊赴部引見降旨。照例坐補原缺。不過冷蔚宋范勳二員而已。可見朕數年以來引見此等人員。辦理之大概矣。即按例銓補。亦並無壅滯多人。何須變通成例。錢士雲所奏。究屬挾何意見。耶。此內雖無滇省之人。是否。有與伊同年交好者。著錢士雲明白回奏。又議准湖北巡撫張若震奏。鄖陽監獄獨歸知府經管。與各府體制不宜。應照施南府例。令經歷兼管安陸府。雖係照磨兼管。而印內未經鐫明。應將安陸府照磨鄖陽府經歷。印信內均添兼管司獄字樣。從之。工部議准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疏。稱靈璧縣境內北鄉黃泥溝漁溝楊家窪拖尾等河。積年淤墊。水不暢流。兼之上年黃水衝漫。水退沙停。間

段阻塞。並應挑濬。從之。轉兵部右侍郎于敏中。為左侍郎。以內閣學士李清芳為兵部右侍郎。以廣西按察使楊廷璋為湖南布政使。甲寅。遣官祭先醫之神。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

皇后千秋令節。停止行禮筵宴。諭曰。八旗滿洲世僕。考試漢文。祇緣伊等在京相沿日久。

是以未經停止。然多至兩誤。罕有成功。且一染漢習。反棄舊風。朕深惡之。屢經降旨訓誡。其東三省之新滿洲烏拉齊等。尤非在京滿洲可比。自應嫻習騎射清語。以備任用。若居京日久。亦習漢文考試。勢必歧誤。而成無用之材。況果能將技藝騎射學成。可當一切差使。承受國恩。非必考試始能為官也。著將東三省之新滿洲烏拉齊等。考試漢文。永行停止。俾其專心舊業。方有裨益。再從前揀選贊

禮郎。新滿洲烏拉齊向不與選。今於清語既嫻。音韻又好。挑選尚屬相宜。著將伊等一體入選。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達什敦多布等。於哨探兵起程前二三日前往。甚屬妥協。但達什敦多布起程太早。則大兵不能接續。未為盡善。倘其相隔甚近。則兩隊竟為一隊。亦恐無益。著達什敦多布等。必在阿睦爾撒納等前期三四日起程為善。可即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又諭曰。朕前命達什敦多布先往之旨。原令阿睦爾撒納速即回奏。乃阿睦爾撒納於二十二日接諭。而二十三日奏事。竟未言及。至二十四日。班第到軍營。始行具奏。或阿睦爾撒納不願達什敦多布前往。故稍為徘徊。俟班第到時。方定主見。抑或更有他故。著班第密行具奏。又諭曰。阿睦爾撒納前奏請移伊游牧地方。朕已允行。其請給印文招降輝特台吉一事。不無欲取多人。占據地方之意。是以不准所請。因

思從前唐喀祿奏稱。班珠爾等有事定之後。封阿睦爾撒納為汗之語。似專封阿睦爾撒納一人。統轄準噶爾地方者。隨命班第留心辦理。并將事定後。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其餘三姓亦封為汗之處。時為宣露。俾其妄念可除。今乃更請印文。會合帶兵起程。並未奏及到博囉塔拉後。或乘勢即進。或候西路兵同進。殊屬含糊。兩路究竟必須會合與否。著班第速即奏聞。至北路之兵。原定十五日

平定奏稿卷之二

起程。今已改於十二日。較前已早三日。則西路亦應於二十八日前數日方妥。并著傳諭薩喇勒酌奪具奏。乙卯。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啟鑒。謁

東陵。定北將軍班第等奏。新收烏梁海不足配分旗。請將察達克屬四十六戶編一佐領。作鑲黃旗。在都塔齊之恩克錫克等十八戶。

移來時。附入赤倫屬二百五戶。編三佐領。作正黃旗。車根屬六十七戶。編一佐領。作正白旗。雅爾都屬百三十五戶。編兩佐領。附鑲黃旗。報聞。調湖北按察使梁翥鴻。為廣西按察使。以江南糧道清馥。為湖北按察使。是日。駐蹕烟郊行宮。丙辰。遣官祭關帝廟。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達瓦

平定奏稿卷之三

齊雖有罪之人。究屬一部台吉。大兵進征。倘伊屬下見事勢窮蹙。將伊獻出。或被巴特瑪車凌擒送阿睦爾撒納處。毋加戕害。一面解釋安慰。密派強幹人員。留心看守。一面奏聞。候朕諭旨遵行。至若袞布。乃向助達瓦齊肆行暴虐。恣奸長惡之人。倘見大兵進剿。料難遁逃。俘獻達瓦齊。希冀僥倖。則斷不可恕。班第等一到軍營。即縛袞布於達瓦齊前。數其罪惡。派人押解來京。以鑲紅旗護軍統領。

哲庫訥為右翼前鋒統領鎮國公弘昉為鑲  
紅旗護軍統領。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興  
縣民趙好女趙氏。是日駐蹕白澗行宮。

丁巳遣官祭昭忠祠。諭軍機大臣等現在  
阿睦爾撒納領哨探兵前進嗣後如有合奏  
事件批回後班第閱過即寄阿睦爾撒納閱  
看若班第獨奏或特降諭旨俱不必寄發可  
即密諭班第知之。又諭漢時西陲塞地極  
廣烏嚕木齊及回子諸部落皆曾屯戍有為

內屬者唐初都護開府擴地及西北邊今遺  
址久湮著傳諭鄂容安此次進兵凡準噶爾  
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有與漢唐史  
傳相合可援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  
之土人細為記載遇便奏聞以資採輯。又  
諭曰永常等參奏寧夏副都統和起侍衛海  
福於所帶兵丁惟領兵九百名前往留一百  
名在後尚未出口請將和起海福交部議處  
寧夏兵一千名原定於四月內前赴軍營後

因歸於哨探兵隊內令和起催趲前進伊等  
隨將輜重留後派兵百名守護帶領兵九百  
名迅速前往尚屬奮勉且已具奏在前非無  
故遲留者可比著從寬免其議處。又諭前  
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賞給勅書印信  
以便招集伊從前散失人等朕隨諭以平定  
準噶爾後將伊舊日所有人等即令與伊會  
合居住不必另給勅書印信不識阿睦爾撒  
納接到此旨情形若何議論若何著班第等

即行奏聞。又據班珠爾納噶察告稱將阿睦  
爾撒納封汗帶領哈薩克人等瞻仰朕躬之  
處朕已降旨將四衛拉特台吉俱行封汗哈  
薩克事務俟平定準噶爾時令班第薩喇勒  
辦理具奏亦已諭知阿睦爾撒納矣此旨何  
以未經覆奏亦著詢問班第將阿睦爾撒納  
近日言動舉止密加查察據實陳奏。定北  
將軍班第等奏覆準夷平後額爾齊斯亦需  
駐兵撫綏新收人衆現既派備兵丁牛種器

械應仍屯田。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額爾齊斯仍須屯田之處。即著照所請行。其耕種所得穀石。以備接濟往來兵丁口糧。亦屬有益。若欲撫綏新收人衆。於額爾齊斯駐兵。則大功告成。後伊犁已留重兵。兼有大臣駐劄。額爾齊斯去阿爾台甚近。又何必更設兵駐防。著傳諭班第等知之。○是日。駐蹕隆福寺行宮。戊午。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俱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帶領兵三千名起程之後。其續到兵丁。著哈達哈

酌帶一二十名速行前往。與班第同進。或畧於班第之後。緊相接應。著傳諭哈達哈知之。○是日。駐蹕桃花寺行宮。己未。命江西巡撫范時綬來京。調湖南巡撫胡寶瑤為江西巡撫。命署吏部尚書左都御史楊錫紱。暫署湖南巡撫。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蔣溥。兼署吏部尚書。加賑山東惠民陽信海豐商河。濟南衛濱州。利津。霑化。蒲臺。博興。高苑。樂安。昌邑等州縣。衛被水貧民口糧。○是日。駐蹕盤山行宮。至癸亥。皆如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二

實錄卷四百八十二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太僕寺卿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太僕寺卿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人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二月庚申準噶爾噶勒雜

乾隆二十年乙亥二月庚申

特部人齊倫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諭軍機  
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來降之噶勒雜特部  
人齊倫告稱噶勒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  
都噶爾等俱向伊犁遷去阿睦爾撒納之兄  
已特瑪車凌等皆已敗出阿睦爾撒納謂其  
言荒唐無據噶勒雜特人等聞我兵收服包  
沁雖遷移他去我兵徹回伊犁等自仍歸原游  
牧居住且此際牲畜疲瘦又安能遂至伊犁  
所見甚是但既有此言則達什敦多布等為

前哨兵。必須有兵接應。方合機宜。著傳諭西路將軍副將軍等。仍照阿睦爾撒納等所奏。兩路大兵至博羅塔拉。會合前進。勿拘泥從前所降之旨。再都噶爾原有投順之意。今達什敦多布等。又前往擒拏巴朗。想都噶爾必聞我兵進發。前來投誠。巴特瑪車凌即真敗出。諒亦不遠。聞阿睦爾撒納領兵前進。亦必來尋伊弟。阿睦爾撒納惟相度事機。小心辦理為妥。再巴朗背恩逃竄。反捏浮言。阻撓歸

順之人。甚屬可惡。伊現在居近北路。或聞大兵將至。逃往西路。亦未可定。薩喇勒務遵前旨。訪得巴朗信息。即另派兵。先行前往擒拏。已朗解送京師正法。勿令遠颺。○定北將軍班第等奏。哨探兵起程後。聲援及屯田兵。亦應前進。臣等領兵。不及候瑪木特辦扎哈沁事。即遣人會同阿玉錫先編次旗分佐領。報聞。又諭軍機大臣等。北路哨探兵起程後。班第隨領數千。尾之而進。西路薩喇勒領哨探

兵起程後。永常亦當領兵繼進。索倫巴爾虎兵。前往西路約計二三千名。永常可即帶領前往。與哨探兵相為接應。其大兵再為陸續前進。至前後如何通信。俾呼應相通。與薩喇勒商議妥辦。將此傳諭知之。○辛酉。賜扈從王公大臣並直隸官員等食。○諭閩省赴臺換班。及班滿撤回各兵。度越海洋。間有遭風船壞。飄至粵境。遇救得生者。於沿途州縣。告借盤費口糧。例應於月餉內扣還。朕軫念兵

艱。屢降旨豁免。但係特恩。未有成例。伊等往回洋面。遇颶飄流。殊堪憫惻。嗣後此項被風兵丁。著查明離閩遠近。及受困重輕。分別酌量賞給月餉。著為定例。以示軫恤之意。該督即行詳悉定議以聞。○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奏。赴臺換班。及班滿回內在洋遇風飄廣各兵。請分別賞給一摺。已明降諭旨。難兵固應體恤。而愚頑無知之徒。藉災求借。希冀加恩。亦不可不防其漸。該督此意甚是。今既

令該督分別立定賞恤成例。此次所奏臺協平字等號五船。即照此辦理。所有官兵借過銀兩。仍照舊例按數扣還。可也。將此傳諭該督知之。吏部議覆。署山東巡撫郭一裕奏張秋鎮分隸陽穀壽張東阿三縣商賈輻輳去縣稍遠。地方官耳目難周。查有兗州府管糧通判專司所屬漕糧。請移駐張秋緝拿匪類稽查保甲。除命盜等案及情關重大者解縣審理。餘俱就近聽斷。書役人等原有額編。惟衙署未建。應暫賃民房居住。均應如所請。從之。○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大兵五月內可到伊犁。到彼之後。事勢既定。令阿睦爾撒納會同將軍大臣等。將續行應辦事宜商辦妥協。再帶領準噶爾各台吉。前赴熱河入覲。大約九月初旬可到。阿睦爾撒納深知彼處情勢。至伊犁時。一切與班第會同定議。自應妥協。至衆台吉前來入覲。車凌車凌烏巴什訥默庫班珠爾等。俱係叅贊大臣。

彼處無應留辦理之事。儘可帶領前來。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俟到伊犁後。其台吉頭目。即著車凌等帶領入覲。阿睦爾撒納在彼處暫住。將一切規模辦定。再行輕騎前來。如此則辦理彼處事務。及帶領入覲之人。可以兩無貽誤。○又諭覽班第等所奏軍營情事。阿睦爾撒納不無欲獨成大功之意。彼為將軍。叅贊大臣。凡事宜會同商辦。則將來大功告成。不得謂伊一人之力。彼雖欲專擅。亦不能矣。著傳諭班第留心辦理。切勿令彼先行獨辦。然後告之班第轉奏也。再帶領入覲之台吉人等。若至九月未免太遲。但過於催促。又恐阿睦爾撒納生疑。朕意將應入覲之台吉人等。派車凌等帶領先來。阿睦爾撒納暫留彼處。酌定規模。亦不必久駐。不過月餘。即可兼程前來。朕已另降諭旨。至彼處一切應辦事務。俟阿睦爾撒納起程後。班第可仍



遵前旨。與薩喇勒。瑪木特等商議妥辦。此朕密諭班第之旨。著班第悉心體會。慎勿洩漏。○癸亥。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聲援兵先派二千。隨屯田兵前去。留三千分在布拉罕。哈達。青吉勒。布拉罕。青吉勒。駐劄接應。內除派出屯田七百名外。應存看守烏里雅蘇台倉庫二百。豫備烏里雅蘇台大臣差遣二百。看守塔密爾倉庫一百。照管三項厄魯特游牧各一百。喀喇阿濟爾罕等處防兵俱徹。惟奇爾吉斯諾爾之扎拉圖兵。應存二百。堵禦新烏梁海出路所餘兵一百。令管屯田。報聞。戶部議准。貴州巡撫定長奏。黔省常平倉糧一百萬石。向係糧道經營。但藩司事較簡。應歸藩司。其借糶歲不過五六萬石。未免紅朽。請將各屬每年收支秋糧等米十五萬四千五百餘石。於常平項內撥給補還。至貴西貴東二道。轄地遼濶。應將貴陽一府二廳七州縣平越石阡二府六州縣。改隸糧道管轄。換給

督理貴州清軍糧驛道兼轄分巡貴陽等處關防。從之。又議准。浙江巡撫鄂樂舜疏。報餘杭縣清丈南上湖報墾屯田。及原額地蕩并各里報墾屯田地蕩。及縣額地山蕩。杭州衛額草蕩改墾屯田。共二十六頃六十畝三分有奇。請於乾隆十九年為始。分別計科。又餘杭縣南上湖地蕩改墾屯田。共一頃三十七畝五分有奇。各里地山蕩改墾屯田。共六十五畝八分有奇。杭州衛坐落餘杭縣草蕩改墾屯田。三頃九十七畝五分有奇。各項應免銀米。請自十九年為始。照例豁除。從之。工部議准。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疏。稱海州沐陽一帶。近海低窪。屢遭水患。應將下游入海道路。再加疏濬。從之。○大計乾隆十九年分奉天。直隸。江南。山東。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廣東。雲南。貴州。十二省官員。卓異官六十八員。不謹官二十六員。年老官四十一員。有疾官三十六員。才力不及官二十九員。浮

躁官十二員。罷軟官九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以故喀爾喀扎薩克台吉輔國公丹忠子達什朋楚克襲爵。○緩徵安徽壽州鳳陽臨淮懷遠鳳臺霍邱泗州盱眙天長五河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等州縣并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衛。上年被水田地蠲剩銀米。分別加賑口糧。借給籽種。○甲子。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現今達什敦多布前往阿睦爾撒納亦領兵前進。噶勒雜特人等諒必歸順。但伊等投誠後。必將其游牧內移。則新附者未免過勞。而我軍亦多一番部署。著傳諭班第等於噶勒雜特人等投順後。擇其軍桑頭目。應帶至軍前者。即行帶往。餘皆不必遷移內地。仍令於原游牧處居住。將來歸順之人。俱著照此辦理。○定北將軍班第等奏新降包沁原令齊齊克諾爾軍營大臣帶管。今兵撤回。包沁不可無人彈壓。議派侍衛奇徹布協理台吉達瑪林往管。并令扎哈沁

得木齊阿巴車凌等相助。又瑪木特已於二月初七日赴軍營。應仍令帶兵前進。報聞。○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乙丑。遣官祭歷代帝王廟。○諭軍機大臣等。鄂容安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兵於十一二日可至軍營。尚恐未必能至。朕先令哨探兵於十五日起程。嗣又令照原定二十八日之期。今看此情形。即二十八日亦未能趕到。著傳諭薩喇勒等若已經趕到。即日帶領起程。倘或不能。則不必守候伊等。即帶領別項兵丁先進。交與賢能之員。俟其到後。撥給馬駝等項。隨後再進。如此項兵丁為數無幾。又非緊要得力之人。則可不必帶領前往。即將伊等安設臺站。以備驅策。再現在侍衛拜唐阿甚多。若於四五臺之間。將侍衛拜唐阿安設一員。約束稽查往來馳遞。甚為有益。薩喇勒等即遵旨辦理。○又諭曰。劉統勲奏先進各兵。候齊集進

發。尚需時日。不能不於裹帶之外。另給口糧。以資兵食。先進兵丁。若俟齊集後一併進發。則恐行走壅滯。不若以兵到四起。約滿二十名。即令帶領前進。如此則聲勢聯絡。後先可以接應。亦合用兵機宜。著傳諭永常。劉統勲等。所有各路應行先進之兵。到營約滿二十。即照此辦理。嗣後陸續到營。即陸續進發。均以二千為率。巴里坤軍營。無須另辦口糧。再西路續進之兵。原撥一萬六十名。倘前隊已足數用。可以迅速成功。不須復行多進。即將最後兵丁。酌量停止。不必拘定前數。可併諭薩喇勒等知之。吏部尚書仍管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川省需硝。向在重慶設局。於川東所屬南川。彭水。酉陽三廠採辦。但南彭二廠洞老土淡。酉陽雖新。所產甚微。江油縣有硝洞八。無礙田廬。請開採。報聞。以詹事府詹事王際華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陝西興漢鎮總兵張接天。為甘肅涼州鎮總兵。

以甘肅慶陽協副將羅英。為陝西興漢鎮總兵。○是日駐蹕湯山行宮。丙寅。上迴鑾。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據范時綬奏。稱鹽驛道王廷諍。年逾七旬。兩耳重聽。於一切政務。妥協無誤。近因督修豐城隍工。晝夜辛勞。以致重聽益甚。步履艱難。難以供職。懇請休致等語。該撫所奏甚不明晰。王廷諍若係衰邁曠職。則當勒令休致。今既稱其督修隍工。身先勞苦。自屬地方實心辦事之員。該撫深知其因積勞衰憊。何妨聲請加恩。乃遽令休致。與尸曠者同科。豈不可憫。且非所以示勸。著該撫詢問王廷諍。如願來京引見。即給咨送部引見。候朕另降諭旨。若自度精力實難勉強。著加恩給與按察使銜。令其休致。諭軍機大臣等。雲南廣西邊外。本皆交趾地界。匪夷攻殺。乃所常有。本不足致討。亦不足稱邊患。不過酌派土目土練。即可驅逐。而緣旗

夙習率皆虛張聲勢。調發官兵。名為攻討。究之未見一寇。未擒戮一人。徒借為邀功冒賞之地。蓋恃其荒遠。無可究詰故耳。前據碩色等奏。調遊擊馬秉祥帶兵攻逐沙匪。乃僅駐猛勒沙匪。又毫無蹤跡。是以降旨詢問。今該督奏稱。從前慶復時。即曾如此辦理。可見邊徼情形。虛冒成風。乃向來積習。不可不為整飭。嗣後如有此等沙匪攻殺之事。但須飭令就近土目土練。追逐擒捕。無煩遠動官兵。如或必須添派官兵。則當從實辦理。所開者何土。所得者何部。一一據實奏聞。自然按功議賞。其遊擊馬秉祥。既據稱平日辦理營伍。尚屬勤慎。從前亦著有勞績。著從寬免其叅處。可一併傳諭碩色。愛必達。并廣西督撫知之。

○又諭據班第訊問。努三烏勒登等供詞。一切推諉。俱卸過於薩喇勒一人。夫薩喇勒歸順未久。從前收獲烏梁海人衆時。即有搶擄之事。以伊舊染準夷習俗。初到未知法度。是

以姑為寬容。若努三烏勒登。乃滿洲世僕。亦效準夷之所為。是尚可寬宥乎。且烏勒登收服烏梁海時。未將逃人已爾報出。努三擒獲包沁逃人特赫拜哈都。理應正法。乃並未奏聞。請旨俱係舛謬。策楞所查努三之事。尚未奏到。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即將努三烏勒登。併案嚴審。定擬具奏。若班第已經進兵。即交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訊問。仍報將軍等定罪奏聞。再烏勒登將現有馬匹牲畜什物。開單呈報。伊至軍營已三四年。何能將歷年所有。一一登記。顯係豫得消息。將馬匹牲畜。隱匿各處。少開數目。希圖卸罪。或兆惠未行詳查。亦未可定。班第等務徹底嚴查。毋得任其狡飾。

○吏部議覆御史程廷棟奏。部院各衙門案卷總簿。應錄全彙。每封印前。司員彙各簿說堂貯庫。并責成檔房稽察。原稿仍貯本司。分別收掌。可杜盜取改易。遇有查閱。限三日繳應。如所奏。另令各司摘事由三月

一次。送督催所存案。歲終清查。從之。兵部題。休致副都統祁爾丹。應否給俸。得旨。三品以下官員。年老告休。分別給俸。原係國家優卹之典。亦非必伊應得之分也。若三品大臣。則非兵丁可比。况祁爾丹。人本庸碌。年復衰老。是以令其休致。乃復自請給俸。甚屬卑鄙。該部不過按例題請。總不論事理之當否。不知如許堂官。所司何事。祁爾丹不必給與俸祿。定北將軍班第等。奏。扎沁包沁等在準噶爾時。因駐防邊境。每冬進獻獸肉。隔一兩年。協助養贍喇嘛牲畜一次。如有出兵。及差往西藏諸事。復派資助。今即豁免本年貢賦。其如何交納之處。應俟凱旋再行定議。報聞。豁除廣西鬱林州荒蕪水田五十二畝。七分有奇額銀。丁卯。諭曰。御史以監禮為職。方將糾察庶官。乃博麟竟自曠誤。非尋常官員陪祀不到者可比。博麟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據碩色等奏。滇省易門縣石屏州。

兩處。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地震。所有倒塌民房。傷壓人口。請照例賑給等語。該州縣地震成災。該督撫等。雖經照例分別賑給。但念被災甚重。窮黎尚多拮据。所有賑卹銀兩。著加恩於常例外。加一倍賑給。以示優卹。其被災各戶。酌借常平倉穀。以資接濟之處。均如該督撫所請。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朕前以納噶察誤記朕旨。有成後移居青海之語。令傳諭班第等明白曉諭。班珠爾。納噶察。想班珠爾等此時已至軍營。伊等一聞曉諭。情形若何。并有何言語之處。著班第密奏毋泄。又諭。據劉統勲等奏。口外文報臺站。從前軍營舊路。由橋灣直抵巴里坤。路徑久廢。並無人烟。請仍由安西哈密一路。安至軍營。口外馳送軍營文報。安設臺站。惟在路徑直捷。方免遲滯。何必定有人烟之地。若由安西哈密一路。必致紆遠。此蓋綠旗將弁。安常習故。憚於遷移。而不顧軍務奏報之遲誤。

也。現在軍營臺站。自當仍照舊路。由橋灣一路安設。其哈密安西軍臺。亦不必盡徹。著酌留十之三四。以備偶有哈密安西文報往來之用。○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陝甘臺站。設在南路。沿邊北路。未經籌辦。指日凱旋。必由沿邊近道赴京。請站設馬六十。俟南路各驛兵過。徹調北路。下軍機大臣議。尋議北路如議。南路凱旋需馬。應另籌從之。○戊辰。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詣

安佑宮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軍機大臣等議。乍浦副都統卓鼐

奏稱。乍浦地方潮熱。馬易倒斃。現止存七十

三匹。查乍浦原未設馬。嗣因天津水師營議

立馬匹。乍浦一體添設。水師操演水陣。帶演

騎射。必不精熟。徒滋糜費。乍浦所拴馬三百

匹。應裁扣貯馬價。交藩庫。現存馬。交綠營補

額。節年草料銀。照所請借給官兵之應緊急

差務者。從之。○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

奏。郡王訥默庫。貝勒剛多爾濟等。告稱。現在

所居塔楚地方。喀爾喀。厄魯特人等。出痘。伊

等屬下疾病者多。請將游牧移至拜達里克

之北。自扎布堪河源。博羅喀布齊勒。至鄂爾

海。西喇烏蘇等處。俟大功成後。仍歸舊游牧。

亦甚近便。訥默庫等。現在軍前効力。其游牧

既有病人。即著移往於所請之處。班第可曉

諭伊等。惟努力成功。勿以游牧為念。再從前  
訥默庫等游牧。與親王車凌等游牧相近。故  
交舒明就近照管。今所移游牧。既與阿睦爾  
撒納游牧相近。其訥默庫。剛多爾濟。屬下杜  
爾伯特人等。即著訥木扎勒兼管。又諭曰。  
班第所奏。曉諭班珠爾。納噶察等一摺。觀納  
噶察所告。尚屬含糊。前伊奏居青海時。朕原  
諭以事定後。或居原處。或居青海。悉從其便。  
並未令其必居青海也。今稱將伊屬下。由巴  
里坤遷移安插。亦與原旨未符。其安插伊等  
於青海之語。納噶察曾否告知唐喀祿。亦未  
聲明。再諭以將班珠爾封為和碩特汗。及伊  
等或居青海。悉聽其便之旨。伊等意見如何。  
究係願居青海。或仍願居準噶爾地方。著傳  
諭班第據實密奏。吏部議准。兩廣總督楊  
應琚等奏。各省緊要府缺。皆設有知事。經歷  
等官。粵西太平府為極邊要地。宜酌添查遷  
江縣之清水司巡檢。事簡可裁。應改為太平

府知事。所需衙役。即以弓兵改設。並作為烟  
瘴調缺。從之。又議准。江西巡撫范時綬疏  
稱。贛州府屬之寧都縣。今改為直隸州。其州  
判事簡。歸部選。吏目事繁。在外調。仍歸吉南  
贛道管轄。關防印信應換給。從之。定邊左  
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奏。接諭令籌辦擒達瓦  
齊事宜。查巴特瑪車凌係臣近族。若獲達瓦  
齊。自必俘獻。倘為哈薩克巴朗所擒。不特巴  
特瑪車凌不服。巴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弟。  
亦斷不能撫。有準噶爾人眾。臣意無論何人。  
但來歸誠。俱准投順。如或抗違。即當進剿。雖  
巴特瑪車凌。亦不敢徇情。報聞。以喀爾喀  
扎薩克輔國公多爾濟車登為扎薩克圖汗  
部落副將軍。叅贊大臣。山西巡撫恒文疏  
報。乾隆十八年分。大同府豐鎮廳墾地四頃  
十五畝。照例升科。除直隸熱河同知所  
屬乾隆十九年。水衝沙壓地十三頃九十一  
畝。張家口同知所屬。被水衝汕成河地七十

頃三十六畝。額糧其餘成災各地畝額賦分別蠲緩帶徵。○加賑江南高郵寶應興化鹽城阜寧清河桃源安東泰州沛縣海州沐陽等州縣及各衛所。上年被災兵民口糧。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會昌縣民高盤谷妻劉氏。龍南縣民吳學行妻黃氏。庚午。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吏部議准。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元和縣再直鎮地廣民稠。宵小出沒。查陳墓司巡

平定縣志卷八

二

平定縣志卷八

二

檢。明時原駐再直。康熙年間。公署廢。移駐在城。距汛地五十餘里。勢難兼顧。請仍駐該鎮。但兼轄崑新附鎮村莊。額設弓兵。不敷差緝。應酌添。其印信。換給元和縣再直鎮巡檢字樣。仍隸元和縣。改為要缺。在外揀補。從之。○辛未。諭曰。楊廷璋奏。武生監生俱令教官督課約束一摺。言雖是而行之則無實濟。不肖生監。或倚恃青衿。武斷滋事。原屬法所必懲。向來何嘗不著為定例。令該教官一體管束。

然以生監之衆。安能責之一二司鐸微員。即文生係其專管。尚有防檢不周者。是即屢定科條。仍屬有名無實。何益之有。惟在該督撫等。平時督率屬員。留心化導。一遇有作姦犯科之事。即隨時默究。以示懲儆。況生監等。既為凡民之秀。果其讀書自愛。自當優以禮貌。若乃干犯教令。甘蹈罪網。則其情視蚩蚩者為更重。又豈得專委之司教而不力為振刷耶。近有縣令徇縱劣衿。加以處分者。正以地方官均有整齊士習之責也。嗣後各督撫。其嚴飭所屬地方官。無論文武生監。俱令悉心體察。倘有不遵約束。恃符生事者。即行按法究治。毋徇私邀譽。視為具文。庶足端士風而崇實政。○又諭曰。御前侍衛安泰奏。稱索倫達三保。至苦水驛換馬時。用刀扎牽馬綠旗兵丁郭得。將至斃命等語。達三保因換馬。膽敢刀戳牽馬兵丁。情罪甚屬可惡。若不即行正法。無以示儆。達三保著於該處即行正法。



示衆。命河州鎮總兵李繩武赴哈密專辦防務。壬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勒等詢問蘇珠克圖告稱。哈薩克已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弟。朕前曾降旨。詢問阿睦爾撒納。據奏在哈薩克時。留心察訪。知係冒稱已朗名色。不足為據。合之薩喇勒所奏。其為假冒無疑。再降人齊倫。曾言哈薩克兵現為達瓦齊擊敗。使哈薩克力量稍強。能擒達瓦齊。則進兵時須豫籌所以備禦之道。今並未占據伊犁。早已敗退。我兵進剿。尤為便捷。況兩路哨探兵會合一處。已逾萬數。乘機前進。儘可迅奏膚功。薩喇勒務加意奮勉。仰副朕懷。至擒獲達瓦齊後。應如何辦理。哈薩克事務。會同班第阿睦爾撒納等詳籌妥辦。癸酉。諭曰。將軍保德奏。扎傷之綠旗兵郭得。已逾五日。飲食言語如初。其動刀之索倫兵達三

保或解赴軍營懲責。或交地方官審訊。照例發落等語。達三保目無法紀。若不從重辦理。伊等愚魯索倫。將來更致任意妄為。且何能管束厄魯特兵丁。保德身為將軍。不知輕重。一味袒護。冒昧具奏。甚屬不堪。兵丁流入惡習。皆自此等懦弱無用之徒。開其端也。保德不稱將軍之職。著來京候旨。諭軍機大臣等據投降人等均稱哈薩克兵。及已特瑪車凌等。為達瓦齊所敗。雖其虛實未定。然亦須豫為籌畫。庶臨時不致周章。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於大功告成後。若哈薩克人等投誠前來。將伊大頭目酌量赴京入覲。賞給官爵。其所屬之人。仍於原游牧安插。不必遷移。倘竟不歸誠。亦不必用兵攻取。其如何設立防範。或應乘機辦理之處。阿睦爾撒納既深知其情勢。可與班第定議辦理。已特瑪車凌係阿睦爾撒納之兄。今既敗走。倘聞大兵一到。即來投順。朕必為之加恩。即或伊不能來。

亦當遣人迎取。豈有伊弟受朕重恩。而令其兄遠棄於哈薩克之理乎。此皆成功以後事宜。但既至伊犁。則相隔尤遠。倘臨期再為奏辦。未免稽遲。是以先行曉諭。惟在班第等相機集事。○又諭著寄信納木扎勒阿睦爾撒納。班珠爾。訥默庫。剛多爾濟等。游牧已照伊等所請。今移在烏里雅蘇台。扎布堪河源等處。現屆春分。東作在即。納木扎勒速為辦理。移於新指游牧之處。務使及時耕種。以資生計。將此並諭舒明知之。○定北將軍班第密奏。納噶察狡而恃才。外雖承順。阿睦爾撒納心實藐視。即伊兄班珠爾。人甚樸拙。亦為其所輕。適奉旨以伊誤記前次諭旨。甚覺惶恐。即將伊告知唐喀祿之言。不行承認。臣隨加訓飭。並將平定後。分封四衛拉特為汗之處。曉諭班珠爾等。又於阿睦爾撒納前不時提及。阿睦爾撒納人尚明白。一經開導。即知悔悟。兼之色布騰巴勒珠爾。深知其性。每於言

論間。化其覬覦。再哈薩克游牧舊在伊犁西北。後多移至東北。現在額爾齊斯之北。亦有與阿睦爾撒納游牧接壤處。報聞。○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緝馬朝柱情形。得旨覽。開泰帶有一認得馬朝柱之人。朕令其同步軍統領於五方雜處之地。搜尋亦無影響。當令其往保。可派一能事之人。帶往口外緝看。○新調四川松潘鎮總兵董孟具摺謝恩。得旨一切務實力盡心。不入綠營虛偽習氣。則可矣。至辦理番夷。尤以此為要。勉之。○新署陝西延綏鎮總兵周文魁具摺謝恩。得旨。一切勉力實心為之。不可以署任而生懈怠。亦不可以初任而大事更張。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三

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三

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三月甲戌朔諭軍機大臣

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四

一

等班第奏新獲烏梁海博爾貝告稱達瓦齊  
現派兵四千會同哈薩克兵三千向阿爾台  
前來烏梁海宰桑布珠庫亦同領兵前進並  
有令察達克赤倫車根等探信之語其意欲  
令致疑察達克等不為我兵遣用博爾貝所  
告全屬虛妄此係必無之事布珠庫乃達瓦  
齊信任之人故作謊言虛張聲勢冀少緩我  
大兵前進之意且不論其言之虛偽即使果  
實亦於我兵前進全無關礙達瓦齊誠帶兵

前來。正值阿睦爾撒納等鼓勇深入。成功愈可迅速。阿睦爾撒納深知彼處情形。博爾貝所告之語。其真偽自必了然。但布珠庫既為達瓦齊出力。則遣往之赤倫。或被伊戕害。亦屬可慮。赤倫感激朕恩。輸誠効力。其意深屬可嘉。如果有受困之事。阿睦爾撒納就近即派兵救援。現在察達克亦在彼處。或即派察達克前往亦可。阿睦爾撒納一面酌量辦理。一面仍帶大兵前進。斷勿稍為疑惑。博爾貝係車根屬下人。而聽布珠庫之指使。妄言惑眾。復致傷我兵丁。情甚可惡。著阿睦爾撒納詳細詢明。即於軍前正法。又諭曰。班第奏帶領察哈爾兵丁。於二月二十日起程續進。令永貴將後隊官兵口糧。辦理支給外。所有餘剩駝隻。酌量攜帶糧餉。跟隨大兵相繼前進。俟辦定再為奏聞。此奏殊未明晰。現在大兵鼓勇直入。成功指日可期。官兵已攜帶口糧四個月。又何須額外帶往豫備。此或係豫

備賞賚之用。或從前議帶兩月口糧。後復定為四個月。而於官兵起程時。未及滿支四個月之數。今特為之補運。均未聲明。如係帶往賞賚之用。尚屬可行。若官兵已攜帶四個月口糧。今復多行裹帶。接續前進。萬餘兵丁。應備口糧若干。需用駝隻若干。中途保護。既分兵丁之力。且防意外之虞。殊未妥協。著傳諭班第查明。如係必需之項。一面計數奏聞。一面辦理。尋奏現計馬駝有餘。酌帶軍餉。既可接濟大兵。亦可備平定賞項。且隨大兵照看亦易報聞。又諭曰。阿睦爾撒納之宰桑副都統額爾克哈爾察海病故。伊去年辦事殊屬奮勉。著加恩賞銀二百兩。即由軍營支給伊家。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伍彌泰為涼州將軍。吉林鑲白旗滿洲協領佟海為盛京左翼熊岳副都統。緩徵甘肅狄道靖遠金縣。皋蘭渭源五州縣乾隆十九年分被旱田地。舊借銀糧。乙亥。

上耕耤詣。

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耤田所。

躬耕三推。復加一推。

御觀耕臺。命裕親王廣祿。誠親王允祕。和親王弘晝。各五推。吏部左侍郎歸宣光。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蔣溥。禮部尚書王安國。兵部尚書李元亮。刑部左侍郎秦蕙田。署工部右侍郎書山。左副都御史廣成。通政司副使皂保。大理寺卿羅源漢。各九推畢。順天府府尹率

農夫終畝。賞賚耆老農夫如例。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詢明博爾貝奏稱希珠庫之言。或恐我兵威所至。不准投誠。或係達瓦齊。恐各處烏梁海悉行歸降。設計安慰。均未可定。現在扎拉圖所駐之兵。毋庸撤回。杭吉爾察克地方。應添兵駐防。已移咨班第辦理。並令察達克前來。面同博爾貝質對其言之真偽。使投順之烏梁海等。勿致生疑。俟質對後。即將博爾貝正法。以彰國憲。阿睦爾撒納

辦理甚合機宜。與朕昨所降旨。脗合。即著照此辦理。此必布珠庫捏造謊言。冀緩我軍。並使我致疑於初降之烏梁海等。不復遣用耳。阿睦爾撒納令察達克前來。面同博爾貝質問明白。不特衆烏梁海俱可安心。察達克亦全無疑懼。自當愈感恩用之恩。出力報効。朕意博爾貝所言。哈薩克三千兵。會同達瓦齊兵四千前來之語。哈薩克之兵。或即從前降人庫綱所稱。哈薩克巴朗。及巴特瑪車凌所領之兵耳。果爾。則巴特瑪車凌。乃阿睦爾撒納之兄。豈有反與達瓦齊會合之理。其言全不足據。於我兵亦毫無關礙。招摩多等處駐兵防守亦可。即不駐兵。亦無不可。此時惟赤倫前往。事稍可慮。如果須應援。阿睦爾撒納即遵朕前旨。留心辦理。否則俟大兵平定伊犁後。此等烏梁海自必歸降。此時原不必分兵前往也。現已令察達克前來。俟其到時。即可詢知赤倫現在情形。察達克如恐赤倫在

彼。或中布珠庫詭計。伊欲帶兵策應。即照伊所請。給兵前往。如不需策應。亦即停止。○又諭曰。班第陳奏阿睦爾撒納情形一摺。有不時留心防範一語。前因納噶察有承順阿睦爾撒納之意。是以降旨令班第善為曉諭。俾其妄念不生。今看阿睦爾撒納一應事宜。尚屬奮往。亦不宜稍存形跡。致令疑懼。著傳諭班第。嗣後向阿睦爾撒納。勿遽露防範之意。並將朕節次所降密旨。即行封固繳回。○丙子。

上御乾清門聽政。○定西將軍永常等奏原擬遵諭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程。今聞有業克明安巴雅爾帶領一千戶口。移至額林哈畢爾噶來降。辦理招降。亦需數日。因改早於二月二十五日前進。報聞。○命修撰莊培因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豁除廣東荒棄鹽田額銀三千八百四十五兩有奇。丁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戊寅。諭武職之在部候選候補者。本屬無多。每遇外省奏請簡發。兵部例須移取旗員。一同揀選。文移往返。未免稽緩。嗣後該部行文各該管大臣於應用叅將以下之侍衛叅佐尉校等官。每處豫送數人到部考驗引見。遇簡發時。即與在部候選候補綠旗人員。一體揀選。俟將次用完。仍令再行豫送。以免臨期稽候。○諭軍機大臣等。班第據博爾貝告稱。有布珠庫現在帶兵四百名來至卡外招摩多地方之語。現在派兵往各卡防守。並移咨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嚴行防範。烏梁海等乃無用之人。從前進兵時。伊等但知聞風遠遁。未敢侵犯。現已大半收服。布珠庫一人。豈有反敢侵犯之理。此言不過布珠庫虛張聲勢。冀緩我師耳。原可置之不理。朕已詳悉諭知班第。令勿因此而分所進之兵力。今此奏仍不免過於小心。如為防範去年所收之烏梁海。則伊等受朕厚

恩安居度日。不但不肯逃避。即使偶有逃避之人。平定伊犁後。自必仍來歸附。能向何處遠颺。竟可無庸派兵防守。況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現止兆惠舒赫德等數人。倘因此稍事張皇。辦理未善。則喀爾喀必生畏懼。即新降之烏梁海等。亦易生疑。種種殊未詳慎。但班第既已派往。且兵亦不多。姑無庸深論。班第惟專心辦理進兵之事。不必以博爾貝之言為慮。並傳諭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等知

平定伊犁後

之。科爾沁扎薩克鎮國公布延德勒格爾緣事革職。以其姪敏珠爾多爾濟襲爵。以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額琳沁為輔國公。蠲免江蘇江浦六合靖江山陽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江都甘泉興化寶應沛縣宿遷睢寧海州沐陽淮安大河等二十二州縣衛。十九年分。水災田地。額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兩有奇。米麥豆共六萬八千四百七十八石有奇。其餘分別帶徵緩徵。

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奉賢縣民韓勝妹韓氏。河南濟源縣民張有魁妻傅氏。己卯。上自圓明園啟鑒謁

泰陵。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內務府郎中傅巖為

東陵總管。○命甘肅巡撫鄂昌來京候旨。調陝西巡撫陳宏謀為甘肅巡撫。以前任廣西布政使戶部郎中台柱署陝西巡撫。命吏部郎中阿思哈以布政使銜往辦糧運事務。是

日。駐蹕黃新莊行宮。○庚辰。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烏梁海恩克什等十八戶潛逃。請交與宰桑都塔齊嚴拏務獲。侍衛六格等應交部議處。宰桑都塔齊班珠爾應交與該扎薩克嚴懲治罪。恩克什等逃遁。明係都塔齊從前有覬覦管轄之意。後將伊等歸與察達克管理。未遂其意。從中教唆所致。班第即交與都塔齊查拏。辦理甚合。如能拏獲。尚可贖伊等之罪。倘致脫逃。必當從重治罪。此時且無

庸交該扎薩克懲究六格追趕時未曾給與多人尚屬可恕著免其交部現在辦理進兵之事甚屬緊要班第惟當奮勉前往恩克什等數人即使逃遁亦無關係況平定伊犁後伊等更向何處遠颺惟都塔齊人甚奸詐俟事定後斷不可留班第將來駐劄伊犁可告知阿睦爾撒納於伊回來時酌量辦理尋班第奏據青滾雜卜稱恩克什等久經投順潛行逃竄皆都塔齊指使且匿報十戶如此不可信之人若仍留巴爾楚克將來投順人眾必為所愚且日久自恐敗露必致逃竄應正法為眾烏梁海戒從之又諭曰劉統勲奏辦理馬駝糧運情形摺內稱挑出瘦小不堪用及疲乏駝隻俱係上年秋間查報堪用永常奏明收槽餵養者此處顯有推諉情弊永常係該省總督又命為將軍一切事務原係分所應辦即來京請訓往還亦僅數月該省辦理情形豈得諉為不知設使不令劉統勲

前往寧能不辦耶此永常之無可推諉也至劉統勲以軍機大臣朕特派往協同辦理則永常所辦之事皆伊之事彼此本無可分設使永常獨力能辦亦不必派伊協辦矣此劉統勲之無可推諉也二者之中永常之責較重而其不應存彼此之見則一耳況辦理此等重大事務其中小有未協惟當隨宜籌酌令於事有濟此番進兵原議於四月內今於二月先進數千尅期部署已無誤先行進剿之期若僅如肉乾等項運送稍遲不過將承辦屬員照例叅處足矣豈可以此各存意見有負朕鄭重委任之意著詳悉傳諭伊等倘再蹈前轍朕必重治其罪是日駐蹕半壁店行宮辛巳遣官祭先蠶之神是日駐蹕梁格莊行宮壬午上謁泰陵駕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隨行禮。刑部等部議奏。浙江布政使葉存仁。失察庫書包攬侵欺。應降調。得旨。葉存仁著降補河南按察使。以浙江按察使同德為浙江布政使。熱河道富勒渾為浙江按察使。是日。駐蹕秋瀾村行宮。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勲奏稱。前奉諭旨。以先進之兵約滿二千。即帶領前進。又准廷議。續進官兵。

實錄卷四百八

下

俱以二千為一起。今綠旗官兵久駐軍營。即應遵旨料理進發。所謂先進之兵約滿二千。即行前進者。指索倫及滿洲京兵而言。如係綠旗兵丁。只可令供臺站等用。若令前隊進發。殊不足恃。著傳諭永常。不得將綠旗官兵帶領先進。且永常此番安分自量。不妄作主張。尚可邀受恩典。倘因薩喇勒已有就緒。永常急遽單身前往。則必為薩喇勒等所笑。將不能承受朕恩。又為永興之續矣。至馬駝等

項永常劉統勲彼此照應辦理無致意見參差。自取罪戾。廣西巡撫衛哲治疏。叅原任湖南鹽驛道謝濟世。縱子謝夢熊指官撞騙。并攜帶二子赴湖廣江南就姻。不聽查審。得旨。謝濟世前任御史。以建言自命。歷任監司。屢蹈罪戾。俱邀恩寬宥。休致家居。應自知檢束。今據衛哲治題。叅縱子指官撞騙。巧詞牽告。又不聽查審。任意避匿。此風斷不可長。著湖廣江南督撫於謝濟世所到之處。即行

實錄卷四百八

上

解廣西。俟該撫審明後。仍解交刑部請旨。叅贊大臣哈達哈奏。大兵進後。各處邊卡應嚴守現選。哈喇阿濟爾罕等處撤回兵一千。派喀爾喀扎薩克台吉根敦領五百。往海喇圖庫列圖哈道里。科布多布延圖各處。喀爾喀公品級諾爾布扎布領五百。往烏哈爾和碩等處駐防。並管理烏梁海游牧。接收降人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魯山縣民宋鼠妻張氏。是日。駐蹕涿州行宮。甲申。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所著堅磨生詩鈔。悖逆譏訕之語甚多。張泰開提督學政時。為之作序。編次刊刻。張泰開由編修擢至侍郎。在內廷行走。見此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轉為之刊刻傳播。實乃喪心之尤。今阿里衮審訊。據供序文非伊所作。集中前後編次序文甚多。若非出於張泰開之手。則為此序者何人乎。張泰開此時。若不據實供明。即日胡中藻到案質訊。無可推諉。始行供吐。則張泰開之罪愈重。著在京總理王大臣。會同阿里衮嚴加訊究。務得實情。至孫夢達。路談等。雖經見過其詩。尚係微員。不足深究。但追出詩集足矣。若張泰開則曾任卿貳。如此重師門而罔顧大義。不重治其罪。無以正人心而申憲典。所有詩集四本。著一併發交王大臣等。逐條研訊奏聞。朕回京時。俟胡中藻拏到。自另有諭旨明發。又諭曰。永常奏稱帶領

現在綠旗及回子兵。於三月初九日。繼前隊哨探兵進發。永常辦事一味草率。其急欲進兵。意以事成時。伊亦在彼處同有勞績耳。此等意見。愚而且鄙。昨已降旨。令伊不得僅帶綠旗官兵前進。如已起程。接旨後即在中途等候。俟各處兵丁齊集。再行進發。永常係總辦軍務大臣。一切應辦應催之事。皆係其職分。朕令劉統勳前往。不過協辦伊任內事耳。伊理應將一切事務。籌畫周詳。乃諸事推諉。於劉統勳。今急欲帶兵前進。意以業已進兵。則愈於伊無涉。不思劉統勳一人。不但不能辦理。今又將鄂昌之事。交與劉統勳。豈能兼顧。永常接到此旨。即將帶往綠旗官兵。交與額琳沁多爾濟帶領。伊即回至肅州。將陸續所到之兵。辦給一切糧餉馬駝。全行妥協。起程有日。伊然後尾行前進。少有違誤。斷不寬宥。再車凌等此次行走奮勉。朕是以加恩。令於中途賞給羊隻。或用肉乾。此亦鼓勵戎行。

之意。若使伊等口糧充裕。而羊尚未到。即為少緩再給。亦無不可。而永常輒議令將羊隻折銀賞給。試思以二千人而賞給一千餘兩之銀。作何分給。且現已進兵銀兩。亦何所用之。永常之辦理種種未協。即此可見。現在解往之折價銀兩。既行分給。不必置議。仍遵原旨。辦理羊隻及肉乾等項。作速解往。即行分給。永常務遵旨辦理。○吏部議准兩廣總督楊應琚奏。東莞縣縣丞移駐石龍。請駐京山司所遺舊署。移回之潮連司巡檢。仍歸潮連舊署。惟京山司移駐茶山。及新會縣縣丞移駐江門。均需建造從之。○鑄給江陰縣巡鹽水利縣丞印記。從署兩江總督尹繼善請也。

是日駐蹕蔡家營行宮。○乙酉。

上至吳家莊停蹕。

閱永定河隄。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請續運馬駝糧餉。以備接濟大兵之用。朕已交軍機大臣議覆。准行。其西路哨探兵。已於二月二

十五日進發。官兵各攜帶兩個月口糧。並乘騎馬駝外。亦應照北路豫籌接濟著傳諭永常。於軍營現在所有馬駝糧餉。無論何項。惟量其所有。酌量運往。以備接濟。是日駐蹕韓村行宮。○丙戌。

上幸晾鷹臺。行圍射熊。鎗殪虎二。諭知府為一郡表率。從前曾令各督撫遴選屬員。自同知通判以下。有堪勝知府之任者。俱准其出具考語。據實保奏。陸續送部引見。現在各省請旨補放之缺甚多。已令在京部院衙門按例保舉。其各省督撫亦仍照前例於同知以下。知縣以上。堪勝知府之任者。具摺奏聞。送部引見。

上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諭曰。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其

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講張大逆不道。蒙我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狴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

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益可見矣。又曰。相見請看都盡背。誰知生色屬褻人。此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潤。又曰。再汎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吾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

莫加。單辭出尚書呂刑。於咏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頻首同。蓋謂嶽瀆蒙羞。頻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為遊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湍彼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王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覲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

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鄧昌往復酬咏。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為。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我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為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誰完。吾身甌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笄。又曰蟲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聞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

沙偷射域。讒舌很張箕。賢良祠詩。又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為垂照之義。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

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

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叅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叅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為之出貲刊刻。至鄂昌身為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悖逆譏訕。已遣專員提拏來京。審訊家屬人口。俱有應得之罪。著該撫提至省城監禁。并

所有貲產逐一查抄毋得遺漏隱匿寄頓若  
范時綬已經起程即交與胡寶琛嚴行辦理  
奏聞予故原任歸化城都統班達爾祭葬  
如例是日駐蹕舊衙門行宮翼日如之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朕因阿睦爾撒納領兵  
先進途中如有應奏事件令阿睦爾撒納一  
面具奏一面知會班第已經降旨傳諭蓋欲  
早聞伊等前途捷音耳今閱班第所奏都塔  
齊一事仍係阿睦爾撒納轉報因阿睦爾撒

平定回疆

三

納尚未接到諭旨此等本非甚緊要之事即  
或咨報具奏猶屬可行第思嗣後向前更進  
其信息尤宜急聞且地方情形阿睦爾撒納  
自較班第熟悉若必待合詞具奏不免紆迴  
著再傳諭阿睦爾撒納如有必須會商具奏  
者仍照舊辦理其有應行速為奏聞者即一  
面陳奏一面移咨班第庶一切事宜不致稍  
有遲滯豁除直隸東光縣置買民地宅基  
一畝東明縣地二畝六分有奇涑水縣地二

畝四分有奇額賦豁除江蘇寶山鎮洋塘  
工壓廢田畝額賦其讓出塘外各田分別蠲  
減戊子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奏來降  
之巴第阿咱特等告稱哈薩克錫喇帶領伊  
屬人向額林哈畢爾噶遷移其屬下數得沁  
人等及收楞額巴爾沁等俱有來降之信看  
來相繼來降之人必多此等望風納款即應  
加恩優卹但現值進兵之時無暇辦理賞賚

平定回疆

三

事務著阿睦爾撒納於沿途投降人等詳悉  
記明在何處投降即令其住居原處不必遷  
徙並將成功後即行施恩之處明白曉諭此  
內如有大頭目等應帶往軍前者即行帶往  
其輝特杜爾伯特和碩特各部落及達瓦齊  
所屬人等亦必陸續來降達瓦齊屬下人應  
另行分別辦理其輝特等所屬人應如何辦  
理即當豫為籌畫庶臨時易於安插阿睦爾  
撒納即遵旨妥辦並傳諭班第及西路薩喇



勒等轉諭車凌等知之。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奏博爾貝先察達克到病故仍梟首將供詞諭察達克。據稱博爾貝車根所屬原係不可信之小人。現準噶爾內亂布珠庫斷不能出兵。即所言來至招摩多四百兵亦為瞭望蹤跡。非敢來迎烏梁海。且烏梁海受恩安居樂業。即車根赤倫之人不敢信。我屬下可保無異志。報聞。是日駐蹕新衙門行宮。翼日如之。

實錄卷四百八十四

三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將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錄星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三月己丑

上行圍。賜扈從王公大臣等飯。軍機大臣等議覆倉場侍郎雙慶等奏現裁南倉其鑲黃鑲藍二旗兵各五名可全撤正藍鑲紅二旗兵各三十若全撤則一旗無如許缺補西中二倉止有六旗亦非體制應照所請按旗勻撤再此項兵由八旗挑補非各佐領下額兵應各回本旗補缺從之 庚寅

上迴鑾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諭軍機大臣等據定



長奏。大定府城內。於正月二十七日。居民失火。沿燒兵民房屋六百三十餘戶。又永寧州城內。正月二十八日失火。延燒民舍一百二十餘戶等語。擇災禦患。乃地方文武專責。雍正年間。曾飭各省多備救火器具。使果能先事豫防。至臨時速集兵役。親身督率。悉力撲救。亦何至沿燒數百餘戶之多。且同時即有兩處。觀此。則地方政務廢弛。已可概見。所有在城文武各官。若僅照例咨部查叅。不足示儆。著該撫即行查明。嚴叅議處。以為身任地方。罔卹民事者戒。該省民居。既多支竹蓋草。嗣後應飭各地方文武官。申儆告誡。勿令狃於習俗。並多方講求備患之法。無得任其懈怠。視為具文。可傳諭定長知之。又諭曰。達勒當阿奏。帶領索倫兵三百名。於三月初三日至軍營。初六日起程。繼大兵前進。達勒當阿所領係索倫勁卒。又經伊自行揀選者。著傳諭班第。俟達勒當阿兵到時。急速前進。務

同阿睦爾撒納前隊哨探兵一併進發。又諭曰。班第奏。烏梁海宰桑都塔齊已送至烏里雅蘇台軍營。若復令其前至邊卡。路遠恐有疎虞。現在移咨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哈達哈等。即行正法等語。從前因青滾雜卜之言。令將都塔齊拏至卡上。正法似都塔齊所住離卡甚近。今據班第此奏。則都塔齊送至烏里雅蘇台。始行赴卡。似此輾轉迂迴。前奏何以並不聲明。著班第查明。遇便覆奏。再都塔齊如已到烏里雅蘇台。正法即可毋庸置議。倘尚在未到。或伊推託不即前來。即遵朕前降諭旨。俟大功告成後。再為辦理。此時且勿令其驚懼。並傳諭班第及哈達哈等知之。又諭。據班第奏。稱瑪木特所遣章京阿巴車凌博惠。向包沁人等索取廩給。包沁人眾令瑪木特兼管者。原以其諳習包沁性情。善為料理。非隸於瑪木特。任其役使也。況今既官給廩餼。不宜再向包沁人等稍有索取。著

寄信班第。令侍衛奇徹布。明白曉諭。仍不時稽查。務使包沁之人。無所擾累。○定北將軍班第密奏。昨歲阿睦爾撒納。在熱河奉旨。令扎木叅前往屯田。阿睦爾撒納從未言及。近令齊木庫爾更換。臣隨行知。並令派定兵丁往返再三。總未商定。近始據覆。派輝特和碩特兵百。杜爾伯特兵百。喀爾喀兵三百同往。仍俟伊到指示。再新降之得木齊錫喇哈什哈等。詢係班禪之沙畢納爾。阿睦爾撒納奏指為拉藏汗屬人。班珠爾又向伊等言。我祖係青海汗。爾等或即係我和碩特部落之語。又阿睦爾撒納等過包沁游牧。將伊屬帶往。又多帶十五口。並未報明。現在咨查。並密寄信色布騰巴勒珠爾詳察。得旨。此尚係小事。如約束太過。或轉阻伊等奮往之心。若遇重大事務。自不得令伊等專擅也。○革原任甘肅巡撫鄂昌職。鎖解來京。辛卯。

上詣

安佑宮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哈清阿。富森所奏。胡中藻家內字跡。其殘亂詩稿。俱係已經刻過者。胡中藻所刻之詩。至壬申年止。伊既如此肆行訛謗。毫無忌憚。何以壬申以後。三年內竟無所作。或係搜查未到。否則胡中藻先有所覺。巧為藏匿。或銷燬滅跡耳。胡中藻現已拏解來京。可傳諭新任巡撫胡寶瑤。即親往伊家。再行細加搜覓。毋令遺漏。並將伊家屬親隨之人。嚴訊根究。務得實情。速行奏聞。倘查辦不力。胡中藻或有供出藏匿銷燬情弊。必於胡寶瑤是問。○又諭曰。納木扎勒奏。支領阿睦爾撒納等俸餉之厄魯特人等。現派領催敦珠克帶領。於三月初九日。自塔密爾起程來京。厄魯特人等到京時。已值夏令。天氣漸熱。恐其不耐炎暑。或致患病。宜加體恤。著派副都統多爾濟。將阿睦爾撒納等應支俸餉。緞疋等項。運往張家口。俟厄魯特人等到時。一一照數給與。仍將朕體恤伊等

不令入京之旨。明白曉諭。令其歸至游牧時。轉傳與該扎薩克宰桑等知悉。並傳諭納木扎勒知之。○御史歐堪善奏。考選內廷教習。欽命大臣閱卷。御史監試。交卷畢。御史即散卷。封交吏胥。次日由吏胥分送各大臣閱看。朝門非比試院。日中題已傳出。聞從前有豫備印卷。倩人代做代寫。奸吏乘夜抽換者。又有揣摩屢派之大臣。遂萌鑽營之念。而吏胥自恃分卷在手。因而招搖勾引。請一切朝內

考試。令御史收卷畢。眼同該部司官封貯。次日親手簽分各大臣閱看。閱畢仍封入箱。閱卷時。御史同堂列坐。即住宿於考試處。拆號後始散歸。得旨允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直隸餉養餘剩馬四千五百五十三匹。應送下厰。查向來係按東西四旗。派出張家獨石二口牧放。今節次領餉之馬。無旗分可查。自應統行送部查辦。惟是宣鎮各營。俱附近張家口一帶。提標馬蘭二處。亦距口為近。如亦

令送京。復由京出口。殊多勞費。請就近送張家口。候牧厰副都統等出口時。順路查收下厰。得旨是。○壬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原任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本一居心忠厚人。易為屬員所愚。又身有殘疾。不能親身督率。以致滋弊債事。國法所在。固不可寬。戴罪河干。已經二載。念係宣力舊臣。數歷年久。方欲量給大臣職銜。以為餘年光寵。今聞溘逝。不及蒙恩。殊為可憫。著賞給內大臣職銜。俟伊子高恒扶柩到京日。賞內庫銀一千兩。料理喪務。○諭軍機大臣等。各省甄別六年俸滿教職一案。俱按各員報滿之時。陸續驗看。分別題咨辦理。今據張若震將乾隆十九年分。該省甄別過六年俸滿教職人數。通行彙摺奏聞。此所辦甚是。可傳諭各省督撫。令其於照例陸續題咨外。每年歲底。將此一年內該省甄別過六年俸滿教職共

保舉堪膺民社者幾員。留任送部引見者幾員。勒令休致者幾員。彙摺奏聞。以備查覈。定北將軍班第奏帶領察哈爾兵。於三月初八日出巴顏珠爾克邊卡前往。又查包沁之七得沁人丁多寡不等。應照扎哈沁例。每得沁編一佐領。已委員編定報聞。癸巳諭曰。張師戴戴罪河干。已經二載。著加恩准其回籍。所有未完應賠銀兩。著交與尹繼善等酌量定限。分年完繳。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自肅州前至巴里坤。即帶現在兵丁進發。并咨後隊帶兵大臣等。兵足一千。亦即迅速前進。永常之意。特欲急進邀功。不知伊係將軍一切事務。俱應承辦。劉統勲不過協同辦理。乃永常諸事俱委之劉統勲。伊之專責。似止帶兵一進餘。皆無涉者。殊屬謬誤。著傳諭永常。即遵前旨。仍回肅州辦理一應事務。果能妥協。即未帶兵前進。朕亦必將伊議敘。今彼處口糧既少。何必又帶此無用綠旗兵。沒

沒先進耶。至移咨索倫兵。但足一千。即行前往。此特為伊子額勒登額耳。其於事理當否。亦曾悉心籌及乎。永常務令各隊兵丁。仍遵前旨。量足三千。帶領前進。不得故違取戾。命兵部左侍郎觀保。在尚書房行走。甲午。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臣赴蘭州途次。見各處兵。俱整齊安靜。及到兵。已全過其臺站。所雇民間車馬。河東各站。已盡歸農。河西亦陸續遣散。當此春深雨足。及時力作農事。亦甚有益。報聞。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

諭軍機大臣等。薩喇勒等

奏稱。扎哈沁得木齊巴哈。曼集帶領三百餘戶來降。扎哈沁宰桑敦多克。帶領一千餘戶來降。如即細查伊等戶口。恐反生疑惑。隨將勅書給敦多克。巴哈曼集各一道。曉諭伊等。使無驚懼。仍令照舊安居。薩喇勒辦理甚妥。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料阿睦爾撒納

前進。似此投誠者必多。俱可照此辦理。又諭曰。額琳沁多爾濟。同永常帶兵前進。朕已降旨。令永常回肅。額琳沁多爾濟。可俟集福到後。即同彼曉諭敦多克等。言爾等聞大兵一到。即便輸誠。已據將軍奏聞。大皇帝極為獎賞。特授敦多克為散秩大臣。賞給孔雀翎。已哈曼集為三等侍衛。並各賞給衣服。敦多克所屬。或有應行鼓勵之人。另交孔雀翎五枝。令敦多克酌量賞給。俟功成後。仍當加以重恩。務須明白曉諭。令其深知朕意。至彼處如必需兵彈壓。額琳沁多爾濟即帶兵居住。倘毋庸留兵。仍遵前旨帶兵前進。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粵東沿海礮位。甚關緊要。歲演兩次。除正月仍委就近文武會看外。九月演期。應令各鎮臣於巡查營伍時。親詣各礮臺。率同文武演放。并查驗火藥礮子等項。其撫標礮臺二座。提標徑轄大鵬等營之礮臺。亦於九月內。令撫提督演如遇督臣在省。則撫

標與督臣會演。仍於歲底彙報。得旨。允行。旌表守正被戕之四川忠州民瞿大衍妻陳氏。丙申。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稱。據阿睦爾撒納等咨請。將綏綢刺嘛併沙畢納爾數人。移至伊等現住之扎布堪游牧居住。懇降旨將此等刺嘛。暫時另行安置。俟事定後。遷至青海。仍歸班禪額爾德尼屬下。則一切爭競之端。可杜。班第所見雖是。但將伊等遷至青海。既多煩擾。亦恐阿睦爾撒納生疑。頃阿睦爾撒納將伊等投誠之處具奏。朕令於伊犁地方。設立一庫倫。由京師遣呼圖克圖刺嘛前往教經。班第可照此辦理。俟功成時。入於應辦事宜內議奏。此時且勿令阿睦爾撒納聞知。恐其別生他意也。再前班第奏稱。阿睦爾撒納等過扎哈沁時。私將人口帶往。朕以非大事。不必過於約束。今觀此情形。其心跡已露。若俱置之不問。恐其益生妄

想班第可密加節制。但勿洩漏為要。又前令班第進兵。與阿睦爾撒納相隔十日前往。今既欲從中節制。則須急行一兩日。以相離七八日為妥。然亦不必太急。納噶察情願移至青海之語。如係實心。尚屬可憫。俟將來令其遷往亦可。此時尚可毋庸曉諭。倘伊復行詢問。惟以此非必不可行之事。將來斷無不准答之可耳。將此密諭班第知之。又諭朕昨命齊默特多爾濟所帶之兵。即行撤回。特因其辦理不善故耳。今齊默特多爾濟既自知其非揀選精兵三百名前進。務於三月二十四五日前赴軍營。尚屬可恕。著傳諭哈達哈如齊默特多爾濟果於限內能到。即不必令回游牧。准其前往効力。若再遲誤。即將此旨宣示。令其撤回。倘哈達哈已經起程。即著莫爾渾遵旨辦理。又諭現在準噶爾部落降人絡繹。有應接應來人。及齎物賞賚之事。須用大員前往。著傳諭瑚圖靈阿馳驛來京。候

朕遣用。以詹事府少詹事陳浩為詹事府詹事。命編修錢汝誠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宿遷縣民王誼妻翁氏。河南泌陽縣民曹三妻赤氏。丁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調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多爾濟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以鑲黃旗漢軍叅領崔承書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范時綬叅劾石城縣知縣李蘊芳一本。已照例降旨革職矣。李蘊芳係胡中藻門生。其在江西與胡中藻往來甚密。現在胡中藻家中查出書稟不一而足。即如相驗一事。本係地方官職所應辦。而李蘊芳反覆嗟歎。以為惡趣。若欲棄官而去者。即此而推。其生平所作。或更有怨望詆訕之處。亦未可定。著交與胡寶瑤令其就近嚴密搜查。如李蘊芳詩詞字稿內別有惡跡。即將伊

另行從重定擬奏聞。毋得稍有疎漏。即查無別故。伊勒索所部。及與悖逆胡中藻書稟往來。亦當治其應得之罪。所有書稟各稿。著即鈔寄胡寶瑑閱看辦理。己亥。諭曰。西安副都統格木德。不能稱職。著回京。仍在護軍叅領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稱。阿睦爾撒納。訥默庫。請將扎哈沁。包沁內。所有輝特。杜爾伯特。及業克明。安人等。俱即給發伊等管轄。班第不准所請。辦理甚屬妥協。著將原摺鈔寄薩喇勒。扎拉豐阿。鄂容安。知悉。看來車凌車凌烏巴什人。雖樸實。然不能保其無此等僥倖之心。倘有似此情事。薩喇勒等即照此辦理。但須密加防範。勿稍宣露。再北路哨探兵。奏摺內。將班珠爾。訥默庫之名。一併開列。甚是。西路至博羅塔拉後。遇有奏摺。亦將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色布騰之名。列於鄂容安之後。一併傳諭薩喇勒等知之。命司經局洗馬史貽謨。右春坊右中允。

何疇各以原銜署日講起居注官。庚子。諭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自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漫。漸成惡習。即如鄂昌身係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復唱和。實為喪心之尤。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粗陋鄙率。難以言詩。而其背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為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乃目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爾赫曉亭詩鈔內。有作明泰妻杜貞姬詩一首。初以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閱原案。始知明泰身為協領。侵蝕兵丁錢糧。其罪本即應正法。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將伊解送寧夏。永

達枷號實屬格外寬典而塞爾赫所作詩序但知贊其妻為貞姬遂飾為讐家行刺等語此直變亂黑白不自知其矯誣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謀殺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惡人而有貞姬為妻之理乎夫滿洲未經讀書素知尊君親上之大義即孔門以詩書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為重若讀書徒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豈孔門垂教之本意況借以詆呵諷刺居心日就險薄不更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斷不可長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令其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矱倘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哆口吟詠自蹈蠶凌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又諭看來昨日奏事不到之大臣未必皆因現有執事不能前來其中多有藉辭推諉不到者此內除出差患病該班各員外其託故不到之伍齡安那延泰廣成施廷章舒靈阿雅爾呼達亮玉俱著交部查議具奏雲貴總督碩色雲

南巡撫愛必達奏滇省產銅向惟東川府屬之湯丹大水碌碌三廠最旺武定府屬之多那廠次之近來湯丹等大廠硃深礦薄多那亦產礦日少查有多那廠附近之老保山產礦頗旺月辦銅四萬餘觔至五萬餘觔不等又湯丹之聚寶山新開長興硃日可煎銅六百餘觔九龍箐之開庫硃日可煎銅千餘觔又碌碌廠之竹箐老硃側另開新硃礦沙成分頗佳均應作為子廠得旨好蠲免直隸

辛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署甘肅布政使史奕昂奏

從前軍需報銷每遲至數年承辦之員類多



更易查詢愈煩胥吏反得上下其手。此次擬俟大兵齊至軍營。即查明隨時題銷。其有用剩銀兩。或應留備道庫府庫。或應提解繳司。現在先為清理。如有必須凱後後覈造者。請以凱旋日起。限一年造報得旨。○起原任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揚桑阿為西安副都統。○是日起。上以孟夏享。

太廟齋戒三日。○壬寅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等奏遣侍衛瑚集圖等齋勅往諭噶勒藏多爾濟等。三月初十日。阿巴噶斯舊宰桑德濟特之弟及子來稱我等為達瓦齊殘害。願率屬効力。十三日布魯古特之得木齊巴拉等來稱達瓦齊暴虐。日望天兵。今諾海奇齊等三十餘台吉並我屬下願投誠。又業克明安輝特台吉托博勒登族弟巴朗來稱我兄臂折不能騎馬。遣我率屬投誠。又同來之噶勒雜特得木齊博勒坤車凌們綽克率屬來降。臣等宣旨曉諭。賞茶葉安插各本處。十四日已

爾瑪得木齊伯克勒特收楞額庫魯克等來稱我等住扎哈沁已十餘年。聞願率舊宰桑噶齊拜之子圖爾塔默特屬戶投誠。復據瑚集圖等帶領噶勒藏多爾濟所遣迎接之宰桑扎爾布多爾濟來稱恭捧勅書到額林哈畢爾噶之羅克倫噶勒藏多爾濟跪聽。稱

大皇帝洞鑒我處情形。達瓦齊殘虐衆心解體。我與彼勢埒。不相侵犯。自篡奪台吉以來。我屢勸不從。數年不通信。去歲向我調兵。我不發。今年令我備兵一萬。我不備。大兵過時。我屬俱照常耕種。今聞恩旨。願率屬投誠。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勒等奏噶勒藏多爾濟率衆投誠。看來大功告成。在指顧間。不勝欣慰。薩喇勒遵朕訓示。動合機宜。實屬可嘉。俟功成後。加恩優叙。先將朕所佩荷包。賜予並賞給雙眼翎。以示優獎。噶勒藏多爾濟乃準噶爾大台吉所屬之人。甚衆。著薩喇勒即同扎

拉豐阿鄂容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降旨曉諭。朕聞伊來降。甚為喜悅。特遣侍郎玉保前往降旨獎諭。因道遠不能多賚什物。先將朕御用數珠荷包等賜予。俟大功告成。後更加殊恩寵錫。天朝此次用兵。實因準噶爾地方互相殘殺。民不聊生。是以特命六師前來拯救。俟平定準噶爾後。令四衛拉特人等照舊安居。並封王爵。共享昇平。噶勒藏多爾濟既為準噶爾大台吉。即封為綽羅斯汗。其阿睦爾撒納應封輝特汗。車凌應封杜爾伯特汗。班珠爾應封和碩特汗。同至熱河朝覲。大加宴賞。故先為宣示。俾汝知之。再於投降各台吉等。亦降旨宣諭。汝等傾誠向化。皇上俱深為優獎。因汝等戶口多寡差等。尚未周知。是以未頒賞賚什物。一俟玉保查奏。即行賞給。車凌等帶至熱河入覲。應賞給爵秩者。亦即給予。可一一曉諭。俾伊等踴躍歡欣。佇荷朕恩。又諭曰。噶勒藏多爾濟乃準噶

爾大台吉。今率所屬來降。平定準噶爾大功告成。必速此實。

上天眷佑。大兵所到。不煩一矢。皆已稽首歸誠。著將薩剌勒原奏鈔寄班第。阿睦爾撒納。閱看。料沙克都爾曼濟此時亦當由北路來降。果爾阿睦爾撒納可即宣諭。汝係大台吉。大皇帝必封以王爵。且我等俱叨受天恩。汝復更何疑慮。仍將何時投誠之處。速即奏聞。至沙克都爾曼濟等來降後。亦即應令伊等入覲。西路著派扎拉豐阿。北路著派阿蘭泰。同車凌等帶領伊等。由阿爾台前至熱河瞻仰朕躬。以地處口外。甚為涼爽。於蒙古人頗相宜也。再應入覲之人。倘為數無多。即俱令前來。如因人衆。乘傳稍難。即令大台吉數人先來。餘人另為一班。俟明年入覲。亦可。仍將現在前來人數。及何日起程之處。奏聞。其應封爵秩之人。亦應查辦。且查封時。即可灼知其戶口多寡之數。阿睦爾撒納等。並應將從前

先至熱河。如何深受朕恩之處。詳悉曉諭。俾伊等共知慶忭也。又諭曰。莫爾渾等不知現在軍行情形。未免妄生疑慮。著將薩喇勒所奏噶勒藏多爾濟投降一摺。即行鈔寄。令傳諭衆喀爾喀等。共知成功迅速。所有應來入覲之人。已另諭兩路將軍等辦理。但伊等前來騎馱牲口。及所食口糧羊隻。若照去年令喀爾喀等豫備。未免拮据。此時豫備各隊官兵牲口羊隻甚多。如前隊一至伊犁成功。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二

則後隊之兵。毋庸更進。即可將所餘牲口羊隻。安設臺站。供給新降人等。著派兆惠專管。務即妥協辦理。無致貽誤。並將不令喀爾喀等豫備之處。明白曉諭。俾知朕體恤遠人至意。吏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東平州河道綿長。州判一員。難以兼顧。請將州同改歸河缺。分管運河。仍兼管本任地方事務。從之。予故鑲紅旗護軍統領常在故天津鎮總兵官苗國琮祭葬如例。癸卯。諭大

學士等西師報捷。噶勒藏多爾濟抒誠內附。西陲諸部相率來歸。願入版圖。其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國宗。素諳測量。著加尚書銜。帶同五官正。明安圖。司務那海。前往各該處。測其北極高度。東西偏度。繪圖呈覽。所有坤輿全圖。及應需儀器。著何國宗酌量帶往。吏部議。江西解任按察使范廷楷。刑求謝祥一案。應照例革職。前任江西巡撫范時綬。照例降二級調用。得旨。范廷楷著革職。來京。該部帶領引見。范時綬著於補官日降二級用。以城守尉尉伊凌阿為京口副都統。是月。署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准廷寄交議。署河臣富勒赫所請。河兵餉銀改給本色。查河營兵。向止給銀。今富勒赫以買米拮据。請於沿河附近州縣倉米。月支三斗。斗扣餉一錢補還。但倉糧僅堪儲備賑糶。江省米貴。一錢扣項。斷難買補。且標營操防兵。本折兼支。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三

約計與河營止給餉銀等無庸改易。報聞。江蘇巡撫莊有恭奏覆上年據鹽城縣詳稱新興伍佑兩場隄外海灘係每年淤長無糧草地。例應民竈共樵。乃竈民影占致相爭訐。今吉慶奏請將范公隄外公灘俱歸竈戶。臣惟有秉公查議得旨。是吉慶若有徇竈戶之處。即一併叅奏。○江西巡撫胡寶瑤奏按察使范廷楷奉旨拏胡中藻。緩行疎懈。致家屬得銷燬寄頓。且胡中藻居鄉積惡。有欲

實錄卷四八十五

二四

告理者。范廷楷轉飭屬處治。又奏。知縣李蘊芳奉胡中藻為師。互相標榜。事發。思銷燬滅跡。現嚴究得旨。此人實可惡。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寬也。浙江巡撫周人驥奏海塘險要處。擬仿河工。豫備物料。得旨。莫若仍舊貫。何必開此冒銷之端。如數年不用。豈不虛糜。且向亦未因不備料而誤事也。○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遵旨查出鄂昌詩稿札稿及書札。臣與鄂昌共事甘省。見其書詞閃爍。

好為隱飾。意其不過遇事多疑。識見鄙瑣。今閱札稿。除發價派屬員代買物件等事。罪止不應外。至如聞伊弟鄂容安將有北路之命。遂有奈何之辭。又於史貽直則夤緣納賄。於黃廷桂則舞弊市恩。實出意料之外。謹籤進得旨。汝如此不瞻顧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勉之。○調任陝西巡撫陳宏謀奏覆吳紹詩浮銷銀兩。臣等定罪擬斬。未有輕縱得旨。朕之諭旨。原指汝等祇謂該道堅供二字。而無確據而言。非謂汝等定罪有輕縱也。今此摺仍不明晰。然吳紹詩本無可加之罪也。

實錄卷四八十五

二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五

實錄卷四百八十五

三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入閣閣大學士又閣閣領侍衛內大臣等欽奉 上諭事俱各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其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常加級軍功紀錄 次臣慶桂

總督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又閣閣領侍衛內大臣等欽奉 上諭事俱各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謙益滿洲都統軍功紀錄 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夏四月甲辰朔享

太廟

上親詣行禮（諭曰屠嘉正不勝按察使之任  
著降補貴州古州兵備道所遺貴州按察使  
員缺著崔應階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班第  
奏擒獲厄魯特六人詢知巴朗與烏梁海同  
在訥齊庫地方都噶爾在那木地方現在遣  
兵往擒西路並遣人前來通信班第等亦將  
四月望前後可至博囉搭拉之信通知西路  
兩路聲息交通噶勒藏多爾濟等人眾俱各

前來投誠由此觀之仰荷

上天默佑膚功必能迅奏前已降旨兩路將軍令將派出應來入覲人衆交扎拉豐阿阿蘭泰車凌等帶領由阿爾台前赴熱河著再傳諭兩路將軍伊等兵抵伊犁將撫定準噶爾全部事宜部署畧定即將應行入覲者派出前來如於八月初間即到值朕駐蹕熱河時賜宴賞賚仍可令伊等扈從木蘭行圍倘時日不及則竟候朕木蘭回鑾於十月初間至熱河陛見亦可班第等即遵旨酌量定奪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其安設臺站事務已降旨令兆惠承辦即轉飭兆惠豫為妥協辦理○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西北兩路將軍等在外勤勞朕甚念之欲加恩賞賜食物路遠難致及到彼處亦不可食奶餅猶可致遠每路分賞四匣著傳諭阿睦爾撒納薩喇勒接到時自將軍以至在軍營大臣及新降大頭目人內俱行賞給俾霑朕惠再此次用兵荷蒙

高宗實錄卷四八六

二

一

上天眷佑諸事俱屬順適此賞賜到時想大功

必已告成朕甚望捷音也○兵部奏發往閩省駐防官兵請沿途給船得旨依議兵丁沿途經過各省水陸地方除該督撫遴委妥員豫備接送外應特派大員照料彈壓以防滋擾直隸著派永寧山東著派阿爾泰江蘇著派彭家屏浙江著派同德在於各本境內稽查料理如有滋生事端惟伊等是問嗣後發往閩省駐防各兵經過俱著仍派伊等若該督撫等因已有特派大員不復留心照看亦必不能逃朕洞鑒○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睦爾撒納奏額林哈畢爾噶之宰桑阿巴噶斯等迎接我兵投誠前來阿睦爾撒納即曉諭撫慰遣人收服伊等屬下人衆又將我兵分路前進阿睦爾撒納親身帶領先往集賽鄂拓克處收服人衆辦理頗中機宜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俱係準噶爾舊日大宰桑之子孫今既誠心歸順朕深為眷念著加

高宗實錄卷四八六

三

恩將伊三人俱授為散秩大臣。先賞給孔雀翎。俟另遣御前侍衛齋衣帽等物前往頒賜。即將此旨先行曉諭伊等知之。再觀阿巴噶斯之詞。尚未悉噶勒藏多爾濟業已投誠。今西路已遣人往收噶勒藏多爾濟。將此一併曉諭阿巴噶斯等知之。○又諭曰。投誠之額林哈畢爾噶宰桑阿巴噶斯等俱係達瓦齊之宰桑。應遵朕從前所降諭旨。另為一支。與瑪木特等一體辦理。不得令他人管轄。著班第留意。俟事定之時。另行查辦。嗣後陸續前來投誠人內。有似此等者。俱照此辦理。著即密諭班第知之。○是日起。

上以常雩祀

天於

圜丘齋戒三日。○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後所作詩稿甚少。且其詞氣與刻集迥異。必由先已知覺。訊據胡中藻有廣信府親戚張紹衡自京捐納回南。至伊家吊唁。見

書架上有堅磨生詩集刻本。因說此書已達御覽。胡中藻問你何所聞。張紹衡答以表曰。修即曾說過之語。隨遣人詢之。伊兄張紹渠據稱。張紹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後並未來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語。著傳諭胡寶瑑。即速提張紹衡到省。密訊張紹衡是否聞之。表曰。修表曰。修如何向伊說知。是否囑伊傳語。胡中藻。伊如何傳述之處。一一訊取確供。在張紹衡不過無心傳述。有則不必躲避。無亦不可。

妄承或伊別有來歷。總期究出實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張紹衡能將實情供出。尚無大咎。若支吾掄飾。亦必終於水落石出。該撫先將供情由驛馳奏。一面將張紹衡押送來京。質對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詩斗方。詆毀地方官。其中必有關涉朝政處。何以查送雜稿詩片內。並無此件。該省如有人收存。務須查追。再胡中藻家中書籍內有豫變紀畧二本。複齋錄六本。查係何等書。有無關係。一併送

來定北將軍班第奏三月十九日據副將軍阿睦爾撒納文稱進兵至額爾齊斯查伊蘇圖鏗格爾烏拉克圖等處俱可屯田現留以勒齊木庫爾等俟護軍統領塔勒瑪善到時一同指示耕種再現在奏明前赴察罕呼濟爾地方所有後隊續進大兵迅行方為有益臣即行催塔勒瑪善速往臣現於察哈爾兵一千五百名內揀選馬力健壯者六百名臣與喀爾喀王桑寨多爾濟貝子三都爾扎卜公申登薩木丕勒等星夜減裝緊隨副將軍等進發餘兵飭令副都統栢起統領繼至報聞 戊申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 諭曰藩司為錢糧總匯庫貯銀兩向成弊數歷經釐剔仍未肅清即如川省撥解陝甘軍需銀兩乃係經徵正項而鄂昌與黃廷桂書稱解到軍需青潮不足者十分之三以撥兵餉雖屬不可若以採買軍需

各物及運腳等項尚屬無礙已諭司照數免收通融搭用等語協餉撥從隣省青潮不足應責該省撫藩賠補足額何可委婉通融在鄂昌第藉以市恩而不知徇私舞弊已無所辭咎且青潮銀色既云不可支給兵餉又以為採買運腳豈不重累商民殊不知朕之恐累吾民之念尤切也且藩庫之項解自州縣州縣之款徵自閭閻徵收兌解稍有不足豈肯絲毫遷就以自貽厥累青潮之色何自而來此必有巧為舞弊者況潮色不足必至短平弊竇日滋何所底止即此而觀外省庫項殊不可信向來伊等畏解部而利於協撥隣省正恃有彼此通融之說而經生迂論至謂庫項當存留各省不當多入太府此非獨不通世務乃典守者流言惑聽便於蠹蝕營私耳甘省此案已交劉統勲確查辦理其各省藩庫銀兩亦當徹底清查著各該督撫秉公盤驗如平色虧缺即著按數賠補仍將有無



情弊具摺奏聞嗣後再有青潮不足等弊一經發覺惟督撫是問○又諭曰史奕昂著來京以京員用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明德調補速赴新任史奕昂俟明德到甘交代再行起程周琬著補授四川布政使○諭軍機大臣等自大兵前進準噶爾部落人衆各帶領鄂拓克陸續前來投誠者甚多朕視其所轄人數酌量加恩有授為散秩大臣及副都統總管者第思準噶爾舊例凡管鄂拓克之宰桑

俱世襲罔替是以朕授瑪木特為散秩大臣即令其管轄扎哈沁人衆今陸續投誠之人尚多宜將世襲之例明晰曉諭則現在投誠人衆既益戴朕恩而相繼歸降者亦倍加感悅於事甚有裨益將此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通行曉諭知之至如何酌定世襲及給與勅諭之處俟伊犁定後即入於應議事宜議奏○又諭曰鄂昌署中查出字蹟有與黃廷桂札稿內稱撥解軍需銀兩青潮

不足者十分之三已諭司委婉照數兌收通融搭用等語黃廷桂為人尚屬老練且向來自稱孤立不倚樹怨於衆今觀鄂昌札內委婉通融等語則是黃廷桂在朕前博取介之名而其實往來交結非不可干以私者此次姑從寬免其治罪傳旨申飭嗣後務宜痛加悛改倘不知儆省則素日老體面恐終難保矣至協解軍需原係應行起運正項何至青潮不足其中或別有情節並著據實具奏○

又諭曰鄂昌寄黃廷桂札內稱撥解軍需銀兩有青潮不足之處而黃廷桂回札則稱此項內有昔年晉省協餉搭撥歷任輾轉接收等語協解軍需原係應行起解藩庫正項何至青潮不足若謂弊不始於齊格而歷任朦混接受均應責令分賠如以晉省藉口豈晉省又不當查問耶此項辦餉之員既經告知該撫則該協督亦必有所聞豈有任其通融出納之理或鄂昌前在川省與黃廷桂素有

嫌隙今欲藉以修好故飾為此說俾知感情亦未可定著交劉統勲查明實在情節據實具奏明發諭旨亦即鈔寄○又諭曰鐘音所奏諸羅縣民陳天松等帶徵罰粟等項懇請降旨豁免一摺此等追罰之項歷年已久本可加恩豁免但鐘音現與該督同城宜會奏方是今該撫獨為此奏是欲使衆人聞之知此事由於該撫以市私恩而沽名譽鐘音甫經外任若如此存心自蹈惡習將來何以承受朕恩著傳旨嚴行申飭至此案應否豁免之處仍著會同該督另行具奏再降諭旨○以甘肅安肅道公泰為四川按察使○已酉常雩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圓明園○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勒等奏帶領噶勒藏多爾濟投誠人

等前進又羈留達瓦齊之來使帶往進發辦理悉中機宜朕深為嘉悅佇望捷音閱伊奏內有噶勒藏多爾濟人尚明白但心跡叵測之語朕思噶勒藏多爾濟雖不可深信現在既已投誠又帶兵一同前進諒亦無意外之虞若防範太過恐伊知覺反生貳心惟有示以大度默化其疑懼之意而已至朕以哈薩克錫喇稍有疑竇者蓋彼係北路之人如欲投誠何不即由北路前來反避走西路其跡似有可疑然既經投誠一同帶兵前進則疑竇亦自可釋且伊等人衆即有一二畧涉可疑之人今達瓦齊已不克抵敵而我繼至之兵又接踵前進朕固知其無能為也著將此傳諭薩喇勒等並將伊等前後奏摺錄寄班第等俾北路之兵亦急速進發尤為得力再朕前曾降旨俟俘獲達瓦齊時即行解送來京不可因已據伊犁稍容留頓著再傳諭兩路將軍或達瓦齊被擒或伊束手歸誠俱遵

朕前旨辦理。○又諭據班第奏。同巴朗潛逃之台吉巴顏恩克。並伊屬人四戶。俱行俘獲。擬令徒步解送京師。又請將察達克屬下烏梁海得木齊哈爾敦所屬兩戶。暫交塔勒瑪善安插照管。俟伊犁底定後。仍遣往察達克居住。巴顏恩克。被巴朗逼勒同行。尚非有意逃竄。且前此又有欲脫出來投之語。巴顏恩克。無庸解送京師。著將伊屬下人。一併交舒明。俾同車凌等游牧安插。巴顏恩克。在途屢被擄掠。今又徒步行走。艱窘之狀。殊堪憫惻。著班第即飭駐劄烏里雅蘇台大員。酌量賞給口糧。以示體卹。哈爾敦。既係察達克屬下得木齊。不必交塔勒瑪善安插。即遣往察達克等現在游牧地方。令其聚處。至巴顏恩克。告稱巴朗已向北逃往布哈和洛地方。孟克特穆爾。及都噶爾。一同逃往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巴朗已遣察達克往拏。自必被擒。其孟克特穆爾。即著傳諭薩喇勒。速行遣兵俘獲。

押解來京。○又諭曰。朕前降旨。令永常等。將帶領前往之兵。交額琳沁多爾濟統領。永常即回肅州。辦理各處續到兵丁起程事宜。俟完竣後。再行帶兵進發。今薩喇勒等奏稱。已行知永常帶兵隨後繼進。著傳諭永常。伊若接薩喇勒咨文。業經前進。自無庸中止。倘先接奉令伊回肅之旨。現在馳赴肅州。則不必復帶兵進發。仍遵照前旨辦理。俟各處兵丁起程後。再為後殿前往。仍轉飭額琳沁多爾濟。督兵繼進。以為聲援。○又諭曰。和托輝特郡王銜青滾雜卜。實心宣力。辦事奮勉。近因烏梁海宰桑都塔齊。慫恿該處新降人眾。脫逃。即告知將軍等。派人將都塔齊拏獲正法。甚屬可嘉。青滾雜卜。著加恩封為郡王。至班扎喇克察。於奉委時。不令都塔齊知覺。妥協拘解。亦屬可嘉。著授為頭等台吉。○又諭。據班第等審詢努三。烏勒登。擬以應斬監候。努三。烏勒登。收服扎哈沁後。並不往拏巴朗。實

係貽誤軍機。罪不可逭。但念伊二人去歲收服烏梁海扎哈沁時。亦曾隨同効力。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畱軍營。以閑散効力贖罪。○又諭曰。公泰已補授四川按察使。但伊在甘現辦軍需。著傳諭劉統勳。如該司有經理事件。未便遽易生手。即奏明畱甘辦理。俟事竣再赴新任。○遣侍衛端濟布。頒賞額林哈畢爾噶投誠台吉桑宰等衣帽有差。○盛京戶部侍郎兼奉天副都統勒克。以不勝任。革侍郎。調盛京工部侍郎赫赫。為盛京戶部侍郎。以右翼總尉富僧額。為盛京兵部侍郎。內閣學士覺羅奉寬。為盛京工部侍郎。○辛亥。諭軍機大臣等。錫特庫請將廣州駐防漢軍官兵。照福州之例。改駐滿洲一千名。其應裁兵丁人等。分別入伍。為民一摺。福州漢軍已經定議。改駐滿洲。俟該處缺出。陸續發往。廣州事同一例。原欲於福州完竣後。次第舉行。今錫特庫既有此奏。自屬應行辦理之事。但福州

改駐滿洲一切事宜。係總督喀爾吉善與將軍新柱會同籌辦。甚屬妥協得宜。今該省改駐事宜。亦著交與總督楊應琚會同錫特庫咨問喀爾吉善。新柱已定章程酌籌妥辦。○又諭。據胡寶瑔奏。葉一棟供出。胡中藻相好親家是張紹渠等語。張紹渠與胡中藻既係兒女戚好。而上年九月內。向胡中藻言及詩集已經御覽之張紹衡。即係張紹渠親弟。前已傳諭該撫速行查拏。但恐張紹渠此時早已寄知張紹衡。先為逃遁隱匿。亦未可定。且胡中藻雖供得自張紹衡。而伊與張紹渠既係戚好。安知此意不即出於張紹渠之口。該撫即將張紹衡飛速密提到案。遵照前旨辦理。務期根追此事實。在情節勿得稍有稽緩。及走漏風聲。致被遠颺。至胡中藻之弟胡中藩。本有應得之罪。自應拏問。其餘一應親友人等。此時亦不必通行查辦。以致過當。俟此案完結時。自當另降諭旨。可一併傳諭知之。

○又諭從前永常劉統勲會叅涼莊道李肖筠勒屬攬捐一案。查鄂昌與劉統勲札稿內有囑其酌定題本字語。使各縣官免即革職。惟大筆超豁等語。劉統勲此事曾否照應。著傳旨詢問。令其覆奏。尋奏李肖筠一案。鄂昌在肅時。游移觀望。及其起程回省後。督臣永常同臣定稿。將李肖筠包捐情節會叅。鄂昌因疑臣等意在苛刻。遂有札託之事。臣等照例辦理。已有定議。斷不因鄂昌之書稍為徇庇。報聞。○壬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原任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廷玉遺疏聞。諭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恤。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

太廟一事。係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攸隆。則非為臣子者所可要請。及朕賜詩為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譴。用申大義。今張廷玉患病溘逝。要請之愆。雖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卹。應仍謹遵

遺詔配享

太廟。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其餘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朕於滿漢諸臣。從無歧視。賞罰予奪。一準乎情理之至當。以孚天下後世之大公。並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福建巡撫鍾音奏。陞任福州副都統齊斌家口回京。給與勘合一摺。查乾隆八年。兵部議准。各省駐防老病休致各員。俱照例給與車馬。原非指陞調別省。及陞任回京者而言。請嗣後此項人員。概不准給從之。○調盛京副都統勒克為正藍旗蒙古

副都統。以盛京兵部侍郎富僧額兼管盛京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聞喜縣民趙企恒媳常氏。○癸丑定西將軍永常奏。三月初九日。領兵自巴里坤起程。至阿克塔斯。接副將軍薩喇勒等咨。現帶兵向烏魯木齊進發。可速前來接應。臣即馳抵察罕烏蘇。距薩喇勒等所駐羅克倫約四百里。報聞。○定古北口河屯協副將為滿缺。從直隸總督方觀承請也。○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稱帶兵前往額爾齊斯之西喇托輝地方。已與阿睦爾撒納前隊會合等語。大兵進剿。自宜畧分先後。經朕屢降諭旨。令班第計阿睦爾撒納行程。約離數日。相繼前進。一則阿睦爾撒納係準噶爾人衆知名之人。令伊帶哨探兵前行。人多認識。於收服準夷人衆較易。再前隊既有哨探兵。復有將軍隨後帶兵繼進。聲勢聯絡。軍威益振。如將軍副將軍合併一處。則衆人惟知有將軍。不復更知有副將軍。

轉置阿睦爾撒納於無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長。殊於軍行無益。前因永常急遽進兵。其意惟恐薩喇勒首先成功。伊不得同邀爵賞。朕已降旨訓飭。班第若亦存此意。即屬器量狹小。豈朕委任之意。即使阿睦爾撒納先抵伊犁。克奏膚功。朕於班第亦必加恩。若先存急於赴功之意。恐反不能承受朕恩矣。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伊二人務須酌量相離數日。陸續進發。不得同在一隊行走。西路將軍永常。薩喇勒等。亦遵朕屢次諭旨前進。毋得故違取戾。○又諭從前派往西路之索倫巴爾虎。察哈爾。哲哩木。各處兵丁。俱由腹地前往。因邊外道里稍遠。春季馬力不足。恐未能遠涉。現今兩路進兵。成功指日可待。各處兵丁。奏凱言旋。若仍由腹地行走。地方料理頓宿。不無繁費。且伊等素居邊外。時當夏令。炎熱。行走亦不相宜。著傳諭班第等。俟各處兵丁遣回時。俱飭令由邊外行走。其派往西

路之各處兵丁。亦應由阿爾台一路取道遣回。沿途水草肥美。乘便至額爾齊斯收取所種糧石。以資口食。於兵丁更為有益。若成功甚速。後隊兵丁。尚有未過巴里坤者。仍令由腹地遣回。此雖係奏凱後辦理之事。但臨時請旨。未免遲緩。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豫為留心斟酌妥辦。○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

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資刊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到日另議得旨。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冊。何止數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所時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於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內。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本朝撫臨中夏。百有餘年。凡天下

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深恩。而胡中藻逆倫悖叛。乃至於此。其得罪於

列祖

列宗者至大。昔

皇考於查嗣庭等案。大示義正。意以狂誕之徒。必應知所畏懼。而不謂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嚚頑。今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

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為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譸張。且於其姪鄂昌敘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為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即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為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

遇

皇考及朕之主。不能大有為耳。不然何事不可為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為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為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為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即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翹。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為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徹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

太廟係奉

皇考遺詔遵行。與現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構。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即行釋放。仍在尚書房行走。効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

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為縣令。乃以檢驗為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現以貪婪題叅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河南巡撫蔣炳疏報。濟源武陟桐栢新野浙川。裕州。盧氏等七州縣。乾隆十八年。首望水旱荒地八十三頃有奇。○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深州民郭大妻郭氏。守正捐軀之浙江仙居縣民趙錫溥妻俞氏。○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永常奏稱。索倫巴爾虎哲哩木各處兵丁。俱已至肅州。伊接到諭旨。即擬回至肅州。及抵巴里坤。而各處兵丁。俱已就道。是以即照薩喇勒等來咨。領兵前赴烏魯木齊駐劄。以為聲援。俟索倫巴爾虎兵一到。即遣令前往策應。其薩喇勒隊內徹出之寧夏涼州莊浪等處兵丁。入於末隊兵內。候哨探兵信息。如無需用之處。即同綠旗兵一併撤回。永常此次辦理。尚合機宜。朕前降旨。令永



常回至肅州。特因永常於任內應辦之事全無籌畫。惟務邀功輕進。恐貽笑蒙古人衆耳。今接薩喇勒咨。即前赴烏魯木齊。以為聲援。應將駐劄兵丁。留心約束。俟薩喇勒有調取之信。再親身帶兵前往。倘因朕此旨。仍復冒昧前進。或一聞薩喇勒得伊犁之信。思欲邀功輕舉妄動。則大不可。永常係將軍。俟薩喇勒底定伊犁。身臨其地。一同辦理。亦體制應爾。彼時大局已定。將應令駐守之兵。即分派駐守。應徹回者。即飭交領隊大臣徹回。伊犁酌量帶兵數百名。從容前赴伊犁。商辦善後事宜。庶為允協。原不在此時急遽前進。始足表其奮往之忱也。永常可即遵旨辦理。毋得冒昧取戾。至薩喇勒等將寧夏涼州莊浪等處疲乏兵丁裁汰。顯係帶隊行走之大臣侍衛等。不能善為約束。著永常查明據實奏。如稍有徇隱。亦難逃朕洞鑒。○又諭曰。薩喇勒奏呼爾璘台吉納木奇等率所屬一千六百

戶來降。並令新降之台吉宰桑等各派所部兵一同進剿。現在起程前赴博羅塔拉會合北路兵。直抵伊犁。薩喇勒辦理妥協。甚合機宜。朕心甚為嘉予。呼爾璘台吉等聞風稱款。即思効力行陣。宜加恩賞。以示懷柔。著賞給呼爾璘台吉納木奇元狐帽馬褂數珠各一件。其餘台吉等。不知共有幾員。今賞賜五分。每分皮帽一頂。大荷包一對。即追付侍郎王保。令其齎往分賜。俟準噶爾平定後。尚當優加賞賚。薩喇勒等將此旨明白曉諭。俾知感激。再台吉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及呼爾璘之台吉宰桑等。俱新來歸附之人。感朕恩遇。各抒誠悃。派兵隨征。亦應嘉獎。著加恩將伊等派出兵丁。俱照現今出兵人等之例。一體賞給牲畜口糧。仍俟入覲熱河時。照伊等應封爵秩。再行加恩賞給。嗣後再有投誠人等。令薩喇勒等酌量減派出兵。以息伊等馬力。其現在出兵之台吉宰桑及兵丁數目。

俱詳悉登記毋致遺漏再薩喇勒所奏現今始過春令所有陸續投誠人等馬力不足是以未將我兵乘騎馬匹與之更換所辦亦甚得體並傳諭北路將軍班第等照此辦理又諭曰胡寶瑒奏辦理胡中藻家續行查出字跡及家口貲產等因各摺已於摺內批諭矣江西一省風俗澆凌妄誕好事連年所犯如偽稿等重案不一而足必應大加整頓以挽澆風前將胡寶瑒特行調任者實為整頓通省計非止為查辦胡中藻一人計也胡中藻現已審明正法其律應緣坐家屬及一應干涉之人俱已有旨寬免部文即日可到但恐胡中藻正法之後或有黨惡好事之徒妄為不平造言誹謗此等舞弄筆舌之事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嚴密訪拏以示炯戒至於本案現已完結只宜就案了事轉可不必深求即令送信銷燬於胡中藻亦罪無可加孽由自作誅止其身今若為伊一人而

蔓延不已此乃過當之舉朕所不取胡中藻薄有貲財既已查出可酌留百金之產以贍伊老母殘年餘應變價不必充公反任官役中飽即於本地擇有益百姓之事用之可耳至范廷楷之為人朕所深知前已有旨令其來京伊小有才具尚可冀其辦事出力使駕馭不得其道致走斜路亦未必不為胡中藻之流亞如該撫所叅亦罪不至死不過處以徒流以下則失職怨望將來轉生事端若胡寶瑒確見范廷楷有不可赦之罪形跡同於胡中藻則不妨一面奏聞一面即行拏問若以現今所犯之罪則莫若置之不論耳其李蘊芳一人則實屬可惡又不比范廷楷之尚可從寬昨已有旨俟審擬到日另降諭旨該撫可將該員貪婪之處作速審擬具題其江省士習民風應作何嚴切誥誡速為整飭并令該撫留心辦理以赴委任可一併傳諭知之尋奏胡中藻悖逆性成理宜族滅今僅罪

及其身。又將查出家貲。酌留百金之產。以贍其母。實為法外施仁。至范廷楷。原非逆犯。可比。尚可從寬。惟李蘊芳。肆口嗟怨。又復貪婪陷害。自當嚴審另題。至江省士習民風。臣力為整飭。固不敢繩之過當。亦不敢徒事虛文。得旨好。實力行之。○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各處官兵。先後進發。所需馬駝。前經調肅揀放。除給出口各兵。及解赴軍營外。尚餘駝三千九百餘隻。馬六千七百餘匹。查此

項馬駝。原自各營撥補。臣即分給甘肅安西。令於就近標營。加意牧養備撥。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平鄉縣民張文祥媳黃氏。

○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永常奏稱。和托輝特公額琳沁。途次病故等語。額琳沁之公。原屬不應承襲。但中途病故。殊堪憫惻。著加恩。令伊子旺布多爾濟襲爵。仍賞銀五百兩。辦理喪儀。即

於北路軍營支給。○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勲接到永常接濟大兵口糧之咨。將哈密所有駝隻口糧。現在辦理接濟。從前班第等因接濟北路哨探官兵。請將駝馬牛羊等項運往豫備。曾傳諭永常一體籌辦。並無令其運送口糧之旨。永常即咨令劉統勲運送。殊屬舛誤。現在薩喇勒等領兵已至博羅塔拉地方。相隔數千里。此時既不能速行運到。若俟運到時。則已早抵伊犁。大功告成。更無庸鯁鯁過慮。為此數月口糧計矣。且前此進兵時。裹帶兩月口糧。原不過約畧計算。人之所食。多寡不齊。倘有一人而兼數人之食者。更當作何辦給。殊不思官兵前進。沿途打牲及疲乏牲畜。俱足以資口糧。現在投誠厄魯特等所有牲畜產業。雖不宜索取。然或暫時取用。登記數目。將來或換給什物。或補給銀兩。皆無不可。今若因接濟滿洲蒙古兵丁口糧。而厄魯特兵丁亦一概給與。則帶領厄魯特兵進

勦勢必如綠旗兵丁所云軍行糧隨之陋習。有是理乎。永常甚屬乖謬。著即詳悉傳諭。如口糧尚未運送。即行停止。倘已運過巴里坤。即令交與永常於現駐烏魯木齊地方存貯。以備將來需用。如尚未過巴里坤。即行撤回。仍留哈密存貯。慎勿運至伊犁。並將此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又諭曰。永常以接濟口糧之事。咨商薩喇勒。據薩喇勒咨兵丁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永常即由伊所領綠旗兵丁裹帶口糧內。借支十日。先行運往。並將貝勒玉素布所有兒驃馬數百匹。及從前所買羊一萬五千隻。俱行運送接濟。永常如此辦理。乖謬已極。薩喇勒現在領兵前進。如須接濟口糧。自必早為籌畫。今伊回文內。所稱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並非現在急須接濟之語。而永常一似刻不容緩。即將伊隊內兵丁口糧。借支十日。急行運往。稍有知

識之人。斷不出此。况朕從前降旨。原指牲畜而言。若無牲畜。即肉乾亦可運往。而永常等亟亟籌運口糧。殊不可解。此次所運十日口糧。不准入正項開銷。著永常自行賠補。○大學士九卿等奏。逆犯胡中藻已經正法。請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鄉會試。得旨。江西風俗。黨凌固應整飭。大學士九卿所奏。亦懲戒惡習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朕心實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後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暫停數科。必當大示義正。以挽頽風。該省士民其共知所儆。○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口外軍臺馬匹有限。專遞軍報。不敷應差。查肅州鎮標摘缺營馬。已將備戰餘馬補給。臣因將營馬照依勘合撥給。挨塘遞換。其換存之馬。即留前塘應差。所需駝亦於新補營駝內撥給。照二馬一駝折算。回肅日照數歸營。得旨。知道了。投降之人接踵。則將來欽差加恩之

人必多。應善為料理。俾速至軍營。以宣朕惠而安新附也。○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此次由哲哩木盟派兵一千名。前赴軍營。該盟長親王阿喇布坦及帶兵之郡王齊默特多爾濟並所屬扎薩克等。漫不經心。辦理苟且。以致有誤軍行。擅自退回游牧。朕念科爾沁蒙古等。世受國恩。凡有効力之處。俱能奮勉。非別部蒙古可比。現在扎薩克等。理宜效法伊等祖父。竭力報効。乃諸事怠惰。相習成風。去年朕車駕經過伊等地方。並不修整道路橋梁。有誤安設臺站。今年派兵。又復草率辦理。起程逾限。未至軍營。退回游牧。伊等恬不知恥。朕深為伊等愧之。阿喇布坦齊默特多爾濟理應從重治罪。以示懲戒。但齊默特多爾濟已自知罪。選兵三百名。帶至烏里雅蘇台軍營。雖經莫爾渾遵照朕旨。將兵遣回。但既經前往。著加恩免革郡王降為貝勒。革退御前。在閑散上行走。如仍怠惰偷安。定行從重治

罪。至所帶兵丁。雖未經効力。所有給過行裝口糧。著加恩免其追還。其辦理遲誤之盟長親王阿喇布坦。副盟長公品級喇什納木扎勒。亦從寬免其革職。各罰俸三年。扎薩克王納旺色布騰喇特納札木素貝勒烏察喇勒圖等。俱著罰俸三年。○又諭大兵兩路前進。已抵博囉塔拉。指日即可蕩平伊犁。平定後。班第等帶領官兵。暫住伊犁。所有大臣官員兵丁等。需用口糧。若照永常所奏。由內地運送。則輓輸勞費。斷不可行。如向該處夷衆。責令供應。又未免滋擾。朕意平定伊犁後。凡率衆投誠之台吉等。俱各加封。令其自行管束所屬人衆。至達瓦齊。乃準噶爾大台吉。所有牧養牲畜。及伊屬下輸納必多。非諸台吉所應分用。即以辦給官兵。用資口糧。再有不敷。將帶往銀兩。向厄魯特回子等。酌量購買。以資散給。不得妄行徵派。致滋擾累。著班第豫為籌辦。俟到伊犁後。即行定議奏聞。○旌表

守正捐軀之直隸南宮縣民李明孝妻朱氏。守正被戕之廣東連平州民薛必貴妻凌氏。○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副都統良玉等奏。直隸宣府等處交馬二千四百七十匹。內挑出有癩殘疾馬一千二百三十餘匹。請將方觀承交部嚴加議處外。并令其作速更換好馬。送廠牧放等語。此項馬匹。何至癩疾者竟居其大半。由此觀之。則方觀承從前奏請在張家口順便交付牧放者。乃自知馬匹殘癩。恐趕赴京師。經王大臣驗看。必致駁飭。故為此奏。希圖順便交收。以掩飭取巧耳。所有殘癩馬匹。自應令該督照數更換。送至馬廠牧放。仍著方觀承明白回奏。○又諭曰。尤拔世謝接管鳳陽關稅恩一摺。已於摺內批示。前據該監督奏報差滿摺內。聲請更換。朕以伊歷任有年。隨便批令接管。其實該關更替稅差。既係戶部應行題請之事。則尤拔世前摺。祇應奏報一年期滿。及徵收稅課足額否耳。

不應於摺中遽先自請更換也。若關差更替。俱行自請。則於定例有違。而逾分取巧之人。聞風效尤。該部題請之本。竟成虛設矣。在尤拔世。即未必敢存此心。但體制所關。不可不防其漸。尤拔世著傳旨申飭。○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臣等兩軍會合。於三月三十日。至額爾得里克地方。馬力稍疲。前至察罕呼濟爾地方。乃各處通衢要路。雖有班珠爾等在前。似不若臣阿睦爾撒納親往籌辦。一切察訪收服事宜。現公同商酌。揀選馬匹。臚壯兵一千名。臣阿睦爾撒納等帶領先進。其餘兵俱交班第等帶領繼發。再從前聲援兵。原派於布拉罕。青吉勒。兩處駐劄。今屯田之地。已定在伊蘇圖。鏗格爾等處。相隔遼遠。守望難周。應將青吉勒兵二十名。移至察罕呼濟爾等處駐劄。布拉罕兵一千名。移至伊蘇圖。鏗格爾之東。鄂倫諾爾等處駐劄。如此。方可照管屯田之兵。即偶遇調遣。亦可應時而集。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六

平定志四十八

三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愛禮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漢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四月己未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據莫爾渾奏總管赤倫  
稟稱伊等至汗哈屯地方諭令彼處烏梁海  
投誠果勒卓輝衆宰桑等俱欲歸順惟布珠  
庫猶豫不降等語果勒卓輝衆宰桑等皆願  
投降彼布珠庫一人亦何能為是以朕諭班  
第阿睦爾撒納俟得伊犁時著郡王青滾雜  
卜量派和托輝特兵丁及續進之索倫兵丁  
帶領察達克赤倫前往招降明白勸諭如伊  
等迎降仍令安居本處至布珠庫情狀可惡

雖來降亦不可受。即令擒拏。分與察達克赤倫車根等作為屬下。赤倫著往伊游牧安息。俟青滾雜卜帶兵前進。移咨關會時。即馳赴所約地方。赤倫此次行走可嘉。著加恩賞副都統銜。並於餉銀內支給五十兩。○庚申。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軍機大臣等。前永常於帶往兵丁口糧內借支十日。運赴薩喇勒前隊。兵丁繼又請辦理一月口糧。運往。經朕明切降旨。令其

停止。今又稱薩喇勒所領兵丁口糧止可供支至六月初旬。今擬自哈密至烏嚕木齊設立臺站。每臺撥駝五百隻。陸續運糧接濟。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謬。至於此極。果應如此辦理。上年即當豫備。今明知成功甚速。乃反為此急遽。倉皇之態。不但不合機宜。且使軍前兵丁聞知此信。反將帶往口糧不加撙節。希冀多得。勢所必有。且永常身為將軍。而刻刻以口糧不繼為言。更足以搖動

衆心。所關匪細。永常辦理乖謬。毋論其事斷不可行。即如永常所奏辦理。恐亦不能如期運到也。至茶葉一項。乃蒙古所最需用者。運送亦較輕便。已令劉統勲派員運往。俟運到時。薩喇勒酌量兵丁內實需接濟之人。即行賞給。伊等或需用茶封。或換易牲畜。皆屬有益。若無需接濟。則留作平定伊犁後賞給。新來投降之人。亦可著薩喇勒即遵旨辦理。再從前永常將接濟口糧之處。咨商薩喇勒等。

薩喇勒扎拉豐阿鄂容安。即應明白指示。乃以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之語。含糊咨覆。亦屬不合。即如平定伊犁後。將軍大臣官兵等駐劄彼處。亦豈有源源運糧接濟之理。即應照朕前降諭旨。將收取達瓦齊所有牲畜備用。倘有不敷。則以茶葉銀兩向厄魯特回子等換易口糧。辦理分給。現在運糧之事。固無庸議。及即大功告成。後朕或遣侍衛官員前往彼處。或由彼處遣



人進京均應照喀爾喀拏取烏拉例行斷無裹糧行走之理將此傳諭薩喇勒俟到伊犁後會同班第阿睦爾撒納等入於應議事內妥協議奏○又諭曰永常等摺奏據薩喇勒咨運到十日口糧已分給兵丁現在成功甚速所有續辦一月口糧不必再運即留於烏魯木齊地方俟徹兵時再行支給永常屢以接濟口糧為言經朕詳悉飭諭今薩喇勒以不須接濟咨覆果不出朕之所料愈見永常

辦理乖謬看來永常不但不及薩喇勒且徒為薩喇勒所笑伊尚時時獨逞意見欲炫其長殊堪駭異嗣後毋得似此多事倘復蹈前轍朕必不為寬貸○貴州巡撫定長疏請原任黔西州知州黃秉忠崇祀名宦祠得旨定長此本甚屬錯謬黃秉忠乃黃廷桂之父計其官黔以來六十餘載該州士民身親見之者尚餘幾人今日之合詞陳請豈出輿情公論且果有遺愛在人何以久未題達明係因

黃廷桂現任總督且又與貴州連界瞻徇市恩耳原本著發還定長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定長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得旨定長著革職從寬留任○直隸總督方觀承疏報霸昌道永熱河三道屬永平保定河間天津正定宣化六府屬易州一州乾隆十九年首墾荒地一百八十六頃有奇以按察使銜吏部員外郎阿思哈內閣侍讀學士阿桂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辛酉吏部議准廣西

巡撫衛哲治議覆前任廣西學政羅源漢奏稱泗城寧明東蘭三學教官俱作調缺查三處均係烟瘴應准改為調缺三年俸滿徹由內地即以調補所遺之缺補用并加一級從之○壬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赫奏稱徐州蕭縣地方有順刀會名色每逢廟會集場壓寶打架酗酒誘賭臣前在河南布政使任

內永城縣有此會名。嚴行查禁。今徐州與永城接壤。又有此會名。明係豫省竄入等語。徐屬民情强悍。匪案素多。又與豫省接壤。犬牙相錯之處。尤易藏奸。如富勒赫所奏。順刀會一案。雖經該縣拏獲。審無結黨聚眾實跡。然非嚴行查禁。則棍徒結聚日多。深足為地方之害。而地方官奉行故事。以為出境即可卸責。遂至此省嚴禁。即潛匿鄰疆。輾轉蔓延。豈能杜絕淨盡。語云。萌芽不折。將尋斧柯。奸匪

潛滋。慎毋輕忽。可傳諭江蘇、安徽、河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將順刀會匪犯。兩省關會協力查緝。務盡根株。不得稍存彼此。嗣後有此等案犯。均如此辦理。倘仍分畛域。任匪犯出境藏匿。以致漏網。後在他省生事發覺者。朕必於該督撫是問。○癸亥。貴州貴陽府屬新添司土官宋廷璧因病乞休。以其子永齡襲職。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益都縣民劉泮妻張氏。○甲子。諭據胡寶瑤奏。遵旨詢問驛

鹽道王廷諍。年已七十一歲。步履艱難。力難供職等語。王廷諍由廢員起用。尚能奮勉辦公。今以年邁乞休。著加恩給予按察使銜。准其休致。○原任江西巡撫范時綬疏報南昌新建、南豐、鉛山等四縣。乾隆十四年首墾荒地四頃有奇。○廣西果化土州知州趙應龍因病乞休。以其子承通襲職。貴州定番州屬金石司土官石開乾因病乞休。以其子朝棟襲職。○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朕降旨。令新

降人等分為兩起。按年入覲。特恐驛站馬匹不敷支應。今思本年軍營備馬甚多。進發兵丁每人議給三匹。本屬寬裕。將來徵兵時從容行走。不必再照此數給與。此內儘可通融抽撥。若俟明歲凱旋之後。沿途馬匹反不能多為豫備。且新經投降人等。無不欲來瞻仰。冀荷殊恩。應將此等應行入覲者。俱令前來封爵錫宴。優加賞賚。以光大典。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酌量辦理。不必拘泥。

前降諭旨。仍將派定入覲人等數目及起程日期約畧計算。豫行奏聞。○又諭曰。永常等奏。吐魯番伯克莽里克率衆一千戶來降。從前薩喇勒奏投誠人等摺內。有吐魯番伯克莽噶里克。欲帶四百餘戶歸誠。先遣人稟知之語。現在投誠之莽里克。是否即係薩喇勒所奏之莽噶里克。如即係其人。從前已加賞賚。若另是一人。即速奏聞。加恩賞賚。再莽里克至哈畢爾噶地方。為布魯特擄掠。亦著查明。是否即係從前投誠之布魯古特。若業經投誠之人。豈可任其擄掠來降人衆。著薩喇勒等將此存記。俟成功後再行辦理。如別係一種布魯特。亦俟準噶爾平定後。將此項布魯特一併辦理。○免長蘆永利富國永阜三場海豐一縣水災。竈地額賦有差。○丙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領兵至察罕呼濟爾地方。尚未知達瓦齊信息。

現在進兵至額密勒等處。相機辦理。並遣人偵探巴特瑪車凌實在信息。籌辦俱合機宜。自必迅奏膚功。朕意察罕呼濟爾地方。尚未得達瓦齊信息。蓋因去歲至今。準噶爾全部攘奪無已。復經巴特瑪車凌及哈薩克巴朗等擄掠夷衆。皆無棲止之地。星散奔逃。是以如入無人之境。達瓦齊料必不能固守。如果能固守。則噶勒雜特之哈薩克錫喇。又豈肯避走西路耶。看來達瓦齊勢已瓦解。阿睦爾撒納。惟加意奮勉。迅奏膚功。副朕鄭重委任至意。○又諭。據劉統勲奏。府谷縣拏獲粘貼紙單三人。現飭布政使武忱提審等語。單內開寫語多誕謾。不經。恐其中別有情節。或係馬朝柱等竄逸餘黨。為此妄誕之說。希圖傳播。煽惑愚民。亦未可定。此時台柱當已抵陝。著傳諭該撫。令其詳悉研究。若果有逆黨蹤跡。正可從此嚴行根追。若審無別情。不過庸愚無藉之徒。借此誑騙銀錢飲食。自當秉公

審擬就案完結。不必有意過為深求。使捏名誣認。轉致應緝。要犯得以漏網。○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臣等與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陸續前進。在察罕呼濟爾地方會軍。因未得達瓦齊信息。阿睦爾撒納已領兵前往額密勒等處。臣思大兵現在深入。臣等所領兵馬休養數日。益覺飽騰。現選兵八百名。令瑪木特阿蘭泰帶領先行。會同阿睦爾撒納等一併進發。尚餘兵八百名。臣班第隨後帶領接應報聞。○江西巡撫胡寶瑤覆奏。臣遵旨密提張紹衡到案。詳加訊問。據該犯承認。曾經向胡中藻說過堅磨生集。已達御覽。現將張紹衡供單錄呈。一面委員解京質對。至胡中藻在籍刊刻斗方。詆毀地方官之處。臣密訪實無此件。其豫變紀畧二本。複齋錄六本。查取進呈報聞。○免山東惠民陽信海豐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博興高苑樂安平度昌邑膠州高密即墨等十六州縣水災額賦有差。

○郭爾羅斯扎薩克鎮國公多爾濟故賜祭如例。○丁卯諭曰。御史鄭廷楫奏各省題奏事件內。有任意煅鍊。致百姓或斃非命者。請勅下問刑衙門。不得刑外用刑等語。非刑拷逼原有律禁。即如該御史所奏。皆係各省已經叅劾之案。夫以州縣之衆。豈保無一二用刑殘酷之吏。該督撫等旋據實查叅。此正合律意。而昭炯戒。何必於例所已禁。又復定為科條。若徒以語言禁令為務。是舍本而齊末也。且該御史以恤刑法重民命為言。是自附於立身端正。而摺內乃稱軍機大臣。每問一事。必準情酌理。細心推勘。此非阿諛廷臣執政者。而何鄭廷楫著嚴行申飭。○又諭據尹繼善奏。伊子戶部員外郎慶雲行止不端。性情暴戾。教導不悛。肆行抵觸。並將在京家人毒毆骨折數人。種種不孝。難以枚舉等語。慶雲著照尹繼善所請。革職發往錦州看守伊祖墳墓。並交與該副都統嚴行約束。此廕生

係朕特恩賞給。今尹繼善既自行覺察。據實奏請革處。並無徇隱。仍著加恩。令於諸子中。擇其可以承蔭者。奏聞請旨。○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等奏。臣等領兵前進。陸續招降各部人衆。現據綽囉斯台吉哀布扎布等部。陸續來降。共四千餘戶。內和卓木原係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部之長。因策妄阿喇布坦時。羈留伊父為質。未經放回。將屬下三十餘戶。率領來歸。臣俱令各回原處游牧。再業克明安。

台吉巴雅爾。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等。因比年擾亂。生計貧乏。請給地耕牧。臣等即令往吐魯番耕牧。又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居住之人。前以阿睦爾撒納被哈薩克搶掠。生計亦艱。因將阿睦爾撒納屬下未經帶往二百餘人。及額林哈畢爾噶本處窮夷八百餘戶。俱令在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居住。附入有牲畜之扎哈沁宰桑敦多克等屬下。俾給與籽種。令其耕牧。再噶勒藏多爾濟。帶領伊姪。

扎那噶爾布。現隨臣効力。事事俱遵指示。形跡並無可疑。臣等留辦數日。此際想達瓦齊已得兩路大兵前進。信息若不遣人招服。恐其聞風遠颺。因繕檄鈴印。曉諭利害。飭侍衛塔奇圖等。由烏蘭烏蘇地方。前往傳示。諭軍機大臣等。薩喇勒奏。綽囉斯台吉哀布扎布等各帶領戶口。前來投誠。及飭侍衛塔奇圖等。前往曉諭達瓦齊。辦理諸事。悉合機宜。朕心深為嘉予。惟佇候伊等捷音。薩喇勒務宜。

加意奮勉。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再朕觀尼瑪所供達瓦齊現在情形。將來薩喇勒遣人曉諭後。固必前來投誠。或此時達瓦齊一聞大兵信息。即遣人至軍前請降。皆未可定。如果來降。薩喇勒即一面受降。一面仍帶大兵進發。辦理一切善後事宜。並宣諭達瓦齊。毋令稍生疑懼。遵照前旨。解送京師。其噶勒藏多爾濟。率領伊姪。願隨大兵前往効力。諸事俱遵照薩喇勒等指示辦理。亦屬可嘉。薩喇勒。

等毋庸過於疑慮。轉致別生事端。至投誠綽囉斯台吉。衮布扎布。及布庫努特。當扎木素等。率衆歸誠。俱應即加賞賚。但尚未查明伊等名目等次。是以尚未頒賜賞賚。著薩喇勒至伊犁時。即行查明。分別具奏。朕自加以厚恩。先將此旨曉諭伊等知之。至投誠之和卓木。原係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部之長。羈留準噶爾為質。未經放回。情甚可憫。著薩喇勒即將伊派令前來入覲。至回營時。仍令復回原部。並將此豫行告知。俾知感戴。薩喇勒此番籌辦妥協。深屬可嘉。著賞賜朕御用寶石數珠一盤。扎拉豐阿鄂容安。並著賞給荷包鼻烟壺。以示獎勵。○禮部議准。浙江巡撫周人驥疏稱。玉環自開展至今。二十八載。人文漸盛。請將入籍童生。歲科兩試。取進文生四名。武生二名。附入温州府學。從之。○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前撫臣鄂昌因哈密之糧足敷裹帶。奏將餘糧於哈密。安西。二處分

貯。查安西軍營較遠。需用轉運為難。現飭安西道運赴哈密。以期充裕。再此次進剿準夷。大兵所至。投誠接踵。將來遣使撫綏。需用馬駝必多。臣現於備戰餘存馬駝內。撥馬三百匹。駝一百二十隻。令安西標兵前往塔爾納沁地方牧放。遇有差遣。即酌定數目。調赴巴里坤備用。報聞。○旌表守正被戕之廣東歸善縣民蔡靈達妻黃氏。○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楊錫紱奏。積匪楊朝寶等。窩匪拒捕。一摺。此等積匪。影衆毆捕。致傷多人。目無法紀。若不嚴加懲治。何以戒奸頑而申憲典。楊朝寶。裴老四等。既已就獲。即應照新例從重治罪。至知縣沈華。始終有心諱匿。並不嚴加比緝。罪無可逭。其知縣傅詒。現已會同營汛實力查拏。并追獲餘黨。則從前諱報之咎。自當量從末減。俟題本到日。另降諭旨。將此傳諭該署撫知之。○又諭前劉統勲奏陝西府谷縣拏獲粘貼黃紙單三人一案。已有旨傳諭台

柱。以此等妄誕之言。恐係馬朝柱等竄逸餘黨所為。自應詳悉研究。如果有逆黨蹤跡。正可從此根追。倘不過愚民藉此誑騙銀錢酒食。則當就案完結。不可有意苛求。使捏名誣認。轉致應緝要犯得以漏網。今據武忱奏到。有該犯聲音俱像山西保德州人等語。而鈔錄粘貼單內。又有開寫山東登州府字樣。則山西山東二省。恐亦有此等匪人黨羽。潛蹤煽惑。俱未可定。且因此躡緝逆黨。或可使要犯就擒。尤當留心查辦。著傳諭恒文。郭一裕。令其嚴密訪緝。毋得虛文了事。亦不必稍有張皇。並將武忱原摺鈔寄閱看。○禮部題據福建巡撫鍾音疏稱。琉球國世子尚穆遣陪臣毛元翼等入貢。并以服闋請封。應遣使前往冊封。從之。○調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普慶。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以前鋒叅領華柱。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已已。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從前派貝勒齊木庫爾在屯田處駐劄。特因事勢尚在未定。屯田地方。不可無一幹練之員。防守彈壓。特將齊木庫爾派往。今大兵業經進發。一路情形。果入無阻。屯田事務。易於辦理。而齊木庫爾。又在伊弟阿睦爾撒納前。屢次陳請。情願同往軍前効力。即照阿睦爾撒納所請。令齊木庫爾。一同進兵。其屯田事務。即交派出之台吉克伯克。協同塔勒瑪善辦理。○禮部議准。調任福建巡撫陳宏謀。奏稱。琉球國王鍍金銀印。應照例改鑄清篆。請鑄造新印。即交封使帶交該國。舊印令繳。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鹽山縣民張印利女張氏。○庚午。諭。昨良玉等奏稱。直隸應交出青馬匹。內有癩疾者一千二百餘匹。而方觀承又稱。並無殘疾馬匹。是以朕命尚書李元亮。副都統鄂什。前往查看。今李元亮等同方觀承赴張家口。查無一匹癩馬。良玉德保。身為牧場大臣。

並不秉公收馬。妄稱癩馬如許之多。甚屬悖謬。良玉德保俱著革職。仍留牧場自供資斧。効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據郭一裕奏。赴閩滿兵過境。同阿爾泰先至交界處所接應。阿爾泰即隨第一起官兵同至前途。再行查看橋梁道路等語。此次派赴閩省滿兵原係尋常駐防。非征調可比。嗣後按起陸續前往者。尚多。朕前降旨。派出大員專司其事。不過令其留心約束。使沿途安靜。適行足矣。何必另為修治橋路。況東省德州一帶。乃南北行旅大道。豈因過此數百兵丁。一切橋梁即須另行修治。看來該撫所奏。不過相沿外省地方官陋習。侈口鋪張。以見其盡心籌畫。及至辦理之時。究屬有名無實。徒以虛文故套。輾轉相蒙。此豈實心任事之道。現在自直隸至山東。經行江浙。若所過地方俱先事張皇。重煩民力。必致傳聞滋擾。尤非政體。郭一裕著傳旨申飭。並將此旨傳諭沿途各該督撫。知

之。又諭曰。阿爾泰奏該省麥收分數摺內。用麥禾收成字樣。夏初祇有麥收。禾乃秋稼。何得牽混。阿爾泰外任已久。乃陳奏字義全不留心。一任幕友書寫錯謬。幾於五穀不分。披閱之下。殊不可解。將此傳諭知之。調貴州威寧鎮總兵施廷專為江南蘇松鎮總兵。以杭州協副將李國柱為威寧鎮總兵。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刑部題覆湖北巡撫張若震審擬周紹珍一案。周紹珍既供曾為逆夥。李正南挑負行李。又在逆夥劉廷佐店內傭工。乃深悉逆情之犯。現在首逆馬朝柱未獲。凡屬案内知情各犯。既經拏獲。自應悉心研訊。根究首逆蹤跡。何得任該犯狡展供詞。草率完結。周紹珍著該督撫遴委妥員。即行押解來京。交刑部另行審訊。務於沿途加意防範。勿致乘間脫逃。及畏罪自戕。如有前弊。惟於該督撫是問。江南提督林君陞因病乞休。以浙江定海鎮總兵陳鳴夏為江南提督。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冀州民傅良秀妻

李氏 壬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曰班第奏噶勒雜特之得木齊穆哈齊等率衆投誠理應加恩賞賚但伊等俱係部落屬下得木齊非台吉宰桑可比不必特遣人前往著傳諭班第應酌量作何加恩賞賚之處即於軍營所貯茶葉緞疋內動支賞給以示鼓勵○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四月初九日有集賽宰桑齊巴汗迎於途次情願歸附効力軍前并告稱我等五集寨共六宰桑除杜爾把齊巴汗現在伊犁其餘宰桑達瓦僧克爾策伯克達什車凌皆在游牧地方我聞大兵雲集即來投誠伊等居住俱遠想一聞信亦必投降現今達瓦齊日在醉鄉屬下離心今年二月達瓦齊因征哈薩克令五集寨出兵五千並未聽從又十數日前已朗帶人三十餘戶至集賽地方

馬匹俱為我等取掠現今流落宰桑達什車凌附近地方臣等即令齊巴汗帶兵五十名隨大兵前進查五集寨既不聽達瓦齊調遣自必陸續歸附但統兵前往恐游牧人衆轉生疑懼因令和托輝特副都統敦多布宰桑錫哈瑪前往收服即於彼處派得木齊兵丁將巴朗擒拏并遣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布宰桑烏勒木濟前往招降都噶爾又據將軍班第咨送自伊犁前來之捫都哈什哈告稱伊係臣阿睦爾撒納之人自伊犁起程距今止十三日大兵進剿達瓦齊尚未聞知現欲往征哈薩克集兵數千名於額貝諾爾地方令輝特台吉和通額默根管領離此僅一日之程臣即遣人將臣投順以來得蒙厚恩任用并現在帶兵前進情形告知和通額默根諭令早降又聞達瓦齊遣宰桑恩克博羅特吞圖布往集賽調取兵丁二人係達瓦齊信用之人若能擒獲達瓦齊情形俱可洞悉因

派班珠爾等帶兵三百進攻務期擒獲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奏稱集賽宰桑齊巴汗率衆投誠即隨大軍前進並遣副都統敦多布前往集賽招降各處宰桑俾即派兵擒獲巴朗又遣達什敦多布招降宰桑都噶爾辦理俱合機宜朕深為嘉予大功旦晚可望告成阿睦爾撒納等務當益加奮勉以副委任至齊巴汗與沐朕恩親身迎接大兵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並遣侍衛德善齋孔雀翎帽衣服荷包等物前往賞賜仍將大功告成後另加恩賞之處諭伊知悉再敦多布達什敦多布前往招降之集賽二宰桑及宰桑都噶爾並在伊犁之宰桑杜爾把齊巴汗一聞信息亦必陸續踴躍來降但俟奏聞後再頒賞賜未免遲滯將此四人亦照齊巴汗俱授為散秩大臣各賞給孔雀翎帽衣服荷包等物俟伊等投誠前來即行賞給其台吉和通額默根為達瓦齊統領兵丁駐劄

額貝諾爾地方阿睦爾撒納已遣人前往招降諒亦即來投誠但不知伊係何等台吉尚未奏明量給倭刀皮帽一頂數珠一盤亦交與德善齋往豫備賞給嗣後有似此等投誠台吉俱照此頒賞其應得職銜著阿睦爾撒納查明伊等帶來戶口多寡分別具奏俟其赴熱河入覲時再行賞給阿睦爾撒納此次辦理可嘉著加恩賜與朕御用珍珠數珠一盤荷包鼻烟壺各一件色布騰巴勒珠爾青滾雜卜瑪木特阿蘭泰班珠爾訥默庫車布登扎布俱著賞給荷包鼻烟壺各一件以示獎勵調江南狼山鎮總兵陳林每為浙江定海鎮總兵以福建臺灣水師副將張勇為狼山鎮總兵癸酉諭曰碩色等奏宮爾勸名下應追銀數原籍及任所貲財足敷抵補其餘銀兩及東省現存貲產請令變價解交內務府查收等語碩色等所見甚小宮爾勸久任藩司大員辦理銅廠侵隱滋弊是以查產抵

扣。以為營私不職者戒。今經審明。追賠之項。俱已扣清歸款。此外所餘。若查無可惡情罪。自應給還本人。即使情罪可惡。不應給還。亦止當留充地方公用。該省從前吳尚賢。以內地奸民。越境招搖。勾引漁利。所得財產。應行入官。宮爾勸自係地方官。與此絕不相類。該督等。何得因有成案。遂不論輕重。一例率請變價交內務府。殊屬錯謬。著嚴行申飭。○諭軍機大臣等。莫爾渾等奏稱。現在支給各處官兵馬匹口糧外。尚餘騾馬牛隻計四千餘并羊五萬隻。擬送往屯田處。交成衮扎布牧放備用。軍行接濟馬匹口糧。自當豫為籌備。但現在裹帶之糧。已屬寬裕。而成功為期甚速。莫爾渾等並未計及。惟亟亟以接濟為辭。此與永常節次所奏無異。著將朕訓示永常諭旨。及薩喇勒等咨覆永常不必接濟之摺。一併鈔寄莫爾渾等閱看。現在運送係騾馬牛羊。尚非糧石可比。姑照所請。送交屯田處

牧放。此時阿睦爾撒納等應已奏功。無須此項牲畜接濟。將此即留為前來入覲之噶勒藏多爾濟等沿途支用。甚屬有益。著傳諭莫爾渾等遵朕前旨。入於辦理入覲人等事宜內。交與兆惠妥協辦理。○又諭曰。納木扎勒奏。輝特和碩特等游牧人衆牲口甚少。復多病斃。且去收成之時。尚遙現在。情形深堪軫念。輝特之阿睦爾撒納和碩特之班珠爾。自去歲率衆投誠。朕屢次賞給口糧牲畜。以資接濟。但伊等來時。牲畜等項。俱被中途搶掠。生計甚屬艱難。且阿睦爾撒納等現在効力行陣。奮勉從事。著加恩再賞給輝特和碩特人衆兩個月口糧。以示體卹。即於軍營所貯米石內。動支賞給。並傳諭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知之。○又諭曰。恒文覆奏。保德州民人在府谷縣粘貼紙單一案。稱由賈邦利張君明逐層根究。至楊羔子馬三馬子。現飭嚴拏確審等語。辦理殊未妥協。此案所以傳諭該

撫嚴密緝訪者恐係馬朝柱等竄匿餘黨所為或可因此得其蹤跡耳倘並無逆黨蹤跡則不過愚民藉騙食物止應就案完結非如從前究追偽稿必須逐層根究也細閱摺內情節拾獲一語既屬謊供即揚羔子馬三馬子恐亦皆非確據該撫所辦非失實則過當著傳諭恒文務宜平心靜氣秉公辦理要在得其實情亦不必過於張皇地方如有匪黨潛匿固不可不加嚴懲若不善為辦理則累及無辜貽害更甚所有辦理錯謬之該署州張鎰於定案後一併奏聞尋奏臣委雁平道督同該署州張鎰查明紙單來跡係保德州生員王勵志自葭州旅店鈔回經伊父王縫聞拏自首委無馬朝柱逆黨蹤跡應就案完結免累無辜至該署州張鎰初審時未能悉心根究擅將賈邦利等責解辦理實屬錯謬但現將案情究明且平日居官謹飭請免叅處報聞是月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四

月內陰雨連綿河水陡漲徐家莊三百餘大河灘盡行塌卸臣星夜馳往幸舊埽尚存上緊普面加鑲竭力搶護得保平穩得旨覽奏稍慰仍應謹防伏秋大汛俱獲平穩此心方釋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上年三月內入覲面奉諭旨新放福寧府余文儀看來人甚伶俐但到外任果能辦事自然是一好官汝須留心試看臣回閩閱今一載見余文儀辦事敏捷不辭勞瘁又無自恃自矜之病才具可望有成得旨如此則得一好屬員矣朕為汝喜之○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勳奏口外遞送文報軍臺地方遼濶每站設馬二十六匹應差不敷現在大兵迅速凱旋塘驛差多請於安提肅鎮兩標備戰餘馬內每塘撥給十四匹即從各營兵內派往照料酌給口糧得旨好○署陝西巡撫台柱奏今春靈雨時零土脉滋潤農民僉稱得未曾有翻犁播種咸得及時目下大麥已經結實小麥正

在揚花千頃如雲。不煩再雨。得旨據實可耳。何必弄筆尖。朕所慮者。汝既不能辦此。必假手於幕賓。徒無益而有害。言取明白達意而已。不可尚虛文。汝為巡撫。即見不滿於朕。甚為汝慮。切莫以為巡撫必當有為。巡撫之體自居。勉力務實。或其可耳。戒之。戒之。○甘肅巡撫陳宏謀奏。近接定西將軍永常來文。知準噶爾最重官茶。現大兵進發。投誠甚衆。功成後獎賞用茶。較銀尤便。臣查五司所貯官茶。共一百餘萬封。西寧存貯三十四萬餘封。由西寧草地運哈密。路亦便捷。番民駝馬可雇。請於西寧貯茶內撥二萬封。由草地先運哈密。其自哈密如何運至軍營。臣日內即往肅州。再與督臣面商籌辦。得旨。知道了。多多益善耳。○吏部尚書仍管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川省各府城垣。頽圯者多。地方官力不能修。又無正項可動。據藩司明德稟稱。湖北江岸城工。取資於鑄錢餘息。似可仿照。查川省

向設鑪三十座。止敷搭放俸餉。如再加鑪三十座。每年所鑄錢。除歸還成本。約可得息銀六萬兩。藉以修葺城垣。不數年間。可期一律重新。其加鑪所需銅鉛。臣已逐細籌畫。無慮不足。得旨。有益地方之事。詳悉為之可也。雲貴總督碩色。雲南巡撫愛必達。會奏滇省鑄錢。每千約成本銀五錢五六分。現省局存錢八萬餘串。不為疏通。則積壓成本銀約四萬餘兩。且每年愈積愈多。大妨民用。查滇省向例銀七錢三搭放兵餉。乾隆十四年。因省臨二局積餘錢過多。經臣等奏請加添二成。改為銀五錢五。今前項雖已放完。而省局又有積存。請仍照前加添二成搭放。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七

平定回疆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八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

較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五月甲戌朔免安徽壽州

平定回疆

三

鳳陽臨淮懷遠鳳臺霍邱泗州盱眙天長五

河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鳳陽長淮泗州

滁州等十九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阿睦爾撒

納文稱前後隊兵丁口糧未全裹帶或將牲

畜易換或將烟茶銀兩運解沿途自行交易

阿睦爾撒納此言甚屬錯謬兵丁口糧未全

給領者原為伊等在途難於攜帶起見即陸

續給領亦自有一定日期。豈有原領口糧尚未全帶。反行續給之理。又伊稱兩路兵會合駐劄。若不豫辦接續口糧。似乎少費籌酌。兩路兵一經會合。即當長驅直入。又何庸駐劄守候。伊原奏四月十五日。可抵博囉塔拉地方。今已至十七日。尚駐劄集賽。查伊屬下之人。此事儘可於成功後。從容辦理。何必亟亟查辦。不過借查人為詞。逗遛時日。竟無迅速奏功之意。況欲將伊查屬下人。遷移至博囉

塔拉地方。明係欲借此時。將伊屬下人等豫為糾合。俟抵伊犁後。將盡攫其財物。可以就近竄逸。逞其狡詐耳。朕用人推心置腹。何嫌何疑。如係無關輕重之小過。不妨置之度外。似此貪詐狡獪。伎倆畢露。豈能逃朕洞鑒。班第須察其心蹟。密加防範。不得稍有疎虞。再阿睦爾撒納文內。又以養贍準噶爾窮人為言。此事斷不可行。朕另行降旨曉諭。可將此密諭班第知之。○又諭據班第奏。阿睦爾撒

納咨商大兵前至伊犁。撫定彼處人眾。看來窮困者必多。其作何養贍之處。須豫為籌辦。此奏所見非是。從前杜爾伯特親王車凌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遠離游牧。前來輸誠。朕是以加恩賞賜。養其屬下人眾。今遣兵平定準噶爾地方。正為救伊等於水火。令其安享太平。若論窮人內地外地。各部落蒙古內。何處無之。博施濟眾。勢所不能。伊等於歸順後。一概妄冀養贍。無論萬里之遠。運送口糧。難以辦理。且試問伊等未歸順以前。其所資以養贍者何在。著即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俟大功告成後。將實在窮困者一一查明。或於伊等富戶內。令其兼養。即欲更為籌辦。不過即以蒙古自養之道。令其各籌生計。若必須一一辦理。養贍斷不可行。再阿睦爾撒納等。雖不能照原奏日期。於四月十五日抵博囉塔拉地方。此時定已到彼會合。直抵伊犁矣。大功一成。即遵朕屢次所降諭旨。將在

伊犁隨將軍大臣等駐劄兵丁酌量存留其撤回官兵即速陸續分起凱旋班第等公同妥協辦理○喀爾喀車臣汗部落副將軍公格勒克巴木丕勒緣事革爵留營効力以扎薩克郡王德木楚克為喀爾喀車臣汗部落副將軍○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東莞縣民蔡茂三妻鄧氏浙江仁和縣民王禹昌妻龔氏○丙子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大學士等議奏據乍浦副都統卓鼎泰請將議裁馬三百匹內仍留二百以備騎操及馳遞文報之用查乍浦水師操練俱係水陣無庸專設馬匹但該處距杭州省會三百餘里往來遞送事件甚多請酌留馬五十匹應用從之○丁丑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新降之布魯特等有三百餘戶私自逃歸本處者此等逃人原非甚關緊要之事但永常

既聞逃遁即應派索倫巴爾虎兵丁悉力擒捕縱不能追回亦於事體無礙若所存止係綠旗無用之兵則又不如暫停擒捕俟大功告竣此等布魯特自當另行辦理乃永常並未籌及追捕之事第向噶爾藏多爾濟來使前屢次詢問應否需兵管束似此措詞真不諳事理之甚著將永常奏摺鈔寄班第等俟平定伊犁後即將此項逃人另行查辦再永常奏新降之奇齊克巴斯哈等生計艱窘有懇求接濟之意至烏蘭烏蘇等處多有為賊盜者現在準噶爾部內大亂大兵到彼甫經底定馬能保其必無竊盜之人俟綏戢之後自當以次廓清至於窮困人口當薩喇勒領兵經過時已經查明或令彼處富戶養贍或令耕種自給斷無從內地運送口糧至彼分給之理昨已降旨曉諭班第等酌量辦理此事亦非永常所能籌辦仍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遵朕前旨妥協經理○又



諭據方觀承奏駐防閩省第二起兵丁赫成保染患瘋痰動刀自抹不便復令前往咨明兵部應否仍送回本旗安插等語此次派往閩省駐防滿兵分起行走人數尚多伊等生長京師今派往外省駐防非其所習不無規避之意赫成保離京未遠或假託瘋疾希冀回京亦未可定即令患病屬實而因此即行調回亦啟後起兵丁效尤捏飾之弊且使此等兵丁或行次中途及已抵該省安保無瘋痰等病又何能一一送回安插耶赫成保不應送回本旗俟其調治病愈如尚可趕赴本起兵丁行走委員押令即趨程前往仍交原領兵官嚴行管束如過境已久即俟後起兵丁到境交領兵官令其附隊管約行走可傳諭方觀承并沿途管理官員知之○又諭據尹繼善奏江南營馬部議於鄰省採買但鄰省均非產馬之地間有土馬弱小全不濟用請仍照舊例出口買馬一千餘匹等語又另

摺稱各營馬匹將來承應差務須行調撥甚關緊要等語尹繼善此奏固為營伍騎操並豫備差務起見但更張成例於政體非宜而南省地土卑潮天氣炎熱初買口馬不能飼料即令就槽拴養水土究不相習每易倒斃遠購徒多勞費且啟商人等居奇中飽之弊現在口馬需用之處既多亦不能充裕即令多方價購仍不免以疲瘦充數於營伍差務兩無裨益著傳諭該督此時不必專員赴口購買但將該省採買口馬如何委員赴買如何定給價值之處先行詳悉具奏候朕降旨交軍機大臣代為通融籌辦但不可因有此旨反致少開價值太圖便宜也尋奏江南營馬每年買補一千數百匹向由提督等標分委弁兵至兵部掛號赴口外採辦統計馬一匹連路費等項需銀十一二兩不等查江省現須買馬一千三百匹懇交軍機大臣按照時價覈定行知臣即遵照委員齎價赴領得

旨已交軍機大臣矣。○緩徵奉天承德遼陽海城鐵嶺開原錦縣廣寧等七州縣水災額賦兼賑饑民。○以散秩大臣懋烈伯李境為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噶勒丹多爾濟遣使請安已據永常等奏派侍衛舒龍阿伴送前來伊係已經歸誠內屬之人與內扎薩克一體其所遣使臣不得照從前待夷使之例辦理應撫愛體卹之處不妨較前加厚應管轄約束之處亦當示以節制但不必過為防閑致有分別外視形蹟至如向例隨以通事至京傳語諸俗舉斷乎不可邊界營弁狃習故常不識輕重所辦多不合體要著傳諭劉統勳治大雄令將此意明白曉諭辦理大員及沿途臺站員弁等知之。○又諭據薩喇勒奏新降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台吉宰桑俱傾心歸順冀受恩澤惟察其情形俱有不願封噶勒藏多爾濟為汗之意懇將此旨暫行停止薩喇勒相機酌辦甚可

嘉予著即傳諭玉保將朕所降封噶勒藏多爾濟為汗之旨不必宣諭薩喇勒自進兵以來諸事奮勉今又能詳察彼處衆人情形為此陳奏甚合機宜不特額林哈畢爾噶等處之台吉宰桑等情有不願倘準噶爾全部誤認以噶勒藏多爾濟代達瓦齊為汗輾轉傳播關係更大今暫行停止不即宣諭則衆人俱無猜疑於進兵事宜大有裨益薩喇勒著加恩賞銀一千兩即由此處遣人送至伊游牧以示鼓勵。○己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大學士等議奏據杭州將軍薩爾哈岱奏請將公庫存餘銀四千四百五十兩給官兵借支等語應如所請官員除白事例准借俸毋庸另給外若紅事及遠差借給俸銀四月其保題官員借給半年兵丁遠差借給八兩近差每日按一錢借給如有災病緊急事件借給不過三兩官按兩季扣還兵由

餉銀內一年扣還有節次支借者。照節次所借之數。作一半扣還。從之。○工部議准。原任甘肅巡撫鄂昌疏請。涼州府鎮番縣柳林湖通判移駐甘州府撫彝堡。建給衙署監獄。從之。○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奏。四月十三日。得木齊烏呼斯等擒獲達瓦齊。遣往哈丹阿巴噶斯之錫伯克沁等十三人。臣等詢知達瓦齊尚在伊犁。近年甚為窮迫。因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在彼竊掠滋擾。遣伊等前往辦理。到哈丹地方。始知該處台吉宰桑俱已歸誠。臣等現釋錫伯克沁回巢。將

皇上安撫準噶爾全部之旨。及各部落輸誠歸附之處。剴切曉諭。並令布告附近達瓦齊之烏嚕特。克呼特。綽和爾等部落。招其來歸。則達瓦齊必勢窮力竭。更無容身之地。報聞。○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信陽州民王二妻郭氏。○庚辰諭。據御史胡定奏。直省驛站夫馬車船。各上司委員。及親友家人。俱須應付。更

聞給以小票。令屬員供應等語。設驛原以備公。非奉差人員應馳驛者。不得多索濫付。定例綦嚴。近年有驛州縣。遇公私差遣。輒擅自動用夫馬。在屬員以差務為名。在上司亦以供應為便。甚至額設不敷。即不免有取辦民間之事。如胡定所奏。俱係向來地方陋習。而相沿日甚。勢必擾驛遞而累閭閻。不可不力為整飭。著交各省督撫等悉心察禁。倘有任意擅動濫應等弊。即按例嚴參。不得稍有瞻

徇。至督撫等。為封疆表率。尤宜恪遵定制。若以郵騎供廝隸奔馳之用。則其違例誤公。罪尤難逭。嗣後各省驛站。如有復蹈前弊。及督撫等徇隱不奏者。一經發覺。必盡法重懲。以清郵政。○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領兵抵五集賽。招降宰桑達什車凌。都噶爾等。並擒獲逃人孟克特穆爾。巴布勒。葛蘇勒。羅布藏。西喇布等。奏請俟擒獲巴朗。一併解送來京。阿睦爾撒納等。辦理甚合機宜。但此時

曾否到博囉塔拉。摺內並未奏及。惟於報封外。填寫自博囉塔拉起程字樣。想彼處地方頗大。伊等或纔至邊界。或到時尚未見薩喇勒。是以未及聲明。從前薩喇勒奏阿睦爾撒納。約於二十一日可到。此時想已經會合。早抵伊犁。捷音自可計日而待。再貝子克什克公多爾濟車登等。帶侍衛台吉等往追達瓦齊。所遣宰桑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乃於中途誤中恩克博羅特等之計。至令遠颺。如恩克博羅特。果係換馬逃去。豈有復寫字縛於馬鬃。自言逃去甚遠之理。此不過欲緩我兵追趕耳。使克什克等果能奮往直前。必將恩克博羅特即行擒獲。但其擒獲與否。於事關係無甚緊要。且恩克博羅特即已逃去。亦必取道博囉塔拉。始抵達瓦齊處。則此時路經博囉塔拉。或已被薩喇勒擒獲。亦未可定。其已朗孟克特穆爾。係首先脫逃之人。情甚可惡。著阿睦爾撒納。即遣人將已朗擒獲。同孟

克特穆爾一併械送來京。其餘被脅同逃之人。送往杜爾伯特游牧處。交與舒明約束收管。以翰林院侍講全魁充冊封琉球國正使。編修周煌充副使。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德舒奏。閩地俗尚強悍。好學拳棒。往往好立會名。聯合聲勢。實為地方隱累。請嗣後查有惡蹟昭著者。將首犯解省審訊。除照所犯各盡本法外。仍僉妻遞解直隸河南等處安插。現無過犯者。請密令各州縣體訪督撫查明。揀選舉報。咨送兵部。請旨發交巡捕營及直隸沿邊等省。食糧効力。次等者留本省各標給糧。鈐束等語。德舒所奏。固為地方風俗起見。然其言實不合機宜。正所謂揚湯止沸也。閩省濱海。澆悍。每有演習拳棒。聚眾結盟等事。地方官果能實力稽查。何難先時覺察。一經犯案。即盡法嚴懲。則奸匪自無所容。若另設科條。以此等人犯。要插直隸等省。彼既生事鄉里。安保其不為匪。異地勢必於所至

結聚匪徒。競相煽誘。即良民必為所漸染。至因其脅力。機智因而舉報。給糧將使不逞之徒。羣相鼓動。轉以拳勇為收用之階。是不惟不能禁遏。竄風而適足長其暴悍矣。從前皇考世宗憲皇帝。曾諭各省。揀選技勇。訓練備用。乃因西陲用兵。冀於千百中得一二勇敢之才。此亦一時權宜之計。爾時揀選兵壯。派往軍前。旋以在途生事。遞回安插。重費周章。此尤事之易見者。況當無事之日。而議將無藉匪徒收入戎行。是使士卒與匪類為伍。國家豈有此政體乎。閩省好勇鬪狠。惡習該督撫當實心整飭。德舒所奏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用是詳悉曉諭。該督撫並令傳諭德舒知之。又諭曰。班第奏稱阿睦爾撒納遣車布登扎布帶兵招服和通額默根。宰桑鄂哲特所領兵五百名。俱已收降。朕前於阿睦爾撒納具奏時。已知其必來歸附。是以遣侍衛德善將賞賜之物。豫行齎往。今大兵甫到。果

即納款來降。甚屬可嘉。著班第於德善到軍營時。即將所齎賞和通額默根之物。傳旨頒賜。其賞給品級之處。俟伊來京入覲時。另降諭旨。又諭曰。班第等奏稱烏遜呼濟爾察罕呼濟爾等處。係當哈薩克孔道。現交塔勒瑪善扎勒杭阿等同台吉克伯克宰桑衛徵等帶兵設立卡座。以資防守。倘哈薩克領兵來時。一面具報。一面令噶克布。拉布林集賽會兵一處迎敵。仍以禍福曉諭哈薩克。令其作速徹兵。具見籌辦周密。深合機宜。此時哈薩克料不能前來。即使前來。大約仍係阿睦爾撒納之兄巴特瑪車凌一人而已。從前阿睦爾撒納曾遣人通信伊兄。俟巴特瑪車凌一到。即可得彼處實在情形。現在兩路大兵已經會合。膚功指日可成。朕意此時正宜遣人往諭哈薩克。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同選一人前往。明白曉諭。告以近因準噶爾等擾亂多年。互相殘殺。荼毒地方。朕撫有天

下以安輯羣生為心。特發大兵戡定準噶爾。俾得休養生息。不罹兵革之災。共享太平之福。雖準噶爾素與哈薩克為讐。經朕平定以後。已降旨嚴禁準噶爾等。不得肆意妄行。剽奪哈薩克人衆。爾哈薩克情願歸誠與否。聽爾自為。惟須各守邊界。不得妄行出境。剽奪準噶爾人等。倘不謹遵諭旨。必發大兵征剿。毋貽後悔。將此旨繕就。往諭哈薩克。其應於何時遣人前往。仍相機辦理。不必拘泥朕旨。往諭後。即將彼處情形詳悉奏聞。○又諭據班第等奏。往擒巴朗之喀爾喀貝子車布騰察達克。圖倫楚等帶兵前赴納齊庫等處。招降察達克所屬之烏梁海宰桑圖布慎等三百餘戶等語。圖布慎聞兵至彼。即能迎降。甚屬可嘉。著授為烏梁海三等總管。車布騰察達克。圖倫楚。雖未擒獲。巴朗。然能前往招降。亦屬奮勉。著傳諭班第。另行存記。俟大功告成後。加恩議叙。現在大兵所至。收降人衆甚

多。皆由兩路將軍大臣等相機籌辦。台吉侍衛官兵等。各能勉力所致。並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將進兵以來出力人員。俱著登記。功成後一體議叙。○軍機大臣等議奏。據將軍永常等奏。接准薩喇勒咨稱。現照伊等前奏。安臺運糧之處。一面交總兵馬德勝帶兵前赴哈密。安臺一面咨催送至哈密。巴里坤。妥備運往等語。查永常前奏。安臺運糧。曾經傳旨申飭。想尚未奉到。故有此奏。如接奉前旨。必將撥運停止。倘已辦理。即將所用款項。責令永常賠補。再永常身為將軍。屢以運糧瀆請。意見卑鄙。不勝將軍之任。應請革職。但現在帶兵前進。請暫行留任。得旨。挽運軍糧。非不可行之事。但此次大兵輕騎進發。可望迅速成功。何必如此周章。況大兵今已深入數千里。即使運往。亦復何及。但伊既如此陳請。朕若不允。是永常矜恤兵丁。而朕獨不矜恤兵丁乎。姑著照所請行。汝等所議。仍

寄與永常閱看。○吏部議奏外任旗員有懇請將伊父迎養者。准照旗員子弟隨任之例。詳報該督撫。咨明部旗。於年終彙奏從之。○定北將軍班第等奏。現在收服之塔本集賽。約計戶口八千有餘。伊等所居游牧寬廣。且係新附。須駐兵防守。應將駐劄察罕呼濟爾兵二千。移於齋爾烏遜呼濟爾地方駐劄。駐劄烏蘭諾爾兵一千。移於察罕呼濟爾地方駐劄。既資防範。兼可調遣。報聞。○定西將軍永常等奏。副將軍薩喇勒文稱。現在大兵已至博囉搭拉。距伊犁甚近。達瓦齊尚未來降。我兵既已深入。必須加意周防。祈於二千索倫。已爾虎。兵內。揀選一千。即令起程接應。臣等前已令副都統額勒登額。領索倫兵一千。前往接應。今將總管畢里袞。所領索倫兵一千。令額琳沁多爾濟等帶領前進。其三隊之索倫兵。亦不日即至。俟再相機進發。報聞。○壬午。諭。西北兩路出師。索倫。已爾虎。兵內有

無糧。幼丁充兵。派往者。伊等身隸戎行。并無糧餉。生計未免困乏。著加恩。每戶各賞銀三兩。該將軍即在彼處存備項下支給。○又諭。貝子銜車布登扎布。招降和通額默根。甚屬出力。著加恩。授為貝子。副都統銜達什敦多布。授為散秩大臣。捫都哈什哈。賞給翎帽衣服。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現在招降之和通額默根。係伊弟格勒克雅喇木丕勒二人。迫令同來。宰桑鄂哲特。集賽宰桑達什車凌策伯克。已桑因見往擒巴朗之兵。始來歸順。俱非實心向化。阿睦爾撒納。是以未將伊等帶往軍中。亦不留任游牧處。令於附近地方暫居。如此。則既可暗中防範。而後來歸順者。亦不至啟其疑懼之心。其喀什噶爾之已喇特和卓。現在帶往軍中。俟成功後。令其招降葉爾羌各處人眾。阿睦爾撒納。用心周密。動合機宜。深可嘉予。著先賞銀三千兩。遣人送往伊游牧處。今兩路兵已抵

伊犁提音一到。當大加賞賚也。格勒克雅喇木丕勒著照賞和通額默根之例。各賜大小荷包。倭刀皮帽一頂。數珠一盤。其給與職銜之處。俟入覲後再降諭旨。鄂哲特係管領一千餘戶之宰桑。或給與散秩大臣。或一等侍衛之處。交班第等酌議給賞。達什車凌策伯克巴桑俱著授為散秩大臣。喀什噶爾之巴喇特和卓。一聞哈丹來歸。即率兵効順。且情願往招喀什噶爾葉爾羌人衆。心甚可嘉。巴喇特和卓並伊兄畢爾干俱各賞大小荷包貂帽一頂。數珠一盤。巴喇特和卓俱與入覲人等。同至熱河。再給職銜。庫圖齊訥爾之宰桑索薩賚於捫都哈什哈一到。帶兵來歸。將達瓦齊所遣之綏綢鄂勒哲依圖一併擒獻。亦甚可嘉。並著授為散秩大臣。賞給翎帽衣服。著侍衛瑚斐圖馳驛送往。仍將事定後再行施恩之處。詳悉曉諭伊等知之。○定北將軍班第等奏據西路副將軍薩喇勒文稱。聞

達瓦齊已往察布齊雅勒地方。距博羅布爾噶蘇台道路甚近。若俟兩路會齊。不免迂迴。西路現在輕騎徑往博羅布爾噶蘇台山梁進發。其北路大兵。即從庫蘇木蘇克前進。互為聲援。臣等隨於四月二十三日。輕騎起程。過庫克托木前進。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亦進至博囉塔拉。現在會兵進剿。敬聞。○予故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廷玉。祭奠如例。謚文和。○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羅山縣民胡方武妻韓氏。○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永常接到諭旨。將立臺運米之處。停止奏請。就近解銀一萬二千兩。以八千兩交薩喇勒處備買口糧牲畜。留四千兩於烏魯木齊備用。永常從前奏請運米一事。並未詳細籌度。其事之可行與否。並有濟與否。冒昧陳奏。經朕屢次訓



飭伊始自知謬誤。奏請停止。此奏尚屬可行。著照所請辦理。○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宰桑烏魯木。偕伊叔庫綳帶領四百餘戶來降。又宰桑庫本。將達瓦齊差往和通額默根使人巴朗察汗。擒拏解送。甚屬可嘉。達瓦齊向衆鄂拓克派兵。令台吉諾爾布統領。在特

哩木哈達防守。已遣侍衛鼎庫納等傳旨招降。看來大兵所至。勢如破竹。阿睦爾撒納等辦理甚合機宜。現在達瓦齊計窮力竭。諒必早已就擒。諾爾布僅帶兵數百名。在特哩木哈達。無關緊要。來降固可。即不來降。亦更無可以逃匿之處矣。所有率屬投誠之宰桑烏魯木。並拏獲賊使之宰桑庫本。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加賜孔雀翎。并賞衣帽荷包。由驛馳遞。交與侍衛瑚斐圖。宣旨賞給。其來降之

台吉宰桑等。先將為首之人。酌量賞賜。其餘未經查明伊等品級職分者。俟將來熟河入覲後。當分別等差。大加恩賞。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即行曉諭知之。○乙酉。

上詣

北郊齋宮齋宿。○丙戌。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關帝廟。○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勒等奏。領兵已過博羅布爾噶蘇台。至登努勒台地方。達瓦齊所屬。並無人在彼防守。其伊犁附近之台吉宰桑喇嘛等。俱已遣人前往招降。所辦機宜。悉協。不勝欣慰。至所奏功成之後。請停止伊犁駐兵一事。薩喇勒等蓋因準噶爾近年以來。生計窮蹙。若多駐官兵。恐不無勞費起見耳。朕前此諭令駐兵。原

非欲令永遠戍守。以現辦四衛拉特旗分佐領并五集賽各鄂拓克人等。及哈薩克布魯特邊界一切事宜。若不令大臣駐劄。無所統率。遇有應行查辦之事。僅交四衛拉特各部。落汗等辦理。究屬未協。且既駐大臣。不能不酌量駐兵數百名。或一二百名。以備差遣。至兵丁所需口糧。或收取達瓦齊輜重什物。或將諸鄂拓克應納貢賦徵收支給。俱已足資應用。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至伊犁時。會同妥議具奏。如量度情形。并一二百名之兵。均可無庸籌辦。則但令大臣官員駐劄。亦無不可。不必拘泥朕前旨。○丁亥。諭曰。喀爾吉善奏。請將浙江糧道德文。調補臺灣道一摺。已有旨諭部。德文從前曾任按察使。因其年少。不能勝任。是以降補道員。今該督摺內。稱其才具精明。辦事強幹敏練。或者在當時司臬。有所不足。而閱歷數年。已能練習。於道任尚屬優為。惟是臺灣海外巖疆。民俗刁

悍。監司鈐轄一方。務須輕重得宜。不致張皇滋事。德文莅任之後。喀爾吉善時當留心體察。將此傳諭該督知之。○又諭曰。班珠爾自同車凌等來降時。朕即加恩封為貝子。嗣因伊身故。無子。車凌等議將伊近族額布根之弟奇塔為嗣。著即准其承襲扎薩克貝子。所有班珠爾屬下人等。即令奇塔管理。○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咸寧縣民陳廷桂妻余氏。○戊子。軍機大臣等奏。審擬御史胡定泰奏。琉璃廠監督劉浩侵帑剝商一案。緣劉浩初任監督。妄希節省。所發煤炭價值。俱較部定短少。原冀盈餘。以留為下年之用。實未侵扣入已。而商人苦累難堪。適有炭商潘復興與御史胡定同鄉。遂邀同炭商李有捷等到該御史寓所。將被累情由向訴。懇求援救。該御史遂徇情。撫拾陳奏。及蒙召問。又隱諱聽囑。情由捏稱。聞諸道路。殊屬欺詐。但炭商向訴時。李有捷曾說及要謝之語。當被嗔叱。是尚

無婪賄情事。請將胡定革職。照奏事詐不以實例。杖徒發落。潘復興等情屬狡獪。請從重枷杖。至監督劉浩雖未侵肥。然不遵成規。辦理不善。請交內務府嚴議得旨。此案胡定奏監督劉浩。尅扣情節。朕因其條列詳明。非身在局中者。不能如此備晰。即知其必有所從來。是以面加詢問。乃兩經召見。伊止稱得自道路聽聞。及朕特派大臣。公同研鞫。始將潘復興等私囑緣由。逐一究出。此非伊面謾。而何。御史為朝廷耳目。如果道路見聞所及。即能留心查察。據實陳奏。此乃實心為國之人。未可多得。朕所深嘉。若因瞻徇同鄉。撫拾入告。復規避矯飾。甘為面欺。在朕前則沽實心任事之名。而外則邀譽於衆商。市惠於鄉里。一舉而名實兼得。有是理乎。至嗔叱李有捷說及要謝之語。即信以為日後並無希冀。酬謝之確據。此殊不然。即如劉浩短發價值。現在並未入己。何嘗不自稱循照部議。悉心

搏節。但其果否歸公。必於任滿後始見。而此時被議。彼固樂為是言。然尚未侵扣。此時安可遽揆肥己。胡定却謝之語。正亦類此。在言官陳事。如使毫無干請瞻徇情弊。即所奏稍有未確。誤出無心。朕尚可原宥。不加處分。今乃始終面奏欺詐。實難居風憲之任。胡定著革職。以為挾私取巧者戒。所有杖徒本罪。加恩寬免。餘依議。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西北兩路會兵。於達瓦齊不及設備之時。當徑渡伊犁河。協力擒拏。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辦理深為允協。達瓦齊若能去逆効順。朕自當另有加恩之處。今既潛身遠竄。一經擒獲。即當獻俘京師。以彰國法。且宰桑莽鼐久欲歸降。前往特克斯時。曾與伊得木齊先行商議。今達瓦齊正往伊處。或即為莽鼐擒獲。亦未可定。朕當尅期佇望。伊等捷音也。再喇嘛索諾木班珠爾。已被達瓦齊擒獲。自行脫出。又會人救出。西路被擒哨探人等。深可

嘉予。但喇嘛不便給與官職。著班第、阿睦爾撒納。即行從優賞賚。俟阿睦爾撒納赴熱河時。將伊帶領入覲。再行加恩。○又諭據薩喇勒等奏。所有新降人等。編設旗分佐領。若按戶逐一清查。恐伊等未免驚疑。現議封四衛拉特為汗。不若令其各將本部落台吉屬下人等戶口。逐一開報。即交與伊等承辦。薩喇勒等所奏甚是。辦理一切事務。當持大體。況撫綏新降人等。尤宜善於部署。無事張皇。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至伊犁時。所有清查戶口。編設旗分佐領之處。如係四衛拉特所屬台吉屬下人等。即交四衛拉特大頭目等辦理。其達瓦齊所屬。應行另辦之衆。鄂拓克人及回人等。亦著交各該管宰桑頭目辦理。第令得其綱領大畧。即其中稍有遺漏。亦無甚關係。勿使衆人妄生猜度。庶為允協。○又諭據班第等奏。阿勒圖沁鄂拓克宰桑塔爾巴。帶領伊二子。及得木齊五員。前

來投誠。塔爾巴。係達瓦齊所派出兵之人。聞大兵已至。冀受朕恩。即行投誠。甚屬可嘉。著施恩。授為散秩大臣。庫圖齊訥爾宰桑克什木。善披領集賽宰桑莽鼎。一聞信息。旋即來降。亦著授為散秩大臣。至庫圖齊訥爾之得木齊烏巴什。為衆人倡率投降。非其餘得木齊可比。著授為二等侍衛。其餘得木齊曼集訥墨哩、濟爾噶爾、錫喇巴圖爾、和通瑪瑪什。善披領集賽得木齊蘇克、都爾格齊哈什哈。古哩特得木齊和通喀喇、博羅莽鼎、伊什特克、咱瑪、博勒等。俱著授為三等侍衛。即賞給頂翎。再道途遼遠。賞賚什物。不能多齎。俟大功告成時。再遣人前往頒賜。仍俟伊等至熱河入覲時。另予施恩。著將此曉諭伊等知之。○以王府長史巴昌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八

實錄卷之四百八十八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交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五月己丑諭軍機大臣等

兩路會兵追擒達瓦齊。自可迅奏膚功。而達  
瓦齊現往特克斯。若更遠竄。又需數日之期。  
官兵所帶口糧。大概俱已支給。其中原可通  
融辦理。但從前永常不識事體。數請運米。軍  
營兵丁。均所稔聞。日久未見支給。不無懸望  
希冀情事。現在正係軍行緊要之時。不得不  
為過慮。班第身任將軍。西北兩路事同一體。  
伊等辦給北路兵丁口糧。甚屬妥協。可以毋  
庸籌及其西路兵丁。倘實在必需接濟。或由

備往茶葉銀兩內酌換口糧。或由北路帶往口糧牲畜內通融辦給。班第務須悉心籌辦。不得稍分彼此。若可毋庸接濟。或薩喇勒已自行辦理。班第即不必代為籌辦。將此傳諭伊等知之。○又諭。據薩喇勒等將陸續投降之台吉宰桑得木齊。戶口數目具奏。呼爾瑞。台吉烏勒木濟等。傾心歸順。甚屬可嘉。應加恩賞給官職。因道遠不能詳知伊等品級。著薩喇勒逐一查明。如有應行賞給散秩大臣等官者。一面奏聞。一面將朕加恩之處。先行曉諭。其頂翎由京發往。仍俟大功凱旋時。再行酌量賞賚。再此次投降人等。內達什達瓦屬下之人甚多。達什達瓦有無子嗣。著薩喇勒一併查明奏聞。○吏部尚書仍管四川總督黃廷桂覆奏。上年協撥甘省銀。係原任藩司齊格。在金川支剩各省協撥項下撥給。臣前接鄂昌來字。有青潮不足等語。彼時齊格已故。即訊之庫吏等。據稱前項銀實係足色。

又將司庫正雜各項銀三百餘萬。逐款盤兌。實無短少低潮。且齊格果有情弊。必將此項留本省應用。何敢撥解他省。致滋口實。但臣接鄂昌來字。既未奏明。又未咨詢甘省。罪無可諉。請勅甘省查明實少成色若干。應臣獨賠。以為不實心辦事者戒。得旨。覽。亦降旨問劉統勲及陳宏謀矣。○庚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鄂昌身為滿洲。乃在廣西巡撫任內。與逆犯胡中藻。唱和往來。見其大逆不道之辭。不但不知憤恨。而且引為同調。喪心已極。是以將伊拏解來京。廷鞠之下。伊亦俯首無辭。惟稱萬死而已。至伊從前身獲重罪。但令坐臺。已屬寬典。而於伊署中查出詩稿書札。其所著塞上吟一編。則種種怨望。不一而足。但未至如胡中藻之大肆訛謗耳。而於鄂容安之差往軍營。則云奈何奈何。滿洲舊俗。遇有行師。無不踴躍爭先。以不與為恥。

不謂竟有此等敗類也。又與史貽直札稿內有玉成佳器之語。朕初不知所指。召問史貽直。則據奏曾經致書通候。並未有所請託。今訊之鄂昌。則供稱史貽直致書與伊。有河道之缺已補。甘藩之任尚懸。望鼎力玉成等語。而史貽直尚堅不承認。及刑訊鄂昌。又問及此條。仍與初供無異。鄂昌所犯之罪甚重。何獨於此一事。而茹刑堅執。且伊向日尚與史貽直相厚。何至誣賴。史貽直又已年老。本不至因此事而革職刑訊也。但為伊子請託於前。又不據實陳奏。以圖掩飾。且向日亦非安靜之人。本應重治其罪。念其週年尚屬勤慎奔走。著從寬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閉戶家居。鄂昌負恩黨逆。覈其情罪。必應肆市。方足蔽辜。但伊尚能自知罪狀。一一供認。而於史貽直囑託書詞。毫無隱諱。致朕得明正官常。有此一節。著從寬賜令自盡。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又諭滿洲本性樸實。不務虛名。即欲

通曉漢文。不過於學習清語技藝之暇。畧為留心而已。近日滿洲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殊屬惡習。夫棄滿洲之舊業。而攻習漢文。以求附於文人學士。不知其所學者。並未造乎漢文堂奧。而反為漢人所竊笑也。即如鄂爾泰。係胡中藻素所尊重者。然其詩中頗有戲謔鄂爾泰之句。伊姪鄂昌見胡中藻悖逆之詩。不知憤恨。反與唱酬。實屬喪心之極。又以史貽直。係伊伯父鄂爾泰同年舉人。因效漢人之習。呼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於人數乎。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治。嗣後八旗滿洲。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能學習精嫻。朕自加錄用。初不在其學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過學習以備考試。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著通行曉諭部院八旗知之。○兵部等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配防城寨。礮應隨時

酌量增撥。閩省原貯礮二千四十八位。請添一百九十六位。浙省原貯礮二千一百四十九位。請添二百九十八位。俱在各營餘礮內撥補。不敷。將舊存廢礮改鑄。至礮車礮蓋。應支營伍公糧製備。但公糧歲有定額。勢難一時備足。請將礮車礮蓋數多營分。分作五年。數少者分作三年。製備齊全。又礮須隨時洗演。第全演運費繁多。請將十位以上者。分作二年。二十位以上者。分作三年。演放一周。擡

夫在州縣額夫內撥用。火藥等項。於風雨停操節省項內撥用。應如所請。從之。○以多羅貝勒允禔子弘潤。照例降襲固山貝子。○歸化城右翼三等男納木扎布故。以子噶木保襲爵。○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擒獲羅布藏丹津。派侍衛台布等。解送來京。並據達什敦多布轉報。額伯津宰桑所屬得木齊諾爾布扎布。巴顏轄。將逃人巴朗擒獲。同從前擒獲之孟克特穆爾。一併派員解送前來。

羅布藏丹津。負恩悖叛。逃往準噶爾。偷生三十餘年。今兩路大兵直抵伊犁。無路奔逃。並將投降潛逃之巴朗。一併擒獲。實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著班第等。令解送之侍衛等。沿途悉心防範。仍派乾清門侍衛前往張家口。俟羅布藏丹津等一到。即速解京。候朕擇日獻俘。明正典刑。其擒獲巴朗之諾爾布扎布。巴顏轄。奮勉可嘉。應從重加恩。但前此投降人內。並未見有額伯津宰桑及巴顏轄之名。

著班第查明。如係新來投降者。即照投降宰桑之例。宣旨授為散秩大臣。並著賞給世襲雲騎尉。銀一百兩。以示獎勵。再副都統達什敦多布。有無協力擒拏巴朗。班第等亦即查明奏聞。候朕酌量加恩。○又諭前同巴朗潛逃。車凌孟克之孫巴布勒等。現已一併擒獲。上年貝勒車凌孟克。及伊子巴朗。冀受朕恩。前來歸順。乃車凌孟克赴熱河入覲時。巴朗乘間脫逃。不獨負朕厚恩。抑且悖逆其父。情



罪甚重。國法難寬。朕已降旨。將伊解送來京治罪。但念車凌孟克誠心感戴。在軍前奮勉行走。伊孫巴布勒。或為巴朗所逼。或與巴朗同謀。俱可置之不問。總因加恩車凌孟克。特予寬宥。著薩喇勒。將此傳諭貝勒車凌孟克知之。其巴布勒。至烏里雅蘇台時。即著莫爾渾等。遣人送至車凌孟克游牧處居住。○以吏部尚書管四川總督事黃廷桂。為大學士。仍留四川總督任。調禮部尚書王安國。為吏部尚書。以湖南巡撫楊錫紱。為禮部尚書。命來京供職。工部侍郎何國宗。為左都御史。熱河副都統李侍堯。為工部侍郎。○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明安。為熱河副都統。兵部侍郎觀保。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調甘肅巡撫陳宏謀。為湖南巡撫。以工部侍郎吳達善。為甘肅巡撫。以河南布政使圖勒炳阿。為河南巡撫。○壬辰。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西師大捷。克定伊犁奏聞。○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奏。臣等進兵至伊犁。沿途厄魯特回子等。牽羊攜酒。迎叩馬前。臣等宣布恩旨。無不額手稱慶。所在人衆。耕牧如常。毫無驚懼。臣等撫定賊巢。即渡伊犁河北。務擒達瓦齊獻俘。諭曰。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部衆人等。載道歡迎。現已撫定賊巢。達瓦齊遁竄。遊魂可計。日就縛等語。準噶爾一事。實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籌辦未竟之緒。即朕御極以來。亦屢准其請安貿易。初未有興師致討之成心。邇年因其篡奪相尋。人心瓦解。諸部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及阿睦爾撒納等。叩關內附。先後踵至。其人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曉軍務。朕於熱河召見時。伊等皆深知感激朕恩。以願効前驅為請。是其勢有可乘。機不容失。因籌及兩路興師之舉。而人心狃於久安。

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憚。今日諸王大臣具在。試各自揣本心。方創議伊始。確然信為必當從事者誰乎。甚至如策楞。舒赫德。身肩其任。而懦怯乖張。幾至債事。經朕降旨治罪。而無識之徒。未必不曲為致惜。由今日觀之。則此二人當治罪乎。否乎。夫準噶爾一日不定。則其部曲一日不安。來歸之人。將日益衆。非得其地。何以處之。蓋揆情度勢。今昔迥殊。在

皇祖

皇考時。適當其聲勢方張。藩籬完固。彼得恃遠逋誅。未及犁庭掃穴。設處今日事機之會。有不乘時決策。迅奏膚功者乎。即朕籌辦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計日可就。是以禡牙推轂之典。概未舉行。設或時會稍有濡遲。朕亦惟有自為引咎耳。然究不肯以畏難之見。徇浮論而失機宜。且近日滿洲陋習。假持重以文其退縮。在朕前並不能據實陳奏。一惟退有

後言。此風實可寒心。現在師行未及半載。初無血刃遺鏃之勞。軍費諸費。較前甫及十之一二。即喀爾喀部落。亦並未以大兵經過。稍有滋累。而所至耕牧不移。壺漿夾路。為亘古所未有。試問前此之總總過計。謂為有損無益。必不可行者。今果有所損乎。否乎。果當行乎。否乎。

皇祖平定朔漠詩中。即有力排衆議之語。足見我朝

家法。獨運乾剛。主持振作。羣臣惟當竭心協志。共思奮發有為。若一任因循。不知其委靡頹弊。流入何等矣。故今雖值此捷奏頻仍。遐荒底定。而朕心初不以為喜。惟有感戴

上蒼福佑。

列祖貽庥。與廷臣益加做勗而已。其身歷戎行。諸臣調度合宜。克成偉績。應加懋賞。用示酬庸。阿睦爾撒納。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并加賞豹尾槍四桿。其子著加恩

封為世子。班第薩喇勒。俱著晉封一等公。并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絛朝珠。瑪木特。著晉封三等公。仍賞二團龍補服。雙眼孔雀翎。俱准其常時服帶。以示優獎。色布騰巴勒珠爾。著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扎拉豐阿。著晉封郡王。車布登扎布。普爾普。俱著晉封貝勒。車凌。著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車凌烏巴什。班珠爾。訥默庫。俱著晉封親王。車凌孟克。著晉封郡王。在事大臣官員兵丁。著該將軍等。分別等第。造冊送部議叙。叅贊大臣達勒當阿。阿蘭泰等。一併交部議叙。兩路管理臺站官員。亦著查明議叙。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為力矯積習。為國任事者勸。軍機大臣等。并著交部議叙。所有一切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詳察具議。以聞。尋議大功告成。所有告祭

天。

地。

太廟。

社。

稷。

陵寢。禮儀。現在敬謹辦理。其凱旋。筵宴。賞賚。等事。遵旨於駐蹕熱河舉行。至一切應行典禮。敬稽舊典。請諏吉加上。

皇太后徽號。進表。行慶賀禮。頒詔天下。

御製碑文。勒石太學。其大兵所過之處。及伊犁

地方。有應行勒石者。亦請

御製碑銘。並開館纂輯平定準噶爾方略。從之。

○又諭。準噶爾平定。兩路將軍大臣等。朕俱已加恩。鄂容安。在叅贊大臣任內。奮勉行走。亦應加恩。但伊從前有準噶爾不宜辦理之議。伊父鄂爾泰。與大逆胡中藻。師生交結。伊兄鄂昌。又與胡中藻附和黨同。鄂容安明知其事。不行陳奏。有負朕恩。伊若不敢前往軍營。原欲從重治罪。今因此次行走。免其治罪。即

係朕恩。著將此傳諭鄂容安知之。○又諭據尹繼善莊有恭奏。淮徐海三府州屬四月初七等日。連日大雨。上游水發。淮屬之清河桃源。安東。徐屬之銅山。豐沛。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沐陽。贛榆。并江寧府屬之江浦一縣。附近湖河窪地被淹等語。江南淮徐等屬。連年被水。原係積歉之區。今窪地又復被淹。民力必致拮据。朕心深切軫念。著該督撫等速行查明被水州縣貧民。應賑卹者。分別賑卹。所有涸出地畝。尚可補種秋禾者。即行借給籽種。速令補種。務俾口食有資。災黎不致失所。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安設臺站之蒙古等。自進兵以來。行走艱勉。毫無貽誤。深堪嘉予。今大功已成。應加恩賞賚。其厄魯特等。俱係新降之人。感戴朕恩。實心奮勉。尤屬可嘉。著加倍賞賚。班第等。即行分別查辦。○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新蔡縣民梁券妻李氏。○癸巳。諭準噶爾用兵一事。上

年朕詣盛京。恭謁

祖陵時。俱已虔誠默禱。今仰邀

列祖福佑。迅奏膚功。荒服救寧。慶洽中外。實我

大清萬年宗社無疆之庥。理應告祭

三陵。躬伸謝悃。惟是東巡尚未逾歲。不欲以清

塵除道。重煩我幽岐父老。

永陵。著派皇子永璋。

福陵。著派皇子永琪。

昭陵。著派皇子永璘。代行告祭禮。今秋諸皇子

隨侍熱河。即就近取道前往。俾其周歷遼瀋。

仰思

祖宗肇興之烈。禮成後。並可於奉天行圍較獵。

用習武事。而昭

家法。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著行文各該衙門。照

例豫備。○又諭。平定準噶爾捷聞。此皆仰蒙

皇祖

皇考。謨烈顯承。

福貽宗社。故得膚功。迅奏。荒服救寧。理應敬詣

橋山躬申告祭。因今春甫經展謁。而目下青苗彌望。農事方殷。車駕所經。恐滋踐踏。然朕仰慰

先靈之意。實切於衷。告

廟之典。宜躬詣行禮。

孝陵著遣皇子永璋。

景陵著遣皇子永瑛。

泰陵著遣皇子永琪。前往代行告祭。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著各該衙門。速行豫備。○又諭。此

次大兵奏捷。各督撫辦理軍營糧餉。俱屬妥協。宜予錄叙。以獎勤勞。劉統勳。方觀承。恒文。陳宏謀。蔣炳。俱著交部議叙。其派委辦理軍務人員。著該督撫分別等第。奏聞請旨。○又諭。曰。協辦大學士阿克敦。現患目疾。給假調理。未能速痊。內閣辦事需人。尚書達勒當阿。著馳驛來京。協辦大學士事務。其黑龍江將軍。仍著綽勒多署理。○又諭。河南布政使員缺。著劉慥補授。福建按察使員缺。著史奕昂

補授。史貽直私書請託。係伊自取之罪。原與伊子無涉。是以仍加錄用。著將此旨諭令知之。○又諭。曰。大學士公傅恒。以加賞公爵。具摺奏辭。情詞懇摯。及召見之際。又復面陳。再四。至於泣下。並稱金川之役。叨封公爵。已為過分等語。觀其不自滿假。倍深兢惕。信出至誠。實將來可以永承恩遇之道。朕心轉為嘉慰。應俯允所請。用成厥志。所有平定金川。及準噶爾奏捷。兩次功績。均著併於現封忠勇公勅內。以昭茂典。仍於軍機大臣內。交該部從優加等議叙。○又諭。曰。班第著封為誠勇公。薩喇勒著封為超勇公。瑪木特著封為信勇公。班第。薩喇勒。並著賞戴寶石帽頂。以示優獎。○又諭。曰。烏勒登努三。前因獲罪革職。留於軍營効力。但念伊等從前俱在內廷行走。今軍務已竣。著施恩來京。烏勒登。授為三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努三。授為藍翎侍衛。仍在嚮導章京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大

兵平定伊犁。所有應行入覲人等。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即將派定人數若干。何時可到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將應辦事宜。交兆惠等妥協辦理。再哈薩克處。應遵照從前所降諭旨。遣人前往。其曉諭哈薩克。阿布賚之旨。應告以哈薩克。先與準噶爾互相構釁。當天朝進兵之時。正達瓦齊與爾等交爭。因大兵前進。達瓦齊始將擄掠爾等之兵停止。今準噶爾地方已經平定。俱為臣僕。凡前此戕害爾等之事。自可永行禁止。爾等如願歸誠。必普加恩澤。若欲自為部落。亦祇許靜守邊界。毋得侵擾。倘仍照前擄掠。當發大兵征討。將此明白曉諭。視伊等情形若何。即行奏聞。再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俱係準噶爾台吉。伊等現在如有子孫。朕尚欲為加恩。如竟無嗣續。深屬可憫。著班第等查明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墳塋。照蒙古禮致祭一次。仍由該鄂拓克人等內。酌量派人。永遠看

守。並歲行祭掃之禮。將此通行曉諭準噶爾人等知之。○又諭從前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奏請帶領游牧豫備兵丁前往噶斯駐劄防範。朕已降旨允行。今大兵已至伊犁。撫定準噶爾全部。叛賊羅布藏丹津亦已擒獲。噶斯地方。毋庸駐兵防守。著傳諭副都統德爾素傳旨曉諭索諾木丹津。將兵丁即行撤回。并將準噶爾平定之處。通行曉諭衆扎薩克知之。○吏部等部會議直隸總督方觀承疏請改設運河汛員并修防事宜。一南北運減河。宜添改汛員。查靜青二縣子牙河主簿二員。所管均非要工。請裁。即以靜海縣子牙河主簿改為滄州減河吏目。移駐南運捷地減河適中之風化店。管理三官廟橋東一帶隄工。至南運興濟減河。分隸青滄境內。險工多在上游。查滄州李村巡檢。距興濟甚近。向專司地方。請改為青滄減河巡檢。汛臨時移駐險工適中之青縣大杜家莊防護。汛後仍回

李村。又裁汰之青縣子牙河主簿請改為天津縣減河主簿。移駐縣屬大張家莊適中地方。管理北運筐兒港減河南隄。并將筐兒港千總汛內分撥額外委一名。河兵二十名。資其派用。其一切疏濬啟閉各事宜。由楊村通判覈轉。一子牙河東隄應歸專員經理。查子牙河東隄界連靜青大。三縣閭光莊一帶。係大城縣縣丞經管。接界之東隄向屬靜青二邑子牙河主簿管理。辦理掣肘。今二邑主簿議裁。請將東隄統歸大城縣縣丞管轄。并請移駐子牙村適中之地。所有靜海縣子牙河主簿衙門原派淺夫二十名。即撥歸該縣丞管轄。一改設各汛員應兼巡檢銜。查永定河十八汛員俱兼巡檢銜。請援例將改設之滄州減河吏目。天津縣減河主簿。大城縣縣丞。均令兼巡檢銜。青滄減河巡檢兼李村銜。仍責該道廳稽查。不得干與地方事。一頒給閘防。查河員與州縣同城者。例不給閘防。今

議移駐。應鑄給大城縣縣丞兼子牙鎮巡檢。滄州減河吏目兼風化店巡檢。青滄減河兼李村巡檢。天津縣減河主簿兼筐兒港巡檢。各關防。一添設閘板。查減河原以蓄洩運河之水。啟閉有時。方為有濟。今議於捷地興濟兩減河石閘添設閘板。一設立渠長。查南運兩減河未設河兵淺夫。應仿祁淦等河例。令該汛員於民夫中揀其老成曉事者。每十里立渠長二人。一河隄應編字號。查工程有平險。修防有難易。日久牽混。勢所不免。應將工段分編字號。一河隄向宜栽柳。查兩運減河及子牙東隄應責令汛員督率種植。均應如所請。從之。○定北將軍班第等奏大兵凱旋軍糧在所必需。臣與阿睦爾撒納等酌議。從前陸續所送馬馱牛羊。運至屯田處。交親王成衮扎布。以備支用。甚屬妥協。至運米路遠。不若多運茶封。並酌帶銀數萬兩。已移飭莫爾渾遵行。報聞。○甲午諭。從前錦州副都統

那蘭圖奏。阿睦爾撒納等係被達瓦齊逼迫來降之人。不可深信。應加意防範等語。那蘭圖此奏。甚屬懦怯不堪之至。平定準噶爾一事。朕相機籌辦。知阿睦爾撒納等有勇有謀。且感激朕恩。常思報効。朕始將征勦準噶爾之事。付伊辦理。那蘭圖奏此事時。朕即欲將伊治罪。因值進兵之始。恐動搖人心。未經降旨。今準噶爾全部已定。著將那蘭圖革職解京。交刑部治罪。○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本年七月十六日。朕恭奉

皇太后鑾輿。巡幸木蘭。計回鑾至熱河時。新附之台吉噶勒丹多爾濟。暨各宰桑等。輸誠入覲。正可名見撫諭。以慰其瞻仰之忱。其阿睦爾撒納。車凌。車凌烏巴什等。功成奏凱。亦宜宴賞。以示酬庸。仍照上年之例。駐蹕山莊。優加賞賚。舉行盛典。所有一切應行豫備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丙申。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鑄給雲南大理城守營都司并大定協中軍都司。關防。從雲貴總督碩色請也。一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臨淮縣民郭守文妹郭氏。一丁酉。軍機大臣等奏。遵旨審訊張紹衡。據供。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內。裘曰修實向伊說過。堅磨生集。恐已進呈之語。與胡中藻原供相符。裘曰修仍堅不承認。并稱本月十七日。有翰林饒學曙至伊寓所。說張紹衡在途有人往迎等語。臣等即傳訊饒學曙。據供。本月十七日。在門首見張紹渠家人郝陞。知張紹衡將次到京。因往裘曰修家探問。又據張紹衡供。於十五日在任邱縣。伊弟張紹渠與伊相見後。即遣郝陞來京。告知饒學曙。及至彰義門外。又見郝陞迎候。傳饒學曙語。囑其不可說出裘曰修等語。此事輾轉質對。裘曰修與張紹衡說及之處。已無可置辯。乃一味隱諱。殊屬不合。請將該侍郎交部嚴議。張紹



渠饒學曙俱係職官。應知法守。乃欲為裘曰修開脫。輾轉通信囑託。均請交部議處。張紹衡現已供出實情。所有職銜。無庸議革。得旨。此事面質對。其言出自裘曰修。已無疑義。若謂裘曰修有意通信。何難密札胡中藻。令其並行銷燬滅迹。而乃假諸張紹衡之口。此固不然。但從前查辦胡中藻詩集。朕原特交蔣溥密辦。事閱數年。裘曰修同事內廷。偶爾閒談。亦情理所有。而張紹衡向胡中藻說。原在未經發覺之前。俱出無心。於胡中藻本案。初無關涉。自可無庸辦理。乃裘曰修面承詢問。堅執以為並無此言。是以將張紹衡提挈質對。俾此事水落石出。而裘曰修以業經諱飾於前。因即遂非於後。今既供証確鑿。則裘曰修面欺之罪。實無可逭。裘曰修著交部嚴察議奏。張紹渠身為監司。方將操三尺以按事。乃於途次邀見伊弟。婉轉通言。目無法紀。然此猶曰兄弟之情。直在其中。至其遣家人

來京。告之饒學曙。令其轉達裘曰修。是乃明知張紹衡到案。萬不能隱諱實情。為此輾轉商託。不過欲裘曰修聞知感激。雖得罪因伊弟之供出。而亦不致怨彼。其行如鬼域。巧於夤緣。情罪較饒學曙尤重。張紹渠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依議。江西風俗。向來專以瞻顧鄉情。聯絡聲氣為事。胡中藻案內干連人等。朕已加恩。一切從寬免究。乃裘曰修等為一無關緊要之言。而亦必影射避重。不知做惕感悔。似此怙終不悛。自取罪戾。使朕雖欲加恩。而天理有所不容。不亦大可懼乎。將此通行傳諭。俾咸知洗心滌慮。安分守法。以副朕庥惡成俗之意。尋議裘曰修。照溺職例。革職。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革任。張紹渠。照夤緣奔競例。革職。饒學曙。照不應重律。降三級調用。得旨。裘曰修著革任。饒學曙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餘依議。○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逃犯巴朗。已經擒獲。交喀爾喀協理

台吉圖巴扎布。宰桑烏勒木濟。解送前來。巴朗係背恩脫逃重犯。應即速解來京。此時量已起程。著傳諭班第等轉飭圖巴扎布等小心監押。即速赴京。仍將何時可到之處。先行奏聞。○又諭據富勒赫奏。福建駐防第一起滿兵。自直隸山東以來。俱係陸路。折給口糧。自行買食。至江省水路。每兵只給口糧米八合三勺。一切柴薪鹽菜日用家伙。並未備辦。甚為拮据。地方官每名捐給錢十文等語。派往駐防兵丁。應給口糧。自有定例。何以兵丁等陸路行走。道經兩省。口糧並無不敷。獨至江省水路。忽致如此拮据之理。或因派往駐防兵丁等。本非安靜守分之人。在途日久。伊等以離京已遠。妄思借端多索。而地方官輒額外捐給。急圖了事。亦未可定。果爾。則該督撫之辦理不善。亦概可見。尹繼善身任總督。值此滿兵過境。雖已派出大員。亦應親往彈壓。務期料理妥協。乃祇任彭家屏在彼專辦。

並不親身督察。是伊平日間好逸養高之錮習。仍未悔改。大非敬公率屬之道。著傳旨申飭。仍令將兵丁口糧。該省是否照例辦理。因何致有不敷之處。即行據實查奏。再現在該兵等。不日即抵浙閩。且此後起數尚多。著傳諭喀爾吉善。務飭派出專辦此事之同德等。妥協辦理。令兵丁等共知節制。不得因循江南前轍。故為遷就。○又諭據富勒赫奏。福建駐防第一起滿兵。至江省水路。地方官因口糧未敷。每名捐給錢十文。辦理實有未妥等語。兵丁行程。水陸無異。應得口糧。自係照例畫一辦理。何獨於江省水程。致有不敷。須地方官捐給錢文。此等派往駐防兵丁。多屬喜事之徒。沿途額外需索。事所不免。或直隸山東一路地方官。即已如此捐給。江南承照辦理。而前此無人奏出。亦未可定。可傳諭詢問方觀承。郭一裕等。此項兵丁。從前經過該省。是否照例支給。有無藉口不敷。額外捐給之

處據實查奏不得因從前奏報兵丁出境摺內已經聲明毫無需索今復稍存迴護掩飾之見尋直隸總督方觀承山東巡撫郭一裕覆奏兵丁經過境內實屬安靜並未額外求索地方官亦毫無捐墊報聞以公德祿為錦州副都統 己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調署工部侍郎書山為刑部侍郎以江蘇學政內閣學士夢麟為工部侍郎命來京供職以光祿寺卿李因培提督江蘇學政 庚子  
上還宮 定北將軍班第奏據阿睦爾撒納密行告稱若以噶勒藏多爾濟為綽羅斯汗衆心不服不若於事定後齊集各宰桑得木齊等廣為諮訪於噶爾丹策零親戚中不論何姓擇衆心誠服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衆則輿情既協亦可永遠寧帖臣告以奉旨封四衛拉特各為一汗令自管轄若另選別姓不獨未合

聖意即準噶爾衆心亦豈允服阿睦爾撒納復稱我蒙

皇上重恩已極尊榮復有何求但我等四衛拉特與喀爾喀不同若無總統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禦諸敵又生變亂俟與額駙公同商酌再為陳請臣即密行知會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豫為留心再伊此時惟以糾合從前失散之人圖立產業為急務又常言帶領鄂拓克投降之宰桑索薩賚等原係伊輝特部落之人種種虛張聲勢其希冀僥倖之心已經畢露俟大功告成臣與薩喇勒鄂容安等悉心辦理不使稍萌妄念再內大臣瑪木特退後每摘發阿睦爾撒納之短而覲面又多迎合似屬年老昏憤不可深恃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一摺阿睦爾撒納不無希冀僥倖之心班第答以準噶爾地方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之處業已降旨斷不可改持論甚為得體若止封阿睦爾

撒納為汗。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為伊一人集事矣。然伊即潛萌覬覦之念。班第惟以奉有諭旨。不敢妄行陳奏。正詞相拒。料伊亦不敢遽爾妄行。但此念既萌。久留彼處。於事無益。若即促其來京。使之疑懼。亦有未便。俟達瓦齊就擒之時。將伊同衆台吉遣回。固可安然無事。但從前原有留伊駐劄辦事之旨。班第若恐急遽遣回。致伊頓起猜嫌。不若仍遵前旨行。班第惟酌量情形。善為籌畫。不必拘泥朕旨。至瑪木特原係一狡猾之人。其行為更可不必深論。從前薩喇勒亦曾將衆人不願封噶勒藏多爾濟為汗之處奏聞。朕曾傳諭玉保。令其暫停降旨。今阿睦爾撒納又為此言。看來衆心果有不願。亦未可定。班第留心訪問。並察看噶勒藏多爾濟。如果不足服衆。即由噶爾丹策零近族內。揀選一人。封為綽羅斯汗之處。作為已意。密與阿睦爾撒納商議具奏。若其人尚屬可用。即不必商辦。總

俟伊入覲後。再行定奪。將此密諭班第知之。○又諭據班第奏稱。伊犁河北。從前原有存貯米糧。緞疋等物。上年為哈薩克搶掠。所餘馬匹牲畜。俱經達瓦齊攜往特克斯地方。厄魯特回人等。生計艱難。不足以供應大兵口糧等語。準噶爾地方。數年以來。屢遭兵革。又為哈薩克搶掠。現在居住之厄魯特回人等。生計自屬拮据。若於伊犁多駐大兵。深屬未便。從前薩喇勒等奏請停止伊犁駐兵。經朕傳諭班第等。令其酌留兵丁一二百名。為駐劄大臣差遣委用。今功已告成。大兵即宜陸續撤回。班第等現在自當即為辦理。若尚未議徹。即遵旨妥協籌辦。其應酌留兵丁。一併詳議奏聞。○是日起。上以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齋戒三日。○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稱。據投降之哈爾噶齊沙津稟稱。薩喇勒遣赴達瓦齊處曉諭之人。因繞道前往。雖尚未

見達瓦齊聞達瓦齊欲將所遣噶勒雜特之人用刑訊問等語薩喇勒從前遣人至達瓦齊處曉諭原係彼時酌量事機辦理但以噶勒雜特甫經歸順之人即令為使前往如果受達瓦齊刑訊甚屬可憫著傳諭薩喇勒等所遣噶勒雜特得木齊拜伯勒克等若僅止於受刑即酌量加恩賞賚萬一為達瓦齊戕害即將伊子嗣查明奏聞朕從優加恩賞給世職將此一併曉諭哈薩克錫喇知之吏

部奏請新授大學士黃廷桂應授何殿閣兼何部尚書銜得旨黃廷桂著授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等奏臣等帶領官兵分為兩路進渡伊犁河於五月初三日抵河岸適副都統額勒登額帶領索倫兵一千亦至軍威丕振所有近河居住之宰桑得木齊等相率來降者甚衆臣等復遣人前往招服伊犁河原居住之珠勒都斯崆吉斯哈什等處

烏嚕特克噶特一萬餘戶亦漸次來歸報聞士寅諭軍機大臣等七月朕巡幸木蘭於迴鑾時在熱河筵宴準噶爾蒙古王大臣等自京隨往之王公大臣官兵及外藩諸臣并跟役等輻輳駢集人數衆多熱河地方米糧食物恐一時必致昂貴著傳諭該督方觀承早為籌辦交熱河道或應先於八溝等處酌量採買運貯并一切柴薪料豆草束等類先期籌酌妥辦以期充裕足用又諭曰浙江提督武進陞奏本年四月有往寧波貿易之紅毛番船一隻到港船內番梢并小廝共四十四名係廣東舉門人俱無髮辮稱三月二十四日在舉門開船等語番人住居舉門其留辮與否可置之勿論若係廣東內地民人豈有不留髮辮之理豈并去髮辮即轉為蓄髮地步耶舉門地方僻遠此等當留心查察不可不防其漸著傳諭楊應琚將此

項不留髮辦民人查明情節據實具奏如本  
係番人即仍聽其便亦不必有意深求致為  
滋擾尋奏。舉門番民雜處互相貿易內地民  
人從無剃去髮辮之事其赴寧波貿易船內  
番梢等雖附居舉門查係番人故未留髮辮  
報聞。是月告養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奏浙  
省二三月間雨水較多收成少減然綜計麥  
收尚在中上之間惟四月望前驟熱蠶事損  
傷過半新絲較貴得旨今年蠶竟有災即瀛  
臺試養者亦然田功早大覺可望雖云農蠶  
并重然究之多稼不妨絲貴耳。直隸總督  
方觀承奏直屬麥收豐稔得旨今年麥收實  
應額慶但近日覺有望澤之意各府如何又  
奏近日秋田頗覺乾暵若於十日內得雨正  
屬及時得旨今已蒙

上天賜此膏澤大沛實深慶慰益切惕乾○江  
蘇布政使彭家屏奏四月雨水稍多山東上  
游諸湖下注濱河之邳州宿遷及海州沐陽

麥田被淹再沛縣睢寧碭山贛榆積窪處間  
亦淹浸現飭屬逐細查報可補種秋禾者借  
給籽種不能者計口撫卹詳題成災幸上年  
積麥甚廣除被淹外餘仍熟稔人不乏食得  
旨雖云如此其已被災者自必艱窘可實力  
撫綏勿使一夫失所也○江西巡撫胡寶瑤  
奏請端士習以厚民風刊刻免停科舉恩  
旨及屢次欽奉訓士上諭凡士子人給一帙  
俾感激奮興以臻馴善一道員有分巡之責

所至之處悉令召集士民於明倫堂諄復開  
導使咸知大義一教職與士子最親每逢月  
課實行面試并隨時誥誡以率不謹一江西  
士民多聚族而居責成族正就近稽察倘有  
品行卑下文字詭僻者呈明州縣分別勸懲  
一文根於性最忌怪險臣與學臣商定加意  
持衡即素號能文而喜詭異者概不取錄以  
端始進一標名干進之習急宜杜絕倘有不  
遵正學妄行著述思以夤獲科名交結當事

者立即查拏。一江省風氣非藉文墨以逞狂即假星卜以愚衆一二多事生監從中簸弄勾引講張最易流為刁健必應痛懲得旨惟當行之以實而要之以久不可出於一時整頓觀瞻而已○又奏臣屢任外吏深知地方官陋習有三粉飾欺隱疲玩在在不免現江右士習民風正當整飭先須澄叙官方臣到任已閱兩月謹就所見先將司道府賢否開列清單呈覽至各屬州縣江省民情狡黠浮

議最多稍有不公輿論立起貪汙之吏斷無所容惟性耽安逸者貌為謹厚隱致廢弛其自理詞訟准而不審恐一經判斷兩造必有取怨之人上司因無劣跡轉事姑容其實最為地方之害容臣訪察立挂彈章得旨此所謂鄉原德之賊亦政之蠹必當去者○湖廣總督開泰奏民間生計耕織並重查荊州素出綾絹絲布其所需之絲皆取給本省是楚中風土非不宜蠶祇緣工匠習業平常狃於

其舊若令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可馴致改觀并可仿織綢紗臣與撫臣并在省司道公同捐辦已向江南雇募工匠來楚復選荊州工匠到省設立機局使之試織其仿織之宮綢府紗頗肖江南商店開而購買得價尚易察其情形似堪收效惟是捐辦不能經久又未便請動正項查有惠濟加鑄節省工料錢二千餘串可以暫借俟民間學織者衆即將官局停止料物變繳完款報聞 協辦陝

甘總督尚書劉統勳甘肅巡撫陳宏謀會奏甘省口內各塘站舊設正站腰站協站正站安馬二十五匹腰站十六匹協站十匹查文報挨站遞送而馬數多寡參差勞逸不均請將甘省境內俱為正站每站照腰站例安馬十六匹此內除原設腰站之處毋庸變更外應將原安之七正站馬二十五匹內各減去九匹共減馬六十三匹於原安之七協站馬十匹外各添馬六匹共添馬四十二匹尚餘

馬二十一匹。查嘉峪關向無驛站。即撥彼處應差報聞。○劉統勲又奏。投誠台吉噶勒丹多爾濟。遣使布圖庫等進京。攜帶皮貨。欲行售賣。伊等係進京請安之人。未便以交易為事。但未諳體制。不便過繩。應將貨物暫貯肅州。俟還日再酌量代為變價。得旨。總不必官辦。回日。令其自行持向商人交易。若以語言不通。可令為之傳語照看而已。○陳宏謀又奏。臣於四月。自西安起行。由涼甘赴肅。沿途

查勘塘驛馬匹。塘馬俱極臃壯。惟驛馬不免疲瘦。臣飭有驛各官。上緊餵養。即出嘉峪關。前抵安西。巡歷所屬五衛地方。麥禾豐收。有望。其各處草灘湖蕩。於官民駝馬牧放亦便。至橋灣一帶。每塘安馬四十匹。雖道里遠近不均。然輪替應差。可以迅速。得旨。覽奏俱悉。今已用汝為湖南巡撫矣。所有應辦事宜。據汝所見。告之劉統勲。及吳達善。○陞任大學士吏部尚書。仍管四川總督黃廷桂。四川提

督岳鍾璜會奏。泰寧協地方惠遠廟。向由達賴喇嘛。派人住持。自派達漢來廟。隨帶跟役丁巴羊平等。竟干與地方事務。招誘士民。不服土司差喚。經前提臣岳鍾琪。行知達賴喇嘛。徹回。另派羅藏桑結前來。詎又將逐回之頭人丁巴羊平等。攜帶來廟。復行滋事。臣等正在查辦。適羅藏桑結病故。即轉行達賴喇嘛。揀派老成端正喇嘛前來。其丁巴羊平等俱徹回。得旨。此人即應汝等喚至內地治罪。

省教未由十九

三十九

失於柔縱矣。然既已放迴。亦不必勒要也。○又奏。打箭爐外孔撒麻書兩土司。係嫡堂叔姪。有祖遺孔賣官寺院一所。又有科則圖根草齋管沖。四小土百戶。彼此爭執。各欲兼管。兩相構釁。大金川。綿斯甲。係麻書親戚。革布什咱。德爾格。上中瞻對。又係孔撒親戚。彼此袒護。各遣頭人幫兵助勢。當即選差標弁前往化誨剖解。并譯寫番牌。曉示金。綿革德等酋。不得逞私妄袒。又飭泰寧協副將陸天德



駐劄打箭爐。就近彈壓。酌量辦理。報聞。○黃廷桂又奏。川省銅鉛各廠。向例舊廠。係藩司兼管。其新廠由臬司總理。查前任臬司周琬。經管各廠有年。情形熟悉。今陞授藩司。原管廠務。應移交臬司公泰。但一易生手。辦理恐未合宜。且錢局事件。係藩司專政。而銅鉛有關鼓鑄。事本相連。請將新廠。統令周琬一手通辦。至建昌一路廠地。距省寫遠。耳目難周。請委寧遠府知府。就近兼管。得旨。如所議行。

實錄卷四百十九

十

又奏建昌會理州屬黎溪銅廠。坐落深山。商販收買甚少。而廠商本少。力微。未能遠運求售。每致工本無出。停採待變。查重慶為水陸通衢。請於該處設立銅店。將廠商煎獲白銅。覈其工本。量給微利。官為收買。轉運重慶。招商出售。俟行之漸久。或外商赴廠販買。或廠商自行運售。仍聽其便。得旨。知道了。告之開泰。令其妥辦。此不過因地制宜。一時權宜。不必見之章疏。○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粵西

太平鎮安二府暨南寧府屬之遷隆土崗。皆毗連安南。綿亘二千餘里。為閩者三。為隘者百。惟太平府屬之平而水口兩關。及由村一隘。例許客商行走。餘俱封禁。但平坦處即易私越。乾隆六七年間。安南內訌。即有奸匪潛行出入。經前督臣馬爾泰查勘。奏請將隘口悉用磚石壘塞。平坦散漫處。用堅木豎柵。并派撥兵勇防守。第恐稽察不密。年久又復廢弛。請嗣後每年冬月。飭知府協將親巡一次。

實錄卷四百十九

四

補柵溶壕。并查驗兵勇。有無缺少。各出印結備案。庶不視為具文。得旨。是如所議行。○又奏。粵東產鹽。生熟二種。竈丁灌曬熟鹽。較生鹽工力尤費。查生鹽場分經前督臣分別籌捐。題請買穀。按年出借。以為曬丁青黃不接之需。而熟鹽各場。轉未議及。似覺偏枯。臣與鹽運使等。公捐為倡。各商亦極踴躍。共捐銀五千兩。按照場分大小。竈丁多寡。逐年出借。於收鹽價內扣還。得旨。好。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九

實錄卷之四百八十九

四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六月癸卯朔以平定準噶

爾。告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告祭

天。

地。

大社。

大稷。

先師孔子。○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準

噶爾部落自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以來互

相戕殺內亂頻仍。至達瓦齊愈行肆虐。所屬人衆皆不聊生。朕憫念彼處生靈特遣兩路大兵往平準噶爾全部。出水火而登衽席。今伊犁已定。所有投誠衆台吉等並感戴朕恩。懇求入覲。朕亦欲令伊等來京瞻仰。慰諭撫綏。施恩賞賚。但現在軍行甫經平定。彼處又與哈薩克布魯特各部連界。須酌留辦事之人。不必俱令前來入覲。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將應行入覲台吉等。派定遣來外。

仍於每部落酌留堪任辦事之人。在各游牧稽查彈壓。俟下次再令更番前來。方為允協。將軍大臣等暫留駐劄。亦因準噶爾地方初定。現有應辦事宜。俟一二年後。諸事俱定。即行撤回。再將彼處各台吉酌量勞績。及所屬人數衆寡。分別加恩。封為汗貝勒貝子公等爵。雖各項爵秩。視汗自有等差。其為辦理各該旗事務。職任維均。至本部落各扎薩克等事務。即不歸其統轄。向來喀爾喀內扎薩克

等體制皆然。朕視準噶爾衆台吉與喀爾喀諸部落無異。凡事俱一體辦理。四衛拉特台吉亦應照喀爾喀每部落設立盟長副將軍。各一員。遇有應奏事件。即報明駐劄大臣轉奏。至大臣等回京後。即著報部轉奏。所有應放盟長及副將軍之人。俟伊等到熱河入覲。後朕量其人才。再降諭旨。班第等可即通行傳諭。準噶爾全部人等知之。○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明年南巡。一應豫備事宜。已降旨該

督撫等。令其撙節妥辦矣。所有各處行宮內。從前皆陳設玩器。此等物件。或假借應用。或用重價購買。承辦之員。往往張皇其事。藉以邀結上司。而對人則苦稱賠累。即鄉紳舖戶。亦紛然傳為口實。在朕不過偶爾駐蹕。而伊等先期多方覓置。至臨時又或照料不及。易致遺失。甚至不肖家人胥役。即有乘間藏匿者。種種情弊。俱所不免。此次南巡。除揚州之高旻寺行宮。原係商人自行置辦。應仍聽其

豫備但須交收清楚外其餘各處行宮毋得陳設玩器惟潔淨軒牕布置綈褥足供頓宿可矣若羅列層鼎以圖飾觀甚屬無謂殊可不必將此傳諭該督撫等務各凜遵倘仍前豫備必於尹繼善喀爾吉善等是問○丙午上御勤政殿聽政○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臣等於五月初五日渡伊犁河隨領兵趨行與西路大兵連絡聲勢初十日至華諾輝圖西里見有賊人蹤蹟隨赴西路副將

書卷四百九

四

軍薩喇勒等營定議兩路並進迨至哈新烏蘇身觀察勘則達瓦齊擁衆萬人後負格登山崖前臨泥淖駐營固守正在相度間據哨探人等將自達瓦齊營內脫出來投之莽漢們都二人俘送據稱係明阿特鄂拓克之人近為達瓦齊調取前來今見大兵情願投誠達瓦齊自特穆爾圖諾爾帶兵來此軍械不整馬力亦疲各處可調之兵已收括無遺現在衆心離散願降者多臣等詳察地利於十

四日兩軍各據形勝整陣以待并示欲掠游牧之勢將誘出達瓦齊乘機執縛是夜派翼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厄魯特章京巴圖濟爾噶勒並新降宰桑察哈什等帶兵二十名往探達瓦齊蹤蹟阿玉錫等突入賊營衝擊出其不意賊衆驚潰自相蹂躪達瓦齊僅率二千餘人竄去黎明將收服四千餘衆臣等一面安撫一面令郡王青滾雜卜參贊大臣公達勒當阿等領兵分路追躡臣等亦統兵繼進收取達瓦齊家屬達瓦齊雖暫時免脫勢已狼狽可不日就擒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帶領官兵至達瓦齊駐營之地指示調度列陣揚威所派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等帶兵僅止二十二名即能賈勇無前使賊衆驚潰敗走招撫數千餘人深屬可嘉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巴圖濟爾噶勒察哈什等遵令乘夜翻營一鼓先登所向披靡尤為實力奮勉俱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仍加賞男

爵准其世襲並賜銀三百兩兵丁二十二名俱著授為三等侍衛仍各賜銀一百兩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在軍營已及一年現亦無事著即馳驛赴熱河到時朕仍從重加恩遣回游牧居住其投誠之厄魯特莽漢們都原係達瓦齊調取之兵傾心歸順將賊情詳悉稟告亦堪嘉予著阿睦爾撒納等即酌量賞賚以示獎勵○又諭曰阿睦爾撒納等將從前出兵為準噶爾所獲之滿洲蒙古綠旗兵丁

等現在陸續來歸作何辦理之處奏聞請旨滿洲兵丁出征被獲既不能歸又不識死綏之義覩顏視息安居異地至數年之久恬不為恥此等斷不宜仍令回至故土前此車凌阿睦爾撒納等帶來內地之人朕仍令賞給伊等今大兵前進陸續來歸之兵丁等應仍照前旨辦理但準噶爾全部業已平定此等皆係內地人民永遠棄置心有不忍將來事定後巴里坤仍須駐兵防守著傳諭班第等

將陸續來歸之滿洲蒙古綠旗人等逐一查明若係兵丁俱遣往巴里坤居住如蒙古喀爾喀兵丁其中有願歸原游牧居住者准其遣回其不願者仍留巴里坤若係大臣官員即行奏聞明正典刑以彰國憲○調正紅旗蒙古副都統鄂實為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以四格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丁未以平定準噶爾恭上

皇太后徽號遣官告祭

天

地

太廟

大社

大稷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達瓦齊遺棄妻子身帶百餘人逃往布魯特地方阿蘭泰等領兵尾追不日自當俘獲達瓦齊篡

逆暴亂斷不可任其免脫。倘使逃入布魯特境內。班第等即選派幹練人員。遣往彼處。明白開示。務令將達瓦齊擒獻。但止為索取達瓦齊。無庸帶兵前往。不過遣一妥員經理足矣。阿睦爾撒納。薩喇勒。既深知彼處情形。著與班第悉心斟酌。籌辦務期必就擒獲。現在準噶爾全部俱已底定。惟餘達瓦齊一人未獲。所有應行前來入覲人員。即當派定著阿睦爾撒納等將派定人數及何日起程。何日可到之處。速行奏聞。其此次收取達瓦齊家屬。奮勉行走官兵。著將軍班第等查明奏聞。分別議敘賞賚。○又諭曰。侍衛集福。回京奏稱。薩喇勒聞知伊子信息。惟以追擒達瓦齊為事。並未遣人往尋等語。薩喇勒出力奮勉。不以私事廢公。實能明曉大義。朕心深為嘉予。此時伊子諒已回至游牧。著加恩授為三等侍衛。此朕因薩喇勒實心効力。特加優眷。將此傳諭薩喇勒知之。○戶部等部議奏。陝

甘協督尚書劉統勲奏稱。川省協甘軍需銀查驗。委有青潮折算共短銀二千一百一十八兩。應如該督所奏。於前任四川藩司齊格家屬名下追繳。并先於督撫藩司名下按股分賠。其前署藩司史奕昂。照徇隱不報例。革職。黃廷桂。照應奏不奏例。降三級調用。永常。劉統勲。照徇隱例。降二級調用。得旨。依議。史奕昂。著革職。黃廷桂。著降三級。劉統勲。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一級。俱從寬留任。永常。著銷去軍功。加一級。免其降調。戊申。

上奉

皇太后還宮恭上

皇太后奏書

上禮服於中和殿。恭閱奏書後。

上升輿。由右翼門至永康左門。降輿。大學士捧奏書。由中路前行。至慈寧門下。

上由東階升。至門下東旁立。

皇太后禮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韶樂。

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大學士捧奏書。在左旁跪進。上受奏書。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案上。宣讀官捧起。跪宣奏書訖。

上九拜禮成。奏書曰。德莫盛於載物。含章叶柔。順之貞。孝莫大乎尊親。歸美著顯。揚之義。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恩深教育。道備生成。啟泰運以凝庥。八荒並登壽域。

體坤儀而立極。六合悉被。

慈暉慶愛。日之方長。扇仁風於罔外。

璇闈視膳。親承

懿訓之昭垂。沙磧陳師。果見膚功之克奏。謀貽

燕翼。惟太妣之嗣厥徽音。慶集鴻圖。宜王母之受茲介福。欣逢盛事。載攷彛章。仰

德範以彌隆。晉

徽稱而適駿。萬國之歡心共戴。願熙鴻號於無窮。兩階之文教覃敷。並鞏皇圖於有永。伏祈

鑒允。庶展微忱。不勝拳拳之至。謹奏。己酉恭上

皇太后徽號

冊

寶

上禮服御太和殿恭閱

冊

寶。奉安綵亭上前行。

上升輿。隨後由右翼門至永康左門。

上升輿行至慈寧門外東旁立。

冊

寶。仍設於正中黃案上。

皇太后禮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韶樂

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左旁大學士捧

冊

寶。依次跪進。

上受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案上。

宣冊官宣寶官跪宣

冊

寶訖

上九拜禮成

冊文曰

聖慈衍慶版章式廓於遐方顯號揚麻尊養丕  
崇於寰海本至德而膺多福保佑自天備純  
嘏而炳鴻文安貞應地歡騰朝野喜溢宮庭  
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陛下德  
協資生功符厚載肅雍宣化流慶譽於黃裳  
誠敬垂型懋徽音於蒼籙璇宮視膳長荷

洪仁蘭殿承歡恒聆

懿訓近以遠夷款附絕塞蕩平萬里犁庭道左  
有壺漿之獻半年奏凱師中無矢石之勞實  
邀

慈蔭之宏敷克致膚功之迅奏羣萬載不拔之  
業兵氣都消闢百年未集之圖邊塵宵靖臣

民稽首僉謂天家不世之功中外輸成咸曰

聖母無疆之慶合輿情以祝嘏祇上

徽稱賁冊府之光華敬詠吉日載稽禮制肅展

悃忱謹告

天

地

宗廟

社

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

冊

寶上

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瑞叶丹

圖

慈慶滂流於海宇祥徵綠字奎章炳烺於星辰

誠亘古之隆規為普天之盛典伏願琅函永

煥寶牒常輝崇燕喜於日月山川繁禧屢錫

被鴻名於圭璋琬琰景貺頻臻受百千國來



享之文六合均膺晉福垂億萬年無窮之裕  
八荒咸頌坤儀謹言

上御太和殿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官員表賀  
如儀以恭上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徽號頒  
詔天下詔曰朕寅紹丕基統御中外痼瘼念  
切宵旰勤求惟期綏靖邊陲乂安黎庶俾享  
昇平之福益臻康阜之風若乃絕域歸誠膚  
功迅奏

祖宗未竟之緒綿

社稷無疆之庥固事會之所期實

懋昭之有自彛章式著

慶典彌光準噶爾部落僻處荒陬未膺朝命妄

思雄長陵擾諸番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勤三駕以親征

皇考世宗憲皇帝命六師而致討迨朕御極正

及徹兵聊示羈縻准通貿易詎包荒之既久

乃骨肉之自殘而逆豎達瓦齊篡弒相尋人

心瓦解始則車凌車凌烏巴什等款關請附  
繼則阿睦爾撒納等率衆來降既不忍拒之

遐荒自當為登之衽席是用揆幾度勢命將  
出師因其向化之誠寄以前驅之任該將軍  
等同心戮力布德宣威大軍所至自噶勒丹  
多爾濟以及諸部各台吉喇嘛回民等莫不  
拜舞輸誠歡迎載道壺漿夾路耕牧不移遂  
直抵伊犁收其部衆撫綏安輯咸慶更生無  
血刃遺鏃之勞奏掃穴犁庭之勝計自始事

以迄捷聞曾未數旬迅成偉績歷稽往牒實  
所希逢在於朕心倍深兢業此皆沐

蒼穹之默眷荷

列祖之鴻庥故能暢播遠猷光昭駿烈已分遣

皇子恭叩

祖陵代行告祭謹於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一日

親詣

太廟躬申祇告並遣官祇告

天

地

社

稷暨

先師孔子用申謝悃至朕日侍

璇宮親承

懿訓溥

慈暉於海寓

錫厚澤於生民仰惟垂裕之

思宜晉顯揚之號茲於本月初七日率王公文

武羣臣恭奉

冊

寶加上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兩階之

文德覃敷鞏皇圖於有永萬國之歡心允洽

介純嘏以彌增用溥覃恩聿光盛典所有應

行事宜開列於後一五嶽四瀆等祀照例遣

官致祭一歷代帝王陵寢照例遣官致祭一

凡嶽鎮海瀆廟宇有傾圮者該地方官查明估計修葺以昭誠敬一歷代帝王陵寢該督撫查勘修葺動項報銷一此次領兵之王大臣身歷戎行調度合宜克成偉績應加懋賞用志酬庸一現在行間之滿洲蒙古將領兵丁俱能奮勇出力著通行賞賚其出征之綠旗將領兵丁亦著一體賞賚一此次派往西北兩路之在京大臣官員隨圍豫支俸銀及宗人府生息銀兩並兵丁借過庫銀未經扣

完者樂行豁免一軍機處行走官員晝夜辦理甚屬勤勞著交部從優議敘一兩路管理臺站官員已有旨查明議敘其兵部司員接辦軍報遲免無誤亦著交部議敘一順天府官員料理軍行俱屬妥協著照直隸山西河南等省之例一體交部議敘一在京王以下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俱加恩賜一各省將軍副都統總督巡撫提督并總兵官各加恩賜一在外諸王以下公以上俱加恩

賜一凡試職各官俱准實授一在京文武各官俱加一級其任內有降革處分即以抵銷一乾隆丙子年各省鄉試大省廣額十名中省七名小省五名其丁丑年會試應廣額若干名之處該部臨時奏聞請旨一國子監貢生監生及各官學教習免坐監期一月一在京滿洲蒙古漢軍馬步兵丁俱加恩賞一月錢糧一在京巡捕三營兵丁著加恩賞一月錢糧一內務府莊頭等所有積欠糧石等項

查明請旨豁免一各省民欠錢糧著該部查明具奏其年久應免者候旨豁免一從前各省偏災地方所有借給貧民籽種口糧牛具等項查明實係力不能完者著予豁免一雜派項款永行禁革以安民生該督撫嚴察禁革如有仍前濫徵者或經叅奏或被發覺定行從重治罪一除謀殺故殺外如原無仇隙偶因一時忿激相毆重傷致死者將兇犯免死決杖一百照例追銀四十兩給付死者家

屬一現在軍流以下人犯概予減等發落一除十惡不赦外犯法婦人盡行赦免一現在內外監候質審及干連人等久禁囹圄恐致無辜瘐斃者概與釋放一各省分賠代賠之案本人業已身故其子孫實係力不能完者著查明奏請豁免一濫動重刑舊有嚴禁有司官員有因小事輒行夾訊並違例妄用非刑者該督撫即行查叅具奏從重治罪一各處養濟院所有鰥寡孤獨及殘疾無告之人

有司留心以時養贍毋致失所於戲廣

仁恩於茂育遠敷熙皞之隆崇

光烈之覲揚永慶綏和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是日）

上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幸圓明園）諭平定準噶

爾捷聞以數十年通寇迅就廓清荒服敦寧

中外蒙福迺我國家無疆之床緬維

皇祖聖祖仁皇帝削平三孽於康熙二十三年

諏吉

東巡

親祭闕里

武功文德彪炳簡冊朕仰承

先烈集此大勲保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

於

太廟

郊

社嶽瀆諸祀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茂典

先師孔子闕里理應恪循

成憲躬詣行禮用申誠敬且自瞻謁

林泉已逾六載仰止之念時切於懷擬於明

歲春月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啟鑾恭詣曲阜翠華所經亦

以體察吏治清問閭閻行慶施惠以稱朕法

祖尊

師之至意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該部詳議以

聞又諭國家賞功酬庸予以錄敘所以激

勵戎行典至重也準噶爾一事從前我

皇祖

皇考屢申撻伐而彼部落藩籬完固未得機會  
是以暫議徹兵邇來喇嘛達爾扎達瓦齊等  
互相爭殺內亂頻仍其台吉車凌車凌烏巴  
什阿睦爾撒納等款塞內附先後踵至朕為  
天下共主兼覆並幬自當為之經理游牧以  
計長久而又適當達瓦齊衆畔親離勢同瓦解  
此正機有可乘之時因議及兩路進兵而  
人心狃於久安狎畏難之見者多而具奮迅  
之衷者百無一二今賴

上天默佑克集大勲計軍需所費較之從前纔  
及十之一二耳以機會所迫一舉可成之功  
猶多苟安懦怯徘徊觀望倘更有艱鉅過於  
此者尚安冀其勇往從事乎滿洲舊俗一聞  
用兵無不人人踴躍以不與為恥不意承平  
日久漸成畏葸之習至於如此是以朕於此  
大功克就遠夷歸化之時不為之喜而為之

寒心策楞舒赫德之畏蕙既已屢降明旨矣。此次進剿命班第為北路將軍永常為西路將軍在班第領兵前進亦不過遵朕所授機宜。黽勉無誤已邀爵賞然此爵賞非策楞舒赫德之所應得者乎使永常但效班第豈不同膺寵錫之榮乎。乃伊自受事以來強欲自用又以不能與前進之列更沾沾以接濟兵糧為必不可緩之事以見己之長且曰自二月十二日裹兩月之糧今已將盡矣獨不思

按月齎糧原祇就大概通融計算若一一計口授食則人之食量不齊有日食一盂者亦有增至數倍者以食多者一月之用即可為食少者數月之儲乃欲比量而差等之有是理乎且因糧於敵亦從來軍行勝算永常又何獨明於彼而暗於此也。今大兵已集功成迅速何嘗有軍糧不足之事。設如依所奏辦理將輾轉運動逾數旬豈能接濟大兵之進行耶。况用兵於萬里之外斷難斤斤以

餽運為事永常所見仍兵行糧隨漢人論兵故套而實昧於機宜不但此也此次功成實賴

上天篤祐新附之人深感朕恩是以迅速集事耳若稍有相持情形而永常糧絕之言中於人心其害尚可問乎在永常罪且難逭何得尚與有功者一體錄敘耶至於昔年和通呼爾哈諾爾進兵時岱豪等既不能殲賊立功又不能奮身拒敵束手受困徒以自盡了事

夫果有捐軀之志何不死於矢石之間為此婦人女子之為乎對敵之際而領兵之人相率自盡豈不先折士氣似此懦怯無能之人捐成失重即自行引決猶當將伊子孫議罰尚何功之可錄乎且并有乘他人之勝將已繫頸之賊比比射死以示威者以今觀之豈不大可笑耶即阿岱等亦曾失誤軍機僅以身歷行間倖邀議敘此等世職勸懲悠闊朕久欲查辦因西隅之事未完隱忍未經降旨

現在大功既奏。荒服教寧。有功諸臣。俱已特加懋賞。其前此冒濫邀功者。亦不可不加釐剔。以昭平允。所有和通呼爾哈諾爾等處用兵。所得世職人員。著交軍機大臣。及該部詳細查明。如有冒濫應行裁革者。奏明請旨。用副覈實獎勵之道。○庚戌。諭準噶爾全部台吉宰桑等曰。爾準噶爾。自台吉噶爾丹策零時。恭順天朝。尊崇黃教。部屬人衆。俱得安生。朕是以施恩。准其遣使往來。歲通貿易。嗣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繼立。互相戕殺。內亂頻仍。達瓦齊更加暴虐。所有準噶爾全部人衆。俱受荼毒。朕為天下共主。念噶爾丹策零之舊。不忍坐視。汝衆坐於塗炭。而各部落台吉等。相繼款關來降。扶攜戶口數萬。朕憫其窮蹙。為之經理游牧。以計久長。是以特派將軍大臣等。恭行天討。命兩路大兵進剿。驅除殘暴。安輯生靈。爾衆台吉等。去逆效順。感戴朕恩。輸誠納款。朕心深為嘉予。今準噶爾全

部底定。仍將爾四衛拉特台吉等。施恩封為汗。貝勒。貝子。公。爵。令各管轄屬人。安居樂業。爾台吉宰桑等。俱宜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約束所屬人等。安靜謀生。勿因睚眦小嫌。互相構釁。亦毋得將所屬人殘虐。衆屬人等。亦並遵守條教。畜牧耕種。各勤職業。以共享太平之福。爾等僻處遐荒。朕自當示以懷柔之道。如喀爾喀內扎薩克一體辦理。自不以內地法度相繩。再爾準噶爾人等。向知尊崇佛法。朕特為廣布黃教。在伊犁設立庫倫。宣誦經典。俾羣生咸知敬奉。爾等其善體朕心。皈依佛法。永遠遵守。爾等自受達瓦齊凌虐。衆不聊生。今朕如此加恩。爾四衛拉特俱為天朝臣僕。實屬厚幸。務宜洗滌舊習。永受朕恩。再哈薩克人等。向與爾準噶爾有隙。彼此時相搶掠。朕已降旨。哈薩克令其毋得仍前侵越釐定邊界。勿相擾害。爾等亦宜恪遵此旨。不得將哈薩克人衆。肆行搶掠。爾等其善體

之○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全部已定班第等仍留彼處辦事俟一二年內將伊等撤回後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員前往巡查該處情形但如此更換需用多人著班第等於準噶爾舊大宰桑之子孫或已革宰桑內擇其誠實者揀選八九人帶領家屬移居察哈爾地方令其巡查並資差遣副都統達什敦多布及投誠之烏爾古勒濟勒即附入察哈爾旗內居住必須妥為安置此揀選人內如未

有職銜者著賞散秩大臣職銜○又諭曰車凌車凌烏巴什巴玉特等屬下人衆因去歲歉收貧難度日著加恩賞給兩個月口糧並寄知莫爾渾令於軍營米石內動支○調工部侍郎李侍堯為戶部侍郎以內閣學士王際華為工部侍郎山西布政使多綸為禮部侍郎○以山西按察使蔣洲為山西布政使福建臺灣道挖穆齊圖為山西按察使○辛亥大學士等議奏準部平定大兵撤回所有

給將軍班第永常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勅書印信旗牌等項應令繳回但班第薩喇勒仍駐伊犁辦事請另給欽差關防得旨班第薩喇勒現留伊犁駐劄所有班第定北將軍印信暫留應用將軍等會集辦事時不過需印一顆餘俱繳回薩喇勒將軍印信雖繳在彼大臣官員仍以將軍稱之○壬子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議覆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寧夏府知府趙本植侵扣軍需一

案詳覈供詞實屬通融辦理並無侵扣實蹟應將該協督定擬斬決之處照例改流得旨趙永植係承辦軍需之員如果侵肥屬實非軍法從事不足蔽辜是以於該協督奏時令其嚴審定擬嗣據該協督審奏朕詳覽供詞並無侵扣實蹟隨經軍機大臣等議令該協督再行詳議具奏今據該協督仍以斬決定擬軍機大臣會同法司覈覆原供實屬通融辦理罪止那移按律應擬滿流是該協督

所請即行正法之處供罪殊未相符。著仍交該協督劉統勲詳覈案情。再行秉公定擬覆奏。至從前查辦贓產原因軍務重大且辦理伊始。不得不明示懲創。如審明是那非侵。則抵補之外。概可無庸查辦。○雲南鶴慶府屬觀音山土驛丞郭斌故以其姪世祿襲職。○癸丑諭。此次大兵進勦。所有從前雍正年間自青海畔逃之羅布藏丹津及上年潛逃之杜爾伯特台吉巴朗孟克特穆爾等俱已就擒。現在即日押解來京。所有獻俘典禮著該部察例具奏。擇吉舉行。○又諭。西師奏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左都御史何國宗素諳測量。著帶同五官正明安圖并同副都統富德帶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該處測其北極高度東西偏度及一切形勝。悉心考

訂繪圖呈覽。所有坤輿全圖及應需儀器俱著酌量帶往。○又諭。曰阿克敦年已七十。現在日疾未痊。著以原品致仕。刑部尚書員缺著鄂彌達補授。仍兼署吏部尚書事。阿里衮著署理工部尚書事。永常著加恩補授吏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又諭。曰開泰著調補四川總督。即赴新任。大學士黃廷桂著調任陝甘總督。將川督應辦事務交明開泰。即赴肅州。劉統勲將現辦事務一一交明。回京供職。湖廣總督印務著碩色前往署理。雲南總督印務著愛必達署理。雲南巡撫印務著郭一裕署理。山東巡撫印務著白鍾山兼署。○又諭。巴里坤管轄兵丁辦理事務不可無大員專任。策楞既知前愆。此次在哨探兵隊內行走尚屬奮勉。著施恩賞給都統職銜。同副都統三格駐劄巴里坤辦理事務。○吏部議准。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稱廣南韶連道向轄三府。一直隸州內所轄廣州府相距千里。難



於遙制。請改隸廣東糧驛道。就近管轄。并鑄給廣東糧驛道管民屯料價水利兼分巡廣州府關防。廣南韶連道換給分巡南韶連道關防。從之。○以原任江西按察使范廷楷為戶部主事。○甲寅。諭曰。喀爾吉善等奏。諸羅縣民陳天松等。應追罰粟及折價等項一案。自康熙五十一年起。閱今數十年。除已經完過外。其未完粟米銀兩。戶名半已無人。實屬力難完繳等語。陳天松等係海外窮黎。墾荒

平定縣志

志

追罰。與杭欠額賦不同。且歷年久遠。上年臺屬又被災傷。情殊可憫。所有未定罰粟及折價銀兩。著加恩悉予豁免。該部即遵諭行。以原任戶部侍郎裘曰修為右春坊右中允。○青海扎薩克輔國公貢格故以子納罕塔爾巴襲爵。喀爾喀三等男扎木蘇故以兄端多克襲爵。○乙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大學士陳世倌協辦大學士

蔣溥等奏稱。江浙士庶望幸情殷。請於明歲再舉南巡。一摺。朕自乾隆十六年巡幸吳越。迄今已閱五載。該督尹繼善。喀爾吉善等均曾具摺奏請。朕因西師尚未凱旋。未經允准。現今膚功迅奏。荒服牧寧。南省民風吏治。時厯於懷。而高堰隄工尤數。郡生靈攸繫。上年告竣以後。正當親加察勘。前降旨於明歲春月展謁。

平定縣志

志

孔林著允。大學士等所請於禮成之後。敬奉

聖母皇太后鑾輿。順道前往江浙。以抒勤民之隱。而慰望幸之忱。朕省方觀民。入疆考績。惟期勤求實政。宣達庠情。一切供頓。俱出內府。絲毫。不以擾民。地方官毋得指名儲備。令衆商捐輸。及扣各屬養廉。察出定行嚴加究處。前者巡幸南省時。屢飭各督撫。務從簡樸。而所至尚覺過於華飭。喧洶耳。日此次行宮及名勝憩息之地。悉仍舊觀。但取灑掃潔除。概無得增一椽一瓦。毋陳設玩器。城市經塗。毋

張燈演劇踵事增華巡覽所及各督撫等果能綏輯井疆康乂蒸庶俾人敦禮讓俗慶盈寧朕自深為嘉悅若其徒事華靡致飾觀美耗有用之財侈無益之費適以自滋咎戾甚無取焉各督撫及所屬官民人等尚其善體朕心以副朕觀風問俗行慶施惠之至意○又諭曰饒學曙因張紹渠差人通信表曰修一節已經部議降調但饒學曙固屬瞻顧鄉誼徇情多事而較之張紹渠身為監司與押

中興五甲九

十一

解在途人犯教供通線市恩藐法者其情事尚為有間是張紹渠之罪萬無可逭饒學曙猶有可原今表曰修已經加恩錄用饒學曙著從寬照部議所降之級留編修任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於大小臣工賞罰黜陟從無成見并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新降烏梁海等現已編次旗分佐領補放總管翼領等員足資管轄但係新降之人必須大員統理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稔知

烏梁海情形即著管理烏梁海人衆貝勒車布登扎布此次在軍前行走奮勉並著一同管理現在青滾雜卜辦理烏梁海布珠庫等事務如未起程即令車布登扎布同往查辦若青滾雜卜業已起程車布登扎布自軍前回至伊游牧後班第等即速飭知令伊前往會同青滾雜卜商酌辦理○兵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州將軍新柱奏稱福州駐防漢軍原設四旗今改駐八旗滿兵設協領

中興五甲九

十一

八員請添鑄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協領圖記四并請鑄給八旗佐領圖記十六從之○丙辰軍機大臣等議奏現在口馬備用軍需甚屬有餘據江寧將軍錫爾璫京口將軍海常兩江總督尹繼善共請買馬三千餘匹并委員赴領前來查明歲巡行南省江浙需馬甚多若以此次軍需備用餘馬暫行撥給亦通融之法現今都統莫爾渾軍營餘馬二萬餘匹除備厄魯特朝覲之用餘馬俱令牧放酌

量分隊於八九月間趕至張家口。錫爾瑞等請領馬匹。應令各委妥員。於八月間赴部報明。會同理藩院司官一員。至張家口照數撥給。馬價即交藩庫。無庸解京。山東浙江。如有缺馬之處。均令咨明。照此辦理。從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永常奏。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因查取伊去年被擄之人。遣驍騎校賽孟阿。宰桑和通。向各處尋查伊等上年所失牲畜等項。僅將阿睦爾撒納兄之女媳。給令帶往。

其餘並未給還。永常所奏甚是。此等人口。皆係阿睦爾撒納來降時。中途被擄。若準噶爾未經平定。進兵時。自尋伊等台吉前來。或以軍威收服。理應清查辦理。今各處台吉宰桑等。俱冀受朕恩。輸誠歸順。但向伊等索取被擄之人。尚屬可行。掠及牲畜。豈朕撫綏衆人之意。現今準噶爾全部底定。一切人衆。俱係朕之臣僕。豈可使一人從中滋擾。且被擄者。亦不止阿睦爾撒納所屬之人。車凌車凌烏。

巴什。訥默庫。班珠爾之人。諒亦皆有。俟大功告成。此項被擄人等。班第等逐一查明。歸併各部管轄。此次因阿睦爾撒納。尋取伊兄女媳。所遣之賽孟阿。和通等。辦理不善。以致滋擾新降人衆。必非出自阿睦爾撒納之意。著將永常所奏。交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閱看。此等業經被擄人等。俟諸務告竣。查明應作何辦理之處。議奏請旨。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鎮國將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

教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六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

班第等奏稱達勒當阿車布登扎布等追捕

達瓦齊至奎魯克嶺見其已入布魯特境內

現在遣人曉諭利害令其擒獻等語此次進

兵無折矢遺鏃之勞衆俱降服不應使達瓦

齊反得逃遁大兵追賊至切近之時誠能奮

勇前進自必就擒何至今其免脫此係官兵

不能鼓勇所致乃謂因中途馬乏撤回獨不

思達瓦齊脫逃時伊之馬匹盡能不乏乎若

論伊等不能極力追捕即應治罪但念平定

伊犁伊等與有勞績姑從寬免著傳諭班第

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務將達瓦齊擒獲此

時達瓦齊或藏匿山林或遁入回子部落皆

易於搜獲阿蘭泰額勒登額等既豫先領兵

堵禦或即將達瓦齊擒獲亦未可定如果遠

逃至布魯特地方班第等遣人索取務應詞

嚴義正責其擒獻斷不可少示怯懦之形使

布魯特不以為事仍將派出之人奏聞再我

大兵深入甫定伊犁理應示以寬仁慰撫新

降人衆今厄魯特兵丁等妄行劫掠大干法

紀將軍等即應嚴行查拏治以軍法以示警

戒乃僅傳檄禁止伊等安知畏懼但事屬既

往姑毋庸深究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

等留心體察如有似此者嚴加懲治毋得稍

事姑息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臣等公同酌

議派親王車凌車凌烏巴什訥默庫等同去

年未經入覲之親王班珠爾等五人前赴熱

河入覲其杜爾伯特貝勒剛多爾濟等暫留

管轄兵丁。新降之台吉宰桑內。量其能辦事者。酌留營辦事。其餘品級較大形蹟可疑。如噶勒藏多爾濟等。台吉十員。鄂勒哲依等。宰桑十三員。作為第一起。派親王車凌及郡王扎拉豐阿帶領。於六月初旬起程。九月下旬。可抵熱河。其第二起。派親王班珠爾等及阿睦爾撒納之兄台吉伊什丹津等十二人。並宰桑都噶爾等十三人。令叅贊大臣阿蘭泰帶領。於六月二十內起程。中途趨行。亦可與

第一起同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將今年應來入覲之台吉宰桑等。列名具奏。朕交軍機大臣查覈。有從前未經具奏之人。現在派出。亦有從前奏聞。經朕加恩賞給爵秩之人。未經派出者。再朕曾特行降旨。令其前來之霍集占。烏爾古勒濟勒。綽蘇圖。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等二十五人。俱未列入單內。著傳諭班第等。此次未曾派出入覲人員。共有若干。此外新降之人。又有若干。明年能全令來京。

與否。如果不能再分作兩年。以次入覲。詳悉奏聞。再摺內所稱品級較大形蹟可疑之人。俱已派出前來。並著詢問班第。所謂可疑者。幾人。其如何可疑之處。遇便亦即奏聞。○班第又奏。五月二十日。奉到諭旨。因阿睦爾撒納前請籌辦接濟兵丁口糧事宜。奉旨訓示。實明見其肺腑。臣不露形跡。凡事仍與公商。冀其默化。惟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不免墮其術中。於臣所行之事。每多阻止。以順其意。

阿睦爾撒納。漸至相習無忌。又與薩喇勒。瑪木特。俱不和睦。每事抵牾。以致辦理遲誤。臣惟有盡心竭力。與鄂容安密商。協力共濟。得旨。仍照朕從前所降諭旨。令其速回。但此旨一到。即行催促。又致易生疑懼。諸凡惟在汝持重辦理。諒伊亦不敢滋事也。○己未。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逆犯羅布藏丹津。巴朗孟克。特穆爾等。解送至京。兵部率解俘官兵。押

俘由長安右門入進天安右門至

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令俘嚮北跪告祭大臣進。

大廟行禮畢。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至

社稷街門外。令俘仍嚮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

○諭軍機大臣等永常議奏撤回兵丁摺內

稱哲哩木兵丁及各處兵丁編作行隊至嘉

峪關肅州。分隊遣回。又稱哲哩木兵丁若自

烏魯木齊赴博囉塔拉由阿爾台一路遣回

稍覺紆迴。不若令其回至巴里坤。由北路順

便遣回等語。永常此奏前後矛盾殊不可解。

哲哩木兵丁回至巴里坤時。即由近日車凌

等所走阿濟必濟等處遣回。遊牧甚覺便捷。

著永常即照此辦理。但伊摺內既稱至嘉峪

關肅州分隊遣回。又云至巴里坤由北路遣

回。究竟作何行走。著永常即速奏聞。再綠旗

兵丁不必存留。莽阿納帶往健銳營滿洲兵

一千名。令駐劄巴里坤。朕已降旨。即遵照前

旨行。其哨探隊內兵丁俟薩喇勒辦理外。所

有別項兵丁著照伊所奏俟薩喇勒等移咨

撤兵時即行辦理。○又諭據班第等奏派定

分班入覲之台吉宰桑等交扎拉豐阿阿蘭

泰先後帶領起程。九月盡可至熱河等語。朕

於七月十六日前往避暑山莊。八月十六日

起程進哨。如陛見人等九月盡始至熱河已

屬落後。但伊等皆係新降之人。恐不能迅速

前來。著傳諭扎拉豐阿阿蘭泰等酌量辦理。

如可催令速行。即在進哨之前趕至熱河。

庚申

上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饒歌大樂金

鼓全作。兵部堂官以解到逆俘跪奏請旨。命

刑部將巴朗孟克特穆爾即行正法。羅布藏

丹津交軍機大臣等審訊。刑部堂官跪領旨。

押俘出天安右門。王公百官行慶賀禮。○幸

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巴朗逃遁。策

楞等派兵令青滾雜卜努三等前往追擒。在

和通鄂博堵截。後聞已朗等由額林哈畢爾噶遁走。即行徹回。今審訊已朗。原係由哈布塔克拜達克逃去。青滾雜卜、努三等領兵在彼。不能實力追擒。均屬不合。努三已經治罪。青滾雜卜並著交部議處。○辛酉定武職封階。諭向來武職封階。自二品至五品俱得授為將軍。此沿習漢唐以來散官名號之謬也。國家制度名實必取相孚。今授鉞專征膺閫外之寄者。始稱將軍。而各省駐防則一品大臣也。乃以加之都守等弁。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甚無謂。考宋制武職原有武功大夫。武功郎等階。今一品武臣既封大夫。其二品至四品亦宜改稱大夫。五品以下則俱改稱為郎。但各冠以武字可耳。著軍機大臣等擬定字樣候朕酌定。載入會典。以昭典制。其從前已領誥勅亦不必追改。○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拏獲達瓦齊。宰桑車凌多爾濟等訊問口供。知達瓦齊現逃往布魯特境內。我大兵深

入平定伊犁。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等若果輕騎掩襲達瓦齊。即可擒獲。乃將軍等因伊犁既定。稍覺大意。以致達瓦齊脫逃。伊等原奏內稱達瓦齊帶領百餘人逃遁。今又稱帶領千餘人。其脫逃日期前後亦不相符。此時務須併力擒獲。現在班珠爾、阿蘭泰等領兵追擒。尚未回營。若果已為班珠爾等擒獲甚善。倘尚未擒獲。達瓦齊必已入布魯特。班第等諒已遵朕旨遣人曉諭索取布魯特。遵諭擒獻。則已。如不即日擒獻大兵現集伊犁。即著副將軍薩喇勒帶領精兵數千名至布魯特邊界駐劄。以振聲威。揀選强悍人員遣往布魯特。剴切曉諭。如敢稍為觀望。即進兵擊取。務期擒獲達瓦齊。此事關係甚要。斷不可再失機會。薩喇勒宜加意奮勉。不得稍有怠忽。班第、阿睦爾撒納暫駐伊犁。辦理事務。仍將薩喇勒進兵情形隨時速奏。○又諭曰。班第等奏稱擒獲達瓦齊。宰桑車凌多爾濟、摩羅

等請旨作何辦理等語。車凌多爾濟摩羅皆被獲之人。並非誠心歸順。雖不應施恩。亦可毋庸治罪。將來似此者尚多。著班第等仍將車凌多爾濟摩羅留於原游牧處居住。伊等若有管轄之人。亦即查明給與四品總管職銜。仍著伊等管轄。○又諭據班第密奏阿睦爾撒納不欲遣青滾雜卜招降汗哈屯居住之烏梁海等。惟派令新投宰桑圖布慎等曉諭招降。班第未經允從。仍遵前旨辦理等語。甚屬持正得體。從前曾疑阿睦爾撒納有布翼僥倖之心。今觀此事。阿睦爾撒納雖萌妄念。班第能果斷定奪。阿睦爾撒納亦並不敢有異詞。似此遵行。當亦無可疑慮。嗣後班第惟凡事據理直行。逆折其計。阿睦爾撒納雖有私心。班第若將正言開示。料伊亦不敢故違。伊係狡黠之人。若過於防維。日久必露形跡。轉覺於事無益。著密諭班第知之。○又諭準噶爾全部底定理應加恩撫綏。除各台吉

屬下應徵貢賦。皆台吉等自行辦理。毋庸另議。其無台吉之宰桑等所轄人眾貢賦。前此諒必俱向達瓦齊交納。如舊日所存尚多。足敷養贍喇嘛之用。著將今年伊等貢賦概行寬免。若不敷用。祇將養贍喇嘛之數徵收。其餘即行寬免。將此通行曉諭準噶爾人等。仍交班第等將準噶爾人等每年應交貢賦數目多寡。自明年為始。令如何交納之處查議具奏。○又諭據班第奏瑪木特在烏拉齊臺站被賊搶去衣服物件。路遇侍衛瑚魯古納等告訴。立即拏獲解訊。分別定罪等語。準噶爾甫經平定。似此恣意搶奪之人。不可不嚴行究懲。班第等按律治罪。所辦甚是。其侍衛瑚魯古納著賞銀五十兩。以示鼓勵。○戶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疏稱。多倫諾爾同知地方試收牲稅。已滿三年。議以一千兩為正額。從之。○定北將軍班第等奏準噶爾全部平定。遵旨籌議。徹兵事宜。但達瓦齊尚未擒



獲其路遠之大鄂拓克宰桑尚有未經投降者數人。再將畧有可疑之台吉宰桑等派入第一起甫經起程入覲。若將大兵全撤殊有關係。臣等公議將已至伊犁兵丁暫令駐劄。其後隊兵丁有未抵博囉塔拉者。全行遣回。已抵博囉塔拉者。即在彼處牧放馬匹。暫行存留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南宮縣民趙克法妻孟氏。○壬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喀爾吉善等奏。福州駐防漢軍官員分別辦理一摺。著照該督所請。由該處駐防題補得官年力就衰者。准其休致。或願往各處自謀生計。呈請改入民籍者聽。至由京補放人員。均著回旗送部引見酌量補用。○諭軍機大臣等。羅布藏丹津背恩叛逃。理應從重治罪。但伊入準噶爾年久。又率伊二子迎接大兵。隨同前進。朕特施恩。將羅布藏丹津父子免其死罪。羅布藏丹津著留京。

賞給房屋一所。居住不許擅出。伊二子著入正黃旗蒙古旗分授為藍翎侍衛。在司轡上行走。並著班第等查明羅布藏丹津家屬及所屬二十戶。不必遷移。仍令在原處居住。羅布藏丹津二子於此處另行賞給妻室。○又諭曰。薩喇勒等奏投降人數摺內。稱克呼特宰桑那嚴泰二千六百戶。烏嚕特宰桑和爾和岱。稱特勒齊杭吉勒圖托克托博羅特錫克錫爾格共五千戶等語。伊等戶口數目甚多。原係噶爾丹策零屬下宰桑彼處似此者甚多。不得並入別部落。應俱照瑪木特等人眾之例辦理。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勒查明此等戶口。共有若干。奏聞辦理。再茂海策凌係叛往準噶爾之人。理應從重治罪。今俱身死。伊子皆率彼處居住屬下人眾迎接大兵。投降前來。茂海之子齊默特多爾濟又帶兵追擊達瓦齊。所有茂海策凌子孫俱著從寬免其治罪。其屬下人等仍令在準噶爾居

住班第等明白曉諭伊等知之。○又諭曰達瓦齊現在脫逃未獲如布魯特不行擒送薩喇勒仍須帶兵前進所有副將軍印不必繳回仍留與伊帶用並派哈達哈額勒登額為叅贊大臣。癸亥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奏稱杜爾伯特訥默庫等十旗人於去冬今春連遭霜雪牲畜多有傷損所種地畝秋間始行收穫生計稍艱等語此項人等投誠後屢次賞給牲畜口糧以資接濟今牲畜既已被傷生計拮据著加恩再賞米五百石以示體卹。刑部議奏江西巡撫胡寶琮疏稱石城縣知縣李蘊芳貪鄙險惡又與逆犯胡中藻書稟往來於應辦之事歎為惡趣詞甚狂悖應如該撫所題比照大逆案內知情故縱隱藏律擬斬立決得旨李蘊芳著從寬改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喀喇沁輔國公納木扎勒喇布坦故賜祭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永濟縣民仝大義妻石氏。甲子

諭此番凱旋兵丁除索倫哲哩木等兵由口外遊牧行走其由西路行走之京兵一千名現議令駐劄巴里坤軍營所有經由之甘陝河南直隸等省臺站軍馬均可不必籌辦。○定北將軍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初尚知感恩勉力從事速冀成功自入塔本集賽游牧以來所至迎降伊漸志足意滿惟知尋獲被搶人口攫取牲畜又妄自誇張謂來歸之眾俱係向伊投誠及入伊犁並無忌憚縱屬下人肆行劫奪不行禁止及得達瓦齊游牧所收牲畜財物多方隱匿駝馬各千餘羊至二萬餘又素性貪忍凡有讐隙者任意殺害眾心怨恨遂思擁眾自衛不願敵兵臣等時為催促推諉觀望且云巴里坤額爾齊斯二處仍須各留精兵五千駐防明係仗我師力威服準夷以遂私計至奉曉諭哈薩克勅書時阿睦爾撒納故意猶豫欲先自行遣使臣等力拮其非始令侍衛順德訥同往再取達

瓦齊游牧處一切牲畜財物。伊百計阻撓。至今尚未得清查。至查辦牧場。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辦。一意遷延。惟與各宰桑頭目。私行往來。行蹤詭秘。即如入覲人數。並不即為派定。催促再四。始行開送。又屢行更換。凡有傳行事件。並不用印信。仍做達瓦齊私用小紅鈴記。臣等節次理論。終不遵行動。即揚言此處人衆欲叛。視薩喇勒如讐。潛行猜忌。圖據伊犁。戀戀不已。仰懇特降諭旨。令其速行入覲。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至納噶察居心詭詐。惟知附和。並請調往青海駐防。以散其黨。再阿睦爾撒納揚言此處喇嘛等謀叛。請將濟隆呼圖克圖。速行遣往。令其宣諭衆庶。安輯人心。阿睦爾撒納久居此處。致伊等猜疑。必至生變。或因欲實其言。潛行鬼域。故生事端。俱不可不先事豫防。諭軍機大臣等。班第鄂容安。將阿睦爾撒納妄行覬覦。阻撓事務。及貪取牲畜各情形。密

行陳奏。班第鄂容安。留心查看阿睦爾撒納居心行事。據實奏聞。甚屬可嘉。但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微倖。貪得牲畜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確據阿睦爾撒納自投誠以來。疊受朕恩。事出於望外。至朕辦理庶政。一惟秉公執法之處。伊未經身試。是以志氣驕盈。希圖微倖。亦事所必有。班第等即據實陳奏。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今朕於阿睦爾撒納奏摺內。溫旨批諭。令伊即行入覲。班第等亦婉言曉諭。使其起程前來。毋致驚疑。此時班第鄂容安。再細心察看。如阿睦爾撒納占據僭越之形。果有實據。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此極。不過希圖肥己。亦不必過於苛求。倘伊稍有知覺。轉於事無益。著班第鄂容安。密與薩喇勒。詳細商議。公同體察。奏聞。若無確據。而過甚其詞。亦不能逃朕洞鑒。班第等務宜詳密。毋得稍有洩漏。○又諭曰。阿睦爾撒納

此次辦理諸事動合機宜朕甚嘉悅且甚軫念想阿睦爾撒納亦必急思入覲瞻仰朕躬昨雖已降諭旨達瓦齊或往投布魯特著薩喇勒帶兵往擒班第阿睦爾撒納駐劄伊犁此特欲其協理伊犁事務今思伊犁亦無重大事務即使薩喇勒帶兵前往布魯特班第鄂容安現在伊犁足資辦理著阿睦爾撒納導朕從前所降之旨即行馳赴熱河朕俟阿睦爾撒納到後施恩將四衛拉特分封四汗賞功策勲用獎勞績著即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知之○又諭曰班第等奏稱派侍衛順德訥宰桑巴桑車凌齋奉勅書前往哈薩克曉諭其行文有從前搶奪之物各行給還仍前和好等語班第等此言甚屬錯謬伊等從前互相劫奪係達瓦齊喇嘛達爾扎時事與現在無涉止應將準噶爾地方全行底定汝等從前之事俱不深究嗣後毋許再行搶掠方合事宜其措詞殊未允協此際想已遣往

俟順德訥等回時將哈薩克言語情形即速奏聞再阿睦爾撒納之兄巴特瑪車凌究在何處有無信息一併具奏○乙丑遣官祭火神廟○緩徵福建臺灣諸羅彰化等三縣風災額賦有差○以江南京口副都統吉慶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丙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鄂容安等奏拏獲天主教西洋人張若瑟等誘人入教一案經朕降旨令該督等就案完結將張若瑟等解回澳門安插旋據鄂容安等奏西洋人設為幻術誘人入教於風俗甚有關係請將拏獲之張若瑟等五名暫行監禁俾知儆惕等語已降旨照擬完結可傳諭詢問該督撫等自張若瑟等犯案之後現在該省有無此等西洋夷人潛入內地煽誘行教之事如並無此等情事則張若瑟等自可仍照前旨從寬解往澳門安插著該督撫查明具奏尋尹

繼善等奏。張若瑟五犯經前督臣鄂容安奏請監禁。已羈獄一年。現在江省并無此等煽誘行教之事。擬令將張若瑟五犯遞解澳門安插管束。報聞。命翰林院侍讀學士周長發仍在尚書房行走。丁卯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大兵陸續撤回。留察哈爾兵三百名。喀爾喀兵二百名。駐劄尼楚濠地方。以資差遣防守等語。所辦甚是。朕前降諭旨。令在巴里坤烏里雅蘇臺兩處駐劄官兵將前往西路健銳營兵一千名。留駐巴里坤。命策楞三格駐劄辦事。今又於尼楚濠地方駐兵三處。聲勢聯絡。互成犄角之勢。務宜同心協力。彼此商酌辦理。以期公事有益。策楞已派辦巴里坤事務。著即起程前往。所有應辦事務。悉心籌畫。俟辦理已有端緒。永常即領後隊兵丁前來。其帶領入覲台吉宰桑人等。現有扎拉豐阿。玉保二人。烏里雅蘇臺事務著阿蘭泰留辦。俟伊到後。莫爾渾即帶領入覲。

人等前來。再巴里坤有無可種地畝及駐劄大兵。或應在巴里坤。或應在烏魯木齊。並著班第等詳議奏聞。又諭從前因策楞舒赫德辦理錯誤。特將伊等革職。今在軍前効力。今大功已成。朕原欲一體施恩。與以奮勉之路。策楞人本糊塗。諸事皆聽舒赫德指使。已賞給都統職銜。領兵駐劄巴里坤。以觀後效。至舒赫德遇事毫無定見。且未免退有後言。今查其筆札。雖無怨望之詞。然以滿洲世僕。漸染漢人習氣。每日記事作詩。即不必治罪。亦不宜加恩。此乃伊之自誤。著仍留烏里雅蘇臺。以章京効力行走。嗣後務宜痛自改悔。若仍蹈前轍。朕必重治其罪。鎮海將軍海常奏京口自五六月後。雨水過多。坍塌兵房無數。請將司庫現存生息銀九千餘兩。借給修葺。二年歸款。嗣後即存貯臣處。需用照此辦理。得旨。如所請行。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私用圖記調兵。

九千防守哈薩克布魯特等語。現在準噶爾全部底定。軍威大振。哈薩克布魯特諒不敢復行侵掠。阿睦爾撒納擅行派兵防守。班第等理宜阻止。但既經遣派亦可。朕前降旨令阿睦爾撒納入覲。如已起程來京。此事可不必置問。將此密諭班第等知之。○定北將軍班第等奏達瓦齊敗走時。臣阿睦爾撒納即令屬人朗蘇巴朗同回人阿布都哈里克等向阿克蘇圖爾瑞回人等曉諭。倘達瓦齊逃避前去。務即擒送。今於六月十三日。朗蘇等回營。告稱達瓦齊並其子羅布扎罕桑受勒齊等七十人。已被回人霍集斯伯克設計全行擒獲。現帶兵二百起解來營。即遣兵一隊前往穆素爾口接應等語。臣等即派索倫兵三百喀爾喀厄魯特兵二百。令副都統額勒登額喀爾喀公車登薩木丕勒等帶領接應。令將達瓦齊嚴行解送。並遣人告知回人霍集斯伯克。令其一同監送。下部知之。○予故

江南提督林君陞祭葬如例。謚溫僖。以戶部侍郎署工部尚書阿里衮為鑲白旗漢軍都統。定西將軍吏部侍郎永常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己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獲達瓦齊奏聞。○諭長白山等處遣世貴致祭。醫巫閭山遣楊嗣璟致祭。東嶽泰山等處遣龔學海致祭。西嶽華山等處遣德昌致祭。中嶽嵩山等處遣謝溶生致祭。南嶽衡山遣蘇昌致祭。北嶽恒山等處遣溫敏致祭。南鎮會稽山遣德爾泰致祭。南海遣李清芳致祭。太昊伏羲氏等陵遣涂逢震致祭。炎帝神農氏等陵遣羅源漢致祭。女媧氏等陵遣富廷致祭。黃帝軒轅氏等陵遣熊學鵬致祭。少昊金天氏等陵遣鄂鼎致祭。顓頊高陽氏等陵遣勵宗萬致祭。夏禹王等陵遣良誠致祭。遼太祖陵遣關寶致祭。○庚午。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班第薩喇勒鄂容安

等密奏阿睦爾撒納意欲占據準噶爾種種  
僭越妄行情蹟顯著一摺前班第等初奏時  
即傳諭伊等悉心公同體察如阿睦爾撒納  
果有實據明晰具奏今據班第等奏稱阿睦  
爾撒納指稱防守哈薩克布魯特用鈴記行  
文調兵九千又送銀與喇嘛熬茶並云將來  
統據準噶爾之後當即善為照看又擅殺達  
瓦齊衆宰桑抄沒家產私用噶爾丹策零小  
紅鈴記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  
又告諭屬下有哈薩克懼伊伊在此斷不敢  
前來等語種種不法之處圖據準噶爾已無  
疑義豈必待其生變始為實據耶由阿睦爾  
撒納福薄不能承受厚恩耳由此觀之伊未  
必即遵諭旨前來瞻仰即使前來若令仍往  
準噶爾伊斷不能安靜守分必致妄行滋事  
與其俟伊結交煽惑變進而費大何如及今  
乘機辦理之為得也看來此事斷乎不可不  
辦朕意已定將此密諭班第等阿睦爾撒納

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拏辦  
理相機完結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拏解前  
來其餘無千人等慰諭釋放候旨遵行事關  
緊要伊等務必熟籌妥辦俾一舉即能寧謐  
完結之後班第等可傳諭準噶爾衆阿睦  
爾撒納自歸附以來受朕厚恩委任信用伊  
並不遵奉訓諭敢悖旨擾累投誠人等劫掠  
牲畜誣讟沙克都爾曼濟叛逆擅殺宰桑等  
大員抄沒家產其意蓋將準噶爾人等盡行  
騷動然後獨踞準噶爾今爾等衆台吉宰桑  
無不為伊屬下也前因達瓦齊苦累爾等部  
衆朕始定計發兵安輯北方撫綏衆庶今若  
恣阿睦爾撒納所為是貽害爾等必更甚於  
達瓦齊是以將阿睦爾撒納正法但將伊附  
和數人治罪至爾等與伊所屬之人俱無干  
與仍令照舊安生此正為爾衆人永久安全  
之計將此通行曉諭如阿睦爾撒納起身前  
來則俟伊到時朕當另行辦理如伊本不願

來又勉強前進及至中途或於路通哈薩克處所逗遛不前或寄信與已特瑪車凌等勾結生事則應如何先行防範之處著班第等公同熟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阿睦爾撒納若經伊游牧處所留戀居住託病不行朕另遣人辦理但辦理阿睦爾撒納後伊游牧處聞之未免驚擾或往哈薩克逃竄此亦當豫行防備朕已降旨以照管烏里雅蘇台市集為名留兵一千令普慶達色帶領駐防前莫爾渾員缺已降旨令阿蘭泰在烏里雅蘇台駐劄辦理阿睦爾撒納游牧即著阿蘭泰普慶達色領兵前往與納木扎勒辦理班第等將辦理之處一經酌定即速行知阿蘭泰令同普慶達色領兵往游牧處將伊妻子及扎木叅並素日任用之和通一併拏獲來京餘眾俱屬無與亦將此通行明悉宣諭以安眾心但馬駝之場不可留與伊等現在所有馬駝應即盡行收取使伊等不得乘騎逃遁

如阿蘭泰在彼處尚未起程將此詳細告知倘已起程則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即用密信速寄如阿睦爾撒納至熱河此處辦理臨期朕降旨與阿蘭泰等將伊游牧辦理班第等辦理此等機要之事不得先事少有洩漏使之驚覺一切當體會朕意計出萬全再此事辦理時雖不能不任智術然仍當示之以大國之威信使舉動得體方為妥協朕於此事厪念甚切此旨一到班第等即將如何籌辦之處密速奏聞以詹事府少詹事莊存與翰林院侍讀學士富貴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遼陽城守尉德祿為錦州副都統

○壬申

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巡省所過城邑除道清塵足矣前此南巡蘇州揚州城內衢街間張設棚幔南方多雨且街窄簷低而上施綵幕既不開爽復滋糜費甚無謂也該督撫其飭禁之



諭軍機大臣等朕命班第等遣人曉諭哈薩克而阿睦爾撒納必欲遣伊屬人前往即此可以想見其心其中必潛通信息故令已特瑪車凌留住哈薩克窺探此處情形若不令阿睦爾撒納統轄準噶爾地方則將藉巴特瑪車凌以為挾制之具今辦理阿睦爾撒納之意已決班第等接到前旨自當妥辦但事後哈薩克聞知已特瑪車凌等勢必前來構釁不可不留心豫備著班第薩喇勒鄂容安

公同詳議嚴加防範又諭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圖據準噶爾種種悖逆不法情事已降旨令班第等將阿睦爾撒納即在軍營正法但事後伊等游牧人衆必致驚亂逃竄自應豫為防備是以於凱旋索倫兵內留一千名派阿蘭泰普慶達色帶領俟班第信到即往阿睦爾撒納游牧處擒其妻子及任用宰桑等解送來京但思阿蘭泰等如未到烏里雅蘇台辦理無人今特令阿桂前往先

將所降班第諭旨交莫爾渾舒赫德公同閱看俟班第信息一到即遵照辦理班第等辦理阿睦爾撒納時或有伊屬下人逃出至伊等游牧通信甚至搶掠喀爾喀逃往哈薩克種種皆未可定莫爾渾等務為加意籌辦如所留之兵已到而阿蘭泰未即前來莫爾渾等即奮往辦理或阿蘭泰已經前來而兵尚未到應否於喀爾喀各部落內調用之處即行詳議密為豫備勿稍宣露納木扎勒朕尚

未降諭旨爾等辦理時當密告納木扎勒公同遵辦再莫爾渾等所奏敵兵一摺內稱所到各隊兵丁統需接濟口糧等語著於給發時畧為延緩俾伊等多候數日以備調遣又諭據班第等奏唆誘巴朗等逃回準噶爾之喇嘛綽爾濟班珠爾達克巴并伊徒弟一名現經被獲由西路解京等語喇嘛綽爾濟班珠爾達克巴既經投誠復行教誘巴朗等逃回情甚可惡今據該將軍等拏獲解送可

傳諭劉統勳俟該犯解到肅州即著換去喇嘛服飾令穿常人衣服鎖械速送來京并慎選員役在途加意嚴行防範毋致有脫逃自戕等弊其徒弟一名不必換去喇嘛服飾另行分起隔別解送可也○是月告養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奏賀平定伊犁得旨覽達瓦齊設未就獲朕猶以為慊今以生擒獻俘無事更疑懼矣○江蘇巡撫莊有恭奏現清查積欠南鳳兵糧等米多係零星尾欠每戶數在升斗若徵收本色易滋弊竇請將欠在一斗以上者仍徵本色在一斗以下願折交錢者聽既免倉書斗級高下其手亦於畸零小戶稱便從之○江西巡撫胡寶瑤奏江右三面環山諸水分出匯於鄱陽一湖河道四達港汊縱橫向有匪船潛行出沒臣細查情形一則編查未清一則巡哨不力現嚴飭地方官將一切船編入保甲並將漁船渡船及立棚放鴨小船統行編入俾互相覺察宵小不得

潛蹤至通舟地方各安水汛但江湖風浪難定不能就汛維舟並飭令汛兵通夜分巡蘆蕩山隈更加留意仍著兩汛兌換巡籤責成員弁稽覈得旨好實力行之○浙江巡撫周人驥奏明歲南巡應行豫備事宜臣札商督臣籌辦一切樽節部署不敢糜費得旨屢有旨諭汝等應遵不可過事華飾○調任湖南巡撫陳宏謀奏請來京陛見得旨不必來京即赴新任至湖南已屢換巡撫汝應一切留心督臣又在隔省此任甚要也勉之汝不愁不能辦事而慮有習氣若不痛改雖日見朕承訓亦何益○新任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謝得旨汝慎守有餘而幹濟不足以後當著實奮勉毋蹈前轍也○署山東巡撫郭一裕奏明歲恭詣闕里臣籌辦應行事宜查德州為南北水陸通衢擬於南關外恭建行宮並將濟南省城舊有行宮畧為修葺至泰山行禮應於何處請旨酌示以便豫備得旨一切

均不必。況有旨令汝往署雲南巡撫。汝宜速赴新任。並錄此旨告之白鍾山。○大學士仍管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川省開採銅鉛。收買腳價。向在雜稅項下動支。僅足敷用。現又新開甲子夸茂絲羅等廠。約於雜稅外。須撥添銀二萬兩。查有鹽茶耗羨。及截曠養廉二項。下可以借支。鑄錢易回成本後。即可歸款。下部知之。○又奏謝調任陝甘總督恩得旨。向奏往打箭爐料理番務。今若何矣。此奏殊不明晰。速奏以慰懸念。○調任四川總督開泰奏謝得旨。黃廷桂現赴打箭爐。應即速赴彼處。面商一切應辦之事可也。

實錄卷四百一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一

實錄卷四百一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軍功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建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並軍功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蒙聖恩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諭

乾隆二十年乙亥秋七月癸酉朔享

太廟遣怡親王弘曉恭代行禮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渾等

奏各處凱旋兵至烏里雅蘇台時應給口糧

索倫巴爾虎黑龍江昭烏達等處兵酌給四

十日察哈爾右衛綏遠城及京兵一個月喀

爾喀厄魯特兵無庸給其西路凱旋兵至推

河時索倫巴爾虎內扎薩克兵酌給四十日

察哈爾兵一個月至察哈爾及京城兵前在

烏里雅蘇台辦給馬駝無庸徹回令至口上

交納黑龍江兵原給馬駝亦至本處交納昭

烏達右衛綏遠城兵原有留在烏里雅蘇台

牧放馬駝不敷補給其西路凱旋兵騎馱馬

駝至推河時亦照此辦理下軍機大臣議奏

尋議所奏俱屬可行惟昭烏達與內扎薩克

兵游牧較近應給一個月從之鑄給山東

兗州府管理糧務駐劄張秋鎮通判關防從

巡撫郭一裕請也甲戌大學士公傳恒等

奏平定準噶爾大功告成請編方畧以垂永

久從之乙亥以頭等侍衛哈寧阿為寧夏

副都統丙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以兵部右侍郎雅爾哈善

刑部右侍郎書山兵部左侍郎于敏中工部

右侍郎王際華充經筵講官以己革雲南

大理府趙州定西嶺土巡檢李尊聞弟尊爵

襲職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邯鄲縣民李

廷棟妻郭氏（丁丑）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明園。諭曰蒙古及厄魯特等馳遞軍報均無貽誤應加恩賞北路坐臺之喀爾喀台吉各賞緞四疋住臺之蒙古等各給兩月錢糧厄魯特等加倍賞給西路臺站照此辦理再捐辦馬駝之台吉納木南達賚等著富德查伊所捐數目具奏候朕加恩。諭軍機大臣等將軍班第奏稱兩路官兵今已合駐一處所有軍營臺報西路較近應俱由巴里坤一路馳遞等語向來兩路臺報西路道里較近而按計日期較北路轉遲當由口外蒙古尚能按期馳送至內地州縣管理臺站官員怠緩成習是以不能捷速軍營章奏關係綦重著傳諭各該督撫嚴飭沿途管站員弁凡有遞報務按時刻馳送如仍前遲玩惟該督撫是問。又諭前班第等屢次密奏阿睦爾撒納負恩狂悖斷難姑容是以特降諭旨令其

密行擒治今阿睦爾撒納復欲速來入覲語屬可疑未必出於至誠特因所行非理懼班第等擒治因而多方逞其狡獪是其言雖可聽實無欲來之心或行至中途託病遷延或至塔爾巴哈台游牧依戀久居均未可定夫以阿睦爾撒納如此奸宄狂悖豈僅降旨開導所能了事若不將伊擒治又何如置之不問今伊惡迹已顯著如此班第等不思密為辦理但稱請朕面加訓諭以折其心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著速行密諭班第如此際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之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善若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班第等接到此旨約計阿睦爾撒納行程未遠即遣人將伊追回擒治如已逾旬日之外亦須沿途詳密偵探消息再行辦理朕意阿睦爾撒納至塔爾巴哈台必詭言防範哈薩克遷延不進班第等應即以會同防範哈薩克為詞著薩喇勒鄂容安帶領所留兵五

百名及達什達瓦屬下兵聲言會合速行趕赴擒治設伊行至中途託病逗留伏竄他處不便遣兵擒拏亦著班第等酌量設法妥辦總之阿睦爾撒納逆迹已著不可姑容以致貽患將來然路途遼遠班第等須盡心籌畫乘時決策毋得稍自妥靡致失機宜再額琳沁多爾濟不過一小有才之人未經更事一切密要之語且勿令與聞將此一併傳諭班第等知之○又諭現達瓦齊已被擒獲準部悉平著薩喇善告知達賚喇嘛令其欣悅○戊寅定北將軍班第奏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等來降遣伊弟肯哲畢喀入覲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鑲白旗蒙古六十三妻華氏○己卯諭曰朕時巡江浙已屢降旨令該督撫等母事浮靡務從簡樸並飭禁一切商捐陋習乃聞前次南巡時浙省辦差至有當商捐費者此斷不可著再行曉諭嚴加禁止朕清蹕所經觀民間俗關政治之大端即

動用數十萬正帑亦何不可而必取給於捐項乎該督撫等宜仰承德意撫卹黔黎苟徒以鋪張華麗炫潤耳目至派累各商鋪戶使不肖胥役乘機滋擾侵肥是以惠民之典而轉以累民豈朕巡行本意亦豈所以慰兆庶望幸之忱耶若仍出此朕惟引以為戒不當俯從所請矣如西湖中船隻自

皇太后及朕御用一二舟外其隨侍人等原可各載小艇毋庸多備船座以滋糜費再所過城市民居因迎候鑾輿各出誠敬之意於其門前香燈懸綵者自可不禁其行宮陳列玩器蘇揚城郭衢街間張設棚幔已有旨禁飭至沿途水次從前俱設燈船戲船臺閣俚俗遊玩之具此不過地方吏役及民間游手好事之徒藉名苛斂尤當通行嚴禁該督撫等其凜遵無忽○又諭曰喀爾吉善奏李國柱稟稱母年八十迎養在署今奉旨陞授威寧鎮總兵長途萬里難以奉母偕行懇仍留杭

協副將之任等語。著照所請。李國柱准其仍留杭協副將之任。其貴州威寧鎮總兵員缺。著甘國寶補授。○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帶兵接候達瓦齊等語。著速傳諭托和禮等。接得達瓦齊。即速解京。如人衆不便。將達瓦齊父子。及其親信宰桑二三人。輕騎先發。妥為防範。餘衆陸續解來。○又諭從前阿睦爾撒納遲延不進。今忽欲與凱旋兵同來。著傳諭班第等。若奉到二十八日諭旨。已經辦理。即

併將伊游牧人衆擒治。齊木庫爾納噶察親屬。亦著擒治。內宰桑錫哈木著派妥員解京。令伊曉諭勒藏多爾濟等。可使新降人悅服。若阿睦爾撒納業已起程。未及辦理。即不必舉動。俟朕降旨辦理。○蠲免江蘇靖江縣乾隆十九年報坍田地二十九頃九十三畝。有奇。銀二百三十八兩有奇。米七十七石有奇。○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令黃廷桂俟開泰到川交代後。即馳驛赴京。陛見。再赴陝甘新任。但川省現有麻書革布什咱等番。互相攻擊之事。已據黃廷桂奏明親往彈壓。此時未知曾否寧息。若開泰到川。諸番已各解退。可即將番境情形。嗣後應如何辦理。方為妥協之處。詳悉告知。俾其遵守接辦。倘該番尚未寧帖。則開泰係生手。恐一時未能得其要領。黃廷桂當暫留辦理。一面將現在情形詳悉奏聞可也。○軍機大臣議覆定北將軍班第奏準噶爾善後事宜。一。四衛拉特分封汗。應兼管盟長。戶口按籍編次。游牧各安原處。查盟長職非世襲。應請揀放。餘應如所奏。一。葉爾羌喀什噶爾等部遼遠。應酌減貢賦。吐魯番頭目之子滿蘇爾投誠。其屬人應否令其統轄。向住瓜州。公額敏和卓願遷魯克察克地方。查回部貢賦。應覈舊冊辦理。滿蘇爾屬人。現係何人管轄。額敏和卓遷移。是

否妥協。應查奏定議。一汗哈屯等烏梁海俟收服後。交青滾雜卜辦理。無庸減其貢賦。應如所奏。一扎哈沁包沁人衆。應俱還阿爾台等處。小策零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為喇嘛達爾扎所殺。部衆分散。今俱歸降。聞伊有子圖魯巴圖。逃入回部。如訪得。即令統舊衆查扎哈沁包沁之人。應如所奏。遷移達什達瓦之子圖魯巴圖。訪得與否。均未可定。請將達什達瓦部衆。擇人心推服之宰桑統領。一伊犁至哈密。巴里坤至烏里雅蘇台。俱設臺站。烏梁海呈報伊犁事件。從相近之卡接遞。由伊犁至回部。沿途蒙古供應。無庸設臺站。應如所奏。一烏魯木齊魯克察克。毋庸駐內地兵。今議將瓜州回衆。遷魯克察克。即可派京城蒙古兵移往瓜州。裁安西綠旗營兵。查現因酌議駐兵事宜。令黃廷桂來京。俟到時公議具奏。一喀爾喀與厄魯特舊為讐敵。若將喀爾喀游牧展至阿爾台。與厄魯特相近。不

無竊盜爭鬪。即喀爾喀亦不願離故土。其鄂爾坤塔密爾推河等處。無庸駐兵安臺。應如所奏。一四衛拉特所屬賦稅。給伊等收管。噶爾丹策零分內賦稅。俱行文官查噶爾丹策零分內賦稅。原與伊等無涉。應令查明實數。如何收取支用。另議具奏。從之。一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聞哈薩克頭目諾顏阿布齊等。私相商議。阿睦爾撒納果領兵赴伊犁。伊等即永相和好。并將從前掠去輝特人等給還等語。前據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種種狂悖情事。似應即行擒治。續又稱阿睦爾撒納欲來熱河。請將伊面加訓諭。伊等前後所奏。毫無主見。即如所聞哈薩克頭目之言。看來明係阿睦爾撒納說言。哈薩克懼伊勢力。煽惑衆聽。顯有併據準噶爾之意。若留伊在彼。將來必滋生事端。不若早為辦理。但伊等所奏。終屬含糊。究未將伊實在情形。明白陳奏。著傳諭班第薩喇勒鄂容安伊等



若接到前月二十八日諭旨。將伊擒治則已。如伊已經起程前來。仍俟至熱河時。另行定奪。但阿睦爾撒納來時。究宜何如辦理。或可姑留與否。若將伊訓飭後。仍行遣回。伊等能保其不致更生事端否。著班第等公同詳悉商議奏聞。伊等奏到時。朕再為酌定。此旨著速行覆奏。○又諭。前有旨。令劉統勲於黃廷桂到任之後。回京供職。今黃廷桂川省任內。現有應辦之事。不能即赴陝甘。而甘省政務

邊防。一切關係緊要。如現議改駐滿兵處所。尤當相度情形。通盤籌畫。劉統勲即應親身前往。會同策楞查勘。并與班第咨商。至將來瓜州回民。仍回吐魯番原住游牧處。於該協督所請改設滿兵之外。另設駐防滿洲兵二千名。則哈密城堡等處。或即於瓜州滿兵內。分撥防守。其綠旗官兵。又可酌量裁減。至貿易處。如何派兵照料。該協督均當親履其地。悉心酌議具奏。劉統勲係軍機大臣。此等事

宜。伊即回京。亦分所應辦。將此傳諭該協督。令其詳悉熟籌。務期允協。○軍機大臣議覆。定北將軍班第奏。遵查蒙古地方。向例遇有差務。供應馬駝。但數年準噶爾騷亂。各游牧生計艱窘。所有令伊等照喀爾喀供應之處。請緩一二年辦理。此時遇緊差。需派無多。仍照舊派遣。其欽差官員。多需馬駝者。照西寧之例。地方官承辦。應如所議。從之。○壬午。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赫奏。五月下旬。至六月以來。黃運湖河水勢長發。幾與十八年盛漲相等。徐家莊等處工程。多有墊塌。現在修防平穩等語。時值大汛。隄工甚關緊要。前據尹繼善奏。於六月內前往河工。防守伏秋各汛。富勒赫奏。摺已在六月杪。何以尚未抵工。又尹繼善等前奏。准徐各屬窪地。於四月內被水。經朕降旨。查明分別賑卹。今聞該處自五月至六月。陰雨連綿。有無續報被水。

成災尚須撫卹之處著該督一併查明即行具奏○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蕭縣民賈純女賈氏○癸未諭據尹繼善奏派往福建駐防滿兵入江省境口糧雖可資其日食船中鹽菜柴薪一無所有因酌量每人每站捐給鹽菜錢十文每船另給柴錢八十文一百文不等係司道等稟明捐給並非兵丁藉端多索等語水程與陸路情形不同兵丁雖給與口糧而鹽菜柴薪亦在所必需自應酌量增給嗣後派往駐防兵丁行至江浙等省著該督撫等即照所給錢文之數動用公項給與不必令地方官捐辦該部即遵諭行○戶部議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疏稱隣水縣碑牌只陳家林藍家溝三處鐵礦旺盛應開採從之○予故禮部右侍郎三等子嵩壽祭如例○甲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禮部左侍郎介福兼翰林院掌

院學士○乙酉諭曰朕此次巡幸木蘭著履親王裕親王大學士來保陳世倌在京總理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將所賞黃帶孔雀翎置而不用並不將已經內附受恩之處告知厄魯特人衆等語阿睦爾撒納種種悖逆斷不可留朕屢經降旨密諭班第等遵辦今覽班第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不惟不知感激朕恩且將內附受恩之處欺瞞厄魯特人衆即此一節應即明正典刑其餘悖逆之事更無足問矣班第等如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諭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屬妥協如尚未辦理伊已起程前來朕必將伊拏問班第等諸事宜密之又密不得稍有漏洩○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覆巴里坤城垣房屋多係土工未能經久今可補修者尚有房一千餘間所駐滿兵一千名酌量添建尚屬易辦但現議駐兵或係暫留彈壓抑竟立駐防俟奉旨辦理

得旨已有旨諭○定北將軍班第奏六月二十四日額勒登額等押解達瓦齊父子到營即派兵令哈達哈等起程解京報聞○舉行雲南省軍政卓異官一員陞賞如例丙戌諭軍機大臣等莫爾渾奏納林喀喇卡上侍衛貝多爾為烏梁海賊匪所殺等語烏梁海俱已內附此等賊人自係汗哈屯流匪著莫爾渾行知和托輝特王青滾雜卜嚴拏正法毋令逃脫○吏部議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奏潼川府射洪蓬溪二縣因產鹽井各設鹽大使一員事本簡少又將大庾渡巡檢蓬萊鎮巡檢改為鹽大使多而無用兩縣所轄市鎮離城寫遠別無佐雜差委請改射洪縣黃礫濠鹽大使為巡檢移駐洋陶溪鹽場事務歸青隄渡大使兼管改蓬溪縣蓬萊鎮鹽大使為縣丞鹽場事務歸康家渡大使兼管再遂寧縣攔江河鹽大使亦屬冗曠應請裁於巴州江口鎮改設巡檢所遺鹽場事

務無幾歸知縣經管遂寧縣縣丞移駐梓潼宮設關盤驗更為扼要又成都府華陽縣太平場距城八十里需員緝捕而新都縣彌牟鎮巡檢地非緊要應請移駐太平場從之以廣東左翼鎮總兵王瑞直隸秦寧鎮總兵養善對調○舉行福建省軍政卓異官二員年老官四員陞賞處分如例○丁亥中元節上詣安佑宮行禮○遣官祭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泰陵○遣官祭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據富勒赫奏本年六月運河水長至一丈九尺餘寸。較十八年盛漲尚大六寸。將車邏南關五里三壩次第開放。現在各工竭力搶護平穩等語。河湖盛漲自不得不啟放壩閘。以保護淮揚。但壩閘既開。則下游窪地村莊難免浸溢。被水窮黎殊堪軫惻。著該督撫等迅速前往詳悉察勘被災處所。分委妥員一面勸卹照例賑卹務俾均霑實惠。毋致稍有失所。至此次在工員弁

寶錄卷四百九十一

七

竭力搶護工程穩固殊屬可嘉。著俟秋汛過後該督等查明具奏。交該部議敘。又諭曰阿蘭泰自出兵以來奮勉効力擒獲達瓦齊實屬可嘉。著加恩賞給世襲男爵。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阻止班珠爾等前來入覲。又班珠爾倚藉勢力將並非伊舊日屬人歸併管轄。經班第等駁回等語。阿睦爾撒納種種悖逆深負朕恩。屢降諭旨令班第等遵辦。今閱此奏。阿睦爾撒納欲

留班珠爾齊木庫爾等在彼。不令前來入覲。明係欲留其黨以增羽翼。其叛逆愈著。班第等如遵前月二十八日所降諭旨已行擒治。固屬甚善。若伊已起程至塔爾巴哈台游牧地方。借防禦哈薩克之名逗留不前。亦遵前旨著薩喇勒鄂容安帶領兵丁以會同防範為詞。將伊擒治。倘阿睦爾撒納尚未至伊游牧中途遷延。班第等即以奉旨會商事件追伊回至軍營辦理。如不遵旨前來。即著班第

寶錄卷四百九十二

二十八

等帶兵追擒。先將通哈薩克路徑派兵堵禦。使其不至兔脫。方為妥協。再前經降旨令伊等辦理阿睦爾撒納時。將齊木庫爾納噶察等一併查拏。今查班珠爾亦係其黨。伊二人乃同母異父之子。自必同謀。班珠爾亦應一併治罪。但伊已於二十九日隨同阿蘭泰來京。途中尚可稍緩。俟伊至熱河另行辦理。班第等此次力折阿睦爾撒納阻止班珠爾之議。薩喇勒即將諾海奇齊克等派出防禦。不

令阿睦爾撒納得逞奸謀。甚屬可嘉。班第薩喇勒。鄂容安。務宜加意奮勉。和衷集事。庶不負朕委任至意。○調荊州將軍德敏為江寧將軍。黑龍江將軍綽勒多為荊州將軍。以齊齊哈爾副都統達色為黑龍江將軍。○建甘肅平羅縣滿兵米倉二十一間。從巡撫陳宏謀請也。

實錄四百九十二

下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銜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七月戊子

平定太史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奏準噶爾舊日供養之大喇嘛。現俱無存。請派濟隆呼圖克圖前往等語。著照所請遣往。將此傳諭班第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勳奏。稱哈密貯糧充裕。巴里坤駐兵口糧。按季赴哈密關領。應如所議。至現議瓜州駐兵屯田供食。或有不敷。即於哈密撥濟。應并籌辦從之。○以大學士公傅恒。大學

士來保兵部尚書定北將軍班第工部尚書汪由敦為平定準噶爾方畧正總裁刑部尚書劉統勲理藩院尚書納延泰西路叅贊大臣鄂容安戶部左侍郎兆惠劉綸兵部右侍郎雅爾哈善為副總裁命授達瓦齊宰桑吞圖布思克博羅特為頭等侍衛○己丑戶部議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疏稱富順閬中南部三縣開淘鹽井請增引二百五十八張應徵稅課自二十年為始從之○命禮科給事中溫如玉提督湖南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謝溶生提督山東學政○庚寅諭軍機大臣等謝溶生已降旨令其提督山東學政伊現奉差往河南祭告中嶽著傳諭富德所有應行考試之事仍照常辦理俟謝溶生差竣抵任後再行交代來京可也○辛卯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莫爾渾等奏已將搶奪邊卡賊犯和通哈喇拏獲取供等語烏

梁海宰桑布珠庫曾留阻內地遣使今瑪濟岱知大兵進剿並不來降復遣人劫掠情殊可惡著傳諭青滾雜卜伊二人即或來降亦不得允准務即擒拏正法曉示烏梁海等○壬辰兵部議覆船廠將軍傅森等奏稱嗣後打牲烏拉處行取各城官兵嚮導將數目報將軍衙門覈奪轉行遵照不得仍報副都統衙門應如所請再打牲壯丁前往採捕東珠之穆楞綏芬等處原有坐卡巡蹤官兵稽察搜驗黑葭毋庸另派即責成帶領探看河路官員管束防察從之○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上年河西各屬承餉馬駝料豆軍需初動市價騰貴應設法平糶是以奏請撥運河東倉豆三十萬石備用今軍務全竣無應餉馬駝河西豐稔豆價漸平所有河東未運豆十七萬石毋庸轉運得旨好○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種種狡詐屢次虛張哈薩克布魯特之信或云兵來

或云欲與伊和好。語言不定等語。看來阿睦爾撒納。妄思蠢動。逆迹顯著。朕已屢降諭旨。班第等自必遵辦。至伊屬下人等。應如何歸入公中分管之處。此時亦宜密為籌畫。再班第等遣員解送達瓦齊。宰桑愛勒齊等。及與巴朗同逃台吉內齊。額布根等九人。俱應行審訊。其餘並非要犯。不必盡行解京。惟此內有因病留於回部之吹索諾木。額木齊。俟病痊即行解京。又從前班第等奏稱喇嘛呼畢。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勒罕。曾言阿睦爾撒納有統領準部之分。今尚藏匿阿睦爾撒納處等語。似此斷不可容留。致使煽惑生事。班第等即查出派員解送來京。毋得任其脫逃。○又諭曰。班第等奏據阿睦爾撒納告稱。宰桑拉蘇隆係達瓦齊之黨。該鄂拓克人等。俱不信服。乞將舊宰桑之子布庫。補放宰桑。拉蘇隆給與職銜。令其効力。應請旨遵行等語。布庫。如果係舊宰桑之子。將其補放。事尚可行。但伊等從前曾奏阿

睦爾撒納。依勢作威。凡與伊有隙者。有心阻抑。其附和承順之人。即與交好。今所奏拉蘇隆。布庫等一節。係班第等照伊所請入奏。而阿睦爾撒納。反不置一詞。或拉蘇隆與伊有隙。又或布庫暗中交結。皆未可定。班第等恐為其所愚。著傳諭密詢班第等。如無前項情弊。俟奏到再降諭旨。○又諭曰。班第等密奏達瓦齊。性隻什物。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皆私自掠取。彼此不相和協等語。班第等以此事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

陳奏。全未知朕用人之意。阿睦爾撒納。薩喇勒。皆係厄魯特。貪婪性成。若使阿睦爾撒納。無悖逆之迹。不過貪取財物。原可無庸深究。至薩喇勒。更係厄魯特屬人。歸順已久。受恩甚厚。諒伊必不至有僭妄狂悖之事。若因此等小事。疑而不用。何以收羣策之力。即以掠取牲隻什物而論。朕知薩喇勒。必不至如阿睦爾撒納之甚。現在班第。鄂容安。會同薩喇勒。辦理緊要事務。若過於疑心。使伊知覺。轉

屬無益班第等。惟當開誠相示。據理阻止。薩喇勒自必聽從。若亦如阿睦爾撒納之多方防範。使伊畏懼。或致激成事端。關係匪細。況薩喇勒不過暫住伊犁一二年。並非令其長久任事之人。此時無庸過於苛求。班第等務宜善體朕意。公同籌畫。以副朕委任。○鑄給浙江溫州城守營都司關防。從總督喀爾吉善請也。○甲午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準噶爾內亂之餘。時被哈薩克侵掠。所有牲畜什物。各游牧互行掠奪。藏匿者多。現在徹底清查等語。準噶爾甫經平定。辦理諸事。俱宜寬大。以慰衆心。此際未經查出者。可即停止。惟阿睦爾撒納貪饕恣取。不得任其隱匿。俟將伊擒治後。班第即於伊游牧嚴行搜查。若阿睦爾撒納已起程前來。候朕旨到日。再行辦理。○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工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

疏稱。運河廳屬嘉祥縣汛。三官廟對過等處。請加幫隄工六段。湖面碎石餞工十段。從之。○丙申。諭曰。班第等將阿睦爾撒納遣納噶察帶兵前往招服葉爾羌。喀什噶爾回子。又欲借防備哈薩克為名。不行前來入覲。並欲令齊木庫爾居住塔爾巴哈台地方。各情形密行陳奏。觀此。則阿睦爾撒納乖張悖逆之迹。益屬顯著無疑。朕前所降諭旨。伊豈肯傾心折服。是阿睦爾撒納斷難姑容。但恐伊至塔爾巴哈台地方。託故久居。不肯前進耳。如伊仍未起程。班第等遵奉二十八日所降諭旨。業經辦理甚善。倘未及辦理。伊已起程前來。則應將伊依戀塔爾巴哈台之處。先行加意體察。最為緊要。班第等一經探得確信。則此旨一到。即遵朕前諭。將阿睦爾撒納調回完結後。仍即遵旨。帶兵速赴塔爾巴哈台。將伊親屬信用之人。一併擒拏。如阿睦爾撒納中途別無留戀。徑行前來。班第等得信。亦即



速行密奏。俟降旨辦理。仍酌量日期。再降旨與班第等。俟奉到之日。一面派兵星赴塔爾巴哈台辦理。此際惟宜密之益密。毋使稍有洩漏。○建甘肅歸德守禦所千總銜署從巡撫陳宏謀請也。○丁酉。定北將軍班第奏。準噶爾各宰桑來降。達瓦齊所屬。應作為公中屬下。將為首宰桑。授三品總管。內有恩賞散秩大臣。副都統銜者。仍兼總管之任。戶口三千以上。授內大臣。一千以上。授散秩大臣。一千以下。授三品總管。一百以上。授四品總管。再伊等進貢之例。酌議裁減。其供膳喇嘛。照舊辦理。下軍機大臣議奏。尋議來降宰桑五十二人。內俄羅斯殺舊宰桑奇塔特率四千餘戶來降。所率非其屬下。應授散秩大臣。巴蘇泰糾合博托什率九百餘戶來降。亦應授三品總管。賽音察克率一百五十餘戶來降。已授副總管。其職銜仍候欽定。餘應如所奏。得旨。所有準噶爾舊有之四圖什墨勒鄂勒

哲依約蘇圖阿巴噶斯俱著授為內大臣。其衮布所遺之缺。俟選人補授。亦著授為內大臣。賽音察克仍授為副總管。餘依議。戊戌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舉行浙江省軍政卓異官一員年老官二員。陞賞處分如例。○己亥。諭今年江南淮徐揚等屬間有被水之處。已先後降旨。令該督撫查明賑恤。今續據莊有恭奏大江以南之陽湖江陰靖江金匱溧陽等縣大江以北之江浦六合二縣及淮徐海三府州屬均有續經被水之處。雖據該撫奏稱現在辦理撫恤各屬米價亦尚平減。但歉收處所米穀宜早為籌備。著將該省本年漕糧截留十五萬石。以資備用。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黃廷桂奏打箭鑪外孔撒麻書兩土司爭競構釁。應親身前往。隨宜料理。擬於六月十五日前赴打箭鑪等語。此摺即係黃廷桂六月十五日拜發之摺。此後黃廷桂

於何時到鑪。及如何辦理。并番蠻曾否解散。一切情形。俱未奏明。即伊於六月二十一、二十七。兩次奏摺。亦並未奏及。傳諭詢問。令將現在辦理情形。作速具奏。以慰懸念。尋奏。孔撒麻書爭產恃兵。大金川綽斯甲革布什咱。德爾格袒護構釁。臣親往彈壓。差弁化誨。綽酋先將圍角洛寺兵撤去。鑪地防備嚴密。隨酌定機宜。於七月初一日回省。松岡校磨卓克基三土司。已檄徹歸綽酋遣頭目阿結赴

省稟稱。因德爾格革布什咱。是孔撒親戚。挑唆幫兵蹂躪麻書。又角洛寺往來鑪地道路。被革布什咱搶奪。故與他打仗。臣等諭孔麻之事。遣大員前往公斷。角洛寺派兵駐劄。分送四家兵歸巢。該目聽聞。口稱如此。公斷土司無不遵依。臣等譯牌傳示。分差弁員。往金綽德革下營處。諭令徹退。此現在辦理情形也。督臣開泰到省。臣將此案原委。川省番情一切告知。俟妥籌善後事宜。再馳驛赴京。得

旨覽奏俱悉。祇可如此辦理而已。○又諭據錫特庫等奏。廣州駐防漢軍。共三千餘戶。細察情形。未便全行改駐。酌量請改一千名等語。駐防漢軍。改駐滿兵。所有漢軍內情願入伍者。改補綠營。原為伊等生計所資。酌量通融調劑。該將軍等。如果確見地方情形。實有難以辦理之處。即應據實奏明。停其查辦。若既應辦理。則當一體改補。或分以年分。寬其時日。陸續籌撥。期於該處駐防。全行改駐滿兵。方合體制。今該將軍等於三千餘戶之內。奏請酌改一千名。是伊等原無定見。冒昧請改於前。遲迴觀望於後。而為是月懷一雞之議。豈成政體。可將此旨傳諭錫特庫。楊應琚知悉。○又諭據莊有恭奏。報乾隆十九年分徵收錢糧數目一摺。內開該年未完銀三十六萬餘兩等語。江蘇糧額。本視他省較多。但此項內積年因災蠲緩帶徵之數。已據該撫於摺內開除。則皆應徵正供。自當按年清完。

何以未完至如許之多。即較之該省十八年未完銀一十三萬餘兩之數。亦相去懸殊。著傳諭莊有恭。令其督飭屬員。實力查辦。無致愈積愈重。啟官吏侵那頑戶抗延諸弊。並將因何未完之處。查明具奏。○又諭曰。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於初十日起程。並訴請停徹塔爾巴哈台馬匹等語。阿睦爾撒納果一徑前來。辦理更易。班第等即遵前旨。將齊木庫爾等辦理後。將此項馬駝及伊侵蝕達瓦齊

什物。徹底查出入官。此時總宜慎密。○戶部議覆。江西巡撫胡寶瑤奏。稱蘆洲報冊撥補。有有課無課之分。請嗣後有課之洲報冊者。彙冊按次撥補。其沙灘等報冊者。不准撥補等語。應如所請。但水影沙灘等項。小民承認多年。坍塌不得撥補。恐未甘心。應令嗣後淤漲地畝。儘有課冊戶補足。餘即酌撥無課冊戶。再剎始行召墾。從之。○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奏。中軍副將史載賢。廢弛營伍。

請旨革職。得旨。史載賢屢任大員。由獲罪廢員。棄瑕錄用。不思黽勉報効。非尋常昏惰廢弛者可比。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交刑部治罪。○定北將軍班第奏。臣等於七月初七日。至尼楚滾地方。將察哈爾喀爾喀兵五百名留駐。餘兵陸續撤回。報聞。○舉行山西省軍政。卓異官三員。陞賞如例。○建江蘇華亭官橋三洋等一十三汛營房。從巡撫莊有恭請也。○庚子。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台柱奏。乾隆十九年分。報銷未完者。共有八案。各省奏銷案件。遲延不結。屢經降旨飭諭。而該省一年之內。尚有未完八案。且有十八年報銷之件。殊屬遲延。台柱到任未久。自非伊一人任內之事。可傳諭該撫。令其查明。歷任遲延緣由。即行具奏。并嚴飭屬員。速為完結。毋致懸案日積。○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介福。翰林院侍講德保。充日講起居注

官○以正黃旗護軍叅領愛隆阿為齊齊哈爾副都統○辛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種種逆迹圖據準噶爾地方及促令起行後次日即行住宿復遣納噶察告稱阿巴噶斯約蘇圖烏克圖與喇嘛等潛行計議如不令阿睦爾撒納統領駐劄伊等寧割腹而死不能貪生別事他人等語阿睦爾撒納叛迹已彰辦理自不容猶豫昨據奏阿睦爾撒納已於初十日起行朕意方謂就此辦理甚屬便易但據班第今日所奏則似阿睦爾撒納意中已不無猜疑朕心深為厯念乃班第等奏稱或俟伊至熱河時酌量辦理或令於熱河附近及呼倫貝爾等處居住所言參差不定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試思現在事勢至此朕即有姑留阿睦爾撒納之意伊等俱係目悉情形理當據實陳奏無所遲迴

而乃二三具說不能果斷若此朕甚不取再如阿睦爾撒納故令納噶察來述阿巴噶斯等之言彼時如何相答亦未奏及又稱將約蘇圖等業行調取等語夫阿睦爾撒納遣回納噶察逞其誕妄之詞明係試探伊等使識見明敏之人即當向納噶察云阿睦爾撒納與我等同為將軍伊之前去即如我等前去我等在此亦即如伊在此宰桑等何敢作此妄語果具有之即應向阿睦爾撒納查問如此詰責不但當下情詞可以洞悉即伊回告阿睦爾撒納時亦可款慰其心今既不出此恐阿睦爾撒納不能不生疑畏再達什達瓦之妻告稱阿睦爾撒納欲娶其女協力相助即可收服四衛拉特之語似覺荒唐以阿睦爾撒納之人之行此言在所必有但今日安肯輕吐使薩喇勒聞之能保其不為傳述乎伊即有此言班第等惟應密加防範而仍示以不疑乃告以將此情節具奏殊非慎密之

道。今此事既往。無庸置議。此間相距甚遠。一切事宜。班第等務宜相機籌辦。勿致稍有貽誤。再觀阿睦爾撒納。欲前復卻情形。其意詎肯徑行前來。班第等此時。如遵朕前旨。將伊犁已擒治。固甚妥協。如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勢必在塔爾巴哈台游牧處逗留。班第等加意探訪。一得信息。即遵朕屬次所降諭旨。務期熟籌妥辦。一舉萬全。無少疎漏。慎之。○又諭。昨傳諭班第等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即將齊木庫爾等。一併擒治。今思阿睦爾撒納受恩深重。奸狡狂悖。實為罪魁。齊木庫爾等尚與納噶察之附和生事者有間。若一併辦理。恐準噶爾各部。妄起猜疑。且以擒治一二人。而發兵動衆。亦覺非體。著傳諭班第等。將來擒治齊木庫爾等。不必帶兵。但令其前至軍營。解送來京。若抗拒逃遁。再發兵聲罪致討。其分散游牧人衆。及清查牧場各事宜。仍遵前旨行。○是月署兩江總督尹繼善

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覆。臣尹繼善。七月初二日渡江。沿工查看。湖河異常盛漲。酌將各壩開放水勢始平。臣尹繼善。現往徐屬查工。臣富勒赫在淮屬各工策應。務保秋汛平安。得旨。覽奏欣慰。○尹繼善又奏覆。兩江各屬陸續勘報被災州縣。已先行撫恤。聞撫臣莊有恭起程前來。一切賑務。當面商料理。得旨。覽奏俱悉。一切賑卹事宜。宜加意妥協。為之。南巡之事。較民瘼孰重。不可顧此失彼。○浙江巡撫周人驥奏。乾隆十四年。仁和縣墾地一百六十七頃零。海寧縣墾地一千六十頃零。海寧認戶多係豪強外籍。從不到地墾種。現在墾種者。係沿海無業民。竈各認戶勒令納租。墾戶不甘。紛紛赴控。臣徹底查清。悉歸墾戶報升。認戶原係墾戶。仍准丈給得旨。好。辦理甚公當也。○新調湖南巡撫陳宏謀奏報。由西安起程日期。得旨。覽奏俱悉。汝不患不能事。但患取巧。若能去積習。則朕所

嘉也。○四川總督開泰奏報。到省任事。及地方情形。得旨。既知其艱。應圖其易。黃廷桂久悉蜀省情形。應問彼以廣益。而一切措施。又當設誠而要之以久。政不必欲速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詹察奏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黃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詹察奏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奏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八月壬寅朔

上幸靜宜園駐蹕。副都統普慶等奏臣普慶揀選京兵五百名。於七月十九日抵烏里雅蘇台。臣達色於十八日抵烏里雅蘇台。揀選索倫兵五百名。聽候調遣。餘兵遣回報聞。○建貴州平越縣衙署從巡撫定長請也。○癸卯。

上迴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莫爾渾等奏請將撤回各隊兵丁內留駐二千名。馬三千匹。於烏里雅蘇台備用等語。所奏殊屬畏葸。從

前降旨以看守烏里雅蘇台為名留兵一千。今忽倍增其數。倘阿睦爾撒納覺悟猜疑。將致別生事端。若慮伊等游牧滋事。須以兵力彈壓。則將來所擒治。不過阿睦爾撒納黨羽數人。其餘俱可撫慰安定。何事張皇。今計阿睦爾撒納尚未至烏里雅蘇台。著速傳諭莫爾渾等。仍遵前旨留兵一千名。馬二千匹。已足供調遣之用。此時阿蘭泰已應抵烏里雅蘇台。諸事悉心會同商酌。妥協辦理。務宜慎密。不得稍露形迹。○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納噶察。阿巴噶斯。察哈什等。迴避眾人。密商竟夜。或煽動各游牧。使不遵約束。或與綽和爾。約蘇圖等。結連哈薩克。布魯特。侵擾邊境。俱未可定等語。阿睦爾撒納之必應擒治。自無可疑。但看此情形。伊詎肯即來入覲。勢必逗留於塔爾巴哈台游牧。班第等即遵前旨辦理。至阿巴噶斯。察哈什等。迹似同謀。或但畏懼伊之總統準部。

或實係有心甘為黨惡。俱宜體察。若同黨屬實。即應一併辦理。若勉強順從而概加擒治。準部諸酋。見因一人而株連甚眾。人人疑懼。亦有未便。此等機宜。班第薩喇勒鄂容安宜詳悉籌酌。相機辦理。至回部霍集斯伯克。已降旨令其明年入覲。所奏伊於解送達瓦齊時。陰求阿睦爾撒納。俟招降葉爾羌。喀什噶爾後。令其總統各部。心殊叵測。此但因阿睦爾撒納。現係將軍。且恐其總統準部耳。尚無足深慮。惟阿睦爾撒納。遷延留戀。甚有關係。班第等若即能辦理固善。或前來熱河。須候朕旨再行。再班第等前奏。阿睦爾撒納起程後。納噶察前來試探。述阿巴噶斯等誕妄之語。今伊等竟夜密商。或即係此情節。前經班第等將伊等調取。曾否前來。相內何以並未聲明。又阿睦爾撒納等屏人私議。既為班第等偵探而知。而遣人偵探之時。阿睦爾撒納又豈竟無知覺。此等事宜。務須密之又密。方

無貽誤。至阿睦爾撒納所收達什達瓦等屬人及掠取別部人等。擒治伊等後。即當分別辦理。或給還本部。或編次歸公務。宜逐一清查釐正。又所奏巴里坤駐兵一節。著班第等將久在準噶爾之滿洲蒙古兵丁。查明數目。令在巴里坤居住。伊等言語風土。既為熟悉。若與瓜州安西兵丁更番輪替。俾新調各兵漸次學習。將來即可罕家駐劄。仍俟班第等奏到日。交軍機大臣會議以聞。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因達瓦齊解送來京。計日受俘。是以暫緩啟鑾之期。今據哈達哈等奏到。雖現在趨行。而道路甚遠。恐抵京尚需時日。若復遲待。將誤木蘭之期。且新歸順之台吉等。亦將次畢集覲謁。今即於本月初六日。恭奉

皇太后。前往熱河。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該衙門即行照例辦理。其一切獻俘受俘典禮。悉於

回鑾日。另降諭旨舉行。丙午。軍機大臣等議准。署兩江總督尹繼善奏。稱軍營餘馬尚多。懇於原撥江省一千三百匹外。再撥五百匹。豫備差務。從之。○戶部等部議准。廣東巡撫鶴年奏。稱粵東官員解餉進京。差竣回任。率多遲誤。請嗣後差竣之佐雜等官。起程日。聽戶工部給照。同知通判等官。引見回任者。聽吏部給照。填明限期。回省呈督撫繳部。察覈無故逾限者。照赴任違限例議處。從之。

以伯都訥副都統舍圖肯齊齊哈爾副都統愛隆阿。對調。○賑卹江蘇海州。贛榆。沭陽。沛縣。邳州。宿遷。睢寧。七州縣。本年被水被雹。貧民。○丁未。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陳世倌行禮。○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宏謀奏。甘省茶務項下。歷年積欠官茶二十八萬



六千餘封。欠改折銀一十六萬七千餘兩。又欠官禮捐項等銀九萬三千餘兩。共欠銀茶約五十餘萬等語。此項欠課。歷年既久。恐其中不無侵蝕隱射情弊。著傳諭劉統勳。吳達善等。將該省積欠官茶及各項公費。逐年詳細查覈。實在商欠幾何。其中有無官商侵隱及該欠戶實係貧乏無力。難以清完。并人亡產絕。無可催追者。逐細清查。分年列款。詳晰奏聞。毋得因有此旨。或任屬員混開滋弊。

實錄卷一百四

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戊申。祭

大社。

大稷。遣恒親王弘晷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著照例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命賞給二等台吉班第為一等台吉。○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己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奉到六

月二十八日諭旨時。阿睦爾撒納業與額琳沁多爾濟同行。又有各處撤回兵丁在後。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入覲等語。阿睦爾撒納果來至熱河。辦理自易。且將伊罪惡。令暴白於新來投誠人等。亦可以快衆心而彰國法。但伊甫經起程。即有人指其罪狀。紛紛告訐。伊豈不聞風畏懼。且伊自揣所為。必不敢前來入覲。雖已起程。或沿途託故。應住游牧。事所必至。伊現在已抵何處。摺內未經奏明。前曾諭及起程。若尚在十日以內。即行擒治。此時曾否辦理。所當加意慎密。如尚未辦理。現在雖有攻擊阿睦爾撒納之人。且陽為解勸。置之不問。切勿令其知覺。致生他變。至阿巴噶斯誕妄情形。顯與同惡。今伊忽告薩喇勒云。從前隨阿睦爾撒納行走。未得在將軍前効力等語。前經班第等調取阿巴噶斯等前來。此時果遵調前來與否。摺內亦未明晰。又管理伊犁渡口回目鄂斯瑞伯克來訴。阿睦

實錄卷一百四

爾撒納強取其牲隻口糧。俟辦伊游牧後。酌量給還。即不敷抵補。料擒治阿睦爾撒納後。衆心已快。亦可無庸補給。再所奏塔爾巴哈沁台吉額琳沁。由哈薩克逃回。現住博囉塔拉。與阿睦爾撒納同族而有宿嫌。今雖攀援內附。中心必不相合。俟來見時。加意體察。自可得哈薩克與巴特瑪車凌信息等語。班第等或令額琳沁前來入覲。或酌量安插原游牧處。公同酌定。即行奏聞。至薩喇勒於阿睦爾撒納之姊來見時。察其醉語。甚屬留心。但婦女言詞。不足深究。即如阿巴噶斯等。亦不過趨附勢力。勉強脅從之人。若概行窮治。則各部未免生疑。但阿睦爾撒納既有令伊姊子沙津巴圖。管領達什達瓦戶口。協力同助之語。將來或即將沙津巴圖。安插於察哈爾地方。若沙津巴圖尚無異心。亦不必安插。將此傳諭班第等。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即遵旨辦理。○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庚戌。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軍機大臣等議覆前任甘肅巡撫陳宏謀奏籌辦安西等處事宜一摺。稱準噶爾需用內地貨物甚多。向來貿易三年一次。今既內附。自須推廣。或一年一次。一年兩次。不必官為經理。亦不必令進關抵肅。於哈密以東之布隆占地方。招集商賈。同通事評定物價。於嘉峪關盤驗稽查。量定稅則。抽稅其牛羊聽客商交易。惟馬匹歸官將茶易換。以充營伍之用。就年來貿易馬價斟酌定數等語。查準噶爾需用貨物。自應量為流通。現經奉旨西路貿易。定於巴里坤地方駐兵彈壓。一切事宜。令協督劉統勳前往籌辦。至馬匹歸官。以茶易換。亦屬籌辦之法。應將所奏交該協督酌量情形。詳議具奏。一摺。稱關外赤金。靖逆柳溝。安西沙州五衛。每衛設

守備千總各一員。又安西同知一員。管轄安西。柳溝。沙州。三衛靖逆通判一員。管轄赤金。靖逆。二衛。每衛所管屯民。不過六七百戶。沙州一衛較多。至塘汎卡座各有弁兵。衛備千總無所事事。莫如裁去衛備千總。將五衛歸廳專管。令通判駐劄赤金。同知移駐柳溝。惟沙州一衛偏在西南。遠難兼顧。添設沙州同知一員。與副將同城。方為合宜。再哈密向於陝甘二省派府佐一員。專管屯田民事。派州

縣佐貳一員。收支兵糧。五年更換。究非所宜。不如設同知一員。常駐哈密。責成更專。以上四廳皆應設巡檢一員。等語。查安西等處地方遼闊。裁汰歸併。添設移建。事屬更改舊制。是否必應如此辦理。當確按情形。籌酌妥協。應請交該協督一面詳查確擬。俟總督黃廷桂抵任。公同酌議具奏。至所奏瓜州回民宜遷歸舊地之處。現劉統勲親往已里坤查勘。俟奏到再議。從之。○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

等奏。阿睦爾撒納欲將達什達瓦屬戶。請給伊姊子沙津巴圖管轄。應請將達什達瓦屬人作為公中管理。并給游牧。以絕其僥倖之心。下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沙津巴圖給與舊日屬人。達什達瓦屬人作為公中管理。達什達瓦之孀婦酌給戶口養贍。此項人眾今年移往舊游牧地方。明年令在博克達種地。秋收後移往科布多布延圖居住。從之。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辛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今年淮揚等屬下游居民被水。急需賑恤。已降旨截留漕糧十五萬石。今據莊有恭奏稱。今歲被水之時較十八年更早。且經疊次被淹。民情拮据。朕心深為軫念。著將本年應運漕糧再行截留十五萬石。以備賑濟之用。該督撫等董飭屬員實力查辦。務俾災黎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納木扎勒奏據阿睦爾撒

納屬人告稱。現在烏蘭布木地方。水草缺乏。

請將游牧移於扎布堪河之鏗格爾格固治

地方。以度秋冬。現已准其所請等語。納木扎

勒。未知辦理阿睦爾撒納事宜。准其遷移游

牧。今若復令回至原處。徒多紛更。亦有未便。

但現在解送恩克博羅特來京時。阿睦爾撒

納。遣伊宰桑至其游牧。其中必有詭計。今忽

請遷移游牧。事甚可疑。著將納木扎勒奏摺。

抄寄莫爾渾等閱看。宜事事留心防範。此時

增刊大正九年

若已得阿睦爾撒納前赴游牧信息。即速奏

聞。○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壬子。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補行浙江省乾隆十九年

大計。卓異官十一員。年老官十一員。才力不

及官四員。浮躁官二員。罷軟官一員。不謹官

三員。陞賞處分如例。是日。駐蹕避暑山莊。

至丙辰。皆如之。○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

公台吉等食。○緩徵江蘇江浦。清河。安東。桃

源。銅山。蕭縣。碭山。豐縣。徐州。衛等九縣。衛。本

年被水。田地額賦。○甲寅。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增刊大正九年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行慶賀禮○奉皇太后御勤政殿侍宴○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宴○諭曰。雲貴總督碩色。叅奏總兵項朝選一摺。項朝選曾任總兵。前因獲罪廢棄。經朕加恩復用。理宜感激奮勉。實心圖報。乃復貪逸惡勞。浮夸不職。此與尋常廢弛者不同。僅予褫罷。不足蔽辜。項朝選著革職。交刑部治罪。以為負恩辜職者戒。○諭軍機大臣等。盧見曾奏七月十四五日。風雨甚大。海潮溜入。通泰等屬場竈地畝多被水淹。而淮屬之板浦中正等處。受災更重。等語。窮丁倖被水淹。亟需賑恤。該鹽政普福。現在京師。著傳諭盧見曾。令其勘明被災戶口。實心查辦。妥協料理。務俾災黎均霑實惠。毋致一夫失所。以慰朕軫恤窮丁之意。○又

諭據白鍾山奏。七月十五六日。風雨連朝。兗沂曹等府屬。晚禾豆苗。俱屬無害。而高粱早穀收成。不無減少。如果歉收。當即酌量撫恤。等語。此奏殊不明晰。既云不無減少。又云如果歉收。摺內隱約其詞。而該處是否成災。竟未據實陳奏。督撫為地方大吏。果使閭閻被水成災。即需實力妥辦。加意撫綏。不可稍存諱飾之見。著傳諭白鍾山。令將此次風潮。是否實係成災之處。速即查明具奏。並按例即加撫恤。督率屬員。妥辦務使災黎均霑實惠。○尋奏濟寧。郟城。蘭山。三州縣被水較重。金鄉。魚臺。鄒縣。滕縣。嶧縣。嘉祥。濟寧。衛。日照。費縣。莒州。蒙陰。沂水。鉅野。城武。臨清。衛。利津。樂安。壽光。臨朐。安邱。濰縣。蓬萊等三十二州縣。衛。被水較輕。照例分別撫恤。實力妥辦。得旨。覽。既經疎忽於前。若辦理復不詳慎。使災黎不得受惠者。則不汝寬矣。又諭前因西北兩路征兵。現合一處西路道里至京。較北路為

近一切軍營奏報事件。應俱由巴里坤一路馳達。曾經傳諭沿途各督撫。令其嚴飭各地方臺站官弁。務宜按刻速遞。如仍前遲玩。惟督撫等是問。乃將軍班第此次奏摺。自七月二十二日封發。直至八月十三日始到。較之從前更遲三四日。此皆地方官員怠玩成習所致。著傳諭沿途各該督撫。按站挨查。於何處遲誤。緣由明白據實回奏。尋甘肅巡撫吳達善奏。甘省自西境至東境。逐站挨查。並未

聖訓

三

接遞。定北將軍七月二十二日奏摺。惟七月二十五日以後。自伊犁所發奏摺。歷經到站馳遞。自係彼時仍由北路馳遞。直至二十五日始併為一路報聞。○又諭曰。班第等奏。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告稱。從前古爾班和卓。聞大兵平定伊犁。原與哈薩克計議歸附。續因阿睦爾撒納遣使到彼。哈薩克復有出兵信息。請遣兵相助。以為聲援。班第等遂派侍衛章武。宰桑博第。前鋒阿喇勒拜等前

聖訓

三

往等語。看此情形。明係阿睦爾撒納陰相煽誘。即如阿巴噶斯等。亦皆受其籠絡。今但將阿睦爾撒納擒治。釁端即可永弭。朕意阿睦爾撒納此時必逗留於游牧地方。班第等即遣人往追。伊必不遵行。惟遵照前旨。即令薩喇勒。鄂容安。領兵至塔爾巴哈台。將伊擒治。方為妥協。如伊果前來入覲。則俟伊到熱河時。辦理固甚易也。從前遣使至哈薩克時。阿睦爾撒納必令伊屬下人前往。其中顯有詭計。曾降旨將伊所遣之人訊問。班第等如業將阿睦爾撒納擒治。即嚴拏阿睦爾撒納遣往哈薩克之人。訊明切實供詞具奏。再班第等曾奏。訪得阿睦爾撒納與阿巴噶斯等。竟夜屏人密語。而納噶察傳說阿巴噶斯誕妄之言。有若不令阿睦爾撒納統率準噶爾。伊等惟有剖腹而死等語。乃阿巴噶斯又向薩喇勒告稱。有破阿睦爾撒納留住。不得在將軍前効力之語。如班第等訪聞屬實。則伊等

有心同謀。罪在不赦。如阿巴噶斯向薩喇勒之言。果係實情。則是第為阿睦爾撒納威力脅制。情尚可原。班第等應加意體察。不可受其欺紿。亦不得過於疑慮。且似阿巴噶斯之人。亦必不一而足。若辦理阿睦爾撒納後。一根究。則以一人而株連衆人。新降人衆。必生疑懼。於事無益。班第等務宜斟酌辦理。今所慮者。阿睦爾撒納。或乘間逃入哈薩克。亦未可定。如果逃往。班第等即遵朕前旨。遣人

臣等謹將

八

曉諭哈薩克。務必令其擒獻。倘不遵行。則以兵力進取。現在阿睦爾撒納行至何處。及於何處逗留。摺內並未聲明。著即速查明具奏。至此次投誠之台吉宰桑等。朕俱酌量加恩。賞給爵秩。伯什阿噶什。將哈薩克情形。詳悉告知。其輸誠更屬可嘉。且係準部大台吉。著加恩封為親王。前鋒阿喇勒拜。亦屬奮勉。著賞給藍翎。伊等前往招服古爾班和卓後。即將情形奏聞。○定北將軍班第奏。霍勒博斯

鄂拓克得木齊雙和爾等告稱。達瓦齊將我宰桑巴顏哈什哈殺戮。用巴雅爾拉虎為宰桑。殘虐煽惑。請加懲治等語。查巴雅爾拉虎繼為宰桑。大兵到時。未經投順。又曾阻止伯什阿噶什歸降。今飭交待衛章武等往辦。令伊親身赴質。若仍遷延不至。即著伯什阿噶什等擒送治罪。報聞。○又奏。平定準噶爾續進官兵。自六月初十日。至二十四日。陸續撤回。報聞。○以廣西新太協副將李時升。為雲南曲靖鎮總兵。○乙卯。

臣等謹將

一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遵旨行令阿睦爾撒納回至軍營。適伊從前遣往哈薩克之丹津。與來使同至。詞頗恭順。未便遽將阿睦爾撒納調回。致生事端。遂即停止追回等語。所辦尚合機宜。但哈薩克來使阿穆爾巴圖魯。既懇入覲。班第等即應明白曉諭。以阿布賚誠心款附。恭順可嘉。我等

即奏聞大皇帝。令爾等隨阿睦爾撒納一同入覲。如此。伊等既知內地將軍權柄所在。而阿睦爾撒納亦難於阻止。今將來使遣回。聽阿睦爾撒納定議。恐伊未必遣令前來。在阿睦爾撒納初不願哈薩克來使恭請入覲。而又難於禁止。是以令往班第處定議。今班第仍交阿睦爾撒納辦理。是則墮其術中。殊未允協。嗣後哈薩克如再遣使前來。即徑送入京。至阿睦爾撒納之兄普爾普。宰桑烏巴什。

寧錄卷四九五

五

及在逃之固穆扎布等。或隨伊入覲。或留匿伊游牧處。俱應分別辦理。惟業克明安之德濟特察袞。初降時頗屬安靖。後漸驕縱貪婪。此特附和。阿睦爾撒納之人。班第等宜詳察情形。相機辦理。又所奏善披領集賽之尼爾巴喇嘛密告。阿睦爾撒納使伊等保留駐劄。不願入覲。伊等未經允從。又告其暗結各宰桑。遣回游牧情事。甚屬可嘉。著即授為大喇嘛。明年令其前來入覲。現在章武。阿喇勒拜。

等協同伯什阿噶什。招撫哈薩克。可即將哈薩克現在遣使前來之處。曉示伯什阿噶什等。伊等抵哈薩克邊境時。毋得搶掠生靈。惟加意防守。即伊部落有兵侵軼。亦先以理諭。令其撤回。如不遵。再為擒剿。仍將招撫哈薩克情形。陸續奏聞。○丙辰。月食。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吏部等部會議。兩廣總督楊應琚奏。廣東陽山縣。原設青蓮司巡檢。距

寧錄卷四九五

五

縣甚近。無須專員分駐。請移駐淇潭。分管西鄉村堡。估建衙署。換給陽山縣淇潭堡巡檢司印。又西寧縣懷鄉司巡檢。所轄定康。信豐。感化。從善。四都。距縣城三四五百里。官民咸苦遠涉。其與高州府信宜縣相距僅百里。此四都地方。暨懷鄉司巡檢。請改歸信宜縣管轄。換給信宜縣懷鄉巡檢司印。又永安。豐順。等縣。開採黑鉛。實存餘鉛三十萬餘觔。請酌留十萬觔。餘變賣充餉。將來配鑄。餘存積至



五萬觔即照例變價均應如所請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五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領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及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八月丁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啓鑾幸木蘭○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曰宣化鎮總兵丁大業

看來人甚平常不勝總兵之任著以副將用

其宣化鎮總兵員缺著存泰補授 命傳諭

阿睦爾撒納朕正念汝之際汝請安摺適到

朕甚欣悅汝遣來之台吉根敦扎布奮勉可

嘉授為頭等台吉賞與銀兩令隨哈達哈迎

汝汝可帶赴熱河留哈達哈辦理烏梁海事

務。朕十六日啟鑾進哨。十月初間。即回熱河。想汝急欲見朕。朕亦待汝商議事宜。汝務於十月初十前趕到。否則勞朕久待矣。額琳沁多爾濟。此次亦屬奮勉。令與汝同來入宴。是日。駐蹕中闕行宮。○戊午。駐蹕波羅河屯行宮。○己未。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寧郡王弘敬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命副都統鄂實帶領達瓦

字集文

二

齊父子。於張家口外居住。俟熱河回鑾。行獻俘禮。所屬宰桑等。解京看守。○改鑄順天通州西中兩倉首領關防。從倉場侍郎雙慶請也。○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庚申。

上行圍。○遣官祭

闕帝廟。○諭軍機大臣等。朕明歲南巡。一切應行籌辦事宜。該督尹繼善前請於河防秋汛事畢。來京面聆訓旨。今該督現在高寶一帶查勘河工。朕亦欲俟其來京。面加訓諭。但

若俟朕回京陛見。則伊回抵江南。尚需時日。恐辦理不能裕如。朕自木蘭回鑾。約計九月二十日前。可抵熱河。彼時正當筵宴準噶爾諸台吉之際。尹繼善值此嘉會。不可不躬逢其盛。且便於商畧事宜。著傳諭該督。令其徑赴熱河。同入筵宴。尹繼善厚重有體。在滿洲大臣中。可壯觀瞻。使外藩見之。亦足增色也。○又諭曰。朕前降諭旨。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若將同黨之德濟特察袞。阿巴噶斯。察哈什等。盡行擒治。恐準噶爾各部。妄生疑懼。此中若有實係脅從。非其本心者。即不必辦理。又如阿睦爾撒納之兄普爾普。扎木叅齊木庫爾。其俱應擒治與否。班第等。宜悉心體察。據實奏聞。再阿睦爾撒納之塔爾巴哈台游牧人衆。朕意與其分給衆人。不若令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管領。再擇一協同管領之人。在扎布堪等處居住。亦可。仍傳示伊游牧。以阿睦爾撒納。負恩悖逆。斷不可留。罪止其身。與

衆無與。特不忍伊等離散。派出大員管理。似此辦理。事後可不致別生事端與否。班第鄂容安。現在彼處。薩喇勒深知伊等情形。著即公同會商具奏。○又諭。據班第等奏稱。上年收服包沁宰桑綽瑞屬下九百餘戶時。將伊兄阿克珠勒授為總管。及大兵抵伊犁。綽瑞即前來投誠等語。上年收服包沁人衆時。綽瑞未在游牧。伊兄阿克珠勒率屬先降。是以授為總管。今綽瑞又經歸降。著授為四品總管。協同伊兄管領部衆。班第等可即傳諭阿克珠勒。綽瑞知之。○以故扎哈沁宰桑敦多克之弟鄂爾奇木濟。為散秩大臣。○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辛酉。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各台吉。按其戶口。封爵授職。俟伊等入覲之日。再降諭旨。其給與俸祿。應先為查辦。再管理事務之宰

桑等。既有職分。亦應給俸。但道理遼遠。若俱頒自內府。未免繁費。非久遠可行之道。除王公扎薩克俸祿。仍由內地頒發外。其給與宰桑等俸祿。若於衆鄂拓克應交賦稅內支給。較為便捷。著傳諭班第等。將準部王公扎薩克等。照內地扎薩克一體給俸。作何支領。其宰桑等俸祿。如何酌量等級。由交納賦稅內除養贍喇嘛外。可否足敷支給之處。詳悉查明。定議具奏。○又諭。曰。準噶爾四衛拉特台

吉等。俱照內扎薩克一體分封。汗貝勒貝子公。扎薩克等爵秩。令各管轄所屬諸事。俱應照內扎薩克一體辦理。此時尚無庸分派旗分。其歸公管轄之宰桑等。無人統轄。此項鄂拓克等。應照察哈爾等。擬定八旗名目。著班第等。將歸公管轄之二十一昂吉。仍存其舊日名號。分立八旗。定議具奏。○廣西學政許道基疏言。學政事宜。一慶遠府東蘭州學。未設廩增。今文風漸興。請設廩增各二名。首廩

俟十年後出貢。嗣後四年一貢。鎮安府學廩增各四名。今應試人衆。請添設廩增各二名。一。柳州府學廩生四十名。該州原轄十二州縣。後將賓州遷江。武宣上林歸思恩府轄。應請於柳州府學額廩四十名內撥出六名。改入思恩府學。一。桂林府永寧州學額廩二十名。三年一貢。計須六十年。請予兩年一貢。一。西粵各學增缺多寡不齊。易滋幫補時壓捺朦混之弊。請將各學增缺悉照廩額裁定。下部議行。是日駐蹕海拉蘇台大營。○壬戌上行圍。遣官祭昭忠祠。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等奏。綽斯甲又差大頭人孔本。到省稟訴孔麻舊事。求還雜谷所取也耳。日地方。又懇賞給路票。以便赴省稟訴等情。臣等當諭孔麻之案。已委員剖斷。角洛寺派兵駐劄。至也耳日地方。及路票二事。爾土司徹兵後。自有定奪。該番叩頭感激。即押送回巢。又金綽分往甘孜之兵。被德爾格孔撒等擊退。

麻書土司丹津旺溥年幼勢孤。稟懇救助。臣等選派參將宋元俊等。星往孔撒地方調齊各家頭人。從公剖結。已於八月初六日出口。得旨覽奏俱悉。是日駐蹕呼魯蘇台大營。

癸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數年以來。諸部互相殘殺。久失生業。甚屬困窮。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命大軍平定伊犁。救生靈於塗炭。今聞各部落人等貧困者多。若不加籌畫。必至貽危。朕心深為軫恤。因思有無相濟。貧富相通。各部落中自可通融辦理。將軍班第薩喇勒。叅贊大臣鄂容安。其飭交諸部台吉宰桑等。據實查明極貧戶口。勸諭富人共相養贍。尚恐難於接濟。著將西路運到官茶四萬封。班第等酌量賞給貧戶。或賞給養贍貧戶之家。務宜確查徧給。俾其實需。恩澤仍

諭台吉宰桑等嗣後董率所屬各勤耕牧如有盜竊攘奪等事嚴行禁止若仍踵舊習即照律辦理將此通行曉諭至各台吉宰桑亦宜體朕撫綏準部至意善為教養以期生計日豐盜賊永息勉之毋怠○又諭據班第等奏布庫努特舊宰桑敦多克旺沁密告薩喇勒云阿睦爾撒納入覲之心似屬猶豫或半途復返或遣訥默庫班珠爾等將伊家口遷移俱未可定已密行烏里雅蘇台駐劄大臣留心防範等語所見甚是昨納木扎勒照阿睦爾撒納宰桑等所請遷移游牧朕即傳諭莫爾渾等留心防範至阿睦爾撒納中途逗留或別生事端班第等即遵節次諭旨相機辦理又奏稱明噶特部落二千餘戶原係阿爾台居住之烏梁海從前被準夷威劫令其防守北界今願移歸舊游牧若照伊所請將來辦理阿睦爾撒納游牧時可與噶勒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等兵丁一同遣往等語其

事尚屬可行但阿睦爾撒納雖有罪應誅其游牧人眾毋庸驚擾誠恐明噶特等肆意搶掠非所以示體恤仍遵前旨傳諭伊游牧人眾照舊安居選派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等大員管轄并嚴禁搶掠惟將阿睦爾撒納從前貪取之物查出酌量分賞明噶特人眾方為妥協至敦多克旺沁舊係布庫努特宰桑若伊游牧人眾羣相推服即給還原職其侍衛吞圖布侯有別鄂拓克宰桑缺出補授班第查明具奏請旨再上爾扈特台吉巴圖爾烏巴什告稱達瓦齊將伊屬人分散懇請會合游牧等語班第等應查明辦理并将似此分散者一體查出應如何辦理之處酌定奏聞並將此傳諭莫爾渾阿蘭泰舒赫德等將敦多克旺沁所告之處加意防範毋得稍忽○戶部議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疏稱丹稜縣灌縣請增邊腹茶引應徵課稅以乾隆二十年為始從之○建廣西改設太平府

知事衙署。從巡撫衛哲治請也。是日駐蹕準烏拉岱大營。至乙丑皆如之。甲子。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諭旨。俟阿睦爾撒納前來擒治。後再將伊扎布堪游牧人衆辦理。今詳察情形。前來與否俱未可定。若既不前來。又將伊扎布堪游牧人衆遷至塔爾巴哈台一處會合。則必罕之潛逃。不可不豫為防範。著速傳諭莫爾渾等。阿睦爾撒納如

抵烏里雅蘇台。逗留時。藉稱遷移游牧之後。再行入覲。則莫爾渾等當以未奉朕旨。不敢擅許為詞。如或抗違。即帶兵辦理。倘坐視遷移。致成大釁。朕必重治其罪。計此時阿蘭泰亦已到彼。其會同密議相機果斷。一得信息。即速奏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浙江巡撫周人驥奏。七月十四五等日。大風驟雨。潮勢湍急。海鹽山陰會稽蕭山上虞等縣塘工坍塌。搶築情形。得旨。所奏不甚明晰。速行繪圖。

貼說詳悉奏來。尋奏南塘山陰縣宋家漢一帶當江海交會之衝。七月大潮將舊塘刷去。新築子塘不足抵禦。擬幫寬八尺。加厚二尺。接連各工。加築柴塘。北塘海鹽縣塘工。居泰駐山獨山之中。埝卸石塘六十五丈。須拆底重修。九里寨條石塘五十丈。塘外土埝刷去潮逼塘脚。應加築坦水五十丈。塘後土備塘一百丈。官字等號石塘四十九丈八尺。潮刷椿露。應加築坦水一道。得旨覽奏俱悉。以

廣東三江口協副將陳光祖為福建建寧鎮總兵。乙丑。

上行圍。軍機大臣等議。覆定北將軍班第奏稱。準噶爾人衆經阿睦爾撒納煽惑。謂編設旗分佐領。即遷炎熱地方。若遽辦理。恐轉生疑慮。請俟伊等入覲受恩後。辦理等語。查編設旗分佐領。雖難驟辦。亦未便過緩。應令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即酌議具奏。又奏稱吐魯番舊汗之子滿蘇爾為人平常。現莽噶里

克在吐魯番統衆居住。若將滿蘇爾移往。是否妥協。俟查明具奏。再魯克察克係額敏和卓舊地。伊久居內地。頗知法紀。遷移彼處。可以宣揚德意。為吐魯番向衆表率等語。應如所奏。又奏稱達什達瓦之子圖魯巴圖為達瓦齊所殺。其來降部衆應擇人統領。臣等公同酌議。臣薩喇勒之兄布林。諳悉事務。人心推服。請賞給職銜。令其總管。但人數衆多。應設左右翼協理。有舊宰桑巴雅斯呼朗博羅呼爾噶。可以信任。請給職銜。令其協理等語。應如所奏。請旨將布林授散秩大臣。令兼總管。巴雅斯呼朗博羅呼爾噶授頭等侍衛。令兼副總管。又奏稱準噶爾久亂甫定。經阿睦爾撒納煽惑。不無猶豫。請令暫納養贍喇嘛之費。其貢賦差遣。俟衆心安帖。妥議具奏等語。應如所奏。得旨依議。新降人衆。因未知編設旗分佐領原委。故不免疑慮耳。著班第等將編設旗分佐領為伊等授官爵起見之處。

明白曉諭。伊等將欣悅矣。命鑄給管理巴里坤等處官兵大臣印信。丙寅。上詣皇太后行幄問安。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朕昨密諭哈達哈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其游牧人衆於卓凌屬下宰桑內揀選數人管理。繼思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素習夷情。受恩最久。故特派伊前往管理。扎布堪游牧。但此時即行諭知阿玉錫。恐有洩漏。著先傳諭哈達哈等。俟阿玉錫到彼。將此旨傳諭。仍候諭旨到時。即帶兵會同納木扎勒。將阿睦爾撒納黨惡宰桑烏巴什錫哈瑪和通烏勒木濟巴圖濟爾噶勒巴桑車凌阿穆爾濟爾噶勒們都巴桑及在逃之固穆扎布等擒拿緝獲。其餘宰桑俱不必辦理。仍傳諭伊等。以阿睦爾撒納負恩悖逆。烏巴什等同惡相濟。是以擒治。與爾等無涉。宜照常管領戶口。安居樂業。永為國家臣僕。今

阿玉錫等善為撫綏。慰諭再班第等奏。班珠爾負恩怙勢。遷延入覲。自應一併治罪。伊所屬宰桑無多。非阿睦爾撒納黨羽可比。應毋庸辦理。併將納噶察。普爾普。屬人俱著阿玉錫管轄。其扎木叅齊木庫爾。屬人毋得任其逃竄。加意防守。候朕旨遵行。或因游牧人衆。阿玉錫不能獨管。即暫派侍衛協辦。朕仍遣人相助。哈達哈等與阿玉錫其悉心會商。相機辦理。尤宜周詳慎密。毋得稍有洩漏。○吏部等部會議。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咨稱。南陽府賒旗店新設巡檢。所轄內有裕州所屬地方。若不并派管轄。則公務掣肘。請將裕州所屬之賒旗店。張鐵莊。賈家樓。丁家莊。楊家莊。三科樹。程良店。共七處。南陽縣境內之賒旗店等村莊十九處。統歸該巡檢管轄。印記應擬為南裕賒旗店巡檢印。又南陽汝寧二府該州縣所設巡檢司。設攷典各一名。應如所請。從之。○鑄給河南信陽州楊家堂巡檢印。

從巡撫圖勒炳阿請也。○建湖北鄖縣江峪塘巡檢。鄖西縣上津堡巡檢。穀城縣馬腦觀巡檢衙署。從總督開泰請也。○豁除熱河張家口。乾隆十九年。水衝沙壓民地。共八十四頃二十九畝有奇。銀一百二十六兩有奇。○是日。駐蹕敦達烏拉岱大營。○丁卯上行圍。○諭曰。黃登賢籍隸大興。伊父雖年逾八旬。然現居京師。何必呈請終養。嗣後凡遇遠差。著停其派往。○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咨稱。伊收集屬下人衆五千餘戶。俱多窮困。請將接濟官兵所剩羊萬餘隻。指伊俸銀扣抵售買。班第等恐其借端生事。致誤行期。酌將一半截留。候奏請賞給。所辦尚合機宜。但阿睦爾撒納屬人。安得有五千餘戶之多。明係從各部搶掠。俟將伊治罪後。遵照前旨。分別給主歸公。其餘仍派員管轄。又奏稱。塔爾巴哈沁。台吉額琳沁。多羅特。台吉舍楞等。自哈薩克逃出。被追兵掠奪。所



有戶口二千餘戶。口糧牲畜俱乏。係阿睦爾撒納同族兄弟。阿睦爾撒納遣額琳沁之弟納咱爾。舍楞之弟諾爾布。來請接濟口糧。請暫於額林哈畢爾噶屯耕種石內。計口授食。並於塔本集賽。及額林哈畢爾噶等鄂拓克。各派羊隻。并將官茶二千封。運往接濟。俾在和博克薩里。烏隴古等處居住等語。此等投降戶口。自應酌量接濟。若由內地運往口糧。接濟伊等。則斷乎不可。班第辦理尚屬妥協。

此等人內。有應與職銜者。即行具奏請旨。○是日。駐蹕巴顏布爾噶蘇台大營。○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上行圍。○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莫爾

渾春。據青滾雜卜報稱。汗哈屯烏梁海。俱已收服。惟宰桑布珠庫畏懼逃避。現派緝拏等

語烏梁海悉已輸誠。布珠庫一人不日必被擒獲。可將兵撤回。於察達克赤倫內派人緝拏。至衆烏梁海在原處安置。不必他徙。青滾雜卜等。此次洵屬奮勉。朕當再加恩施。哈什固爾。造言煽惑。務期緝獲。照布珠庫辦理。瑪濟岱。莽噶拉克等。應辦理與否。即查明具奏。著交莫爾渾。傳諭青滾雜卜等知之。○又諭。曰。準噶爾俱已平定。嗣後台吉宰桑等。著輪班入覲。三年一次。喀爾喀係朕世僕。深受國

恩。莫不願因朕巡幸木蘭。扈從瞻仰。前因伊等未出痘者。不獲入覲。曾降旨令該盟長遇朕秋獮時。酌派十餘人。隨圍行走。該盟長遂定以騎射出衆者。揀派前來。因思派及者。固遂其願。未派及者。能無向隅乎。伊等生長蒙古。皆嫻射獵。可無庸揀派。著交該部嗣後令該盟長。將未經出痘之王公以下。台吉以上。編定班次。每年或十人。或二十人。挨名派赴木蘭。隨圍行走。其人材技藝出色者。朕施恩



不許違例收錢。其一錢以下應收制錢。令三日內分給錢桌。平價易銀。再南臺。閩安。二處商船出口。逾例夾帶。向係隨時酌量懲治。未經分晰奏定專條。近據藩臬兩司覈議。夾帶額外錢十千以上。照違令律。答五十。二十千以上。照銅錢下海律。杖一百。錢一半入官。五十千以上。加枷號一個月。錢全數入官。得旨。妥協為之。勿因去弊而反滋弊也。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勳奏。軍機大臣議覆。調任巡撫陳宏謀奏。籌辦安西等處事宜一摺。行知到臣。查貿易處所。既定在巴里坤。該撫所奏布隆吉地方。一年一次兩次之處。應毋庸議。其所稱商貨出關盤查。自屬應行事宜。嘉峪關現有遊擊一員。應行知照例辦理。至所稱量定稅則。現在商民未齊。俟試行一二年。商貨果有利息。再定則抽收。馬匹歸官撥營。於事有益。應於哈密貯茶。俟貿易馬到。照近價定數易換。令各營交價領馬。又瓜州回民

仍歸舊處。甚為合宜。臣前往查勘。田土平衍。可容千餘人。屯田約可下種九千石。其應如何遷移之處。再行具奏。至所請將鼎金等五衛分駐同知通判添設巡檢四員。臣現行安西道。就該管地方情形。如何合宜。備細詳覆。俟督臣黃廷桂到任後。公同酌議。具奏請旨。報聞。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等奏。金川韓斯甲等聞知已委大員出口。割斷派兵駐劄角洛等。俱各悅服。分遣頭人一面往甘肅聽斷。一面至丹多吉地。撤兵。八月十五日。金綽及德爾格土兵盡撤回。巢麻書土司丹津旺溥逃往。瞻對地方。孔麻兩家番民。十室九空。查麻書雖孽由自取。然係受印土司。未便聽孔撒兼并。飛飭將麻書土司搬回。孔麻被難番民安插。再開導孔撒。令將所占地方。百姓吐退。然後將原案斷結。曉示諸酋。得旨。覽奏。俱悉。雲南學政葛峻起奏。滇省士風。非貿易他方。即潛游別郡。甚至潛入夷地。攬

訟主謀煽惑愚民貽害非細請嗣後各府州縣將文武諸生開冊稽查不許私自出境其不得已他出者將情由理明地方官移知所往州縣稽查倘有潛入夷地滋事累民者即詳革究治得旨告知愛必達不必另議條例汝等實心稽察可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傅靈樞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將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務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稽察欽奉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梁德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昶六次臣等謹將尋常紀錄

校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九月壬申朔諭軍機大臣等朕前命哈達哈以收服烏梁海為名往辦阿睦爾撒納游牧今青滾雜卜等既將汗哈屯等處烏梁海收服阿蘭泰亦已抵烏里雅蘇台阿睦爾撒納自必聞知彼處無庸多駐大員致阿睦爾撒納見而啟疑哈達哈此時若已見阿睦爾撒納即告知烏梁海業已竣事有旨命同伊入覲即會同阿睦爾撒納前來如尚未見亦即前往迎會沿途加意慰諭不得漏洩事機所有傳諭哈達哈辦理阿睦

爾撒納游牧之旨。俱著詳密告知阿蘭泰。令其遵照辦理。○又諭曰。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前遣得木齊特古斯孟克前往古爾班和卓。及西部哈薩克。今與伊等使人同至。據伊等來文。及使人所告。請將塔什干城內。向日駐劄回人阿奇木一員。厄魯特哈爾罕一員。不必駐劄。查此係策妄阿喇布坦時相沿舊制。今請裁去。是有據占塔什干之意。因示以不便准行。令其齋捧頌諭哈薩克勅書。與前遣之侍衛章武等。同往招撫。仍令伯什阿噶什之兵。沿途防護等語。所辦尚合機宜。惟哈薩克來文內。有聞阿睦爾撒納。仍居舊游牧。甚為喜悅。可復觀噶爾丹策零之時等語。此必係阿睦爾撒納隱諱投降受恩之事。但以借兵復仇。并總統準部為詞。從前因阿睦爾撒納離軍營未遠。詰問恐致洩漏。今已歷多時。自當詳詢特古斯孟克。將阿睦爾撒納遣伊前往時。有何言語。明白供出。班第等。未將

曾否詰問之處。陳奏殊屬含糊。此時特古斯孟克。如尚未遣回阿睦爾撒納處。即詳悉詢問具奏。再古爾班和卓來文內。稱前避達瓦齊之鋒。逃往彼處。今欲來歸。恐遇舊日仇人相害。乞為保護。并恐哈薩克布魯特邀截等語。伊若能親身前來。受其歸順。則可。若必須救助。至與哈薩克等構兵。將來羣起效尤。必無休息。斷然不可。著傳諭班第等知之。又諭曰。朕前降旨。令阿玉錫辦理阿睦爾撒納游牧。但恐伊未能勝任。應於訥默庫屬下。派賢能宰桑相助。訥默庫現來入覲。若即明降諭旨。不無洩漏。朕於辦理阿睦爾撒納後。降旨與彼。令派親信宰桑馳驛前往。阿蘭泰等且勿輕發。倘伊游牧人眾。知覺生變。則不可株守。即相機妥速籌辦。著傳諭阿蘭泰等知之。○癸酉。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上行圍。戶部議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疏稱鹽源縣茂絲羅銅廠礦砂旺盛應准開採從之。命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為散秩大臣仍授宰桑。豁除福建諸羅縣乾隆十五年衝陷田園官莊一百二十二甲三分銀一百二十七兩有奇粟三百十七石有奇蠲免臺灣諸羅彰化三縣乾隆十九年被水田園官莊二萬一百六十五甲銀一千六百六十兩有奇粟一萬一千七百四十石有奇。

浙江巡撫周人駿疏報孝豐天台鎮海三縣乾隆十九年共開墾額外田地山蕩五頃七十七畝有奇。是日駐蹕扎克丹鄂佛羅大營翼日如之。甲戌。

上御行殿綽羅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入覲命賜筵宴。

上行圍。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奏八月十九日至烏隴古地方阿睦爾撒納將印信交臣告稱先至游牧再行入覲。次日阿睦爾

撒納從額爾齊斯地方逃去。沿途搶掠。臣即揀選索倫兵二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起程追逐。諭軍機大臣等額琳沁多爾濟奏阿睦爾撒納逃遁情形甚屬含糊。阿睦爾撒納既未逗留於塔爾巴哈台游牧。業已前進。離其妻子游牧處不遠。何以不挈之同行。或搶掠喀爾喀再圖竄逸。乃顯將印信交出。忽爾遁去。此中情形叵測。相距甚遠。難以揣度。著將額琳沁多爾濟奏摺鈔寄班第等閱看。從前伊泰阿睦爾撒納情事。朕已節次降旨訓諭。此時班第等若得伊遁逃信息。即遵照前旨相機辦理。仍將所得信息及如何辦理之處速行奏聞。乙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莫爾渾等奏稱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貝子德濟特克什克台吉鄂爾參等將阿睦爾撒納私遣至游牧之

們鄰及土僕人等。詢知阿睦爾撒納通信游牧人等。先行起程。伊即從阿爾台一路來迎等語。昨額琳沁多爾濟奏報。阿睦爾撒納中途逃遁。甚屬含糊。朕尚未深信。今伊私遣屬人通信游牧。以冀潛逃。種種逆迹。俱已敗露。實為深負朕恩。齊末庫爾普爾普等不顧弟兄私情。將伊所遣之人拿獲。送到深明大義。實可嘉許。齊末庫爾普爾普等所屬戶口。仍令伊等自行管轄。俟擒治阿睦爾撒納後。即將阿睦爾撒納戶口產業。分別賞給伊等。以示鼓勵。仍俟來京入覲。另行加恩。著傳諭阿蘭泰等降旨曉諭伊等知之。是日駐蹕依遜薩爾巴里大營。○兩子。○上行圖。○諭准揚各屬被水成災。朕屢降旨加恩撫卹。並截漕備賑。尹繼善等現今查辦。但念該處疊被災侵。民情艱苦。著將江蘇省本年應運漕糧。再行截留二十萬石。為賑糶之需。並著河南巡撫圖勒炳阿撥豫省粟麥二

十萬石。遴委妥員。速行運至徐邳等處。就近交收。以備賑卹。尹繼善等務當率屬員實心辦理。以副朕軫卹災黎之意。○又諭白盧見曾奏本年五月淮屬被水。房舍坍塌。秋禾淹沒。各情形。竊可憐被溺災深。軫念著即速查明之。食窮下先行撫卹。一月初四日。糧所有修葺廢理之費。速行查明。動給每款稍有失所。其本年電戶應徵錢糧。並著分別蠲緩。極賒戶口。再行加賑。該督撫鹽政率屬實力辦理。務俾均沾實惠。至通屬之石港等十場及泰屬之富安等南五場。雖被水較輕。而值此風潮。電戶未免拮据。其無力窮戶。並著一體賒給一月石糧。新舊災項。察緩至明年徵收。以紓丁力。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緩辦阿睦爾撒納游牧。特欲要慰阿睦爾撒納。今伊前來。再行辦理。此皆到時已將伊擒獲。一切辦竣。即不必施行。若仍相掣肘。伊游牧人等。或相恐懼。即先為曉諭。至一切



應辦之處。朕命扎拉豐阿前來。公同商辦。著密諭阿蘭泰等知之。○又諭據永常奏稱。阿巴噶斯。哈丹等將西路臺站搶掠。奪取官茶等語。前班第等將阿巴噶斯。哈丹等與阿睦爾撒納互結黨援。謀為不軌情事。曾經奏聞。昨額琳沁多爾濟又奏。阿睦爾撒納於中途逃遁。伊已帶兵追逐。今阿巴噶斯等搶掠臺站官物。則伊等黨惡為奸。迹已彰著。阿睦爾撒納受朕厚恩。盡喪天良。謀為叛逆。實天理人情所不容。必應擒獲治罪。永常此次辦理尚屬勇往。接到此旨。即將索倫兵調回。帶領前進。其各隊撤回兵丁。如有應調者。亦即就近調取。彼處現既有馬七千餘匹。酌量調用。策楞三格等帶領駐防滿洲兵一千名。奮勇前進。或應勦除。或應安撫。公同妥協辦理。如有必需留待之處。占據形勢。以待後隊兵至。併力進剿。現在噶勒藏多爾濟等俱赴熱河入覲。恐阿逆捏造妄言。煽惑伊等游牧人眾。

特命噶勒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寄信曉諭伊等游牧人眾。由驛遞寄。永常接到日。即委妥員遞交伊等游牧。再伊等已派出各宰桑等。令玉保帶同馳赴軍營。噶勒藏多爾濟等。亦不日即令其回至游牧。一切應行辦理事宜。已降旨與玉保。俟伊到時。永常策楞等會同詳細商酌籌辦。永常仍著辦理定西將軍事務。策楞玉保。扎拉豐阿俱著在叅贊大臣上行走。○又諭前已降旨令哈達哈回京。今阿睦爾撒納現在潛逃。西路復有阿巴噶斯等搶掠臺站之信。哈達哈毋庸來京。著仍留彼處。會同阿蘭泰等辦事。其所帶往之根敦扎布。係阿睦爾撒納信用之人。斷不可留。此旨一到。即著於彼處正法。○戶部議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疏稱。平武縣天台山黑鉛廠。礦砂旺盛。應准開採。從之。○是日駐蹕哈達圖扎布大營。○丁丑上詣



皇太后行轅問安。

上行圓。○諭軍機大臣等。阿蘭泰奏稱。已將阿睦爾撒納妻子。及班珠爾等收獲。派侍衛富康等解送來京。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密爾等處等語。阿睦爾撒納妻子等。即飭侍衛等中途小心管解。速行來京。至伊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不聽從潛逃。此特見我兵已至。無可逃遁。故為此飾辭。豈可憑信。如果誠心不肯潛逃。則阿逆之詭計。伊妻早已聞知。何不先行陳訴。著將此情節。另行詳悉具奏。阿逆游牧人衆。不特不宜仍在原處居住。即遷至塔密爾郭爾坤等處。尚屬未協。從前曾令查勘通肯呼裕爾地方。為安置伊等游牧之地。即著哈達哈。阿蘭泰等。將阿逆游牧人衆。馬駝器械。盡行收取。惟留口糧羊隻。派出兵丁。嚴行防護。移至通肯呼裕爾安置。俟齊木庫爾等入覲後。察其情形。即將阿睦爾撒納人等。令其管轄。所獲阿逆遣回游牧之們都等。審訊明白。即在彼處正法。或於烏里雅蘇台地方。嚴行看守。俟擒獲阿逆時。一同獻俘。阿蘭泰等現將滿洲索倫兵丁。暫在扎布堪駐劄。俟游牧遷定後。令在庫克嶺那木嶺二處防守。此項兵丁。與其在彼二處防守。不若接應額琳沁多爾濟。併力前進。更為有益。然或相離已遠。或馬力不足。著阿蘭泰等查明奏聞。阿逆逃竄後。額琳沁多爾濟即領兵前進。擒拏自易。且伊屬下人怨恨者多。心已離散。阿蘭泰等應遣人知會額琳沁多爾濟。設法曉諭。阿逆所屬人等。令其自行擒獻。永受重恩。伊屬下人等。必自內生變。逸賊更易弋獲。將此詳悉傳諭。阿蘭泰等遵照辦理。○又諭曰。阿睦爾撒納。包蓄異志。敢為逆亂。實由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逢迎慫恿所致。又承阿逆風旨。將派出入覲之諾爾布。丹津帶往烏梁海地方。情罪斷難寬宥。著傳諭哈達哈。將青滾雜卜。從容令至軍營。即

等解凍來京。併曉諭和托輝特人衆。清涼離卜  
獲罪擒治。與爾等無涉。清涼離卜源係貝勒。  
因著微勞。晉封郡王。今既獲罪。理應削其貝  
勒。朕姑念伊祖勲。著加恩將貝勒。令伊子承  
襲。諾爾布丹津。如仍在清涼離卜處。或去尚  
未遠。併解送京。如去已遠。即可不必。  
○又諭據阿蘭泰奏。扎薩克林不勒多爾濟  
等。為阿睦爾撒納所困。伊等各發火突圍而  
出。旋遇阿睦爾撒納輜重。奪取白晝監縵等  
物。等語。林不勒多爾濟等奮勇可嘉。速行送  
至熱河。其兵丁等各賞銀二十兩。以示獎勵。  
著傳諭哈達哈等知之。○命傳諭準噶爾部  
衆。爾準噶爾部落。頻年騷亂。悉皆疏離失所。  
朕統御寰區。固有內外。一視同仁。軫念爾等  
艱厄。欲出之水火。是以命兩路大兵。略地安  
撫。西路將帥。咸體朕意。於爾等游牧。絲毫無  
擾。惟北路。嚮導阿睦爾撒納。縱屬肆掠。諸大  
宰桑。盡為抄沒。是荼毒汝衆。非朕於卹安全。

登諸社席之意也。今朕甫平準部。方瘼汝衆。  
由此得安居樂業。乃阿睦爾撒納。負德辜恩。  
心同巢鏡。妄思雄據一方。并吞汝衆。以此狂  
悖之人。天理人情。實所不容。若置之弗除。汝  
等必重受其荼毒矣。朕心不忍。特遣大兵進  
剿。尅期擒獲。與爾等絲毫無擾。○如曩日。至  
阿睦爾撒納。所係爾等深讐。此際如逃入爾  
等游牧。即宜協力擒獻。如不在爾等游牧。亦  
當各振兵力。協同領兵大臣。奮力緝獲。果能  
擒獻阿逆。無論台吉宰桑人等。朕必封以崇  
爵。錫以殊恩。爾台吉宰桑及部衆人等。各宜  
仰體朕意。勉勵圖功。著有成績。以膺懋賞。其  
共知之。○定西將軍永常奏。聞扎那噶爾布  
已與阿巴噶斯等會兵搶掠。阿睦爾撒納領  
兵。真紀伊犁。並欲騷擾巴里坤。臣下面傳知  
烏里雅蘇台大臣。復傳知巴里坤大臣。將微  
回兵丁。停止報聞。○是月。駐蹕烏蘭哈達太  
營。○戊寅。

上諸

皇太后御幄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並蒙古

王公台吉兵丁等食。○諭軍機大臣等覽回。

蘭泰等屢次奏摺竟以交辦阿睦爾撒納游

投一節無誤即可安無事如所奏第四十

站以往臺路斷絕已行交將軍班第轉飭臺

站章京永泰速為辦理等語所稱行文班第

文諸甚屬粉塗現在臺站已斷作何傳送著

即明白回奏。伊等尚未知西路阿巴噶斯等

搶掠臺站之事。著將永常所奏。鈔寄伊等閱。

看又如接濟額琳沁多爾濟道擒阿逆之處。

竟全不置議。赴桑寨多爾濟。少年耳。尚能

出兵分路堵截伊等身為大臣何至一籌莫

展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於徹田索倫察哈

爾兵裏內姑何調遣接濟額琳沁多爾濟之

力並通信班第作速籌畫辦理再璠本特之

孫托木禮人尚可用哉今伊棟漢扎哈溫

人徑達伊犁。通知班第等協力相助。一面辨

理一。圖將現在情形。彙陸續信息。即行奏聞。

又諭曰永常奏摺可即鈇寄王保等給與

同行各宰桑等閱看奏內所稱阿睦爾撒納

領兵直犯伊犁及璦琿爾普爾普搶掠臺站

之言顯係虛捏但伊等意見如何阿遂現在

情形果能真抵禦犁庭事與否大兵或宜速

進或俟明年整頓前往交燕有益將伊等意

見告知平保等轉行陳奏再伊等前赴軍營

由阿濟不濟一路前往此時情形恐中途與

賊相遇。衆寡不敵。殊屬未便。著由烏里雅蘇

白帶兵卒各取名同行更為妥協若不便取

道阿濟必濟即就近進早申內地前往雖較

遲數日亦屬無礙並著詢問商酌具奏○又

諭曰永帝奏阿巴噶斯哈丹帝兵擒掠北那

噶爾布游牧地在那噶爾布因力弱不能抗拒

免茲服役等語。是其心本無他情。非徇己腹

已洞悉。著傳諭扎那噶爾布。此時但約束游牧。整頓兵力。以待大兵前進。共殲逆賊。毋致驚惶擾亂。事定後自當永受殊恩。若扎那噶爾布果能奮力自拔。即束身歸命。倘或不能。惟宜安靜自守。斷不得因已同阿巴噶斯等。形迹交通。妄生疑懼。致貽後悔。著詳悉曉諭知之。○又諭據阿蘭泰等奏。拏獲阿睦爾撒納遣往游牧之阿穆爾濟爾噶勒等七人。解送烏里雅蘇台。交永貴麒麟保嚴審等語。所獲皆係重犯。何不即行審訊。且永貴等又豈能究出端末。著傳諭阿蘭泰等。此際如已審訊一面取供具奏。一面遣妥員解送熱河。沿途嚴加防範。如未審訊。亦即解來。再阿逆之子。斷不可留。即解送至京。阿逆之妻。係訥默庫之姊。伊二女朕降旨賞給訥默庫。著哈達哈。阿蘭泰。即交彼處。○又諭著傳諭哈達哈。朕昨降旨。令將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拏解來京。今適有阿睦爾撒納之事。伊罪止於

附合阿睦爾撒納。非決不可貸者也。且和托輝特兵丁。頗屬勇健。萬一至於用兵。尚有用伊之處。此際召伊。如尚未到。到時即不必宣拏問之旨。可傳諭伊。奉旨將汝召回。原欲命汝進京加恩。今適有阿睦爾撒納之事。此處正有應辦事務。暫且不必進京。設有用兵之處。聽候調遣。帶領和托輝特兵丁進發。此時如阿睦爾撒納尚未就獲。可同伊將如何擒拏阿睦爾撒納。并如何進兵之處詳悉定議。列名具奏。如伊已到。業經傳旨拏問。仍著解送來京。○兵部議准。兩廣總督楊應璠疏稱。粵東各路洋巡。分上下兩班。會哨二次。自海安至龍門為西下路。每年下班。以龍門副將統巡。於七月初十日。與興川游擊會於碣州洋面。九月初十日。與瓊州副將會於白沙洋面。查龍門協水陸相兼。該副將至碣會哨往返三千數百里。實有顧此失彼之虞。請改委碣州營都司就近代往。該副將往來龍門。海

安各洋面巡查從之。○浙江巡撫周人驥疏報。太平常山二縣。乾隆二十年開墾積荒田地。山蕩共十四頃九十二畝有奇。○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庚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阿蘭泰等奏。包沁總管阿克珠勒。於八月二十九日。回至游牧。殺傷官兵。已遣總管鄂博什帶索倫兵丁追緝。包沁人衆。并將烏里雅蘇台兵丁分駐各隘口等語。所辦尚合機宜。仍速行文鄂博什。追及包沁人衆時。諭以黨同阿睦爾撒納。係阿克珠勒一人。餘皆被其脅從。不相株累。前阿克珠勒入覲時。朕即疑其人狡獪難信。擒獲時。務訊明情節。即在本處正法。將家口一併處斬。仍於得木齊內揀選一人。授為宰桑。管理游牧。又從前納噶察。曾將阿睦爾撒納與阿巴噶斯等逆謀。告知將軍班第。今已束身來歸。誠意可嘉。伊兵力甚弱。著傳

諭令其速赴熱河。或即令整兵前進。或於明年帶兵追捕阿睦爾撒納。至時另行商辦。至齊木庫爾。先曾擒送阿睦爾撒納所遣之們都。今又由烏蘭庫圖勒接出游牧。并指陳應行防守堵截各事宜。甚屬可嘉。仍遵朕旨前來入覲。再阿睦爾撒納有搶掠喀爾喀之信。雖未足憑。但伊游牧相離甚近。平日頗悉喀爾喀情形。或迫脅扎哈沁。沁人等驚擾喀爾喀。亦未可定。哈達哈阿蘭泰等務宜加意豫備。計惟速將伊游牧內移。沿途嚴密防護。方為妥協。阿蘭泰等現議令青滾雜卜。帶領新舊烏梁海。堵截賊來要路。即傳諭青滾雜卜。帶伊所轄兵丁。會同察達克。赤倫等烏梁海兵丁。協助額琳沁。多爾濟。仍諭察達克。受朕重恩。又與阿睦爾撒納舊有仇隙。益宜奮勉。務期擒獲逆賊。並傳諭現在進兵人等。與賊相遇。合宜奮勇爭先。丕振軍威。如能擒獲首惡。其功更大。必加格外殊恩。以示鼓勵。○

諭阿睦爾撒納。爾上年受困達瓦齊。率領妻子游牧前來歸命。朕錫以玉卦。資之生計。且推誠倚任。用為將軍。較來降之諸台吉。獨加寵渥。皆衆人所共知者。昨額琳沁多爾濟奏。爾至烏隴古地方。忽行逃竄。朕初尚不信。以爾受恩深重。何反覆至此。今據各處奏報。余同實出意料之外。按厥所由。必因在軍營時。與班第薩喇勒等意見不和。恐其參奏。自生猜疑耳。爾等意見參差之處。朕已洞悉。意俟爾入覲時。詢問明確。果無大故。自示含容。乃不避負恩背義之名。輒爾遁逃。狂愚實甚。爾意以為別娶妻室。糾集黨羽。從前妻孥游牧。即可不顧。今爾游牧。自妻子至部衆。無不以爾受朕深恩。自作不靖。若非朕曲加仁慈。俱因爾株累。至於殲滅。共相怨恨。即爾累及妻孥。猶屬細事。至所屬人等。積勞戰陣。今又計日危亡。爾固不顧妻孥。此等誰無父母兄弟。妻子終身隔絕。豈人人盡如爾意耶。爾受朕

恩如此。尚懷叵測。爾之屬人。受爾恩幾何。能終保其不生他變耶。爾若逃往哈薩克。爾前遣通使之丹津云。爾兄巴特瑪卓凌在彼乞食。爾即逃往。能如歸命天朝之受恩寵渥耶。況哈薩克來使曾云。爾等全不可信。久相猜貳。即往亦未必容留。彼時進退無據。雖欲施恩。曲宥其如國法何。爾當詳細審畫。仍悔罪乞恩。朕自念爾前勞。曲為寬貸。若執迷不悟。朕會將與師。窮搜極捕。一被弋獲。天網難逃。今特不忍爾自罹罪愆。且令爾部衆不得安金。是以不憚降旨。詳悉訓諭。爾思達瓦齊孫綽囉斯太族。據報伊犁。朕太兵所指。未敢稍撐螳臂。俯首就縛。爾與達瓦齊勢力相較。何如。即令暫收四衛拉特。不過一時烏合。各欲相機觀變。旦夕立見瓦解。爾特不知覺悟耳。其孰計利害。無貽後悔。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現在擊獲阿睦爾撒納。率衆七員。除阿穆爾濟爾噶勒外。選一庸愚無用之人。不必



解送來京。令其齎曉諭阿睦爾撒納之旨。前往尋遇阿逆時。給伊閱看。仍用托忒字多為繕寫。交與額琳沁多爾濟。令其廣為宣布。○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勳現往巴里坤。所辦駐兵之事。尚可稍緩。現在阿睦爾撒納尚未擒獲。大兵須由西路前進。馬駝最關緊要。著傳諭該督。令其回至肅州。密速籌辦。即將現存營馬加意餵養。約計足供五六千人乘騎之用。如有不敷。即隨便購買。其價不必拘泥成例。但期籌畫無誤。聽候今冬調遣。並將辦理情形速行陳奏。○諭參贊大臣哈達哈阿蘭泰等。擒獲阿逆時。即嚴加防範。解京。一面曉諭伊犁準噶爾部落。一面寄信班第。盡除餘黨。不得因已獲阿逆即行了事。現據拏獲人等供稱。額琳沁亦附和逆之人。著班第等查明屬實。即一併擒治。否則無庸舉動。總之從前辦理失之太寬。今務宜嚴治。再宰桑達木達爾亦

著解京。○戶部議准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疏稱赴西官兵。於雍正十三年進口。各兵病故開除。所有長支銀七百二十二兩零。無憑著追應請豁免從之。○是日駐蹕中關行宮。○壬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至十月丁未皆如之。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諭軍機大臣等。額琳沁多爾濟奏。齊木庫爾於阿睦爾撒納未逃之先。將伊欲叛情形告知。甚屬可嘉。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不必將伊游牧遷移。仍令安居原處。候朕降旨。○又諭據額琳沁多爾濟等奏報。阿睦爾撒納逃竄。追捕無蹤。看來伊必至塔爾巴哈台游牧。否則徑投哈薩克。今詢問勒藏多爾濟。據稱自汗哈屯等處。取道至哈

薩克甚近。彼處現有伊所屬之烏梁海等。因遣伊宰桑固穆扎布。交待衛德善帶往。哈達哈等奉到諭旨。著派副管旗章京職銜莫尼扎布。同往傳諭哈薩克阿布賚云。爾所遣使臣阿穆爾巴圖魯來見定北將軍時。已將爾恭順之意。奏聞大皇帝。甚為嘉悅。俟來使入覲後。正欲加恩。詎意阿睦爾撒納潛謀叛逆。將來使遣回。且於入覲時。中途逃竄。伊去年受困於達瓦齊。窮極來歸。所受大恩。不可勝數。乃心懷反覆。欲總統準部。恃我威力。殘擾鄰近諸部落。正與爾來使所云。厄魯特人全不可信之語。適相符合。今已傳知各路堵截。追捕。自當弋獲。如追捕甚急。竄入爾境內。果能即行擒送。大皇帝必重加恩賞。否則潛蹤日久。為我師所覺。徑入擒剿。恐爾境內人等。不無驚擾。如此明白宣示。看阿布賚情形。若何。哈達哈等。候固穆扎布莫尼扎布。到彼傳諭。及歸途信息。速行奏聞。再烏梁海赤倫如

情願同行。亦令其隨往。○又諭覽額琳沁多爾濟奏。齊木庫爾屢將阿睦爾撒納欲叛情形告知。伊並不辦理。致阿逆脫逃。應從重治罪。但今非議罪之時。且觀後效。至包沁人眾。附和逆。戕我官兵。不可不痛加剿滅。著交額琳沁多爾濟。成衮扎布等。進剿。男丁俱行誅滅。其婦女牲畜什物。即解往喀爾喀分賞。此次出力人員。再明白曉諭扎哈沁人眾。各安居樂業。永受大皇帝之恩。○又諭曰。阿逆狼竄之際。奸謀未逞。伊犁諒可無虞。著傳諭永常。調取扎哈沁兵丁。及噶勒藏多爾濟部眾。即行進發。如有不便。俟玉保到時。或噶勒藏多爾濟到時。進兵亦可。現在臺站隔絕。未得班第信息。著阿敏道帶奮勇兵一百名。前往伊犁偵探。並將噶勒藏多爾濟作書安慰游牧。及大兵即來安撫。沿途曉諭厄魯特人等知悉。再臺站被搶。阿敏道理應治罪。今予以自效之路。若能奮勉。仍可加恩。否則從重



治罪。○又諭曰。朕降旨命阿敏道領兵偵探班第信息。著傳諭永常。派兵二百名。遣幹弁續發。再傳諭額琳沁。爾與阿逆有殺子之讐。爾從哈薩克來。思沐國家厚恩。豈為附和。阿逆而來。今阿逆負恩悖叛。爾當盡力効誠。協助擒獲。以承厚恩。即力有未逮。斷不可入於其黨。阿逆孤身逃竄。大兵進剿。計日被擒。伊尚不能自保。又豈能保他人乎。此時如臺站已通。即照此繕寫。發送班第。如尚未通。著速派兵續進。○命賞綽羅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銀兩有差。○癸未

上御澹泊敬誠殿。受綽羅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朝。各賜冠服。○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丙戌皆如之。○命封準噶爾部落。詔曰。準噶爾部落人等。互相殘殺。羣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懷德。率屬來歸。從軍自効。今已平

定伊犁。擒獲達瓦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錫爵。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為綽羅斯汗。車凌封為杜爾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為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為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魯勒。封為公。台吉巴泰。曼集。鄂勒椿達克巴。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羅布藏巴顏察罕。吹扎布。鄂諾什本。塔什。索諾木。丹津諾爾布。授為扎薩克職銜。將伊等授為扎薩克及所屬編次旗分佐領之處。該部察例具奏。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授為內大臣。辦理圖什墨勒事務。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薩克錫喇。仍管噶勒雜特鄂拓克。宰桑拉蘇隆達什。車凌鄂哲特。都噶爾。鄂勒雖俱授為散秩大臣。仍管各鄂拓克。噶勒藏多爾濟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屬。各勤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

母怠。○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此次軍營行走。甚屬奮勉。伊祖丹津多爾濟原係親王。著加恩晉封桑寨多爾濟為親王。以示優眷。○又諭。據阿蘭泰等詢問阿睦爾撒納。宰桑阿穆爾濟。爾噶勒供詞。薩喇勒。叅奏阿睦爾撒納之處。瑪木特。屬人。曾經洩漏等語。此雖未知虛實。然亦當密加防範。至所供阿睦爾撒納在察罕托輝。或烏蘭庫圖勒等候。今所遣之人。由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地方帶游牧前往等語。阿睦爾撒納逃竄。自應遇我沿途聲援。及屯田兵丁。若迎伊游牧。必為額琳沁多爾濟追及。今俱未相值。究從何路潛逃。著哈達哈等速遣妥員。赴額琳沁多爾濟處。查明具奏。再吞圖布。恩克博羅特僕役財物。前為阿睦爾撒納所掠。著速行查出。俟伊等至烏里雅蘇台時。先為告知。事定之後。即行賞給。至阿穆爾濟。爾噶勒。係阿睦爾撒納親信之人。今阿蘭泰等訊伊供詞。

俱含糊不明。著即遵前旨。將阿穆爾濟。爾噶勒押解來京。中途務嚴飭押解人員。毋得令其脫逃。至阿睦爾撒納之子。斷不可留。著即解赴京師。阿睦爾撒納之妻。係訥默庫之姊。伊二女。已降旨賞與訥默庫。哈達哈等。並即遵旨辦理。○戶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福建臺灣府彰化縣水沙連。淡防廳拳頭母山地方。因近生番。不准民人居種。今查水沙連。離生番三十餘里。山徑崇峻。難越。拳頭母山。離熬酒桶山。生番三十里。亦非逼近。所有墾熟田園。應照例徵租。又現丈實二處埔地。共一千一百四甲零。俱土深腴厚。可墾成園。應一併墾種。該二處耕種男婦。編立保甲。設隘防守。不時稽察。從之。○緩徵福建臺灣諸羅彰化等三縣。乾隆十九年被水田園。蠲剩銀五千七百七十八兩有奇。粟四萬四千八百二十九石有奇。○豁除甘肅靈州乾隆十八年水衝沙壓地九百八十四畝有奇。

應徵銀糧草束。○甲申諭曰喀爾吉善等奏稱明歲南巡請照舊例截留漕糧備用等語著照所請准將浙省本年應運漕糧截留十萬石以備來春之用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永常奏傳喚扎哈沁宰桑鄂爾奇木濟託故不至情形可疑已密行阿敏道喀爾納等令其酌量兵力擒拏等語鄂爾奇木濟係朕念伊兄敦多克身故加恩授職之人若果懷二心自難寬貸今授普爾普為散秩

平定奏卷四十九

三

大臣扎哈沁宰桑交副都統額勒登額侍衛端濟布等帶往相機擒拏俟擒獲鄂爾奇木濟即交端濟布解送來京又將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送回游牧整兵前進永常即傳諭哈薩克錫喇之弟塔斌令其豫為整備俟伊兄一到即協力前進勦捕又奏阿睦爾撒納現在逃叛恐搶掠巴里坤現候阿敏道等接續臺站信到即從穆壘退回巴里坤防守是竟置班第等於

度外甚屬錯謬巴里坤即須防守可留三格辦理永常策楞應整頓兵力作速前進遇阿巴噶斯哈丹之衆務行勦滅三格若亦隨軍前往即著派豆斌就近調取綠旗兵二三千名防守巴里坤至巴哈曼集將游牧移於克什圖自係避賊豈有從亂而反內移之理永常不辦虛實存心畏怯辦理種種未協此旨接到即同策楞奮勇前進毋得仍蹈舊轍慎之○又諭曰阿蘭泰等奏稱聞阿睦爾撒納

實錄卷四百九

三

現擬糾合叛黨接出游牧並搶掠喀爾喀等語此特虛張聲勢伊不但無此力量即實有之當乘其未集擊之甚易觀伊等奏報未免心存畏懼朕今命雅爾哈善前赴軍營會同達勒當阿哈達哈阿蘭泰共商議進兵著達勒當阿雅爾哈善前進哈達哈阿蘭泰續往兆惠舒赫德即著在烏里雅蘇台軍營辦事布拉克罕察罕托輝地方甚近哈達哈等接得此旨即派扎勒杭阿帶現領兵丁一千名同

溫布前往布拉罕察罕托輝等處追捕阿睦爾撒納。若馬力不足。即用阿睦爾撒納游牧馬匹。或暫派齊木庫爾等游牧之馬亦可。再青滾雜卜。察達克。圖倫楚等前往汗哈屯地方。何以不即遣伊等。從彼處追捕阿睦爾撒納。如遇阿逆。即行擒獲。否則仍同扎勒杭阿會商勦捕。○又諭曰永常奏。哈薩克錫喇之弟塔斌。遣人來告。現在派兵防守游牧等語。看來塔斌並未煽動。伊游牧既有兵力。集福

實錄卷四百九十六

三十二

烏勒登可傳諭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同至噶勒雜特游牧。將伊等兵丁挑選。帶進伊犁沿途勦捕。若北路現在難行。或由口內沿邊速往。或自烏里雅蘇台帶兵。從西路前去亦可。集福烏勒登與伊等議定。前往仍速行奏聞。○又諭曰額琳沁多爾濟原同阿睦爾撒納及齊木庫爾德濟特。普爾普納噶察等前來入覲。今阿逆業已逃竄。額琳沁多爾濟雖領兵追擒。諒已無濟。

著即帶齊木庫爾等小心防範。速赴熱河。乙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經屢諭劉統勳。回至肅州辦理馬駝計。已奉到。今據奏現有兵丁三千四百名。擬以一千四百名防守巴里坤。二千名聽候調遣等語。巴里坤無須多兵防守。已傳諭策楞約存兵四五百名。餘俱令其前進。其馬匹僅二千六百有餘。亟應籌畫。務宜悉心辦理。俾馬力充裕。足應疾驅。方為妥協。又諭昨遣普爾普赴軍營。協勦鄂爾奇木濟。今永常奏鄂爾奇木濟並無異謀。著傳諭額勒登額等。將旨曉諭普爾普。派侍衛端濟布同伊回京。額勒登額可仍赴西路。丙戌。諭曰張泰開著加恩。仍賞給翰林院編修。命副都統富德送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前赴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實錄卷四百九十六

三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六

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六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詹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九月丁亥

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七

上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永常  
駐兵移壘指示辦理尚屬奮勉故仍令辦將  
軍事務授為內大臣昨覽伊奏聞阿逆叛逃  
即帶兵卻走實屬怯懦不稱將軍之任著革  
去內大臣以副都統銜叅贊効力定西將軍  
著策楞補授策楞身負重譴朕加恩復用務  
宜奮興士氣揚播軍威毋稍推諉此旨到時  
扎拉豐阿玉保亦將至軍營策楞速整齊兵

馬。俟伊等到時。會商擒勒阿巴噶斯。哈丹等。領兵直抵伊犁。方為合宜。觀準噶爾情形。雖易變亂。而我師以寡敵衆。奮勇衝擊。即驚駭奔散。可詢問帶往宰桑等。將背叛之鄂拓克。嚴行勦捕。○以江西吉南贛道徐垣為安徽按察使。○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睦爾撒納逃竄西路。仍須進兵。傳諭劉統勳速回肅州籌備馬匹。約數五六十兵乘騎。務於冬至前齊備。以供進剿之用。但劉統勳現駐巴

字東長四百七

三

里坤。計其奉到此旨。回肅辦理。尚須旬日。著并傳諭吳達善令其就近速為籌備。或調營馬。或用購買。不拘何項。惟期臚壯充裕。足敷應用。如須購買。則其價值亦不必以成例為限。辦得若干。一面報知該協督。即於甘肅一帶。分槽上緊餵養。聽候軍營調遣。若購得臚壯之馬。即先行解送軍營更善。著速行傳諭知之。○又諭據哈達哈等屢次奏報。俱稱豫備兵馬。並未及前進。擒勒通信伊犁各事宜。

今詢問解送前來之厄魯特尼瑪。丹津伊等。言阿睦爾撒納斷未遠颺。必在額密勒鏗格爾等處潛身。今年北路即由阿爾台西路。即由額林哈畢爾噶博羅塔拉。進兵夾攻。必被擒獲。看來丹津人尚明白。因令尼瑪庫綱哈什哈。隨噶勒藏多爾濟等。往西路軍營。丹津赴北路軍營。哈達哈青滾雜卜。帶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選精兵一千名。前驅達勒當阿。阿蘭泰等。選兵三千名。或二千名。繼進

字東長四百七

三

軍行。惟馬駝最要。達勒當阿等儘現在所有馬駝。揀選應用。並酌派兵丁口糧。俟丹津到日。即行進兵。青滾雜卜前奉命堵截賊衆。今奏稱兵糧俱已齊集。甚為欣慰。伊世受國恩。已封為郡王。此次若能奮勉。必照親王桑寨多爾濟加恩。其扎哈沁烏梁海等。懇請接濟口糧。已經賞給。仍令扎木禪察達克等。選派所屬前行哨探。其恩賞照初次進兵減半。支給至阿蘭泰等。奏包沁部衆尚未遠去。親王

成衮扎布等已豫為堵截。若擒獲阿克珠勒等。即行正法。餘黨嚴行勦捕。將家口賞給桑寨多爾濟青滾雜卜等。以示鼓勵。再丹津到時。伊等會商兩路進兵大勢。由阿濟必濟通信西路。此際策楞等自必整頓兵力。俟噶勒藏多爾濟到時。添派遊牧兵丁。擒勦阿巴噶斯哈丹。追捕阿睦爾撒納。以告成功。始伊等仍不竭力辦理。則深負朕恩矣。勉之母怠。○又諭曰。喀爾喀郡王巴雅爾什第等追勦包沁叛賊。生擒阿克珠勒。斬馘台拉克等。奮勉可嘉。巴雅爾什第著加恩封為親王。貝子沙克都爾扎布封為貝勒。公達爾扎諾爾布扎布封為貝子。協理台吉達瑪林封為公。其餘奮勉行走官員兵丁。著哈達哈等查明報部議叙。陣亡者亦查明照例恩卹。阿克珠勒即派員嚴行管押來京治罪。○命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仍留北路軍營。○己丑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壬辰皆如之。

戶部議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黃廷桂疏稱。會理州黎溪白銅廠出礦旺盛。應准開採。從之。○撫卹浙江山陰會稽諸暨餘姚嵊縣上虞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仁和慈谿蕭山等十五州縣東江曹娥金山鳴鶴下沙等五場湖州一所。本年被水貧民。給與口糧籽種。停徵新舊額賦。○賑卹湖北江陵監利潛江荊門沔陽五州縣荊州荊左沔陽三衛。本年被水貧民。撫卹雲南劍川州。本年被水貧民。○豁免江蘇武進陽湖二縣乾隆元年。至十五年。開抵役租銀一萬四千兩有奇。○庚寅諭曰。阿睦爾撒納上年率眾來歸。朕加恩撫納。封以王爵。伊於召見時。面陳畧定準夷之策。朕以其才可用。爰授定邊左副將軍。為我師嚮導。近官軍奏凱。朕召諸部台吉齊集熱河。將行飲至之典。詎阿睦爾撒納在伊犁軍營時。輒以私印調兵。并遣使與哈薩克私通。揚言非令伊總統準部。不可種種不

法節經班第等奏聞。伊心懷叵測。揣知軍前大臣必行參奏。不得已赴召前來。行至中途。遂將印信交親王額琳沁多爾濟。託故逃遁。潛遣侍衛七人來取家屬。伊兄齊木庫爾執使首告。伊妻亦以其負恩逃叛。憤激不從。願移內地。阿睦爾撒納已為無家之人。而竄匿之初。乘厄魯特諸部台吉現俱入覲。輒布流言。希圖煽惑衆聽。搶掠臺站。乃西路各部台吉俱堅心內向。有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叅等

實錄卷四百九十七

六

率所部數千人。赴永常處。叩請遷移附近軍營。居住以為倚庇。乃永常不審虛實。疑為詭計。張皇失措。挾其宰桑置軍中為質。兼程卻走。復恐或躡其後。檄行策楞以兵接應。并將前遣安接臺站之副都統阿敏道行文撤回。退駐巴里坤拒守。夫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衆部同仇。即伊兄弟妻子亦皆憤恨離心。況附和同叛之巴沁部落。北路聞信往勦酋首。即已就擒。部衆殲滅。是阿睦爾撒納孑身遁

逃。無難計日擒戮。若當諸台吉叩轅請告之時。永常克振軍威。諸部得所依倚。厲兵迅往追捕。叛迹其勢甚易。何至為浮言驚駭。無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氣。貽誤一至於此。且伊前赴軍營時。籌辦諸務。率多冒昧。即如軍行已有定站。而錯會文移。遽令刻日兼程前進。兵糧業經支給。猶喋喋以口食不繼為詞。希冀邀譽市恩。竟不顧衆心搖惑。此類難以枚舉。朕是以但飭其駐烏魯木齊聯絡聲

實錄卷四百九十七

七

援。不使偕衆統兵進發。蓋早知其中無定見。全不察事理之輕重也。茲當伊犁久經平定。回部率屬歸誠。所辦者僅一潛蹤伏莽之逸賊耳。而永常始則未知確實。疑係窮夷自相劫掠。奏請帶兵追逐。意尚近於奮勉。迨一聞阿睦爾撒納在逃之信。忽爾畏蕙乖張。甘心僨事實出情理之外。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任將帥而勵戎行。永常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定西將軍印務前有旨著策楞補授。今觀策



楞竟不能自發一謀。自出一慮。惟聽永常妄行調遣。恐不能勝將軍之任。策楞著仍在叅贊大臣上行走。即日帶兵前往其定西將軍著扎拉豐阿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奏。劉統勲准永常來札。檄調甘肅綠營官兵援勦。所辦甚屬錯謬。阿睦爾撒納係聞軍營大臣叅奏。畏罪潛逃。豈能遽犯巴里坤。致為邊患。試思從前噶爾丹策零時。尚不能輕犯邊境。況阿睦爾撒納素為衆惡。又復負恩逃

實錄卷四百七

竄。人人恨其反覆。即伊兄弟妻子亦盡離心。以一窮蹙亡命。何能飛度巴里坤哈密。而須盡徵內地綠旗兵於數千里外。為拒守計耶。且現據北路官兵將附和逆賊之包沁首惡就縛。黨羽殲除。軍威已振。西路兵力不為不敷。與其調兵。何若勤辦馬駝口糧。應現兵之用。劉統勲尚為稍知事體者。何一接永常來信。竟不詳加審度。惶遽若此。定西將軍已著扎拉豐阿補授。著速傳諭劉統勲。令其就軍。

營現有官兵料理馬駝口糧。即日前進。如回

肅辦理。尚需時日。并傳諭吳達善。令其就近速為籌備。或調營馬。或另行購買。其價值不拘成例。一面報知該協督。即於甘肅一帶。分槽餵養。聽候調遣。若購得臚壯之馬。即先行解送軍營。○又諭曰。劉統勲奏請駐哈密籌辦進兵事宜。甚屬錯謬。朕初不意劉統勲亦張皇失措。茫無定識。至於如此。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叅等。久經內屬來求倚託。必無被賊

實錄卷四百七

煽誘。轉相窺伺之事。此特永常望風疑畏。自行驚擾。所稱目覩情形者。豈果實有確據耶。阿睦爾撒納在此時不過一亡命逆賊耳。況素為諸部所惡。人皆切齒。其北路同叛之包沁等。已被擒戮。焉能一時鼓動諸部飛越數千里至巴里坤。此事理所必無者。軍營衆心所恃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一都統無端自相驚怖。舍穆壘而回巴里坤。今又議舍巴里坤而就哈密。軍心其何所恃。劉統

勲著嚴行申飭仍令速遵前旨。即籌辦馬匹口糧。儘現在兵數或三千或二千。尅期進發。現已一誤再誤。豈容更為猶豫。在劉統勲軍務原非所諳。但識見乖謬至此。實出朕意料之外。此時臺站偶斷。只應亟籌安接。以通伊犁聲息。所發班第等報匣。何至盡行繳回。竟漠然置之度外。是何心耶。著一併嚴行申飭。報匣仍發回。又諭。據永常奏請派兵七八千名進剿。今僅有五千八百餘名。先辦理馬

實錄卷四九七

十

駝口糧以利遄行等語。所奏益為迷謬。阿睦爾撒納之力。斷不能據有伊犁。所依附為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數人耳。今入覲諸台吉宰桑等。俱云四衛拉特多係阿睦爾撒納仇讐。前來入覲時。即已各飭遊牧豫為防範。永常聞阿睦爾撒納潛逃。即心神擾亂。一似賊衆已全收準部。非大兵不能恢復者。是以將伊犁問著傳諭策楞速整現有之兵相機前進。俟扎拉豐阿玉保到時與噶勒藏多爾

濟等台吉宰桑會商勦賊。通信伊犁。至臺站斷絕後。發還班第等奏匣。永常理應收貯。俟接續後仍行發往。乃遽爾繳回。是置班第等於度外。永常忍心若此。實出情理之外。若永常策楞在伊犁。他人或棄置如此。伊能甘心乎。永常業經拏問。著策楞即派委幹員嚴加看守。如或畏罪自戕。惟策楞是問。○又諭曰。哈達哈等奏訊問包沁總管阿克珠勒供詞。及現在派兵百名令出邊卡收我被截之兵。

實錄卷四九七

十一

并擒生問信等語。阿克珠勒所供。哈薩克助兵一萬。與阿巴噶斯哈丹萬人會合搶掠伊犁。現在哈薩克情形何能出兵萬計。而阿巴噶斯等戶口僅及三千。阿睦爾撒納遊牧業經收獲。包沁復被殲滅。安得更有人。此皆伊等張大其詞。以搖惑衆聽。哈達哈等全未度量事機。惟過計豫防。實為怯懦。至成衮扎布塔勒瑪善俱係堵截賊衆之兵。既未遇阿睦爾撒納。即應會兵同來。今伊等現住何處。

卡外被截者何兵被何人所截。奏內均未聲明。如果兵少被截。再增派二百人續進。今計前至察罕呼濟爾。不過一月之程。愈速愈合機宜。阿蘭泰等即將現有兵丁馬匹通盤計算。一面奏聞。一面俟阿玉錫丹津到時。奮勇前進。以期勦滅逆賊。此次進兵。以休養馬力為要。可令每兵一名。帶馬四匹。多備三四月口糧。將汗哈屯烏梁海及收獲各游牧馬匹。查明應用。如馬力平常。即酌量購買。勿構成

實錄卷四十七

三

例。仍將班第信息及現辦事宜。速行奏聞。○命傳諭準噶爾部眾曰。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造言煽惑。爾厄魯特之眾。聞風驚擾。莫知適從。勢所必有。朕亦不加罪責。現在阿睦爾撒納雖潛蹤未獲。朕已兩路發兵追捕。必被擒獲。況聽伊調遣逃遁之包沁總管阿克珠勒等。已為喀爾喀親王巴雅爾什第等擒勦無遺。賊黨愈孤。眾所共悉。朕前因爾等連年爭鬪。不獲安生。特發兩路大兵。救民水火。西

路之兵。未嘗稍有侵擾。惟阿睦爾撒納為北路嚮導。恃威凌奪。懼罪潛逃。今伊妻孥遊牧已全行收獲。爾等惟各矢誠心。保護游牧大兵一進。派兵協助。若有擒獲阿睦爾撒納者。朕必加以重恩。特傳諭兩路游牧人眾知之。○辛卯。諭今年江蘇所屬州縣。夏間雨水過多。窪地田禾被淹。秋後又間有蟲災。已屢經降旨。令該督撫加意撫綏。賑卹並截留漕糧撥運粟麥。以資接濟。但該處現有災傷民力

實錄卷四十七

三

未免拮据。現在漕糧將次開徵。除遵旨截留外。著將災地應徵處所。加恩改收折色。以紓民力。該督撫查明。分別被災輕重。一面奏聞。一面辦理。以示軫卹災黎之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玉保奏。詢據宰桑巴桑策伯克稱。阿睦爾撒納逃竄未遠。速進兵赴察罕呼濟爾等處。必被擒獲等語。所見甚是。著將玉保原奏鈔寄哈達哈等閱看。速即進勦。如有需待之處。暫據形勝。通信西路并力。

擒拏毋自委靡。壬辰吏部疏言各省開叅疎防多未盡。請嗣後失事地方係吏目典史管轄將吏目典史查叅如係巡檢管轄止將巡檢查叅從之。戶部議准。貴州巡撫定長疏稱宣威產貨無幾。木通河大水塘無庸設口。惟於兄姑設口收徵。黑章響水有小路透漏。應撥役稽查從之。蠲免江蘇寶山縣遷築抄塘壓占空廢田二頃三十畝有奇。銀三十兩七錢有奇。米豆五石九斗有奇。癸巳。

實錄卷四百九十七

六

上御依清曠。勾到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省秋審情實罪犯停決。四川省絞犯一人。餘一百四十人。予勾。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親王成家扎布護軍統領塔勒瑪善領兵擒獲包沁之薩爾坦殺死三十人。逃出十餘人。所獲牲畜請分給衆兵充餉等語。此次遇賊雖有斬獲。亦因賊少始能若是。且尚有逃者。若遇大隊賊衆。伊等退避亦未可定。即如軍

行馬力疲乏。自當更換所獲馬匹。追襲何得任其遁逃。成家扎布等選輦積習。朕所素知。伊等毋庸議敘。仍著飭行其餘台吉官兵俱著查明報部議敘。從前擒獲阿克珠勒之扎布及殺賊之阿裕什巴尼朋楚克等俱著賞銀五十兩。收獲牲畜什物仍照所奏賞給。又據薩爾坦供詞有哈薩克錫喇與噶勒雜特塔本集賽人等共搶掠伊犁之信。現在哈薩克錫喇已經入覲。伊弟塔斌又釋我被獲兵

實錄卷四百九十七

七

丁與永常通信。豈復有搶掠伊犁之事。明係賊黨揚言。哈達哈等惟據供陳奏。似此不經之言。皆信以為真。而視班第等於膜外。伊等即不欲通信。班第亦當虛設一詞。畫一策。何竟置之不論。朕思之殊為憤恨。且為伊等恥之。再班珠爾等乃阿睦爾撒納同黨。其妻子屬人俱當賞給功臣。但解送需時。若賞給此次効力之喀爾喀等能保其不致逃竄否。如恐滋事。即解送京師。亦可至扎拉豐阿玉保

等由阿濟必濟前往西路。如需帶兵數百名。哈達哈等即行派往。斷不得以北路用兵為詞。著一併傳諭伊等知之。○戶部議覆雲南巡撫愛必達奏稱滇省運銅應照黔省運鉛例沿途船隻專責運員隨時辦理。無庸會同地方官逐節換船。其稽查催趲事宜仍遵往例。應如所請從之。○乙未

上御澹泊敬誠殿。業克明安台吉巴桑和碩特台吉色布騰等入覲。各賜冠服銀兩有差。○

實錄卷四百七十七

七

賜扈從王公大臣并蒙古王公台吉等食。○御依清曠勾到廣東福建省秋審情實罪犯。停決廣東省斬犯一人。改遣福建省絞犯一人。餘一百三十九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朕命西北兩路官兵擒勦阿睦爾撒納。從前業經賞給整裝銀兩。此次並無加給之例。但時屆隆冬。且疾驅前進。著加恩照從前進兵之例減半賞給。○又諭據署提督治大雄奏劉統勲策楞檄調安西官兵援勦復行撤回。

等語。劉統勲等從前之張皇失措。於此益見阿睦爾撒納從北路竄逸。豈有飛越西路為患之理。該協督等聽信永常怵怯之詞。輒遠從內地調兵援勦。不思兵行全資馬力。今忽而徵發忽而撤回。不惟驚惑視聽。使甘肅內地一帶妄生疑議。即以馬力而論。亦何堪此往來紛擾耶。總之此事皆由永常懦怯。但思退守哈密。以為自衛之計。又不欲出諸己口。故爾張大其詞。而劉統勲等遂為喋喋陳奏。

實錄卷四百七十七

七

耳策楞前獲罪戾。未經正法。今復棄瑕任用。伊應感激報効。何竟遇事毫無所見。若此劉統勲雖未嫻軍旅。然於軍機重務亦宜審察確實。初不意其茫無定識至斯也。著傳諭劉統勲策楞令將永常如何用言聳動伊等伊等如何遽然聽信之處。據實奏聞。不得稍涉粉飾。○又諭曰。治大雄奏報准劉統勲策楞檄調綠營官兵援勦一事。前經吳達善奏到。已經降旨。劉統勲令其停止矣。阿睦爾撒納

畏罪逃竄西路諸部並無被其煽惑之事皆由永常怯懦退縮以至於此軍營原有現兵儘數追捕何必由內地紛紛徵調且此所派官兵必資馬力與其現籌馬匹供此無用之兵何如以此馬速解軍營使現有之滿洲索倫等兵得以及早進發從前薩拉勒進兵時所帶不過數千今以一逸賊通竄乃欲集兵萬人為嬰城自衛計耶看來安西官兵此時業已聞調前赴不必停止目今時值天寒官

軍營奏回

兵賞項著照例給與一半其安西續派候調之二千及肅州兵二千著遵前旨停其派往其軍營現有各兵亦著加恩給與賞項一半所需馬駝口糧務期作速辦齊即日進發再永常此番舉動搖惑軍情不小可一併傳諭劉統勲等速將此旨徧行曉諭軍營大小官弁知之○雲南巡撫愛必達疏報彌勒鎮沅恩樂騰越馬龍和曲會澤雲南陸涼寧州通海麗江祿勸大關永善魯甸永北霑益等十

八廳州縣乾隆十九年開墾田地二百五十頃有奇○丙申諭曰劉統勲奏西路實在情形一摺乖謬已極現今伊犁平定之後阿睦爾撒納背恩叛竄阿巴噶斯哈丹弟兄不過一鄂拓克之宰桑為所煽誘搶奪臺站業克明安宰桑扎木叅等率眾求請於附近軍營居住而永常妄生疑懼遂退回巴里坤今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即帶兵千餘殺退阿巴噶斯兵眾則西路全勢並無絲毫變動若使永常仍駐穆壘率來歸之眾令為前驅奮往直前早通伊犁聲息而追尋阿睦爾撒納逋逃蹤迹西陲當已安帖無事矣乃永常恒怯於前劉統勲附和於後實出情理之外軍營所恃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無端自相恐怖眾心其何所恃耶劉統勲奏內所云諾爾布琳沁等來告之說俱未可深信夫諾爾布琳沁為守護遊牧始則懇求內移繼則率眾勦賊現將阿巴噶斯之得

木齊班咱擒送來營情形若此尚何不可信之有又云內外之界不可不分試思各部自歸誠以來悉已隸我版圖伊犁皆我界尚何內外之可分今西路諸台吉宰桑皆知遣人來告軍營求以兵力壯其聲勢其自効之意顯然可見而永常劉統勳乃望風疑畏甚欲全調陝甘滿漢標營馬匹且以向年巴里坤孤懸塞外馬駝被劫為詞夫雍正年間準噶爾以其全力鳴張鼠竊視今日之一舉蕩平

諸部歸誠相去天壤三尺童子莫不知之劉統勳作此種種乖謬之語貽誤軍事且班第等在伊犁係辦理軍務大臣劉統勳並不與永常亟謀安接臺站竟奏請退回哈密而置班第等於不問伊身為總督現在巴里坤一切軍營應辦事宜何莫非其專責即如軍營馬匹現俱乏弱縱徹回之馬不無疲瘦而所有一切馬匹何以不豫飭養養臚壯劉統勳所司何事糜費錢糧不能適用其罪尤無可

逕昨據治大雄奏到伊將安西官兵忽而調遣忽而停止馬力豈不更加疲乏永常已降旨革職拏解來京劉統勳如此乖張貽誤軍旅重務若以其係漢人為之寬恕而不治以應得之罪則是朕歧視滿漢且將復何以用人何以集事耶劉統勳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伊子劉墉亦著革職拏交刑部永常子額勒登額著革職在軍營効力永常劉統勳在京諸子並著拏交刑部所有各本旗籍及任

所貲財並著查出為償補軍需馬匹之用○又諭曰陝甘總督大學士黃廷桂尚未來京現在軍營有應辦糧馬事務著方觀承馳驛前往辦理其直隸總督印務著鄂彌達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稱諾爾布琳沁聚集兵丁擊敗阿巴噶斯之衆擒其得木齊班咱解送前來扎那噶爾布復來歸附又布庫爺特之得木齊諾爾布亦率屬來歸等語諾爾布琳沁等如此効力而永常尚不出兵

接應且以馬力疲乏為詞。實屬怯懦之至。著傳諭策楞諾爾布琳沁尚在幼年。即能如此奮勇。著加恩封為郡王。策楞即於現在兵丁內。選派千餘名。疾速帶領前進。策應諾爾布琳沁仍傳旨獎諭諾爾布琳沁。並告以伊父噶勒藏多爾濟朝夕即至。令其整頓兵力。會合邁行。協助將軍班第等。剿除逆亂。所擒之得木齊班咱。即由臺站解送至京。仍慰諭扎那噶爾布。令其堅心內附。以受朕恩。并偵探班第等消息。速為奏聞。又諭。現在審訊扎木叅係與阿睦爾撒納同黨。已將伊治罪。著傳諭哈達哈等。查伊妻子及所屬宰桑等。嚴行拘管。其從前賞賚物件。俱追入官。所有戶口牲隻什物。著查出賞給齊木庫爾。再前曾降旨。令將班珠爾等之戶口牲隻賞給。此次効力之喀爾喀王公大臣等。今訊其宰桑禪宗並未同謀。已加恩將禪宗父子釋放。所有戶口牲隻。並著停其賞給。仍交與辦理伊等

遊牧之大臣等。暫行安插。禪宗並著賞銀一百兩。○軍機大臣等奏。明年恭遇南巡。江省應差馬匹。現赴張家口領取。但趕赴江南。尚需時日。恐不能餽養。臆壯擬於河南綠旗營馬駐防兵馬內酌撥二千五百匹。交江南應用。其所領口馬。就近解送河南補額。從之。○丁酉。上御依清曠。勾到奉天陝西湖南湖北浙江省秋審情實罪犯一百三十五人。俱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永常奏布庫努特得木齊諾爾布等。告稱帶領屬人來歸途中。遇巴哈曼集搶掠殺傷等語。巴哈曼集或係實在叛逆。搶掠臺站。或但不能約束其眾。致多盜竊。俱未可定。著傳諭扎拉豐阿玉保。於到日查明。如僅止盜竊。仍行寬貸。選派伊兵丁帶至軍前。効力贖罪。如實係從逆。即將巴哈曼集擒拏正法。安插其眾西路。有似此反覆無定者。俱酌量辦理具奏。又諭曰。喀爾喀喇嘛諾顏



綽爾濟在阿睦爾撒納游牧誦經。聞阿睦爾撒納之喇嘛楚魯木班珠爾以理阻止阿逆部衆不使逃竄。諾顏綽爾濟即給與楚魯木班珠爾衣服以示獎勵。并令其安撫衆人。深知大義殊屬可嘉。著加恩賞給清蘇朱克圖諾們汗之號。其印信即入於辦理扎薩克印信內鑄給。○命封厄魯特貝勒齊木庫爾為郡王。○以戶部右侍郎阿里衮署刑部尚書。調工部尚書汪由敦為刑部尚書。○戊戌。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諾爾布琳沁已擊敗阿巴噶斯是噶勒藏多爾濟游牧自無可慮。惟巴雅爾沙克都爾曼濟雖各遣伊宰桑前往游牧。此際尚未得信。阿睦爾撒納人甚險詐。恐煽誘伊等游牧亦未可定。若伊等一抵軍營即赴游牧恐有不測。著富德明白曉示巴雅爾沙克都爾曼濟所遣宰桑若已向游牧察看情形。迎來告知。即令各歸游牧。集

兵會勦賊衆。若尚未迎來伊等不必急赴。致墮賊計。或再遣人偵探。或與噶勒藏多爾濟之兵同行。方為妥協。如此曉示。看伊等意見。語言若何。即行具奏。扎拉豐阿。玉保亦傳諭噶勒藏多爾濟。現在或由哈布塔克。拜達克前往額林哈畢爾噶。或由阿濟必濟前往巴里坤。並如何與巴雅爾等會合之處。一併奏聞。○又諭曰。阿蘭泰等奏臺站章京哈林送到貝勒剛多爾濟屬人鄂勒錐諾斯海及被

搶臺站脫出官兵所告賊衆情形。看來阿睦爾撒納惟就兵力稍弱之臺站。肆行搶掠。未敢犯我聲援。及屯田兵丁伊之伎倆。於此可見鄂勒錐所聞派兵搶掠將軍及伊蘇特。鏗格爾有二十餘戶之語。乃阿睦爾撒納有意聲揚。皆非實事。伊潛逃蹤迹。必難遠去。但速進兵。即可擒獲。哈達哈等仍遵節次諭旨。俟丹津到時。即與成家扎布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帶兵前進。達勒當阿等隨後繼進。以為聲

援務期擒勦賊衆。通信伊犁。鄂勒錐等出使哈薩克。歸途遇阿睦爾撒納。被其拘禁。仍能脫出。深屬可嘉。著交與哈達哈等。量行賞賜。其被搶臺站官兵。以寡敵衆。仍能脫出。亦著加恩賞賚。又諭曰。阿睦爾撒納所屬戶口。內著撥出一百戶。賞給齊木庫爾。其納噶察所屬戶口。著分賞普爾普德濟特二人。前因克什克患病。未來入覲。令哈達哈等留心察看。今伊兄普爾普已受朕恩。克什克尚無可疑之處。著傳諭哈達哈等。毋庸防範。再同班珠爾前來之喇嘛楚魯木班珠爾。及阿睦爾撒納宰桑巴雅爾。俱經阻止遊牧人等逃竄。且與班珠爾之禪宗奇爾金。阿睦爾撒納之額默根扎木叅之敦多克巴桑圖布慎。俱已供出實情。加恩釋放。並著哈達哈等。將伊等妻子查出。遇便送至京師。又諭曰。朕前諭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納噶察等屬人。移於通肯呼裕爾。今思沿途解送。需派兵丁。現在

喀爾喀部落。較從前頗知奮勉効力。著將阿睦爾撒納等遊牧。停其遷移。除賞給齊木庫爾等人衆外。所有戶口。俱分賞喀爾喀等為僕。即著兆惠車布登扎布。查明人數。均勻賞給。仍令嚴加約束。稍有滋事。即行治罪。毋得令其脫逃。○戶部等部會議。江西巡撫胡寶瑒疏稱。贛州漕糧。留為虔標兵糧。奉新等縣兵米。抵作該州漕糧。今寧都縣雖改為州撥給兵米。仍應照舊。至贛州府屬贛縣學進額二十名。餘俱十二名。惟信豐龍南二縣十五名。文風未優。進數獨多。應將該二縣各量減三名。歸入瑞金石城二縣。府學額數既寬。歲科試時。將信豐龍南二縣。多撥三四名。以補原額。其武童照文童之例。再寧都既升為直隸州。應添設廩增各十名。三年兩貢。應如所請。從之。○以天津水師都統巴海。為正紅旗蒙古都統。○建浙江孝豐縣天目巡檢。奉化縣移駐塔山巡檢衙署。從巡撫周人驥請也。

○已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淮揚及江蘇等府屬。本年偶被偏災。已屢飭該督撫。加意撫綏賑卹。截漕撥粟。疊次加恩。並降旨於例應蠲緩外。將勘不成災。應徵漕糧。酌量改收折色。以紓民力。但恐來歲青黃不接之時。糧價漸致昂貴。不可不寬裕儲備。著將湖廣省本年應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江西省本年應運漕糧。截留十萬石。俱即委員運赴江蘇。分撥收貯。以備將來接濟之用。其應於何處附近水次。州縣交收。著該督撫妥協辦理。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太子少保內大臣戶部尚書海望。老成敬慎。辦事實心。宣力有年。勤勞懋著。昨患痰症。亟賜醫藥。尚冀痊可。遽焉溘逝。朕心深為悼惜。著賞銀二千兩治喪。遣散秩大臣博勒奔察帶領侍衛。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調雲南永北鎮總兵

田英為雲南開化鎮總兵。以浙江台州副將何燦斗為永北鎮總兵。○庚子。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收取阿睦爾撒納遊牧後。未即發兵接濟額琳沁多爾濟。因兵少路遙。馬匹疲乏等語。所奏甚屬含糊。伊等前為收取阿逆遊牧。奏留馬三千匹。又將解送張家口馬一萬匹。亦經奏留。今所奏疲乏馬匹。或指軍營附近者尚可。若調來之馬。皆久係牧放餒養。何以至於疲乏。著伊等明白回奏。仍查明現足數用馬匹。即遵朕旨。帶領哨探兵丁前進。若馬匹膽分實有不足。即發銀兩緞疋。向新收之烏梁海等購買。應用亦可。或路途難應急需。仍酌量辦理。速為奏聞。○又諭詢問納噶察。將阿睦爾撒納一切悖逆妄行之處。據實供吐。朕已施恩免罪。仍留公爵。著傳諭哈達哈等。將納噶察及伊弟巴勒濟達克巴戶口。俱停其辦理。昨降

旨將納噶察屬人賞給德濟特。普爾普等。今既給還。著於班珠爾屬人內。量為分賞。亦傳諭兆惠。車布登扎布等知之。○又諭曰。哈達哈等奏。郡王青滾雜卜報稱。汗哈屯烏梁海宰桑布珠庫業已擒獲正法。所有屬人。或賞給察達克赤倫。或給回莽噶拉克之處。請旨定奪等語。青滾雜卜此次辦理烏梁海。奮勉可嘉。近降旨令其帶兵。同哈達哈前往哨探。擒剿阿逆。通信伊犁。若能奮勉効力。必格外加以恩賞。至莽噶拉克告稱。從前伊父身故。噶爾丹策零將伊屬下二得木齊撤出。給與布珠庫管理。今布珠庫所屬。若止莽噶拉克之衆。即可給還。若此外尚有屬人。自應遵旨賞給察達克赤倫管理。可傳諭哈達哈等。詢問青滾雜卜。令其分晰聲明具奏。○又諭。訊據班珠爾供。伊欲寫信付和碩特台吉三濟特。鄂齊爾等。令其曉示和碩特遊牧人等。將阿睦爾撒納擒獻等語。三濟特。鄂齊爾業已

起程。班珠爾之信。交伊宰桑禪宗齋往。著傳諭富德。俟禪宗到時。將班珠爾之信。交三濟特。鄂齊爾轉送和碩特人等。並將三濟特等言語情形奏聞。禪宗已加恩授為散秩大臣。著帶往軍前。聽候調遣。○又諭曰。朕前諭將永常所奏臺站情形一摺。錄寄玉保集福等。令傳諭帶往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閱看。今據奏稱。伊等俱各繕書信。安撫游牧。並將書稿進呈。鄂勒哲依等誠心籌畫。殊屬可嘉。昨又將諾爾布琳沁擊敗阿巴噶斯等一節。錄寄扎拉豐阿。傳示伊等。諒必更加踴躍。今特加恩賞給御佩荷包。及鼻煙壺各一件。著扎拉豐阿等傳諭伊等祇受。仍各賞銀二百兩。以示獎勵。○兩江總督尹繼善奏。江蘇布政使彭家屏老病不勝繁劇。請勒令休致。得旨。彭家屏非不勝繁劇之人。祇以為布政使最久。後於彼者。皆至巡撫。心懷快快。不肯努力耳。著來京候

旨。江蘇布政使員缺。著許松佑補授。按察使員缺。著托恩多補授。○是月。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黃運兩河隄工。本年伏秋盛漲。風浪衝擊。殘缺甚多。似此異漲。雖非常有。難保來歲之必無。不得不豫先籌備。黃運河縷越等隄。緊要處所。或增卑培薄。或修補完整。庶保障有資。得旨。如所議行。○江蘇巡撫莊有恭奏。八月二十七日。臣於靈巖工次。聞督臣尹繼善九月初旬赴京。隨馳赴江寧。會商一

實錄卷四百七

三

切。九月初三日。尹繼善將督篆交臣暫署。臣查看各名勝工程。現查勘蘇泰等屬蟲災。派撥賑卹諸務。得旨。是總以賑務為要。差務次之。則得矣。若辦理災民。稍有不妥。俾有向隅。汝莫能辭咎也。○又奏。崑山縣自八月二十以後。蟲傷頗重。二十六日鄉眾赴縣報災。不知該縣許治。先已公出。只疑在署。不肯受理。擁入暖閣。掀翻書案。嗣知該縣實不在署。始一聞而散。臣提各犯研審。將劉二。鄔六。立予

杖斃。餘分別枷杖發落。得旨。所辦尚屬過寬。何以警刁風耶。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覆准調任撫臣郭一裕移交密緝陝西粘貼黃紙匪黨單內有胡進士名目。移咨江省等因。並嘉祥縣民徐元德稟首案由到臣。審得徐元德所貼字帖。得之楊張氏。係因鉅野縣奉府密札。飭緝陝省邪說要犯。該縣交阜役馬望海發房。馬望海煩庫書孫朝颺看念。至祭祀可以免災等語。遂浼孫朝颺鈔謄。輾轉傳

實錄卷四百七

三

至楊張氏。再准兩江督臣尹繼善覆稱。江都縣武進士胡士鵬。請假回籍。並未滋事等情。鉅野嘉祥二縣愚民。鈔單傳貼。既非匪黨。亦無誑騙等事。似可就案完結。另飭密緝正犯務獲報聞。○四川總督開泰奏。川省開墾甚廣。民間田土之數。浮於完糧之數。每遇爭訟。界址牽混。疊控延累。應飭地方官。凡民間控告田土事件。務親踏看丈量。倘有田浮於糧。免其隱漏之罪。照例升科。得旨。所見是。徐徐

為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七

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七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祥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冬十月辛丑朔享

太廟遣履親王允禔恭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丙午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並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丙午皆如之。頒乾隆二十一年時憲書。順天

府行鄉飲酒禮。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官兵器械須豫備整齊。隨同將軍進發等語。策

楞身獲重譴。朕加恩賞給都統職銜。命往西路理宜奮勉効力。今伊觀望遲延。毫無振作。怯懦已極。著扎拉豐阿一至軍營。即傳旨將策楞拏解來京。仍派員看守。不得令其自盡。至三格雖非叅贊。亦係領隊大臣。一意推諉。亦有應得之罪。著革去副都統留軍營効力贖罪。又諭曰。永常策楞奏薩喇勒遣探信之護軍莽哈前來中途被掠。脫出尋至軍營。將情形告知等語。莽哈以隻身陷賊。猶能脫出。且所稱遇見賊衆。俱四五十人一起。並無大隊。此又何足為懼。策楞

從前或為永常所惑。不敢進攻。今諾爾布琳沁已擊敗阿巴噶斯。擒其得木齊班咱。則朕前諭一到。策楞即當帶兵尾追賊衆。即隻身前往督率諾爾布琳沁進攻。有何不可。伊身獲重罪。朕格外加恩。賞給都統職銜。令在叅贊大臣上行走。應如何奮勉。乃一味推諉。深負朕恩。已降旨拏解來京治罪。護軍莽哈被掠脫出。奮勇可嘉。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賞銀一百兩。揀派兵丁令其帶領探取伊犁信息。即速奏聞。命副都統莽阿納喀寧阿為西

路領隊大臣。補行浙江省乾隆十九年大計。卓異官七員。分別陞賞如例。壬寅上御依清曠。勾到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情實罪犯。停決江蘇絞犯二人。餘一百二十六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阿蘭泰等奏。郡王青滾雜卜請派兵五萬名於明年進剿等語。從前因青滾雜卜諸事迎合阿睦爾撒納。曾經降旨拏問。第因其情尚可恕。且當用人之際。是以復諭停止。以觀後效。今詢問阿睦

爾撒納屬人供稱青滾雜卜將班第薩喇勒  
叅奏之處。通信阿睦爾撒納。伊既從中漏洩。  
則聞其叛去。心必惶懼。現在所請派兵進剿。  
之說。亦非誠心効力。不過藉此姑延時日。若  
留伊辦事。非惟不得其力。轉須留心防範。於  
事無益。著哈達哈等。仍遵前旨。將青滾雜卜  
拏解來京。其貝勒令伊子承襲。所領和托輝  
特兵丁。哈達哈等。即酌派大員管轄。○又諭  
曰。朕命厄魯特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帶領  
所部四五百人。會同進剿。應需賞賚銀兩。緞  
疋。著傳諭吳達善。令其酌量。或即於存貯哈  
密軍需銀十五萬兩內。撥解五六萬兩。至巴  
里坤。交軍營大臣收貯。行文扎拉豐阿。聽其  
賞給。其應貯備軍需銀兩。再於內地撥解前  
往。○又諭前曾降旨。將此次出兵之台吉宰  
桑兵丁等。各加賞賚。已諭知扎拉豐阿。令其  
前至軍營時。即將現在派令出兵之噶勒藏  
多爾濟等。分別賞給。厄魯特等。生性貪饕。聞

有恩賞。必至多派兵丁。須為限制。計我兵五  
千餘名。伊等再派兵五千名。共得萬人。已敷  
調遣。扎拉豐阿。即遵照辦理。仍曉示各台吉  
宰桑。所賞銀兩。緞疋。若攜帶進兵。未免繁重。  
或令游牧人等。赴巴里坤支領。或凱旋時。再  
行支領。議定。即行奏聞。○又諭曰。哈達哈等  
奏稱。九月十一日。選派索倫喀爾喀兵丁。令  
虛銜藍翎蒙固勒岱。帶領自庫布克爾起程。  
採取班第等信息等語。哈達哈等。較西路尚  
知奮勉。所奏從四十八臺脫出之喀爾喀達  
瓦。厄魯特巴顏等。告稱。隨從阿睦爾撒納人  
衆。念其妻子。羣相怨恨。看此情形。惟速帶兵  
進剿。即可擒獲。達瓦巴顏等。被掠脫出。著酌  
量賞賚。至根敦扎布。負恩背叛。情罪可惡。將  
伊妻子。近屬拏解來京。其僕人。分賞索倫喀  
爾喀等。前命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在哨探隊  
行走。今哈達哈奏稱。遣往齊木庫爾游牧。此  
際。應已接奉諭旨。即遵照前旨。速赴軍營。○



又諭前據治大雄奏准劉統勲策楞等札調安西標兵二千名。又續調各營兵二千名。隨降旨將續調官兵停其派往。其安西官兵業已進發。不必停止。嗣經治大雄覆奏。續據劉統勲等密札停止調遣。因將先進官兵調取回營等語。今復據永常等奏請派安西官兵一千名前赴軍營。看來伊等忽調忽停。茫無定見。徒使官兵往返。馬力疲乏。現在巴里坤有兵五千餘名。足敷調遣。著傳諭治大雄。此

時永常等所調官兵若已前往。即赴巴里坤軍營駐劄。如尚未起程。即無庸派往。○又諭曰。永常策楞接到噶勒藏多爾濟等送交游牧書信。已飭令車布登。交與諾爾布琳沁。其沙克都爾曼濟等七處書信。因各游牧俱在諾爾納林齋爾等處。俟噶勒藏多爾濟到時。再為送交等語。辦理殊屬糊塗。此等書信。特為安慰伊等游牧。自應隨到即行交送。始於事有益。何得遲留貽誤。又伊等通信班第

亦交車布登令轉交諾爾布琳沁。扎那噶爾布送往。直不能一同前去。即此可見伊等怯懦性成。毫無定見。著車布登等至諾爾布琳沁處。派厄魯特兵一百名同赴伊犁。布圖庫若在伊游牧。亦著同往。并將沙克都爾曼濟書信。亦交車布登設法傳送。如諾爾布琳沁處有便道。可以送交。即令派人分送。其拏獲之阿巴噶斯屬下得木齊班咱。著即妥協防範。解送來京。○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哈達

哈等奏稱。車布登扎布起程已久。現著喀爾喀貝勒納木扎勒。車素隆率領喀爾喀兵八十名。索倫兵二百名。防護阿睦爾撒納屬人。送至通肯呼裕爾地方等語。昨已降旨。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戶口。分賞喀爾喀為僕。諒哈達哈等。此際已遵節次所降諭旨。辦理納木扎勒處。兵數過少。恐不敷用。喀爾喀兵八十名。仍交納木扎勒照管游牧。索倫兵二百名。著交哈達哈帶往軍營聽用。○吉林將

軍傅森奏乾隆十八年奏准瓦渾姚吉二處應於二十一年移五百戶各立四莊瓦渾取材近姚吉距十六里木料遠造房墾地難兼顧查瓦渾東四里有阿卜齊溝請將姚吉四莊移建得旨嘉獎○甲辰

上御依清曠勾到山東河南情實罪犯停決山東斬犯三人河南絞犯二人餘一百三十三人予勾○以戶部右侍郎阿里衮為戶部尚書吏部左侍郎納木扎勒為戶部右侍郎其未到京以前以吏部右侍郎蘇昌署理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舒明為吏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德爾敏為左副都御史○以廣西巡撫衛哲治為工部尚書奉天府尹鄂寶署廣西巡撫○以雲南永北鎮總兵田英為開化鎮總兵○命授管理伯得爾格鄂拓克回人伯克阿底斯為三品總管烏蘇卜阿卜都喇伊木為二等侍衛吐魯番回人伊必里野木為三等侍衛○予故烏喇特鎮國公索諾木

扎木三致祭如例○丙午

上御萬樹園幄次賜王公大臣並蒙古王公台吉等觀火戲○御依清曠勾到直隸山西情實罪犯停決直隸絞犯二人餘一百二十一人予勾○諭浙江嘉湖等屬與江蘇毗連該處今年蠶收歉薄又於七八月內間被雨水寧紹等屬均有風潮秋禾不無淹損前於該督撫等奏報諭令加意撫卹著再傳諭該督撫查明災地錢糧有應行蠲免及緩徵者體察情形分別辦理一應撫綏之事務宜董飭所屬實力為之母俾災民稍有失所其該省本年應運漕糧前已有旨截留十萬石著再加恩截留五萬石分撥存貯備用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奉令郡王青滾雜卜同扎勒杭阿等帶兵追捕阿睦爾撒納等語朕因和托輝特兵尚可用曾將青滾雜卜暫停拏問近聞其暗結阿睦爾撒納而所請明年派兵進剿之語顯係遲回觀望

是以仍令拏解來京。但哈達哈等業已派令帶兵前進。又復調回。必生疑懼。著傳諭哈達哈若接到拏問諭旨。尚未舉行。即速赴伊營。留心察看。倘誠心奮勉。仍免其拏問。將前旨及奏摺密封進呈。若情形叵測。哈達哈先酌定堪以管轄和托輝特兵衆之人。即將青滾雜卜拏解來京。此際最宜斟酌妥協。詳慎辦理。從前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伊尚聞知。暗中通信。今伊自知罪愆。必多顧慮。尤宜加

意慎密。○又諭曰。哈達哈等奏。令郡王青滾雜卜等帶兵前進。伊等亦陸續進發。又據從臺站脫出人等告稱。於鏗格爾。西喇托輝等處。曾遇阿睦爾撒納等語。看來阿睦爾撒納情形甚為窘迫。若督兵速進。自當擒獲。朕已將分隊帶兵之處降旨。伊等自當遵照辦理。阿睦爾撒納搶掠臺站時。塔本集賽人等。亦至額爾齊斯等處搶掠。今大兵前往。務將從賊黨羽。悉力搜捕。如塔本集賽等游牧。更宜

勦絕。以壯軍威。若能直至伊犁地方。通信班第等。併力夾攻。固為甚善。或須俟西路兵力。即據形勢之地。以待聲援。相機進剿。哈達哈等。固不可稍存畏葸。亦當計出萬全。妥協辦理。至從臺站脫出之喀爾喀及訥默庫。巴圖博羅特等屬人。勞悴可憫。哈達哈等。即酌量賞賚。以示鼓勵。○又諭前因杜爾伯特部落人衆。已分為兩翼。各投盟長。看來盟長二員。尚屬不敷。著將車凌車凌烏巴什。訥默庫。俱

授為盟長。並著色布騰為車凌之副。車凌孟克為車凌烏巴什之副。噶勒藏多爾濟為訥默庫之副。輝特部落人既無多。即著齊木庫爾為盟長。和碩特部落著沙克都爾曼濟為盟長。俱不必副。○又諭今日永常策楞奏到。尚未進兵。前有旨令阿敏道帶領精兵。探取班第等信息。亦未遣行。畏懦已極。著傳諭扎拉豐阿。玉保。即速馳至軍營。一應事宜。俱遵節次諭旨辦理。其務體委任之意。加意奮勉。

以奏膚功○以兵科給事中思丕為奉天府府尹○丁未

上御萬樹園幄次賜王公大臣並蒙古王公台吉等宴○軍機大臣等議覆革任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勲奏先後解到軍營馬匹足供七千兵恐有疲乏仍將陝甘存馬挑解軍營存駝計四千餘隻再購調撥糧餉應募殷商分別程途給值轉運俱交吳達善辦理又請於蘭州司庫撥銀二十萬兩分貯甘肅安西道庫均應如所請從之○命封親王訥默庫子喇嘛扎布為貝勒○戊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浙江杭州紹興等府屬今秋雨水過多偶被偏災朕屢降旨令該督撫加意撫綏蠲緩並截漕備用現今已屆冬令災民口食維艱朕心深為軫念著將被災較重之山陰會稽餘姚上虞安吉五州縣極貧

加賑三個月次貧加賑兩個月仁和歸安烏程德清長興武康諸暨蕭山八縣曹娥金山鳴鶴下砂四場湖州守禦一所被災稍輕之處極貧加賑兩個月次貧加賑一個月並准其銀穀兼賑該處現在糧價未免稍昂若照例折給猶恐貧民不敷買食再著加恩每穀一石折銀七錢每米一石折銀一兩四錢該督撫等分委妥員實力查辦毋任胥吏乘機侵尅務俾災黎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富勒赫奏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鰲作詩誹謗悖逆現交布按二司嚴審一摺朕閱程鰲鈔刻詩冊膚淺本不成詩但其中並無譏訕悖逆之語而送王大一首係鈔襲古詩以為已作則富商無識務名之習畢露看來此事明係趙永德索詐不遂挾嫌誣害富勒赫為其所愚據以入奏耳從前胡中藻身為翰林心懷怨望竟作種種悖妄之詞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懲治無以正人心而端風

紀是以不得行辦理。倘因有此案動於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求。則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誣詐。有司不察。輒以上聞告許紛繁。何所不至。迨至辨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等刁風斷不可長。趙永德著交該撫莊有恭嚴審定。擬具奏。尋奏趙永德審係訛詐。提訊朋謀人等定擬得旨。知道了。此必待朕諭而後敢如是辦理。可謂不知朕意。亦不識大臣之體矣。可愧。○以杭州副都統德馨。乍浦副都統卓

鼎對調。○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已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杜爾伯特台吉班珠爾來稟。班第薩喇勒等帶領達什達瓦兵丁。由珠勒都斯覓路而出等語。班第薩喇勒鄂容安。瑪木特。僅率兵數百。驟值賊匪為變。朕心實為慮。是以屢降諭旨。催趙永常策楞赴援。今聞班第等已出。深堪軫恤。將朕所佩荷包發去。班第薩喇勒鄂容安。瑪木特各賞給一個。目今擒捕賊匪。最為緊要。計班

第薩喇勒到時。扎拉豐阿。王保。噶勒藏。多爾濟。諒皆可到。伊等公同商議。所有兵衆歸併一處。或由額林哈畢爾噶地方搜捕。或徑行平定伊犁之處。詢問鄂勒哲依相機辦理。布庫努特庫圖齊。訥爾阿巴。噶斯等。鄂拓克人戶。俱著殲戮。其宰桑頭目。悉從誅夷。馬匹牲畜。分賞兵衆。以壯軍力。杜爾伯特台吉班珠爾。聞知即為送信。沙津巴圖。自伊犁通信。均屬可嘉。班珠爾著加恩封為公爵。沙津巴圖

授為三等侍衛。達什達瓦屬下人等。交班第等按其勞績。分別奏請加恩。班第如尚未到。策楞可即傳諭班珠爾。沙津巴圖。令其忻喜。一面抄錄諭旨。迎路發與班第。○又諭據班珠爾來告。伊犁出來之沙津巴圖。稟稱。駐劄伊犁將軍大臣等。皆由珠勒都斯覓路而出。此信未得以前。朕曾命哈達哈迅速進兵。計奉到諭旨。當即進發。此次進兵。西路最為緊要。北路皆係空地。寒冬路遠。一時難至。塔爾

巴哈台地方。哈達哈等如已前去。著到額爾齊斯駐劄。與西路遙為聲勢。設有未便。即率兵於卡座左近防駐。若應兩路夾攻。西路信到時。即合力并進。著寄與達勒當阿等知之。○又諭據哈清阿奏。拏獲台吉布勒騰。即著哈清阿親解來京。但思布勒騰進卡之時。守卡兵丁。何以不知。即哈達哈之兵進發。亦當與之相遇。乃皆未獲。查拏若不遇哈清阿。已直抵彼游牧矣。著傳諭達勒當阿查明布勒騰從何卡闖入。何以未能覺察。方今有事之時。守卡人員。斷不可如此怠玩。再阿睦爾撒納詭譎已甚。此時不能得其妻子。必多方設法。跟從伊去之人。縱使回來。亦不可信。嗣後有似布勒騰者。拏獲即行解京。其餘屬下。俱著分賞東路較遠之喀爾喀為奴。分遣時令其迂道行走。不可使近厄魯特游牧經過。○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鳳臺縣民錢富連女錢氏。○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庚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命傳諭準噶爾部衆曰。準噶爾鄂拓克人等。攻戰頻年。互相殘害。朕興師平定。擒厥渠魁。爾台吉宰桑等。望風納款。朕優加封賞。并籌爾部衆生計。俾各安居樂業。今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妄思并吞爾衆。肆行驚擾。念爾各部。豈有不願為天朝臣僕。反附和亂逆。甘受驅使之理。特被其脅。從無由自拔耳。數年來。令爾準部不得安生。皆達瓦齊阿睦爾撒納所致。達瓦齊已屬昏愚。阿睦爾撒納。尤為暴虐。爾衆素所稔知。朕今命將興師。聲罪致討。咨爾有衆。能擒獲阿睦爾撒納者。必加恩封賞。以示鼓勵。此時甘心黨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克什木。敦多克曼集數人。其餘或為宰桑等。挾制非其本心。有能擒獲從逆之宰桑得木齊等。宰桑即行優敘。得木齊即授為宰桑。其餘屬人。有著勞績者。以次授職。爾等當以受朕深恩。永安

生業為念。毋為浮言煽惑。倘執迷不悟。大兵所至。必加勦絕。慎之。○工部議准。署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稱。外河廳屬清口東西二壩。係全淮門戶。漕運要區。乾隆十九年伏汛。水長溜急。清口工程危險。應將東束水壩。接長二十四丈五尺。從之。○調熱河副都統明安。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以熱河協領傅當阿。為熱河副都統。○以青州將軍噶爾錫。為天津都統。以青州副都統色克慎。為青州將軍。協領伊昌阿。為青州副都統。○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辛亥。諭江蘇等各府屬。今年被水成災。朕心深為軫念。已屢經降旨。截漕撥粟。俾賑糶所需。務從寬裕。其應賑戶口。俱令銀米兼賑。但念該處現在糧價。不無稍昂。著加恩每米一石。加給銀二錢。以敷買食。至本年應運漕糧。除已截留外。現屆開徵。該省既經被水。米色顆粒。自當稍減。所有交倉米石。並著不論紅白私粳。地方官酌量可收。一

體准予收兌。此等米石。兌運抵通。即先行撥放俸餉。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據厄魯特巴雅爾供。青滾雜卜帶往烏梁海之諾爾布丹津。係巴特瑪車凌之弟。於七月內。曾往見阿睦爾撒納。其巴特瑪車凌所屬六十戶。現在青滾雜卜軍營等語。看來青滾雜卜。必有通信於阿睦爾撒納之事。是以令諾爾布丹津前往。且查出巴特瑪車凌戶口。亦未呈報。前曾兩次降旨。拏伊來京。繼又中止。倘伊知覺。懷疑生懼。愈滋事端。著傳諭達勒當阿。將青滾雜卜喚回。拏解。或令哈達哈。即於軍前拏解來京。其選派大員。管理和托輝特兵衆。及令伊子承襲貝勒之處。俱遵前旨行。○又諭西路軍需馬匹。甚關緊要。劉統勳已解軍營馬五千四百餘匹。嗣據吳達善奏。於甘省滿漢各營。調馬二萬匹。并稱就近將肅鎮馬匹。先行解往。此時已經解送過軍營馬若干匹。現在如何接續解送。



計可得臆壯馬若干。著即速具奏。仍一面上緊趕辦。無誤軍行。其兵糧一事。現在如何設法轉運。源源接濟之處。並著吳達善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署總督方觀承到日。一應妥商趕辦。務俾馬匹軍糧足敷應用。將此並諭方觀承知之。再騾隻一項。不能馳騁。在內地尚可載運物件。此時口外天寒。不適於用。而軍營用之。尤不足以壯觀。前經軍機大臣等議奏。毋庸購買。著將應用駝隻。趕緊採辦可也。尋奏軍營存馬足供九月底發往征兵。此次派調營馬二萬匹。計已到軍營及出關將到者六千四百匹。現挑出關者千七百餘匹。續發兵二千七百名。兵三馬。需八千一百餘匹。已敷數。外各營報解八千匹。挑二三千匹。征兵臺站均足。軍糧自哈密撥貯巴里坤。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十月十六日止。運到五千七百石。再運五千石。征兵防兵俱足用。駝隻前解軍營千二百七十餘隻。安西廳又解商駝

七百餘隻。即自哈密運糧前赴各屬採辦千三百餘隻。均趕緊解送報聞。○又諭曰。班第薩喇勒熟悉準噶爾情性及彼處事體。此次進兵所至之處。台吉宰桑有附從阿逆宜勦戮者。即行勦戮。宜撫綏者。即行撫綏。所得馬匹物件。可充軍實者。即分與兵丁以壯軍力。惟期簡便辦理。不得稍存疑畏。如有可用計用間之處。亦宜兼資互用。方為有益。再聞哈薩克阿布賴與兵探聽阿睦爾撒納信息。與之結好。則退師而返。與之構釁。則進兵相攻。看來阿逆與哈薩克構兵。亦未可定。果若相攻。於事愈覺有濟。倘與之聯和。可遣人往諭哈薩克。不可協助阿逆。抗拒天朝。彼豈不知若能擒獻阿睦爾撒納。必荷殊恩。即或不能各回游牧。我朝亦不加兵於汝。但可否遣人之處。須相機辦理。將此一併傳諭。班第薩喇勒知之。○命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富德為叅贊大臣。兼理西路臺站。○是日。駐驛要亭行



宮。○壬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劉統勲因永常自穆墨退回巴里坤。輕信浮言。張皇附和。奏請退守哈密。拒絕歸附之諾爾布琳沁。種種乖謬。不可枚舉。是以降旨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夫律以逗撓軍機。搖惑輿情。即置之法。實無可逭。但朕念劉統勲所司者在糧餉馬駝。其軍行進止。原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緘默自全。轉可不致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尚可原也。況永常尚不識死綏之義。何怪於懦弱書生。劉統勲在漢大臣中。平日尚奮往任事。朕於萬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綫可生。予以自新之路。劉統勲著從寬免其治罪。發往軍營。交班第等。令其在司員內。辦理軍需。効力贖罪。倘伊以為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來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處。伊子俱著釋放。劉墉著加恩。令在編修上行走。自効。至策楞去歲

即以恇怯獲罪。今復用為都統。於永常退回時。即當一面叅奏。一面帶兵進剿。乃一味曲從。依違觀望。故亦降旨革職。拏問。在伊實有應得之罪。但此番坐失機宜。永常實為罪首。策楞乃係因伊獲譴。亦著從寬免其治罪。交與扎拉豐阿。令其在司員內。辦理糧餉。効力贖罪。劉統勲前後所奏諸摺。並發。○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永常策楞奏。往傳巴哈曼集。稱病不行。未知虛實。今策楞奏。九月二十九日。帶兵至庚濟地方。巴哈曼集患病屬實。昇之來見。并稱欲令伊子沙喇巴圖魯隨營効力。誠懇可嘉。著加恩授巴哈曼集為二等待衛。賞銀一百兩。再臺站兵丁。傳送事件。甚屬勤勞。而新附之厄魯特等。尤宜撫卹。著將派撥臺站之察哈爾。喀爾喀等。酌量賞給。其厄魯特人等。從優加賞。○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蔣溥。魚翰林院掌院學士。○賑卹山東鄒縣。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城武。鉅野。

蘭山。郟城。費縣。樂安。壽光。濰縣。利津。日照。濟寧。衛臨。清衛。等十九州縣衛官臺永阜。濤雒。王家崗。等四場。本年潮災飢民。并緩徵錢糧。○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癸丑。諭曰。楊應琚等奏。廣東廉州府屬之欽州。及珠場。西鄉。二司巡檢。水土惡劣。請將該處文武官弁一體改為烟瘴要缺等語。著照所請。欽州。知州。及佐雜。教職。遊擊。守備等員。并合浦縣珠場。司巡檢。靈山縣西鄉。司巡檢。均改為烟瘴要缺。照例分別報滿。○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扎薩克琳丕勒。多爾濟等。於阿睦爾撒納逃竄時。被其掩襲。力戰得脫。仍將賊人後隊軍裝收獲。奮勉可嘉。著加恩將琳丕勒。多爾濟封為公。賞銀一百兩。其驍騎校齊克慎。授為三等侍衛。賞銀四十兩。虛銜藍翎永德。伍岱。俱授為藍翎侍衛。各賞銀三十兩。並馳驛前往軍營。効力行走。訥默庫屬人諾斯海。剛多爾濟。屬人鄂勒哲依。亦各賞銀二十兩。同琳

丕勒。多爾濟。遣回各游牧。○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甲寅。

上詣

壽皇殿行禮。○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前經降旨。於明春躬詣

孔林。虔申祭告。爰允江浙臣工。暨該督撫等

奏請便道南巡。一切事宜。務從簡約。該督尹

繼善。來京面請訓諭。酌定章程。近聞八九月

以來。江蘇所屬各州縣衛。早下之地。秋霖致

潦。兼有蟲傷。亟宜賑卹。現命截漕撥粟。多方

儲備。毋令小民稍有失所。但稽查散賑。必須

地方官親身經理。春間青黃不接之時。尤為

緊要。若因除道迎鑾。而賑給稍有遺濫。使澤

不下究。非朕意也。夫巡省本以勤民。辦差與

賑務孰重。南巡俟明歲。西成有秋。該督撫等

再行請旨。尹繼善著速行回任。會同該撫等。

確按災地情形。董率屬僚。實力妥辦。副朕嘉

惠元元痼瘕在抱之意其明春躬祭

孔林典禮仍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又諭

曰工部尚書衛哲治現經降旨俟鄂寶到任

後再來京供職所有工部事務著吏部尚書

王安國暫行兼署○吏部等部議准江西巡

撫胡寶瑒奏稱贛州府寧都縣縣丞已改為

寧都州直隸州州判應改建衙署從之○禮

部議准盛京禮部侍郎卞塔海奏稱盛京大

政殿每月逢五朝期請照京城例各衙門先

將職名造冊咨送至期覈對如無故不到及

越次失儀者糾叅從之○兵部等部議准兩

廣總督楊應琚奏稱廣東欽州東興街所轄

松柏隘羅浮崗接壤安南向設柵種竹為藩

籬其地潮鹹砂磧竹枯柵朽增補虛糜請改

設墩汛汛各設防兵十五名又思勒汛接安

南江坪原設兵十七名不敷查緝請添兵五

名均於東興街汛額兵抽撥仍歸汛弁管轄

從之○又議准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奏稱泉

州廈門濱海向設劉五店汛分巡澳頭石滸

洲潯尾查有柏頭村距劉五店潯洲各二

三十里該村每造艇出洋請於柏頭村東偏

與井頭社陳下厝三村適中處添汛防於水

師提標後營撥外委一員兵二十分巡建營

房五間并瞭樓墩鋪再造六槳小船一沿海

巡緝從之○以故貴州貴陽府屬白納司副

土官趙文繡子光旭大谷龍司土官宋承勳

子暹各襲職○賑給黑龍江齊齊哈爾等城

平糶章程

十一

本年田禾被水霜災八旗官兵餘丁官莊驛

站打牲人等口糧○予故江寧將軍錫爾璊

祭葬如例○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北恩施縣

民陳昌夏妻王氏○乙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原賞劉統勳城內官房一

所著賞給戶部侍郎劉綸居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八

實錄卷之四百九十八

上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月丙辰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先  
帶索倫喀爾喀兵一千三百餘名進發達勒  
當阿等將續進兵三千餘名分隊帶領前進  
等語哈達哈等此番辦理頗覺奮勉但前隊  
兵數較少尚未妥協或酌量揀選二三百名  
先行哨探達勒當阿等即續進以作聲援方  
為慎重其兵丁口糧即於包沁牛羊內取用  
朕前曾降旨令北路之兵酌量在額爾齊斯

或附近邊卡駐劄想伊等亦經奉到若勢可疾驅即行前進但派令成衮扎布塔勒瑪善帶兵進發伊等選輓無能不如巴雅爾什第桑寨多爾濟尚能効力著即派令帶兵留成衮扎布等辦事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俱熟諳厄魯特事宜即會同商酌相機辦理○又諭曰哈達哈等奏據脫出之巴拜等供稱阿睦爾撒納遣尼瑪前往烏梁海宰桑果勒卓輝處通信會合等語汗哈屯烏梁海等係

兵力收服非察達克車根赤倫等與賊有讐久經歸順者可比我兵既進伊等或襲其後甚有關係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宜加意防範再察達克等去歲投誠俱加恩投職此次收服宰桑果勒卓輝瑪濟岱等著加恩投為三品總管賞給翎頂其餘宰桑有應酌量投為三四品總管者未經查奏著達勒當阿等查明酌量投職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再伊等馬匹牲隻若以銀兩緞疋與之交易既可分伊

等之力亦藉以助給軍需即傳諭察達克等若能勉力承辦必加恩賞又諭曰富德奏稱額爾齊斯之北有達布遜圖喇地方係準噶爾哈薩克俄羅斯交界其地產鹽與圖所載額爾齊斯之北有鹽池即其地也距塔爾巴哈台千里阿睦爾撒納勢力窮蹙或由此路逃往俄羅斯亦未可定著傳諭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帶兵進發後或令察達克赤倫等帶伊舊烏梁海兵數百名赴其地巡查堵截

或於索倫兵內分數百人前往亦可伊等願往所派兵丁俱照軍營一體賞賚軍機大臣等議覆原任協辦陝甘總督尚書劉統勳奏派甘肅兵駐防巴里坤一摺查前奉諭旨令豆斌帶領綠旗兵二三千名防守嗣經傳諭治大雄將所調安西兵二千名停止巴里坤防兵稍弱請將原派安西兵仍撥一千名給與車價前往駐防從之以工部右侍郎夢麟署兵部左侍郎○丁巳俘酋達瓦齊羅

布扎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解送至京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由長安右門入進天安右門至

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今俘嚮北跪告祭大臣進

太廟行禮畢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至

社稷街門外令俘仍嚮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

兵部議准闕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浙江大荆營遊擊已改都司請鑄給大荆營都司

關防從之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向來兩江驛馬每匹日支草料銀八分雍正十二年覈減二分乾隆七年淮徐被災奉旨准銷八分今歲上江鳳潁泗滁和下江江淮揚徐被水蘇常鎮被潮每馬日支銀六分不敷發價請循七年例暫加二分俟明秋停止得旨著照所請行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四川總督開泰四川提督岳鍾璜等奏臣等前將金綽德爾格三酋土兵各徹歸巢委令宋元

俊等招撫安插據宋元俊等稟報德爾格頭人四朗結於八月二十一日帶兵三百餘名占踞麻書寨該員行抵甘孜孜將四朗結兵驅押歸巢麻書土司丹津旺溥年十二與伊叔喇嘛羣贊藏匿招之始出安置原寨等語查德爾格乃甘孜以下最大土司歷來恭順此次遵諭退兵俯首歸巢其畏敬官長出衆土司上臣等一面飭令宋元俊妥辦一面差員馳赴德爾格諭以麻書乃受印土司擅侵掠干咎令將百姓交出九月二十日土司魯朱江錯赴甘孜投見宋元俊傳集德爾格孔撒麻書三土司將孔麻控案分斷給照收領各具悅服夷結德爾格送出麻書土民三千九百餘名交麻書管束孔撒逃民一千三百餘名俱招出仍歸孔撒麻書土司丹津旺溥年幼留喇嘛羣贊撫之照前督臣岳鍾琪派兵防護巴旺土司勒兒悟例派弁兵十一員名並千總溫欽守護又革布什咱角洛寺係金

綽赴爐要路酌派把總一員帶兵十名駐劄此項弁兵均按季於泰寧協標輪換宋元俊事竣回爐綽酋頭人八束求追還雜谷所取地方委員割斷綽斯甲頭人願賠禮雜谷頭人願還其土地人口不復爭當經傳見大小金川革布什咱沃日木坪頭人面加訓諭並書番牌示各土部均為悅服得旨覽奏俱悉又奏雜谷歸流番衆向挑屯兵三千人每秋由副將點驗須有勸懲請於錢局各爐加帶一卯計除還工本獲餘息五千兩於秋冬點驗令協屬幹弁率領行圍一月月各給口糧犒賚均於前項動支報聞○又奏打箭爐地當邊衝向無城垣宜建設勘得城基周六里餘長一百四十丈有奇高自七八尺至一丈二三尺請照番民壘砌法砌石為城堅實省費得旨嘉獎○又奏打箭爐為西藏門戶向設阜和營遊擊轄馬步兵五百名該營毗連化林裏塘多隘口又甘孜番地須分差

遊巡兵少不足資彈壓查普安安阜二營管轄雷波黃螂雖係蠻地獮民皆向化普安原設馬步兵八百請裁一百五十名千總一員安阜馬步兵四百請裁五十名把總一員添阜和營內仍令遊擊管轄得旨如所議行賑卹安徽無為合肥廬江巢縣壽州鳳臺宿州鳳陽懷遠定遠虹縣靈璧阜陽潁上霍邱亳州蒙城太和泗州盱眙天長五河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等二十七州縣廬州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五衛本年水災飢民並緩徵新舊錢糧○賑卹山西岢嵐州本年霜災飢民並緩徵新舊錢糧○戊午上詣皇太后宮問安○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饒歌大樂金鼓全作兵部堂官以解到俘酋達瓦齊羅布扎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跪奏請旨命達瓦齊等著免交刑部俱交理藩院理藩院堂官跪領旨押俘出天安右門

王公百官行慶賀禮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曰遼矣山戎  
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驪奚雖  
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  
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為理據皇  
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  
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  
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  
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  
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  
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  
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  
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  
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  
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  
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為邊患至  
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闢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  
遠遜跡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  
喇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  
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  
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  
爾丹策零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  
巴里坤擣營於科布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  
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  
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  
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  
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零死子策妄多  
爾濟那木扎勒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  
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  
焉癸酉冬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率數萬人  
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



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即

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邀。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糧。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

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十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宣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

辭曰。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為。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苒。風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鵠。食黠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分兵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湧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博囉搭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湏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

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諭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十。勇不目逃。掄二十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鞚鞞。案角鹿埵。隴種東龍。自相狼藉。孰敢櫻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諱。今隨師行為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勒石

大成殿作階前

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文曰惟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邛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

期四海同風。咨汝準噶爾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惟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底底如苗。斯蟲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宗。朝止視爾底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乃命新附爾為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滌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

斧吭博囉塔拉。閼勒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連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曰綽羅斯及杜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勒石伊犁東岡。

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文曰。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截薛。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為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冥。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

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為汝守。汝頑不靈。尚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寧育。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勒石格登山。○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現在帶兵前進。約於一月內。可到察罕呼濟爾等語。阿睦爾撒納。雖孑身逃竄。傳

聞在博囉塔拉地方。會合彼處賊衆。約有三四千人。若哈達哈等兵少輕進。亦有可虞。伊等固不可恇怯退縮。亦不宜冒昧嘗試。著傳諭達勒當阿。哈達哈等。遵旨先遣精壯兵丁前行哨探。相機進止。與西路會合。共得兵四五千名。即奮勇追勦。務期弋獲。又所奏遣往哈薩克之索倫跟役布顏圖。傳哈薩克有出兵之信。從前伊部落遣使前至軍營。甚屬恭順。茲復何由起釁。或被阿睦爾撒納煽惑。或

布顏圖棄伊主逃回。妄為捏飾。俟送到時。嚴行審訊。既有此語。達勒當阿等。應行知遣往哈薩克之侍衛德善。令伊等暫時留待。俟審訊明確。再行遣往。○又諭曰。哈達哈等奏。帶兵前進。隨路安設臺站。於撤回臺站兵丁。及察哈爾兵內。共挑選五百名。辨給馬駝。每臺安設十人。現在兆惠。富德。俱經出差。請另派大臣總管臺站等語。軍行臺站。關係緊要。每臺十人。尚覺單弱。著於察哈爾兵丁內。添派數百名。每臺約以十五人為率。昨經降旨。令兆惠總理北路臺站。今添派阿思哈。所有隨營安設臺站事務。著阿思哈辦理。其自烏里雅蘇台。至張家口臺站。著兆惠辦理。○又諭據哈達哈等奏。烏梁海各出牲畜。接濟兵丁等語。烏梁海歸降未久。各皆輸誠效順。殊可嘉予。著達勒當阿。哈達哈。傳諭烏梁海等。大皇帝以爾新來歸降。奮勉可嘉。施恩分別賞賚。爾等自此循分安生。遇事宣力。則益沐厚

恩矣。宣諭後。將軍營緞足銀兩茶葉量其牲畜數目酌為賞給。己未諭曰。戶部尚書阿里衮現在帶管部務繁多。恐致不能兼顧。所有工部尚書事務著李元亮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阿睦爾撒納屬人根丕勒協助坐臺台吉班第等鎗斃厄魯特甚屬奮勉。又遣探賊信回報。曾經降旨。將根丕勒不必分賞喀爾喀。送至察哈爾安插。今思根丕勒誠心効力。且正在需人之際。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賞銀五十兩。令其隨營効力。或於哨探隊內差遣。將伊妻子送往扎哈沁游牧暫行安插。至哨探兵丁捉生取信。必使賊人全無知覺為要。若擒獲時有一二人逃脫。則賊早有防備。反為無益有損。著傳諭達勒當阿等嚴飭遣往各員。務期全獲。不得任其脫逃。仍於索倫喀爾喀厄魯特內選派精壯兵丁前往。○軍機大臣等議覆管理寧夏將軍印務副都統保佳奏。回兵應補馬匹及損壞

軍器酌借修造一摺。查寧夏各營額馬五千餘匹。實拴逾半。足敷差操。應補立馬二千一百餘匹。俟軍務完竣。另奏損壞旗纛器械。兵丁無力補置。借支藩庫銀六千兩。辦理於每月錢糧坐扣一半歸款。後再將軍營著賠馬匹及回兵所借盤費續扣。均應如所請從之。○庚申。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浙省杭嘉湖等府所屬州縣。今年秋雨過多。亦間有偏災之處。已經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善為撫綏。並截留漕糧以資賑卹。但田禾傷於雨水。米色顆粒。自必稍減。若徵收之際。仍照例責以乾圓潔淨。小民未免艱於輸納。所有該省應行起運漕糧。不論紅白私梗。亦俱著准其一體收兌。以示體卹。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喀達哈等奏。瑪木特之收楞額訥默庫。自伊犁脫出。告稱班第薩喇勒等從哈什帶兵前來。瑪木特亦由閭勒奇嶺前來。隨派識路之人

從哈布塔克拜達克往會瑪木特並行文西路等語。哈達哈等所辦甚是。訥默庫等既識路徑。即在前隊作嚮導行走。但詢得阿睦爾撒納現將噶勒雜特人等遷往伊犁。則北路進兵必無蹤跡。且班第等既出西路。自當由額林哈畢爾噶進兵。噶勒藏多爾濟等游牧俱在此一帶。亦可以接濟兵力。朕意哈達哈等即將現有兵丁與噶勒藏多爾濟等由哈布塔克拜達克前往會同西路。以壯軍威。方為有益。著傳諭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如噶勒藏多爾濟尚未前往西路。伊等會同商議。可否由阿濟必濟前往。如屬不便。毋庸拘泥。若已經起程。即詢問識路之人。一面帶兵前行。一面送信與噶勒藏多爾濟。於中途會合進剿。其北路雖不需多兵。可否約留千人。交與阿蘭泰舒赫德於邊卡附近駐守。伊等其悉心商議。即行奏聞。又諭曰。哈達哈等奏。現在烏里雅蘇台存貯米石。及今歲可以運到。

米石共十二萬有餘。足支官兵五六年之用。等語。此奏惟計算給發官兵數目。其接濟厄魯特等口糧。並未籌及。著交達勒當阿哈達哈等。於現在米石內。除應給官兵數目外。計一年之內。應支給厄魯特等口糧需用若干。即以今年成數為準。通盤籌畫。再行具奏。並傳諭山西巡撫恒文等。於今年採買米石數目。減半豫備。俟明年陸續運至軍營。此項雖非急需。亦不得過於遲滯。○辛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據達什達瓦屬人索諾木從伊犁脫出。告知將軍班第等。陷賊之信。現在達什達瓦之妻。率其游牧前來等語。此信屬實。必須會合兵力。大為辦理。昨降旨令達勒當阿等同噶勒藏多爾濟帶兵前往西路。會同進剿。伊等諒已前進。今聞阿巴噶斯哈丹等兵敗後。潛匿山中。策楞即帶兵與諾爾布琳沁

相見。若其力可用。即會兵速進。如少覺單弱。則據守要害之地。俟達勒當阿等到日。整飭兵力。嚴行勦捕。已諭總督方觀承等。催趙馬駝解赴軍營應用。將來自必陸續得信。策楞惟相機乘勢。勿少退讓。亦勿致冒昧前進。方為妥協。但此係索諾木一人之言。達什達瓦之妻。及軍營侍衛滿楚等。尚未抵營。或係逆賊造言惑聽。亦未可定。策楞尤宜加意偵探。達什達瓦家口。若至軍營。即令在巴里坤居住。令和起照管。其派出達什達瓦兵丁。隨營進勦。存留寧夏莊浪兵丁。駐防各事宜。俱照所奏行。派出兵丁。照現在進兵例。賞給整裝銀兩外。仍每名賞銀三兩。並派散秩大臣阿雅勒虎。揀選可用宰桑數員。在軍營効力行走。至索諾木所稱。八月內敦多克曼集。巴朗圖布慎。會同喇嘛回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而薩喇勒帶兵百人。為烏魯特宰桑納親哈什哈之子。錫克錫爾格所困。又伊犁之

喇嘛等傳書達什達瓦游牧。阻其遷移。各情節俱屬可惡。策楞等進勦時。務將此項賊人臨陣斬獲。或擒拏解京治罪。勿使漏網。看來助惡者。亦不過數人。未必全行煽亂。著派侍衛滿楚。及陸續投來人內。令其前赴伊犁。曉諭衆厄魯特。寬其脅從。勸以反正。有能擒賊自効者。必格外加恩。倘阿睦爾撒納已在伊犁。即不必宣示。惟整兵進勦。速行擒捕。以昭國法。現在既有此信。則從前發回班第等奏匣。及節次諭旨。不必久候。著扎拉豐阿。策楞。即行閱看。相其緩急。次第辦理。策楞此次辦事。頗知奮勉。著加恩授為叅贊大臣。給與副都統職銜。扎拉豐阿未到時。仍署理將軍事務。並著傳諭扎拉豐阿知之。○又諭據策楞奏。從伊犁脫出之達什達瓦屬人索諾木。來告將軍班第等陷賊之信。著將原奏。及朕諭旨。錄寄達勒當阿。哈達哈等閱看。從前北路進兵。因未得伊犁信息。且傳聞阿睦爾撒納

尚在鏗格爾等處居住今既得此信且聞噶勒雜特人等俱為逆賊帶往伊犁自當於西路進剿著達勒當阿哈達哈等遵朕昨降諭旨與西路會合由額林哈畢爾噶進剿至噶勒藏多爾濟入覲遣回賞賜頗多沿途必須防護伊等或帶兵同行或派兵千名交富德帶領前行如噶勒藏多爾濟業經起程伊等即帶兵隨後速進方為妥協又諭西路大兵現議進剿阿睦爾撒納軍行馬匹最要已節次傳諭該督撫等速為購買雖據吳達善奏派甘省營馬二萬匹但不妨寬裕籌辦若拘泥原數恐臨期轉不敷用著再傳諭方觀承等速於西安等處凡有產馬地方多為購買分起解巴里坤軍營其有臆分稍次及此次揀剩收槽馬匹均須作速餵養務令壯健以收實用至糧餉茶舂亦須寬裕籌備酌量駝裝車運陸續解送巴里坤聽候撥用又諭現在大兵進剿阿睦爾撒納需用馬駝去

年雖在青海採買為數無多著傳諭西寧副都統德爾素速往青海扎薩克游牧會同郡王索諾木丹津盟長等於各旗酌量採買即派伊等所屬官兵酌量由青海至巴里坤程途賞給路費護送前往交與西路軍營聽候調撥其需用價銀即向西寧地方官支給務期多方購買速為馳送毋得因循推諉以革職京口將軍賞給千總銜趙宏恩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癸亥諭江省淮揚各屬秋潦成災前已降旨截留湖廣漕糧二十萬石運往備用今據陳宏謀奏動湖南溢額倉穀二十萬石碾米十萬石運至江南接濟平糶等語災地米糧多多益善碾運倉穀以資平糶既不致市儈居奇而於民食更為有益陳宏謀所辦甚屬妥協著照所請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策楞奏從伊犁脫出之索諾木告知班第等陷賊之信朕心深為憫惻已傳諭策楞令其派侍衛滿楚等前往偵探並



著從優賞。賚期速得。班第等實在情形。蓋進  
勒烏合之衆。原屬無難。惟班第薩喇勒鄂容  
安因國事為賊所困。每一思之。不勝憤懣。亦  
未知虛實。著扎拉豐阿。玉保。策楞等。設法通  
信。傳諭班第等。以朕初意。準噶爾危亂之餘。  
甫經安定。若屯駐大兵。恐多驚擾。是以但命  
伊等駐劄辦事。兵少力弱。為賊所困。非失守  
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  
兵。方為大臣舉止。若謂事勢至此。惟以一身  
殉之。則所見反小矣。鄂容安素稱讀書人。漢  
蘇武為匈奴拘係十九年。全節而歸。阿睦爾  
撒納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豈漢時可及。  
自當愛惜此身。以圖後效。恐伊等以失守罹  
罪。不識大義。遽爾輕生。夫為人臣子。若君父  
欲加之罪。亦惟順受。豈可豫料。而以一死為  
賢於生。於心安乎。朕今大興師旅。陸續進發。  
務期進剿逆賊。扎拉豐阿等。務體朕憫惻伊  
等之心。即會合各路大兵。竭力勦捕。俾逆惡

知所懲創。扎拉豐阿係蒙古人。恐於助逆。喇  
嘛有意寬假。即玉保策楞亦稍存招撫之見。  
俱斷不可行。惟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因入  
覲前來。其屬人或被脅從。尚可詢問。伊等分  
別勦撫。其餘俱不得稍存姑息。致反覆叛亂。  
無所底止。○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懷遠縣  
民蒲韜妻方氏。○甲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參贊大臣策楞奏諾

爾布琳沁遣宰桑諾爾布齊木布來告。擊敗  
阿巴噶斯哈丹後。欲即進剿。因塔本集賽與  
之合。且業克明安台吉察袞德濟特俱同黨。  
據險恐其夾攻。暫移都爾博勒津游牧。阿巴  
噶斯等現於圖古哩克等處拒守。又扎那噶  
爾布屬人濟爾噶勒。拏獲克什木等。遣往額  
林哈畢爾噶送信之台吉納旺解送前來。詢  
稱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搶臺站。二十  
四日將軍大臣等帶兵向崆吉斯行走。二十

九日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克圖圖布慎巴朗及喇嘛回人等前至烏蘭庫圖勒圍住將軍大臣班將軍鄂黎贊俱自盡薩將軍帶達什達瓦兵百人脫出後聞為錫克錫爾格所獲送往伊犁又稱哈丹帶兵至烏龍古尋阿睦爾撒納並無蹤跡等語伏思納旺所供恐係揚言煽惑自應帶兵速進擬即日往會諾爾布琳沁共商進剿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擒獲台吉納旺所供伊犁情形並輕騎往會諾爾布琳沁商議進剿所辦俱合機宜策楞會同諾爾布琳沁時即將阿巴噶斯哈丹游牧奮勇勦捕其牲隻分給兵丁老弱賞給諾爾布琳沁此際更宜偵探阿睦爾撒納如前至伊犁策楞等即拒守要害候北路大兵與噶勒藏多爾濟到時併力進剿若逆賊尚無蹤跡策楞等即整頓兵力直抵伊犁勦捕賊黨然亦須量力前進不可輕忽前因未得伊犁信息因令扎拉豐阿暫駐額林哈畢爾噶

今事勢如此扎拉豐阿自應同哈達哈策楞玉保等前進其安撫游牧辦理臺站各事宜著達勒當阿雅爾哈善帶兵繼進以作聲援富德仍遵前旨巡查臺站策楞並傳諭諾爾布琳沁伊犁少年奮勉朕甚嘉悅已封為郡王此次進剿有功必加重賞扎那噶爾布亦知奮勉著封為貝勒賜雙眼翎擒獲納旺之濟爾噶勒賞給孔雀翎並銀五十兩嗣後有應行加賞者策楞即酌量賞給策楞自知前譴勇往任事著給與都統職銜仍以叅贊大臣行走並傳諭扎拉豐阿知之○又諭昨玉保奏中途出痘之宰桑哈薩克錫喇吞圖布等留於臺站照看仍帶鄂勒哲依等起程今至努空西喇臺站鄂勒哲依鄂哲特亦皆出痘玉保先行留烏勒登在途照看等語聞伊等痘疹輕稀自易痊愈且嗣後來京更無他慮益覺可喜著加恩賞給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騎都尉世職恩克博羅特吞圖布鄂哲特

雲騎尉世職。聽伊等指出子弟承襲。此際須寬心調養。俟全愈後從容行走。勿稍勉強。烏勒登善為照看。頗知悔過。奮勉著授為頭等侍衛。仍將各宰桑等身體平復日期速為奏聞。○又諭現據索諾木所告伊犁信息。阿睦爾撒納大約前往伊犁。沙克都爾曼濟若遽回游牧。恐有他變。且伊游牧人等尚未知伊領兵前往。或啟猜疑。亦未可定。若由回人路徑前往。安慰伊游牧人等。由彼處派兵堵截。阿睦爾撒納會合大兵。似更妥協。朕已密派侍衛等傳諭回人霍集斯伯克。令其堵剿逆賊。著傳諭富德曉示沙克都爾曼濟。派伊親信宰桑一二人傳示游牧。派兵堵截。相機前進。伊等仍同將軍大臣進兵夾攻。於軍事甚有裨益。富德即遵旨曉示。仍將伊意見言語如何及派出宰桑所付書信。即行奏聞。此事最宜慎密。自噶勒藏多爾濟等台吉外勿使他有漏洩。○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

臣於途次據布政使武忱稟稱。劉統勲行文調取營馬。並令各州縣採買馬駝。臣思陝甘驛站額馬頗多。除沿邊衝驛外。其餘各驛十調其五六。可得馬千數百匹。較採購更速。已咨撫臣台桂。吳達善選解。臣現加站赴京。得旨甚屬可嘉。此方係實心為國之大臣所為也。○乙丑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塔爾巴哈沁台吉唐古忒遣宰桑鄂羅斯率五百餘戶來歸。并將臺站被掠之察哈爾喀爾喀等送回等語。唐古忒誠悃可嘉。著加恩封為貝勒。賞給雙眼翎。策楞俟伊來見時。即傳旨獎諭。再台吉額琳沁從前阿睦爾撒納曾殺害伊子。外雖相依。心必不合。唐古忒若能通信額琳沁。俾擒獲逆賊。不但藉復前讐。更使身邀恩賞。如力不能辦。即令其束手來京。亦當施恩封賞。策楞將此傳諭唐古忒。令其盡心辦理。以期承受朕恩。如通信額琳沁時。其書詞大指。告以阿睦爾撒納與阿布賚久相和。

好而額琳沁從哈薩克逃出時曾傷害多人。阿布賚甚懷憤恨。今阿睦爾撒納欲將額琳沁擒送哈薩克以修好。此係詢問和碩特台吉納噶察所告之詞。其言必非無據。額琳沁自知與阿睦爾撒納有隙。且與哈薩克不和。伊亦閱歷有年。豈不豫防禍害。若令其將阿睦爾撒納擒拏。既可復讐免患。且可承受恩賞。策楞即傳諭唐古忒將此意作書開導額琳沁。並將唐古忒言語情形奏聞。再現在軍前。新附頗多。兵勢自當振作。若得阿睦爾撒納未往伊犁之實信。即可速行進剿。蓋以噶勒藏多爾濟與恩克博羅特等頗重待喇嘛。若會同進兵。將助惡喇嘛擒剿。恐伊等拘泥習俗。少覺掣肘。惟於未到時能先示懲創。庶合事機。又如辦理喇嘛一事。昨命全行勦滅。今思蒙古厄魯特俱重黃教。亦宜分別辦理。倘實係助惡臨陣仍復抗拒。自當誅戮。其擒獲者俱解送來京。老弱量從寬宥。並將喇嘛

係出家人。不守清規。好亂生事。是以特為整頓。明白曉示。俾衆共知其罪無可逭。並傳諭扎拉豐阿玉保知之。○又諭曰。哈達哈等解送阿睦爾撒納近族台吉吹喇錫烏勒木濟到京。詢非賊人黨羽。人亦可用。著加恩各賞銀三百兩。衣一襲。仍交瑪虎帶回。俟達勒當阿等到西路軍營時酌量調遣。伊等妻子不必送往察哈爾。即在鄂爾坤塔密爾等處居住。其扎木叅所屬之他沙阿睦爾撒納屬人托博克哈爾布錫和通仍著解送來京。○又諭曰。富德泰稱帶領前往軍營之台吉和通鄂勒琿齊與伊等父兄分居。所領各有一百餘戶等語。從前報明戶口時因伊等父兄應封爵秩。僅授和通鄂勒等為閑散台吉。但和通鄂勒之父巴圖爾額默根應封貝子。琿齊之兄諾海奇齊克應封公。俱未經入覲。不便封爵。伊等既與父兄分居。現在從軍効力。著加恩俱授為扎薩克頭等台吉。賞給孔雀翎。

并傳諭噶勒藏多爾濟等進兵之時伊等父兄投來即奏聞封授惟是厄魯特貪求無厭今用兵之際富德既有此奏自當加恩鼓勵將來相繼干求若一一代為陳奏必開僥倖之端此風斷不可長並傳諭富德等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署陝西巡撫台柱奏稱陝西督撫二標應解馬一千八百六十六匹僅挑出堪用馬七百餘匹已向將軍都賚商借解送又稱各屬採買騾多馬少等語查前據

劉統勲奏調陝省各標馬七千匹今督撫兩標止挑馬七百餘匹應行文將軍於滿營照數撥解騾頭一項前議停止購買今既購辦應於抽撥驛馬之衝途邊口臺站分撥協濟又甘肅巡撫吳達善奏稱軍營現存駝隻及甘省購買解送者共三千五百七十餘隻恐仍需用已行文軍營酌定數目移知等語查本月議覆劉統勲奏於陝甘兩省購買駝隻備用今大兵進剿所需正多應於軍營移知

實數外仍多備至派調出關馬匹臆分不及者即以撥補安西各營摘缺額數應如所請從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令哈達哈帶兵會合西路今思北路厄魯特游牧及新降汗哈屯烏梁海等既須彈壓烏里雅蘇台存貯糧石甚多亦應防守西路既有兵六千現須豫備馬駝自不便更加籌辦哈達哈等所領兵三千名應仍留北路惟令達勒當阿帶兵一千或數百名同噶勒藏多爾濟

前往西路合之扎拉豐阿玉保富德等陸續帶往兵丁八百名統計西路兵已及八千名足敷調遣惟馬匹最宜多備若將哈達哈等所調翁金達什和碩阿西克托里等處馬匹挑選二三千由相近岔道解往應用更屬有益如繞道遠行亦可不必哈達哈仍遵前旨於北路駐劄以作聲援并令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帶領精兵千名以內前行哨探如遇阿逆由北路逃遁即相機勦捕如此兩路

進兵較為周密。哈達哈既專辦北路。即掌定邊左副將軍印。雅爾哈善在叅贊大臣上行。走達勒當阿往西路時。掌定邊右副將軍印。若薩喇勒前來。即行移交。仍在叅贊大臣上行走。其烏里雅蘇台大臣印。著阿蘭泰管理。伊等務公同商酌。隨宜辦理。勿但知奉行成命。以副委任。○又諭曰。達什達瓦之妻。因伊犁擾亂。並不聽從彼處衆喇嘛等之言。帶領游牧人衆。前來投順。誠悃可嘉。著封授車臣默爾根哈屯名號。派副都統鄂實齋。蟒蟒緞十疋。銀五百兩。茶葉一千觔。前往賞賚。鄂實至巴里坤後。即赴扎拉豐阿處。隨同辦事。在領隊大臣上行走。○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蒙城縣民牛某妻王氏。○丁卯。諭軍機大臣等。今春大兵平定伊犁時。兩路將軍大臣等。未免各存意見。不能和衷共濟。此皆扎拉豐阿達勒當阿。玉保。策楞等稔悉。但彼時因逆賊阿睦爾撒納。從中交搆。致啟猜疑。此次進

兵。皆我國家親信大臣。又皆由西路進發。辦理諸事。朕俱逐一指示。務期同寅協恭。畧去形迹。公爾忘私。則國事有濟。而伊等之勲勞。亦著。倘仍懷挾私意。妄分爾我。自不能逃朕洞鑒。著傳諭將軍大臣等。加意奮勉。力洗積習。勿為噶勒藏多爾濟所笑。○命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蔣溥。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賑卹江蘇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鹽城。高郵。泰州。興化。寶應。銅山。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沐陽。江浦。六合。山陽。甘泉。崇明。贛榆。上元。江寧。句容。長洲。元和。吳縣。吳江。震澤。常熟。昭文。崑山。新陽。華亭。奉賢。婁縣。金山。上海。南匯。青浦。武進。陽湖。無錫。金匱。江陰。宜興。荆溪。靖江。丹徒。丹陽。金壇。溧陽。江都。豐縣。太倉鎮。洋嘉定。寶山。通州。如皋。泰興等六十四州縣。蘇州太倉鎮。海鎮。江淮安揚州。大河。徐州等八衛。本年水災。蟲災。飢民。蠲緩漕糧。漕項銀米。並給修費有差。○旌表

守正捐軀之江蘇通州民陶惟先妻戴氏○  
戊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  
遵旨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游牧人衆分  
別賞給齊木庫爾德濟特普爾普其餘俱賞  
給喀爾喀惟將阿睦爾撒納宰桑吹扎布暫  
行看守其餘宰桑亦分賞喀爾喀等語吹扎  
布既為阿睦爾撒納所信用自不便仍留游  
牧著將伊妻子一併解送來京其餘宰桑達  
瓦等十八人俱賞給喀爾喀亦未妥協著同  
查出扎木叅之宰桑等併其妻子俱交與侍  
衛奇徹布解送來京昨台吉吹喇錫送到時  
朕加恩將伊子根敦扎布及所屬俱行給還  
此奏內根敦扎布戶口若係逃竄之根敦扎  
布即賞給喀爾喀若係吹喇錫之子仍遵旨  
給還又班珠爾之寡姊及伊前妻俱不必送  
京仍交與烏勒木濟管轄班珠爾同族台吉

敦多克達什唐拉扎布特默齊俱不必辦理  
仍令照舊居住游牧其餘查出馬匹軍械交  
與烏里雅蘇台軍營大臣查收○旌表守正  
捐軀之江蘇豐縣民周存妻曹氏貴州貴陽  
府民王和林妻舒氏○己巳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駐劄巴里坤寧  
夏將軍和起奏安西及內地撥解馬匹均未  
送到俟到日即將索倫兵料理進發等語此  
次進剿兵丁利在迅速策楞已帶兵前進後  
繼尤不可稍遲看來管解馬匹雖派有將領  
仍須大員專司催督署總督方觀承此時諒  
已抵肅著傳諭令其駐肅料理馬駝糧餉事  
務甘肅巡撫吳達善著來往稽查專司催送  
馬駝速抵軍營固不可稍有遲延亦不得因  
有此旨將馬匹過於疲頓有誤軍行○命傳  
諭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曰準噶爾內

亂頻仍各部落人衆失其生業甚屬困窮朕為統一天下之主懷保羣生無分中外是以特發大兵平定伊犁方欲施恩定制永安反側乃逆賊阿睦爾撒納潛謀叛逆妄思併吞諸部肆其暴虐形跡敗露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務期弋獲爾台吉輸誠歸命前經將軍大臣陳奏定於明年入覲今逆賊一日未獲爾諸部一日不得安生爾能仰體朕旨去逆効順或派兵協勦阿睦爾撒納或俟其來投爾游牧擒獲解送朕必大沛殊恩今特命和碩特台吉公納噶察前來傳諭爾其欽承奮勉自効○命傳諭回部頭目阿布都伯克曰爾回部原係吐魯番舊屬今年春大兵平定伊犁達瓦齊逃往爾游牧爾能擒獲解送軍前將軍大臣等奏報朕已加恩賞賚又定於明年入覲再沛殊恩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妄思併吞諸部狡謀敗露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爾雖不必派兵協勦但須豫飭游牧

伺察防守若阿睦爾撒納逃竄至爾游牧時擒獲解送朕必重加爵賞茲特命和碩特台吉公納噶察傳諭並齎賜物爾其領悉○是月護理兩淮鹽政印務鹽運使盧見曾奏本年淮屬各場被潮池井淹漫窮竈無力修整照乾隆十二年例飭令場員查明涸地分別借給修整銀兩限一年扣繳得旨嘉獎○浙江布政使同德奏本年杭嘉湖等郡歉收米貴各屬常平倉缺額未補現飭金衢嚴溫台等府於所屬購買杭嘉湖三府赴江廣購買永濟義鹽二倉存米價銀十萬兩給商分領買米運糶又於溫台等府撥倉穀十五萬五千石運貯被災各府備賑報聞○福建巡撫鍾音奏省城烟竈稠密民居以竹木為牆數致火城中支河水少遇警多不可救舊有古井七名七福井六在宣政街一在還珠門久湮塞現勘明修復得旨嘉獎○署湖廣總督碩色奏逆犯馬朝柱未獲前經督撫選派眼



目十名。交武昌等十府協拏人少不周。現於每一州縣各派眼目一人訪緝。期必獲得。旨知道了。地方官或以拏獲反得向日失察之處分為懼。亦未可知。應通行開示曉諭。河東河道總督兼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東省水災。蘭山郟城較重。現存倉穀不敷賑糶。請於汶上縣撥穀一萬石。濟寧州撥穀五千石。麥四千三百石。由運河直達郟城馬頭集。與蘭山李家莊交收接濟。得旨嘉獎。○河東

鹽政監察御史西寧奏本年池鹽被水歉收

四十一

經長蘆鹽政議准。長蘆額餘鹽勦通融接濟。現飭河南山西商人備價購買。仍用河東鹽引輸課報聞。○甘肅巡撫吳達善奏巴里坤現有各營及各州縣挑退馬匹就近牧放。議派遊擊二員總理覈察。其倒斃二分以上者責令原營縣賠補一分。三分以上賠補二分。兵丁分別責革。就中經理得宜。量予獎拔。得旨是。○署雲南巡撫郭一裕奏滇省夷多漢

少蠻獠性愚而直。漢人狡黠者每欺之。現飭吏訪查盡法痛處。至屬員表率惟知府最重。容細心體察。分別奏聞。得旨覽奏俱悉。所見可謂得要領矣。當實力妥為之。○貴州巡撫定長奏陳黔省民情兼體察各官聲名行事。得旨覽奏俱悉。汝之才具亦止堪此事。簡年豐之處。但毋作聰明則可矣。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四十二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銜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 臣德瑛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尋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一月庚午朔諭軍機大

臣等阿睦爾撒納人甚奸詐。此際或遣人前來。或力窮詐降。俱未可定。如遣人前來。即行擒獲。或有所奏。俟解到時訊問。即伊自知罪譴。恐懼來降。亦斷不可信。務將伊拏問。解送京師。以彰國法。將此傳諭扎拉豐阿等知之。○又諭曰。哈達哈等奏。據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稟稱。現屆天寒。不宜進兵。衆厄魯特等。惟冀徵倖成功。不可全信等語。此語尚合機宜。朕前命達勒當阿帶兵前往西路。北路無庸

進兵。惟令哈達哈。雅爾哈善。領兵防守。或派兵數百名。捉生探信。相機辦理。著仍遵前旨行。再烏梁海宰桑鄂木布。博郭勒。遣孟克什來報。阿睦爾撒納宰桑尼瑪。遣人至鄂木布等處。告以阿逆現在領兵。侵擾蒙古。令其出兵協助等語。量阿睦爾撒納。斷無此等餘力。但既有此言。亦不可不豫為防範。又此等烏梁海。係新降之人。心懷叵測。首鼠兩端。尤宜加意密防。今既來報信。即當加恩獎勵。著賞宰桑鄂木布。博郭勒。緞疋銀兩。所遣之人。亦著酌量賞給。其擒獲業克明。安台。吉察。衮屬人。阿穆呼朗。到日。即派員解送來京。餘俱照所奏正法。其妻子賞給喀爾喀等為奴。○又諭曰。厄魯特公納噶察。侍衛官長保等。帶領額敏和卓回人。及達什達瓦兵丁。前往阿克蘇城。額敏和卓回人。甫回自伊犁。達什達瓦兵丁。亦從游牧初到。今復派往阿克蘇城。雖非進兵可比。但係遠行。著加恩於應得口糧

外宰桑每員給銀二十兩。兵丁每名給銀十兩。令其寬裕整裝。並著和起曉諭額敏和卓。及達什達瓦之妻。務揀選諳練宰桑。管轄兵丁。妥協前往。○加封扎薩克輔國公額敏和卓。為鎮國公。○以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署理本部落副將軍印務。○辛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王貝勒等。前經領兵前赴伊犁。是以令伊等回至游牧暫息。現在擒拏阿睦爾撒納。亦未派往。今烏里雅蘇台。無通曉厄魯特情形之人。貝勒色布騰。前在叅贊大臣上行走。甚屬奮勉。著派伊屬下兵丁。或百名或五十名。仍授為叅贊大臣。前赴烏里雅蘇台。協同哈達哈等辦理一應事務。應給俸餉及兵丁口糧。已降旨哈達哈等辦理。如欲將戶口一併帶往。即准其帶往。仍賞銀三百兩。令其整裝。○又諭曰。汗哈屯烏梁海等報稱。阿睦爾撒納誘

伊等同來侵擾蒙古。明係揚言以聳聽聞。然或揣度西路進兵北路無備。前來滋擾。亦未可定。宜先時設備。使叛賊不得逞其詭計。哈達哈等現領兵三千名。此外烏里雅蘇台兵丁甚多。米糧亦甚豐裕。著合為一萬分駐烏里雅蘇台軍營。及哈達哈等所據形勝之處。以為聲援。第以豫備進兵為言。不必宣露。防禦阿逆前來之意。使賊聞風退避。再杜爾伯特貝勒色布騰。與阿睦爾撒納有讐。前在軍

營行走。頗著勞績。仍命為叅贊大臣。前往北路軍營。協辦事務。一應事宜。哈達哈等與伊公司商議。奏摺內一體列名。至添兵豫備之處。未經諭色布騰知悉。哈達哈等亦不必轉諭。此非疑伊。恐其屬人漏洩。於事無益。著密諭哈達哈等知之。○軍機大臣等議奏。前據劉統勲奏。調甘省營馬二萬匹。陝省七千匹。又據大學士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於陝甘驛馬內挑撥。可得馬一千數百匹等語。查各項

派調馬原於陝甘各營驛約畧定數其可調之馬數目本難均齊應請行令著各方觀承巡撫吳達善不必拘原派數目但就各營驛現存堪用馬並行知而安寧夏涼州將軍所有滿營馬一體儘數撥解再山陝接壤並請行令該撫恒文於各營驛馬亦儘數摘撥解赴甘省備用從之 壬申諭今年安徽省鳳泗等屬秋禾被水間有成災處所雖已令該督撫等加意撫綏賑卹毋使少有失所但至來春青黃不接恐糧價少昂民食未免拮据尤當豫為籌辦前據陳宏謀奏動湖南溢額倉穀碾米十萬石運至江南接濟平糶此項米石著即運交安省附近水次各州縣收貯以備糶借之需該部遵諭速行 軍機大臣等議奏尼魯特貝勒羅布藏多爾濟願派兵五百名前往巴里坤聽候調遣查西路軍營各路兵八千馬僅敷用此項兵若即往誠恐無馬應付應令回游牧選兵豫備需用時令

扎拉豐阿通籌馬數調赴到日賞給整裝銀兩進發從之 癸酉諭據白鍾山奏東省鄒縣等州縣秋禾偶被偏災照例銀穀兼賑所有濟寧等五州縣被災較重等語此次東省偏災較重地方糧價自必漸昂若照定例每穀一石折賑銀五錢貧民買食不敷不無拮据著加恩將濟寧蘭山郯城日照利津五州縣於每穀一石折賑銀五錢之外增給銀一錢俾災民糶食充裕以示優卹該部遵諭速行 諭軍機大臣等錫特庫等覆奏辦理廣東駐防漢軍一摺於籌辦此事本意殊未明晰漢軍生齒日繁若令專隸八旗坐守駐防之缺轉不能如漢人之隨便謀生所以令其出旗正為伊等生計起見而所遺甲缺即以滿洲充補亦於滿洲生計有益所謂一舉而兩得也若如所奏漢軍出旗後復為料理安插親族戶口輾轉籌畫是使伊等仍就拘束不能隨便營生其與不令出旗何異至於改

補綠營糧缺。乃專為漢軍中之祇能披甲食糧者而設。初非驅散處之漢軍盡入綠營也。該將軍等乃以所支糧餉之多寡沾沾相較。試思直省民人如此浩繁。其日用盈縮。安能一一官為料理耶。此等豈非膠柱鼓瑟之見。且現在閩省已經辦有章程。粵東不過仿照辦理。何乃過於瞻顧。若此著將此傳諭該將軍等知之。○又諭據策楞奏稱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台吉唐古忒。宰桑鄂爾奇木濟。將叛逆宰桑敦多克曼集。鄂拓克之得木齊沙喇勒岱等。五得沁游牧剿滅。扎那噶爾布。諾爾布琳沁。又將布庫努特三得沁游牧盡行殺戮等語。此次辦理俱甚妥協。現在領兵前進。務期擒獲阿巴噶斯。哈丹等。解京治罪。並將伊游牧剿滅。以振軍威。此時兵力甚盛。策楞即會同諾爾布琳沁。扎那噶爾布。唐古忒等。進取伊犁。如阿睦爾撒納已據伊犁。恐兵力不足。仍遵前旨。俟噶勒藏多爾濟等

到時整頓大兵同進。斷不可冒昧輕試。至唐古忒自伊犁力戰而出。理應加恩。恐衆人不知。妄思恩澤。著策楞派侍衛一員。至伊游牧傳諭加恩。即從巴里坤支銀一千兩賞給。所有剿滅布庫努特之受傷人員。並著策楞酌賞。以示鼓勵。仍咨部議叙。侍衛滿楚所稟豫報阿睦爾撒納謀叛之伊犁回人策楞到彼即查明賞賚。策楞自知前譴奮往從事。悉協機宜。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共知其為將軍。即便更替著即授為內大臣。兼定西將軍。扎拉豐阿著授為定邊右副將軍。即將達勒當阿帶往之印給與掌管。駐劄額林哈畢爾噶辦理軍務。達勒當阿著授為叅贊大臣。同伊辦事。玉保隨將軍策楞帶兵前進。伊等同心協力。擒剿逆賊。搜捕黨與。總期於事有濟。共奏膚功。無將軍叅贊之分。策楞等其仰體朕意。以副委任。策楞著加恩賞銀一千兩。伊子特通額已施恩免罪。授為三等侍衛。並著隨往。

軍前効力。○又諭據策楞奏達什達瓦之妻遣宰桑薩喇勒族弟哈柳侍衛滿楚等告稱自伊犁前來兩次遇敵衝突率領屬人來歸等語。達什達瓦之妻深知大義率領屬下棄賊來歸深屬可嘉。昨已遣副都統鄂實傳旨將達什達瓦之妻賞給名號並賜以銀兩緞疋著和起仍照前旨辦理并令在巴里坤附近過冬俟明年向阿爾台地方遷移居住侍衛滿楚奮身脫出著授為二等侍衛宰桑哈

策楞奏

九

柳護送薩喇勒之子玉魯斯前來亦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仍照哈柳所請明年前往薩喇勒游牧察哈爾地方居住。○又諭前因阿睦爾撒納宰桑阿穆爾濟爾噶勒告稱班第薩喇勒奏阿睦爾撒納之時青滾雜卜私告阿睦爾撒納以致潛逃朕因降旨拏問令其質對今阿穆爾濟爾噶勒已經正法無從質對即青滾雜卜果有此事亦不過一時愚昧伊因與阿逆同在一處恐一併叅處私相

告語初不料阿睦爾撒納之奸惡至於此極也。即如色布騰巴勒珠爾信阿睦爾撒納之言代為陳奏色布騰巴勒珠爾豈有附逆之事。此皆伊等不知事體受其愚弄耳。青滾雜卜自去年領兵以來甚屬奮勉從前罪愆著加恩寬免伊能感戴朕恩勿稍疑懼益加奮勉朕尚將施恩封為親王。此際如已拏問即傳旨釋放如未拏問即可無庸辦理將此傳諭哈達哈知之。又諭據策楞奏稱提督豆

策楞奏

十

斌咨報遊擊王國士解運軍糧駝一千隻除在途倒斃六十隻所有駝九百四十隻內挑出堪用駝四百餘隻其次稍堪備用駝二百餘隻此外駝隻或疲瘦已極或係駝羔不堪應用等語。運糧駝隻關係緊要豆斌所報如係撥用孳生駝內有駝羔尚無關弊竇如係採買之駝必應挑選購買何致以駝羔充數且倒斃疲瘦至於如此之多不無解員等中途抽換或冒濫收買情弊可傳諭吳達善豆

斌令其據實查奏。至方觀承甫到肅州。於一切軍需事宜。尚未深悉。一併傳諭知之。尋奏因軍需緊急。就近在哈密牧放駝內挑解。原將駝羔湊數。並無濫買抽換情事。得旨軍機大臣查奏。○以故奉恩將軍紹德子多齡阿襲爵。○以吉林正紅旗滿洲協領巴岱為拉林副都統。○予故太子少保內大臣戶部尚書草職留任海望祭葬如例。謚勤恪。○甲戌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遣官

祭

先醫之神。○諭軍機大臣等。據哈達哈等奏各隊兵丁。於緊要隘口駐劄。伊等於布延圖地方過冬。俟明年草萌之時。會兵額爾齊斯。併力進剿等語。哈達哈所奏尚是。但由北路進兵。路較遠而部落亦少。由額林哈畢爾噶進兵。路途既近。且經由噶勒藏多爾濟等各部落。諸事可以策應。是以此次進兵。專賴西路。北路不過遙為聲援。哈達哈等應遵朕屢

次所降諭旨。即令達勒當阿領兵由西路前進。哈達哈等。於北路形勝處駐劄。牧養馬匹。壯軍威而分賊勢。仍將厄魯特烏梁海等遊牧防守。以禦逆賊乘虛擾亂。如阿睦爾撒納掩襲前來。則以逸待勞。擒獲甚易。現在達勒當阿帶往兵一千名。北路止留兵七千餘名。如不足用。即著哈達哈。於喀爾喀兵丁內就近調取。再汗哈屯烏梁海等係新附之人。若如所奏。於伊等地方採買馬匹。或生疑懼。郡

王青滾雜卜。深知伊等情形。可否採買之處。著會同酌量商辦。如有不便。即行停止。○又諭。此次進兵伊犁。俱由西路進發。策楞等攜帶口糧。不甚充裕。進兵後。不惟路遠難於轉運。且沿途亦須防護。現在準噶爾地方擾亂。互相剽奪。若令伊等自行搶掠。則敵勢轉盛。一時難以剿滅。官兵前進之時。必須因糧於敵。以壯兵力。則賊勢空虛。不難即破。而大兵亦可藉飽騰。倘尚不足。或於厄魯特等及噶

勒藏多爾濟等部落內。將口糧牲畜。暫為支用。事定後。運內地緞疋茶葉。照價還給。策楞等相度機宜。妥協辦理。○又諭曰。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已俱命前往西路軍營。聽候調遣。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著授為叅贊大臣。尼瑪。授為內大臣。兼圖什墨勒。仍授為叅贊大臣。吞圖布。恩克博羅特。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策楞進兵之時。扎拉豐阿。達勒當阿。在額林哈畢爾噶駐劄。辦理軍務。尼瑪。著即在扎拉豐阿處管理臺站。稽察奸細。遇奏事時。叅贊大臣等俱著一體列名。○又諭據策楞奏稱。諾爾布琳沁。派出兵二十名。合之現在帶往兵丁。共計四千。足以剿滅阿巴噶斯。哈丹等。但聞阿巴噶斯等。遷往伊犁。現派索倫兵丁。前行哨探。大兵暫住烏魯木齊。候信辦理等語。阿巴噶斯。哈丹。聞我兵前進。而台吉諾爾布琳沁。又帶兵會合。聞風遠遁。遷往伊犁。情形屬實。

然伊等帶領戶口。勢必不能過行。若由徑路發兵堵截。必易擒獲。倘至伊犁後。賊勢會聚。轉來抗拒。亦未可定。應曉諭諾爾布琳沁等。阿巴噶斯。哈丹。雖畏威遠去。畧得安息。即將窺竊汝等游牧。須及時剿滅。以杜後患。如已入伊犁。毋庸過急。俟噶勒藏多爾濟等到時。會同前進。方為妥協。再策楞駐兵烏魯木齊。與回人游牧相近。或賊人暗生奸計。誘令回人等。不行換給官兵口糧。或借換給口糧之時。乘間擾亂。策楞應密行防範。至諾爾布琳沁等。宰桑台吉。感恩奮勉。派兵隨征。每兵著賞銀三兩。以示鼓勵。○湖南巡撫陳宏謀奏。前撫臣楊錫紱。奏准動庫銀十萬兩。買穀協濟鄰封。其時穀價平減。兩月來商販雲集。日漸昂貴。現於溢額穀內。奏動二十萬石碾米。運赴江南。各處倉穀。足供平糶。楊錫紱所奏。請暫停辦理。得旨嘉獎。○蠲免雲南劍川州。本年地震水陷損折常平倉米一千三百三



石有奇。○乙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緩決斬犯三人。絞犯一人。餘二十九人。勾。○幸圓明園。○諭大學士等曰。吉住等四案。朕案其情節。姑予免勾。爾等若誤會朕意。謂朕辦理官犯。概從寬典。各存姑息之見。此大不可。至順愛一犯。果罪在應勾。朕亦不以年老而廢國法。婦人之仁。朕不為也。爾等宜

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奏稱。聞西路大兵。一切俱已整備。於明歲草萌時再行進發等語。此奏甚屬錯誤。昨命達勒當阿。領兵前往西路。哈達哈留於北路駐劄。因北路地勢空曠。俱無游牧。不若西路之便。隨時可以進兵。屢經明白傳諭。計達勒當阿。領兵至西路時。噶勒藏多爾濟等。亦陸續可到。一切會同商酌。速奏膚功。方合機宜。現在冬令。進兵較難。人人所知。即爾等亦不

無所見。然愈遲緩。則賊黨愈固。賊力愈強。辦理更費周章。所謂兵貴神速者。此也。以冬令進兵為難。將軍大臣。尚因此退縮。何以鼓士氣而振戎行。即如台吉沙克都爾曼濟。宰桑鄂勒哲依等。伊部落與伊犁密邇。今伊犁信息未通。伊等尚奮往前進。若噶勒藏多爾濟之部落。業已保護。一聞此語。勢必退後。又將何以集事。此時惟馬匹極宜籌畫。策楞。扎拉。豐阿。玉保等。即仿照木蘭行圍時。向蒙古換

馬之法。通融辦理。以疲乏馬匹。換易肥壯馬匹。酌量給以緞疋銀兩。此項疲乏之馬。善為牧放。轉瞬即成臆壯。是不但無損於彼。而且大有裨益。噶勒藏多爾濟等部落馬匹。照此交易。諒無不欣然樂從。且今歲春間進兵。阿睦爾撒納。屢次陳奏。以迅速為善。瑪木特亦以為然。倘我兵緩行前進。真不出叛賊所料。而賊愈得以逞其負固抗拒之力矣。明歲進兵之言。西路軍營諸臣。並未陳奏。達勒當阿

等所奏。因北路已停止進兵。朕是以不行深究。若達勒當阿至西路時。亦出此言。必至搖惑軍心。所關非細。斷不姑貸。現在沙克都爾曼濟鄂勒哲依等。已至西路。如何商議進兵之處。策楞等速行奏聞。○又諭據策楞等奏諾爾布琳沁附近游牧等處。查出喀爾喀二百三十餘人。各台吉宰桑等情願資給口糧。送回原處等語。衆台吉宰桑等輸誠効順。將衆鄂拓克所有之喀爾喀查出給與口糧。送

回原處。辦理甚屬可嘉。著策楞酌量將緞疋茶葉賞給。以示鼓勵。再唐古忒。查出辦理臺站之察哈爾喀爾喀人等。即照策楞所奏。仍令辦理臺站。唐古忒亦著獎賞。○丙子。命刑部左侍郎秦蕙田充經筵講官。○以故四川松茂道屬阿思洞寨土千戶折加笑子阿雙。故建昌道屬煖載土千戶嶺崎居族姪嶺崇峻。各襲職。○丁丑。諭江蘇被災各屬。現已加恩賑卹。而例不給賑之在城無業貧民。當此

歉歲寒冬。餬口維艱。實堪憫惻。除准揚三處業據該鹽政普福奏稱。現據商捐煮賑外。其餘被災各屬。著交與尹繼善莊有恭。分別災地重輕。在於各城設廠煮賑。所需米石。照乾隆十八十九兩年之例。於截漕項下不給丁五米內動支。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加意經理。務俾窮黎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又諭。前據尹繼善等奏。請將上江之鳳。潁。泗。滁。和。下江之江。蘇。常。鎮。淮。揚。徐。等處被災地方。

驛馬草料。每日暫行加給二分。業經照請准行。其廬州府屬亦有被災之處。所有驛站草料。亦著一體加給。○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希魯古特台吉諾海奇齊克。呼爾瑞台吉薩喇勒。自伊犁前來告稱。阿睦爾撒納未至伊犁。彼地欲內附者甚衆等語。看來與阿逆黨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烏勒木濟敦。多克曼集。約蘇圖。克什木。圖布慎。錫克錫爾格。巴蘇泰等數人。即阿逆亦自知伊犁衆心

離散。疑懼未往。若於叛賊未至之前。速行進兵。衆必迎降。策楞此時。想已將阿巴噶斯。哈丹。部落。剿滅。賊衆自必畏懼。其馬匹。牲畜。分給兵衆。以益兵力。速即進兵。即可平定。噶勒藏。多爾濟等。陸續將到。策楞俟其到時。會合進兵。直入伊犁。固屬甚善。但時不可失。惟在相機辦理。毋庸過於拘泥。賊黨烏勒木濟等。罪不容誅。斷難寬貸。即前來投降。亦拏解來京治罪。其戶口人等。盡行剿滅。以示懲創。惟

伊犁附近。有喇嘛六千餘人。若一體辦理。不但失衆蒙古之心。其真偽亦無從區別。策楞務加體察。其實係聚衆黨惡者。即行誅戮。如係威逼相從。量從寬免。一切俱遵前旨辦理。諾海奇齊克薩喇勒。自伊犁前來。輸誠相告。甚屬可嘉。昨諾海奇齊克之弟。琿齊薩喇勒之兄。鄂勒椿。弟。洪郭爾等。入覲時。已施恩俱封為扎薩克台吉。今特加恩。封諾海奇齊克為公。薩喇勒為扎薩克頭等台吉。伊等果能

奮勉効力。朕必更加恩重賞。著策楞傳諭伊等知之。○以故廣西思恩府屬古零司土巡檢覃績成子廷璽襲職。○豁除山東新城縣不毛地四十畝科賦。○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前自北路脫出之索倫跟役布顏圖供稱。伊主遣往哈薩克。現被擒拏看守等語。當即傳諭達勒當阿等。訊問布顏圖確供具奏。並令將遣往哈薩克之侍衛德善等。暫行停止。今據策楞奏稱。自伊犁前來之呼爾瑞台吉薩

喇勒告稱。遣往哈薩克之侍衛達勇阿順德。訥帶領哈薩克使者。同至伊犁。哈薩克情願投順等語。看來哈薩克阿布賚。甚屬恭順。並無可疑。著哈達哈等傳諭德善等。仍遵前旨。前往哈薩克。並將布顏圖從前所供。果否實情。審明具奏。○以故奉恩將軍昂阿圖子經寧襲爵。○豁除廣東豐順縣原興坑鐵鑪一座額銀。○己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北路進兵。令丹津在哨探隊行走。今已暫行停止。丹津在軍前無事。著遣回游牧。令其休息。伊游牧距軍營甚近。有事即可調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今年自軍營回來。未得休息。亦著遣回游牧。俟有遣用時。再行降旨。○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河內縣民李建功妻陳氏。○庚辰。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營文報。關係緊要。須特派大員督率稽查。方無玩誤。直隸著派永寧。山西著派富尼漢。陝西著派武忱。甘肅著派明德。各於所轄境地。沿途往來督察。如有稽延。惟伊等是問。○諭軍機大臣等。定長奏請揀發人員一摺。內稱知府懸缺。委用乏人。請勅部揀發等語。各省距京路遠。或以差委需人。奏請揀發。不過同知以下等官。至於知府。遇有缺出。經該部請旨。朕俱親加酌用。從無揀發之理。定長何得違例奏請。已於摺內

批示。著將此旨通行傳諭各省督撫知之。○又諭據玉保奏。伊犁逃出喀爾喀馬甲諾哈圖。所稟伊犁情形。班第尚在。亦未可定。策楞至伊犁加意訪獲。即傳旨曉諭。伊雖一時惜。為賊所欺。但向來頗著勞績。令其來京。尚有問伊現在情形之處。再薩喇勒若在。仍令為右副將軍。領兵擒拏阿逆。其右副將軍印。現在扎拉豐阿掌管。薩喇勒著以將軍銜進兵。至逃出之喀爾喀馬甲諾哈圖。著賞銀二十兩。留於伊犁効力行走。嗣後有似此者。均照此例賞給。著傳諭策楞等知之。○又諭。前自伊犁脫出人等。雖稱薩喇勒被錫克錫爾格擒獲。但非親見。適據策楞奏到。諾海奇齊克等告稱。並未見送往伊犁。則薩喇勒果否被擒。尚無實據。但伊與將軍等同在伊犁辦事。而惟伊脫逃。或自覺無顏與策楞相見。潛身遠避。亦未可定。策楞進兵後。加意訪訪。尋獲時。即傳旨曉諭。伊係受恩深重之人。雖以

脫逃負罪。然能帶兵擒獲阿逆。即可自蓋前愆。已有旨令其仍掌定邊右副將軍印。一同進兵。惟宜益加奮勉。効力贖罪。俟尋獲時。策楞即速行奏聞。○又諭前慮阿逆逃竄。或投入回人部落。因派納噶察往阿克蘇城等處傳旨擒拏。今據諾海奇齊克等告稱。阿逆尚在博囉塔拉地方居住。著納噶察前至巴里坤偵探。如阿逆未往伊犁。而策楞已剿滅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由彼處直進伊犁。堵截叛賊投回之路。則納噶察不必前往回部。即往策楞處協同辦事。其侍衛哈清阿。默德庫。聽候策楞調遣。官長保將彼處情形詳悉問明。回京陳奏。若策楞雖已剿滅阿巴噶斯等。尚候噶勒藏多爾濟等未入伊犁。而阿睦爾撒納已經往據。納噶察等應仍往回部。遵照前旨辦理。○又諭現在調撥陝甘山西各鎮協標營馬匹。陸續解赴軍營。所有營伍驛站原設額馬。關係緊要。未便日久懸缺。自應及時

設法購補足數。近據方觀承等奏稱。各營摘缺之馬。速為購補。其已補若干。未經奏明。著傳諭該督撫。將軍。提鎮等。將所屬營驛先後摘缺馬匹。已經陸續購補若干。即速查明。自行具奏。嗣後並著每月奏聞一次。○軍機大臣等奏。理藩院尚書納延泰詢問達瓦齊據達瓦齊稟稱。我係俘囚。蒙恩不加誅。捐糜頂踵。不足報効。聞阿睦爾撒納逃竄。恨不能身擒。擬寄信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庫本諾雅特台吉諾爾布等。令協力擒獻等語。求臣等代奏報聞。○以故雲南楚雄縣土縣丞楊世勲子天澤襲職。○豁免安徽懷遠縣雍正八。九。十一年。捏報開墾田地六十一頃四十五畝。有奇額賦。○辛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向來滿洲名氏。惟取清話之與漢字對音者。書寫漢字。不得依附漢姓。故意牽混。從前屢次曉諭。上年因蒙古有以

甘珠露命名者。復經降旨訓飭。并諭吏兵二部。旗員中凡有似此者。令悉行改正。乃今日兵部進呈本內。有喀爾吉善題調都司之何督一員。朕初意其為漢人。及閱該員履歷。則係鑲黃旗滿洲人。伊既係滿洲出身。或和或赫。何字不可書寫。乃必牽混漢姓。此種陋習。斷不可長。著再通行曉諭。嗣後倘有仍前混寫者。必當重懲其罪。和督著送部引見。○命編修朱佩蓮。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懷來縣民顧文銓妻徐氏。浙江德清縣民錢應其妻費氏。江西南城縣生員邱維邠妻黃氏。山東益都縣民管鳳苞妻周氏。○贈故雲南開化鎮總兵官呂九如加一級。予祭葬如例。○緩徵陝西榆林懷遠。定邊。靖邊。吳堡等五縣。本年霜災地丁錢糧。○壬午。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行禮。○奉

皇太后詣

壽皇殿行禮。○雲貴總督愛必達。署雲南巡撫。郭一裕奏。滇省東川府。承運昭通一路京銅。設七站。查大水塘站。泉涸。傍嶺路衝刷。現於附近硝廠河。修道移站。報聞。○調安徽巡撫鄂樂舜。為山東巡撫。以安徽布政使高晉。為安徽巡撫。原任杭州織造托庸。為安徽布政使。兼管江寧織造事務。○調廣州將軍錫特庫。為巴里坤駐防都統。以戶部侍郎李侍堯。署理廣州將軍。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五福。為戶部右侍郎。草任漕運總督蘊著。為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癸未。諭。前因準噶爾夷部。數年以來。篡奪頻仍。所屬諸部。率來內嚮。接踵而至。朕為天下共主。既不忍拒而不納。將為之經理游牧。即因其地處之。為長久計。而兩朝未竟之緒。亦乘此事機。一勞永逸。此用兵

之本意也。至達瓦齊之立為台吉。不過外夷自相篡竊。原可不必聲罪致討。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但以達瓦齊進貢請安。尚居然以噶爾丹策零自處。是以降勅切責。旋復遣使叩關。情詞恭順。則大軍已入其境。未得至京。將軍等取其書奏之。及王師進取伊犁。伊畏避逃竄。亦情理所有。是達瓦齊原無獲罪於天朝之處。伊之殘酷暴虐。亦皆出於阿睦爾撒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一庸憊可憫之人耳。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往。實不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膈本懷。非由飾說。古者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封為親王。賜第京師。奉朝請。朕撫馭萬國。一秉大公。仁育義正。惟聽人之自取。可將此宣示達瓦齊。並曉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朕已將達瓦齊宥罪施恩。封為親王。賜第京師。帶領伊子居住。伊舊日屬人。著查出四五十戶。令其來京役使。

實錄卷五十四

五

並著策楞曉諭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及準噶爾人衆。從前進兵擒拏達瓦齊。止因阿睦爾撒納。愬其暴戾無狀。凌虐準夷。朕軫念羣生。拯救水火。是以聲罪致討。今拏解來京。乃一庸愚無用之人。即伊種種虐行。其初亦皆係阿睦爾撒納從中相助。非伊一人之罪。且達瓦齊原係綽羅斯台吉。朕憐憫其愚。備藩京邸。斷不令回至游牧。現在達瓦齊感戴朕恩。思圖報効。繕寫書信。寄伊親信之庫本諾雅特台吉諾爾布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約蘇圖車凌多爾濟等。令其協擒阿逆。以彰國法。具見誠悃。著策楞即行轉交。仍將伊等接到達瓦齊書信後。言語情形。速行奏聞。並傳諭納木扎勒舒明等。將用兵準夷。及加恩達瓦齊之處。宣諭車凌齊木庫爾等知之。○命傳諭庫本諾雅特台吉諾爾布曰。前將軍大臣等。戡定準夷。汝即望風歸順。回心向化。已傳旨令汝前來入覲。俟汝到時。廣

實錄卷五十四

五



示鴻恩。後因阿睦爾撒納負恩逃竄。中途間隔。今朕已施恩達瓦齊。備藩京師。伊感激朕恩。思圖報効。因汝從前有搶擄阿睦爾撒納游牧之事。義切同仇。達瓦齊又素知汝之為人。不與叛賊為黨。奏請寄書於汝。汝能奮勉効力。協助大兵。擒拏叛賊。朕必重加恩賞。○又諭。據扎拉豐阿奏稱。准策楞咨。將現在所到馬匹二千。趕赴軍營。俟陸續解到馬匹後。無論兵丁多寡。隨即繼進策應等語。辦理馬匹。固屬緊要。但策楞以輕兵深入額林哈畢爾噶。勦殺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扎拉豐阿能即將現在所有兵丁。迅速前進。會同辦理。尤為合宜。若俟各處馬匹催齊。然後進發。則已緩不及事。此旨到日。量扎拉豐阿業已領兵繼進。如至彼處。策楞又往前行。扎拉豐阿即駐劄額林哈畢爾噶。以作聲援。並加意督催臺站稽察文報。將此詳悉傳諭知之。○甲申。軍機大臣等議覆署安西提督治大雄奏

實錄卷五百

三

稱。遵旨調派安西兵。駐防巴里坤。應否照哈密防兵例。酌給行裝等語。查九月內。治大雄奏報調派綠營官兵。續經停止。現在防兵。奉旨即於原派安西兵內酌撥。由安西至巴里坤路近。且係暫防。非哈密駐防三年更換可比。應減半給與從之。

實錄卷五百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一月乙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嘉貴妃薨。諭曰。欽奉

皇太后懿旨。

嘉貴妃患病薨逝。著追封皇貴妃。欽此。一切

喪儀。該衙門察例敬謹舉行。○又諭曰。欽奉

皇太后懿旨。本年冬至次日。著停止行禮。○諭

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鄂齊爾圖等所供。都

噶爾。克什木。敦多克。曼集。巴蘇泰等。竊據伊

犁。肆行擾害。情罪可惡。策楞帶兵進剿。務期

斬獲。倘就擒時。即派幹員解送來京治罪。妻

孥悉行誅戮。其喀爾喀王貝勒等。隨將軍等

駐劄伊犁者尚多。策楞訪問查出。即明白傳

旨曉諭。伊等猝遇寇賊。兵少受困。朕心甚為

軫念。今大兵已抵伊犁。即令伊等各回游牧

休息。以示體卹。至所奏剿滅阿巴噶斯後。即

帶兵速赴伊犁。辦理固屬奮往。但不可不慎

重。仍遵前旨偵探。阿逆如已據伊犁。候噶勒

藏多爾濟到時。會合前進。方為妥協。○又諭

軍行糧餉。甚屬緊要。遊擊王國士。乃派委解

糧之員。半月止行數臺。任意玩誤。著革職治

罪。道員王守坤。訛傳官兵等在烏爾圖布拉

克地方。守候糧餉。以致解送遲誤。著一併交

與和起等。審明定擬具奏。○戶部議准。漕運

總督瑚寶奏。稱湖州幫額運白糧。每船僅六

七百石。額輕經費少。幫丁疲困。請裁船五隻。

可節省三修料價。并使運費稍裕。從之。○丙

戊冊諡

嘉貴妃為

淑嘉皇貴妃○諭軍機大臣等主守坤現因遲候軍糧交和起等質訊永貴在北路軍營辦理糧餉尚屬踴勉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署理臨洮道速往巴里坤辦理糧餉其烏里雅蘇台糧運事務著蘇章阿溫福辦理○又諭前已降旨授富德為叅贊大臣駐劄額林哈畢爾噶協同扎拉豐阿辦事富德前在北路管理臺站甚屬妥協今西路具奏事件失之遲緩想因臺站新設未諳馳遞而新附之額魯特等或未能奮往効力富德應加意督率並酌賞銀兩茶葉以示鼓勵○署陝甘總督方觀承奏臨洮道王守坤已經叅革其印信令幫辦糧務之涼州府知府圖桑阿護理哈密糧務現令安西道文綏協同辦理巴里坤糧務請令安西糧道成德前往專辦得旨好多多益善也○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丁亥諭現在西路軍營糧餉馬駝需員經理除該督撫等現經委派各員外著再派潼商道薩瀚涼莊道來朝前赴肅州及安西哈密等處聽候該督等差委分辦至巴里坤軍營委用將弁亦尚需人著派副將滿祿際泰叅將青海邁思漢遊擊堆齊富明阿前赴巴里坤聽候和起豆斌等委辦軍務○諭軍機大臣等軍營糧餉關係緊要理應加意辦理何以遊擊王國士派委運糧半月僅行六臺必係僅派綠旗兵丁運送以致如此玩誤和起等辦理甚屬錯謬現在滿洲及索倫察哈爾兵丁調集巴里坤若交伊等運送不但行走迅速且於運糧之便直抵軍營一舉兩得況達什達瓦人衆此際已應至巴里坤附近地方伊等善於行走又熟悉路徑將伊等選派數百名酌給糧石與滿洲索

倫等兵丁同運。更為有益。此皆和起等應行籌辦之事。乃並未籌及。所司何事。著傳諭吳達善和起。豆斌等。遵旨悉心辦理。○又諭從前平定伊犁時。投誠之台吉宰桑等。班第等。若能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則新附之人。傾心悅服。遇事無不陳告。不但地方情形。人情向背。皆可周知。即伊等可信與否。亦得以灼見。聞班第在彼。惟辦理陳奏事件。不與伊等接見。又與鄂容安意見不睦。以致為賊所困。今策楞前往。當以前事為鑒。遇沿途投誠額魯特等。即與接見。庶可以通其情而資其力。將軍大臣。惟在集思廣益。寧輯邊疆。方為無負任使。若陳奏事件。自有司員承辦。即稍有遲誤。亦屬可原。至在事大臣等。俱係朕信用之人。理應和衷共濟。屏除一切意見。為國家効力宣猷。設彼此互生猜疑。不特於公事無益。寧不貽笑於額魯特耶。即如現往軍營之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

尼瑪等。雖係新降之人。既同在一處。亦應虛衷商酌。使伊等各抒所見。以期集事。策楞前在伊犁。目擊班第等情形。此時務宜遵旨悉心妥辦。毋蹈前轍。再前遣尼瑪。駐額林哈畢爾噶。查辦臺站。今伊抵巴里坤。領兵前進。奮往可嘉。寄到佩用荷包。及鼻烟壺二件。著傳旨頒賜。尼瑪不必駐劄額林哈畢爾噶。即同策楞領兵前進。其所派管理臺站事務。策楞於所知台吉或噶勒藏多爾濟屬下宰桑內。選派一二員。隨同富德管理。○又諭扎拉豐阿奏稱。達什達瓦部落人眾。請移至扎布堪安插等語。前已降旨。令伊等暫住巴里坤附近地方。俟明年另籌游牧。且達什達瓦屬人。正擬選派出兵。若將丁壯選派。遷其妻孥於扎布堪。冬季行走勞頓。即至彼處。亦仍須籌辦養贍。今據達什達瓦之妻告稱。伊等屬人內。可揀選兵丁八百名。應即行選派。遣赴軍營。進兵人眾。已有口糧。不須另給。其餘人等

應如何賞給接濟之處。著於現運糧石。及存貯茶餉內。酌量辦理。一面奏聞。一面賞給。達什達瓦屬人。既可選派八百名。而和起。豆斌等。但因前議。派涼州。莊浪兵四百名。今即將此項兵丁所辦行裝。給達什達瓦屬人。以抵其數。辦理亦屬拘泥。應先派四百名起程。嗣後或四百名。或三百名。俟馬匹到日。再行續進。至涼州。莊浪兵丁。不必遣往。伊等到彼。亦屬無益。著即行遣回。軍營正需馬匹之時。不必辦給馬匹。酌給車價。令其行走。其薩喇勒之子玉魯斯。兄喇嘛羅布藏。即著由歸化城送往察哈爾游牧完聚。再所奏布庫努特九十餘戶。如係策楞近日收服之衆。應行分賞軍營効力官員。若係歸順前來之人。俟散秩大臣吞圖布到時。令其酌量選派。帶往軍營効力。餘亦照達什達瓦屬人安插。○四川總督開泰。西川提督岳鍾璜等奏。據千總溫欽。帶領德爾格。孔撒麻書。章谷。工卻。三朱竹窩。

各土司所差頭人赴省齋呈夷稟。具謝從前孔麻交攻。經委員剖斷。請給執照。并來省路照。臣等會同查明。諭令各守疆土。毋得交爭。給照獎賞。飭即回巢報聞。○戊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己丑冬至祀  
天於  
圜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詰

皇太后宮問安。○吉林將軍傅森疏報。拉林阿勒楚喀秋糧歉收。請將該處千戶滿洲。應繳分年帶還倉糧二千石。展限一年完納。兵丁匠役。水手。千戶滿洲。本年借給接濟倉糧四千六百二十六石。展限三年完納。得旨。照所奏行。○庚寅。叅贊大臣達勒當阿等奏。親王成袞扎布等。追勦包沁叛衆。至烏隴古之扎克鄂博地方。將肯哲顏達什。色雅爾圖薩喀及伊等妻孥。盡行勦滅。計殺三百餘人。俘四百餘口。効力人員。請交部議敘。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荷澤縣民張端女張氏。○辛卯。

上詰

皇太后宮問安。○諭。本年江浙地方。間有歉收處所。截漕備賑。并蠲緩改折。所有應行減歇丁船。例支一半月糧。但念該處現被水災。米價稍昂。幫丁餬口。不無拮据。著加恩於應支

一半月糧之外。再行賞給二分。以示體卹。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勦滅包沁叛衆。二等侍衛奇徹布。甚屬奮勉。著加恩授為頭等侍衛。並賞銀一百兩。令其前往西路軍營効力。○又諭。據扎拉豐阿奏稱。甘州肅州。送到馬匹內。臆瘦不堪乘騎。仍行解回者甚多。現在所收馬匹。臆亦不過四分等語。此項送往馬匹。俱係各營餵養備用。何至疲瘦若此之多。即堪用者。亦不能肥壯。甘州肅州。離巴里坤甚近。現已若此。路遠更何以堪。策楞領兵前進。為時已久。續進官兵。刻不容緩。乃馬匹竟不能應用。此皆各營平日不盡心餵養。及解送人員怠忽所致。著方觀承。吳達善。嚴查叅奏外。仍將此項解回馬匹。照數選擇補送。其續解各處馬匹。亦著作速送赴巴里坤應用。毋得少有遲誤。再解回馬匹。若回至各原處。必多倒斃。或於安西等處地方。就近餵養。並著方觀承酌量辦理。○壬辰。諭

曰吳達善叅奏據安西同知佟祿揭報安西衛千總于銓經支馬蓮井站草束運送遲延不敷供應。柳溝衛守備江永清經支東長流水站草束不能豫先籌備裏帶貽誤供支。請將該二員革職審究。同知佟祿一併附叅交部察議等語。軍行糧草關係緊要。非尋常遲誤可比。江永清于銓即應革職拏問。佟祿有統轄督催之責。僅予察議未足蔽辜。應交部嚴加議處。該撫所請殊不知事理重輕。且該撫專司往來催趲。乃一任員弁等稽遲貽誤。伊所司何事。何得僅以查叅塞責。吳達善著一併交部嚴加察議。○癸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錢維城奏高寶一帶屢被水災似宜疏濬下河使之入海。惟七。八。九。月潮大之時海水高於內地。若開芒稻口使之入江江海分流勢必易退一摺。下河水利工程從前屢經傳諭該督等悉

心籌畫。總因外海水高下河地勢低窪。縱加挑濬亦不能暢流無滯。經該督等奏請停修。今錢維城既有此奏該處情形應否如此辦理興修之後果於民居田廬永有裨益著將此摺鈔寄尹繼善富勒赫確勘情形據實具奏。以陝西延綏鎮總兵傅魁甘肅涼州鎮總兵張接天對調。○甲午。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靜怡軒重華宮侍宴。○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奏噶勒雜特得木齊丹畢率屬人一百十二戶來降。移至扎布堪安插。今管轄扎哈沁協理台吉車凌旺舒克就近管轄。報聞。○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今年山東州縣間有被災處所。業經加恩賑卹。其被災地畝民欠錢糧。已降旨緩徵。惟是毗連災地之村莊。雖勘不成災。而收成究屬歉薄。若照常催徵。民力未免拮据。著將濟寧、蘭山、郯城、利津等四州縣毗連災地處所民欠新舊錢糧倉穀及牛具籽種銀兩俱加恩暫行停緩。俟明年麥熟後再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奏。巴雅爾和通鄂勤稟稱至額林哈畢爾噶時。與將軍大臣等公同商議。或即刻進兵。或豫先致信額琳沁。令其擒拏阿逆等語。巴雅爾和通鄂勤所見甚是。伊等至額林哈畢爾噶時。與策楞商議。即作書寄發。但致書中不可將巴雅爾封汗之處提出。何則。巴雅爾入覲之時。內地官爵次序朕已曉諭。汗之與王。所去不過一階。自王晉封。即封汗耳。彼此無所統轄也。然巴雅爾雖知

其故而此等未曾入覲之人。皆未得知。必將以汗之於王有統轄之尊。妄啟疑慮。反致於事無益。故書內不可提出。所差之人亦宜嚴飭無泄。再右副將軍印信著留於巴里坤。交與達勒當阿。俟趕上扎拉豐阿時。即移交扎拉豐阿。著傳諭富德知之。○又諭據烏勒登奏到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陳奏托忒字本章。命達瓦齊閱看。據稱由閩勒奇博羅布爾噶蘇珠勒都斯進兵。山嶺皆大。此三處內惟珠勒都斯地方空虛。並無阻攔。可寄知策楞拏獲哈丹。阿巴噶斯後。阿睦爾撒納若不伊犁。不論如何進發皆可。若在伊犁。我兵整頓之後。與噶勒藏多爾濟等衆台吉。鄂勒哲依等衆宰桑。公同商議。果由珠勒都斯進發妥便。即由彼進發。直抵伊犁。但不可令賊偵知設備。仍揚言由博羅布爾噶蘇前進。將無關輕重之兵。虛作聲勢。令其力分於彼。我之大兵。掩其不備。尤易成功。可否如此辦理。

之處策楞等惟宜相度機宜亦不必拘泥諭旨○又諭據烏勒登奏到鄂勒哲依等陳奏托忒字本章相度目前情形所見甚是其感激朕恩實心奮勉朕甚嘉予至由珠勒都斯進兵宜如何相機辦理之處俟趕上策楞公同商議惟期於事有益現在策楞帶兵二千有餘巴里坤尚有兵數千馬匹齊備即可陸續進發前已降旨策楞令其勦辦哈丹阿巴噶斯後等候噶勒藏多爾濟今噶勒藏多爾濟等衆台吉鄂勒哲依等衆宰桑不日即到額林哈畢爾噶衆台吉聚其鄂拓克兵整頓駝馬一同進發聲勢尤大且額魯特俱為朕之臣僕尚不專資內地兵力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現在俱為叅贊大臣領隊大臣惟宜竭力聚兵迅速成功以期仰邀渥澤可寄信烏勒登傳諭鄂勒哲依知之○丙申諭據方觀承奏遊擊鍾世俊守備色爾敏接收軍營換留馬一千九百七十匹沿途並不加

意牧放以至倒斃一千八百四十餘匹怠忽已極等語鍾世俊色爾敏均著革職拏問治罪至所稱軍營換回馬匹前據治大雄劉統勲等奏明四千有零何以該弁等所領僅止一千九百餘匹是治大雄等並未查明實數冒昧具奏並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曰方觀承奏遊擊鍾世俊摺內據鍾世俊供稱此項馬匹係索倫察哈爾等兵丁自伊犁騎回又經進接永常騎往克什圖往返疲乏等語該弁等收領馬匹如果不盡心牧放以致倒斃如此之多自屬罪無可逭若實係回自伊犁又復騎往克什圖勞傷已極與有意怠忽者有間且其咎在責令收領之人而該弁等承委辦理勢非由已情尚可原著方觀承等將實在情由查覈具奏候朕酌量降旨○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諾爾布林沁遣人告稱伊父噶勒藏多爾濟所遣宰桑車木布已抵游牧一切進兵事宜現候將軍



扎拉豐阿。叅贊大臣玉保等到時。前來會商。並未領兵來見等語。諾爾布琳沁。尚未知策楞已授為將軍。是以專候扎拉豐阿等到時商議。朕前因策楞與永常觀望不前。是以革職。今策楞自知前謫。奮勉効力。仍復加恩錄用。著將此傳諭諾爾布琳沁等。令其聽候調遣。至玉保原係在軍營行走之人。稔知彼處事宜。及額魯特等情形。著即馳赴軍營。於一切事務。悉心籌畫。如有所見。即與策楞商議。斟酌辦理。毋得稍存退諉。倘各執意見。或至阻撓事機。自不能逃朕洞鑒。○又諭。前阿逆搶據臺站時。諾爾布琳沁。頗知大義。擊敗阿巴噶斯。哈丹等。朕加恩封為郡王。後又帶兵協助將軍。勦滅布庫努特。曾降旨嘉獎。近又集聚屬下兵丁。與將軍策楞。約於烏魯木齊會合。乃策楞使人督催諾爾布琳沁。伊遵照伊父所遣宰桑之言。靜候將軍扎拉豐阿等到時。始發兵來會。前因策楞與永常辦理未

善。朕將伊革職治罪。諾爾布琳沁未知策楞復任將軍。遲疑未赴。亦情理之常。但策楞自帶兵進發。奮勉行走。諸事悉合機宜。著富德傳旨曉諭。噶勒藏多爾濟。此時伊若已抵軍營。一切調取兵馬。商辦事務。協助策楞。斟酌妥協。若尚未至軍營。著即寄信與伊子諾爾布琳沁。聽候將軍策楞調遣。不可稍涉觀望。○又諭。據扎拉豐阿奏稱。接奉授定邊右副將軍之旨。現在緩行。候達勒當阿交印後。再行前進等語。扎拉豐阿此奏。殊屬錯謬。策楞帶兵進發。為時已久。兵力亦復不多。亟宜帶兵續進。互相策應。扎拉豐阿身荷重任。宜即奮勇効力。迅奏膚功。乃稱候印緩行。殊不識事理輕重。達勒當阿帶兵行走。到期未可豫定。著即傳諭扎拉豐阿。馳赴策楞處。協同辦理。如策楞徑往伊犁。扎拉豐阿仍遵前旨。駐劄額林哈畢爾噶辦事。○又諭。據策楞奏。咨催和起。豆斌等。將應補給兵丁馬匹。及甘州

肅州續到馬匹。即速解赴軍營。現在尚未解到等語。策楞帶兵進發。全恃馬力。和起、豆斌。理應上緊辦理。凡解到巴里坤馬匹。自宜隨到隨解。俾策楞等不至有誤軍行。今屢次咨催。尚未解送。和起等不過以策楞係得罪之人。即不遵照調遣。無甚關係。策楞現辦理將軍事務。伊等何得不遵照辦理。有意延緩。著和起、豆斌。明白回奏。○又諭據舒明奏稱。貝勒色布騰。遵旨帶二十餘人。馳赴軍營等語。

色布騰自投誠以來。奮勉効力。春間進兵。頗著勞績。今一聞朕旨。即帶兵馳赴軍前。急公任事。誠可嘉予。著賞給郡王品級。若能更立殊勲。朕當加以重賞。現在擒拏叛賊。俱由西路進兵。北路尚無所事。惟今年收服之汗哈屯烏梁海等。及陸續來降之輝特人衆。其中尚不可全信。應加防範。著色布騰留心查察。不必宣露。再色布騰抵軍營後。協同哈達哈等辦事。並無馳驅之處。其戶口俱著帶往居

住。所有陳奏事件。准其列名在桑寨多爾濟成衮扎布之後。雅爾哈善之前。○侍郎舒明奏。輝特台吉達瑪林。帶領屬人六十餘戶。尋杜爾伯特汗車凌同居。應編入佐領。請加恩封授職銜。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汗車凌之婿台吉達瑪林。率衆來歸。著照所請。歸於車凌游牧同居。達瑪林著加恩封為扎薩克台吉。加賞緞六疋。并著舒明查明伊戶口內。如須賞給口糧。即奏聞賞給。戊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軍機大臣等奏。現在西路進兵。馬應多備。查綏遠城右衛。滿洲官員兵丁。實拴馬共七千八百餘匹。請選馬數千匹。解送寧夏等處。暫補營馬缺額。收槽餵養。再由彼處解往肅州。途中不致疲乏。就近亦可調遣。其綏遠城右衛應補馬。即將郝善哈寧阿。帶領撤回兵馬一千七百匹充補。餘令採買足額。從之。○軍機大臣等議覆倉場侍郎雙

慶奏京倉收貯黑豆。積五十餘萬石。請照乾隆十八年例。以豆代粟。抵放俸米。并令在京各官。按照品級承買關支。於廉俸項內扣價。其成色稍低者。分給五城。照時價酌減平糶。應如所請。從之。○命編修沈斌。以原銜署日講起居注官。○已亥。諭曰。哈達哈現在出差。所有光祿寺事務。著戶部侍郎五福暫行兼管。○諭軍機大臣等。軍營進剿官兵。所需口糧。甚關緊要。其新到巴里坤之人。亦需接濟。

平定縣志

卷五

現在運送遲滯。不能應用。著方觀承等速將應需各項。現已辦齊者。催趲前進。此後亦著隨到隨運。一面辦理。一面將運赴之數奏聞。○又諭據和起等奏。自伊犁前來之喀爾喀台吉。普爾普車凌屬人。索隆達爾嘉等。請回至原游牧居住等語。從前將軍班第。曾將普爾普車凌稟請。回至原游牧居住之處。奏聞。經朕降旨俞允。今索隆達爾嘉等。即其屬人也。此時普爾普車凌。如親身投來。著和起等

即傳旨慰諭。伊等原係喀爾喀部落。久羈異域。今欲思歸舊地。情甚堪憫。著加恩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管轄屬人。准其歸於舊游牧地方。會合親族同居。但正值冬令嚴寒。暫令居住巴里坤地方。俟明年春草發生。再行遷移。至此等遠來之人。自應接濟口糧。和起等以現在巴里坤正辦理官兵糧餉。不為接濟。坐視其困。設伊等因無口糧。或致盜竊。寧不滋生事端。即巴里坤不能辦給。現在哈密存

平定縣志

卷五

貯米糧茶葉甚多。相離不遠。令伊等自備馬駝。前往馱載。未始不可。和起等全無籌畫。惟一奏了事。著飭行。已傳諭方觀承等速將糧餉運赴巴里坤。著和起等查明此等戶口。今冬應須賞給口糧若干。即遵旨辦理。○又諭據哈達哈等奏。遣往哨探之蒙古勒岱。遇宰桑都噶爾屬人多爾濟戶口。現在帶回等語。多爾濟等。既係都噶爾屬人。無庸內移。或於扎哈沁游牧。或另擇地方。給與游牧居住。仍

向伊等曉諭。現在伊等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等。已加恩授為大臣。効力軍前。候擒獲逆賊時。仍遣回原游牧居住。伊等為包沁人。搶掠著酌量賞賜茶葉。或給與口糧。以資接濟。並行文策楞傳諭哈薩克錫喇。都噶爾等知之。再扎木禪帶兵往尋伊祖瑪木特。未遇而回。著哈達哈等遣人曉諭瑪木特之妻。令其安心居住。毋庸過慮。瑪木特係準噶爾舊人。熟悉地方情形。必不至於圍困。現在大兵進發。伊聞信自當迎出。倘有不虞。必以伊孫扎木禪承襲官爵。從重加恩。並令扎木禪小心奉侍。善於寬慰。哈達哈仍不時遣人往視給與食物。以示體卹。○工部議准。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張若震奏稱。荊州府屬江陵監利二縣。濱江田廬。全賴隄垸保障。該二縣地方遼闊。均止縣丞一員。隄務難周。應分員督辦。所有江陵縣隄工。請自松滋縣上古牆一帶。令虎渡司巡檢管理。襄江直路一帶。令潭

灣司巡檢管理。其荊江北岸等處。仍歸縣丞管理。監利縣隄工。自北大興垸起。至永豐垸。令分鹽司巡檢管理。自蓮臺垸起。至古老垸。令朱家河巡檢管理。從之。○是月。陞授安徽按察使徐垣。奏請聖訓。並請陛見。得旨。不必來。且赴新任。至汝原能事之人。莫用聰明。一切務實。則可勝任。而永受恩顧。勉之。○浙江巡撫周人驥奏。茶商金臺代伊堂兄金文淳著賠承修直隸城工銀兩。全數繳清。感激天恩。免其革退茶商。願將茶行節省銀。每年繳一千四百兩充公。請准解交藩庫。得旨。此誤矣。弟為兄贖罪可耳。豈有伊應得之餘息。而無故勒令歸公之理。○署湖廣總督碩色奏。遵旨酌議陞任湖南巡撫楊錫紱。奏請苗疆山木。聽商民砍買一摺。查湖南苗疆。如辰州府屬之乾州。鳳凰。永綏。三廳。永順府屬之永順。保靖。龍山。桑植。四縣。寶慶府之長安廳。俱係新疆。樹木叢多。通商砍伐。便耕種。亦可化

險為夷。請嗣後苗地山木。願招商砍伐者。令商人於本籍地方官呈明銀兩數目。商賈人夫年貌。給照至苗疆驗放。人數不得過四十。出入以三月為限。并令該管苗目等查覈得旨。如所議行。仍當令地方有司。實心稽察。毋致滋事。○廣東提督胡貴奏。臣有統轄全省水師之責。本標五營。皆屬陸路。倘有緊要差遣。及出海巡察。外營水師。非素習親信之人。請於親標五營內。營各挑兵二名。為一班。撥千把。外委二員管束。令大鵬。平海二營將備。帶領出洋教練。輪班撥換。使陸營兵亦曉水務。得旨嘉獎。○貴州巡撫定長奏。黔省錢局。搭放俸餉。每年小建曠缺。例有扣存錢。現存十四萬九千六百餘串。久積易朽。請於俸餉內加減搭放。得旨嘉獎。

平定縣志卷之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一

實錄卷之五百一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二月庚子朔諭據方觀

承奏解到肅州挑存膳欠馬匹及撥補肅州鎮缺額馬匹急須飼餵充用惟所支草豆折價現不敷採買請按馬借銀三兩分季扣還等語此項餵養馬匹係籌備軍需之用折價既屬不敷著即加恩賞給不必扣還但或因此而承餉之員轉思從中侵蝕貽誤軍需情罪尤不可恕著黃廷桂於到肅之日留心查覈如有前弊即嚴叅治罪○辛丑諭今年浙江所屬地方偶被偏災之處前經降旨銀米

兼賑并加恩每米一石加銀二錢以資買食其安徽一省雖據鄂樂舜奏稱十月十一月內先後本折兼賑民情寧帖現在已經放給本色等語但該地既已被災嗣後如有給放折色之處應照江浙省之例每石加給折價銀二錢俾小民得沾實惠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雷鉉奏紹杭嘉湖四府被災情形一摺詞意隱躍或因該地方官查報災地不無諱匿承辦賑務未能普遍且於朱貴之時催漕過當民情不免拮据均未可定該督撫何以未經詳悉奏聞著傳諭喀爾吉善周人驥將該處實在辦賑情形是否妥協據實確查速奏毋得稍有粉飾尋奏四府報災並無諱匿散賑周徧輸納漕糧亦無地方官催迫情事報聞○又諭此次大兵俱由西路進發巴里坤地方辦理馬匹口糧催督臺站及管轄達什達瓦等屬人並厄魯特新降人眾俱屬緊要現在巴里坤辦事大員豆

斌既係漢人。和起亦未諳事。北路現在無事。著兆惠速赴西路。毋庸帶領兵丁。輕騎前往。駐劄巴里坤辦事。前命富德管理臺站。現駐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僅能管理彼處。其自巴里坤至額林哈畢爾噶臺站事務。並交兆惠管理。從前和起等不計事之緩急。概行驛遞。經朕降旨申飭。伊等接旨後。并將應奏之事。亦俱遲緩。兆惠到日。應斟酌事務。分別辦理。不得過於拘泥。其北路臺站事務。經富德、兆

惠等辦有成規。著阿思哈接辦。○戶部議准。江蘇巡撫莊有恭奏稱。宿遷縣駱馬湖水。沉地租銀四十二兩零。向分別河灘。於額徵銀數內徵解。查此地涸漲不常。請從乾隆二十年起。歸入冬勘。有涸徵收。無則請免。從之。壬寅。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台柱奏報永常在臨潼病故一摺。甚不明晰。該撫既據叅領

等稟報。即應親往看視。乃僅以奏聞了事。糊塗已極。永常係領兵大臣。貽誤軍務。將來掣到之日。法在必伸。非尋常要犯可北。乃竟猝然報故。其中必有別情。已經降旨著阿里衮馳驛前往。詳加相驗。所有押解來京之叅領阿三泰、著革職。拏問。交阿里衮帶回。滿兵四名。著乾清門侍衛前後隔別。拏解來京。其自西安管押之叅將羅佳雄、守備李瑾。并知縣伍錦。談恕行。俱著該撫即行嚴拏。選差幹員分起解交刑部。從重審擬。倘有一名狡脫。畏罪自戕。情弊。惟該撫是問。台柱所查情節。若何。即著速奏。○又諭。據台柱奏永常在途病故一摺。甚屬糊塗。已有旨令阿里衮帶同伴作前往相驗。所有押解員弁等。俱令拏解來京矣。永常貽誤軍務。自知罪重難逭。中途猝然病故。其中必有別情。但以國家大臣。法在必行者。而竟聽其畏罪自戕。倖逃顯戮。國法奚伸。此時阿里衮雖馳赴臨潼。而摺內所有

人犯等。按程前進。離報明病故地方已遠。其中蹤跡情形。轉不能就近察訪。著傳諭黃廷桂。即將此事備細確查。加意體察研究。務須徹底清楚。○又諭曰。策楞奏稱。接奉諭旨。現在暫停進兵。俟後隊會合同進等語。策楞所領兵丁無多。馬力亦屬平常。朕慮其輕進。覽奏殊合機宜。第北路大兵已降旨停其往赴西路。惟令達勒當阿帶兵千名前往。策楞止應候噶勒藏多爾濟及鄂勒哲依等到時會

同進發。若伊等已到。仍不進兵。則又未免太緩。此時如領兵直抵伊犁。固須慎重。若僅勦滅阿巴噶斯等。原屬易辦。設遲疑不進。伊等得聞風逃避。且恐阿逆別生詭計。轉難辦理。至諾爾布琳沁等。不即遵檄應副馬匹。亦屬情理之常。朕曾降旨。令將疲瘦馬匹與伊等換易。少增以茶葉銀兩。伊等既得價值。將所易馬匹善為牧放。即可肥壯。自必樂於從事。此際噶勒藏多爾濟等陸續將到。策楞即照

此辦理。齊集兵丁馬匹。先往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勦殺。所得別項牲畜物件。不須過為查察。任伊等自取。以示鼓勵。惟馬駝必盡行收取。接續兵力。若辦理完竣。乘勢可抵伊犁。即行前進。若阿逆已據伊犁。則更從長計議。籌出萬全。方為妥協。策楞係領兵將軍。勦殺阿巴噶斯等。尚不須親身前進。著於扎拉豐阿。玉保二人內派出一人。率同台吉宰桑等鼓勇先行。伊帶領大隊相機指示。隨後進發。

至噶勒藏多爾濟等及鄂勒哲依等荷朕厚恩。遣往軍前効力。策楞務虛衷商酌。資其謀議。伊等如有所見。自必誠心陳告。遇陳奏事件。俱著伊等列名。俾得各抒所見。爭思報効。著詳悉傳諭策楞等知之。○工部議准。四川總督開泰奏請。松潘鎮屬南坪營添撥兵丁。應建木城。兵房。塘房。堆卡。從之。○鑄給四川改移之蓬溪縣分駐蓬萊鎮縣丞。遂寧縣分鑄梓潼鎮縣丞。射洪縣洋溪鎮巡檢。巴州江



口鎮巡檢華陽縣太平鎮巡檢各關防印信。從總督開泰請也。○豁除直隸昌黎縣水衝沙壓地十頃八十九畝額賦。○癸卯。

上詰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端濟布奏。稱噶勒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公同商議。請於明年正月進兵。並寄信額琳沁。及招降伊犁衆喇嘛等。令其擒賊自効。伊等悉心籌畫。實堪嘉予。即照所請。於明年正月內進兵。但歲內必須將阿巴噶斯等勦滅。不使伊等聞風逃竄。昨已傳諭策楞著仍遵前旨辦理。噶勒藏多爾濟議遣人曉諭宰桑錫克錫爾格。令其招降伊犁衆喇嘛等。即著派侍衛一員。同往衆喇嘛處傳諭。錫克錫爾格既為噶勒藏多爾濟等素知。信其非真心從賊。自可寬宥。以期後效。至如圖布慎克什木敦多克曼集輩。情罪可惡。必當明正典刑。以彰國法。此番伊犁擾亂。半由彼處喇嘛等

從中助惡。前曾降旨。令將伊等盡行勦戮。繼思蒙古人尊奉黃教。且其中亦當示以區別。先後諭旨甚明。今觀噶勒藏多爾濟等。令遣人招降衆喇嘛。其心事顯然可見。策楞到彼。應將喇嘛中起意倡亂之人。即行正法。其情罪稍有可原者。量從寬典。並商同噶勒藏多爾濟等。分別妥辦。今雖僉議於明年正月內進兵。若已勦滅阿巴噶斯等游牧。及收服烏嚕特克呼特等時。機會可乘。勢不宜緩。即當奮勇前進。亦毋庸過於拘泥。兵貴神速。惟在相機辦理。噶勒藏多爾濟等僕僕道途。若已定於明年進兵。伊等游牧甚近。不必令其守候軍營。應暫行遣回。俾得休息。俟至期約赴同進。並著策楞傳諭伊等知之。○又諭。此次烏勒登帶領厄魯特宰桑等前往軍營行走。奮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現在進兵勦滅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即著烏勒登領兵前往。○又諭。曰。薩喇勒

現在軍營。伊妻病故。子尚幼小。其自伊犁回來之子玉魯斯。及同族人等。尚在未到。伊游牧內無人經理。著派唐喀祿帶同筆帖式一員。前往照看。所有陸續賞賜物件。及伊家產牲隻等項。查明註冊。俟薩喇勒回至游牧時。一一明白交還。毋得稍有遺漏。以示體卹。○軍機大臣議覆。吉林將軍傅森奏稱。拉林新舊兵八百餘名。閑散滿洲四千戶。官少。轄束不週。從前奏請由三姓移駐兵五百。部議裁二百。內該管官佐領二。驍騎校二。仍應移駐拉林。與舊駐各員。編十八佐領。又裁兵內領催十二名。請仍移六名。編入拉林佐領管轄。餘六名。留三姓地方。俟缺出裁汰。均應如所請。從之。○吏部等部議准。署陝西巡撫台柱奏稱。安塞縣城濱河。疊受水患。衝塌西北城垣。請將知縣典史衙署。及倉廩七十三間。移建南關。從之。○甲辰。諭向來由各部院司員補授御史者。原有准該堂官奏請仍兼部務

之例。後經定議停止。但御史雖職司稽察。而事務簡少。且既經保送考選。必係尚能辦事之員。嗣後郎中等官。補授御史。如有諳練部務者。仍准各該堂官奏請引見。朕酌量令其兼管。著為例。○又諭。各省年歲豐歉不齊。全賴商販流通。有無貿遷。以資接濟。向來地方官懷私邀譽。罔顧大體。雖有遏糴之禁。而陽奉陰違者。仍復不免。今年江浙所屬。偶被偏災。本地米糧既少。勢必藉資鄰省。誠恐不肖有司。昧救災卹鄰之義。阻遏糴販。市賈益藉以居奇。地棍因而滋事。則災地民食。倍覺拮据。著傳諭四川。湖廣。江西。河南。山東。各督撫等。嚴飭屬吏。遍行曉諭。凡有商販米船。不拘大小多寡。聽其裝載流通。不得遏糴。如有地方無賴棍徒。借端撓阻者。即行嚴拏治罪。該督撫等務宜實力奉行。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命傳諭烏魯特。宰桑錫克錫爾格曰。比年準夷不靖。擾害羣生。朕為天下共主。發兵

拯救既定伊犁。俾安衽席。詎意阿睦爾撒納背恩叛逆。煽惑衆部。是用再申天討。以昭國法。爾與阿逆素非同謀。且宿有仇隙。在擾亂之頃。勢力不敵。勉強服從。已為朕所洞鑒。近聞逆黨約蘇圖等。知副將軍薩喇勒。陷入爾部。爭相索取。爾並不遣送。其非黨惡同謀。於此益信。爾誠能感戴朕恩。擒獲阿睦爾撒納。并助惡之約蘇圖。敦多克曼集。克什木等。朕必加爾厚恩。或力弱不能禦賊。即帶領薩喇

勒。會同大兵前進。奮勉自効。○諭軍機大臣等。據內大臣鄂勒哲依奏稱。與達什達瓦之妻商議。大兵由閩勒奇。博羅布爾噶蘇進發。伊請帶兵四五千名。由珠勒都斯進發等語。朕已降旨。照伊所請。將內地之兵。仍由閩勒奇。博羅布爾噶蘇進發。即將從前選派達什達瓦兵一千名。再派出索倫兵二千名。噶勒藏多爾濟兵一千名。由珠勒都斯進發。著鄂實為領隊大臣。會同鄂勒哲依。相機辦理。鄂

勒哲依熟悉彼處情形。一切事宜。鄂實俱悉心商議。聽其指畫。○又諭。據吳達善所奏。查催馬匹辦理原由一摺。殊未明晰。此時馬匹甚關緊要。現在解去者雖多。而總不適用。何以克濟軍行。且合計是否敷用。現在已解往者實數若干。未解往者若干。亦須豫為籌畫。可再傳諭方觀承。吳達善等。令其加意挑驗。上緊趲辦。並飭沿途解員。小心飼餵。勿致疲瘦。務期足供實用。不得少有遲延。以致貽誤。

並傳諭黃廷桂知之。○吏部等部議准。江蘇巡撫莊有恭奏稱。崑山縣典史衙署。燬廢年久。應請建造。從之。○戶部議准。吉林將軍傅森疏稱。船廠蒙古。和羅薩倫。伊爾們。新舊官莊。本年被霜歉收。欠交額糧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石零。應如所請。分限六年完交。照例借給口糧籽種。從之。○命禮部左侍郎介福。內閣學士富德。考試宗室讀書子弟。○命署陝西巡撫台柱來京。以鴻臚寺少卿盧焯署

陝西巡撫○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穆遣陪臣耳目官毛元翼正議大夫蔡宏謨等表請襲封得旨琉球國世守藩服恭順有年今世子尚穆承桃繼序奏請襲封已命侍講全魁充正使編修周煌充副使齎詔前往○予故琉球國中山王尚敬致祭如例○乙巳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軍機大臣等從前班第等奏稱明噶特部落共二千餘戶數年以來屢被擄掠

牲畜俱盡願自備資斧內移阿爾台地方居住因阿睦爾撒納阻止未行等語明噶特部衆現在何處伊等與阿睦爾撒納有隙必無從逆之事著策楞訪明游牧地方遣人通信令伊等擒賊自獻或勦殺與賊同黨之鄂拓克等並令其隨大兵効力於事有益即商同噶勒藏多爾濟等令其派明白可信之人前往曉諭其有似此等部落之人俱一一遣人曉諭使足供我臂指則賊勢愈蹙大兵一到

即可集事策楞等務宜悉心籌畫設法辦理勿專恃朕指示遵行以副委任○軍機大臣議奏巴里坤將軍和起奏稱達什達瓦之妻所遣宰桑博羅呼爾哈請仍補放頭等侍衛兼副總管得旨從前達什達瓦屬下來降因無人管理是以補放總管副總管統轄今達什達瓦之妻親自率屬前來不便仍放總管等管轄著將此存案俟伊等徙於阿爾台等處後照他項厄魯特例編為佐領倘嗣續無人將補放總管副總管之處再行辦理○吏部等部議覆署陝西巡撫台柱奏稱延安府屬靖邊縣口外寧條梁地方蒙古漢人交集距縣遠僅把總一員駐防請將鳳縣留壩司巡檢裁汰添設寧條梁巡檢應如所請以要缺註冊在外調補從之○丙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叅贊大臣玉保奏拳獲自伊犁前來克呼特宰桑巴桑之弟普爾普據稱

阿睦爾撒納。領兵千餘名。在博囉塔拉。另給兵千名。令巴特瑪車凌額琳沁等。往掠諾爾布琳沁游牧。伊犁喇嘛。及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巴顏巴桑等。議擒獻贖罪。已於十月二十五日。集兵聞勒奇嶺。遣送信防備等語。現將普爾普解令諾爾布琳沁詢問。諭軍機大臣等。據玉保奏稱。所獲普爾普。告知伊犁喇嘛等。現在集兵擒獻阿逆。以贖前罪等語。準噶爾人等。原屬反覆無常。然尚知利害。從

前阿睦爾撒納。詭言四衛拉特人衆。皆其羽翼。衆人不審虛實。懼伊勢力。脅從作亂。後知諾爾布琳沁出兵擊賊。而北路發兵。先遮賊人游牧。不獲逃竄。復勦滅包沁人等。西路又將布庫努特等誅戮。伊等聞風畏懼。旋即知悔。今伊犁喇嘛等。知逆賊力不可恃。共圖擒獻。以贖前罪。此非出於飾說。乘此機會。策楞等。即應領兵直入。責令伊等擒賊自効。誅滅黨惡。寬其脅從。其勢更易。且噶勒藏多爾濟

等。皆係該處大台吉。其舊日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可以資其兵力。若普爾普所稱阿逆。派兵千名。遣巴特瑪車凌等。擄掠諾爾布琳沁之語。尚非實情。不過伊等欲聯絡諾爾布琳沁之意。如果前來。則大兵以逸待勞。會同諾爾布琳沁。奮力勦滅。賊勢從此益孤。更可計日就獲。現在降旨傳諭伊犁喇嘛等。令其効力贖罪。著加恩授普爾普為三等侍衛。賞銀五十兩。並派侍衛一員。同伊前往伊犁。宣旨

曉諭。○命傳諭伊犁喇嘛等曰。阿睦爾撒納。負恩叛逆。擾亂伊犁。爾等畏其勢力。勉強服從。朕早已洞見情形。昨聞宰桑錫克錫爾格。不將副將軍薩喇勒。遣送逆黨約蘇圖等。具見誠悃。已傳旨曉諭。今爾等自知前非。俱欲擒賊自効。遣普爾普告知將軍大臣等。據實陳奏。實堪嘉予。爾等果能洗心滌慮。冀受朕恩。即將逆賊擒送軍前。不特寬宥爾等從前罪愆。自當更加厚恩。慎勿執迷不悟。自取誅

減○又諭曰。和起豆斌。因從前辦理馬匹遲誤。經部議革職。仍留軍營効力行走。本應如所議革職。第念和起等。此次辦理軍營糧餉馬匹。尚屬無誤。著免其革職。從寬留任。伊等邀恩寬宥。宜益加意辦理。倘再有貽誤。斷不寬貸。○刑部議奏雲南巡撫愛必達疏題。絞犯自上品秋審鳴冤一案。緣自上品夫婦不睦。伊妻李氏被毆逃匿。改嫁尹姓。前任雲州知州戴濟川。誤將自上品審係毆妻至死。擬以絞候題准。嗣經自上品秋審鳴冤。委員拏獲李氏。訊得確情。分別定擬等語。查李氏依背夫改嫁律。應擬絞候。自上品應即釋放。前任雲州知州戴濟川。業已病故。應無庸議。順寧府知府李清載。按察使沈嘉徵。巡撫愛必達。應各議處。得旨。李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此案誤將自上品審係毆妻至死。擬以絞候之知州戴濟川。知府李清載。均有失入之咎。非尋常因公處分可比。雖自上品尚

未處決。然既經定案。即不得以未決寬其處分。且州縣審擬不實。全賴覈轉之知府。為之改正。李清載著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嗣後凡議處失入之案。著以此為例。沈嘉徵著罰俸一年。愛必達著罰俸六箇月。○丁未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幸瀛臺。○諭曰。戶部侍郎劉綸。派往浙江查辦事件。著馳驛前往。○定西將軍策楞

奏臣先會同諾爾布琳沁。令其派兵二千名。於十一月初一日。在特訥格爾華托羅海等處會齊進剿。因諾爾布琳沁未能如期而至。改於十一月二十日會合。又因特訥格爾等處水草不足。約至阿察地方會同進發。現在帶兵前進。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在阿察地方會同諾爾布琳沁進剿。阿巴噶斯。哈丹等。及招服塔本集賽各事宜等語。策楞等現在進兵。甚合機宜。惟從前因伊犁來人等。

告知喇嘛。宰桑等圍困將軍大臣。降旨令將喇嘛等勦滅。今伊犁喇嘛。同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等。請擒賊贖罪。遣普爾普告知。是其情尚可原。策楞抵伊犁時。著將喇嘛等寬宥。以安衆心。並責令其擒賊自効。再約蘇圖尚在幼年。未必有從賊之心。不過聽察哈什指使。察哈什斷不可容。其餘如約蘇圖等。尚可寬貸者。著策楞等分別辦理。○又諭曰。齊木庫爾人等。初遷塔密爾地方。聞本年禾稼歉收。游牧人等。未免食用不敷。著加恩賞給明年耕種籽種。但思現屆嚴冬。東作尚早。仍先賞給三箇月口糧。大口支給一分。小口支給半分。此項米石。即由塔密爾存貯糧石內。用伊等牲隻運往。著納木扎勒曉諭。令其撙節用度。以資明年耕作。○裁定各省驛丞員缺。兵部等部議覆。前經兩江總督鄂容安奏准。將驛站錢糧。改歸州縣經管。臣等議令各督撫妥酌裁汰。分別附郭遠近。或量移佐雜

駐守照管。今據各省陸續奏到。議裁者。直隸三。江蘇十七。又大使二。安徽二十。江西一。浙江九。福建十五。湖北四。湖南六。山西四。陝西二。甘肅二十八。四川一。廣東三。雲南六。貴州三。共一百二十四員。內江蘇之龍潭界首。古城。鍾吾。趙村。泗亭。桃山。利國。八驛。各設巡檢一。仍駐該地方管理。安徽之池河。固鎮。大柳三驛。以各該地方巡檢兼管。江西攸鎮驛。以桂源司巡檢移駐。湖北麗陽驛。以仙居鎮巡檢移駐。湖南歸義驛。以新市司巡檢移駐。雲溪驛。以桃林司巡檢移駐。排山驛。以歸陽市巡檢移駐。界亭。羅舊二驛。以各該縣縣丞移駐。西安長寧驛。以隴州州同移駐。東河驛。以寶雞縣縣丞移駐。甘肅靖邊。大河二驛。歸涼州理事同知經管。苦水。紅城二驛。歸莊。浪同知經管。平城。松山二驛。歸理事通判經管。四川神宣驛。以灌縣白沙河巡檢移駐。雲南板橋驛。以昆明縣縣丞移駐。白水驛。以趙州白



岸巡檢改為南寧縣白水巡檢移駐易隆驛。以石屏州寶秀司巡檢改為尋甸州易古巡檢移駐災方驛。以臨安府司獄改為霑益州。炎松巡檢移駐餘均歸州縣管理。惟山東蘭山縣原管徐公店驛改歸青駝寺巡檢。甘肅中衛縣原管長流水三塘水二驛改歸西路同知。因該縣事煩難兼應如所請議留者直隸十二江西四浙江六湖北八湖南十四河南八山西九陝西九四川三貴州二共七十五員。內陝西草涼三全松林武關馬道青橋黃沙大安黃壩貴州楊老亦資孔十一驛丞准兼巡檢銜。惟江西南浦橫浦二驛浙江西水吳山浙江西興四驛附省府有佐雜可兼應併裁。或歸州縣及佐雜管理。另報到議再直隸之和合湖南之長安原奏遺漏應補查。又江蘇龍潭驛向設早夫二十名不敷差應龍江關遞運所二大使既裁應將龍江關額夫八十撥給二十名餘六十并遞運所夫役

歸上元江寧一縣各半分管。改移各員換給印信增設衙署皂役弓兵令督撫議報至盛京二十九驛驛丞向於驛丁考取與別省異且有監督稽察應仍舊從之。戊申。

上詰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阿睦爾撒納本一姦諂狡惡之人因數年來準噶爾部落篡奪相尋希圖吞噬而準噶爾台吉乃綽羅斯世傳伊係輝特勢不能遽行竊踞遂以達瓦齊為奇貨誘助攻殺伊得從中取事及達瓦齊既為台吉不遂所欲乃率眾來降彼時策楞舒赫德議留其丁壯於軍營而老幼婦女悉於歸化城安置朕為天下共主彼以窮蹙來歸而轉令其妻子離散實所不忍且伊擁眾數千戶同來亦斷不肯聽其離析勢必肆出劫掠其為害於喀爾喀者甚大是以治策楞舒赫德之罪而召見阿睦爾撒納於熱河行在錫之封賞伊即面陳平定準噶爾方畧準噶爾



一事。乃我

皇祖

皇考屢申捷伐。未竟之緒。本所當辦。今既機有可乘。自不容已。而以夷攻夷。非即用伊為先導不可。是以即用伊為將軍。然朕已早燭其未可深信。故令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與之同行。密降諭旨。阿睦爾撒納。若實心出力。可與之事權。以誠感之。若有反叛之狀。則汝收將軍印。便宜行事。伊既向化而來。朕惟開誠

布公。實心相待。加以厚恩。伊亦人類。寧不知感。此

上蒼所鑒臨。初非術馭之。利結之。逆詐而豫圖之也。迨伊犁既定。朕降旨對四衛拉特為四汗。伊遂潛懷逆謀。欲併踞準噶爾。遣人至哈薩克。揚言伊領兵平定伊犁。而不云天朝大兵。又託言哈薩克人衆。謂非令伊為總台吉不可。私調兵數千。置將軍印不用。用準噶爾台吉私印。植黨修怨。殘殺自恣。六月內。班第

等具以奏聞。朕即降旨。令其即軍中拏問治罪。班第等旋奏。伊將遵旨入覲。朕召軍機大臣。示以所奏機宜。皆謂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瞻仰。或慮其回巢後。滋生事端耳。而朕即豫料其必不前來。是以復令班第等。即於彼中相機從事。若已起身在旬日內。亦當追回。迅速拏問。蓋伊既懷叵測。即詐稱入覲。亦必於途次遷延。若不早為完結。必致生變。與其俟伊交結煽動。變遲而費大。何如及時乘機辦理之為得也。乃班第等奏稱。已遵旨遣人追取。適有哈薩克使者同行。恐其驚疑。復將追取之人撤回。獨不思哈薩克自大兵平定伊犁。即屢次遣使至營。本極恭順。且深悉阿睦爾撒納之反覆狡詐。果正其罪。亦何妨明切曉諭。示以天討。彼何驚疑之有。此班第等不能遵旨辦理。自失機宜之大端也。朕見班第等不能在外完結。即料其至伊游牧地方。必且竄匿。必且潛取家屬。因降旨烏里雅蘇

台軍營大臣等令於徹回滿洲索倫兵內截留一千名往禦而阿睦爾撒納果密使心腹邀其妻子剋期奔會幸其所使班珠爾後期而我滿洲索倫兵已詰朝畢集遮留其妻子部衆無一人閑出者班珠爾等伎倆既窮始束身入覲仍計回時刼之以去此朕於熱河親訊時據班珠爾等一一供吐者若朕不豫為部署彼之家屬人衆將安然遠颺豈不增其羽翼耶額琳沁多爾濟我之扎薩克親王班第等以其老成可任令與阿睦爾撒納同行乃齊木庫爾既密告其弟逆謀已著速當擒戮而恬不知警但答以我單親王彼雙親王不敢便宜從事夫既為國家叛賊尚何雙親王之足論及阿睦爾撒納綴授將軍印信令伊先行尚不覺悟逾日乃知其遁去始以兵追捕而已無及矣此又自失機宜之一大端也班第鄂容安薩喇勒駐劄伊犁受心膂之寄當聯為一體乃班第為人過於謹慎氣

局狹小好親細事鄂容安雖尚知大體而不能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畫未能洞悉頗有漢人習氣至薩喇勒之在準噶爾譬之內地王府長史護衛者流耳今雖授以顯秩彼衆原所不服而伊復粗率自大三人者性習各殊安望其能和衷共濟重以阿睦爾撒納之奸其所不悅盡遣入朝三臣之左右皆其黨與三臣深信不疑疎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緩急無應而軍營金帛茶布以備賞賚者頗充裕夷衆眈眈以視而班第等初不介意即如敦多克曼集乃阿睦爾撒納所信用班第等一聞搶掠臺站之信即應立為擒戮以翦其爪牙乃轉令傳諭喇嘛安撫夷衆敦多克曼集因得招集羣兇操戈相向三臣倉卒衝突賊衆大集勢不能支班第鄂容安捐軀以殉薩喇勒被執設班第鄂容安見機明決早為之所安得至此此二臣之殞命種種皆由自誤無所歸咎而朕用人失當之誤亦無可

辭也。所可異者。阿睦爾撒納之狂悖情形。色布騰巴勒珠爾在軍營時。皆所深悉。且曾受朕密旨防範者。乃毫不加察。反為其所愚。與班第等如水火。朕是以命其來京。乃在朕前。仍無一言奏及伊親為額駙。位列藩王。豈其與逆豎同謀。實可信其必無是理。特年少無知。初不料其至此也。至永常以領兵大臣。駐守烏魯木齊。聞臺站被掠。初以為窮夷自相攻劫。奏請帶兵追逐。意尚近於勇往。即加內大臣銜。以示鼓勵。及聞阿睦爾撒納逃叛。輒畏葸乖張。甘心僨事。退回巴里坤。而置伊犁於度外。設令永常當業克明安宰桑扎木泰等叩轅請告之時。厲兵迅往。諸部得所依倚。協力搜捕。阿睦爾撒納孑身遁軼。可計日就擒。西陲已早安帖。無事如北路之殲滅包沁。是其明驗也。若以為臺站已斷。難於前進。則現在策楞與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又何以能偏師深入。振我軍威。而伊犁之

喇嘛宰桑等。皆聞風內嚮。悔懼自新。願率眾追捕叛逆。以贖其罪耶。策楞既能奮勉。以蓋前愆。爰授以定西將軍。而永常之罪。不容誅。今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總之此事。諸臣昧於機宜。節節貽誤。然其中蓋有

天意。何則。朕思阿睦爾撒納雖傾險反側。但當伊犁甫定。眾或以其為國宣勞。而一切罪狀。惟軍營大臣見之。朕及軍機大臣等知之。天下後世不盡知之也。又設使其遵旨入覲。朕為久遠計。本欲宣播其奸。拏問治罪。然無知者。猶將有烏盡弓藏之議。是今日之逆跡。顯露。使人人知其必不可不誅。未必非

上蒼之默啟之也。人情樂於觀成。難於謀始。上年定議用兵。舉朝率多疑議。及伊犁平定。則以為事出意外。聞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又以為究不可辦。且以為此固當然。今聞伊犁宰桑悔罪擒賊。或又以為恐未必然。人心風俗。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愧且懼也。班第

鄂容安見危授命。固為可憫。然於事無補。迺非傳清拉布敦之殞身西藏。為國除兇者。可同年而語。然一死已足自贖。班第誠勇公。爵仍著。加恩令伊子巴祿承襲鄂容安襲勤伯爵。著該旗帶領伊子引見。令其承襲。朕於軍國重務。一本大公。隨機順應。順者嘉與之。逆者誅討之。奮勇者獎勵之。怯懦者罰殛之。惟準乎事理之至。當初非窮兵勦遠。亦不至耗財重費。合計現在軍需較之雍正年間。所費不及六之一。而偏災賑卹。與夫中外賞賚。初未因軍興稍有裁損。此王公大臣等所共知者。彼妄生異議者。誠何心耶。用將此事顛末。並在事諸臣功罪。宣諭中外知之。前後諭旨。及軍營奏報諸摺。并摘發。又諭刑部定擬徐榮光致死徐仲先一案。本內稱徐榮光聞徐仲先詈罵伊父。榮光走至堂屋勸阻。仲先開門撲毆。榮光一時情急。隨手誤用鎗尖致傷等語。此顯是榮光至堂屋尋釁。以致爭毆。

後刃傷服伯。即法司亦何嘗不謂罪無可逭。應抵法者。而向來外省問刑官。於凡姦盜毆殺等案。尚皆據供實敘。惟於倫常有關之案。明知該犯罪無可寬。而必曲為之辭。似屬情有可原者。亦不止此一案已也。是徒知以姑息為仁。而不知隱教之以不孝不弟。甚無謂也。嗣後似此案件。內外問刑各衙門。務宜詳察實情。取具確供。不得仍用虛辭。徐榮光著即處斬。○諭軍機大臣等。春間曾降諭旨。平定伊犁後。將四衛拉特及各鄂拓克人衆。編為旗分佐領。其宰桑即都統職銜。得木齊即佐領職銜。收楞額即驍騎校職銜。與準噶爾舊例無異。原屬易於遵行。但此時尚可無庸辦理。現在進兵。凡投誠之台吉宰桑等。著策楞即速奏聞。朕當酌量賞以品級職銜。俟明年來京入覲。再行封授。準噶爾人等。不知約束。易生疑惑。策楞至伊犁後。諸凡條例。務須簡易明白。便於遵行。不必似內地之詳密。使

伊等手足無措。方為妥協。至貢賦一項。準噶爾連年不靖。近又遭阿睦爾撒納滋擾。疲弊已極。今年貢賦。著加恩寬免。自明年為始。減伊等原納貢賦之半。徵收此項。仍為賞給彼處衆人俸祿。及養贍喇嘛之用。著策楞詳細曉諭伊等知悉。辦理大局已定。其餘事務。暫留玉保。鄂勒哲依等。在彼辦理。策楞著帶尼瑪。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二三人。同至京師。詳細籌畫。再行辦理。其伊犁從

前原議駐兵五百名。今亦毋庸增添。仍照舊數。派索倫兵五百名駐劄。惟兵丁馬匹。須在一處。如蒙古游牧人等。庶可以資防守。其議遣濟隆呼圖克圖前往伊犁之處。宜詳察彼處喇嘛等情形。再行遣往。著策楞訪問鄂勒哲依等具奏。此等事宜。雖尚可緩。亦須豫為籌及。策楞等務期於事有益。隨宜妥酌辦理。○又諭據策楞。玉保。陸續奏稱。普爾普來。稟阿睦爾撒納。現在博囉塔拉。伊犁衆喇嘛宰

桑等欲會兵擒拏。送還薩喇勒等語。朕思賊匪勢窮力竭。不能前往伊犁。始於博囉塔拉。苟延殘喘。從前同惡之輩。不過數人。伊犁喇嘛宰桑等。彼時微有觀望。原未嘗黨附於彼。今欲會兵擒獻。看來阿逆斷難颺遁。是以降托忒字諭旨。發給四錫勒喇嘛。及烏克圖。錫克錫爾格等。果能將阿睦爾撒納擒獲。不惟不究既往之愆。且有殊恩。其扶同為惡之人。亦宜盡力拏解前來。著傳諭哈達哈知之。○

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臣入山西境。見商人運貨駝甚多。查陝西現赴河南購買。山陝接壤。解送較易。臣商之山西布政使蔣洲。飭員辦理。可買三四百匹。得旨嘉獎。○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奏。遵旨會同青溪雜卜。商酌防範。收服烏梁海事宜。帶兵駐劄哈道里等處。於額爾齊斯地方。查有果勒卓輝。屬人博博等一百戶。形跡可疑。且去宰桑處甚遠。難於約束。諭令內移。報聞。○以故奉恩將

軍積善子瑀爾恭阿病休奉恩將軍武興子果爾明阿各襲職。○以一等子達勒當阿姪特通額襲爵。○賜琉球國世子緞疋。使臣毛元翼蔡宏謨等宴賚如例。○旌表守正被戕之陝西韓城縣民巨某妻馮氏。○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普福等奏稱下江被災各屬內崑山縣有愚民告災哄擠宅門之事。泰州阜寧亦有要挾求賑者。至通屬之金沙場有無知婦女因米貴求賑該大使王弼不即出堂曉諭以致擁入衙署經汛兵拏獲始行解散等語。州縣偶遇偏災果其撫卹得宜民情自必安帖。若使辦理不善以致百姓哄鬧即應將該州縣嚴叅。如現在已經散賑並無官吏侵蝕情弊而刁民乘機聚眾要挾生釁則當痛懲以儆刁風。蓋要挾不已必致搶劫良善為之不寧。地方因以滋事該督撫等正不得稍為容隱。啟姑息養奸之漸。乃莊有恭惟崑山一案前曾奏聞而金沙場及泰州阜寧等

屬開賑之處尹繼善莊有恭均未入告。伊等所司何事。著傳旨申飭。○又諭曰。劉綸差往浙江查辦鄂樂舜一案到浙之日可即速辦理。審明時由驛遞六百里馳奏。再所過江南浙江一帶現在災地情形並地方官辦理賑務是否妥協並著留心詳加體察據實奏聞。○又諭據明德奏稱西路軍營需用駝陝甘二省竭力採辦尚未充裕。晉省歸化城朔平府一帶商販駝隻甚多。請勅令採買一二千隻。由沿邊一帶迅解肅州聽用等語。昨據黃廷桂奏伊經過晉省見有運貨商駝頗堪適用。隨面商布政使蔣洲令其設法購解以應急需。業經朕批諭准行。今又據明德奏請著照所請傳諭該撫恒文令其就該省商販駝隻儘力購買解赴甘省應用。並將辦解數目隨時奏聞。○以定西將軍策楞為領侍衛內大臣。○命鑲白旗蒙古都統伍彌泰以將軍職銜往代舒泰駐藏辦事。○以吉林將軍傳

森為兵部尚書兼鑲白旗蒙古都統察哈爾總管巴祿為鑲紅旗蒙古都統○辛亥諭現在北路軍營無事達色著即赴黑龍江將軍之任○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將自伊犁投出之噶勒丹達爾扎濟克濟扎布送到伊輩俱係隨從茂海車凌巴濟之人看來尚屬樸實著加恩俱授為頭等台吉加賞衣一襲仍令於喀爾喀安置伊等或赴烏里雅蘇台等候眷口或暫住巴里坤併其眷口於明年前赴

喀爾喀居住俱可著交該院遵照辦理○定西將軍策楞奏詢據諾爾布琳沁諾海奇齊克俱云普爾普所告伊犁喇嘛宰桑擒賊自効情形屬實即令寄信伊犁遣得木齊德訥克車布登同往又據普爾普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難行須取道吐魯番由珠勒都斯前往諾爾布琳沁現將布魯古特呼爾瑞兵派千餘名約齊抵軍營會進報聞○直隸按察使永寧奏臺站接到文報登記事由各項稽

遲少頃積差即至數時應先刊刻號單填寫較速得旨此所辦是著該部行文各省及蒙古臺站俱照此辦理○以正藍旗蒙古都統五齡安兼正紅旗漢軍都統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多爾濟為正藍旗蒙古都統工部右侍郎夢麟兼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以寧古塔副都統額勒登為吉林將軍調齊齊哈爾副都統舍圖肯為寧古塔副都統協領聖保住為齊齊哈爾副都統荊州將軍綽勒多為涼

州將軍○予山西興縣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嘉淦江西新昌縣故金華府知府漆扶助雲南甯甯縣故生員周儀各祀鄉賢祠奉天正紅旗漢軍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達德原任江西奉新縣知縣董宏毅祀名宦祠從各督撫請也○壬子

上詣  
雍和宮行禮○戶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稱順天府屬東路同知所轄州縣均隸通永



道兼轄。惟大興、香河二縣隸霸昌道。道廳統轄不一。遇彙覈案件未便。請將大興縣歸西路同知專管。統隸霸昌道。香河縣歸東路同知專管。改隸通永道。從之。○賑卹甘肅、臯蘭、河州、渭源、隆德、靜寧、寧夏、寧朔、西寧、碾伯、高臺等十州縣。本年被雹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予浙江黃巖鎮遭風淹斃兵丁馮殿揚等六名賞卹如例。○癸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本年陝西延安、榆林二府屬間有歉收州縣。已准該撫等所請。照例分別緩徵。其榆林府屬之葭州、神木府谷三州縣地處沿邊。夏秋雨澤愆期。收成亦多歉薄。若錢糧倉穀照舊催徵。未免拮据。著加恩將該三州縣本年未完銀糧草束及借欠常社倉穀一體緩至明年秋後徵還。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舒明奏稱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告知伊屬人等生計稍艱。

請將游牧移至額克阿喇勒等語。伊犁平定後。原議定伊等遷至舊游牧額爾齊斯地方居住。若額克阿喇勒則附近邊卡。遷往居住。事屬可行。著照所請。即於今歲遷往彼處游牧。俟擒獲阿逆後。仍令伊等遷至額爾齊斯路更近便。倘有派伊等兵丁之處。即由彼派往。諸事易於辦理。車凌等既稱在推河地方生計稍艱。著賞給籽種六百石。交與恒文等運至額克阿喇勒地方。務於明年三月內運到。使伊等得以及時耕種。毋致遲誤。又據納木扎勒奏稱。輝特和碩特人等現將牲畜在塞楞額、鄂爾坤等處換易籽種等語。輝特和碩特人等今歲自軍營回來。又向塔密爾扎布堪往返遷移。牲畜疲瘦。不必令其換易。亦著納木扎勒查明應需籽種若干石。行文恒文處支領賞給。以示體卹。至車凌等從前騎馱前往軍營之馬駝。現在應行交納。但念伊等往返軍營。牲畜不無疲瘦。著寬限二年。陸



續交納○叅贊大臣富德奏臣帶領噶勒藏多爾濟等至巴里坤接到策楞咨稱普爾普來告伊犁衆喇嘛宰桑情形噶勒藏多爾濟願先往游牧整兵會剿巴雅爾亦請備兵且與和通鄂勤商議寄信額琳沁令擒賊自効即派同往臣亦剋期進發報聞○以荊州副都統尚簡保為荊州將軍江寧鑲白旗滿洲協領德特赫為荊州副都統○以故烏喇特扎薩克鎮國公索諾木扎木三子索諾木喇布坦襲爵○甲寅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刑部奏鑲黃旗拜唐阿塔思哈家人濟哈首告伊主戳死婢女審實結案塔思哈依例鞭枷濟哈依奴婢告家長律擬杖徒折枷號四十日鞭一百得旨旗人犯罪充徒例得折鞭枷號此原指常犯而言若告主旗奴則當有別嗣後旗奴告主應問徒者著予實徒不准鞭枷完結○軍機大臣等奏向例旗奴告主徒罪

限滿仍給還伊主管束應請嗣後交各該本旗照例官賣仍令為奴價給原主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 次日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 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二月乙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地方被災米貴。所賴商販流通接濟。是以向來嚴禁遏糶。前後諄切訓諭。封疆大吏。宜以救患卹災為心。豈可妄分畛域。富勒赫署理河道事務。修防事宜。是其專責。於民間災賑。本非所職。乃竟出諭禁止販運。雖邀淮屬一隅感頌。而罔顧他郡之嗷嗷。殊屬糊塗。不知政體。著交部嚴察議奏。莊有恭摺并發。○諭軍機大臣等。據和起等奏稱。派出隨同吞圖布進兵之布庫努特兵

二十名。現照達什達瓦屬人之例。發給口糧馬匹等語。前據吞圖布稱。布庫努特人衆共九十餘戶。酌量可選兵七八十名。今僅用二十人。殊屬太少。著再選派六十名。令其帶領前往。此項布庫努特等九十餘戶。早經投順。從前永常未經奏聞。是以未及施恩。除揀派兵丁。給與馬匹口糧外。其餘人等。俱著照達什達瓦屬人之例。一體賞給口糧。以示優卹。○又諭。詢問侍衛滿楚。知錫克錫爾格將薩喇勒羈留。加之困辱。情形甚屬可惡。昨據策楞等奏稱。伊犁喇嘛及錫克錫爾格等情願擒賊自効。曾降旨宥伊等罪愆。現在大兵進發。伊等果擒獻首惡。悔罪輸誠。尚屬可恕。若因力不能支。始將阿逆獻出。希冀邀恩。則非出於本心。應仍將錫克錫爾格。拏解來京治罪。○以故三等男公善子鄂恒襲爵。○以故甘肅西寧土司指揮使祁憲邦子執中襲職。○予故浙江紹協右營巡江溺斃之都司華

山。賞卹祭葬廕子弟一人。以營千總用兵丁潘兆倫等七名。各賞銀如例。丙辰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副將軍薩喇勒遣伊兄布林。及察哈爾藍翎侍衛納木扎勒等。帶領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來使鄂爾奇木濟烏魯特來使鄂斯庫綽和爾來使韋諾克。克呼特來使齊木伯勒和碩特台吉圖們來使烏特巴拉等五人。至巴里坤告稱。八月二十四日。克什木等作亂。

薩喇勒及布林等力戰。將軍班第尚書鄂容安。至哈斯河察罕白新地方。被宰桑巴桑圍困。力竭自盡。薩喇勒衝走。二十六日夜至崆吉斯河。為錫克錫爾格所執。看守六十日。後準噶爾台吉宰桑喇嘛等。自知罪愆。議擒賊自効。現聞阿睦爾撒納同台吉額琳沁舍楞在博囉塔拉道都托羅坎地方居住。各領兵往擒。薩喇勒同公丹拜藍翎侍衛和通鄂勤宰桑約蘇圖。錫克錫爾格巴桑等帶兵三千。

餘名。由博羅布爾噶蘇進。台吉諾爾布貝奇宰桑烏克圖等帶兵三千餘名。由閩勒奇嶺進。於十一月初九日會集托和木圖。俟擒獲交薩喇勒解送。各遣人齎準噶爾喇嘛等奏書前來。並請入覲等語。臣即將布林等及來使五人。派員馳送京師。諭軍機大臣等和起等奏薩喇勒同準噶爾台吉宰桑等議擒阿睦爾撒納來獻等語。薩喇勒駐劄伊犁倉猝遇賊。班第鄂容安捐軀盡節。伊為賊拘留。自

必愧恨。然因兵少力弱。中賊詭計。非伊無能被執。今伊感念重恩。會同伊犁衆台吉宰桑等分路領兵。期獻逆賊。是其誠心奮勉。終始不渝。朕聞之實深嘉予。轉復為之惻然。著策楞傳旨慰勞。並將荷包鼻烟壺各一件。俟薩喇勒至軍營時。即行頒賜。其宰桑烏克圖等原係歸誠之人。曾降旨給與職銜。止因阿逆從中煽惑。伊等勉強服從。今既悔罪輸誠。擒賊自効。俟拏獲阿逆後。將伊等悉行寬宥。並

當從重施恩。發往荷包鼻烟壺各十五件。將現在効力之宰桑等通行賞賜。策楞等詳悉曉諭伊等知之。○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和起等奏。準噶爾台吉宰桑等。公同商議。於十一月初九日。在托和木圖聚齊。同薩喇勒領兵前往。擒拏阿睦爾撒納。並遣使五人。赴京瞻仰等語。薩喇勒原係厄魯特之人。叩關投誠。甫及五年。隨圍出兵。奔走幾無寧歲。前此命其同駐伊犁。亦因伊熟於彼地情形耳。及阿睦爾撒納背叛生變。班第鄂容安。捐軀盡節。而薩喇勒衝陣突出。其後力窮。被執拘留。所以不加深咎者。誠以厄魯特風俗。原不知致身大義。未可以世受國恩之滿漢臣工。相提並論。初非朕之溺愛厄魯特而然也。拘方之士。或將謂三人同駐伊犁。彼二臣臨危致命。而伊乃覲顏就執。其偷生負國。斷難姑容。如此。則是以祖父世

臣受恩深重。明於大義者為比。未免過於求全責備。而其視薩喇勒為過高矣。夫責人易而當局難。平居議論。誰則不能。獨不思身當其境。可深信其能引決就義。如班第鄂容安之為者。恐亦未能多得也。俟阿睦爾撒納擒獲之日。朕自分別功罪。另降諭旨。恐無知之人。但有所聞。輒生異議。並未深悉事理。一味隨聲附和。澆風陋習。不可不亟為挽回。用特曉諭知之。和起等摺並發。○諭軍機大臣等。阿逆背叛時。侍衛官員。隨將軍等駐劄伊犁。有陣亡及自盡者。著策楞抵伊犁後。查明請旨加恩。其未能死節。被賊羈留者。雖俱不能無罪。但因留兵不多。倉猝被難。非昔年和通呼爾哈諾爾。臨陣被執者可比。有自行投到。及查出者。俱著從寬免其治罪。遣回京師。○又諭曰。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數多克奏稱。伊父羅布藏車楞。從前久欲投誠。因在噶爾丹策零時。未獲率衆前來。今年進兵。班珠爾又

將伊屬下人等占據等語。頃諾爾布敦多克之子鄂齊爾赴熱河入覲。加恩封賞。令同噶勒藏多爾濟等赴軍前効力。今諾爾布敦多克會同薩喇勒領兵擒拏阿睦爾撒納。誠悃可嘉。著施恩封諾爾布敦多克為公。所有班珠爾占據伊舊日屬人著策楞查明即行給還。○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此時前往伊犁尚非急務。大兵進發即向博囉搭拉迎赴薩喇勒擒拏阿逆。並將助惡人衆悉行勦滅等語。所奏甚合機宜。惟辦理助惡人等尚當示以區別。如阿巴噶斯哈丹察衮德濟特敦多克曼集等固屬罪無可逭。若已特瑪車凌額琳沁二人甫從哈薩克前來且額琳沁素與阿逆積有讐隙或能協力擒賊更當格外寬宥。至宰桑約蘇圖年幼無知不過為賊所誘前曾降旨令將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約蘇圖俱授為圖什墨勒內大臣。今約蘇圖已協同薩喇勒前往擒拏逆賊著

策楞即傳旨補授其已特瑪車凌等亦著到日詳察情形奏聞請旨。○又諭據哈達哈奏稱都噶爾屬人敦多克告稱阿睦爾撒納遣宰桑色克色烏勒木濟等將達什敦多布游牧遷去。伊獨逃出來歸等語。達什敦多布係獲罪被擒之人未經治罪授伊為侍衛又賞給副都統職銜遣往軍前効力如遇阿睦爾撒納以兵力威逼不得已而協從尚屬可恕若僅遣人傳喚即行明係有心從賊即應重治其罪著策楞至伊犁查明確實伊果遷移他處隨同阿逆行事著即將達什敦多布拏解京師正法。○又諭曰齊木庫爾自歸誠以來感戴朕恩實心効力豫將阿逆謀叛情形告知軍營大臣並率領輝特人衆內附誠悃可嘉是以施恩封為郡王今聞溘逝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並加恩將伊子車布登多爾濟承襲郡王兼管輝特盟長事務伊年幼不能獨辦著授普爾普為副盟長

協同管轄。○又諭曰。齊木庫爾病故。伊子車布登多爾濟年幼。恐不能約束衆人。而其部落。自普爾普外。亦更無人可用。是以授車布登多爾濟為盟長。即以普爾普為副。協同辦事。但普爾普不可深信。若有妄行之處。當示以節制。著納木扎勒加意防範。又不可少露形迹。使其生疑。○戶部議准。漕運總督瑚寶奏稱。建陽衛屯田荒瘠。錢糧不敷。軍丁辦運竭蹶。每船裝米。僅六百餘石。較他幫為少。請

將寧太幫船一百隻內。裁十隻。糧米分加九十船內。原領錢糧。增給現運丁船從之。○又議准。蘇州巡撫莊有恭奏。稱淮安關流均口。地低水衝。請移駐涇口地方。照例收稅。從之。○兵部議准。四川總督開泰奏。稱四川泰寧協右營。逼近曲曲烏夷巢。汎廣兵單。請將該營所轄泥頭汎。改歸左營。即於左營存城兵內。撥駐分防。其右營所轄漢源街富林汎。萬工堰。三汎內。所屬管家山。龍洞營。藍家營。炒

米岡。及巖門。二蠻山。馬鞍山。金紫巖。土門子。瓦落溝。等處。均係要口。請將原駐泥頭汎。弁兵五十一員名。分添漢源街。十名。連該汎額富林汎。十六名。連該汎額兵。共五十名。令泥頭汎。撤回把總管領。除把總養廉四名外。實兵四十六名。本汎存十七名。分設管家山。十五名。龍洞。藍家營。各六名。炒米岡。二名。萬工堰。二十名。連該汎額兵。共七十名。仍令該汎

把總管領。除添把總養廉四名外。實兵六十六名。本汎存二十七名。分設巖門。二十名。金紫巖。土門子。瓦落溝。各三名。二蠻山。馬鞍山。各五名。管家山。炒米岡。巖門。金紫巖。瓦落溝。土門子。各應建營房望樓。從之。○工部議准。浙江巡撫周人驥奏。稱本年七月。風潮較大。海鹽平湖。山陰三縣。石土塘隄。間有衝損。應請修葺。從之。○盛京戶部侍郎赫赫奏。盛京等處。買房產田畝。均請上稅。得旨。盛京等處。

買房產有上稅者。亦有不上稅者。自應一體上稅。至買田畝。從無上稅之例。遽令上稅。於民不便。但不與以執照。日久不免爭端。嗣後買田畝。著不必上稅。但至稅務處遞呈領照。其如何給照。並查覈定擬之處。著交部議奏。○補行乾隆十九年大計。福建省。不謹官一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四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廣西省。不謹官二員。年老官三員。有疾官一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

例。○已未。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陝甘兩省各營。購補摘缺馬匹。奉旨令將軍提鎮。每月一次奏聞。原欲其及時購備。惟是驛站馬匹。紛紜馳遞。過費馬力。恐於要務有誤。請嗣後各將軍提鎮。每月買補馬數。近陝省者。令其報知陝撫。近甘省者。即令報臣。每月俱由督撫覈實詳奏。得旨是。如所議速行。○以叅革廣西太平府屬思陵土知州韋日昱子璋襲職。

○賑給索倫達呼爾本年水災霜災打牲人等口糧有差。○賑卹湖北潛江。沔陽。荊門。江陵。監利。荊左。等六州縣。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加賑兩淮徐瀆。淮瀆。興莊。臨洪。板浦。中正。丁溪。劉莊。伍佑。草堰。小海。新興。等十二場。本年水災竈戶有差。○加賑山西奇嵐州。本年霜災飢民有差。○庚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皇十三子永璟生。○軍機大

臣等議覆。福州將軍新柱奏。請定福州駐防兵丁事宜。一。滿兵步甲四百名。人口滋生。錢糧不敷養贍。應令八旗挑派二撥駐防。時即於出派四百名內。將人口衆多者。挑開散步甲百名往補。一。出旗漢軍。轉補綠營。出缺甚少。請將漢軍轉補綠營五百兵缺。作二年辦理。一千兵缺。作四年辦理。足數時。奏請由京遣往。一。滿兵甫駐。安置未定。兵丁應扣房價。於出缺存貯銀內歸還。歸完後。再存公備用。

一切必需軍器。官先為製造。坐扣兵丁月糧。餘俟四五年後。各項扣完。照例辦理。均應如所請。從之。○辛酉。諭。近有原品休致年老之各部院司員。均當差年久。此內亦有出兵者。雖不能辦理部院事務。而旗務不無尚能辦理。著加恩。交該旗查明。量能當差者。照伊等品級。或以

壇

廟官。或以步營步軍校等官補用。其不能當差行走。著照武職例。曾經打仗者。賞給整俸。如無打仗。僅止出兵者。賞給半俸。包衣官員。亦著照此辦理。○壬戌。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明歲江省報捐生後。有願應試者。必各部換照。方准入場。往返動需經月。恐阻士子觀光之念。著照乾隆十六年浙省事例。准以實收應南北鄉試。其各省赴京報捐者。亦著照此辦理。○又諭。甘肅布政使明

德。現隨黃廷桂。往肅辦理軍務。所有該省稽察臺站事務。著派輔德管理。○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定長奏摺。由驛馳送。朕意其有緊要不可緩之事。及開閱。不過報學臣李師中病故。此等摺奏。只應照例齎送。乃擅動驛馬。勞擾郵站。殊屬不知輕重。著傳旨嚴行申飭。○命刑部湖廣司員外郎睦朝棟。提督貴州學政。○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現今玉保。車木楚克扎布。阿敏道等。帶領兵丁一千一百名前進。其餘弁兵。策楞等隨後繼進。於初七日起程。其厄魯特台吉。惟唐古忒諾海奇齊克等。數人前來。餘皆未到等語。今伊犁台吉宰桑等。俱欲擒賊自効。事機順應。大兵自宜速進。策楞等不俟厄魯特等兵到。自行進發。甚合機宜。看來不必藉厄魯特兵力。即可剿滅。阿巴噶斯等。助惡人衆。惟在策楞等加意奮勉。迅奏膚功。至貝勒車木楚克扎布。自去歲即在軍前効力。近又同勦布庫努



特頗著勞績。公旺布多爾濟隨伊父軍營行走。始終不懈。今並在哨探隊內行走。實屬奮勉。可嘉。著加恩賞給車木楚克扎布三眼翎。旺布多爾濟孔雀翎。以示鼓勵。○又諭據和起等奏稱。從前自伊犁前來之喇嘛丹巴達爾扎跟役薩喇納奔一戶。現在逃竄等語。此數人雖已逃竄。尚屬無關緊要。但駐劄巴里坤之厄魯特等甚眾。達什達瓦屬人亦不下數千。豈可轉相效尤。任意逃竄。此項人等係安插在卡內。抑或在卡外。如在卡內。則何以無人覺察。任其脫逃。即在卡外。亦應有防範之人。著和起等查明奏聞。再前曾降旨。令公納噶察等帶領達什達瓦屬人及額敏和卓回人。前往阿克蘇城。嗣又降旨停止。此項回人業經賞給製裝銀兩。此際應已抵巴里坤。若即令撤回。徒勞往返。現派達什達瓦人等隨營効力。巴里坤所有馬匹。如可辦給回人乘騎。即令伊等一同馳赴軍營。接續大兵。亦

屬有益。著和起等酌量辦理。並傳諭策楞知之。○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華桂。墨爾根城副都統阿岱。對調。○甲子。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昭西陵。上詣皇太后宮問安。○諭。今年江蘇州縣偏災較重。屢經降旨。令該督撫加意撫卹。其各屬殷實紳士。樂善好施。捐米煮賑者。所在多有。桑梓情殷。克敦任恤之誼。甚屬可嘉。著該督撫等查明實數。分別具題。照例議敘嘉獎。以示鼓勵。該部即遵諭行。○又諭軍營文報。關係緊要。從前特派大員督察。以專責成。今據黃廷桂奏。稽察臺站。多屬營弁馳送。責成提鎮。稽查實為妥便。著照所請。派沿邊各提鎮不時往來查察。勿致稍有玩誤。其直隸山西亦著各提鎮就近督察。所有從前派出司道等文員。俱著回原任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黃

廷桂奏稱。西安滿營等摘缺馬匹在歸化城購買。山西綏遠城右衛撥馬三千匹。亦陸續買補。一時同購。必致難於採買等語。現在西路用兵。陝甘調缺營馬。急須購補。著照大學士黃廷桂所奏。先儘西安滿營各處應需馬數。速為買足。其綏遠城右衛應補馬匹。不必同時購買。○是日起。

上以歲暮裕祭

太廟齋戒三日。○乙丑。諭前據台柱奏報。永常

在臨潼縣病故。隨命尚書阿里衮馳驛前往驗視。若畏罪自戕。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刑。今據阿里衮查驗。實係因病致死。詳悉體訪。並無別情。永常之貽誤軍務。固屬罪無可逭。然既因病殞身。倖逃國典。姑免其顯戮。所有伊子額騰額。著發往拉林當差。○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唐古忒告稱。哈薩克錫喇遷至哈布塔克拜達克等處居住。意似觀望。又準噶爾人衆俱有望諾爾布琳沁為台吉。

之意似皆唐古忒捏飾之辭。已經明白開導。並曉諭哈薩克錫喇等語。唐古忒如此陳告。特因伊係阿睦爾撒納族人。今在額林哈畢爾噶居住。衆皆不悅。欲藉此傾軋。即如從前恩克博羅特。亦謂唐古忒全無踴躍從征之意。不若將伊游牧附近馬匹牲畜收取。盡攜其丁壯至軍營。使伊不得妄有異志。等語。曾告之扎拉豐阿。看來明係伊等互相猜疑。彼此告訐之辭。不足為據。試思噶勒藏多爾濟。荷朕深恩。哈薩克錫喇乃係阿逆仇人。必無從賊之事。策楞以噶勒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必無異志。曉諭唐古忒。並將此情節。行知哈薩克錫喇。甚合機宜。現在唐古忒隨同進兵。著留心查察。事竣後。若仍將唐古忒忒安置額林哈畢爾噶。殊屬未便。並著策楞存記。至彼時另指一地方安插。唐古忒。○又諭。據扎拉豐阿奏稱。噶勒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琳沁。於十二月初七日病故。等語。諾爾

布琳沁。年幼而甚奮勇。前緣伊父入覲。獨駐游牧。頗著勤勞。是以加恩封為郡王。今聞病故。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用示優卹。並傳諭噶勒藏多爾濟。不必過於傷心。此時若尚未同策楞帶兵前進。暫令在游牧休息。俟料理伊子事畢。再行續進。○丙寅。以歲暮。祫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諭前令各省保舉堪勝知府記名人員。朕量其人材較優者。業已次第擢用。所餘無幾。著傳諭各省督撫。於所屬同知通判州縣內。秉公慎選保奏。以備簡用。其有前次曾經保送記名。而未經擢用者。雖當引見時。其人未必遽見出色。但人之材具不齊。或非可一覽而盡在督撫等試看有年。自必知之甚悉。此內如有真知灼見。信其可勝知府之任者。不妨聲明。仍列薦剡。以副獎拔人材之意。該部即遵諭行。○丁卯。祫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詣。

皇太后宮問安。○以鑾儀衛鑾儀使王無黨為

福建漳州鎮總兵。○戊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阿巴噶多羅郡王索諾木喇布坦。教漢多

羅郡王垂濟喇什。科爾沁多羅貝勒特古斯額爾克圖。鎮國公索諾木色楞。多羅額駙多爾濟。固山額駙多爾濟瑚。索諾木鄂爾濟納。阿巴哈納爾。多羅貝勒達什敏珠爾。喀喇沁輔國公托克托瑚。公品級一等塔布囊齊齊克。郭爾羅斯。扎薩克一等台吉阿喇布坦。厄魯特。台吉噶勒丹達爾扎。右翼。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浩齊特。多羅郡王丹津烏珠穆沁。多羅貝勒達什衮布。科爾沁。固山貝子班珠爾。公品級一等台吉垂扎布。鄂爾多斯。輔國公色布騰諾爾布。教漢。輔國公桑濟扎勒。固山額駙旺扎勒。翁牛特。固山額駙車布登。喀爾喀。一等台吉海都布。及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等。召阿巴噶多羅郡王索諾木喇布坦。教漢。多羅郡王垂濟喇什。輔國公桑濟扎勒。科爾沁。多羅貝勒特古斯額爾克圖。鎮國公索諾木色楞。喀喇沁。公品級一等塔布囊齊齊克。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浩齊特。多

羅郡王丹津烏珠穆沁。多羅貝勒達什衮布。鄂爾多斯。輔國公色布騰諾爾布。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諭嗣後叅本內道府州縣

等官履歷夾片。其有由某缺改調某缺者。俱

於缺旁將缺之繁簡等字樣詳悉注明。○是

月。署直隸總督鄂彌達奏報各屬得雪得旨

尚欠霑渥。何遽為此滿足之言耶。○河南布

政使劉慥奏。安徽本年被災。鳳潁等屬差役

赴豫買米。豫省產米止光州一屬。民間蓋藏

究屬有限。查光屬四縣現存溢額穀五萬九

千餘石。原議撥給缺額州縣買補。今江南既

因歉收採買。即請碾米糶給。得旨嘉獎。○署

湖廣總督碩色。湖北巡撫張若震奏。湖北漢

口鎮。本年米價。每石銀一兩二三錢。近因江

南販運。增至一兩八九錢。茲准浙江撫臣周

人驥咨稱。浙省歉收。選商赴江漢採買等語。

臣等思鄰封理宜協濟。自應聽其糶運。但江

浙商人。同時購買。價愈昂。楚民亦受食貴累。

查乾隆十八年。楚北儲備案。存常平加貯穀四十萬石。請將此項穀。分飭各屬碾米。運至漢口。及田家鎮。委官設局。聽浙省官商買運。得旨嘉獎。○湖南巡撫陳宏謀奏。湖南省米價。因江北販運。日漸昂。民多呈官禁米。臣以江浙歉收。不應遏糴。惟糴多存少。恐來春缺乏。查楚省常平倉貯穀九十七萬八千六百石零。原供平糴。第出糴太早。恐難為繼。現有社穀四十三萬二千石零。分貯各鄉。屆春應

先儘社穀出借。後將常平倉穀碾糴。源源接濟。社倉恐有虧欠。乘此本息還倉時。飭道府委員盤查。現今地方官出示曉諭。俾知明年先借社穀。繼糴常平。民心可以無恐。得旨甚妥。可嘉之外。無可批諭。○山西巡撫兼管提督恒文奏。接准署陝西撫臣台柱咨。稱榆林府屬歉收。民請往歸化城運米等語。查歸化城本年秋收。止六分。難資鄰省買運。現歸化所屬托克托城。距榆林甚近。存倉穀十三萬

石零。本處借糴無多。酌撥三四萬石。令官商買糴。得旨。如所議行。○山西布政使蔣洲奏。晉省向例。遇教官缺出。俱由知府直隸州。徑詳學臣。批委署理。查各省教職員缺。均係撫臣委署。請嗣後由布政使遴員。具詳撫臣批委。報學臣備案。報可。○甘肅布政使明德奏。甘省自花馬池起。西至巴里坤止。計一百零三臺。向因經制千把。不敷派委。多派外委千把管理。此輩本係馬兵。如遲誤文報。斥革後

仍入伍食糧。不足示懲。請嗣後臺站遲誤者。照例斥革。加枷號兩個月。不許更名入伍。報可。○是年旌表孝子。江蘇等省龐佑等四名。守節合例。八旗滿洲額色里妻奇他喇氏等一百零二口。蒙古七十五妻都佳氏等二十五口。漢軍王朝棟妻向氏等十六口。安西等處駐防雷允明妻溫氏等二十九口。直隸等省蔡成標妻孫氏等四百九十口。夫亡殉節廣東等省葉儒漢妻藍氏等三口。未婚守志

浙江等省黃南隱聘妻顧氏等十六口百歲壽民婦安徽等省李人龍等二十四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趙貴等十二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三百一石一斗二升九合六勺

實錄卷五〇四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春正月己巳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哈達哈等將現在進兵情形奏聞前據伊犁衆台吉宰桑等會同薩喇勒往擒阿逆策楞玉保亦帶兵前進著傳諭哈達哈等此刻已得拏獲阿睦爾撒納之信即不必進兵若尚未得信著即照伊等所奏選兵三千名於北路夾攻更宜大張先聲以壯軍威所有隨同進剿官弁俱著照伊等所請帶往至進兵後駐劄烏里雅蘇台接辦事務成衮扎布一人不敷舒赫德人尚曉事著協同辦理○庚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宮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上年江浙二省歉收屢經降旨截漕賑卹令該督撫等多方撫綏惟是該省收成既歉米糧市價自必昂貴全賴商販流通源源糶運以資接濟所有江浙二省各關口應徵米豆額稅俱著加恩暫行免徵以廣招徠至秋收後照例輸納務期賈販輻輳市價平

減俾小民無食貴之慮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江浙兩省上年俱有被災州縣屢經降旨該督撫等加意撫綏並截留漕糧多方賑卹但念將來青黃不接之時尚需平糶接濟以資口食湖廣素為產米之區江西倉糧亦尚充裕著令江西湖南二省各撥米十萬石運交江浙以備平糶之用各該督撫務董率屬員善為經理毋令市價增昂俾窮黎均霑實惠該部即遵

諭行○又諭上年江浙兩省截留漕糧共一百一十餘萬石原為地方賑卹之需而其中亦有因朕南巡先期奏明備用者今思該二省現在歉收民食必須充裕方可有備無患雖屢經降旨多方撫卹而將來青黃不接之候小民餬口維艱實堪軫念恐該督撫等拘泥前奏或留其有餘以致澤不下究非朕意也所有江省截漕一百萬石浙省截漕十五萬石著交該處儘數賑糶撥用各督撫等具

董率屬員。善為經理。務俾窮黎均霑實惠。副朕子惠元元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自辦理準噶爾以來。喀爾喀王公等。朕或施恩加封。或按律治罪。皆視其功過。斟酌至當。初不因喀爾喀係舊日臣僕。有意苛求。亦未嘗任其希圖僥倖。非分加恩也。喀爾喀部落。素有怯懦退縮之心。從前初議進兵。曾經降旨訓勉。冀其各自振作。嗣喀爾喀王公等。皆知仰承朕意。平定伊犁時。人皆奮勉効力。是以將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等。優叙晉封。而額琳沁多爾濟身為扎薩克親王。叅贊軍務。將軍班第特派伊監視阿睦爾撒納同行。先經齊木庫爾密告逆賊叛迹。已露而扎薩克琳丕勒多爾濟等。又復屢次言及理宜相機擒治。乃額琳沁多爾濟並不速辦。反以阿睦爾撒納係雙親王。伊係單親王。難以辦理為辭。逡巡觀望。以致阿逆乘間脫逃。次日始帶兵追逐。勢已無及。試思此何等事。

而額琳沁多爾濟有意貽誤。致使逆賊免脫。其心尚可問乎。覈其情罪。萬無可逭。朕是以即將伊治罪。而桑寨多爾濟尚屬幼年。一聞阿逆遠竄。即能奮身追捕。巴雅爾什第等。勒殺包沁。勇往可嘉。朕皆加恩封賞。車布登扎布効力軍營。克繼伊父勞績。又將阿逆謀叛之意。屢次密告將軍班第。是以朕格外施恩。由公爵封至貝勒。以示鼓勵。至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與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原係阿睦爾撒納同隊之人。逆賊負恩背叛。形迹顯然。伊等豈無所知。且朕曾經密諭色布騰巴勒珠爾。令其小心防範。乃全不經心。反為逆賊所惑。與班第等意見不和。經朕降旨。令色布騰巴勒珠爾來京。並將青滾雜卜調辦汗哈屯事務。孰意色布騰巴勒珠爾到京。並未在朕前奏及阿睦爾撒納一語。在色布騰巴勒珠爾身為額駙。位列藩王。不但伊無附賊之理。即青滾雜卜。世受國恩。亦斷不至與



逆賊通謀朕原可以深信第色布騰巴勒珠爾年幼無知一至於此朕實不勝憤懣已降旨將伊王爵革退嚴加禁錮至青滾雜卜亦係御前行走之人非他人可比且去歲進兵甚屬奮勉其罪不過與逆賊共事之時稍為附和耳朕念伊往日勤勞姑從寬免嗣後益當痛改前非勉力報効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信賞必罰功罪皆由人自取毫無畸重畸輕之見可告天下後世恐伊等不知妄生疑

惑著將此通行曉諭喀爾喀王公等知之○又諭曰貝勒車布登扎布人甚奮勉著傳諭哈達哈等進兵時帶同前往○辛未諭據署黑龍江將軍綽勒多奏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呼蘭等處八旗水師營驛站官莊人等各年未完糧石并本年借給口糧共十五萬五千餘石請分年完交等語齊齊哈爾等處連年被災歉收兵力自多拮据兼之調派隨征甚為出力朕心深為軫念著將齊齊哈爾

黑龍江墨爾根呼蘭等處節年未完借欠糧石并本年借給口糧十五萬五千餘石俱加恩免其完納以示優卹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努三著授為三等侍衛協同左都御史何國宗等挈帶儀器前往伊犁測量晷度○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奏據阿睦爾撒納奏班第等臨事暴急凌辱喇嘛薩喇勒擄掠無忌激成變亂臣受恩圖報現擬整頓四衛拉特游牧並令回人布魯特塔什干哈薩克等

臣服祈賞臣管轄四衛拉特印信諭朕覽阿睦爾撒納所奏顯係窮蹙無歸故為此搖尾乞憐之狀以圖僥倖於萬一然其背叛之罪百喙難辭現在伊犁喇嘛宰桑等前往擒拏并將軍策楞已經進兵會勦自可計日就擒明正其罪以伸國法至伊摺內所奏情節雖未可盡信但阿睦爾撒納中途逃竄並未前抵伊犁而該處之喇嘛人等遂至倉猝生變則班第等之辦理不善已可概見適與朕前

降之旨相符。將此宣示中外知之。○又奏據侍衛順德訥稟稱。至額貝圖諾爾宣諭阿布賚。不勝歡忭。遣人齎奏同入覲。又至阿布賚之弟汗巴已處宣諭訖。旋至博羅塔拉。見阿逆患病。兵不過二千餘。看來必逃入哈薩克。又據遣諭阿睦爾撒納之兆齊稟稱。詳察所屬離散。人人含怨。報聞。壬申。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據衍聖公孔昭煥奏。至聖廟戶在廟納丁供差。一切本身徭役。俱蒙恩優免之人。歷來遇地方官有額外派辦派買事件。難以隨心呼應。每事調劑。殊屬非易。請將現存戶丁酌留五十戶。其餘戶丁改歸民籍。交地方官編審。與民籍一體當差等語。我朝輕徭薄賦。凡屬編氓。本無公旬徭役。地方偶有興作。亦皆動帑予直。初非額外差派。不知其所奏派辦派買者何事。或東省尚有此陋習。則概當嚴行禁止。不獨廟戶為

然。著該署撫白鍾山查明據實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衍聖公孔昭煥奏。請裁減廟戶。改歸民籍一摺。已有旨令該署撫查奏。朕閱摺內情節。名為裁減廟戶。撥歸民籍。實則謂廟戶不免派累。歸咎有司。如果有司營私為已。派累至於廟戶。則白鍾山所司何事。何不查叅。如因明年祭曲阜應辦橋梁道路而言。則宿頓掃除例。准開銷。從無絲毫擾及閭里。以理而論。朕往祭曲阜。即衍聖公尚當却掃。豈可以領價供役。尚謂地方官派累煩苦。有是理乎。若另有派辦之處。該署撫亦不得含糊諱飾。著將孔昭煥原摺鈔寄白鍾山。逐細詳查。據實奏聞。再降諭旨。○又諭曰。孔昭煥所奏裁減廟戶一摺。已交署撫白鍾山查奏。至摺內所稱皇莊名目。想沿襲前代舊稱。然亦祇應稱官莊。何得輒用皇字。俱著改正。予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詐。無臣而為有臣。孔昭煥可謂不能讀其祖書矣。著傳諭孔昭煥知。

之。○又諭曰。衍聖公奏摺兩件。一奏告子不宜從祀。告子是言性惡之人。與孟子相反。不應並祀。尚屬有理。已批九卿議奏。然亦絕無關繫之事。讀書人每於此等處沾沾置辨。一奏廟戶不應當差。內稱皇莊宇樣亦殊不合。如係歷代賜田。宜稱官莊。爾等可即為改正。至此時丁銀已經停徵。安有地方官更令百姓當差之事。且係何項差使。朕實未明。若因東巡派令修路。則修路皆動官項雇夫。然令地方官捨本地之人不雇。派而令遠派他處之人。必無是理。況既給價。則非強派。且朕展謁

先師。衍聖公即躬身却掃。尚屬當然。督令廟戶除道清塵。以供奔走。更理所應。豈宜轉庇廟戶。並給價雇派。亦不肯為。更為愚昧之至。此不過倚大學士陳世倌外姻之勢。干與地方公事。其所陳奏。大都發禮部議。又係陳世倌管理。可以互相倚庇。伊係少年之人。理宜

安分自守。方可保其安富尊榮之樂。若干與一毫公事。不特陳世倌不能保其大學士之任。即衍聖公家豈無弟男子姪。可堪承襲者。便是無福承受之人。爾等可繕諭旨發出。陳世倌亦並寄字與伊知之。○又諭。據哈達哈等奏。喀爾喀公巴圖孟克。出痘身故。喀爾喀公巴圖孟克。在軍前始終奮勉。茲聞溘逝。深為憫惻。著加恩賞銀三百兩。以資營葬。即由軍營撥給。仍著該部照例致祭。○以原任厄魯特散秩大臣賽音綽克。托弟賽音伯勒克襲職。○癸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御重華宮。召大學士內廷翰林等茶宴。以立春日雪聯句。○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奏。催令厄魯特兵丁起程外。仍令該頭目人等。設卡稽察。如有逃回逗留者。以軍法從事。並勸令噶勒藏多爾濟迅速起程等語。富德此奏。特見現在事勢較

易欲以奮勉見長耳。然辦理失之已甚。此項兵丁俱係蒙古。全在臨事鼓舞。善於駕馭。若過為嚴峻。轉非所宜。於事亦甚無益。且各處兵丁已經前進。伊又將何項兵丁設卡耶。著即停止。如已設卡。斷不可過為防範。致令伊等疑懼。至噶勒藏多爾濟甫經喪子。富德並不體諒。一味催促。殊屬非是。著即傳諭噶勒藏多爾濟。朕聞伊子諾爾布琳沁病故。深為憫惻。特令伊仍在游牧處休息。緩赴軍營。並宜善自調攝。勿因喪子過慟。此時策楞等想已擒獲阿睦爾撒納矣。噶勒藏多爾濟即在游牧處調養身體。如策楞處尚在需人。伊再前往。亦不必過急。將此一併寄信與策楞知之。○是日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甲戌。諭數年以來。朕念滿洲生計維艱。曲為籌畫。除八旗額設前鋒護軍馬甲外。復特降諭旨。添設領催養育兵額。缺伊等生計。較前已有起色。但念現在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

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据。是以於拉林開墾地畝。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滿洲前往屯種。此欲我滿洲世僕仍歸故土。生計充裕。至意非如不肖犯法。發往拉林者可。比即如此。次前往人等。由京起身之先。每戶賞給治裝銀兩。沿途復給與車輛草束。到彼又賞給立產銀。並官房田地。以及牛具籽種等項。計一戶需銀百餘兩。則所遣三千滿洲用銀不下數萬餘兩。朕所以不惜此費者。蓋欲伊等永遠得所。曲為體恤。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節用度。以墾屯為務。稍有餘暇。勤習騎射技勇。設所學有成。在彼處又可挑取馬甲差使。未嘗無出身之地。著傳諭該將軍副都統等。詳悉曉諭。但此次遣往人數甚多。良莠不一。設有不肖匪類。恣意橫行。或不顧彼處安生。潛逃來京者。該將軍等一經拏獲。即行奏聞。於彼處正法示眾。決不姑息。將此亦並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和起

等奏稱。從前投誠之布圖庫等。原在額爾齊斯阿塔瑪里地方居住。懇請歸伊游牧等語。現今準夷平定。額爾齊斯阿塔瑪里一帶。盡入版圖。即令其仍回原處。未始不可。但現在天氣尚寒。行走稍艱。暫令在巴里坤居住。俟擒獲阿逆後。再令伊等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遷回原處居住。○叅贊大臣達勒當阿奏。散秩大臣普爾普告稱。受恩圖報。現在游牧處。選兵會勦逆賊等語。現今藍翎兆坦。偕同

前進報聞。○乙亥。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雍和宮行禮。○丙子。享

太廟。遣果郡王弘瞻恭代行禮。○遣官祭

太歲之神。○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丁丑

上御山高水長幄次。賜外藩蒙古王公等宴。○

軍機大臣等議奏。各省所設府僧綱道紀未

給銅印者。報部補鑄。其州縣僧道官。已給者

應飭繳從之。○叅贊大臣玉保奏。納木奇。阿

巴噶斯。部落相隔路遠。兩路進擊。軍勢稍分。

現議一面遣人招降納木奇。一面先將阿巴

噶斯之五得沁人等。在烏蘭烏蘇西喇特克

等處游牧者。勦滅收其馬畜。給官兵。再抵安

濟海博木。擒罕阿巴噶斯。報聞。○戊寅。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明奏

車凌烏巴什密告訥默庫情形可疑。請將訥

默庫人等。留駐塔楚地方等語。舒明此奏。未

免過慮。訥默庫入覲時。經朕訓諭。伊所屬宰

桑察罕。鼐濟。巴圖濟爾噶勒。烏察喇勒等。俱

可信之人。伊等曾保其無他。現在阿睦爾撒

納即日就擒於伊有何牽涉。過為防範。恐伊轉生疑懼。著寄字舒明。仍照原議。令訥默庫所屬人等。與車凌烏巴什所屬。一同移駐訥默庫。萬一稍有別情。舒明但詢問察罕。鼎濟巴圖濟爾噶勒。辦理必無錯悞。伊等在朕前。另有所奏。斷不至別生事端。舒明毋庸過慮。○命賞散秩大臣布林銀一百兩。衣一襲。授伊犁台吉諾爾布敦多克等來使鄂爾奇木濟烏特巴拉韋諾克鄂斯庫齊木伯勒等為三等侍衛。各賞銀五十兩。衣一襲。○是日起。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已卯諭同左都御史何國宗前往伊犁等處。測量之監副傅作霖著賞給三品職銜。西洋人高慎思著賞給四品職銜。俱准照銜食俸。其馬匹廩給亦即照銜支給。○諭軍機大臣等。薩喇勒之兄布林及和碩特台吉等來使五人。現已到京。朕詢問彼處之人。據布林等奏稱。約蘇圖將察哈什留於

彼處游牧等語。察哈什係阿睦爾撒納一類之人。斷不可留於彼處。著傳諭約蘇圖將察哈什交與策楞。遴員拏解來京。前曾降旨令策楞等到伊犁時。將噶爾丹策零與圖查明齎京。今看來該處人等敬信綽羅斯之人。著不必將噶爾丹策零與圖齎京。再前聞班第之子色布騰被羈彼處。色布騰非他人可比。伊父被賊圍困自盡。伊何忍惜命苟活。似此等人亦何足惜。是以降旨將伊交鄂勒哲依令在彼處差委。今據諾木察告稱。色布騰自盡傷輕。是以未死。則色布騰尚知捐軀盡義。不必留於彼處。即令來京。即傳諭策楞等知之。○又諭曰。達什達瓦之妻屬下宰桑布林鄂齊爾。入覲朕已加恩授為散秩大臣。托里亦係大宰桑。亦著授為散秩大臣。至所給達什達瓦之妻勅書一道。著交布林鄂齊爾等齎往。到時即交達什達瓦之妻。其餘宰桑屬下人等著詢問布林鄂齊爾等量伊等之職

銜應授為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叅領者即著各分別補授。得木齊即授為佐領。收楞額即授為驍騎校。應移駐時將伊等俱移駐阿爾台地方。著傳諭兆惠妥協辦理。○諭達什達瓦妻車臣默爾根哈屯曰。達什達瓦係準噶爾後裔。自準噶爾擾亂之後。所屬離散。各失生業。大兵平定伊犁時。將軍大臣等即將汝土地陳奏。今汝率衆至巴里坤投誠。汝以婦人能知大義。輸忱臣服。朕甚嘉焉。是用特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八

需恩施。封汝為車臣默爾根哈屯。所屬大宰桑布林。鄂齊爾托里。俱授為散秩大臣。其餘人員各量本職分授為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叅領等官。得木齊授為佐領。收楞額授為驍騎校。移駐阿爾台地方。安居樂業。汝受天朝厚恩。宜撫綏所屬。俾各安輯。以期欽承。毋懈。至汝所屬宰桑等。受朕恩施。得受官爵。亦宜各飭所屬。永除剽掠之習。誠能安靜守法。庶承受有加。無已之恩施。若更妄肆剽奪。有

違禁令。該管官員必守法嚴行約束。不可嘗試。特諭。○又諭。據阿蘭泰奏稱。郡王品級貝勒色布騰。前赴軍營。中途病故等語。色布騰自入覲以來。深知感戴朕恩。遇事誠心効力。人亦明白。今聞身故。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其貝勒職銜。即著伊子巴桑承襲。○又諭。曰。色布騰係副盟長。所遺員缺。尚應簡員補授。公瑪什巴圖。是否一部落之人。著傳諭舒明。向策楞詢問。若同一部落。即著瑪什巴圖補授。○庚辰。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九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前據富勒渾奏。鄂樂舜於上年在浙江任內。藩司同德見其缺用。授意分司鄭景莊。勒派通省鹽商銀八千兩。轉交鄂樂舜收受等語。因特命侍郎劉綸。馳驛前往。會同總督喀爾吉善。查審具奏。今據劉綸等查奏。情節甚屬含糊。撫藩膺通省封疆重寄。果有此通同營賄之事。斷難姑容。必須詳



悉研審。務得實情。方可按律治罪。富勒渾原奏。同德於鄂樂舜初到時。授意分司鄭景莊。勒派商銀。而喀爾吉善等。則稱甲商葉如春等。於鄂樂舜調任安徽。商量公送程儀。託運判鄭景莊轉稟。鄂樂舜因向借貸。隨公備銀六千兩。送至舟次。與富勒渾原奏。初到任時。授意勒派之語。全不相符。如果情節屬實。富勒渾即非誣枉鄂樂舜。而同德無授意勒派之事。則是富勒渾誣枉同德也。即當詰問富

平定人三十四

二二

勒渾。若富勒渾無可置辯。即當叅奏富勒渾。治以誣人之罪。乃喀爾吉善並不詰問。及此。僅據鄂樂舜等一面之詞。誣卸運判鄭景莊。而鄭景莊又不過傳述其語。並未過付。不過交部察議。無可治罪。而同德富勒渾之虛實。是非置之不問。希圖調停和事。有是理乎。且商人等供內。稱鄂樂舜調任浙江。各商到蘇迎接。賞給體面。因於去任時。餽送程儀等語。試思鄂樂舜身任巡撫。管理鹽政。衆商來接

平定人三十四

三二

時。何以即賞與體面。顯有市惠營私情事。既有此供。何以竟未究詰。惟以離任缺費借貸為詞。一似情有可原。不知者以為借貸即加治罪。於法過重。試問鄂樂舜到安徽任已及一年。此一年中。還過幾何。還過幾次。其為借貸為勒索。可以不辨自明。此等緊要處。皆必須研鞫者。而一味含糊。若即此便可完案。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從未肯稍為遷就。此內外臣工所共知。劉綸於外省案件。閱歷未深。喀爾吉善歷任封疆。不應如此顛預草率。殊非朕委任之意。此案著交與總督尹繼善。就近前往浙江。會同伊等。悉心重加研訊。如仍不得實在情節。朕必將該撫潘臬等。概行革職。並提解衆商。及有名人犯。同至京師。候朕特派大臣嚴審定擬。諭軍機大臣等。據和起奏。公納噶察屬下噶臧。率五十戶往青海地方游牧。又導引將軍策楞。勒減布庫努特等語。噶臧等自伊犁遷來。途次被劫。著



和起等察看伊等現在情形若似應接濟即可酌量賞給令伊等暫住巴里坤地方其應如何妥為辦理之處已降諭策楞和起等一併遵照辦理○辛巳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上年江省被災各屬雖屢經降旨多方撫卹但恐將來青黃不接之時間閭餬口維艱實深憫惻向來以工

清實錄卷五十四

二十二

代賑亦救荒之一策現在下河及芒稻河等處并他項工程有應行疏濬修築者隨宜興舉俾小民得趁工覓食而水利隄防均有利賴洵為一舉兩得著交與尹繼善莊有恭富勒赫悉心相度籌議奏聞尋奏查被災地方如山陽縣市河實應縣黃浦河久淤應濬安東縣平旺河兩岸本無隄防水長為患應築子堰沛縣逼近昭陽等湖地窪受水支河沙淤除水占處俟涸時施工應先挑下段乾地

邳睢屬峯山閘下舊引河黃水淤溢應濬桃源清河兩縣六塘河堤堰原係民修災黎無力應借帑修築分年徵還以上汛前急工皆足資小民口食得旨如所議行○諭軍機大臣等內大臣尼瑪深感朕恩伊回游牧時即將該鄂拓克內派撥兵丁馳赴軍營甚屬奮勉著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即於伊子內指名具奏令其承襲○壬午

上奉

實錄卷五十四

二十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乙未皆如之○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命授厄魯特忒克錫卓奇克三雅布達勒等為藍翎侍衛○癸未

上詣

安佑宮行禮○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及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等宴召阿巴噶多羅郡王索諾木喇布坦教漢多羅郡王

垂濟喇什輔國公桑濟扎勒烏珠穆沁多羅  
貝勒達什衮布科爾沁多羅貝勒特古斯額  
爾克圖固山貝子班珠爾輔國公索諾木色  
楞喀喇沁多羅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  
瑚圖靈阿輔國公敏珠爾喇布坦扎薩克一  
等他布囊齊齊克鄂爾多斯輔國公色布騰  
諾爾布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阿巴哈納  
爾多羅貝勒達什敏珠爾至御座前賜酒成  
禮○諭上年上下兩江被災各屬雖屢經降

實錄卷五百四

二十四

旨截漕撥粟撫賑兼施但念麥收之期為時  
尚遠當此青黃不接之候小民餬口維艱殊  
堪憫惻著加恩將被災最重次重之州縣極  
貧各加賑三個月次貧加賑兩個月被災較  
輕等處極貧各加賑兩個月次貧加賑一個  
月各衛軍隨坐落州縣一體加給其勘不成  
災例無賑卹之吳江等州縣並酌借口糧一  
月以資接濟於秋收後免息催還所需賑糧  
酌量倉貯多寡銀米兼放折賑銀兩仍照加

實錄卷五百四

二十五

增之數折給該督撫其詳悉查明分別輕重  
督率屬員善為經理務俾災黎均霑實惠該  
部即遵諭速行○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百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五重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正月甲申

實錄卷五百五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軍  
機大臣等從前北路軍營遣往阿睦爾撒納  
傳諭之厄魯特兆齊今與侍衛順德訥同回  
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並著哈達哈等將伊  
妻子查出給還令在察哈爾居住○丙戌諭  
軍機大臣等據納木扎勒奏稱派出照料輝  
特和碩特游牧之扎薩克旺布多爾濟現患  
目疾請另派頭等台吉旺臣照料等語著照  
所請另派旺臣照料厄魯特等游牧○又諭

據納木扎勒奏稱厄魯特等屯田所需籽種  
由色楞額處購得二百七石五斗每石價銀  
二兩六錢由塔密爾鄂爾昆二處購得五十  
石五斗每石價銀三兩六錢現在二麥籽種  
足敷厄魯特等耕種較由歸化城運解甚為  
儉省價銀應否向厄魯特等名下扣還請旨  
遵行等語厄魯特等自慕化歸附以來伊等  
一切生計俱施恩養贍今屯田所需籽種價  
銀不必在伊等名下坐扣即加恩於正項錢

實錄卷五百五

糧內動支著寄信納木扎勒明白曉諭厄魯  
特等現在大皇帝施恩復賞給籽種價銀爾  
等務宜各安生業及時耕種以期永遠安居  
仰副天朝柔遠至意○軍機大臣奏署直隸  
總督鄂彌達咨稱前奏請截留尾幫漕糧十  
五萬石留江浙備賑以直隸附近天津通州縣  
溢額米暨熱河買存餘米交倉補額奉硃批  
此汝江浙幕友之語知道了欽此是否准行  
咨明候覆得旨鄂彌達所奏截留尾幫漕糧

留江備用。而以直屬溢穀碾米運通抵補一摺。江浙一隅偏災。現已多方籌畫。何致動及直隸穀石。已屬迂曲難行。且漕糧已截及百萬矣。該撫寧不聞之乎。鄂彌達此摺。明係伊署中江浙幕賓之語。前摺批示已明。若當准行。自必早降諭旨。何以又咨軍機處請示耶。可傳諭鄂彌達知之。○丁亥。刑部議覆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常熟縣奸民朱思藻。怨望謗訛。狂悖不法。應如所議斬決。得旨。朱思藻一案。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將該犯擬以斬決。自屬罪所應得。朕自即位以來。刻以愛民為念。偶遇地方荒歉。多方賑卹。惟恐一夫失所。此實上可以質之

天

祖而下。可以對之黎庶者。即如上年命戶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項。凡用一百四十三萬。已不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米稱是。且江省去

歲秋災。朕軫念民依。截漕撥粟。數踰百萬。地方大吏。亦尚能仰體朕懷。加意撫卹。乃朱思藻編集四書成語。以洩其怨望之私憤。侮聖非法。實乃莠民。但念暑雨祁寒。怨咨必不能免。或者。有司查辦之初。而譴張之徒。迫不及待。以致罹法。然該犯究因災望賑。尚與胡中藻之身列仕版。無故悖逆。謗訛者有間。朱思藻著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交該將軍嚴行管束。并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大兵進勦。遇阿巴噶斯。得木齊哈丹。西喇布爾古特。收楞額。德勒克。恩克等投誠。請擒隨阿逆同叛之哈丹。贖罪。查逆賊阿巴噶斯屬人。理宜全誅。但天兵一到。即悔罪來投。尚可恕。隨令諭各得木齊等。共擒哈丹。其班咱游牧。已收取。並將伊弟喇嘛達什藏布擒拏。報聞。○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前行聖公孔昭煥奏。裁減廟戶。改歸民籍。一摺。經朕降旨。交該撫白鍾山。將地方有司。有無營私派

累廟戶之處。詳查據實奏聞。白鍾山奉到此旨。理宜即行查奏。今孔昭煥已具摺奏覆。而白鍾山查奏之摺。尚未奏到。甚屬遲延。至孔昭煥奏摺內稱。曲阜縣上年派辦柴草米豆等項。又鄒縣知縣大章。私毀孔孟遵例免差碑碣等語。此摺已交該部議奏。著一并鈔寄白鍾山。令其據實詳查。將該地方官有無違例派累之事。查明速行奏聞。不得稍存瞻顧回護之見。○緩徵山西交城縣。乾隆二十年

霜災地丁銀二千八百六十兩有奇。社義倉借穀二千四百九十石有奇。○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哈丹攜帶阿巴噶斯妻子脫逃。內大臣尼瑪領兵前往追捕等語。尼瑪自到軍營以來。頗著勞績。今又能勇往任事。殊屬可嘉。尼瑪原係布魯古特台吉之裔。著施恩晉封公爵。仍辦理圖什墨勒事務。至圖什墨勒辦事人。宜量其年勞。酌定次序。鄂勒哲依係舊臣。年亦最長。著在前。哈薩克錫

喇次之。其次則尼瑪。又其次則約蘇圖。此所定次序。俱係斟酌至當。著策楞等明白曉諭鄂勒哲依等知之。再此時阿睦爾撒納想已拏獲。著交薩喇勒鄂實並添派哈清阿協同解京。仍著伊等沿途小心照料。○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朕覽策楞所奏伊犁台吉宰桑等在阿底斯巴克地方圍困阿睦爾撒納一事。此言尚屬可疑。閼勒奇嶺博羅布爾噶蘇台兩處隘口。皆設兵堅守。阿睦爾撒納勢不能

越至阿底斯巴克地方。詢之現在京師之布林鄂齊爾等。俱言似非實在情形。此必係阿逆勢窮力竭。揚言伊在彼被圍。使我軍聞信不往博羅塔拉擒拏。伊得乘間免脫。以為緩軍之計。著傳諭策楞等。悉心偵探。究竟阿逆潛蹤何處。領兵直入尼瑪玉保等俱已前進。並即速知會伊等。務須探問明確。前往追捕。毋為浮言所惑。○又諭現在我兵既已深入。而尼瑪又同阿敏道前行。則後隊續進兵丁

為數無多。策楞、玉保理應同行。方為妥協。今據玉保奏稱。勦滅阿巴噶斯人衆。則玉保又與策楞分兵前進。伊等但因賊人散處。遂各分兵前往。然此際自應以擒拏首惡阿睦爾撒納及阿巴噶斯哈丹等為要。著傳諭策楞、玉保。伊二人務須併力前進。相機籌畫。速期成功。以副朕委任之意。○辛卯。諭曰。白鍾山查覆衍聖公孔昭煥所奏廟戶一摺。稱並無派累之事。數年以來。朕巡幸所至。一切供頓。取諸內府。從未累及閭里。即除道安營。亦皆動帑予直。至於隨營薪蔬芻秣之屬。則扈從官兵日用所必需。有司先期儲備。以待臨期。給價和買。此臨幸所至皆然。亦斷無使隨駕之衆。皆自京攜數月糧。而不許沿途買用之理。况朕親祭曲阜。即衍聖公尚當躬自却掃。豈有轉庇廟戶。歸咎有司之理。今據白鍾山查明有糧之家。依託廟戶影射居奇。及飭該縣退還價買糧石等事。且稱孔昭煥少年怯

懦。皆伊叔祖孔繼洑、孔繼汾主持慫恿等語。其憑藉家世。把持生事。殊不能安分自愛。孔昭煥雖云年少。已非幼穉。無知可比。本應交部治罪。姑念其為聖人後裔。著加恩免其交議。孔繼洑、孔繼汾著交部嚴察議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奏稱。現在催令噶勒藏多爾濟作速進兵。並稱巴雅爾未經遣人赴額琳沁處等語。此奏未協事機。噶勒藏多爾濟因伊子病故。傷悼成疾。乃情理之常。朕尚降旨令其善為調攝。至巴雅爾因馬匹不敷。亦係實情。况現在伊犁喇嘛宰桑等出兵追拏阿睦爾撒納。是噶勒藏多爾濟之兵已可不遣。至和通鄂勤曾經途遇布林。則巴雅爾未遣使於額琳沁。想已知布林前來之信耳。富德不論事之輕重。惟恐與伊前奏不符。喋喋陳奏。所見殊屬鄙小。富德著革去叅贊大臣。仍留副都統職銜。專管臺站事務。一切軍營事宜。毋得干與。○癸巳。諭前因史載賢屢任

大員由獲罪後再加錄用。仍復昏惰廢弛。并縱容伊子種種不法。是以拏交刑部治罪。以為負恩之戒。今經刑部審擬。罪屬應得。但該員既已雙目瞽廢。所擬杖徒。及發往軍臺効力之處。俱著加恩寬免。○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署安西提督冶大雄。年老重聽。辦事不能悉心斟酌。其叅奏方觀承。係任性執拗。有心推諉。恐其効奏。託辭取巧。先占地步。報聞。○甲午。定西將軍策楞等奏。據投誠

庫圖齊稱。上年同伊犁喇嘛等。與將軍薩喇勒。公丹拜等。約於十一月初一日。在博羅布爾噶蘇台。圍勒奇嶺。兩路會齊。協拏阿逆。因諾爾布敦多克。兵未至。阿逆得信。豫為防備。至十二月十五日。薩喇勒及諾爾布敦多克。錫克錫爾格等。在伊犁諾羅斯哈濟拜牲地方。與阿逆遇。衝殺兩日。阿逆與回人和卓木合。兵勢頗盛。遂各四散等語。現在錫克錫爾格與薩喇勒等。由珠勒都斯前來。阿逆已入

伊犁。應兩路會剿。即令鄂勒哲依等。帶兵由珠勒都斯進。臣等仍勦滅阿巴噶斯等。游牧直抵伊犁。又據叅贊大臣哈薩克錫喇等報。兵至瑪納斯。台吉達什領子賽音伯勒克等。投誠。願出兵効力。至和爾郭斯河。獲阿逆信用之軍。桑察袞。並伊子巴朗。現派侍衛布瞻泰。解京。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據庫圖齊告知伊犁。現在情形。伊等即與鄂勒哲依等。分路進兵等語。策楞等聞知此信。即議分

路前進。甚合機宜。朕意庫圖齊所言。尚屬可疑。未必非阿逆詭謀。冀緩大兵前進之計。今策楞等不為所惑。分道夾攻。計日自可就獲。至阿逆雖已前往伊犁。其所居塔爾巴哈台。博羅塔拉等處。應尚有存留之人。著派尼瑪帶兵數百名。前往勦滅。以分賊勢。其阿巴噶斯哈丹二人。雖力窮來降。亦斷不宜寬貸。伊等早經歸順。乃助阿逆為亂。情甚可惡。如果知罪。將阿逆擒獻來降。不特免其誅戮。尚當

加恩如僅束身來降仍即行正法以彰國憲著曉諭庫圖齊令其轉告阿巴噶斯等知之察衮亦係助惡之人今既擒獲即嚴加看守押解來京治罪伊妻係杜爾伯特汗車凌之女著加恩寬宥策楞等既交哈薩克錫喇安置甚屬妥協俟事竣後車凌等移往舊游牧時仍令與車凌同住再鄂勒哲依係準噶爾舊人甚屬幹練今既領兵由珠勒都斯進發著加恩照將軍體制統領辦事以鄂實為叅贊大臣遵照前旨諸事聽其措畫悉心辦理朕意再派吞圖布偕鄂勒哲依同行更屬有益此旨接到若鄂勒哲依已經前進吞圖布亦毋庸更往仍令隨策楞等辦事現據鄂實奏稱遵將軍檄文即在特訥格爾軍營整齊兵馬尅期前進等語伊等領兵前往遇見薩喇勒即將加恩鄂勒哲依統領大兵之處詳悉諭知因鄂勒哲依曾在準部辦理圖什墨勒事務招降人衆易於集事若薩喇勒乃係

受恩最久之人自能仰承朕意與鄂勒哲依會合時一切事宜俱應聽鄂勒哲依指示和衷共濟惟期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其納噶察等即遵前降諭旨輕騎前往阿克蘇城曉諭衆回人等如遇阿逆逃竄往彼即行擒獻○乙未諭曰朕於二月十三日啟鑾前往曲阜祭告孔林所有應行豫備事宜各該衙門敬謹辦理○諭軍機大臣等策楞鄂勒哲依等現在分路進兵所有北路兵丁前經哈達哈等奏請前往博囉塔拉協拏逆賊繼又停止進發今已值春令上年此時即已進兵著傳諭哈達哈等帶領現在兵丁緩行至阿爾台以外不必深入揀選水草充足地方牧放馬匹使賊聞知西北兩路進兵進退無措中途遇各部落人衆應行擒拏安撫分別辦理倘阿逆迫於西路之兵逃避前來即行擒拏哈達哈等務宜悉心籌畫妥協辦理○又諭曰達勒



當阿等奏稱薩喇勒領兵由珠勒都斯前來已遣喀爾喀公恭格敦丹等先至俟其到時即會同前進擒剿逆賊等語薩喇勒帶領喀爾喀王公等辦事伊犁原無重兵駐劄一旦中賊詭謀被圍受困朕甚深軫念今能奮身歸來不特不加罪譴俟阿逆擒獲後尚當格外施恩著將此明白曉諭薩喇勒等此時現在同來者若干人其尚留彼處者若干人並陣亡及病故者俱交與薩喇勒查明奏聞分別加恩薩喇勒錫克錫爾格巴桑俱遠道前來將來又即領兵深入俱著加恩各賞銀三百兩錫克錫爾格巴桑並授為散秩大臣諾爾布敦多克前已降旨封授公爵其同來之喀爾喀察哈爾厄魯特等俱著酌量賞賜令其製裝仍往軍營効力所有定邊右副將軍印原係薩喇勒掌管今應仍行給與昨命鄂勒哲依由珠勒都斯進兵伊在準部原辦圖什墨勒事務人甚歷練是以令其統領大兵

照將軍體制辦事且其年較薩喇勒為長今與薩喇勒同隊其定邊右副將軍印著伊二人公同掌管其奏事列名應以鄂勒哲依為首扎拉豐阿此時已應與策楞同在一處即著在叅贊大臣上行走不必更用副將軍印伊等務期屏去形迹和衷共濟方為無負任使前據哈達哈等奏稱將回人阿底斯等遣往西路効力即交與鄂勒哲依等帶領前往以便招服各部落回人但此內有與阿逆同謀者不可不加意覺察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正法現據錫克錫爾格等告稱彼處回人附和逆賊甚屬可惡且能資給阿逆馬匹進兵時即將回人等牲隻收取亦可以增我兵力再特訥格爾一帶現有臺站事務富德不必同達勒當阿等進兵仍著駐劄彼處辦事頃兆惠亦知薩喇勒前來之信奏請帶兵由吐魯番往迎已降旨催其前往著即前赴特訥格爾會同富德辦理臺站事務○又諭

現聞阿逆已抵伊犁。大兵應速行進發。所有各處兵丁俱已齊集。即陸續繼至之兵亦絡繹奔赴。策楞等此時少為延緩。則賊勢愈固。殊於機宜未為允協。逆賊自博囉塔拉遷至伊犁。伊犁與博囉塔拉形勢不殊。然究為準噶爾總匯之地。阿逆在彼施其奸計。衆人易於脇從。益增黨羽。大兵速進。即不能一時擒獲。將伊脇從之人先行勦滅。亦足以張軍威。或將阿逆逐出伊犁。使其窮無所歸。自可計

平集六十三

五

日就俘。倘伊堅拒自守。我兵即踞形勝之地。將伊圍困。日久內變自生。必有擒獻軍門。邀恩封賞者。此等情形皆可豫料。策楞等務期加意辦理。從前伊犁喇嘛等皆稱擒賊贖罪。朕即降旨。令將伊等寬宥。免其誅戮。大兵前進。喇嘛等如果即時迎降。著仍遵前旨辦理。若又順從阿逆。則反覆無常。斷不容恕。應即嚴行勦滅。其額琳沁。巴特瑪車凌等如能擒獻逆賊。束身來歸。策楞即准其來降。以分賊

實錄卷五十五

六

勢。倘執迷不悟。至事勢窮蹙。方來乞命。著即將伊等正法。毋得少為姑息。從前存貯伊犁緞足銀兩。聞係宰桑巴朗管理。策楞等到彼。巴朗若能將原物交出。即奏聞加恩。以示鼓勵。再前議。令沙克都爾曼濟之子圖們等帶兵協擒阿逆。今沙克都爾曼濟量已抵策楞軍營。應即設法通信。圖們等派兵擒拏。使逆賊無所逃遁。何以並未籌及。此時惟在早抵伊犁。則諸事皆可就緒。策楞等其仰體朕心。奮勉從事。毋稍逡巡觀望。坐失事機。○又諭現在達勒當阿。同副將軍薩喇勒。由珠勒都斯一路帶兵前進。所有特訥格爾地方臺站馬匹。止富德一人不敷經理。現在和起豆斌辦理巴里坤事務。亦俱熟練。著傳諭兆惠速往特訥格爾會同富德管理臺站一體辦事。○兵部議准。御史楊開鼎奏各省堤塘外另有小報房。皆無職之人。呈科取結。便准開設。易滋私鈔。訛傳洩漏之弊。應請嚴禁從之。○

封和碩裕親王廣祿女為郡君授其壻隆安為多羅額駙和碩誠親王允祕女為郡君授其壻班珠爾為多羅額駙○丙申

上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喇勒錫克錫爾格告知明噶特與阿睦爾撒納合明噶特係沙克都爾曼濟之弟前曾圖占沙克都爾曼濟應得分例著鄂勒哲依薩喇勒傳諭沙克都爾曼濟現在明噶特黨惡大兵

實錄卷五十五

二

進剿所有明噶特屬下人俱著賞給沙克都爾曼濟渠可差人先往招致以分賊勢再巴爾達穆特宰桑宏霍什等俱負約未至策楞達勒當阿鄂勒哲依薩喇勒等兩路進兵詢明此等人如果係阿睦爾撒納之黨遇即剿辦得其牲畜亦可益我軍資至宰桑巴桑等來時途遇阿睦爾撒納之姊德勒格爾之妻帶兵來阻如已就擒即解京如未獲即訪其向何處逃竄躡蹤追剿再錫克錫爾格巴桑

等俱已起程前來游牧處所無人約束著伊等先差人赴彼處諭令游牧地方人等大兵不日即到豫將兵丁派妥一聞大兵之信即速來迎如此辦理伊等既可隨帶約束於事亦甚有益著達勒當阿傳諭遵照辦理至達什達瓦之妻車臣默爾根哈屯所派之兵曾經賞銀之處想伊等已知諾爾布敦多克等台吉及宰桑錫克錫爾格巴桑等所派隨往之兵亦著每名賞銀三兩至進兵時由各處

實錄卷五十五

二

投誠之兵均係後至毋庸算入○定西將軍策楞等奏據鄂勒哲依稱烏魯特克呼特綽和爾等鄂拓克俱歸順可以剋期擒賊現在巴雅爾帶兵四百名來請即令伊統領同心協剿等語已差人往會巴雅爾並行文富德催齊續到兵五千與鄂勒哲依等約期併進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與鄂勒哲依等分路進兵令巴雅爾統領現在進發但觀伊等約定日期稍覺遲滯蓋伊等尚未知薩喇勒前

來之信是以如此商議此時應已知悉而朕昨所降諭旨策楞等接到後自當遵照辦理大兵早抵伊犁則諸事早得就緒策楞等亦無庸俟兵至五千始行進發現在繼進兵丁亦陸續可到前後原可策應惟在迅速趨赴方合機宜珠勒都斯進發之兵派巴雅爾統領原屬可行今既有達勒當阿會同進發不若即交達勒當阿統領達勒當阿係協辦大學士更兼公爵軍中以公大學士帶領兩副將軍為名則阿逆聞之必以為大學士公傅恒前往傅恒荷朕倚任為阿逆所素知伊當窮蹙之時或求傅恒代為乞恩全其身命亦未可定如遣人先至達勒當阿務隨機應變使其不覺若東身前來即行擒拏解送京師第阿逆詭詐百端達勒當阿等須加意防範並將此曉諭鄂勒哲依薩喇勒等一體留心商酌辦理伊將兩路大兵何時可抵伊犁之處即行奏聞○丁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阿克敦簡任中外宣力有年上年因患目疾特予致仕俾得安養冀其痊愈今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德敏甫調任江寧將軍教演騎射技藝是其分內應辦之事江寧風俗華靡理當留心化導俾弁兵歸於節儉乃以該處存貯馬價銀兩借給弁兵為請不思事屬難行惟知沽名見好著傳旨申飭德敏素有此等習氣經朕此次訓飭之後倘仍不知悛改朕必不為寬貸也○參贊大臣達勒當阿奏聞勒奇博羅布爾噶蘇台二嶺雪大路窄阿逆已據伊犁必守二嶺今由珠勒都斯至烏魯特游牧調集伊等兵併進較利若待巴里坤兵齊已遲現同富德帶索倫兵八百名於正月十五日往迎薩喇勒並約噶勒藏多爾濟於十七日在濟木薩會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富德等不俟薩

喇勒迎來。即帶領現在所有兵丁向珠勒都斯進發。甚合機宜。富德前因辦事乖張。令其不必在叅贊大臣上行走。駐劄特納格爾專管臺站事務。今既已進兵。意尚勇往。著仍授為叅贊大臣。毋庸回至特納格爾辦事。其臺站事務著兆惠會同莽阿納辦理。○定西將軍策楞等奏伊犁喇嘛宰桑等發兵擒賊贖罪。宜遣人撫慰衆心。鄂勒哲依係準噶爾舊人。從前噶爾丹策零曾給以調遣衆鄂拓克兵馬印記。願先至烏魯特將大兵討賊情形通諭喇嘛宰桑等相機行事。離賊黨羽即由烏蘭烏蘇小路發報聞。○戊戌。

上詣

雍和宮行禮。○幸瀛臺。○諭前議福建駐防漢軍調補綠營之員。全行送部引見。但念閩省距京甚遠。微員不無措辦盤費之苦。除防禦以上官仍照原議送部引見外。其餘調補千總之驍騎校俱係由兵丁出身微員。即交該

實錄卷五百五

二十一

省總督將軍酌量調用。俟年滿之日再行照例送部引見。○定西將軍策楞奏據叅贊大臣玉保報。勒阿巴噶斯所屬達什巴圖等五得沁三百餘戶。又據叅贊大臣尼瑪等報。降阿巴噶斯所屬九得沁人衆。臣即令將投誠人各居原處。飭交庫圖齊約束。仍酌派出兵隨進。收其牲馬。以資兵力。報聞。○以江南狼山鎮總兵張勇。蘇松鎮總兵施廷專對調。○是月。河東河道總督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巡視東漕給事中立柱奏。汾河廳彭口挑工。改為撈淤。於正月十二日工竣。查驗河身淤去水通。係用額設長夫。不費帑募。較挖為省。現在江南需河南山東糧食接濟。若照例俟南漕抵臺莊開閘。開壩太遲。河水通後甚充。應早開數日。米船速下。於災民便。閘內漕船亦可先行北上。南漕入境愈速。得旨好。○貴州巡撫定長奏。种苗楊阿生妖書煽誘。經拏獲訊。禁現飭員弁查拏夥犯。俟獲齊訊擬得旨。此

實錄卷五百五

二十一

等事不能保其必無。但發覺速而審理當。則奸民自不致煽惑矣。

寶錄卷五百五

三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六

藍修總裁官經定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當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慶桂總裁官經定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務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直隸內大臣戶部尚書張蔭桓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當紀錄十四次○直隸瑛經定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昶六次○曹振鏞等奉

救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二月己亥朔諭曰朕此

次祭告

中集卷五百六

孔林著莊親王履親王大學士來保協辦大學士尚書蔣溥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俱著王大臣照從前之例驗看可諭該部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以現在駝隻缺少奏懇勅下豫晉兩省撫臣仍行購辦等語前因軍營需用駝隻飭令豫

晉兩省。將商駝儘力購買。嗣經和起等奏報。有伊犁衆台吉宰桑。協力起兵。擒拏阿睦爾撒納之信。當即降旨。兩省撫臣。除已買已解者。即行解往外。其餘槩行停止。若此時仍令購辦。不特多費帑項。遠送稽遲。且兩省商民。不知軍營實在情形。但見前後文移。忽停忽辦。轉多未便。況此時薩喇勒已至西路軍營。會同前進。而噶勒藏多爾濟等。亦率衆來會。策楞等迅赴伊犁。阿睦爾撒納。即或逃竄。亦

書錄卷之六

三

無難計。日就擒。無需久煩大兵。現在天氣日漸和暖。所有現存駝隻。儘可餵養臙壯。解赴適用。仍當遵照前旨。所有移咨兩省辦駝之處。均可不必著傳諭黃廷桂知之。○庚子定駐防兵丁置產留葬例。諭曰。各省駐防兵丁。不准在外私置田產。有物故者。其骸骨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此定例也。朕思國家承平日久。在內在外。俱已相安一體。若仍照例辦理。則在外當差者。轉以駐防為傳舍。未免心

懷瞻顧。不圖久遠之計。而咨送絡繹。亦覺紛煩。地方官頗以為累。嗣後駐防兵丁。著加恩。准其在外置立產業。病故後。即著在各該處所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但各處情形不同。兵丁內有無力置地營葬者。亦未可定。著該將軍。都統等酌動公項。置買地畝。以為無力置地窮兵公葬之用。再向來此等駐防兵丁。有因患病事故。呈請回京。到京後。又復挑選差使者。甚屬無謂。今既准其在外置產安葬。

書錄卷之六

三

所有呈請回京之例。著停止。著為例。○定八旗另記檔案人為民例。諭。八旗另記檔案之人。原係開戶家奴。冒入另戶。後經自行首明。及旗人抱養。民人為子者。至開戶家奴。則均係旗下世僕。因効力年久。伊主情願令其出戶。現在各旗。及外省駐防內。似此者頗多。凡一切差使。必先儘另戶正身挑選之後。方准將伊等挑補。而伊等欲自行謀生。則又以身隸旗籍。不能自由。現今八旗戶口日繁。與其

拘於成例。致生計日益艱窘。不若聽從其便。俾得各自為謀。著加恩將現今在京八旗在外駐防內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准其出旗為民。其情願入籍何處。各聽其便。所有本身田產。並許其帶往。此番辦理之後。隔數年。似此查辦一次之處。候朕酌量降旨。此內不食錢糧者。即令出旗外。其食錢糧之人。若一時遽行出旗。於伊等生計。不無拮据。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處。交與該部會

一千八百一十六年

一

同八旗都統詳悉定議具奏。尋奏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貧富不齊。生計亦異。定年裁汰。恐屆期尚有未能出旗謀生者。辦理轉致參差。謹遵旨晰議。一准出旗之人。文武官署任者。不准實授。本任俟出缺。裁改外。屆陞調期。交吏兵部議。以漢缺用。外任及綠營各員。非旗缺。即改民籍。前借庫項坐扣完結病故革退者。既出旗。加恩免捐納候缺者。并進士舉貢生監。均即改隸。如何考試錄用。

一千八百一十六年

三

歸吏兵部辦理。一閒散人。由本旗詢問願隸何處。即咨地方官入籍。造冊咨戶部存查。現食錢糧願告退者。如之一。現在當差人。停其調選。遇事故。不支給賞銀。前借庫銀坐扣完結病故告退革退者。既出旗。無錢糧可支。亦予免。一此內具呈告退人有現食俸餉者。亦有陣亡人。父母妻室賞半者。仍准支養餘年。故後裁孀婦。期年半俸半餉。毋庸給養。瞻孀婦之養育兵。停挑補。一外省駐防閒散人。由將軍大臣詢問願隸何處。一體辦理。裁後缺。如挑補人數不敷。該管大臣妥辦具奏。一典買及老園地畝。有典賣者。照例與旗不與民。有指俸餉認買官地。官房未經扣結。遇病故革退。解糧者。有現銀准交。無者。原地房交戶部。將扣過俸餉計數租息外。餘給領。一正紅鑲紅鑲藍三旗佐領下。內有俱係雍正九年內務府撥出。另記檔案人。缺出。並無應挑人。應將該旗現食錢糧人分撥。儘額外當差。另



戶頂補從之。○又諭現因八旗戶口日繁。已降旨將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內查其未食錢糧者。各令出旗自行謀生外。其現食錢糧者。如何定限裁汰出旗之處。著該部會同都統等議奏。至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有因其効力年久。據該王公等咨請撥附旗下佐領者。現今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者俱經查明辦理。其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如仍舊准其撥附。則旗人衆多。伊等不能遽得錢糧。生計未免艱窘。彼此均無裨益。嗣後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撥附旗下佐領之處。著停止。再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滋生日繁。該王公等養贍亦恐拮据。著該宗室王公等會同各該旗都統等。將各包衣戶口。亦著查明辦理一次。此次辦理之後。隔數年。似此辦理之處。候朕酌量降旨。庶此項人等均得一體謀生。該王公都統等。即行遵旨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明奏稱。厄魯特部人擅殺臺站

侍衛並據厄魯特侍衛丹津告稱。訥默庫帶伊游牧人等。移至額克阿喇勒時。即欲逃叛等語。看來訥默庫已露背叛情形。著即傳諭阿蘭泰。令將駐劄烏里雅蘇台及附近喀爾喀兵丁酌量飛調。帶領堵截。其烏里雅蘇台軍營存貯錢糧。派兵加意防守。阿蘭泰追及訥默庫。如果抗拒。即行誅戮。所有屬人。照阿睦爾撒納屬人一例辦理。擒拏訥默庫時。並將伊宰桑察罕鼎濟。巴圖濟爾噶勒。烏察喇勒等。一併拏獲。伊等從前在熱河時。面奏訥默庫必不生事。今若隨同逆賊逃竄。情理可惡。必應重治其罪。如訥默庫尚無背叛實據。即將丹津首告情節諭知。令其至烏里雅蘇台與丹津質對。俟到時。將丹津一併拏解來京。仍諭知管解人員。解至察哈爾附近地方。即將丹津釋放。並將加恩授丹津為散秩大臣。令在察哈爾居住之旨。密行曉諭丹津。俾伊不生疑懼。其訥默庫同部之剛多爾濟巴

清 實 錄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上

圖博羅特等。曾勸阻訥默庫逃竄。著明白傳諭伊等。仍照舊安居。不因訥默庫一人。致受株累。再昨經降旨。令哈達哈帶兵往阿爾台一路前進。今既有此事。應即帶領兵丁。在各處邊卡防守。毋使逆賊得以乘間脫逃。○河東河道總督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山東科派陋習久除。本年東巡。豫備草豆。咨部動項買備。查山東無公役。惟支更守夜。開溝栽樹。修堰。皆民間自衛田廬。據鄒縣知縣大章詳稱。孔孟紳衿。禮生廟戶。十居其七。民僅三分。應差未免偏枯。經臣照例批准。嗣後禮生樂舞。免本身。廟戶許一户承襲。餘不准依附並免。孔傳是等。輒以前撫郭一裕批准優免舊碑。擡入縣衙。查非勅建。與部頒之文。該縣阻其豎立。尚無不合。得旨。有旨諭部。諭曰。白鍾山查覆孔昭煥所奏。鄒縣知縣大章。私燬遵例免差碑碣一摺。孔昭煥之不能安分自愛。干與地方公事。更屬顯然。我朝百年以來。薄

海編氓。從無公旬徭役。所有守夜。開溝栽樹。修堰等事。乃民間自為保護。相友相助之誼。如江西。湖廣等省。沿江隄堰。民間自為修防者甚多。何得謂之差徭。若并此而倚藉樂舞廟戶名色。概不承應。是一鄉之中。祇令無業貧民數戶。專任其勞。而依託附名之徒。安坐而享其利。有是理乎。衍聖公之在曲阜。本一大鄉宦耳。近來綱紀肅清。各省薦紳。咸知守法奉公。罔敢武斷滋事。孔昭煥尤當勉承祖訓。以為士民表率。豈可袒庇戶人。遇事掣肘。朕前念其為先聖後裔。降旨姑免其交議。今觀白鍾山奏覆情節。則孔昭煥既袒護陳奏於前。仍復巧辭緣飾於後。朕雖欲曲為寬宥而不能矣。孔昭煥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為居鄉多事者戒。○辛丑。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曰。治大雄。已照軍機大臣會同部議革任。拏解來京。交部治罪。所遺哈密

總兵員缺亦經降旨令傳魁調補仍著署理安西提督事務矣其傳魁所遺涼州總兵一缺可傳諭黃廷桂於陝甘現任副將及發往副將內選擇一員速行奏請陞補○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尼瑪等未經擒拏哈丹止獲阿巴噶斯哈丹等妻孥並招降衆得木齊等功罪相等應否免議等語尼瑪受朕深恩奮勇効力已擒獲阿巴噶斯哈丹妻子及招降衆得木齊哈丹聞風先遁尼瑪等非退縮不前有心縱賊者可比著策楞曉諭伊等免其處分仍觀後效再現在大兵兩路前進哈丹又逃往阿逆處軍中情形阿逆必已知悉或逞其詭計別生事端或畏懼逃竄遠處俱未可定策楞等務須相度機宜迅速前往○又諭據舒明奏遣達什丕勒迂道赴車凌車凌烏巴什處令整兵千數作為遷移形狀進發赴阿蘭泰策楞處協辦訥默庫等語舒明所辦尚好現在丹津既將訥默庫叛狀首出

嫌隙已成且殺我齋事之侍衛刦奪運糧駝馬皆係此輩厄魯特豈復可宥拏問訥默庫之宰桑等時伊等即稱並無此事而既已拏問則無復行釋放之理若復行釋放是驅之使逃也不如乘勢辦理既可示以鑒戒一切匪徒亦可知所警惕今辦訥默庫之意已決阿蘭泰策楞得信火速前往邀截即照朕昨降諭旨將訥默庫拏獲及伊屬下大宰桑等一併解送來京再既經調取車凌車凌烏巴什之兵訥默庫屬下人等即著分賞車凌車凌烏巴什如喀爾喀內有隨同去者亦著量行分賞其馬匹牲畜即著留用以壯軍力將此寄信阿蘭泰舒明令其遵照辦理並著寄與哈達哈知之○壬寅諭曰陝省延安府屬之靖邊定邊二縣榆林府屬之榆林懷遠葭州神木府谷五州縣上年收成歉薄業經該撫等分別借給口糧銀穀以資接濟第念邊地沙瘠之區當此歉歲所借銀穀若照例於

今年秋成後徵還小民生計未免拮据著加恩將此七州縣有業農民所借常種穀石及糴價銀兩均緩至丁丑年徵還以紓民力其無業窮民所借口糧即概行賞給以示朕懷保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阿巴噶斯屬人克什克知阿巴噶斯搶奪臺站前來送信並養贍臺站被掠兵丁等語克什克係一閑散厄魯特頗知大義著施恩授為藍翎侍衛賞銀五十兩以示鼓勵

平定太十六

十二

○軍機大臣等議准禮部尚書伍齡安奏各

陵及太常寺贊禮郎讀祝官鴻臚寺鳴贊各缺應選聲音明亮者原定章程未備嗣後不拘文武官兵拜唐阿生員官學生均准揀選帶領引見文武官准兼原職行走從之○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奏塔勒瑪善車布登等帶兵一千已過烏蘭嶺臣領索倫喀爾喀和托輝特等兵二千於正月二十二日由布延圖

向阿爾台進發其在科布多及烏哈爾和碩地方兵交喀爾喀公密什克等防守新舊烏梁海仍留兵三千交成衮扎布舒赫德在烏里雅蘇台駐劄報聞○癸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等奏遵旨遣公納噶察赴阿克蘇城曉諭擒賊事宜報聞○封莊親王允祿子弘寧為一等輔國將軍多羅貝勒弘明子永忠為三等輔國將軍鎮國將軍輔爾嵩阿子魁文為

平定太十六

十三

一等奉國將軍宗泰為二等奉國將軍奉國將軍海善子薩穆達為奉恩將軍奉恩將軍齡高子達卿阿為奉恩將軍簡親王巴爾圖子謨恭為二等奉國將軍謨典為二等輔國將軍裕親王廣祿子亮智為一等輔國將軍恒親王弘旺子永馨為二等輔國將軍順承郡王熙良子克明為二等鎮國將軍德宗為奉恩將軍鎮國將軍輔爾嵩阿子英善為三等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增誠子德良阿為奉

恩將軍如例。○以吏部右侍郎裘曰修充經筵講官。授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欽差大臣關防。禮部題朝鮮國王李吟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甲辰以舉行仲春經筵遣官告祭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官伍齡安蔣溥進講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德無不實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聖人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德教而入之賢人也誠者理之當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誠之外無性明之外無教聖人渾然天理無所用其明而明無不照謂之所性而有尚

屬強名則何藉乎教賢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後實之乃復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實亦實此理而已夫豈別有所謂教哉朱子謂與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不同予以為政無不同耳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講官介福于敏中進講書經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二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天高聽卑一念之克罔聖狂分焉而天之眷顧與否亦捷於響應故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己人事盡而天理見幾者事之微天理存而人事修時者理之運無時無事而不戒勅則不覩不聞之戒慎恐懼勵朝乾夕惕而無間以是而對越顧諟庶幾乎私欲潛消克己復禮以之修身則履中而蹈和以之施政則形端而表正即臯陶之鸚言亦豈外夫大舜庸作之意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大學士傅恒等奏曰

皇上至誠參贊基命緝熙涵中和位育於一心

德兼性教。厯保泰持盈於寸念。道協時幾。至誠而明。自生天工。而人其代。精理發先儒之遺蘊。微言接古帝之真傳。臣等親承

聖訓。不勝榮幸。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賜講官及侍班官等宴於協和門。○遣官祭

先醫之神。○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

奏稱。薩喇勒已抵吐魯番。伊等即與噶勒藏多爾濟等。帶兵往西爾哈阿濟爾罕等處會齊。現已先期往約薩喇勒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已桑等已回游牧地方。錫克錫爾格。現與達勒當阿等同隊前進。至伊等游牧時。酌量調兵。合之現在索倫兵丁。看來足敷調遣。原不必候薩喇勒前來。始行進發。但昨據和起等奏到。薩喇勒至吐魯番。即遣阿喇勒拜通信巴里坤。已經和起等派巴祿帶兵往迎。

即由彼處會合前進。著達勒當阿。即速寄信薩喇勒。令其暫為駐兵。俟達勒當阿到彼。一併進發。○又諭據阿蘭泰奏稱。接到舒明所寄訥默庫背叛情形。即調各處兵丁豫備。並遣人詢問車凌等語。辦理殊未妥協。阿蘭泰既得訥默庫信息。應作速領兵。并帶同丹津前往擒拏。今紛紛派兵防護。必至洩漏。著傳諭哈達哈等。凡各處邊卡。務須派兵前往。加意防守。仍密行籌辦。毋使聞風脫逃。○又諭前聞內大臣公瑪木特。由閼勒奇嶺前來。曾派伊孫扎木禪往迎。並未相遇。今又閱數月。瑪木特尚無信息。朕心甚為軫念。著策楞留心訪問。現在何處。即行奏聞。再沙克都爾曼濟。曾告知富德從前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納噶察等。將準噶爾鄂拓克人等。私自占據等語。納噶察。上年在伊犁時。原依附阿逆行事。占據別部落人眾。後因伊至熱河。即將阿逆背叛情形。據實供出。是以施恩寬免。仍令其

赴軍前効力。然其人終不可信。事竣後必至故智復萌。亦著策楞留心查辦。毋得任其占據。○吏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兼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沂州府沂鄒海贛同知既不兼轄海贛。應換給沂州府水利河務同知關防。移駐大興鎮。從之。○雲南昭通鎮總兵丁山故調普洱鎮總兵馮哲。為昭通鎮總兵。臨元鎮總兵李如柏。為普洱鎮總兵。以廣西梧州副將郝琮。為臨元鎮總兵。○是日起。

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丙午諭。上年浙省杭湖各屬間有被災之處。業經加恩蠲緩。其餘災地接壤各州縣。雖勘不成災。收成究屬歉薄。現既完納漕糧。而地丁錢糧復按限催徵。民力未免拮据。著加恩將杭州府屬之錢塘海寧餘杭富陽臨安嘉興府屬之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桐鄉石門湖州府屬之孝豐等十三州縣。并已報被災之仁和等十三州縣內。

例不緩徵各戶。所有應徵乾隆二十年分未完地丁錢糧。一併緩至今歲蠶收麥熟後完納。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據阿蘭泰奏。舒明咨稱。訥默庫叛形已具。即整頓各卡座及扎布堪之兵。並咨行納木扎勒。令其防範。輝特游牧人等等語。阿蘭泰所辦不合機宜。方寸替亂矣。訥默庫叛跡雖彰。尚未舉事。不必調兵聲張防範。但阿蘭泰既經行文納木扎勒。納木扎勒限於不知。倘仍照阿蘭泰聲張辦理。不特於事無益。反啟伊等疑懼。將此寄信納木扎勒。於應行加意防守之處。祇須密為細心防守。毋得稍露形跡。○又諭。曰。阿蘭泰等接准舒明咨稱。訥默庫叛形已具。聲張辦理。臨事不密。朕已寄信申飭。令其遵旨妥協辦理。舒明屬下無兵。所有行文阿蘭泰等。令其密為整頓防範。使訥默庫措手不及。以便擒拏。所辦尚是。阿蘭泰如此張皇。朕殊為廛念。前此舒明曾奏伊於此時不露。

形迹。仍舊照料前進。俟阿蘭泰策楞處信至。即速馳驛會同辦理。著寄信舒明。令將現在情形若何。伊現在何處。已抵阿蘭泰處與否。及曾否拏獲訥默庫之處。作速奏聞。○又諭據策楞等奏稱。阿巴噶斯。哈丹等搶掠驛站時。喀爾喀貝子羅布藏。打仗受傷陣亡等語。羅布藏與賊打仗。身獲多傷陣亡。朕深為憫惻。諒彼處似此者尚復有人。著寄知策楞等。暫且存案。俟伊等到伊犁後。即遵朕前旨。將似此者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另降諭旨。○又諭。現遣何國宗等前往繪圖。哈清阿奉到此旨。即不必追趕策楞。仍回巴里坤。等候何國宗到後。努三帶領一起由山北去。哈清阿帶領一起由山南去。分為兩路。前往繪圖。一切著哈清阿俱問努三。○以廣東潮州鎮總兵王朝輔為雲南提督。○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夏邑縣民張有成妻周氏。○丁未祭先師孔子。

上親詣行禮。○諭曰。朕往謁孔廟。著大學士傅恆隨往。其吏部事務著來保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張若震奏。湖北京山縣有地棍吳崑南。橫行鄉曲。該縣丞陳遵禮親往查拏。吳崑南糾集地棍張福西等。毆搶肆兇一摺。已諭令該督撫等。務將案內各犯逐一拏獲。從嚴速辦矣。各省刁民聚眾搶犯之事。不能保其必無。若不嚴加懲創。以昭炯戒。而徒以將就了事。從輕完結。兇頑之徒。必致無所顧忌。所謂萌蘖不折。將尋斧柯也。可傳諭各省督撫。或遇此等案件。務宜迅速辦理。一面具奏。一面將應行正法者。即行正法。若必定擬具題。聽候部覆。則往返稽延。何以使村野愚民。觸目驚心。動色相戒。耶。至陳遵禮以丞佐微員。徒役寥寥。其被亡命兇徒。毆傷不敵。亦屈於無可如何。然該縣丞尚能親往其地。擒拏二犯。使州縣印官。悉能遇事勇往。不畏難退怯。則雖有逞刁生事。



之輩。何難立就擒獲。此乃所謂化有事為無事。可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碩色等奏京山縣縣丞陳遵禮因查拏人犯。被地棍吳崑南等聚眾毆傷一案。已於摺內批諭矣。地棍聚眾搶犯毆官。不法已極。楚省民風獷悍。漸不可長。務宜嚴速辦理。以儆刁頑。著傳諭碩色。張若震等。務將案内首從各犯。逐一按名拏獲。迅行審結。并宜多處數人。不得但以張福西一犯當其重罪。而餘犯概從末減。且吳崑南係此案罪首。其平日既稱教唆詞訟。演習拳棒。橫行鄉曲。則其畏罪自縊之處。恐尚未實。更宜嚴加查察。毋俾漏網。至審明之日。將應行正法各犯。一面具奏。一面即行正法。亦不必具題候覆。總之此等案件。全在查辦迅速。庶刁頑之徒。知所畏懼。若曠日持久。鄉曲愚民。必已漸忘其事。何以生其儆惕之心。而動色相戒耶。縣丞陳遵禮不畏強禦。親往擒拏。看來尚屬勇往能事之人。亦宜加以鼓

勵。著該督撫將該員平日居官如何之處。據實查奏。另降諭旨。尋奏張福西已正法。吳崑南雖自縊。仍梟示陳遵禮。居官勤勉。辦事勇往。報聞。○又諭昨據策楞等奏。哈丹等棄其妻子。逃往阿逆駐劄地方。看來阿巴噶斯。哈丹。並無兵丁。豈能擒獻阿逆。况阿逆詭計百端。聞知大兵前進。故令阿巴噶斯等前來迎接。引軍深入。伊得逞其狡詐。不可不小心防範。總之阿巴噶斯等能擒阿逆。縛獻軍門。方准其來降。若僅隻身來歸。即將伊等拏獲。嚴審。究出實情。一切俱遵前諭旨辦理。此時凡遇阿逆處前來之人。俱宜詳加體察。毋墮奸計。著詳悉傳諭策楞等知之。○御史李綬奏。吏部文選司書吏王明。訛索因迴避本籍。調任棗陽縣。黃文瑗銀兩。經吏部移送刑部。夾訊不承。即行釋放。若非徇隱。顛預。即係誤勘。平人得旨。著該部明白回奏。○以故奉恩輔國公瑟爾。臣子德明。阿襲爵。○調江西南

昌鎮總兵馬龍圖為廣東潮州鎮總兵。以原任山東兗州鎮總兵成元震為南昌鎮總兵。

○戊申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

皇后千秋令節。停止行禮筵宴。○諭軍機大臣等。陳宏謀奏報雲南委員徐兆騏。劉觀佩。陳

麒等解運銅鉛入境出境三摺。本屬循例奏

報之案。但事同一類。時日亦相距不遠。儘可

並摺彙奏。以省煩瀆。乃分為三摺。前幅皆援

引前降諭旨。是但據委員詳報。一任幕賓沿

襲故套。敷衍湊摺。該撫並未詳加閱看。亦足

見其全不留心矣。著將此傳諭知之。○又諭

現今西路進兵擒剿一切馬駝糧餉需用甚

屬緊要。著傳諭黃廷桂。吳達善。所有已經辦

齊者。即刻儘數解赴巴里坤軍營應用。務期

選委妥員。迅速齊備。中途加意經理。催趲以利軍行。著即傳諭知之。○又諭曰。兆惠等奏稱。接薩喇勒吐魯番來信。即遣人令其由彼處進兵。並赴特訥格爾。會同商議等語。兆惠辦理甚合機宜。前曾降旨。令兆惠至特訥格爾。辦理臺站事務。今著傳諭兆惠。伊到特訥格爾。若事務繁多。即留彼處辦事。如一切尚易料理。即著會同達勒當阿等。領兵進剿。在

叅贊大臣上行走。其特訥格爾臺站事務。交與三格管理。并傳諭和起等。所有巴里坤一

應事務。俱照兆惠所定章程。悉心經理。○又

諭。據阿蘭泰奏稱。將訥默庫情形。究問丹津

等語。阿蘭泰大不曉事。彼意以為此事。似舒

明誘之於彼。現在無論訥默庫有無叛意。但

已殺我侍衛。掠去運米駝隻。似此目無法紀。

尚復何猶豫之有。況今嫌隙已成。即欲中止。

豈惟必不可行。反所以啟其疑慮。速其逃逸

耳。阿蘭泰接到舒明咨文。當即親自帶兵。前

往堵截。將訥默庫喚來。即便擒拏。審明事果屬實。將訥默庫辦理。使衆厄魯特覲覲之念潛消。默釋設訥默庫誠無叛意。亦當將殺我侍衛掠去駝隻之正犯審明正法。再將訥默庫如何處治之處請旨辦理。乃覽阿蘭泰奏摺。議論紛如。而應辦之處並未陳奏。彼所辦者俱屬何事。況丹津據彼見聞首出。又現有戕殺侍衛搶掠駝隻二事。阿蘭泰並不思及。而反究問丹津殊屬非是。著作速寄知阿蘭泰。遵朕前旨。妥為盡心辦理。彼能保訥默庫之必不反乎。將來倘致免脫。朕惟阿蘭泰是問。慎之。○又諭曰。舒明自將訥默庫有欲叛情形具奏後。又隔多日。未見奏到。覽阿蘭泰所奏頗有不欲辦訥默庫之意。舒明奉到此旨。即前往會阿蘭泰。將彼拏問。仍將訥默庫現在情形並伊屬下舉動若何之處作速奏聞。著將阿蘭泰奏摺並降與伊諭旨一併鈔錄。令舒明閱看。○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奏。

臣與台吉諾爾布敦多克等集兵討逆。自贖前愆。因力不敵。未獲擒獻。隨至吐魯番地方。據回人伯克莽噶里克告稱。噶勒藏多爾濟等現俟擒阿睦爾撒納。即領兵向各游牧搶掠。且以噶勒藏多爾濟子諾爾布琳沁立為總台吉。管轄四衛拉特。已先遣布魯古特尼瑪前往。又聞業克明安。巴雅爾等知臣至吐魯番。帶兵前來。意不可測。幸臣先入城。又聞巴里坤兵至。伊等始回。看來準噶爾人等反覆不可信。必調取西北兩路兵三四萬併勦。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將薩喇勒所奏。準噶爾情形。及請派兩路大兵進剿一摺。轉奏前來。此次薩喇勒甚有畏懼準噶爾之心。又恐來京治罪。是以故難其說。為此陳奏。今大兵將抵伊犁。若如薩喇勒所奏。必待大兵三四萬始可前進。則機會已失。必致墮賊奸計。因降旨令其即同達勒當阿進剿。然伊既懷疑。未必能盡心擒賊。以圖報効。即使前往。亦

屬無益。策楞達勒當阿竟不必候薩喇勒偕行。即同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作速進兵。即薩喇勒趕赴。一切緊要機宜。不必與之商酌。伊所奏準噶爾人等。全不可信之語。亦不無所見。然如噶勒藏多爾濟。巴雅爾沙克都爾曼濟等。朕已加恩俱封為汗。其心更何所希冀。巴雅爾屬人貧苦。或向回人等擄掠。勢不能免。若謂其領兵欲擒薩喇勒。此非情理所有。又尼瑪現在哨探隊內行走。勦滅阿巴噶斯等游牧。頗著勞績。而彼處傳言。乃謂係噶勒藏多爾濟等所遣。薩喇勒誤聽回人之言。不察虛實。信以為真。著明白傳旨曉諭。令其毋庸疑慮。至阿逆詭計百出。知噶勒藏多爾濟等現在軍中。或遣人前來煽誘。亦未可定。不若將此情節。詳悉曉諭伊等。不使為逆賊所惑。而阿逆亦無從更施伎倆。策楞等務宜詳慎辦理。○己酉。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諭曰。吏部回奏書吏王明一訛索銀兩一案。既稱係王安國訪聞。咨刑部審訊。及刑部刑訊不承。行文詢問吏部。如何訪獲。王安國即當指明得自何人。交與刑部三面質對。何患不得實情。乃並無指實。是其咎全在王安國。著都察院嚴察議奏。至吏部堂官。既准刑部咨查。即應向王安國詢所從來。乃僅稱本部原係訪聞。無從再行咨送。未免有將就了事之意。亦著察議具奏。刑部據吏部咨送事關胥吏舞弊。刑訊自不為過當。且經往返咨詢。始行釋放。尚非草率完結。該御史李綬職司糾察。據事指陳。甚是。此案仍著王安國將得自何人之處。據實交與刑部。再行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噶爾什等具奏黑格所出驍騎校一缺。請以記名驍騎校黑達色補放。著照所請行。但此項記名人員。遇有缺出。即應補放。倘每次仍待奏請。未免繁瑣。嗣後此項記名人員。著該將軍等。遇有缺

出。即行補放。其每年共補放幾人之處。年終彙報該旗轉奏。○又諭曰。訥默庫情形。既據舒明。一面具奏。一面行咨阿蘭泰。阿蘭泰當即備辦擒拏訥默庫。而乃不曉事體。反究問丹津。謂訥默庫叛迹未彰。殊屬錯誤。此事嫌隙已成。斷不得不辦。且訥默庫屬下之人。殺我侍衛。掠去運米駝隻。使非有訥默庫之言。伊屬下人何敢為此。訥默庫即無反意。亦應有罪。阿蘭泰猶豫不辦。恐訥默庫或致颺脫。此時阿蘭泰舒明。若將訥默庫業經辦理甚善。即遵前旨解京。若尚未辦理。著阿蘭泰舒明。將訥默庫喚來曉諭。謂爾屬下之人。戕殺侍衛。搶掠官駝。爾若無反意。屬下之人。何得為此。今將爾解京質審。爾果無反意。恣意肆行。皆出於爾屬下之人。爾之罪譴甚輕。大皇帝必矜恤施恩。寬宥爾罪。解來之時。若不將丹津一併拏解。訥默庫等必生疑慮。著阿蘭泰舒明。仍遵朕前旨。并丹津亦拏解來京。行

過戈壁地方。即將丹津釋放。將朕施恩補授伊散秩大臣之處。詳細告知。一同解送來京。○吏部遵旨議奏。孔昭煥袒庇廟戶。武斷滋事。應革去公爵。主事孔繼汾貢生孔繼洙。主持干與。應革去主事貢生。得旨。孔昭煥袒庇戶人。不知安分自愛。部議以革去公爵。實所應得。但朕究念其為先聖後裔。且尚屬年少。無知。著加恩免其革退公爵。孔昭煥其閉戶讀書。勉承祖訓。以仰副朕終始曲全至意。倘仍怙終不悛。再敢干與公事。是則自取罪戾。毋望倖邀格外恩也。餘依議。○以故奉恩輔國公額爾經阿弟德明阿襲爵。○庚戌。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曰。尹繼善劉綸喀爾吉善審擬鄂樂舜。勒派鹽商銀兩一案。甚屬悖謬。鄂樂舜之得受銀兩。既已屬實。則富勒渾之叅奏。並不全虛。乃伊等於鄂樂舜。則祇照求索借貸所部財物。准枉法論加等擬。以絞候。而於

富勒渾則照誣告反坐加三等擬以杖流。此事所重。專在鄂樂舜一人。同德不過附叅。試思鄂樂舜於衆商銀兩。既無契券。又無利息。又未分毫償還。何名借貸。又必如何而始謂之勒派得財耶。自朕初年。鄂善以受賄嚴加懲創。意内外大臣共知儆惕。而鄂樂舜身為巡撫。尚簠簋不飭。乃爾獨不思鄂善所治何罪。而乃如此定擬。反將叅出之人。坐以重罪。則此後各省督撫。或有貪婪者。朕將何賴以覺察。此所係於官箴國法者甚大。在尹繼善等。明知富勒渾罪不至此。朕必不照擬完結。不過以富勒渾係大學士傳恒之姪。故為定擬過當。以見伊等不畏傳恒。不知朕於大小臣工。功罪賞罰。從無絲毫成見。若富勒渾叅鄂樂舜之處全虛。則誠應論以反坐。今惟同德一事屬虛。而其事尚在疑似。律有叅款内一二事實。他皆虛無。尚有從輕之條。而况富勒渾所叅重款已實。乃欲將其從重治罪。是

何意見乎。且無論富勒渾。不過傳恒堂姪。傳恒亦斷不能為之曲庇。即使大學士傳恒。設有獲罪之處。朕亦何肯少為遷就耶。伊等如此居心。政乃深於畏懼揣度。可鄙可愧。此等伎倆。能於朕前行之乎。朕故明為宣露。使内外臣工。輕笑此三人之無恥。不能包荒之議。朕有所不避矣。并將尹繼善。劉綸。喀爾吉善。俱著交部嚴加議處。昔朱子論晉韓厥。卻克謂委曲分謗。非大臣體。劉綸尚係新進。尹繼善。喀爾吉善。多年封疆。何乃出此。此番奏讞。實乃巧為之分謗。朕甚愧懣。至此案富勒渾到任未久。即聞衆商嘖有煩言。周人驥。同德近在同城。豈得諉為不知。同德即無授意情事。亦何以漫無覺察。周人驥。同德俱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浙江巡撫員缺。著楊廷璋補授。浙江布政使員缺。即著富勒渾補授。其按察使員缺。著台柱補授。湖南布政使員缺。著楊灝補授。鄂樂舜即著交與台柱押解來京。

到日該部奏聞請旨。餘著覈擬具奏。摺并發。  
○諭軍機大臣等。庫圖齊自上年投誠以來。詳報一應事宜。復致信阿巴噶斯等。令其擒賊贖罪。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吏部議准。兩廣總督楊應琚奏。廣西左江道有控壓邊關。拊輯土徭之責。應加兵備道銜。節制南。太。泗。鎮。四府都司以下武職。換給關防。從之。○禮部議覆。衍聖公孔昭煥奏。孟廟請罷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從祀。查季

孫子叔。為孟子門人。盆成括學於孟子。見趙歧注。歧去孟子近。必有據。孟子去齊章。有高子以告之文。確為弟子無疑。告子不害從祀。雖見宋史。然攷

欽定圖書集成。及孟氏三遷志。皆作好生不害。改於何代。不可稽。現在所祀。係浩子不害。非告子。自宋至今。從祀七百餘載。未便以臆說罷從之。○又議覆。江蘇巡撫莊有恭奏。金山衛學二十名。額數較多。啓民童冒籍之弊。應

酌減四名。從之。○又議覆。廣東學政劉星煒奏。肇慶府鶴山縣於立縣初。有廣州府民一百五戶。呈請修城入籍。奏准應試。產異籍同。易滋冒籍重考之弊。現據撫臣確查。除已移住鶴山。准其應試外。餘必有產業呈縣註冊者。准仍移知原籍。以杜重考。其廬墓田糧在原籍。不願遷者。仍歸原籍應試。從之。○辛亥。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自圓明園起鑾。謁

孔林。以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報。擒獲阿睦爾撒納。命改程謁

泰陵。○諭曰。朕因撫定伊犁。躬祭

闕里。於啟鑾之晨。適接叛賊阿睦爾撒納就擒捷音。羣情效順。討逆奏功。斯皆仰賴

祖

考鴻禧。默垂庥佑。理應躬詣

山陵。敬申謝悃。茲當取道良鄉。距

泰陵為近。即日前往恭謁。所有祭告

孝陵

景陵典禮俟曲阜回鑾日詠吉舉行。○諭軍機大臣等。浙江巡撫員缺已降旨令楊廷璋補授矣。楊廷璋未到之先。所有巡撫印務著喀爾吉善署理。前喀爾吉善曾奏請陞見。朕已允准。該督久於封疆。朕所倚任。此番所辦鄂樂舜一案。不意悖謬若此。尚有何顏面見朕耶。俟楊廷璋到浙。該督即著仍回福建。不必來京。著傳諭知之。○又諭據策楞等奏。伯什阿噶什等將阿睦爾撒納擒解前來等語。此次拏獲叛賊阿睦爾撒納。伯什阿噶什。巴圖爾烏巴什。諾爾布古爾班和卓貝克等。洵屬奮勉。朕甚嘉予。伯什阿噶什。朕前曾欲封以王爵。著策楞即傳諭封為親王。其餘諾爾布等四人。孰為台吉。孰為宰桑。著查明即行奏聞。候朕酌量加恩。並先諭知伊等大皇帝。因未悉爾之等級。是以暫緩予封。現命我等查奏。奏到時即有恩旨。今因路遠。不能多齎賞。

賜物件。特命御前侍衛送到恩賞伊等五人馬褂朝珠等物。策楞等即行賞給。再庫圖齊此次亦甚奮勉。著加恩授為內大臣。補授阿巴噶斯宰桑。至普爾普因此事往返勤勞。今又與福昭。車布登協同擒拏阿睦爾撒納。著施恩授為內大臣。福昭。車布登俱授為二等侍衛。鄂勒哲依。尼瑪哈薩克。錫喇等。勦賊俱各奮勇。除尼瑪前經封公外。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著加恩封公。吞圖布。恩克博羅特俱授為散秩大臣。此內鄂勒哲依。年老。不必前來。今在彼同兆惠。主保辦事。尼瑪。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特。內議留一人在彼辦事。餘同策楞來京。再阿睦爾撒納。今已就擒。伊姊德勒格爾之妻。仍遵前旨解京。伊妻敦多布。巴勒桑。乃噶爾丹策零之女。著照依達瓦齊所請。賞交達瓦齊。令其養贍。將此諭令伊等知之。○又諭曰。將軍策楞等此次自抵軍營。辦理一切。甚合機宜。始將阿逆拏獲。



自應酌量施恩。策楞著封為一等公。賞戴雙眼花翎。寶石帽頂。並四團龍補服。玉保著賞三等男爵。世襲罔替。扎拉豐阿亦屬奮勉。著施恩賞給親王職銜。達勒當阿富德。辦理由珠勒都斯進兵妥協。達勒當阿賞戴雙眼花翎。富德所有降級罰俸革職留任之處。俱行開復。○又諭曰。兆惠此次辦理事務。俱合機宜。著加恩授為內大臣。○又諭。據舒明奏稱。將訥默庫等屬下之人。再四窮究。俱係剛多

實錄卷五

五

爾濟巴圖博羅特羅壘雲端布顏特古斯烏巴什等所為。惟戕殺侍衛一案。尚未明白。現在上緊追究。至丹津首告一節。並未使訥默庫等知覺。仍照料人眾起程。前赴扎布堪等語。觀此則訥默庫之叛。又似微有可疑。然戕殺侍衛一節。必宜究明。現據策楞等奏稱。業已拏獲阿睦爾撒納。訥默庫即使蠢動。又將焉往。著將策楞所奏。拏獲阿睦爾撒納之摺。鈔錄發與舒明。令其曉諭彼眾。此時阿蘭泰

舒明若遵朕前旨。業已將訥默庫辦理。則遵照前旨。若尚未辦理。即行釋放。亦可。惟戕殺侍衛人犯。務必究出。從重治罪。使彼有所儆。以示炯戒。策楞等所奏。拏獲阿睦爾撒納之摺。並著鈔寄納木扎勒。明白曉諭輝特部落人等。○叅贊大臣達勒當阿奏。唐古忒乃逆賊阿睦爾撒納之族。游牧處有精兵五六百名。經將軍派調。止帶兵百名。駝馬疲瘦。行五六日。即躲避觀望不前。復探知阿睦爾撒納入伊犁。欲由哈布塔克拜達克一路往從。詭傳將軍兵敗。搖惑眾心。應速行擒治。現派富德。莽阿納。帶噶勒藏多爾濟。及厄魯特兵往辦。報聞。○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壬子。諭軍機大臣等。三格自革職後。効力軍營。尚屬踴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以示鼓勵。○諭哈薩克特龍等。準噶爾地方。頻年擾亂。厄魯特等。莫不顛連失所。而車凌。車凌烏巴什。阿睦爾撒納。率屬數萬。歸誠請命。朕統一

實錄卷六

五

寒區。中外不忍異視。因各加厚澤。逮其屬下。悉令得所。更念準噶爾部衆。皆罹水火。特發大兵平定。使彼衆咸登衽席。且欲爾等相鄰部落。同享安居之福。因命將軍大臣遣使諭爾。爾亦遠慕皇仁。遣使啟請於將軍大臣。願奉詔守法。經將軍大臣轉奏。朕鑒爾誠。惻方欲加恩。不意逆賊阿睦爾撒納。狼心幸德。於入覲時中途潛遁。是用未遑降詔。今逆賊阿睦爾撒納。業就擒解京。額琳沁亦已為伯什阿噶什所殺。巴特瑪車凌。出痘身死。賊之黨羽。勦除淨盡。地方肅清。準噶爾人衆。悉屬朕之臣僕。朕諭令各守疆土。久遠安居。勿得肆擾鄰部。爾亦當約束屬下一如前日。不擾準噶爾之人。爾若仰企仁風。願霑愷澤。朕當令爾不離故土。仍爾故俗。子孫樂業。尚有殊恩。若爾謂哈薩克原屬化外。不便內附。亦聽爾之自便。朕不相強也。惟宜遵朕諭旨。嚴行約束。屬人。朕自加惠。無已。用特遣侍衛。宰桑。齋

平定卷五〇六

四

平定卷五〇六

四

詔諄諭。爾奉到朕詔。宜體天朝休養羣生之至意。以期永奉恩施。特諭。○是日。駐蹕半壁店行宮。○癸丑。諭上年江南歉收。屢經降旨。截漕賑卹。并令酌撥江楚等省粟米。運往平糶。近聞該省米價。尚未平減。且南方全恃秋田收穫。麥收亦屬有限。其秋成以前。尚須籌畫接濟。去年豫東二省收成頗好。麥價平賤。著河南山東巡撫。酌量採買小麥數萬石。運江平糶。并各飭屬。曉諭商民。流通販運。俾災地民食充裕。以副軫念。○又諭曰。逆賊阿睦爾撒納。現已就擒。軍務告竣。軍機大臣等遵朕諭旨。辦理諸務。夙夜宣勤。著交部議敘。軍機處行走司員。亦著交部議敘。○又諭曰。逆賊阿睦爾撒納。現已就擒。軍務告竣。黃廷桂。吳達善。辦理一切軍需。勞績卓著。著交部議敘。和起。豆斌。從前雖經獲罪。尚能竭力奮勉。其革職留任之案。著加恩開復。至陝甘兩省。派辦軍需。大小員弁。有實在出力者。著該督

黃廷桂查明奏聞請旨○又諭去秋阿睦爾  
撒納負恩背叛用兵勦捕陝甘兩省承辦軍  
需甚為緊急在事員弁因辦理不善叅革治  
罪者前後數案其中有情罪較重無可寬貸  
者亦有迫於時勢尚在可原者情節不一在  
彼時軍務緊要稍有寬貸衆情益為懈怠自  
不得不如此查辦今逆賊業已就擒所有從  
前獲罪員弁應量為分別原宥以示格外之  
恩著黃廷桂策楞兆惠查明秉公酌議奏聞

實錄卷五十六

聖

請旨○是日駐蹕梁格莊行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六

實錄卷五十六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書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自慶桂

統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書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富綱鑄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二月甲寅

三十一集七十一

上謁

泰陵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諭曰朕此次祭告

闕里恭謁

祖陵鑒輿所至一切供頓皆動正項絲毫不以

累及閭閻惟念安營除道雖已計丁給直終

未免有資民力所有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

年應徵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有上年秋收稍歉者雖勘不成災而農民生計究屬拮据著統前蠲免十分之五該督撫其嚴飭屬員詳悉查明分別辦理毋致不肖胥吏侵漁中飽務俾小民得霑實惠○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明奏訥默庫屬人沿途並無搶掠馬駝之事其戕害侍衛一節未經查明此事若亦與訥默庫無涉則其叛逆尚無實據著傳諭阿蘭泰舒明如未將訥默庫擒治訥默

平定七十一

庫亦未經知覺暫行停其拏問若已經拏問仍與丹津一併解送來京再行查辦仍會同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究出戕害侍衛之人即行正法以示儆戒○又諭據哈達哈等奏稱遵旨詢問自伊犁來歸之沙畢納爾沙喇哈什哈巴爾沁等原係班禪額爾德尼舊人懇請仍往青海之柴達木居住等語著照所請移往安插並傳諭副都統德爾素善為管轄甘肅巡撫吳達善奏巴里坤向無倉廩將

來設駐防兵。宜籌蓋藏之所。查有將軍舊廨二十三間。間架猶存。畧加修整。便可因貯。該處現有工料匠人。即用防兵。毋庸議給工銀。加恩日增雜麵四兩。俟凍解興工。得旨好。是日。駐蹕秋瀾行宮。乙卯。遣官祭關帝廟。豁免山東海豐利津霑化三縣潮淹陂廢地畝六十八頃五十八畝。有奇額賦。是日。駐蹕涿州行宮。丙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達勒當阿等奏稱。現在領兵擒治唐古忒。此時應已擒獲。從前唐古忒至額林哈畢爾噶時。曾告知策楞言。哈薩克錫喇屬人盜其牲畜。且稱哈薩克錫喇有依附阿逆之意等語。此等言語。哈薩克錫喇今雖未知日後豈無所聞。若不明白曉諭。恐伊轉生疑慮。策楞等俟拏獲唐古忒之時。即於衆人前指出其造

言誣陷哈薩克錫喇之罪。因其言不足為據。是以未經奏聞。今果背叛。益信其從前所言之詐。俾哈薩克錫喇聞知。益生感激。仍將曉諭後。哈薩克錫喇言語情形奏聞。以湖北按察使清馥為直隸布政使。候補道塔永寧為湖北按察使。是日。駐蹕紫泉行宮。丁巳。諭江蘇上年被災地方。俱已加恩展賑。鹽屬場竈坐落各州縣情形。與地方貧民無異。自應一體加恩。著將淮屬被災十分九分之

板浦徐瀆中正莞瀆臨洪興莊六場。泰屬被災八分之廟灣一場。被災六分之丁溪小海草堰劉莊伍佑新興六場。並未成災之南五場。及通屬十場。分別極貧次貧。應展賑者。照例按月展賑。應借給口糧者。俟秋收徵還。所有賑糧銀米兼支及賑銀加增之數。俱著照地方災民之例一體辦理。該督撫鹽政督率所屬實力奉行。務令災丁溥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沙克都爾曼濟未

至伊游牧之先。其弟明噶特將伊游牧搶掠沙克都爾曼濟之子圖們尚在幼年。能率衆由珠勒都斯前來投順。殊屬可憫。著加恩封圖們為貝勒。賞戴雙眼翎。仍賞銀一千兩。為經理生產之資。以示體卹。並令圖們即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前往。趕赴沙克都爾曼濟令其父子完聚。明噶特俟拏獲時。即委員解赴京師治罪。○補行乾隆十九年大計。江蘇省才力不及官三員。年老官六員。有疾官四員。罷軟官一員。不謹官三員。安徽省才力不及官四員。年老官五員。有疾官一員。浮躁官二員。不謹官二員。江西省才力不及官四員。年老官四員。有疾官一員。浮躁官一員。不謹官三員。分別處分如例。○是日駐蹕趙北口行宮。戊午朝。

日於東郊。遣履親王允禔恭代行禮。諭上年浙省偏災。屢經降旨賑卹。所在地方均設賑。度賑無業貧民。朝夕就哺。稍濟急需。但聞城

鄉遠近就食者衆。而麥收為期尚遠。度賑所需米石。出自捐輸者。恐不敷接濟。著該督喀爾吉善於藩庫鹽庫所存閒款。酌量動支。撥給各廠接賑。至蠶麥將成之時。再行停止。務飭屬實心經理。俾災黎得霑實惠。再者度賑僅資餬口。將來穀兩屆候。即係浸種插秧之期。地方有司。應諄切勸諭。令其各務農畝。趨時力作。庶秋成可望。並諭知之。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稱。哈薩克

錫喇。尼瑪。扎那噶爾布等。公同商議。將伊等鄂拓克游牧疆界。先行區畫。其各部落無業人等。並籌歸併安插等語。此皆圖什墨勒等應辦之事。伊等公同籌辦。具有條理。應俱如所議行。其將來歸併安插人等。生計艱窘。著加恩賞給茶觔。以資養贍。策楞等交與圖什墨勒等查明需用數目。行文巴理坤辦事大臣。由珠勒都斯就近運往。再據伊犁前來人等告稱。瑪木特約蘇圖。俱為阿逆戕害。約蘇

圖。圖什墨勒員缺。著吞圖布補授。吞圖布所遺扎爾呼齊員缺。著恩克博羅特補授。瑪木特年已就衰。効力行間。甚屬奮勉。今聞為賊戕害。深堪憫惻。著加恩賞銀三百兩。其公爵即著伊孫扎木禪承襲。至約蘇圖從前附和。阿逆行事。被禍乃其自取。第念伊係準噶爾舊人。海喇圖納親之孫。如有子孫兄弟。著策楞等查明具奏。加恩將伊宰桑承襲。再現在拏獲阿巴噶斯之母。及伊妻室。係尼瑪諾爾布之姊妹。尼瑪等既合詞懇奏。且係婦女。著加恩寬宥。交與尼瑪等管轄。若阿巴噶斯之子。則應治罪之人。不得倖邀寬典。著即查明解送來京。○又諭據富德奏稱。領兵擊敗唐古忒。已逃向哈布塔克。拜達克一路前往伊犁等語。著傳諭策楞酌派兵丁。速往哈布塔克。拜達克地方堵截。唐古忒務期擒獲。伊即窮蹙投降。亦行拏問。遵照前旨。押解來京治罪。○兩淮鹽政普福奏。巡視春運。兼查山陽。

清河。桃源。賑務。去山東近。趨就蹕路。聆訓得旨。速行回任。汝處食粥貧民。至二十萬之多。汝不住彼彈壓調劑。而以僕僕遠來接駕。為務。可謂不知輕重矣。○是日。駐蹕關張鋪大營。○己未。遣官祭昭忠祠。○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絳縣民姚英妻崔氏。○是日。駐蹕太平莊大營。○庚申。諭陝甘兩省。辦理軍需以來。綠旗各營。辦解馬匹。及一切公私借墊。為數頗多。例應於官兵糧餉內。均攤扣還。朕念伊等趨事急公。倍多勞苦。更加扣餉。生計尤為拮据。今竄逆就擒。兵艱宜卹。著加恩免其按名扣抵。但此等借項。均關國帑。不便虛懸。著於陝甘各營兵數內。酌留公費糧名。通融彌補。以清帑項。該督黃廷桂。詳細查明。妥協籌酌。應留名數。覈實奏聞。一面辦理。副朕優卹戎行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稱。此次陝西。甘肅官員。辦解馬匹。及滿營綠旗。送到馬匹。臚分俱足。倒斃甚

少等語。此等馬匹皆豫備軍需之用。今正值春冬之際。俱能妥協送到。官兵甚屬黽勉。其原辦之將軍地方官員。辦理亦屬妥當。並應加恩鼓勵。所有此次購辦解送之文武大小官員。俱著交部查明。分別議敘。其承送兵丁著交和起等查明。詳報軍機大臣。應如何恩賞之處。具奏請旨。○又諭曰。納噶察此次奉派差往阿克蘇城行走。奮勉著加恩晉封貝子。今已無庸前往。即令回至伊游牧地方休息。以示優卹。○江南河道總督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署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洪澤湖入海之路迂遠。興鹽一帶。勢如釜底。海灘高於內地。潮來與湖抵。湖水不能暢流入海。下河即加挑濬。難弭水患。惟東西灣入江入河各道宣洩盛漲。最便最要。苦多淺窄阻滯之處。去路不能迅速。臣等遵旨詳勘。擬將邵伯下東西灣河。新舊底面各加挑寬。並按形勢挑切灘嘴。又擬將金灣壩壁虎橋。並鳳凰橋

下。各引河間段加挑寬深。又芒稻閘。迤下並石羊溝。廖家溝。董家溝等河。亦酌量疏濬。湖水多一分入江。下流少一分受害。再范隄一帶閘座。為下河水匯。捍禦宣洩兩恃。應將閘座損壞者。拆修完整。趁汛前支帑興工。至錢維城奏。內芒稻閘口。係洩水入江之尾閘。應大加開放。查灣頭河。蓄水運鹽。早放則水漏易淺。於鹽有礙。遲則河漲難消。鹽河務官向多爭執。臣等酌定水誌。水長踰誌。即開芒稻等閘。水消始閉。通釐洩汎。合併奏定章程。得旨著照所請行。○以甘肅花馬協副將容保。為甘肅涼州鎮總兵。○是日。駐蹕紅杏園行宮。○辛酉。諭曰。予告尚書魏廷珍。係宣力舊臣。今年將九十。道左迎鑒。允稱人瑞。伊惟一子。前經賞給一品廕生。例應內外兼用。著再加恩。賞給員外郎職銜。在家侍養。以昭眷舊至意。○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奏。江省災較重。內五六分災。次貧。例不給賑。雖借一月口



糧尚覺艱窘。請加一月秋還免息。貧生兵屬如之。得旨允行。○是日駐蹕新莊大營。壬戌諭上年東省沂州府等屬州縣秋禾被災業已降旨照例賑卹。并增給折賑銀兩。令該撫加意撫綏。但念麥收之期尚遠。當此青黃不接。災黎餬口艱難。深為軫念。著查明被災州縣內分別加恩。最重者加賑兩個月。次重者加賑一個月。該撫務督率有司實心經理。俾窮民均霑愷澤。○又諭近來外省督撫於道府大員及正印官尚留心稽察。至於佐雜等官往往視為微員置之不問。不知佐雜秩卑體褻與吏胥最近素相朋比。遇有地方詞訟等事一經批委輒思因以為利。奸胥串合舞弊。甲賄則左甲乙賄則左乙兩賄則權其輕重而左右之。或兩受而和釋之。夫蠹蝨雖微必害良稼。小民其奚堪此。各該督撫皆有察吏安民之責。其務申明憲令加意釐剔勿以惡小而姑容之。俾政平訟理副朕勤求民

瘼至意著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張師載從前協辦江南河務一切俱係高斌主持但伊身為大臣惟事附和以致玩工滋弊咎有難辭。是以將伊革職治罪旋經降旨從寬完結。念伊人尚老實年未衰邁著赴京候旨酌量加恩錄用。又諭曰朕躬詣孔林經過直隸山東地方其各營兵丁有派辦差務者著查明賞給兩月錢糧以昭恩賚。○又諭曰朕翠華所至辦差官兵悉已均霑恩賚所有德州青州駐防八旗兵丁派有差務者並著賞給兩月錢糧以溥惠澤。○是日駐蹕德州大營。癸亥諭曰朕今歲前詣山東省方觀民恩膏疊霈而有罪者不獲自新朕甚憫焉。其將山東一省現在軍流以下人犯悉予減等發落用廣慶惠。○戶部議准貴州巡撫定長疏稱水城廳茨沖地方白鉛廠開採年久硃老山空應如所請封閉從之。○予故天津水師營都統馬爾拜祭葬如例。○

豁免江蘇太倉州鎮洋縣築塘壓占挖廢並  
低瘠減則田畝額賦銀九百七十四兩八錢  
有奇米一十七百六十八石有奇○加賑浙  
江仁和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山陰  
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十三州縣金山曹  
娥二場被水災民是日駐蹕恩縣大營○  
甲子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據衛哲治奏稱病尚未痊難以赴京

供職著照所請准其回籍調理所遺工部尚  
書員缺著趙宏恩補授○又諭曰鄒一桂年  
已衰老不勝侍郎之任禮部侍郎員缺著金  
德瑛補授所遺內閣學士員缺即著鄒一桂  
調補○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前侍衛福昭等  
報台吉諾爾布等於正月二十一日在雅瑪  
圖嶺擒獲阿逆詢之莫和里並未聞諾爾布  
等擒賊信似福昭等所報事屬子虛但賊被  
回人擊敗勢甚窮蹙台吉南泰同侍衛福昭

帶兵擒拏玉保尼瑪等相繼進臣等大隊亦  
剋期集自可計日就獲諭軍機大臣等策楞  
等奏稱據伊犁脫出之莫和里告稱阿睦爾  
撒納於十七日被和卓木回兵擊敗十九日  
令伊前來等語先據福昭報稱於二十一日  
拏獲阿睦爾撒納莫和里於十九日前來是  
福昭得信在莫和里之後但福昭自二十一  
日以後未經續報此時曾否拏獲著策楞詳  
查確實即行奏聞○又諭前經降旨令薩喇  
勒解送阿睦爾撒納來京此時若逆賊就擒  
之信未確薩喇勒既不必前來亦毋庸同策  
楞等進發策楞等統領大兵前進其一切應  
援事宜亦屬緊要薩喇勒即駐劄特訥格爾  
協同達勒當阿辦事是日駐蹕新莊大營  
乙丑諭曰朕躬詣闕里祭告

先師禮成後即親詣  
少昊金天氏之陵及周公元聖祠辦香瞻拜  
用申誠悃○以革職安徽巡撫張師載為兵

部侍郎○是日駐蹕尚家莊大營 丙寅駐蹕禹山大營 丁卯叅贊大臣達勒當阿奏領兵由珠勒都斯進聞阿逆已獲准將軍策楞咨停進兵在特訥格爾駐劄辦事旋又咨臣派兵一千至安集海接應現除富德帶往辦唐古忒五百名外酌選一千即於十七日前進諭軍機大臣等前命薩喇勒駐劄特訥格爾會同達勒當阿辦事今達勒當阿已領兵前赴安濟海特訥格爾一應事務亦屬緊

平定縣志

卷二

要即著薩喇勒率同三格辦理所有定邊右副將軍印雖經扎拉豐阿帶往薩喇勒仍著授為副將軍俟拏獲阿逆即遵前旨令其押解來京○豁除安徽無為州濱江圩田並築壩挖廢地畝額賦銀一千一百二十八兩有奇米三百十四石六斗二升有奇 是日駐蹕鳳凰臺大營○戊辰實授碩色為湖廣總督郭一裕為雲南巡撫以山西巡撫恒文為雲貴總督以甘肅布政使明德為山西巡撫

調署雲貴總督愛必達為山東巡撫陝西布政使武忱為甘肅布政使以服闋宗人府府丞劉藻為陝西布政使○是日駐蹕西樹大營 是月漕運總督瑚寶奏赴東省接駕得旨速行回任辦賑雖非汝事而地方有災亦應彈壓稽察遠來一接為恭孰輕孰重○浙江布政使富勒渾奏抵浙藩任得旨若因此而肆行無忌動與人爭則是汝自取其咎若以為一經取信其他不妨雷同佯為不知則

平定縣志

卷二

又自喪天良之甚者皆不可慎之○四川總督開泰奏遵旨聽川省商販流通以濟江浙偏災惟是市僧居奇買者愈急賣者愈緩禁因定價獲息較薄益滋觀望查川省常平倉現貯九十六萬石照糶三數可三十萬石餘就川省近江府州動撥出糶價平買還其餘歸公得旨甚好○署雲貴總督愛必達奏雲南東川府蔓海開河招墾建壩蓄洩河尾雖通源頭無水雨少裁插易誤查府西南有以

濯河源遠且大會各山溪水直下擬開渠引注蔓海可溉熟田荒蕪亦資墾闢邊徼民夷無力借帑興工來秋徵還報聞

實錄卷五百七

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八

世宗憲皇帝生於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院議事海正貢旗滿洲都統世宗憲皇帝討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管宮庭薩哈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宗憲皇帝討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子富廷俊十四次臣德瑛理達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三月己巳朔

實錄卷五百八

上至曲阜展謁

先師廟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  
今日覽策楞等陳奏一摺俱係尋常事件其擒獲阿睦爾撒納之處並未聲明伊等前次奏阿逆業已就擒今又隔十餘日之久此際應得確信即尚未確實亦應將現在兵已至何地去伊犁相距遠近情形詳悉奏聞何竟無一言奏及深可駭異即如尼瑪現與玉保領兵同進賞伊犁騎都尉世職俟到伊犁傳旨

並未遲誤。何必行文即行辦理。殊屬不知緩急。今策楞既經傳諭。即著賞給尼瑪恩克博羅特。各圖布等世職。照伊等奏請之。予承襲。其達什車凌游牧。現被搶掠。著酌量加恩。賞銀數百兩。遷至和博克薩里地方。暫行安插。仍將現在大兵所至情形。速行奏聞。又諭。據德善等奏報。烏梁海等喧傳哈薩克與阿睦爾撒納。兵勢連合。共相擾亂等語。此皆烏梁海等捏飾謠言。搖惑衆心。情罪可惡。伊等

青溪卷五

三

畏威內附。全不可信。此等傳言。明係聽阿逆指使。妄行聲張。其背叛情形已露。若不嚴加懲創。不足以示威戒。著諭哈達哈密交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貝勒車布登扎布。於伊等兵丁內。酌量選派前往。密查其為首倡惡之人。即行正法。現又據遣往烏梁海換易馬匹之副都統察達克等報稱。圖布慎莽噶拉克。俱即將馬匹換易。尚屬急公。此二人應加寬宥。若果勒卓輝。已屬首鼠兩端之人。然從

前尚有出力之處。青滾雜卜等應詳加體察。斟酌辦理。至鄂木布博博等。則斷不可恕。務應查拏嚴究。其屬人一併拏獲。賞給軍前効力人員。馬匹牲隻。盡行收取。以資兵力。侍衛德善奉差時。已有畏懼情形。及至彼處。一聞烏梁海等捏造之言。不審虛實。即行退回。甚屬懦怯。德善著革去侍衛。仍同順德訥。前往哈薩克曉諭。以觀後效。青滾雜卜等。即將何時前往辦理之處。速行奏聞。○又諭。據阿蘭

青溪卷五

三

泰奏報。訥默庫等已經擒獲。現在解京等語。此事係舒明籌辦。甚屬妥協。阿蘭泰一味推諉。若照伊所奏辦理。必致遲誤。著將阿蘭泰男爵革去。即賞給舒明。以示鼓勵。阿蘭泰仍著交部嚴察議奏。達什丕勒。能計誘訥默庫前來。亦屬奮勉。著加恩封為貝子。解送訥默庫妻子等來京時。著將阿睦爾撒納之二女。從前交與訥默庫者。一併查出。解送來京。其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希顏特古斯等。俱不

必再行查辦。訥默庫所有屬人俱著分賞車  
凌。車凌烏巴什等嚴加約束。○又諭曰。順德  
訥曾往哈薩克曉諭人尚明白。著授為頭等  
侍衛。賞銀一百兩。令其再往哈薩克傳旨。曉  
諭阿布賚。現在逆賊阿睦爾撒納窮蹙無聊。  
計日就擒。前阿逆曾向哈薩克借兵。阿布賚  
並未給與。深知大義。實可嘉予。再哈薩克屬  
人等亦有搶掠塔本集。賽之事。塔本集。賽正  
在附和。阿逆之時。則伊等初非助逆行事。乃

平定本志

四

正為天朝出力。翦其黨羽。恐伊等不知妄生  
疑慮。是以遣使前往。曉諭阿布賚。從前遣使  
朝貢。具見誠悃。如能傾心內附。自當格外加  
恩。俾伊等安居樂業。永享太平。伊等惟善自  
約束。毋使屬人越境滋擾。其準噶爾各部已  
嚴行禁止。亦不得擾害該部落。將此明白。曉  
諭如阿布賚。遣使入覲。即令順德。訥帶領前  
來。○諭哈薩克。阿布賚曰。準噶爾數年來。內  
亂頻仍。各部驚擾。厄魯特等流離困頓。並失

平定本志

五

生計。朕為天下共主。不忍坐視。爰申天討。平  
定伊犁。令伊等共享昇平之福。一切善後事  
宜。正待將次經理。以為久遠計。不料逆賊阿  
睦爾撒納。負恩背叛。肆行猖獗。今特命將軍  
大臣等。統領大兵。兼程追捕。而準噶爾眾台  
吉。宰桑等。復糾集義旅。協力擒拏。現在阿睦  
爾撒納。勢力窮蹙。棄眾遠颺。勢必竄入爾哈  
薩克境內。此賊罪不容誅。無論遁逃何處。務  
期俘獲正法。萬無漏網之理。爾阿布賚。恭順  
天朝。從前遣使請安。具見誠悃。亦因逆賊中  
途阻止。未經入覲。至逆賊性情詭詐。爾等素  
所稔知。斷無容留逆賊之理。設容留在彼。亦  
於爾部有損無益。爾部與準噶爾接壤。從前  
噶爾丹策零時。爾等尚受其節制。邇來遭準  
夷衰亂。始得逞志。現在西域諸部落。俱入我  
版圖。爾等果將逆賊容留。準噶爾部眾。無一  
人與阿逆同心。勢必羣起滋事。是爾因一人  
而受眾人之敵也。況大兵業已壓境。彼時陳

師索取爾部落豈能晏然安處事後追悔即已無及爾其熟計利害一切俱遵朕諭旨速行擒獻永受朕恩欽哉勿忽○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奏恭進原任檢討朱彝尊經義考三百卷得旨書留覽○命叅贊大臣雅爾哈善來京面聆訓示再赴軍營○實授清保為盛京將軍○是日駐蹕曲阜縣行宮翼日如之○庚午

上詣

先師廟釋奠

至大成門降輿步入行三跪九拜禮遣大學士陳世倌祭崇聖祠遣官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禮畢

上詣

孔林至墓門降輿步入墓前北面跪三酌酒畢行三拜禮○詣

少昊陵行禮○詣

元聖周公廟行禮○賜扈從王公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以下官食○諭曰朕躬祭

闕里經過地方承辦差務各官宜一體加恩所有直隸山東二省辦差文武官弁內凡有罰俸住俸降級之案俱准其開復其無此等叅罰者各加一級○又諭曰朕親祭

闕里鑒與所經覃布渥澤其分駐旗人亦應一體加恩所有德州青州駐防官兵年七十八十以上者著該將軍巡撫查明分別賞賚○又諭曰朕躬詣山東祭告

先師孔子

車駕所經既已宏敷愷澤而曲阜

為駐蹕之地是宜廣沛恩膏用昭盛典著將該縣乾隆丁丑年應徵地丁全行蠲復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朕親詣曲阜恭謁

孔林虔申祭告巡省所至行慶施惠以昭盛典所有經過州縣內男婦年七十以上者著該督撫查明照從前恩詔之例分別賞賚用副朕引年恤老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據玉保等奏拏獲阿巴噶斯屬人烏遜供稱阿逆現領厄魯特兵八千名哈薩克兵八千名已

將烏遜送往將軍營內又聞阿逆現在出痘甚重等語烏遜乃賊人黨羽所言不過虛張聲勢既已拏獲即應正法一面密告策楞何用送往軍營搖惑衆聽玉保辦理甚屬不合且此次應候探明福昭所報確信再行陳奏即福昭等所報不實或被普爾普所欺亦宜一併查明奏聞乃並無一語奏及與策楞昨日所奏正同伊等即冒昧於前又復遲疑不進是誠何心即如另摺所奏宰桑巴桑等告

稱初七日阿巴噶斯烏勒木濟二人至噶順地方見大兵到即由山路奔竄約計初八日即到阿睦爾撒納處等語由此觀之阿睦爾撒納所住地方與軍營相距甚近巴桑即係親見阿巴噶斯逃竄後來至軍營者若如其言即行追逐早已可抵賊營何伊等行走甚速而玉保等行走甚遲至於如此懸殊謂非退縮不前而何現在賊黨巴蘇泰又復來歸則其窮蹙情形已不能支玉保等應即迅速

往擒倘再遲緩誤事斷不寬貸如阿逆果出痘身亡亦必將伊屍寸磔以彰國憲毋許草率完結又諭據策楞等奏稱據陸續逃出人等云阿睦爾撒納並未拏獲伊等誤報實屬輕忽請罪前來此亦據福昭等所報遂行奏聞雖屬不實無甚緊要但泥於偽信心思紛亂反不催促進兵朕心殊為忿恨再據烏遜之言惟庫圖齊沙喇薩琿二人實意投誠其餘得木齊收楞額皆恍惚難信著策楞等留心試看稍有他意嚴行辦理毋受其欺署湖廣總督碩色等奏湖北應修城尚有十三府州縣應照前議於錢局加卯以所得餘利撥作修項且楚省錢貴因加鑄漸平現有標營借項歸清例停之卯擬仍舊加鑄於城工錢價有裨得旨兩便之舉可為也辛未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大學士陳世倌祭啟聖墓遣官祭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



上迴鑒。○諭軍機大臣等。據劉慥奏。酌派開封衛輝懷慶陳州歸德河南光州各府屬倉穀。共碾米十萬石。運江等語。江南需米接濟。固屬多多益善。但昨據圖勒炳阿奏。豫省隣近江南郡縣米價。亦較前稍昂。若撥運過多。則本省倉貯未免缺乏。祇可撥米三萬石。運江接濟等語。著傳諭圖勒炳阿等。豫省江省事同一體。如可多為撥運。固於災地有益。若該省倉儲未甚充裕。即當量為減撥。不必拘定成數。總期於隣省得濟。而本地亦復有備。辦理方為妥協。著與江省督撫會同商酌。一面辦理。一面將酌定數目奏聞。至買補穀價。莊有恭原奏。以江南糶價撥豫歸款。但往返解送。不無繁費。劉慥所奏。即於豫省作正報銷。江南糶價。另行報部之處。照所請辦理可也。一併傳諭知之。尋奏。豫省撥江倉穀。以現貯盈絀程途遠近。定撥數多寡。共米麥六萬石。惟光州倉最充。原撥二萬石。無庸酌減。餘除

存貯未裕之地。各為減撥。外酌於開封衛輝懷慶河南陳州等府屬。共撥四萬石。其未經酌減前。已起運者。仍飭運去。以免載回脚價得旨。如所議行。○軍機大臣議覆署河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盱眙縣東岸聖人山。有古河一道。可由六合縣東溝河入江。擬加濬以洩淮水。為一勞永逸計。應將所繪圖存俟南巡查辦報聞。戶部議覆。浙江巡撫周人驥奏。仁和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十三縣被水成災。暨勘不成災地畝。應完漕米漕項及蠲剩舊欠銀米。應如所請分別蠲緩從之。○加眼山東鄒縣滕縣嶧縣濟寧金鄉嘉祥魚臺蘭山邳城費縣城武鉅野臨清壽光樂安濰縣十七州縣。衛秋禾被災貧民。○是日駐蹕邵家莊大營。○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巴祿領兵往迎薩喇勒於吐魯番。今薩喇勒已經前來。巴祿想已領兵徑赴軍營。或尚留於吐魯

番著即速赴策楞處會同進剿。已祿由珠勒都斯一路前往。中途有投順之人。即行受降。其有應用兵力收服者。亦即酌量辦理。再據達勒當阿奏稱。接准策楞咨文。即帶特訥格爾兵丁一千名。趕赴軍營等語。現在逆賊就擒。未得確信。此際即接有不必調兵之文。亦不得停止。仍將大兵分隊陸續前往。聯絡聲勢。以壯軍威。是日駐蹕泉林行宮。癸酉。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瑞慧皇太子園寢。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定長奏報。楊阿生傳播妖書。得自羅朝富一案。羅朝富曾否拏獲。及有無餘黨。該撫現在作何查辦之處。何以尚未覆奏。地方凡遇此等匪案。總宜速拏速審速結。否則事久而人不。知警惕。且易致漏網。馬朝柱其前車也。著傳諭定長。令其即速查辦。奏聞。毋得遲滯。○又諭前經策楞等奏。請將庫圖齊授為阿巴噶斯鄂拓克宰桑。已降旨准行。今沙喇薩琿又在軍營投誠。著將庫圖齊調為哈丹鄂拓克宰桑。其阿巴噶斯鄂拓克宰桑。著沙喇薩琿補授。○又諭據策楞等奏。宰桑齊巴罕等。皆陸續投誠。策楞等加意奮勉。作速肅事。朕甚望之。至宰桑齊巴罕等。雖來投誠。不知曾與阿睦爾撒納合影否。倘前曾合影。聞大兵前進。始來。即應辦理。此時倘或不辦。將來大兵徵後。恐伊等妄生事端。即喇嘛等。朕曾經降旨。著策楞等。至伊犁時。將甚不堪者。辦理數。

名。餘皆寬宥。並給伊等印信。現據投出諾爾布端多克屬下布克給克告云。阿睦爾撒納力窮。喇嘛十散七八等語。可見喇嘛與阿睦爾撒納合影。亦屬真情。策楞等採訪明白。斷不可寬宥。此次徹底查明。嚴加懲治。使伊等各知法紀。不敢妄生事端。方為妥善。○是日。駐蹕小廠大營。○甲戌。諭據李侍堯奏。前任廣州將軍錫特庫。副都統馬瑞圖。曹瑞廢弛馬政一摺。養馬為營伍要務。將軍副都統係總統大員。理應隨時點驗。缺額即飭買補。乃一任空缺。竟有十九年倒斃。尚未買補之馬。似此漫不經心。殊忝統帥之任。錫特庫。馬瑞圖。曹瑞。著交部嚴加議處。至協叅防校等官員數既多。且因該將軍等不加整頓。以致營員因循怠玩。咎有所歸。所請一併交部之處。著從寬免其交議。○刑部議奏。文選司書吏王明一。訛索銀兩。御史許伯政不指叅請交部察議。得旨。此案王明一恐嚇詐財。雖屬

書吏舞弊小事。然王安國既聞之。許伯政則當刑部諮詢之時。即應據實指出。乃以得之訪聞。無從咨送聲覆。以渾厚自居。若非御史李紱叅奏。則官吏夤緣情弊。無憑根究。必至賄賂公行。尾大不掉。即此一事。可知各部院胥吏營私之弊。原未盡除。而漢大臣如王安國之流者。方且以是為忠厚得體。滿大臣之謬託於文者。亦效尤為之。不知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杜漸防微。正當事。事省察。至御史職司糾察風聞。尚許言事。許伯政既聞王明一詐財之事。並不據實指叅。伊等平日藉口於建言。又藉口於不得盡言。即如朕初年。何嘗不鼓舞言路。然所陳奏。不過撫拾浮詞。空談塞責。而因以為奸取利者。實復不少。數年以來。畧示懲創。則又箝口不言。即如鄂樂舜勒索商人銀兩一事。御史中籍隸浙省者甚多。豈一無聞見。而竟未有一人奏及者。設非富勒渾指叅。何由發覺。在廷諸臣。為朕所倚任。

使人人緘默自安。股肱耳目之寄。朕將誰任。王安國降調處分。已降旨從寬留任。然令伊捫心自問。固應愧赧無地。諸臣有似此居心者。尤當引以為戒也。許伯政。僅照部議。察議不足示懲。著交部嚴察議奏。言官等俱著嚴行申飭。李綬著交部議叙。○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近年海塘。因水勢南趨。北塘穩固。而險工在紹興一帶。連被風潮。老塘全塌。子塘新工。更不足恃。歲修既費帑金。且恐水勢驟至。隄薄沙浮。為害甚大。擬於宋家淩楊樹下一帶。自大池後真武殿東首。田內堅土處所起。跨河以南。直至陳金聲鹽舍後止。照海寧魚鱗大條石塘。排椿建四百丈。其西平穩處。接築土塘二十丈。築土餞於後。以護塘身。其舊土塘柴塘。可為外護。即坍塌亦與新增無礙。無庸再修。○會等縣永資捍衛。估計築費較歲修土塘為省。且於偏災窮民。代賑有裨。得旨。如所請行。○署廣州將軍李侍堯奏。軍

標綠旗兵。向無兵房。月給賃銀六兩。查有水師營裁退教習民兵舊住房。九十四間。請旨撥給。停支賃銀。從之。○是日駐蹕張家塘大營。○乙亥。諭軍機大臣等。覽策楞等兩次所奏。分兵前往洪郭爾鄂博。擒捕阿睦爾撒納之處。尚屬近理。但觀伊等情形。並未迅速前進。則於軍行緩急機宜。茫然不曉也。據陸續脫出之人。俱稱阿睦爾撒納。被回民和卓木擊敗。勢感力窮。在洪郭爾鄂博居住。正與現在策楞等領兵前進地方。相距不遠。何必又分畧地大隊之兵。以次前進乎。策楞等即當選集勁旅。合力速行。及阿睦爾撒納未得逃竄之先。即行追及。始與事機相協。即使逃出之人。所言未必盡實。或大兵馬力平常。亦應急速趨赴。審量賊情。如賊人之力尚強。則我兵暫為緩行。俟後隊既集。協力進發。亦無不可。今乃未見一人。即已如此遲滯。則雖逆賊窮蹙果真。豈肯坐待策楞等兵至。而束手就

縛乎。又豈必俟目覩策楞等到彼始知倉皇奔竄乎。此即策楞等不知事理之明驗。由伊等延緩情形度之。則阿睦爾撒納未必即能擒獲。試思逆賊一日不獲。此事一日可了乎。策楞等一何悖謬至此。伊等縱計慮未周。獨不思如何始可謂之竣事乎。此時阿睦爾撒納倘已就縛。誠為盡善。若仍未獲。則此旨到日。阿睦爾撒納必早經免脫。或先定一竄迹之地矣。如果逃往哈薩克。布魯特等處。斷不

實錄卷五

六

可虛張追逐之勢。遽行徹兵。即著派達勒當阿。玉保。尼瑪。於索倫兵內揀選一二千名。奮力追趕。仍先遣人往哈薩克傳諭阿睦爾撒納。乃叛大皇帝重負厚恩之逆賊。今逃入汝界。汝等能將伊擒獻。大皇帝必重加恩賞。伊或詭言逆賊到伊界內。又逃往布魯特。則當諭以逆賊所到之處。大兵當即窮追。期於必獲而後已。並不騷擾汝等。汝等或稍有阻撓。即是甘與賊通。我等必將一體辦理。使之知

所震懾。出力追捕。決不可稍為姑息。朕觀外夷情形。均多懼怯。即如阿睦爾撒納。如此窮蹙。而伊等尚不免畏懼。況我統索倫精兵前往。丕振軍威。伊等無有不誓服之理。逆賊萬一逃往。即遵旨帶領索倫兵往追務獲。此皆朕先事籌畫者。若俟伊等奏到阿睦爾撒納脫逃時。始行降旨指示。必致貽誤矣。總之道途遙遠。一切事務。伊等當詳審應緩應急之宜。而一出以果斷。始能適合事機。庶叛賊可

實錄卷五

七

以就擒。策楞等其殫心熟籌。勇往辦理。又諭前經降旨。令薩喇勒。侯。拏。獲。阿。逆。後。來。京。今伊已回至巴里坤。朕念伊自前歲領兵馳驅殊屬勞瘁。况伊犁一切情形。尚有應行面詢之處。薩喇勒著即由巴里坤起程來京。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報。乾隆十九年濟源武陟內鄉新野四縣新墾水旱地。百四十七頃三十一畝。有奇。升科如例。○豁除直隸圍場鑲白鑲藍鑲紅滿洲蒙古兵動用上中下

三則地。五十頃四十畝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甘泉縣民李某妻江氏。興化縣民祁進萬妻吳氏。○是日。駐蹕鳳凰臺大營。○丙子。諭曰。

陵寢妥侑

先靈。裏事人員。宜有所專屬。向來在

陵辦事司員。係由在京司員內。論俸陞用。其總理事務之貝勒等。既非本部堂官。而在京堂官。又相距路遠。無從稽查。遇有應修工程。雖

實錄卷五〇

三

照例派員查估。究未能覈實妥確。殊非敬事之道。其如何俾有專屬。及應修大小各工。如何稽察考覈。以昭慎重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又諭上年江省被災。米價昂貴。今距麥秋尚遠。一時恐未即平。所有江寧駐防旗兵。月支餉銀。或不敷買食。生計未免拮据。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按名借給一月餉米。以資接濟。俟秋成後。於應支米內。分月扣還。該督酌撥米石。迅速放給。副朕優卹戎行至意。○

實錄卷五〇

三

是日。駐蹕禹山大營。○丁丑。廣東巡撫鶴年奏。巡河船。舊有班鳩礮四十四位。每位需兵三名。演放。所裝鉛子。暨所到遠近。與一名獨放之鳥鎗等。歲久鏽剝。仍循舊式修造。不如改鑄鳥鎗。除折耗外。足敷鎗料八十八桿。演時。餘兵尚可協駕船隻。鑄工動支存營公費。再舊設守城堆房太少。禁門關係既重。弁兵居住隔城。呼應不靈。現並改設官廳。添建窩鋪。俾有棲止。按期值宿。不得藉故曠班。報聞。○予故致仕協辦大學士尚書阿克敦祭葬。如例。謚文勤。○是日。駐蹕尚家莊大營。○戊寅。江蘇巡撫莊有恭奏。遵旨將江廣米開糶。照例分別災熟。酌減時價。而災屬中。再覈情形。重輕以定減價多寡。自五分至一錢二錢不等。委員監糶。每戶多不過一斗。防奸牙囤積漁利。報聞。○是日。駐蹕新莊大營。○己卯。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曰。朕今於曲阜回鑾。即由趙北口經

南苑恭謁

孝陵

景陵各該衙門敬謹豫備○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上年被災鄒縣滕縣嶧縣濟寧金鄉嘉祥魚臺蘭山鄒城費縣城武鉅野臨清壽光樂安濰縣十七州縣衛已蒙恩賑請將竈地貧民亦歸於坐落州縣一體加恩從之○是日駐蹕恩縣大營○庚辰諭陝甘兩省辦理軍需以來所有駐防滿營辦解馬匹及裹帶

實錄卷五十八

三

草料等項頗多借墊例應於餉銀內扣還但念陝甘上年收成歉薄糧價未免稍昂各兵應領糧餉若一時扣抵生計必多拮据伊等趨事急公宜加優恤著西安寧夏涼莊各將軍將各該營借墊數目覈實奏聞准其暫借司庫銀兩先行彌補分作三年扣還歸款以紓兵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圖桑阿婪贓至二千餘兩乃僅交銀六十兩竟以無力題請豁免該犯曾為知府大員俸廉

不薄且所得贓私為數亦多若果毫無貲產寄頓則伊之俸廉贓項歸於何處是原叅贓款竟係懸坐寬抑矣應令刑部將該犯詳加詰訊如伊任內所得之項實係花費無存則花費亦必有項應令伊開出且此等劣員亦不應僅以取結完案仍聽在旗即當發往拉林阿勒楚喀種地可傳諭該部知之○又諭上年浙江勘不成災之杭嘉三府所屬地方收成均多歉薄地方官辦理失之過刻且該處一帶與江南松江災地毗連又勢處下游商船不能輻輳糧價未免昂貴此時距麥秋之期尚早青黃不接小民口食拮据亟為籌畫接濟著傳諭喀爾吉善令其即行詳查現在實在貧乏之戶應作何設法籌辦俾窮黎不致失所之處迅速奏聞一面妥協辦理尋奏浙省被災遵旨蠲賑撥運平糶現查杭嘉貧戶給與口糧紳商捐輸煮粥小民口食可支惟東作將興籽種缺乏應按畝給借倉穀

實錄卷五十八

三

糶後存餘無多。各州縣有穀者借穀無者照  
賑折給。秋熟免息徵還。得旨覽奏俱悉。○又  
諭浙江地方災民無食。有於市肆街衢攘竊  
食物餅餌之事。被攘之人。恐經官拖累。不敢  
聲張。該管地方官因係口食細事。不加懲禁。  
但此等販賣小民。資本無多。僅以自謀朝夕。  
而橫被攫取。情亦可憫。且攘奪之風。尤不可  
長。著傳諭該督撫。飭屬留心稽查。量加禁約。  
俾知敬畏。至米船經過之地。有遮留邀截等

實錄卷五〇八

高

弊。即不至聚眾扒搶。亦當盡法重懲。俾商賈  
流通。不得稍為寬縱。總之賑卹不可不周。而  
刁頑亦不可不懲。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  
據黃廷桂奏。吐魯番並無蒙古占據。瓜州回  
民各願遷回。並稱向與準噶爾交納方物。即  
作每年貢獻等語。瓜州回民遷回吐魯番一  
事。前已降旨。俟策楞兆惠於軍務凱旋之便。  
先將吐魯番地方情形會同查勘。定議辦理。  
今雖據額敏和卓繪圖呈覽。著傳諭黃廷桂。

仍遵前旨。曉諭回民。今年仍令暫住瓜州。俟  
策楞等查勘之後。再為料理遷移。若此旨未  
到之前。已經遷移。則將此旨寄策楞等。聽其  
查辦。至伊等進貢方物一節。當稍示區別。如  
向隸二十一部落者。即係噶爾丹策零之人。  
今伊犁既經平定。自應奉貢方物。如原係噶  
勒藏多爾濟及巴雅爾等所屬。此番遷回故  
土。應仍歸伊等管轄。方為允協。俟策楞等查  
勘之後。再行詳議妥辦可也。著傳諭黃廷桂

實錄卷五〇八

高

知之。○又諭曰。侍衛丹津。此次辦理訥默庫  
之事。甚屬出力。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賞銀  
一百兩。歸於察哈爾正藍旗安置。仍交該總  
管照從前安置厄魯特之例。賞給產業牲畜。  
其牲畜未滋生之前。並賞給口糧一年。至丹  
津所屬戶口。及歸併居住之兄弟等。並著阿  
蘭泰等查出。同此次賞給訥默庫之二十戶  
人等。一併送至察哈爾安插。○又諭據策楞  
馳報。阿睦爾撒納就擒。所有陝甘等處駝馬。



已降旨停辦。但此時尚未得實在確信。倘或尚需策應。一經檄調。即需馳赴。不可不先事籌備。著傳諭黃廷桂。令知此意。將作何密行調度。使緩急足恃之處。悉心籌畫。一面辦理。一面作速奏聞。但不得稍涉張皇。致傳聞疑惑可也。尋奏前。恐凱旋需馬。於甘涼肅各標留六千匹。現仍以接濟凱旋為辭。加留一萬六千匹。恐軍營急需。已解往二千匹。駝隻除赴各路運糧及疲瘦之外。堪用者尚有一千

軍機大臣等

奏

四百隻。再甘省因軍需米貴。一聞擒賊立減八九錢一石。臣恐此信不確。洩漏張揚。市僧居奇。依舊騰涌。一切俱慎密辦理。得旨甚善。○山東登州鎮總兵楊贊以病解任。以直隸正定鎮總兵馬化正調補。以原任江南蘇松鎮總兵王澄為正定鎮總兵。○是日駐蹕德州大營。○辛巳遣官祭

先蠶之神。○是日駐蹕新莊大營。○壬午賜扈從王公大臣並直隸總督以下官食。○諭

軍機大臣等據哈達哈等奏。詢問德善遣往哈薩克中途為烏梁海等阻止。退回各情節。伊言語支吾。不能指出實情等語。從前德善聞烏梁海等語言。不察虛實。即行退回。朕即知其怯懦無能。是以將伊革職。自備資斧。仍隨順德訥前往哈薩克。効力贖罪。今觀此奏。則烏梁海等原不敢遽萌阻止之念。特因德善退縮不前。伊等始得逞其無稽之談。德善即甘受其欺。給遽行退回。如果烏梁海等敢

軍機大臣等

奏

於阻止何以遵檄。即辦給馬匹口糧。且德善果奮勉前往。即伊等有意阻止。亦斷不為所惑也。前已令青衮雜卜車布登扎布等領兵前往辦理。烏梁海等著即諭知。將起意阻止德善之人。查明從重治罪。其餘並著寬免。此等烏梁海原屬無知。不過使知所警懼足矣。再宰桑固穆扎布亦係遣往哈薩克之人。伊遵噶勒藏多爾濟所諭。令所屬烏梁海等將應行交納一年稅賦。辦給馬匹。以為遣往哈

薩克之用。於此見噶勒藏多爾濟誠心籌辦實屬可嘉。今因德善中途退回。與固穆扎布無涉。且現已另派侍衛順德訥前往。無庸固穆扎布與之同行。著即由彼處遣回游牧。傳旨獎諭噶勒藏多爾濟。其所屬烏梁海等應納稅賦。仍著噶勒藏多爾濟收取。○參贊大臣達勒當阿奏。回人總管阿底斯。侍衛岳蘇布。阿布都喇伊木等。現至臣駐劄處。查俱係阿底斯戚屬。宜遣從將軍策楞招降回衆。並交去厄魯特公色布騰等。或令仍回游牧。或令隨營行走。惟散秩大臣齊巴克。係塔本集賽大宰桑。暫留此辦事。報聞。○以故杜爾伯特扎薩克一等台吉伯勒克子多底巴。襲爵。○以故廣西太平府屬羅白土知縣梁承烈。子應乾襲職。○豁減江蘇上元。江寧句容。江浦。長洲。元和。青浦。陽湖。宜興。荆溪。太倉。鎮洋。寶山。鎮海。十四州縣衛低瘠田地一千三項八十三畝額賦。○是日駐蹕紅杏園行宮。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查出擒拏宰桑察察。係哈薩克錫喇之收楞額沙喇。具奏請旨。沙喇拏獲賊人。奮勇効力。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賞銀五十兩。○又諭曰。阿蘭泰等將訥默庫妻子。及宰桑獲衛等解送來京。著交部分別辦理。其宰桑察罕鼎濟。巴圖濟爾噶勒等。將訥默庫背叛情形。據實陳奏。著免其治罪。加恩授為三等侍衛。至訥默庫現在新娶之妻。不必治罪。著舒明查明。係何部落所屬。即行發還。交與管轄。大學士公傅恒等奏。羅布藏曾勸諫訥默庫。現已出痘身故。所有閑散扎薩克職銜。應令舒明查明。現有幾子。奏請承襲。從之。○奉天府尹恩丕奏。錦義寧遠三州縣歲徵黑豆。撥給莊頭餵馬外。餘解通倉。現因倉督查明停運。海濱潮濕多貯積。時易至黴蛀。且上年雨多。豆收歉薄。市價日昂。旗民糴買拮据。擬飭將停運豆。照時價減糴從之。○豁免浙江錢清場坍沒地畝額

賦四百十兩有奇。○是日駐蹕太平莊大營。

實錄卷五十八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在案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直隸總督內大臣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直隸總督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直隸總督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三月甲申諭據普福奏

稱揚州七屬淮安六屬海州三屬粥廠所用銀米統計約需銀三十萬兩現據各商陸續捐輸還款並據商稟不敢仰邀議敘等語商人等誼敦桑梓濟急拯災好義可嘉應予加恩議敘以示優獎著該鹽政覈明捐輸確數開具姓名造冊咨部分別議敘○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詢據自伊犁回至軍營之侍衛巴寧阿筆帖式圖敏等供稱伊犁叛亂時薩喇勒見賊兵追及即欲奔避鄂容安告以

賊來當與決戰。何至奔逃。薩喇勒回稱。汝何知。率衆先奔班第鄂容安。勢不能支。旋即自盡等語。薩喇勒與班第等同為將軍。自當一心禦賊。果至勢窮力絀。班第等先以身殉。薩喇勒或不得已衝突而出。不能與之同死。在伊尚無足責。乃竟首先奔避。以至衆兵潰散。是二臣之死。雖死於賊。而薩喇勒亦不能無罪矣。但係巴寧阿等一面之詞。尚應質對。著傳諭黃廷桂。於薩喇勒到肅州時。即行鎖拏。慎選幹員。速行押解來京。並將此旨傳諭薩喇勒知之。再拏彼時。黃廷桂當慎密不露。更當嚴行防備。毋致彼畏罪兔脫。或致別生事端。慎之密之。拏彼後。一面速行奏聞。又諭據策楞奏稱。領兵至博羅布爾噶蘇。與賊人相距甚近等語。此時即宜會同玉保等奮力擒拏。使賊不至聞風逃竄。方為合宜。朕意伊等所聞。阿逆帶兵往擊諾爾布之言。俱不可信。或借此為名。向洪郭爾鄂博等處逃遁。亦

未可定。此旨到彼。量策楞等自己擒獲逆賊。設從別路遁出。策楞等仍遵節次所降諭旨。無論逃往何地。務期弋獲。不得稍存退讓。朕於此事。亦斷不肯草率完結。策楞等其慎之。○軍機大臣等議奏。移駐拉林滿洲。賞給紅白銀兩。議定於吉林庫存備銀一萬兩。滋息動支。五年期滿。節奉恩旨。展限十年。復蒙展五年。減半賞給。茲據該處將軍額勒登等以現在息銀。只數舊有。及新移一千五百戶。賞明歲陸續將二千五百戶。全行移駐。即不敷用。請於陞任將軍傅森奏借十萬兩。滋息銀內動支。應如所請。從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接軍營將軍和起咨。將軍策楞等帶兵前進。恐軍中尚需馬。應將內地馬。密行飼養。豫備等語。查陝省路遠。緩不濟急。且一概飼餵。豫備亦恐張皇。現在甘省各營。共存馬三萬餘。即以接濟。凱旋官兵。並索倫察哈爾兵。需馬為辭。移各將軍提鎮。共留二萬

二千匹。將冬季收槽馬乾。那前一月留槽飼餵。以備調用。疲瘦者出厰。庶伊等不致猜疑。錢糧亦無糜費。得旨。甚是。徑當密行文。問之兆惠。尚須馬否。○是日。駐蹕關張鋪大營。乙酉。諭軍機大臣等。薩喇勒現已降旨。拏問。俟到京時。審訊治罪。著傳諭兆惠。俟伊犁事竣後。回至巴里坤。將拏問薩喇勒之處。明白曉諭。達什達瓦之妻。及薩喇勒之兄布林等。知悉。仍諭布林。罪由薩喇勒一人。與伊無涉。毋庸疑懼。薩喇勒子弟等。若尚未送至察哈爾地方。即留於達什達瓦部落內管轄。如已至中途。即令解送來京。並將薩喇勒在伊犁帶回之牲畜物件。俱行查出。奏聞請旨。再薩喇勒。自伊犁帶來達什達瓦之子布庫。現在巴里坤。著兆惠向達什達瓦之妻曉諭。伊等從前投誠時。並未言達什達瓦尚有子嗣。即鄂齊爾布林等至。亦未奏及。其中不無可疑。伊等或聽從薩喇勒一人之言。附和朦混。不

可不究問明白。令將實情供出。奏聞後。再行酌量辦理。○是日。駐蹕趙北口行宮。丙戌。吏部議准。江西巡撫胡寶瑤奏。武寧縣丞。除監漕外。無應管之件。西北鄉投止棚民。多至四千餘戶。應請將該員移駐木高地方。就近管轄。改給分駐關防。並令武寧營經制外委。帶兵十名。移駐太平山坳。巡查防範。從之。○湖北巡撫張若震疏報。宜城縣新墾民田。九十七畝。有奇。升科如例。○廣西巡撫衛哲治疏報。蒼梧宜山歸順鬱林興業五州縣新墾水田。六十九頃二十四畝。有奇。升科如例。○蠲免江蘇宿遷縣乾隆二十年被災河租銀四十四兩二錢。湖北潛江江陵監利荊門沔陽五州縣乾隆二十年被災地丁銀六千六百七十九兩有奇。米八百八十四石二斗有奇。○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三河縣民姜璽照女姜氏。○是日。駐蹕白家村大營。丁亥。遣官祭

先農之神。

上行圍翼日如之。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領兵雖至伊犁而阿逆業已逃竄此時所有伊犁應辦事宜尚可稍緩惟當追擒逆賊為第一要務阿逆詭計百端策楞等屢次誤聽傳言以致首惡免脫現在策楞等皆云阿逆逃入哈薩克境內以朕思之阿逆現與額琳沁同逃額琳沁殺掠哈薩克積有仇隙斷無前往之理況阿逆現領兵三千餘似此大隊兵

實錄卷五〇九

六

一

丁哈薩克必不能容留此又係阿逆詭計揚言逃往哈薩克俟我兵往追伊或轉從別路擄掠臺站或仍至博囉塔拉塔爾巴哈台等處棲身皆屬未定策楞等務須偵探確實萬勿再為所愚如果逃入哈薩克則仍遵前旨派達勒當阿等領兵索取務期擒獻又如阿巴噶斯哈丹等大兵至伊等游牧時伊等已逃回阿逆處同行今伊犁地方又不聞伊等蹤跡此時恐又回至伊游牧收拾殘衆或尾

出太兵之後前來抵敵或向額林哈畢爾噶等處肆行騷擾此皆不可不豫為防範者從前達勒當阿曾奏帶兵至安濟海地方直抵伊犁兆惠亦奏稱前往特訥格爾察看情形再行前進今既須分路堵禦達勒當阿不必前赴伊犁即駐劄安濟海確探阿巴噶斯等蹤跡速行辦理並著策楞派出熟悉地方情形如尼瑪哈薩克錫喇等一人協同達勒當阿籌辦兆惠至特訥格爾後亦暫止前進或與達勒當阿會合一處或另至緊要處所聲援策應其北路哈達哈等亦降旨令伊等帶兵協拏策楞等務互相通信聯絡聲勢以期弋獲至奏稱詢問阿逆處逃出之人告稱敦多克曼集德濟特等俱欲擒獻阿逆現已遣人前往等語此語必不可信敦多克曼集等與賊聯為一氣交結甚深焉肯即為擒獻其為詭計無疑而策楞等即信以為真遣人前往無怪乎其屢次被欺而不自覺也即阿逆

實錄卷五〇九

七

一

現帶兵三千之說。亦係詭言聲張。伊兩次被  
回人擊敗。烏合之衆。量已無多。如果兵力尚  
盛。何以一見大兵。即行逃竄。竟不敢稍為抗  
拒。此亦不能無疑者。朕所指示。乃揣度形勢  
而言。若策楞等身在彼處。更應確有所見。且  
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俱係  
熟悉彼處情形之人。策楞等務宜公同籌酌。  
計出萬全。但期適合機宜。亦毋庸拘泥朕旨。  
至塔本集賽人等。前已附和。阿逆此時阿逆

平定本三九

八

若仍至博囉塔拉。塔爾巴哈台等處。應將此  
等人。先行辦理。不許仍蹈前轍。或遷至伊犁  
安插。其伊犁衆喇嘛等。反覆無常。必須從重  
辦理。方知儆戒。俟擒獲阿逆後。策楞等酌量  
擒拏懲治。○又諭曰。策楞分路擒拏阿逆事  
宜。已詳悉降旨。令伊等遵照辦理。其北路哈  
達哈等所領兵丁。現在往辦烏梁海事務。著  
傳諭哈達哈。伊原係副將軍。所有同往之青  
滾雜卜。車布登扎布。並著授為叅贊大臣。并

將扎木禪。察達克。二人帶往。俟辦理烏梁海  
事竣。即在彼處候旨。或策楞處寄信到時。阿  
逆如逃往博囉塔拉等處。即領兵由彼處進  
發。協同擒拏。若逃入哈薩克境內。亦帶兵至  
哈薩克邊界駐兵。遣人索取。務令其速行擒  
獻。其烏梁海等。阻止德善前往哈薩克之處。  
必係聽阿逆指使。務確取實情。即行奏聞。○  
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大兵克復伊犁。即赴察  
罕烏蘇地方。追擒阿逆。報聞。○又奏。兵至吉

平定本三九

九

爾哈。有溫都遜喇藏。大喇嘛。楚哩木額琳沁。  
遣人來云。阿睦爾撒納。數遣人來。喚託病不  
往。今聞天兵至。來迎。隨諭以

大皇帝振興黃教。溥惠衆生。達瓦齊已擒獲。阿  
逆逃叛。恐其擾害爾等。發兵擒拏。當歸告大  
喇嘛。遍諭人衆。約束安分。報聞。○貴州巡撫  
定長奏。狎苗楊阿生。假借妖書。謂可得官免  
災。誘人出銀。雖無器械。偽劄不軌之謀。已露  
訊據。妖書得自賀抱丹。轉得自羅朝富。除已

獲犯七八十人。現檄四路嚴緝羅朝富歸案。嚴審定擬。得旨。馬朝柱未獲。又一羅朝富。汝等身為封疆大臣。所司何事。不知愧。猶可。亦不知懼乎。○是日。駐蹕南紅門行宮。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兆惠。俟伊犁事竣。即回至巴里坤。辦理達什達瓦屬人事務。今兆惠現有應辦事宜。未能即回。巴里坤所有達什達瓦屬人游牧。從前原議。於今歲遷至阿爾台地方。今伊等屬人。現在派出從征。俟撤兵後。再令遷移。著和起等。轉行曉諭達什達瓦之妻知悉。此時伊所屬人等。應行賞給口糧。仍行賞給。○又諭曰。哈達哈等。現在領兵辦理烏梁海布延圖地方。一應防守事宜。甚屬緊要。烏里雅蘇台軍營。現有普慶駐劄。著阿蘭泰。舒明等。攜印前往布延圖駐劄防守。其杜爾伯特游牧事務。郎中巴蘭泰著賞給副都統職銜。前往辦理。又諭巴林王琳沁人甚淳謹。効力有年。茲聞溘逝。朕心殊為憫惻。

著加恩。派公永璘。帶乾清門侍衛。馳驛前往奠醊。仍賞銀三千兩。辦理喪事。○戶部議奏。原任安徽巡撫鄂樂舜奏。宿州。靈璧。虹縣。懷遠。鳳臺。泗州。五河。臨淮。壽州。潁上。霍邱。盱眙。天長。阜陽。蒙城。太和。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二十一州。縣。衛。被災。及勘不成災田地。應徵漕項銀米。並舊欠。可否准與豁免。得旨。著照所請行。○蠲緩江蘇。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鹽城。高郵。泰州。興化。寶應。銅山。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沐陽。大河。江浦。六合。山陽。甘泉。崇明。贛榆。淮安。徐州。上元。江寧。句容。長洲。元和。吳縣。吳江。震澤。常熟。昭文。崑山。新陽。華亭。奉賢。婁縣。金山。上海。南匯。青浦。武進。陽湖。無錫。金匱。江陰。宜興。荆溪。靖江。丹徒。丹陽。金壇。溧陽。江都。豐縣。太倉鎮。洋。嘉定。寶山。通州。如皋。泰興。蘇州。太倉鎮。海鎮。江。揚州。等七十二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是日。駐蹕舊衙門行宮。己丑。駐蹕烟郊行宮。○庚



寅定西將軍策楞等奏。據玉保咨稱。兵至烏哈爾里克。據諾爾布稟報。阿逆帶兵三千。向和爾郭斯前行。察其情形。似逃向哈薩克。兵弱未敢與戰等語。查該逆烏合之衆。斷無三千。明係諾爾布觀望退縮。今玉保等已前進。臣與哈薩克錫喇。一併速發。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屢次奏報。擒拏阿逆情形。大約勉強前進。總無計出萬全。必期弋獲之意。此次伊等分兵追逐。而哈薩克錫喇。聞諾爾布之信。

實錄卷五十九

五

奮勇前往。督同効力。看來尚能成事。然策楞等。於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數人。止宜善為撫馭。使之感激効命。若加以督責。致失衆心。則於事更為無益。至阿逆蹤跡。雖似逃往哈薩克。或仍至博囉塔。拉塔爾巴哈台等處。潛行騷擾。其種種詭譎伎倆。昨已詳悉指示。策楞等務宜加意偵探。勿專聽傳聞之言。以致顧此失彼。方為妥協。現在阿逆雖經逃竄。必遣人潛赴軍營探信。或留於伊犁地方。

皆當密加察訪。如拏獲此等人。詢明情節。即行正法。再自上年進兵以來。從無滋擾各部落游牧之處。伊等自必知恩。今大兵駐劄日久。牲隻口糧。俱資接濟。若將帶往茶葉銀兩。向各部落互相交易。自必樂從。如有遵諭即行換易。及沿途協助馬匹口糧者。一一登記。俟事竣後酌量加恩。倘稍有勉強。或故將疲瘦牲隻交易者。其人即屬可疑。應留心辦理。收取其牲隻馬匹。以增兵力。一切與哈薩克。

實錄卷五十九

五

錫喇等斟酌辦理。○調直隸正定鎮總兵王澄。為雲南開化鎮總兵。以江蘇太湖協副將藍國廷。為正定鎮總兵。○是日。駐蹕白澗行宮。○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圖布慎從前辦理烏梁海時。甚屬出力。且將馬匹牲隻供給大兵。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伊係熟悉烏梁海情形之人。哈達哈等。此時領兵辦理烏梁海。著將圖布慎帶領前往。又諭。策楞等兵抵伊犁。見伊等部落人衆。久遭塗炭。生計極為。

艱窘。今阿睦爾撒納。即日已可就擒。則厄魯特之衆。皆我奴僕。未忍坐視其困。且恐伊等窮苦急迫。不免搶奪滋事。自應豫籌體恤之道。已降旨策楞等。分別賞給糧茶牲畜。以資養贍。其有力能就食者。即著自赴巴里坤領取。以省輓運之煩。並令兆惠回至巴里坤時。會同和起。豆斌等料理。傳諭黃廷桂。吳達善酌撥糧石茶封。及牛羊菜馬之屬。運送巴里坤。聽兆惠等酌量存留軍營。並轉送伊犁。該督等務須多為籌備。作速辦理。即將撥運數目。一面知會兆惠等。一面分晰奏聞。○又諭據哈達哈等奏。散秩大臣達什車凌。都噶爾帶領伊等集賽人衆。歸附前來等語。達什車凌。都噶爾帶領人衆前來。甚屬可憫。今當播種之時。即著伊等在阿爾台以外。尋可耕之地居住。趕行播種。又恐伊等遠來。盤費不給。著加恩賞給三個月口糧。令伊等派人運往。將此傳諭哈達哈等。曉諭伊等。使知朕恩。

豁免浙江仁和縣乾隆十六十七兩年未完借給籽本米二千一十石有奇。○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報。福建惠安場。乾隆二十年。墾復鹽埕一百五十五邱。升科如例。○旌表逼嫁捐軀之廣東曲江縣民李經書妻曾氏。○是日。駐蹕隆福寺行宮。○壬辰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俱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隨行禮。○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定西將軍策楞奏。兵至喀喇烏蘇。招降額琳沁等。適據玉保咨稱。阿逆窮蹙。即可追及擒獲。所有伊犁收集流亡。撫慰喇嘛。安插失業貧人等事。臣現移住固勒

扎經理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稱玉保等現在將次追及阿逆。伊即領兵回至固勒扎等語。策楞等錯謬已極。阿逆即已力窮。毋庸大兵深入。伊等應分隊往追。何必急急回至固勒扎。此實朕所不解。且摺內並未將玉保等相距阿逆遠近之處。及阿逆究向何處逃遁。一一聲明。而僅以收服一額琳沁為足了事。是全不識事之輕重。且伊等從前誤信福昭等拏獲阿逆之言。即將巴里坤解送馬駝。檄行停止。以致軍行遲緩。今又將布庫努特一小人所告之言。信以為實。焉知又非阿逆從中肆其詭詐。緩我大兵之計。策楞等一誤再誤。必致阿逆遠颺。伊等束手無措而已。其回至固勒扎。若云撫定伊犁。則伊犁自昨歲已經平定。所有無業蒙古亦伊等附和賊人自取窮困。何必急於料理。且鄂勒哲依現在即至彼處。儘可交與辦理。豈必待策楞親同籌畫。如因兵丁馬力平常。則現在既無庸大

兵深入。即揀選馬匹。酌帶二三百名前往。未始不可。策楞即欲撤回。亦應派扎拉豐阿在彼策應。伊領兵前往。所為何事。今阿逆尚未就擒。即已撤兵。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為耶。看今日情形。則阿逆必已竄入哈薩克境內。策楞等務遵朕節次所降諭旨。著達勒當阿。玉保。尼瑪等迅速前往哈薩克邊境索取。毋得少生退諉。並曉諭伊犁台吉宰桑等。伊等受阿逆暴虐。今雖脫逃。仍不得安然無事。大兵一撤。伊必前來滋擾。責令伊等協助大兵窮追極捕。以絕根株。方為一勞永逸之計。其北路哈達哈等協力擒拏之處。昨已詳悉傳諭。此時阿逆若逃入哈薩克。中途或搶掠新收之烏梁海等。或煽誘鄂木布等。將察達克等游牧騷擾。均未可定。哈達哈務於逆賊未到之先。即將烏梁海鄂木布等悉行擒治。以杜後患。事竣。即遵旨帶兵往哈薩克地方索取阿逆。再從前遣德善往哈薩克中途退回。實

屬怯懦。若此時阿逆果逃入哈薩克地方。著哈達哈即將德善在軍營正法。以為畏蒞債事者戒。○江西巡撫胡寶瑤奏廣信府封禁山原名銅塘山。周三百里。與閩浙連界。由上饒境入山。近山舊設六汛。山徑險峻。攀藤援木。方可登陟。澗水瀰漫。前代無不封禁。有議開者。勘明旋已。誠以無可墾之地。無可取之材。挖試土無礦苗。稍藏奸徒。便難裹搜。搜剔募開集役。勢必添官駐防。斷難孤處。禁則無棄利。開則貽後患。永宜封閉。至稽查之法。設碑隘口。指定六汛。分管責成。居民亦禁竊入。樵採以杜其漸。其閩人倚傍搭蓬者。奸良莫辨。應令遷移界外。有假稱山主招留者。嚴究得旨。如所議行。○是日。駐蹕桃花寺行宮。○癸巳。駐蹕盤山行宮。翼日如之。○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從前阿逆宰桑阿睦爾濟爾噶勒告稱。阿逆與伯什阿噶什交結甚深。今伯什阿噶什。雖有與諾爾布同來之語。尚未知在

何處。阿逆或約同前往哈薩克。亦未可定。策楞等應詳加探訪。如阿逆前往伯什阿噶什處。即遣人曉諭利害。令其擒獻。奏聞加恩。倘有隱匿縱放之事。即將伯什阿噶什擒拏治罪。再阿逆至哈薩克後。必煽誘哈薩克人等騷擾各游牧地方。現在塔本集賽宰桑達什車凌噶勒雜特宰桑都噶爾等投往北路。已降旨。令伊等於阿爾台附近地方安置。其哈薩克接壤之集賽及鄂拓克等俱應豫為防範。或遷至伊犁安插。方為妥協。策楞等即遵旨辦理。○乙未。吏部議覆兩廣總督楊應琚奏海豐縣汕尾地方瀕海產鹽。道通諸番。最為緊要口岸。應設專員管轄。查茂名縣丞附府無地方職掌。應如所請改為分駐汕尾縣丞。以要缺註冊。鑄給關防。撥海豐縣民壯四名供役。從之。○刑部議奏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叅奏南汝光道高照貪鄙不職。擬絞得旨。三法司覈覆。高照因公科斂財物各款。雖定

擬絞罪。但覈其情罪。尚不至情實予勾。若僅以監追延緩。或至減等發落。無以示儆。著該部查明高照。所有應追贓款。曾否全完。即發往軍臺効力贖罪。至知縣張權輿等。借送財物。雖有應得之罪。然究因上司勒索。且被議多員。概行革職。其中不無才可辦事之人。亦屬可惜。張權輿、張文運、葉志寬、仇然、林維新、鞏敬緒、楊苞、徐金位、蔣光祖、張仕勳、紀黃中。俱著革職。從寬留任。俟八年無過。再請開復。

○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丙申。諭曰。鄂樂舜身為巡撫。勒派商銀至六千餘兩。當此法紀肅清之時。鄂樂舜歷任封疆。乃敢簞簋不飭。敗檢負恩。一至於此。即應明正典刑。以示炯戒。但念其情節。尚非因事枉法可比。著從寬免其顯戮。賜令自盡。○定西將軍策楞奏。據自阿逆處逃出之人續報。大兵至和爾郭斯。已據津梁。阿逆不能渡河。僅依沙岡自守。各路兵皆會逆。眾不願同逃等語。又據鄂勒

哲依報知。途次聞福昭之信未確。已集兵擒察哈什解京。率兵急進。下部知之。○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永定河下口。應築遙埝。以為北埝重層保障。且於埝北起土附埝。即成引河一道。京南瀝水。俱可循歸鳳河。村莊現免瀝水淹浸。久更收渾水開淤之益。復接築東隄。北過遙埝尾。以杜水勢東越。報聞。○是日。駐蹕三家店行宮。○丁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魏廷珍簡任中外。宣力舊臣。年近九旬。久稱人瑞。今春迎鑾道左。朕親召見行殿。加以優遇。復賞給伊子員外郎職銜。令其在家侍養。以昭眷舊至意。乃忽聞溘逝。深可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覽策楞等數次摺奏。不過詳言伊犁厄魯特流離困苦情形。至如何擒縛叛賊阿睦爾撒納之處。反不置一詞。伊等之意。若以伊犁既得。則追捕阿睦爾撒納

之事不甚要緊。不知此見甚屬錯謬。伊犁乃一空曠之地。並無城垣。駐兵與否。無甚關係。即為伊等窮乏之人料理生計。亦不過於擒獲阿睦爾撒納後。或使伊等移近內地。過二三年。令其耕種自給。或於瀕河近山地方。令其捕魚打牲為業。此等料理俱屬可行。今策楞等雖將伊等困厄情形陳奏。其如何順伊等性情。就現在形勢酌量措辦之處。總未籌及。是何意見。且伊等所以窮困若此者。非我使之。均由伊等誤聽阿睦爾撒納之言。互相劫掠。以致伊等無可聊生。策楞等即當將此緣由曉諭衆人。令其協力擒獲阿睦爾撒納。時再為伊等籌辦生計。獎勵衆心。剋期擒賊。著再傳諭策楞等。惟以擒獲阿睦爾撒納為第一要務。其如何設法追趕。不致漏網。及作何料理壯我兵力之處。俱遵朕屢降諭旨。詳悉籌畫。務合機宜。以期迅速竣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等議奏查勘南北兩路

酌定安設臺站。橋灣一路為北路。山密雪多。冬春時不如由安西南路安站為便。但較遠百餘里。中有二站苦水。三站無水草。與馬不宜。且北路已換給肥馬。中戈壁一帶設法豫辦草料。改設則應徵徒軍報正多。驟移未便。春暖無雪。凱旋在即。秋間即徵循舊為善。報聞。○以湖北按察使塔永寧陝西按察使吳士功對調。○緩徵江蘇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東豐利掘港拼茶用斜呂四富安安豐梁垛東臺河垛廟灣丁溪草堰小海劉莊伍佑新興板浦二十三場水災竈地乾隆十九二十兩年應徵帶徵額賦並借銀兩有差。○山西巡撫恒文疏報豐鎮廳乾隆十九年新墾地一頃升科如例。○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新樂縣民杜有太妻趙氏。獻縣民劉勇妻齊氏。是月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沿海州縣地僻米販本少米價昂至三兩四五錢已確訪臺灣上年豐收米價平減請照十六年浙省

歉收。奉旨暫弛海禁。准令臺灣商販運江於出口給印收口驗數。秋收停止。得旨此事有許多不便處。江省非如浙省之界連閩省。而且浙省所通者。不過福建之內地。今汝則思及臺灣海面風信靡常。遠不救近。無論海禁一開。諸弊叢生。且即今降旨諭部。部文到福建。督撫下行至臺灣。則亦將及秋月。此必地方有此言。而汝以為救災愛民之舉。朕未有不行者。故為此奏耳。不知事當據理據實。慕

聖訓卷五百九

五

虛名而為多損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則經事久而見理真。不為此矣。○又奏遵旨。江蘇歉收。應納漕糧除截留外。改收折色以紓民力。現在青黃不接。所有應於去冬徵收本色。未能照額完納。懇恩緩至今冬。其今冬應交折色。移前麥秋完交。一為轉移民間較便。報聞。○安徽巡撫高晉奏。虹縣西南二門吊橋及南關木橋。於十八年為黃河決口水衝坍。查係往來要道。應支藩庫匣費項

下銀動工。兼資災民口食。下部知之。○江西巡撫胡寶瑤奏。外省吏習以外飾見長。否則以容容取譽。近日民情刁刻。稍有不檢。劣聲即著。易於查察。惟矯詐欺罔。庸碌玩延者。持之稍懈。則舊習萌竊。以地方民風改易無定。繁劇得人。轉為易治。醇樸之地。不得其人。漸成疲頑。劣員以不理事為得計。託言安靜。使民稱便。貽患益多。閱久愈滑。雖後有賢者力為振頓。風氣已成。轉多怨謗。惟在以實心董

聖訓卷五百九

三

率以實力課成。絕去粉飾。以免瘰癧得旨。所見極是。○廣東巡撫鶴年奏。廣東廣益倉廢坐不敷。該管通判請增建。查省貯穀原備各屬賑糶。而海安倉自部議覈減貯數外。餘廢五十餘間。附近瓊屬州縣青黃不接。米船稀少。時藉該倉接濟。應將省倉存庫穀價飭雷防同知領買貯海安倉。一移撥間倉不添建。厥不虛置。於民食有裨。得旨。如所議行。○甘肅巡撫吳達善奏。準噶爾平定。西路即應駐

兵除巴里坤貯糧房屋已奏修茲擬糧所添蓋庫房以貯餉銀茶封緞足其土城一座坍塌塌卸處即宜修葺哈密庫舊貯修城器具採買之件約費一二百金巴里坤防兵及修理山梁兵可撥作工役既有月支鹽菜口糧毋庸另給工銀請比照修理山梁例日加麵四兩得旨好○又奏修城力役事勞日久請格外月犒二次得旨是

實錄卷五百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銜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年滿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夏四月戊戌朔享

實錄卷五百一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大高殿行禮○還宮○諭朕前因策楞等奏擒獲阿睦爾撒納當加恩賞給伊等官爵後知此事屬虛伊等具摺請罪方值進兵追襲不加重譴冀其奮勉擒拏不意仍致免脫深負朕恩所有官爵著毋庸賞給○諭軍機大臣等覽策楞等所奏阿逆果已逃竄朕早料伊



等不能擒獲必致遷延逃避伊等尚何顏更為陳奏聞登努勒台地方水草充足牧放甚宜著策楞等領兵赴彼處駐劄俟一月後選集兵丁遵朕前旨交與達勒當阿等前往哈薩克辦理如先遣人往諭則非僅委一偏裨可辦即著玉保同恩克博羅特選索倫兵五十名先行傳諭仍派兵一二十名隨後繼進玉保係專任追捕阿逆之人乃並不親行僅令烏勒登等前往以致逆賊免脫此次前

實錄卷五十五

赴哈薩克若仍不知奮勉斷不姑貸○又諭曰策楞等不能速行擒獲阿逆輒領兵回至伊犁奏請籌辦伊犁窮困人等此時糧餉牲畜未經運赴因降旨令此等窮困人等自赴巴里坤領給將來陸續踵至人數衆多所有牛羊籽種茶麪等項俱須多方購備其料理彈壓關係頗重非和起豆斌等所能籌畫著傳諭黃廷桂一面將糧石速行撥運一面前赴巴里坤經理其厄魯特等前來就領者酌

量給與口糧三四月或給與籽種即令回本處耕種並將伊等因受阿逆荼毒是以格外加恩之處明白宣示倘稍有滋事即將為首不法之人嚴加懲治其或恃衆不法即相機剿滅便宜行事黃廷桂酌量情形妥協辦理再前經降旨令該督拏解薩喇勒若在巴里坤拏解現在達什達瓦部落人衆駐劄彼處不免驚疑且慮薩喇勒或畏罪脫逃著前赴嘉峪關一帶迎候薩喇勒俟其到日即行拏

實錄卷五十五

解事竣再赴巴里坤籌辦一切事宜 又諭曰鄂樂舜員恩獲罪已賜令自盡其貲財人口俱在任所著傳諭尹繼善即往查抄毋使稍有隱匿寄頓倘有顧瞻情事惟該督尹繼善是問○是日起

上以常雩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已亥諭曰策楞等誤報阿睦爾撒納就擒一事不加詳審遽爾飛章入告

固可駭異。然此實由克呼特宰桑誤聽巴顏得木齊之子俄羅斯所傳輾轉馳報。一如得之目睹。遂孟浪騰布。其咎尚屬可原。及既知所報屬虛。而大兵將抵伊犁。與叛賊相距甚近。若彼時疾馳倍進。振作軍聲。亦何難掩獲。乃策楞扎拉豐阿並不身先督率。而以追捕專委之玉保。令其前驅。玉保又僅令烏勒登尼瑪追至庫隴癸嶺。獲一額琳沁而返。遂若足以塞責。阿逆轉得飄然遠颺。竄入哈薩克界內。在叛賊詭計多端。而諸臣一無調度。朕早料其必致奔軼。屢經降旨訓責。而道遠往返。亦已無及。天下事原難豫定。使諸臣果竭盡智勇。而或致失之意外。則亦無可如何。即當驚竄已遠。而窮力以追。則亦自盡人事。乃漫不經心。彼此玩誤。是叛賊之遁迹遠引。實意中之事。而非意外之事矣。若謂馬力疲乏。則叛賊之馬何獨不疲乏耶。即如多果魯特之伊勒都齊和碩齊等。係在我大兵之後。又

何以轉能尋蹤前往耶。更可異者。玉保兵過伊犁不遠。並不見賊。僅據逃兵之言。謂賊已窮蹙。即馳札策楞達勒當阿等。以為叛賊困窮。無煩大軍深入。而策楞等亦遂不權輕重。遽爾返旆。以安輯伊犁為詞。不知伊犁乃久經撫定之地。有何可辦。況經阿逆蹂躪之後。所存者飢羸殘弱。將軍一至。不過環向乞食而已。國家撫御中外。固不惜加恩惠養。然此等蠢夷賊。至即從賊去來。歸迴非內地赤子可比。乃不以擒賊為事。而沾沾為殘衆謀。其家室豈不謬耶。策楞前經獲罪。至一聞阿逆逃竄。稍知奮勉。即速前進。朕加恩授以將軍重任。伊當竭力圖報。乃不審機宜。緩急措置失當。若此。總之用兵準噶爾。原非朕本意。蓋以無集事之人也。然其始也。車凌車凌烏巴什等款關內附。不得不為之經理游牧。以為久長計。而

兩朝未竟之緒。機有可乘於事勢。又有不容坐

失者。初非窮兵黷武。啟邊釁而勤遠畧也。迨大軍所至。未折一矢。諸部爭迎伊犁悉定。此可見

上蒼之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至於阿逆負恩竄匿。忍心怙亂。人所切齒。然不過一逃囚耳。與此事大局全無關礙。譬如獵場中走一狼脫一兔。但以衆人分路捕搜。竟至竄逸。豈不可笑可恨。哈薩克前經通使及奉朕勅諭。情甚歡欣恭順。阿逆即求託迹。其反覆詭詐伎

增錄卷五十一

六

倆人所共知。豈肯容納。是尚不能及從前羅布藏丹津之投準噶爾。現已傳諭哈薩克。令其協力擒獻。自可計日授首。惟在事諸臣之辦理不善。節節錯誤。則殊出情理之外。朕於用兵之初。所以遲回未決者。原慮諸臣非任事才。乃今

天心垂相如此。而諸臣行事。不惟不能仰承。竟往往相左。果不出朕所慮。甚為愧懣。所有策楞扎拉豐阿。玉保本身之罪。俟叛賊就擒後

再酌量分別。另降諭旨。將此通行宣諭中外知之。○又諭曰。阿逆乘間逃竄。皆由策楞等

偃然自廢。坐失機宜。即以擒獲額琳沁一事而言。伊等既已誘致額琳沁。伊所屬人內。曾有肆為妄言者。即當擒拏辦理。取其牲隻。以壯我兵力。乘機即速往追。乃輾轉遲疑。貽誤時日。坐視阿逆漏網。其本意原不急急以追擒阿逆為事也。朕已降旨。明白指示策楞接到此旨。可即遣玉保。恩克博羅特先行。隨令

增錄卷五十一

七

達勒當阿領兵繼進。策楞等亦隨達勒當阿之後。帶兵聲援。倘仍復如前中止。伊等之罪。亦可自知。無庸朕多降諭旨。再玉保曾行文策楞。停其前往。似伊一人即可任擒賊之事。惟恐策楞與之分功。何以竟致奔竄。著傳諭詰問玉保。再福昭車布登等已回。伊等呈報擒賊時。既稱得之克喀特宰桑。亦宜究問。俄羅斯等因何妄報。及係何人指使之處。一一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兆惠赴巴里坤

辦事後仍會同策楞領兵前進今擒拏阿逆一事已令玉保達勒當阿等帶兵向哈薩克索取現在伊犁無事策楞所辦事宜全無成竹兆惠至巴里坤辦竣事務即速來京將伊犁及軍營情形詳細奏聞候朕面授方畧再往軍營○庚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安西添設滿兵因餉項不敷不能遽照原議五

平定人三十一

人

千之數請先撥三千名前往等語前因分駐邊防滿洲兵丁較為有益是以令黃廷桂酌量裁汰各營冗兵於安西地方安設滿營今既稱各項裁汰節省餉銀尚在不敷正不必拘五千之數即酌撥三千名未始不可此時著先撥二千名前往俟一二年後再行辦理○又諭曰達什達瓦之妻現已病故著公明瑞馳驛前往率同侍讀學士富森土默特台吉喇嘛扎布等奠醊茶酒並加恩賞銀二百

兩經理喪事其所屬人衆著編為三旗移住阿爾台地方交與舒明阿蘭泰等善為經理散秩大臣鄂齊爾布林托里俱著授為總管其宰桑鼐瑪克察罕庫本們都巴雅爾博囉呼爾哈阿爾該默濟格等俱著授為副總管其應補授叅領佐領及編設旗分事宜一併妥協辦理具奏請旨所有達什達瓦之弟伯格里屬人亦著鄂齊爾等管轄 辛丑常雩祀

平定人三十一

人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 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諭覽策楞今日所奏

並未將如何擒賊及遣人前往哈薩克之處籌及其意以為既至伊犁大事已畢不知伊犁地方久經平定伊等到彼與否原無關係惟當設法擒拏逆賊為要務況阿逆原意料大兵不能驟至初無防備及逃竄之意使策

楞當時即行奮力直前則逆賊自必就縛何能奔逸其奈伊等之遷延不前何且伊等從前摺內尚有遣人前赴哈薩克之說今乃並無一言惟將逃人所訴阿逆逸出時帶往哈薩克阿布賚之弟岳勒博羅斯并留於準噶爾之俄羅斯使人頗羅和爾一同前去之語敷衍具奏其意若謂阿逆既將哈薩克及俄羅斯之人帶去其勢若不見容於哈薩克必將投赴俄羅斯索取既難便可中止不知逆

平定集卷五十一

十

賊所之不論何地必當前往擒捕斷無中止之理而策楞等輒有難色是誠何心著傳諭策楞等仍遵昨日所降諭旨辦理一面將遣赴哈薩克之人及玉保等何日起程之處速行奏聞○諭軍機大臣等此次追拏阿逆內大臣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屬奮勉現在逆酋未獲本非論功之時但伊等係新降之人應加恩以示鼓勵鄂勒哲依由珠勒都斯進兵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餘名奮勇協力

哈薩克錫喇曾擒察衮父子今復將賊黨克什木等擒獲俱能感激朕恩實心効力甚可嘉予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著加恩封授公爵至吞圖布管解賊黨明噶特舍楞等至軍營時中途遇見伊母相聚賊人乘間脫逃吞圖布係特授為圖什墨勒辦事之人乃至疎縱賊黨本應治罪第因母子相見偶爾疎忽致令賊人奔竄尚非出於有心著從寬免其治罪前已令玉保帶同恩克博羅特前往

平定集卷五十一

十一

哈薩克吞圖布亦著同往以贖前愆○又諭現在軍營內新來投誠之台吉宰桑等甚多此等人須細加體察如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受恩甚深自無異志至大兵將抵伊犁始行來歸之索薩賚等原係阿逆黨羽因勢窮乞降尚屬可疑伊等身在軍營首鼠兩端潛通消息俱未可定著傳諭策楞領兵至哈薩克時不必將伊等帶往即移至額林哈畢爾噶及附近巴里坤一帶安插方為妥協伊

等受阿逆騷擾。生計艱窘。設法遷移。俾不至於窮困。並將此曉諭鄂勒哲依等。自必益加奮勉。易於集事。○軍機大臣等議覆倉場侍郎雙慶等奏稱。北漕運糧。例有豫備袋斛。修捻剥船。並工食等項。俱該役等支領腳價。自行辦理。糧艘抵通。於所領腳價內扣抵。上年江浙截留米既多。江省又概行折色。腳價既少。各費仍不能減省。無從扣給。請予限四年扣還等語。應如所請。得旨。允行。○定西將軍

策楞奏

五十一

策楞等奏。獲賊黨克什木洪郭什俄羅斯等。解京報聞。○命賞給員外郎唐喀祿副都統銜。授領隊大臣赴北路軍營辦事。○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前經調取噶勒藏多爾濟。前赴伊犁。今逆賊已竄。伊犁無庸前往。噶勒藏多爾濟等游牧。俱有應辦事宜。且令伊等得以休息。即各處台吉宰桑等。邇來俱宣力行走。其各鄂拓克人等。應照舊管轄及時耕種。以資生計。俱著回至各游牧。毋庸隨將

策楞奏

五十二

軍等前進。俟有用伊等兵力之處。再行調取。至二十一鄂拓克已授圖什墨勒管轄。即著鄂勒哲依等善為安撫。毋使失所。亦不得滋生事端。方為妥協。此次台吉諾爾布尚屬出力。伯什阿噶什亦並未從逆。應加恩封賞。策楞等即會同鄂勒哲依等將如何加恩之處。奏聞。請旨。至阿玉錫擒拏克什木甚屬奮勉。伊為賊人戕害。著擇其子弟一人補授收楞額。並加恩賞給藍翎。永遠食俸。○又諭玉保等奏。稱多果魯特之伊勒都齊等俱隨阿逆潛逃。又扎薩克薩喇勒至鄂勒哲依處搶奪物件。經扎那噶爾布拏獲等語。薩喇勒原係阿逆黨羽。今又肆行搶掠。久之必且從賊。著即行正法。諾海奇齊克係與薩喇勒同來投誠之人。亦應留心防範。扎那噶爾布殊屬可嘉。即著將薩喇勒戶口牲隻賞給。至伊勒都齊等挈其游牧。尚能追及阿逆。與之同逃。則可知前此玉保等追緝不力之罪。百喙難辭。

伊等尚欲諉卸於厄魯特等殊屬無恥不知  
尼瑪亦不過因其熟識道路令其前往至擒  
拏逆賊豈可專委於一二新降之人望其奮  
勉出力乎朕於此事實不勝憤懣此次若仍  
前退怯必將玉保等從重治罪又諭此次  
索倫察哈爾喀爾喀官兵甚屬奮勇著查明  
分別等第加恩賞賚一等官員著賞俸半年  
兵丁著賞錢糧兩月二等官員著賞俸三個  
月兵丁著賞錢糧一月其厄魯特人等雖不  
如索倫察哈爾等出力亦著查其著有勞績  
者每人各賞銀三兩至坐臺之察哈爾厄魯  
特喀爾喀等俱著賞錢糧一月以示獎勵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和起等奏准兆惠咨  
接濟撤回兵丁口糧等語著照所奏現在策  
楞等追擒阿逆或需兵接應此項兵丁暫不  
必撤回已里坤即著和起等帶赴彼處屯劄  
聽候策楞等調遣仍將口糧牲畜等項速行  
解往○甲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准軍營  
咨文停解馬匹一摺此事皆由策楞辦理乖  
謬現在擒拏阿逆全資馬力且時值夏令草  
已茂長正可就近牧放以資調遣著傳諭黃  
廷桂即將應解馬匹仍行解送一面知會達  
勒當阿等無為浮言所惑至厄魯特窮人甚  
多前已有旨令赴已里坤自運口糧此等人  
不能保無偷竊攘奪之事黃廷桂即遵前旨  
親往鎮撫量為賞給令其回巢耕種倘有滋  
事之徒即行懲治其現在肅州應辦事務著  
吳達善辦理○吏部議覆先據原任浙江巡  
撫周人驥奏稱教職與學政最為切近勤惰  
賢否不待臨期驗看請嗣後六年俸滿教職  
該督撫即調省看驗並咨學臣出具考語到  
日分別題咨經臣部飭各督撫會同學政議  
奏今據覆除奉天順天山東山西廣東雲南  
安徽四川湖南廣西等省教職均應照舊會

驗惟直隸江蘇陝西等省學政駐劄均不與督撫同城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河南貴州等省學政雖與督撫同城而回省不能准於歲底礙難會驗所奏隨時驗看事屬可行請嗣後直隸江蘇陝西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河南貴州學政於歲科兩試按臨時即將所屬教職考驗出具考語移咨該督撫存案其按臨不及地方俸滿之員令於考試隣府時先期調驗如有遇病出差另行補驗統咨督撫存

案該督撫於各員報滿日即無庸會學政驗看徑行咨題至甘肅歲科兩試係同時並考學政駐劄較遠應止送撫臣驗看再周人驥議令督臣在閩撫臣徑行驗看福建巡撫鍾音議請總督駐浙令撫臣驗看原任廣西巡撫衛哲治議督臣駐劄東省無庸會驗均應如所請從之江西巡撫胡寶瑤疏報新建豐城廬陵萬安永寧玉山廣豐弋陽瑞昌上猶安遠等十一縣乾隆十九年分勸墾老荒

及額外新生田地五頃七十五畝有奇予浙江防洋被颶淹斃之定海標右營兵丁許邦珍南承敬沈士貴虞全等賞卹如例鑄給貴州定番州分駐大塘州判荔波縣分駐方村縣丞鎮遠縣分駐印水縣丞天柱縣分駐柳霽縣丞永從縣分駐丙妹縣丞開泰縣分駐朗洞縣丞等印從巡撫定長請也乙已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覆奏現辦糧石牛隻解赴巴里坤應用惟是遠運既艱而令伊犁人等赴彼領取亦有未便請於附近蒙古及回民人等處所易換糧麪牲畜以資口食得旨附近亦無一尚可資生之部落而回民則各往其本處今方令人喚回此等情形卿不之知耳朕思聚數萬窮乏之人使就軍營而乞食此非良策故無奈令其就巴里坤乞食或先後而來則不見其多而易為辦理然尚恐非和起等所能辦故又有旨令卿前往其機宜亦屢降諭旨矣丙午諭軍機



大臣等策楞等奏稱據哈薩克錫喇告稱伊犁地方窮困不能取辦兵丁口糧請移駐空吉斯地方等語伊犁地本荒僻原非駐兵要地且經阿逆騷擾之後情形更屬不堪但現在大兵在彼原為擒拏逆賊並非久駐之計策楞等既知難以駐兵即應籌畫前進速擒逆賊乃僅以一奏了事意謂如此便可作徹兵之計是伊等全不以擒賊為事一味畏難退縮深可痛恨又如遣使哈薩克一事哈薩克錫喇尼瑪等俱不遣宰桑前往僅請派一二得木齊收楞額等看來伊等俱不免有推諉之意前降旨令玉保帶領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傳諭索取伊等倘不能奮往從事不必令其先行著達勒當阿領兵前往玉保帶領伊等隨後繼進務期擒獻毋負委任至鄂勒哲依由珠勒都斯進兵拏獲察哈什掠其戶口牲畜察哈什係附從阿逆之人應行辦理著即將所獲戶口牲畜賞給鄂勒哲依至

其收取諾爾布敦多克屬人一事殊屬非是諾爾布敦多克係同薩喇勒前至吐魯番投誠之人何以將伊屬人收取且鄂勒哲依現辦圖什墨勒事務諸事俱應秉公始可服衆著策楞傳諭鄂勒哲依令將此項人等即行給還伊果實心効力將來自當從重施恩○又諭據策楞納木扎勒奏稱輝特部落人數甚衆現在生計稍艱等語輝特人等俱能安分謀生皆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等善於管轄所致第因人數過多生計不能充裕著加恩賞給口糧三個月以示體卹再據車布登多爾濟等告稱伊族中台吉巴朗巴桑車琳明安鄂爾準瑪木特等五人原係舊時台吉從前因與阿逆不和未經呈報今應請旨加恩等語巴朗等原係台吉乃為阿逆朦混未報今車布登多爾濟據實報出甚屬可嘉著即將巴朗等戶口若干查明給與或應授為扎薩克及何等台吉之處納木扎勒奏聞請

旨。○又諭曰。何國宗奉差前往伊犁。測量晷度。繪畫地圖。現由巴里坤一帶及額林哈畢爾噶等處。辦理約需半年。至冬間冰雪凝寒。著仍回至巴里坤居住。俟明春再往辦理。並著劉統勲會同前往。將該處山川道里詳悉考驗。纂錄進呈。○定西將軍策楞等奏請授吞圖布為布庫努特宰桑。報聞。○河東河道總督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據德州拏獲濮州人劉德照。供詞似類瘋狂。及閱字帖語句。

子集卷五十一

三

狂悖不經。當密飭兩司嚴審。俟臣查工回省。親訊定擬報聞。○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舒明阿蘭泰等駐劄布延圖。應將各處卡座嚴行稽察。即如賞扎薩克圖汗之阿睦爾撒納屬人烏勒木濟。潛至訥默庫游牧。給與馬匹。令其逃竄。此必由卡經過。何以全無覺察。此際若已緝獲。即著在彼處正法。嗣後如有此等逃人。一經拏獲。即照此辦理。並將守卡侍衛等查叅。至杜爾伯特游牧事務。已令巴蘭泰

子集卷五十一

三

前往經理。舒明現住布延圖。仍著兼管。○吏部等部議覆湖南巡撫陳宏謀等疏稱。衡州府屬衡陽縣。地廣民稠。訟案繁多。查該府同知通判。同城同知止。司捕務。應裁併通判管理。即於府城內添設知縣一員。分管東南兩鄉。一切錢糧。新縣衙署。即以久裁推官署基。移蓋。舊有司獄。應并裁。改設新縣典史。即以府監作縣監。府倉內撥給數間。作為縣倉。禁子斗級等役。不必另設驛站夫馬。仍歸衡陽縣經理。新縣應給養廉。除裁減同知養廉銀兩支給。不敷在於額設養廉項內動支。衡陽縣仍為四項相兼最要缺。新縣定為繁疲難兼三要缺。至該縣新舊同城。無庸分建文廟。即以衡陽縣訓導改為新縣訓導。再查渣江地方。界連衡山湘鄉等五縣。距縣治寫遠。易藏奸匪。請以衡陽縣縣丞移駐彈壓。命盜案件。仍歸知縣招解。縣丞員缺在外揀選調補。其衙署即將在城縣衙署移建衡州協駐劄。

府城汛防弁兵應就近分撥新設縣名恭候  
欽定鑄給印信等語均應如所請至衡陽新  
舊兩縣歲科二考應照原額各取進童生十  
名該撫請照中學各取十二名無庸議從之  
尋定新縣名為清泉縣予故雲南提督呂  
瀚祭葬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房縣  
生員余思舜妻況氏戊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奏稱巴罕

烏魯特宰桑托克托博羅特留養去歲被掠  
之喀爾喀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協理台吉  
多爾濟現在護送前來等語托克托博羅特  
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齊巴克雅喇木丕勒  
多爾濟即遵前旨遣回喀爾喀游牧○吏部  
議准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奏稱新改曲阜縣  
知縣一缺請作為在外題缺於通省知縣內  
揀員調補得旨吏部議覆白鍾山所奏曲阜  
縣知縣改為題缺一本闕里為毓聖之鄉自

唐宋以來率以聖裔領縣事夫大宗主鬯既  
已爵列上公而知縣一官專以民事為職奉  
法令則以裁制傷恩厚族黨則以偏私廢事  
甚至因緣為奸蘆葢不飭者有之且亦非古  
人易地而官之道我國家尊崇

先聖遠邁前朝廷恩後葉有加無已立於此  
而有靳焉但與其循舊制而致瘼官有乖政  
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其治於  
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著照該部所  
議行其現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改  
銓不過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愜著  
加恩授為世襲六品官仍令揀選充補用副  
朕重道崇儒至意○福建金門鎮總兵楊天  
柱以病休致以廣東虎頭門副將游金輅為  
金門鎮總兵以廣東潮州鎮總兵馬龍圖  
福建臺灣鎮總兵馬大用對調○旌表守正  
被戕之河南太康縣民榮聖召妻汪氏已  
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保奏稱阿逆由庫

隴癸嶺逃入哈薩克境內。伊回至固勒扎商同策楞等或領兵前進。或遣使索取等語。而策楞等隨後奏事數次。總未籌及作何擒拏逆賊之處。雖有遣瑚集圖前往哈薩克之語。究竟前往與否。亦未奏明。伊等現在作何籌畫。彼此不相照應。前後又復矛盾。深可痛恨。已節次降旨訓示。今玉保又奏及拏獲賊黨明噶特舍楞等。遣人解赴軍營。因策楞未與相見。乘間脫逃。其意以明噶特等脫逃。係策楞疎忽所致。與伊無涉。此等不過附和逆賊之人。無關緊要。原可不必深究。乃玉保輒為此奏。則是與策楞等顯有抵牾情狀。伊等不知和衷共濟。協力擒拏首惡。各懷意見。形諸奏牘。實為深負朕恩。看此情形。必不能望伊等奮勉出力。殊不知逆賊無論竄往何處。必當窮搜極捕。明正典刑。以彰國憲。策楞玉保等能自知罪愆。痛改前非。尚可加恩寬宥。倘仍各挾私見。貽誤大事。朕亦任其自取。毋庸

多諭。○免山東王家岡永阜濤維三場乾隆二十年潮災竈地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建昌縣民吳宇科妻淦氏。庚戌吏部議奏外省會稿事宜。先經臣部議覆。原任兵部侍郎李因培條奏。請除會稿積習案內。行令各該督撫等妥酌。造冊送覈。今查該督撫等所議條款。或仍循舊制。或因時變通。並無違礙難行。均應如所請。立定章程。以垂永久。至大計軍政舉劾人員。或請毋庸會銜。或請各自覈疏。與臣部原議公覈。會題之處。不符毋庸更張。至各省題報鄉賢名宦節婦孝子及頂補祀生等項。有請毋庸會銜。有請督撫會覈。未經議及。會同學政者。應如禮部所議。嗣後督撫兼轄省分。由撫臣主稿。會同督學二臣題咨。其非督撫兼轄省分。由督撫主稿。會同學臣題咨。又驛站奏銷修理站船朋馬用過郵符等項。各督撫中有請會題。有請毋庸會疏。經兵部定議。嗣後驛站奏銷修理站

船由巡撫主稿會同總督題報朋馬奏銷由總督主稿會同巡撫具題其總督巡撫奏銷用過郵符自行具題提督總兵用過郵符由總督具題驛道用過郵符由巡撫具題再順天府屬各州縣一切奏銷工程經工部議稱應如直督所請一面題咨一面知會順天府從之○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將多果魯

特等九鄂拓克宰桑應行補授兼管之處奏聞請旨所有綽和爾宰桑已降旨將恩克博羅特補授其多果魯特宰桑員缺著布圖庫補授鄂畢特宰桑員缺著訥默庫補授額爾克騰宰桑員缺著內大臣尼瑪暫行兼管伊克巴爾達穆特宰桑員缺著賽音章吉圖補授並令圖布慎協同管理巴罕巴爾達穆特宰桑員缺著索諾木車琳補授巴爾達穆特宰桑員缺著塔斯補授庫圖齊納爾宰桑二

缺著賽集拉呼諾爾布補授○又諭朕前已降旨策楞等令其將貧乏人等來領糧茶時定明以何為據作何查辦緣由豫為移咨駐劄巴里坤大臣等策楞等接到此旨如此時尚未傳諭即停其曉諭亦移知黃廷桂倘若已經傳諭亦務將伊等來人名數所領糧茶數目開明作何給與領單來領之處議定移咨黃廷桂令其查明領單照數支給糧茶

吏部等部議覆兩廣總督楊應琚等疏稱廉

州府屬之欽州知州與吏目學正訓導暨欽州營游擊守備同駐州城又分駐之欽州州判長墩沿海如昔那陳龍門各司巡檢及龍門協左營守備各該處瘴癘交乘應如所請與同屬水土惡劣之合浦縣珠場司巡檢靈山縣西鄉司巡檢均照儋萬二州例以烟瘴要缺註冊五年俸滿回內地分別題陞嗣後除學正訓導例用本省人員調補其餘正雜缺出先儘福建等五省人員無庸計俸揀選

調補如無五省人員。即於內地遴選熟悉風土之員調往。武職各官。令在本任候陞。俟陞用後。該督援照例揀選題補。應付會典館載入則例從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覆奏奉諭前赴巴里坤辦理賞卹厄魯特人衆務俾恩威並濟。酌派兵一千餘名。到彼相機調度。如可不用。即令撤回。得旨。自以不用為是。前旨亦不過為未然之防耳。非必欲為過當。傷仁之舉。如能部落中設法資助。則不

平定人五十一

三

必令其羣至巴里坤。卿可於到彼後。鈔此旨問之策楞等。○命御史毛輝祖提督湖南學政。○免山東鄒縣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州并衛嘉祥城武鉅野蘭山郯城費縣臨清衛壽光樂安濰縣利津日照等十九州縣衛。乾隆二十年水潮災地畝銀三萬三千二百二十兩有奇。○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領兵擒拏阿逆。事事謬全。無籌畫。今西路專任達勒當阿。北路專任哈達哈伊二人。尚

實錄卷五百十

三

屬勇往。著即領兵前赴哈薩克。務期擒獻。現據兆惠奏稱。特訥格爾安濟海共有兵二千餘名。巴里坤亦有可用馬匹二千等語。著將特訥格爾等處兵丁交與達勒當阿帶領。並著和起等即將馬匹解赴應用。哈寧阿鄂實俱著在叅贊大臣上行走。○又諭前據策楞等奏。伯什阿噶什欲將游牧移至博囉塔拉地方。此係傳聞之言。策楞等並未將親見伯什阿噶什之處奏聞。今又於來京入覲人員內列入伯什阿噶什之名。策楞等此時果與伊相見。自可無疑。如尚係傳言。則所稱移至博囉塔拉之語。不可全信。豈有遷至博囉塔拉。道由伊犁。伊不親身來見者。此時伊若游牧。觀望不即向博囉塔拉遷移。猶依附哈薩克邊界。則係明為接應阿逆。暗中聯絡。不可不詳加體察。果有此情。策楞等即擒拏辦理。倘實無從逆情形。亦即行奏聞。又諭策楞等奏台吉諾爾布等隨同大兵効力甚屬奮

勉等語諾爾布布庫察罕昆都斯車克爾等俱著加恩封授公爵烏巴什特古斯哈什哈額琳沁扎布貝克博勒巴里巴桑等俱著授為扎薩克台吉鄂畢特宰桑丹津之子訥默庫前已補授宰桑並著授為散秩大臣再據奏額爾克騰得木齊格存現領三千餘戶額爾克騰宰桑事務已令尼瑪兼管格存應作何加恩著策楞等議奏請旨其額爾克騰舊宰桑俄羅斯現在何處一併奏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一

吏部理藩院下務正僉滿洲郎中世襲都尉功加七級  
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在慶佳

進修官經進講官太子太傅又華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宗時師討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一級人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統軍功紀錄五次

序常紀錄十四次  
德興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等奉

軟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四月癸丑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上年浙省偶被偏災收成歉薄，所有應徵地丁錢糧業已加恩蠲緩。其例不緩徵各戶亦經降旨緩至蠶收麥熟後完納。但念該省被災亦重，現在米價未平，小民生計專賴蠶麥以資接濟。若新舊并輸，則貧黎口食仍恐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該省緩徵各屬乾隆二十年分地丁錢糧一併緩至本年秋成後開徵。俾得從容完納，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又諭現在西路軍營

策楞王保等辦理諸事。乖張錯誤。種種不合。機宜。無以宣威荒服。著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馳驛即赴額林哈畢爾噶一帶。整理軍務。令衆台吉等齊集會盟。事竣即速回京。又諭曰。大學士公傅恒。現今命往軍營。其到京以前。所有吏部事務。著刑部尚書鄂彌達暫行兼管。諭軍機大臣等。朕因策楞等所辦事。宜。種種乖謬。是以命大學士公傅恒前往。整飭軍務。策楞王保著拏解來京治罪。策楞之

實錄卷五十一

二

子特通額著革職。交達勒當阿軍前効力。扎拉豐阿身為副將軍。一籌莫展。本應一體治罪。姑念伊未經更事。且係蒙古著革去郡王。加恩給貝子品級。來京候旨。並諭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等。今因將軍大臣辦事錯謬。革職拏問。伊等生長準噶爾地方。熟悉厄魯特哈薩克情形。理應奮勉効力。乃遣使哈薩克一事。並不實心商辦。彼此推諉。伊等俱不能無罪。但念新降之人。姑

實錄卷五十一

三

從寬免嗣後如能感恩圖報。奮力贖罪。仍當加以厚恩。倘稍存退諉。亦不姑貸。又諭曰。烏勒登係獲罪之人。經朕遣往軍營。稍著勞績。加恩賞給副都統銜。伊當感激朕恩。諸事奮勉。乃於阿逆竄入哈薩克並未窮追。坐令兔脫。罪何可逭。烏勒登著即於彼處正法。定西將軍策楞等奏據回人總管阿底斯等告稱。布拉克敦霍集占等尙與葉爾羌喀什噶爾有隙。現將回人并我等妻子移往庫車。賽哩木濟木薩一帶居住。若遣使招撫。自必投誠。移至吐魯番等語。查回人素受準夷役使。今舍伊犁而去。必不願回應。即派員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撫。令伊等移往吐魯番報聞。命授公明瑞副都統銜。前往西路軍營辦事。以故襄勤伯鄂容安子鄂津襲爵。命禮部左侍郎徐以烜充經筵講官。甲寅。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軍機大臣等。朕因西路領兵大臣策



楞等辦理乖謬。特命大學士公傳恒前往經理。并拏問策楞等治罪。其北路專任哈達哈等協力擒拏阿逆。迅奏膚功。今日哈達哈等奏到辦理烏梁海一摺。尚未合宜。烏梁海等反覆無常。全不可信。現在有逃竄情形。明係豫聞風聲。欲隨阿逆遁去。必須速行勦滅。哈達哈勿少遲疑。即行辦理。收其牲畜。以益兵力。方足以示懲儆。倘阿逆煽同哈薩克威脅烏梁海等。潛為構釁。因而搶掠。察達克等游牧則並舊日收服之烏梁海。皆為搖動。不若早為殄滅。庶可以杜後患。再伊等現已進兵二千名。尚餘兵若干。哈達哈即同青滾雜卜迅速前往。現在牧草發生。務多帶領兵丁二千名陸續進發。以壯軍威。著哈達哈等一面辦理。一面即速行奏聞。○又諭曰。叅贊大臣富德領兵擒拏唐古忒。甚屬奮勉。此時諒已擒獲。即或竄逸。亦非阿逆可比。毋庸再為追逐。富德著即來京面聆諭旨。再往軍營。

字錄卷五十一

四

又諭現有旨命大學士公傳恒前赴西路軍營一路邁行甚速。自肅州至巴里坤一帶需用馬駝甚關緊要。著傳諭黃廷桂酌在沿途適中之地於尋常驛站外不拘何項即速先期豫備。禮部議覆廣東巡撫鶴年疏稱羅定一州二縣距肇慶府治水陸程六百餘里。若赴府棚考試士子往返不易。且印官遠赴提調亦需時日。應如所請。嗣後羅定州及所屬東安西寧二縣生童仍歸州治原棚考試從之。命戶部尚書阿里衮暫在軍機處行走。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永城縣民盛四妻孫氏。乙卯。

字錄卷五十一

五

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膳

皇太后還暢春園 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上年因浙省各屬雨水過多曾降旨應徵漕糧不論紅白籽稷准其一體收

兌此項米石既不能如向年一律純潔恐交倉收貯難以經久著倉場侍郎將該省各幫漕米於驗收後悉行另倉存貯本年俸祿甲米即先儘此項搭放○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遵旨拏解薩喇勒一摺內稱達什達瓦人衆現在巴里坤已札知兆惠等密為防範其拏解薩喇勒之信萬勿洩漏等語薩喇勒獲罪拏解達什達瓦人衆不能保其一無聽聞伊所稱勿令宰桑等聞知一語乃詭詞要挾正伊狡獪自取罪戾處也此事正當明白宣示諭以薩喇勒獲罪情節與伊等部衆無涉自不致驚疑前已將此旨傳諭兆惠令其以此意曉諭薩喇勒之兄布林此時諒已接到宣諭如兆惠來京行速未及宣諭即著黃廷桂前往軍營時曉諭布林令照舊安輯部衆往所指阿爾台等處游牧示以大信若如該督所奏欲因此令遠徙他處轉以示怯生疑如此則步步瞻顧掣肘矣何以申國憲

整軍律耶蓋未拏解之前不可不密既經拏解則當宣播罪狀使衆共知令人人畏服黃廷桂此事所見未中機要可將此傳諭知之○戶部議准前署陝西巡撫台柱疏稱朝邑縣漲出黃河灘地現種地二百六十六頃三十畝零墾成地一百四十頃三十畝零初墾地一百六十頃九十畝零應自本年為始分年徵穀從之○以編修戈濤為雲南鄉試正考官御史楊方立為副考官編修湯先甲為貴州鄉試正考官編修王啓緒為副考官○予江南河工防險溺故之督標遊擊孫品廕卹如例○緩徵江南上元句容六合常熟武進無錫江陰靖江丹徒丹陽阜寧江都太倉鎮洋等十四州縣乾隆二十年被災蘆田蠲剩課銀及節年舊欠并勘不成災之句容常熟武進無錫江陰靖江丹徒江都通州等九州縣蘆課均予緩徵○京察本年滿漢各官年老有疾者四員才力不及者一員分別處

分如例 丁巳諭曰策楞等統兵追捕逆賊阿睦爾撒納既已直抵伊犁相距甚近乃不振我軍威疾馳前進以擒賊為事一接玉保札致即回駐伊犁而玉保雖追至庫隴癸嶺僅獲一額琳沁而返其額琳沁屬下之人仍皆相隨叛賊以去由此觀之若使策楞玉保等早能奮勇協力急行追捕則叛賊斷不致遠颺即玉保當額琳沁就縛時更能取其屬下馬駝以濟我師行之用竭力窮追尚亦不

難掩獲即使失之意外其所擒戮必不止一老邁之額琳沁而已也此何等重務而乃輾轉延緩坐失事機前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矣夫以叛賊伏處近地尚且交臂失之今已竄入哈薩克境內其去已遠即遣使傳諭哈薩克其縛獻與否舉未可知是應懾以兵威曉以大義而先遴選勇敢將弁將命以往或庶幾耳而策楞等奏稱恐哈薩克羈留我使致開釁端欲遣哈薩克之俘留於厄魯特者

令其前往如此措置豈不褻朝命而貽笑於諸厄魯特耶庸懦之人將有以策楞等為曉事不知事在人為今未遣一人未發一兵是所謂自畫自棄耳即以國家經費言之雍正年間兩路用兵費帑至七十萬今未至二十萬也而府藏充盈較前轉多且朕並未因用兵加徵賦稅剋減兵餉而賑卹更較往時為過優何至策楞等為國惜費耶此不過以怵怯思家之心託為忠良為國之言耳如是則

人誰不能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是以特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馳驛前往將伊等拏問治罪並至額林哈畢爾噶一帶令衆台吉等齊集會盟以宣布威信整飭軍務茲以傅恒起程後二日據策楞等奏稱奉到朕三月初七日訓飭之旨已知罪戾畏懼惶恐即日率領官兵調集各台吉人馬直壓哈薩克邊境勒令擒獻如叛賊逃往布魯特即至布魯特索取等語是伊等既已厲兵深入比傅恒到

軍營時策楞等進兵已一月有餘斷無復行追還之理所欲會盟之台吉宰桑等任事之人又復隨往軍前正在用兵之際亦未便齊集會盟大學士傅恒亦無庸前赴即回京贊理機務策楞等軍前現有達勒當阿同往一切機宜自應商酌而行或因有此一番懲儆策楞等知所奮勉叛賊得以就擒亦未可定此亦視伊二人之福命矣即如馬匹一項現奏稱就各鄂拓克湊集二千五百餘匹則前此亦並非無馬直以畏怯不欲辦理耳近據富德奏到追殺叛賊唐古忒至塞伯蘇台地方遇哈薩克一千餘衆我軍以索倫兵三百餘直前衝突悉皆潰散斬三百餘級所獲軍械牲隻甚多此亦可見哈薩克本非勁旅策楞等畏怯自誤是以望而却步耳總之叛賊之逸實由於策楞玉保二人既已誤之於前罪無可逭今知畏罪思欲奮勉姑留一綫予以自贖之路視此番効力如何再降諭旨朕

用人行政不存絲毫成見如伊等果能擒賊奏功尚可相抵但恐伊等初念迫於畏懼轉念又復游移後力不能自振則朕雖曲加寬宥亦不能也將此通行宣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到業經率兵前進傅恒即適行已屬無及且策楞等已知畏罪努力自贖俟觀此番効力如何再行降旨已令傅恒不必前往所有前諭自肅州至巴里坤一帶為傳恒豫備馬駝俱可無庸料理至額林哈畢爾噶地方豫備兵二百名此旨到日計已豫備仍著前往軍營可知會策楞此項兵丁或隨策楞等前進或留與扎拉豐阿以壯聲威令策楞酌量調度其軍營所需馬駝口糧亟應豫籌接濟務須作速催餉解運無致稽遲黃廷桂仍著親赴巴里坤相度情形妥協籌辦將此詳悉傳諭黃廷桂知之諭福建臺灣出洋遭風被漂督標兵米并穀一千十九石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東明

縣民張二黑妮妻童氏 戊午諭軍機大臣  
等策楞等奏稱行文於附近鄂拓克宰桑等  
令其派出兵丁從征等語現在厄魯特生計  
甚艱人亦不能奮勉効力派往從征於事無  
益兵貴銳而不貴多所有索倫察哈爾兵丁  
現足調遣不必更派厄魯特兵丁前往其現  
在投誠之台吉宰桑等自必懇求入覲伊等  
出兵効力殊屬勞苦宜暫為休息以示體卹  
俟等獲阿逆後再行降旨令伊等前來入覲

又諭曰諾爾布現在病故著加恩將伊子  
達瓦藏布承襲公爵從前隨同阿逆之賓巴  
因係諾爾布之婿懇請帶往游牧今達瓦藏  
布尚在幼年賓巴斷不宜留於彼處著扎拉  
豐阿等拏赴軍營正法 己未諭軍機大臣  
等黃廷桂奏解運巴里坤糧茶牲畜以資賞  
卹一摺辦理自屬妥協但朕前降旨令厄魯  
特部落人衆就食巴里坤者原因伊犁人等  
生計艱迫不便聽其聚處滋事耳後復有旨

傳諭策楞等如可就其部落中設法資助則  
不必令赴巴里坤就食現在伊犁人衆四處  
分散已屬無幾策楞等此時正在進兵亦無  
暇籌辦人數疏簿等事其就食巴里坤之厄  
魯特當已寥寥所有糧茶牲畜已辦運者似  
亦足用不必過為多購牛隻一項內地耕種  
所必需尤不必多購致妨農業現在巴里坤  
若無可辦理該督即應仍回肅州料理諸務  
況據奏舊症復發軍營於調養非宜尤當速  
回內地為是其調解馬匹事宜一摺軍營當  
進兵之際正資馬力該督所辦俱屬合宜應  
如所奏辦理○庚申諭曰豆斌現在患病著  
解任調理安西提督員缺著李繩武補授即  
赴巴里坤照豆斌之例會同和起等辦理糧  
餉等事其河州鎮總兵員缺著傅魁補授仍  
署理安西提督事務○諭軍機大臣等安西  
及巴里坤現俱有大員駐劄其哈密地在適  
中似可無需專員駐防著該督酌量情形如

必需人料理即於各鎮總兵內揀選一員具奏派委駐防所有總兵員缺於副將內揀選署理○兵部議覆湖廣總督碩色疏稱安陸營制額設都司把總外委各一員兵二百八十一名轄鍾京兩營水陸塘汛三十四處汛廣兵單查遠安營額設弁三十一員兵四百九十四名又衛昌營額六百九十名均可裁撥應將遠安營存城千總一員帶現食馬一守六養廉七分并抽遠安營洋坪汛兵十五名衛昌營北佳坪三名高橋樓角三岔口三塘內各一名合二十一名添入安陸營新添千總存城轄鍾祥縣汛水陸二十三塘以原設把總一員轄京山縣汛水陸十一塘協防多寶灣汛以原設外委把總一員仍專防多寶灣水塘其抽添兵二十一名俟各營缺出照戰二守八移糧安陸營召募完日添入府城十五名添防京山縣四名添撥麗陽二名將洋坪汛把總一員馬兵四名守兵一名撤

回存城該汛止留戰兵一名守兵四名令附近之觀音巖汛把總兼管再安陸營麗陽塘汛較石牌塘尤為緊要請添設外委把總一員以原設便委一員改駐石牌均應如所議辦理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元城縣民徐年妻吳氏 辛酉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 還宮 諭軍機大臣等阿逆現竄入哈薩克境內西路命達勒當阿北路命哈達哈等各領兵索取阿逆或逞其狡謀詐言哈薩克縛賊擒獻引兵深入設伏以待皆不可不豫為防備達勒當阿等領兵前往即哈薩克有擒獻之言亦仍宜擁兵自衛多方防範毋冒昧以墮奸計方為妥協現在富德追襲唐古忒等所遇哈薩克兵丁係受阿逆慫恿搶掠塔本集賽噶勒雜特等游牧在阿逆之意無非欲使哈薩克有得罪天朝之名而伊因得潛竄彼處以為藏身之固是以特降

諭旨曉諭哈薩克阿布賚令其擒獻逆賊不特將搶掠塔本集賽等事概免究問尚當加以厚恩並將富德等所獲哈薩克屬人二名即行遣回達勒當阿等接到諭旨即先遣幹員同伊屬人前往詳悉傳諭仍帶兵速行進發責令擒獻○命傳諭左部哈薩克阿布賚曰逆賊阿睦爾撒納勢窮力竭竄入爾哈薩克境內又煽惑爾屬人等搶掠塔本集賽噶勒雜特等游牧誘令爾等獲罪天朝伊得以棲身爾境苟延殘喘今爾部邊境人等誤信其言私相劫掠遇大兵擊敗擒獲爾屬人呼岱巴爾氏額塞爾拜二人解送來京詢問知爾固不知情也應即將此二人正法念爾部落向屬恭順不過屬人誤聽阿逆之言是以格外加恩將爾屬人釋放遣回并齎賞內緞四疋從前侍衛順德訥奏稱爾欲受天朝厚恩遣使進貢後使人為阿逆所留未經入覲朕已早鑒爾誠悃此次接到諭旨即將阿逆

擒獻不特搶掠塔本集賽等事概免究問仍當加以厚恩現遣兩路將軍等領兵萬人將抵爾境爾等倘墮賊計迷而不悟不即擒獻則必更發大兵盡行剿滅爾其熟審利害毋貽後悔○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據開州稟報訪有流寓之山東濮州人劉德照跡類瘋顛隨於伊家查出字帖詞句悖妄當將該犯妻子並字帖內有名人犯拏獲審訊問准濮州關會劉德照已經東省同伊弟劉德明緝獲等語除將該犯眷口並人犯解東并案質審仍札署東撫臣白鍾山如有另供在直人犯即移會查拏得旨此明係地方官見山東已關獲正犯為此飾詞似此等犯必有一省失獲爾等但盡心協緝不諱足矣何必取巧耶○實授哈攀龍為湖廣提督○調直隸懷安縣知縣蔣允焄來京引見○壬戌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圓明園○諭據方觀承奏搜獲山東拏獲妖言

人劉德照字帖一摺。此案前據白鍾山奏該犯供詞似類瘋顛。俟親訊明確。定擬等語。國家承平休養地。廣人衆。良莠並生。奸頑讒慝。不能保其必無。惟在各督撫權其輕重。辦理得宜。斯足以正人心。而維風化。近來督撫往往以跡類瘋顛。奏請杖斃完結。不思此等匪類。若不過詞語不經。妄言災禍。誑誘鄉愚。或生事地方。訾議官長。杖斃已足蔽辜。如其誣謗本朝。詆毀干犯。則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條。即當按法定擬。明正典刑。妻子緣坐不得坐。以瘋顛曲為原解。僅予杖斃。徒使律文虛設。廢法從輕。而傳聞者不知其惡逆大罪。轉疑草菅民命。非所以明罰勅法。警戒冥頑也。若云具題有需時日。何不速行定案。限行飛遞。較於具摺更速也。此案劉德照逆詞內。有興明興漢及削髮擗繩等語。悖逆已極。當此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豈瘋顛人語耶。著該署撫速行嚴審。按律定擬具奏。并宣示

各省督撫。令知刑章所係。法不可毘。尋奏除札催直督將字帖犯屬一併解東。立即嚴審。按律定擬。一面具題。一面將劉德照即正典刑。得旨是。速行審結。辦理可也。○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白鍾山奏。報在德州拏獲妖言人劉德照。搜出字帖一張。現在審訊。今據方觀承又於該犯家內搜獲邪說字帖鈔錄進呈。查閱字內語多狂悖不法。已極。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矣。嗣後直省各督撫。倘遇有此等案件。俱宜加意推勘。俾情罪允符。明正顯戮。毋得漫以杖斃完結。至搜獲逆詞。應將原本進呈。即字跡不堪。乃其實據。何必另行鈔錄。無論假手幕賓書吏。易致傳播。存留日後。更滋貽累。況身為臣子。睹此悖逆之詞。亦何忍更為濡毫繕寫。此豈該督撫等自奏事件。當端楷致敬者可比耶。方觀承等所有進呈錄本。甚屬不知體要。著通行詳悉傳諭各該督撫知之。○通政使德通等奏各省彙報決過



重犯日期。或止開寫案件總數。或止開寫人犯總數。或有案件人犯總數。俱不開寫者。請勅刑部通行各督撫。嗣後將人犯案件總數開載明晰。畫一辦理。下部議行。○免山西苛嵐州乾隆二十年霜災地畝額賦。○癸亥諭曰。侍郎雅爾哈善。劉綸俱著回部辦事。不必兼軍機處行走。侍郎裘曰修著在軍機處行走。○諭準噶爾部衆曰。前因將軍策楞等疎縱逆賊。遷延觀望。辦理一切事宜。諸多未協。

是以特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前往軍營。與爾各部落台吉宰桑等齊集會盟。整飭軍務。即如策楞等派爾等各鄂拓克兵丁隨營出征。朕念爾等屢遭兵革。生計艱難。特降旨令歸各游牧休息耕種。其軍營支用爾等馬匹牲隻。並令給予價直。以示體卹。今策楞等自知前愆。業已領兵前進。爾台吉宰桑等亦有効力行間者。不便更因會盟之事久候時日。現已停止。大學士公傅恒前往用頌諭旨詳

悉曉諭爾準噶爾地方。連年不靖。互相剋奪。各部落生計。自不能饒裕。然能及時播種。牧養牲隻。以務本業。則一二年間。元氣自可全復。若徒以搶奪為事。則有業之戶。一被搶奪。即成貧乏。甚至從而效尤。盜賊日熾。勢將何所底止。因思有無相卹。貧富相通。即爾部落中。原自有可以通融籌辦之道。果能收養貧人。使其耕作自給。則衆人皆可不致失所。久之自成善俗。爾台吉宰桑等務期約束所屬。

禁止剋奪。辛勤力作。互相調卹。副朕子愛羣黎之意。至於衣服制度。不妨仍其舊俗。若因歸順天朝。必盡用內地服色。勢亦有所難行。爾等習慣自然。一時豈能驟易。且將舊時衣服。盡行棄置。亦殊非愛惜物力之道。即朕所頒賜物件。亦止宜善為收貯。傳之子孫。惟來京朝覲。暫時服用。現在喀爾喀蒙古王公及居住青海之厄魯特等。平日各居游牧。止仍其舊。惟來京及赴圍場。扈從時始易服色。爾

等俱可倣照而行朕令爾各部落等編立旗分設官授爵其制即與爾部設立宰桑得木齊收楞額之意大畧相同從前爾等不知妄生疑懼或謂難以奉行應再行明白曉諭使之各奉約束勿滋事端方可永享昇平之福爾台吉宰桑等皆受朕厚恩惟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善為撫綏庶幾所屬人等皆知守分安居休養生息朕實有厚望焉 又諭曰策楞奏諾爾布敦多克及伊子達瓦俱已病故深堪悼惜著賞銀二百兩料理喪事其公爵即著伊幼子巴雅爾拉虎承襲 工部議准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寶山縣胡巷口北張鑑浜礮臺等處塘壩累被風潮衝損應動項加築從之 鑄給四川重慶府分駐江北鎮理民督捕同知關防從總督開泰請也 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武康縣民馮茂蘭甥女嚴氏湖北廣濟縣民陳勝謨女陳氏 甲子豁除江西泰和縣原報開墾復被水衝地

二十七畝額賦 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命何國宗專辦西域輿圖事務劉

統勲即馳驛回京 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

華陰縣民雷寄舟妹雷氏 丙寅諭軍機大

臣等策楞等奏稱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

兩次遣人至軍營俱未得達今又遣厄魯特

策呼伯探聽大兵抵伊犁信息欲來投誠等

語布坦呢敦等屢次遣人探信如投誠之意

屬實策楞等應即派兵前往曉諭伊等果親

至軍營即准其歸降其如何安插納貢之處

奏聞請旨 又諭曰納噶察之弟達克巴前

經加恩令其承襲公爵現在又已病故其公

爵著納噶察幼弟巴爾濟承襲 予故原任

工部尚書魏廷珍祭葬如例謚文簡 丁卯

諭民間燒鍋躉麵耗費粟麥在豐稔之年尚

以民食攸關歷有明禁上年江省災祲偏重

賑卹銀米費至數百萬窮黎正在嗷嗷所賴

二麥登場資以接濟恐奸胥市棍罔顧民艱惟利是視燒鍋躡麴之禁陽奉陰違以民生日用所急需飽其利壑蠹弊莫甚於此該督撫務飭屬員嚴行查禁毋使稍有隱匿其與江蘇毗連之浙江山東河南等省應一體嚴禁毋令射利之徒託跡鄰疆肆行糜耗況浙江現在賑卹尤當嚴拏飭禁所司其實力奉行勿僅以出示曉諭空文了事○又諭據策楞等奏稱玉保領兵前赴察罕烏蘇追尋阿

聖鑒事

逆蹤跡達勒當阿等由博囉塔拉進發俟至勒布西特呼木哈達處會齊一同前赴哈薩克又策楞等因籌辦官兵馬匹口糧暫駐於登努勒台博羅布爾噶蘇等處以為聲援至應赴博囉塔拉時即行前往等語觀此可知此次仍是玉保一人領兵前赴哈薩克而策楞等並未繼進夫策楞扎拉豐阿身為將軍不親自前往反令玉保獨行是誠何心豈將軍之去反不如玉保之去為有益耶況玉保

原係需人提調指揮之人伊得意則進失意則退策楞等諒所深悉豈以玉保擒獲逆賊則專屬玉保一人之功設令無功獲罪策楞等身為將軍又可脫然事外耶策楞等寧不計及此而冒昧妄行朕實為之不解伊等摺內有仍懇朕慈鑒之語試問以如此行事尚欲邀朕憐憫豈但知乞朕加恩竟不自忖作何承受耶總之伊等前奏欲赴哈薩克之意特因朕嚴旨催促迫於不得不然姑勉強從

聖鑒事

事及稍加溫諭即自延緩不前殊不知朕所矜憫者乃行間兵弁及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新來歸附之人此際殊覺勞苦耳豈謂策楞等受任將帥不能奮身前進至於數數債事轉得邀恩耶策楞等身膺重任理應勇往直前有進無退乃必待朕降旨督促方圖前進否即退縮不前曾不思道路遙遠軍中事宜若必待朕一一指示而後奉行詎能望其成事即如官兵口糧一事當向巴里坤領取不

應向厄魯特湊辦。去歲用兵時。準噶爾人衆尚未困敝。原可因糧於敵。且大兵不久即還。亦非久駐。而永常憤然不知。必斤斤以計日授糧為辭。朕是以斥其非而加之罪。今歲進兵。則諸部落當阿逆擾亂之後。事勢與前大異。不但派往哈薩克之兵。當以接濟口糧為要。即駐伊犁等處兵丁。亦當由內地運給口糧。豈可轉向厄魯特等湊辦。在將軍惟當迅速進兵。至所需口糧。何難向巴里坤領取。即令不能剋期全到。且先趕運兒馬騾馬。其羊隻隨後運送。有何不可。而策楞並不籌辦。前後奏摺。亦無一言及此。豈不重堪駭怪乎。且準噶爾人衆。俱我臣僕。伊等生計艱難。尤當施恩賞賚。何至索及伊等牲畜。策楞等如此湊辦牲畜。派撥各鄂拓克兵丁。全不知事體輕重。尤屬悖謬不堪。又此次派往哈薩克之兵。自可就現有之兵。酌量調度。毋庸更為徵派。如富德帶兵三百。即能擊敗哈薩克一千

之衆。伊等獨未之見乎。我兵抵哈薩克時。彼若即行縛獻阿逆則已。否則量我兵力。或可急進。或應徐圖。總在相度機宜。隨時辦理。何可豫存拘牽之見。策楞等並不審量事勢。而率意乖舛。若此。朕實不勝詫異。再覽伊等所奏。並未言及伯什阿噶什。現在何處。從前伊與阿逆頂佛結盟。同惡有素。此時保無私相糾合。阻撓我師。尤宜先事防範。著達勒當阿細加偵訪。如伯什阿噶什已向內地遷移。並無他故。自可毋庸辦理。倘有別情。即先將伯什阿噶什擒拏。取其牲畜。助我兵力。然後前赴哈薩克。庶可翦除阿逆羽翼。使無他患。今擒拏阿逆之事。業經屢降諭旨。責成達勒當阿當善體朕意。奮勉出力。速圖奏功。若策楞等或去或不去。及伊等尚肯救過贖罪與否。並聽伊等自行揣度為之。朕亦毋庸多諭。兵部議奏。向例各省駐防官員。或老病解退。或物故。家屬俱歸旗。伊等在外年久。立有產

業子弟人等。又在彼披甲當差。若令回京。轉覺未便。請嗣後各省由駐防兵陞用官員。亦照駐防兵。准在彼置產安葬。妻子家口。不必回京。若由京補放之員。在任告休。革退并物。故其骨殖家口。願在外置產立塋者。聽願歸旗者。仍來京從之。○予福建澎湖遭風淹斃之金門鎮左營兵丁唐祈。王吉。吳真。方程等。賞卹如例。○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保定省城於本月二十七等日。得雨霑透。入土共

實錄卷五十二

五

有六寸。麥收分數可望增加。秋田並得全種。得旨。京師左近亦需足。但尚有一二寸之地。恐麥收不能一律可望也。民情如何。糧價如何。○漕運總督瑚寶。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旗丁受兌抵通後。例給耗米以濟回空食用。嗣後議折給米價。如交倉虧缺。仍令買米補交。不准通融抵算。惟上年浙屬米色未能純潔。沿途徽黷。折耗必多。該旗丁既無餘米可交。勢須貴糴交兌。未免拮据。請即以應給旗

丁之飯米。按數收倉扣抵。毋庸折價得旨。如所議行。○四川總督開泰奏。會理州屬黎溪廠。每年可得白銅二十餘萬觔。重慶地方。每年只銷二三萬觔。前督臣黃廷桂議。令官為收買。原為接濟商本起見。應請先於司庫借支銀一萬兩。交該知州收買。每次以一萬觔為率。委員運赴重慶。交該知府承領。隨宜變價。俟商力從容。即停得旨。如所議行。○兩廣總督楊應琚等奏。陽山縣屬鞏門槽等處路

實錄卷五十二

五

旁。有從前開設鐵廠時。遺剩鑪渣數十萬觔。加工鎔化。可獲鐵少許。向經封禁。緣該處距城寫遠。有附近貧民。掘取運售。而徭人輒伺中途搶奪。應請於該縣屬之淇潭堡。官為設廠。將鐵渣剉運。雇募貧民。給予工價。一面招商販售。除已調設巡檢一員駐劄。仍飭文武差撥兵役巡查。毋使透漏。得旨。如所議行。嚴禁聚衆生事可也。○署雲貴總督愛必達等奏。據鎮康土知州刁悶鼎報稱。緬王長子。因

鬼家讎殺窮感無歸。隨帶頭目人等由二鑾坡在木邦所屬之蠻弄寨暫住等語。查緬屬木邦地方與滇省鎮康孟定耿馬等土司接壤。現移行文武並飭各土司於沿邊隘口嚴加防範報聞。

實錄卷五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儒林學士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將軍舒寧阿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舒寧阿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營機鑄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戊辰朔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玉保奏伊並未行文策楞令其停止進兵一摺。此語更屬悖謬。試思伊即並未阻止策楞。而逆賊阿睦爾撒納究竟脫於誰手。伊等如果協力同心。彼此不相推諉。何以貽誤至此。即如拏獲額琳沁一事。伊屬人既有抗拒情形。即應奮力剿捕。收其馬匹。乘勢追擒。則阿逆必不至於漏網。及遣使哈薩克。又復如此畏葸游移。玉保

獨不與聞其事乎。再前奏阿逆脫逃時兵力無多。今則突稱帶往二千人。種種自相矛盾。明係有心欺飾。若仍令叅贊軍務。必至掣肘。債事。著將玉保革去叅贊大臣。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供驅策。此次若能奮勉。尚可寬宥。倘稍有退縮。必重治其罪。達勒當阿近日辦事。甚屬勇往。著授為定邊右副將軍。巴祿現往軍前辦事。著授為叅贊大臣。○又諭曰。和起在巴里坤辦事。甚屬黽勉。著馳驛來京。面聆訓示。再往軍營。同兆惠籌辦一切事宜。其巴里坤事務。著侍郎雅爾哈善暫行前往管理。○又諭曰。逆賊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法在必誅。此時兩路進兵追捕。若賊已就擒。則接濟軍需。可以奏明停緩。若賊尚未就擒。則添備馬匹。最關緊要。著傳諭黃廷桂。即於甘陝等省營馬內。調撥四萬匹。今年秋間陸續解至巴里坤。仍一面籌辦豆料。妥速運往。於冬間餵養此馬。務令臆肥力壯。以為明春

二月內萬兵進征之用。其調撥空缺營馬。亦應酌量陸續買補。黃廷桂速遵諭旨。妥協辦理。○已已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地方年來屢遭蹂躪。未經安輯。朕前已降旨。令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等。俟明年遷至原游牧處。庶於生計有裨。今據納木扎勒奏。伊等今歲請在鄂爾坤額爾德尼招等處游牧。俟牲畜孳息。再行遷移。著即照所請行。至納噶察之弟烏勒木濟等。求往青海居住。事屬可行。但伊等原係久居準噶爾地方之人。水土素所服習。若移至青海。轉恐無益。從前納噶察曾經奏請。朕已降旨。曉諭烏勒木濟等。著仍遵前旨。明年同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等。遷回原游牧居住。○又諭曰。杜爾伯特人等與扎哈沁等。彼此盜竊牲畜。案犯累累。皆由準噶爾連年擾亂。以致剽奪成風。恬不知怪。抑知伊等生計。全賴牲畜。似此盜竊相尋。牲畜不獲蕃孳。生計焉能充裕。亟須嚴行禁止。著傳諭

納木扎勒舒明。阿蘭泰。巴蘭泰等通行曉諭。杜爾伯特。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務各嚴禁所屬。毋得盜竊滋事。務期守分。各圖生業。副朕休養羣生至意。○戶部議覆署廣西巡撫鄂寶奏稱。州縣交代錢糧。例限兩個月。展限又一個月。自應按限造具冊結送覈。乃粵西州縣交代。祇先送總結而不將款冊並繳。其有無侵漏掩飾。憑何查覈。應如所奏。嗣後務依限冊結並繳。倘祇有總結而無細冊。即以遲延查叅。照例議處。再查各省州縣交代。除河南等省。均冊結並繳。其直隸。雲南。江蘇。安徽。山東。山西等省。有先送總結。另繳款冊者。有止咨報交代清楚。不行聲明冊結如何申送者。嗣後各該督撫悉照辦理。從之。○封閉廣西思恩縣屬幹崗山黑鉛礦廠。從巡撫鄂寶請也。○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松滋縣民許房可妻溫氏。○庚午。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叅贊大臣富德。此次追襲唐古忒。雖未拏獲。中途將哈薩克人等擊敗。殊屬奮勉。著加恩將富德所有罰俸降級革職留任之案。概行寬免。○辛未。諭曰。將軍清保。將詢問宗室長智。截傷民人宋天祥身死緣由具奏。宗室分極貴重。迥非常人可比。理宜整飭行止。顧惜體面。似此卑污有玷宗室之人。應較常人加倍治罪。方屬允協。著交清保。將長智帶子褫去。拏送來京。交宗人府請旨。仍曉諭彼處宗室等。今因長智不顧體面。玷辱宗室。截傷人命。將伊拏送京城治罪。嗣後有似此者。俱如此辦理。汝等俱係宗室。果能愛重行止。守分安常。朕必矜憫施恩。其行止卑賤。不思上進之人。既有玷宗室。復有何愛惜之處。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息。汝等惟以長智為戒。各思已身尊重。守分而行。切不可入於惡習。將此旨詳悉曉諭。令其遵行。再宗學總管族長等所司何事。亦應一併議



處宗學總管成岱等著交該衙門議處清保  
僅將詢問長智緣由具奏並未聲明如何治  
罪亦未將宗學總管族長等參奏均屬不合  
清保著一併交部查議具奏○諭軍機大臣  
等詢問富德解到哈薩克呼岱巴爾氏等告  
稱阿逆逃竄若由阿勒坦額默勒庫隴癸嶺  
經過沙喇伯勒地方可至右部哈薩克境內  
等語沙喇伯勒地方即係伯什阿噶什所居  
伊向與阿逆交結今尚未見投誠或與阿逆  
同投右部哈薩克亦未可定著達勒當阿玉  
保確探阿逆逃竄去向追蹤緝拏若伯什阿  
噶什與阿逆會合則先掠其游牧以增兵力  
前已降旨令策楞等籌辦伊等身任將帥並  
不慮及必待朕之指示不知伊等所辦更有  
何事即伊等緝賊之不力於此益見且哈薩  
克錫喇尼瑪等皆熟諳情形之人阿逆向何  
處逃竄亦應詢問伊等辦理○壬申  
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膳

皇太后還暢春園○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雖  
自知不能實力追擒阿逆之罪而現在辦理  
亦不合機宜從前伊等奏阿逆逃竄帶兵甚  
少今復欲多選兵丁再行前進且派撥厄魯  
特兵丁更向各鄂拓克等支取口糧殊不知  
索倫察哈爾兵丁儘足調遣若厄魯特兵丁  
乘勝則進遇敵則退不能奮往出力何庸多  
派至向伊等支取口糧更屬不合伊等若不  
將巴里坤運送口糧飛檄停止此時早已運  
到何至如此周章此皆策楞等從前冒昧所  
致再伊等奏請存留伊犁兵五百名甚屬無  
謂若將此兵帶往追擒阿逆豈不甚善今反  
欲將此存留伊犁不過為保護伊等一身起  
見與軍務何益又稱帶兵回至登努勒台地  
方等語朕從前令伊等在登努勒台收放馬  
匹相機進止特因伊等先令玉保前行哨探  
尚在未議進兵是以令其暫住陸續繼進今

既已進發。豈有將已進之兵。復行撤回之理。種種拘泥辦理。甚屬謬妄。此旨到日。策楞等即速行前往。毋得退縮怯懦。仍蹈前轍。○又諭。據策楞等奏。古爾班和卓。係哈薩克仇敵。去年即行投誠。亦無附和叛逆之事等語。此奏甚屬錯誤。古爾班和卓。不特上年並未投降。且班第等前經奏稱。伊因擒獲達瓦齊。曾為阿睦爾撒納稱慶。則此時與阿逆同行。亦未可定。著傳諭達勒當阿。玉保。大兵前進。古爾班和卓。若將伊游牧內移。前來謁見。則可准其投降。否即用兵。將伊擒拏。解送京師。並收取其牲畜。以佐大兵進剿之用。○癸酉。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命尚書阿里衮。同前派副都統公明瑞。前往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諭曰。尚書阿里衮。差往西路軍營。著馳驛前往。現在戶部堂官辦事之人。著吉慶署理。戶部侍郎事務。其步軍統領事務。著傅恒兼署。○諭。

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先派玉保往哈薩克。其帶往兵丁。令尼瑪烏勒登等帶回。登努勒台收放。馬匹等語。謬誤已極。從前降旨。令玉保先往哈薩克。特因玉保係專任追擒阿逆之人。致令逃脫。是以責令前往。彼時策楞等俱已回至固勒扎。即就近更至登努勒台收放。原無不可。及策楞等接到此旨。奏稱玉保等已於前月初旬起程。向哈薩克乃行。已數日。復令將兵丁撤回。看此情節。伊等並未進發。特為此飾詞。詎奏耳。否則玉保帶兵前進。無故忽行撤回。有是理乎。如謂朕旨如此。指示何以擒賊之事。伊等並不遵旨辦理。在玉保尚自知罪愆。勉力前往。而策楞轉欲令之獨行。是誠何心。若謂撤兵回至登努勒台。可以收放。則乘此夏令。曠野何地無草。又或因玉保先行。可以疾馳前進。則玉保去後。策楞何以不相繼隨行。以為策應。顧於人則令之獨行。在已則逍遙安住。朕實不解。著傳旨申

飭並傳諭達勒當阿不得因策楞行文遽行  
撤回即著隨玉保奮勇前進迅奏膚功○又  
諭此次進兵哈薩克錫喇甚屬奮勉即如鄂  
勒哲依至今尚留游牧並未前抵軍營而哈  
薩克錫喇諸事實心深堪嘉予此時如伊已  
領兵同進回時著歸伊游牧休息如尚未進  
兵亦暫令到伊游牧看視再至軍營當亦不  
至遲誤○甲戌諭據策楞等奏現駐登努勒  
台將馬匹牧放並咨會達勒當阿令其徹兵  
回駐並將玉保所帶之兵亦令撤回牧放馬  
匹等語達勒當阿接到咨會隨以伊現已帶  
兵前進且兵糧足敷至七月下旬無庸撤回  
一面咨覆一面具奏達勒當阿所見甚合機  
宜從來用兵之道有進無退况追擒叛逆期  
在必獲斷無兵已進發復令撤退故使往返  
稽頓之理朕前降旨令玉保帶領索倫兵五  
六十名先往哈薩克索取阿逆隨令達勒當  
阿帶兵繼進策楞亦即帶兵尾隨節次諭旨

甚明乃策楞等不惟不能剋期前進反將玉  
保所帶之兵亦行調回止令玉保以數十人  
先進豈不更為可駭信如伊等所辦則是以  
追擒叛賊之事僅委之玉保數十人而伊等  
安坐軍營且并欲奪其兵力而置之危地此  
何心耶伊等身為將軍將佐功罪皆其功罪  
玉保倘有債事策楞等能脫然事外乎至前  
諭令將馬匹在登努勒台牧放原因大兵未  
經進發彼時策楞等觀望遷延藉口於馬力  
疲乏朕實不勝憤懣是以令將未用馬匹牧  
放臆壯即行進發先令玉保輕騎前進以期  
速達耳今達勒當阿業經帶兵前進策楞不  
即行續進已屬大謬乃轉稱遵旨將馬匹牧  
放且將達勒當阿已進之兵行令撤回幸而  
達勒當阿能知事勢輕重不肯隨聲附和使  
竟聽其言聞調即行撤回將成何事體耶此  
次追擒叛逆在庸懦無識之人未必不謂策  
楞等坐失機宜實由馬力疲乏口糧不繼所

致。試思經旬已進之兵。旋復調徹。何不即以此回程馬力。用之前進乎。豈前進則疲乏而徹回則甚易乎。如此進而復退。馬力豈不更加疲乏乎。至於隨帶口糧。策楞等前赴軍營。較達勒當阿由北路起程。先期二十餘日。何以據達勒當阿所奏。尚可敷數月之用。而策楞等則早稱缺乏。且巴里坤續運口糧俱已起運在途。而策楞等執行文停止。及至臨期需用。乃向各鄂拓克索取伊等資生牲畜。以致坐候不前。又令玉保且行且待。是伊等現在所奏馬力口糧之語。均不可信。不過以是藉口。掩其怯懦之罪耳。策楞等乖張謬誤。種種不堪。特借購集馬駝接濟牲畜。為遷延之地。其罪復何所逭耶。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辦理軍務。種種謬妄。已降旨宣諭中外。策楞著拏解來京治罪。伊子特通額著革職。交與達勒當阿令在軍前効力贖罪。扎拉豐阿本應同策楞一體治罪。

念伊係蒙古人。從寬革去郡王并副將軍令。其回至巴里坤。自備資斧赴伊游牧。玉保此時如已帶兵向哈薩克。即無庸拏解。若仍在達勒當阿隊內。即遵旨拏解來京治罪。達勒當阿著補授定西將軍。兆惠著補授定邊右副將軍。永貴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叅贊大臣上行。走此旨著交阿里衮齎往。俟至軍營。遇見策楞玉保等時。再行宣諭。人諭曰。達勒當阿不聽策楞徹兵之言。徑向哈薩克前進。似此奮勉出力。朕心甚為嘉許。夫以策楞身為將軍。諸凡逡巡畏縮。實堪髮指。已降旨將伊治罪。但軍行宜計萬全。方合機宜。若一意勇往。不量情形。所關非細。今達勒當阿帶兵前進。應詳探賊人形勢。或用計襲。或用力攻。或待接濟兵到。并力擒剿。慎勿冒昧。輕試。朕非阻止達勒當阿勇銳之氣。恐伊有鑒於策楞等退縮不前之罪。矯枉過正。轉失之於太銳。著將此旨交阿里衮帶往。轉諭達

勒當阿。令其仰體朕意。相機辦理。以副委任。  
○又諭曰。哈達哈等奏稱。辦理烏梁海事竣。即前至哈薩克索取阿逆。如不即擒獻。暫且無庸進兵。掠伊邊界人等。增我兵力等語。現在西路達勒當阿。業已帶兵前進。哈達哈應即速將烏梁海辦畢。前往哈薩克。斷不可稍涉觀望。再伊等有豫備馬匹口糧。以為將來用兵之語。是其心存畏怯。並不思一舉成功。殊屬非是。現在策楞因辦理軍務。種種謬誤。

已將伊拏解治罪。哈達哈想未聞知。著將朕旨。及策楞等原奏鈔寄閱看。舒赫德現在哈達哈軍營。伊從前與策楞同獲重譴。加恩寬宥。此次意見。若出自舒赫德。朕必將伊同策楞一體治罪。哈達哈務宜奮勇爭先。毋蹈覆轍。再大兵進發。理應分為兩隊。今哈達哈等領兵不過三四千。毋庸分隊。且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俱係蒙古。令伊等帶兵前行。管轄恐不能周。若與哈達哈同隊進發。伊等熟悉

情形。一切事宜。俱可商辦。哈達哈等即遵照辦理。○又諭曰。巴圖爾額默根。上年投誠時。未經入覲。朕曾施恩封伊子和通鄂勤為扎薩克頭等台吉。今巴圖爾額默根當阿逆擾亂之時。並未附和。管轄屬人安居游牧。甚屬可嘉。亦著加恩封為扎薩克頭等台吉。○又諭。向來滿洲風氣。每值命將行師。人人踴躍爭奮。何其銳也。今承平日久。惟務晏安。遇有用兵。即形畏葸。此次追擒阿逆。既經達勒當阿帶兵前進。策楞輒咨令撤回。登努勒台牧放。幸而達勒當阿不聽其言。不致債事。而策楞退縮不前。罪將奚逭。更可異者。侍衛兆均。住自軍營。差回。經朕面詢。頗有畏懼之色。是其士氣頹靡。已成習慣。不可不為之整頓。著通諭八旗等。嗣後各宜振作奮勉。倘仍如前怯懦偷安。定將伊等治罪。○乙亥。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據喀爾吉善奏。杭嘉湖紹等府。四月以來。雨多晴少。窪下之處。不無

積水麥穗受傷蠶事亦甚減嗇等語前因該省去秋收成歉薄已降旨將乾隆二十年應徵地丁錢糧緩至本年秋成後開徵惟是浙省小民生計專賴蠶麥以資接濟今據目下情形所有本年地丁錢糧若照例按期收納民力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該省各屬本年春夏應徵地丁錢糧一併緩至秋成後開徵以紓民力上年浙省所屬被災之處與江南接壤者竟與江南無異周人驥身為巡撫不能熟籌賑卹且有粉飾諱匿之意朕前之重加處分者原非獨為鄂樂舜一事政以其罔卹民瘼有忝封疆重任耳其江南上年被災州縣如有應行分別緩至秋收開徵者著尹繼善莊有恭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候朕酌量降旨○又諭據浙江學政雷鉉奏稱母年已屆八旬俟科試事竣於九月內送母過嶺登舟後報滿進京懇恩歸養等語雷鉉著准其終養即由浙省侍母回籍不必來京提督浙

江學政著實光鼐去○諭軍機大臣等據喀爾吉善奏駐防官兵閒散內另記檔案養子開戶人等請照福建漢軍兵丁出旗之例酌定規條一摺已批令軍機大臣議奏矣此等另記檔案開戶人等本屬家奴不但不可與滿洲正身並論并非漢軍及綠旗營兵可比准其出旗為民已屬加恩格外至出旗以後聽其各自謀生即入綠營充伍亦所不禁若以其生計艱窘復一一官為料理安插殊覺過當且綠營兵缺有限已為出旗漢軍所分若復為此等多占將又何以處民戶食糧者耶該督所見非是著傳旨訓諭并諭令薩勒哈岱知之○免浙江仁和安吉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等十三州縣乾隆二十年被災田地漕項銀米並緩徵蠲剩及舊欠漕白錢糧○丙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侍衛中秋奏稱

詢問自阿逆處逃出之厄魯特巴顏告稱阿逆惟同喇嘛及哈薩克屬人三十餘人。現在招摩多地方。離阿布賚游牧路止三站等語。看此情形。隨阿逆逃竄之人。俱各離散。力甚窮蹙。誠能迅速追逐。早應擒獲。今已不免遲誤。著傳諭達勒當阿。即照巴顏所供逆賊逃往之路。帶兵前進。途中遇見阿逆離散藏匿之人。即行剿滅。直入阿布賚游牧。悉力搜捕。務期弋獲。從前諭令領兵至哈薩克邊界。勒取阿逆。毋庸進兵。因尚不知阿逆果否逃往。自不便即加以兵威。今偵探既確。而哈薩克若不遵諭擒獻。則是有心容隱。應即將哈薩克辦理。達勒當阿等務大振軍威。勿稍示怯。亦毋庸拘泥從前之旨。已令中秋將巴顏解往達勒當阿軍營。可詳細詢問情形。帶領前往。再巴顏供阿逆處。現止烏勒木濟同行。並未言及阿巴噶斯哈丹等。阿巴噶斯等或已回至游牧。或在中途隱匿。達勒當阿沿途留

心查訪。一併擒拏。解京治罪。並傳諭哈達哈等。即將烏梁海事辦竣。領兵竟赴阿布賚游牧。會同西路大兵奮力勦捕。毋得少有遲誤。○又諭前命策楞等至伊犁時。查拏阿睦爾撒納之姊扣肯。今據奏稱。已為普爾普擒獲。現在解送前來等語。普爾普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遇有宰桑員缺。仍奏聞請旨補授。○丁丑。戶部議覆。漕運總督瑚寶疏稱。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六合。武進。宜興。荆溪。丹徒。邳州。并衛等州縣衛。原報坍荒公占田地。請蠲江安糧道項下。漕糧米五千二百四十四石零。麥八百七十石零。遇閏加蠲行月米。應如所題。自乾隆十七年起。在漕糧正耗及贈米。行月項下。按數扣蠲。從之。○以故廣西鎮遠土知州趙昌齡子承恩襲職。○戊寅。諭總兵為方鎮大員。有表率營伍之責。從前曾經降旨。令直省督提。於副將內。保舉堪勝總兵之員。嗣又令將各省副將。應俸五年以上者。酌量

送部引見。以備簡用。而該督提等所舉多遷就塞責。出衆之員甚少。今現在記名人員已將次用完。著該督提等再於現任副將內。堪勝總兵之任者。不必拘定年限。詳慎遴擇。各保數員。陸續送部引見。候朕酌量簡用。○又諭。今日為太常寺奏事之期。伍齡安不到。註稱在署辦事。各部旗該班值日。經旬始輪一值。衙門應辦之事。原不至誤。即身兼數任。連日趨值。亦不過已午間便可回署。又何事不可辦耶。此第藉詞推託。以遂其便安之私耳。人臣當夙夜奉公。若區區奔走之勤。亦憚勞而惟耽逸豫。所謂靖共之義安在。近來各部院及八旗中。似此者正復不少。怠惰之習。斷不可長。著通行傳諭各衙門。俾恪勤將事。共抒匪懈之忱。以期勉副職業。伍齡安著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據土爾扈特敦多布達什奏請差人赴藏一摺。著寄知麒麟保查照從前諭旨。如止係土爾扈特遣人前來一

面奏聞。一面帶領來京。沿途准與蒙古人等交易。倘仍帶俄羅斯同往。須諭以俄羅斯不應赴藏。即行停止。並諭令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遵照辦理。○兵部議覆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稱。三江協額設步兵。除分習鎗礮弓箭各項。止餘五十九名。該協分防地方。最為猺排要隘。馬兵不若步兵之便捷。應如所請。裁該協左右兩營馬兵三十名。守兵七十名。改作步兵一百名。所遺騎操馬匹。變價報部。其馬兵盛甲三十副。與步兵同。無庸另製從之。○已卯。諭據定長等奏南籠府仲苗楊阿生等傳播妖書一案。其原授妖書之正犯羅朝富。經知府袁振緒都司楊璇訪緝拏獲等語。袁振緒楊璇承緝要犯。能實力購線查拏。即行弋獲。奮勉可嘉。著交部議敘。無賴奸民捏造邪說。誑誘愚氓。原不能保其必無。惟在各督撫於發覺之始。即責成屬員嚴行根緝。俾無倖免。方足以消亂萌而儆姦慝。若查辦



稍疎。任其免脫偷生。或致潛滋黨類。則累及良民。貽害地方。其所關繫甚重。即如此案。羅朝富業經逃匿箐洞。而該地方官能迅速設法偵緝。遂已計日就獲。由此觀之。逆犯馬朝柱之至今未獲。皆由湖廣江南督撫不能督率屬員。俾知急公趨事之義。而有司視為泛常承緝。不肯上緊設法查拏。遷延日久。遂使逆匪得以遠颺。况案內未獲者。如止馬朝柱一犯。或自戕溝壑。難以蹤跡。乃在逃之犯多

至十餘人。即使首犯漏網。何以夥犯中亦竟無一二就獲者耶。此其奉行不力之咎。在該地方官夫復何辭。馬朝柱等犯。仍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實心躡緝。務期必獲。毋得任其因循。僅以通緝虛文了事。若再不獲。該督撫不能辭其責矣。○諭軍機大臣等。據達勒當阿奏。現已領兵前往哈薩克。不俟巴里坤解到馬匹等語。所奏甚合機宜。阿逆素性奸詐。必須迅速進兵。出其不意。方為有益。從前遣

達永阿等由西路前往。順德訥等由北路前往。降旨曉諭哈薩克。今達勒當阿。哈達哈率兵至哈薩克邊界。若候達永阿。順德訥等信息。始行前進。倘伊等在阿布賚處。少為稽留。以致淹遲時日。反失機會。且達永阿。順德訥等。子身奉使。亦不可無兵力接應。著傳諭達勒當阿。哈達哈等。至哈薩克邊界時。即帶兵深入。所過地方。告以但為擒拏逆賊。毫無侵擾。令其各安居游牧。伊等若無抗拒情形。應

嚴禁我兵。不得滋擾。其或託詞阻撓。即加以兵威。無少示怯。第恐我兵既進。哈薩克等或從後掩襲。亦不可不豫為防範。達勒當阿等務期相度機宜。迅奏膚功。○蠲緩浙江仁安。吉。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等十三州縣。湖州一所。乾隆二十年。被災田地額賦。并上虞縣水衝沙漲田一十七頃二十二畝。無徵銀米。均予豁免。○蠲緩浙江曹娥。金山。下砂。下砂二三等

四場乾隆二十年被災蕩塘塗田地額賦  
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永豐縣民袁吉林妻  
陳氏 庚辰

上詣黑龍潭祈雨 遣官祭

闕帝廟 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明等奏將扎  
布堪駐劄兵二千餘名內調撥五百名交侍  
衛三都布帶領往布延圖等處駐防等語著  
照所奏辦理扎布堪駐劄兵丁尚有一千五  
百餘名現在哈達哈辦理烏梁海事竣即由

彼赴哈薩克此項兵丁與其在扎布堪閑住  
不若揀選一千名隨哈達哈等陸續進發則  
兵勢益盛著傳諭舒明等將扎布堪所餘兵  
丁內挑選一千名辦給馬匹口糧前赴哈薩  
克並於伯起三都布二人內酌派一人帶領  
若唐喀祿已到軍營即令其帶領前進 又  
諭曰哈達哈奏北路所帶馬匹牲隻不能肥  
壯現在勉力行走等語此不過留為日後推  
卸之地耳前令伊等由烏梁海進兵哈薩克

原因辦理烏梁海之後取其牲隻馬匹以增  
兵力更易集事伊等若因阿逆係由伊犁脫  
逃擒拏之責應專委之西路北路相距遼遠  
又越烏梁海而行以此藉口逡巡觀望不但  
不能副朕委任直是自取罪戾耳哈達哈等  
如果奮勇自効朕必加以殊恩倘一味退縮  
雖多方支飾亦豈能逃朕洞鑒况現在西路  
止帶兵二千餘名北路兵丁已及四千今又  
派扎布堪駐劄兵丁一千名隨後策應以兵  
力多寡較之北路應更加出力方為勇往任  
事哈達哈等惟當速期成功不得稍存歧視  
豁湖北沔陽州乾隆十二年被災貧民折  
借籽種口糧銀五百七十六兩有奇 江南  
蘇松鎮總兵張勇降調調壽春鎮總兵顧春  
為蘇松鎮總兵以通州副將納漢泰為壽春  
鎮總兵○辛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曰鐘音題叅臺灣令章士鳳等

漁利剥商縱囚匿報一本請將知縣革職并典史一併拏問而大學士等擬票將知縣章士鳳革職典史耳孔木拏問及朕詢問以為票籤舊例如是殊不思章士鳳若只坐疎防越獄無婪贓及諱匿情節則監獄乃典史專司自應將典史拏問知縣不過照例叅處今章士鳳借買倉穀私行勒派贓款纍纍而於監犯脫逃復敢隱匿不報玩法縱奸其情罪較典史為更重此亦事之易曉者且該撫原

實錄卷五十二

三六

題一併拏問則章士鳳已在拏問之中而票籤竟錯誤若此設非經朕指出不幾於輕重失倫耶大學士等著交部察議○又諭外省命盜案多有捏稱犯人患病延挨時日者今刑部議覆按察使挖穆齊圖條奏病犯勒限三個月逾限揭叅一案該按察所云三月朕猶以為太寬而刑部乃謂予以定限則患病早愈者竟得安然延待限內未痊者不免帶病起解病之痊愈與否究無實據議令委員

據實確驗如有扶同捏飾察出一併嚴叅夫委員確驗嚴叅等語定例何嘗不載而動至半載期年尚未審解正坐無逾限處分耳今不慮無限之多遲逾而轉謂定限之有延待似嚴而縱舞文習舊豈不大謬乎國家辦理一切政務祇應準情酌理期於平允不可存絲毫成見况刑章所係尤重若事理本屬可行而必有心駁詰殊非明罰勅法之道昨因刑部議覆山西省周朝致死堂伯一案辦理

實錄卷五十二

三六

未協朕已從寬免其處分今議覆此案又復舛謬殊屬不合刑部堂官著交部察議此本著發還另議 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回人伯克噶岱默特稟稱曾遇阿逆差往回部之人將伊砍傷今與伯克烏第同來投誠等語阿逆詭計百端各回部地方必潛遣人前往煽惑若不嚴行查拏恐致妄生事端著傳諭策楞等速即行文知會前次遣往葉爾羌喀什噶爾人員曉諭各回人等所有阿逆遣

往之人。盡行查拏治罪。毋令脫逃。○又諭曰。玉保等奏稱。奇爾吉斯宰桑古爾班和卓等帶領戶口渡伊犁河。隨派扎薩克達克巴等擒其屬人。詢問情形。旋據古爾班和卓等遣人稟稱。並非往投阿逆。懇求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扎薩克達克巴差委効力。奮勉可嘉。著施恩賞給孔雀翎。並傳諭策楞等確勘古爾班和卓等。如果移往阿爾台地方。俟其至時。另行安插。若在伊犁觀望。顯有從賊情形。

實錄卷五百十二

三

策楞等即會同尼瑪袞楚克扎布等所領兵丁。奮力勦捕。取其馬匹牲畜。以助大兵進剿之用。○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狼山鎮右營兵丁范德糾兵毆辱吏目一案。吏目雖屬微員。亦係地方職官。范德裝載貨車阻路。並非公事差遣。該吏目即行杖責。原無違例之處。范德乃敢糾約多人。執行毆辱。此等刁悍之風。漸不可長。著該督從重定擬。毋得稍為姑息。○吏部帶領本年京察一等人

員引見。得旨。此次太僕寺欽天監倉場保送一等員數俱多於上次。倉場衙門屬員尚多。事務較繁。且由別衙門保送之員。至太僕寺欽天監事務甚簡。該堂官保送過多。著交部察議。此內何國宗竟至保其親弟何國棟。尤屬徇庇不合。著嚴加議處。尋部議降一級留任。得旨。著再降三級調用。

實錄卷五百十二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將軍副都統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新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癸未諭軍機大臣

等據達勒當阿奏稱現領索倫兵六百餘名  
前進等語看來達勒當阿帶兵甚少必需續  
為進發已令巴祿速行繼進其海福所領兵  
丁亦即速前往再策楞所帶索倫等兵一千  
餘名即日趕赴尼瑪令其帶往俟遇達勒當  
阿時仍將索倫察哈爾等兵丁交與管轄策  
楞著即遵旨回至伊犁駐劄辦事○刑部議  
覆山西按察使挖穆齊圖奏稱各屬詳請通  
緝事件自事發日遲至數年始具詳咨緝以

致要犯遠颺驟難弋獲應如所奏嗣後令該

地方官於初叅限滿日即造事由清冊詳請

分咨隣省通緝逾限未獲仍將承緝官照例

叅處從之○以御史劉湘為四川鄉試正考

官編修鍾蘭枝為副考官修撰梁國治為廣

東鄉試正考官編修博明為副考官編修劉

墉為廣西鄉試正考官宗人府主事毛永燮

為副考官修撰莊培因為福建鄉試正考官

吏部主事范思皇為副考官修撰吳鴻為湖

南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張模為副考官○

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太康縣民鄭西廣妻

江氏○甲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遵

旨揀派寧夏鎮總兵李中楷暫駐哈密管理

臺站各事宜報聞○免雲南碌碌廠鑪戶無

徵工本銀四千六百四十兩有奇○乙酉諭

曰王保奏稱據從哈薩克逃回之巴布噶津

告稱阿逆逃至哈薩克境內。納喇巴圖等計圖擒獻。協力追捕。已將叛賊所隨人衆剿滅。現只帶兩三人逃竄。阿布賚處等語。與侍衛中秋詢問巴顏所供。阿逆攜帶三四十人逃竄之語。正相符合。特中秋未向巴顏詳悉詰問緣由。未得哈薩克勦殺叛賊實在情形。故有三四十人之說耳。阿逆負恩背叛。反覆詭詐伎倆。人人共知。朕早料哈薩克不肯容納。必至竄匿無歸。今果止携二三人奔逸。可見策楞等若早能振作軍聲。疾馳前進。則叛賊早已就擒。軍務當早經告竣。而乃畏縮不前。坐失事機。即如前此諭令遴選將弁。曉諭哈薩克。而策楞等輒恐其羈留我使。致開釁端。遷延觀望。仍不即時遣往。今觀哈薩克之恭順如此。逆賊之窮蹙如此。一一不出朕所夙料。而策楞王保二人全無領會。動輒後時。所賴者

上天默佑。朕惟額手敬承。益加兢惕耳。若如伊

等之步步瞻顧。縱賊遠颺。閭外之任。將何賴焉。再王保奏稱。即日前往哈薩克。乃明知叛賊孑身無助。始敢直前追逐。仍係取巧故智。不然。何前此恒怯之至。幾於草木皆兵。而今則一似勇敢任事。毫無疑慮者。此亦何能逃朕洞鑒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等此次追緝唐古忒。沿途擊敗哈薩克各事宜。甚屬奮勉。富德莽阿納奇徹布。並伯什阿噶什之子博東齊。散秩大臣達什車凌都噶爾。宰桑烏爾古勒濟勒卓特巴。伯克孟克等。俱著賞賚獎勵。仍加恩授達什車凌為內大臣。烏爾古勒濟勒卓特巴為散秩大臣。聞伯什阿噶什遭哈薩克擾亂。遷徙他往。著博東齊前往尋覓。遇見即行奏聞。倘有不測。朕自加恩於博東齊。其游牧即准在額爾齊斯地方居住。並著伊宰桑諾斯海等。悉心善為保護。至達什達瓦宰桑訥默庫。曼集於一切差委事宜。甚屬奮勉。著加恩授為三

品總管。頃據玉保奏聞。阿逆僅餘兩三人。投往哈薩克。阿布賚處。玉保已領兵前往索取。富德等接到此旨。不必追緝。唐古忒即由彼處前赴哈薩克。協力擒拏逆賊。莽阿納達什車凌俱著在叅贊大臣上行走。一同帶兵速進。此時各路兵丁。應已齊集。富德等會同前往。兵勢益盛。務期協助達勒當阿等擒獻逆賊。迅奏膚功。歸途之便。仍將唐古忒擒拏治罪。○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交河縣民任宗

成女任氏。河南南陽縣民籍學孔妹籍氏。○丙戌。戶部議奏。八旗甲米。定例稞稷粟米。三色勻放。嗣因各倉所貯不齊。每以稞稷互抵。恐同時關領。胥吏高下其手。請嗣後務按本色挨年支放。如該年何項米色不敷。即以該倉次年所貯。按色照數支給。查倉都統御史等封固。俟該倉輪放次年米石時。驗封開放。毋庸稞稷抵給。從之。○綏遠城建威將軍富昌等奏遵旨將另記檔案人等出旗為民。請

裁右衛後添兵五百四名。以符三千額數。惟官多兵少。所有另記檔案之佐領二員。防禦一員。驍騎校十一員。食半俸驍騎校一員。九品筆帖式一員。應并裁。得旨允行。○丁亥。上御勤政殿聽政。○諭甘省一應軍需。多於甘涼肅等府州縣。就近採辦。雖一絲一粟。悉皆取給公帑。即輓運轉輸之事。亦必計丁給值。不以派累閭閻。但此數郡小民。急公趨事。較之他屬。倍覺勤苦出力。朕心深為軫念。著加

恩將甘省之甘涼肅等府州縣民戶屯戶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概蠲免。其有已經完納者。按數扣出。准作來年正供。該督撫其督率各地方官實力奉行。務俾邊郡小民均霑實惠。如有不肖官吏。以完作欠。侵蝕中飽者。察出即行嚴參治罪。該部遵諭速行。○以原任內閣學士寶光。為左副都御史。仍赴浙江學政之任。○賑甘肅皋蘭金縣靖遠平涼華亭隆德固原鹽茶廳環

縣平番中衛。河州。渭源。靜寧。寧夏。寧朔。西寧。張伯高臺鎮原等二十廳州縣。乾隆二十年。霜雹被災貧民。○旌表守正捐軀之福建平和縣民朱赫妻杜氏。○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駐防城守尉之設。表率將弁。整飭營伍。是其專責。近京地方。如保定等處城守尉。有護軍統領管轄。其各省駐防。有將軍都統者。可以就近管轄。不時督查巡

閱。惟河南太原兩處。並無大員節制。且與所轄之佐領。官階體制。不甚相懸。一切稽查彈壓之處。未免因循瞻顧。嗣後著即歸於巡撫節制。所有該員弁技勇及馬匹器械。該撫隨時察覈。分別奏聞。其有懈弛不職。弓馬生疎者。即將該員弁據實參奏。○又諭曰。劉德照妄造逆詞。已經正法。其弟劉德明。雖律應緣坐。但既住居異縣。訊不知情。著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至劉維周一犯。既

與逆犯傳授子平。而聞其悖逆之詞。容隱不首。看來亦屬匪類。僅予杖流。不足示懲。且此等莠民。亦未便留之內地。又致滋事。著一併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達勒當阿處兵丁口糧。尚可支給三月。惟策楞處兵糧。現在急須接濟等語。策楞進兵。不過先達勒當阿一月之期。何以達勒當阿處。尚有三月之糧。而策楞處已需接濟。領兵將帥。果能與士卒同甘苦。諸事加意整飭。不獨糧糈一項。不致糜費。何者不可得力。策楞全不以為事。一任兵丁耗用。方至告匱。今達勒當阿帶兵深入。哈薩克自應接濟糧餉。資其食用。倘策楞以達勒當阿軍營。尚有三月之糧。將送往口糧。盡留伊處。則斷無是理。著傳諭策楞。糧到之日。先儘解達勒當阿處。其餘著留伊軍營支給。○又諭據巴祿奏。稱散秩大臣輝特。宰桑烏魯木。生擒逆賊唐古忒。並勦滅伊屬人等。烏魯木現已



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烏魯木深感朕恩。奮勉効力。甚屬可嘉。著傳諭舒明。阿蘭泰等。俟其移至阿爾台時。傳旨獎諭。賞銀一百兩。酌量指與地方安插。至陣亡之得木齊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及兵丁三十餘人。亦屬可憫。著交烏魯木查明。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如有子嗣。仍授為得木齊。並賞銀三十兩。其陣亡兵丁三十餘名。俱各賞銀十兩。是日起。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達什達瓦。宰桑訥默庫。曼集在富德軍營行走。昨因其奮勉効力。加恩授為三品總管。乃不遵守法令。私自逃回游牧。殊屬可惡。若不從重治罪。無以示懲。著傳諭和起等。俟訥默庫。曼集回至游牧。即行擒拏。將伊不遵約束。私自逃回情罪。曉諭鄂齊爾。布林。托里等。並達什達瓦。部衆人等知悉。即行正法。其所屬兵丁。不

過聽從指使。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諭輝特台吉巴雅爾。曰。覽爾奏。並請將所屬人等戶口。照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所屬。編次旗分佐領。永圖生聚。朕實嘉之。爾既向化歸誠。率屬內附。所有編次旗分佐領之事。不必急於辦理。爾即於所屬宰桑中。擇其才具可用者。奏明授為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及叅領佐領之屬。使之善為約束。安分謀生。即無異內地臣僕。朕於沙克都爾曼濟之奏。亦如此。

降旨。上年平定準噶爾全部之時。原為爾等籌畫安全。俾共登之衽席。不意阿逆背叛。滋擾。不特爾之所屬。生計拮据。即全部二十一昂吉。亦皆不得寧居。朕是以復命將興師。殲除逆賊。俟阿逆擒獲後。朕降旨。曉諭哈薩克部落。各守邊界。毋得少有侵犯。爾等自可耕種牧養。各務本業。數年之後。生計日見豐裕。朕實不勝厚望。爾惟仰體朕心。管轄部衆。嚴禁盜賊。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寄賞爾緞疋。

荷包爾其祇受。○庚寅。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辛卯。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昨據

永貴奏稱。北路軍營。現存米十二萬一千餘石。可敷一萬兵丁四年之用等語。此惟計算

儲備軍需。其賞給各部落屬人口糧一項。未

經籌及。杜爾伯特輝特人等。明歲雖各歸游

牧。但現在伯什阿噶什之子博東齊及達什

車凌烏爾古勒濟勒等。俱將游牧移至阿爾

台地方。尚須賞賚。著傳諭普慶阿思哈等約

計。從前賞賚杜爾伯特輝特人等。每年應須

糧石若干。所有現存糧石。足支辦給軍需。並

賞賚新來歸降人等。幾年之用。詳悉具奏。至

賞給厄魯特口糧。原因其饔飧不給。暫為補

助。並非定為成例。即如伯什阿噶什之子博

東齊等前來之時。其中果有並無牲畜。不能

度日者。即酌量資給。若現在可以餬口。不得

俱照車凌等之例。一概賞給。並著傳諭舒明

阿蘭泰等遵照辦理。○壬辰。

上詣黑龍潭祈雨。○戶部議覆甘肅巡撫吳達

善疏稱。成縣倉貯屯糧。積六萬二千餘石。如

再徵本色。貯多不免徵變。應如所請。照秦徽

二縣例。自本年為始。改收折色。從之。○工部

議准陝西巡撫盧焯疏稱。同官縣陳鑪鎮等

處。新舊煤井。礦盡無從設鑪。應停從之。○癸

巳。諭曰。

社稷壇望瘞樂章。會典館既經奏定章名。即應

將典儀贊望瘞司樂贊望瘞奏徵平之章。詳

悉行知太常寺遵照。太常寺既經會典館行

知。尚未明晰。即應將增贊望瘞一節。或具奏

請旨。或行文詢問。乃會典館既不詳細咨明。

而太常寺亦不行文諮詢。均屬疎漏。及朕降

旨命查而會典館又延挨逾時著將會典館總裁官嚴察議奏太常寺堂官察議具奏嗣後典禮司樂俱著照朕新定儀節遵行至

社稷壇瘞坎應在西北隅方為合宜現在興工修葺著即相度方位敬謹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哈達哈等奏稱領兵至哈屯河水勢甚大將已經渡河兵六七百名令青滾雜卜帶領輕騎前往其餘兵丁一千餘名製造小船更番渡河令車布登扎布帶領繼進等語

哈達哈身為將軍理應身先士卒奮勉直前不得少存觀望之意今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俱已輕騎前進而哈達哈獨駐河干何以督率將領若似此遲延未知何日始抵哈薩克必致貽誤大事關係非淺觀其所奏河水情形不過山水下流一時陡漲數日間即可減退且覓其淺處未嘗不可徑渡何至如此張皇從前朕已察其有遲疑之狀是以屢經降旨訓諭今計此旨到日哈達哈自當已抵

哈薩克境內務宜加意奮勉斷不得稍存畏葸自取罪戾○又諭前因宰桑訥默庫曼集自軍營私回游牧已降旨交和起等擒拏正法今據富德奏稱尚有宰桑烏達瑚們都亦同訥默庫曼集私回著將烏達瑚們都一同拏獲正法餘仍照前旨辦理○甲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刑部等部議覆山西按察使訖穆齊圖奏稱州縣承審命盜案件例有定限嗣經巡撫石麟奏准案犯患病許於原限內扣除州縣籍有扣限遷延不結上司亦未便揭參嗣後犯証於未解前患病勒限兩月醫痊統止展限三月等語查患病輕重不同若概予限三月勢必以輕報重已痊捏報未痊轉延時日應請案犯偶患輕病委員驗實責令隨愈隨解不准扣限倘病勢果重將病起日期詳報限一月內醫痊審解仍不痊方准展限總不得逾三月倘承審官稽遲計違限月

日分別議處。如有捏報希圖扣展者。督撫據實嚴叅。委驗官及上司扶同徇隱者。均照例議處。仍令該司將各州縣報病事件。隨時稽察。如不上緊查催。依限揭報者。照查叅遲延例議處。從之。○刑部議覆湖北巡撫張若震奏稱。和誘姦拐罪。應擬遣如係親老獨子。向亦照軍流例留養。但因姦拐遠逃。棄親不顧。與在他省獲罪者事同一例。且孀婦獨子例內。原有誘拐不准留養之文。應如所奏。嗣後畫一辦理。至獨子留養。查明曾經忤逆犯案。及為父母擯逐者。亦不准留養。從之。○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等查奏。先經撫臣莊有恭奏開芒稻河。以洩運河餘水。另開運鹽河。以避免吸溜一摺。查芒稻開河。及董家廖家石羊等溝。為湖河宣洩尾閘。其鹽船向由泰壩運鹽河。至仙女廟行走。如遇芒稻等閘堵閉時。即由仙女廟南至灣頭閘。正河入運。至汎水長發閘。壩開放時。則由仙女廟北經金灣河六

閘入運。惟金灣河既受六閘長流。又匯滾壩四十餘丈之水。至仙女廟分流。東注運鹽河。西南瀉入芒稻開鹽船。經由分流處所路近芒稻開水勢湧急。實虞吸溜。向來鹽務常欲閉閘蓄水緩溜。而河工遇汎水將至。亟欲開放宣洩。每多爭執。應請嗣後每年霜降以後四月以前。芒稻等閘仍照奏定水誌分別啟閉。其閘壩堵閉時。鹽船仍可由灣頭閘行走。至四月重運過淮後。汎水漸長。不必拘定水誌。將芒稻等閘隨時開放。使底水無多。得以暢洩入江。但開放芒稻閘後。溜勢湍急。鹽船經由貼近閘口。難免疎虞。查金灣六閘河之下游。仙女廟之上。有舊越河一道。應疏濬寬深。并接挑至鄧家莊。共計河長七百丈。並於越河尾與芒稻閘貼近處。築壩隔截。中建石閘。啟閉鹽船行至仙女廟。即另由越河至鄧家莊。再由金灣六閘入運。惟應將金灣北閘底落低一丈。與灣頭閘底相平。俾利鹽運。聽

商人捐辦。無庸動項。得旨。如所議行。○旌表守正捐軀之福建鳳山縣民趙越妻嚴氏。○乙未。吏部議覆原署雲貴總督愛必達等奏稱滇省中甸地方。自內附三十餘載。地闢民聚。原設州判一員。管理詞訟錢糧等事。稍涉疑難。必赴府州請示。往返千里。更因夷寨衆多。設有土守備千把。分地稽查。統聽州判管轄。而微員究難彈壓。查楚雄府同知與知府同城。並無專司。請改為中甸同知。將州判缺裁。即將舊署作為同知衙署。俸工書役照舊設立。再中甸維西地界接壤麗江。向係麗江府所轄。嗣因將鶴慶府通判移駐維西。後將中甸州判隸劍川州。遂均屬鶴慶府。第自鶴慶以至中甸。維西必由麗江取道。寫隔殊難遙制。應將維西通判及現設中甸同知俱改隸麗江府管轄。至中甸同知維西通判俱以極邊要缺註冊。缺出在外揀調。均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覆福建按察使史奕昂奏稱

武職疎防。例由提鎮開報督撫查叅。福建係有總督省分。遇有應叅職名。向祇由臬司移營查取。轉詳督撫辦理。與各省殊未畫一。應如所奏。嗣後閩省武職員弁。凡遇疎防失察。應行查叅等案。均令該提鎮等揭送總督。分別咨部議處。舛錯推諉。一併查叅。從之。○刑部議覆福建按察使史奕昂奏稱外省秋錄所擬情實。係督撫同司道於會審時密定。並不先行明示。倘於定案時。部文先聲明情實。外省鈔案轉行。人人共曉。秋決期遠。致有自戕免脫等事。請於行文時。將應擬情實一節。另行密咨等語。嗣後此等案件。臣部仍於題覆時。照前聲請。另行密記檔案。俟秋審時遵照辦理。其咨該督撫文內。將應入情實一節。無庸叙入。並令提塘不得鈔發。亦無庸另行密咨。從之。○京察本年盛京各官。才力不及者一員。罷軟無能者一員。分別處分如例。○命給事中陳顧澐提督廣東學政。○丙申。諭

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稱古爾班和卓已經擊敗收其馬駝牛羊前赴哈薩克等語策楞等此舉蓋因從前朕屢責其不能擒拏阿逆始少加振作耳然首犯現已脫逃且奏稱古爾班和卓共帶八千餘人官兵奮擊斬首二千餘級餘衆鼠竄潛逃等語其所陳奏情形尚屬可疑古爾班和卓果有八千之衆雖剿殺二千餘人尚餘六千非甚窮蹙何以遽行逃竄如其人已無多自可無庸置念若果如所奏尚有六千餘衆則或潛伏一隅俟我兵經過後尾隨邀截皆未可定不可不豫為防範現在伊犁辦事乏人策楞接到朕旨即回伊犁不必前赴哈薩克惟傳諭各鄂拓克人等協力擒拏古爾班和卓一經緝獲即押解來京治罪此次疎脫古爾班和卓咎在將軍大臣官兵尚屬奮勉侍衛瑚集圖率五十餘人奮勇爭先尤屬可嘉著加恩授為頭等侍衛其餘著有勞績及中傷陣亡官兵等策

楞即查明具奏候朕加恩又諭此次擊敗古爾班和卓扎薩克達克巴甚著勞績著加恩封授公爵以示鼓勵軍機大臣等議覆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疏稱向來北路軍營與西路哈密巴里坤一帶俱有大兵駐劄商販原許流通常年西路軍營所需牛羊多借資於北路商販今巴里坤既經軍營駐劄而貨物祇由肅州一帶販往遠難接濟因而價騰且伊犁平定後與從前應防範情形迥異自宜照舊流通應如該督所奏行文軍營大臣速諭兩路官民凡有販運牛羊貨物往來貿易者許向該管大臣請給印票照驗放行至守卡官兵就近向巴里坤哈密置買食物者仍聽自便得旨依議速行又議覆原任定西將軍策楞等奏稱從前台吉昆都斯車克爾等投降時因其所領戶口甚多請授為公爵今查伊等係閑散台吉公爵稍覺過優應照加恩閑散台吉例改授為扎薩克

從之。刑部議覆前署直隸總督鄂彌達疏稱遵化州民陸君貴拉姦弟婦傷胎致死一案。應照常人因姦威逼致死律定擬得旨。陸君貴拉姦弟婦李氏不從致氏傷胎殞命。實屬強暴敗倫。且夫兄弟婦即係和姦。律內尚俱絞決。今該犯滅倫傷化拉姦弟婦以致傷胎立斃。淫惡已極。何得僅以常人因姦威逼致死律科斷。該部所擬未協。著發還另議具奏。尋照部議著即處斬。○豁綏遠城屬助馬

口莊頭積欠糧三千五百九十三石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廬陵縣民胡瑞伯媳彭氏。○是月直隸布政使清馥奏直屬地方得雨分寸得旨。凡事皆似此據實直奏。方不負任使。直隸吏治頗有上和下睦連成一氣之習。汝應知之。○浙江巡撫楊廷璋奏到任後查浙西三府杭民多事貿易嘉湖二府盡力農桑。頗饒地利。惟習尚浮華。民情巧詐。胥役極易作奸。窮民不甚守分。故盜竊等案嘉

湖最多。其浙東八府內紹寧台溫均屬海疆。力田而外並收魚鹽之利。紹民稍覺刁猾。餘亦不免蠻野。金衢嚴處山多田少。以樵採為生。最為易治。惟有福建江西棚民在山搭棚種靛。稽查匪易。至浙省吏治大半揣摩觀望。多不認真現諄。誠屬員實心振作得旨。頗具正見。實力行之。○浙江按察使台柱奏自都城行抵浙省。大概春花豐熟。民食得濟。得旨此等奏報當據實不可粉飾。慎之。○河南巡

撫圖勒炳阿奏查河北鎮屬九營烏鎗年久質薄。演打無準。應改製盤條。每鎗六百七十三桿。即以廢鎗鎔化添造。無庸動項。報聞。○山西巡撫明德奏晉省司庫積存局錢五萬二千餘串。請因時出易交地方官設廠平賣。報聞。○兩廣總督楊應琚等奏廉州府龍門協孤懸海島。附近地方並無本色糧。堪支兵餉。而折色亦屬無多。不敷買食。請自本年為始。將隆深二澳租穀令該協委弁領支。得旨

如所議行。○雲南巡撫郭一裕奏據布政使覺羅納世通等詳稱維西屬已革康普女土千總禾志明商同頭人王芬等仍赴愆地私索舊債。經該署通判嚴加重懲。追取原物給領。至署通判請丈愆子田地酌定貢賦之處查此等愆子獐獐均屬蠢悍番夷其歲貢土產實出向化之忱與內地任土作貢者有間若復丈地增賦殊非綏靖遠夷之意應毋庸查丈俾免驚擾報聞

平定文三十一

卷五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四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慶桂

經筵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 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六月丁酉朔工部議准

實錄卷五十四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山陰縣之宋家淩楊樹下一帶舊土塘三面被水汕刷殆盡應於南岸改建石塘四百丈從之。○戊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巴林郡王爵應行揀選承襲額

駙德勒克係郡王琳沁長子材具平常不諳

蒙古事務次子巴圖雖在幼年尚可造就著

加恩即以巴圖承襲德勒克現係公銜並著

封授公爵。○諭軍機大臣等通瑪木特之子



賽音伯勒克。現在病故。所有散秩大臣職銜。著加恩將通瑪木特幼子沙津巴圖承襲。○已亥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揀選堪以補授扎爾呼齊之宰桑等。開列請旨。左翼扎爾呼齊員缺。著達什車凌補授。右翼扎爾呼齊二缺。著克埒特宰桑巴桑伊克巴爾達穆特宰桑圖布慎補授。○戶部議准。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邳州荆邑社沙壓地畝。請自十七年為始。豁除額賦。并免十一年至十六年未完銀糧。從之。○庚子諭軍機大臣等。盧焯奏。請酌邊地收捐本色成例一摺。朕覽另片所奏。有開捐數月後。商民果踴躍報捐。易於補額。即請將定邊等七州縣新舊借欠倉穀。按照平糶時價。折徵銀兩。將所捐本色。抵作徵還之數等語。殊不知投捐監生。與徵收倉穀。雖名有不同。其為需穀於本地一也。本年遇歉薄之年。既已無可徵收。又焉得復有餘穀。踴躍報捐。以抵舊額。即至外省商賈。亦豈能負

運穀石。遠踰隔省。來陝報捐。如果商運流通。足資購買。則又不必專藉收捐。為還倉之地矣。如該撫所奏。一似徵收則無穀。而報捐則又有穀者。雖為地方米穀流通起見。而不自知其言之實相矛盾也。所奏已發部議。如本年秋收。倘稍歉薄。該撫身任封疆。屆期不妨將實在情形。奏請或停或緩。候朕酌量降旨施行。並將此傳諭知之。○吏部等部議覆。陞任山西巡撫恒文疏。稱襄垣縣褰亭驛武鄉縣權店驛。遼州南關驛。各止驛馬十餘匹。各驛距該管州縣遙遠。印官不能兼顧。遇解犯送餉。均由驛丞照料。第附近山村。民情刁悍。驛員非其管轄。呼應不靈。應請各給巡檢兼銜。褰亭驛附近村莊五十三處。權店驛附近村莊二十六處。各撥該驛丞管理。至南關驛離州屬村莊寫遠。中隔武鄉縣所管處所。難以分撥。且該驛駐劄。即係武鄉地方。應將武鄉所轄與南關附近村莊三十處。撥該驛丞

管理該驛向隸遼州。今管武鄉村莊所有驛務統歸武鄉縣知縣管理各驛丞仍照舊管理一切其查點保甲緝拏盜逃等件許解印官審理疎防失事照例叅處再各該驛原設攢典一名阜隸二名無庸議增又查襄垣縣額設民壯二十二名武鄉縣十六名各裁六名於褫亭權店各添弓兵十二名并於遼州十八盤巡檢司及和順縣八賦嶺巡檢司額設弓兵內各撥六名改設南關弓兵再汾陽縣之黃蘆嶺路通永寧前設巡檢稽查隘口今居民稀少無需專員其同縣北鄉之冀村壤接文水平遥二縣民俗刁悍即屬該巡檢所轄應令移駐冀村兼巡緝黃蘆嶺等語均應如所請從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奏稱將黃廷桂備辦赤金收放聽候馬四千匹內揀臚壯者先行起解臚欠者緩緩起運俟遇見黃廷桂之日除現行辦解馬匹口糧等項外再行趲辦起運以資接濟愈多

愈善等語阿里衮因不知軍營現在事體情形是以如此具奏甫經黃廷桂業已辦牲畜口糧自己里坤起解軍營且現在策楞又將古爾班和卓等馬匹牲畜收獲已得三個月口糧毋庸急為接濟起解口糧達勒當阿所帶官兵尚有三月口糧可以用至七月底自己里坤所解口糧隨後即可抵營以資接濟現今阿睦爾撒納已被哈薩克之人搶掠止帶有二三人逃竄達勒當阿等兵此際亦抵哈薩克疆界諒必即刻成功將此寄知黃廷桂其已經辦解軍營之馬匹口糧仍令起解其未過巴里坤之馬匹牲畜俱令於巴里坤左近好水草處牧放將口糧俱在巴里坤備貯如有用處再行起解此際無庸趲辦起解將此曉諭策楞達勒當阿兆惠阿里衮知之。○又諭據舒明等奏噶勒雜特宰桑根敦得木齊巴圖孟克率所屬九十餘戶投誠等語根敦等被烏梁海等刼掠率屬來歸甚屬可

憫著加恩授根敦為佐領賞緞二疋暫與丹  
畢游牧同居前聞噶勒雜特宰桑止哈薩克  
錫喇都噶爾特克勒德克等三人根敦或係  
宰桑子弟或係得木齊誤稱為宰桑均未可  
定今暫授為佐領俟詢明哈薩克錫喇等具  
奏到日應授何職銜再降諭旨並著舒明傳  
諭根敦等現在伊犁平定與內地無異伊等  
或歸故土或在此地游牧悉從其便此時念  
伊等遠道前來復被烏梁海劫掠暫為休息  
再圖遷徙至奏請來京入覲現今天時暑熱  
根敦或尚未出痘且無庸令其前來至其所  
稱途中遇劫之烏梁海等現在逃赴阿逆處  
等語著傳諭達勒當阿哈達哈等沿途留心  
遇此等投赴阿逆之烏梁海等即行勦滅並  
將為首之人拏解來京治罪○前署山東巡  
撫白鍾山疏報商河濱州利津蒲臺泗水滕  
縣濟寧汶上蘭山費縣莒州聊城武城安邱  
等州縣乾隆十九年分勸墾各項旱田地八

十六頃二十六畝有奇○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圖勒炳阿查辦楊  
楷模一案殊屬過當楊楷模係一鄉愚無知  
之人本無足深究特以所稱造作謠言異術  
念呪情事關係風化不可不一為查訊是以  
差刑部司員前往會同該撫查審如楊楷模  
所指楊大模等果有其人亦只應著令地方  
官密行訪察酌量事之有無輕重就事完結  
何必委員逐家搜查且并將供出之呂斗南  
等一併解省根究尤屬拖累似此辦理豈不  
慮及貽害無辜張皇滋事耶著將此傳諭知  
之○癸卯諭昨據戶部會同八旗議奏另記  
檔案開戶人等出旗一事若將設法贖身作  
為公中開戶人等一體出旗似無區別請將  
伊等緣由分別查辦等語查旗人生齒漸繁  
又因身隸旗籍無由自謀生理朕特施恩格  
外准其出旗為民間有數人徼幸無甚關繫

原毋庸詳細根查。且伊等年分深淺。各有不同。若交該叅佐領逐一查考。徒滋繁瑣。或應令為民者。因無力被阻。實有情節之人。反得徼倖出旗。種種弊竇。轉未得均霑朕恩矣。此項作為公中開戶人等。不必另行查辦。即著出旗為民。嗣後仍有設法贖身者。再照例辦理。可傳諭該部及八旗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哈達哈等奏。辦理烏梁海等事。已將竣。惟首犯鄂木布。呼圖克。果勒卓輝等。尚未拏獲等語。前哈達哈帶兵渡哈屯河時。止令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等先行。而伊獨逗遛河干。朕已降旨申飭。哈達哈身為將軍。理應身先士卒。何故逡巡不前。今辦理烏梁海事。雖多所斬獲。而首犯脫逃。皆伊不能督率用命之故。此時亦無庸深究。著即將烏梁海辦畢。速赴哈薩克。緝拏逆賊。毋得仍前玩誤。舒赫德。隨同哈達哈辦事。甚屬無益。不必前赴哈薩克。著即回至烏里雅蘇台。辦理糧餉事務。

○又諭。據舒明等奏。車凌烏巴什。巴圖博羅特。及達瑪琳等屬人。生計稍艱。請旨賞賚等語。車凌烏巴什等。遠移游牧。生計不能充裕。前已加恩賞給籽種。現在播種。未屆收穫之期。著再加恩賞米六百石。分給接濟。以示體卹。○甲辰。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外省鄉試同考官。例於州縣內之科目出身者。考試入簾。然該督撫往往視為具文。率以地方不甚緊要。而辦事平常者充其選。又或年力已近衰頹。精神不能周到。亦得濫竽其列。夫衡文之柄。雖專在主考。而分房閱薦。必須藻鑒精明。方不致有魚目之混。且應試士子。大省或數逾萬人。主考官即搜查落卷。又豈能偏閱無遺。如分校之得以從容詳審乎。今歲鄉試屆期。所有各省同考官。其令該督撫等。慎重遴選。精加考試。擇其年壯學優者。共襄試事。以副國家抡才大典。鎖闥不過匝月。本任即繁劇。原有委

員代理。於地方亦何致貽誤耶。可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和起等將達什達瓦所屬宰桑訥默庫曼集烏達瑚們都等帶兵擅回之處。訊明。復以伊等係新降之人。未諳法律。陳奏殊屬謬誤。達什達瓦屬人歸誠以來。疊施厚恩。昨派赴軍前効力。又與內地兵丁一體賞給製裝銀兩。及訥默庫曼集等不遵法令。擅自回至游牧。情罪甚屬可惡。昨經和起等奏到。朕即降旨。令將訥默庫曼集等正法。其兵丁係聽從指揮。加恩寬免。所以不將兵丁一併治罪者。特因伊等係新降之人。故從寬典。至宰桑乃領兵之人。豈得曲從寬宥。現在將伊等移往阿爾台安插。若如此藐法誤公。不示儆戒。何以申明國憲。和起等審訊既確。而復為此陳奏。其意惟恐訥默庫曼集等正法後。致達什達瓦屬衆心懷疑貳。妄生事端。果有此情。正當使知法律森嚴。不容輕犯。豈得苟且姑容。以示怯懦。料和起

尚不至此。此必出於錫特庫之意。著傳旨申飭。訥默庫曼集烏達瑚們都。仍著即行正法。○直隸馬蘭鎮總兵圖爾禪奏。該鎮綠營兵缺。例於漢軍閑散人等間配挑補。類皆膂力平常。不堪操練。且有私逃回京者。請暫停充補。遇缺出。即於漢軍及綠營兵內擇步射可觀者補用。得旨。圖爾禪所奏是。即照所奏行。著交泰寧鎮亦照此辦理。但圖爾禪所奏以前逃回人。并如何辦理之處。交八旗查奏。○刑部議覆江蘇巡撫莊有恭奏。子孫盜賣祀產義田。請照盜砍墳園樹木計數加罪等語。查祀產與墳塋有間。請嗣後如有不肖子孫私將祀產投獻勢要。及富室謀占風水。知情受獻受買。各至五十畝以上者。均依捏賣墳山例。問發充軍。不及前數者。依盜賣官田律擬罪。盜賣宗祠者。應計間數一體辦理。至盜賣義田。又較祀產情罪稍輕。應仍照原任內閣學士張照奏定例。依盜賣官田律止杖一

百。徒三年。再請嗣後祀產義田。令地方官示諭有力之家。自行勒石報官存案。即田數無幾。亦須族黨自立議單公據。為後有犯者定斷之憑。倘無確據。藉端生事者。照誣告律治罪。應載入例冊。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曲陽縣民李廷貴妻楊氏。○乙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戶部議覆。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疏。稱酌定西寧肅州哈密等處供應各款。一。西寧肅州辦供青海哈密瓜州等處致祭並頒詔人員。應需鹽菜口糧騾頭等項。向不畫一。請照西寧進藏等次例。列為九等供支。一。由京差往西寧各寺齋送布施人員。亦請照致祭頒詔例。畫一支給。一。西肅兩路。照看夷使貿易人員。分別口內口外。供支盤費騾頭等項。如差派京員。照看貿易者。按照知府叅將等次一例支給。一。派往青海辦理親王旗務人員。係長處口外。三年始行更換。馬

駝鍋帳。設有不周。體統攸關。請照前議供支。均應如所請。從之。○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奏。請將甘省乾隆十年以後民欠錢糧草束番糧等項。援恩詔酌免一摺。前因甘涼肅等府州縣辦理軍需。較之他郡。倍覺勤苦出力。已降旨將該地方民戶屯戶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概蠲免。是一歲應徵之賦。盡行除豁。為數已屬較多。民力自可大為舒展。不至有新舊並徵之困矣。但免徵之旨。惟指甘涼肅三府而言。此外或有承辦軍需之府。亦未可知。著該督撫詳細查明奏聞。或照吳達善此奏。酌量加恩可耳。著吳達善會同黃廷桂辦理可也。○又諭據阿敏道三格奏。稱烏魯木台吉薩喇勒業經正法。其妻孥僕人什物等。亦俱查明。伊兄鄂勒椿弟洪郭爾等。現在看守。俟扎那噶爾布到時轉交等語。此奏甚屬含糊。薩喇勒係獲罪之人。理應治罪。其妻孥家產。著遵旨賞給

扎那噶爾布。至伊兄弟並無罪犯。不應一律辦理。著傳諭兆惠。阿敏道。三格等將鄂勒椿洪郭爾。仍授為台吉。其所屬戶口。並著給還。○又諭曰。朕前降旨。令策楞不必進兵哈薩克。即回伊犁辦事。恐伊自知獲罪難逭。仍行前進。亦未可定。著傳諭達勒當阿。遇見策楞時。取其將軍印信。即行拏解來京。所有副將軍印信。交與兆惠佩用。並將策楞種種謬誤。拏解治罪之處。曉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知。

之○叅贊大臣巴祿奏。拏獲賊黨阿巴噶斯哈丹等。解送京師。命賞卹在事官兵等有差。○丁未諭。昨據策楞奏。庫本諾雅特台吉特古斯們都阿道齊。投至軍營。訴稱阿巴噶斯因伊弟至庫克烏魯木地方患病不能行走。遂不與阿睦爾撒納同行。潛往特古斯們都處居住。現在嚴檄擒拏。今據巴祿奏到。聞阿巴噶斯藏匿博羅和哩雅地方。即親率官兵一晝夜兼行。倍道前至該處。已拏獲阿巴噶

斯。及伊弟哈丹和津等語。阿巴噶斯首先附和。阿逆助惡相濟。為之羽翼。後隨同奔逸。今乃率其兄弟三人潛歸伊游牧地方。觀此。則其窮蹙情形。與阿逆眾叛親離。毫無倚賴之狀。昭然可見。巴祿聞知。阿巴噶斯所在。即能帶領官兵。踰山涉水。星馳疾掩。應時擒獲。可見此等逋逃餘孽。我官兵果能鼓勇窮追。自必就獲。而當阿逆逃竄之時。距我軍營甚近。乃玉保策楞妄生疑沮。坐令遠颺。由今日阿

巴噶斯之就擒。觀之。則前日阿逆之免脫。豈不令人憤懣耶。且如辦理額琳沁一事。在策楞等方。且自以為功。殊不知額琳沁挺身前赴軍營。原有歸順之意。若能善加撫馭。令為前驅。未必不為我用。即不然。則當速行勦取。伊之輜重。藉其性隻之力。前進捕賊。乃一無計畫。以致額琳沁人眾疑畏徘徊。任其四散。僅得一老嫗之額琳沁。亦旋即病斃於事。何濟。又如辦理古爾班和卓。則僅得其性隻老

弱。而渠魁仍復竄逸。伊等身任戎行。種種乖謬貽誤如此。罪將奚逭。豈達勒當阿巴祿所將之兵皆勇夫。所騎之馬皆肥壯。所裹之糧皆足數。而策楞身為將軍。所有兵馬糧石。反不如人耶。巴祿及在事官兵。辦理妥協甚屬可嘉。已另降旨。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普慶等奏。台吉噶勒丹達爾扎。普爾普車凌等。初從準噶爾。回至游牧。生計稍艱等語。噶勒丹達爾扎等所屬戶口。著加恩賞給口糧兩月。以示體卹。其普爾普車凌戶口。請編為旗分佐領。歸入旺沁扎布旗內事宜。著普慶、舒明等妥協辦理。○又諭據舒明等奏。上年勦滅包沁時。逃人托果斯及子特穆爾等。現俱投來。請旨正法等語。此等逃人。理應治罪。但現在畏罪來投。尚可寬宥。著免其正法。賞給喀爾喀等為奴。○戊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原任提督王郡老成練達。專

閫多年。前因老病乞休。爰加恩晉秩賜俸以養餘年。今聞在籍溘逝。深為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其遺摺內所請入籍唐縣之處。著准其入籍。○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辦解軍營口糧一摺。係遵從前諭旨籌辦。但早晚形勢不同。所宜隨時斟酌。據該督等連次運送口糧。當已敷裕。又現在阿巴噶斯業據巴祿擒解來京。而策楞辦理古爾班和卓。所得牛羊牲畜。為數亦多。是此時軍營糧食。現在充足。逆賊窮蹙奔竄。計當哈薩克不日擒獻。不必徒費物力。昨已傳諭該督令其將已經運赴者。照舊運送外。所有未經運往軍營牛羊米麵等。著即留於巴里坤。毋須亟為起解。該督辦送軍營口糧。即著仍遵此旨行。○又諭曰。哈達哈等奏。請速赴哈薩克。其烏梁海脫逃之人。未及追趕。辦理尚知緩急。已降旨准行。第恐伊等接奉此旨。遂將烏梁海事。竟置不辦。亦未可定。著傳諭哈達



哈等俟擒獲阿逆後。仍將隱匿及逃亡之烏梁海等。盡行查辦。其餘應行安撫。及每歲作何輸納貢賦事宜。并著妥協辦理。○署兩江總督尹繼善奏江南淮徐河道孫廷鉞。徐州府知府熊會珍。互揭短價。勒派侵扣工程銀兩。請革職審擬。得旨。此案孫廷鉞熊會珍。互相揭稟。顯係各有情弊。非尋常營私可比。且事關道府大員。侵帑肥橐。不得拘督叅撫審之例。將就辦理。孫廷鉞熊會珍。舒超。沈錫鼎。

平定縣志卷之四

八

楊性德俱著革職。拏問。其通同舞弊。假冒帑項各情由。及本內有名人犯。交尹繼善莊有恭。富勒赫會同嚴審。究擬具奏。○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江陰縣民沈洪達妻府氏。○已酉。諭據四川提督岳鍾璜奏。稱重慶鎮標遊擊永明。辦理一切事務。每多竭蹶。即應奏明。令其回旗當差。乃又稱建武營遊擊地僻事簡。錢糧有限。尚易稽查。永明年雖六旬。精力尚健。請以永明調補等語。殊有委曲遷就之

意。朕令旗員外用武職。原擇其人材可用。弓馬嫺習者。俾以肄習兵丁。整飭營伍。若以不克勝任之人。聽其依違戀缺。將為官擇人之謂何。且使旁觀相效。無復鼓舞之心。將騎射技勇。漸致懈弛。於戎政甚有關係。况伊等回旗。尚可照舊當差。不致閒廢。而在京旗員中。堪稱外任者。亦得及時効用。於旗員既屬有益。而戎行更無曠職之虞。事理甚順。岳鍾璜見不及此。假藉優容。甚非所以愛惜旗員也。

平定縣志卷之四

八

永明著咨部引見。俟朕酌量令其當差行走。並將此諭各省督撫提鎮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題。叅孫廷鉞熊會珍等營私侵帑一摺。已有旨令該督會同莊有恭富勒赫嚴審。究擬矣。該犯等係道府大員。互相揭稟。其中情弊。非尋常叅處案件可比。且南河經朕前番整頓之後。實不意尚有通同分肥。侵帑冒工。竟至於此者。其惡習錮蔽。愍不畏法。實國法所不容。若不根究明白。嚴加治罪。何

以懲貪示儆。著傳諭尹繼善等。即速審擬定。案奏聞。毋得稽延時日。其該犯家產應封查者。即先行封查。勿致稍有隱匿寄頓。尹繼善素有和事老人習氣。前此審擬鄂樂舜一案。已深負委任。若於此案仍不逐一審出實情。但各與以罪名。將就朦朧。希圖苟且了事。朕必另降諭旨。將該犯等提解京師。特派大臣審究。則該督更何顏見朕耶。可將此傳諭知之。○大學士等奏會典告成。請將纂修各官分別交部議敘。得旨纂修會典已逾數載。復經展限兩次。遲緩已甚。且每次所進書內。屢有序次舛錯。行文紕繆之處。必經朕逐條指示。親加改正。始克成書。總裁官自無可議。叙即纂修各員。給與議叙之處。亦屬有忝。其提調。收掌。繕譯。膳錄。供事等。照常辦事。非職任分修者可比。著交部照例議敘。○原任定西將軍策楞等奏請授達瓦固英。哈什哈等。為特楞古特宰桑。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直

隸喀喇河屯民傅瞎子妻郭氏。○庚戌。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元城縣民高驢妻田氏。○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富德奏。塔本集賽宰桑達什車凌。請帶伊所屬兵丁。前往哈薩克。朕已允其所請。第恐達勒當阿。仍遵從前所降之旨。不令厄魯特兵丁前往。亦未可定。塔本集賽游牧。距哈薩克甚近。且伊等曾被哈薩克擄掠。前進時必能奮往出力。其別處厄魯特兵丁。仍無庸派往。○刑部等衙門議覆。湖北巡撫張若震疏。稱孝感縣民徐元會。故殺胞兄徐元亨。應擬凌遲處死。得旨徐元會。故殺胞兄徐元亨身死。三法司擬以凌遲處死。自是按律定罪。但細閱案情。徐元亨先執小刀。伊父徐彭展。見而向奪。即被帶傷左脇。徐元會聞父聲喊。始取刀奔出。連戳致斃。既有此一線情節。尚可稍為末減。徐元會著改為斬決。○以內閣學士莊存與為浙江鄉試正考官。編修鞠愷為副考官。禮部侍郎金德瑛

為江西鄉試正考官。編修陳奎為副考官。編修葉觀國為湖北鄉試正考官。侍講德保為副考官。○豁綏遠城屬渾津黑河等處莊頭積欠乾隆十八年帶徵米一千八百石有奇。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五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史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 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尋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六月壬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因武職官員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墜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訓飭乃令日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帶領引見人員內猶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則明知弓力軟弱故將前手挑高夫射箭之法必矢發勁速不半墜擦地能直達所指為佳若有意挑高雖至軟之弓亦可及遠此等惡習皆統領等平日漫不經心不勤加訓練所致前鋒統領護軍

統領等著交部察議。○歸化城都統莫爾渾老病解任。以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莽阿納為歸化城都統。莽阿納現在軍營。命副都統法起署理。○調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英泰為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以察哈爾總管阿敏道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癸丑。諭曰。何國宗現在降調。所遺左都御史員缺。著趙宏恩補授。汪由敦著調補工部尚書。其刑部尚書員缺。著劉統勲補授。劉統勲未到之前。汪由敦仍辦刑部尚書事。趙宏恩以左都御史。仍兼管工部尚書事。何國宗現差往伊犁一帶測量。雖經降調。仍准服用原官頂帶。俟回京之日。朕酌量另降諭旨。劉統勲從前妄議棄巴里坤。退守哈密。正當逆賊初叛之際。朕恐其搖動人心。阻撓軍務。且果如其言。阿逆何至窮蹙無歸。束手竄入哈薩克。觀其至伊犁而不能守。更復有何伎倆。敢於侵擾內地。則巴里坤之斷無可棄。理亦甚明。是以將伊犁職治

罪。然當其時。劉統勲因目擊永常勿遠情形。驟聞其言。未能深察。是以張皇失措。夫永常身為將軍。膺閫外之重寄。尚且怯懦退回。甘心債事。劉統勲本係書生。未嫻軍旅。其所陳奏。識見固屬冒昧舛謬。尚為乃心公事。假使彼時藉口於職在文臣。辦理軍需。不與師行。進止模稜。觀望緘默。自守轉可安然無事。且如策楞。玉保等。皆統兵大臣。當阿逆窮竄。遁逃。距軍營密邇。乃仍徘徊不進。坐致遠颺。彼三人者。皆滿洲蒙古世僕。勇敢舊風未遠。而皆選懦至此。以劉統勲文怯漢人相提並論。則其過為可諒。而其心轉為可嘉矣。至何國宗職司風憲。乃於京察大典。竟將伊親弟列為一等。雖古有內舉不避親之語。然有祁奚之公則可。試問何國宗兄弟。能無愧祁奚所言否乎。此所關係於官常者甚大。不得不示以懲警。朕用人行政。毫無成見。賞罰予奪。惟一秉至公。期於各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戶部議覆。先經前任廣西巡撫李錫秦奏。令各營兵餉一體按月支放。臣部覆准在案。嗣據前任江西巡撫范時綬。以銅鼓等十六營分駐遠。按月赴支。虛懸汎守。請照舊按季支放。部議令各督撫題覆。今據覆到。除山東廣東廣西三省。皆按月放餉。又各省內近省各營及專防營。分毗連汎地者。亦皆按月支放。並無不便。均無庸議。惟江蘇之河標四營。及吳淞平望太湖等營。浙江之定海鎮。湖南之撫標。長沙協。福建之海壇鎮。興化協。河南之南陽。河北兩鎮十三營。皆兩月一放。又直隸提標宣化各鎮。安徽之寧國壽春等營。江蘇之江陰靖江。常鎮揚泰等營。江西之銅鼓十六營。浙江之處溫台衢十府屬營。河東黃運兩河各汎。及豫河懷河兩營。湖南之衡州等八標協。及鎮筵等十六營。湖北之宜昌黃州等十二營。雲南之曲尋臨元等十一營。又提標昭通等十四營。陝西之固延興三鎮。及

甘肅四川貴州三省。皆按季放給。查各營或阻山險。或濱江湖。或近苗疆邊界。所有餉銀。請仍按兩月及一季支放。實為妥協。應如所議辦理。又山西省兵餉。向定按月支放。今該撫請將新平等七營。按季支給。大同鎮中左等九營。兩月一給。亦應如所議。至應扣截贖除按月領餉扣清外。其按兩月一季支領者。均令逐月清扣。從之。○刑部議覆。直隸按察使永寧奏。稱留養之案。地方官每以被殺者之父母。年止五十六十。未合七十老字之義。為允犯聲請留養。實屬遷就。若孀婦獨子。更為可憫。應以現在情形為斷等語。應如所奏。通行各督撫。凡遇獨子殺人之案。查明被殺者之父母。別無子嗣。不必計年老與否。即照例治罪。不准聲請留養。又稱殺人之犯。因親老留養。倘發落後又犯者。無論罪名輕重。照現犯按律科斷。不得復請留養。亦應如所奏。著為定例。行文直省督撫。並內外問刑衙門。

畫一辦理從之。○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雅爾呼達年老休致。以德州城守尉常青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公弘昉為鑲黃旗蒙古副都統。○甲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方觀承所奏雨水情形一摺。有宣延未種之地。如於伏前普得透雨。尚可布種。糜子晚豆等語。現據宣化總兵存泰奏稱。宣屬地方。於十五六日。已得透雨。該督十六日具奏時。想尚未報到。

耳。但該處雨澤。現在究竟是否優霑足資布種。著傳諭方觀承。即速查明奏聞。尋奏查宣郡於本月十五六日得雨。據該道府稟報時。尚未據各屬報到。近據延慶州報稱。初十日得雨三四寸。十四日又得雨四寸。各鄉未種之地。俱補種齊全。其保安懷來懷安三州縣內。得雨不均。尚有未能種齊之處。萬全西寧兩處。尤覺曠乾。如十五六日均得透雨。補種猶可及時。得旨覽奏俱悉。○以鑲紅旗滿洲

副都統勒爾森為鑲黃旗蒙古都統。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舒泰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以鑲黃旗滿洲副都統明安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滿泰對調。○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達勒當阿奏。自阿逆處逃出賊人巴朗。已解赴巴祿處。令為嚮導。擒拏阿巴噶斯等語。現在阿巴噶斯等俱已擒獲。巴朗著派員押解來京。○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傳諭各省督撫。令將銅鉛船隻過境。有無事故之處。隨時具摺奏聞。乃各督撫不過將守風守凍有無逗遛之處。循例奏報。而沿途或有盜賣銅鉛等弊。未能實力查察。及至交官短少。則往往挂批俟下屆補解。稽延拖欠。動逾歲月。其遭風沉溺。或以少報多。虛捏取結諸弊。皆所不免。是則經過地方之督撫。以隔省委員。漫不經心所致也。現據拏獲解官家人。於未交局

前盜賣銅觔一案。通州密邇京師。尚有飢法犯科者。則他省途次。更難謂其必無矣。況解官餘銅餘鉛。原許其售賣以濟民間之用。至沿途射利透漏。致啟虧缺之漸。則斷乎不可。著再傳諭各省督撫。嗣後銅鉛過境。務須嚴密稽查。毋得視為具文。玩忽從事。可通行寄諭知之。○又諭曰。舒明等奏。伯什阿噶什。宰桑賽音伯勒克等。帶領戶口來降。伊等中途被哈薩克搶掠。情形可憫。著加恩賞賽音伯勒克。緞四端。得木齊恩克。濟爾噶勒等。緞各二端。現在伯什阿噶什。為哈薩克所逼。未知逃避何處。伊子博東齊。已領兵前往尋覓。賽音伯勒克等。或即在此居住。或前往會合。博東齊。俱聽其自便。並傳諭舒明等。詳察賽音伯勒克等情形。如需酌量接濟。奏聞請旨。○調廣西布政使德福。為福建布政使。以河南按察使葉存仁。為廣西布政使。四川川東道宋邦綏。為河南按察使。○丁巳。諭軍機大臣

等。富森派往遷移達什達瓦屬人。起程一月餘。始抵巴里坤。任意遲延。著交部嚴加議處。錫特庫。乃駐劄巴里坤辦事大員。經富德將軍前私行逃回之宰桑訥默庫。曼集等行文知會。應即請旨正法。乃游移兩請。經朕嚴加申飭。降旨將訥默庫。曼集等正法。以昭懲儆。錫特庫辦理此事。有意姑息。亦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曰。雅爾哈善等奏。吐魯番回人莽噶里克。貢獻馬匹。請率伊弟額什里木。子呢雅斯。同來入覲等語。莽噶里克。感戴朕恩。誠篤可嘉。第現在令大兵擒拏阿逆。而準噶爾地方。連年擾攘。匪竊甚多。伊游牧內正須管轄。此次著於伊子弟中。派出一人來京。莽噶里克。著暫停入覲。俟一二年後再行請旨。○工部議准。署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疏稱。芒稻東西二閘底石衝損。地樁亦多朽壞。應動項趨修。從之。○原任定邊右副將軍扎拉豐阿。奏烏魯特宰桑耨德勒齊。擒解伊族宰

桑和爾和岱前來。訊係附和阿逆情形屬實。即行正法。報聞。○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烏梁海宰桑鄂木布之子博羅特等。已逃入俄羅斯境內。伊等止遣人索取。不即領兵前往。所辦尚合機宜。此等逃人。無甚緊要。第行文俄羅斯地方。自必擒獻。原無庸領兵追捕。若阿逆投至其地。則大兵即當尾追擒拏。不得照此辦理也。著即派車布登扎布。帶兵赴俄羅斯邊境索取。俟烏梁海逃人送到時。將首犯派幹員速解來京。餘即在該處正法。○己未。遣官祭

火神廟。○庚申。諭曰。宗室人等。近來仍有不知自愛。妄為非法。皆由該管王公等。平日不加教導所致。迨獲罪後。又復瞻徇。並不嚴行辦理。殊為惡習。著該衙門嚴議具奏。裕親王履親王。慎郡王。俱不必管理宗人府事務。裕親王所遺員缺。著簡親王補授。管理宗人府事。履親王所遺員缺。著莊親王補授。慎郡王

所遺員缺。著公弘曉補授。○又諭東城官房一所。著仍賞給劉統勲。並交內務府於內城官房中查一所。賞給裘曰修居住。○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奏。跟隨玉保前往引導之烏勒察克。回至軍營告稱。玉保前赴哈薩克中途遇有賊人。共相迎敵等語。奏內並未聲明係何人迎敵。看來不過古爾班和卓逃人及彼處窮餓無聊之衆耳。此皆策楞從前疎脫古爾班和卓。不行追捕所致。達勒當阿即帶烏勒察克前往。務將古爾班和卓擒獲。倘與阿逆同入哈薩克境內。亦必責令擒獻。派幹員解京治罪。如烏勒察克並未見賊人。實在情形。私回軍營捏詞稟告。即將烏勒察克正法示衆。○禮部等衙門議覆。戶部左侍郎劉綸條奏。請復科場舊式。登記註抹字數。以杜謄錄點竄等語。查科場禁例。剔清謄錄弊竇。綦嚴。而日久弛。嗣後應勅各督撫。嚴飭州縣官。務選誠實正身書役。承充謄錄。取具親



書筆跡。並冊造年貌籍貫。選吏押送布政司。順天府委官驗收。即封入公所。加謹關防。屆期委員親送入場。倘有雇替。或被糾叅。將冊送及驗收官嚴加議處。再順天鄉試外簾官。例咨取科目出身之員外主事。中書評事。博士。助教等官。及守部候選進士舉人開列題請。惟此等守部進士舉人。未經授職。事少閱歷。不能妥辦外簾諸務。嗣後應停其取用。屆期移各衙門咨送科目出身之員。不敷。許將凡屬恩拔副貢。正途出身之員。揀選開送會試。亦照例辦理。再順天同考官。向因調取近京州縣。獨由吏部題請。今改用京員。嗣後應與順天暨各省主考官。均歸禮部開列具題。其武闈同考官。亦歸兵部畫一辦理。從之。以庶子李宗文。為陝西鄉試正考官。吏部員外郎曹發先。為副考官。禮部侍郎介福。為江南鄉試正考官。編修馮浩。為副考官。○辛酉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從前兆昌奏和多多諾爾等處出鹹地方。招商煮辦。與蒙民均屬有益。當派令良卿。高恒。會同兆昌查明議奏。今據惠色奏。如於該處煮鹹。必致作踐牧場。擾累蒙古。斷不可行等語。彼此陳奏互歧。必有情弊。著鈔發良卿。高恒。閱看。此事究係可行與否。秉公確查。據實奏聞。○禮部議覆。湖南巡撫陳宏謀奏。稱士子入闈。自點名搜檢。及收貼試卷。最關弊竇。且有執事弁兵。均宜約束。自須巡撫在闈稽查彈壓。若三場已畢。所有督率謄錄對讀封送試卷。及呈送內簾供給。係提調監試。兩道員專司。無慮貽誤。應如所請。嗣後各省巡撫監臨。俱令於八月二十日後出闈。闈中事務。交提調監試。二道督理。不必又令藩臬入闈。仍應委中軍駐宿貢院門外。巡邏稽查。再查貼示違式試卷。各省相沿。頭二場貼貢院門外。三場貼至公堂。殊不畫一。亦應如所奏。嗣後第三場違式試卷。一體貼貢

院門外從之。○又議奏昌平州明代十二陵向設司香太監十六名。多係虛設。且距京稍遠。稽查為難。查每陵有看守陵戶三名。又有世襲一等延恩侯歲時承祭。應將前項太監裁歸為民。所遺養贍地畝。交地方官同原撥祭地。招佃收租。辦理祭品。並令選老成殷實者充補陵戶守護。又該州明代妃塚六處。即十二陵太監承管。今既裁應添陵戶四名。各給養贍地三十五畝。餘地並交地方官招佃收租。又西山有明代景泰陵及墳塋數處。原有司香太監六名。應并裁酌設陵戶二名。照昌平州例辦理。又江寧明太祖陵亦有太監。應行令江南總督查明照辦從之。○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王公台吉內。惟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受恩最深。上年在軍營時。將軍大臣等。參奏阿逆罪狀。伊敢私自泄漏。且於阿逆前百計趨承。以致阿逆趾高氣揚。肆行無忌。後於追緝阿逆之時。觀望退縮。奏

稱必得兩路出師五萬。方可追擒。種種乖謬。指不勝屈。前此屢欲拏問。朕念伊祖博貝。舊日勞績。施恩寬宥。今無故自軍前擅回。又揚言額琳沁多爾濟達木巴扎布等治罪之後。衆心疑懼。而喀爾喀數年以來。皆以用兵為累。以其怨望之私。託為他人之語。妄行瀆奏。藐法已極。斷難姑容。必當明正典刑。以示儆戒。但達勒當阿。哈達哈等。現在領兵前往哈薩克。不便派兵拏解。著傳諭舒明。阿蘭泰等。如青滾雜卜。徹兵回伊游牧。則此時無庸辦理。俟達勒當阿等擒獲阿逆凱旋時。降旨令伊等拏解。倘伊前赴舒明等駐劄地方。即降旨拏解來京治罪。舒明等務宜加意慎密。勿使洩露。致伊聞風脫逃。○又諭從前阿里衮赴軍營時。朕曾降旨。令拏解玉保來京治罪。今據達勒當阿奏稱。玉保自知罪譴。前赴哈薩克。中途遇賊人交戰。尚能出力。著加恩毋庸拏解。授為頭等侍衛。以觀後效。○又諭曰。

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帶伊屬人八百餘戶。至額爾齊斯奇蘭庫爾圖等處遣人前來投誠等語。伯什阿噶什係杜爾伯特大台吉。屢被哈薩克搶掠。傾心投誠。甚屬可嘉。著封為親王。又諭伯什阿噶什曰。爾誠心感戴。率領屬衆投誠。甚屬可嘉。前大兵抵伊犁時。爾即謁見將軍大臣。正欲加恩封賞。旋遇阿逆背叛。未及舉行。今爾屢被哈薩克搶掠。輟轉遷徙。始克內附。已加恩封爾為親王。聞爾現在抱病。屬人又經遠行。此時毋庸派兵從征。亦不必向內地遷移。著即在額爾齊斯等處游牧。爾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將來即令歸至舊日游牧地方。爾等皆係同族。聚處一方。實為允協。正不必遠離故土。徒勞往返也。俟爾病痊後。明歲來京入覲。更加賞賚。前博東齊告稱爾遇哈薩克擾亂。未知蹤跡。方深厪念。今覽奏不勝欣慰。至博東齊並非爾子。從前在軍營時捏稱情由。爾即查明奏聞。○

旌表守正被戕之四川宜賓縣民羅純妻李氏。○甲子。

上御勤政殿聽政。○郡王銜貝勒色布騰故。賜祭如例。○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親王車凌等。輝特郡王車布登多爾濟等。自投誠以來。感戴朕恩。咸知奮勉効力。其屬衆亦皆安靜。從前因阿逆尚未擒獲。是以不即令伊等

回至舊時游牧地方。降旨俟明年再行遷移。今軍營陸續奏到阿逆情形。窮蹙無聊。哈薩克部落。現欲擒獻。而建勒當阿。哈達哈等。統領大兵。逼近哈薩克境界。逆賊計日就擒。當茲準噶爾全部蕩平。杜爾伯特。輝特人等。自可各回本部落。安居樂業。在素所服習之地。牧養耕種。於伊等生計。更屬有益。現在正值收穫之期。馬匹肥壯。即乘此時遷徙。毋庸更俟明年。此皆朕曲為伊等籌畫。生計起見。著

傳諭舒明。巴蘭泰、納木扎勒等傳集杜爾伯特、輝特、王公等。明白曉諭。一面遷移。一面奏聞。並諭伊等回本部落後。善為撫卹休養。永圖生聚。共享昇平之福。○又諭曰。舒明等奏杜爾伯特台吉烏巴什。同伯什阿噶什。前來投誠。烏巴什現因患病。遣人先行告知等語。伯什阿噶什。已加恩封為親王。烏巴什亦著加恩封為貝子。即同伯什阿噶什等在額爾齊斯等處地方游牧。俟明年令伊等前來入覲。○丙寅。諭軍機大臣等。瑚寶奏請解任調理。一摺。甚不明晰。既稱寒熱現已清楚。又稱精神軟弱。尚須從容調理。瑚寶係小心拘執之人。看來不過因步履疲軟。不能親赴宮門請安。故為此奏耳。現在漕船已全數過津。該督所辦。不過回空船隻。可以舒徐辦理。不必解任。已命御醫前往診視。著傳諭知之。○是月。浙江巡撫楊廷璋奏。各省府州縣於孟夏行常雩禮。惟浙省獨未舉行。實為闕畧。請自

本年為始。動項辦理。下部知之。○又奏。浙西嘉湖等府屬州縣。地大事繁。極多奸胥蠹役。擾害良民。兇逾巨盜。亟欲整飭禁戢。現訪拏海鹽縣役吳良等。藉差拷詐斃命屬實。當將首犯從重照光棍例擬斬決。餘均擬發遣。並將該犯等情罪。揭示通曉。俾知警惕。得旨。好。○浙江學政雷鎡奏。蒙恩准臣終養。請侍母回籍後。不拘何時至京瞻覲。得旨。道路既遠。往來即須半年有餘。恐汝母風燭。不可因請朕安。而貽汝終身之恨也。若汝信得及汝母康健。或汝母強汝來。朕亦不固拒汝。○湖南巡撫陳宏謀奏。今歲秋收後。應買補倉穀。請令地方官於本地多穀之家。酌為採買。以省糜費。穀價務照時估。並不短少。仍出示通曉士民。使胥役不得需索賣放。庶小戶無派買之累。豪戶無多買之累。臣當與司道層層防範。毋使地方官稍有刁難扣剋等弊。得旨。所定已詳。而行之則仍在得人。與汝實力稽察。

耳。○又奏。陝甘兩省茶商。領引赴安化縣地方採辦茶觔。圖占便宜。尅減戥頭銀色。以致茶戶先賣客販。引商採辦不前。彼此爭執。臣現與署布政司夔舒定議。茶山戥秤。由官頒發。向後引商買茶。勿得短戥低潮。苦累茶戶。其穀雨前細茶。先儘商買。雨後之茶。許賣給客販。違者照阻壞鹽法律治罪。得旨。好。具見諸事留心。○山西巡撫明德奏。太原理事通判。向於每歲二月開徵。以供撫標太原城守等營本年兵糈。第時值農忙。青黃不接。若催令里民赴省輸將。殊多未便。請於晉省溢額穀內。酌撥該廳存貯。今歲秋成。再添購米豆。以備墊支。嗣後定於秋收後開徵。統歸下年供支。得旨。是。如所議行。○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准署安西提臣傅魁咨稱。安屬地處口外。與哈密巴里坤軍營附近。現在防兵。多於安標調撥。且軍務未竣。遇有大差。存營兵馬。不時調遣。若將公私借墊等項。統於

一年限內。并行裁扣名糧。實屬辦理掣肘。應如所請。先將公私借墊儘數扣足。所遺馬步糧缺。即抵各官親丁養廉公費。得旨。如所議行。○又奏。據甘肅布政使武忱等詳稱。肅鎮馬匹。送至安西。往回須十數日。其留營馬。止一百五十匹。遇有欽差大臣官員赴營辦事。悉係兼呈馳驟。且前後差使接踵。又經戈壁重重。馬少差繁。致多傷斃。似應如該司等所議。於肅鎮安西二處。各添馬五十匹。連前共馬二百匹。以資朋送。得旨。如所議行。○又奏。現於陝甘滿漢各營馬。通為調解。以足四萬匹之數。第陝省各牧廠。水草平常。臣已檄飭經過州縣。令於永昌之水磨關。甘州之扁豆口等處。就便出口。遇有水草地方。從容收放。行至赤金一帶。再為牧養。統俟九十月間。趕赴巴里坤。收槽餵養。查山南塔爾納沁。哈密等處。距營三四百里。應分布馬二三萬匹。派員餵養。即令巴里坤辦事大臣往來稽察。至

陝甘各鎮協營均屬臨邊要地。倘馬匹調撥一空。於營伍亦有關係。一時購補所得無幾。應請於河南山東山西等省各營飭選肥壯馬湊一萬匹調解來營。俾有備貯。得旨。此一萬匹竟可且置不補。況逆賊就擒亦近矣。若各省調馬必致內地又生議論。餘如議。

實錄卷五百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五品銜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救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秋七月丁卯朔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上年江省成災地方業經發帑賑卹暨將應徵錢糧分別蠲緩次重較輕及勘不成災之各州縣所有新舊應徵銀米亦俱加恩於麥收後催納又念該處災祲之餘元氣未復特降旨該督撫等查明再行展緩今據尹繼善等分別查明奏覆朕思現在麥收雖屬豐稔民力猶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

阜寧等二十七州縣衛所有本年麥收應徵之新舊地丁漕折各項以及借欠籽種口糧等一概緩至九月秋收後開徵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軍機大臣等奏查達什達瓦屬人六千餘口其弟伯格里屬人一千餘口現令移至阿爾台游牧遵旨酌給官廩牲隻每戶牛一羊四驍騎校每員牛二羊八佐領叅領每員牛三羊十二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每員牛四羊十六至宰桑鄂齊爾布林托里俱恩授散秩大臣每員應優加牛十羊四十此等牛羊原為伊等孳息生產其現在食用交舒明等詳察情形量給口糧數月其牛羊等項俱由張家口牧廠挑解從之戊辰免安徽無為合肥廬江巢縣壽州宿州鳳陽懷遠定遠虹縣靈璧鳳臺阜陽潁上霍邱亳州蒙城太和泗州盱眙天長五河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等二十七州縣並廬州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五衛乾隆二十年水災額

實錄卷一百六

三

賦銀一十一萬三百四兩有奇米五千一百七十三石有奇麥二百十九石有奇豆七十五石有奇已已諭向來各省州縣詳革生監經學政批查批審之案承辦各員以處分不及率多任意遲擱寬抑者無從昭雪而頑劣之徒轉得遷延時日無所懲儆即如山東學政謝溶生所奏教諭鄒國垣因事受贓訓導王木擅買拐逃之女二案此皆富德任內批飭查審之案何至一二年之久尚未完結可見外省辦事因循遲玩之陋習未能振刷而學政批行之事地方官以非專管上司漫不經心更所不免此案若非謝溶生據實查辦竟至懸宕不結何以肅吏治而整士風恐他省似此者亦復不少可通行傳諭各該督撫令其留心整飭並諭各學政知之又諭提督福建學政著李友棠去著即留閩辦事不必來京覆命諭軍機大臣等鍾音所奏臺灣斬梟人犯停其傳首一摺臺灣遠隔重

實錄卷一百六

三

洋民番雜處。向來因有聚眾戕殺之案。及至解省審擬。雖將該犯按律正法。而彼處之人。無以示儆。是以傳首臺灣。使番民等觸目警心。各知動色相戒。但此等案件。本非時有。至於尋常命盜梟示之犯。原可不必一律辦理。可傳諭該撫。嗣後如遇刁民聚眾。情罪重大。須傳首曉諭者。自應照例傳送。其餘即在省城正法。仍行文臺灣。出示曉諭可也。又諭曰。青滾雜卜。擅自徹兵。捏造怨辭。情殊可惡。可密諭達勒當阿。哈達哈等。於拏獲阿逆徹兵時。將青滾雜卜。調至軍營拏問。如調而不來。即會同統兵進剿。務令成擒。與伊子一併解京。切須慎密。勿令聞風兔脫。但哈達哈。向係經由北路。今自應由原路回兵。而達勒當阿之兵。驟由北路撤回。青滾雜卜勢必生疑。即內地之厄魯特聞之。恐亦不無猶豫。達勒當阿。此際須相機託辭。豫為曉示。不惟喀爾喀之兵。由此處撤回。與伊游牧處相近。即索

倫察哈爾之兵。由此處撤回。亦甚便捷。所有索倫厄魯特之兵。令各回游牧處休息。其健銳營之兵。交哈寧阿。撥赴兆惠處候旨。其巴祿莽阿納等。統率之兵。亦仍由原路撤回。又諭。據哈達哈奏。齊巴克扎布。追捕烏梁海。受傷陣亡等語。齊巴克扎布。致命行陣。深堪惻憫。著賞銀三百兩。辦理喪事。查明伊子奏聞。授為頭等台吉。軍機大臣等議覆。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稱河南駐防滿兵八百名。每名拴馬三匹。除存價一匹外。實拴馬二匹。共拴馬一千六百匹。原備騎射調撥。前因料昂馬貴。致不敷額。現存新陳馬九百十五匹。半係殘疾疲瘦。不堪騎射。一遇調遣。重價購買。按兵扣價。兵力拮据。請於應拴馬二匹內。酌減半匹。每二兵合養三匹。通共餵養一千二百匹。務使實養在槽等語。應如所請。但二兵實馬三匹。每兵實拴一匹外。其合養一匹。總交該駐防另派旗員。合槽飼餵。其每兵應



存半匹馬價六兩照數在各兵餉銀內按六個月扣存貯庫以備調遣時買補亦應如所請從之吏部議奏查捐復條例內開凡革職外無餘罪准納贖者俱准捐復等語已屬明晰而奏定例內又有酷刑故勘故行出入等款革職不論有無餘罪不准捐復之條查此等人員如果案情重大即係有餘罪不准捐復之人若革職外並無餘罪或餘罪仍准納贖是情節本輕若復多立科條分別駁准不惟辦理參差恐轉啟書吏借端勒索又如比照六法降革人員既係比照定案與實係京察大計降革者不同臣等酌議除奉特旨革職及由京察大計降革或降革後有餘罪不准納贖各員仍照例不准捐復外其餘一應降革人員降革後無餘罪或有餘罪准納贖及比照六法降革人員一體准其捐復從之侍郎雅爾哈善等奏據策楞咨稱布庫努特人等原同噶勒雜特部落在和博克等

處居住後移至額林哈畢爾噶今噶勒雜特部落現在烏蘭烏蘇游牧所有巴里坤布庫努特人等亦應歸併一處同居等語臣等隨曉諭巴圖爾和碩齊等令其遷移計大小四百餘口給與口糧於六月二十五日自巴里坤起程前赴烏蘭烏蘇游牧又據卡上送到布庫努特一名和推告稱上年由布庫努特派兵二十名隨宰桑吞圖布前往軍營吞圖布至伊犁時將彼處布庫努特三百餘戶收獲交與和推向巴里坤前來共大小四百餘人已至蘇伯特臺站因口糧不繼前來求給等語臣等因巴圖爾和碩齊等現在遷至烏蘭烏蘇即令和推將此項人衆暫住蘇伯特臺站令和碩齊等至蘇伯特臺站時帶領同赴烏蘭烏蘇所需口糧亦酌量賞給報聞以鑲紅旗護軍叅領海沖阿為貴州威寧鎮總兵 庚午

上還宮 諭正黃旗漢軍都統員缺著趙宏恩

補授其所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公富春補授。左翼前鋒統領員缺。著鄂實補授。仍兼副都統。鄂實來京之前。其前鋒統領事務。著護軍統領阿巴齊署理。○又諭曰。順承郡王病故。著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辛未。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大學士黃廷桂奏。豫備進兵事宜。其第一摺。尚係籠統陳奏之詞。是以朕批示嘉獎。及次第觀其後所奏各摺。明似畏難。而不中事情。此黃廷桂接到雅爾哈善前奉諭旨。籌畫辦理。目今情形。與從前迥異。陸續據各路拏獲逆賊黨與。及自賊中投回之人。詳稔逆賊阿睦爾撒納已窮竄無依。意欲往投阿布賚。又知阿布賚必將伊擒送。正在窘迫無計之際。我師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兩路大兵計程。亦可抵哈薩克之境。即阿布賚尚未即將逆賊擒縛。而我之兵

力已足辦理。觀此事勢。斷不致有意外調遣之事。至另摺所奏。於河南山東等省。各營調馬之處。殊非現在情形。且跡涉張皇。恐邀聽者別生傳說。如萬一尚須接濟。為數亦復無多。則儘現存之馬挑用。亦不致迫不及待。但當飭屬加意餵養。以備緩急可耳。將此傳諭黃廷桂知之。○原任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六月十一日。據總管畢里袞。解到拏獲厄魯特一名。訥默庫。訊係跟隨古爾班和卓之人。又據叅贊大臣巴祿。拏獲業克明。安德。濟特。屬人一名。巴朗。係隨德濟特。同附阿逆行走之人。俱即行正法。再跟隨阿巴噶斯之烏勒木。濟等四人。亦移咨巴祿。即在軍營正法。其巴朗。伯爾都。係阿道齊所屬之人。從前阿道齊詭稱。並不知阿巴噶斯等蹤跡。而其屬人。現在阿巴噶斯處。拏獲。阿道齊顯係知情。亦應一併治罪。報聞。○禮部議准。御史陳廷棟奏。肄習天文生。應令該監奏定額數。擇術業果

堪造就者留監餘悉黜退其現在肄業者是否生員並懸額未補幾名造冊送部屆期鄉試該監將肄業之生員移送學臣錄科再此項人員嗣後額缺需人應由監自行奏考酌取數名補用其雖由生員考取未經補用不得移送錄科從之○壬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劉統勲現已加恩起用所有本籍原查入官家貲財產並著給還○定邊

左副將軍哈達哈等奏據副都統職銜唐喀祿等報稱護送侍衛順德訥赴哈薩克至濟爾瑪台地方有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告稱我特楞古特部落人七百戶及古爾班和卓部落人五百戶和克沁部落人五百戶俱願投誠懇求遷往阿爾台地方游牧等語隨將敦多克及古爾班和卓和克沁得木齊二人并奇爾吉斯宰桑送出阿逆所屬十八人一并解至軍營臣等竊思特楞古特等既請投

誠移往阿爾台何以潛赴烏梁海形迹可疑因嚴訊敦多克等供稱伊等起程時與西路大兵交戰敗走途中又掠取玉保所帶馬駝等物殺傷兵丁今投烏梁海意圖搶掠再遣人會合阿睦爾撒納同逃阿睦爾撒納亦曾遣達瓦送信古爾班和卓等語臣等即將宰桑敦多克及得木齊二人并阿逆屬人等俱行截殺隨帶兵八百名疾赴伊等駐劄處乘其不備盡行勦滅古爾班和卓與伊弟正欲脫逃為察達克所獲訊已供認隨將古爾班和卓及伊眷屬一併正法計獲駝四百隻羊一千四百餘隻馬二百餘匹分給効力官員人等臣等仍領兵前往哈薩克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帶兵赴哈薩克路遇古爾班和卓等帶領戶口千餘潛往烏梁海即派官兵擒獲古爾班和卓等正法其屬人全行勦滅甚屬奮勇可嘉哈達哈著加恩授為領侍衛內大臣賞戴雙眼翎車布登扎布著晉封郡

王唐喀祿著授為副都統舒赫德効力軍營  
此次亦屬奮勉著賞給副都統職銜扎薩克  
台吉三都市多爾濟著封授公爵協理台吉  
策勒布多爾濟著授為頭等台吉烏梁海副  
都統察達克著授為內大臣賞銀一百兩索  
倫營長卓里雅薩壘藍翎侍衛敦濟勒圖各  
賞銀五十兩其餘効力官兵哈達哈等查明  
奏聞交部議敘並著傳諭哈達哈等俟撤兵  
凱旋時派唐喀祿察達克等酌派兵丁前赴  
烏梁海將逃散賊衆查辦其首惡鄂木布博  
博果勒卓輝及達瓦藏布等務期一併擒拿  
解京正法免山東利津壽光二縣二十年  
分潮淹沙壓地一百九十二頃一十五畝應  
徵銀九百三十七兩有奇米六十三石 癸  
酉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哈達哈已領兵前往  
哈薩克是以將拏解青滾雜卜之事交與舒  
明等相機辦理今據舒明等奏青滾雜卜帶  
往兵丁俱已沿卡回至各游牧惟令侍衛及

綠旗兵丁至舒明處送回礮位等語青滾雜  
卜現在已回伊游牧或尚逗留他處著傳諭  
舒明等確查速奏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  
納木扎勒奏從前收服業克明安台吉德濟  
特及察袞屬人等遵旨交與輝特貝子德濟  
特及扎薩克阿布達什管轄今德濟特現同  
阿逆逃叛應將伊屬人等酌量賞給輝特德  
濟特阿布達什其餘請分賞喀爾喀等語此  
項德濟特屬人自不應照投誠之人一體辦  
理且伊台吉既已附賊伊等聞知不免妄生  
疑懼轉致滋事納木扎勒所奏甚是著照所  
請將此項戶口酌量賞給貝子德濟特及扎  
薩克阿布達什等各四五戶餘俱分賞喀爾  
喀等為奴昨已降旨令輝特杜爾伯特人等  
遷往各原游牧地方此時如已起程亦即查  
出遵照此旨辦理 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  
覆兩廣總督楊應琚署廣州將軍李侍堯等  
奏廣州駐防漢軍改以滿洲漢軍各半兼駐

章程一。八旗漢軍原設甲兵三千名。每旗協領一。叅領一。防禦五。驍騎校五。應請將滿洲漢軍各為八旗。甲兵仍係三千。按左右翼。每二旗各設協領一。每旗各設佐領一。將漢軍叅領八缺。改為漢軍佐領。尚應添設滿洲佐領八。并請每旗各設防禦二。驍騎校二。計應裁防禦八。驍騎校八。俸祿馬乾米石支給新添佐領一。水師旗營甲兵五百五十名。應於滿洲漢軍壯丁內。各半挑補。其綠營所撥舵工五十名。俟該壯丁學習純熟。仍歸還旗營。各半挑補。至水師協領一員。應請作為滿缺。佐領二缺。防禦二缺。滿洲漢軍各用一缺。驍騎校六缺。滿洲漢軍各用三缺。但協領作為滿缺。漢軍佐領無缺。可陞請俟八旗漢軍協領缺出。准與漢軍佐領一體揀選陞用。一。將軍衙門原設筆帖式三。應裁一缺。改設滿洲一缺。仍留漢軍一缺。俱作為八旗公缺。其漢軍外郎八。應留四缺。其裁去四缺。於滿洲領

催甲兵內挑選熟諳清字者管理。一。原額領催三百二十名。馬甲二千六百八十名。應請滿洲漢軍各設領催一百二十名。共裁領催八十名。滿洲馬甲設一千二百三十名。添設前鋒一百五十名內。委署前鋒校十二名。領催共一千五百名。漢軍馬甲設一千三百八十名。連領催共一千五百名。共設甲兵三千名。一。原設礮手三十名。應裁六名。留二十四名。仍歸漢軍演放大礮。其子母礮派滿兵演放。至額設弓匠銅匠鐵匠三十六名。應請滿洲漢軍各設十三名。一。將軍標綠營步糧。向就八旗壯丁內挑補八百名。應請仍留四百名。於留旗漢軍壯丁內挑補。其餘四百名。俟漢軍出旗已定後。陸續扣還綠營從之。兵部議覆。兩廣總督楊應琚署理廣州將軍李侍堯奏。稱廣州駐防八旗漢軍甲兵內。現在共缺甲兵三百五十一名。逐漸移補扣缺。約至十月。可得五百名。請將委署前鋒校前鋒

領催馬甲共酌定五百名揀派來廣補額於八九月間起程仍派官管押行走等語應如所請揀選勻派於秋末起程自京至臺莊雇車自臺莊至揚州用船兵部先行文沿途接濟並知照該總督將軍將應需房間器皿薪米等項豫辦嗣後該處所出兵缺將滿五百名再行報部仍照此辦理至該督所奏管束兵丁來廣之滿員請照依職銜以現在扣留之協領叅領防禦驍騎校各缺酌量坐補如無相當之缺再於漢軍官員內撥缺補用並初次來廣兵丁不論旗色暫歸新任滿員管轄俟滿兵到齊再照旗色分別查辦均應如所請從之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武進陞奏六月十五日寧波頭洋有紅毛船一隻收泊等語其一切驗放交易自應照舊例辦理顧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間有遭風漂泊之船自不得不為經理近年乃多有專為貿易而

至者將來熟悉此路進口船隻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國家綏遠通商寧波原與澳門無異但於此復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益衆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俾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豫為留意如奏內所稱船戶噶喇吧至噶喇吧地方同來過夷商味啁通事洪任駕船來寧等語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往往有私為招致者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亦樂於夷船進口抽肥獲利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誠恐別滋事端尤當時加體察可傳諭該督撫等令其留心戶部議准四川總督開泰疏報綿州犍為榮縣等三州縣開淘鹽井應增水引三百六十一張陸引九百六十六張應徵課稅於二十一年入額奏銷從之蠲江蘇靖江縣原額田地內二十年分新坍折實平田二十四頃有

奇額賦 丙子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奏據副都統職銜唐喀祿咨稱聞達瓦藏布至額爾齊斯河與烏梁海博博共謀劫掠隨帶兵五百名派索倫總管鄂博什前往在庫爾圖阿氏爾干拏獲達瓦藏布並收服所屬三百餘人內有阿逆屬下二十八人先行正法將達瓦藏布解至軍營經訊明從逆實情并現在糾眾抗拒大兵緣由遂將達瓦藏布及同行宰桑等八人阿逆所養喇嘛一名俱行正法其餘人等俱照古爾班和卓人等一例辦理擒獲賊人之時和托輝特公多爾濟車登至軍營告稱從前為賊拘留今始得脫懇求軍前効力諭軍機大臣等和托輝特公多爾濟車登於伊犁擾亂時力弱被擒賊散之後他人俱已全歸伊獨未出朕意其或順從阿逆苟且偷生不獨深負國恩且實為眾喀爾喀之辱

是以降旨令將軍等擒拏正法今覽哈達哈等奏大兵擒拏達瓦藏布多爾濟車登始得乘間來歸前此為賊拘留身經勞瘁甚屬可憫著加恩仍復其公爵令在哈達哈軍營効力行走索倫總管鄂博什帶兵剿殺達瓦藏布甚屬奮勇著加恩授為副都統 丁丑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輝特人等已降旨令遷往各原游牧地方其扎哈沁人等亦應一體辦理但扎木禪現在軍前無約束管轄之人暫令停止遷移著傳諭哈達哈俟大兵凱旋時即傳旨扎木禪令其率領屬眾遷往原游牧地方安居樂業副朕體恤伊等之意 吏部奏各省驛丞裁缺之員回籍候補查各省驛丞共二百五缺此次裁去一百二十八缺僅存七十七缺裁缺之人候現存之缺不能及時補用而一切應選應補人員更屬守候無期查有與驛丞同品

之典史各省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缺以之借補自必較速而於典史本項人員亦不致壅滯但典史係驛丞應陞之缺驟補未免稍優查試用人員原有小銜借補大缺之例各省驛丞按俸次約三年有餘可陞典史此項裁缺驛丞於原任省分情形素所熟悉應請仍留各該省遇本缺准補如有典史缺出准其咨署三年後稱職實授其已回籍及在部候挑之員有願赴原省委用者准從之以贊

善鄭虎文為河南鄉試正考官編修羅典為副考官編修李中簡為山東鄉試正考官工部主事魏夢龍為副考官檢討敬華南為山西鄉試正考官刑部員外郎閔鶚元為副考官已卯諭軍機大臣等阿敏道奏稱綽和爾宰桑恩克博羅特會集眾鄂拓克令將游牧移至珠勒都斯惟得木齊綽克察屢諭不遵恩克博羅特親往責問為綽克察戕害等語綽克察目無法紀務即拏獲正法以示懲

微恩克博羅特綽和爾宰桑員缺著吞圖布補授吞圖布員缺著達勒當阿等擬定正陪具奏請旨恩克博羅特性本粗暴朕見時即加訓諭從前授伊宰桑特以其為彼處舊人之子至於殘刻屬眾之事諒所不免其所屬人等亦應將實在情形告知圖什墨勒等奏聞請旨乃敢擅自殺害此等惡習斷不可長吞圖布應嚴加約束毋得再生事端前恩克博羅特向哈薩克進兵時詐稱墜馬傷足居心欺妄宜為屬人所害若能如吞圖布之勇往任事自當承受朕恩著并將此旨曉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知悉哈薩克錫喇係恩克博羅特之叔恩克博羅特有無子嗣令其查明具奏又諭曰舒明等奏明噶特宰桑恩克圖屬人色布騰帶領三十餘戶前來投誠等語色布騰等著暫歸於扎哈沁游牧居住如恩克圖親身來投亦照此辦理并將恩克圖解送來京從前鄂勒哲依奏稱恩克圖與



阿逆同謀。搶掠烏喇特和碩特游牧。今伊屬人色布騰等內附。而恩克圖未見前來。未知隱匿何處。既係附和阿逆之人。斷不得任其潛逃。著傳諭達勒當阿等。俟凱旋時中途查出。拏解來京。并傳諭衆鄂拓克等。協同搜捕。再明噶特舍楞及額琳沁之孫策伯克扎布等。至今並未拏獲。亦著達勒當阿等留心查拏。其或逃入哈薩克境內。此等人非阿逆可比。毋庸帶兵向索。可即遣人曉諭。令其獻出。

聖諭

五

其明噶特屬人著交與沙克都爾曼濟管轄。舍楞策伯克扎布屬人著交與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管轄。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漕運總督瑚寶歷任封疆。宣力有年前。以患病乞假。即命御醫前往診視。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諭王公大臣等。轎夫多開賭場。不獨引誘旗人有礙生計。此等惡習所關甚

鉅。前降旨王等及頭品文職大臣并年歲已到之文職大臣。准其坐轎。餘俱不准乘坐。特令嫻習騎馬。並為旗人生計。禁止轎夫開賭之意。今年少職分未到之人。俱皆乘轎。又不嚴行管束。任聽轎夫開賭。殊屬不成事體。嗣後惟親王郡王大學士尚書准其坐轎。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職大臣俱不准坐轎。仍飭令坐轎之王大臣等各將轎夫管束。倘仍違例乘轎。及轎夫開場聚賭。著步軍統領

聖諭

五

衙門該察旗御史叅奏。嚴加議處。如若徇隱。經朕訪聞。定將失察各員一併治罪。兵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福寧鎮駐防府城。僅止中營一營兵丁。不敷調遣。向於分防福安寧德兩營內撥兵四百四十九名。貼防府城。每年輪派千總一員。隨防經理。但以未弁率衆兵。未免事易因循。亦於營制未合。請將分防之福安寧德兩營守備。令各帶千把一員。仍回府城駐劄。從之。以兵部侍郎

張師載為漕運總督內閣學士程景伊為兵

部侍郎 辛巳中元節

上詣

安佑宮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戶部議准河南巡撫圖

勒炳阿疏稱封邱縣十八年分被淤糧地二

百六十三頃有奇應徵額糧仍照舊額徵收

免其加則從之

實錄卷五十六

高

實錄卷五十六

高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七月壬午諭曰杭州副

都統卓鼐因腿疾奏請解任所遺員缺著五

十七補授 軍機大臣等議准吉林將軍額

勒登等奏移駐拉林阿勒楚喀之三千戶滿

洲紅白賞項請定限十年限滿停止從之

予故多羅順承郡王泰斐英阿祭二次諡曰

恭 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曰班第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

前已降旨親臨祭奠并令三品以上大臣齊

集用昭優卹二臣臨危致命能勇決以示遠

夷有不貪生苟免之人義烈所著可嘉可憫

其靈櫬著准其入城各於本家停設並加恩

入祀昭忠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

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等奏杜爾

伯特輝特王公等帶領屬衆移於卡外居住

請俟明年再移至原游牧地方等語杜爾伯

特輝特王公等感朕深恩約束所屬甚屬可

嘉著舒明納木扎勒等傳旨獎諭明年遷至

原游牧地方務宜管轄屬人耕種謀生仍如

在喀爾喀時守分安居禁止盜竊其有不遵

約束者即照定例治罪所有補授盟長副盟

長及扎薩克等事奏明酌量補授其餘官員

及辦理屬人事宜應歸扎薩克辦理者各扎

薩克自行辦理應會同盟長者會同盟長等

辦理朕當降旨哈薩克令其各守邊界不得

越境侵犯倘哈薩克無故滋擾伊等以逸待

勞善為防禦如有投誠人衆即送至烏里雅

蘇台軍營辦理。伊等亦不得妄生事端。與哈薩克構釁。務宜善體朕心。永享承平之福。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俟擒獲阿逆後。令達勒當阿。富德。帶領索倫察哈爾兵丁。由北路凱旋。哈寧阿。帶領健銳營兵丁。前往兆惠處候旨。但思索倫察哈爾兵丁。俱由北路撤回。即不復至伊犁。所有駐劄伊犁兵丁。應先行派定。此時達勒當阿。應已擒獲阿逆。毋庸更派兵前往。兆惠亦應將抵伊犁著傳諭。兆惠至伊犁時。即留索倫兵二百名。察哈爾兵二百名。健銳營滿洲兵。或一百名。或二百名。共兵丁五六百名。為駐劄伊犁大臣差委之用。其伊犁辦事大臣。亦毋庸永遠駐防。一切事宜。俱與圖什墨勒扎爾呼齊等商酌妥協。令伊等熟習內地條例。俟一二年後。即交伊等輪班管理。所有辦事大臣印信。已飭部鑄給。管理厄魯特二十一昂吉印信。頒發其圖什墨勒。向用圖記之處。亦著停止。俟駐劄

大臣撤回後。此印貯於公所。即令值班之圖什墨勒掌管。永著為例。再蒙古等遵奉黃教。固勒扎。係伊犁善地理。宜重新廟宇。遣大喇嘛前往誦經。著即將此廟為大臣等辦事之地。但應酌量於厄魯特內。派人就近防守。準噶爾原有濟喇特轄一項人員。即於此內派出防守。其伊犁附近地方。可否發綠旗兵前往屯田。亦著兆惠等豫為籌酌。奏聞。免。江西撫州所幫運丁徐王吳漕船。遭風漂沒。米一千一十石有奇。乙酉。上御勤政殿聽政。吏部議奏定例。官員多支驛站錢糧者。降一級調用。支後隨即扣解者。罰俸六個月等語。無論多寡。概議降調。未為允協。請嗣後驛站奏銷各官。其一年內應付錢糧廩給。多支在十兩以內者。降一級留任。十兩以上者。降一級調用。如多支後未及一年。奏銷之期。隨即扣解者。仍照例罰俸六個月。從之。以翰林院侍讀何疇。充日講起居

注官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三格奏在  
阿巴噶斯處拏獲阿道齊屬人應將阿道齊  
一併治罪等語阿道齊並未附和逆早同  
伊兄前來投誠其屬人在阿巴噶斯處毋庸  
深究況投誠人內似此者正復不少如必一  
一辦理衆心易致疑懼著傳諭達勒當阿等  
免其究問 丁亥

上幸清河臨奠將軍班第叅贊大臣鄂容安

諭曰班第鄂容安與薩喇勒一同駐守伊犁

當阿睦爾撒納叛亂之時班第鄂容安捐軀  
殉節而薩喇勒獨自脫逃及拏解來京朕親  
加審訊據稱彼時以賊衆四集恐力不能支  
是以帶兵逃出以圖再舉等語朕因其情節  
尚有應需質對之處將伊暫行監禁今巴寧  
阿伯琨等到京質訊之下情節相符并供出  
脫逃時將朕所賜花翎拔去是其偷生負國  
已屬顯然然在滿漢世受國恩之臣而臨難  
苟免如此自當明正典刑伊本係厄魯特新

附之人不足責以死綏大義今班第鄂容安  
靈櫬已到朕親臨祭奠優予卹典靈櫬俱令  
進城即著旺扎勒帶同薩喇勒前往班第鄂  
容安柩前將逆黨阿巴噶斯克什木先行馘  
耳祭奠令薩喇勒在旁看視夫人孰無死使  
薩喇勒亦能如二臣之引決就義則今日哀  
榮之典自當一體同受乃顛越至此使伊稍  
有人心能無愧乎其阿巴噶斯等俟阿睦爾  
撒納拏獲到日一併正法以彰國憲薩喇勒  
著永遠拘禁將此傳諭中外知之 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去年伊犁亂時跟隨將軍大臣  
之滿洲蒙古侍衛官員喀爾喀王公台吉等  
內其奮勇殺賊及自盡復生後經陸續脫歸  
者朕已悉加恩賞晉秩陞用至陣亡自盡之  
滿洲蒙古侍衛官員喀爾喀台吉等甚屬可  
憫著俟兆惠查明奏到之日交該部照陣亡  
例議奏賞給世職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土

爾扈特遣人前往西藏特派麒麟保帶領同行。今據奏稱已於七月初旬起程赴藏計其回時朕已駐蹕熱河著傳諭麒麟保即帶領土爾扈特使臣由張家口外前赴熱河入覲。○以故喀爾喀扎薩克輔國公巴圖蒙克弟丹巴旌準襲爵。○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納木扎勒奏青滾雜卜遣人至烏里雅蘇台煽惑喀爾喀等情形可疑等語。青滾雜卜居心詭詐深可痛恨著舒明等詳細察看此時若已露背叛情形即會同親王成衮扎布德沁扎布等相機擒拏若尚未生事端止宜留心防範俟哈達哈徹兵回時再行辦理。青滾雜卜游牧與唐努山甚近其或在游牧或向唐努山至烏梁海皆未可定並著傳諭哈達哈臨期確訪或先派兵豫阻去路再行擒拏毋得任其脫逃再貝勒車登扎布呈稱不能辦理臺務必係青滾雜卜指使著一併拏解來京其臺站事務即速交親王成衮扎布接續

辦理毋致貽誤。至哈達哈等自哈薩克回時馬匹不免疲瘦舒明等即豫選馬匹善為牧放俟哈達哈將到即解往接續以增兵力並著內閣學士阿桂速赴軍營協同辦理。○諭喀爾喀王公等曰青滾雜卜原係獲罪斥革之人因其尚知奮勇仍加恩承襲貝勒並授為喀爾喀副將軍上年從征伊犁加恩封授郡王稍有人心自當感激圖報孰意其深負厚恩實出情理之外伊前同阿逆進兵時聽從指使將巴特瑪車凌之弟諾爾布丹津私行帶回將軍大臣叅奏阿逆罪狀竟敢潛為洩漏嗣後追擒阿逆退縮阻撓奏請兩路出師五萬方可追緝種種悖繆乖張不可枚舉彼時本應即行正法朕因念及伊祖博貝舊日勞績特加寬宥以觀後效是以此次辦理烏梁海復授為叅贊予以自新之路伊至烏梁海並未拏獲鄂木布果勒卓輝等即徹兵而回雖尚有將軍哈達哈等領兵在彼伊即

退回。無關輕重。但既為叅贊。並不奏請諭旨。亦不容報將軍。帶兵擅回。律以軍法。罪不容誅。且捏為種種浮言。煽惑衆聽。其心實不可問。試思辦理準噶爾一事。原為喀爾喀經理久長之計。是以命將興師。以期一勞永逸。然選派喀爾喀官兵。俱經賞給錢糧米石。派辦牲隻。何次不發給價值。而青滾雜卜。乃謂喀爾喀以連年用兵為累。是誠何心。至於軍行賞罰。乃國家憲典所必行。達木巴扎布係管理杜爾伯特游牧人員。縱令巴朗脫逃。諱匿不報。額琳沁多爾濟監視阿逆來京。明知其叛跡已露。袖手旁觀。致令免脫。二人情罪。斷難姑容。然猶念伊等祖父不忍加之顯戮。令其自盡。此而曲為寬縱。國法何在。而青滾雜卜。乃謂喀爾喀係青吉斯汗後裔。向不治罪。此語舛謬更甚。如朕宗室中有犯刑章者。朕又何嘗廢法耶。至於稍知奮勉。如巴雅爾什第桑寨多爾濟及車布登扎布等。則俱優封。

顯秩。賜予便蕃。青滾雜卜。寧不聞之耶。已交軍營大臣等。拏解青滾雜卜來京治罪。本應除其屬衆。削其封爵。朕始終眷念伊祖。不忍泯其勞績。所有貝勒封爵。仍施恩准。令額琳沁之子旺布多爾濟承襲。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有功者予之厚恩。犯法者斷無姑貸。將此曉諭衆喀爾喀王公等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衮扎布。世受國恩。深知感激。伊聞青滾雜卜種種狂悖。即移咨納木扎勒。轉奏。能念伊父額駙素日篤誠。力圖報効。深堪嘉予。著賞荷包一對。以示優眷。青滾雜卜去歲進兵時。迎合阿逆。種種不法。今又擅自徹兵。復託言衆喀爾喀以用兵為累。逞其詭詐。喀爾喀等深受國家厚恩。斷不為伊煽惑。已降旨詳悉曉諭。青滾雜卜應即拏解來京治罪。朕已諭舒明阿蘭泰等。會同親王成衮扎布。德沁扎布等。審機辦理。青滾雜卜乃無足重輕之人。第喀爾喀舊臣僕中有似此敗。

類不可不申明國憲成衮扎布等務宜留心防範毋得洩漏此時如應速為擒治即會同衆喀爾喀王公等領兵擒拏否則仍遵前旨俟哈達哈等回時再行辦理○叅贊大臣富德奏臣遣瑞綽勒圖扎什保確探兩路大兵信息至濟爾瑪台地方遇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已渡額爾齊斯河即令臣等由阿勒圭前進會齊迅即帶兵前往俟遇哈達哈時會議將兵丁分隊進發聲息相通協擒逆賊再從前脫逃之唐古忒至散秩大臣烏魯木游牧內搶掠已為烏魯木所殺又擒獲與唐古忒同逃之索諾木達爾扎之子蒙固勒訥默庫二人係額琳沁之女所生并喇嘛羅布占三濟亦係同額琳沁行走之人現在派員解至軍營報聞 庚寅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乾州民吳代夫妻司氏 辛卯吏部議奏州縣監獄雖係吏目典史專管至州縣為有獄官亦有稽察之責從前例無處分請嗣後

斬絞罪犯不加扭鎖以致自盡該管官應降一級調用者有獄官罰俸一年凌遲罪犯不加扭鎖以致自盡該管官應降二級調用者有獄官降一級留任從之 壬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軍機大臣等車凌車凌烏巴什等自歸降以來感朕厚恩奮勉効力今移至額爾齊斯舊游牧地方遣使請定輪班朝覲之期具見誠悃伊等遣使請安毋庸立定期限每年原應遣人來京領俸若於遣使請安之時支領俸餉事屬兩便至輪班朝覲一事杜爾伯特部落著分作三班每年輪值一班來京入覲即於明年為始應何處盟長帶領王公台吉等來京交該盟長等酌量定議具奏至伊等遷回舊游牧後自需馬匹應用著施恩將從前領赴軍營應交馬駝等項展限至戊寅年交還以示體卹再從前舒明等奏請安插達什達瓦部落人衆於和通鄂博布



勒罕察罕托輝地方原因卡內額克阿喇勒等處現有杜爾伯特人等居住是以如此籌辦今杜爾伯特人等既經遷去所有達什達瓦人衆著即在額克阿喇勒地方游牧又諭曰舒明等奏沙喇布魯圖等卡所派和托輝特台吉兵丁聽從青滾雜卜私行棄卡潛回等語前因青滾雜卜雖私行徹兵尚無背叛形跡姑俟哈達哈等回時再行辦理今其罪狀已著不容稍緩著傳諭舒明等此時如

哈達哈等已回即會同辦理否則即將現在駐劄兵丁酌量調遣會同親王成衮扎布德沁扎布桑寨多爾濟及塔勒瑪善等同至和托輝特游牧即將青滾雜卜并伊妻子拏解來京其屬人內聽從指使人等俱著擒拏正法俾衆人知所畏懼朕念青滾雜卜之祖博貝舊勲不忍削其封爵仍著額琳沁之子旺布多爾濟承襲貝勒其屬人等俱查出交旺布多爾濟管轄上年青滾雜卜至伊犁時收

取達瓦齊之物甚多一一查出有應解京者即行解京餘著賞給効力官員人等並將從前進兵時掠取馬匹牲畜等一併查出歸公充用阿蘭泰著仍留納密爾沙扎海軍營辦理事務俟青滾雜卜拏獲後再將擅棄卡座之台吉兵丁等查明從重治罪又諭曰青滾雜卜叛跡已著舒明等會同親王成衮扎布等領兵擒拏哈達哈自哈薩克回時務宜趲行會同辦理即已後期亦可堵禦青滾雜卜逃竄之路更為妥協再多爾濟車登亦係和托輝特部落今既辦理青滾雜卜若不行告知恐伊反生疑懼著哈達哈留心試看果其人無可疑則將擒拏青滾雜卜之事明白諭知且告以係青滾雜卜一人之罪與伊無涉令伊協力擒拏事後尚當格外加恩若不深信即無庸告知并将伊拏送京師哈達哈務宜詳慎辦理以杜爾伯特扎薩克多第巴子尼爾完齊承襲扎薩克以病休四

川蠻夷長官司文煜子德厚襲職。○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奏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及達什達瓦部落特古斯哈什哈之妻俱率領所屬由珠勒都斯向巴里坤前來等語。沙克都爾曼濟上年來京入覲朕見其為人誠實深感朕恩。今因其舊游牧地方無以資生。跋涉遠來殊堪憫惻。準噶爾頻年不靖自相蹂躪厄魯特等生計自不免艱難。然使台吉等各收集屬衆在各游牧地方耕種牧養善自謀生不過一二年間元氣即可全復。今沙克都爾曼濟等雖向巴里坤前來究非本土難以久居。況現在喀爾喀地方居住之杜爾伯特輝特和碩特人等俱令移回舊游牧。又節次傳諭伊等嚴禁盜賊各安本業。則沙克都爾曼濟等自宜仍回本處。但甫經遠至復令遷回不免勞頓轉瞬又屆冬令行走稍艱。今年即令沙克都爾曼濟等暫住巴里坤地方俟明春再議遷回雅爾哈善將此

詳悉曉諭伊等並查明戶口人數酌量賞給口糧以資食用。其達什達瓦部落人衆亦量為賞給。即令由阿濟必濟邊卡前赴阿爾台會同達什達瓦人等一併居住著交與富森辦理。○諭衆鄂拓克等曰爾準噶爾地方數年用兵致厄魯特等生計維艱。今由各游牧處移駐哈薩克地方奉公守法者固多而乘便擄掠者亦難保其必無著宣諭衆王公台吉宰桑等各宜嚴以御下如有草竊為奸者即查拏重懲俾宵小斂跡各安耕牧長受朕恩。○又諭據雅爾哈善奏稱庫車鄂什等處回子伯克鄂對色提布阿勒氏等來降據色提布阿勒氏稟稱去歲差往回子地方侍衛托倫泰被葉爾羌喀什噶爾回子拘留此語究屬無憑業經咨查策楞兆惠等語前據策楞奏稱來降之鄂對等若發回原處恐為霍集占侵害俟偵探托倫泰之侍衛塔奇圖到日詳詢庫車鄂什情形再行辦理托倫泰塔

奇圖曾否回來。策楞尚未奏到。至伯克鄂對等。或令回原處。或應如何安插。著兆惠酌定。咨行巴里坤。并寄知雅爾哈善。於鄂對等至巴里坤時。將咨查情形曉諭。稍加恩賞。令其暫住。俟葉爾羌喀什噶爾使臣到日。問明後。應行安插何處。著兆惠咨行伊等。再行定議。○緩江蘇山陽清河桃源安東大河泰州銅山沛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等十三州縣衛。本年被雹災民額賦。○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據哈密貝子玉素布呈稱。從前哈密回人耕種德都摩垓圖古哩克等處地方。仍請賞給耕種等語。哈密回人生齒日繁。現在準噶爾全部底定。無庸於此等地方更設卡座。著施恩將德都摩垓圖古哩克地方。仍賞給回人耕種。○原任定西將軍策楞奏。前侍衛中秋拏獲厄魯特巴顏解至軍營。臣等將伊所告阿逆帶領哈薩克兵三萬前來之語。詳悉訊問。實係捏造。希圖搖惑衆心。

因即將巴顏正法報聞 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予故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班第祭葬如例。諡義烈。兵部尚書襄勤伯鄂容安祭葬如例。諡剛烈。○丙申諭朕此次巡幸木蘭。著履親王裕親王大學士來保陳世倌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并年滿千總等官。并俱著王大臣等照從前之例驗看。至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著照例自啟鑒之日為始。俱齎赴在京總理處加封交內閣隨本呈送。行在。候朕批示。隨本發回。仍於總理處交齎摺人祇領。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戶部尚書現奉差在外。朕巡幸木蘭之後。辦事乏人。蔣溥不必隨往。○吏部議准鴻臚寺奏稱。官員謝恩。請嗣後吏兵二部陞遷選補文武月選官員。於具題奉旨後。將在京各員詳細

造冊按月開送其題陞調任揀發省分及京察一等大計卓異教職俸滿陞用並降調革職奉恩旨錄用之文員又題陞揀發輪用滿員豫行保舉及揀發衛守備南漕効力武舉并分別營衛之門衛千總暨軍政卓異保舉堪勝總兵保列一等并降調革職奉旨從寬留任之武員并各衙門各旗分盛京各省駐防文武官員由吏兵二部帶領引見者亦於奉旨後由部移送各該衙門自行帶領引見者各該衙門開送在京文武各員有奉特旨及議敘加級紀錄者亦令各衙門開列職名移送照例定期傳令謝恩此內如有患病丁憂事故不能依限赴寺者京員由該旗及該衙門知照外員即令該員呈明准其補行謝恩如無故逾限不准寬免從之予故原任提督加太子少保衛王郡祭葬如例諭勤懇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東鹿縣賈百戶村緊逼漳沱河因六月河水陡發浸坍民房

晚禾淤壅現已勘實應請給價修葺其被淹地畝穀豆損傷缺乏之戶應請借給籽種至河灘貧民房間坍塌糧食浸壓應請撫卹人口多者每戶給米四斗少者給米二斗得旨如所議行仍督率屬員善為撫卹俾需實惠江西巡撫胡寶瑤奏龍泉縣地方於六月大雨蛟水驟發溪河漫溢勘不成災所有衝損人口坍塌房屋及低田間有淤壅各給銀撫卹均已得所報聞又奏寧都州改為直隸所有該州及瑞金石城二縣生童歲科兩考部議令仍赴贛郡應試但瑞石兩縣生童多一跋涉茲據該州縣紳士呈請自行建造考棚查江南各直隸州亦有另建考棚之處且該州就近提調稽查更為親切得旨允行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遵旨停撤各處所調馬匹仍飭甘省各營將現馬牧放俟九月後加意餵養備用得旨知道了但今又有沙克都爾曼濟來巴里坤乞恩之事仍

恐似此者不少。可儘力多辦茶米。以為賑卹之用可也。又奏甘省臺站文報本多現辦軍務差使更繁。原設驛馬不敷。經臣奏明每驛暫雇民馬二十匹。協濟茲緣民馬俱欠。臆壯據司道等轉據各州縣請將民馬散歸自願。照數備辦。扣捐幫貼餵養。亦屬急公之意。俟大功告竣後。查明應差毋誤。各員奏請量敘得旨是。○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首報升科二次請展之限。今已期滿。但各屬尚有續

實錄卷五十七

三

報成熟地畝。請再寬限一年。俾羣知首報免罪。糧賦漸可清釐。報聞。山西巡撫明德奏晉省兵丁紅白賞項。原領帑本一萬九千兩。所得息銀。惟臣標兩營太大。三鎮標六營。蒲州一協。太原平陽二營。已經賞給其餘大小一百一十營。均未開賞。查晉省當商頗多。亦善營運。司庫現存閒款。請動借八萬兩。交商一分生息。至六年後除歸新舊帑本外。可存息本銀七萬餘兩。每年生息八千六百餘兩。

足敷通省惠兵之用。並請嗣後酌定賞銀紅事三兩。白事五兩。再太原城守尉原領賞帑。息不敷用。亦請於綠營息銀內通融支給得旨允行。

實錄卷五十七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八

監修總裁官巡撫總督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曾燦鑾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八月丁酉朔祭

先師孔子遣和親王弘晝行禮以故三等

輔國將軍素爾登額繼子愛新德照例襲奉

國將軍以故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班第子

三都布多爾濟襲職戊戌祭

大社

大稷遣果親王弘瞻恭代行禮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

濟等奏青滾雜卜擅徹卡座兵丁業經派兵

接續并將台吉阿雅喇等傳布青滾雜卜徹

兵原文查出呈覽桑寨多爾濟辦理甚屬妥

協著交部議敘俟擒獲青滾雜卜時并將台

吉阿雅喇等一併擒拏勿令脫逃至棄卡兵

丁皆係蒙古無知之人著加恩免其治罪并

通行傳諭各卡台吉兵丁等果能悔悟速回

本卡者台吉即指名具奏其兵丁酌量賞賜

以太僕寺卿張映辰為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己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庚子熱河副都統富當阿奏貧乏

孀孤及單身閒散請於滋生銀兩內每人月

賞養育銀一兩五錢俟伊等子嗣長成挑補

馬甲差使時停給得旨好辛丑諭軍機大

臣等前降旨令達什達瓦部落人眾赴額克

阿喇勒地方游牧今舒明奏稱伯什阿噶什

烏巴什等前來入覲其屬人在青吉勒暫住

等語其地已與卡甚近著一併令赴額克阿

喇勒地方居住俟明年再令遷回舊游牧

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江南河工經前番整頓之後在工大小官員自應凜遵法紀洗滌自新不意尚有孫廷鉞舒超等愆不畏法通同侵冒實出情理之外今據尹繼善等審訊確實若不從重懲創何以示警孫廷鉞舒超依擬即行正法在尹繼善駐劄江寧辦理督務相距尚遠至富勒赫專司河務近在耳目之前於此等侵冒重弊不能即時覺察直待屬員互揭事跡彰著始行會參則平日所司何事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依議尋議富勒赫應照例革任得旨富勒赫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又諭曰巴海著在散秩大臣上行走所遺正紅旗蒙古都統員缺著達色補授達色所遺黑龍江將軍員缺著綽勒多調補綽勒多所遺涼州將軍員缺著保德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舒明等奏喀爾喀貝勒車布登亦

徹兵擅回朕意車布登不應為青滾雜卜所惑今復奏伊在那林喀喇地方暫行駐兵聽待調遣等語看來實非聽信青滾雜卜之言果不出朕所料至伊稱果勒卓輝博博等俱已逃入俄羅斯不必遣兵追逐所見甚是著傳諭車布登即帶所有兵丁會同親王成衮扎布等速往和托輝特擒拏青滾雜卜伊係喀爾喀舊人今見青滾雜卜負恩背叛必深為痛恨務奮力擒拏以雪眾喀爾喀之恥。順天鄉試以戶部左侍郎兼管府尹事劉綸府尹陳兆崙為監臨官刑部尚書劉統勳為正考官刑部右侍郎蔡新為副考官。癸卯諭現在兵部滿漢侍郎或派隨圍或經出差在京辦事乏人程景伊不必隨往木蘭。命理藩院尚書納延泰馳驛前往北路軍營查辦事務。又諭曰納延泰現在出差所有正藍旗滿洲都統事務著和親王署理正藍旗蒙古都統事務著伍齡安署理。命工部侍

郎夢麟在軍機處行走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奏稱青滾雜卜叛跡已著恐衆喀爾喀等俱為煽惑遂向伊等曉示利害等語納木扎勒辦理甚是喀爾喀等不免為青滾雜卜搖惑然亦不過無知之輩其世受國恩明白事體者決不應出此著傳諭舒明等遵旨即行辦理並明白曉諭喀爾喀王公等令其協力擒拏毋墮奸計再據巴蘭泰奏巴勒達爾達什丕勒齊旺等告稱聞青滾雜卜欲擄掠伊等游牧伊等俱回至游牧豫備等語看此情形愈宜即為擒治舒明等務期妥速辦理 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奏回人莽噶里克遣子白和卓入覲報聞 乙巳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 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衮扎布舊任將軍今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徹兵將回著授成衮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回時將

印信交與掌管成衮扎布接到諭旨即辦理將軍事務帶兵前往和托輝特擒拏青滾雜卜舒明阿蘭泰桑寨多爾濟德沁扎布塔勒瑪善等俱著授為叅贊大臣桑寨多爾濟如尚未同舒明進兵即在彼處會同阿蘭泰辦理馬匹事務 又諭曰厄魯特公布魯勒之子瑪木特同輝特汗巴雅爾等遣使來京請安詢知布魯勒上年出痘身故其公爵尚未承襲因特施恩令瑪木特承襲布魯勒公爵但外藩王公扎薩克等襲職俱由該盟長等擬定應襲之人報部奏請今噶勒藏多爾濟等係新降之人不諳定例未經報部著傳諭兆惠遍行曉諭嗣後有事故應行襲爵之人該盟長等報明該部奏請不得援此次瑪木特之例 諭喀爾喀王公等曰副都統巴蘭泰奏稱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等屬人揚言青滾雜卜欲搶掠衆喀爾喀等游牧伊等俱回游牧防護等語青滾雜卜負恩背叛種種



不法。早應擒拏治罪。今又欲搶掠喀爾喀等游牧。情理更屬可惡。喀爾喀衆王公等皆沐國家厚恩。自不為青滾雜卜煽惑。朕可深信。已勒達爾等之歸保游牧。亦無庸深責。但青滾雜卜欲搶掠喀爾喀。伊獨非喀爾喀之人。自相戕賊。伊將焉往。即如羅布藏丹津逃竄準噶爾。已數十年。今伊犁底定。尚不能逃天網。俄羅斯不容留內地逃人。亦爾等所知者。青滾雜卜不過逞其奸詐。搖惑衆心。朕已早料其無能為也。至已勒達爾等。聞有將喀爾喀王公盡行拏問之語。其為青滾雜卜奸計更屬顯然。喀爾喀王公等數年來効力戎行。朕加恩體卹。無所不至。惟額琳沁多爾濟達木巴扎布等二人。貽誤軍務。不得已治以應得之罪。此外之優封晉秩者。不可勝計。即以青滾雜卜而論。上年畧知奮勉。即施恩晉封郡王。其種種不法之處。皆曲為寬宥。今乃肆行背叛。理應絕其封爵。朕尚念其祖父舊勲。

令旺布多爾濟承襲貝勒。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毫無偏倚。特為詳悉曉諭。爾喀爾喀王公等務宜遵朕訓示。黽勉効力。無為浮言所惑。自取罪戾。丙午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青滾雜卜負恩背叛。種種不法。已屢降旨曉諭。衆喀爾喀等喀爾喀王公等。世受國恩。自必切齒痛恨。雖駐劄卡隘臺站。台吉兵丁。亦有為青滾雜卜所惑。擅回游牧者。此皆無知之輩。斷非有心黨惡。此時如已回至卡隘臺站。朕自格外寬宥。不加譴責。若仍觀望不前。一經查出。定行從重治罪。呼圖克圖乃喀爾喀部落供養大喇嘛。尚卓特巴喇嘛係代呼圖克圖辦理事務之人。應於爾等信任之沙畢納爾內揀選數人。前往各游牧曉諭。俾知安分守法。毋為浮言所惑。貴州巡撫定長疏報。思州鎮寧清鎮清平甯安黃平湄潭七府州縣。二十年分報墾田二百七畝有奇。又墾山土坡地五百三十一畝。有奇。分別

六年十年後入額升科。命喀喇沁貝子瑚圖靈阿郎中噶木布馳赴北路軍營清查臺站。免乾隆十年以前直隸慶雲縣舊欠電課銀一百一十六兩有奇。海豐場舊欠電課銀一百三十兩有奇。丁未。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

上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舒明等奏青滾雜卜現在游牧居住其屬衆移居唐努山地方等語。唐努山離新烏梁海甚近。著舒明等選派侍衛數員同桑寨多爾濟護衛都喇勒遣往新烏梁海曉諭總管赤倫帶兵協擒青滾雜卜。赤倫果能奮力朕自格外加恩。又諭曰。普慶等奏辦理值班事務。扎薩克台吉遜都布及管理馬匹扎薩克台吉承袞扎布等人甚誠實俱能約束屬人。又協理台吉

達瑪琳接續臺站行走奮勉等語。遜都布等甚屬可嘉。著賞給荷包以示獎勵。俟拏獲青滾雜卜後另行加恩。值班地方乃伊等聚集之處著鈔錄朕旨遍行曉諭。至貝子諾爾布扎布公多岳特等擅帶收放馬匹私回游牧著交將軍成袞扎布查辦。並令其即往原駐劄處管理馬匹。伊等不諳法度。此次姑從寬免。如更有誤差。委朕必重治其罪。吏部議准。吉林將軍額勒登等奏稱阿勒楚喀地方所造倉廩請照拉林之例補放倉官一員。筆帖式二員。於本處旗員內揀選倉監督一員。其倉官員缺仍照例於本處無品級筆帖式內揀選補放。筆帖式員缺亦照例保題陞用。其倉監督一員亦准於該處旗員內揀選題請補放。從之。戊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前往哈薩克擒拏阿逆。今天時漸寒。

馬力亦恐疲乏。如阿逆尚未就擒。毋庸更為深入著傳諭一面徹兵。一面曉諭阿布賚朕念哈薩克係邊遠部落。以一逃人之故。大兵久壓其境。使伊等不得安居。是以暫行撤回。以圖再舉。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即將厄魯特兵丁。這回各游牧。自行輕騎帶兵。速由阿爾台一路前行。併力擒拏青滾雜卜。其後隊兵丁亦派員帶領陸續而行。即此時青滾雜卜已經就擒。亦須帶兵赴喀爾喀各游牧。善為安撫。并諭哈寧阿。仍遵前旨。帶兵數百名前往伊犁會同兆惠辦事。已酉。

萬壽節

上詣

奉先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 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宮行禮○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進表行慶賀禮○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 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衮扎布領兵擒拏青滾雜卜諒不日即可就擒但恐尚有需用內地兵丁之處應豫為派定著傳諭綏遠城將軍富昌於所轄兵丁內揀選二千名豫備候朕旨到日即帶領起程并諭吉林將軍額勒登揀選馬數千匹解往黑龍江

以應打牲索倫等處兵丁調遣之用。其錫林郭勒盟長親王品級索諾木喇布坦厄魯特貝勒羅布藏多爾濟等游牧與喀爾喀甚近。倘或需添派兵丁。即於此二處各選兵一二千名聽候調遣。並傳諭黃廷桂速赴寧夏會同羅布藏多爾濟等商辦馬匹。及賞給兵丁事宜。又諭現在青滾雜卜自軍營私行逃歸。并唆衆喀爾喀人等令其羣生搖惑。其叛逆已顯著矣。已命親王成袞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督師擒拏。並令阿拉善貝勒羅布藏多爾濟將伊所轄兵丁派出一二千名以備調用。此番豫備兵丁一面令羅布藏多爾濟派出之後。前赴寧夏會同黃廷桂商辦賞給兵丁之項。並馬匹價值。黃廷桂接到諭旨。即赴寧夏會同羅布藏多爾濟商辦。如伊游牧馬匹不敷。黃廷桂即於所轄綠營馬匹內酌撥豫備。其兵丁按例賞項及賞給馬價之處。皆與羅布藏多爾濟議定。將銀兩運至寧夏。

道庫豫備。若用彼之兵。即行辦給。不致遲誤。方妥。但此事不過先事豫辦。不必聲張。務須慎密。再趕送巴里坤之馬。起程者若干。未起程者若干。著該督查明速奏。其未起程者。用為此項備用。想亦不致大費周章也。尋奏遵旨。先撥銀二十萬兩。運至寧夏。臣兼程赴寧。同羅布藏多爾濟商定賞項備用。其游牧馬匹如或足用。即折給馬價。至陝甘兩省原調馬四萬匹。除撥解巴里坤三千匹外。餘俱趕回原處餵養。若伊處本馬不足。即於甘省附近各營調撥。均已足用。得旨。此事不必張皇。目今喀爾喀皆知向所為非是。勉力供差矣。不過一么麼逃虜。易於辦理。即阿拉善之兵。亦可不用矣。將此諭令羅布藏多爾濟知之。

庚戌

上奉

皇太后御暢春園 幸圓明園 遣官祭關帝廟 諭軍機大臣等朕命親王成袞扎

布為定邊左副將軍擒拏青滾雜卜應需人  
協同辦理伊弟車布登扎布現在軍營著傳  
諭哈達哈即令車布登扎布會同富德帶兵  
五六百名速行回至成衮扎布處辦事又  
諭昨降旨令富昌選派兵二千名聽候調遣  
現在烏里雅蘇台內地兵丁甚少地方緊要  
著即於所選兵丁內先派一千名交副都統  
阿爾賓郝善先行帶往駐劄餘著富昌續行  
帶往○命仍授蘇巴什里公品級賞銀三百

實錄卷五十八

五

兩同侍衛誠林馳赴軍營辦理臺站 辛亥  
遣官祭昭忠祠 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  
照管輝特人等已回各原游牧現在無事著  
與德木楚克同赴將軍成衮扎布處辦事俱  
著在叅贊大臣上行走 又諭據普慶等奏  
扎薩克台吉遜都布承衮扎布告稱德沁扎  
布給一無印文書傳令伊等散回游牧伊等  
未經聽從等語遜都布承衮扎布深曉大義  
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公品級又據奏稱貝

勒車木楚克扎布接續臺站亦屬奮勉著賞  
給荷包以示獎勵至德沁扎布給發無印文  
書傳散人眾或係他人假冒伊名亦未可定  
姑從寬不必深究著傳諭德沁扎布速飭所  
屬仍回各所派地方接續臺站安設卡座不  
得稍有貽誤○又諭昨已降旨令達勒當阿  
哈達哈等徹兵會同成衮扎布擒拏青滾雜  
卜今喀爾喀貝勒車登扎布復棄其所管臺  
站而貝勒車布登亦私回游牧伊等係世受

實錄卷五十八

六

國恩之人乃目無法紀深為可恨著傳諭達  
勒當阿等回至軍營時將車登扎布等傳齊  
聽候調遣如少有可疑即將伊等一併擒拏  
治罪 又諭曰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  
見喀爾喀等潰亂情形迅即差人告知章嘉  
呼圖克圖甚屬留心朕甚嘉悅但朕授親王  
成衮扎布為將軍往擒賊逆青滾雜卜并降  
旨曉諭安撫眾喀爾喀等在喀爾喀等不過  
因連年勞於軍營借此各回游牧處耳斷無

順從青滾雜卜之理。仍令章嘉呼圖克圖。寄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令其傳諭喀爾喀等。各顧職守。勉力當差。併著章嘉呼圖克圖。於二十二三等日。到熱河。朕另有旨諭。命將軍保德署理綏遠城建威將軍。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九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副都統軍功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乾隆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壬子諭曰和托輝

特青滾雜卜乃喀爾喀內一小部落無足比數者上年跟隨班第等出師伊犁始則趨奉班第及見阿睦爾撒納潛蓄叛志伊亦隱有貳心與叛賊交結伊見朕辦理額琳沁多爾濟之後心懷疑懼自軍營私行逃歸遂將伊犁所有卡座臺站兵丁盡行撤回並布散語言多方煽誘眾喀爾喀人等亦有竟棄臺站潛歸游牧處者在眾喀爾喀斷不因伊一人負固便生叛心然青滾雜卜則已逆跡顯著

不得不明正其罪。現已命親王成衮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督師擒拏。自可計日授首。并屢經降旨。曉諭衆喀爾喀等。協力擒剿。如能即行獲獻。自可無煩師旅。即不然。則就近調遣布置。我之兵力已足戡定。況現今準噶爾盡入版圖。其北則俄羅斯境地。伊即欲逃竄。斷不能脫身遠颺。適足見其狂愚。自取誅滅耳。況朕年來辦理準噶爾一事。本意原非得已。試思車凌車凌烏巴什等來降時。堂堂天

朝豈可拒而不納。至阿睦爾撒納率衆來歸。若使深加拒絕。伊有不早肆行劫掠。為患於喀爾喀者乎。繼而狡賊中叛。勢不得不命將追擒。如令置而不問。伊必潛據伊犁。侵擾無已。是朕之前後興師問罪者。全為保護衆喀爾喀游牧。而青滾雜卜轉以用兵致累為辭。流言四布。在衆喀爾喀怯懦性成。妄生疑懼。於雍正年間用兵之際。即屢有劫奪之事。旋亦綏靖。今經朕曉諭之後。揆其事理。青滾雜

卜孤立之形。已見自可計日就縛於西陲大勢。本無關輕重。但其反覆背恩。實出情理之外。恐我內外臣工。未能周悉。用將辦理緣由。宣諭知之。以奉天府府丞宮煥文為太僕寺卿。癸丑。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

經過州縣地方。著照例蠲免本年錢糧十分

之三。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刑部

監禁阿巴噶斯庫什克什木等。本應俟阿逆

擒獲時。一同正法。今已患病垂斃。著即行凌

遲。以彰國憲。又諭曰。兆惠奏查出擅殺宰

桑恩克博羅特之得木齊綽克察等。請旨正

法等語。著照所奏辦理。其查拏綽克察等之

得木齊車楞巴布和托甚。屬奮勉著加恩補

授佐領。並賞給孔雀翎。以示鼓勵。又諭據

兆惠奏吐魯番回人莽噶里克懇請將伊屬

衆編次旗分佐領等語。莽噶里克感戴朕恩，甚屬可嘉。著施恩封授公爵，即照額敏和卓之例。編次旗分佐領，再宰桑賽齋喇呼得木齊之子阿布濟爾噶勒等，將盜竊臺站馬匹、賊人擒拏，亦屬可嘉。著授賽齋喇呼為散秩大臣，賞緞二疋。阿布濟爾噶勒等賞緞一疋。銀二十兩，以示鼓勵。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甲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將軍富昌奏右衛副都統舒常六格協領成德佐領六雅圖所屬防禦福保逃走，並不具報，及至查詢，又更改日期，偽報等語。舒常六格均著革去副都統，在粘竿處効力贖罪。該協領成德佐領六雅圖著交部嚴加議處。舒常六格所遺員缺，著蘊著拔常補授，即赴新任。侍衛誠林達松阿奏第二十八臺八月十一日有喀爾喀五十餘人將官馬官駝並臺員衣物擄去，第

二十九臺八月初十日有羣賊百餘將商人駝隻物件擄去，現已咨行郎中福鼎將接設臺站兵攢派三百名，催赴尚書納延泰處，再守護臺站。現挑兵五百名，或令撥補臺站，或調用他處，請旨遵行。得旨：此項兵丁速撥補臺站。不然，恐於事有誤，勉之。至喀爾喀等不過一時之驚擾已耳，斷不至別生事端。爾等毋恐。其二十九臺事甚有關係，速告知將軍成衮扎布，如遇賊人，即與勦洗，不必瞻顧。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乙卯，諭軍機大臣等：納延泰奏喀喇沁二十七、八等臺站為喀爾喀賊人搶掠，已交臺站附近王車凌拜都布等部落人等查拏賊人，並向歸化城調兵接續臺站等語。辦理甚是。前已降旨諭富昌派兵二十名前往烏里雅蘇台，又派公蘇巴什里侍衛誠林會同達松阿等將喀喇沁臺站安設至烏里雅蘇台，並據蘇巴什里等奏聞安設妥協，著再傳諭富昌先派兵三百名。



作速起程馳赴並著瑚圖靈阿保德速往察  
哈爾四旗選兵一千名帶領至烏里雅蘇台  
接續臺站查拏賊人其車凌拜都布上年進  
兵伊犁病故應襲王爵未經該盟長等擬請  
承襲今著加恩即令伊子丹衷多爾濟承襲  
務將搶掠臺站賊人令其擒拏治罪是日  
駐蹕要亭行宮 丙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公敏珠爾多爾濟著授  
為營長帶領察哈爾兵丁馳驛前往北路軍  
營並派侍衛敏珠爾等九員及司員留保住  
等齋諭送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處曉諭  
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 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遣官祭賢良祠 諭據多  
爾濟奏稱喀爾喀車臣汗部落屢遭荒歉扎  
薩克輔國公成袞等六旗查明實在窮苦無

依之人請賑給牲價銀四千一百九十四兩  
等語蒙古屢遭荒歉無以餬口朕甚軫念著  
加恩賞給所需折給牲價銀兩令直隸總督  
於熱河道庫動支派委妥幹地方官一員旗  
員一員解往交多爾濟會同車臣汗嘛呢巴  
達喇公同散給 諭喀爾喀王公等曰爾衆  
喀爾喀世受國恩今因青滾雜卜煽惑竟有  
擅棄卡座臺站私回游牧者應即發兵致討  
已派滿洲蒙古內扎薩克等兵丁分路前往  
繼思爾等無知負恩一朝殄滅心實不忍是  
以特派章嘉呼圖克圖率同內地大臣及內  
扎薩克王公等前赴鄂爾坤塔密爾等處齊  
集爾喀爾喀衆王公等會盟爾等果能感念  
國恩深悔誤聽青滾雜卜之罪即曉諭擅棄  
卡座臺站人等仍回各處當差協力擒拏青  
滾雜卜不惟寬宥爾等之罪並將格外加恩  
倘爾等力弱不能擒拏朕自派兵辦理亦不  
爾責爾等如能遵朕諭旨朕即將現在已發

兵丁酌量撤回。使爾等照舊安居。毫無侵擾。爾等其深思熟計。一切與章嘉呼圖克圖陳明轉奏。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係爾衆喀爾喀供養喇嘛。亦著前來會盟。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厄魯特達瑪琳稟稱。伊係額駙阿保屬人。從前出征和通呼爾哈諾爾時。為準噶爾所據。今帶領妻子并所屬布庫勒等四十戶。投來等語。達瑪琳既係厄魯特郡王額駙阿保屬人。即交與阿保之子貝勒羅布藏多爾濟游牧。內安插其布庫勒等四十戶。著交兆惠於二十一昂吉內歸併居住。又諭曰。巴祿奏稱。伊至努喇接達勒當阿移咨。將哈薩克汗巴巴人等擊敗。尋遇阿睦爾撒納帶兵橫阻。經官兵痛勦。潰敗等語。據此。則達勒當阿等已兩次大勝。現在如擒獲阿逆。自即徹兵。如尚未獲。著達勒當阿等。即向阿布賚汗巴巴云。大兵之來。專為擒捕阿逆。汝等抗拒。致被我兵擊敗。如汝等將

阿逆擒獻。當奏聞大皇帝。加汝等重恩。此時漸冷。大兵暫徹。俟明年行兵時。進攻如阿逆。一日不獲。即二年或十年二十年。兵斷不止。汝等游牧。何以當之。尚獲安居乎。其如何擒獻阿賊。悔罪乞恩之處。早自為計。一面曉諭。一面徹兵。由北路速行。此旨。發交兆惠速寄達勒當阿等。並寄巴祿知之。又諭西路坐臺察哈爾。厄魯特兵丁。馳遞甚速。著加恩。察哈爾兵丁。賞給一月錢糧。厄魯特兵丁。賞給兩月錢糧。以示朕體恤兵丁至意。又諭。派往哈薩克之兵。現在撤回。著將安濟海所存路費牲畜。由三格處派人解往。沿途接濟。撤回兵丁。即於巴里坤所存牲畜內。酌量撥解安濟海。以備接濟。著三格雅爾哈善。妥商速辦。軍機大臣議覆。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奏。回人額敏和卓。逃至魯克察克地方。應與回人莽噶里克所屬。畫定疆界。查吐魯番東界。自闢展至喀喇和卓地方。係額敏和卓舊地。

應仍給管轄。其西界自伊拉克至阿斯塔克地方。應令莽噶里克管轄。至額敏和卓懇借麥種一千石。俟明年收穫後。交還籽種一千石外。再交麥一千石。次年交三千石。自第三年為始。每年交四千石。莽噶里克亦請自明年為始。交麥五百石。應照所請。借給其每年交納麥石。應令副將軍兆惠。指定何地。運往存貯。回人額敏和卓等。按年輪納麥石。應酌量賞布疋茶葉。以示鼓勵。再額敏和卓請於托里布拉克塔呼那呼齊克塔木闢展等五處。每處各設兵五名。馬十匹。馳遞事件。其伊拉克等處。亦令莽噶里克派人安設臺站。亦應如所請。從之。叅贊大臣雅爾哈善等奏查鄂對係庫車伯克。屬下二千五百戶。計一萬五千餘人。阿布都爾瑪係鄂什人。屬下三百餘戶。計一千餘人。色提布阿勒氏并伊弟鄂多什亦係鄂什人。屬下一千五百餘戶。計六千餘人。同來巴里坤懇請入覲。除給

口糧暫留。俟兆惠等咨到辦理得旨。著伊等前來入覲。四川總督開泰疏報資州隸為縣。開淘鹽井。應增水引九十六張。陸引九百一十八張。應徵課稅。於二十一年入額奏銷。從之。是日駐蹕避暑山莊。翼日如之。已未。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據喀爾吉善奏。安南送回廣東民人李文光等十六名一摺。其事在十有餘年以前。況李文光等在安南貿易。不安本分。與其聽差人等爭鬧相殺。無論是非曲直。其非良民可知。今將李文光等送回。其供情但係一面之詞。遠隔重洋。無從致詰。若更追究其擅殺之罪。文移往返。徒滋煩擾。且似於內地民人曲為庇護。亦非所以昭示大公。此事不過照例完結。嗣後惟當嚴飭該地方官。於出洋時實力稽查。明切曉諭。務當安分貿易。毋得在外騷擾。致開衅端。著將此傳

諭喀爾吉善其粵東督撫一併傳諭知之  
又諭據誠林等奏喀爾喀貝勒達什丕勒帶  
領屬人自二十五臺至二十九臺接續臺站  
等語達什丕勒甚屬奮勉著加恩授郡王品  
級其搶掠臺站之人查係德沁扎布等四旗  
所屬該扎薩克人既衆多所有此等愚妄無  
知之輩或不能遍行覺察著傳諭將軍成衮  
扎布轉飭德沁扎布等嚴行查出將為首搶  
掠者即行正法其餘概從寬免 庚申

上自避暑山莊奉

皇太后啟鑒幸木蘭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據圖勒炳  
阿題叅武陟縣縣丞戴燾一本該員濫罰匿  
報自應按律嚴審究擬至李紳等將地畝捏  
報坍塌冒除錢糧尤當按年追繳該員私罰  
完結並不申報則自乾隆九年以後錢糧仍  
未完納國家正供豈容若輩侵冒著該撫一  
併勘實嚴追以還正額將此傳諭知之尋奏

戴燾濫罰銀李紳等自九年至十九年冒除  
錢糧漕米俱經追完貯庫報聞 又諭北路  
臺站俱經接續其調往綏遠城及察哈爾兵  
丁除補設卡座臺站之外餘著俱赴將軍成  
衮扎布處會同擒拏青滾雜卜瑚圖靈阿富  
昌保德哲庫訥阿爾賓領兵到彼俱著授為  
叅贊大臣隨同成衮扎布辦事尚書納延泰  
親王德沁扎布留駐烏里雅蘇台會同普慶  
等查出搶掠臺站人等審明正法 又諭綏  
遠城建威將軍事務著副都統保雲署理右  
衛副都統事務著蘊著管理 是日駐蹕中  
關行宮 辛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  
稱大兵自哈薩克徹回應酌定駐劄地方已  
與圖什墨勒扎爾呼齊等商議在崆吉斯安  
濟海等處駐兵防守等語大兵駐劄原為保  
護衆厄魯特游牧應在衆厄魯特游牧之外

周圍布置。設遇哈薩克侵擾。大兵即行抵敵。或再調厄魯特兵同禦。方合機宜。且使厄魯特等知大兵全為保護伊等起見。愈加感戴。兆惠即曉諭圖什墨勒扎爾呼齊等。遵照辦理。不必泥定何地。再大兵撤回後。坐臺兵丁亦應裁汰。所有厄魯特坐臺人等。俱令回至各游牧。惟酌派察哈爾兵丁。安設臺站。倘有不敷。再添派綠旗兵丁。同往辦理。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壬戌。賜扈從王公大臣。並蒙古王公台吉等食。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

上召見於行殿。賜宴。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德奏稱。調撥綏遠城兵一千。又豫備一千五百。惟餘兵七百。請於大同綠營兵內調一千防守。此奏殊屬懦怯。為逆者僅青滾雜卜一人耳。即喀爾喀全部從逆。何能至歸化城乎。且現據喀爾喀之達什丕勒呈報。已派屬人接續臺站。而納延泰誠林等亦已接續臺站前

進。則豫備之兵未必調用。何事張皇若此。今綏遠城並無應辦事件。明德著不必在彼駐劄。即回本任。戶部議覆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漢人傭值滿營在內貿易者頗多。一入滿城。地方官每以非其所轄。畧而不察。而駐防官兵亦從不向地方官查詢。難保無奸徒緣事改易姓名。竄匿隱避之事。現令理事同知將各旗所雇漢人查明造冊。交地方官查察立案。應如所請。但官員失於查察。若不定

以處分。恐奉行不力。請嗣後理事廳倘造報不實。并地方官不實力查察者。均照失於查察例罰俸一年。遇有奸匪改易姓名竄入潛匿。有心徇隱者。照徇庇例降一級調用。從之以歸化城副都統賽音畢里克圖署理歸化城右翼都統。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癸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定邊左副

將軍成衮扎布及親王德沁扎布感戴朕恩聞逆賊青滾雜卜背叛即與衆會盟調集兵丁復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曉諭衆喀爾喀等共圖擒賊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此時成衮扎布亦毋庸領兵赴納密爾沙扎海會同德沁扎布致稽時日惟應速行進兵擒拏逆賊並曉諭衆喀爾喀等毋為浮言煽惑自取罪戾至舒明阿蘭泰等不能早擒逆賊反致衆人疑懼如巴勒達爾達什丕勒等屬人

俱擅自棄回游牧皆由伊二人辦理不善之故已命納木扎勒為叅贊大臣協同將軍辦事著成衮扎布將舒明阿蘭泰撤回詢明伊等前後辦理情節據實具奏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 甲子

上行圍 諭曰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奏稱伊等領兵擒拏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接戰大勝兩次等語官兵奮勇攻戰連獲大捷甚屬可嘉著將此次効力行走並陣亡受傷官兵交

該部查明係內地者照內地之例議敘係厄魯特者照厄魯特之例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等奏貝勒車登扎布車布登等俱私回游牧等語車登扎布人本庸懦雖私回游牧不過誤聽浮言所致無庸深究惟貝勒車布登係喀爾喀舊人受恩深重乃亦棄其職守擅自逃回情甚可惡著傳諭將軍成衮扎布將車布登拏解來京前曾降旨旺布多爾濟令其擒拏青滾雜卜

即將伊承襲貝勒如不行擒獻應與青滾雜卜一體辦理其屬人即著賞給將軍成衮扎布再貝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前在軍營甚著勞績此次接續臺站亦屬奮勉著加恩封為貝勒管理臺站台吉扎木揚因阻止臺站人逃散反被擒執甚屬可憫應如何加恩之處著成衮扎布奏聞請旨是日駐蹕海拉蘇台大營 乙丑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裕親王廣祿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兩次戰捷奮勇可嘉哈達哈前已賞給雙眼翎達勒當阿亦著賞給前已降旨令伊等暫撤大兵此時自應接到仍著遵前旨辦理脫逃阿逆皆由策楞玉保二人遲誤退縮之罪今玉保雖同赴哈薩克並未立功策楞亦領兵繼進皆因接朕屢次訓飭之旨勉強前赴初非出於本心伊二人之罪實屬萬無可逭著達勒當阿等由哈薩克回時仍遵前旨將策楞玉保拏解來京治罪扎拉豐阿係蒙古人且未更事其罪尚與策楞玉保二人有間前已革去王爵仍著加恩授為貝子公明瑞派往軍前行走迅速此次同達勒當阿等奮勇行陣甚屬可嘉著授為副都統額勒登額亦能効力自贖著加恩授為頭等侍衛 又諭叅贊大臣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感戴朕恩將擅棄卡座人等力為阻止

甚屬可嘉現在軍營正在需人毋庸前來入覲著即赴將軍成衮扎布處協辦擒賊事務又集福達禮善率領德沁扎布之子諾爾布扎布接續臺站辦理妥協集福著授為副都統達禮善著授為二等侍衛其諾爾布扎布果能奮勉出力即行奏聞加恩 是日駐蹕呼魯蘇台昂阿大營 是月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曹縣崔家壩工程最為險要臣防汛查勘見西首微有溜勢向南隨督令開挑引渠一道河水驟長頃刻衝刷寬深大溜南徙崔家壩一帶二百餘丈埽壩數載未平之險工得免衝激官弁兵民無不歡抃謹繪圖奏呈得旨欣慰覽之 安徽巡撫高晉奏本年雨水調勻秋禾茂盛現在早稻收割中稻晚禾及一切雜糧皆次第刈獲池州太平潁州六安廣德等府州收成八分以上安慶廬州二府收成九分徽州一府則有十分收成實為數年來未有之豐稔糧價日減民情悅

豫得旨欣慰覽之 山東巡撫愛必達奏自夏入秋德州東平寧陽滋陽金鄉定陶鉅野樂安昌邑高密等十州縣窪地秋禾被淹得旨被水之處在通省中為十分之幾成災若何速奏以慰朕懷尋奏近據德州衛濟寧州濟寧衛鄒縣汶上嶧縣嘉祥魚臺單縣城武曹縣臨清衛壽光安邱平度濰縣等十六州縣衛續報水淹合計通省被水之處不及十分之一現已確勘將被水地畝應徵新舊錢糧暫行緩徵乏食貧民照例撫卹其未被水處高糧小米次第登場民情寧帖得旨覽奏俱悉有應行撫卹者盡力妥為之 山西巡撫明德奏准兵部咨軍機大臣議覆達松阿等奏將山西省邊牆坍塌之處令地方官兵以土石築砌等因查晉省邊牆向日原係邊民邊軍營兵合力修築但未經奏明辦理且無大員督查不免日久廢弛應請嗣後令文武各官照舊例督率修築并交與大同鎮臣

暨雁平道每年秋後會查一次臣於巡查營伍之時親往查驗如不修整將該管官弁叅處報聞 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沙克都爾曼濟等一千餘戶大約七八千人因值荒歉遠來就食自應加恩賞卹查原辦牛二千五百五十餘頭羊三萬七千餘隻八月內可抵軍營米麵青稞共一萬六千餘石茶五千八百餘封足敷賞給伊等過春之用得旨覽奏俱悉 署陝西巡撫盧焯奏長安醴泉興平鄠縣大荔朝邑華州華陰蒲城潼關廳安定邠州長武等十三廳州縣被水被雹衝坍房屋淹傷秋禾均屬一隅之災應先行撫卹一月口糧並給銀葺屋俟勘定分數奏請加賑得旨覽奏俱悉賑卹之事妥協辦理毋致失所 又奏州縣賢否詳註考語得旨摺留覽州縣官人人為之出考語而藩臬道府皆置不問可謂不知領要則州縣之考語亦不過如大計冊而已未可信也 兩廣總



督楊應琚奏粵鹽行銷日廣亟需設法墾闢  
查高州府屬茂暉場可開生鹽田七百塢電  
茂場可開生鹽田六百一十一塢遞年就田  
灌曬可得生鹽十餘萬包查明俱係官荒無  
礙民業應給予附近民竈承墾灌曬俟墾成  
日計田納課得旨允行又奏思恩地處苗  
疆倉儲最關緊要郡城向無厰座將應貯穀  
四千石寄貯武緣縣倉節經借撥應須交納  
買補擬飭該府就近收買存貯需倉六間於  
閒款動支估建得旨允行

粵東奏稿卷之五十九

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十九

實錄卷之五百十九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

監修總校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戶部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宗新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從錄一次臣慶桂

總校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戶部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司事務

世宗新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從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經筵講官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九月丙寅朔

書卷之五百二十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擒拏青滾雜卜

降旨令阿拉善貝子羅布藏多爾濟選兵一

二千名聽候調遣今將軍成衮扎布遵朕諭

旨已帶兵前往擒拏逆賊諸務俱次第辦理

所有羅布藏多爾濟豫備兵丁著停其派往

○吏部議覆兩廣總督楊應琚等奏稱粵鹽

行銷六省需鹽甚多向設大使十三員專司

發帑收配催課緝私等事其間有場地遼濶

地場繁多大使一員難以兼顧者則又分柵

督收委員管理請將歸善縣之淡水場分出大洲墩白二柵海豐縣之石橋場分出小靖

一柵俱改為鹽場實缺各設大使一員照例

以五年報滿頒給鈐記陽江縣之雙恩場香

山縣之香山場新安縣之歸靖場俱改為委

缺所有原頒鈐記送部查銷其裁缺大使三

員即請改補新設之大洲等三場至大洲等

三場應徵丁課按照所轄丁田覈計分徵其

雙恩等三場原設丁課仍歸陽江等縣場徵

收均應如所請行從之○侍衛誠林等奏據

員外郎永常報稱自第十六臺至第二十二

臺俱已派兵接續其自第二十三臺至二十

七臺經貝勒達什丕勒每臺各派兵五名馬

十五匹馳遞事務復據親王德沁扎布遣護

衛達瑪林報稱已將二十八九兩臺派兵接

續又聞二十九臺至烏里雅蘇台各臺站俱

經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委員帶兵按站接

續報聞○四川總督開泰疏報灌縣綿竹汶

川華陽等四縣開淘鹽井。增邊引一千張。每歲抽課稅銀五百九十兩有奇。○浙江巡撫楊廷璋疏報寧海太平青田遂昌永嘉雲和等六縣升科田地山塘蕩共一百三頃五十八畝有奇。西安縣墾田一十七頃六十四畝有奇。常山麗水二縣墾田地二十五頃二十六畝有奇。鎮海臨海蘭谿湯溪西安常山麗水等七縣報墾成熟額外田地塘共二十頃九十畝有奇。○緩浙江安吉州仁和縣二十年水災額賦。○是日駐蹕準烏拉岱大營。

丁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德沁扎布等移咨集福文內稱舒明等已調厄魯特車凌等兵丁且有將喀爾喀王公等俱行擒治之語是以巴勒達爾等俱回游牧等語朕前降旨令將軍成衮扎布調遣車凌達什達瓦等兵丁齊集軍營原因衆喀爾喀

等均為叛賊煽惑不得不為籌辦。今不過擒拏一么膺逃虜則厄魯特車凌等兵不但無庸遣派並可不令與聞至擒治喀爾喀王公一語尤屬不經朕撫馭臣下綱紀肅清即一軍士賞罰亦必請旨遵行喀爾喀王公等自問並無罪譴何至即行擒治此明係伊等擅棄臺站卡座懼罹罪網故為此飾詞以藉口耳著卽曉諭衆喀爾喀王公等現在各處調遣兵丁盡行撤回伊等務宜各安游牧奮勉効力毋事驚懼舒明阿蘭泰等前此辦理殊屬未協已降旨令成衮扎布查明具奏現命納木扎勒為叅贊大臣舒明等務宜和衷共濟隨同將軍成衮扎布速擒逆賊毋得稍存退諉。○是日駐蹕敦達烏拉岱大營。○戊辰上行圍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據遣往軍營侍衛瑚畢圖報稱途中遇喀爾喀等

搶奪物件旋行諭止等語。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等俱不為青滾雜卜所惑。仍赴臺北卡座効力。而其屬下無知人等。尚有肆行搶奪者。此風斷不可長。且於伊等生計亦大有關繫。伊等所用布疋茶葉等物。全賴內地商人販往。今若任其搶奪不行追還。則商人自必裹足不前。且從此各部落互相效尤。為害滋甚。如準噶爾部落分裂至此。皆彼此互相搶奪所致。著通行飭禁。並令該扎薩克台吉等將沿途搶掠賊人一一查出。從重治罪。以示懲戒。是日駐蹕布爾噶蘇台大營。已已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瑚圖靈阿等奏稱。已選派察哈爾兵丁一千名。帶往軍營等語。現在喀爾喀王公等俱各派兵接續臺站。將軍成衮扎布亦即遵旨往擒青滾雜卜。察哈爾兵丁毋庸調往。著傳諭瑚圖靈阿等。即令兵丁各回游牧。但念伊等

迅速啟行。雖行走不過數日。然業經整裝前往。不無所費。著加恩將派出兵丁一千名。各賞給錢糧兩月。以示優卹。吏部議奏月選及試用人員。具呈親老者。僅照本員呈詞。恐有假捏嗣後月選官由督撫給咨赴選者。令該員於親供內開明現存祖父母父母實在年歲地方。官加結送部存案。其不由原籍督撫給咨人員。出咨衙門及該員所取同鄉京官印結。將現存祖父母父母年歲咨部備案。如具呈親老。臣部查覈相符。行查該員原籍。令該地方官加結咨部。准其改補近省應補時。仍令坐補所掣之缺。并仍發原掣省分委用。如行查時。該督撫轉行查覈。與原赴選親供年歲不符。將原詳請咨地方官。並出咨衙門。出結同鄉京官。分別議處。從之。○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奏。據貝子達爾扎等報稱。邊卡地方見哈薩克千餘人。自巴顏山向西前行等語。臣等即派扎薩克三都布等帶兵

六百名前往奮擊臣等隨亦帶兵策應共將哈薩克擊敗斬馘百餘人奪其馬匹輜重並生擒五人逐加刑訊供稱現在帶兵迎戰即係阿布賚其阿睦爾撒納霍集伯爾根等帶兵一千名往尋西路大兵前去阿睦爾撒納自至哈薩克境內我部落內老成曉事之人僉謂阿睦爾撒納為害四衛拉特歸附

大皇帝今復背叛竄入我地是特移禍於哈薩克若不即行擒獻恐俱不能安生而阿布賚以阿睦爾撒納如窮鳥投林希圖免死不便遽行執獻遂與阿睦爾撒納商定令各游牧湊集兵丁阿布賚先領兵一千至蒿哈薩拉克山遙見兵勢甚大心懷畏懼旋為大兵擊敗前此阿布賚知大兵將至即將游牧遠移等語臣等伏思哈薩克衆情猶豫阿布賚袒護阿逆墮其奸計今擊敗逃竄阿布賚業已膽破臣等即行帶兵追逐前進下部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前奉旨令於伊犁

附近地方酌量派遣綠旗兵丁屯種查自巴里坤至濟爾瑪台濟木薩烏魯木齊羅克倫瑪納斯安濟海晶等處俱有地畝可資耕種伊犁附近地方約有萬人耕種地畝崆吉斯珠勒都斯等處可種之地亦多但須豫為籌辦方不誤來春耕種之期現在伊犁有回人三十餘名擬酌增至百人請敕巴里坤辦事大臣及甘肅撫臣派出綠旗兵一百名委員酌帶籽種農具耕牛於明年正月內前來臣等按地分給耕種俟試看一年再行辦理報聞定西將軍達勒當阿奏臣等帶兵一千名至雅爾拉地方賊衆二十餘人迎戰我兵奮勇殺賊斬馘五百七十餘人生擒十一人中箭帶傷者甚多復追逐至努喇地方遇賊衆二千餘人奮力鏖戰殺賊三百四十餘人生擒十人內有阿逆宰桑扎南布嚴加訊問知阿逆與霍集伯爾根帶兵迎戰阿逆恐被大兵認識改換藍纛因不能支持大兵即先

遁去。又據擒獲哈薩克楚魯克供稱伊兄弟二人向為阿布賚所信任情願往諭阿布賚擒獻阿逆等語。查從前拏獲哈薩克楚勒瑞時即供稱楚魯克阿喇勒拜兄弟二人素為阿布賚倚任臣等即將阿喇勒拜拘留軍營令楚魯克於七月十二日起程限十五日令其曉諭阿布賚擒獻阿逆報聞。是日駐蹕巴顏溝大營。庚午。

上行圍。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上年遣往回城曉諭之侍衛托倫泰至今未回臣等詢問烏什城回人伯克噶岱默特及扎爾呼齊錫克錫爾格等俱稱使人遲久未回回人地方似有事故或布拉呢敦等到彼滋事或中途有布魯特回人生變俱未可定若遣兵赴阿克蘇庫車烏什等處曉諭收服其衆則葉爾羌喀什噶爾回人等聞風震懾等語臣等伏思葉爾羌喀什噶爾各回人若不及時辦理將來或與布魯特會合滋生事端因遣副

都統銜阿敏道領兵一百名令扎爾呼齊錫克錫爾格帶領崆吉斯珠勒都斯游牧厄魯特兵三十名同烏什城伯克噶岱默特前往酌於九月十五日起程收服各處回人並探取侍衛托倫泰信息如阿克蘇庫車等處回人果能恭順每年應納貢賦或令其赴吐魯番向額敏和卓交納或送交伊犁辦事大臣俟到彼處酌定倘敢抗違即行勒滅報聞。是日駐蹕墨爾根烏里雅蘇台大營翼日如

之。辛未諭軍機大臣等舒明等奏稱扎薩克額琳沁等率領屬人牧放馬駝甚屬勤勉等語額琳沁等當衆喀爾喀驚擾之際約束屬人無誤差委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額琳沁車登敦多布賚崇扎布孔雀翎仍酌量賞給緞疋協理台吉旺楚克多爾濟班扎鄂爾本敏珠爾管旗章京敦多布達什副管旗章京德勒格爾博特巴珠喀達爾扎叅領喀爾察海阿玉奇亦各酌賞緞疋其各該處牧放

兵丁例不支領錢糧並著加恩按月賞給以示鼓勵○又諭杜爾伯特部落訥默庫盟長員缺尚未遣員補授員勒剛多爾濟自授副盟長以來約束所屬甚屬妥協著即授為盟長其副盟長員缺著貝勒巴圖博羅特補授又諭據舒明阿蘭泰奏稱達瓦齊近族台吉巴里率妻子六戶二十九名口來降請旨安插巴里等著舒明酌給資糧令附入扎哈沁地方駐劄○命扎薩克輔國公布顏特古斯之子色楞承襲公爵○壬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是日駐蹕鄂勒楚克哈達大營至甲戌皆如之○癸酉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祁州民甯超宇妻焦氏○甲戌

上行圍○賜扈從王公大臣暨蒙古王公台吉伯什阿噶什等食○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稱巡查臺站至努克木倫地方知遷移游

牧之厄魯特等沿途有搶奪馬匹之事即親見車凌車凌烏巴什等嚴行查出其額爾齊斯河等處臺站為烏梁海果勒卓輝搶奪已遣侍衛三都布領兵勦滅等語舒赫德辦理俱合機宜車凌等屬人沿途偷盜馬匹經舒赫德交辦車凌等即行查出交還其屬可嘉著賞給車凌等荷包以示獎勵至烏梁海果勒卓輝潛蹤逃竄今復敢肆行搶掠現在車凌等已移往額爾齊斯即著舒赫德傳諭車凌等派兵擒拏以正典刑如因伊等新移游牧不便派兵舒赫德即將現在所領兵丁會同三都布奮往擒拏務期弋獲再前經降旨令郡王車布登扎布會同富德即由軍前馳赴親王成衮扎布處協同辦事今成衮扎布已領兵擒拏青滾雜卜隨同辦事之人亦多車布登扎布等領兵至汗哈屯地方即確查果勒卓輝藏匿何處及逃竄之烏梁海等盡行勦滅事竣再赴成衮扎布處辦事 乙亥

上行圍。○定西將軍達勒當阿等奏。臣等擒獲哈薩克楚魯克。阿喇勒拜。令其曉諭阿布賚。擒獻阿逆。續經臣哈達哈等擒獲杭吉勒圖。昭華什等。亦請往諭阿布賚。速行擒獻。是以將杭吉勒圖拘留。釋放昭華什回巢。嗣於七月二十七日。回至軍營。據楚魯克稟稱。奉命往諭阿布賚。據阿布賚云。我等帶兵前來。並非敢與

大國相敵。因尋阿睦爾撒納。途間被大兵擊敗。

阿睦爾撒納。如窮鳥投林。擒獻無難。懇求

大皇帝開一面之網。全伊一命等語。昭華什亦同楚魯克前來。臣等即諭知楚魯克等。我等欽奉

大皇帝諭旨。統領兩路大兵。擒拏阿逆。一日不獲。斷不中止。今阿布賚等並未將叛賊擒獻。反二三其說。為阿逆請命。明係爾等緩兵之計。不知反為爾衆哈薩克招禍。復據楚魯克等稟稱。我阿布賚為阿睦爾撒納請命。亦不

過希冀萬一。如必責令擒獻。豈敢抗違。請再予限十五日。我等星夜馳回。即將阿睦爾撒納擒獻。不敢欺罔等語。臣等復向伊等曉諭。無論爾等是否緩兵之計。我等惟遵

大皇帝諭旨。進兵追擒叛賊。凡遇爾游牧之處。盡行勦滅。為利為害。爾等與阿布賚宜熟思深計。是日仍將楚魯克昭華什等遣回。臣等公議。阿布賚果否擒獻阿逆。事屬未定。是以仍帶兵前進。又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奏。臣等擊敗哈薩克。後復派散秩大臣達什車凌副都統職銜瑚爾起等率兵追趕。並派總管鄂博什侍衛奇徹布帶兵隨後接應。臣等統領大兵繼進。據達什車凌瑚爾起等報稱。追及阿布賚後隊。斬首百餘級。獲馬二百餘匹。器械百餘件。又與阿布賚別隊之布滾拜等交戰。殺賊二十餘人。生擒一人。獲馬四十餘匹。即由阿布賚布滾拜逃竄之路。往追賊衆。已紛紛四散。達什車凌瑚爾起等復拏獲哈



薩克賊人杭吉爾圖色圖魯等四名詢知兩日前阿睦爾撒納為西路大兵擊敗現在逃往呢雅斯圖山中臣等即帶兵往追四面瞭望並無蹤跡因復詢問拏獲賊人告稱伊等初議在此山據守今看來已歸阿布賚巢穴等語續據鄂博什奇徹布報稱至索克地方遇賊二百餘人即行追擊斬賊八人餘眾俱逃竄等語臣等仍帶兵前進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奏稱遣人曉諭阿布賚責令擒獻阿逆等語阿逆自不能倖逃天網此時阿布賚即未將阿逆擒獻現在時屆冬寒前經降旨令伊等暫行徹兵恐途中馳遞遲延伊等尚未接到著再傳諭達勒當阿等仍遵前旨徹兵並將擒獲哈薩克人內釋放一二人回巢令其明白曉諭阿布賚今奉大皇帝諭旨天氣嚴寒暫行徹兵爾等若不即將阿逆擒獻明春仍令大兵前來盡將爾部落剿滅徹兵後達勒當阿等會同成衮扎布

擒拏青滾雜卜及達哈寧阿赴伊犁協同兆惠辦事一切俱遵前旨行至厄魯特宰桑巴桑著勞績著加恩補授內大臣賞銀二百兩索倫佐領莫托和里著加恩補授頭等侍衛賞銀一百兩此次軍前効力人員俱著查明議敘是日駐蹕扎克丹鄂佛羅大營丙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行圍 諭據浙省督撫等

奏報本年秋成豐稔其杭嘉湖紹四府屬上年被災緩徵各戶所有借給新舊籽本例應徵收歸補但朕思該省災歟之後甫獲有秋若與應完各項錢糧一時徵收小民未免拮据著將借給籽本一項加恩緩至二十二年麥熟後免息徵完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喀等惑於謠言妄行宣播成衮扎布聞信即調兵前往撫綏朕授伊為將軍伊弟車布登扎布數年以來在軍

營頗為出力。朕亦封為郡王。伊弟兄二人皆係額駙之子。誼屬舊姻。今伊等辦事奮勉。可嘉。朕有小公主二人。伊弟兄倘有二三歲子嗣。即指為額駙。俟可送入內地之時。即行送來。種痘撫養。其幼子現在幾歲。著一併奏聞。

○又諭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阿喇布坦。辦理臺站。甚屬妥協。協理台吉紀瓦。遇納延泰遣來奏事之慶祿等。應付馬匹。亦能驅勉急公。著加恩賞給阿喇布坦。紀瓦。公品級。其台吉達爾巴圖。桑寨琳沁。俱著賞戴孔雀翎。以示鼓勵。

○又諭曰。扎木禪察達克。効力行間。甚屬奮勉。著加恩補授內大臣。仍各賞銀一百兩。現在將軍成衮扎布。領兵擒拏青滾雜卜。並著察達克。帶領所屬兵丁。協同擒拏。

○以副都統銜三格。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旌表守正被戕之山西和林格爾民曹有妻趙氏。

○是日駐蹕安巴。赴和羅大營。翼日如之。

○丁丑。賜扈從王公大臣並蒙古王公台吉。

伯什阿噶什兵丁等食。○土爾扈特台吉敦多布達什遣使臣吹扎布入貢。

上召見於行幄。賜宴。○戊寅。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軍機大臣等。舒

明奏稱。伯什阿噶什。烏巴什等屬人。請暫在

哈達青吉勒地方居住等語。前命安插伯什

阿噶什屬人等。於額克阿喇勒地方。今自哈

達青吉勒。移至彼處。程途既遠。且時屆嚴寒。

行走稍艱。著即照舒明等所奏辦理。其達什

達瓦屬人。亦照所請。在鄂爾坤地方游牧。並

傳諭富森。留彼照看。一二年後。再行回京。

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大同府之豐鎮

通判。朔平府之寧遠通判。俱係漢人。於蒙古

語言不能通曉。應改為滿洲蒙古旗缺。辦理

刑名錢穀。及與四旗交涉事件。其大朔理事

通判。請裁。至大朔理事通判。原設司獄。應裁

撥豐鎮通判。平順縣王峽關巡檢。亦屬冗設。

應裁改設寧遠司獄從之。○雲南巡撫郭一裕疏報魯甸恩安永平河西文山祿勸晉寧雲南等八廳州縣報墾久荒地九十九頃九十八畝有奇。○是日駐蹕額勒蘇錫納大營。○已卯。

上行圍。○諭曰。魏文舉前任狼山鎮總兵。不能稱職。因降補副將。後復加恩用為方鎮大員。自應感激奮勉。以贖前愆。今據圖勒炳阿奏。該鎮於營伍要務。悉委之屬員。全不留心。

軍機處

元

稽查。且貪鄙瑣屑。劣蹟彰著。魏文舉實為曠職。負恩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諭軍機大臣等。管理塔楚等五臺之車臣汗部落台吉達瑪琳當臺站驚擾之際。能約束該管臺站人等。復令伊子塔木楚克帶兵曉諭。無一人擅離臺站。甚屬可嘉。著查明達瑪琳係何等台吉。奏聞加恩。其扎克臺喀爾喀章京旺扎勒亦著加恩賞戴孔雀翎。○是日駐蹕鄂倫索和圖昂阿大營。○庚辰。

上行圍。○是日駐蹕庫爾圖察罕伯勒齊爾大營。

軍機處

子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宗憲御討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自慶緒紀載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宗憲御討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自慶緒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謙益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自乾隆繼述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昀六次自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九月辛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格勒克巴木丕勒前因辦理馬匹遲誤革去公爵。發往伊犁効力。伊自至伊犁後行走甚屬奮勉。遇賊拘留。今始得出。情形可憫。著加恩仍復公爵。賞戴雙眼翎。伊部落現有賊人搶掠商人之事。著即回至游牧。會同集福等查辦。又諭庫倫恰克圖道上有匪賊搶掠商人。現令集福德爾森保。伊柱等會同車臣汗嘛呢巴

達喇查辦。瑚圖靈阿係蒙古人。熟知其性。著即前往車臣汗部落會同伊等。總統查拏賊匪。至伊弟扎拉豐阿。朕近加恩授為貝子。此際帶兵進剿。伊並未前赴軍營。心存退縮。即此已不勝侍郎之任。瑚圖靈阿甚屬奮勉。扎拉豐阿原缺加恩著瑚圖靈阿補授。并將此傳諭知之。豁除甘肅靈州里仁張大等二渠十八年分水衝地一千七百六十九畝額賦。豁除長蘆王家崗永阜三場被潮竈地五十三頃一十六畝有奇額賦。是日駐蹕安巴赴和羅色欽大營。壬午。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奏稱喀爾喀等間有搶奪鄂爾坤商人之事。協理台吉阿喇布坦即派兵彈壓。頗著勞績等語。著查明阿喇布坦係何等台吉。奏聞加恩。扎木叅多爾濟遵伊兄將軍成衮扎布之諭行走奮勉。並著加恩賞給公品級以示鼓勵。又諭曰。達什丕勒原係扎薩克台吉。經朕節次加恩授為貝勒品級。昨

聞擅回游牧。正欲加恩。曲宥。觀其後效。伊即派所屬兵丁馬匹。接設臺站。其從前擅回游牧。不過誤聽浮言。不足深責。仍著加恩。晉封郡王品級。現在臺站俱係新設。非加意巡查。恐有遲誤。著交達什丕勒。會同總管達松阿等。悉心辦理。是日。駐蹕巴達爾呼華昂阿大營。癸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成

袞扎布奏稱。喀爾喀各部落調遣兵丁。剋期未能齊集。所有內地派往兵丁三千名。現在行文催取等語。綏遠城兵丁。前據富昌等奏。聞將抵軍營。此時應已齊赴烏里雅蘇台。惟察哈爾兵丁一千名。已經降旨停派。著傳諭成袞扎布。酌量應否。仍遣此項兵丁。再行調遣。並令瑚圖靈阿等。仍赴察哈爾揀選豫備。聽候成袞扎布行文到日。即速前往軍營。聽候調遣。如不需用。仍行停止。昨降旨令瑚圖

靈阿赴車臣汗部落。會同集福等。查拏搶掠商人匪賊。此時毋庸前往。若成袞扎布行知。停派察哈爾兵丁。瑚圖靈阿即赴車臣汗部落。會同查辦。是日。駐蹕奇爾伯庫昂阿大營。甲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諭軍機大臣等。前巴蘭泰。照看杜爾伯特人等。尚屬妥協。今復令其承辦遷移輝特人等事務。宜加意經理。杜爾伯特人等。間有一二偷竊牲畜之人。俱經查出治罪。著曉諭輝特台吉等。嚴加約束。倘有如此匪竊者。即當按律治罪。斷不得姑息了事。庶可懲戒。將來至杜爾伯特王公台吉等。已令三盟分作三班。每年輪值一班入覲。今輝特人等。僅止一盟。若令頻年入覲。殊非所以示體恤。著將輝特人等。亦照杜爾伯特之例。分作三班。每年輪班入覲。以故四川建昌道屬。達瑪土百戶。八瑪策結子扎什江錯裏。

塘副土司。四郎彭楚子彭錯工布。暨湖南澧州屬添平所忠靖隘。世襲把總陳光賁子繼烈均襲職。是日駐蹕僧機圖伯勒齊爾大營。乙酉。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昨歲江浙督撫等據士民呈詞。籲請南巡。朕已降旨俞允。後因江蘇所屬。偶被災祲。地方各官。皆有應辦賑務。朕恐伊等因除道清塵之役。轉於民事

稍有妨誤。則殊非朕眷顧羣黎之本意。復經特諭停止。今據兩江浙省督撫諸臣等合詞奏稱。西成有慶。臣民望幸實深。懇請於明歲再舉巡幸之典。南省民風吏治。時屢朕懷。茲當歲美人和之候。省方觀民。入疆考績。正可抒朕勤民之隱。而高堰隄工告竣後。亦當親加察看。著允該督等所請。於明春時巡。至於一切供帳頓次。絲毫不以累民。地方官承辦差務。寧樸勿華。從前所降諭旨甚明。該督撫

等其善體朕心。以副朕觀風問俗。加惠斯民之至意。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等奏稱。拏獲馬朝柱餘黨李正士一犯。現經審訊。有馬朝柱逃往江西鄱陽湖青溪鎮。甘子正家等供。已密咨江西撫臣一體委員協拏等語。馬朝柱係叛逆首犯。漏網多年。若謂自戕溝壑。豈有黨與十餘人。全無敗露之理。且湖廣江西地界毗連。今既有蹤蹟可尋。居址名姓。指稱鑿鑿。似非浮泛無根。或因此可以即行弋獲。鄱陽湖等處水面寬廣。山林叢雜。易為藏奸之藪。該撫務宜密選弁員。迅速查拏。毋使逆匪終致遠颺。若以為他省發覺之事。稍分彼此。則更非朕所望於該撫也。將此傳諭知之。以鑲藍旗滿洲協領誠德為貴州安籠鎮總兵。○以故浩齊特扎薩克多羅郡王丹津子達什喇布坦。阿巴噶固山達爾漢貝子齊旺孫朋楚克並襲爵。以疾休翰林院五經博士額孫誠道兄子

明德襲職。豁除直隸長垣縣。十七年挑河  
占用民地八頃九十四畝有奇額賦。緩徵  
甘肅皋蘭金縣狄道河州張掖山丹武威肅  
州等八州縣。本年旱災額賦。是日駐蹕烏  
蘭哈達大營。丙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是日駐蹕阿貴圖  
大營。丁亥。湖南巡撫陳宏謀奏藩司楊灝  
於應發買補運江穀價二十萬餘兩每百兩  
扣銀一兩三四錢。及二兩六七錢不等。通計  
侵扣銀三四千兩入已。兇驗屬實。請將楊灝  
并庫官周照革職。暫委臬司夔舒摘印署事。  
清查庫項。得旨。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  
甚為湖南吏民慶幸而嘉悅焉。餘有旨諭部。  
諭這所參楊灝周照俱著革職。其貪黷侵扣  
情由。及管庫家人書吏。該撫一併查拏嚴審  
究擬具奏。藩司為通省錢穀出入之地。况買  
補穀價關係倉庾。乃扣剋短發。必致貽累。問

閻陳宏謀能留心體察。據實奏毫無瞻徇。  
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兵部議覆。浙江巡

撫楊廷璋疏稱。浙省西水吳山。浙江西興四  
驛。奉文裁汰。查有江漲務稅課大使。城南務  
稅課大使。事務尚簡。且附近驛署。可以兼管。  
請將吳山驛歸江漲務大使兼理。浙江驛歸  
城南務大使兼理。二驛驛丞裁汰。至西水西  
興二驛。均浙省孔道。事皆繁劇。仍舊留驛應  
如所請。從之。鑄給改設文安營武清營分  
守直隸龍泉關都司關防。從直隸總督方觀  
承請也。鑄給移駐薄溪里烏龍集地方之  
光州州判關防。從河南巡撫圖勒炳阿請也。  
以貴州按察使崔應階為湖南布政使。貴  
州貴西道馮鈐為貴州按察使。予杜爾伯特  
扎薩克固山貝子納木扎勒多爾濟喀喇  
沁輔國公托克托瑚祭如例。是日駐蹕張  
三營行宮。戊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因甘省地方承辦軍需降旨將甘涼肅三府州屬民屯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概蠲免其餘各府州縣雖地方有衝僻之不同承辦有多寡之或異朕念該處小民趨事赴公均屬勤苦著加恩將甘省十三府州廳屬各州縣衛乾隆十一年至十五年民欠地丁錢糧草束概予蠲免十六年至二十年民欠未完正借錢糧著自丁丑年為始分作五年帶徵其安西五衛近接軍營皋蘭一縣地居省會出力尤多著將本年應徵各項錢糧俱照甘涼肅三府州之例一體蠲免其寧夏平涼鞏昌蘭州等府屬十七州縣本年應徵各項錢糧亦著蠲免十分之三以紓民力再甘肅通省尚有乾隆元年至九年蠲剩未完及十年至十五年民欠籽種口糧牛本等項銀糧非因災出借為定例所不應免但該省承辦軍需民力實堪軫念著一併加恩蠲免該督撫等

其董率屬員實心經理務使膏澤下逮以副朕格外恩施優卹邊民之至意兵部議准湖廣總督碩色咨稱常德水師今歸并常德營哨船八隻應裁船兵撥補各汛千總外委各一員調回差遣從之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已丑甘肅巡撫吳達善疏報秦安縣勘報升科地五十八畝有奇以故四川瓦述曲登長官司丹正邦弟思德襲職予換防遭風漂沒之福建臺灣水師兵陳任何珩卹銀如例是日駐蹕中關行宮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付著授為盟長貝子烏巴什著授為副盟長所有伊等屬人應編立旗分之處著照例辦理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閏九月丁未皆如之辛卯上御澹泊敬誠殿受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付貝子烏巴什吐魯番公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等朝賞親王伯什阿噶付銀二千兩



馬五百匹。牛一百頭。羊二千隻。貝子烏巴付銀六百兩。馬二百匹。牛五十頭。羊一千隻。管旗章京每員銀一百兩。副管旗章京每員八十兩。宰桑每員六十兩。其台吉丹巴都噶爾布噶特扣肯等。遣來之宰桑等。每員四十兩。○諭據蘇巴什里奏稱。前歲添派內扎薩克喀爾喀。烏拉齊等。已在臺差委兩年。妻子俱在臺站。所給錢糧。請照喀喇沁之例支給等語。此等烏拉齊與喀喇沁一體當差。著加恩照喀喇沁之例。加倍支給。其二十一臺至二十八臺。兵丁二百三十六戶。牲隻間被搶掠。著加恩每戶賞米二石。以示體恤。○壬辰。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福陵。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各省學政。已屆期滿。直隸學政著莊存與去。河南學政著李宗文去。安徽學政著劉墉去。湖北學政著毛永燮去。

四川學政著史貽謨去。雲南學政著葉觀國去。廣西學政著陳桂洲去。張拜賡著調江西學政。張映辰著調陝西學政。江蘇學政李因培。山東學政謝溶生。山西學政蔣元益。貴州學政睦朝棟。湖南學政毛輝祖。浙江學政竇光鼐。廣東學政陳顧聯。福建學政李友棠。俱著仍留原任。○軍機大臣等奏。據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奏。請揀選索倫達呼爾侍衛拜唐阿等十員。赴伊犁差遣。臣等揀選得侍衛特音保等。帶領引見。得旨。特音保達桑阿達克塔納。愛普薩賽仲保。南田保。滿珠噶爾瑪。巴沁保。扎慎保。俱著遣往伊犁。交與兆惠差遣委用。○以故雲南祿豐縣南平關土巡檢李毓俊子鎮平襲職。○癸巳。諭晉省岢嵐州等處。因上年收成歉薄。先後借出常平倉穀三十三萬二千餘石。今歲秋成豐稔。例應徵收還項。但念該處承上年歉收之後。若與各項錢糧。一時並徵。民力不無拮据。著將岢嵐州。

並嵐縣等十四州縣所有借出常平倉穀分作兩年徵還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以故四川上八義土百戶扎什南金子阿旺湖南添平所送望隘世襲把總陳嗣紹孫永朝休致添平所長梯隘世襲把總覃遠琇孫先柱均襲職甲午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乙未禮部議覆廣東巡撫鶴年疏稱暹羅國王森列拍照廣拍馬嘑陸坤司由提雅普埃向化輸誠遣使表進方物查與按期進貢之例相符應准其進貢所帶貨物在粵發賣免其徵稅再該國王之印係康熙十二年鑄給今將舊印繳銷臣部鑄給清篆新印從之以廣西義寧陸路副將王運湛為河南南陽鎮總兵福建巡撫鐘音疏報閩侯等縣升科田地一十八頃三十二

畝福清同安等縣報墾田地共四頃十一畝有奇是月漕運總督張師載奏報漕艘迴空情形得旨覽奏俱悉明年南巡爾所屬漕兵本屬無涉莫又令其修飾外觀以致有盧魯生之流爾其明將此旨曉諭即如船頭各設一香案有何益處徒生彼宵小邪議甚無謂也山東巡撫愛必達奏東省本年入秋後雨水過多運河泛溢兗州府屬之魚臺金鄉濟寧嶧縣滕縣五州縣各村莊民房被淹多有倒塌現飭查勘撫綏得旨覽奏俱悉被水處所加意撫綏督率屬員妥為之湖南巡撫陳宏謀奏各屬社倉有社本不及千石者請於常平倉內撥給分貯查乾州永綏二廳華容永定二縣止穀一二百石請撥借八百石永順保靖桑植慈利四縣止五六百石請撥借五百石俟社本充裕仍歸常平得旨允行山西巡撫兼管提督明德奏殺虎協弓箭馬兵二百五十六名步兵止二十五名

藤牌兵一百九十九名。是藤牌步兵多於弓箭步兵數倍。請將藤牌兵內以九十九名改為弓箭步兵。得旨允行。九江關監督辦理。密務尤拔世奏。請將監督養廉一萬一千兩。照道府本任支領二千兩。其餘九千兩移為燒造瓷器之用。得旨此皆細事不足較。至汝在鳳陽關將部駁普福不應免之項。沽譽寬免。且又不豫奏請旨。是屬何心。汝其明白奏來。署陝西巡撫盧焯奏現在成熟。請於司

實錄卷五百二十一

上

庫內動銀十萬兩於各處採買穀米麥以足倉儲得旨如所議行。但嚴察於中取利者可耳。兩廣總督楊應琚奏東省各營兵有專以大刀應募者。查大刀近便不如腰刀及遠不如鎗箭。乃潮州鎮屬各營右翼鎮屬南雄協瓊州鎮屬萬崖二營惠州協東莞營共配大刀三百八十九口。兵額數如之。此項兵實係無用。請改為鳥鎗弓箭手。其願習大刀者仍聽兼習。不得專以此應募。得旨是如所議。

行。廣東巡撫鶴年奏武鄉試定例。於十月初試外場。十三日試內場。但粵東風雨靡常。武場考試全賴天氣。晴明或遇陰雨即須暫停。臣與督臣謹擬定於九月二十六日開圍。早辦四日。遇雨暫停。俾得料理從容。得旨覽。又奏查廣州府屬之番禺花縣肇慶府屬之陽春。此三縣徵收民米內另有一種名為廚房米。又稱宮眷米。共計一萬二千餘石。其米必須細長潔白。方准收納。每年兌解道倉。

實錄卷五百二十一

一六

借給旗營俸米。此米產既不多。價亦較貴重。為民累。請嗣後照各屬米穀畫一徵收。此項米禁革。得旨好。甘肅巡撫吳達善奏甘省收成豐稔。惟武威縣屬被旱五分。平番縣觀音渠被水成災。莊浪滿城被雨衝倒衙署兵房百餘間。已分別撫恤修理。得旨覽。奏欣慰。其被災者加意撫卹之。又奏由哈密至巴里坤中隔山嶺一道。形勢陡峻。冬月雪積冰堅。難於跋涉。請撥巴里坤防兵七十名。哈密

防兵五十名。委弁督率。隨時修理。得旨甚好。

實錄卷五十二

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二

臨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文部院滿洲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昌等前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自慶桂總兵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昌等前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自軍功內大臣戶部尚書謙豫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自德興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尋常紀錄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閏九月丙申朔

實錄卷五十二

一

上御萬樹園幄次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伯什阿噶什烏巴什吹扎布白和卓等食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稱三格莽阿納等接設阿布喇勒等處各臺站所有兵丁口糧即令各鄂拓克運送等語朕念伊等數年來從事軍營甚屬勞瘁現在生計不能充裕此項口糧應動官項給發如伊等業已運送即賞給價值以示優卹丁酉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伯什阿噶什烏巴什吹扎布白和卓等食至己亥如之 諭前交在京總理王大臣揀發外省之同知知州通判雜職各員俱著送至熱河引見其吏兵二部月選各官除王大臣照例驗看給憑赴任外其應俟回鑾後引見者著一併送至熱河引見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侍衛端濟布奏稱青滾雜卜遣人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處懇求代

奏寬宥並請移至烏梁海哈喇達爾漢地方居住等語青滾雜卜之罪萬無可逭若少可寬宥朕自當格外施恩即如車登扎布雖聽信青滾雜卜之言擅回游牧然尚無背叛情形仍派伊所屬兵丁接臺坐卡自可無庸深責至車布登顯與逆賊同謀然其人本屬糊塗且係喀爾喀舊人不忍即治其罪已令將軍成衮扎布詳加體察再行辦理青滾雜卜種種不法非此二人之比是以降旨擒拏治

罪著傳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得聽其懇求代為陳奏此而可宥國法安在并著傳諭成衮扎布速遵節次所降諭旨擒拏青滾雜卜治罪以昭國法毋致脫逃 戶部議覆山東巡撫愛必達疏稱金鄉魚臺濟寧嶧縣汶上鄒縣嘉祥滕縣濟寧衛荷澤單縣武城曹縣定陶鉅野高唐臨清樂安壽光平度昌邑濰縣高密膠州等二十四州縣衛暨王家岡官臺富國等三場被水民竈地畝應徵新

舊錢糧暫行停緩乏食貧民先行撫卹一月口糧倒塌房屋給銀修葺貧乏農民酌借麥本應如所請並將樂安壽光二縣衝損民隄迅即修築得旨依議速行 又議准河東鹽政西寧疏稱二十一年餘引十萬道外請添給餘引十二萬道從之 以故雲南南甸宣撫司刁恩賜子銘鼎四川魯密達則土百戶卡交子六七立均襲職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曲周縣民劉進富女劉氏 己亥旌表

守正捐軀之江蘇山陽縣民盧士亮妻張氏。  
庚子。

上御萬樹園。幄次。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伯什阿噶什烏巴什吹扎布白和卓等宴。翼日如之。諭山東金鄉等州縣本年窪地秋禾被水。其成災處所。已令該撫酌量撫卹。銀穀兼賑。但金鄉魚臺濟寧嶧縣滕縣等五州縣地臨湖河。被災較重。若照每穀一石折給五錢之例。價值恐有不敷。著加恩於五錢之外。增給銀一錢。俾窮黎糴食寬裕。以示軫恤。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白鍾山等奏。因金鄉等處被水。請將黃河無隄之處設法堵截一摺。看來事屬難行。黃河至江南徐郡銅山境內。河身窄狹之處。向來北岸原未設有隄防。今秋因河水盛漲。下游宣洩不及。溢出過多。致金鄉等處被水。當亦勢所不免。然亦只應於積水處所。講求疏濬。使可即行消涸。若遽議堵截。則勢須興築隄岸。

恐河溜束緊。南岸又不免衝激之虞。徐邳一帶城池廬舍。關係匪細。是東省一時未見其益。而江南地面轉恐受惠。殊非通長計算之道。此時但當設法宣洩。未便於從未有隄埽之處。遽議興築。此奏想愛必達為東省一時被災起見。於河工全局未細加籌畫。白鍾山曾任南河。諒應熟悉。現在尹繼善遵旨來京。亦不及與伊等會勘。俟尹繼善到京時。朕面詢情形。或須順道往勘。另降諭旨。著將此傳諭白鍾山。愛必達並尹繼善知之。又諭曰。舒赫德奏稱接唐喀祿咨。額爾齊斯一帶臺站。應派兵巡查。伊即帶兵護送運往哈達哈軍營口糧牲隻。前赴額爾齊斯等語。舒赫德辦理尚合機宜。但現在額爾齊斯等處間有烏梁海肆出搶掠。運送牲隻沿途應加意防護。前已降旨令達勒當阿哈達哈等暫行徹兵。此項牲隻毋庸急行送往。不若在中途牧放。派兵防護。俟伊等徹兵回時。即行接濟原

可無誤。舒赫德前遣三都布帶兵巡查臺站。至努赫圖嶺地方。遇烏梁海等賊人。斬獲甚衆。著即令三都布奮勇前進。往迎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將節次所降。撤兵諭旨。齎往宣諭。令伊等即遵旨辦理。舒赫德仍領兵陸續繼往。巡查一路臺站。中途遇烏梁海等。盡行剿滅。毋使漏網。再所奏喀爾喀協理台吉丕勒多爾濟。在噶勞圖地方管理臺站。甚屬奮勉。等語。著查明丕勒多爾濟係何等台吉。奏聞。

加恩 辛丑

上御依清曠勾到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情實罪犯。停決廣東斬犯一名。餘五十一人。予勾。以待讀圖。路布檢討邊疆。祖充日講起居注官。 壬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癸卯

上御依清曠勾到奉天福建湖廣陝西情實罪犯。停決奉天絞犯一名。餘五十八人。予勾。

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轉奏。貝勒扎那噶爾布。扎哈沁宰桑鄂爾奇木濟各。摺鄂爾奇木濟應付來往官兵口糧馬匹。甚屬可嘉。著加恩補授散秩大臣。賞戴孔雀翎。並賞銀一百兩。扎那噶爾布奏稱。伊所屬坐臺人等。並未支領口糧等語。從前扎拉豐阿等奏稱。厄魯特坐臺兵丁。每月俱給與錢糧。或因扎那噶爾布情願自備資斧。未經給與。著查明一體賞給。並著永貴通查各路臺站。將來

撤兵之後。應派兵丁若干。酌量安設。其坐臺兵丁。亦應照北路之例。令兵丁等帶領戶口同居。並賞給馬匹牲隻。俾資生計。會同兆惠及各宰桑等詳議奏聞。喀喇沁臺站叅領第魯巴熟悉臺務。著即前往會同永貴查辦。此等皆係新設臺站。應嚴行通飭。毋得有誤。差委及滋生事端之處。永貴等務宜妥協辦理。再據鄂爾奇木濟奏稱。庫特特三百戶。自伊犁前來。戕害伊游牧屬人等語。此項庫特特

等詢之在京厄魯特等稱係達瓦齊所屬。應將此項人歸於二十一昂吉內管轄。何得任其肆行生事。並著兆惠查明辦理。又諭曰。貝子羅布藏車楞上年因伊犁擾亂受傷身故。甚屬可憫。伊子塔木楚克扎布近復派兵接續臺站行走奮勉。著加恩封塔木楚克扎布為貝勒。以示優眷。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等奏。臣於九月二十六日抵烏里雅蘇台。軍營查閱軍營兵一千有餘。綏遠城兵二千名。計閏九月十五以前陸續可到。統計兵力已足。擒賊臣等即行帶領前往。仍一面曉諭附近逆賊青滾雜卜之扎薩克等。并和托輝特所屬人等。令其協同擒獻。又聞青滾雜卜將察達克赤倫烏梁海人等移入伊附近地方居住。必有私相煽惑之事。即移咨阿蘭泰遣人傳赤倫及察達克子弟等明白開導。諭以利害。毋墮賊計。再貝子朋楚克公丹拜等所轄烏梁海亦與青滾雜卜烏梁海連界。

居住。臣復遣親信人往諭。翦其羽翼。俾此賊窮蹙無歸。自可不日成擒。報聞。○又奏。臣等遵諭查管臺台吉扎木揚。因驍騎校車登伊什等不遵約束。私回游牧。伊即力行阻止。仍與章京多爾濟辦理臺務。扎木揚係三等台吉。應請旨陞為二等台吉。章京多爾濟量賞緞疋。其車登伊什等十九人。擅自逃散。并將駝馬私行帶回。應交與該旗即行治罪。其臺上駝馬。飭令該扎薩克照數追賠。報聞。○甲辰。諭旺布多爾濟等。青滾雜卜負恩背叛。種種不法。已屢次降旨曉諭。旺布多爾濟必無與賊同謀之事。朕可深信。昨據貝勒車登扎布屬人告稱。逆賊青滾雜卜令遷爾游牧於附近地方。爾雖聽從。並非真心附賊等語。今大兵將抵和托輝特部落。已加恩命爾承襲貝勒。如能擒獻逆賊。協同大兵擒拏。自當加以重賞。否則即帶領所屬及各台吉等。投至軍營。既可永受朕恩。且不墮爾祖傳貝勒勳。



即青滾雜卜屬人誤聽指使今能棄賊來歸亦一概免其治罪倘迷而不悟大兵所至必與青滾雜卜一體擒拏治罪爾其熟思深慮善自為計毋貽後悔 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奏稱汗哈屯烏梁海等聞與賊青滾雜卜連合已遣員往諭車凌車凌烏巴什等領兵就近剿滅烏梁海等語前經降旨令舒赫德曉諭車凌等派兵剿滅烏梁海附賊人等成衮扎布所奏適與朕旨符合著再傳諭舒赫德遵照前旨辦理再大兵往擒青滾雜卜應飭知附近青滾雜卜游牧各扎薩克派兵堵截以防逆賊逃竄之路方為妥協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等游牧與和托輝特毗連成衮扎布應豫行知會該處令其協力堵禦此外倘有應行傳知各部落派兵協擒之處著成衮扎布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又諭西路各處坐臺之厄魯特等皆係新降人眾生計未能充裕如往來馳驛概行取給馬匹

口糧伊等力難供應嗣後除奉旨馳驛者仍照常由臺站辦給其自各處往來差委人員俱著於各原地方辦給馬匹口糧不得沿途支取著為令 予故漕運總督瑚寶祭葬如例謚恭恪 予故鑲白旗蒙古都統那彥泰祭葬如例 乙巳

上御依清曠勾到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情實罪犯停決江蘇絞犯一人浙江絞犯一人餘五十七人予勾 諭軍機大臣等閩省外委把總沈神郎遭風飄至安南帶回民人李文光等並供有雷瓊道令船戶至彼處捉人之語今據楊應琚等奏稱查明廣省並無雷瓊道差往安南捉人之事祇有外委黎德輝飄至安南尚未回廣則從前沈神郎供詞想係捏造至黎德輝有無應訊之處俟伊回營時著該督撫等飭查實訊其案內前後供詞情節多有不符閩廣各督撫會辦理具有應得之罪著即照例懲治以杜奸宄仍著各行明

白具奏可傳諭知之。又諭據楊應琚奏粵海關自六月以來共到洋船十四隻。向來洋船至廣東者甚多。今歲特為稀少。查前次喀爾吉善等兩次奏有紅毛船至寧波收口。曾經降旨飭禁。並令查明勾引之船戶牙行通事人等嚴加懲治。今思小人惟利是視。廣省海關設有監督專員。而寧波稅額較輕。稽查亦未能嚴密。恐將來赴浙之洋船日衆。則寧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慮生他弊。著喀爾吉善會同楊應琚照廣省海關現行則例。再為酌量加重。俾至浙者獲利甚微。庶商船仍俱歸舉門一帶。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於稽查亦便。其廣東洋商至浙省勾引夷商者亦著兩省關會嚴加治罪。喀爾吉善、楊應琚著即遵諭行。又諭據碩色等奏委員赴江西訪拏甘子正一案。有青溪壕干家嘴居住之干文正、干子維、干官正、干運甲、干從澄等。此內並聞有甘子正改名者。隨於九月

十三日會同星子縣知縣何世琬拏獲報解。而該縣以係密咨江省一體查拏之案。留犯不發等語。此案前經楚省督撫奏到。已有旨令胡寶瑤速遴幹員實力緝拏。不可以為他省發覺之事。稍分彼此。今現獲之甘文正等名字相仿。便屬此案要犯。且現應質對之人俱在楚省。理應即行解楚質審。乃遷延不發。設馬朝柱果藏留在彼。有不聞風遠颺者耶。著該撫即將要犯呈遞楚省審理。並根究馬朝柱蹤跡。毋使再得漏網。其知縣何世琬著一併查叅以示警懲。可傳諭胡寶瑤知之。又諭據成衮扎布等奏附近青滾雜卜游牧之台吉等俱遣人告知逆賊煽惑情形。現候大兵前進等語。看此情形。大兵即宜速進。方合機宜。著成衮扎布即揀選索倫兵一千名。同納木扎勒帶領前進。其餘兵丁著納延泰、富昌陸續進發。務宜聲勢聯絡。互相策應。俾附近各台吉等早得歸附。不受逆賊脅從。擒

拏自屬更易至車登扎布從前果否與賊同謀尚無實據今據奏稱實係附和逆賊甚屬可惡伊尚遣人告知普慶等自言其並未附賊飾詞狡詐罪不容誅著即照成衮扎布等所奏俟進兵時一併擒拏治罪其現在遣人前來之各台吉等著成衮扎布等登記俟事竣酌量加恩至扎薩克公多岳特多爾濟既無子嗣所有屬人現在需人約束伊弟敏丕木多爾濟並未附和逆賊著將多岳特多爾濟公爵加恩即令敏丕木多爾濟承襲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管理塔密爾糧餉等事務之扎薩克台吉阿喇布坦等行走奮勉等語台吉阿喇布坦布達扎布俱著賞戴孔雀翎其已經賞翎之協理台吉旺舒克及其餘効力台吉官員等俱著賞給緞疋兵丁等著賞給錢糧一月以示獎勵丙午諭曰副都統達松阿不能管理臺站著來京候旨永興著加恩賞給副都統銜管理阿爾台軍臺

事務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籌辦伊犁屯種事宜明春先令回人一百名綠旗兵一百名指定地方耕種已奉諭旨准行俟秋收後再添派綠旗兵丁廣為墾種約可派兵一千名至防守地方應派索倫巴爾虎兵一千名吉林兵五百名察哈爾兵三百名滿洲兵二百名即將綠旗兵所獲及各部回人輸納貢賦給為糧餉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籌辦屯種事宜及派各處兵丁駐劄伊犁俱屬妥協第念索倫兵丁連歲在軍營行走未便多留前降旨令伊等於大兵撤回時由北路回至游牧今未知已抵何處即著兆惠咨詢達勒當阿等索倫兵丁如尚未過額爾齊斯著揀選三百名前往伊犁俟明年另行派出更替再哈寧阿已帶領滿洲兵前往合計伊犁已有兵丁若干俟兆惠查明奏到再由吉林察哈爾等兵丁內揀選派往又奏據遣往回城副都統阿敏道報稱現在領兵已抵綽

魯克特赫地方侯宰桑錫克錫爾格調遣各鄂拓克兵到時即行前進並稱中途接從前遣往回城侍衛托倫泰報文知托倫泰上年已招降喀什噶爾回人正與葉爾羌回人交戰遇阿逆遣往人將伊等擒去後經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內霍集占到彼即將阿逆使人殺戮派人護送托倫泰前來惟將副將軍薩喇勒之兄特古斯及同往之人厄魯特等俱留彼處據霍集占等告稱厄魯特等人不可信是以不令回軍營侯奉到諭旨遵行再厄魯特霍勒博斯宰桑衛徵哈什哈率領屬人六百戶現逃入回城等語臣等即密飭阿敏道現在托倫泰已回據所報回城地方並無事故毋庸多帶兵前往即令同錫克錫爾格赴彼詳察情形如無抗違之意即將回人等加意安撫並約束帶往之厄魯特等毋得肆行擾害所有回人應輸貢賦查明數目令其交納其應赴伊犁種地回人務於本年

十二月內攜帶牛具前赴所指地方並令回人頭目親赴伊犁以備詢問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密飭阿敏道前赴回城辦理事宜甚屬妥協即照所奏辦理托倫泰著即令其來京至衛徵哈什哈帶領屬人逃入回城係從前同古爾班和卓逃竄者此時如入回城毋庸查究俟收服回人後曉諭伊等擒獻首惡所有屬人即行賞給回人為奴如或藏匿別處兆惠等應留心防範並即派兵勦滅毋使滋生事端方為妥協以廣西右江鎮總兵陳廷桂河南南陽鎮總兵王運洪對調丁未賜巡哨漂溺之廣西右江鎮標把總武宏英卹廕鑄給廣西西隆州儒學西林縣儒學鈴記從巡撫鄂寶請也 戊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刑部緩決官犯內遲維壁石鼎金詔承修儲濟倉工程侵蝕冒銷論

其情罪自應正法。但係多年舊案，屢次緩決，著從寬免其監禁，即行發往巴里坤軍營交雅爾哈善令其効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覆吳拜等審擬豐阿拉戮死領催巴拉一案，該犯以營求不遂，輒敢殺死本管領催，兇惡已極，自當從重問擬。乃吳拜等僅照鬪毆例擬以絞候，該部並不行駁正，照議具題殊屬不合。旗人彼此鬪毆致斃，秋審時尚入情實，況以如此不法之徒，非立置重辟，何以懲儆惡習。此本已發還另議，鄂彌達、吳拜等俱著傳旨申飭。又諭曰：雅爾哈善等奏公和通額默根在軍前身故，伊子瑪瑪帶領三百五十餘戶現在輝特汗巴雅爾附近薩爾海地方居住等語。和通額默根公爵著伊子瑪瑪承襲，並准其在薩爾海居住。貝勒諾爾布敦多布既無子嗣，著加恩令伊姪博爾和津承襲。貝勒博爾和津尚在幼齡，其游牧事務暫交伊族人摩羅及宰桑新登等經理。

沙克都爾曼濟係該部盟長，並著留心照看。御史范棫士奏順天鄉試向例南北四字號分額取中，所以使五省貢監均勻入選，不致有偏枯之弊。但南人冒捐北監入試者未除，而本年鄉試為尤甚。請嗣後嚴行禁止，至本科已經中式，並前次各科中式者，准其自首改歸本籍，得旨九卿議奏。御史陳慶升奏本科鄉試南人冒順天籍學分，由北員中式者頗多，其中變更姓名弊端百出，本地廩生借此網利，濫行保結，請勅部通行直省，凡冒順天籍中式，並已登仕版者，勒限改歸本姓原籍。嗣後該學政遇考試之期，嚴行查辦，以清籍貫。得旨：此奏大有關乎人心風俗，著大學士會同九卿將范棫士條奏一併詳議具奏。尋議請勅下順天府示諭本科中式之舉人內有南人冒捐北監及冒入北員者，於填供時首明更正，改歸原籍，如不自首，別經發覺，照例斥革其進士及在京官員限一月內

呈報吏部外任官員於文到日申明該督撫咨部改歸原籍倘有逾限或被科道糾叅或經督撫查出均斥革其冒籍未經中式之貢監生員令該學政府尹飭地方官及教官詳查勒限一年改正如奉行不力指名叅處嗣後如再有南人冒捐北監及冒入北員者查出即斥革歲科考童生冒入大宛等縣者賄保之廩生及申送之教官審音收考之州縣俱叅革議處從之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已酉諭軍機大臣等第魯巴遣往西路軍營協理臺站事務著賞給三品職銜並銀一百兩即速馳驛前往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庚戌諭曰莽阿納不勝都統之任其所遺歸化城都統員缺著巴祿補授巴祿所遺鑲紅旗蒙古都統員缺著那親補授那親所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莽阿納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稱阿桂自到軍營後辦理諸務甚屬盡心等語阿桂著

授為叅贊大臣同將軍成衮扎布擒勦逆賊務宜加意奮勉以副委任又諭據兆惠等揀選應行補授默得齊宰桑等各員請旨默得齊宰桑員缺著鄂哲特補授阿克烏魯特宰桑員缺著錫克錫爾格調補卓托魯克宰桑員缺著圖布慎補授伊克巴爾達木特宰桑員缺著巴朗補授哈丹宰桑員缺著莽鼎調補吏部議准山東巡撫愛必達奏覆查闕里崇聖祠向由衍聖公委曲阜縣世職知縣致祭今改為世襲六品官應令專主崇聖祠祀事其俸祿歲支二十兩其官與執事官相同遇有缺出如係進士舉人遇原職輪班應選者聽其就選赴任其由貢生生員補授有願鄉試者令其一體鄉試從之戶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疏稱介休汾陽二縣被水偏災先行撫卹從之又議准黑龍江將軍綽勒多奏稱黑龍江地方田禾被水之

七百七十戶。共需口糧二萬一千七百七十  
八石八斗零。籽種糧二千八百二十六石零。  
動支借給從之。兵部議准御史興柱奏稱  
八旗承辦事件。向由該旗造冊咨送查旗御  
史覈題。但正項應查之件。多有遺漏。請嗣後  
將收文行文原冊及畫押稿案。一併咨送按  
日註銷。再各旗每月應收房租扣存津貼銀  
應交戶部俸餉駝馬銀。官兵呈買官房地畝  
勒限交價等項。回批亦應一併查覈。至支放  
兵丁紅白賞項。向無定限。每致耽延。請嗣後  
該旗備用銀。滿洲刺銀三百兩。漢軍刺銀百  
兩。即行文戶部。限五日內領取存貯。紅事限  
三日放給。白事限一日放給。如逾限不行。支  
放准查旗御史叅奏從之。旌表守正被戕  
之四川太平縣民楊本茂。養媳張氏。是日  
駐蹕兩間房行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三

在修繕處官經道錄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副官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本工部事務官理

文淵閣事務官經道錄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副官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本工部事務官理

文淵閣事務官經道錄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副官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本工部事務官理

文淵閣事務官經道錄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副官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本工部事務官理

文淵閣事務官經道錄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副官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本工部事務官理

教諭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閏九月辛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據尹繼善奏二次發開

駐防滿兵內明德太平二人將伊本船水手

徐三毆斃一摺該犯因坐船被碰喝令徐三

向他船理論已屬多事及徐三不從遂肆行

毆打殞命以滿洲官兵如此恃強逞惡若僅

以尋常鬪毆殺人之例問擬不足示懲可傳

諭該督審明首從除將從犯照例定擬外其

為首之犯著即行正法以為兵丁生事不法

者戒至該防禦佐領等管押兵丁漫無約束所司何事著該部嚴察議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碩色等奏稱委員赴江省青溪療干家嘴地方指拏干從澄等解楚質訊而星子縣知縣何世琬留犯不發已降旨令該撫查叅今胡寶琮奏將現獲之干從澄等交該省委員並添差員弁押解赴楚其知縣何世琬留犯不發之處何以並未奏及看來外省此疆彼界之見終覺畛域未化著傳諭該撫仍遵前旨據實叅奏其馬朝柱實在蹤跡一併留心體察勿致漏網可傳諭胡寶琮知之是日駐蹕要亭行宮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噶勒藏多爾濟等屬人現在生計未能充裕等語噶勒藏多爾濟及扎那噶爾布等屬人不必派令管理臺站著將二十一昂吉人內派出坐臺人等帶領戶口與北路喀喇沁一例辦理則二十一昂吉人等得藉錢糧養贍而噶勒藏多爾濟等不得以承



辦臺務藉口著兆惠等即遵照辦理惟臺站  
須派大員管轄今扎哈沁所設臺站即令宰  
桑鄂爾奇木濟管理其屬妥協餘亦著派附  
近臺站各宰桑等查辦以專責成是日駐  
蹕密雲縣行宮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土謝  
圖汗延丕勒多爾濟年老殘疾不能辦事其  
副將軍員缺著桑寨多爾濟補授桑寨多爾  
濟現在成家扎布軍營著即回至部落會同  
派往之瑚圖靈阿多爾濟等查拏搶奪商人  
匪賊務宜妥協辦理毋得姑息 刑部等衙  
門議准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疏稱西華縣監  
生于欽婢女李蘭香被家僕張小強姦不從  
扎傷殞命張小依例擬斬立決李蘭香守正  
被戕但係婢女請照西華縣呂居齊家人劉  
德妻陳氏之例附請旌表墓前建坊停其設  
位入祠從之 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 甲  
寅

上迴鑒奉

皇太后還宮 上詣

壽皇殿行禮 還宮 戶部議准安徽巡撫高

晉疏稱宿州鳳陽懷遠虹縣靈璧壽州鳳臺

泗州盱眙無為鳳陽長淮等十二州縣衛秋

禾被水應徵新舊錢糧並民借籽種口糧均

請停緩其迫不及待之戶先行撫卹一月口

糧涸出地畝無力窮農借給籽種得旨依議

速行 廣東巡撫鶴年疏報二十年分雷州

府屬報墾荒稅一頃三十五畝有奇廣潮等

府屬報墾荒稅三十七頃一十三畝有奇

乙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江南山東交界地方黃河

工程現有應需疏濬修築之處著尚書劉統

勲馳驛前往會同總河富勒赫白鍾山相度

情形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河標副將朱一智

著劉統勲帶往工所差遣委用 丙辰諭軍

機大臣等達勒當阿等奏請在哈薩拉克過

冬明歲整兵前進一摺。伊等辦理一切俱未合宜。朕早已料及。是以八月內。即降旨令其徹兵。著即遵照前旨辦理。即如伊等派阿里衮領兵前進。而將軍等並未同行。策楞係獲罪効力之人。亦不知奮身前往。阿里衮僅率七十餘人。遇賊千餘。獲其馬匹輜重甚多。設伊等俱能如此奮勇。逆賊早已就擒。又遣往哈薩克之楚魯克。昭華什等。曾否回至軍營。奏內並未聲明。種種辦理。未見端緒。殊負委任之意。哈達哈前遇阿布賚。並未窮追甚屬畏葸。所賞雙眼翎。不准戴用。徹兵回時。著隨同成衮扎布辦事。俟拏獲青滾雜卜後。再降諭旨。從前降旨。令徹回兵丁。俱由北路行走。第恐接濟口糧。稍覺周章。現在兆惠又有請留兵駐劄安濟海之奏。著達勒當阿。哈達哈等。於所領兵丁內。派出一千名。交哈寧阿。帶往安濟海駐劄。其餘兵丁。俱由北路徹回。阿里衮。富德著先行馳驛來京。鄂實。明瑞。額勒

登額。亦著來京。再哈達哈。車布登。扎布等。徹兵回時。路過烏梁海地方。並著協同舒赫德。擒拏果勒卓輝等正法。唐喀祿已令在科布多駐劄。同阿蘭泰辦理事務。舒明亦著馳驛來京。至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連年効力軍營。殊屬勞勩。著即傳諭伊等。帶領所屬兵丁。各回游牧。以示體恤。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曰。爾等所奏將厄魯特兵丁存留四百名。令尼瑪。巴桑帶領。隨同將軍大臣等。過冬。哈薩克。錫喇等。各回游牧地方。籌辦出兵事宜等語。前因擒拏阿逆。用兵哈薩克地方。原欲保護爾厄魯特等。今阿逆及阿布賚。被大兵擊敗遠竄。且哈薩克。錫喇等。感朕深恩。經年効力。亦甚勤勞。此時宜暫徹兵。俾厄魯特等。得以休息。一二年後。生計充足。整兵進剿。著尼瑪。巴桑不必帶兵存駐。即同哈薩克。錫喇等。徹兵各歸游牧。仍將朕軫念厄魯特人衆。明歲不復用兵。通諭各鄂拓克等。令其

各安生業。但阿布賚等現雖奔竄。然哈薩克等性如豺狼。不可深信。或在附近潛藏。乘間搶掠。或為阿逆唆誘。潛行驚擾。厄魯特人眾均未可定。務須留心防範。哈薩克錫喇等。即會同兆惠。將保護游牧。安設臺站。一應防守事宜。商辦後。再回游牧。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稱。張家口外科多多諾爾等處。所產鹹土。康熙年間。商人領執照票煎熬交課。嗣因有礙蒙古游牧。停止招商。惟准附近蒙古人等煎創。仍不許進口售賣。近經軍機大臣議奏。准其攜帶進口。不許過四十觔之數。惟是邊外鹹土。乃蒙古自然之利。有掃土煎熬者。有於冬月冰凍之時。自然結成鹹塊者。內地染局麵鋪用之。比他處所產甚佳。是以遠近流通。請毋庸定以四十觔之限。亦不必拘定各蒙古地界。凡有攜帶鹹塊至張家口。無論多寡。概准入口。與民人交易等語。應如所請。至所稱令店鋪收買之民人。

赴張家口監督衙門納稅之處。應令該督會同監督酌議。如何設法稽查。按數納稅。報部遵行。從之。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背叛一事。當準噶爾甫經平定之後。若留此遺孽。恐其煽惑新附之眾。是以嚴趣策楞。玉保等。就去年出征之兵追剿。並非別有徵發。而逆黨解散。阿逆隻身遁逃。彼時我師與賊人相距甚近。可乘之會甚多。而伊二人各懷私見。坐失機宜。其意以為追之不及。可以自謝其罪。及之而不獲。則罪滋大。此其居心尚可問耶。及朕飭催再四。西北兩路之兵咸會。始見稍振軍聲。達勒當阿。哈達哈等。遂有蒿哈薩拉克山。伊什爾等處之捷。阿布賚汗巴巴等。望風奔潰。阿逆易服潛逃。然所獲之楚魯克等。兩次縱回。傳諭擒獻。卒以限期相誑。逾月之久。而阿布賚等遂得以其間移帳遠。

徙夫自去年平定伊犁。遂竄逆賊。以至速捷。  
哈薩克皆賴。

祖宗威靈

上天默佑。以致成功。而朕所用之大臣。往往以  
慎重觀望。坐失機宜。是朕之咎也。又豈肯遂  
非使師旅勞憊於絕域。且馬力已疲。而賊蹤  
益遠。非此諸人。姑且遷延。所能了事。是以於  
八月望前。即特降諭旨。令其班師。乃達勒當  
阿等於未經奉到此旨之先。已奏請暫回哈  
薩拉克地方。過冬俟明春再進。此不過強為  
之詞耳。事斷難行。仍諭令遵旨徹回。雖逆賊  
暫逃。顯戮揆此情勢。阿逆窮蹙。奔竄之不暇。  
必不能因我撤兵。復勾連阿布賚等。犯我降  
番諸部。倘竟奮螳螂之臂。則伊犁現今料理  
規模已定。兵整糧足。厄魯特諸部落傾心向  
化。聽我指揮。與去歲情形迥異。逆賊到即成  
擒。此萬萬無可慮者。總之前年辦理準夷。原  
非大舉而機不可失。斷自朕心。乃數月之間。

平定伊犁。繫繫酋長。完我

兩朝未竟之緒。此實仰荷

上天眷佑。朕不敢自以為功。至諸臣之不能奮  
然為國家出力。顧此失彼。朕雖未嘗不早慮  
及。而每以途遙失之事。後用是慙憤耳。至阿  
逆中道叛去。原於西師全局。毫無輕重。特已  
將次就擒。而復致颺脫。未克即正典刑。然揆  
之天理人情。從來叛賊。穴鼠釜魚。斷無久延  
之理。如羅布藏丹津。自雍正年間。叛入準噶  
爾。越歲二紀。去年仍搜捕得之。獻俘闕下。亦  
近事之明徵大驗也。況以阿逆之滅倫犯紀。  
如猘犬噬人。衆咸切齒。其能久逃天網耶。其  
親屬悉早經擒縛。而率先助逆之阿巴噶斯。  
哈丹克什木等。俱次第解至京師。咸已伏法。  
阿逆遠竄窮荒。俟一二年後。朕再為相機酌  
理。此時將雖無功。而兵勞堪念。是用息我師  
徒。暫為休養。所有用兵前後本末。宣諭中外。  
俾共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兆惠奏派各

處兵丁二千名為駐劄防守之用已降旨令於撤回大兵內截留索倫兵三百名並令哈寧阿帶兵一千名駐劄安濟海今思安濟海地方現已無事且路途較遠糧運稍艱不若將此項兵丁駐劄伊犁著傳諭兆惠查明伊犁現在兵丁若干約共駐兵一千五百名即足敷防守之用不必照伊原奏辦理 豁免陝西耀州長安醴泉三原武功等五州縣十年三十五等年因災出借民欠未完穀四十三百八石一斗有奇麥五百六十六石有奇 鑄給陝西長武西安州關山靖邊紫陽臨洮甘提標後營涼州鎮前營後營西寧鎮前營後營興武黑城等營改設都司十三缺關防從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請也以安西提督李繩武為鎮海將軍 起原任安西提督豆斌為原官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回人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瑞來京詢知各處回人情形著即遣回游牧並著

密諭兆惠回人與厄魯特等素如敵仇若令回人屯種伊犁或受厄魯特等欺凌轉恐滋事不若仍令回人各歸原處令其輸納貢賦似較妥協伊犁等處可種之地既多酌量遣派內地兵民前往屯糧照安西地方之例辦理既可支給屯兵糧餉而於鎮守地方更屬有益著兆惠詳悉妥議辦理 又諭西北兩路大兵已經撤回成衮扎布等擒拏青滾雜卜自可計日就獲惟阿逆尚未就擒自烏里雅蘇台軍營以至科布多納密爾沙扎海各處應如何駐兵防守及轉運糧餉各事宜俱須豫為籌辦哈達哈等所帶索倫兵丁等効力多年應否存留俱著傳諭成衮扎布會同哈達哈等悉心詳議辦理 又諭昨降旨令舒明來京今據成衮扎布奏請派科布多兵二百名交舒明前往協擒青滾雜卜著即帶領前往科布多駐劄兵丁尚多並著再派三百名令侍衛巴寧阿藍翎侍衛勒泰等會同

舒明前進。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唐縣民王文典媳郭氏。己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詰。

皇太后宮問安。幸圓明園。諭據兩淮鹽政普福奏稱。明春南巡。所有淮揚一帶運鹽船隻。於今年十月內。令該商等先期豫運四十餘萬引。堆積儀所。以資來年江廣食用等語。此項鹽觔。先期豫運堆貯。不無滙耗。著加恩。照十六年之例。每引加耗二十觔。以裕民食。以紓商力。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向哈薩克進兵一帶臺站地方。間有瑪哈沁。搶奪馬匹。派散秩大臣賽齋喇呼等帶兵搜拏。並知會達勒當阿。於徹兵回程時。沿途查緝等語。辦理甚屬妥協。達勒當阿等進兵時。若能於臺站地方。沿途派兵搜查。則瑪哈沁等必不敢肆行搶奪。此即伊等辦理未到之處。此時大兵已徹。阿布賚等。必仍歸其巢穴。雖經大兵擊敗。自不能更生事端。或阿逆從中

慫恿。騷擾附近之厄魯特等。亦未可定。著傳諭兆惠。飭知各鄂拓克等。選兵數百名。前往襲擊。使賊不得寧處。自無暇復出滋事。倘遇阿逆在彼。即奮力擒拏。此際兵已全徹。出其不意。更易成功。兆惠等。即遵照辦理。厄魯特頭目巴圖爾。帶領臺站人等。截殺賊衆甚屬奮勇。著加恩。賞給藍翎。並銀三十兩。以示鼓勵。又諭健銳營索倫察哈爾。厄魯特駐劄伊犁兵丁。効力行間。深堪軫念。著兆惠動用正項錢糧。酌量賞賜。以示體恤。前降旨。令圖什墨勒。扎爾呼齊。宰桑等。輪班駐劄伊犁辦事。亦應給與官項。圖什墨勒。著按月給銀三十兩。扎爾呼齊。給銀二十兩。閒散宰桑。給銀十兩。得木齊。收楞額等。各給銀五兩。伊等自必益加奮勉。兆惠等。可即遵照辦理。庚申。諭朕明春巡幸江浙。所有供宿頓次。皆出自帑項。絲毫不以累民第。扈從官兵。以及外省接駕人等。輻輳雲集。經過地方。錢米價值。恐

一時或致騰踊。著將運京銅鉛兩省各截留十萬觔。添鑪鼓鑄。減價發賣。並將該二省應運本年漕糧。各截留五萬石。減價平糶。以裕民間食用。該督撫其各飭屬員。實心經理。毋使吏胥滋弊。務俾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達勒當阿等奏稱。軍營現在需馬五千匹。並接濟口糧一面行文黃廷桂辦送等語。現今降旨撤兵。此項馬匹。已無需用之處。且時屆嚴寒。經涉遠道。徒

損物力。而內地辦解。轉覺張皇。於實用無益。著停其解往。至口糧一項。自應酌量。即為運送。已降旨兆惠。雅爾哈善。可傳諭該督黃廷桂知之。又諭。據達勒當阿奏稱。接到撤兵諭旨。即帶領兵丁二千五百名。前赴北路。協擒青滾雜卜。其餘兵丁三千名。俱令回至西路。交與兆惠差遣等語。所奏非是。伊犁無須多留兵丁。駐劄前已降旨兆惠。令其酌留兵丁一千五百名。多亦不必踰二千。仍著兆惠

遵旨。於此項撤回兵丁內酌量留駐。其餘俱行撤回。戶部議准。江蘇巡撫莊有恭疏稱。

清河桃源銅山沛縣蕭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大河徐州等十二州縣。被災較重。乏食軍民。先行撫卹一月。本年應徵漕項。按分蠲免。蠲剩銀米。分年帶徵。其勘不成災田地。應與災輕之安東碭山豐縣等三縣。本年應徵漕項銀米。及舊欠漕項銀米。借欠籽種口糧。并災緩漕糧。均緩至來年麥熟後徵輸。

被災各屬漕糧。均緩至明冬帶辦。歲夫銀兩。隨同漕項停緩。應徵丁丑年新賦。緩至九月。啟徵。其餘熟田。應徵各項銀米。照常徵納。得旨。依議速行。壬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等請將仁和等七州縣。應徵緩帶二十年分漕糧。改折徵收一摺。上年江浙二省。同被偏災。浙省災地情形。雖稍輕於江省。而該

督撫之始初查辦過緊未能周浹但漕糧係天庾正供既已緩帶而又改折徵收則江省有漕各州縣俱萌冀倖之心地方官勢必援例而請此豈可為常例耶此項緩帶漕糧如實在民氣初復新舊並徵頗覺拮据朕心實為軫念可傳諭該督撫等令其轉飭收漕各員酌量緩至明年蠶收麥熟後完納其糧戶中有情願於今冬交倉者亦聽從民便該督撫等奉到此旨即具摺奏聞交部備案可也

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 癸亥諭黑龍江官兵派往出征頗屬勞苦所有自軍營騎回倒斃馬駝著加恩免其賠補以示優恤 廣東巡撫鶴年疏報肇康二府屬墾復額內遷移稅八十七畝有奇廣韶惠潮廉嘉六府州屬額外水田十頃六十八畝有奇增城惠來翁源三縣熟稅三十七畝有奇又廣潮二府屬額外沙坦

稅一十二頃九十畝有奇廣潮二府屬墾復屯田遷移稅四頃一十八畝有奇 甲子諭理藩院侍郎事務著勒爾森暫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効力軍前尚知奮勉加恩賞給雙眼翎以示鼓勵乃西北兩路大兵會合一處反彼此推諉各存意見殊負委任朕念伊等遠行勞苦不即重治其罪然亦無功可錄達勒當阿所賞雙眼翎亦著同哈達哈一併繳還不准戴用

是月山西巡撫明德奏穆納山舊木二十八萬餘件經前撫臣準泰檢出一萬八千餘件續經商人楊烜改削出二千三百五十件餘皆朽木斧斤難施可否將改出之木折料准變餘悉免其改削乞勅部議覆得旨不須勅議竟如汝所請行可也 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覆奏安西駐防滿兵遵旨先撥往三千豫定章程查額敏和卓自吐魯番回抵瓜州即派員照看起程隨將所遺地畝丈勘



召民佃種收租以備將來支放滿兵本色月糧。至瓜州及回民所居之頭堡二處地勢軒敞。應令將軍及副都統等帶兵分駐。所遺兵房率皆狹小。原有衙署不敷分駐。均應另行估建。其回民分駐五堡。原有土房四千八百餘間。年久坍塌。應行建蓋。再兩省截留一成公費名糧。每歲可省銀二十四萬六千餘兩。其移駐滿兵二千名。合計俸餉糧料本折等項。每年需銀三十六萬六千餘兩。如將家口

實錄卷五十三

三

粟米一半折給。回民所遺地畝並於一半粟米內搭給二成茶葉。復於五衛額徵內酌撥京斗青稞等糧九千石外。該歲需銀二十四萬四千餘兩。即以截留綠營公費湊支。有盈無絀。至原議扣留公費兵額。係統於一年內裁扣齊全。一年清還各營墊項。兩年後多有節省。應令滿兵於二十三年秋季涼爽時派撥來安得旨。如所議行。兩廣總督楊應琚奏請海洋統巡大員與隨巡將備每年上班

二月出洋。六月徹師。下班。六月出洋。十月徹師。擇兵之通曉水務及尚未諳習者。生熟相間輪班酌帶。使全營水兵周而復始。親加訓練。務令熟習。槍風折戟之法。以及風雲氣色。港嶼情形。其有不能者。以內河並陸路兵酌補。得旨是。又奏。粵西巡閱營伍章程。請遇提臣普巡左右二江之年。鎮臣停其複閱。臣巡閱之年。提臣亦停其親巡。俾免繁複。得旨。如所議行。雲貴總督恒文。雲南巡撫郭一

實錄卷五十三

三

裕奏。委管湯丹。嚴雲南府同知周祚錦。丁憂請留管厥務。得旨。不必破此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三

實錄卷五百二十三

主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四

監修總裁官總纂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日慶桂

總裁官總纂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日望路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日德業總纂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日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十月乙丑朔享

實錄卷五十四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二十二年時憲書。○順天府行鄉飲酒禮。○丙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西北兩路大兵。現在撤回。已傳諭兆惠酌量派兵。往襲阿布賚。使賊不得寧處。並通飭各鄂拓克。防範哈薩克。所有此次進兵俘獲哈薩克人等。原

平定集卷之二十四

二

無得罪天朝之處。應酌量施恩。釋放回巢。俾伊等衆哈薩克咸知感戴。自將阿逆擒獻。現有旨傳諭阿布賚。擇伊等明白曉事者齎往。仍加恩酌給口糧。其頭目人等。並著賞賜緞疋。兆惠接到此旨。即轉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遵照辦理。如已將哈薩克人等。分給衆鄂拓克。即無庸復行查回。惟將烏圖布妻子釋放。再據玉保順德訥奏。哈薩克察罕拜巴圖爾等。久有歸誠之意。著兆惠詢問哈薩克錫

喇尼瑪等。如察罕拜巴圖爾。係哈薩克緊要之人。有意投誠。即著於此次釋放人內。令其到彼傳諭。兆惠等務宜妥協辦理。○命傳諭哈薩克阿布賚汗巴巴曰。逆賊阿睦爾撒納。背恩叛逆。上干天討。朕命將軍大臣等。領兵追擒。逆賊窮蹙奔竄。入爾哈薩克境內。大兵臨爾部落。特為追擒逆賊一人。於爾部原屬無涉。前已遣使傳旨曉諭。意爾等接奉諭旨。必能明曉大義。擒獻逆賊。豈意爾等墮賊術中。反奮螳臂。迎敵大兵。為我官兵兩次擊敗。棄其游牧。流離奔散。皆爾等自取罪戾。不識去逆效順之所致。今朕降旨撤兵。特因時屆隆冬。官兵連年効力行間。令其暫回休息。至於阿逆罪惡滿盈。斷難久稽顯戮。明歲仍派大兵前來索取。爾哈薩克人等。因此么膺逃虜。坐致滅亡。朕心不忍。從前噶爾丹策零時。爾部落尚畏其強盛。力不能支。今準噶爾全部歸順天朝。供我臂指。復由內地調集大兵。

平定集卷之二十四

三

前往爾等自審情形。何恃而不恐。朕為天下共主。一視同仁。雖爾部僻處荒遠。不惜申命告誡。是以復降旨申諭。並令將軍大臣等將俘獲爾部人等。施恩釋放。爾等接奉朕旨。即將阿逆擒獻。遣使前來。朕必曲加寬宥。尚當格外施恩。俾爾等永享承平之福。爾等其熟計利害。毋貽後悔。○總理臺站總管惠色奏所屬達里剛愛地方牧場。應設緝盜官兵。查該處現有羊羣一百六十。請撥出二十羣。攤分牧放。即將此項牧兵四十六名。派為緝盜兵。交本羣防禦管轄。得旨。如所請行。○命禮部左侍郎介福。協同禮部尚書伍齡安。管理太常寺事務。○命原任福建布政使德舒。赴巴里坤。協辦糧餉事務。○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遂平縣民靳可旺女靳氏。○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兆惠奏稱。伊勒巴爾和碩等處。坐臺喀爾喀等七名。私自潛逃。已降旨嚴行查拏。今復據稱。喀爾喀巴雅爾圖等四人。

潛謀逃竄。經筆帖式德明拏獲。就近解送巴里坤辦事。大臣查究。並將各處坐臺喀爾喀等俱行徹回。送至巴里坤等語。此等喀爾喀。派往西路坐臺。竟敢潛行逃竄。必是青滾雜卜遣人前往煽誘。不可不嚴行查究。著傳諭雅爾哈善等。即將解到巴雅爾圖等四名。審出實情。正法示眾。其餘徹回之喀爾喀等。暫行看守。如在彼尚屬安靜。俟軍務竣後。仍遣回各游牧。倘敢滋事。亦即正法。其伊勒巴爾和碩坐臺潛逃人七名。著傳諭達勒當阿等。徹兵回時。沿途嚴加搜查。並著阿蘭泰於各卡地方。加意緝訪。如遇此等逃人。即行擒拏。解交成衮扎布辦理。○吏部議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熱河道屬官員汛兵各事宜。一。八溝同知所屬烏蘭哈達地方。相距四百餘里。路通奉天。多倫諾爾等處。蒙古民人聚居。流寓者甚多。向雖設有部員駐劄。祇管旗務。應添設巡檢一員。管理民人與蒙古交涉事件。

仍由該同知覆覈完結其員缺定為要缺在內地揀調三年俸滿題陞一烏蘭哈達地方野曠山深最易匿匪八溝所屬有波羅樹汎旗民稀少且與龍鬚門汎相近應將波羅樹十總一員馬步兵五名移駐巡查一口外各廳命案繁多均應同知通判親驗但地方遼遠者常在數百里或千里之外應令巡檢代行相驗倘有別情報明該廳覆驗從之○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徹兵回至北路軍營哈達哈已降旨留在軍營在叅贊大臣上行走會同成衮扎布辦理事務達勒當阿著即來京其領兵大臣內已命阿里衮富德等先行回京其餘人員有應留軍營差委及遣回京師者交與成衮扎布分別酌量奏聞請旨吏部議准署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奏稱鎮江丹徒鎮之橫越二關離城寫遠需員管理查瓜洲廣惠閘向設關官一員事尚簡易應移駐兼管並添設攢典一

名俸工養廉仍由泰興縣移解即將瓜洲衙署移建丹徒缺出仍照例在外揀調從之○己巳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軍機大臣等江南山東交界之孫家集地方現有堵築工程所需物料關係緊要據尚書劉統勲奏稱已經移咨河南山東辦運稽料著愛必達圖勒炳阿等即速委員剋期運送毋得稍有遲誤現在起運若干未運若干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可即傳諭該督撫等知之○庚午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唐開中奏請各營招募虎匠一摺所見鄙陋之至營中現有馬步兵丁設值有虎火器弓箭皆可捕除虎尚視以為難則設遇盜賊何以除之豈有另立虎匠名目專行召募之理綠旗兵丁軟弱無能即此可知該總兵之平時不能如意

訓練益復可見著傳旨申飭○以鴻臚寺卿儲麟趾為太僕寺卿○辛未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東河南情實罪犯停決山東斬犯二人絞犯一人餘四十八人予勾○諭此次勾到河南省情實人犯內黃隆姪姦殺命申玠賄卒越獄趙保學強姦傷人張二持刀姦污宋恩拒捕殺傷俱極凶淫殘暴之徒巡撫圖勒炳阿皆議入緩決經九卿改擬情實國家明罰勅法貴得情理之中若意存姑息殊非辟以止辟之義圖勒炳阿著傳旨申飭○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敵兵暫且停止擒拏阿逆所有厄魯特各游牧人等不能保無與阿逆同謀潛通消息之事從前降旨令將伊等游牧向內遷移而駐劄大兵於各游牧之外著密諭兆惠遵照查辦並留心防範各游牧人等倘有私自逸出與阿逆往來者即行查拏務宜慎密○壬申諭從前富勒赫學習河務時參奏南河積弊尚似能實心任

事朕冀其有剔弊釐奸之能是以即令署理河督乃年來所辦諸事不過尋常供職漫無實在整頓即如孫家集地方向來不設隄工留為減洩黃水盛漲冬令復行堵築歷年俱如此辦理乃去歲旁溢之處漸露河槽富勒赫並不先事豫防及今秋水勢衝漫大溜漸移亦未將情形據實入告不過含糊具奏現據劉統勲參奏文部嚴加議處若仍留總河之任於河防重務恐有貽誤富勒赫著來京候旨其河道總督員缺著愛必達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鶴年調補廣東巡撫員缺著周人驥署理周人驥著來京陛見即行赴任鶴年現在奏請陛見俟來京後再赴新任愛必達俟鶴年到任後來京請訓再赴河道總督之任愛必達未到任之先劉統勲著暫行署理河道總督事務○又諭曰尹繼善著實授兩江總督愛必達新任河督於全河形勢一切修防恐未諳練尹繼善仍著兼管河道事

務○又諭據愛必達奏稱有表弟董成咸係正白旗漢軍突至衙門請將武生吳梅等四名求中武舉隨飭按察使集犯究出賄託各情由等語科場乃國家抡才大典豈容不法之徒鑽營舞弊著該撫按律嚴行審擬似此干謁賄囑督撫中之不識大體者或且以為呵叱不行亦足了事愛必達能據實叅奏懲一警百實於政務有裨著交部議叙董成咸既係旗人何得私自出外生事該管大臣著明白回奏○又諭曰朕向以滿洲習氣淳樸騎射熟練勝於漢人且能耐勞苦堪為綠營表率是以加恩陸續擢用綠營所用人員理宜感激朕恩各加奮勉以為該管員弁模範乃並不勤習騎射惟耽安逸甚至有不如綠營之人者殊非朕擢用之意朕前已降旨訓飭著交兵部將朕前諭及此諭刊刻宣示所放綠營人員俱各給一分嗣後倘仍不知奮勉朕必重懲不貸○又諭曰王士儀不勝副

都統之任著仍在叅領上行走○以江蘇崇明鎮總兵顧春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調浙江温州鎮總兵林洛為崇明鎮總兵以福建澎湖協副將林貴為温州鎮總兵○癸酉上御懋勤殿勾到直隸山西情實罪犯停決山西絞犯二人餘五十七人予勾○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厄魯特人等生計甚艱所有前赴巴里坤人等請酌給口糧養贍俟明春給與籽種令赴度集額布齊布拉克等處及巴里坤諾爾附近地方種地秋收後仍令各回游牧等語此事甚與目前情事相協前曾降旨令將此項人等諭令各回本游牧因伊犁地方平定如概留養贍於巴里坤則伊等原游牧轉成棄地殊為可惜今看伊等情形經阿逆蹂躪之後謀生無策若量給口糧令其回至游牧則所給之項不過暫延數日依然窮困甚至流為盜竊俱未可定著傳諭雅爾哈善等即將

近日前赴巴里坤之三都克所屬人等及向後仍有似此前來者俱照兆惠所奏暫留巴里坤酌給口糧仍令伊等照達什達瓦人衆各自謀生俟明春賞給籽種種地秋收後再令回至原游牧不必拘泥前旨辦理○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貝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前聞臺站擾亂即帶兵接續復自伊游牧解送駝五十隻馬六百匹羊一千隻赴軍營交納等語車木楚克扎布屢在軍前効力已加恩封授貝勒品級賞戴三眼翎此次交納駝馬羊隻甚屬可嘉著加恩於軍需項內將此項牲隻折價賞給○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博特巴達什烏巴什等管理牧放馬匹商同協理台吉班珠爾欲將馬匹帶往青溪雜卜處經章京巴顏岱德勒格爾等奪回即帶馬匹赴烏里雅蘇台等語章京巴顏岱等甚屬可嘉成衮扎布查明似此奮勉人員奏聞加恩班珠爾及博特巴達什烏巴什等情

甚可惡著即嚴行審訊究出首惡正法示衆○又諭自平定伊犁地方以來賞給厄魯特等翎頂甚多後又降旨倘有仍願穿戴伊等衣帽者聽便此乃因伊犁初定是以加恩賞給今據雅爾哈善奏稱伊等甚喜賞給翎頂殊不知頂戴特為品級而設酌量伊等職分賞給尚可翎乃特加旌獎必實有功績者賞之乃當若賞平等之人何以示鼓舞之道著兆惠查明現在各鄂拓克等未授職之人若干其應如何賞給職銜並可否賞翎之處分別定議具奏候朕酌量賞給兆惠仍曉諭伊等言賞給翎頂乃係格外加恩爾等素習爾之衣帽可仍照常穿戴非一經賞給遂並爾等衣帽悉令更換也○又諭曰錫特庫自派往巴里坤以後並不知奮勉不勝都統之任著降為副都統所遺員缺著滿福補授駐劄瓜州管理屯田事務滿福所遺拉林副都統員缺著舍圖肯調補○軍機大臣等議奏據



兆惠奏稱。每臺應派察哈爾兵十名。傳遞事務。厄魯特人五十名。管理馬匹牲畜。綠旗兵五名。種地。每十臺。派綠旗官一員。總領辦理臺站及種地事宜。五臺派筆帖式一員。總領。每臺派委署筆帖式一員。登記檔案。現在大兵撤回。每臺祇應設馬四十匹。駝五隻。兵丁每年給錢糧八個月。每月二兩。茶葉四個月。每月一包。其種地收穫糧石。即給為口糧。所有厄魯特供應口糧之處。悉行停止。至馳驛官兵。馬不得過五匹。駝不得過一隻。跟隨臺兵。不得過二名。違者參奏。凡部限六百里緊要事件。專行遞送。其尋常事件。俱交管臺人員。於馳送六百里事件之便。一併遞送等語。應如所請。交巴里坤辦事大臣。及永貴。第魯巴等辦理。至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及額林哈畢爾噶。一帶各台吉等。曾經供應臺站人等牲畜口糧。遵旨賞給緞疋。一併交兆惠查明分賞。從之。○命內閣學士富德在尚

書房行走。○以山西殺虎協副將和成。為直隸宣化鎮總兵。○甲戌諭。上年江浙地方。偶被偏災。曾經降旨。令將災地漕糧。緩至今冬帶徵。目下正值啟徵之候。該二省秋收。雖屬豐稔。但民間元氣初復。新舊並徵。民力不無拮据。朕心深為廕念。著加恩。將上年被災各州縣。應行帶徵漕糧。緩至明年麥熟後開徵。其被災最重者。分作二年完納。該督撫等查明。董率收漕各員。實心辦理。以副朕軫卹閭閻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外省因公被議人員。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者。原以其中或有可用之材。不欲以一眚廢棄。今日引見之馮子式。朱元裕。二員。人俱平常。陳宏謀據實填註。乃高晉所出。朱元裕考語。則故作浮泛嘉許之詞。與其人全不切實。其意以該員引見時。去留自難逃朕洞鑒。而已。經離任之人。不妨周旋。以邀屬員稱譽。此向來督撫中沽名習氣。殊屬不合。著傳旨申飭。

之並通行曉諭。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稱。蒲州府永濟縣附府事繁。應添設縣丞一員。查平陽府臨汾縣縣丞並無所司。應移駐永濟。以要缺註冊。嗣後缺出。在外揀調。書役照臨汾原額俸工養廉。在永濟支給。從之。命翰林院侍讀學士曹洛禔在尚書房行走。乙亥。命傳諭噶勒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曰。爾等自上年前赴熱河行在。入覲後。即回至各游牧地方。已踰一載。甚勞。遠念爾等遵朕諭旨。約束所屬。守分安居。深堪嘉予。今屆歲終。特遣侍衛第瑪都員巴哈達等前往存問。並齎所賜食物荷包。以示優眷。俱各祇受。現在阿逆尚在哈薩克。苟延殘喘。朕念官兵効力經年。時屆寒冬。暫行徹回。俟明年領兵再往。第阿逆狡詐百出。倘遣人潛赴爾等游牧。詭計煽惑。爾等即行擒獻。毋令脫逃。至沙克都爾曼濟遣人奏稱。請於巴里坤附近地方游牧。已諭知雅爾哈善等。

酌給口糧。暫為安插。俟明春賞給籽種。赴度集額布齊布拉克等處耕種。秋收後。再行回至原游牧。爾等仍善自謀生。永享昇平之福。朕有厚望焉。○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請派滿洲兵二千名駐劄瓜州。現在巴里坤已設庫倫。其從前派往兵丁一千名。應行更替。著即於派駐瓜州滿洲兵內。先派一千名。令往巴里坤駐防。其瓜州駐防兵一千名。著照黃廷桂所奏。俟戊寅年再行派往。所有此次揀選派兵事宜。著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派兵駐劄巴里坤。應設協領二。佐領八。防禦八。驍騎校八。筆帖式一。俱由八旗應陞人員內揀往。其兵由八旗前鋒護軍披甲人內挑派。於明年二月內起程。沿途折給車輛口糧草乾銀。悉照西安兵移駐涼州莊浪之例。再官兵攜眷前往。應酌給協領佐領整裝銀四十兩。立產銀六十兩。防禦驍騎校筆帖式整裝銀三十兩。立產銀五十兩。兵整裝銀二十兩。立

產銀三十兩。其整裝銀在京給發。立產銀俟抵巴里坤支給。巴里坤現有駐兵房屋著黃廷桂派員修葺從之。又諭巴里坤駐劄滿洲兵一千名。已經軍機大臣等議奏派往其瓜州議設駐防兵丁。既經黃廷桂奏請俟戊寅年移駐為期尚遠。該處遠在邊外。滿洲兵丁攜眷前往殊屬未便。現在厄魯特等前赴巴里坤者甚多。伊犁等處尚有散處厄魯特人等。若擇其年壯可任耕種者。或一千名。或數百名。移駐瓜州。伊等既獲養贍之資。加以訓練。更可收日後効力之用。似無庸更派滿洲兵丁前往。著傳諭黃廷桂。兆惠。雅爾哈善等商酌辦理。○又諭前曾傳諭令將仁和等七州縣應行帶徵漕糧。該督撫等酌量緩至明年蠶收麥熟後完納。並令具摺奏聞。交部備案。今朕已明降諭旨。江浙俱行緩徵。該督撫等應遵照辦理。毋庸再行具奏。可傳諭喀爾吉善等知之。○兵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

吉善等奏稱浙江紹興協原隸寧波定海鎮轄嗣於雍正七年改隸黃巖鎮查自紹至黃陸路七百餘里至寧僅水路一百餘里現在杭嘉湖三協俱隸寧波提督轄由寧至杭必經紹協應即歸併提督管轄從之。○御史李綬奏。匿災擾民之巡撫周人驥革職不久。仍以原官錄用。不足示警。得旨。此所奏是。但朕實因一時無人。故令周人驥署理。且周人驥不過報災不實。亦非竟匿災不報。而李綬即據實直奏。朕所嘉予。周人驥仍著遵前旨行。該部知道。○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巴里坤現派滿兵駐防。應酌設屯田。以省兵糧運費。查該地頗宜青稞。兼有南山雪消之水。可資灌溉。計佈種一千石。可收成九千石。應豫開溝渠。置犁鋤農具二百五十副。牛馬五六百頭。並派甘涼肅三處熟悉耕作兵五百名前往。俟春融播種。秋成後。悉令入城居住。又可添壯軍容。統照駐防例三年一換。得

旨具見留心。如所議行。○又奏瓜州回人遷移魯克察克所遺成熟地二萬四百五十畝。應就近募種。按官四民六徵收存貯廳倉供支駐防滿兵口糧。得旨好。如所議行。○命協辦大學士尚書蔣溥尚書傅森總督尹繼善在紫禁城內騎馬。○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圓明園。○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前遣侍衛提奇圖等曉諭回部回至軍營據稟報回部情形。布拉呢敦似屬恭順。霍集占素不安分。前曾黨同阿逆。後畏懼大兵。又襲擊阿逆。以圖掩飾。其人反覆無常。今為布魯特擊敗。始將屢次使人遣回。此時不立定貢賦章程。又並未遣人前來。顯有背逆情狀。臣即飭知阿敏道令與宰桑巴桑等公同商議迅速進兵。綏靖阿克蘇庫車地方。今霍集占親來謁見。其伊犁種地回人即照舊派撥前來。倘稍抗拒。即行勦滅。諭軍機大

臣等兆惠等據遣往回部侍衛所告。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各情形。即飭知阿敏道迅速進兵。相機辦理。甚合機宜。第現在霍集占遣使沙呢雅斯來京。奏稱感激朕恩。情甚誠篤。霍集占雖未可深信。然其遣使遠來。明有畏懼天朝之意。此時如已將霍集占拏獲。或伊自行投至伊犁。兆惠善為安撫。仍派員解送來京。若阿敏道駐兵在彼。未即擒獲。兆惠亦遣人至彼。將伊遣使前來。奉旨准其投誠之處。明白曉諭。但令其將每年貢賦照數交納。毋庸加以兵威。辦理方為妥協。其令回人前赴伊犁種地一節。前已降旨停止。著兆惠遵照辦理。此次自葉爾羌回來之侍衛提奇圖目擊彼處情形。著即馳驛來京。以備詢問。○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井陘縣民李仲甫妻高氏。守正被戕之山西代州民高文章妻樊氏。○丁丑。諭曰。納邁不勝副都統之任。著在叅領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帶兵追

緝烏梁海果勒卓輝等至鏗格爾伯勒齊爾地方。知果勒卓輝逃入俄羅斯。即將彼此不容留逃人之例。明白曉諭俄羅斯頭目。並領兵向彼索取。所辦尚合機宜。已令該部移咨俄羅斯薩納特衙門。索取果勒卓輝等舒赫德毋庸領兵前往。著將所領兵丁交與哈達哈等帶領。此旨到日。即行馳驛來京。仍加恩補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伊子舒常並著加恩補授三等侍衛。○又諭昨據愛必達奏辦河工稽料。現委阿爾泰馳赴督催等語。孫家集工程需料孔亟。自應大員督率。今愛必達已補授河道總督。該處堵築即係伊分內之事。若俟到任後方行前往。則鶴年來京尚需時日。可傳諭愛必達即親身督理山東料物。前赴工所。亦可與劉統勳面商河工一切事宜。於明歲修防等務亦得早為熟悉。所有現在堵築之處尤當上緊督理。勿致稍有遲滯。俾漫水消涸。不誤春耕。於山東江南兩省農

事所關甚鉅。可速行傳諭知之。又諭前因孫家集地方有堵築工程所需稽料。傳諭圖勒炳阿等。即速照劉統勳移咨。剋期運送。並將起運若干。未運若干。即行奏聞。何以尚未奏到。黃河工程關係緊要。現今需料甚急。圖勒炳阿當親往督催料理。勿致屬員任意耽延。稍有遲誤。並將現在辦運情形速行奏聞。可傳諭知之。○兵部議准署陝西巡撫盧焯奏驛站事宜一。漢中府留霸通判並非正印。未便兼管夫馬錢糧。其所屬之松林驛附近鳳縣武關驛附近褒城應分歸管理。一。漢中九屬。惟南鄭附府事繁。餘均屬中簡。應各減皂隸一名。撥給草涼三岔武關青橋四驛一。漢屬九驛。應各添弓兵一名。工食在司庫公用銀內支給。各驛丞養廉每員酌給銀八十兩。在該州縣額設養廉內支銷。一九驛驛丞俱係兼管巡檢。應鑄給兼管各關防。並移駐驛站地方。一。長寧驛舊署殘毀。東河驛向無

衙署應分別修建從之○以禮部左侍郎徐以烜為順天武鄉試正考官詹事府詹事溫敏為副考官○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清河縣民張尚德妻趙氏○戊寅

上幸靜宜園駐蹕翼日如之○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據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等咨稱巴雅爾搶掠洪霍爾拜扎哈沁等五百餘戶殺傷人眾刳奪牲畜已遣和起會同噶勒藏多爾濟等設計擒拏巴雅爾原係不可

深信之人今果肆行吞噬情甚可惡應即行擒拏治罪第扎哈沁人等牲畜亦甚無多今據報稱駝馬牛羊數至逾萬其中或尚有捏飾之處亦不可不詳加體察再鄂爾奇木濟係扎哈沁宰桑伊等既被搶掠應由鄂爾奇木濟轉報將軍辦理乃由噶勒藏多爾濟等咨報軍營亦屬非是噶勒藏多爾濟係綽羅斯汗若將附近各鄂拓克事務俱歸管轄亦非所宜嗣後無論何鄂拓克事務俱令徑報

將軍方為妥協從前曾密諭兆惠防範巴雅爾稍有可疑即行辦理且因巴雅爾與哈薩克錫喇係同母異父之子是以勿令知覺其時哈薩克錫喇尚係新降未經受朕厚恩今伊効力軍營甚知感激奮勉且現在尚未抵伊犁兆惠等將巴雅爾擒拏後俟哈薩克錫喇到時仍如從前一同辦理事務不必稍露形跡使伊疑懼○又諭兆惠奏阿敏道帶兵前赴庫車等處招服回人因回人見所領厄

魯特兵丁不敢出城迎降隨將厄魯特等退回阿敏道親赴庫車城辦理招降事宜等語回人等向懼厄魯特戕害是以未敢前來迎降亦或事之所有昨已傳諭兆惠現在霍集占遣使來京意甚誠篤果能遵諭貢賦即不必加以兵威且時屆隆冬阿敏道所領厄魯特兵丁既已退回此時霍集占如已親身謁見將軍或遣人前赴軍營立定貢賦章程兆惠等即遵照前旨辦理○禮部議准御史朱

嵇奏稱順天鄉試錄遺冊向來止列貢監生員等空名並未詳註年貌籍貫及所習經書難免無頂冒等弊應請嗣後與正案錄科名冊一體詳註從之○以故多羅順承郡王泰斐英阿子恒昌襲爵○以故奉恩將軍多隆額子祿興襲職○已卯

上開健銳營兵諭軍機大臣等兆惠派和起會同噶勒藏多爾濟等擒拏巴雅爾此時應已辦竣擒拏巴雅爾後伊部落所屬人等應

平定縣志卷二十四

三六

行分賞第噶勒藏多爾濟等雖同派兵擒拏至於分賞戶口不必過多酌量以百戶為率其餘若鄂爾奇木濟等酌量分賞令其管轄餘俱歸入二十一昂吉方為妥協再輝特部落內如和通額默根等雖與巴雅爾同一部落伊等俱屬安靜所屬戶口自不得照巴雅爾一例辦理並將巴雅爾戶口歸入伊等管轄亦可著傳諭兆惠遵照辦理○賑直隸延慶薊州延慶衛保安宣化萬全西寧懷來等

八州縣衛本年水旱雹災飢民借給籽種

平定縣志卷二十四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直隸總督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教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月庚辰

上迴圓明園。○刑部議奏。正黃旗滿洲護軍校明實。誣告李本滋強贖房地。照例應擬杖流折枷責完結。得旨。此案明實誣告李本滋勒寫欠約。刑部擬以杖流折枷號鞭責。雖係照例辦理。但明實身為護軍校。而行同無賴。如此不顧行止之人。若留在京城。適足壞旗人風氣。明實著發往拉林種地。嗣後旗人尋常犯案。該部仍照例議結。如遇有此等情節。著另行具奏請旨。○辛巳。諭。昔日諸王曾經血

戰。宣力國家。諸王之側福晉。又皆係滿洲。或係蒙古。是以定有予祭之例。此後諸王中。除賞過側福晉外。餘無側福晉者居多。經朕降旨。視王等爵秩定例。於是王等率皆奏請封立側福晉。惟是側福晉若與嫡福晉一體予祭。殊非體制。嗣後王等側福晉薨逝。其應不予祭之處。繕寫綠頭牌請旨。即奉旨予祭。亦不過致祭一次足矣。其用祭文之處。著永遠停止。○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將軍前奮勉之喀爾喀郡王車布登扎布等。開列具奏。已命軍機大臣等。酌量伊等勞績。分別獎賞。車布登扎布。已雅爾什第。俱著賞戴三眼翎。恭格敦丹。著賞戴雙眼翎。向例親王不令戴翎。以示優異。其領兵及隨圍時。並著戴翎。今親王成衮扎布。現辦副將軍事務。亦著戴三眼翎。如來京遇大典禮時。仍照在京親王體制。○大學士等議准。已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奏稱。兆惠等需用馬一千匹。俟由黃廷



桂處解到時。即行解往。移駐巴里坤之疲乏兵。著在巴里坤守候。由撥回本處之漢兵內。揀選三百六十名。撥赴屯田。其現在之健銳營兵三百名。漢兵九百餘名。暫令駐劄巴里坤當差。俟移駐兵既定之後。各撥歸原處。得旨依議速行。○壬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進義奏稱。拏獲私販硝磺鐵砂之匪犯一摺。

硝磺鐵砂。係違禁之物。乃竇夜偷漏出口。現獲硝磺至二十九畝。鐵砂至四畝之多。非尋常私販可比。必別有賊匪勾通之處。此案交與方觀承。將買自何地。販往何方。一一嚴行究出。實在情節具奏。毋任狡飾。其已獲二犯。著該提遵委幹員解送。勿令中途免脫。並畏罪自戕。未獲各犯。速飭弁兵。分途嚴緝。務獲庶奸徒不致漏網。所有拏獲私販之弁。酌量獎賞。以示鼓勵。著將此傳諭方觀承。吳進義

知之。○又諭前因喀爾喀內有刦奪商人匪賊。降旨令郡王德木楚克。回至游牧查辦。今西路大兵已徹。親王巴雅爾什第。亦即回至軍營。並著伊速赴游牧。會同瑚圖靈阿等辦理。再據貝勒顏楚布多爾濟奏稱。伊游牧地方。所有齊木齊格特人等。肆出為匪。請暫移至阿巴噶地方居住等語。朕已允其所請。齊木齊格特人等。著即嚴行查拏正法。以昭炯戒。○癸未。諭曰。曹洛裡不必在尚書房行走。

○諭軍機大臣等。著寄知黃廷桂。今降旨令濟隆呼圖克圖。前赴伊犁。於明歲正月。自京起程。所有邊外行走。需用騎馱馬匹牲畜帳房等物。應豫為備辦。該部即移咨黃廷桂。覈計前往人數。豫為備辦。○鴻臚寺奏。明年駕幸江浙。所過地方。文武各官。應於幾十里內迎送。得旨。三十里以內迎送。○黑龍江將軍綽勒多等奏。請將呼蘭地方。備貯米穀各三千七十五石。於明歲冰融後。運送黑龍江。其

吉林修理黑龍江船隻回空。即由呼蘭帶運黑龍江米穀各三十石。又吉林修理墨爾根船隻回空。亦由呼蘭帶運墨爾根米穀各九百石。存倉備貯。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黃縣民陳元開妻徐氏。○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時屆寒冬。降旨暫行撤兵。俟一二年後相機辦理。今據瑚什來京奏稱。阿逆與阿布賚等。雖俱遠遁。彼處不能過冬。偵探大兵已徹。必仍赴原游牧居住等語。果爾。伊等往返奔馳。人馬俱已疲困。正可乘機進剿。俾賊人不得少為休息。遂窮計蹙。自將阿逆擒獻。若為日既久。賊困稍舒。不若此時更易為力。昨已傳諭兆惠酌量派兵。赴阿布賚游牧地方襲擊。並飭知各鄂拓克人等。防範阿逆前來侵擾。兆惠等自能遵照辦理。現在兆惠所駐地方。與哈薩克相近。著豫選索倫兵一千名。以備來春進剿之用。彼處現有巴里坤解送馬一千匹。即於附近地方。加意游牧。俟

擒拏已雅爾後。選其馬匹駝隻。以益兵力。兆惠等務宜悉心籌畫。如有未協機宜之處。即行據實奏聞。若應如此辦理。亦毋庸兆惠領兵。朕自派員馳驛前往。兆惠現在辦理一應事宜。俱甚妥協。著賞給佩用荷包鼻煙壺。以示優眷。近因舒赫德追擒烏梁海果勒卓輝等。甚屬奮勉。已加恩補授副都統。令其來京。詢問彼處情形。俟到京後。即令其前赴軍營。更替兆惠來京。面詢一切事宜。並傳諭兆惠知之。○乙酉。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斬犯六人。絞犯一人。餘九人。予勾。○諭曰。致仕大學士福敏。品行端嚴。學問醇正。老成者碩。宣力年深。久侍講幃。清勤懋著。予告以來。朕時加存問。前歲抱病。曾經親往看視。賜以醫藥。調養就痊。方謂精神康健。期頤可望。今聞溘逝。實深軫悼。即日朕親行致奠。著賞內庫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

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已傳諭兆惠。揀選兵丁。於明年春間。進兵哈薩克。擒勒阿逆。軍行馬匹。關係緊要。著傳諭雅爾哈善等。所有應解軍營馬一千匹。即行解往。仍令黃廷桂豫備馬匹。解赴巴里坤。交雅爾哈善轉解。○丙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以故扎薩克多羅貝勒旺沁子達克端多爾濟襲爵。○丁亥。刑部議。湖北

巡撫張若震奏。民人劉么。因姦謀殺張二老身死。應擬斬立決。得旨。地方兇棍。擾害良民。擬以斬決。此定律也。此案劉么。因妬姦謀死張二老。復拐賣幼童。假充捕役。嚇詐財物。種種淫惡。實屬光棍之尤。該撫乃依謀殺本律。從重擬斬立決。該部亦如所擬完結。夫斷獄當準情酌理。務求至當。何庸設輕重於其間。若置本律不用。而謂未足蔽辜。加等比擬。則似該犯罪本不至即行正法。而故為從重。此

外省陋習。該部不為改正。殊未允協。劉么即應照光棍律治罪。不當照謀殺律定擬。而加以從重字樣。此本著發還另議。併通行傳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戊子。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本年秋審冊內。應擬情實之官犯紀樸。刑部以伊兄陣亡。例准免死一次。據呈聲請免死之例。乃國家優卹死綏之典。正寓激厲戎行之意。若事關軍旅。亦可援此濫邀。則陣亡之家。因有此例。將臨陣脫逃者。竟置之寬典。不顧軍務之貽誤。有是理耶。且恃此而敢於犯法。即謀故殺人。皆可不問。揆之定例之意。果如是乎。今紀樸有心遲誤軍需。法無可貸。豈得與尋常監候之案。一例辦理。該部援例聲請之處。非是。嗣後酌量情罪請旨。不得一概援例請寬。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舒明奏。拏獲青滾雜卜。遣往烏梁海之伯勒格等。現在解送成衮扎布軍營。著嚴加刑訊。即行正法。新舊烏

梁海等並無一人附和青滾雜卜。聽其調遣。大兵一到。逆賊自可即日擒獲。成衮扎布即速領兵前往。勿少遲疑。○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吉慶奏。船戶偷盜銅觔。每遷延停泊於無人之處。偷拋水中。揚帆而去。別遣小舟潛撈起賣。盜賣過多。恐致敗露。故將船板鑿破。作為沉溺。以掩其迹等語。看來此等情弊在所不免。從前屢降諭旨。遇銅鉛過境。令各督撫實力查察。毋任偷漏。而該督撫等惟以入境出境。遭風停泊日期奏聞。未有能將偷賣弊竇察拏者。船戶沿途盜賣。必有該處牙行鋪戶。串通購買。始得速售。地方官果能留心訪查。何難力除積弊。著再傳諭銅鉛經過之直省督撫。責成護送員弁。加意防範。嚴密稽查。仍於奏報時。將吉慶摺內所指情弊。據實聲明。不得以具文了事。可通行傳諭知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巡撫愛必達奏。請將將軍色克慎。副都統伊昌阿。均革職審訊等語。此奏甚是。將軍副都統同係一處辦事之人。將軍果有情弊。副都統自應叅奏。但副都統伊昌阿。亦有情弊。乃欲取巧。先行叅奏。以為倖免地步。此風斷不可長。色克慎。伊昌阿。奇轍布俱著革職。交愛必達審擬具奏。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巴里坤現派滿兵駐防。兵民雜處。應設理事同知一員。彈壓。即於通省人員內揀補。三年俸滿引見。以應陞之缺。陞用得旨。如所請行。○予故致仕大學士福敏。祭葬。如例。謚文端。入祀賢良祠。辛卯。諭曰。德爾敏不勝副都統之任。德通年老俱著解任。德爾敏所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額勒登額補授。德通所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法保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巴雅爾遣伊護衛德勒登報稱。沙克都爾曼濟屬人。搶掠伊等所

屬馬匹牲隻。又伊克商人等。亦有將伊屬人戕殺之事。因其所報情形未確。令其詳查。再行辦理等語。雅爾哈善等所辦甚是。已雅爾搶掠扎哈沁游牧。經喀勒藏多爾濟等報知副將軍兆惠。已派和起前往擒拏。此時和起等。如已將已雅爾拏送巴里坤軍營。即委員押解來京。倘尚未拏獲。而巴雅爾自知其罪。希圖巧為掩飾。或親至巴里坤。申訴伊屬人被刦之事。著雅爾哈善等明白曉諭。伊等皆

係受恩封汗之人。部內互相戕害。事關重大。必須來京面為陳奏。自蒙鑒察。伊如聽從。即委員解送來京。或推託不行。亦即將伊拏解前來。毋令免脫。○又諭現在伊犁兵丁。議駐二千。所需馬匹口糧。自應酌量加增。已傳諭兆惠遵照辦理。現據黃廷桂奏。內地各營撥解馬匹。趕回本營。無容解送等語。已批令仍就近調送一千匹。但兵數增多。恐不敷用。著再撥調三千匹。委員陸續分起。送至巴里坤

軍營。聽候伊犁調用。沿途加意餵養。勿致馬力疲勞。至口糧一項。亦按照現議駐兵名數運往。以資接濟。著將此傳諭黃廷桂知之。○總理行營王大臣等議奏。南巡扈從人等馬匹。除三品以上大臣官員。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批本奏事官。奏蒙古事侍衛。軍機處滿漢官。總管首領有職太監。仍按數給與外。其餘官員兵丁等。或酌減一匹。或祇給本身騎馬。總在四千匹數內。隨身行李。令地方官聚

集民夫。聽其自雇。至駕幸高堰。及往蘇揚各名勝處。俱係暫時往回。當按差減人。令各該處先期咨報兵部。刊空白紅票。填註官員銜姓馬數。如騎五匹及二三匹者。每員各給一票。其二人三匹者。彙給如為數過多者。十匹分給一票。其自錢家港至江寧。扈從人員。係全數隨往。應於前數日。兵部添給二千匹紅票。率同江省大員散給。自江寧回至錢家港。即截繳。又沿途隨駕進城。及跟隨御舟撐緯。

需用騎馬。不過數百匹。應另製印烙竹籤數百根。編號散給。至船隻改用三號沙飛行走較速。各釘木牌。開寫銜姓行檔。按次排列河干。特派大臣會同兵部。於渡黃十日前。先至該處點驗。應坐船官員人等。由兵部給票。數人共一船者。彙給其船隻緊要官員等在前行走。餘俱在後。若有承辦事件。必應在前行走之處。俱令臨時自行奏請。再江南河道窄狹。易於擁擠。應交管理御舟大臣。協同護軍統領等稽查。其浙省馬匹船隻。給票監放。照江省一體辦理。報聞。○以拉林副都統舍圖肯為青州將軍。以三等侍衛國多歡為拉林副都統。調齊齊哈爾副都統盛保住為青州副都統。以原任吉林副都統松阿哩為齊齊哈爾副都統。○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圍丘。齋戒三日。○壬辰。定磨勘試卷例。諭。向例

各省鄉試硃墨卷。解送到部。即派翰詹坊局以上。及京堂科道等。公同磨勘。所以慎重科場。稽查弊竇。典至重也。其磨勘諸臣。不過按數按省分派。若不於卷面註明某官某人磨勘字樣。以專責成。則已經夾簽者。尚知為某人摘出。其未經夾簽者。或不過虛應故事。陽博寬厚之名。陰省校閱之煩。而盡心乃事者。反不無觀望。殊失磨勘本意。此朕偶因問陳世倌磨勘事而思及者。然不戒視成。朕所不為。著以下科為始。磨勘諸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俟該部彙卷後。朕另派人。於每束內量取數卷。特交大臣。再詳加校勘呈覽。朕仍於此中復行抽閱。如有草率從事者。即交部照例分別議處。則磨勘各官。及特派大臣之是否詳慎。均難逃朕之洞鑒矣。著為例。○又諭。曰。程盛修奏。南巡接駕之在籍官員。請限以品級。并守制諸臣。停止接駕一摺。所見非是。朕稽古時巡。省方問俗。黃童白叟。皆得歡迎。

道左。共申愛戴。其在籍大寮。夙叨恩遇。自當遂其覲光之願。即小臣中疎遠罷斥者。既曾沾一命。亦何至禁阻。今不得與齊民齒。此與朝儀之定等威。以明體制。固不同也。雖此等接駕人員。不無望恩倖澤之意。然在朕自有權衡。上次南巡時。亦俱就其罷黜情罪。酌量分別。間有棄瑕錄用者。餘或加恩復其原銜。或降等給以頂帶。未嘗概得濫邀異數。此爾諸臣所共知共見。試問有因接駕復用。而劣跡仍前昭著。殃及百姓者誰乎。至於守制諸臣。教孝作忠。均關至性。何曾降旨概令其必出迎鑾。然其中有將屆即吉之期。或林墓之事已畢者。而竟閉門不出。於心自有所不安。即如親老終養者。自應不離親側。然里門咫尺。而不令一展其葵向之誠乎。且此等俱各揆時度理。即不能來迎者。原未嘗罪一人也。程盛修既有此奏。恐外間無識之徒。或未免尚有拘牽之見。可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又

諭。向來八旗都統出差。印鑰例應署理。乃副都統出差員缺。應如何署理之處。並無定制。請嗣後遇副都統二人俱經出差。該部即將未經出差旗分之副都統職名。及記名副都統人員。一併開列。奏請署理。其一兩月隨圍等項差使。可不必奏署。著為例。○癸巳。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稱。大兵往擒青滾雜卜。暫令駐劄呼雅克圖地方。俟調遣喀爾喀兵丁到日。即行前進等語。現在逆賊情形。毋庸多調兵丁往剿。且哈達哈等大兵撤回。不日可以會合。其喀爾喀兵丁。著停止調遣。第將伊等馬匹解赴軍營。以供大兵乘騎。方為合宜。再烏梁海等既未經遣兵助賊。且深感朕恩。願派兵二千名。豫備調遣。宰桑哈克圖。圖布慎等。甚屬可嘉。著賞給緞匹。以示鼓勵。所有烏梁海兵丁。亦毋庸調遣。俱令在各游牧加意防守。逆賊青滾

雜卜屢次遣人煽惑烏梁海俟斡獲後並將屢次遣往之人一併擒拏治罪。○又諭前令巴蘭泰赴車凌等游牧傳諭自應輕騎速往乃攜帶多人自為擁護實屬怯懦著革去副都統職銜加恩授為理藩院郎中以觀後效。前命車凌等派兵勦滅烏梁海今烏梁海已經解竣即著巴蘭泰傳諭車凌等毋庸派兵前往。○又諭前經降旨黃廷桂著於停解馬內再撥三千匹送至巴里坤聽候調用今據黃廷桂奏現已挑解馬三千匹部署停妥解往等語巴里坤馬匹陸續送往伊犁所存無多自當更為豫備其內地各營調撥之後可以隨時購補著再挑撥二三千匹從容送至巴里坤軍營勿致沿途疲瘦可傳諭黃廷桂知之。○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張家口舊石隄正當水口之衝僅長十七丈五尺水掠隄尾而西直射堡城東面城下土岸寬幾丈許時防衝刷應於舊石隄下接築石隄十六

丈西南斜向十四丈其末二丈南北挑直此隄盡處水勢漸趨東南已於城村無礙又於水趨東山復回向西之處南北挑引河一道計長八十丈即以所挑之土堆填東山根脚東水由引河直趨而下則水口石隄順水而非頂衝報聞。○又奏直屬各營本年冬餉懇以一成搭放錢文再保定省向於年底附請撥錢數千串發縣出易以平市價自遵旨疏通積錢以來遞年平減毋庸出易報聞。○江蘇巡撫莊有恭奏寶蘇局現存局錢較上屆已屬有餘無庸加鑄所有奉旨截留江省銅鉛十萬觔應仍運京以濟戶工局鑄得旨如所請行。○欽差尚書劉統勲等奏臣等親赴工次見霜降後平地漫漲之水漸涸黃河正溜因開壩堵閉日漸加增徐州城外河面寬抵兩岸水深處一丈有餘孫工已築一百十餘丈未築八十餘丈現辦料物隨到隨築約期十月中旬料物雲集即可剋期竣事得旨



以速為要。不然則誤春耕矣。○漕運總督張師載奏臣往孫家集查勘兩壩工程。水勢尚屬平緩。惟自黃林莊以下至邳州之貓兒窩兩岸緯路現俱水淹。亦間有微現殘缺者。亟應修理。其自黃林莊以上至濟寧係山東地界。應聽河臣白鍾山酌辦。再運河經黃水漫溢。間有淤滯。亦應挑濬。統俟孫工竣後。運河水勢消落。臣飛咨河東江南河臣趙辦。得旨覽奏俱悉。○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紅毛番

船向收界門。忽自上年來浙。臣遵旨與廣督楊應琚商辦。現將徵收稅課及稽查事宜。比較則例。設立條約。並嚴禁勾引夷商。從中漁利。得旨浙省只有較粵省重定稅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來矣。此非言利。宜知之。○湖廣總督碩色。湖北巡撫張若震奏。緝獲逆黨王士友。係馬朝柱同夥。雖訊未得受偽劄。但喫符上名。招人入夥。復製軍器火藥。實屬黨惡。應照謀叛已行律。擬斬立決。梟示報聞。○

湖南按察使夔舒奏。本年楚南豐收。應於存穀外。再加貯五十萬石。第應買補者。已至九十餘萬石之多。增買恐致米價騰湧。擬於本省捐監事例內。畧為變通。俊秀捐監。每名納穀一百八十石。每穀一石。作銀六錢。適符部捐一百八兩之數。其庫增附等生捐監。俱按應捐銀數。照每石六錢納穀。統以收足五十萬石為止。後仍照例報捐。庶裕倉儲。并免採買之繁。得旨穀不在倉則在民。似亦不必過

貯。湖南或有缺額之處。而亟於補足耶。將此旨交陳宏謀聽其酌議。○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南河督臣現咨會山東河南撫臣代辦林楷。二千五百萬觔。運往工次。臣思現購遲緩。不若先將曹單曹儀。二廳歲搶料物。八百萬觔借撥。已飭遵照速行。又恐河南代辦亦遲。並札飭河南管河道。將儀考高虞。二廳歲搶料物借撥。加以江南現在發辦料物。並各廳存貯舊料運送。自可源源接濟。得旨如

此不分彼此實可嘉也○山西巡撫明德奏  
蒲州府西門外地近黃河舊有石隄一千三  
百餘丈通年黃河勢漸東移伏秋水發時漫  
至隄根日漸殘缺共計三十三處積長五十  
三丈應動項購料俟春融修理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六

益少總管經世謀臣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書件吏部理  
吏部理藩院書件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宗憲御前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稽  
稽察官經進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書件吏部理藩院書件  
世宗憲御前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日量給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謙益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稽察經進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元祿於次臣稽察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甲午朔冬至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先醫之神○乙未

上以冬至節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眾官於午門行禮御太和殿受朝○定  
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據哈達哈咨稱現在  
擒拏青滾雜卜先遣多爾濟車登馳驛前赴軍  
營其可否遣回游牧之處聽臣等酌議查多爾  
濟車登之弟及妻子所屬人等現與逆賊同居  
並有訛言多爾濟車登已正法者今聞格外加  
恩仍封公爵所屬人等自必倍加感激應令伊  
速回游牧曉示利害如能擒獻逆賊奏請加恩  
倘敢黨同進兵一併拏解治罪報聞丙申諭

孫家集漫口水勢泛溢於運道及徐沛等州縣  
田畝均有關係因特差劉統勲會同白鍾山辦  
理今據奏已於十月二十九日堵閉合龍河流  
順軌下游田地消涸不誤春耕辦理迅速甚屬  
可嘉劉統勲白鍾山俱交部議叙其在工員弁  
著該署督等查明奏聞交部議叙○諭軍機大  
臣等據劉統勲奏稱宿遷桃源一帶營盤道路  
間有泥淖今黃流已歸故道湖水尾閭興工堵  
閉道途自就乾涸等語先經莊有恭摺奏堵築  
駱馬湖尾閭於永濟橋左右填築土埂另搭正  
副木橋即可通行無阻此所奏似專為營盤道  
路而未籌及於上游水勢無歸則附近地畝一  
時不能消涸有妨耕作非朕體卹小民之本意  
因面詢尹繼善據稱駱馬湖尾閭每年十月內  
例行堵築原為蓄水濟運俟回任時順道查看  
實在情形具奏今劉統勲所奏亦大畧相同著  
俟尹繼善到時一同詳加察勘惟期於運道春  
耕俱無妨礙若以朕巡幸道路言之則清蹕所

經。即稍為紆曲。或擺渡浮梁俱可。斷勿因施工橋道之故。使積水不能早消。以致春耕有誤。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哈達哈等奏稱。達瓦藏布宰桑班珠爾屬人順庫爾察克。厄魯特台吉吹喇錫屬人賽音察克等。進兵哈薩克時。派為嚮導。行走奮勉等語。順庫爾察克等。俱著賞給銀兩。并其妻子等。送往察哈爾居住。○禮部奏。

皇太后萬壽聖節慶賀禮儀。得旨。是。照例行禮。

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丁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幸履親王第。視定太妃疾。○以潼關協副將五福。為甘肅寧夏鎮總兵。○戊戌。吏部議准。浙江巡撫楊廷璋奏稱。山陰縣之柯橋地方。為水陸通衢。需員彈壓。查該縣白洋司巡檢。地僻民淳。無需專員。請移駐兼管。另建衙署。從之。○旌表守

正捐軀之直隸衡水縣民彭知中妻王氏。○已亥。諭軍機大臣等。駐防哈密之寧夏鎮總兵李中楷病故。已有旨令五福補授矣。至哈密駐防一事。朕意伊犁久經平定。巴里坤現有將軍。安西復有提督。聲勢已屬聯絡。似可不必復設駐防大員。可否即行裁撤。抑或派員留駐。俟軍務竣後。改設副叅之處。正擬降旨詢問黃廷桂。令其酌量辦理。今據黃廷桂奏稱。哈密地方。距巴里坤軍營較近。議將安西提督移駐哈密。其現在防鎮印務。委沙州協副將祖雲龍署理等語。此奏適合朕意。安西提督移駐哈密一摺。已批令大學士議政大臣會議具奏。所有哈密現在駐防事務。即令祖雲龍在彼辦理。竟勿庸另行簡派矣。可傳諭黃廷桂知之。○庚子。吏部議准。四川總督開泰奏稱。重慶府巴縣附府事繁。所轄縉雲山嶺以西之祥直二鄉。共十二甲。接壤壁山縣。應分歸管轄。歲科考文武童生。即赴壁

山應試。其嘉陵江以北之義禮二鄉。並仁鄉等二十六甲。分歸江北鎮同知管轄。並改重慶府司獄。為江北鎮同知照磨。衙署以司獄舊署移建。文武童生。仍歸巴縣考試。其江北鎮同知。壁山縣知縣。並改設之照磨。俱歸部選。從之。○辛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更定鄉會試三場篇目。並會試一體磨勘例。諭鄉試磨勘一事。前已有旨。令於下科為始。將來詳加覆勘。自不致視為具文。惟是三場試藝。篇幅繁多。士子風簷寸晷中。檢點偶疎。輒干指摘。其以磨勘獲咎者。轉得有所藉口。且設科立法程材。無取繁文虛飾。今士子論表判策。不過雷同勦說。而閱卷者亦止以書藝為重。即經文已不甚留意。衡文取士之謂何。此甚無謂也。三場試以書藝經文。足覘素養。繼之五策。更可考其抱負之淺深。又何庸連篇累牘為耶。嗣

後鄉試第一場止試以書文三篇。第二場經文四篇。第三場策五道。其論表判。概行刪省。至會試。則既已名列賢書。且將拔其尤者。備明廷制作之選。淹長爾雅。斯為通材。其第二場經文之外。加試表文一道。即以明春會試為始。鄉試以己卯科為始。著為例。如此。則士子聞中。不得復諉之於日力不給。而主試者亦可從容盡心詳校。無魚目混珠之混。且鄉試第二場止經文四篇。斯潦草完篇者。當在所黜。專經之士。得抒夙學。而淺陋者亦知所奮勵。去浮文而求實效。期足稱國家賓興大典。可傳諭該部遵行。再向來會試。例不磨勘。未足昭慎重。亦著寬至庚辰春榜後。奏請一體派員磨勘。○諭軍機大臣等。為廠地畝。前已有旨。令侍郎吉慶劉綸。會同方觀承查勘具奏。此項地畝。清查升科。該百姓等。得以永遠為業。原屬便民之事。但伊等私墾已久。地方各官。規避失察。處分而墾戶人等。又恐將

來一經報出。致干私墾之罪。或轉致互相欺隱。以致不能徹底清釐。著傳諭方觀承。曉諭各該地方官。及墾戶人等。所有從前失察及私墾之處。一概免其追究。但須據實稽查報出。毋使稍有隱漏。若此番清查之後。尚有隱匿不報者。則地方官不得辭其咎矣。將此傳諭該督方觀承知之。尋奏天津等十三州縣馬廠地。悉係官荒。應行招墾。從前民間惑於王公馬廠之說。恐一經認墾。即成王公當差佃戶。每多隱匿不報。今奉旨私墾及失察之咎。概免追究。臣已明白曉諭。照例報糧。即可守為世業。雖至愚亦不肯隱匿干罪。報聞。○又諭青州將軍副都統。俱緣事降革。新授將軍副都統。一時不能到任。著公那木圖。馳驛前往青州。於舍圖肯未到任之前。暫行署理將軍印務。○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達什達瓦所屬人等。自巴里坤移駐鄂爾坤。時屆天寒。生計不免稍窘。著加恩賞給口糧三個月。以

示體卹。現據富森奏。請派章京筆帖式等。協同照看達什達瓦屬人游牧事務。著派筆帖式一員。領催一名。馳驛前往。○戶部議奏。旗人有將康熙年間賣出之產。捏稱為典。圖利控贖者。總因年遠。兩造俱非經手之人。中証又皆無存。一稱為典。一稱為買。甚至價值多寡互異。即以契為憑。雍正元年以前。俱係白契。真偽難辨。竊思康熙年間典賣房地。至今多則八九十年。少亦三四十十年。賣者固無回贖之理。即典者亦輾轉出售。難以根尋。應將八旗地畝。凡典賣於民者。仍彙入民典旗地案內辦理。其在康熙年間典賣者。概不准贖。嗣後凡契典房地。俱報明各該佐領。將價銀併載旗檔。回贖時。仍報明銷檔。以杜訟端。從之。○叅贊大臣哈達哈奏。臣奉命隨同副將軍成衮扎布。擒拏青滾雜卜。今撤兵至額爾齊斯地方。復經成衮扎布調車布登扎布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會同舒明堵截。臣隨派

索倫喀爾喀兵七百名。交車布登扎布前往。餘兵五百名。臣即帶領赴成衮扎布處聽候調遣。再此次撤回喀爾喀王公扎薩克內派貝勒納木扎勒車蘇隆。公車登薩木丕勒。同副都統扎勒杭阿。鄂博什。管轄後隊兵前來。其親王巴雅爾什第。貝勒沙克都爾扎布。貝子達爾扎。三達克多爾濟。公恭格敦丹。三都布多爾濟。扎薩克根敦等。俱請同往擒賊。以圖報効。臣現帶領同行。報聞。○癸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沙克都爾曼濟拏解偷竊馬匹。厄魯特特穆爾得默爾等。至巴里坤。請旨即行正法等語。厄魯特等搶奪成風。不可不嚴加懲創。特穆爾得默爾等。即照所請正法。並著傳諭沙克都爾曼濟。伊拏獲所屬竊盜人等。原可自行辦理。今解送巴里坤。請旨辦理。甚屬恭順。伊屬人衆多。必須嚴行禁止。嗣後如有此等搶奪為匪之人。聽伊自行查辦。毋庸

解送巴里坤。又諭前經降旨令雅爾哈善派厄魯特兵一千名駐防瓜州。此次厄魯特都爾圖畢克等。著暫留巴里坤。俟明年春間。派入駐防瓜州兵內遣往。甲辰吏部議准。陞任山東巡撫愛必達奏稱。滕縣南三社地方。前經撫臣楊應琚奏准。以該縣丞移駐。並兼管南鄉十九一保。今查南三社地方。南北六十餘里。東西四十里。內惟二十二保之社。安集為各社適中之地。應令該縣丞移駐。並建衙署。其額設皂役四名。不敷差遣。應於民壯內分撥五名。工食在該縣額編銀內動支。從之。調原任福建建寧鎮總兵馮滙來京。引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淮寧縣民任黑妻石氏。乙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丙午。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壽皇殿行禮○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  
據集福等奏稱查辦車臣汗部落匪竊賊人因  
嘛呢巴達喇現在患病未及會辦其齊木齊格  
特人等亦暫行慰諭緩籌辦理等語嘛呢巴達  
喇尚屬年幼不諳事務今既患病毋庸會同辦  
理伊部落內屬人滋事皆因德木楚克久在  
軍營未獲經理所致今已撤兵回至游牧著  
集福等會同德木楚克妥協查辦至齊木齊  
格特游牧地方與呼倫貝爾隣近著密諭伊  
柱豫備兵丁聽候調遣俟擒獲青滾雜卜後  
伊柱即領兵將齊木齊格特人等辦理此時  
毋得洩漏○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南衡陽縣  
民楊乃叙妻許氏○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阿  
逆奸狡性成現在尚未擒獲所有一切緊要  
卡座俱應設兵豫備近據順德訥奏稱阿布  
賚將伊女與阿逆為妻並查出伊部落內所  
獲厄魯特人等交與管轄等語是阿逆當此

計窮力竭猶復煽惑哈薩克斷不肯安靜無  
事必須豫為防範使逆賊無所逞其奸宄成  
衮扎布既深悉喀爾喀烏梁海情形哈達哈  
又經深入哈薩克一切地方形勢自應瞭然  
或應於額爾齊斯等處派兵二三千名防守  
或更有緊要地方設卡防範偶有騷動以逸  
待勞方為妥協如應先遣兵丁乘其不備奮  
力擒剿亦即相機辦理著成衮扎布哈達哈  
會同軍營大臣等悉心籌畫以副委任○又  
諭據成衮扎布等奏稱新來歸降明噶特特  
楞古特綽羅斯等共四百戶酌量賞給口糧  
即令前往原游牧再輝特台吉噶勒丹達爾  
扎屬人前已給過口糧兩個月其續到戶口  
請一併給與口糧等語此等新降之人前曾  
令其各回原處地方昨經兆惠奏請暫行安  
插是以復降旨雅爾哈善等令將新赴巴里  
坤人等暫給口糧過冬俟明年再為籌辦今  
此項明噶特特楞古特綽羅斯等應一體辦



理著即賞給口糧。令於現在所住地方過冬。其明歲如何遣回。并令何人兼管之處。會同哈達哈等詳議具奏。但特楞古特。奇爾吉斯人等。若係古爾班和卓屬人。即不應加恩。俱著照阿逆屬人之例。賞給喀爾喀等為奴。並著哈達哈查明辦理。再嗣後有似此投誠人等。其在十戶以內者。送至察哈爾安插。三十戶以內。留烏里雅蘇台等處。給予口糧。令其當差。若至三十戶以上。人數衆多。酌量在科布多。布延圖等處居住。接濟口糧。仍遣回各原游牧。成衮扎布等。即遵照分別辦理。至噶勒丹達爾扎人等。前次雖俱經賞給口糧。現在未能充裕。著將新到戶口及從前已經賞給口糧人等一體加恩。再給口糧兩個月。以示體卹。○又諭現在巴里坤馬匹。雖已敷用。但尚須多為豫備。且伊犁或尚有需用馬匹之處。前降旨方觀承購馬五千匹。今已收槽餵養。著將直隸購買馬匹解往西安。西安馬

匹調往甘肅。甘肅馬匹調往巴里坤。逐次更換調撥。可免長途疲瘦之虞。而巴里坤得此馬匹。尤覺應用裕如。現又據黃廷桂奏稱。接四川總督開泰咨稱。川省可撥馬一千匹。解甘備用等語。並著傳諭開泰。即於川省營驛馬內。揀選一千匹。就近委員解交黃廷桂驗收。以備來春調遣。○又諭據哈達哈等奏。扎木叅懇將伊屬人等移住卡內游牧等語。即照所請。准其在哲爾格西喇呼魯蘇游牧。扎哈沁人等。既與喀爾喀連界居住。著即令其在附近卡座。照喀爾喀等設卡防守。則伊等既得効力差委。支領錢糧。以資養贍。其喀爾喀兵丁。亦可量行裁減。著成衮扎布等妥協辦理。○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據二等台吉諾爾布呈稱。我同貝勒車登扎布。由游牧布延圖布拉克。遷至布克隨地方。車登扎布為青滾雜卜擒獲。復遣協理台吉班珠爾向游牧人衆煽誘叛逃。我等世受國恩。不肯

附從。今同協理台吉固穆扎布。阿喇布坦。二等台吉拉旺。三等台吉布精旺。兄楚魯木等。各率屬衆。俱遷至博囉哈布齊勒地方。俟厄魯特達什達瓦人等遷移後。請往察罕托輝等處居住。並請以所帶馬駝。供應呼濟爾圖。阿魯托布察各臺站等語。臣等即照所請辦理。俟擒青滾雜卜後。奏請加恩報聞。○賑貸甘肅皋蘭。狄道。河州。渭源。靖遠。平涼。崇信。鎮原。鹽茶。撫彝。張掖。平番。中衛。碾伯。高臺。岷州。洮州。撫番。莊浪。寧州。正寧。合水。大通。歸德。禮縣。西固等二十六廳州縣。本年水雹災。民籽糧有差。○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接到派兵防範哈薩克之旨。隨傳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派兵二千名。前赴軍營。會議防守等語。此奏辦理未協。前降旨令兆惠。將應否作何防範。及今歲應否進兵哈薩拉克等處。悉心籌畫。如有未協機宜之處。即據實奏聞。原未指定。即於今歲進兵。即發兵前往。

現在兆惠所領索倫兵丁。儘可調遣。若哈薩克錫喇等。經年効力軍營。甫回游牧。豈可即行調遣。使之僕僕道路。伊等能不失望。且兆惠現奏。今歲不及進兵。而但以會商事務。竟行傳至軍營。更屬未合。著即傳諭停止。但令哈薩克錫喇等。在各游牧地方。加意防守。倘遇賊來侵犯。即將游牧內移。使賊不獲搶掠。徒費往返。以疲其力。一面再派兵掩襲。始合機宜。兆惠即遵照辦理。○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奏。八旗應點軍器兵。共六萬一千有奇。大閱時。祇應挑派兵一萬八千八十三名。所需綿甲。酌造三分之一。計二萬副。已足敷用。請分交三處織造。於三年內陸續製成。解交內務府。工部。各貯一萬副。至舊例兵丁之甲。俱用鐵葉布面。繡花。應改為紬面。加釘製造。鐵葉繡花。概行裁去。造成時。交各該管同諸項軍器分貯。仍不時查閱。毋庸另派王大臣點驗。其宗人府王公。及大臣官員等之軍器。向

例三年奏請點視一次。今均改為五年。得旨。所需綿甲。交織造等先行製成。其新式衣甲。著內務府總管。定擬式樣呈覽。後再交織造。俟造成。一併交內務府總管衙門收貯。餘依議。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七

並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太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本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聖學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由慶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本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量給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由德慶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昶六次由曾祺補尋本

教修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己酉諭曰謝溶

生奏請將州縣才力不及題請改教之例停止一摺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定例州縣改補教職者原以收令身膺民社非精明強幹之員不克勝任其或才具平庸難勝司牧之任而出身科甲年力未至龍鍾若遽行廢黜則在彼初無顯過是以畀之司鐸之任令得自効亦國家愛惜人才因材器使之意初非以訓迪士子之官為庸材養老計也迨改補以後倘有因循曠職蕩檢踰閑者在學

政原可隨時糾劾。今該學政乃謂該員一經  
改教。職業皆廢弛不理。是不思甄別教職。為  
學政分內之事。轉若題請改教之員。學政竟  
無可如何者。是何言歟。至如該學政所請州  
縣才力不及。降補佐貳之處。佐貳仍屬地方  
官。凡公務差委。尤非拘迂者力所能辦。若其  
人坐而督課。尚慮不能。而顧令効奔走之勞。  
冀收臂指之益。斷無是理。所奏不可行。仍通  
行傳諭知之。○又諭。今年江蘇銅沛等州縣  
有被水成災地畝。已令該撫加意賑卹。恐將  
來仍有應行接濟之處。自宜先期籌畫。著於  
附近江省之安徽。浙江。山東。河南。酌撥銀一  
百六十萬兩。於歲內委員運交江蘇藩庫。收  
貯備用。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昨  
日兆惠等調遣厄魯特兵丁防守。未合機宜。  
已降旨詳悉訓示。從前達瓦齊據伊犁時。厄  
魯特等各游牧。俱在博囉塔拉地方。與哈薩  
克毗連。是以哈薩克人等。得以肆行搶奪。今

各游牧俱移至博囉塔拉以南。則彼處地方  
皆成閒曠。現在阿布賚及阿逆等。屢經擊敗。  
逃竄他往。大兵撤回後。不過回至伊舊時游  
牧哈薩拉克等處。必無力繞道前來滋擾。第  
防範不可不周。惟宜設卡巡防。以備不虞。至  
我大兵往勦。即緩至明春前進。未始不可。此  
時厄魯特各游牧。正應令其安居休息。以逸  
待勞。未可屢議調遣也。再伊等奏稱道都托  
羅。埃巴顏。阿瑞二處。俱屬緊要。著每處派兵  
五百名。交哈寧阿。三格。帶領防禦。此外尚有  
應行防守地方。並著兆惠等悉心籌辦。○喀  
爾喀公蘇巴什里等奏。查拏搶奪臺站賊人  
綽克圖等。請分別治罪。得旨。綽克圖等二十  
人。著即處斬。梟示。其從行二次之馬甲多爾  
濟。著即處斬。所有為從之達爾瑪等三百二  
十三人。并多爾濟扎布等二十人。俱應照所  
奏擬絞。第念伊等皆係蒙古無知之人。誤聽  
隨行。且所搶馬匹。俱如數交出。著加恩寬免。

至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等。不能約束屬人。本應議處。但既將賊人查獲。牲隻亦如數追繳。著加恩概予寬免。○賞圓明園護軍兵丁一月錢糧。○子故郭爾羅斯輔國公額勒登額致祭如例。○庚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北路科布多等處。現在駐劄大臣辦事。將軍軍營。應移駐烏里雅蘇台。以便居中調度。著傳諭成衮扎布。俟擒青滾雜卜後。即攜帶眷屬。前赴烏里雅蘇台駐劄。現在阿逆與阿布賚交結。明春必應發兵擒拏。第念喀爾喀人等。連年効力軍營。不免勞頓。俱著回至各游牧休息。明歲毋庸調遣。惟由西路派兵辦理。並著成衮扎布。哈達哈等。曉諭喀爾喀王公等。知之。○又諭曰。黃廷桂所奏。調解西安馬匹摺內。有行文甘涼各處。俟其到時。沿途分撥。則皆知為補缺之馬。不致啟人疑議等語。此亦

何疑議之有。豈黃廷桂尚未深悉此事機宜耶。阿逆之負恩逃竄。罪在必誅。以國法論之。固不得不極力擒追。用示顯戮。以事理論之。尤不得不深籌勦獲。永絕根株。前此降旨徹兵。不過暫令休息。俟一二年後。再為相機酌辦。其實一切進剿事宜。仍當及時籌備。若竟任其遠颺。必致終貽後患。况準噶爾一事。實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仰承

上蒼默佑。適值事有可乘。今伊犁二十一昂吉。皆隸版圖。豈可留此遺孽。撓我已成之功。致貽將來之患。阿逆從前。尚不過孑身遠颺。雖意其必將煽惑哈薩克。以圖狂逞。而勢難驟合。不妨徐為之圖。今據順德訥所奏。則阿布賚已妻之以女。假之以眾。黨羽盤結。其必不能忘情於伊犁。已可概見。且以阿逆之窮凶極惡。反覆狡詐。將來亦安知不吞噬阿布賚。而悉奪其眾。逾致滋蔓難圖。是叛賊一日不

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大臣以體國為心。俱應籌辦及此。至用兵之費。雍正年間。西北兩路。費至五六十萬。今自用兵以來。統計軍需。纔及一千七百餘萬。即更有多費。而肅此凶頑。永救荒服。朕亦何惜。今所慮者。不過馬不足用。甘肅一省。屢經調撥。缺額自多。現今直隸購買馬五千匹。已降旨全數解往。將來即再有需用之處。自當豫為籌畫。正不必以此總總過計也。朕非舍逸好勞。務勤遠畧。良以揆機度勢。斷無中止之理。既已事在必行。自當明切宣諭。俾眾共曉。然於一勞永逸之意。所有辦理軍需事宜。屆期另當降旨。黃廷桂。令其來京面諭。著將此先行傳諭知之。○又諭曰。莊有恭奏請於附近江省酌撥銀兩一摺。因係儲備加賑。已諭部照數撥給矣。該省現有收捐銀兩。從前雖經奏明。係應抵補運關各庫借項。但現未據報歸款。將來既有需用之處。自可即於此項通

融辦理。與其歸還各款後。轉向鄰省動撥。致多解運之繁。何如即以本省現貯之項。留為本省接濟之用。本省鄰省。均係國家帑項。何必拘泥前奏。膠柱鼓瑟耶。摺中所奏。殊未明晰。著傳旨詢問。尋兩江總督尹繼善奏。臣暫署撫篆任內。接奉廷寄。即詳查收捐之項。緣上年各屬加賑。暨今歲淮徐正賑不敷。先後支用無存。並未歸補原借運關等項。是以本年加賑銀。不得不再請於鄰省通融。協濟。莊有恭原奏內。未經聲明。實屬疎漏。報聞。辛亥。諭曰。莊有恭據報丁憂。其江蘇巡撫員缺。著愛必達以河道總督署理。巡撫事務。時屆冬令。修防事簡。劉統勳即可交印於愛必達。回京辦事。莊有恭著給假百日。回籍治喪。於伏汎前到淮。署理江南河道總督事務。至大臣奪情任事。本非朕意。但一時未得其人。且總河非地方官可比。從前嵇曾筠任河督時。曾經在任守制。今不得已。權宜委任。實朕用

人之苦心也。山東巡撫鶴年尚未據報起程。未到之前。著楊錫紱前往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達勒當阿等遣哈薩克楚魯克昭華什等。向阿布賚曉諭。而留阿喇勒拜杭吉勒圖。於軍營為質。乃並不加意防守。以致先後脫逃。續經拏獲杭吉勒圖。又不即行正法。仍復疎縱。辦理實屬玩誤。達勒當阿及軍營叅贊大臣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以原任江西巡撫范時綬為戶部右侍郎。○調湖南巡撫陳宏謀為陝西巡撫。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為湖南巡撫。以原任河南巡撫蔣炳著河南巡撫。服闋日實授。○湖北巡撫張若震故調署陝西巡撫。盧焯署湖北巡撫。○壬子。諭駐劄西寧辦事副都統德爾素著再留三年。○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哈薩克徹回兵丁。除留伊犁外。餘兵七百名。已令回至巴里坤等語。著傳諭雅爾哈善。此項兵丁到日。即將喀爾喀兵丁。遣回游牧。其索倫察哈爾

等兵丁。留在巴里坤酌量賞給口糧。聽候調遣。○戶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稱汾州營料豆。向領折色。近年糧貴。所領不敷。應將太原理事通判等倉內米一百四十八石。易豆二百二十二石。再加建曠收租豆六十石。留支半年馬料。餘照數撥給汾營。再汾州離省稍遠。領費跋涉。文水縣距省一百六十里。距汾止八十里。應劃出倉豆二百九十五石。就近交納汾州府倉從之。○癸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甲寅。諭策楞身為將軍。將前隊之兵。委棄而回。是阿睦爾撒納明係伊所縱放。非尋常之罪可比。著將策楞即行拏問。牢固看守。解送來京。其定西將軍印信。著達勒當阿管理。兆惠已授定邊右副將軍。即將定邊右副將軍印信。送交兆惠管理。○又諭。前因玉保並未力追阿逆。即行徹兵。罪不可宥。曾降旨拏解來京。嗣因玉保遵

朕訓飭之旨。即赴哈薩克地方。途遇賊匪。互相爭戰。朕特加恩。免其治罪。並賞給頭等侍衛。不料玉保至哈薩克地方。並未擒拏阿逆。亦無奮勉出力之處。從前疎縱賊匪之罪。與策楞同。著仍拏解來京治罪。至扎拉豐阿前赴哈薩克。朕曾降旨封公。後又封為貝子。今扎拉豐阿既已深入。乃接奉諭旨。竟行退回。伊蓋見事勢難成。故借此以為自全地耳。似此遷延觀望。殊屬負恩。著降封為公。○直隸

總督方觀承奏雲南銅船在天津關口遭風沈溺銅十萬二千五百觔。查係船漏被沈。銅包並無遺失。現撈獲八萬五千八百觔。飭將數目逐一登記。如溢原報之數。即係夾帶私銅。報明入官。若撈獲已完。適符所報之數。即不許船戶人等。再於原處私撈。嗣後俱照此辦理。則借沈溺為偷漏之計者。無所施其狡獪。報聞。○乙卯。諭軍機大臣等。鐘音奏請降級留任人員。分年開復一摺。業經該部議駁。

降級留任之案。比罰俸處分較重。若如該撫所奏。則降一級與罰俸一年者。同得一年銷案。而一則無俸可食。一則仍食降俸。是降級留任。轉優於罰俸。豈非輕重倒置耶。如以幹員未經開復。有妨遷轉。則員缺緊要。人地相須者。例准該督撫專摺奏請。原無格礙。鐘音此奏。不過欲博屬員稱譽。遂將歷久相沿成例。遽議更張。實外省沽名陋習。甚屬不合。著傳旨申飭。○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遣往

曉諭青滾雜卜侍衛巴圖孟克。及曉諭旺布多爾濟之羅布藏阿扎喇等。回至軍營。告稱和托輝特人等。皆知青滾雜卜負恩叛逆。並不附從。青滾雜卜現帶兵前往托濟烏梁海等語。成衮扎布派員先往曉諭。辦理甚合機宜。著賞給荷包鼻烟壺。以示優眷。侍衛巴圖孟克著有勤勞。著賞給副都統職銜。并銀一百兩。羅布藏阿扎喇等。俱著賞戴孔雀翎。和托輝特人等。既知大義。不附逆賊。青滾雜卜



隨從不過四五十人。此時或已被旺布多爾濟擒獲。亦未可定。著即行進兵勦捕。並曉諭烏梁海等。協同擒獻逆賊。即可指日就俘。至所奏圖布慎。赤倫。明噶特。特楞古特。所屬人等。至克木克木齊克。偷竊牲畜。請旨各遣回游牧等語。此時阿逆尚未就擒。伊犁地方亦多匪竊。若遽將此等人遣回。勢必互相搶奪。殊屬未便。計其人數無多。或分給喀爾喀等為奴。或陸續解至察哈爾安插。著成衮扎布酌量辦理。○命吏部侍郎裘曰修。馳赴西路軍營。辦理事務。○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雅爾哈善等奏。布庫努特得木齊多爾濟等告稱。哈薩克錫喇尼瑪等。負恩謀叛。現擬領兵搶掠巴里坤。並擒拏噶勒藏多爾濟等語。朕尚疑為未確。降旨諭雅爾哈善。李繩武等。帶兵訪查。會同兆惠相機辦理。適又據和起遣人告知。巴雅爾哈薩克錫喇尼瑪。莽噶里克等。同謀為逆。情由事已屬實。厄魯特等。似

此辜恩背叛。必應盡行勦滅。雅爾哈善等。毋庸領兵前進。第宜安輯巴里坤地方。毋令衆心搖惑。並派兵加意防守。著傳諭哈達哈。即由北路軍營。馳驛來京。面聆訓示。再往辦理。哈達哈所領索倫兵丁。現留烏里雅蘇台。著博勒奔察前往帶領。由阿濟必濟一帶。速赴巴里坤。聽候調遣。軍行應需馬匹。著黃廷桂速行解往。雅爾哈善等。應即選精兵二三百名。馳赴兆惠處。告知現在情形。並令兆惠即率所部兵丁。回至巴里坤。沿途遇背叛賊人。悉行勦滅。倘哈薩克錫喇尼瑪等。並未與巴雅爾同謀。或旋行改悔。自陳罪狀。雅爾哈善等。即善為慰諭。派委妥員。解送來京。再沙克都爾曼濟等。現在巴里坤居住。其情形如何。亦應詳加體察。如無別情。即派伊等同往勦賊。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勦滅。雅爾哈善等。務宜詳慎辦理。○又諭。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厄魯特等。同謀叛逆。已派兵辦理。

著傳諭成衮扎布等現在達什達瓦屬人等住居鄂爾坤地方如果安靜無事毋庸辦理倘稍有可疑即著成衮扎布發兵前往勦滅其子女等俱賞給喀爾喀等為奴成衮扎布務宜詳慎辦理○又諭巴雅爾等現在背叛巴里坤地處邊要宜派兵前往駐劄前令派安西綠旗兵一千名交傅魁帶領前往著再派一千名令馬得勝即隨後起程如兵尚不足黃廷桂仍豫為派定以供臨期調遣所有現在辦理機宜已命裘曰修馳赴肅州面為宣諭黃廷桂即遵照辦理○又諭前命何國宗等赴伊犁測量并繪輿圖今大段形勢皆已圖畫其餘處所可以從容再往是此事已屬完竣何國宗及西洋人等現已回至肅州閒暇無事可即令其乘驛來京著傳諭遵行○丁巳

上詣

壽康宮侍

皇太后膳○諭軍機大臣等據瑚圖靈阿等奏會同俄羅斯畢爾噶底爾雅古畢等定議邊界事務業經辦竣其俄羅斯奈瑪爾等入巴爾虎等界內偷盜馬匹一事應俟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查辦等語瑚圖靈阿等守候伊等久待即著曉諭伊等薩納特衙門查辦明白後行文理藩院再行辦理瑚圖靈阿多爾濟即會同集福查辦齊木齊格特人等事務至俄羅斯奈瑪爾等越境偷竊前降旨伊柱領呼倫貝爾兵丁五百名駐劄邊卡聽候調遣即著伊柱加意稽查並著傳諭黑龍江將軍綽勒多派兵巡防嚴緝匪竊人等治罪毋得任其脫逃○又諭西路現需兵丁調遣著傳諭吉林將軍額勒登選派兵丁一千名交滿福帶領來京並著察哈爾總管等選兵一千名交瑞濟布敏珠爾多爾濟等帶領來京分起馳赴巴里坤聽候調遣○又諭博勒奔察

帶領索倫兵前往巴里坤聽候調遣著加恩授為內大臣同侍衛順德訥馳驛前往軍機大臣等議奏察哈爾吉林兵到京時不必候至明正隨到隨即前往巴里坤五百名一次交該管官頭目帶領行走仍知照各督撫等或站馬或車輛豫先設站得旨直隸著清馥專辦方觀承總理河南即著圖勒炳阿專辦陝西著塔永寧專辦陳宏謀總理甘肅著黃廷桂總理○命甘肅巡撫吳達善赴巴里坤承辦軍需事務○戊午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軍機大臣等盧焯奏請定邊等七州縣准令外省商賈報捐本

色以實倉儲一事經部議駁今盧焯復請試行一年如於民食有礙即行停止著交與陳宏謀酌量本地情形是否可行如果有裨倉儲無妨民食即行奏聞候朕降旨諭部并傳諭盧焯知之○又諭現在派撥察哈爾吉林官兵二千名前往巴里坤軍營由直隸河南經行赴陝馬匹最關緊要所有沿途地方應給與各兵車輛以息馬力其備車并口糧等項著照二十年原議一體妥協豫備如車輛難行之處即酌雇驢騾接替毋致臨時貽誤將此傳諭方觀承圖勒炳阿陳宏謀知之○又諭前派兵擒拏青滾雜卜降旨令羅布藏多爾濟豫備兵丁聽候調遣嗣因北路兵丁已足敷用傳旨停止今西路尚需派兵仍著傳諭羅布藏多爾濟於所轄兵丁內選派五百名馳赴巴里坤其沿途應給車馬口糧著黃廷桂等妥協豫備○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據扎薩克公額敏和卓呈稱奉將

軍和起檄調兵四百名。於十一月初一日由魯克察克起程。隨同將軍行走。初六日莽噶里克、尼瑪等率兵搶掠將軍和起被圍。莽噶里克向衆厄魯特言。額敏和卓原係回人。暫令回至魯克察克。莽噶里克隨遣人令其赴吐魯番。額敏和卓不甘從賊。託病未往。又據哈密副將祖雲龍稟稱。貝子玉素布接額敏和卓來信。知莽噶里克背叛情形。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現在內地。適於是日由京抵哈密。未便遽令回巢。現在拘留防守。諭軍機大臣等據額敏和卓具報莽噶里克背叛情形。甚屬可惡。著傳諭雅爾哈善等。即選派妥員前往曉諭額敏和卓。伊係輸誠最久之人。感激厚恩。遣人報信。朕甚嘉予。伊身在賊中。實深軫念。現在甫從瓜州遷至彼處。諸務未經整理。豈有擒拏逆賊之力。如能誘擒莽噶里克。固屬甚善。俟奏凱後。其地方悉交伊管轄。倘力有不能。惟將駐劄地方嚴加防範。靜候

內地大兵前往。即可戡定。現在調集各路兵。尅期前赴。著額敏和卓遵照辦理。至祖雲龍將白和卓羈留防守。甚合機宜。著傳諭黃廷桂。遇有總兵缺出。即行請旨補授。○己未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圖勒炳阿已有旨調任湖南巡撫。但現在派往巴里坤之察哈爾吉林兵。由直隸河南赴陝。其應豫備車輛口糧。關係緊要。著傳諭圖勒炳阿。此時即督率員弁。先期妥協料理。不可以已經調任。呼應不靈為辭。俟蔣炳到任時。將所辦事宜。詳悉交代。再赴新任。此時若有所誤。惟圖勒炳阿是問。○命河南布政使崔應階暫護河南巡撫。○庚申。諭前據兆惠奏。綽羅斯汗噶勒藏多爾濟報稱。扎哈沁游牧牲隻駝馬。為巴雅爾搶掠。隨令和起帶兵一百名。及回人莽噶里克、額敏和卓兩路兵丁。并檄調厄魯特兵前往擒拏。續據雅爾哈善

奏和起兵駐闢展時。尼瑪等所帶布魯古特杜爾伯特。扎哈沁兵丁約一千五百餘名。竟至操戈相向。而莽噶里克之兵亦遂從後鼓譟。以致和起僅率親隨百餘人。徒步轉戰。身帶重傷。觀此。則是伊犁地方又生一事端矣。貪殘好亂。反覆狡詐。固屬準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經擒獲之故。昨降旨黃廷桂。所謂叛賊一日不獲。則伊犁一日不安。邊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為此耳。現在巴里坤地方已經添駐重兵。以資彈壓。并派調索倫察哈爾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協力擒捕。其二十一昂吉中。如有為其煽惑。妄思蠢動者。則移兵進剿。以安反側。而靖荒服。夫準噶爾夷眾本非勁旅。前歲平定伊犁時。偏師直入。業已所向披靡。今該地又經阿逆蹂躪之後。凋敝已極。大兵所至。自可計日戡定。尚屬易於經理之事。特外間無識之人。又不免妄生議論。必謂此事原不當辦。即經辦矣。仍復生變。何如不辦。

之為愈殊。不思準噶爾之為西北邊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餘年。我

皇祖

皇考當噶爾丹噶爾丹策零等藩籬完固。兵力強盛之時。尚且屢申撻伐。以為邊陲久安之計。朕仰承

鴻緒。上荷

天庥。適值該夷部落攜離。人心渙散之候。既已機有可乘。而乃安坐失之。豈不貽笑於天下

後世。亦何以上對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耶。此所以熟籌審計。實有萬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時之好大喜功。開邊釁而勤遠畧也。若謂此事本不當辦。則當車凌等先後款關時。即應拒而不納。然伊等窮蹙來歸。而竟絕之境外。在車凌車凌烏巴什等庸懦之人。尚不過失意而去。竊笑無能。至阿逆兇暴殘忍。既已無所歸依。必至搶刦滋事。其

擾害於我喀爾喀諸部。又不知作何景象矣。其究亦必至於用兵。則與其用兵於投誠之人。何如因勢乘便。俾得返其游牧。而各安生計。乎至阿逆之負恩逃竄。則又伊之自外生成。非可逆料。不得歸咎於從前辦理之非也。然朕辦理始意。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衆建。而分其勢。俾之各自為守。以奉中國號令。聊示羈縻而已。乃伊等蠢愚無知。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以致自干勦戮。實非朕之本懷。豈此中實有

天意哉。非人力所能與耶。況該夷地近西陲。雖定以疆界。准通貿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難保其不生釁端。今即重煩兵力。得以永靖邊圉。揆之事機。尚應斷然為之。豈有已成之功。轉為棄置之理。至於用兵之費。雍正年間。西北兩路費至五六千萬。今自軍興以來。統計軍需。纔及一千七百餘萬。將來即更有多費。較之曩時。終屬減省。亦何惜焉。朕於此事。並

非舍逸而好勞。實由於事勢之不可已。況人君日理萬幾。國計民瘼。實深乾惕。宵衣旰食。自是分內事。亦不專因軍書旁午。而始時屢憂勤也。和起効命疆場。捐軀報國。忠節可嘉。深為憫惻。著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加恩贈卹。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直隸總督方觀承奏。遵旨於直屬各營內。撥馬三百匹。合宣化馬共足五千匹。並酌帶餘馬。解送西安。應分十五起行走。按日一起。每起三百四五十匹不等。派候推守備一員。千把總一員。帶兵十五名。沿途管押。每三起。派現任都守一員。往來稽查。其總統彈壓。用副將一員。按驛站大道緩行。牽馬夫役。每起約需一百十數名。令各就驛站雇備。得旨甚妥。○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前奉旨解馬五千匹。內安西馬一千匹。已於十一月初旬。先後起程。計此時已抵軍營。陝甘兩省。滿漢各營馬。尚有四五萬匹。實可揀選三萬匹。已檄飭加緊飼餵。

並不時差員查看。務期臆壯適用。但陝省各營距肅遙遠。按站需五六十日。若趕送又易致疲乏。請將陝省滿漢營馬。先調來甘陸續行走。到甘後。分撥涼甘肅各營。交州縣官加意餵養。陝省摘缺之數。應聽自購。至駝隻前於歸化城採買一千。經晉撫委員運送。但趕解亦恐疲乏。應令該撫再於晉省各處購二千隻。每有數百。隨起分解。得旨甚妥。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稱陝甘滿漢各營約可

調馬三萬匹。檄飭加緊餵養。以備調用等語。現在派調察哈爾吉林及索倫兵丁。約計四千名。備馬二萬匹。即可敷兵丁乘騎之用。著即照數挑撥。分起陸續解赴巴里坤。約於明春二月內到齊。不致遲誤。至駝隻一項。前令方觀承購買一千隻。又豫備行營駝一千隻。解交明德轉送陝省解往巴里坤。並著傳諭明德再購駝千餘隻。解往備用。又奏回人莽噶里克與厄魯特等潛謀叛逆。經雅爾哈

善等將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嚴拏拘禁。查哈密與吐魯番毗連。厄魯特及回人等貿易在巴里坤。哈密往來出入者甚多。恐潛通信息。應派兵嚴防。哈密雖有防兵二千名。巴里坤亦有防兵一千餘名。第各項差委外。存城無幾。已密札安西提督傅魁選兵添駐哈密。巴里坤各五百。但兵數尚少。若再向內地甘涼肅各營徵調。必致張皇。查有派赴巴里坤種地官兵五百名。及塔勒納沁種地兵二百名。原議明年二月起程。今令先行前往防守。再晉省解到駝隻出關未久。若趕赴軍營。又須撥兵防護。已截留安西一帶牧放。續調馬匹未至。軍營者現咨商雅爾哈善等於附近哈密和暖地方截留餵養。將來一有需用。即可調往。而此時不即趕赴軍營。亦可省撥兵防護之煩。得旨。此皆朕降旨命卿辦理之事。而卿早已慮及。不候旨到而已。辦理矣。若皆似卿如此。明決擔承。則軍營何致有此不虞。

之事耶。嘉悅之至。筆不能宣。餘有旨諭。○命通政使孫灝在尚書房行走。○辛酉。諭曰。黃廷桂經理軍務。籌畫精詳。一切調度。甚合機宜。大臣能如此。明決擔承。實心體國。深可嘉悅。著賞給雙眼孔雀翎。並加賞騎都尉世職。令伊子承襲。雅爾哈善。吳達善等。宣力軍營。實心辦事。雅爾哈善著賞給內大臣職銜。吳達善著賞給孔雀翎。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派調各路兵丁。明春進剿。口糧最關緊要。前黃廷桂籌辦軍需。曾請撥餉四五百萬。彼時以軍務將次告竣。未經准行。今雖不必如此多備。然亦須酌量足數。四五千兵之用。恐甘肅一省。不能猝辦。著將西安糧石。撥運巴里坤應用。再將山西歸化城糧石。撥運安西。以備接濟。河南麥麵。於軍需食用。亦為有益。并著多為運送。其應如何酌定數目。迅速辦理之處。著各該督撫。詳細咨商。妥協辦理。○壬戌。諭朕恭奉

皇太后鑾輿。南巡江浙。於明年正月十一日起程。○又諭曰。尚書王安國。夏間曾經奏懇。給假回籍遷葬。彼時以明春即屆南巡。面諭俟臨期帶往。是以該部奏派時。即派令隨駕。今據奏現在舊病復發。艱於行動。懇請解任。調理等語。王安國既不能力疾視事。自難於扈從隨行。著准其給假解任調理。俟可就道時。自行從容回籍。其吏部尚書事務。著汪由敦。以工部尚書暫行署理。趙宏恩。以左都御史署理工部尚書事務。何國宗。於京察大典。濫將伊弟保列一等。部議降調。自屬應得。但念其年逾七十。遠涉伊犁。今測量之事已竣。亦可稍贖前愆。著署理左都御史事務。○禮部議准。御史陳大復奏。稱鄉會試外。簾等所。及入場之順天府委官巡綽等官。子弟姻族應試者。俱應照內簾迴避。從之。○癸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前已降旨。江浙



兩省各截漕五萬石。以備平糶之用。但明春巡幸所經江省地方較多。五萬之數恐尚不敷。著再截留五萬石。分貯平糶。俾市價不至昂貴。於民食尤有所濟。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所奏泰興縣捐職州同朱昉捐銀贖罪一案。此事殊不明晰。朱昉既從重歸於毆死。顧五案內應擬絞監候。即據家屬呈請。亦應俟題結覈擬。再行據實奏明。飭部定議。豈有未經具題遽行准贖之理。是外省督撫竟可虛擬罪名。飭司擬贖。自行完結。不必上聞矣。從來無此理也。乃莊有恭於此案並未具奏。竟收其捐項。又以交銀未足。發縣勒追。而奏摺中許多隱躍其辭。竟至不能解。莊有恭辦事不應糊塗至此。看來必有別項情節。且上年江省紳士隨處捐賑。乃敦睦桑梓。樂善好施之誼。並非有罪可贖。若朱昉以煮賑為名。贖罪首重罪。則江省衆紳士豈皆有罪耶。且稱該縣有借動之項。現不無

虧缺。此又何謂耶。此案尹繼善若有所聞。自應即時叅奏。何以並未奏及。著將莊有恭原摺鈔錄。傳諭尹繼善。愛必達。將此案緣由。秉公據實詳悉查明。即速具奏。尹繼善於此等處。朕實不能保其必無周旋迴護之處。然不肯舍己從人。亦朕所深知。且愛必達必不敢隨同朦混也。○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山海關外桃園地方。續獲私曠馱子。並十六犯。經兵役等賄放十四犯。臣已飭拏解來省。與現犯一併嚴訊。務得實情。得旨。是。嚴行審究。不可徇庇開脫。○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臣親勘運河工程。惟濟寧迤北之上河廳屬。因漳衛各河水漲逆壅。淤沙積厚。應添募夫工挑濬。至捕河廳屬淤淺處所。額夫儘敷。其濟寧以南之泇河廳屬。水勢尚大。可無庸挑。該屬惟彭口一帶。最易壅淤。應令各屬額夫通融挑濬。報聞。○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甘涼西肅各營。累次摘缺馬匹。除通融

彌補外尚缺七千六百餘匹。自當購補足額。但恐一時未必齊全。而新馬亦難適用。現在西安將軍標下有肥馬數千匹。臣等已商定解甘備用。緩急自可有濟。得旨。此事即宜辦理。況早有旨矣。○甘肅巡撫吳達善奏。十一月二十日。接准雅爾哈善等密札奏稿二件。一係厄魯特等搶奪解送兆惠處馬匹。一係詢問多爾濟哈薩克所供情由。如此負恩肆惡之逆賊。自必即日就擒。臣思肅州係軍需總匯。一俟清釐積案後。即借巡邊為名。於本月二十二日。自蘭起程前往。就近與黃廷桂密為商辦。得旨。有旨令汝赴巴里坤。汝宜前往照料。黃廷桂年老之人。坐辦運籌在於彼。馳驅督理在於汝。汝二人如心腹手足。一體合意。何事不濟耶。勉之。將此旨與黃廷桂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七

督方觀承奏宣化解駝往山西有內地邊地  
兩路如由內地關溝崎嶇迂遠且山西購駝  
自係歸化城一帶若直隸由宣化解大同轉  
解似為便捷臣已咨商晉撫辦理至南巡需  
用駝或改用車騾之處現咨商武備院并同  
兩司籌酌得旨好悉心辦理總以妥速為要  
不可拘例以太常寺卿熊學鵬順天府府  
尹陳兆崙對調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蘇巴  
什里等奏各處臺站請交附近臺站各扎薩

六四七

遷徙。其所需籽種。照達什達瓦屬人之例。交明德運往二百石。仍令阿蘭泰加意安撫。○禮部奏乾隆二十二年元旦令節慶賀禮儀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停止筵宴。○丁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詰

皇太后宮問安。○諭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公明瑞。現在軍營。所遺副都統事務。著原任廣州副都統馬瑞圖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哈薩

克阿布賚等。雖被大兵兩次擊敗。潛蹤逃竄。今大兵既徹。自必仍回巢穴。或乘間侵擾。杜爾伯特車凌等游牧。均未可定。前已降旨。令車凌等加意防範。或乘其不備。先發兵前往襲擊。使賊不得寧處。倘遇阿逆遣人前來煽誘。及偵探各處情形。即著車凌等拏解來京。毋令脫逃。至車凌等奏請派員經理伊等游牧事務。伊等約束屬人甚屬妥協。毋庸再行派往。現在烏里雅蘇台及科布多等處。駐劄

大臣辦事。離伊等游牧不遠。如有緊要事務。即遣人往駐劄大臣處。妥協商辦。其陳奏事件。亦即交與轉奏。○豁除直隸定州子位等村莊水衝沙壓地三十四頃六十畝額賦。○戊辰。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自巴里坤至京臺站。遞送文報。皆能迅速無誤。該管員弁及臺站兵夫等。俱屬黽勉。著該督撫查明請旨。分別議敘賞賚。以示鼓勵。○予故散秩大臣兼公中佐領塞爾圖祭葬如例。○予故喀爾喀郡王車凌拜都布多羅貝勒旺沁貝子羅布藏車楞致祭如例。○賞卹因公溺斃之廣東南澳鎮右營千總李英豪如例。○己巳。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據雅爾哈善奏稱策楞王保由西路軍營拏解。途間遇厄魯特賊衆被害等語。從前令將策楞王保拏解來京。特以伊等身

係將軍叅贊大臣專任擒拏阿逆之事乃各懷私意並不勇往向前即如達永阿自阿逆處脫出即向玉保言阿逆相離僅一日程途趨行即可追及玉保理應速行前往乃並不追趕祇令達永阿轉告策楞以卸其責維時策楞與玉保相距亦僅隔一程而策楞又託言無馬置若罔聞徑回伊犁兵丁馬匹即使難得策楞豈亦無乘騎之馬且使果無馬匹又何以將哈薩克錫喇遣往而伊等又何以返至伊犁耶其意蓋以不能追及阿逆罪尚可諉若追及而不能擒獲則罪滋大是以如此故為推卸任其遠颺其心尚可問乎如伊等彼時以去賊不遠奮勇直前即使不獲成擒朕必自有曲諒乃伊等已得逆賊實信反心存觀望坐失事機致令逆賊免脫情罪顯然矣朕前降旨將伊等拏解來京蓋欲審明情節通行曉諭明正其罪今策楞玉保俱於途次遇賊被害在二人俱身獲重罪固無足

惜然使將伊等解京審明情節既可以顯彰國憲亦可使共見朕心今伊等惡孽滿盈致干天譴死於亂賊假使伊等不如此推諉能擒獲逆賊受朕何等重恩不然使伊二人果悉力追捕即不能擒獲逆賊而身亡戰陣朕亦必加以優卹同為一死視今日之為賊所害者為何如耶此皆不以國事為重挾私誤公為天所惡之所致也著將此通行曉諭至同時被害解送策楞玉保之官員兵丁雖與陣亡者有間然因公差遣遇賊身亡殊屬可憫著交雅爾哈善等查明交該部將如何恩卹之處議奏○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拏獲莽噶里克遣至哈密回人色梯巴勒氏等請旨即行正法等語色梯巴勒氏等係莽噶里克所遣之人聲言搶掠哈密巴里坤搖惑衆聽甚屬可惡應照所奏辦理第在彼處正法莽噶里克聞知易生疑懼著解至肅州交黃廷桂嚴行監禁直隸總督方觀承

奏察哈爾吉林兵到京。係前後陸續起程。臣於良鄉以南四大站每站安設大車兩班。足敷一千兵之用。如察哈爾兵過完之後。吉林兵尚無到京確期。暫令州縣帶回車輛。俟將到之前二日齊集。不致有誤。再察哈爾進口道近。所騎本馬行走自易。其吉林赴京較遠。此次更須便捷。已飭令於百里外多備住宿處所。不必以上屆程途為準。兼於沿途酌備車輛。遇有馬匹疲乏者。即行接應。得旨。諸凡甚妥。庚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加賑山西介休汾陽二縣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額賦。辛未。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奏稱。逆賊青滾雜卜逃往齊斯吉特地方。已派納木扎勒領兵追擒。不日即可就縛等語。成衮扎布辦理勇往。俟擒獲逆賊時。加恩優敘。

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青滾雜卜煽惑衆喀爾喀時。即齊集各部落王公等。申明大義。曉示利害。俾不為逆賊所惑。深堪嘉予著晉加敷教。安衆喇嘛名號。賞給緞疋。派侍衛黑達色齋往。以示獎勵。其車登扎布。車布登等與賊同謀。應一併治罪。著於擒拏青滾雜卜後。俱解送來京候朕降旨。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稱汾州府介休縣之張蘭鎮地當衝要。向僅巡檢駐劄。應以汾州府同知移駐管理該鎮及附近村莊事務。其張蘭鎮巡檢應裁。即以巡檢舊署酌改同知衙署。員缺定為要缺。在外揀補從之。壬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盧焯奏。接奉廷寄。新任巡撫陳宏謀。諭旨二道。即一面先行籌辦。一面專差齎遞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封疆大臣本不當存彼此之見。若以已經調任。遂謂與己無涉。或拘泥以為非所當與。皆非實心任

事之道。盧焯能知大體。實屬可嘉。至所奏糧餉。即就陝省現貯倉穀內動撥。無庸歸化城等處運補。既省脚費。且於晉省邊儲有益。亦得緩急輕重之宜。盧焯以京卿署理撫篆。至陝後。未見有所作為。因軍需事重。恐不勝任。故改調湖北。今以辦理此事觀之。尚克副委任。著加恩實授湖北巡撫。○諭軍機大臣等。彭家屏稟覆朱聃贖罪一案情節。著鈔錄分寄尹繼善。愛必達閱看。至此案該督撫等奉到前旨。想已現在查辦。著將查辦情形。即行據實奏聞。尋奏臣等馳至蘇州。遵將巡撫衙門案據細閱。并據陞任按察使許松估稟稱。莊有恭曾論朱聃因顧五圖姦。止行毆打。不令毆殺。而顧五係聃僕人。梅二雇工。亦與常人。有間。但平日為富不仁。今既願罰。即留為該地方公用。以快人心。俟完銀之日。奏明。後該犯陸續完銀一萬六千兩。尚未完銀一萬四千兩。松估曾經請示。莊有恭云。若先奏准

免罪。恐朱聃視為罪已。邀免銀仍拖欠。致蹈欺罔。必俟全完。方可入奏。值丁憂。始奏請交新任接辦。此係具奏遲延之實情等語。再四窮詰。矢口不移。臣恐朱聃別有營求。請託情弊。現在飛飭泰興縣。速將案犯朱聃及弟朱煦解省親審。有無別情。據實另奏。得旨。此案始末。許松估必知之甚詳。著解任嚴審。汝等若於此案稍涉瞻徇了事。試思朕為何如主也。又批。有如此悖謬之事。而總督尚在不知之理乎。且此事汝等所審甚遲。尹繼善必俟愛必達共審。是又何心。速行奏來。○宗人府奏前經奏准八旗宗室中每旗簡派二名。授為總族長。查八旗宗室族長。向有圖記。總族長之任。較重於族長。請照族長例。每旗各給關防一從之。○加賑山東金鄉。魚臺。濟寧。嶧縣。鄒縣。嘉祥。滕縣。濟寧。衛河。澤單。縣城。武曹。縣。定陶。鉅野。臨清。衛樂。安壽。光平。度昌。邑。濰縣。高密等二十一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并

緩徵額賦○癸酉諭蘇巴什里著仍授為內大臣在乾清門行走吏部議准盛京兵部侍郎富僧額奏稱盛京各部衙門滿洲筆帖式向例不論旗分於考取繙譯人員內揆補蒙古筆帖式由京補放惟漢軍筆帖式十缺論旗補放八缺其二缺作為兩翼公缺補用選法不一請嗣後漢軍筆帖式缺出毋庸拘定本旗即照現在額缺作為左右兩翼缺出於考取人員內揆補從之○緩徵浙江杭嘉湖紹等四府屬本年水災潛項錢糧調青州將軍舍圖肯為寧夏將軍以蒙古正紅旗都統達色為青州將軍甲戌豁除陝西藍屋高陵郿縣武功等四縣本年水災民屯錢糧并藍屋縣馬廠餘地一半租銀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登封縣民劉文達妻孫氏乙亥欽差侍郎裘曰修奏肅州備用之馬多益善此次只解送五千匹恐尚不敷已告知西安將軍楊桑阿撫臣盧焯再於滿營及

綠營內豫備四五千匹俟臣到肅商之黃廷桂如有撥調即令續解得旨甚好○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河南現有應辦軍需事務圖勒炳阿料理俱屬妥協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蔣炳即著署理湖南巡撫仍照前旨俟服闋日實授○諭軍機大臣等伯都訥副都統愛隆阿奏請前往軍營効力著照所請會同滿福帶領吉林兵丁前往巴里坤聽候調遣○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昨降旨令傅魁馬得勝帶兵二千名赴巴里坤駐劄原以豫備不虞恐有意外之事並非用為進剿若大兵一到巴里坤並可不必多兵黃廷桂所奏固原西寧兩鎮各調兵一千名之處殊屬不必亟宜傳諭停止並明示此非大事不用多調綠旗兵丁免致內地訛傳至現派察哈爾兵一千名吉林兵一千名索倫兵二千名阿拉善兵五百名合之兆惠帶出兵二千餘名約



共兵六千餘名。以為進剿之用。其由內地行走者。止察哈爾。吉林。阿拉善。兵二千五百名。其在直隸。河南境。每五百名為一起。入陝以後。或量為分撥。每臺所備車馬。不過足供二百兵之用。惟期通行無誤。原奏每臺安馬一千六百匹。其數自可大減。至所稱隣省購買騾頭。駝隻等項。已諭盧焯於西安買騾一千頭。就近解甘。豫省已起運米麵。令其將馱載騾頭。一併留甘應用。晉省現令購駝二千隻。運赴甘省。不必再辦騾頭。川省協濟馬一千匹。已傳諭開泰。取徑捷道路運往。其直隸辦馬五千匹。已經起解。自可計日到陝。黃廷桂前奏。臆壯馬三萬匹。諭令就近先備二萬匹。供應大兵進剿。務須餵養臆壯。此係該督專責。至所奏白和卓一事。亦屬羈縻之意。今思若徑解送京師。則莽噶里克。以為伊子不能保全身命。轉致堅其叛念。現在可暫時拘禁肅州。該督遣使傳諭莽噶里克。俾早歸。

命投誠。以為伊父子自全之計。亦自可行。至大兵進剿之事。不可稍令知覺。以致遠颺。或走漏聲息。若恐去人不妥。則莫若竟不遣去。蓋黃廷桂不知莽噶里克之致書報信。原為計出伊子也。此事額敏和卓已密報玉素布。確有可據。其子必不宜遣去。脫網也。適又據雅爾哈善奏到。和起家人備述莽噶里克首先設計。調遠駝馬。戕害大臣官兵。情罪深為可惡。此時只可暫為羈縻籠絡。統俟大兵進剿之時。聲罪誅殛可耳。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前黃廷桂奏請於晉省購買駝二千隻。已有旨令直隸山西兩省如數購辦。解往。今據黃廷桂奏稱。駝隻一項宜多為籌備。務須購足二三千隻。迅速解往等語。昨袁曰修稱大同一帶。見商駝甚多。若及時購買。尚屬易得。著傳諭明德。即速委員多方購辦。二千隻。解甘應用。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前奉廷寄。命三省轉運軍糧。但約計。

運費共需四十餘萬兩。不特用車太多。為時遲久。且明春軍行之際。糧車與兵馬壅塞難行。查已里坤現貯糧二萬六千餘石。哈密現貯糧八萬一千餘石。似可不必遠計轉輸。得旨甚好。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哈密已里坤兩處現貯糧石。自可不必遠計轉輸等語。著傳諭圖勒炳阿將辦運麥麵業已起運者。仍令運往。其未經起運者。著停止運送。所有馱載騾頭。即留甘應用。視騾力為行程期。到甘仍適用也。不必過急。將此傳諭圖勒炳阿知之。○又奏陝甘兩省臺站多寡懸殊。計陝省自潼關至長武。僅八站。而甘省自涇至肅州。共二十八站。又隴西紅城鎮羌三處。因道路過長。添設三腰站。臣擬畧為變通。令陝省將送兵馬騾。再遞送涇州至瓦亭驛三站。即將此三站應備馬騾。幫協前站。庶勞逸均而辦理裕如。得旨好。○以理藩院員外郎兼副都統銜唐喀祿為理藩院左侍郎。戊寅。

諭據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衮扎布等奏稱。叅贊大臣納木扎勒帶兵追捕叛賊和托輝特青滾雜卜。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追至俄羅斯交界杭哈獎噶斯地方擒獲。現在派委官兵押解來京等語。和托輝特青滾雜卜乃喀爾喀部落之人。自其祖父以來。世受本朝厚恩。即此次用兵準噶爾。亦專為保護伊等游牧久遠之計。伊既奉派出師。自應倍加奮勉。力圖報効。乃與阿逆私相交結。竟自軍營逃歸伊部。將所有卡座臺站悉行撤回。復敢散布流言。多方引誘。朕早洞鑒。伊一人員恩背叛。不過自取誅滅。其衆喀爾喀等。必不致為其煽惑。但此等逆賊。若不即行擒拏。伊得竄身遠颺。致稽顯戮。亦何以彰國憲而昭炯戒耶。是以即命親王成衮扎布。仍為副將軍。董衆討罪。而親王成衮扎布等奉命進剿。實心協力。迅速奏功。深屬可嘉。親王成衮扎布著加恩賞給黃帶。封伊子一人為世子。以獎忠

勤。叅贊大臣納木扎勒帶兵追擒。一聞逆賊所在。疾馳前進。立為掩獲。不致兔脫。甚為勇往出力。著加恩封為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其有事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俱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隨帶官兵。及報信人等。俱著查明報部。分別獎賞。可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令方觀承將直隸所購馬五千匹。解往西安。甘肅之馬。逐次更換。調赴軍營。以期寬裕備用。但陝甘各營驛。屢經調撥。馬匹現在缺乏。自應及時籌備。以資接濟。著傳諭方觀承。於豫備南巡馬匹內。再挑選五千匹。派委妥幹員弁。解送西安。仍令西安甘肅之馬。遵照前旨。逐次更調。既免長途運赴。可保廐分。而豫備軍營調遣。更屬充裕。至南巡應用馬匹。折給價值。令其自行雇備。另交總理行營大臣辦理。差務自不致有誤。可傳諭該督。一面遵照速行辦理。仍著將辦理之處。奏聞。併傳諭陝西巡撫知之。

尋方觀承奏。豫備南巡官馬。共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匹。此內挑五千匹。解送西安。另帶餘馬二百五十匹。應按各標營道路。派定先後日期起程。第查前送西安馬。係自井陘一路。經由山西。現在接次進發。此次若仍由山西。恐致擁擠。兼虞夫役草豆。供支短缺。臣酌令自磁州一路。由河南前赴西安。兩路分行較便。已飛咨河南陝西撫臣。遵照。并飭各營送至保定。均照交送旗馬例。自行派兵牽送。其自保定以南。分定起數。歸入總路之後。始由驛遞雇夫充用。得旨甚妥。○諭喀爾喀王公等曰。前因逆賊青滾雜卜。負恩叛逆。散布流言。爾喀爾喀王公等。間有擅回游牧者。經朕降旨宣諭。爾等旋知悔悟。各奉職守。不致墮賊術中。今逆賊已經擒獲。其前此黨同附賊人等。應分別治罪。以彰國法。第念喀爾喀王公等。為國家臣僕百餘年。誤聽浮言。致干罪戾。並非有心附賊。俱著加恩免其查究。嗣

後益宜仰體朕恩。前滌前愆。約束所屬。各安本業。永受太平之福。倘再罹法網。朕亦不能曲為寬宥。勉之。○欽差侍郎吉慶。劉綸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查丈直屬十三州縣馬廠地。內天津靜海青縣滄州鹽山五州縣較舊冊多出地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頃三十五畝零。此內已墾地畝計升科者六千七百九十四頃三十七畝零。未升科者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六頃八十六畝零。應令地方官將已升科之大地查明。照額歸清。餘令按畝升科。毋庸仍襲大地名色。致滋牽混。其八州縣均照辦。所餘未墾地畝一併交地方官陸續查辦。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福建平和縣民朱赫妻杜氏。○是日丁丑年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

實錄卷五百二十八

十九

實錄卷五百二十八

二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九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己卯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己卯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己卯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己卯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己卯

教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己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

皇太后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青滾雜卜已

經擒獲軍營無應辦之事所有車臣汗部落

屬人齊木齊格特等及該部落肆竊為匪人

衆伊等與俄羅斯接壤易生事端前已派瑚

圖靈阿多爾濟等前往查辦著再派納木扎

勒前往會同已雅爾什第德木楚克等即將

此項人等嚴行辦理並著納木扎勒帶侍衛

四五員或於現在所徹索倫巴爾虎兵內調

取五百名或照前旨調呼倫貝爾兵丁五百

名聽其酌量納木扎勒到日留集福同辦事

務瑚圖靈阿多爾濟俱著回京辦事直隸

總督方觀承奏軍機處議令官兵行走須四

十日以内に到肅臣思安站必須遠近適均俾

官兵易行方可速到今將正定至安陽五站

酌改計正腰站南北相就均不過數十里可

省腰站一處頭起官兵於十四日自京起程

二十二日即可至安陽得旨甚好緩徵安

徽宿州虹縣靈璧鳳陽鳳臺懷遠泗州盱眙

五河鳳陽衛長淮等十一州縣衛新舊漕糧

以散秩大臣兆德為正紅旗蒙古都統

予故廣東新會縣歲貢胡方禔入祀鄉賢祠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衡水縣民馮明珠

妹馮氏庚辰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前奏

有膽壯馬三萬匹已諭令以二萬匹即行運

送豫備進勦官兵之用尚應有馬一萬匹亦

著分起解送巴里坤以備接濟至甘省缺額

馬匹前已令方觀承解送五千匹。現又令豫備南巡馬內再行撥出五千解往補額。其各營現缺馬額應照例令各營自為購補可一併傳諭知之。○辛巳諭據楊錫紱奏稱東省之魚臺縣土城。今秋被水淹浸地勢低窪。現在城內尚有停水。該縣逼近微山湖。將來夏秋稍有漫漲。即難保其不再被淹。請於高阜處所另建土城以資保障等語。魚臺屢被水患。遷城高阜係因時權宜之計。且興建城工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

亦可以工代賑。於災黎自屬有益。但楊錫紱暫署撫篆不能始終其事。鶴年現已起程來京。應俟鶴年到任後令其相度情形妥協籌辦。其另摺所奏荆山橋河身淤淺出水甚少以致滕嶧等縣積水難以宣洩之處。今歲孫家集黃流漫溢淤墊河身致荆山橋下過水不能通暢。自宜設法疏濬俾附近田廬永免淹浸。著總河白鍾山親往悉心查勘奏聞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稱額敏和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四

卓遣子素賚瑞至哈密請兵救援。伊保護游牧與賊相拒。靜候大兵前往等語。額敏和卓拒賊固守甚可嘉予著加恩封授貝子。伊子素賚瑞著賞給公品級以示獎勵。現在傅魁已抵哈密馬得勝亦陸續領兵至彼。即著傅魁選兵五百名帶同素賚瑞馳赴額敏和卓游牧應援。務將莽噶里克設法擒拏。倘兵力不足即著額敏和卓帶領屬人同傅魁回至哈密俟大兵到彼再行辦理。○又諭此次擒拏青滾雜卜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奮勇効力。其和托輝特貝勒旺布多爾濟公多爾濟車登率領屬人奮力追捕俱屬可嘉。貝勒車木楚克扎布著加恩晉封郡王品級。旺布多爾濟多爾濟車登俱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優眷。仍俟成衮扎布造冊到日交部議叙。○兵部議准福州將軍新柱等奏稱福州駐防漢軍現遵例更換滿洲其叅領防禦等官原由該處補放一經更換則伊等已無職

守若拘於成例。不准出旗為民。未免生計維艱。應令在京有墳塋產業可依者。其子弟俱隨父歸旗。如在京實無族屬產業可依。准其出旗為民。從之。○加賑山東濟寧金鄉魚臺滕嶧等五州縣。本年水災飢民。壬午諭。前據陳宏謀奏。湖南武陵縣知縣王粵麟。因訪查浮屍。直至黔省鎮遠縣。提取船行號簿。覈出船戶姓名。起贓獲盜一案。當經降旨。令將王粵麟送部引見。向來外省地方官。往往各分疆界。遇有命盜等案。因無緝兇之責。遂不過以驗報通緝了事。王粵麟如此留心設法偵緝。俾被害沈寃。得以昭雪。江湖兇盜不致漏網。甚屬可嘉。王粵麟已加恩。以知州用。此案題本到日。仍著交部從優議叙。以示獎勵。直省州縣官。若皆能如此實心任事。則有犯必懲。宵小斂跡。何患道路之不肅清耶。著傳諭各督撫。留心體察。果有如此竭力辦公之員。將伊實跡聲明具奏。并轉飭所屬俾各知

所奮勉。○諭軍機大臣等。昨降旨。令傅魁帶兵赴援額敏和卓。並與額敏和卓密商辦理。莽噶里克事宜。今據雅爾哈善奏。稱莽噶里克發兵二百名。往助額敏和卓等語。又與昨黃廷桂所奏情形不同。但素賚瑞來時。並未言及莽噶里克助兵之事。或因伊子白和卓未遣歸巢。故有此舉。實則首鼠兩端。難以遽信。著傳諭傅魁。俟見額敏和卓時。密與酌量情形。如莽噶里克易於擒拏。仍遵前旨辦理。即助兵屬實。亦係因救子起見。且伊於和起被困時。情罪可惡。不得少為寬假。若果有効順之心。尚可暫為羈縻。俟大兵至彼。再為辦理。惟聽額敏和卓相機酌定。傳魁接到此旨。迅速前往。毋得遲誤。致失機宜。又諭內大臣。傅勒奔察赴烏里雅蘇台。揀選索倫兵丁。前往西路進兵。著先派兵五百名。交與侍衛順德訥。即速馳赴巴里坤。聽候調遣。戶部議覆雲南巡撫郭一裕奏。稱滇省每年鹽稅

銀除起解正課各項外以餘銀三四百兩支給書巡工食每多不敷因思商人運鹽到者一年之內遲速多寡難以槩定應請每年以一千五百二十兩供支遇閏加徵銀一百二十六兩倘有餘另於額外盈餘項下據實造報應如所請著為定額從之○兵部議准安徽巡撫高晉奏稱武闡鄉會試頭二場合式生兵例於左右兩頰用印記以杜頂冒但頭場印面後計至三場點名時將及經旬非惟保護維艱亦且觀瞻不雅應請改印於左右兩小臂從之○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直屬官駝已儘數解交山西轉解南巡需用駝隻臣於房山一帶煤駝並張家口外商駝內購得臚壯者一千隻已敷武備院咨開之數毋庸添用車輛得旨甚妥○副都統銜管理臺站永興奏各臺站軍器甚少應酌量添設查自張家口外第一臺至十臺并腰站共十七臺額設弁兵二十二人舊定撒袋止十二副自

第十一臺至第二十九臺并腰站共二十七臺額設弁兵十七人舊定撒袋止七副俱不敷用請各添烏鎗五桿撒袋五副每撒袋一副弓一張腰刀一把箭三十枝其舊存撒袋等項有朽敝者自行修理並令喀喇沁章京不時操演臣及管理賽爾烏蘇臺站之理藩院司員於每年巡查臺站之時順便閱看得旨如所請行○授誠親王允祕嫡子弘暢和親王弘晝嫡子永璧為未入八分奉恩輔國公莊親王允祿庶子弘勳為二等鎮國將軍○子故寧夏將軍和起祭葬如例加贈一等伯謚武烈入祀賢良昭忠二祠以其子和隆武承襲一等子○癸未諭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著賞給公爵戴雙眼花翎在御前行走又諭黑龍江右翼副都統雅圖現在患病且不勝副都統之任著解任調理所遺員缺著德祿補授熊岳副都統佟海所遺員缺著常青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陝甘兩省調赴



巴里坤豫備進勦馬匹。現在想應陸續分起解送。自宜嚴飭員弁。沿途上緊餵養。緩程行走。以保臆分。大兵未到軍營之前。馬匹計必先抵巴里坤。若專委解送弁兵。恐啟賊人窺伺之心。致有疎虞。已降旨雅爾哈善。令於巴里坤以內。擇地牧放。留心防範。俟大兵到日。按人分給。既可無誤軍行。又不致有疎失。並著傳諭黃廷桂。一體悉心辦理。嚴加戒飭。務期周密穩固。以防盜竊等弊。○又諭北路軍營大臣。應分駐地方。辦理事務。科布多地方。著唐喀祿阿桂。駐劄辦事。並著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同往辦理。舒明阿蘭泰著隨同副將軍成袞扎布。在烏里雅蘇台軍營辦事。○甲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阿逆自伊犁脫逃時。策楞身為定西將軍。玉保係參贊大臣。與賊相距甚近。乃畏縮推諉。以致該逆遠遁。原欲拏

至京師。審明情節。明正其罪。詎意伊等俱於途次遇賊被害。今扎拉豐阿到京。伊原係定邊右副將軍。續改授參贊。與策楞玉保同事。因將策楞玉保致脫阿逆各情節。面加詢問。據伊奏稱。玉保前進時。即慮及不能拏獲阿逆。向策楞商問。策楞令伊先行。隨後即領兵策應。後知阿逆已經免脫。彼時營內只餘四五日兵糧。馬匹亦少。諒力不能追及。是以回至伊犁等語。玉保係領兵追捕之參贊大臣。理宜竭力奮勇。務期必獲。乃於未去之先。豫存退縮觀望之意。其不肯勇往前進。已可槩見。至策楞身為將軍。當聞阿逆免脫時。自宜兼程追捕。豈有反置之不問。復回伊犁之理。其意蓋以追及阿逆。而不能成擒。獲罪滋大。若僅不能追及。罪尚可諉。其居心不良。朕早已洞鑒。又以拏獲額琳沁為足以委卸其罪。不復奮勇前進。即以額琳沁而論。伊係阿逆黨羽。年已衰邁。設欲用彼力以擒阿逆。則當

用計安慰如無可用之處。應即行正法。收其游牧。以濟兵力。外此更無他策。而策楞等心懷怯懦。不敢犯其游牧。復將伊誘至軍營。詐稱擒獲。實屬無恥。再烏勒登乃領隊大臣。與策楞玉保同在軍營。經朕召伊來京面詰。據稱聞阿逆脫逃之信。即請發兵五百追擒。玉保策楞俱以伊妄希僥倖。置之不理。後伊隨同玉保前進。復請兵追拏。玉保止發兵五十名。伊同額勒登額追至庫爾默圖嶺。僅餘二十八人。所騎駝隻又俱疲乏。而阿逆於伊起行之日。已經過嶺。竄入哈薩克境內。等語。詢之扎拉豐阿。據稱屬實。覈其情由。阿逆初時之得以遠颺者。皆由玉保策楞等存心不良。罔顧國事。互相推諉所致。至於此次兩路進兵哈薩克。追擒阿逆。當分兵各進時。尚知奮勉。迨至兩路會合。每至抵牾。更由伊等心存畛域。不以國事為重。以至辦理一切。俱失機宜。種種悖繆。不勝枚舉。又覈計其由哈薩拉

克。至伊什勒春集地方。進兵時。行走至五十日。迨至徹回。則又甚速。是追擒逆賊。反從容緩進。如彼。徹兵回日。又迅速。迺行如此。所謂勤勞王事者。固如是乎。至於兩路大兵。屢敗哈薩克之後。揀選兵馬。前往擒拏阿逆時。北路派出喀爾喀郡王車布登扎布。西路派出阿里衮。彼時達勒當阿。哈達哈。扎拉豐阿。策楞等。俱在一處。皆係將軍。乃四人內。曾無一人同往。即或於叅贊內派出。亦當派諳練蒙古情形。通曉蒙古言語之富德。唐喀祿等。若阿里衮。不惟於蒙古地方。不能諳練。且不通曉蒙古言語。乃令其與車布登扎布前往。是誠何心。是明知阿逆業已遠颺。斷不能擒獲。故令阿里衮一往。以圖了事。夫以朕所信用之將軍大臣。乃如此行事。朕實憤懣。再達勒當阿。聞被擄。臺兵逃出。告知阿逆在前。伊並不竭力追擒。及遇哈薩克兵時。隊內忽有人來告。阿逆現在此處。俟阿布賚到時。即行擒

獻之語。達勒當阿即信而不疑。不即進兵。久之賊衆分散。始覺其詐。追趕已屬無及。設當遣人來告之時。不為所愚。速行進擊。阿逆未必不可就縛。何竟受人欺誑至此。至哈達哈在後隊守護輜重。營內報稱有賊人形跡。哈達哈即遣巴圖魯侍衛奇徹布往追。據奇徹布報稱。已見賊形。即催大隊兵丁前進。而哈達哈並不星速前往。遲久始進。設彼時哈達哈能帶兵追及。一同攻戰。擒獲阿布賚。亦可與哈薩克換取阿逆。此又坐失事機之一端也。在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兩次攻戰時。朕亦非苛責其必能擒獲阿布賚與阿逆也。但機有可乘。而伊等才力不逮。存心不堅。以致屢失機宜。朕實惜之。又伊等奏請在哈薩拉克地方過冬。明年派兵一萬及馬匹數萬。駝隻數千等語。伊等寧不知如許馬駝。不能一時即赴。縱使過行趲運。而經歷長途。能保其必不疲瘦。而故為此具奏耶。蓋欲表伊等並無

徹兵之意。第以所需軍行駝馬不能運送。不得已而徹兵。與伊等毫無干涉耳。伊等俱係朕加恩授為將軍參贊之人。揆其伎倆。即能和衷共濟。事之成否。尚在未定。似此不以國事為要。懷私歧視。各占地步。又安望其奏功策楞。主保罪孽滿盈。致干天譴。達勒當阿。哈達哈等。此次遠赴哈薩克地方。亦屬勤苦。使伊等協力辦理。即不能擒獲阿逆。朕亦必酌量加恩。乃各挾已私。深負委任。茲以其行走之勞。抵其應得之罪。不另加譴責。已屬朕格外施恩。將此通行曉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尹繼善奏。顧春任崇明鎮總兵。坐船輒致發暈。不能出海巡查。是以降旨令顧春來京。以副都統用。今詢問顧春。據奏稱。前在登州鎮。乘船巡海。曾有一次適遇大風。以致發暈。至崇明鎮任內。並無此事。水營俱親自查閱。并陳鳴夏到崇明時。曾面同操演水師。又於閏九月坐戰船巡海。至十月方回。

等語著傳諭尹繼善前奏顧春坐船發暈不能出海巡查果何所據其顧春所奏是虛是實一併據實奏聞○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奏各王公門下包衣佐領有管束該旗之責若按甲喇補放則遠屬王公門下之人不能深悉本門下舊規且日久不免額分泯沒請嗣後缺出皆由本門下之人補放如本門下無人即各按宗派由近屬王公門下揀補其現在各佐領內有互相參錯者俱令更正從之

○乙酉直隸總督方觀承奏乾隆十八年截留南漕米二十萬石貯天津北倉久恐蒸變亟宜籌撥查易州供應

陵糈並天津水師營滄州駐防兵米俱係截漕供支應即將北倉漕米撥運其應截南漕悉運通倉得旨如所議行○丙戌諭曰達勒當阿不必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鄂彌達著協辦大學士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奏貝勒車布登從前擅回游牧及擒賊青

滾雜卜時又託病未往効力甚屬可惡請革去貝勒其應襲公爵亦不准伊子承襲等語車布登係喀爾喀舊人年亦老邁前曾著有勞績若按律治罪有所不忍著加恩免其拏解來京治罪并免其革去貝勒至伊子齊旺多爾濟或尚可造就仍著賞給公爵以觀後效○又諭前因俄羅斯索瑪爾人等越邊行竊降旨挑派呼倫貝爾餘丁五百名每月支銀各一兩前往安臺防守想此時已到卡著黑龍江將軍綽勒多曉諭伊等小心防範倘有越界行竊者即行勦捕勿令兔脫所有餘丁如何撥赴卡座及現在彼處情形如何之處著一併奏聞尋奏挑派餘丁五百名各給烏鎗弓箭並支三月餉銀於俄羅斯索瑪爾要路分設卡座嚴行防範並令彼處索倫巴爾虎等將游牧互相聯絡備械巡邏現俱寧謐報聞○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臣奉諭旨因阿逆未經拏獲所有來投厄魯特等

未便遣回原處致滋騷擾。但此等人既不便盡遣至察哈爾安插。若留在烏里雅蘇台當差。則又未識道路不知法紀亦屬無益。請於察罕度勒巴顏布拉克地方令其耕種派員管轄毋許滋事并賞給籽種二百石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辦理安插厄魯特事宜甚屬妥協第念此等人窮蹙來投是以加恩安插果安靜無事則應給與籽種令其耕種自給倘稍有可疑著成衮扎布即行勦滅或賞

給喀爾喀等為奴毋得姑息滋事。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稱哈密貝子玉素布遵諭遣人寄信額敏和卓令其相機辦理等語。玉素布甚屬可嘉著賞緞四端以示鼓勵。前命傅魁領兵五百名前往額敏和卓游牧如兵尚不足著即派玉素布屬人二三百名同往伊等既通語言且識路徑較綠旗兵丁有益著雅爾哈善等遵旨辦理。以內閣學士阿桂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理藩院

左侍郎唐喀祿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戊子。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步軍統領衙門奏刑部現行則例內開枷號人犯例應冬令暫行保出俟春令補行枷號。但步軍統領衙門枷號人犯好事者甚衆時值歲暮易於滋事請仍

照例枷號示衆等語。從前枷號人犯惟於熱審時暫行保出并未有冬令亦行保出之例。此等滋事不法之徒乘時責懲則人始知儆懼。若市恩姑容實為養奸縱惡大非國家明罰勅法之道。刑部即欲援例定擬亦當專摺奏請不意遽行編入律例實屬不合。刑部堂官著照贍徇例嚴加察議具奏。枷號人犯仍照舊例辦理。是日起上以歲暮給祭。

太廟齋戒三日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當衆喀爾喀擾亂之時既不督令扎薩克等効力伊子旺沁多爾濟復帶兵擅回游牧均應按律治罪第念延丕勒多爾濟年已衰邁前已將盟長副將軍革退著加恩仍留王爵旺沁多爾濟著革去台吉發往軍營効力 庚寅以歲暮祫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額敏和卓呈稱莽噶里克送到噶勒藏多爾濟印文令與尼瑪等同赴羅克倫商謀叛逆莽噶里克並未前往等語此不過因伊子白和卓未回謬為恭順之詞未可輕信已令傳魁領兵會同額敏和卓密商辦理仍著傳諭傳魁俟見莽噶里克時即諭知伊子現在肅州並未加罪伊或親赴肅州即行拏解來京候朕辦理至噶勒藏多爾濟印文俟奏到時查勘圖記

或係扎那噶爾布等捏造或實係噶勒藏多爾濟謀為不軌立可查驗彼時另行降旨 辛卯祫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遣官祭

太歲之神○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命將青滾雜卜等屬人賞給成衮扎布車布登扎布等管轄因伊等辦理諸務俱合機宜用示獎賞

今據成衮扎布奏請交與旺布多爾濟多爾濟車登達什朋楚克等編設佐領補授扎薩克嚴加約束一切安插事宜更屬妥協著照所奏辦理○壬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色旺諾爾布固山貝子班珠爾固山額駙索諾木輔國公喇什納木扎勒公品級一等台吉垂扎布翁牛

特多羅郡王布達扎布固山額駙車布登一等台吉諾爾布扎木素喀喇沁多羅郡王喇特納錫第貝子品級輔國公敏珠爾喇布坦扎魯特多羅貝勒索諾木鎮國公察罕齡華喀爾喀多羅貝勒噶勒桑茂明安多羅貝勒裕木充教漢和碩額駙朋蘇克喇錫和碩額駙密扎特多爾濟輔國公桑濟扎勒公品級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右翼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

四子部落多羅郡王阿喇布坦多爾濟科爾沁多羅郡王阿旺藏布公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固山額駙多爾濟瑚古穆輔國公瑪哈瑪裕爾諾觀達喇喀爾喀多羅貝勒丹津和碩額駙根扎布多爾濟輔國公車凌多岳特阿巴哈納爾貝勒品級固山貝子班珠爾教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三等台吉色布騰多爾濟厄魯特固山貝子三都布鄂爾多斯固山貝子納木扎勒多爾濟喀喇沁輔國公扎拉豐阿一等塔布囊格勒克三噶布烏珠穆沁輔國公敦多布色楞青海一等台吉多爾濟色布騰等召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色旺諾爾布多羅郡王阿旺藏布固山貝子班珠爾輔國公喇什納木扎勒翁牛特多羅郡王布達扎布喀喇沁多羅郡王喇特納錫第貝子品級輔國公敏珠爾喇布坦茂明安多羅貝勒裕木充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四子部落多羅郡王阿喇布坦多爾濟喀

爾喀多羅貝勒丹津輔國公車凌多岳特阿巴哈納爾貝勒品級固山貝子班珠爾敦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厄魯特固山貝子三都布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奏遵旨詳察沙克都爾曼濟情形見其向內設立卡座。又屢遣人探聽巴里坤兵馬情形其屬人普爾普首伊與扎那噶爾布等潛通信息。並令伊前赴巴里坤託病不至。種種可疑顯有叛逆形跡。隨於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游牧擒勦共斬賊衆四千餘人。以杜後患。其赴京支領俸餉之摩羅等尚未抵巴里坤。已檄知沿途地方查拏所有博爾和津等。應解往肅州。或應解京。又巴里坤地方尚有布庫努特得木齊多爾濟所屬戶口二百餘人。應否送至察哈爾安插。俱候旨遵行。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察出沙克都爾曼濟背叛情形。即領兵前往擒勦。辦理甚屬

奮往雅爾哈善前已補授內大臣此次著同李繩武錫特庫一併交部照軍功議叙。丑達遇有總兵缺出即用。其副將員缺即著叅將閔相師補授其餘効力官員查明一體交部議叙。博爾和津及摩羅等俱著解送來京多爾濟等戶口俱照所奏送往察哈爾安插。又奏據額敏和卓之子素賚璠告知莽噶里克等謀叛情形。亟應發兵應援。復詳詢素賚璠知莽噶里克琿齊二人游牧與魯克察克毗連兵力無多可以即時擒勦。惟巴雅爾游牧地方路徑稍險。應先擒滅莽噶里克等再行辦理。臣即派副將丑達叅將閔相師等領兵一千名。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起程前往魯克察克一切與額敏和卓相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據素賚璠告知賊人情形。即派兵前往應援。額敏和卓所辦甚合機宜。昨傳諭令傳魁帶兵五百名前往。今丑達等既帶兵一千名赴援。更屬有益。其傳魁所



領兵丁。應否仍行遣往聽雅爾哈善等酌量辦理。丑達等會同額敏和卓辦理莽噶里克之後。即令駐劄吐魯番防守。毋庸進勦巴雅爾。倘巴雅爾領兵前來。即行奮力擒拏。至此項兵丁大半皆係綠旗。究之不宜深入。即使擒獲巴雅爾。亦令伊等駐劄過冬。一切事宜。仍俟明春大兵前往辦理。○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軍機處議將察哈爾吉林兵騎來馬除齒老殘傷者。或變價或帶回本處外。餘

交直省以補官馬額缺。臣查官馬共應撥補八百匹。請即以察哈爾馬補足。餘馬並嗣後吉林兵騎來之馬。俱分派各營。照八旗官馬例飼餵備用報聞。○又奏販賣私礦一案。訊係兵丁及稅局人等賄放。把總綽海雖無聽許得贓情弊。但所獲各犯並不嚴行管押。一任兵役說合求情。暫令開放。以致逃逸多人。實屬故縱。應俟此案審結後。按律定擬得旨。此案不無化大為小情弊。若綽海未曾講賄。

何致令許多人脫逃。應再嚴審。汝若審不出。朕必另派人審。○署江蘇巡撫愛必達奏。莊有恭擅准朱昉贖罪一案。奉旨令臣與尹繼善查辦。臣細閱莊有恭原奏。實不能解。其中必有別項情節。即日馳赴蘇州會同尹繼善秉公確查。俟查明另行據實陳奏。得旨若尹繼善有意瞻徇。而汝隨聲附和。必致更生事端。汝其慎之。勉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安西綠營兵二千前往巴里坤。共需

馬四千七八百匹。酌議每兵三名合給車一輛。裝載軍械。兵丁令從容步行。以節馬力。若節得一分馬力。將來乘騎進勦。即可多得一分之用。得旨甚合機宜。嘉許之。至筆不能宣。○又奏接奉廷寄。始知由內地赴肅出口者。止吉林察哈爾阿拉善兵二千五百名。約需馬八千五百餘匹。即應在肅撥給。其索倫及兆惠原帶兵四千名。既經赴巴里坤。所需馬一萬四千餘匹。已飛調陝甘滿漢各營解赴

坤營並於戈壁各站將應備草料一併運供。約明春二月內即可全抵軍營。報聞。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臺站馬騾均已齊備。其住兵房屋俱與民居隔別。又皆安設柵欄堆卡。各有防閑。易於約束。至甘省道長臺站較多。馬騾難雇。黃廷桂商令陝省代雇五千餘匹。為涇州等三臺之用。現上緊派雇。務於兵到之前赴臺。亦可無誤。通計陝省雇用馬騾比前次較多。誠恐里胥人等乘機索擾。飭將

陝省錄存五十二九

三

某縣雇用車馬若干。安於某臺。送兵回空。給價若干。明白出示曉諭。以杜弊端。得旨所奏俱悉。汝原能辦此也。○又奏遵旨購騾一千解肅。現已陸續起解。但民騾與營馬不同。若照營馬委員分解。長途難於照應。今即責成購騾之各州縣。專差家人雇用長夫解送。得旨甚妥。○四川總督開泰奏。川省助馬一千。應分十起解送。第查由蜀至甘。道路有二。一由畧陽等處。一由寶雞秦州等處。臣現今管

解各員。於將出境時。探明甘省何路草料已備。即由何路前進。並飛咨黃廷桂將應由何路及何處交收之處。迅為咨覆。得旨所辦甚妥。○兩廣總督楊應琚署廣東巡撫。周人驥奏粵東局錢。每歲除支銷外。實存一萬九千八百餘串。應照由近及遠之原議。即以乾隆二十二年夏季為始。於左右二翼鎮標俸餉內。每銀一百兩。搭放錢五串。俟搭放數年後。倘局貯無多。仍先儘附近各標協營搭放。如

署錄存五十二九

三八

積有成數。再勻搭左右二翼鎮標。得旨好。○是年。追予準噶爾出師陣亡之叅領袁楚克等九員。佐領薩積圖等五員。二等侍衛卓爾和一員。藍翎侍衛富明安等五員。閑散章京彥扎布等六員。筆帖式成明等二員。四等台吉桑濟扎普一員。祭葬贈卹如例。前鋒校愛申太等護軍校呼圖克等。千總張有賢等。把總楊玉林等。領催瑚木齊等。馬步兵羅福等。一百六十員名。卹賞俱入昭忠祠。○旌表孝

子。陝西劉繼業等二名。守節合例。八旗滿洲  
四達色妻塔喇氏等八十四口。蒙古瑪爾  
泰妻趙氏等十八口。漢軍董集禮妻霍氏等  
十口。內務府正白等旗殷鳳鳴妻段氏等十  
五口。奉天等省駐防孫國安妻焦氏等三十  
九口。直隸等省張隆妻王氏等四百一十一  
口。夫亡殉節江蘇省陳彭年妻張氏一口。未  
婚捐軀張德元聘妻茅氏一口。未婚守志江  
蘇等省陳潔聘妻臧氏等二十四口。百歲壽  
民婦浙江等省應重華等二十三名。口各給  
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高崇義  
等十七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  
小男婦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一萬五千五百  
一十四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十一  
萬一千一百五十八石三斗三合六勺。

實錄卷五十九

李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二十九

實錄卷五十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稽內大臣戶部尚書錄世襲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錕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春正月癸巳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甲

午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御乾清宮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今春朕奉

皇太后鑾輿載臨江浙問俗省方行慶施惠而東南黎庶望幸情殷茲當翠華發轍之初宜沛渥恩用昭盛典乾隆十六年肇舉南巡曾頒恩諭將江蘇安徽十三年以前積欠地丁悉行蠲豁浙省因無積欠特免應徵地丁三

十萬兩以示鼓勵亦欲使愷澤覃敷官無罣誤民免追呼共享昇平之福乃邇年來江浙間被偏災其積年未完之數又復不少雖維正之供歲有常經不宜任其逋欠然天時之不齊亦非盡小民之過也該二省去歲秋成豐稔糧價平賤據地方大吏陳奏并清問所及民物康阜井里恬熙朕心實為欣慰但閭閻蓋藏時厯宵旰若令新舊並輸於民力未免拮据著將江蘇安徽浙江乾隆二十一年

以前積欠未完地丁銀兩。槩予蠲免。該督撫等其嚴飭所屬實力奉行。毋令胥吏侵蝕中飽。務俾恩膏普逮實惠。均霑。稱朕懷保黎元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巡幸江浙前經降旨截留江蘇漕糧十萬石。浙江漕糧五萬石。豫備臨期平糶之用。所有此項減歇漕船向例止給一半月糧。於該丁等生計未免拮据。著加恩於應給月糧之外。再賞給十分之二。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此次恭奉

皇太后巡幸江浙。著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來保陳世倌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弁并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齊集太兵前赴巴里坤。定期三月內進勦。將軍重任甚難。其人成家扎布熟悉蒙古事務。且深感朕恩。誠心報効。著授為定邊將軍。即

帶領索倫兵丁二三百名由阿濟必濟前往巴里坤。並著賞給整裝銀五千兩。其子弟內有願帶往者。聽其奏聞帶往北路事務。亦屬緊要。伊弟車布登扎布才情幹練。著暫行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此次進兵。非初定伊犁可比。現在賊勢窮蹙。擒勦甚易。成家扎布勤勞已久。應示體卹。俟進兵擒獲首惡之日。即速來京。陛見。毋庸久駐行間。一切善後事宜。朕另派大臣等辦理。舒赫德富德鄂實俱著授為叅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阿里衮明瑞額勒登額及侍衛什布圖鎰巴圖魯奇徹布等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又諭大兵由西路進勦。哈薩克錫喇等勢窮力竭。或逃往哈薩克。亦未可定。著傳諭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及內大臣阿克巴集賽宰桑達什車凌各派兵防守游牧。並通哈薩克地方隘口。嚴加堵禦。倘遇賊人逃竄。即行擒獻。此特為保護伊等游牧起見。並非令其出兵會勦。著

副都統唐喀祿親往車凌等游牧宣諭。並派員明白曉諭達什車凌知之。○又諭。據雅爾哈善奏稱。於黃廷桂解交馬匹內。揀選一千六百匹。派兵八百名。交圖倫楚達禮善帶領。往迎兆惠。如兆惠等已經得出。或邁斯漢等已具報兆惠信息。即不令伊等前往等語。著將此即寄信與雅爾哈善等。前此已派邁斯漢等往迎兆惠。若得信即可前來。今發兵聲勢甚大。尚可。如僅派兵八百萬一遇賊不能抵敵。反損軍威。著不必令圖倫楚等帶兵前往。此際圖倫楚等如尚未起程。即照此旨停其派往。若已起程。諒亦不遠。急遣人追回。令其帶兵在巴里坤駐候。大兵到時。再行進發。奉到此旨。籌辦妥時。速行覆奏。此時如得信息。亦速行奏聞。○命禮部鑄給成衮扎布定邊將軍印信。○調陝西興漢鎮總兵羅英。為浙江定海鎮總兵。以候補總兵丑達為興漢鎮總兵。○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白鍾山等奏稱。濟寧迤南積水未消。請緩開汶河大壩。保護緯道民田。並移咨江南河臣疏濬下游茅村河。荆山橋之彭家河。以及貓兒窩墊高處所等因。一摺。前據署山東巡撫楊錫綬奏。荆山橋河身淤淺。出水甚少。以致滕嶧等縣積水。難以宣洩等語。曾經降旨。令白鍾山親往悉心查勘。奏聞辦理。山東江南聯界處所。積水未消。亟宜相度疏濬。現在尹繼善愛必達經理南巡差務。兼有交辦承審事件。於河工事務。不能兼顧。所有白鍾山等奏內。緩開汶壩及疏濬下游等事。即著白鍾山親往確查。妥協辦理。其南河文武官員。均一體聽其調遣。不必更分疆界。總期於運道民生。兩有裨益。○又諭。上年江南淮徐海等屬被水偏災。業經加恩賑卹。但念該處連年積歉。現屆停賑之期。而東作方興。麥秋尚遠。閭閻口食。未免拮据。著

再加恩將下江被災較重之清河桃源銅山蕭縣沛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沐陽徐州大河等十二州縣衛極貧加賑三個月次貧加賑兩個月被災較輕之安東豐縣碭山三縣同上江被災之宿州靈璧虹縣長淮等四縣衛極貧加賑兩個月次貧加賑一個月其貧生災軍兵屬各隨坐落州縣一體加賑以資接濟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妥協經理無遺無濫以副朕軫卹災黎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所辦朱聃贖罪外結一案情弊顯然尹繼善理應迅速查審據實奏聞計該督接奉諭旨應在十二月初四五間乃於十二月初八日奏事摺中並無一字言及遲回觀望必俟愛必達抵任後始聯銜入奏而其所奏又不過許松佶稟覆之詞空言敷衍此等案件豈可如此迂緩辦理莊有恭平日辦事並非糊塗粗率之人乃於人命重案輒敢如此專擅若非別有情節何至

悖謬乃爾尹繼善身為總督何得諉為不知看來此案情節許松佶必知之甚悉即其稟內所云莊有恭於十一月內業將奏明緣由飭知臬司又云曾經請示莊有恭面諭俟罰項完足之日始可入奏天下豈有絞候重辟督撫擅自問擬不先奏明遽行准贖收銀至丁憂離任始以一奏卸責經朕降旨查審之後事已發露尚得謂之已經奏明乎莊有恭原摺內所稱該縣有借動之項現不無虧空

等語前經降旨詢問尹繼善亦未將此項原委詳悉聲覆但以查賑動項借此還款為詞豈去歲江省紳士因歲歉捐賑皆係有罪應罰之人耶又如該縣無朱聃之案其賁賑借動之項將作何歸楚耶許松佶情詞閃爍顯有別項情節業經批令解任嚴審著傳諭尹繼善等作速徹底根究務得實情即行覆奏倘模稜兩可仍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見希圖苟且完結朕必另派大臣審訊不患不

水落石出。斷不肯含糊了事也。尹繼善自度能當此咎耶。并將此諭令愛必達知之。又諭據將軍成衮扎布奏稱。烏里雅蘇台看守倉庫原有滿洲綠營兵八百。請再留索倫察哈爾兵各一千。以五百駐科布多。以一千五百駐崆圭。扎布堪留喀爾喀兵五百。以二百添駐科布多。以三百分駐烏里雅蘇台。喀爾喀游牧內應備兵三千。仍留在各游牧內。豫備調遣所需馬駝於軍營附近牧放備用。其

餘兵丁皆令撤回等語。此奏甚是。但科布多附近阿爾台。阿爾台內外皆係厄魯特游牧處所。駐兵五百。恐不敷用。著於崆圭。扎布堪所駐兵內。派出五百。添駐科布多。餘依議行。丙申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金甡在尚書房行走。丁酉。

上御豐澤園大幄次。賜蒙古王公等宴。戊戌。諭荊州將軍尚簡保現在患病。著留京調理。所遺員缺。著公嵩椿補授。嵩椿所遺鑲黃旗

漢軍都統員缺。著舒赫德補授。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委派公如松嵩椿所署之鑾儀衛事務。著公永瑞署理。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兵部尚書傅森補授。又諭曰。副都統莽古賚著馳驛前赴北路軍營。在叅贊上行走。又諭。甘省地方承辦軍需。去歲屢經降旨。將該省本年應徵及歷年民欠各項錢糧。分別蠲免。但念西路現在用兵。甘省小民趨事赴公。甚屬勤苦。朕心甚為軫念。著再加

恩。將甘涼肅三府及安西五衛。皋蘭一縣。應徵本年地丁錢糧米豆草束。槩予蠲免。其甘肅通省。自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未完地丁錢糧。一併加恩蠲免。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實心經理。俾小民均霑實惠。毋致胥役中飽。用副朕恩施格外優卹邊氓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自伊犁前來之察哈爾阿什達等。告稱。聞阿巴噶斯等屬人。及布庫努特。扎哈沁人等。與



副將軍兆惠交戰。賊衆力不能敵等語。此信既確。亟宜遣兵赴兆惠處應援。昨雅爾哈善等奏。派侍衛圖倫楚等帶兵八百名先往。因兵數不多。是以降旨停止。仍令俟大兵齊集同進。今據阿什達所稱。不過窮蹙賊衆。原易剿滅。再得圖倫楚等領兵協助。甚合機宜。著即照雅爾哈善等前奏辦理。毋庸停止。○諭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曰。爾感戴朕恩。盡力保護魯克察克地方。與賊拒戰。勞苦可嘉。是

以朕前加恩降旨發兵前往。現今內大臣雅爾哈善等。已遵旨發兵一千名。遣總兵傅魁等。前赴魯克察克救援爾等。即日可到。爾應與伊等協力破賊。匪勉効用。至莽噶里克。斷不可留。爾與傅魁等。能設計擒拏。即擒之。能直往剿辦。即剿之。擒獲莽噶里克時。其所屬即賞與爾。若擒伊頭目。爾即派人監管。傅魁之兵。著駐吐魯番地方。大兵續進時。爾再盡心協助。既得吐魯番地方。回衆事宜。即交爾

辦理皆可。爾此次甚屬勤勞。道遠不能多齎賞物。特將朕帶用荷包鼻烟壺齎往。賚爾。爾其遵朕諭旨。盡心報効。特諭。○命和碩簡親王奇通阿。大學士傅恒充

玉牒館正總裁。多羅理郡王弘暘奉恩輔國公弘曉。協辦大學士尚書蔣溥侍郎介福充副總裁。○命右春坊右中允吳鴻提督廣東學政。○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亥。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諭軍機大臣等。額琳沁多爾濟貽誤軍務。應革去王爵。不准承襲。第念其祖父舊勲。著加恩將伊王爵降為貝子。令伊兄根扎布多爾濟承襲。仍授為扎薩克。○又諭噶勒藏多爾濟曰。巴雅爾哈薩克錫喇及回人莽噶里克等。負恩背叛。莽噶里克等供稱與爾同謀。朕知爾受恩深重。必無從逆之事。今據雅

爾喀善等奏聞。知爾於哈薩克錫喇等擾亂之前。即遣人往諾爾布處轉告知將軍兆惠。有身受國恩。斷不從賊之言。爾能深明大義。輸誠報効。深堪嘉尚。已令爾從前來使固穆扎布。隨將軍大臣前往。遣赴爾游牧地方。現在大兵前進。擒拏巴雅爾。哈薩克錫喇等。爾能遣派所屬人等。協助將軍大臣。擒拏逆賊。朕自加以厚恩。並明白曉諭。爾游牧內人。衆母為逆賊煽惑。自取罪戾。勉之母忽。○軍機

大臣會同兵部議覆。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稱西路軍報。向由陝晉直隸遞京。若南巡啟鑾後。仍由原路。未免稽時。查豫屬內黃路通直隸。考城壤接山東。永城界連江省。請軍報由潼關出境。即從豫省遞送。行在並自陝豫交界之閿鄉。及路通直隸山東江南各屬。俱設正腰各站。恐各該州縣不能分身照料。應每二站就近派佐雜一員。該管守牧縣令。隨時查察。其腰站馬。於正站抽撥等語。查西路

軍報向由陝晉沿邊遞送直隸良鄉。今由內黃遞送直隸。計程較遠。應毋庸議。其由考城接遞山東。永城接遞江南。則較沿邊程途為近。應如所請。至每二站僅派佐雜辦理。難保無誤。應照直隸陝甘等省奏定之例。每正站派守備一千把外委三。專司馳送。同知通判往來料理。道府不時稽查。馬於通省各驛揀撥。得旨依議。著兵部行文陝省。沿邊一帶。尚有北路軍營奏報。所有臺站。仍照舊安設。俟

啟鑾後。計程已抵山東境。則西來文報。即由潼關徑送河南接遞。至回鑾將抵直境。即仍由北路馳遞。其陝西。河南。山東。江南。浙江。著該督撫各揀派滿洲道員一人。專司軍臺事務。往來督察。以期迅速。○命工部尚書哈達哈。為叅贊大臣。往科布多駐劄。辦理軍務。○命江蘇按察使託恩多。署江蘇布政使。江安糧道杜官德。署江蘇按察使。○庚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遣官祭

太歲之神。○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所辦朱  
聃一案。尹繼善身為總督。斷無不知之理。乃  
並未據實查叅。及降旨交辦。又不即行具奏。  
竟將此事視為泛常。今覽此次所奏情詞。一  
味模稜支飾。似乎有心朦混。以圖將來易於  
了結。試思縲首重罪。豈有竟不上聞。而督撫  
即可擅自批結者乎。且如地方豪戶。為富不  
仁。橫行鄉曲。即重罰示懲。原可酌量辦理。從  
前方觀承查辦直隸民典旗地案内。曾經罰  
銀十餘萬兩。以為城工之用者。當經奏聞。得  
旨允准。方令交官。今朱聃此案。當始定罪時。  
即行奏明。或於請贖時。據實陳奏。罰鍰備賑。  
則一以辦公。一以利民。事同一體。自可降旨  
允行。乃莊有恭辦理之初。並無一字奏及。直  
至離任時。始含糊具奏。此不過恐被新任巡  
撫查出。聊為彌縫之計耳。此案若不徹底根

究。痛加懲創。則嗣後內外大臣。俱可任意置

人重辟。旋以罰贖取利。其弊端尚可問乎。若  
謂莊有恭此事辦理糊塗。則伊平日辦事。與  
漫不曉事者不同。其為有心舞弊。希圖緣飾。  
曉然可知。尹繼善等如欲以糊塗二字了結  
此案。此等伎倆。能於朕前行之否乎。況原奏  
所稱泰興縣倉有借動賑米。現須歸補。與此  
事毫無交涉。乃強為牽合。顯係該屬倉庫中  
有虧欠。因借此遮飾罰捐之項。不知如無此

案。該縣倉糧。又將如何辦理。且江省紳士。因  
災捐賑者不一。豈皆有罪之可罰耶。看來尹  
繼善辦理此案。又欲復萌故智。以圖遷就。倘  
再不實心查辦。則是自取罪戾。朕必不能為  
尹繼善寬也。尹繼善著嚴行申飭。並傳諭愛  
必達知之。○又諭曰。喀爾吉善等會奏。浙海  
關更定洋船稅則一摺。已交部議奏矣。洋船  
向例。悉抵廣東澳門收口。歷久相安。浙省寧  
波。雖有海關。與廣省迥異。且浙民習俗易器。

洋商錯處。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絕。恐將來到浙者衆。寧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內地海疆。關係緊要。原其致此之由。皆因小人貪利。避重就輕。兼有奸牙勾串之故。但使浙省稅額。重於廣東。令番商無利可圖。自必仍歸廣東貿易。此不禁自除之道。初非藉以加賦也。前降諭旨甚明。喀爾吉善等俱未見及此。伊等身任封疆。皆當深體此意。并時加察訪。如有奸民串通勾引。即行嚴拏治罪。若云勸諭開導。冀其不來。則以法繩之。尚恐其扞法漁利。豈勸諭所能止耶。著將此傳諭喀爾吉善知之。○軍機大臣等奏將軍成衮扎布等抵巴里坤時。大兵陸續可到。如賊同在一處。即統兵前進。若散處即分兵進剿。應令將軍成衮扎布。副將軍兆惠。分兩路。此次進兵。將在臺滋事各厄魯特等。盡行剿滅。嗣後惟派察哈爾或綠旗兵在臺差委。今春應赴伊犁種地兵丁。令駐巴里坤綠旗兵二千名。隨大

兵進過種地地方。即酌留耕種。秋收後運糧至大兵駐劄處。備支其厄魯特所餘老幼。妥為安插。收其馬駝。但給牛羊度日。酌派索倫兵管轄。編作旗分。佐領至駐劄大兵。應在額林哈畢爾噶安濟海等處。其各回部事宜。酌量遣人往辦。諭所奏甚屬詳悉。俱應如所議行。第軍機須相時而動。非可豫定。惟在將軍大臣等。和衷共濟。奮勇成功。兆惠領兵前來。若與成衮扎布同路進兵。辦理事宜。俱應以成衮扎布為首。倘需兩路進兵。則兆惠專領前往哈寧阿。永貴等俱著在叅贊大臣上行。走但此時籌辦情形。兆惠等俱未深悉。著鄂實會同兆惠辦理。其兆惠所領兵丁。已久在行間。應派兵一二十名。交額勒登額帶領。隨同兆惠等進發。至所議索倫兵丁。前往新疆。管轄厄魯特事宜。毋論遠道遷移。事屬未便。且索倫素屬驍勇。若與厄魯特聚處。勢必染其餘習。將來漸不可用。甚屬無益。其厄魯特

賊人餘衆應俱分賞綠旗兵丁其實力協助大兵擊賊之人仍加恩令其管轄所屬不必更設圖什墨勒扎爾呼齊等員酌量賞給總管品級至前此厄魯特等擅行搶掠臺站皆由派伊等同管臺站所致嗣後不必令伊等同在臺站當差應指定地方令其游牧倘有潛入臺站地方之人即行查拏究治其辦理各回部事宜現在阿敏道尚在葉爾羌未回軍營著將軍等會同額敏和卓詳細商酌或

應再遣員前往曉諭即派前次托倫泰五十六前往其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看來布拉呢敦尚屬恭順霍集占奸詐異常應留心防範相機辦理著將此旨鈔寄成衆扎布務期與軍營大臣等同心共勉迅奏膚功○以原任廣州副都統馬瑞圖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 辛丑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詣

大高殿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甘省現在辦理軍需庫貯宜裕著該部於應撥省分酌撥銀二百萬兩解往甘肅以備軍需之用○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遣往策應兆惠之叅將邁斯漢回營擒獲叛賊得木齊納遜及厄魯特齊巴克默騰巴朗額森拜等四人咸供兆惠現在被圍是以仍令圖倫楚等前往策應等語雅爾哈善等辦理甚合機宜惟是邁斯漢等領兵前往既經守備高天喜勦殺噶勒雜特哈薩克錫喇游牧人衆并收獲駝馬等物邁斯漢即應更換駝馬徑赴額布推濟勒噶朗等處迎接兆惠乃一聞被圍妄言即行退回殊屬懦弱著將邁斯漢革職其叅將員缺即令奮勇効力之高天喜陞授至納遜供稱哈薩克錫喇於十一月十五日已圍將軍營盤之語看來竟屬子虛計和起與哈薩克錫喇交鋒乃十一月初七日之事曾未一句

伊何能即至彼處。至巴朗所供尤屬荒唐。著雅爾哈善再行嚴加刑訊。務究實在情形。一面奏聞。一面即將納遜等正法。○軍機大臣等奏各省駐防兵數。原視各該地方情形。今應製綿甲一項。若統計兵數造辦。似屬紛繁。查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右衛。西安。莊浪。涼州。寧夏。成都等十處。俱係沿邊。應計兵數三分之一。豫備綿甲。請分勅三處織造。與京城兵綿甲一體製辦。解內務府轉行各該處委員領取。其製造經費。於各該處兵丁錢糧照例坐扣。得旨依議。○命兵部尚書李元亮署戶部尚書。○壬寅。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拏獲莽噶里克偵探信息。回人阿舒爾瑪特。并同來之三達色等語。阿舒爾瑪特為莽噶里克偵探消息。已屬可惡。三達色身係滿洲。乃亦隨從探信。尤堪駭異。著傳諭黃廷桂。將阿舒爾瑪特。三達色。并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即速解送來京治罪。前已命傅魁

帶兵。會同額敏和卓。辦理莽噶里克。著再傳諭傅魁。令其迅速辦理。斷不得稍存姑息。○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覆。順天學政莊存與奏。稱直隸冒籍生員。自首改正。每學多至五六十名。少者十五六名。尚有未經查出者。恐此後有將本身入學姓名。令兄弟子姪頂替。甚或賣與各省童生。頂名呈首。或本人自首於北。而他人頂替於南。若但據自首改回。弊恐不少。請將查出冒籍各生。暫停南北歲科兩試。定限一年。著落本生自首。即據所首姓名三代籍貫。一面咨禮部存案。一面行該省取具父師親族隣里切實甘結。地方官加具印結。方准咨回該省學政入冊。如查有假冒頂替。照例辦理。首明雖限一年。咨查需日。已卯年鄉試。應停收考錄送。均應如所奏。得旨依議。此等冒籍生員。即永停鄉試。亦不為過。若未經查明。遽准與試。必至仍多弊混。著將冒籍各生。停鄉試一科。以便通行清釐。永杜

冒濫。○癸卯。

上奉

皇太后南巡。車駕發京師。○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

甲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汪由敦著實授吏部

尚書。何國宗著調補禮部尚書。其所降之級。帶於新任。工部尚書員缺。著秦蕙田補授。趙

宏恩著仍回左都御史之任。刑部侍郎員缺。

著王際華調補。工部侍郎員缺。著錢維城補

授。○又諭曰。刑部尚書劉統勳。著在京總理

事務處行走。○又諭。前經降旨。莊有恭於百

日假滿後。即赴署南河總督之任。今莊有恭

奏。在江蘇巡撫任內。尚有未完朱晰定擬絞

罪准贖一案。觀之實為駭然。豈有入人死罪。

並未奏聞。擅自飭司准其收贖。至離任後始

含糊具奏之理。現已命尹繼善等據實查辦。

其有無染指。雖尚未定。然觀其擅專妄謬如

此。已大失人臣敬事之道。若仍畀以封疆重

寄。將來督撫相率效尤。所關於政體官方者

甚大。莊有恭不可復赴河道總督之任。其家

居待罪。俟查明後。另降諭旨。南河河道總督

員缺。著白鍾山調補。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

張師載補授。漕運總督員缺。著楊錫綬補授。

愛必達著實授江蘇巡撫。○諭軍機大臣等。

杜爾伯特郡王車凌孟克。貝子羅壘雲端。布

圖克森。扎薩克台吉尼爾瓦齊等。俱因出痘

身故。車凌孟克等。輸誠內附。深感朕恩。勉力

報効。今聞溘逝。深為軫惻。著交部照例致祭。

派侍衛瑚畢圖。前往奠醑。並加恩令車凌孟

克之子巴雅勒當承襲郡王。羅壘雲端。布圖

克森。並無子嗣。貝勒剛多爾濟。貝子額爾德

尼。乃羅壘雲端等族人。其所屬人等。即交與

剛多爾濟。額爾德尼等管轄。尼爾瓦齊亦無

子姪。其扎薩克台吉。著伊叔布顏德勒格爾

承襲是日駐蹕涿州行宮。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現赴巴里坤俟其到時即著雅爾哈善來京面聆訓示並可看視伊母以示體卹其大兵未進以前巴里坤一切事務俱交舒赫德辦理進兵後著留阿里衮代辦俟雅爾哈善回至巴里坤阿里衮仍赴軍營隨同將軍等辦事。又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已令傅魁帶兵一十名於正月初六日起程間道赴魯克察克會同額敏和卓辦理莽噶里克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傅魁等此時已應與額敏和卓會同滅賊如擒獲莽噶里克時務遣幹員押解來京並著傅魁曉諭額敏和卓俟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到時仍遵前諭派五十六托倫泰一同回至葉爾羌喀什噶爾額敏和卓或差人同往或寄信與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告知莽噶里克獲罪伏誅並命伊管理吐魯番回人各事宜即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貢賦章程前來陳奏伊等遵

行則已倘稍有推託俟勦滅厄魯特後再派兵前往辦理。又諭曰侍衛瑪琿從哈薩克回時中途遇賊攻戰數次甚屬奮勇著加恩授為頭等侍衛仍賜墨爾根巴圖魯名號賞銀一百兩馳驛速赴行在再從前降旨令雅爾哈善等將回至巴里坤兵丁即令各回本處今思此項索倫察哈爾兵丁途中轉戰甫抵巴里坤即令各回本處轉非所以示體卹且巴里坤存留此項兵丁亦屬有益嗣後陸續自軍營前來兵丁著傳諭雅爾哈善等量加賞賜給與口糧暫留巴里坤不必速行遣回。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天津等十三州縣馬廠地畝曾奉旨賞民報墾升科守為世業若仍存馬廠名色恐僻壤愚民觀望不前請改為恩賞官地字樣並於現修賦役全書內改正開載從之。是日駐蹕紫泉行宮。丙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御行宮召扈蹕儒臣以觀  
燈聯句 諭直隸天津府屬各州縣應徵錢  
糧遞年帶緩積欠稍多近因連歲豐稔百姓  
爭先完納現在尚有滄州未完地糧八十餘  
兩靜海滄州南皮未完米穀豆三千餘石麥  
折銀三十餘兩又靜海滄州未完入官地租  
銀一千五百餘兩皆係貧乏小戶零星積欠  
若仍新舊並輸於閭閻生計未免拮据著加  
恩槩予豁免該督方觀承其轉飭各該州縣  
務宜實力奉行毋令胥役侵蝕中飽 諭軍  
機大臣等白鍾山已調南河河道總督現在  
江南山東交界處所有查勘挑濬荆山橋一  
帶工程自應速赴新任趕辦為是據奏有自  
徐起程迎駕之語此可不必俟朕至江省時  
即於清江浦附近地方面奏情形斷勿因接  
駕一事遠赴東省轉致貽誤河工要務也可  
即傳諭知之 又諭曰將軍和起所遣報信  
之索倫侍衛努古德彰金布俱著賞銀一百

兩努古德著賞給額呼斯巴圖魯名號彰金  
布著賞給呼爾察巴圖魯名號朕詢問伊等  
被圍情形據稱伊等出圍後復有兵丁九十  
餘名同出遇賊攻戰經署章京巴尼勒圖射  
退宰桑巴朗賊始散去等語著傳諭雅爾哈  
善查明巴尼勒圖果屬奮勇即授為三等侍  
衛並奏聞錫以巴圖魯名號仍賞銀一百兩  
再兵丁九十餘人若能救護將軍同出自必  
懋膺上賞今僅以身脫無功可錄但伊等身  
出重圍亦屬奮勉其効力受傷之人並著查  
明量加賞賚至邁斯漢領兵策應退縮不前  
罪實難逭著即拏解來京治罪 是日駐蹕  
趙北口行宮 丁未  
以上上元節詣  
皇太后行幄侍宴 賜扈從王公大臣並直隸  
大小官員等食 諭朕此次南巡所有經過  
直隸山東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俱著加  
恩蠲免十分之三此內山東上年偶被偏災

處所著蠲免十分之五該督撫等董率屬員查明妥協辦理務俾小民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將軍成衮扎布遵旨將擒拏叛賊青滾雜卜大臣及喀爾喀王公台吉等分別奏聞著即交部議敘其喀爾喀二等台吉占布承衮扎布西等台吉衮布奮勇爭先尤屬可嘉著加恩授占布承衮扎布為一等台吉衮布為三等台吉並著賞給孔雀翎仍與効力人員一體議敘餘俱照

實錄卷五百三十

七

前奏賞給緞尺銀兩至叛賊青滾雜卜遣往烏梁海調兵之台吉丹珠爾從前為賊所迫已豫行稟知軍營大臣後又同旺布多爾濟擒拏叛賊著加恩免其治罪○吏部議覆山西巡撫明德奏稱陽曲陽城二縣礦甚旺陽曲之王封村陽城之東冶鎮各設巡檢一員專司職卑難於彈壓而礦地遼濶多歧巡查難徧至營汛武職如陽曲屬太原營汛廣兵單陽城止設縣城外委一員更屬鞭長莫

及請裁王封村巡檢移太原府同知駐其地移東冶鎮巡檢駐攔車鎮其東冶鎮以攔車鎮同知移駐不時查察並請於撫標太原及潞澤各營守備內每季派委分路巡查至各省民用礦勛請令無礦各省督撫除採辦官礦外再附辦民用之礦分發各屬需用晉省無礦各州縣亦照此辦理均應如所請從之順天府行鄉飲酒禮是日駐蹕關張鋪大營

實錄卷五百三十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銜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正月戊申諭曰哈尚德

著賞給副將職銜馳驛前往巴里坤交總督黃廷桂派於傳魁標下効力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據安徽學政劉墉奏稱該督飭拏王者輔之子王錫昌旋經搜出紅紙說帖書札底稿其中多有關說營求等語王者輔久在江南督撫幕中其父子俱屬招搖生事之徒現在該督因何案差拏抑或亦別有訪聞耶著將劉墉查出說帖書札等件並鈔錄原摺封寄尹繼善令將簽出各條內招搖指撞之

處一併嚴加審訊務得實情總之外官幕友黃緣請託隨事舞弊比比而是既經發覺若不根究嚴懲吏治何由肅清不得視為細故也再朱聃一案現在查審如何著並傳旨詢問兩江總督尹繼善署江蘇巡撫愛必達奏莊有恭擅准朱聃捐輸贖罪外結一案臣等檢查文案確覈供招朱聃具呈捐贖莊有恭違例批准顯係專擅並聽幕友知州職銜王者輔慫恿辦理蘇州守趙酉通州牧王繼

祖勸捐於先前任臬司許松佖率請外結於後均由承受莊有恭意指莊有恭已於上年十二月內回籍應請旨革職押解來江並革王者輔職銜解趙酉王繼祖任歸案審辦又奏莊有恭監臨丙午鄉試於生監張穀孫等聯號一案未經具奏擅行捐贖請一併究審諭據尹繼善等奏稱莊有恭許松佖辦理朱聃贖罪外結實在情節及張穀孫等聯號罰贖等案非莊有恭到案質對不明請旨將莊

有恭革職押解來江等語莊有恭簡任封疆種種妄謬至於如此深負朕恩實出意想之外著照該督等所請莊有恭著革職拏問至案內應行質審之王者輔著革去知州職銜蘇州府知府趙酉通州知州王繼祖俱著解任交與該督撫一併嚴審究擬具奏是日駐蹕太平莊大營 己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遣官祭漢儒毛萇墓 兩

江總督尹繼善署江蘇巡撫愛必達奏朱晬贖罪一案莊有恭違例擅准悖謬荒唐固屬罪無可逭惟此項罰贖銀兩實係撥補通州泰興二州縣煮賑銀米並未私行動用亦無屬員代為彌補之事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愛必達等審訊莊有恭所辦朱晬贖罪外結一案殊有遷就完結之意試思為督撫者豈有八人死罪並不奏明擅自准贖之理乃其招內僅稱莊有恭悖謬荒唐所奏詞語竟似

牽合遮飾別有情弊而其實此項銀兩俱係撥補煮賑銀米並無私行動用等語如此則莊有恭所辦為是乎為非乎即如尹繼善此時罰人以三萬金贖罪其交官之項自必分毫不爽至別有加增自潤必又在正罰之外乃即以交官有著為開脫而外此有無別項置之不問此豈可朦混完結者乎且現據查出王者輔父子招搖請託贓跡種種尹繼善等果能深信莊有恭竟屬一座不染其事何以俱已准行乎王者輔雖自認撞騙然亦安知其非避重就輕乎至張穀孫等聯號罰贖一案現有莊有恭所發紅單及朱奎揚稟稿為據其情節顯然更不待問矣尹繼善若於案犯提到時自應將各犯有無賄囑夤緣之處詳加確訊而乃欲以悖謬荒唐一語希圖革率了事在尹繼善固其常技愛必達初抵江蘇何亦隨同附和至此耶俱著傳旨嚴行申飭看來此二案非該督撫所能審出實情

者著將朱昉王者輔及張穀孫等犯帶赴接駕處朕當另派大臣審訊耳此際中途伊二人仍當逐細研鞠務得實情速行奏聞尹繼善等如能將此中情弊迅為審辦明確尚可以贖前愆若復遷延觀望待他人審出實情伊二人何以自處可一併傳諭知之○是日駐蹕紅杏園行宮○庚戌諭朕奉

皇太后鑾輿載臨江浙經過直隸山東各州縣男婦年七十以上者俱著查明照從前恩詔

之例分別賞賚○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令傅魁領兵擒拏莽噶里克後留兵五百名駐劄吐魯番候大兵同行進剿今思擒拏莽噶里克之後其地即賞給額敏和卓管轄留兵在彼守候大兵尚需時日額敏和卓轉不無供應兵丁之費非所以示體卹著傳諭雅爾哈善等飭知額敏和卓如辦理莽噶里克事竣所留兵丁會同伊所屬回人力足以擒剿巴雅爾即令其同傅魁領兵辦理否則即將

內地兵丁全行撤回巴里坤不必在彼駐劄倘額敏和卓懇請留兵一二百名以為聲援亦從其便○是日駐蹕新莊大營○辛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

東嶽○遣官至曲阜祭

元聖周公

先師孔子○賜扈從王公大臣並直隸山東大小官員等食○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令

納木扎勒赴車臣汗部落辦理齊木齊格特人衆事宜此時應已前往齊木齊格特人等原係喀爾喀貝子顏楚布多爾濟屬人因伊不能約束妄生事端若不盡行剪除則地方何由寧靜著查出為首倡亂之人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餘亦無庸交該扎薩克管束即賞給喀爾喀內曾經効力之人為奴伊部落內似此為匪之人恐尚不少車臣汗嘛呢巴達喇年少無知不能管轄著交與德木楚克加

意查察。倘有似此者。即嚴加懲治。不得稍事姑息。又前曾令納木扎勒。俟辦理此事完竣後。即行回京。今已命成衮扎布為定邊將軍。馳赴巴里坤。其烏里雅蘇台一切事宜。需人佐理。納木扎勒不必回京。即協同郡王車布登扎布辦理事務。○是日。駐蹕德州行宮。○壬子。諭山東之濟寧。金鄉。魚臺。滕嶧等五州縣衛。上年偶被水災。已降旨於加恩賑卹之外。加賑兩個月。以資接濟。今翠華經臨。念閭閻春作方殷。麥秋有待。著再加賑一個月。該撫其董率屬員。實力查辦。以副朕軫恤災黎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據侍郎裘曰修奏。稱莽噶里克遣伊弟糾羅布伯克。以押送噶勒藏多爾濟宰桑布圖庫等為名。潛至哈密卡外。探聽信息。經副將祖雲龍擒獲。在衣縫中搜出書信。已撥兵解送肅州等語。糾羅布伯克既係莽噶里克之弟。又藏有書信。潛至卡偵探。其為奸細無疑。俟其到肅時。著黃廷桂

即遴選員弁。解送行在。聽候審訊。其書信一併密封進呈。再前經降旨。令將莽噶里克之婿阿舒爾瑪特等。解赴行在。此時當已起程。途次務須隔別防範。並嚴飭解員小心看守。毋致疎虞。○又諭。據唐喀祿奏稱。自納密爾沙扎海。至古爾班察爾。所設臺站兵丁七百餘名。因烏梁海等搶掠臺站。各兵奮勇力戰。內有陣亡兵三十名。受傷兵三十名。又力戰未出兵丁一百四十名等語。此次坐臺各兵。勇往禦賊。甚屬可嘉。所有陣亡應卹之人。俱著交部照例議奏。其力戰未出者。亦著加恩照陣亡之例。一體議卹。至受傷兵丁著照應賞銀兩加倍賞給。○和碩莊親王允祿奏。伊犁一帶。盡入版圖。奉旨測量推算。載入時憲書。查寧古塔。黑龍江。及東三省所屬伯都訥三姓。尼布楚等處節氣時刻。均未增載。請飭交何國宗等一併查明推算。候旨添入。從之。○以鑲紅旗滿洲副都統舒泰為青州副都

統二等侍衛伊柱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起革任兩淮鹽運使何燭。交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以同知用。○是日。駐蹕李劉莊大營。○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西路大兵。指日進剿。運送軍糧。利在迅速。其腳價銀兩。若照部議。每石給銀一錢五分。恐不敷運戶往回之費。所有甘省現在輓運軍糧。著照雍正九年例。每

京石每百里。河西給腳價銀二錢。河東給腳價銀一錢六分。以卹民力。俟軍務告竣。各屬遇有撥補糧石。仍照地方撥運之例辦理。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輸誠內附。具見惻忱。今聞溘逝。深堪憫惻。著唐喀祿齋銀三百兩。前往車凌部落。給與伯什阿噶什家屬。辦理喪事。並齋茶酒往奠。伯什阿噶什並無子嗣。著將伊兄子協理台吉達巴都噶爾。封授貝子。伊弟

達瓦濟特。封授公爵。俱授為扎薩克。其所屬人衆。即令此二人管轄。伊等屬人無多。或即歸入車凌等部落居住。或願移至內地。並著唐喀祿明白曉諭。聽從其便。奏聞辦理。○又諭據成衮扎布等奏稱。輝特部落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德濟特等。向巴蘭泰告稱。阿逆雖與伊等同族。惟是身受厚恩。斷不至墮其詭計。倘阿逆潛來煽惑。必奮勇力戰。擒獻治罪等語。觀此。則車布登多爾濟等。自無異志。

第恐其不免疑懼。著傳諭車布登扎布哈達哈等。止宜密為防範。不得稍露形迹。令其驚疑。前已降旨。令伊等仍住烏蘭固木地方。種地一年。再行遷移。伊等不勝感悅。適經唐喀祿奏請。將察達克等移至烏蘭固木地方。俟輝特人衆遷移後。即令察達克等居住此處。若照伊所奏。令察達克等同居一處。在察達克等。既須守候伊等遷移。方得安居。且現與輝特人衆同住一處。轉啟伊等疑惑。殊屬未

便已降旨停止。併傳諭車布登扎布。哈達哈等知之。○又諭。據成衮扎布等奏稱。叛賊青滾雜卜之子車蘇隆多爾濟齊旺扎布。交與素尼勒圖。色楞額等解赴京師等語。車蘇隆多爾濟齊旺扎布。皆逆賊之子。著傳諭大學士來保。俟其解到。即遵旨正法。○命內閣學士阿思哈。為叅贊大臣。協同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車布登扎布。辦理軍務。○以北路叅贊大臣塔勒瑪善。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

○是日。駐蹕魏家莊大營。○甲寅。諭。據陳宏謀奏。陝省送兵車馬夫役。有檢獲兵丁遺失衣物。立即報官交還之事。其急公好義。甚屬可嘉。著該督撫查明獎賞。以示鼓勵。至此次吉林。察哈爾官兵。經過直隸。河南。陝。甘等省。兼程遄進。一切車馬供頓。料理俱甚妥速。該督撫及承辦各官。均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貝勒羅布藏多爾濟。派領阿拉善兵丁。自備駝馬。前赴肅州。甚屬勇往可嘉。所有

應給俸餉各項。俱已照例賞給。著傳諭黃廷桂。酌量加賞緞疋茶葉。以示鼓勵。○是日。駐蹕崗山大營。○乙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接到朕停止圖倫楚等進兵之旨。即遣人追回圖倫楚等。殊屬拘泥。前因邁斯漢中路退回。則圖倫楚等領兵接應。甚合機宜。即降旨

仍照所奏辦理。今聞雅爾哈善等。已於上年十二月間。遣圖倫楚等起程。接到續奉諭旨。相隔半月。諒難追及。若圖倫楚等已經往迎。兆惠。固屬甚善。即使追回。若尚未至巴里坤。仍令其迅速前往。不必拘泥前旨辦理。○又諭。據雅爾哈善奏稱。莽噶里克將噶勒藏多爾濟所差使人布圖庫。拏解前來等語。噶勒藏多爾濟。既係寄信莽噶里克。恐雅爾哈善等不識其意。以致刑訊伊之使人。著寄信與



雅爾哈善曉諭使人布圖庫言大皇帝諭旨能識爾托忒字跡觀爾所寄書信知係爾台吉噶勒藏多爾濟遣使呈報哈薩克錫喇尼瑪等背叛莽噶里克反以為爾等背叛藉辭將爾解送至此以便偵探伊子白和卓信息恐大臣等不識字跡將爾屈訊爾但放心前來陞見到時經朕問明將曉諭爾台吉諭旨一併帶回如此曉諭後並將朕諭旨硃批與布圖庫閱看雅爾哈善等即選妥幹人員將布圖庫併解送之回人由河南速行解赴行營沿途加意照管勿致伊等疑懼是日駐蹕靈巖寺行宮丙辰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荆山橋河身淤淺白鍾山現在估計興工但奏內稱尚有水占泥濘不能涉足探量深淺今先將可以估計者丈估其水占之處一俟稍涸即行確估興工等語荆山橋一帶河身淤淺現在江南山東交

界州縣內尚有積水未消春麥既已不能補種若大田再誤所關於民生者更大此豈可以稍待者該督所奏估計興工未免有需時日著侍郎夢麟馳驛前往一面確勘情形速行奏聞一面即速興工即著何燭在彼承辦使積水早消一日則民間早受一日之益務期迅為疏濬以慰朕軫念民瘼至意又諭據喀爾吉善奏處州鎮總兵黃正元年力就衰諸事健忘一切操練事宜精神不能貫注

等語黃正元著休致所遺員缺著副將李國柱補授步軍統領衙門奏向來恭遇巡幸臣衙門兵役緝獲竊盜即送行在刑部辦理如有發遣由行在兵部交地方官惟二部俱無看守之人仍須原緝官兵隨營押帶查隨從兵役俱係酌量差派為數無多如獲數犯即不敷看守且恐因看守責重不肯勇往緝捕請於經過州縣日派佐雜一員衙役十名隨處交行在刑部豫備接收看守人犯於臣

衙門緝捕。甚有裨益。嗣後永著為例。報聞。○是日。駐蹕小新莊大營。○丁巳。諭此次南巡。經過直隸。山東。三省。所有辦差文武各官。住俸罰俸降級之案。著加恩准其開復。如無此等叅罰案件者。各加一級。○又諭此次南巡。所有直隸。山東。派出辦差兵丁。著加恩賞給兩月錢糧。○是日。駐蹕中水大營。○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並山東。

江南。大小官員等食。○是日。駐蹕泉林行宮。○己未。諭曰。吏部侍郎嵇璜。前以伊母老病。懇請回籍。今詢其母病。現已痊愈。著前往南河為副總河。協同白鍾山料理河務。伊父大學士嵇曾筠。久任河工。見聞所及。諳練非難。至伊母雖年近八旬。而常淮帶水。儘可輕舟迎養。固無異在家侍奉也。○又諭曰。白鍾山已補授江南河道總督。現又降旨用嵇璜為江南副總河。尹繼善不必兼管南河事務。○

諭軍機大臣等。前令阿桂赴科布多駐劄辦事。今據將軍成衮扎布奏稱。現在領兵前赴巴里坤。所有烏里雅蘇台軍營一切事宜。車布登扎布未能深悉。暫留阿桂。令其詳悉告知等語。科布多地方。已命哈達哈前往駐劄。阿桂著即留烏里雅蘇台辦事。○是日。駐蹕東京堡大營。○庚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前經降旨鄉試第二場。

止試以經文四篇。而會試則加試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賢書。將備明廷制作之選。聲韻對偶。自宜留心研究也。今思表文篇幅稍長。難以責之風簷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錯落。輒干貼例。未免仍費點檢。且時事謝賀。每科所擬不過數題。在淹雅之士。尚多出於夙構。而倩代強記以圖僥倖者。更無論矣。究非覈實拔真之道。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夫詩雖易學。

而難工。然宋之司馬光尚自謂不能四六。故有能賦詩而不能作表之人。斷無表文華贍可觀。而轉不能成五字試帖者。况篇什既簡。司試事者得從容校閱。其工拙尤為易見。其即以本年丁丑科會試為始。現在各省會試舉子。將已陸續抵京。該部即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等奏據署提督傅魁等呈稱。帶兵一千名。前至鹽池地方。遇莽噶里克三十三賊。盡行勦殺等語。莽噶里

克係負恩背叛。附和逆賊。戕害將軍和起之首惡。傅魁等帶兵圍住時。應將伊父子生擒解送。審明附逆背叛實情。以正國法。况領兵一千。圍住三十餘賊。生擒甚屬易易。並非賊人衆多。交戰之際。不能辨別賊首者。可比是傅魁之殺戮莽噶里克。非特怯懦悖繆。其中不無別情。著傳諭雅爾哈善。即將傅魁拏解來京審訊。拏解傅魁後。並將副將丑達解送來京。以便與傅魁質對。再前曾降旨俟辦理

莽噶里克後。即將吐魯番地方賞給額敏和卓管轄。今莽噶里克雖死。應尚有伊妻子及平日任用之人。即著額敏和卓前往搜查。向伊等究出莽噶里克率衆前來實在情形。並著額敏和卓。即揀選所獲馬匹。派委幹員前往探聽。副將軍兆惠信息。及厄魯特等情形。其遣人由何路前往。并現在彼處所得信息。即著申報。已里坤大臣轉奏。○又諭。據黃廷桂奏到。札商雅爾哈善進勦馬匹一摺。未免

彼此推諉。殊非為國任事之道。而黃廷桂之過為大。軍行非尋常可比。全資馬力。臆壯。經理大臣尤宜為兵丁等豫行籌畫。是以朕於舒赫德前往時。面降諭旨。令兵丁領馬後。途中酌量乘騎。餘馬仍須餵養。以惜馬力。誠恐伊等不知愛惜。臨期至於疲乏。今黃廷桂惟以支給兵丁。即了其責。雅爾哈善又恐早收致疲。試思此何等事。而可如此存心耶。此項馬匹。仍責成黃廷桂所派員弁兵丁。善為趕

餽抵巴里坤時。如送馬兵丁。不敷餽養。雅爾哈善即酌派已到兵丁。協同辦理。方為妥協。總俟大兵起程。交將軍等查驗分撥。其未起程以前。倘有疲瘦。皆黃廷桂之責。馬匹一項。朕諄復降旨。黃廷桂身任其事。即親往巴里坤料理。亦職分所宜。乃以札商卸責。將來進剿時。稍有貽誤。惟黃廷桂是問。黃廷桂雅爾哈善俱著傳旨申飭。行在戶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稱。臺澎遠隔重洋。各營兵餉。先於乾隆十八年。經臣喀爾吉善奏准。於每歲冬底。臺郡派文武各員。定限次年正月到省。將全年俸餉。由藩庫支領運厦。乘春風和緩之時。配船載赴臺澎。存貯備放。惟是兵餉內有搭放錢節。年由省海運至厦。與餉銀一併渡臺。往往愆期。以致陸運餉銀在厦守候。仍有遲至四五月間。冒險渡洋之事。今請將此項錢。按數豫撥一年。從容水運赴厦。暫寄厦防同知庫內。俟當年臺澎委員領餉。

到厦隨銀起運。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以輔國公如松為宗人府右宗人。授裕親王廣祿之女為郡君。塔翁牛特二等台吉車布登之子班珠爾為多羅額駙。予雲南雲南縣土縣丞楊國臣土主簿張慶裕封典如例。是日駐蹕楊家莊大營。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令額敏和卓遣人送回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並令五十六托倫泰同往。今莽噶里克已經辦理。路徑已通。著即遵照前旨遣往。其從前兆惠遣往之副都統阿敏道現在何處。著即曉諭霍集占等遣使送回。是日駐蹕橋頭大營。壬戌上詣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曰。大學士史貽直謝事歸田。協辦大學士尚書梁詩正請假終養。在籍均甚屬安靜。可嘉。茲值南巡。前來接駕。俱著加恩。照其品級在家食俸。侍郎錢陳羣從前在京供職勤慎。今養病林居。亦著加恩在

家食俸。以昭眷念舊臣之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彭家屏面奏上年豫省有被災處所。而圖勒炳阿則以為並不成災。是以命伊二人同往查勘。今詢之張師載。則奏稱他處或間有歉收。田畝惟夏邑被災獨重等語。張師載係老實人。自當不作誑語。看來皆屬圖勒炳阿之過。可傳諭圖勒炳阿。令其秉公確查。據實速奏。若復稍存迴護。置民瘼於不問。則大非朕委任封疆之意。恐圖勒炳阿亦不能

當此咎也。○又諭。聞福建提督李有任用所聲名。甚屬狼藉。查閱營汛。苛派兵丁。其巡查閩安協時。有得銀六百兩之事。其他處更不知凡幾。此皆因喀爾吉善在浙年餘。未能查察之故。著傳諭喀爾吉善詳細訪查。如果屬實。即當據實參奏。不得稍有徇隱。○又諭曰。雅爾哈善等。審訊噶勒藏多爾濟所遣宰桑布圖庫。供稱噶勒藏多爾濟同扎那噶爾布。哈薩克錫喇尼瑪等謀叛屬實。又稱兆惠帶

兵由招摩多前往阿爾台。為塔本集賽宰桑達什車凌中途邀截等語。噶勒藏多爾濟如果無背叛實情。自當分別辦理。然此等叵測之人。難保其終不生事。今既與扎那噶爾布等同叛。大兵前往。即將伊等盡行翦滅。自可永絕根株。至布圖庫所供兆惠之信。未必確實。果爾則塔本集賽人等。斷不容貸。亦應一體辦理。前已降旨令將布圖庫解送行在審訊實情。另降諭旨。著仍照前旨行。至雅爾哈

善奏稱布圖庫所供各鄂拓克人眾。俱不可深信等語。現在準噶爾當窮蹙之時。其所有烏合之眾。不過如是。布圖庫必不肯故為示弱。以誘我兵前進。雅爾哈善心存怯懦。所慮不免過當。再傳諭辦理莽噶里克一事。其中必有別情。已降旨將伊拏問。此次進兵。若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果在陣前立斃。則已如可生擒。則舒赫德等務將伊等擒解前來。不得即行正法。並傳

諭成衮扎布知之。是日駐蹕曹村大營。是月山西巡撫明德奏臣上年六月因沿邊驛馬不敷。奏明於省南及偏僻各路抽撥二百七十餘匹。並請照陝甘之例添雇民馬三百三十匹。即於通省驛站工料內每兩酌扣三分。以資芻秣。定以半年為限。今雖已滿限而差務尚多。應請仍照前例暫存此項馬匹。俟軍務告竣再行停扣。得旨是。○欽差吏部侍郎裘曰修奏嘉峪關外五衛共貯麥石二十餘萬。哈密貯各色糧石九萬有餘。聞巴里坤亦貯有二萬餘石。查兵丁裹帶口糧每人日需八合零。現在兵數五六千名。是六千石便敷裹帶。若先將哈密所貯裹帶則倉貯尚餘八萬餘石。今為寬裕儲備起見再將五衛貯麥酌撥十餘萬石添貯哈密。是較哈密舊貯之數又為倍之。由五衛撥糧止須本衛牛車輓運。夏間再將內地糧陸續輓至五衛補額。此時肅州以內之糧應暫緩運送。又安西

至哈密一路塘站米麵甚貴。五衛除撥哈密之糧尚多存剩。若量加運腳分散各站平糶每站不過二三百石價可立平安。西地方稍大亦止須一二千石為率。其價存備糶買官不費而兵民有益。臣當與督臣黃廷桂撫臣吳達善公商。如屬應行即聽其轉飭妥辦。得旨皆妥。又奏西陲地方極廣俱係回民不下數十部落。而厄魯特介乎其中。當策妄等強盛時各回民多受其陵奪。切齒日久。此次尅期進剿計厄魯特必四出竄逸。或闌入回地。聞額敏和卓為諸回部知名之人。今受恩甚重。若令曉諭招徠可皆為我用。請特頒勅旨。明告諸回部。以我兵所誅惟厄魯特。且為爾回部除害。爾回部有擒殺厄魯特者一體賞賚。莽噶里克係同厄魯特戕我大臣之人。是以用兵誅戮。與各回部無涉。即令額敏和卓詳譯勅旨。遍行曉諭。似於進剿有益。得旨大凡此等外夷我力勝則彼不招而自來。若

我力弱雖詳諭百般。彼之觀望自若。所言雖亦一策。徐徐度之可耳。○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肅關以外靖逆地方。現有牧駝九百九十餘隻。與在肅馬匹。臆力俱佳。俱驗明分起解往。其他趕解來肅之馬。隨到驗解。擬於三月望前可到巴里坤軍營。至解運之馬。全資臆力。臣於各提鎮協解肅馬。先委鎮道大員點驗。令解員將臆分當時填註。臣復逐細看明。將註單存案。並鈔送雅爾哈善等

照單照收。俾解員不得不小心經理。並即以臆力之分数。定解員之功過。復恐口外嚴寒。弁目不善飼飲。致馬減瘦。臣於安西以內。另派副遊都司等官。分地照料。安西外戈壁各站。運貯芻豆已多。惟恐水泉缺少。復分委効力遊守等官。在彼相度開挖。並令現署安提印務劉順。駐戈壁適中處所。不時查察得旨。覽此稍紓朕慮。仍須時刻稽察。若誤軍行。咎有所歸。○又奏。臣接陝撫陳宏謀札寄於奉

旨解驛千頭外。又添購一倍。幫補臺站。送至肅州應用。臣查自肅州抵哈密。以達巴里坤軍營。凡征兵所需車輛驢騾。俱豫備充足。無需陝省添助。其添購驛頭。已覆陳宏謀停止得旨。既不需。自應停買。為是。○又奏。臣前節次解往巴里坤壯馬三千匹。曾准雅爾哈善咨調八百。供傳魁帶赴魯克沁之用。臣以此項係備進剿官兵數內之馬。未敢曠缺。已如數設法補足。如雅爾哈善等再有所用。可

期不乏。且此時陝甘起送在途之馬。將來先解到者。以備五千官兵所用。儘可充裕。惟恐出口戈壁一帶。解馬踵至。前後擁擠。水泉不敷。臣又委員於安西橋灣站路之外。勘得大北路可以分行。但此路並無人烟。芻豆需車輓運。臣更設法雇備。統期三月望前。青草將發之時。俱到巴里坤軍營。得旨好。此足慰朕西望縈念矣。○陝西巡撫陳宏謀奏。察哈爾吉林兵入陝。原止按臺換馬。並不按臺住宿。

雖每起有五百名。車馬寬裕。隨到隨換。甚為迅速。若分二百五十名為一起。轉有不便。應毋庸更改。得旨甚好。○又奏。陝省各營摘缺馬匹。例應及時買補。加料秣養。現在督撫兩標及各提鎮協營。皆領價分購。惟連年軍需。各產馬處馬少價昂。額價不敷。兼以各項費用。營中俱無項可動。當據各營所請。借司庫銀四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於官兵俸餉馬乾內。按季扣還。報聞。○四川提督岳鍾璜奏。川省囑嚕棍匪。出沒無時。嘉陵江自陝發源。直達楚省。沿江設立塘汛。並未議給哨船。行舟經過。汛兵無從盤詰。請於朝天汛。保寧府。順慶府。蓬州。四處。各設哨船一。並號旗號等。責汛兵上下巡查。彼此兌換旗等。並於沿江各塘。製小塘船一。令塘兵不時巡查。報聞。○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粵西獠獠錯居。土司環繞。向來漢土各屬。於額設營汛外。又設土兵暨狼兵堡卒隘卒等項。每屬自百名至數百。

不等。給有軍田。輕其糧賦。平居則耕鑿巡防。有事則徵發調遣。近來土兵額少。田畝銷售。竊以兵額固不便虛懸。而軍田尤應嚴私賣。臣擬飭有土兵之漢土各屬。查照兵卒舊額。補足將現存田數坐落土名。清查造冊查照。各兵承耕田數。給予印照管業。如有事故。開收繳還。其應納錢糧。並另立軍田戶名。以免混淆。如各兵有貧乏不能守業者。田歸本族本地之狼獠。即令承田充兵。如民人有私典買者。授受俱如律治罪。並責各頭目於農隙實力操演。地方漢土各官。會同營弁。每歲訓練一次。如無營弁地方。即專責該土司自行訓練。該管道府歲底通報查覈。得旨。好。○署廣東巡撫周人驥奏。粵東省城官辦點錫鉛。錫向貯大南門外地方。止通判衙門撥役值宿。並無專人巡查。今查寶廣錢局。坐落城內。仍留無用空房。儘可改為存貯鉛錫之所。並即責管理錢局之廣通判兼管。又該倅衙門。



有額貯倉穀八萬二千餘石。厥座不敷存貯。請即以原貯鉛錫房屋。變價添建倉廩三座。報聞。

實錄卷五十一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癸亥朔春分朝

日於東郊遣理郡王弘曉行禮。諭朕稽古省方載臨江浙。將以勤求民隱廣沛恩膏。是以啓鑒之先。即經降旨。將該二省乾隆二十一年以前積欠。悉行蠲豁。而時當春令。東作方興。水陸經行。一切除道挽舟。雖皆按丁給直。然終未免有需民力。入疆伊始。軫念方殷。所有江南浙江經過各州縣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銀兩。俱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此內或有去秋被水歉收者。蠲免十分之五。該督撫等

其飭屬查明實力奉行。稱朕加惠黎元至意。又諭會試第二場表文。昨經降旨改試唐律。托揚風雅。本土人所當留意。且五言八韻。成篇尚不甚難。但念邊方北省。聲律未諧。驟押官韻。恐不能合有司程式。可諭主考及分校各官。今科各就省分酌量節取。不必繩以一律。至下科會試時。則三年之功。自宜研熟。不妨嚴其去取矣。又諭曰。左都御史梅穀成。自

皇祖時。以算學効力內廷。經朕擢用。洊歷正卿。今謝事家居。年近八十。著加恩照其品級。在家食俸。是日駐蹕龍泉莊大營。甲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朕奉

皇太后鑒典。載巡江浙。所至黎庶。愛戴情殷。夾道焚香。歡迎輦路。而鶴髮皤然。扶攜恐後。尤堪軫念。所有江浙二省男婦年七十以上者。

俱著加恩照從前恩詔例賞賚。以示優老。引年之意。又諭朕省方觀民。載臨江浙。行慶施惠。節屋均霑。其地方各官之承辦差務者。亦宜加以優敘。以昭盛典。所有江浙二省辦差文武員弁。任內罰俸住俸降級之案。俱著加恩准其開復。其無此等參罰者。均各加一級。又諭上年江南之淮徐海等屬被水偏災。除照例賑卹外。復經降旨分別被災輕重。加賑一二三月。以資接濟。今朕翠華南幸。體

訪民情。而災地貧黎。尤深軫念。著再加恩。將下江被災之清河桃源銅山蕭縣沛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徐州大河等十二州縣。衛及安東豐縣二縣。同上江被災之宿州靈璧虹縣長淮等四縣。無論極貧次貧。俱各加賑一個月。以普惠澤。該督撫等其督率屬員。妥協經理。慰朕懷保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是日駐蹕順河集大營。乙丑。賜扈從王公大臣並江南大小官員等食。諭朕翠華

南幸。載涖江淮。問俗省方。洪敷愷澤。而兩淮衆商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辦差務。踴躍急公。宜沛特恩。以示獎勵。伊等本身原有職銜。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賞給奉宸院卿銜。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頂帶一級。○又諭。兩淮辦差商衆。現已加恩優敘。更念該商等銷引辦課。歲額通完。而於地方公事。更樂輸恐後。即如前歲江省災務。在國家之撫卹。雖已數逾千萬。而淮揚煮賑。半出商捐。其桑梓任卹之誼。深可嘉予。著再加恩。自丁丑綱為始。綱鹽食鹽。每引加賞十觔。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以二年為限。庶民食既足。而商力亦紓。以示恤商愛民之意。○又諭。朕清蹕時巡。膏澤疊沛。所有江浙二省。派出辦差之綠營兵丁。俱著加恩賞給兩月錢糧。以昭恩賚。諭軍機大臣等。據唐喀祿等奏稱。輝特人衆。自遷至扎克賽地方。自相搶掠。甚不安靜。且本係阿逆親屬。將來不免滋事。請旨遷至呼倫貝爾齊

齊哈爾等處。設有事端。彼處密爾索倫。辦理甚易。等語。唐喀祿等所奏。甚是。輝特人等。原非善類。自應豫行辦理。但現在科布多駐兵無多。而伊等又無背叛實據。且與其遷至呼倫貝爾齊齊哈爾等處。又不如即行勦滅。永絕根株。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等。悉心查察。如有可疑形跡。即將伊等剿滅。倘尚安本分。應暫為安撫。惟宜加意防範。俟將來再行辦理。至唐喀祿所奏。巴勒濟得木齊懇請同色布騰遷往察哈爾居住等語。從前軍機大臣等議。將巴勒濟屬人歸入輝特部落。今在烏蘭固木種地。業經准行。今巴勒濟得木齊既願往察哈爾居住。俟其至烏里雅蘇台時。即照唐喀祿所請。賞給口糧。送至察哈爾地方安插。不必仍照前旨辦理。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據遣往杜爾伯特致祭之侍衛佛保報稱。中途遇瑪哈沁搶掠駝隻。現在勉力前進等語。佛保係從前遣往致祭伯什阿噶什

之妻。今伯什阿噶什亦已病故。佛保即可毋庸前往。乃遇賊搶掠。仍能奮勉行走。甚屬可嘉。著查明係何等侍衛。加恩陞用。不必再行前往。再伯什阿噶什病故時。朕加恩封伊弟姪貝子公爵。並授為扎薩克。令其屬人等歸入車凌部落安置。因其懇請向內遷移。復命唐喀祿詢問伊等情形。奏聞辦理。今伊等既自相搶掠。復敢刦奪奉使侍衛駝隻。則不惟不應加恩封爵。亦毋庸任其向內遷移。著傳諭瑚爾起等。俟帶兵到時。即將刦奪侍衛為首賊人。盡行勦殺。餘俱賞給喀爾喀等為奴。並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等。遣人前往曉諭伊同部落之貝子烏巴什等。告知此次發兵。特為擒治搶掠侍衛之人。至爾等尚屬安分。可仍照伊從前所請帶領屬人。即赴杜爾伯特汗車凌游牧同住。仍將伊等何時起程及情形如何。詳悉奏聞。○軍機大臣等奏。臣等將江南河工。會同尹繼善。高晉等公議。查毛城

鋪洩水入湖。黃流勢分。不能刷沙。是以河身漸高。臣尹繼善現已飭屬上緊堵閉。至三月桃汛水發。即可掃刷流通。若伏秋黃水盛漲。或恐與徐城有礙。彼時再行酌辦。臣高晉遵旨前赴徐州。會同白鍾山相度形勢。如有應行修築工程。即確估具奏。鳳潁等處尚多積水。應一併偕白鍾山籌辦。報聞。○戶部議覆四川總督開泰疏。稱名山縣茶引。不敷行銷。請增腹引三百張。自乾隆二十一年為始。照例權課。應如所請。從之。○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昞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翰林院侍讀學士謝溶生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山東學政。○以直隸泰寧鎮總兵王瑞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調山東登州鎮總兵馬化正為泰寧鎮總兵。以沂州協副將吳士勝為登州鎮總兵。○以散秩大臣福良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予故吏部尚書王安國祭葬如例。謚文肅。  
以故雲南鄧川州青索鼻土巡檢楊靈之子  
丕昌襲職。○是日。駐蹕仰化集大營。丙寅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  
善等奏稱。副將軍兆惠等。遣領催雲多克等  
報稱。於正月初五日至烏魯木齊。途中殺賊  
千餘人。其侍衛圖倫楚所領兵丁與兆惠相  
距止四五日。又圖倫楚遣人告稱。約二月初  
十日內即可同兆惠至巴里坤等語。覽奏甚  
為欣悅。前布圖庫供稱。兆惠由招摩多前往  
阿爾台。朕即知其言不足信。今果由西路前  
來。兆惠係駐劄伊犁等處辦事大臣。適遇厄  
魯特等背叛。奮勇勦賊。甚屬可嘉。兆惠著封  
為一等伯。世襲罔替。並將御用荷包玉韞鼻  
烟壺加恩賞賜三格。哈寧阿。永貴。莽阿納。俱  
著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亦著世襲罔替。兆惠  
所遣報信之雲多克。德楞徹。俱授為三等侍

衛。圖倫楚等所遣之副護軍校濟德。著授為  
護軍校。圖倫楚達禮善。此次亦屬奮勉。著賞  
給圖倫楚副都統職銜。授達禮善為頭等侍  
衛。奮勇官兵著查明交部議敘。並著照例賞  
賚。所有陣亡官兵著兆惠等查明交部議卹。  
至健銳營委署前鋒校納蘭圖。索倫委署章  
京。成果達什達。瓦屬人色勒。前往偵探擒勦  
賊人。亦屬勇往。著加恩賞給納蘭圖。成果。孔  
雀翎。色勒。授為三等侍衛。仍各賞銀五十兩。

此時兆惠等諒已抵巴里坤。軍營著會同將  
軍成衮扎布。叅贊大臣舒赫德等。悉心籌畫。  
或兩路進兵。或合為一路。務期同心協力。奮  
勇前往。至進兵時。索倫兵最為得力。除兆惠  
等帶回受傷兵丁。毋庸調遣。其餘兵丁仍酌  
量帶領前往。並著發往孔雀翎。藍翎各二十  
枝。交兆惠等分賞奮勇効力官兵。以示鼓勵。  
並著於哈寧阿。永貴。三格三人內酌派一人  
馳赴行在。備朕詢問。厄魯特人等反覆無常。

實為覆載所不容。至達什車凌。與哈薩克錫喇尼瑪等同謀叛逆。尤為罪不容逭。其屬人必應全行勦滅。不得更留餘孽。今大兵自巴里坤分路進剿。賊人等逃入烏梁海。亦未可定。若車布登扎布等傳諭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加意防範。如有厄魯特逃至彼處。即將首賊擒拏。送烏里雅蘇台將軍大臣辦理。餘衆悉行擒治。毋任脫逃。再據坐臺厄魯特孟克告稱。解到羊五百隻。遇一索倫官員搶去。在臺之察哈爾等。亦俱隨往。又千總車布登同臺站筆帖式。俱往噶勒藏多爾濟游牧。未回等語。索倫官員及隨往之察哈爾。究係何人。車布登等因何潛往噶勒藏多爾濟游牧。現在何處。俱著兆惠等查明具奏。又諭前加恩賞給達什車凌屬人口糧。令唐喀祿傳諭。今據唐喀祿奏稱。現赴車凌等游牧辦理事。其傳諭達什車凌事宜。派侍衛烏林泰前往等語。現在達什車凌同謀叛逆。烏林泰不

必遣往。著即行追回。此時達什車凌或親來領取口糧。或遣人前來。唐喀祿即行擒拏。解送來京治罪。是日駐蹕魯家莊大營。丁卯。

上祭

河神。奉

皇太后渡河。至天妃閣。閱木龍。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陳世倌行禮。諭從前

恩詔內。令將各省年久民欠錢糧。查明豁免。而積欠漕項。該部未經查奏。今朕巡行所至。清問閭閻。其在江北一帶。則俱由積歉停緩。江南各屬。又悉皆積年尾欠。升合畸零。若仍按年帶徵。於貧黎生計。愈滋拮据。其將江南省乾隆十年以前。積欠漕項銀米。以及地漕耗羨。俱著加恩一體豁免。以慰朕軫卹民瘼至意。又諭朕清蹕時巡。勤求民隱。而兩淮甯戶僻處海濱。生計勞苦。尤堪軫卹。所有乾

隆十七十八十九等年。停緩帶徵。竈欠未完。折價銀三萬八千餘兩。著加恩一體豁免。以普惠澤。○又諭曰。原任大學士內大臣高斌。前任河道總督時。頗著勞績。即如毛城舖。所以分洩黃流。高斌設立徐州水誌。至七尺方開。後人不用其法。遂至黃弱沙淤。隱貽河患。其於黃河兩岸。汕刷支河。每歲冬季。必督率廳汛實力填築。近年司工疎忽。因有孫家集奪溜之事。○三滾壩洩洪湖盛漲。高斌堅持堵閉。是以數年之間。下游州縣。屢獲豐收。其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至於癸酉。張家馬路及運河二閘之決。則又其果於自信。抑且年邁志滿之失。朕不得不治其罪。而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輔。而較齊蘇勒。嵇曾筠。朕以為有過之無不及也。茲者翠華南幸。追溯前勞。特沛恩綸。用孚公論。可與靳輔。齊蘇勒。嵇曾筠。一併祠祀。以昭國家念舊酬功之典。且亦使後之司河務者。知

所激勸也。該部其遵諭行。○又諭曰。禮部侍郎沈德潛。致仕歸田。年踰八十。實為蓬瀛人瑞。今來接駕。著加恩給與禮部尚書銜。以示優念老臣之意。○是日。御舟駐蹕直隸。○戊辰。祭

大社

大稷。遣顯親王衍潢。恭代行禮。○諭。昨以內大臣高斌。前在南河懋著勞績。特頒恩諭。令與靳輔。齊蘇勒。嵇曾筠。一同祠祀。更念有明一代治河之臣。最著者。惟陳瑄。潘季馴。二人。而季馴之功。實優於瑄。運道民生。至今攸賴。今清江之湄。瑄有專祠。季馴獨不列祀典。朕甚憫焉。其以潘季馴與陳瑄並祀。有司春秋致祭。用昭崇德報功之典。○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咨雅爾哈善文內。有厄魯特等反覆無常。應盡行勦滅之語。兆惠目擊彼處情形。所籌甚是。從前朕已向舒赫德面降諭旨。伊二人見將軍成衮扎布時。悉心籌畫。務宜妥協辦

理。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於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復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即如鄂勒哲依吞圖布庫圖齊等。此際雖未敢妄動。而當兆惠被圍時。並未見前來策應。此次進兵。務將伊等解送來京。或姑免其死。給與効力之處。已屬格外施恩。倘稍有可疑。亦一併擒拏治罪。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遵照辦理。倘兆惠所見。或有不同之處。亦即與成衮扎布等一面議定。一面奏聞。伊等務即奮勇前進。迅奏膚功。以副委任。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旨將南河河務一事。與尹繼善嵇璜等公議。現在毛城鋪業經奉旨堵閉。將來黃水直赴下游。河身自可漸就疏刷。但徐州南北兩岸。當上游之首衝。北岸孫家集。現已築有草壩。其汕刷支河。務須查勘填築。而南岸隄工。更宜加幫捍禦。至洪湖五

壩內。其智信二壩。曾奉旨非盛漲不得遽開。但承受過水。僅高郵之車邏等三壩。未免來多去少。應於昭關地方。復設滾壩。滾壩下開一支河。更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其規制。便與高堰五壩相應。再歸江諸河。業於上年開挑。而范公隄諸閘。下入海河道。應否設立閘座。候旨遵行。得旨著嵇璜明日就去。定邊將軍成衮扎布。奏前臣等奏派公齊旺辦理科布多臺站事務。今齊旺病篤。不能任事。其公爵請將伊子達什承襲。查扎薩克圖汗部落台吉諾爾布游牧。與科布多相近。請派諾爾布駐科布多。管理臺站事務。從之。是日御舟駐蹕平橋。已巳。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遣官祭

關帝廟。是日御舟駐蹕石壩堡。庚午。遣官祭昭忠祠。諭朕敬承

祖德。問俗觀風。嘉惠黎元。培植士類。今者乘春



布令載蒞東南。濟濟青衿來迎道左。因念三吳兩浙民多俊秀。加以百年教澤。比戶書聲。應試之人日多。而入學則有定額。甚有皓首而困於童子試者。其無遺珠之惜耶。宜循舊典。再沛渥恩。其將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本年歲試文章。照乾隆十六年例。府學及州縣大學。增取五名。中學增取四名。小學增取三名。各該學政其慎加甄錄。稱朕樂育人才之至意焉。又諭江浙二省獄滋繁。陳臬之司

素稱劇任。茲朕巡省所至。覃布恩膏。黎庶均霑。閭閻愷樂。而有罪之人。囹圄桎梏。實由自取。亦何恤焉。但念獄一成而不變。其中奸民之犯法者固多。而無知誤陷之人亦所時有。況未抵於重辟。尚可望其自新。用播德音。以待寬大。所有江蘇安徽浙江等屬軍流以下人犯。俱著加恩。各予減等發落。從此案牘一清。在問刑各官。當益勵精勤。期於明慎。而凡爾百姓更宜各安本業。勉為良民。勿謂曠典

可以倖邀而輕干國憲也。諭軍機大臣等

據成衮扎布等奏郭莽呼圖克圖之沙畢納爾等四百餘人請送至阿拉善交羅布藏多爾濟管轄等語。此等人本非誠心歸順。特因窮困無聊。暫行依附。日久必復滋生事端。即如伊等在伊犁時。曾將司員栢琨等留養。迨阿逆遣人至彼。復將栢琨等送赴阿逆。伊等既經歸誠。即不應順從阿逆。乃反覆無常。一至於此。自應豫籌安插。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等。即將伊等大喇嘛解送來京。應令其何處居住。再行定奪。其沙畢納爾等俱著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管轄。留心約束。毋得任其滋事。是日御舟駐蹕崇家灣。辛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

金龍四大王廟

河瀆

淮瀆之神。並故河道總督靳輔齊蘇勒大學

士嵇曾筠等祠 遣官祭

江漬之神並吳季札祠宋臣宗澤祠故大學士張玉書尚書趙申喬巡撫潘思榘等祠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奏查夏邑縣低窪各村莊因上年七月內雨水過多致有積水旋經疏濬消涸高粱收有九分惟穀豆減收二三四分不等八九月間糧價並未昂貴嗣緣夏邑東連江省之蕭碭北近山東之曹單等縣均有偏災赴夏糴糧者多致夏邑市價稍增無力之戶未免拮据彭家屏因有此奏查收成七分從無賑緩之例惟當此新陳不接之時自應查明接濟當即飭屬開倉平糴並分別酌量借給至商邱永城虞城三縣界聯夏邑其拮据情形相仿亦一體借糴兼行得旨汝終不免有文過之意是不知民瘼今後須改過再如此則不恕矣餘有旨諭豫省之夏邑商邱永城虞城四縣與蕭碭曹單災地犬牙相入豈獨無災此中州之民淳樸風厚

不敢言災是以賑卹未及並用嘉憫著該撫即速勘明積水地畝給賑一月其有應行平糴及量借籽種口糧之處一併率屬實心妥協辦理毋令抱痛向隅以副朕惠鮮彰善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圖勒炳阿覆奏查勘夏邑等處上年被災一摺終不免有文過之見夏邑既與江省之蕭碭東省之曹單接壤彼此皆歉夏邑等處寧得獨豐特以中州民風淳樸故去冬圖勒炳阿在彼督辦工料並未有呼籲告災之事耳然豈可因其未告而竟不加體察耶彭家屏初有此奏朕尚恐其出於多事或好名市惠鄉井既而張師載所奏畧同伊素樸實知非無因今觀圖勒炳阿之始終文飾益可見矣地方鄉宦挾私妄奏此風自不可長而封疆大吏玩視民瘼尤所當懲朕於圖勒炳阿臨行時面諭至為明晰乃尚復存心迴護著傳旨嚴行申飭其被災各州縣已降旨加賑并令糴借兼行該撫其率屬

妥速辦理。此次暫為寬恕。若再不經心。必當重治其罪。○又諭前命成林三寶往鄂莊有恭並令查其行裝原恐其有營私作弊之事。所有字蹟等項。自當加意詳查。至於現存貲財。如果及鉅萬。自有可疑。固當封禁候訊。若不過數千金。及二三千金。則伊歷任封疆。養廉餘剩。亦所應有。此案咎祇在莊有恭一人。與家屬人等無涉。伊母靈柩。仍令其家人護送回籍。不必過於嚴刻。概行封禁。致滋驚擾。可傳諭成林三寶知之。○是日。駐蹕天寧寺行宮。翼日如之。壬申。

皇后千秋令節。停止行禮筵宴。諭前因顧春乘船頭暈。未能赴外洋巡察。曾經降旨詢問。顧春尚巧辯遮飾。並未據實陳奏。嗣據尹繼善將顧春行抵吳淞江地方。即行回返。並未親赴外洋等情。揭奏。顧春知不能隱匿。始奏稱伊以患病未赴外洋。顧春如此取巧。甚屬無恥。著革去副都統。在叅領上行走。所遺鑲

黃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官保補授。吏部等部議奏。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上年三月內。經戶部奏定。俱准出旗為民。其在京文武各員。停其陞轉旗缺。如屆應陞應調。應作何改調漢缺之處。交吏兵二部定議。其外任文職。綠營等官。本非在京旗缺。應即令出旗為民。現在捐納候選人員。並閑散繙譯二項。進士舉人生員等。亦准其為民。至如何考試錄用之處。交吏禮兵等部辦理等

因查此項另記檔案人員。乾隆十六年清查時。凡現任文武各官。曾蒙恩旨。但停陞轉免其革退。今應仍遵前旨。行如有特著勞績賢能出眾之員。在內之文職。許該堂官保題漢缺。武職。許都統步軍統領保題。在外之文武各官。許該督撫將軍保題。均候旨辦理。其現任文武。係旗缺者。出缺後。不便再補。係候補漢缺者。但准補用。補後。停其陞轉。其一應舉貢生監。應照乾隆六年題准之例。如原係另

戶抱養民人為子者准歸入民籍應試如本  
係家奴開戶另記檔案者其本身止准頂帶  
終身不得再行考試此項人等既經出旗為  
民其子孫應各照該籍民人例一體辦理從  
之吏部議覆安徽巡撫高晉奏稱定例越  
獄重犯四個月限滿始行查叅疎防有獄官  
例止革職留任遇有庸劣因循重犯遠颺接  
任更難弋獲請嗣後除軍流越獄仍照例扣  
限查叅如斬絞重犯越獄即時查叅疎縱職  
名不必仍依定限應如所請至請將該管州  
縣離任協緝之處誠恐緝捕重責專諉接任  
處分甚輕未必實心實力於事無益應毋庸  
議從之巡視南城吏科給事中塘古泰等  
叅奏吏目盛朝臣濫差縱役因拘休致御史  
叢洞家人張三而誤拘叢洞請照溺職革任  
得旨唐古泰等叅奏吏目盛朝臣革職一摺  
殊屬太過吏目有地方之責互毆喊稟職所  
當問其舍張三而誤拘休致御史叢洞則差役

混拏之咎該吏目固不及知既經問明即行  
送回此不過僉差不慎之處分耳何至遽請  
革職在塘古泰等因叢洞亦係原任御史誤  
被屈辱遂將吏目叅革以為同官吐氣甚屬  
不合此案盛朝臣不必革職著交部按例察  
議具奏塘古泰陳作梅並著交部察議 癸  
酉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 刑部奏此次巡幸江浙現在軍流以下  
人犯蒙恩各予減等惟是情罪輕重有分辨  
理應稍為區別如應發遣黑龍江寧古塔及  
內遣雲貴川廣者自應一體援減此外情罪  
較重者俱不准減等至已發遣軍流計程限  
尚未到配准其會赦減等至江浙之人在別  
省犯案遞回原籍追贓僉配者計其犯事在  
恩旨以前亦應推廣皇仁准減等發落其外  
省犯事遞發江浙軍流均不在減等之列報  
聞是日駐蹕高旻寺行宮翼日如之 甲

戊。賜扈從王公大臣並江南大小官員等食。

○乙亥。

上祭

江神。奉

皇太后渡江。○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金山寺行宮。

丙子。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沿途進獻詩賦書畫人

實錄卷三

五

員。進一冊者賞緞一疋。進二冊者賞緞二疋。

其進萬壽生生圖之羅學旦。及進蘇詩補註

之查開。各賞緞四疋。又諭曰。莊有恭於朱

冊一案。擅入擅出。現又有張穀孫等罰銀之

事。種種荒謬。顯有別情。是以革職拏問。並命

成林。三寶。前往查其往來字跡。此旨於正月

十七日發閣。成林等亦即於是日起程。乃尹

繼善一得拏問之旨。即限行六百里。令沿途

知府將莊有恭看守。在成林等之奉差。尹繼

善即或不知。而巡撫大員。豈沿途知府所當

看守若云奉旨拏問。當專委託恩多。託庸。杜

官德中一人。前往嚴加搜查字跡。防範串供。

即愛必達亦何不可往者。是名為看守。從嚴

而實密露風聲。使得豫為之計耳。尹繼善乃

敢於朕前試此等伎倆。豈能行耶。尹繼善愛

必達俱著交部嚴察議奏。是日。御舟駐蹕

方濟橋。丁丑。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諭朕奉

實錄卷三

六

皇太后鑾輿。再臨江浙。巡省所至。惠澤頻頒。而

優老引年。加恩尤渥。其江寧京口。杭州。乍浦

等駐防旗人。男婦年七十以上者。亦著照從

前恩詔例。一體賞賚。以昭慶典。○又諭。現在

隨同護軍營當差。杭州。協領。著賞緞四疋。防

禦以上等官。各賞緞三疋。驍騎校兵丁人等

俱著賞給一月半錢糧。沿途坐臺。江寧京口。

杭州。乍浦。協領。參領。著各賞緞三疋。防禦以

上等官。各賞緞二疋。驍騎校兵丁人等。著賞

給一月錢糧。戶部議准。前署陝西巡撫盧焯疏稱。咸寧縣更名項下水碾碾房。因乾隆二十年秋雨連綿。被水衝坍。歲輸額課。應請豁免。從之。陝西巡撫陳宏謀奏。前撫臣盧焯奏請定邊等七州縣。准外省商賈投捐本色。以實倉儲。查定邊靖邊榆林懷遠府谷神木葭州七州縣。近接鄂爾多斯一片沙磧地。鮮可耕。所種穀糜。非早即霜。且延綏鎮兵駐劄榆林東西兩協。遇災需賑。是沿邊州縣積貯。不但有裨民食。兼濟軍糈。連年軍行往來。加以二十年秋禾被災。口外亦復歉收。疊蒙恩借給蠲緩。動用既多。懸欠不少。現在七州縣額貯大半懸缺。榆林駐兵重地。存穀止六千餘石。欲採買於本地。則出穀無幾。欲藉捐監。則本境報捐甚少。惟山陝民人每年出口租種蒙古地畝。秋收穫糧最多。請照盧焯所奏。許外省商賈於七州縣報捐。其穀買自口外種地之人。於本地民食無礙。而邊儲可以

有備。且思沿邊積貯多多益善。並請於每處定額之外。再各捐穀五萬石。粟糜米麥豆兼收。捐足即停。其捐穀分為額外儲蓄之糧。另款存貯。遇賑則作正開銷。遇糴則價解司庫。又盧焯請減定靖二縣捐穀。與榆林等縣畫一。查從前原定穀數。係按各府糧價題定。七州縣糧價亦隨時長落。應請照舊報捐。無庸議減。倘二縣報捐者少。俟榆林等縣捐停。統歸定靖二縣報捐。亦可先後捐足。得旨著照所請行。頒給福建臺灣北路副將傳勅。從總督喀爾吉善請也。是日御舟駐蹕葉家村。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二

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二

天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戊寅清明節遣官

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三

十

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以京口副都統伊齡阿杭州副都統五十七對調。是日御舟駐蹕迎龍橋。已卯遣官祭周泰伯祠先賢言子祠。宋臣范仲淹祠韓世忠祠並故巡撫湯斌張伯行總河陳鵬年祠。諭上江所屬之宿靈虹三州縣及長淮一衛去秋被水災黎其成

災在六分以上者業已多方撫卹復兩經降旨加賑自可不致失所惟被災五分地畝定例既不成災不在給賑之內而其中有積水未消不能種麥之處及已種春麥正月內又為毛城鋪減洩黃水淹浸者雖可播種大田而時距秋成尚遠貧民生計不無拮据清問所及軫念殊深著加恩於例借一月口糧之外再加借一月口糧以資力作該督撫其董率屬員查明速辦。又諭武備院披甲人拉

住毆船戶盧四身死一案按律應擬絞監候但朕巡幸江浙清問閭閻行慶施惠而隨從兵役乃至逞兇毆斃人命不得以尋常關毆比拉住著改為立絞令隨從兵役人等知所炯戒。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該督撫等身任地方每日隨行豈竟一無所聞而皆置之不問經步軍統領衙門查明具奏朕始知之封疆大吏所司何事人命至重朕清蹕所至尚爾如此則平時之玩忽從事更不可問矣朕已面加申飭仍著罰銀二百兩給盧四之兄盧好生收領其武備院該管之大臣官員旺扎勒在御前行走不能親身約束著免其議處餘著交部察議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唐喀祿奏稱據杜爾伯特台吉布圖庫班珠爾等呈稱伊等與車凌相離年久無庸歸併同住請送至察哈爾安插等語布圖庫等既不便與車凌同居自應另尋安插第察哈爾地亦無多若將此等戶口俱



行送往。恐於伊等生計無益。著在呼倫貝爾及通肯呼裕爾等處。令布圖庫等居住。即傳諭車布登扎布等酌量辦理。呼倫貝爾等處。係黑龍江將軍所轄。並著傳諭將軍綽勒多知之。是日。御舟駐蹕北望亭。庚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

御書先賢周子祠扁曰光霽祠。賜扈從王公大臣。並江南大小官員等食。諭軍機大臣等。每年正二月間。並不聞雷而欽天監已有頭雷占驗之奏。今王大臣等報雨摺內稱。二月初七日雷雨交作。此即頭雷也。該監何以反未奏報。可傳諭王大臣。即傳欽天監堂官詢問覆奏。○又諭曰。黃廷桂等奏稱。接雅爾哈善咨文。知噶勒藏多爾濟叛跡已著。前舒赫德自京帶往噶勒藏多爾濟宰桑固穆扎

布等四人。現留肅州。請旨辦理等語。伊等尚未識朕令固穆扎布等前去之意。前舒赫德起程時。朕令將固穆扎布等帶往。特因衆厄魯特等雖潛謀不軌。而噶勒藏多爾濟尚無叛形。是以令將伊屬人遣回游牧。伊果無異心。自必率衆歸誠。彼時酌量情形。原可從容辦理。此時雖有雅爾哈善之咨。而噶勒藏多爾濟實在情形。究未深悉。著仍將固穆扎布等。令黃廷桂送交舒赫德帶往。如舒赫德等

已接有擒拏噶勒藏多爾濟之信。即將固穆扎布等停止。前往毋庸拘泥。此旨辦理。○緩山東魚臺濟寧金鄉滕嶧五州縣衛。乾隆二十一年分水災。應徵漕項銀米。是日駐蹕蘇州府行宮。○辛巳。駐蹕靈巖山行宮。至癸未。皆如之。壬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大兵前往哈薩克。阿逆尚未速遁。而賊人等屢次

說言擒獻我兵遷延不進遂致首惡脫逃朕面詢自軍營回來侍衛等皆眾口一詞則達勒當阿等為賊所愚可為前鑑厄魯特等生性狡詐此次大兵前進畏懼兵威必將逞其故智希冀緩我之師如果擒賊自効率眾歸誠必其人親至軍營叩轅籲請若並未見其人而但遣人來往其為緩兵之計無疑著傳諭成衮扎布等帶兵前進時應將此等詭稱擒獻賊人先行斬戮慎勿輕信賊言致墮奸

計 癸未

上幸宋臣范仲淹高義園 遣官祭

禹陵

南鎮之神浙江

海神 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河東河道總

督張師載會奏淮徐河湖疏築事宜一黃河一應長灘逼溜坐灣之處必須挑切順勢其大灘非挑切奏效者或抽引渠或挑引河務使導溜歸中再河身既墊兩岸隄工更形卑

薄亟須加幫高寬堅實一北岸無隄洩水之處有梁家馬路迤下徐家莊等處間段支河數十餘道至黃村匯聚深至丈餘寬或四五十丈又黃家莊郭家堂朱家莊間段亦有溝槽並花莊一帶寬至八九百丈漫坡矮灘挑汎已屆亟宜及早堵築寬厚土壩至盛漲出槽之水聽其平漫平消不使衝成溝槽致有奔溜之患再孫家集壩工後餞單薄必得加築寬厚土餞並於河身內添建土壩二三道一微山昭陽諸湖遠承豫東二省之積潦近受黃河北岸之漲漫駱馬湖北受東省蒙陰沂州諸山之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間居六塘河之上游今該處湖隄在在殘缺亦應修築堅厚以上三條乃淮徐切要亟辦之工但查目下興工甚多承修各官並雇募人夫甚眾各工未便一時並舉再四籌畫其黃河南岸應加隄工北岸應堵支河迫不及待急宜備築至下游駱馬湖隄工俟上游工少就緒

即接續僭辦得旨朕觀駱馬湖隄工亦非可緩待之事過宿遷時貧民甚多以工代賑亦不慮無人應募也今又令嵇璜高晉前往汝等悉心共酌分任和衷辦理以紓朕懷勉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張師載所奏淮徐湖河疏築事宜一摺其所稱河身淤淺之處切灘挑渠并增築隄工及堵築北岸支河以防衝刷奪溜二條實為此時第一要工自應急為籌辦而駱馬湖居六塘河之上游受水

既多湖隄殘缺必應修築堅厚方足以資捍禦以朕視之亦非可緩待之事也若謂工程派委乏員不獨安徽州縣佐貳可以檄調即河南山東二省佐貳官亦何不可酌調者而宿遷一帶貧民甚多朕車駕經臨得之目睹則以工代賑在工程既不致稽延於窮黎更屬有益亦何無人應募之足慮耶荆山橋挑濬工程現有侍郎夢麟在彼督辦頃據張師載奏稱人夫雲集竣工自易其淮徐湖河各

工白鍾山嵇璜身任總河自當悉心商辦現又令高晉前往會同辦理張師載雖赴濟寧但運河現無可辦之事自當仍來荆山橋駱馬湖等處伊等當同體朕軫念民生至意公同酌議每最要處分一人獨任其事同時並舉而分之中又宜和衷共濟聯為一體不可稍存自了之意當使各處祇如一處而諸人祇如一人方見伊等實心出力不負朕之倚任也已於摺內批諭可再詳悉傳諭知之

甲中

上請

皇太后行宮侍膳 諭淮徐湖河各工億萬民生攸繫朕宵旰憂勤時殷軫念頃者翠華南邁再莅江南於清黃交匯處及高堰石工雖已親臨閱視而徐川一郡地處上游南北兩岸相距甚迫遠承陝豫諸水一遇盛漲時有潰決之患是以特命白鍾山張師載嵇璜高晉前往確勘形勢安速籌辦俾城垣民舍永

獲安全。今據白鍾山等奏於河身淤淺之處切灘挑濬。並增築隄工及堵築北岸支河。為南北分籌之議。夫河工一事。自石林口之漫溢。張家馬路。孫家集之衝奪。黃流勢弱。不能刷沙直趨。致河底沙停。大溜側注。其受病已非一日。為今之計。舍此亦別無良法。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關尤鉅。一切應濬應築。奏牘批答。自不如親臨相度。得以隨處指示也。擬於回鑾渡淮後。由順河集前往徐州。即由徐州取道至山東之曲阜。展謁孔林。用申仰止之忱。

皇太后鑾輿。仍由順河集先至泰安府之靈巖山駐蹕。所有自宿遷至徐州及山東一帶營尖道路。俱務從簡約。但取足供行走頓宿而已。不必過求齊備。以副朕廑念民瘼。親閱河工之本意。○又諭。前據喀爾吉善奏。處州總兵黃正元。言語遲鈍。步履艱難。諸事健忘。不能勝任。是以降旨令其休致。其遺缺以李國

柱補授。今黃正元前來接駕。雖年逾六旬。而精力未甚衰頹。詢係去冬偶患時症。近已痊愈。黃正元久歷戎行。尚屬諳練。著仍留處州總兵之任。李國柱仍回副將原任。○戶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會奏外洋紅毛等國番船。向俱收泊廣東。近年收泊定海。運貨寧波。請將粵海浙海兩關稅則更定章程。嗣後除照例科徵之比例規例二項。彼此均無增減。無從議外。至正稅一項。如向來由浙赴粵之貨。今就浙置買稅餉腳費俱輕。而外洋進口之貨。分發蘇杭亦易。獲利加多。請將浙海關徵收外洋正稅。照粵海關則例酌議加徵。其中有貨物產自粵東。原無規避韶贛等關稅課者。概不議加。又粵海關估價一項。係按貨物估計徵收。如貨本一兩。徵銀四分九釐。但浙省貨值。有與粵省原例不符者。應照時值增估更定。其價同貨物。仍循其舊。至船隻樑頭之丈尺。及貨物進口

出口之擔頭。悉照粵海關稅則不准減免。得旨。依議。此摺內所稱若不更定章程。必致私扣暗加。課額有虧。與商無補等語。尚未深悉。更定稅額本意。向來洋船俱由廣東收口。經粵海關稽察徵稅。其浙省之寧波。不過偶然一至。近年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船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於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係。是以更定章程。視粵稍重。則洋商無所利而

不來以示限制。意並不在增稅也。將此明白曉諭該督撫知之。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稱。口北道屬之多倫諾爾。孤懸獨石口外。向設理事同知一員。其他為外藩四達之區。兼有山場地泊。均須防範。雖每年於獨石協撥千總一員。帶兵四十名分防。究非同知專轄。且按年輪換人地不習。請於多倫諾爾設都司一。千把外委各一。並應設外汛二處。酌於距獨石口適中之閃電河一道泉各

駐外委一。其應設員弁兵丁。請裁文安營都司。並外委一。馬守兵一百六十三名。移駐多倫諾爾。即改文安營為文安汛。歸霸州營遊擊轄。移宣鎮永寧路所屬周四溝外委一。馬守兵八十名。移駐改周四溝。守備為把總。帶兵三十名防汛。其每年原撥獨石協弁兵。即作為多倫諾爾額設。改隸都司。常川駐守。均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蘇州府行宮。翼日如之。乙酉。

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遣官祭唐臣陸贄祠。吳越王錢鏐祠。宋臣岳飛墓。明臣于謙墓。故尚書徐潮墓。諭江蘇徐州府屬之銅沛。邳豐蕭。碭睢等七州縣。上秋偶被偏災。業經蠲賑。並施並將新舊漕糧。概行停緩。第朕念該處俱係積歉之區。民鮮蓋藏。將來青黃不接之時。正須設法調劑。所有七州縣熟田。應徵漕米二萬四百餘石。著即截留本地。照例糶

借庶於民食更為充裕該部即遵諭行又諭禮部代會試士子謝恩本內據舉子龔起等呈詞有稽千佛之名經及載賡雲漢之詩等句夫千佛名經乃唐人下第者欣羨之詞語甚鄙俚在制科鉅典自當誦習聖賢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豈得漫為撫拾至雲漢之詩則與周宣憫雨詩相混龔起等草茅之士未諳體制尚無足責而禮部堂官據詞入奏何以不加檢點蓋以為此等呈謝章奏朕或未必留心披閱豈知朕日理萬幾安肯以事屬尋常遂不寓目耶陳世倌何國宗等即未能詳檢金德瑛久侍內廷何乃亦疎忽若此俱著傳旨申飭此本發還改撰進呈○又諭上年逆賊阿睦爾撒納及阿布賚之得以脫身逃竄西北兩路領兵大臣彼此互相歸咎其時達勒當阿等帶領西路官兵追捕阿睦爾撒納前後相距不過里許而乃為人所紿以致遠遁北路哈達哈等則既探知阿布賚

所在故意遲回不即掩獲迨已逸去始勒兵追躡其後夫軍務機宜間不容髮竟皆交臂失之其奚所歸咎前因一時妄用乏人且事在萬里之外難以懸定必須查詢明確方可定其處分今詢之陸續自軍營來者則眾口一辭前後吻合是達勒當阿哈達哈及同時叅贊諸臣均無所辭其責矣此等誤事之人若不明示譴責仍令安然保其爵位將來何以用人達勒當阿哈達哈本身公爵及哈達哈之領侍衛內大臣俱著革退吏部尚書員缺著傅森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納木扎勒補授即兼管鑲紅旗滿洲都統阿里衮著降補戶部侍郎兼管鑲藍旗滿洲副都統所遺戶部尚書員缺著兆惠補授即兼管鑲白旗漢軍都統兆惠此次調度有方甚屬勤勞並著授為領侍衛內大臣以示鼓勵其傅森之兵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補授仍兼管鑲黃旗漢軍都統納木扎勒之戶部侍郎員缺著

雅爾哈善調補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哈達哈降補即兼管鑲藍旗漢軍副都統達勒當阿之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雅爾哈善兼管其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達勒當阿降補至兩路叅贊大臣哈寧阿現隨兆惠自伊犁回至軍營亦屬勤勞著免其議處扎拉豐阿鄂實富德唐喀祿俱著交部察議朕於諸臣功過賞罰予奪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惟視人之効力何如耳並將此通行傳諭知之

又諭前因副將軍兆惠領兵殺賊全師而出遣人調取援兵於雅爾哈善奏到時已降恩旨今覽兆惠等所奏其沿途與賊交戰甚為勞苦兆惠等所領並非進剿之兵且馬匹無多官兵等竟能同心奮勇所遇賊人盡行殲滅振旅而回實堪嘉予兆惠著加恩封為一等伯世襲罔替三格哈寧阿永貴莽阿納俱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亦著世襲罔替侍衛齊努渾奮勉勇往加恩授為頭等侍衛賞給

額爾克巴圖魯名號加賞銀一百兩兆惠等獎給花翎之領隊署營總伊靈阿三達保俱著授為二等侍衛再前此兆惠報到署護軍校納蘭圖署防尉成果與厄魯特色勒同在前行剿滅厄魯特三戶人口所剩男婦俱行獲解等因經朕加恩納蘭圖成果俱賞給花翎色勒授為三等侍衛各賞銀五十兩今兆惠等既奏稱成果納蘭圖厄魯特達爾漢達什車凌等常在畧地行走等語成果納蘭圖

厄魯特達爾漢達什車凌俱著授為三等侍衛仍著兆惠等將此次奮勉行走暨陣亡受傷人等查明造冊送部照例分別議敘賞卹兆惠先遣報信之德楞徹雲多克著授為三等侍衛圖倫楚等所遣同雲多克前往之副護軍校濟德著授為護軍校圖倫楚達禮善亦甚屬奮勉圖倫楚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達禮善授為頭等侍衛圖倫楚所領官兵內曾經打仗出力者亦著兆惠查明一同報

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頃據兆惠等奏。請兩路進兵。擒勒賊衆。所奏甚合機宜。此時成衮扎布應已到巴里坤。即著成衮扎布會同兆惠。分路帶兵前進。務期同心協力。迅奏膚功。從前曾降諭旨。令將回部事宜。從容籌辦。今看此情形。大兵一進。即可勦滅賊衆。厄魯特等既皆翦除。則回部自可招服。並著成衮扎布等妥協籌辦。再昨經舒赫德等奏。請將噶勒藏多爾濟。率衆固穆扎布。暫留肅州。朕以噶勒藏多爾濟。叛跡未著。諭令仍行帶往。今觀兆惠所奏。噶勒藏多爾濟。竟敢首為叛逆。固穆扎布。著即留肅監禁。候旨再行辦理。吞圖布圖。布慎等。此次雖未同謀叛逆。然不可仍留彼處。曾降旨令解送來京。倘稍有可疑。亦即正法。以絕根株。毋貽後患。前派鄂實為兆惠參贊大臣。額勒登額領隊行走。今兆惠隊內原有哈寧阿。永貴。三格。同辦事務。除派一員遵旨來京。尚有二人。足資助理。鄂實

仍著同成衮扎布辦事。富德著同額勒登額。在兆惠隊內領隊行走。軍營現在辦事人員甚多。莽阿納著即行回京。○軍機大臣等奏。此次扈從之大臣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太監及各項人等。俱請照十六年之例賞給。宗室公如松等四人。照現在職任賞給。將軍新柱。上次特恩賞給。此次亦請照舊存住。王家營者如之簡親王。額駙德勒克。公扎拉豐阿。應如何賞給。候旨遵行。得旨。簡親王著賞銀三百兩。德勒克扎拉豐阿。著賞銀二百兩。餘依議。又奏。吉林將軍印信內。漢書船廠二字。應改為吉林。並書清字。交禮部鑄給。報聞。

○丙戌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閱兵。○是日御舟駐蹕嘉

興府後教場。○丁亥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閱兵。○是日御舟駐蹕石



門鎮。戊子。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兵部議覆哈達哈所奏軍前行走官員一摺。甚屬含糊。如一人而曾數次出力。自當分案定議。不得因其前已得有議敘。而後此遂俱置之不論。或以同係一案。既已邀恩於前。不必重複再議。亦當將其重複之處聲明奏內所議。殊未明晰。著詢問該堂官。令其明白查奏。○又諭曰。刑部堂官奏常朝誤

班之郎中碑福等一摺。逢五朝期。每月不過三次。乃部院官員多視為具文。託故不到。而此次刑部滿司員內竟至無一人到班。明係因朕巡省江浙。遂至諸事怠惰耳。伊等既不參扈從。間居在京。於典制所關。仍復偷安。貽誤甚屬不合。碑福等著交部嚴察議奏。刑部堂官不能率屬。亦著交部察議。看來不到者。不止刑部司官為然。其各部院官員。曾否到班。及有無註明事故之處。著在京總理王太

臣逐一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著寄信

與成衮扎布等。觀準噶爾現在情形。大兵兩路前進。即可殲滅。然不豫為籌畫。恐其聞風遠颺。追擒反分兵力。即如鄂勒哲依吞圖布等。雖未與賊同叛。亦並未協助。兆惠此即應行辦理之處。然或未協機宜。必致畏而遠竄。莫若豫先設法。誘之使來。俟將極惡賊匪。剿辦淨盡後。再將此等人眾解送來京。若形迹稍有可疑。即行勦辦。其餘老弱酌量分散。如

平定本寺書

臣

此可妥速完結。若姑息為懷。仍留彼處。大兵徹後。未必不復行背叛。用特降旨指示。其如何辦理。得省兵力之處。成衮扎布等皆係目擊情形。公同商酌。惟期濟事。議定梗概。一面奏聞。一面即進兵辦理。○戶部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疏。稱永清縣永定河北岸。改移下口。占用民糧地七十三頃九十二畝。零請按數除糧。應如所請。從之。○禮部議覆江蘇學政李因培奏。稱阜寧縣本由山陽鹽城二縣

分出即由山陽鹽城二縣各撥文生六武生四為阜寧學額其廩增生員並於山陽撥六鹽城撥四從前並未查明住址以致所撥之生土著無幾其子弟輾轉援引冒籍混考今請將阜學諸生逐一清查其居山陽鹽城者令各歸本籍山陽鹽城文優人眾恐因此取進較難請將阜寧進額改還山陽鹽城文生各二武生各一並還山陽廩增二查阜邑現在土著廩生實止二名其改歸所遺之缺應

於歲考後照案頂補增生一體辦理照舊四年一貢應如所請如此後阜邑文風漸盛仍許學臣題復舊額從之○值年旗奏民典旗地租銀內有絕嗣及無力收贖者曾充公產為貧苦兵丁賞項由各旗派員赴各州縣收取嗣經副都統廣成奏准改為修理營房之用其銀仍由各旗派員取自各州縣轉交戶部似屬紛繁請嗣後將此項地租銀不必由旗派員收取但由部行文該督飭交州縣解

部由部行旗註檔俟敷修費臣等奏請動用得旨允行○蠲山西汾陽介休二縣乾隆二十一年分水災額賦一千八百八十兩有奇並緩蠲餘銀如例是日御舟駐蹕塘棲已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並浙江大小官員等食遣官祭賢良祠○諭今日朕至杭州省城其接駕之綠營兵丁有奏蕭管細樂者夫身隸行伍當以騎射勇力為重戍樓鼓角不過用肅軍容即古者鐃歌鼓吹之詞亦以鳴其得勝之氣耳若吹竹彈絲技近優伶豈挽強引重之夫所宜相效此等綠營陋習各省均所不免可傳諭各該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標營嗣後營伍中但許用鉦鼓銅角其蕭管細樂概行禁止○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淮徐湖河工程關係億萬生靈是以降旨於回鑾時親往閱視其一切道路營

尖已令愛必達前往辦理所有辦差之員應自蘇州帶往沿河辦工之員斷不可復令辦差庶得專一在工迅速集事倘致顧此失彼於河工稍有遲誤殊非朕軫念河防之意至於米糧草豆不必多為儲待將來隨

皇太后鑾輿行走各官兵仍由原路至靈巖此外各部院衙門亦俱令由原路先至曲阜等候即應隨往徐州侍衛官兵緊要差使之入亦僅令足供本職現在酌定數目另行寄知

該撫不必過為張羅也至毛城鋪離徐城不遠亦當就近閱看道路營尖亦令畧為除備一併傳諭愛必達知之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奏高寶諸湖上承洪澤湖並天長六合之水匯歸運河由運河諸壩分注江海向來臨湖西岸有出水港口二三十座導水入運由港口東趨以資宣洩若俟秋汛漲開放則五壩齊超高寶諸湖勢難容納無怪興鹽高寶窪下之處不能容受即地勢少高之所

亦難免淹漫臣前任南河曾奏明於桃汛時視湖河水勢情形如河水足資濟運即先將西岸瀉高寶湖水之港口豫為酌量開放俾湖水日逐宣洩其勢自減而湖面騰出以待洪湖盛漲五壩減下之水亦可容納湖河之水循序匯歸江海不但下河地方不淹且藉此循序下注之水可以插秧種稻可否仍照前例開放得旨允行是日駐蹕杭州府行宮

庚寅

上閱兵諭朕昨至浙江省城禮部未奏請遣祭已故大學士徐本詢其故則以未入賢良祠例不致祭為對徐本歷事

兩朝宣力多年勤慎懋著即如前者過常州時已故之巡撫潘思榘禮部尚猶奏請徐本視潘思榘為何如耶朕巡幸所經郡縣名臣舊輔皆即致祭乃國家念舊酬功之典該部自當慎重辦理何得膠柱鼓瑟乃爾徐本著入本省賢良祠並著該部奏請遣官致祭又

諭曰外省駐防將軍及綠營之提鎮出行則皆乘輿夫將軍提鎮有總統官兵之責若養尊處優自圖安逸亦何以表率營伍而作其勇敢之氣況旗人幼習騎射即綠營中亦必以其弓馬優嫺始歷加陞用乃一至大僚轉至狃於便安忘其故步此豈國家簡擢之意耶京師都統副都統既皆乘馬而滿洲侍郎則無論年逾六旬亦俱不得乘輿即朕巡省所至尚每日乘馬而行乃外省武職獨相沿陋習此甚非宜嗣後將軍提鎮槩不許乘輿其編設轎夫并著裁革如有仍行乘坐者照違制例治罪可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許松估趙酉俱著革職拏問派成林三寶傳森布將伊二人與莊有恭一併隔別解往山東會同巡撫鶴年收禁候訊○諭軍機大臣等朕於回鑾渡黃後前往徐州閱視河工所有營尖道路已有旨令其不必過求齊備至前次山東直隸因回鑾已值初夏天氣炎熱搭

蓋天棚此次尚可聽其搭蓋至於江南境內尚在春和斷不可一律仿效其餘一切豫備俱宜從簡看來該督撫等所辦未免較前加增即如沿河水營辦事草亭乃前此所無如此踵事增華所動何項徒滋藉口其現有者俱著拆去可一併傳諭知之○是日駐蹕聖因寺行宮至三月丙申皆如之○辛卯工部議覆護理江西巡撫王興吾疏稱豐城縣熊坊墻仙壇埽二處石隄底椿朽壞隄根坐陷估請興修應如所請從之○予故喀爾喀扎薩克頭等台吉額默根子達什車凌旺舒克子達瑪琳扎布各襲職○蠲江蘇續報被水益重之清河桃源銅山沛縣蕭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大河徐州等十二州縣衛漕項銀一十四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米麥豆四萬三千六百石有奇其蠲餘勘不成災並被災較輕之安東碭山豐縣災田漕項銀米分別緩徵有差○豁山東齊東禹城惠

民。青城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滋陽。曲阜。滕縣。魚臺。濟寧。費縣。沂水。臨清。臨淄。博興。高苑。樂安。壽光。安邱。平度。昌邑。高密。即墨。等屬。卽年無力完納民商借穀。一十四萬二千九百三十八石七斗有奇。籽種。麥本。口糧。等銀二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緩金鄉。魚臺。二縣。乾隆二十一年分。續勘被水成災。漕糧。並加賑貧民有差。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蠡縣民李奉公妻張氏。是月。

湖北巡撫盧焯奏。湖北通省儲穀九十二萬餘石。上年碾動三十九萬六千餘石。已於離省稍遠處。飭買補一十九萬三千餘石。近省各屬市價畧昂。尚有未買穀二十萬三千餘石。查上年川省歉收。川米罕至。湖南米糧。轉販運川省。楚北糧石。止可供本地民食。未便收買。請將未買穀石。俟麥收後。照市價買麥抵穀。如不足數。再俟秋成。買穀儲倉得旨。如所議行。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甘

省自涇而肅。道路綿遠。臺站較多。所用人夫牲畜。按日發價在途。有牽領之值。在臺有守候之資。民情踴躍爭先。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二月初六日止。征兵加站。遄行。卽次到肅。今已先後全數出關。時屆春融。所雇牲畜車輛。俟尾起官兵一過。卽徹令歸農。得旨。欣慰覽之。○黃廷桂會同甘肅巡撫吳達善奏。表曰。修奏明請將五衛貯麥。酌撥十萬餘石。添貯哈密。又因安西至哈密一路塘站米麪。

甚貴。請分五衛麥運往出糶。等因。臣等查哈密現貯各色糧九萬餘石。惟白麪頗少。若概以麥石運送。該處民戶稀少。辦磨維艱。查沙州一衛貯糧較他衛獨多。距哈密又近。應請先於沙州衛倉撥小麥一萬石。磨麪運交哈密。卽分五衛豆草回空之車。赴沙分運。再哈密一路塘站。俱係戈壁。並無居民。汛兵塘夫亦少。官兵由肅裹帶口糧。甚裕。惟解馬兵夫暨車戶人等。需用買食。應卽撥安西衛倉麥。

磨麴減糶市價稍平即停報聞。又奏肅州上年收成稍歉兼以採辦軍糈供支過往食用糧價日昂查肅州貯麥尚多當即酌動小麥二萬石分廠平糶按時估酌中定價再口外赤靖安柳四衛麥值亦昂當動赤靖柳倉貯小麥三千石安西小麥五千石減價分糶價平即停得旨覽奏俱悉。四川總督開泰提督岳鍾璜奏川省口內口外土司番蠻素皆崇奉達賚喇嘛今聞其於本年二月身故將來赴藏熬茶者必多恐其間良頑不一現諭沿途臺汛各官加意查察約束毋令在途滋事得旨固屬先事豫防然不可因此而致番子等疑懼生事莫若視之如無事為美

實錄卷五三四

五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三

實錄卷五三四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三月壬辰朔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故大學士徐本墓○諭江浙二省積欠地丁銀兩前已有旨豁免而浙省所免獨少足見黎庶素屬急公今巡省蒞止因命悉查各項則尚有十八十九二十等年各屬未完緩徵及蠲剩漕項銀十八萬九千餘兩二十年分杭嘉湖紹四府屬縣場未完借欠籽本銀三萬七千八百餘兩十八二十年分各衛所未完屯餉銀六千四百

餘兩并海寧縣未完沙地公租銀二千餘兩著加恩槩行豁免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實力奉行無令胥役里長侵蝕中飽副朕曲體惠鮮之至意又諭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浙江巡撫楊廷璋西湖之水海寧一帶田畝藉以灌溉今聞沿湖多有占墾若將墾熟之田挖廢歸湖小民未免失業如任其占墾將來日漸壅塞海邑田畝有涸竭之虞於水利民田均有未便除已經開墾成熟者免其清出外嗣後不許再行侵占尋奏西湖舊址三十餘里雍正二年清查時僅存二十二里四分有奇至今三十餘年小民復漸占墾現委員將湖址逐段勘丈凡現存湖面及淤淺沙灘俱丈量標誌繪圖存案侵占依律懲治至現在小民裁荷蓄魚之蕩止許用竹箔圍隔以通水道禁其私築土埂仍責地方官於每歲水落時按圖勘丈具結申報其現已墾熟田畝雖蒙恩免其清出但究係私占官湖俟丈

出占壘確數。如果無礙水源。當另請旨酌量徵輸。歸入西湖歲修項下。為挑濬之用。得旨是。○癸巳祭

先蠶之神。遣妃恭代。

皇后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將軍成袞扎布奏。請留阿桂於烏里雅蘇台。協同車布登扎布辦事等語。經朕允行。今聞阿桂仍在科布多。想尚未奉此旨。科布多既有哈達哈。唐喀祿。阿桂即赴烏里雅蘇台。協助車布登扎

布。科布登地方。著舒明前往。同哈達哈。唐喀祿辦事。即諭車布登扎布等遵行。又諭據唐喀祿等奏。巴蘭泰於二月初九日病故等語。巴蘭泰乃照料輝特人等之人。今輝特人等在烏蘭固木地方種地。照料甚屬緊要。著派蘇章阿駐劄。蘇章阿所照料之達什達瓦屬人。著派富森駐劄。但富森性急。往往與人不和。今因乏人。令伊照料。如妄滋事端。決不寬貸。即諭署理將軍車布登扎布等。留心約

束並諭富森知之。○甲午。

上至觀潮樓閱水師。諭前據刑部堂官叅奏。郎中碑福等二十九人。朝期誤班。已降旨交部嚴察議奏。今給事中祿謙等。又查出雲騎尉佛藥洛等二十五員。均上朝來遲。未曾到班。明係因朕巡幸江浙。遂至相率偷安。該管大臣所司何事。一任其怠玩至此。至在京總理王大臣。有整飭稽查之責。何亦置若罔聞。著傳旨申飭。並令明白回奏。其佛藥洛及該

管大臣。俱照前旨。交部分別議處。○乙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將傅魁殺死莽噶里克之處。詢問丑達等。及隨去兵丁。僉稱莽噶里克帶領二十一人。遇見我兵。告稱不堪厄魯特騷擾。復欲探伊子白和卓信息。是以投內地前來。乃傅魁並不詳問。伊所告言語。即喚眾將莽噶里克殺死等語。此事雅爾哈善等初次具奏。尚有慶幸之



詞即黃廷桂亦並不以為非也。朕據奏到。即謂傅魁辦事錯謬。降旨令將傅魁拏解審訊。必有別故。今據丑達等及隨去兵丁所言。則傅魁之罪。實所難逭。除俟解到時詳究定罪外。雅爾哈善從前並未參奏。及奉旨查問。始將實情究出。其因循草率。甚屬非是。雅爾哈善著交部察議。○定邊將軍成衮扎布奏。臣與舒赫德已於二月二十日。先後至巴里坤。其阿拉善。察哈爾兵丁共一千五百名亦已

到齊。吉林兵一千名已過安西。兆惠亦於月內可到。當即公議進兵。報聞。○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臣節次解送出口馬二萬七千五百餘匹。計於三月十五日內。可全抵巴里坤。餘馬二千餘匹。飭布政使武忱等。隨時補解。以足三萬之數。又解靖逆牧放駝九百九十餘隻。晉省駝四千二百餘隻。續到者仍隨時解往。臣即於二月二十四日起程。前赴巴里坤。報聞。調廣東提督胡貴為福建

水師提督。江南提督陳鳴夏為廣東提督。以浙江衢州鎮總兵黃仕簡為江南提督。調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李國柱為浙江衢州鎮總兵。○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稱領兵至穆壘河源。巴雅爾等游牧早經遷移。隨派兵至阿克塔斯烏蘭烏蘇庫舍圖等處搜捕。並無蹤跡。是以回至巴里坤。整齊兵力。再行進剿等語。前曾降旨。令成衮扎布。兆惠等分兵往剿。現在巴雅爾等紛紛逃避。想係

聞圖倫楚等領兵追擊。畏懼潛逃。但圖倫楚擊賊之期甚近。賊眾必不能遠颺。若乘其不備。即將巴雅爾等追擒。甚屬易事。倘必俟大兵齊赴。方行進剿。則為日稍遲。恐賊眾又復遠竄。著傳諭成衮扎布等。即揀選現在巴里坤兵丁。迅速追捕。仍遵前旨辦理。不得更留餘孽。再觀巴雅爾畏懼逃竄。則其技已窮。即扎哈沁。噶勒雜特等。亦必互相驚竄。其勢斷不能驟合。大兵一入。自可迅奏膚功。成衮扎

布等務宜奮勇辦理 丁酉

上奉

皇太后自杭州迴鑾 諭軍機大臣等額敏和卓奏稱噶勒藏多爾濟等已於二月初五日遷往伊犁等語噶勒藏多爾濟若在原游牧地方則衆厄魯特等自必各據其地負隅自固今乃棄其游牧逃往伊犁明係勢窮力竭自可不日成擒且伊犁地方達瓦齊及阿睦爾撒納尚不能據守噶勒藏多爾濟又安能託足惟在官兵等奮勇前進乘其不備速行勦滅方合機宜再上年擒拏阿逆時因未派兵堵截逃竄之路以致逆賊潛逃著傳諭成衮扎布等此次兩路進兵務於聞勒奇等險要地方豫行派兵防守至噶勒藏多爾濟雖往伊犁其額林哈畢爾噶等處或仍留其屬人大兵過後潛來侵犯亦未可定並著成衮扎布委派幹員搜捕倘遇伊等存留賊人即派兵數百名交領隊大臣富德等奮力勦滅

命禮部左侍郎徐以烜為會試知貢舉刑部尚書劉統勲為正考官禮部左侍郎介福右侍郎金德瑛為副考官 是日御舟駐蹕石門鎮 戊戌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 諭曰在京總理王大臣覆奏詢問欽天監頭雷占驗一摺二月初六日既經聞雷業於次日具題自應據實覆奏乃以頭雷以後再遇雷鳴即不復奏為詞朕所問者未奏頭雷也既奏頭雷又何須再奏且此事後經批本處查出因雨濕未得呈覽故朕以為未奏而致問耳即應據實覆奏何致委曲宛轉若此耶無論此本到行在時未經呈覽即使呈覽朕日理萬幾一時遺忘再問亦事之所有若如此有意周旋轉屬弄巧且人孰無過朕所言必皆是耶何國宗等著交部察議在京總理王大臣亦著飭行 是日御舟駐蹕嘉興府後教場 己亥

先農之神。遣誠親王允祕行禮。○吏部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疏稱宣化府屬之蔚縣與蔚州共處一城計該州縣幅員祇一百四十里丁賦非多事務亦不甚繁請裁蔚縣歸併蔚州管轄蔚州原為疲難中缺今改為繁疲難要缺在外調補其蔚縣常平倉穀移增蔚州一萬石餘糶價解司縣學改編鄉學額定生童廩貢均如其舊應如所請從之。○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奏二月

二十三日副將軍兆惠帶兵抵巴里坤即會同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籌辦進兵報聞

以護軍叅領永泰為雲南普洱鎮總兵予故湖北巡撫張若震半葬如例是日駐蹕

靈巖山行宮 庚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羅源浩前以卓異引見觀其才具尚望其可以造就且籍隸湖南該省之現居朝列者甚少故特加拔擢用為

京堂以備將來簡任今省方浙中召見奏對似非遠到之器而詞意之間亦未免有以外任為樂而不願內陞者此其局量甚小殊不足副朕培植之意可仍以道員用浙江鹽驛道傅璽現經叅革其員缺著張惟寅調補所遺之雲南糧道員缺即著羅源浩補授速赴新任又諭浙省進獻詩賦考取一等之童鳳三陳文組顧震錢受穀著照乾隆十六年之例俱特賜舉人授為內閣中書學習行走

與考補人員一體補用其二等之沈初等十二名著各賞緞二疋諭軍機大臣等據理藩院奏稱喀喇沁王喇特納錫第報稱伊旗之昭濟魯克地方現經八溝同知添設官兵建立衙署據直隸總督稱係乾隆十八年奏准添設又該同知並未告知扎薩克王子將蒙古之鄂爾追圖差拏處死又民人盜種蒙古地畝既經審明又不交回地主具領各等語口外扎薩克地方設兵巡防一切宜循舊

制不必更張移駐。致於蒙古游牧有礙。即經奏明。部議添設。亦應確按情形。俾於蒙古相安。方為妥協。無庸膠柱鼓瑟。至同知之差。拏蒙古人。並不告知。扎薩克王子。及民人盜種地畝。不給原主領回之處。看來皆屬實事。非該王子所能捏飾也。已派勒爾森會同方觀承前往查辦。可傳諭方觀承。務須秉公據實。逐一會同確查。不可稍存迴護之意。計此案查明時。朕已迴鑾。即迎至途次具奏可也。

是日駐蹕蘇州府行宮。翼日如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毛城舖離徐州不遠。就近親往觀看。已降旨令愛必達前往豫備。昨尹繼善面奏。一切船隻馬匹。猝辦殊多踴躍。復面諭停止。著再傳諭愛必達。其自徐州至毛城舖一帶營火道路。並船隻馬匹。悉心斟酌。若可以措辦。即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如實有難辦之處。亦即據實覆奏。○又諭曰。成家扎布奏達什車凌哈薩克錫喇等。聞俱遷往額

爾齊斯等語。額爾齊斯地方。現係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在彼游牧。今達什車凌等見大兵深入。紛紛逃竄前往。亦未可定。著傳諭唐喀祿。伊赴車凌等游牧時。即傳旨曉諭。令伊等各帶兵丁。將逃往之厄魯特等。悉行剿滅。其戶口牲畜等。即賞給伊等屬人。惟務將賊首解送來京。以正國法。毋任免脫。○予故一等公訥爾布妻一品夫人卽佳氏。致祭如例。○

壬寅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軍機大臣等。據成家扎布等奏稱。現已議定兩路進兵。俟馬匹解到。即行起程。又達什車凌等聞已遷往額爾齊斯等語。昨已傳諭唐喀祿。曉諭車凌等。派兵擒拏。惟是伊等所奏。特云賊衆遷往。其如何擒拏。及從何得信之處。並未聲明。著傳諭成家扎布等。悉心籌議。或止須伊等分路進剿。或尚須派北路兵丁協力擒拏。如用北路兵丁。約計派兵

若干。即敷策應。著即妥議奏聞。並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等。豫行籌辦。倘需用時。即可應時調遣。從前成滾扎布等。曾有採買馬匹之奏。今已採買若干。及現有兵丁若干。詳悉奏聞。候朕酌量降旨。○又諭曰。車布登扎布奏據公品級齊旺多爾濟呈稱。現在患病。不能効力擒賊。其所進馬五百匹。請免給價值等語。觀其情詞懇切。殊屬可嘉。著加恩賞齊旺多爾濟貝子品級。以示鼓勵。○是日。御舟駐蹕北望亭。○癸卯。諭曰。顧棟高前以保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今朕巡省江南。前來接駕。念其年登耄耄。經術湛深。著加恩賜以國子監祭酒銜。用示獎勵實學之意。○又諭曰。秦壽然著加恩賞給翰林院編修職銜。秦芝田著賞復知縣原銜。秦東田。秦莘田。俱著賞緞二疋。○又諭。適據伍彌泰等奏稱。噶隆與衆堪布共議。迪穆呼圖克圖。熟習經卷。達賚喇嘛在日。曾分外優待。藏內亦皆敬服。請將

迪穆呼圖克圖掌辦喇嘛事務等語。前此伍彌泰等奏到達賚喇嘛圓寂。朕念衛藏地方緊要。曾於摺內批諭。遣章嘉呼圖克圖前往。此特因衛藏不可無為首辦事之人。原係撫恤伊等之意。今噶隆與衆堪布等。既同推迪穆呼圖克圖為首辦事。即毋庸遣章嘉呼圖克圖前往。但伊等接奉朕前批諭旨。或已向噶隆衆堪布等宣告。均未可定。今發去諭旨二道。若前批發之旨。已向噶隆等告知。即將停止。章嘉呼圖克圖。另准迪穆呼圖克圖為首之旨。向噶隆等宣諭。若前旨尚未向衆告知。即毋庸言及。祇照伊等所請。著迪穆呼圖克圖為首。伍彌泰等接奉此旨後。將用何旨宣諭之處。務須據實奏聞。○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將軍成衮扎布。副將軍兆惠。參贊大臣舒赫德等。分路進兵。伊等承辦事務。雖俱有專責。仍宜彼此互商。斟酌辦理。其兩路大兵會合後。成衮扎布即應統領諸大臣。公同商

辦方於公事有濟。即哨探隊內大臣等領兵前往與大兵相離較遠。其一應事宜。自當責令專辦。至會合一處。仍宜各按品級。統以將軍。事權始歸畫一。倘領兵大臣稍分彼此。或互相推諉。殊非仰體朕委任之意。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富德等。當以前次將軍大臣為戒。務宜和衷共濟。迅奏膚功。朕實有厚望焉。○是日。御舟駐蹕迎龍橋。甲辰。禮部議准。福建巡撫鍾音奏稱。閩縣

天后廟宇。因地處海濱。年久坍塌。請項修理。從之。○是日。御舟駐蹕方濟橋。○乙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永興叅奏。遍查尚都達布遜諾爾兩處騾馬。自乾隆十七年以來。倒斃六千四百匹有餘。署總管班第等。止將虧短馬匹。通融撥換。以給查驗。並未填補足數。請將署總管班第等。交部分別議處。所短馬匹。請賞限二年。著落伊等陸續賠補等語。

此項騾馬。原取孳生。若有倒斃。達松阿理宜隨時查出具奏。今據永興查出。自十七年以來。倒斃如許之多。則明係前任副都統達松阿平時疎懈。因循。不以公事為重。所致。此項應賠馬六千四百餘匹之內。著落達松阿賠補一千匹。其餘應賠之馬。著照永興所奏。賞限二年。著落班第等陸續賠補。其隱匿未經呈報之署總管班第薩木坦。委翼長恭。伊特根額琳沁。該牧長牧副等。俱著交部分別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唐喀祿等奏稱。喀爾哈地方。現有扎哈沁。特楞古特。奇爾吉斯。烏爾罕濟蘭。及輝特存留人眾。約計萬人。此等均非善類。日久不免滋事。請將扎哈沁人等。今在卡內居住。特楞古特。奇爾吉斯。烏爾罕濟蘭人等。賞給東三省官兵為奴。其上年輝特部落遷移時。存留七百餘人。詢問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等。如不願歸併同居。亦照例分賞為奴等語。唐喀祿等所奏。甚是。但不應

將輝特存留人衆更向車布登多爾濟等詢問方行分賞。現在輝特人等形跡可疑其應行辦理之處已降旨令伊等悉心查察。此時車布登多爾濟、普爾普等如稍有可疑應即先行勦滅。並將其所留人等一併酌辦。若未辦伊等而先辦其所留人衆恐伊等轉藉為口實。再扎哈沁人等此時並無別情。暫令遷至卡內居住。事屬可行。至特楞古特、奇爾吉、斯烏爾罕、濟蘭人等著即照古爾班和卓屬人之例一體賞給索倫官兵為奴其應如何遣往之處會同車布登扎布酌量辦理。又諭從前自軍營回京大臣奏據扎勒杭阿告稱哈達哈於勦滅古爾班和卓時收獲賊人珍珠等物朕以其言無據飭令密查。今據舒赫德查奏哈達哈並無其事明係扎勒杭阿與哈達哈素不相能故為此傾陷之計朕辦理諸務一本至公豈肯以一空言而即治人之罪且哈達哈之罪並不在此伊身為將軍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帶領大兵任意遲延以致阿布賚脫逃是其罪有應得。扎勒杭阿不以此具奏而反以全無影響之事有意傾軋此風斷不可長。扎勒杭阿著革職在粘桿處行走朕簡用大臣寄以閫外重任原期同心協力共奏膚功果有應行參奏之事自當據實陳奏若彼此相傾全不以國事為重辜恩溺職斷難姑容著傳諭軍營大臣等知之。是日駐蹕金山寺行宮。丙午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大兵前進賊衆諒無不知厄魯特等勢窮力竭必竄入哈薩克境內惟是大兵撤回後伊等仍復占據巢穴終非一勞永逸之計著即於進兵時召募回人墾種地畝並將帶往綠旗兵丁派令耕種不特秋成之後可資軍食且使賊人無可歸之路哈薩克勢不能久資養贍必至自相戕賊庶可以永絕根株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將作何派令耕種及防守額林哈畢爾噶一帶地方堵禦賊人之處公同

酌議一面奏聞一面即領兵前往○又諭齊木齊格特人等係喀爾喀車臣汗部落所屬因伊等肆行搶掠派兵查辦今據納木扎勒奏稱齊木齊格特人等俱因懼罪逃往呼倫貝爾地方彼處係黑龍江將軍所轄著傳諭綽勒多等務即遣兵查拏將賊首解送京師治罪其情罪較重者即在彼處正法餘俱賞給索倫巴爾虎等為奴斷不得少事姑息再呼倫貝爾地方人內或有賊等戚屬私行藏留者並著嚴切曉諭責令擒獻倘敢容隱查出一併從重治罪○刑部奏參草湖南布政使楊灝於買補常平倉穀價侵蝕入己應依律議斬監候雖已交納贓銀不准減等從之○是日駐蹕龍潭行宮

實錄卷五三五

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教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四

實錄卷五三五

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傅爾丹內大臣楊家駉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理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兼理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三月丁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棲霞行宮。翼日如之。○戊申遣官祭明太祖陵。晉臣卞壺祠。宋臣曹彬祠。明臣徐達墓。常遇春墓。方孝孺等祠。並故兩江總督于成龍祠。傅臘塔祠。○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奏稱。哈薩克錫喇等帶領噶勒雜特百餘戶。遷往額爾齊斯。前已有旨令唐喀祿堵禦逃竄賊衆。若噶勒雜特等逃向齋爾地方。唐喀祿即可就近

辦理等語。第噶勒雜特人等如未曾逃向齋

爾應作何辦理之處。尚未豫為籌及。從前命

唐喀祿前往車凌等游牧時。著會同車凌等

勒滅噶勒雜特人衆。伊等自能遵照前降諭

旨妥為辦理。倘賊衆仍在額爾齊斯。則應另

行籌辦。因思大兵進剿後。即應將喀爾喀兵

丁撤回。與其回至巴里坤再行遣回。不若即

於撤兵時。遣往額爾齊斯勒滅賊衆。再由彼

處遣回。各游牧較為便捷。如喀爾喀兵丁不

敷調遣。現有應徹索倫兵丁亦同喀爾喀一

併遣往。俟將賊人辦竣。即由彼處遣回路亦

較便。著傳諭成衮扎布等遵照辦理。定邊

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等帶兵七千名。分為

二路。一由珠勒都斯前進。一由額林哈畢爾噶

前進。哨探隊於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隊於二月

十一日起程。報聞。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

廷桂陝西巡撫陳宏謀奏。大兵凱旋在即。陝

省府谷至定邊七州縣為自京抵肅捷徑。沿

邊驛馬急宜籌添查定邊以西甘省接壤之花馬池等四十六驛經前署督臣劉統勲奏准於孳生馬內每驛各添足六十匹於建曠并軍需項下支給工料府谷以東晉省接壤之保德州一十二站亦經晉撫明德奏准各撥足六十匹及八十匹不等陝省各站介乎二省之間計其道里遠近相等而一派砂磧山嶺崎嶇比甘晉二省更甚今每站止馬四十匹或十五匹多寡懸殊請照甘省每站暫

添足馬六十匹計正站九處每站暫添馬二十匹腰站二十處每站暫添馬四十五匹每匹買價八兩暫於司庫公費內動支凱旋差竣仍責成各州縣變價還項夫馬工料亦照甘省事例支銷得旨如所請行已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朕稽古省方乘時布澤翠華所至賜賚蠲租而省會駐蹕之地加恩宜渥其將江南之江寧蘇州浙江之杭州附

郭諸縣本年應徵地丁銀兩悉予豁免用昭行慶施惠之盛典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雅爾哈善奏據祖雲龍報稱三達色同阿舒爾瑪特為莽噶里克至哈密偵探等語彼時以三達色身係滿洲乃竟為逆賊所用情甚可惡是以降旨黃廷桂將三達色等解赴行在嚴審治罪今命軍機大臣逐一鞫問則據供自前歲投往巴里坤後經彼處大臣奏明帶其出兵復經兆惠差遣採買籽種雅爾哈善遂令其至吐魯番帶領種地回人於十月間到彼正值尼瑪背叛之時前後俱奉官差並非私往且稱伊至哈密時帶有金珠銀兩衣物俱為哈密官兵收去並曾於去歲託護軍校賽沙布帶金五兩寄與伊母等語隨查從前軍營大臣所奉諸摺俱與三達色供吐情節相符至所稱金珠銀兩則雅爾哈善原摺內並未奏及是否實情難以憑信可傳諭黃廷桂令其逐一確查并傳訊

賽沙布有無託其寄金之事。如賽沙布寄金屬實。則哈密官兵收取金珠銀兩。非盡妄供。而其非為莽噶里克偵探而來。自無捏飾矣。該督務宜秉公據實查辦。不可稍存迴護之見。其營兵周士儒。係與三達色一路同行之人。更可得其詳悉。該督即將周士儒差押至京。以便質問可也。○是日。駐蹕江寧府行宮。至辛亥皆如之。○庚戌。

上詣明太祖陵奠酒。○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閱兵。○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稱。據輝特部落護衛阿齊。呈首車布登多爾濟。差人潛通阿逆。並謀逃竄。隨即調兵前往辦理。其留駐塔密爾衆輝特等。亦移咨車布登扎布。派員擒拏。分賞喀爾喀等語。輝特人衆。本與阿逆同謀。前曾降旨。令車布登扎布等加意防範。相機辦理。今阿齊既將賊情首告。哈達哈即領兵進剿。甚合

機宜。至留駐塔密爾衆輝特等。亦不應俱行分賞。著將丁壯人等悉行誅滅。其婦女酌量分賞。喀爾喀方為妥協。又車布登扎布奏達什達瓦人衆。現在鄂爾坤與塔密爾密邇。應將分賞輝特人衆事宜。曉諭伊等。使其不妄生疑懼。已令布林託言。此項輝特人衆。性隻無多。是以令其歸入喀爾喀地方分駐等語。車布登扎布辦理甚謬。厄魯特生性猜疑。若不將實在情形諭知。反啟伊等疑懼。著即將

車布登多爾濟等背叛情由。及領兵前往擒剿之處。明白曉諭達什達瓦人等知悉。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據額敏和卓呈報。噶勒藏多爾濟所屬回人唐喀塔爾沙呼里等。帶領回人一百餘戶。現住魯克察克地方。應如何安插。候旨遵行等語。此等回人。即交與額敏和卓管理。但伊等久為噶勒藏多爾濟所屬。倘有潛通噶勒藏多爾濟之事。或乘間潛逃。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俱未可定。著傳

諭額敏和卓加意防範如尚屬安靜令其種地謀生形迹稍有可疑即奏聞請旨辦理  
豁陝西朝邑縣水衝沙壓地額賦八百四兩有奇鑄給江南河標左營右軍守備條記  
從調任江南河道總督愛必達請也旌表  
守正捐軀之直隸開州民劉玠女劉氏 辛亥諭浙海之神自雍正八年海塘告成時特加褒封

勅於海寧縣地方建廟崇祀邇年以來海波不揚塘工鞏固朕省方浙中親臨踏閱見大溜直趨中小壘兩岸沙灘自為捍禦濱海諸邑得慶安瀾利及生民實資

神明顯佑應於杭州省城之觀潮樓敬建海神之廟以昭朕崇德答佑至意應行事宜該部查例具奏 又諭前因舒赫德自軍營旋時尚有心奮勉是以將伊遣往軍前加恩授為尚書適由軍營奏事自應開列將軍等銜名乃止伊一人之名具奏如此畧予恩施即形

放縱舒赫德著革去尚書仍留都統哈達哈一聞輝特等蠢動之信即帶兵往辦尚屬勇往舒赫德所遺之兵部尚書員缺著哈達哈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奏自三月初旬以來雨水畧多黃河水勢自初十日至十七日計共陡長三尺八寸連桃汛共長水六尺七寸徐城一帶河北卑窪之處間或普面漫灘等語三月中雨水連綿以致黃河水勢陡長為今之計別無他法儲料自屬第一要務楊屬四廳及葦蕩營協辦運之葦柴如或尚有不敷即如山東河南沿河各廳再行咨撥亦無不可總以多多益善至該督此時惟當堅定其志勿為一時水勢遇有長發遂多疑慮因生畏憚之見則諸事掣肘於工程要務反致不能盡心辦理且今年之水並非該督辦理不善所致朕亦自能諒及著傳諭白鍾山令其惟於應辦各工悉心速為部署餘俟朕迴鑾渡淮時面奏可也 又諭西路

大兵現已進勦馬匹必須多為豫備。巴里坤地方應再備馬三四千匹。以資調撥。方為妥協。著傳諭黃廷桂速為籌辦。毋致臨期有誤。送到馬匹。阿里衮務須派兵加意牧養。以備不時之需。再大兵進勦厄魯特等。自必畏罪投誠。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將伊等頭目先行送赴京師。所屬人眾亦隨即移至內地。俟過巴里坤後。其應行勦戮者。即行勦戮。所餘妻子酌量分賞官兵。毋得稍存姑息。吏部議奏。乾隆十八年奏定。漢軍改入民籍。於入籍地方。准其考試。原議內並未議及捐職一節。今有江蘇報捐從九黃浩一員。係散處漢軍。查考試捐職事同一體。應准遵照辦理。從之。壬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江蘇安徽二省進獻詩賦。考取一等之進士王昶。著授為內閣中書。遇缺即補。曹仁虎。韋謙恒。吳省欽。褚廷璋。

吳寬徐曰璉俱著特賜舉人。授為內閣中書。學習行走。與考取候補人員一體補用。其二等之劉潢等十四名。著各賞給二疋。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衛藏之人性好擅權滋事。頗羅鼐故後。辦理珠爾默特納木扎勒時。曾經降旨。將衛藏一切事件。俱告知達賚喇嘛辦理。噶隆等惟令遵辦。達賚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數年以來。甚屬安靜無事。茲達賚喇嘛圓寂。覽噶隆等請將迪穆呼圖克圖為首之奏。

祇稱請掌辦喇嘛等事務。所奏殊屬含混。噶隆等頗有擅辦喇嘛事務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權柄。是以朕賞迪穆呼圖克圖諾們汗之號。俾令如達賚喇嘛在日一體掌辦喇嘛事務。除明降諭旨外。再諭伍彌泰薩喇善務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務。俱照達賚喇嘛在時之例。與迪穆呼圖克圖商辦。毋令噶隆等擅權滋事。將此情節。已降旨交章嘉呼圖克圖命其寫信。由赴藏之扎薩克喇嘛親身密交。

迪穆呼圖克圖矣伍彌泰薩喇善祇期相安無事妥為留心毋得稍有洩露 豁湖北監利縣築隄挖壓民田額賦銀九十五兩米二十七石二斗各有奇 是日駐蹕棲霞行宮

癸丑

上奉

皇太后渡江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上次南巡

挽緯河兵所需日費及製備衣帽銀兩俱於

河庫公項動用此次因清查公項之後該督

等遂於各兵月餉內坐扣所辦非是河兵挽

緯甚為勞苦而更扣其月餉耶可傳諭白鐘

山令將挽緯河兵日費等項銀兩仍照前例

於公項內開銷不必坐扣還款以示朕體卹

兵丁之意 吏部議覆湖廣總督碩色疏稱

穀城鄖縣鄖西均有新設巡檢其分管村堡

請於穀城分撥二十九於鄖縣分撥二十於

鄖西分撥一十三應如所請從之 又議覆

雲南巡撫郭一裕疏稱昆明縣縣丞移駐板橋驛應毋庸分管地方至南寧縣之白水雷益州之炎松尋甸州之易古各巡檢俱因驛丞裁缺而設驛務是其專責但各有附近屯堡村莊計附白水者二十一附炎松者三十四附易古者五十五均請就近分管除戶婚田土不得干與餘俱責成辦理應如所請從之 工部議覆甘肅巡撫吳達善疏稱中衛縣屬白馬寺灘之紅柳溝馮城溝於乾隆二

十一年七月內因山水陡發飛槽環洞均彼衝壞請於紅柳溝改築石槽至馮城溝舊基窪下請於舊洞南另築底塘其橋洞飛槽作速建造均應如所請從之 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疏報乾隆二十年分開墾內鄉新野二縣水旱民田七十一項五十三畝有奇分別升科 豁浙江錢清場蜀南蜀北二團坍沒灘場地應徵額銀二百五十一兩有奇 改鑄新駐四川廣元縣神宣驛之灌縣白沙河

巡檢印信為兼管驛務巡檢司之印從總督開泰請也○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定州民耿運聖妻劉氏○是日駐蹕金山寺行宮○甲寅諭曰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從前為伊子致書是以令其休致兩年以來家居安靜業已改悔茲朕南巡前來接駕見其精神未衰尚堪任使且宣力年久本係舊臣大學士黃廷桂現在兼管陝甘總督內閣需人史貽直著仍補授大學士入閣辦事黃廷桂仍以大

學士管理陝甘總督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圖勒炳阿奏河南光州拏獲馬朝柱案內之王聖友等三人供出馬朝柱現在河溝窪廣法寺為僧已知會鄖陽府協拏等語著將原摺鈔寄盧焯令其即派妥員星飛前往協同擒捕勿致聞風免脫仍將拏獲緣由速行馳奏○是日駐蹕天寧寺行宮○乙卯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將軍成

衮扎布等奏稱此次兩路進兵務期擒拏賊首其鄂勒哲依等如赴軍營投誠暫行安撫俟凱旋後解送京師等語所奏甚合機宜衆厄魯特內惟吞圖布並未從逆尚可寬恕其餘俱不得稍存姑息再噶勒藏多爾濟所屬宰桑達什琳沁沙喇沁吞圖布三人情更可惡務將此三人拏獲同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尼瑪哈薩克錫喇等一併解送來京倘陣前受傷已重即在彼正法以彰國憲○

是日御舟駐蹕崇家灣○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會場現在奏請放榜日期聞事將已告竣著傳諭劉統勲朕於四月初四五日可抵徐城閱視河工劉統勲前署河督辦理孫家集工程於毛城鋪應行堵築之處並未籌及以致河身漸淤於伏秋大汛甚有關係此皆劉統勲辦理不善所致朕今親臨工所劉統勲如已經出場即令馳驛前來若尚未微聞而此時場務當已就緒亦即令其先行出場速

趕赴行在面請訓示以便會同白鍾山等相度情形上緊辦理○蠲緩陝西潼關大荔朝邑華州華陰等五廳州縣上年分水電災地共二千六百六十一頃一十九畝零額賦有差是日御舟駐蹕劉家堡丁巳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南方氣候較早現在麥秀將熟近日雨水連綿有無減損分數並蠶桑菜子有無妨礙著該撫等查

明據實覆奏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旨將改移運口及加築徐州石工之處與尹繼善嵇璜詳細酌議據稱運口原藉淮水入運以利舟楫而洪湖全力敵黃分其餘以濟運若改移向南恐湖水就近多歸運河敵黃未免勢弱至徐城緊臨黃河原賴石工保護今將城東下洪土工接建石工實為萬全之計城西一帶向有石工尚覺卑矮若再加石數層更資保障應否接至山根恭候駕臨閱視至

徐城對岸蘇家山未免阻束黃流今即於此山取石辦工則河面稍寬可以宣洩無礙誠為一舉兩得報聞○又奏桃源縣民王元卿所進圖稿一紙臣等遵旨詢問據稱桃源縣向有積水不能宣洩乞於桃源清河三縣接壤之中建立閘座將積水放入清河縣之李家湖俟冬寒水落時由雙金閘歸入運河等語查宣洩窪地積水俾小民得以播種自屬應辦之事但雙金閘向祇宣洩清河縣積水若桃源縣積水一併由此歸運不但紆遠亦恐清河縣田禾轉被漫淹查桃源縣之運河南岸向有涵洞一座十年前因運河水大衝廢堵閉臣等酌於水落及尋常時候不妨宣洩積水以利耕農應委該管道府會河道查原設情形另行修建並相度運河水勢長落以資啓閉此外各處沿隄積水之區恐尚有難以宣洩之處亦令該道府等查勘辦理報聞又奏臣等遵旨以欽天監所進時憲書



式樣內。泥樸處地名殊未雅馴。交會典館並  
繕書房查考。今覆稱泥樸處即盛京通志所  
載尼布杵城。繕書房擬改為尼布楚城。其船  
廠地方業經遵旨奏改吉林至伊犁各處地  
名內。土爾番應改稱吐魯番。魯古沁應改稱  
魯克沁。波羅他拉應改稱博囉塔拉。報聞。  
○以己革兵部尚書舒赫德為兵部侍郎。  
○以四川按察使公泰為湖南布政使。降貴州布  
政使吳士端為四川按察使。調湖北布政使  
沈世楓為貴州布政使。陝西布政使劉藻為  
湖北布政使。以陝西按察使塔永寧為陝西  
布政使。前任湖南布政使湯聘以布政使銜  
管陝西按察使事。○是日御舟駐蹕平橋。  
戊午。諭曰。楊錫紱奏請將興武江准等銜截  
漕。應追按程銀兩降旨豁免一摺。朕省方所  
至。賜賚蠲租。動逾數百萬。凡以恤民也。亦以  
獎勞也。若旗丁已領之項。係給自國帑。既不  
承役。自應按例追繳。而分年予限。已屬施恩。

乃請槩予豁免。出自何典。即如河兵挽繹。最  
為勤苦。而所領日費衣帽銀兩。該督等皆於  
月餉坐扣。經嵇璜奏明。朕即降旨准其開銷。  
公項是應加恩者。無不格外加恩。南巡辦差  
惟旗丁不與。並無出力處。而楊錫紱欲乘此  
為沽名邀譽之舉。則斷斷不可。然楊錫紱既  
有此奏。所有應追之數。即免其按丁追繳。著  
於楊錫紱養廉俸銀內分作八年扣還歸款。  
如逾限不能扣清。即照例治罪。以為人臣好

名者之戒。○諭軍機大臣等。據桑寨多爾濟  
奏稱。俄羅斯邊界事務。每年照例派員會辦。  
前所派侍郎瑚圖靈阿。未經會辦而歸。今准  
彼處畢爾噶底爾雅古畢文稱。今年會辦時  
仍否出派官員。上年前來之大臣。仍來與否  
等因。或由桑寨多爾濟派本部落扎薩克等。  
或另出派大臣官員。請旨定奪等語。上年為  
徹底清理俄羅斯邊界事宜。特派瑚圖靈阿  
多爾濟等前往。至恰克圖。因畢爾噶底爾雅

古畢未奉薩納特衙門交派未得會辦。自不便在彼守候。今伊等既復咨請前來仍往辦理。為是桑寨多爾濟乃喀爾喀副將軍且係承辦俄羅斯事務人員著即派伊前往會辦。不必另行出派奉到此旨。即行知畢爾噶底爾雅古畢等。並詳悉曉諭。俟俄羅斯等到來會同妥協辦理。是日御舟駐蹕直隸廠。已未。

上奉

皇太后渡河 詰

皇太后行幄問安。閱洪澤湖。諭軍機大臣等。鐘音奏琉球國王咨稱使臣全魁周煌在洋遭風該國王兩次撫卹隨封人等共計銀五萬一千餘兩等語。全魁等出使海外隨從之人俱經照例賞賜自足敷用。即在洋猝遇颶風貨物衣服或致損失有需資給亦酌量動項辦理。詎可因天使冊封致令小國費至數萬餘兩。且匠役等賞卹亦何必每名即需

百餘兩之多。鐘音即照該國王所咨辦理殊屬非體。著傳諭該督喀爾吉善。所有該國王用過銀兩並全魁等駕回彼國之船自應一併發還其兵丁匠役該督查明照例酌量撫卹可也。又諭據鐘音奏稱蘇商夏履端往洋辦銅遭風飄至閩省其所帶銅觔請照商人高山輝前案照例給價等語。上年浙商高山輝銅船抵閩情願運局收買曾准該撫所奏此不過偶然遭風飄至是以降旨允行今蘇商夏履端復蹈此轍其中必有情弊洋船收口於閩近而於蘇遠水腳之費相去懸殊若一槩給以江蘇官價商人趨利若鶩將來閩銅雲集洋船赴蘇者少勢必銅價漸昂適以滋弊著傳諭喀爾吉善將此項收買銅觔另為查辦嗣後蘇商運銅到閩應作何定價方免流弊之處著詳悉妥酌辦理可一併傳諭知之。又諭隨副將軍兆惠等官員兵丁內有達什達瓦所屬厄魯特達爾漢達什車

凌二人甚屬黽勉朕前加恩俱授為三等侍衛但未知伊等係達什達瓦所屬何等之人伊等有無父母妻子著寄信與車布登扎布等轉問布林等遇便具奏仍交布林等將伊二人父母妻子令其一處完聚並諭知因達爾漢達什車凌隨將軍大臣等在軍營甚屬出力是以加恩爾等如此諒伊等聞之亦必喜悅也○吏部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疏稱八溝同知所屬烏蘭哈達地方距八溝四百

餘里該同知勢難稽查周到天津縣屬之西沽距縣近止三里毋須專員彈壓請裁西沽巡檢移設烏蘭哈達即鑄給烏蘭哈達巡檢司印俸工養廉均如三座塔巡檢之例應如所請從之○又議覆兩廣總督楊應琚疏稱高廉分巡道新例兼管廉州等七協營兵餉請另頒給勅書至收支彈兌需人經理請添庫吏一庫役四如欽州龍門二協營距道署較遠請准其兩季兼領至遇各屬錢糧完解

不齊令該道豫於司庫別項領發俾無誤兵糈均應如所請從之○禮部以會試中額請得旨這會試滿洲蒙古取中六名漢軍取中一名直隸取中十八名奉天取中一名山東取中十三名山西取中十六名河南取中十一名陝西取中十四名江南取中三十三名浙江取中三十名江西取中二十六名湖北取中十二名湖南取中五名福建取中十五名廣東取中十五名廣西取中五名四川取

中九名貴州取中七名雲南取中八名○甘肅巡撫吳達善奏此次勦賊官兵將來凱旋駐防屯田各事需糧甚多巴里坤存糧不敷備用擬在哈密倉貯內撥糧二萬石於四月內運往其哈密倉儲仍陸續籌撥報聞○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南桑植縣民李萬忠女李氏○是日駐蹕徐家渡大營○庚申諭據夢麟等奏報荆山橋河道挑挖完竣於三月二十八日開壩湖水通流壩下河道一律深通

等語。自去年孫家集奪溜。荆山橋一帶淤沙。為患不細。朕命夢麟、白鍾山、張師戴、高晉等分任其事。疏濬並施。乃得剋期成功。紓朕憂懷。夢麟等辦理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其在工各員。著查明咨部一併議叙。○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戴奏稱。南陽至韓莊之淹漫繚道。俱用草土填築。高出水面二三尺。糧船銜尾前進。並無阻礙等語。運河之水。雖較黃河未見加長。但現今荆山橋既已疏通。則彼處積水直趨南下。恐運水復有長發。治河之道。有疏必有洩。既已疏其上流。而不洩其尾閘。則水無所歸。勢必有泛溢之虞矣。著即傳諭夢麟、白鍾山、張師戴、高晉等。速行共為商酌。將微山湖、六塘河以下應行洩放之處。豫為籌度。即速疏濬。先事豫防。無滋後患。仍著一面辦理。一面即行奏聞。將此傳諭伊等知之。○是日。駐蹕魯家莊大營。○辛酉。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據黃廷桂奏辦解巴里坤軍營馬駝。已於各官兵未起程之前。全數解到。經領兵大臣公同挑驗。臚壯堪以乘騎等語。黃廷桂此次解送馬駝。沿途各站。豫備草豆。飼餵有資。而戈壁等處。鑿泉汲飲。不致缺水。辦理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其管解各員弁。著查明一併咨部議叙。○兵部議覆。署福州將軍明福奏稱。福州水師旗兵。學習艚匠年滿。於修補戰船。並大修等工。俱已熟悉。請裁原設綠營艚匠八名。撥回海壇閩安。原營充伍。其缺即以旗兵挑補。應如所請。從之。以故雲南永昌府屬灣甸土知州景榮名。子毓璠。浪穹縣蒲屹崆土巡檢楊遺龍。子暘。各襲職。○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八溝民白福旺妻劉氏。河南修武縣民楊順生女楊氏。○是日。駐蹕仰化集大營。○是月。欽差侍郎夢麟。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河東河道總督張師戴。安徽巡撫高晉。奏韓莊一帶湖河相

連運河緯道間段淹浸查微山湖水所以漫溢運河者由荆山橋上下被黃水淤塞今挑挖工竣湖水自可通流下注惟上游無隄處所為黃河平漫之區若不籌辦大汎在邇不但運河受害即已濬之荆山橋河道亦恐仍淤查孫家集雖於上年堵閉尚多過水之處而花莊地居最下過水尤多查河工尚有堆砌碎石名為亂石壩應於現堵支河之上加亂石壩一道得旨好○又秦臣等會查江南

運河原藉駱馬湖暨荆山橋河水以濟運今駱馬湖水不甚大儘可容納而荆山橋現挑河道皆依舊日河底深淺疏濬開挑湖水入運之處若少漲滿為害即將駱馬湖尾間逐漸開放宣洩其六塘河以下積潦未消臣夢麟白鍾山於荆山橋工程竣後即星赴該處查勘辦理得旨六塘河以下亦必須籌辦疏通朕意正慮及此况此處貧民甚多以工代賑不患無人不然上疏而下淤不但無益而

且有害矣汝等亟宜速行相度○白鍾山張師載高晉奏臣等會議黃河北岸豐銅兩廳加幫臨河隄工及黃村蘇家山等處支河土壩並新添花莊亂石壩等工臣張師載分任南岸豐銅兩廳加幫臨河隄工及郝家集支河土壩並郝家嘴抽挑順勢引渠臣高晉分任駱馬湖隄工臣白鍾山嵇璜分任臣等務將一切工程上下照應聯為一體即臣夢麟雖止專任荆山橋挑濬工程亦必互相參酌

得旨如此方是朕懷藉以少慰仍即具圖貼說速行奏來○白鍾山高晉奏蔣家營支河近因大雨連綿河水增長搜刷東岸河崖通流仍歸洩水舊河急須就壩堵築但東岸地勢卑矮兼係流沙難以盤壩進埽擬於壩北上游里許地勢高聳河面稍窄之處定為壩基上緊攢辦不過十數日即可告竣惟需用料物工次存剩無多即移咨豫東之曹單商虞兩廳撥料協助報聞○署江蘇巡撫愛必

達奏。毛城鋪在黃河南岸上游。距徐州城一百三十餘里。聖駕臨視。若於徐州北岸。直至毛城鋪對岸渡河。船隻尚易豫備。隨經嚮導勘定。由徐州北岸子房山大營起。至孫家營。粥樓子。蟠龍。各集地方。由唐家渡渡黃。前至毛城鋪閱畢。仍渡黃駐蹕蟠龍集。由原路回徐州府子房山大營。從荆山橋一路。出江南境。所需馬匹船隻無多。均各上緊趕辦。無誤得旨。好。○江西巡撫胡寶瑤奏。廣信府屬封

禁山。原責成該處六汛。各照地界經管。但近來居民日稠。通閩大路。入山歧徑頗多。原設六汛。尚難兼顧。請於上饒縣之金竹坪。螺蛳尾。廣豐縣之脫衣塘。坳頭。橫稜山。各添一汛。即於廣信營存城兵。每汛抽撥三名。與舊汛分地會巡。得旨。如所議行。○河南布政使劉懋奏。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縣。上年被水。村莊既屢奉恩施。借糶加賑。民已得所。但新舊錢糧。若仍行催納。復恐民力竭蹶。請將舊欠

錢糧。緩至麥熟。本年應納者。緩至秋後得旨。覽奏俱悉。○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本年二月。甘省滿漢各營。買補摘缺馬數甚多。沿邊覓購艱難。現委員弁前赴張家口。殺虎口一帶出馬處所。廣行購買。聞青海蒙古各部馬尚多。亦札知副都統德爾素。照料購辦。得旨。買補馬匹。乃第一要務。當實力督催。不可緩視之。○又奏。附近哈密之塔勒納沁。前經奏准派兵開墾屯種。查該處兵屯原有三千餘畝。自乾隆七年停種後。渠道淤塞。開挖修築。在在需費人工。今止可種地一千五百六十畝。餘至明歲再逐漸墾種。其籽種於糧員處領用。牛力農具。於防所通融。此項廢地。種藝既已開端。一二年內。可次第修復得旨。好。○又奏。上冬額敏和卓屬下窮回脫出數百人。來至哈密。當賞給口糧養贍。事定令回魯克沁。茲有額敏和卓之次子協理伯克墨撒來哈密領糧。並請將伊父部落下逃人六

百餘名。帶回魯克沁種地。並求派兵數名押送。當即分起押送出卡。念其行走需十五六日。除月支米糧外。量給半月裹帶口糧。並賞籽種二十石。報聞。○又奏哈密年滿防兵。今應派換。向來於安。甘。涼。肅各提鎮內。就近揀派。今查有派往巴里坤種地兵五百名。即係甘。涼。肅三處之兵。現因巴里坤地畝荒廢已久。不能妥種。經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請暫令回營。請即以此項兵。作為換班防兵。應支整裝賞項。即以前經賞領之項抵數。無庸另給。得旨甚妥。○兩廣總督楊應琚奏廉州府屬龍門一協。孤懸海島。實兵一千七百六十七名。既無田土可耕。亦無生業可務。向來兵米一石。例支折色七錢。嗣因兵力拮据。濟以潮州府屬南澳租米三百餘石。尚屬不敷。今查有交商生息。並寬丁食鹽羨餘二項。歲可得銀一千二百兩。以之加給。計每石可加銀二錢。有零報聞。○又奏附近虎門鎮之新安營

改為鎮標左營沿海緊要。向未貯有倉穀。計實兵六百六十餘名。須貯穀八百石。查有鹽羨紙硃餘銀。節年積存八百餘兩。請即於此項動支。以為該營買穀建倉之用。得旨覽奏俱悉。如所議行。○雲南巡撫郭一裕奏。湯丹大碌等銅廠。向係六月開收春季銅觔。至次年五月底截數造報。以本年之銅作上年之數。辦理既未妥協。錢糧亦多牽混。今屆乾隆二十一年分奏銷。請截至十二月底止。俱歸當年案內。其二十二年以後。即自正月起。截至十二月底止。定為年清年款之例。得旨好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五

實錄卷五三六

事

十一

教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夏四月壬戌朔享

實錄卷五三六

太廟遣恒親王弘晈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曰于榮煥倚恃內監僧人既在街市出言戲侮巡檢復於公堂咆哮甚屬不法著發往黑龍江安插張若瀛責治甚是常亮懼海保等遂詳該督而方觀承據詳叅奏甚不識大體朕豈曲庇內監之主嗣後伊等若有在外慢罵生事者聽人責懲朕皆不問卹姓千總聽太監總管之言袒護于



榮煥。踢打巡檢弓兵。尤屬不合。著交常亮重責四十板。海保富貴。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察議具奏。○命原任總兵丑達。仍馳驛往巴里坤聽候調遣。○是日駐蹕順河集大營。○癸亥。遣官祭宿遷縣阜河。

龍王廟。

御書扁曰福佑榮河。○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綠營將弁。懦怯取巧。好為張大。是以此番用兵。從未委以專任。知其不足集事也。上年額敏

和卓奏莽噶里克附和尼瑪等為逆。傳魁現

領兵在彼。伊久在戎行。由總兵署理提督。自當感激圖報。其所領綠旗兵。國家養有年。遇事驅策。亦足鼓舞士衆。因即命伊帶兵一千。會同額敏和卓。辦理吐魯番事務。適莽噶里克自行投來。相遇於鹽池途次。乃伊並不將莽噶里克擒獲。審明實情。以正國法。竟並其所帶二十人。盡行勒殺。其辦理悖謬若此。因即拏解行在。朕親加鞠訊。前後情節。伊俯

首無辭。惟稱莽噶里克已自來投。如僅拏解軍營。無以見已之功。並令同伊進兵之丑達對質。當時曾勸伊不可遽殺。伊亦毫無可辯。夫以一千之兵。遇數十來投之賊。何難就擒。非若猝遇賊衆。臨陣對敵。不能別白。首從之可比。乃必盡殺無遺。是誠何心。且原報殺賊三十人。而丑達在彼所親見者。僅二十人。其十人。則莽噶里克投來時。所殺之厄魯特也。傳魁以他人所殺。掩為己功。其欺誑邀功。情

罪甚為可惡。綠營習氣惡劣若此。不可不嚴

加懲創。傳魁著即處斬。並將此通行曉諭。提鎮各標營。以此為鑒。力除從前惡習。以肅軍紀。○又諭曰。原任叅將邁斯漢。奉派領兵前往探取副將軍兆惠信息。中途並未奮勉。行走。輕聽訛言。遽爾回營。其恇怯退縮。律以軍法。罪不容誅。然尚非傳魁之欺誑邀功者可比。邁斯漢著從寬免其治罪。仍查明伊隊內有無陣亡之人。奏聞另降諭旨。○杜爾伯特

親王伯什阿噶什故遣官祭奠如例。○鄂爾多斯輔國公色布騰諾爾布故遣官祭奠如例。○以故雲南永昌府屬孟定土知府罕鑒猛子大興襲職。○豁除陝西醴泉縣水衝地二十七頃十九畝額賦。○是日駐蹕張家莊大營。○甲子諭夏至

北郊大祀前降旨遣弘瞻恭代今朕閱視河工已抵徐州齋戒前計可回京仍當親詣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先經副將軍兆惠具奏千

總車布登陷入賊中未經脫出嗣據侍衛兆坦供稱車布登在噶勒藏多爾濟游牧更換厄魯特服色已降旨將伊妻子拏交刑部今復詢軍營前來人等俱稱上年策楞進兵時車布登已更換厄魯特服色此皆係策楞誅縱之罪而車布登以蒙古世僕甘心從賊罪無可逭著即嚴行查拏獲日照例凌遲處死並著將伊父雙柱革退侍衛及伊親屬人等俱拏交刑部按律定擬治罪。○是日駐蹕何

家樓大營。○乙丑常寧祀

天於

園丘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渡河。○諭江南淮徐海等屬受水患有年矣朕翠華南莅周覽土風所過桃源宿遷邳州睢寧諸州縣鵲衣鵲面相望於道而徐屬較甚朕心為之惻然增戚國家所恃以拯患卹災者惟賑濟一事現在徐屬七州縣已降旨加展賑期可至五月並截留本處漕糧以資

借糶所以為斯民計者不遺餘力而目擊情形於心實有所不忍所見如此未見者亦復可知著加恩將淮徐海三屬各州縣所有積年借欠籽種口糧不分新舊槩予豁免以紓痼瘼一體之念惟是恩澤所施非得賢守令實力奉行無由下究況在積歉之區尤資良牧必得慈祥公正實心任事之人以父母斯民為己責竭力區畫經營撫循培養庶幾日有起色若任其因循闕冗漠不關情假手胥

吏視為故事。年復一年。積疲重困。即使厚費帑金。蒼生何能免溝壑流離之慘。是以此方州縣視他處更重。該督撫當慎加遴選。務得有猷有為。憫恤愛民者。以膺斯任。仍時時留心體察。有暇即親行咨訪。使窮鄉僻壤。民隱畢達。守令賢否。自不能掩。惟期於地方有益。該督撫其善體朕懷。毋僅以簿書期會為課吏先務也。其數府現任守令各官。著該督撫各出考語。具摺奏聞。或有如所諭賢明之吏。

宜留任者。或有不能勝此而可以調他處事簡者。其悉心詳酌。一二年後。朕將親臨考察。若仍入其疆而田野不治。則非守令之罪。將督撫是問矣。著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又諭河工為運道民生所繫。朕宵旰憂勤。時深廑念。茲者翠華南幸。於高堰清口及徐州等處工程。親臨閱視。並與司河務諸臣詳加籌酌。現今伏汛將屆。且近河皆積歉之區。貧民甚多。以工代賑。於窮黎有益。而於工程亦易集

事。白鍾山身任總河。工務自有專責。但以目今時勢。所有應疏應築事宜。同時並舉。朕意分任大臣以專其事。當可速收實效。黃河至徐州漸窄。北岸蘇家山一帶。又復迫束大溜。近城石隄。誠為最要。從前已有者。應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應接築以重其防。著尚書劉統勳率該道王鴻勳。錢度善為經理。加緊督催。務於伏汛前竣工。以資防護。而備料集事。尹繼善亦不得辭其責。其六塘河以下。

為沂沭諸水下游。現有餘潦停積。桃源宿遷諸縣。阻黃臨運。為隄堰所隔。積水無由宣洩。窪地多成巨浸。農民失業堪憫。或應添建滾壩。或應酌建涵洞。或開導溝渠。瀦為陂澤。水減一分。則民間受一分之益。著侍郎夢麟率該道吳嗣爵。同知李宏等速行確勘。次第妥協辦理。至下河高寶諸河之水。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淺。以致水無所歸。不特沿海興鹽七邑被其患。而

高寶首當其衝。城垣廬舍亦重為可慮。當使近江者入江。近海者歸海。條理井然。深通暢遂。不致汎濫田畝。則所全實多。嵇璜前奏請於昭關設滾壩一座。滾壩之下。復開支河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此項工程。並一應支河。即著嵇璜率同何煥董其事。諸臣當仰體朕焦勞至意。諸事公同商酌。和衷共濟。聯為一體。毋稍分畛域。各持意見。蓋治水非他政務可比。必卓識遠慮。明於全局。又不執己見。廣咨博採。而能應機決策。其委用河汎員弁。則一本大公。好惡毫無偏徇。備此數者。庶或有濟。顧安得斯人而授之重任耶。且所興建埽壩各工。率以意增益。一經准建。歲歲加修。其以險已化平。停止者。百不一二。此或由河臣沿襲因循。漫不省視。更或故留為河員養贍計。所謂帑歸實用者。固如是乎。即欲為河員計。與其留此無用之工。何不移之有用之地。亦可資其搶護。不致潰決成災。此皆不能

慮患於事先。惟求苟免於無事。一經決裂。雖悔何追。此司河務諸臣所當銘刻提撕。奉為炯戒也。徐城南北各工。現今培厚加高者。仍令張師戴高晉分辦。務於四月完竣。後交白鍾山收工。各回本任。現今各工應需一切物料。並著會同總督尹繼善巡撫愛必達高晉等酌辦。其有需豫東二省協濟者。即行知圖勒炳阿。鶴年隨時撥運。總期迅速。鳩工疏濬得宜。隄防鞏固。於運道民生兩有裨益。以副朕慎重河防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令阿里衮暫留巴里坤代雅爾哈善辦理事務。俟雅爾哈善回至巴里坤。阿里衮仍赴軍營辦事。今大兵已經前進。巴里坤無緊要事務。阿里衮承辦已有端緒。而雅爾哈善赴行在面聆訓諭。軍營一切事宜。俱已詳悉指示。著即前往軍營。在叅贊大臣上行走。事竣之日。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俱著遵旨來京。定邊右副將軍印信。即交雅爾哈善掌管。留

彼辦事。其巴里坤現在應辦事務。即著阿里衮駐劄辦理。○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前經臣奏派兵二百名。赴塔勒納沁開墾屯種。本年春。經署鎮臣祖雲龍派都司王麟帶兵墾種。今臣往回哈密。復行飭查。據該鎮稟稱。塔勒納沁地方。從前約地三千餘畝。自乾隆七年停種後。渠道淤塞。開挖修築。在在費工。現在止地一千五六百畝。可種青稞一百五六十石。餘至明歲辦理。臣查邊屯有裨兵食。創始未免稍艱。今塔勒納沁荒地既已開墾一千餘畝。一二年內。自可次第修復。報聞。○是日。駐蹕徐州府行宮。翼日如之。○丙寅。

上至孫家集閱隄工。○諭。上年孫家集奪溜。河身淤淺。旋命大臣堵築。河流順軌。今朕親臨閱視。令司河廳弁。逐為測量。太溜直趨。自相汕刷深濬。幾復舊誌。實賴神明默佑。著該地方官擇地建立。

河神廟。春秋祀享。以昭崇德答庥之意。又諭曰。郭一裕奏總督恒文各款。並摺內有名。人犯著尚書劉統勳。馳驛前往。會同貴州巡撫定長。秉公嚴審。應革職解任者。一面奏聞。一面查辦。按律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勳現有差辦事件。其徐州石工承辦需人。著即速傳諭德爾敏。令其馳驛迎至。行在面領訓諭。即赴工次。又諭曰。哈達哈。唐喀祿等。分路帶兵擒勦輝特人等。唐喀祿擒獲車布登多爾濟。並將其屬人勦滅。哈達哈。阿桂。僅將普爾普等游牧收取。首賊普爾普。德濟特克什克等。俱已脫逃。唐喀祿著交部議叙。哈達哈。阿桂。俱著交部議處。車布登多爾濟等。即派委幹員。押解來京。其未經拏獲之普爾普等。務即嚴加搜捕。毋致免脫。所有厄魯特屬人等。即照伊等奏請。分賞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以示鼓勵。喀爾喀台吉齊巴克扎布。此次甚屬奮勉。著加恩賞戴孔雀翎。

至投赴科布多地方之業克明安公巴桑扎薩克阿布達什克什克特等原非輝特族類且並無背叛情形著交與車布登扎布派人管理令其自備資斧遷至通肯呼裕爾地方居住○又諭昨納木扎勒奏齊木齊格特人等聞領兵往拏之信俱逃避呼倫貝爾等處地方伊等領兵追擒朕亦降旨令黑龍江將軍綽勒多等嚴行查辦此事即可完竣北路科布多地方關係緊要哈達哈在彼駐劄聞輝特人等背叛情形領兵往擒而首犯已皆脫逃殊屬疎忽著傳諭納木扎勒即將齊木齊格特人等事務交與同往之喀爾喀王巴雅爾什第等上緊查辦伊即速赴科布多籌辦事務俟納木扎勒到日哈達哈即回至烏里雅蘇台辦事○丁卯

上渡河至荆山橋韓莊閘閱河工○諭徐州等府屬州縣疊被水災業經蠲賑兼施並截留徐州本處漕糧以供借糶昨車駕幸臨又復

將所有借欠籽種口糧不分新舊概予豁免凡以曲體頻施冀於災黎少濟今思該處倉儲未裕不可不豫籌著再將本年現運漕糧截留五萬石存貯徐州等府以備不時之需其上江之鳳陽等屬頻年被侵小民艱於謀食並著截留漕糧五萬石撥運鳳陽等處備用其酌截何幫漕船并如何分撥收貯之處著該督撫等悉心區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近來河南

江南山東連界地方有順刀會名色前經富勒赫奏聞曾降旨詢問令各該撫等查辦僉以久經禁絕奏覆近聞該處奸徒結會聚眾但有順刀一柄便許入夥呼朋引類十百成羣或逞兇打降或使刀迫脅或強姦婦女或搶掠財物種種不法深為蠹害蓋因平時地方官畏干處分朦朧具覆而各上司又皆喜於無事不復再加查察此輩遂以官莫敢發恣行無忌著再傳諭各督撫等嚴飭各屬設

法擒捕為首者即行杖斃其黨羽充發黑龍江當苦差俾奸惡知所警戒倘該地方官仍復因循怠玩以圖省事即或查出第以尋常薄懲了局一經別案發覺定將該地方官嚴加懲處是日駐蹕信義莊大營戊辰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朕發自徐州有河南夏邑民人張欽遞道奏稱上年夏邑實在被災而地方官所辦不實有以多報少之弊等語前據彭家屏陳奏已令該撫查勘加恩賑卹而

尚有以辦理不實為言者或刁民見朕屢次加恩遂為無饜之請此等刁風斷不可長已有旨將張欽交鶴年解交該撫照例辦理但恐該縣料理實未妥協著圖勒炳阿再行詳加查察飭令實心辦理朕昨至徐州見該處情形災黎實堪憫惻夏邑毗連徐郡若仍照例開徵民力益為拮据所有本年應徵新舊地丁錢糧著酌量分別緩徵現在加賑之地固所當緩即與災地接近者亦屬食貧之區

應酌量緩徵著該撫速行查奏辦理以紓民力原任布政使彭家屏奏請疏濬河南歸德府屬河道得旨此摺著鈔寄白鍾山張師載夢麟高晉就近前往詳悉查勘應如何辦理之處定議具奏尋奏河南商邱境內名豐樂河夏邑境內名響河永城境內名巴溝河其由虞城境滙入夏邑之支流名毛家溝實止坡河一道且無來源係宣洩窪地積潦歸入睢河現在河形深通惟永城迤東梁家橋

一帶河底砂礮應加疏濬已屆伏汛非挑河之時且其下游即二月內奉旨會勘上江之睢河奏明秋後辦理應俟秋後一併施工報聞豁免直隸延慶薊州懷來三州縣衛乾隆二十一年雹災水災額賦有差是日駐蹕時家莊大營已已諭軍機大臣等據車布登扎布等奏遵旨豫備馬匹牲隻已遣員赴庫倫恰克圖等處購買馬四千匹駝數百隻所有喀爾喀部落應行追繳馬匹牲隻雖

經檄催尚未能如期送到等語。此奏辦理含糊。上年因衆喀爾喀等誤聽青滾雜卜煽惑。將卡座臺站所有馬匹牲畜。遽行帶回各游牧。嗣經擒拏青滾雜卜。令將馬匹牲畜如數繳還。免治其罪。已屬朕格外加恩。此項馬匹牲畜。何得任其延挨至今未繳。應即重治其罪。若係平日交與各部落牧養之項。或有倒斃。責令賠補。尚可稍緩其期。著車布登扎布等詳悉查明。奏聞請旨。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奏臣等遵旨。將伯什阿噶什游牧。劫奪侍衛佛保之為首賊人。交瑚爾起帶兵擒勦。旋據藍翎侍衛齊凌扎布等獲造言惑衆之護衛孟克柴巴岱。倡言達什達瓦人衆俱已勦滅。我等不如逃走。致厄魯特沙賴古勒等搶掠伊等。又欲驅喀勒占和碩之牧羣。經巴岱之兄和錐勸阻不從。有厄魯特達啟聞知。向綽爾濟喇嘛長史博和勒岱處首告。因報侍衛等擒獲。解送軍營。巴岱於途中

病故。訊據孟克柴等知台吉達布都噶爾。曾奪佐領色布騰牲畜。色布騰因與孟克柴等糾搶。以致達布都噶爾屬人困窮。劫奪侍衛佛保巴岱業經病故。將其子女賞喀爾喀孟克柴正法。梟示色布騰。理應正法。但尚無倡逃情形。此次又同侍衛等擒賊。應解京巴岱之兄和錐。曾力阻厄魯特達啟。即行首告。俱送察哈爾安插。其伯什阿噶什幼女三人。現交喇嘛及長史等看守。量給口糧。所餘五十戶。大小二百四十餘口。分賞喀爾喀至前奉旨賞伯什阿噶什貝子烏巴什牲畜。應請停得。吉伯什阿噶什之幼女及看守人等俱著解送來京。是日駐蹕嶧山大營。庚午遣官祭孟廟。御書扁曰道闡尼山。諭山東武定府屬之海豐縣。地處海濱。其東北鄉之黎敬等五莊。尤為低窪易溺。以致積欠較多。朕心深為軫念。



著將該縣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積欠三千五百餘兩加恩概予豁免至該處地既瘠薄若仍用舊則恐輸納維艱勢必復多逋欠著該撫遴委妥員勘明窪下地畝其糧稅並照下則徵收所有不敷糧額銀兩按數開除俾沿海貧民得以盡力耕耘以副朕加惠黎元至意○又諭朕至鄒縣途次有河南民人劉元德告伊本縣散賑不實豫省之夏邑商邱永城虞城四縣窪地上年秋後間有積水該撫以例不成災未報朕南巡啟鑒後聞知其事即降旨申飭並令該撫等勘明給賑及應行平糶酌借籽種各事宜俱著妥協辦理此朕加惠窮黎格外恩施該百姓自應靜候賑卹聽候地方官善為經理即使縣令各官奉行未善以致澤不下逮該管上司自當查明叅奏朕必從重究治若百姓因奉有恩旨借端妄控是不知朕視民如傷之苦心而轉為伊等逞刁藉口之資其何以承受恩澤耶州

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訐其父母朕豈聽其一面之詞開挾制把持之惡習譬如祖雖甚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風斷不可長劉元德已解交該撫嚴審究擬具奏著將此通行曉諭諸百姓務各安分守淳良舊風毋為莠民所誘凌囂冒妄自干罪戾○又諭聞得綏遠城將軍富昌年力衰敗且不練訓兵丁以致兵丁等清語技藝均屬荒廢富昌不勝將軍之任著來京候旨所遺綏遠城將軍員缺著松阿哩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昨夏邑民張欽以地方官查災不實遮道陳奏已交圖勒炳阿查辦今日經過鄒縣復有夏邑民劉元德以該縣散賑不實前來陳訴地方被災有輕重則加賑自有等差其間酌籌散給原非一例均施漫無區別如果州縣官辦理不善致有向隅亦當靜聽該管上司查叅何得引類越疆連日瀆訴且兩人并係夏邑民人此必有刁徒從中主使不

可不嚴加懲究現據供稱商同具詞給與盤費令其前來控告者有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二人看來此外恐尚有人為之倡率已有旨令侍衛成林押帶該犯交圖勒炳阿嚴審具奏至該縣果否辦理未盡妥協以致災黎有未霑實惠之處該撫亦當留心從容查辦此時不必即行參奏以長刁風著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又諭據總管內務府衙門奏本月初七日

定太妃薨逝朕心深為憫悼著派皇子等往奠朕抵京後尚擬親往

太妃壽躋百齡實為世所罕有今茲薨逝在履親王固宜哀慟然王已暮年時方炎暑宜少節哀毋過於傷毀至該衙門奏

太妃一切應備辦之物除王府所備外如有不敷著交該處備辦等語殊不明晰

太妃之事自應動用官物著照

懿密太妃之例辦理留京王大臣等照朕旨

遵行 又諭據唐喀祿等奏車布登多爾濟係察哈爾前鋒委署駝騎校噶爾保等七人擒獲噶爾保等生擒首賊車布登多爾濟甚屬勉理宜加恩但究係何人首擒何人協助擒拿之處唐喀祿原奏內並未聲明著寄信與唐喀祿令其查明此外更有効力人員亦一併申明署理將軍車布登扎布等酌量賞賜並寄信與車布登扎布等如唐喀祿此時已經起程前赴車凌等游牧車布登扎布奉到此旨即遵照辦理再今日哈達哈奏到擒拿普爾普奮勉出力人等亦著車布登扎布等查明一併賞賜 是日駐蹕泮池行宮

辛未

上至闕里釋奠

先師孔子 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諭曰莊有恭辦理朱聃嘯罪外結一案朕初披閱時覺其顯有情弊豈有八人死罪不行奏聞擅自飭司收贖離任

後始含糊具奏者乎莊有恭又非不能辦事之人何肯謬乖舛若此是以降旨令尹繼善查辦尹繼善既經莊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應據實奏請旨察議否則正言阻止莊有恭自不敢視為泛常縱意手滑致干重辟及奉到朕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一面速為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稜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降旨將莊有恭革職拏問始稱原曾與聞是莊有恭之情罪尹繼善實有以縱之且釀成其事始終皆由於尹繼善所議將尹繼善交部嚴加議處甚是莊有恭簡任巡撫辦理地方案件自有憲典可遵乃惟以重罰為事自朱聃一案而外如張穀孫之聯號嚴凝裕之鬪蟋蟀不一而足其意以為行之既熟將來自可操縱由已莊有恭自應按律治罪然此案則實無贓私入已情弊著從寬免死發往軍臺効力伊現有母喪仍加恩准其回籍料理事畢後前往軍臺不准招贖

許松佶身為臬司刑名是其專責乃惟事迎合上司意見毫無可否趙酉承審之時示意朱聃附會逢迎其在蘇州府任內倚恃巡撫聲名甚屬不堪二人所擬杖流不足蔽辜俱著發往軍臺効力許松佶年已垂老如情願捐贖贖罪兵部照例查辦請旨趙酉不准捐贖朕辦理諸臣情罪一秉至公輕重權衡惟悉視其人自取毫無成見於其間也 又諭今日召大學士傅恒隨後書寫諭旨兩次宣召如松巴達色德保一同隨行與聞且經德保承應宣召乃朕待之許久伊等竟未曾宣召及至詢問互相推諉如未經聽明自應請旨何得如此規避今於宣召一人之小事即如此推諉此風斷不可長德保著革去藍翎侍衛巴達色著革去二等侍衛作為三等侍衛如松著交該衙門察議具奏 又諭昨據內務府奏定太妃金棺於十三日奉移曹八里屯等語

王府奉安為日過少朕心深為不忍

太妃若居宮中奉移吉安所等處均係內廷即照內廷主位之例少停數日未為不可

太妃居王府有年自不妨多停數日至所定初祭大祭日期亦屬太近著寄諭留京王大臣等奉移

太妃金棺改於二十日前後另定日期具奏其初祭大祭日期亦著另行定擬一併奏聞又諭曰許仕盛不勝總兵之任著以原品

休致所遺山東兗州鎮總兵員缺著甘國寶署理兵部等部議准兩廣總督楊應琚疏稱廣東高州鎮龍門協左營沿邊各汛向未設有馬缺每遇邊界要件傳遞未能迅速請在鎮屬有馬各協營酌撥二十匹並稱緊接安南之思勒汛向無專員請令分駐東興街州判巡緝東興思勒一帶逃盜私販等從之是日駐蹕魏家莊大營壬申諭看來王瑞不勝副都統之任王瑞本係內務府人員

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令其或於員外郎郎中上行走遇缺即補所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三泰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郭一裕叅奏一案著劉統勳面見定長時再將所奉諭旨令其閱看即會同前往不必先行寄知恐有漏洩至家人趙二尤屬要犯當密為防範勿令聞風遠颺如查明後應行摘印質審一面奏聞一面將總督印務交定長暫行署理再降諭旨又諭納木扎勒等奏齊木齊格特賊人什第等逃至呼倫貝爾游牧之西墨爾根哈瑪爾地方盡行擒獲其應正法者即已正法餘俱遣往黑龍江打牲處安插等語辦理俱甚妥協著照所奏行納木扎勒瑚圖靈阿多爾濟集福伊柱德爾森保嘛呢巴達喇巴雅爾什第德木楚克格勒克巴木丕勒等俱著交部議叙其侍衛官員及喀爾喀台吉內有行走奮勉者著納木扎勒等查明奏聞交部議叙兵丁酌量賞給錢糧以示

鼓勵調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伊佳為齊齊哈爾副都統以右宗人輔國公如松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是日駐蹕泰安府大營○  
癸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朕奉

皇太后懿旨靈巖山形勝頗佳意欲多駐數日且內廷妃嬪內又有偶爾失調者可在此暫行駐蹕皇帝先行進京欽此朕奏請侍奉

皇太后亦在此駐蹕而

皇太后懿旨國政緊要且

北郊大祀在邇皇帝理宜先去朕欽遵

懿旨著派簡親王奇通阿暨達勒當阿統率官兵扈從

皇太后營盤行走朕於大祀及殿試期前抵京即於明日啟鑾按程行走交各該處應行存留之官兵及慢城帳殿等項照例存留吏部奏大學士史貽直仍否兼殿閣部銜得旨

史貽直著照原銜仍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吏部議准雲貴總督恒文等疏稱鶴慶府屬中甸州判及維西通判接壤麗江請改中甸州判為中甸撫夷同知維西通判為維西撫夷通判均隸麗江其闕防均照改駐字樣鑄給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朝邑縣民楊小子妻井氏是日駐蹕靈巖寺行宮甲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唐喀祿奏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因向與哈薩克厄魯特等有仇今聞伊等背叛請移游牧於烏蘭固木地方等語車凌等自輸誠以來感激朕恩約束屬人甚屬安靜深堪嘉予今因叛賊扎那噶爾布哈薩克錫喇等肆行猖獗懇將游牧內移其內附之心益堅唐喀祿即前往料理亦甚妥協著照所請准其赴烏蘭固木游牧並賞給籽種令其耕種至伯什阿噶什之子博東齊

等雖與杜爾伯特同族歸併居住或仰藉車凌等養贍殊屬未便著將博東齊等送至烏里雅蘇台交車布登扎布等酌量移往通肯呼裕爾或呼倫貝爾地方居住再侍衛佛保奉差赴杜爾伯特游牧途遇沙克都爾曼濟之弟桑濟擾亂奮力交戰甚屬勇往佛保已加恩補授頭等侍衛其三等侍衛烏林泰著加恩補授二等侍衛虛銜藍翎伊靈阿副護軍校鄂多俱著補授藍翎侍衛其受傷及陣亡兵丁俱著查明賞卹車凌車凌烏巴什等聞知桑濟之信即派貝子瑪什巴圖帶兵奮擊甚屬可嘉著頒賜車凌車凌烏巴什瑪什巴圖等御用荷包以示優眷至杜爾伯特台吉布圖庫班珠爾乃新降之人在卡內派出馬匹接應佛保亦應獎賞俟伊等移往呼倫貝爾時赴烏里雅蘇台軍營各加恩賞給緞疋著傳諭車布登扎布遵照辦理又諭曰皇子等具奏往奠

定太妃摺內奏字補修皇子等並無事務數日繕寫一摺具奏尚如此草率實屬不謹怠玩之至係何皇子所寫著明白具奏諳達等所司何事著寄信詢問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等奉旨於進兵時先行勘定地方派兵屯種並令厄魯特等無從退回復踞舊地臣詳看吐魯番直通伊犁兼與各回城聲息相通應即於吐魯番派兵屯種現在額敏和卓亦駐劄此處尚有開展地勢寬展即將臣等所帶綠旗兵屯田交副將閔相師管轄並令額敏和卓父子嚴防地方管束屬人與閔相師協同辦理報聞是日駐蹕崗山大營乙亥諭據內監試御史德寧奏伊族弟舉人富升額今科中式查係例應迴避之人未經開出實屬錯誤請旨交部察議等語科場迴避載在條例承辦場務之員自宜詳悉檢點何得致有錯誤若僅照德寧所請交部察議不過拚一降罰處分而舉子得違例倖

獲非祛弊之道富升額著革去中式之名聽其下科另行會試德寧仍著交部照例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奏前遣侍衛五十六托倫泰帶同霍集占使人沙呢雅斯至回城曉諭因中途阻滯仍回至魯克察克地方現令伊等隨營行走遇便再行遣往先請行文布拉呢敦霍集占責令前來投順等語所辦尚合機宜第布拉呢敦霍集占俱極狡詐而霍集占為尤甚伊等不即前來

實錄卷一百三

投順明係別生異心即應派兵擒拏特因厄魯特等尚未辦竣而伊等亦並無附和厄魯特之事倘行文深責伊等畏罪生變或反依附厄魯特轉致更生事端不若暫行停止俟辦理厄魯特諸務完竣仍令沙呢雅斯前往曉諭布拉呢敦等如親身來歸亦即擒拏解京否則即派兵前往勦滅成衮扎布等務宜詳慎籌辦是日駐蹕魏家莊大營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德奏安邑縣盤獲游僧

光度其籍貫年貌與馬朝柱案內通緝之僧人恒一相似等語此人既籍隸湖北之黃岡而邪供則妄稱為河南光州人情詞閃爍頗有可疑逆犯馬朝柱蹤跡或即從此根究而得亦未可定可傳諭明德即鈔錄原供連人解赴湖廣交與該督碩色詳細研究並傳馬朝柱案內認識恒一之人令其當堂識認如果屬恒一正身則馬朝柱下落斷無不知務即逐一追究以期必獲不得令中途逃脫責

實錄卷一百三

有攸歸若實係僧人光度與馬朝柱案內無干亦不必勉強附會其查出度牒並非禮部所頒著交圖勒炳阿追出原板一併銷毀可也明德原摺著鈔寄碩色圖勒炳阿人諭曰劉統勲另有差遣是以特令德爾敏前赴南河幫同辦理石隄事務但德爾敏非劉統勲之比雖其辦事認真而胸中不甚明晰性情亦有偏執之處只可用以督修工程原不令其自出主見一應隄工廟工不過令其監

修而已尹繼善原曾面奉指示若因有欽差諸事必待與之商酌而行轉於工程無益此亦尹繼善所宜體會者可一併傳諭白鍾山知之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奏賊人哈薩克錫喇等聞已逃向額爾齊斯地方應於阿爾台山梁等處邀截臣於副都統瑚爾起所領兵內派三百名並派出科布多駐劄兵五百名令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帶領前往叅贊大臣唐喀祿現在杜爾伯特游牧地方無應辦之事應令唐喀祿前往統領再額爾齊斯等處杜爾伯特人等熟悉情形並令唐喀祿詢問車凌等酌派兵一二百名一體帶往得旨車布登扎布籌辦派兵應援西路事宜甚屬妥協此項兵丁即派車木楚克扎布會同唐喀祿統領駐劄邀截賊衆但須直逼賊人逃竄處所方足以資策應如赴額爾齊斯已遇賊人蹤跡即奮力勦捕或更應深入亦不得退縮中止唐喀祿等務宜奮

勇辦理其官兵所帶口糧不妨多為豫備著裏帶口糧四個月前往至唐喀祿所辦杜爾伯特游牧事務現在伊等甚屬安靜原無所事倘有應行呈報事件即傳諭車凌等就近呈報駐劄科布多大臣等查辦並著車布登扎布派出喀爾喀大員一人赴杜爾伯特游牧管理事務刑部議奏郝胡氏呈控吞本欺孤一案原任巡視西城給事中陳顧澥聽從陸秩賄囑忽准忽銷應擬杖流得旨陳顧澥職司風憲遇賄囑詞訟即應糾劾而乃聽從陸秩囑託於不應准理詞訟忽准忽銷今經審明實係貪其酬謝之意罪無可逭不當以杖流完結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陸秩關說公事代許財物尤為臺垣之玷使非身已物故必當重治其罪亦不得照例毋庸置議著追削原官以昭炯戒調甘肅涼州將軍保德為綏遠城將軍綏遠城將軍松阿哩為涼州將軍調綏遠城副都統保雲為江寧副



都統江寧副都統富昌為綏遠城副都統  
是日駐蹕禹王莊大營

實錄卷五百十六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陸稼書奏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奏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奏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四月丁丑諭軍機大臣

等據副將軍兆惠等奏現在進兵兩次擒拏  
賊衆詢問賊人蹤跡奮勇前往等語此兩次  
効力人等著查明賞給銀兩其有奮勇爭先  
者准其戴翎陣亡人員亦著查明具奏賜卹  
又諭據車布登扎布奏達什達瓦部落人  
衆生計稍艱等語達什達瓦人衆現在加恩  
撫綏其部落內所有喇嘛等著遷至熱河寺  
內居住有願將伊父母兄弟同來者悉聽其  
便○又諭曰逆匪噶勒藏多爾濟現在懾於

兵威或由阿勒坦額默勒庫隴癸山嶺等處  
逃出入哈薩克或如達瓦齊逃奔回地均未  
可定成衮扎布等宜派兵往截哈薩克之路  
並恐投奔回部可速飭五十六托倫泰令其  
帶領沙呢雅斯赴葉爾毛喀什噶爾見兩和  
卓木時著明白曉諭協力查拏擒獻不可容  
留大兵不日即至爾等毋為臨時之悔至準  
噶爾喇嘛斷不可信朕前降旨尚欲設立庫  
倫振興黃教今準噶爾等作孽深重福澤已  
盡不過將此內去年未曾助惡之喇嘛查出  
留其性命解送來京斷不可仍前庫倫錫噶  
堪布等名號擇年老不滋事端之人酌量補  
放總管等官令其管轄亦不必仍前留其鄂  
拓克補放宰桑名號也工部議准貴州巡  
撫定長疏稱黔省苗疆城堡最關緊要請將  
貴筑等九處定番州等五處遵義縣等五處  
城垣分別最急次急按三年興修從之旌  
表守正捐軀之陝西咸陽縣民趙之玉妻王

氏是日駐蹕曲流店大營○戊寅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山東之濟寧金鄉魚臺滕嶧等五州  
縣上年被水地畝現已涸出補種者不過十  
之二三其餘或雖已涸出而泥濘難於耕種  
且積水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者在春麥大  
田雖已失望然此時若能亟為疏濬尅日消  
退晚禾菽豆尚可乘時佈植使再延至五六  
月間則大雨時行愈難經理矣荆山橋河道  
工程前命侍郎夢麟會同河督白鍾山趕辦  
頃巡撫愛必達自江南來奏稱由荆山橋至  
小梁山一帶水勢通溜無阻徐州城東狼矢  
溝積水一百六十餘頃已經開放四五日內  
即可涸出等語是下游既已疏通上游積水  
即當宣洩何以此五州縣尚有水深至五六  
尺者耶著鶴年速赴荆山橋一面知會夢麟  
白鍾山同至工所會同查勘速為妥協籌辦  
務使農民得以補種晚禾以慰朕念江南山

東。地界毗連。救災卹患。事屬一體。兩省大吏。不可稍分畛域。沛縣等處。亦應一律查辦。至運河自韓莊閘以上。河身淤淺。不能暢流。而微山。昭陽。獨山等湖。所至汪洋。連為一片。緯道不分。然則每年冬季。運河大挑工程。所為何事耶。並著白鍾山。張師戴。鶴年。速行查明具奏。尋奏。東省運河。因近年黃水分洩過多。微山湖不能容納。兼東省瀕河州縣。坡水匯歸。以致上年湖河相連。緯道淹沒。至每年小挑時。惟濟寧以上。擇其淤淺處。酌挑韓莊以上。自乾隆十九年以來。俱因運河水大。並未募夫興挑。得旨。韓莊閘以上水大。則濟寧以上。亦未必即至水淺舟膠矣。通身再行詳查。繪圖奏來。又諭。山東濟寧等州縣。上年被水村莊。已屢次加恩賑卹。並特命大臣開濬荆山橋河道。以資宣洩。今省方所至。清問彌切。各該州縣。春季涸出地畝。僅及其半。尚可乘時補種。而現未消涸者尚多。即甫經涸出

之地。尚泥濘難。以犁種。朕心深為軫念。著將濟寧。魚臺。金鄉。滕嶧。五州縣積年民欠地丁錢糧。七萬五千餘兩。常平倉穀三萬九千餘石。借欠籽種麥本四千九百餘兩。加恩概予豁免。該撫等其董率屬員。妥協經理。務令實惠均霑。毋飽胥吏侵蝕。以副朕加卹窮黎之意。○禮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社稷。

山川兩壇。禮儀並重。會典開載。

社稷壇。定於春秋仲月戊日致祭。

山川壇。止載春秋仲月。未定日期。各省舉行

參差。應請部示。查京師

雲雨風雷之神。冬至從祀於

園丘。

五嶽

五鎮

四海

四瀆之神。夏至從祀於

方澤外省各府州縣境內

山川之神。原未定有致祭日期。應請於致祭社稷壇之春秋仲月戊日同日致祭。

山川壇於祀

地之義相近。並載入會典從之。命郎中三寶

前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辦理糧餉事務。調內

閣學士阿思哈回京供職。是日駐蹕德州

行宮。已卯諭河南夏邑商邱虞城永城等

四縣。上年秋被水災。前於彭家屏接駕召見

時。詢問地方情形。始據奏及隨召圖勒炳阿

質問。則奏稱並不成災。朕特旨令圖勒炳阿

帶彭家屏同往查勘。如果被災實重。應需賑

濟。斷不可稍存迴護。乃該撫覆奏。僅稱一二

低窪地畝。間有積水。餘俱有六七分收成。可

以不必給賑。酌量借糶兼行。已足接濟。經朕

降旨。特行加賑。彼時已恐該撫之不免於迴

護矣。及朕至徐州。閱視河工。所見貧黎鳩形

鵠面。因憶夏邑等縣。與江南山東接壤。其

被災村莊。不知若何為之惻然動念。隨遣步

軍統領衙門員外。觀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訪

查。則該四邑連歲未登。積歉已久。災地未涸

未種者居多。窮黎景況。更有不堪入目者。並

於彼處收買童男二人。纔用錢四五百文耳。

持券回奏。不勝憫駭。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

相顧至此。尚忍言耶。夫水旱災傷。為地方第

一要務。朕宵旰勤求。時深軫念。現如江南之

淮徐等各府屬。山東之濟寧各州縣。雖據各

督撫查報。照例辦理。而凡可以議蠲議賑。加

恩撫綏之處。無不曲加體察。破格施恩。乃圖

勒炳阿。初既不據實奏報。及命往查勘。又復

有意諱飾。以致四邑災民。流離失所。深負朕

復加擢用。委任封疆之意。從前彭家屏面奏

時。朕猶以彭家屏為本地搢紳。不免有心邀

譽鄉里。言之過甚。今據觀音保所奏。則彭家

屏出自目擊身親。而圖勒炳阿之玩視民瘼。

始終怙過。亦殊不料其竟至於此也。圖勒炳

阿著革職發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為地方諱災者之戒。夏邑永城二縣知縣俱著革職拏問。其虞城商邱二縣如應行叅處。即著鶴年一併叅奏拏問。該管道府俱著查叅議處。劉慥身為藩司。查辦災賑是其專責。乃不行據實入告。其於一切賑卹事務。又不能董率屬員。實心經理。遺漏者多。著交部嚴加察議。河南巡撫員缺。著蔣炳調補。所遺湖南巡撫員缺。著阿思哈補授。蔣

守錄卷五十三

八

炳未到任之前。河南巡撫印務。著劉慥暫行護理。夏邑縣知縣員缺。著山東鉅野縣知縣羅士昂調補。速赴新任。鉅野縣知縣員缺。著該撫於通省知縣內。揀選一員調補。其永城縣員缺。著方觀承於直省知縣內。選員前往補授。現在該四縣飢民。應如何賑卹。著山東巡撫鶴年。由查勘荆山橋河工之便。就近迅即前往。督率劉慥妥速查辦。善為撫綏。並傳諭各百姓等。俾共曉然於朕惠愛黎元痼瘼。

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賑。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飭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若因此遂致增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賑務。則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彭家屏所述召見奏對之語。及與圖勒炳阿面奉諭旨。一併宣示知之。○又諭夏邑等縣被災一事。圖勒炳阿不行據實入告。經朕加恩賑濟。又復辦理不善。玩視

守錄卷五十三

九

民瘼。莫此為甚。已降旨將伊革職。發往軍營効力贖罪。其員缺將蔣炳調補。蔣炳未到任以前。巡撫事務。著劉慥暫行護理。劉慥係該省藩司。查辦災務。是其專責。乃不能董率屬員。妥協經理。亦已交部嚴加察議。可即傳諭劉慥。伊當痛自檢改。奮勉向上。不可再蹈前轍。鶴年現赴荆山橋一帶。勘辦河務。著即就近前往豫省。查辦該四邑一切撫綏事宜。務宜悉心籌畫。鶴年未到之前。劉慥當於災地

應行查辦之處。先行確查。俟鶴年到時。即便會商辦理。俾災黎不致失所。如或尚存文過護短之見。草率了事。是自干罪戾。更無可逭矣。至劉元德控告夏邑縣知縣辦災不實一案。其主使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自當從嚴辦理。又不可因有旨將巡撫知縣俱行革職。而於逞奸滋事之徒。遂有意姑息。致長刁風也。將此一併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豫省拏獲馬朝柱逆夥王聖友一案。前經傳諭該督遴委妥員。會同前往竹山縣根緝馬朝柱下落。今據圖勒炳阿奏稱。該處並無小溪嶺河溝窪名目。亦無楊天順德禪其人等語。則王聖友從前何以供吐鑿鑿耶。現在該犯已解楚省。著將此摺鈔寄碩色。令其詳細研究。務得逆蹤所在。速行捕獲。毋任狡延。○又諭曰。蔣炳已有旨調補河南巡撫。其湖南巡撫員缺。已令阿思哈補授。新任湖南藩司公泰。曾否到任。如現在尚未到任。蔣炳應俟

公泰到任後。將巡撫印務交與護理。再赴新任。○又諭曰。圖勒炳阿於夏邑等四縣上年被災。匿不奏報。經朕訪聞。降旨加賑。又不據實查辦。已將伊革職。發往軍營効力。第該處係積歉之區。流離載道。必須善為經理。方可以扶困起甦。可即傳諭鶴年。迅速前往。詳加確勘。所有應行撫卹事宜。速為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以慰朕念夏邑永城二縣知縣已降旨革職。拏問治罪。其商邱虞城等縣辦理若何。如應行查叅。即行叅奏。至中州民風素來尚屬淳樸。但該處災傷。始由彭家屏面奏。現在屢有叩閭之事。倘有閭賑借糧之輩。惟當從嚴辦理。不可稍存姑息。致長刁風。可將明發諭旨。通行曉諭。衆百姓等。再面加傳諭。如各安分待賑。朕自體卹加恩。不令向隅。負疚。若因此鬧賑生事。則是奸徒不能承受恩典矣。務使人人共曉。其夏邑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主使劉元德告訐一事。自屬另

案。仍應按例嚴究。不得因有此番查辦。遂置不問也。可將此一併傳諭知之。○是日。駐蹕新莊大營。○庚辰。諭河南夏邑商邱虞城永城等四縣。被災情形。經朕遣人密查得實。深為憫惻。業命山東巡撫鶴年。由荆山橋就近往豫經理。至本年應徵新舊錢糧。現據該撫題請分別緩至麥收秋收後徵納。但念該四邑連年積歉。困敝已久。若勉効輸將。仍恐生計拮据。所有夏邑商邱虞城永城等四縣歷年舊欠錢糧銀數。著一併加恩概予豁免。該護撫於查賑時。一面通行曉諭。一面查明實數。繕摺奏聞。用副朕軫念災黎。勤求民瘼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夏邑等四縣被災情形。經朕遣人訪實。特派鶴年由荆山橋往豫查辦賑卹。原任布政使彭家屏。從前曾經奏及。是以命伊隨同觀音保前往看視。原非令其干與賑務。伊係本地鄉紳。應回時。即令於該處就近還家可也。○又諭

實錄卷五十三

十一

河南夏邑永城等四縣被災之處。朕前已命加賑一月。但圖勒炳阿始終迴護。散賑多有不實。所有實在極貧戶口。有造報遺漏者。有任意刪除者。有胥吏因緣為奸。侵蝕肥己。種種辦理不善。今特命鶴年到彼。務查明遺漏刪除。應賑極貧戶口。逐一補行賑給。此即重辦從前加賑所未到。原非另為普賑一月。在五月二麥已登。原無散賑之例。其知縣開報不實。胥吏為奸。應查叅追究者。即行查辦。務體此意。善為經理。至於災地應辦事宜。又須妥協籌畫。俾貧民不致流離失所。而亦不致因朕愛民心切。為諱災已治巡撫府縣之罪。而因此遂益開賑罷市。大長刁風。斯為善耳。可將此傳諭鶴年知之。○柰曼達爾漢郡王阿咱拉故。遣官祭奠如例。○是日。駐蹕紅杏園行宮。○辛巳。諭河南夏邑等縣被災一事。初因詢問彭家屏。特命該撫會同查勘。復降旨加賑。及巡省至徐時。目擊彼地災黎情形。

實錄卷五十三

十一

因思夏邑等縣與徐沛接壤。豈其無災。適有夏邑民人張欽告賑卹不周者。復為惻然動念。密遣司員觀音保前往查訪得實。是以將圖勒炳阿革職。發往軍營効力。道府以次議處。夏邑永城二縣知縣俱革職拏問。所以深為地方官玩視民瘼之戒也。比觀音保未回之先。復有夏邑民人劉元德遮道陳訴。並稱縣令不職。乞易賢而愛民者。朕即知其必有指使之入矣。親加詢問。供出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主謀指使。因令侍衛成林帶往豫省。會同該撫查訊。今據成林回奏。至夏邑時。令該縣差提段昌緒等。竟抗不到案。知縣孫默親往查拏。乃於段昌緒臥室中。搜出逆犯吳三桂偽檄一紙呈覽。並稱尚有指使數人控訴者。聞責劉元德而散去。閱其偽檄。則皆毀謗本朝之言。極其悖逆。而昌緒為之濃圈密點。加評贊賞。見者無不髮指。夫吳逆之檄。不過曹操司馬懿之作為耳。國家撫臨中夏。

百有餘年。薄海生民。世受渥澤。無論我

列祖

列宗。厚德深仁。自古未有。即朕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惟日兢兢。時以愛養百姓為念。偶遇水旱偏災。蠲賑所施。動逾數千百萬。此内外臣民所共知共見。而朕撫衷自問。實可以上對天地。

祖宗。下對羣黎百姓。以為天下之人。具有天良。必應革薄從忠。即邇來辦理夏邑四縣之事。

亦足使頑民知感。而乃有喪心毒惡之徒。於此等偽檄。竟忍鈔錄收藏。動筆批閱稱贊。朕實為之寒心。夫地方被災。封疆大吏不為據實查辦。自有應得之罪。然百姓中有如此悖逆之人。滅絕倫紀。居心叵測。至此自足干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若使觀音保早回數日。則劉元德之遮訴。朕亦不加深究。必不更遣成林往豫。而段昌緒之事。早致漏網矣。豈非此等悖逆之跡。實為天理所不容。冥冥之



中。亟欲使之敗露。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  
暨不畏死之徒。亦應知戒矣。朕從前降旨。治  
圖勒炳阿等之罪。原因諱災。今經辦出逆檄  
一事。是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且以如此  
梗不知化之人。指使控訴。欲去其縣令。而即  
為之治其司牧者以罪。是不益長刁風乎。圖  
勒炳阿。不必革職。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夏  
邑縣知縣孫默。能查出此事。尚屬能辦事之  
員。並永城縣知縣。俱免其革職拏問。各仍留

實錄卷五十三

七

原任。所有前降革職及調任各諭旨。俱不必  
行。其諱災處分。仍著交部分別照例查議。至  
收藏偽檄。乃出自識字之人。原與農民無涉。  
朕不忍因此數人。忽視災黎。令之失所。其四  
邑災務。仍著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妥協查  
辦。圖勒炳阿。因有前此罷斥之旨。遂心存成  
見。有不能釋然於災民者。則是自取罪戾。亦  
斷不能逃朕之洞鑒也。但段昌緒家既有此  
書。傳鈔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家

恐亦不能保其必無。即應委大員前往伊家  
嚴行詳查。並著方觀承前往。會同圖勒炳阿  
查辦。此所關於人心風俗者甚大。該督撫等  
務宜逐一根究。按律定擬。以伸憲典。不可草  
率了事。朕辦理政務。毫無成見。其賞罰權衡  
惟隨時順應。用協乎情理之至當耳。並將此  
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觀音  
保密訪夏邑災民情狀。已有旨將圖勒炳阿  
革職。發往軍營効力贖罪。司道守令俱分別  
議處。革職拏問。今據侍衛成林。於押解告災  
人犯至夏邑。隨於供出指使之生員段昌緒  
家。獲有吳逆偽檄一紙。中皆指斥詆毀  
祖宗之詞。目不忍觀。而鈔錄存留。且圈點加批。  
贊賞稱快。不勝駭異。見者無不髮指。設使觀  
音保訪聞在前。則不令押解究治。竟成漏網  
矣。今既查出逆書。足見彼處人心兇毒。實為  
天地鬼神所不容。而該撫之罪。自在諱災怙  
過。交部嚴察議奏足矣。圖勒炳阿。仍著留任。

所有前降革職及調任各諭旨俱不必行。其查獲書之夏邑縣知縣尚屬能事之員亦免其革職。拏問其鈔錄此稿者必尚有人。今著方觀承馳驛前往會同該撫嚴加根究。即彭家屏家中亦未必不有此等逆詞。即應委大員率該縣往伊家嚴行詳查。但此在存心背逆之徒自屬法所不貸。而災地民人應撫卹者仍須撫卹。該撫不得因災被譴稍存仇怨。災黎之心則又自干罪戾矣。昨旨原因圖勒炳阿革職是以令鶴年前往豫省查辦。今該撫已留原任。鶴年於查勘荆山橋事竣即行回東辦事。○又諭曰輝特賊人德濟特克什克等懼罪逃竄。經官兵分道擒拏俱已弋獲。察達克感戴朕恩奮勇効力深堪嘉予。前已授為內大臣著加恩將伊子塔斯呼勒補授藍翎侍衛並賞緞六端茶葉二十封。圖布慎赤倫洪郭爾等亦各著有勞績如有未經賞翎者准其戴翎並各賞緞五端茶葉十五封。

扎薩克台吉齊巴克扎布著賞給公品級頭等台吉德勒克丕勒索倫佐領瓦濟爾等俱著賞給孔雀翎以示獎勵其首告車布登多爾濟潛通阿逆之厄魯特尼瑪根敦扎布及遣赴軍營報信之阿齊侯伊等到京酌量加恩所有尼瑪根敦扎布阿齊等親屬戶口俱著編入察哈爾旗分安插哈達哈阿桂前因疎縱首賊飭部分別議處今既經擒獲著加恩寬免。○叅贊大臣哈達哈等奏厄魯特尼瑪原係阿睦爾撒納之兄沙克都爾宰桑因阿逆謀害沙克都爾尼瑪逃避伊犁上年叅贊大臣富德進兵時因其熟悉哈薩克地方帶往嚮導與其子們都行走甚勤是以令歸入車布登多爾濟游牧居住此次首告車布登多爾濟潛通阿逆之事尼瑪根敦扎布等公同商議遣阿齊赴軍營報知臣等倉猝帶兵尼瑪被擒聲訴緣由始行釋放是以將伊妻孥等五十一名存留並將尼瑪同車布登

多爾濟等解送京師。以備質對。報聞。○是日。駐蹕太平莊大營。○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鐘音奏。琉球國王咨稱。使臣全魁。周煌在洋遭風。兩次撫卹。隨封人等銀兩一事。彼時以天朝遣使冊封。致令小國費至數萬。似屬非體。是以傳諭喀爾吉善。將該國王用過銀兩發還。其兵丁匠役等。令該督查明酌量撫卹。今全魁。周煌。於行在復命。奏及在洋遭風情形。而該國照例撫卹兵役。出於至誠。且每人所得。不過七八十金。至百餘金。自屬可以收受。著傳諭喀爾吉善。鐘音等。所有該國王撫卹兵役銀兩。如經傳諭該使臣。則仍遵前旨發還。另於庫貯公項內。照數補給各兵役等。若尚未經傳諭。則聽其收受。如無此事可也。若已經傳諭該使臣。斷不可因此旨。少有迴護。謂未曾傳諭也。仍即速行迴奏。○又諭。昨哈達哈等奏。車布登多爾濟等。遣人潛通阿逆。約期逃竄。阿逆聞知。未必不親身迎赴。

現在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等。領兵前往沿途務期加意緝訪。一遇賊蹤。立即擒拏。並著傳諭哈達哈。嚴飭各卡派兵巡緝。再車布登多爾濟等。遣往之人。自必回至游牧。務即弋獲解京。倘任其脫逃。大有關係。哈達哈等務宜詳慎辦理。○又諭。據阿里衮等將原任千總車布登等解送來京。專摺具奏。今正當歇息臺站。牲畜之時。而阿里衮等。以此等無關緊要之事。專摺特奏。殊不曉事體之緩急。嗣後若非緊要之事。不必特發具奏。或彙至數件。再行具奏。或遇將軍等奏事之便。附入具奏。皆可。○戶部議准。調任湖南巡撫陳宏謀。疏稱。前因衡陽縣事繁。分設清泉一縣。所有衡陽縣額賦。半撥清泉縣徵收。裁衡陽府同知官俸。改撥清泉知縣。裁司獄。改撥清泉典史。知縣養廉一千二百兩。除同知六百兩外。應另增六百兩。各項祀典支銷。兩縣酌半分撥。衡陽原進武生十五名。請增一名。兩縣各

得八名。撥衡陽縣倉穀六千石。以為清泉縣常平社倉積儲之用。從之。○禮部議准。御史袁芳松疏請鄉試自乾隆己卯科為始。於第二場經文之外。試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照會試一體辦理。從之。○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南咸豐縣民譚永韜妹譚氏。○是日。駐蹕關張舖大營。○癸未。駐蹕趙北口大營。○甲申。諭前因外省將軍提督。有表率營伍之責。出皆乘輿。恐致狃於便安。是以特行禁止。但此

內有宣力已久之年老大員。又未可一概而論。嗣後如有年逾七十。不能常行乘馬者。令該員自行酌量奏聞請旨。餘不得假借。○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兩路大兵勦滅賊黨。後將軍成衮扎布。副將軍兆惠。叅贊大臣舒赫德等。俱著回京。其定邊右副將軍印務。交雅爾哈善管理。現在巴祿哈寧阿。俱赴行在面聆指示。著仍回至軍營。授為叅贊大臣。協同雅爾哈善辦事。○又諭。據索諾木喇布坦。

永興等奏。拏獲刦奪達里剛愛牧羣人等。及擄多倫諾爾商人之賊犯。不分首從。俱行正法。復帶兵二百名。前往搜捕餘匪。索諾木喇布坦。永興等所辦甚為妥協。著交部議叙。此後緝獲賊匪。仍照現在辦理。不可稍事姑息。○鑲白旗奉國將軍宗室蘊興。老病乞休。以其子淑德襲奉恩將軍職。○豁免托克托城並清水河二協廳屬民欠籽種。○是日。駐蹕紫泉行宮。○乙酉。諭前據禮部奏請暹羅國使臣。於回鑾時在黃新莊引見。今日王大臣等。至涿州接駕。召問何國宗。則奏稱交伍齡安。介福帶領。此在京禮部堂官奏請之事。而乃以專諉之隨駕之伍齡安。介福二人。是誠何心。若謂恐有遲誤。則黃新莊。乃明日駐蹕之地。不至趨赴不及。其意不過以涿州接駕。後即可回京。若次日仍須帶領暹羅國使臣。未免又需信宿耳。朕南巡江浙。復親臨徐州。閱視河工。往返三四閱月。伊既不列扈從。安

居在京。而乃憚此一二日之勞。惜此一二金之費。歸家惟恐不速。不以衙門公事為重。似此存心卑鄙。亦奚以勝尚書之任。表率朝列耶。何國宗本屬庸才。前因禮部尚書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棄瑕錄用。今於奏對時。觀其龍鍾顛倒。仍照原得處分著革任。金德瑛。徐以烜。身為卿貳。亦係應行帶領之人。一切聽之何國宗。隨同附和。亦屬不合。俱著交部嚴察議奏。○是日。駐蹕涿州行宮。○丙戌。諭。前因

莊有恭在江蘇巡撫任內。濫行批罰贖罪。已將莊有恭及附和迎合之許松倩。趙酉。革職治罪矣。以江蘇一省。莊有恭一人任內言之。已有數案。則各省督撫。恐亦俱所不免。謂必如莊有恭所辦朱聃一案。以縲首重罪。不題不奏。擅行准罰。在各督撫中。自必不敢出此。至嚴凝裕。鬪蟋蟀等細微之事。量為批罰完結者。自屬勢所易行。夫立法所以示懲。應的決者。自應照例的決。州縣濫罰。尚所嚴禁。況

於督撫大吏耶。嗣後民間詞訟案件。概不得濫行准罰。若果所犯之罪本輕。而為富不仁。情實可惡。則酌量示罰。以充地方橋道廟宇等工之用。亦尚可准。但須奏明請旨。不許擅自批結。以杜借端影射之弊。此亦肅清吏治之一端也。○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河工關係緊要。特命夢麟。白鍾山。張師載。嵇璜。高晉等。分工趕辦。嗣因山東之魚臺等處。尚有積水未消。復命鶴年前往。會同夢麟等查勘。荆山

橋河道。未知日來狼矢溝積水。俱全行消退。可以補種秋糧否。張師載。高晉等之黃河南北兩岸。及運河各工。現在伏汛將屆。關係尤為緊要。宜急早趕辦。無誤汛防。朕因河工關係民生。時深廛念。伊等現在所辦若何。何以久未奏聞。可即傳諭夢麟等。將各工現辦情形。速行入奏。以慰朕懷。尋奏。狼矢溝積水一百六十餘頃。四月十八日。四圍窪水已涸。旋因大雨。復有潦水。今又開溝槽一道。引入荆

山橋已涸十之七八。黃河兩岸隄工並花莊亂石壩。現在按段修築。護城隄工已完。惟隄根因灘水漫占。設法宣洩。秋汛後一律告竣。得旨覽奏稍慰。○又諭。前因江省吏治罷敝。如徐州府屬之銅沛等州縣。積年災歉。尤須賢明之吏。急為撫綏整頓。方可日有起色。是以朕幸徐州時。即降旨尹繼善等。令於現任守令各官。詳加甄別。出具考語奏聞。或應留任。或當揀調。務期得勝任之員。以收實效。此

乃地方要政。不容待緩之事。何以該督等至今尚未奏到。著即傳諭尹繼善等。其奉到諭旨之後。現在如何辦理。即行奏聞。○吏部議准。江蘇巡撫愛必達等疏稱。陽湖縣屬馬蹟山險要。請將該縣戚墅司巡檢移駐。改為馬蹟山巡檢。其印信衙署均照改駐鑄造。從之。○予故荊州將軍兼奉國將軍宗室尚簡保祭葬如例。謚勤僖。○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丁亥。

上迴鑾至圓明園。○詣

安佑宮行禮。○諭曰。劉統勳現在出差。刑部尚書事務著秦蕙田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冊封琉球使臣。在洋遭風。該國王咨給兵役等銀五萬一千餘兩。前經降旨。照數給還。該國王其兵丁等。照例酌量撫卹。嗣因使臣全魁等面奏。實出於該國王恭順之誠。因復有旨諭。如前旨未發。即不必辦理。今據喀爾吉善奏到。隨往兵役人等。有在琉球角口打降情事。觀此。則兵役在外。不能安靜。已可概見。可傳諭喀爾吉善。若前旨發還該國王銀兩之處。尚未行知。自可遵照續降諭旨辦理。看來前旨當已頒發。此等生事兵丁。亦何庸例外從優賞給。照初降諭旨辦理。為是其角口打降兵丁。仍當審明情節。分別查辦。但事關國體。務須從實辦理。斷不可因有續降之旨。稍存成見。致輕重失宜也。著一併傳諭知之。尋奏。該國使臣於四月進京謝恩。未回前

降發還撫卹銀兩諭旨。尚未傳諭。但兵役在  
番。種種不法。現在審擬辦理。所有分得撫卹  
銀兩。應勒限歸款。請仍先動公項。俟該使臣  
回國。照數給還。得旨。如此甚好。○戊子。諭。各  
省晴雨糧價。民瘼攸關。雖係附便入奏。亦不  
應過遲。今覽安寧所報晴雨糧值。係上年十  
二月。至今年二月。瑞保所報。係上年十二月。  
至今年三月。理應於朕南巡時。就近即行奏  
報。乃遲至數月。足見漫不經心。著傳旨申飭。

○又諭。朕巡方所至。疇咨民瘼。河南夏邑等  
縣被災一事。初因詢問彭家屏。特命該撫會  
同查勘。降旨加賑。及巡省至徐。有夏邑民人  
張欽告賑卹不周者。復為密遣司員前往察  
訪。一經得實。即將巡撫革職。該地方官分別  
懲治。前後諭旨。已共聞共見。今日召見九卿  
科道。即彭家屏所自行叙述之處。朕愛養黎  
元之本心。於彭家屏不惟不疑其過甚。且聽  
從之。保護成全之。朕固無負於此方百姓。更

無負於彭家屏也。嗣因復有夏邑民人劉元  
德。遞道陳訴。則又控出生員段昌緒等主謀  
指使。經該縣於段昌緒家搜出逆犯吳三桂  
偽檄一紙。該處既有此等喪心之徒。忍將偽  
檄鈔錄贊賞。則其風俗人心之敝壞。已可概  
見。傳鈔所及。即彭家屏家亦安能保其必無  
耶。因命方觀承前往查辦。而召彭家屏至京  
面詢。亦以彭家屏係久列大員。世受國恩之  
人。若自首出。尚可開一線之路。乃據稱吳三

桂偽檄。實未寓目。再三詰問。但稱有明末野  
史等類。存留未燒。實不曾看等語。既云未看。  
何以即知其不當存留。天下豈有祇見一書  
之名目。而遂曉然其為何等書者乎。人家藏  
書。固不能遍閱。但既知為不當存留之書。而  
又故為藏匿。是誠何心。豈必如段昌緒之批  
閱偽檄。始為上千憲典耶。夫本地縉紳。遇有  
地方公務。主持教唆。已屬越俎多事。然其過  
猶小。若於名義所關。稍有干犯。則其罪更大。



彭家屏身為大員。非尋常愚民劣衿可比。今在朕前廷質之下。情詞閃爍。顯係狡飾。彭家屏著革職拏問。俟方觀承等查奏到日。審明按律治罪。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圖勒炳阿審擬段昌緒藏匿逆書一摺。稱段昌緒得之司存存鈔付。而司存存又得之司淑信家。是司存存司淑信均係藏匿逆書之人。其情罪均屬悖逆。特未如段昌緒之加評贊賞耳。該撫將段昌緒擬斬立決。而司存存司淑信僅擬杖徒。非申明憲典懲創奸宄之意。且所究逆書來歷。及傳鈔去處。亦尚未盡根株。現在方觀承已赴該省。此案著交與方觀承另行嚴擬具奏。至其審擬夏邑劉元德一摺。看來該撫辦理賑務。畢竟未盡妥協。亦著交與方觀承再行查辦。毋得草率。可將此傳諭知之。圖勒炳阿原摺並發。○又諭劉崇元控告涿州知州黃元圮。辦差借貸部民銀兩一案。業經特派大臣審訊完結。直

隸辦差。向聞有藉端科派情弊。經朕降旨該督嚴禁。據該督以業已清釐奏覆。並稱擬將大州縣備貯千金。小者亦備貯數百金。儘可辦差無誤等語。今涿州附近京師。當往來之衝。尤稱繁劇。何妨多為留貯千餘金。俾庫項充裕。辦差得有以藉手。乃竟因公用缺乏。致令臨時向部民借貸。此皆該督平時未能查辦之故。嗣後務須隨時體察。毋致復蹈前轍。至劉崇元狂妄生事。誣告楊國棟。而且為富不仁。重利放債。逞強悖理之事。衆口如一。現在照議交該督查辦。此等生事不法之人。侵漁細民。厚資囊橐。理宜痛加懲創。該督奉到諭旨。應即嚴查。如果屬實。即行辦理。若因其控告地方官。恐涉嫌疑。稍存瞻顧之見。即非實心任事之道。著將此傳諭方觀承知之。○又諭曰。成衮扎布。兆惠等。此次進兵勦滅賊匪。想已有定局。博勒奔察圖倫楚達禮善等。俟事體一竣。即作速前來。尚及朕木蘭行



圍之期。將此一併傳諭。博勒奔察等知之。又諭曰。副將軍兆惠奏。據巴圖魯侍衛奇徹布等。拏獲賊人。詢知哈薩克錫喇巴雅爾等。由額爾齊斯。逃向伊犁等語。賊人等若徑赴哈薩克。則追擒尚須時日。今逃入伊犁。不日應即遇大兵掩襲。朕意一路由珠勒都斯。一路由閼勒奇前往。至伊犁附近地方。會合一處。擒剿甚易。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等。現在兩路大兵。約於何地會合。務期籌畫妥協。迅

實錄卷五十七

三

速辦理。已丑。諭據兆惠奏。扎那噶爾布。遣人糾合回部。為霍集占等所拒等語。看來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未附和厄魯特。特徘徊觀望。未即前來投順。此時若仍遣五十六等。帶領伊來使沙呢雅斯。前往招撫。如將阿敏道等送回。則彼處情形。皆可洞悉。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歸降。亦不得仍居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著於吐魯番。巴里坤二處。酌量指給一地。令其遷移。稍有推託。仍

行拏解來京。著傳諭成衮扎布等。遵照辦理。再阿逆一聞噶勒藏多爾濟被殺。或脅從哈薩克人等。乘機前來。亦未可定。伊若自投天網。大兵相值。正可立即擒獲。或聞大兵已抵伊犁。中途逃竄。尤當豫為堵截。如上年伊脫逃時。經過之阿勒坦額默勒嶺。及伊犁附近之閼勒奇一帶地方。務須派兵加意堵禦。成衮扎布等。其悉心籌酌辦理。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臣等領兵至呼圖畢。探知尼瑪

實錄卷五十七

三

慇忠。扎那噶爾布。襲殺噶勒藏多爾濟。及其親屬人等。扎那噶爾布。即往博囉塔拉坐台吉床。而尼瑪又欲害扎那噶爾布。往迎阿逆。令其管理準噶爾地方。現在扎那噶爾布。自安濟海起行未久等語。此際迅速追擒。不難弋獲。應先派兵數百。繞出前途。邀截夾攻。方不虞其漏網。隨行文富德等。豫為堵截。續據富德咨稱。總管端濟布等。先至瑪納斯地方。生擒得木齊鄂羅斯。並收獲男女三百餘人。

詢知扎那噶爾布移往博囉塔拉尼瑪移往珠勒都斯扎哈沁游牧移往濟爾哈朗賊人蹤跡現已偵探確實臣等惟有乘其內亂奮力進剿報聞○以吏部侍郎歸宣光為禮部尚書江西布政使王興吾為吏部侍郎○庚寅

上詣

定太妃金棺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副都統曹瑛奏地方情形一摺內稱三月以前厦

實錄卷五百三十七

三十五

門口行家舖戶先後失火兩次以致貨物缺乏出口販洋之船較往歲計少一十餘隻等語此事鐘音何以並未奏及厦門為洋船出入之所人烟稠密理宜加意防範所奏火災或因救火之具平時未先飭備抑或奸民利商賈所有潛行縱火以便乘機攫取財物亦未可知著傳旨詢問鐘音可即將該處情形詳加體察一切救火器具應飭有司豫為料理如有奸民縱火情弊更當嚴行查拏懲一

警百以靖地方其失察之員亦應查叅仍一面具摺奏聞尋奏兩次失火均係舖戶本家失檢並無放火搶奪等弊仍嚴飭地方毋得藉端滋事並令救火器具隨時修備報聞○又諭曰兆惠富德等前後奏到阿逆與哈薩克不睦回至準噶爾搶掠扎那噶爾布游牧富德帶兵追襲勦滅賊黨甚衆阿逆不敢迎敵望風而遁追至噶順地方遣兵豫堵逃入俄羅斯去路兆惠亦即領兵同追等語此次兆惠富德奮勇追捕俱協機宜但兆惠所奏整頓後隊兵丁先辦哈丹等游牧事竣再同將軍成衮扎布併力辦理等語尚屬未協現在兩路分兵前進特為勦滅厄魯特賊衆若豫知阿逆前來則當並為一隊方合機宜今蒙

上天眷佑使賊自投天網適遇大兵理應先擒首賊其他厄魯特等皆可從容辦理著即傳諭成衮扎布等兩路大兵剋期會合務躡阿

逆逃竄蹤跡。併力擒獲。並傳諭衆厄魯特等。有能擒獻阿逆者。不特寬宥其罪。更當加以重賞。反覆開導。令伊等擒賊自効。以贖前愆。至阿逆逃竄之路。不過哈薩克俄羅斯二處。如逃入俄羅斯。則自可申明成例。向彼索取。若哈薩克既與阿逆不睦。將軍等領兵赴彼。曉諭利害。自必速為擒獻。成衮扎布等遇此機會。務宜奮勇辦理。迅奏膚功。○暹羅國王。森烈。拍照。廣勅。拍馬。啤六。坤司。由堤雅。普埃。

實錄卷五百十七

三六

遣使進貢方物。宴賚如例。○是月。欽差侍郎。夢麟等奏。徐州北岸蘇家山一帶石工。自四大王廟迤東。樓石磯嘴。至人家頭止。應接修三段。計長一千三十丈五尺。又西門外奶奶廟迤西。至韓家山埽工後止。應接修石工長五百三十四丈五尺。所需石料。於就近蘇家山等處採取。俟九月內霜降水落時。開槽興工。得旨。好。如所請行。○又奏。前命興挑荆山橋河身。已於三月二十八日完竣。四月初六

日。臨工閱視。以荆山橋橋孔甚多。並未全數通流。恐水勢不能暢注。查荆山橋舊制四十餘孔。惟中間十九孔。係河身行水之路。其餘二十餘孔。豫備夏秋盛漲。以利行人。乾隆十年。又為接長新舊共計一百五十九孔。而河身之內。仍係十九孔。現在過水暢流。仍恐湖水入河。口門之內。有淤沙停蓄。應加疏濬。得旨。十九孔終屬未暢。今昔情形不同。豈可執一而論。宜竭力再令多過幾孔。為是。○又奏。

實錄卷五百十七

三七

六塘河上承駱馬湖水。至清口以下。分為兩股。由武障義澤等河入湖歸海。間有淤灘積滯。應行興挑。計工長四千六百餘丈。桃源清河。堰工缺漫。及宿遷縣境內。續有衝缺。堰工六處。均在興修。至宿桃清河等縣隄堰。間隔民田積水。統計十五區。共淹田一千五百餘頃。其為格隄所阻者。酌開溝十五道。其為格隄撐隄間隔者。酌設涵洞五處。其總匯處居運河緯隄之上者。酌建閘四座。得旨。覽。又批。

此皆向來督撫河臣置而不問處。百姓安得不受災耶。今經震動。整飭一番。災區畧得息肩矣。彼處民情公議。以為何如。兩江總督尹繼善奏。遵旨擇得徐州府雲龍山旁隙地。可建龍神廟。其西北可建行宮。得旨好。又批。不必另擇地。不過在廟就便一宿之地可耳。何須多費。廟牆周圍寬展。足容數間。憇息一宿。為妙。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等覆奏。東省運河。以汶水為大源。而南旺素稱水脊。汶

實錄卷五十七

三八

水至此。分為南北二流。南流之水。地卑一百一十六尺。有獨山微山等湖。洸府等河。並各州縣山泉小河。歸入其中。向有沙淤。近因黃水匯注運河。並上年孫家集漫溢。以致韓莊湖淹漫。年來並未興挑。其北流之水。地卑九十六尺。別無山泉支河接濟。全賴各閘關束。即不無濁流擁沙。每年擇淺淤者。酌量疏濬。實與韓莊以上。毋庸興挑者不同。報聞。○山東巡撫鶴年等奏。查首河二道口門。各過水

寬十六丈。擬再寬八丈。以冀湖水多洩入河。俾上游東省各州縣。暨江南沛縣積水。均得早涸。再茶城地方。有舊河一道。業已奏明興挑。嗣因孫家集黃水漫溢。積沙墊塞。著落承辦之員賠修。恐不無遲誤。請仍發帑興挑。於該員名下追還。得旨嘉獎。○四川總督開泰奏。夔州府屬之石碛土司馬孔昭。於乾隆十九年緣事革職。無合例應襲之人。當委馬光仁護理。乃馬光仁辦理不能公平。自應革退。

實錄卷五十七

三九

今馬孔昭之子尚幼。且石碛司地方。與內地毗連。多半流寓之徒。良頑混雜。不便乏員經管。請將夔州府分駐雲安。嚴鹽務同知。及萬縣市郭里巡檢。移駐該地。各支本任俸廉。即用本任關防印信。巡檢令司監獄捕務。同知需用件作。由萬縣撥給一名。該土司所有田產。令馬孔昭自行管業。原領土司印信。暫繳司庫。俟伊子堪以承襲。再為遵例請給。得旨如所請行。○西安將軍都賚陝甘總督黃廷

桂。陝西巡撫陳宏謀等奏。西安省滿漢兩營。八旗兵教場。在漢城西北角。西湖園地方。綠旗兵教場。在西門外。離城十數里。每遇操演。往來不便。查有明時秦府地基開曠。坐落滿城。請作為滿營教場。而以西湖園改為綠營教場。各於就近得便操演。得旨。甚妥。如議行。

實錄卷五百三十七

甲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八

教修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兼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實錄卷五百三十八

一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五月辛卯朔諭軍機大

臣等昨據兆惠等奏。上年托多克古爾圖二處坐臺人員。在額布圖地方遇賊。戕害筆帖式二員等語。此等人員。雖非陣亡可比。情亦可憫。應酌量加恩。著將軍成袞扎布等查明咨部。照例議卹。○又諭曰。達什達瓦之弟伯格里妻室。已係孀居。無可依恃。懇請移入內地。情殊可憫。著加恩准其攜帶屬人赴察哈爾正黃旗居住。○壬辰。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昨兆惠具

奏富德領兵擊敗阿逆。現在追擒。并派鄂博

什帶兵二百名。赴額爾齊斯。那林郭勒等處。

擒勦阿逆存留之烏梁海等語。現在唐喀祿

等領兵赴額爾齊斯地方。協同西路擒勦逆

賊。計唐喀祿等由北路抵額爾齊斯。路途較

近。應在鄂博什未到之前。領兵先赴從前不

過因哈薩克錫喇。尼瑪等。逃竄至彼。令唐喀

祿等協力擒拏。今阿逆自投天網。復遇大兵

擊敗。無路奔竄。或亦逃入額爾齊斯。那林郭

平定奏本三十三

勒等處。均未可定。著即傳諭唐喀祿等。迅速

前往。先將阿逆所留烏梁海等。盡行勦滅。仍

加意偵探阿逆蹤跡。奮勇堵截。務期弋獲。再

上年辦理烏梁海時。尚多逃脫。此時有潛入

俄羅斯。及藏匿山谷者。唐喀祿。鄂博什等。陸

續到彼。並將沿途所有烏梁海等。悉力搜捕。

毋令脫逃。○命刑部尚書劉統勳。充經筵講

官。○以翰林院編修沈斌。充日講起居注官。

○癸巳。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奏稱。江省官

員。有願捐養廉。承辦差務之舉。已面諭禁止。

凡一應費用。俱令動項按款照數撥給。不得

分毫科派。但恐臨時料理。容有用浮於數之

處。亦未可定。特傳諭普福。令其撥給銀十萬

兩。交與尹繼善等酌量支用。然不得因銀兩

充裕。以致屬員侵冒浮銷。總在該督撫等。悉

平定奏本三十四

心綜覈。如此項銀兩。僅足支給。則已。倘尚有

贏餘。即留貯該省公用。此項報銷。雖無庸咨

部覈議。其動用細數。仍著開造清冊。咨送軍

機處。以便存案。著傳諭尹繼善等知之。是

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甲午。諭淮徐河道向兼分巡

後。因專設巡道。地方各官。遂以非河道管轄。

遇雇夫搶險等事。每致呼應不靈。嗣後伏秋大汛。辦料雇夫。該地方官著仍聽淮徐河道調遣。毋得歧視。以重河防。○諭軍機大臣等。據嵇璜奏。黃河水勢。自岸山上下河底淤高。應加埽工。以資捍禦。而南岸要工。料物寥寥。請令河南辦料一百五十萬束。於六月初旬。運至徐邳。分撥各工等語。河南購辦物料。不過在附近徐州之夏邑。永城等處。運工始能便捷。若責成圖勒炳阿。勉強購辦。該地方被

平定水志卷之八

四

災之後。情形未免拮据。且前此已經協辦應用。今再加以一百餘萬。恐難剋期辦集。況此乃未雨之綢繆。而中州河流衝險。本省汛防。亦不可不為留意。看來山東充濟之間。民氣尚覺寬裕。著由山東辦料。從運河直達工所。似易為力。可傳諭夢麟。白鍾山。張師載。令其與鶴年圖勒炳阿通盤商酌。從實籌辦。務期不病民力。而於河防有濟。始為妥協。一面辦理。一面具摺奏聞。再南河革蕩營等處草束。

向供料物之需。較之隔省購辦。難易懸殊。現今作何經理。每年額解若干。是否歸於實用。著白鍾山一併查明覆奏。嵇璜摺併鈔寄。嵇璜現在下河。將此旨傳令知之。尋奏前後已經採買豫東及上下兩江協濟稻料。共四百餘萬束。若全數到工。酌量緩急。足以濟用。即恐不能如期運到。先撥左營蕩柴一萬束。又現買民柴五十萬束。足敷伏汛之用。再查革蕩營草束。向額二百二十五萬束。每年分運

平定水志卷之八

五

淮徐各工。分別遠近酌撥報銷。均歸實用。得旨覽奏俱悉。○又諭覽兆惠節次具奏。伊並未前往擒拏阿逆。惟責令富德一人實屬非是。兆惠係領兵將軍。即應隨富德哨探隊後。奮勇前往。賊人聞將軍親赴。必加畏懼。且可與富德併力協擒。方為妥協。阿逆情形已感。正可乘此機會。殲滅首惡。至於其餘賊衆。儘可從容辦理。昨因兆惠有俟將軍成衮扎布大兵到日。商同辦理之語。已傳旨曉諭。令其

迅速前往。毋致後期。乃伊尚遷延未行。即或尚有應行擒剿賊衆。不過派一二人搜捕。或移咨成衮扎布辦理。俱屬可行。且伊又移咨富德。令留額勒登額。端濟布二人。更不可解。從前擒拏阿逆時。策楞未經親身接應。玉保朕即重治其罪。兆惠寧不知之耶。著傳旨申飭。并著傳諭成衮扎布。舒赫德等。此時伊等兩路大兵。應已會合。即多選兵丁馬匹。速行接應富德。務期擒拏首賊。毋稍遲回觀望。迅

丁未八月二十

六

奏膚功。乙未諭軍機大臣等。碣石鎮總兵楊啟忠前來。陛見。看其年力雖未甚衰頹。而胸次似不明白。其在總兵任內。已經五年。是否尚能勝任。著傳諭楊應琚。令其據實明白具奏。不可稍有瞻顧。尋奏楊啟忠累任三十餘年。於港澳島嶼風潮情形。俱所諳習。尚堪勝任。得旨。終宜留心。恐非能勝任。若因陞見迴而志滿。則更不可姑息矣。識之。又諭據盧焯奏。請嚴錢局鑪匠一摺。亦屬嚴禁私鑄

甲辰八月二十八

六

之意。未為無見。但如所奏定為章程。未免立法太繁。且奉行不善。轉有滯礙難行之處。除弊之道。只在隨事經理。毋庸多設科條。例目。今錢價並不昂貴。若交議喧傳。恐奸商反致居奇。然此等退役鑪匠。若竟漫無稽查。則奸民私鑄之弊。亦所不免。可傳諭各督撫。令其各就地方。留心查察。以杜弊端。若有似盧焯摺中所指情形。不妨酌辦可也。盧焯摺併鈔寄。又諭據阿里衮奏。巴罕庫蘇臺站遇賊搶掠。已遣員前往安設等語。此等賊人。非沙克都爾曼濟逃竄屬人。即係附近之瑪哈沁等。現在巴里坤無應辦事務。即著阿里衮選派兵丁數百名。往來巡查搜捕。臺站自可肅清。俟雅爾哈善哈寧阿等到日。交與伊等辦理。阿里衮仍回至巴里坤辦理事務。○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從前遣往回城之五十。六托倫泰等。經臣等帶至軍營。酌量遣往。今據沙喇斯宰桑三都克。懇請隨營効力。查沙



喇斯瑪呼斯兩鄂拓克人衆並未從賊而三都克甚屬黽勉。是以准其隨營。所有遣往曉諭回人之員。即令其從三都克等游牧處起程。赴庫車等處。并令托倫泰五十六等帶領霍集占來使沙呢雅斯等前赴回城曉諭。報聞。○丙申夏至祭

地於方澤。

上親詣行禮。○幸圓明園。○諭曰。哈達哈等奏

杜爾伯特汗車凌等懇請移游牧於和通呼爾哈諾爾等語。前因車凌等生計未能充裕。曾賞給籽種。并令赴烏里雅蘇台支領口糧。三月以示體卹。今請移駐和通呼爾哈諾爾游牧。著即照所請行。車凌烏巴什如願同往居住。或就近在科布多布延圖游牧。亦從其便。伊等遷移後。已逾耕種之期。前次所賞籽種。著即作口糧賞給。如尚需接濟。即於科布多等處存貯糧餉內酌量賞給。○又諭。據車

布登扎布等遣員押解逆賊青滾雜卜幼子巴里及伊媳二人來京。伊等皆係逆賊親屬。律應正法。第念青滾雜卜祖母原封貝勒博目之妻。巴勒津年逾八旬。孤苦無依。博目亦曾著勞績。不忍令其絕嗣。著加恩將巴里等免其正法。仍著車布登扎布傳諭巴勒津。如情願赴京。即將伊孫及孫媳等交伊同住。以示格外優卹之意。○丁酉。

上詣藍靛廠恭迎。

皇太后鑾輿居暢春園。○吏部議准雲南巡撫郭一裕疏稱。歸遠同知所管按板恩耕二井鹽場。窵遠。請歸鎮沅府知府就近管理。從之。○戊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三泰等奏稱。至彭家屏家查看。並無三種逆書。彭家屏之子現在歸德。除移咨圖勒炳阿就近詢問外。一面奏聞。一面回京等語。三泰蘇勒德未能查

出何得即行回京。自應一面行文歸德府。嚴訊彭家屏之子。一面將所有家人。嚴加審問。倘不能查出。即向方觀承詳悉商議。實不能得。方可回京。三泰蘇勒德。於何處接承此旨。即由該處回程。至豫遵照辦理。○又諭前據彭家屏供出。伊家舊有明末野史等書。開具名目。是以令三泰前往查取。今據三泰回奏。布政使劉慥。已於四月二十六等日。往彭家屏家查辦家產。有衣物四十餘箱。書籍未經查閱。三泰至彼徧查。並無前項所開書籍等語。前因段昌緒家中搜出吳逆偽檄。彭家屏係伊同縣。未必無此等鈔存逆跡。是以命方觀承往夏邑查辦。如已在彭家屏家中搜得逆書。則查辦家產。自不待言。不知劉慥前往時。係出自己意。抑方觀承圖勒炳阿。令伊前往。是否搜出悖逆書籍。若未經搜出。而遽先查什物衣裝。則全不知輕重。辦理殊謬。至所開明末野史諸書。並不由他人首告。乃彭家

屏親自供出。自必伊家所有。何致全無蹤跡。彭家屏之子。雖在歸德府。三泰亦可就近會同圖勒炳阿。嚴行追訊。伊家人衆多。俱可隔別研究。務得實在藏匿處所。乃遽交與圖勒炳阿。而三泰輒自先回。亦屬錯謬。已令三泰復往。會同查辦。可傳諭方觀承。圖勒炳阿。將伊子及家人。嚴行審訊。明白開導。令知係彭家屏親自供出。無可狡賴。速行據實呈出。尚有可寬之路。如堅執不認。即當照律緣坐。立行正法。不能為伊寬貸也。○又諭據成衮扎布等奏。烏魯特宰桑錫克錫爾格。屬人等稟稱。錫克錫爾格。及巴圖爾烏巴什等。知阿逆現在博囉塔拉。擬即領兵擒獻。大兵亦即迅速前進等語。成衮扎布等。聞錫克錫爾格等有擒賊自効情形。即日領兵前進。甚合機宜。逆賊窮蹙已極。官兵到彼。自可立即擒獲。若俟錫克錫爾格等擒賊來獻。則伊等係効力之人。應行加恩。不便一體辦理。但亦不得仍

歸原地方居住俱著遷至內地安插以杜後患。即三都克亦并未從賊。今復在軍營効力。俟事竣後亦令伊等屬人遷入內地或在通肯呼裕爾或在察哈爾酌量安插其老幼人等不必悉令遷移著同內地派往駐劄兵丁同住酌量授總管職銜一二員約束毋庸照從前留各鄂拓克舊名及補放宰桑等職銜成衮扎布等即遵照辦理○己亥諭據伍齡安奏請整齊儀仗一摺所奏甚是丹墀儀仗之後兩旁派官員侍衛等稽察階上兩隅派護軍參領等管束之處俱著照所奏行交各該處遵照辦理階上遞茶原有派出之侍衛著交五福等按數酌派不必多人王公等跟隨著於伊等護衛內每人各派一人攜持坐具亦不必多人即太監等亦不得容一人著值班護軍統領嚴察如違即行參奏○禮部議准御史劉宗魏疏稱直省鄉試內簾向無內收掌官請添設一員於舉貢正途出身之

佐貳選用從之 以大學士來保陳世倌鄂彌達蔣溥工部尚書秦蕙田吏部右侍郎襄曰修戶部左侍郎劉綸禮部左侍郎介福兵部左侍郎觀保刑部左侍郎蔡新刑部右侍郎書山刑部右侍郎王際華工部左侍郎董邦達工部右侍郎錢維城為殿試讀卷官○以陝西按察使湯聘為江西布政使浙江金衢嚴道楊纘緒為陝西按察使○庚子策試天下貢士蔡以臺等二百四十二人於太和殿前制曰朕繼承大統臨御萬邦宵旰憂勞勤求民隱惟恐一夫失所有負上天為民立君之意是以二十二年以來兢兢業業罔自暇逸亟欲登斯民於衽席之安措天下於蕩平之路此固宮廷寤寐所堪自信亦薄海所共見聞者顧臣隣尚少篤恭之忱士子猶多囂凌之習四方之風俗未盡淳龐兩河之疏築尚煩區畫皆朕所念茲在茲者多士對揚休命何以副朕之虛懷採納乎書曰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蓋庶官所治之事皆天事。必夙夜匪懈。無曠廢之職。斯可以凝庶績而熙帝載也。朕日理萬幾。不遑暇食。所冀公孤卿尹。下逮庶司百職。各矢靖共之義。君臣交勉。上下志同。以臻邦隆之治。今朝廟之地。未必盡矢寅恭。曹署之間。或至相安逸豫。敬爾在公之義。謂何。夫紀綱不肅。何以振頽靡。率作不勤。何以戒叢勝。砥礪官方之道。將何從與。士也者。四民之首。如表臬焉。表正則影正。斯其所繫非淺鮮也。朕屢降明詔。諄諄以勤勵純修。精研實學為務。乃今者讀書敦品之士雖多。而標榜聲華。追逐時好者。尚未盡絕。其故何歟。夫心術不正。則聰明才智。適以助其諛淫邪遁之資。雖文彩可觀。而本根已撥。曷足重乎。自科目設而流弊漸滋。然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有曰。非科舉累人人自累。科舉蓋梯媒倖進。原非設科本意。未可因流弊而追咎立法之不善也。將欲拔本塞源。使華士

詘而真儒出。其何道而可。制治之原本莫重於人心。轉移則由乎風俗。禮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古之化民成俗。如此其至也。是以風俗醇厚。民生樂業。奸宄不生。訟獄衰息。為不善者惟恐人知。休哉。何風之隆也。我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教養倍至。令行法立。綱舉目張。其所以納民於軌物之中者。亦綦備矣。然而民心未底於淳。民習未歸於厚。武斷鄉曲。訐告長官。甚至頑梗不馴。罔顧大義。恩已厚而不知感。法已極而不知畏。何教之不力。率之不謹歟。程子云。教人者善養其心。治民者導之敬讓。必如何而革薄從忠。以臻道一風同之盛也。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粟。以供天庾。必取道於黃運兩河。而濱河州縣。民生安危係焉。則宣防底績。其首務也。朕晝夜廬念。憂之至深。籌之至熟。茲者親蒞河干。自維揚上溯徐邳。疇咨荒度。凡河臣思慮所未

及經理所未善者。朕詳悉指示。並分命大臣督率繕治。或增築隄堰。或疏導淤沙。或開濬支渠。或添建涵洞。近江者引之入江。近海者納之歸海。俾庶民早離沾危。一日則朕乃稍釋殷憂。一日也。然隄防雖設。而修守者或不能因時趨事。物料雖齊。而搶護者或未必咸歸實用。大吏或安於因循。漫不省視。汎弁或狃於舊習。競相侵漁。近雖竭力整飭。漸知法守。然何以使疏濬各合機宜。隄防悉皆鞏固。

上以裕節宣之方畧。下以盡董築之實心。歟。凡此數事。皆班朝蒞官之要道。興行育才之計。謨型方訓俗之良規。運道民生之至計。多士學古入官。講求有素。其剴切詳明。以對朕將親覽焉。以故一等子和起子和德襲爵。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安平縣民張聚公妻王氏。辛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朕此次南巡親蒞河工。相度險

要。指授在工諸臣。并特派侍郎夢麟會同總

河白鍾山。疏荆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

高晉。協辦徐州府黃河兩岸隄工。其徐州護

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工

則委之副總河嵇璜。六塘河以下各工。復委

之侍郎夢麟。分任責成。各有專屬。凡以為積

歲被災羣黎。籌疏洩之方。捍禦之策者。宵旰

靡寧。冀收實濟。業經屢頒明旨矣。近據山東

巡撫鶴年奏報。山東之金鄉。魚臺等州縣。未

曾蒙奉旨三十八

涸地畝。尚有一千餘莊。因思此方積潦。再經

伏雨秋霖。將益苦汎溢。而上江之宿虹。靈壁

等處河南之永城。夏邑等處。在在皆有積水

計漫淹地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病。非一朝

一夕驟致蔓延。蓋其始皆由於地方官漫不

經心。偶遇水災。不亟為籌度。日復一日。因循

釀害。積水日益增淹。地日益廣。以致高下田

廬盡成巨浸。及至受害既深。自非大動帑項

厚資工力。不能奏效。而大小各官。又莫能深

悉受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惟恐議疏議築。虧帑貽累。遂爾噤口束手。坐視其民為魚。而莫展一籌。現今水患已不可勝言。若不及時徹底籌辦。將來其何所底止耶。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裴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現在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諮詢輿論。勿憚再三。其在山東者。與鶴年會商。在河南者。與圖勒炳阿會商。在上江者。與高晉會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員。聽其酌量差委。務在通盤籌算。無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計安全而謀樂利。果歸實用。毋惜多費帑金。朕痼瘕一體。南顧疇咨。展轉憂勤之意。皆諸臣所共悉。其深體而共勉之。以副委任。○又諭。據方觀承等審訊劉元德告賑一摺。內稱彭家屏接駕回縣。輒言此番恩賑。由伊陳奏而得。家人佃戶。復在外張揚。遂致劉元德。司為政等。妄生覬覦。其呈詞伊姪彭型。曾轉送閱看。彭家屏已屬知

情。請革職審擬等語。方觀承等所辦非是。夏邑。永城等縣水災。原因彭家屏陳奏。朕始得聞知。是以初令圖勒炳阿查明賑卹時。即令彭家屏同往。蓋地方遇有災傷。巡撫既諱匿不報。而本地鄉宦。能以實情入告。此正能體朕懷保小民。惟恐失所之意。朕所嘉予。至劉元德妄行叩閣。究出指使之生員段昌緒。即於伊家中搜出吳逆偽檄。因思該地方風俗敗壞。泯絕天良。恐藏匿者不一而足。爰命方觀承等前往查辦。而召九卿面詢彭家屏。彭家屏即供出有鈔存明末野史等書三種。夫使此三書中。果有悖逆詆毀之言。而以厯官方面。受恩數十年之大吏。忍於鈔錄存留。其罪尚容誅乎。即使指使劉元德叩閣屬實。而主使之罪輕。收藏逆書之罪重。若僅如方觀承等摺中所奏。則彭家屏本係朕差令與該撫同往查災者。即使邀譽鄉井。亦人情所必有。何足為罪。若以此治罪。使陰懷誹背本朝

之輩。謂因告災罹譴。反得藉口。而民隱無由上達。亦非朕廣諮博訪。憂勞勤卹之本意也。明末野史等書。乃彭家屏親筆。開出書名。具有來歷。何以並未查出。該督等不詳究收藏逆書實跡。專以劉元德控告一節。定彭家屏罪案。殊失輕重之宜。至搜出往來書札內。有請託干求。尤其末節。更不必問矣。原摺著發還。○諭軍機大臣等。方觀承等查辦彭家屏家中收藏逆書一事。所辦殊未詳悉。段昌緒所鈔偽檄。彭家屏雖供從未寓目。而所供明末野史等書。乃出自親筆。並非他人首告。必係其家中所素有者。而劉慥等徧查三日。竟未查出。可見其辦理之疏忽矣。前已降旨三泰。仍回該處。並傳諭方觀承等。將其子及家人輩。隔別鞫訊。並明白開導。令知係彭家屏親口供出。無可狡賴。且曉以書既繳出。亦詳查其有無指斥犯諱。不即遽加罪責。總以逆書不致隱匿銷毀。終無歸著。原不必以劉元

平定人三十一

三

平定人三十一

三

德一案糾纏。轉致避重就輕也。仍著遵前旨行。○又諭。前據彭家屏供出家藏有明末野史。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豫變紀畧等書。續又供出酌中志。南遷錄。并鈔本小字書。係天啟崇禎年間政事等書。以上各種。該督等何以並未查出一種。甚屬草率。著將供出書目。並寄該督等。逐一詳細查明具奏。尋奏段昌緒所鈔逆檄。由司存存鈔給。而司存存鈔自司淑信。司淑信得自己故郭芳尋家。此外實無傳鈔之人。至彭家屏家書籍。查出明季豫變記畧刻本。其餘日本乞師等書。據彭家屏之子彭傳笏供稱。於四月十六日。聞段昌緒有逆書之信。查閱家中書籍。見有明末鈔本等書。恐有違礙。未暇檢閱。概行燒燬等語。查彭傳笏燒燬各書。係出己意。抑係彭家屏傳信。及得書來歷。均須對質明確。除段昌緒等按律定擬外。請將彭傳笏等。交部嚴訊。得旨。細閱供單。爾等不無將就了事之意。著將人犯

方觀承親帶至京請旨。○又諭據海明將伍彭阿送到匿名書信呈奏。匿名書信久經例禁。今綏遠城地方尚有此等事件。自應嚴行查拏。且據伍彭阿處送書民人龍朋供稱。給伊書信之二人伊子龍如雲認識。或未可定等語。海明現在已派番役帶領龍朋。前拏伊子。著海明速即提拏龍如雲作眼緝拏。該二犯不難即獲。至匿名書內將山西巡撫道員並清水河通判俱連及果有此事。何難明控。

平定縣志卷之八

三

乃肆行徧告匿名書信。恐係清水河無賴棍徒與協理清水河通判納善有隙。以圖傾陷。海明就近向納善密詢。著伊亦派人於清水河一帶嚴行訪拏。○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太和縣民孫玉碧妻張氏。○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巴圖魯侍衛奇徹布等追趕阿逆至古爾班呼斯坦地方。擒獲宰桑巴桑及阿逆所差得木齊普爾普得木齊達瓦護衛蘇珠克圖。據供阿逆並未至此。帶領達什

平定縣志卷之八

三

車凌賽齋喇呼等四十人。由欽達蘭嶺北前往巴爾達穆特游牧地方。現在富德奇徹布等簡練兵馬。赴阿逆逃竄處所追勦等語。兆惠何不急速接應富德。往擒阿逆。阿睦爾撒納係要緊正犯。若乘此機會拏獲。諸事皆易於辦理。其餘事件即稍為稽遲。無關緊要。又兆惠摺內稱。扎那噶爾布差人令克呼特。烏魯特人等尾隨大兵。搶掠臺站等語。朕已諭交將軍成衮扎布等。令其酌量發兵勦辦。即照所奏於烏魯木齊安濟海托多克地方。安設三大臺站。亦妥。但此次搶掠臺站。不過大兵經過。勦剽竄匪。與瑪哈沁之厄魯特行竊而已。未必係大夥賊衆。故昨經阿里衮奏到此事。朕即降旨令阿里衮帶兵照料臺站。今兆惠亦派兵令巴圖魯侍衛奎瑪岱前往接應。搜勦餘匪。併藏匿之瑪哈沁等。想臺站一帶皆已安靖。即宜照舊安設臺站。驛遞始能迅速。兆惠等辦理驛遞。務期迅速。再巴罕庫



蘇臺站筆帖式塔克什哈遇賊打仗身受多傷。理宜加恩。但塔克什哈與賊打仗後。宜仍在本臺駐劄。乃伊並不在本臺。帶領餘衆前赴圖古哩克臺。殊屬怯懦。若仍復加恩。恐別臺站人等效尤。竟將臺站遷移。必致誤事。塔克什哈著以功抵罪。仍留於臺站効力。英善身受重傷逃出。殊為可憫。除仍留千總職銜在軍營効力外。仍加恩賞給銀兩。鄂博什帶兵前赴額爾齊斯之那林布魯勒等處。路遇

平定人三十八

五

庫圖齊訥爾宰桑鄂勒錐等三十餘戶。皆經勦殺。殊屬奮勉。著交兆惠將鄂博什及隨行官兵。併陣亡之委署驍騎校外蘭保等。查明職名。俟大功蒞後。一併送部議叙。○又諭。昨據成衮扎布奏。巴圖爾烏巴什等欲擒阿逆呈獻。今據兆惠奏。巴圖爾烏巴什自稱係噶爾丹策零之婿。帶領集賽人等。前往伊犁等語。前後所奏情節不同。著將兆惠摺錄寄成衮扎布閱看。伊等兩路大兵。自當會合。即確

探阿逆逃竄處所。奮勇擒拏。毋致疎縱。巴圖爾烏巴什既前往伊犁。必與大兵相遇。成衮扎布即詳察情形辦理。不得因其有擒賊自効之言。輒行寬縱。如果擒獻阿逆。即遵照昨降諭旨。令其遷移內地。斟酌辦理。再兆惠摺內稱。扎那噶爾布等煽惑克呼特。烏魯特。各鄂拓克。令尾隨大兵之後。搶掠臺站等語。克呼特。烏魯特等。俱在珠勒都斯一帶游牧。並著成衮扎布就近發兵。先行勦滅。○定邊右

平定人三十八

五

副將軍兆惠等奏。據副都統鄂博什報稱。四月二十一日。領兵至喀喇烏蘇。擒勦賊人庫圖齊訥爾宰桑鄂勒錐等。及伊妻子。俱經擒獲。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西平縣民于梨妻張氏。○癸卯遣官祭

關帝廟。○諭。據黃廷桂陳宏謀等奏。陝省節年辦理供支。進勦官兵添雇馬騾等項。共需銀二萬八百餘兩。不便作正開銷。請於糶賣米麥盈餘銀兩內撥補外。尚不敷銀二千四

百餘兩。請照金川事例。於各官公費銀內攤捐補足等語。陝省各員。節年辦理軍需。差務繁多。此項不敷銀兩。若再令其攤捐。未免益形拮据。著加恩免其攤扣。即於該省耗羨內動支撥補報部。其甘省供支軍需等項更多。墊項自所必有。其不敷銀兩。亦著撥項補款。不得攤扣各官養廉。以示優卹。鼓勵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兆惠奏。阿逆窮竄情形。自可計日就俘。惟左右哈薩克地方。應豫行

實錄卷五三八

五

遣人曉諭。已降旨令成衮扎布等。遣員赴阿布賚處。開示利害。令其擒獻。三等侍衛布衮藍翎明嘉薩爾。熟悉彼處情形。著馳驛前往軍營。交與成衮扎布等。選派侍衛數員。帶領前往。阿布賚有欲圖阿逆之意。此時未必再行逃往。其右部哈薩克特柳克。或尚容留阿逆。亦未可定。第遣員徑赴右部哈薩克。恐伊等墮入賊計。飾詞容隱。著布衮等先赴阿布賚游牧。明白曉諭。即令阿布賚遣人同往右

實錄卷五三八

五

部。俾知阿逆反覆無常。斷難容留。致貽後悔。仍諭以天朝威德。如果擒獻。自當格外加恩。一面帶兵前往索取。成衮扎布等務宜妥協辦理。又兆惠奏稱喀喇沁鄂勒哲依之子敦多克。戕殺伊父。同土爾扈特舍楞。遷往庫克烏蘇喀喇塔拉等語。敦多克情罪可惡。大兵到彼。務即拏解來京。毋得任其免脫。○又諭曰。阿里衮等奏。投至巴里坤之厄魯特孟克濟等六名。即帶至奎蘇地方。正法等語。厄魯特等反覆狡詐。飾詞投順。旋即生變。是以降旨令阿里衮等嚴行辦理。毋事姑息。第奎蘇地方。離巴里坤甚近。現在止辦理數人。尚屬可行。倘遇大隊賊衆。即在彼處正法。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賊衆勢必畏懼不前。殊未妥協。著傳諭阿里衮等。嗣後如有此等投至賊人。或由軍營解到之厄魯特等。俱委員解送至嘉峪關內。再行分別辦理。沿途仍飭委員等。小心防範。毋致脫逃。亦不得任其

洩漏○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安平縣民王  
三妻劉氏廣東饒平縣民吳日元妻張氏○  
甲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御養心殿召讀卷官入親  
閱定進呈十卷甲第○諭軍機大臣等河南  
夏邑永城等縣被災地畝前經降旨該撫等  
加意辦理毋誤秋成今詢問三泰據奏該處  
地畝多未播種實緣籽種不敷等語地方災

實錄卷五十二

三

歉之後全賴秋禾豐稔以資接濟應借籽種  
口糧自當早為料理令其及時播種前已屢  
經飭諭何以至今尚未查辦著傳諭圖勒炳  
阿即令劉慥就近將各該地方無力戶民作  
速查明借給菽麥更有一種六十日還熟穀  
之類多備籽種務期趕種晚田俾西成有望  
以慰軫念仍將查辦情形具摺奏聞如再不  
實力妥辦則圖勒炳阿可謂無人心之極矣  
○禮部議覆冊封琉球使臣侍講全魁等奏

在洋遭風虔禱天后俱獲安全請加封號應  
如所請加封定為誠感咸享天后並請於冊  
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似未  
分晰應定諭祭天后祈報文二道於怡山天  
后宮舉行另頒祭南海龍神祈報文二道於  
江岸望祭舉行從之○乙巳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蔡以臺梅立本鄒奕  
孝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李汪度等七十八進  
士出身三甲周嘉猷等一百六十九人同進

實錄卷五十六

三

士出身○幸圓明園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八

實錄卷五三十八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敘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五月丙午定邊將軍成

實錄卷五三十九

二

袞扎布等奏臣等遣烏魯特得木齊濟木巴  
等傳宰桑錫克錫爾格前來詎錫克錫爾格  
潛通阿逆竟將濟木巴等看守臣等即派兵  
三百名交總管溫布侍衛老格等往擒復曉  
諭濟木巴等擒獻錫克錫爾格隨據濟木巴  
及孟克濟爾噶勒羅布寨巴顏哈什哈等四  
人戕害錫克錫爾格及錫克錫爾格母妻幼  
子及家屬人等請授濟木巴為總管孟克濟  
爾噶勒為副總管其應帶往軍營者酌量帶

往得旨。宰桑錫克錫爾格。已為其屬人所殺。成衮札布等。即將濟木巴等。分別授為總管。副總管。尚屬妥協。惟是厄魯特等。生性兇殘。互相戕賊。斷不可少事姑息。前命將軍等。進勦各鄂拓克時。務將賊衆勦滅。其餘老幼人等。暫行安撫。酌量擇其人。尚可信者。授為總管。副總管。以資約束。不得照從前留各鄂拓克舊名。仍授為宰桑。收楞額等名目。屢次降旨甚明。今成衮札布等所奏。原不過一時暫

實錄卷三十九

二

為權宜。事竣仍當分別辦理。即如錫克錫爾格。詭稱帶兵擒獻阿逆。乃反與阿逆同謀。情罪可惡。今雖為其屬人所殺。而濟木巴等。又安能保其不生他變。成衮札布等務宜加意防範。稍有可疑。即行正法。至現在軍營之三都克。令其回至游牧。辦理亦妥。仍須留心緝察。果否實心効力。毋墮奸計。○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等。奏查伊勒巴爾和碩臺站。喀爾喀巴特瑪等七人。烏蘭烏蘇。阿克塔

斯臺站。巴爾什貴等九人。均因擅離臺站。應拏解京。今據貝勒旺布多爾濟旗內查出阿扎拉一名。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旗內查出巴爾什貴信敦。孟克根敦。濟爾噶勒共六名。臣即派員解送赴京。餘俟續獲再解。並將聽從逆賊青滾雜卜。擅離卡座之巴爾達納達木巴。伊達瑪等。一併解京治罪。報聞。又奏。臣等遵旨。派喀爾喀扎薩克一員。管杜爾伯特游牧事務。查扎薩克公密什克人甚歷

實錄卷三十九

三

練。應請派往管理。其所管喀爾喀臺站事務。請交公達什管理。報聞。○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札布等奏。聞回人霍集占等擾亂。戕害副都統阿敏道。俟大兵至伊犁。即前往回城勦滅等語。所奏非是。此次進兵。專為勦滅厄魯特賊衆。其回部事宜。俟蕩平伊犁之後。原可從容辦理。至於擒拏阿逆。原議定明歲再行進兵。豈料阿逆自投羅網。由哈薩克逃回。適遇大兵擊敗。率衆數十人奔竄。此正機

會可乘時不宜失。現在兩路大兵應已會合。即當竭力搜捕。明正典刑。其餘賊衆尚可徐徐辦理。何論回人。縱回人妄逞鴟張。俟平定厄魯特後。再行辦理。亦有何難。成衮扎布等所奏殊不識事體輕重。若以阿逆逃竄之路。正係兆惠等進兵地方。竟委其事於兆惠。而伊等以專辦回部自任。尤屬非是。現在富德等領兵追擒阿逆。逃惠逡巡未進。朕尚屢次切責。若兩路大兵互分彼此。更豈朕簡用之意。成衮扎布幼習軍旅。自能奮勇爭先。此等意見必出自舒赫德。伊赴軍營時。朕訓誡至再至三。何得遲疑觀望。一至於此。且現在阿逆情形與上年迥不相同。伊前與阿布賚交結甚深。今已成嫌隙。勢不能再行逃往。至右部哈薩克特柳克之容留與否。尚在未定。且上年策楞等帶兵追擒。並未深入。伊料此次大兵亦復如是。必潛身於險僻處所。苟延殘喘。俟大兵撤回。仍復竄入。勢所必然。此時惟

確探逆賊逃竄處所。派富德等帶領精兵。多給馬匹。務期徹底搜捕。擒拏首惡。以彰國憲。其餘賊衆不必即行辦理。至霍集占使人沙呢雅斯。已派員送還回部。如恐其洩漏軍情。則即行正法。其五十六托倫泰等。亦即追回。毋庸遣至回部。成衮扎布等即遵照妥協辦理。吏部議准。江西巡撫胡寶瑤疏稱。南安府橫浦驛驛丞缺裁。請歸南安府經歷兼管。其印信應添兼管驛務字樣。從之。兵部議准。四川總督開泰疏稱。廣元縣為秦蜀咽喉。原駐把總一員。兵五十名。不足彈壓。請將川北鎮右營守備一員。酌抽兵五十名。移駐其原駐把總兵丁。即歸該守備管轄。並酌添設衙署營房。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據侍衛奇徹布報稱。領兵至古爾班呼斯坦地方。拏獲宰桑巴桑得木齊。普爾普達。瓦蘇珠克圖等。嚴訊阿逆竄處。知住巴爾達穆特游牧。即移知富德會兵往拏。並將普爾普達

瓦帶往嚮導。解巴桑蘇珠克圖二人至營。臣即派員押赴巴里坤。送京治罪。報聞。○戊申。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寶豐縣民劉鐸妻閻氏。○己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八旗奴僕風俗。向來最為淳樸。一切行走之處。均奮勉向前。毫無退縮。凡遇陣戰。無不勇往立功。萬一蹉跌。身陷賊中。惟知有死而已。從無苟且脫逃。覷

書錄卷五十五

六

顏偷生之事。近來漸失舊俗。不顧廉恥。朕諄諄訓誡。至再至三。即如此次辦理準噶爾。前歲原任將軍班第等在伊犁猝遇賊變。班第立即捐軀。伊隊內係駐防辦事之兵。並非進討之兵。乃奮勇復仇。殺賊多名。或受傷。或自盡。傷輕者為賊所獲。繼而逃出。朕念將軍等死忠深加悼憫。即伊等殺賊受傷。不得已而為賊所獲。是以加恩將巴寧阿。富錫勒。額訥慎等俱授為侍衛。今歲將軍兆惠等咨報文

內。有原任千總車布登。由呼圖畢臺站。往投噶勒藏多爾濟之語。當經降旨查詢。後據差往噶勒藏多爾濟之侍衛兆坦回稱。車布登昨於噶勒藏多爾濟之旁。已更厄魯特衣服。厄魯特俱稱之貝勒。伊且向兆坦詢問我兵情形。車布登身係旗僕。領隊討賊。乃並未遇賊。輒投逆賊。噶勒藏多爾濟殊堪痛恨。今車布登解至審訊。供稱原係往賺噶勒藏多爾濟。乘間自行逃出。并非噶勒藏多爾濟所遣。

書錄卷五十六

七

質問噶勒藏多爾濟之宰桑端多克便知等語。伊見噶勒藏多爾濟此時勢已窮蹙。沙克都爾曼濟已經勦滅。我兵自必深入。伊乘間脫逃。亦未可定。且曾見巴寧阿等逃出。俱得邀恩。故堅稱逃出。論巴寧阿。富錫勒。額訥慎等。均受傷被獲。傷愈逃出。與車布登偷生逃出者。迥不相同。而車布登更換服色。詢問我兵情形。此心實不可問。若不照例辦理。後人不知儆戒。於旗僕風俗。甚有關係。車布登不

必留與端多克對質。著即行凌遲處死。伊父雙柱及伊子俱暫交刑部監禁。俟端多克來時審明再行定擬。伊弟尚屬無罪。著從寬釋放。將此通行傳諭。○又諭曰。哈達哈等奏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因哈薩克錫喇遣得木齊巴圖濟爾噶勒至伊游牧。即行拏解軍營等語。車凌等諸事誠心効順。甚屬可嘉。今因哈薩克錫喇等背叛。即將所遣屬人拏送軍營。深明大義。著加恩賞給車凌等緞疋荷包。以示優眷。○又諭曰。富昌受朕之恩。身任將軍。乃並不訓練兵丁。妄自矯飾。著革去將軍。在上虞備用處効力行走。○又諭。各省將軍副都統等。均係朕簡用。有教育官兵之責。自應感恩盡職。訓練官兵。以技藝騎射為重。今見各省將軍副都統等。或有不以訓練技藝為事。而徒務無關緊要之虛文。不惟負朕簡畀之意。屬下効尤。致將應習正業。盡致廢弛。所關匪淺。在京各旗大臣。尚有入署及赴園奏

事等差。伊等日坐署中。不訓練兵丁。優遊養安。徒糜厚祿。寧有是理。嗣後在外武臣。務宜仰體朕意。盡心教訓官兵。操練技藝武備。以復我滿洲舊風。倘仍有妄自尊大。苟偷安逸者。經朕察出。必嚴加治罪。斷不輕貸。將此通諭各省將軍大臣等知之。○又諭。今日鑲白旗帶領京口武職官員引見。繕寫署將軍五十七之名。五十七係朕南巡時甫經調補副都統。李紱資格較深。將軍印務。何以不交李紱。反交五十七署理。當經詢問該處引見之員。據稱論翼署理。如兩人新舊相等。方可論翼。若資格懸殊。自應論厯年新舊。命年陳者署理。今京口將軍印務。命新調之五十七署理。殊屬非是。著飭行。嗣後各省將軍等有陞調事故。離任者署理印務。本處副都統有年陳者。即著署理。若接任年分相等。無可分別。仍自論翼署理。著永為令。○又諭。據哈達哈等奏。現於科布多所存兵六百餘名內。先派



索倫察哈爾兵四百名。交車木楚克扎布。協助唐喀祿等。哈達哈復欲親身帶兵前往。伊與車木楚克扎布。現俱候旨等語。前經車布登扎布等奏稱。於額爾齊斯駐兵八百名。截拏竄逆。朕即照伊所奏允行。復派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帶兵前往。今哈薩克錫喇。既在和博克地方種地。宜上緊擒拏。但已令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帶兵前往。人數已足。哈達哈不必前往。仍遵朕前降諭旨。至那木占察罕布爾噶蘇軍營時。即回烏里雅蘇台辦事。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祁州民劉二德妻田氏。○庚戌。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何國宗罷職以來。家居無事。算法尚伊世學。著賞給編修銜。在尚書房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令尹繼善等。將徐淮等府守令各官。甄別賢否。并酌量調補。務得賢員。實心整頓。其因循闕茸之輩。早去一日。則地方早受一日之益。復經

飭諭該督等速行辦理。此最關切要之急務。所當迅速妥辦。何以至今尚未覆奏。至被水地方。全賴趕種秋糧。以資接濟。現在涸出地畝若干。從前曾否借給籽種。該督等俱未詳悉奏明。看此則地方怠玩之習。毫未悛改。百姓何由得有起色。著再傳諭尹繼善。愛必達等。令將淮徐各屬員。嚴行秉公甄別調補。其現今涸出地畝。逐一查明。應行借給籽種者。早為借給。庶早為趕種晚田。即補植雜糧。亦可充民食。救荒如拯溺揀焚。豈可顛預坐視。著將查辦情形。速行具摺奏聞。尋奏。淮徐等屬被淹涸出者十之七八。惟沛縣積水僅涸十之三四。俱借給籽種。陸續補種。間有難以補種者。酌借口糧。至甄別守令。查淮安府知府五諾璽。山陽縣知縣胡昕耀。清河縣知縣譚之紀。桃源縣知縣鄭毓賢。鹽城縣知縣李世保。蕭縣知縣章炯。豐縣知縣盧世昌。邳州知縣冷時松。宿遷縣知縣傅果。沐陽縣知縣

鄧培蔣十員奮勉災務請仍留任阜寧縣知縣朱繡銅山縣知縣杜曰讓碭山縣知縣梅雲程沛縣知縣鮑之正睢寧縣知縣趙鯤飛贛榆縣知縣趙林臨六員及新選東安縣知縣賴晉均才力不及於災地不甚相宜請分別調補改教以江陰縣知縣周鳳岐調阜寧候補知縣貴中孚補銅山丹陽知縣金潢調碭山鎮澤知縣荆如棠調沛縣華亭知縣陳筠調睢寧泰興知縣崔方韓調贛榆寶山知縣李元奮調東安又徐州府知府彰保丁憂以江西九江府知府劉煥調補海州知州請以武進縣知縣李永書陞署均與災區可期勝任得旨如所請下部知之又批今用愛必達為雲南總督陳宏謀未到任之先一切政務惟汝是賴不可用模稜舊習慎之又諭據索諾木喇布坦等奏協理台吉諾爾津扎布阿喇布坦等領兵至瑪塔斯瑪塔干將擅離卡座賊人達什等拏獲請旨正法等語達

什等乃派守卡座之人擅自逃回復肆行搶掠情罪可惡著將現在拏獲之三十七人即行正法並行文喀爾喀王桑寨多爾濟等轉行傳諭各卡座人等俾知儆戒協理台吉諾爾津扎布阿喇布坦領兵擒拏甚屬奮勉著加恩賞給緞疋兵丁等每名各賞銀三兩以示鼓勵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圖勒炳阿奏查勘歸德等府屬極窪地內不無積水麥禾未免減收但就一州一邑而論不及十分之一等語看來仍是諱災之意始終怙過不悛殊未足信著傳諭侍郎裘曰修夢麟乘便馳赴該處詳悉確勘將現在積水窪地及麥收分數情形就所見聞據實陳奏不可稍存瞻顧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哈薩克錫喇現在逃至和博克薩哩地方等語彼處離北路軍營甚近著派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領兵擒拏此時成衮扎布等如已將阿逆擒拏并著派兵數百名遣大兵

前往和博克薩哩會同唐喀祿等兩路夾攻更為妥協。再從前搶掠侍衛佛保之逆賊桑濟亦逃至額爾齊斯等處。料必與哈薩克錫喇等聚集。著一併嚴行查拏。毋任免脫。又諭曰。索諾木喇布坦等拏獲擅離卡座搶奪牲隻賊人晶默特等五十三名。請旨正法。尚有未獲賊衆。現在領兵赴克爾倫地方查拏等語。索諾木喇布坦等辦理妥協。所獲賊人著即正法。餘著嚴行查拏。毋任逃脫。前命多爾濟等查拏各部落匪竊賊衆。一味姑息。以致賊人紛紛逃竄。至今尚未完結。索諾木喇布坦既領兵赴克爾倫。所有車臣汗土謝圖汗各部落賊人俱著索諾木喇布坦會同各該部落副將軍德木楚克桑寨多爾濟等逐一查拏。以彰國憲。多爾濟集福仍著協同索諾木喇布坦辦事。瑚圖靈阿德爾森保著即回京。又諭曰。唐喀祿奏稱接到命往額爾齊斯協同西路大兵擒賊之旨。即向車凌烏

巴什曉諭車凌烏巴什。隨派伊部落護衛巴顏及兵丁三十名同往効力等語。車凌烏巴什正值遷移游牧之時。與唐喀祿中途相遇。即派出護衛兵丁隨同前往。甚屬可嘉。著賞給緞疋荷包以示獎勵。其護衛兵丁等俱著照例賞給。又諭。朕前因車凌車凌烏巴什在額爾齊斯游牧截拏西路逃竄賊匪。是以降旨令其本年不必入覲。在游牧防堵。今據唐喀祿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游牧業已內徙。前所降不必入覲之旨尚未傳諭。本年應否仍令入覲之處。請旨伊等甫經內徙。想生計游牧俱未安貼。若本年即令陞見往返頗覺勞苦。朕心甚為不忍。著哈達哈等將朕軫恤之意曉諭伊等。令本年不必入覲。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等奏。噶勒雜特得木齊丹畢根敦等所領二百餘戶從前陸續投誠。暫行歸併扎哈沁游牧居住均屬安靜。若另行安插。請交黑龍江將軍辦理。報聞。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車布登扎布等奏。接奉截拏阿逆之旨。除移咨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哈達哈外。復派照料杜爾伯特游牧之公密什克。令其帶領台吉衮布。喀爾喀兵丁。前赴杜爾伯特游牧。與汗車凌等商議。同在那林郭勒。布林等處安臺。偵探阿逆信息。車布登扎布等。所辦甚妥。此次派出之杜爾伯特。厄魯特兵丁。前往那林郭勒。布林等安臺。原因截拏阿逆而設。關係甚要。想汗車凌等感戴朕恩。必簡派精兵前往。著車布登扎布等。將車凌等派出厄魯特兵丁。即照前唐喀祿所帶兵丁。給予資糧。○叅贊大臣唐喀祿奏。領兵赴額爾齊斯等處。協同西路大兵。勦賊。現在選派兵丁起程。會同瑚爾起。車木楚克扎布等前往。聞額爾齊斯及戈壁烏隴古地方。正多蚊虻。不能行走。惟察罕郭勒地方。係額林哈畢爾噶。哈布塔克。拜達克等處。經由道路。臣即領兵前往堵禦。報聞。○癸丑。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工部覆奏。龍江關徵收盈餘銀數。較上屆短少太多。議令詳查一摺。部駁甚是。二十年江浙被災稍重。客販稀少。較十九年盈餘數目。已屬短絀。今二十一年盈餘。何至比被災年分。更短至三萬二千餘兩。若僅照常行文駁查。該監督等。仍以具結聲覆了事。則逐年短少。何所底止。此事在該監督等。即未必有徵多報少。侵蝕情弊。其所委用家人胥吏。營私賣放。隱匿中飽之處。恐不能免。著交尹繼善。愛必達。高晉等。將實在短少緣由。詳加體訪。查取經徵底簿。細細覈對。據實奏聞。不得稍為徇隱。前因各省督撫。覈奏關稅。不過據監督等所報。重複陳奏。從未有查出實在情形。據實叅奏者。何必徒滋案牘。是以諭令停止。今特交尹繼善等查察。不得仍如前此之奉行故事也。不獨龍江一處。各關稅務。俱應一體留心。隨時稽查。可一

併傳諭知之。○又諭據成衮扎布等奏烏喇特宰桑鄂勒哲依綽和爾得木齊阿穆呼朗等投赴軍營。現在暫行安撫等語。所辦尚合機宜。惟伊等並不以擒拏阿逆為要務。而亟亟以辦理回部為言。殊屬不知緩急。昨已詳悉傳諭伊等。果能即擒阿逆。則其餘賊衆及回人等。自可從容辦理。若阿逆尚未成擒。而即深入回部。霍集占等畏懼大兵。勢必固守力拒。倘阿逆復煽惑各厄魯特等。從中掩襲大兵。兩路遇敵。轉致顧此失彼。殊未妥協。總之阿逆未擒。不必即辦理回部。此可不再計而決。即阿逆未能剋期擒獲。大兵亦不得遽徹。或在額林哈畢爾噶。或在吐魯番駐劄。過冬。俟明年再行籌畫。從前因阿逆已赴哈薩克。未必即能前來。而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又稱阿逆遠竄他往。相距甚遠。竭力追捕。必須一月之期。是以降旨暫行徹兵。詎意大兵方徹。賊即潛來。皆由達勒當阿等誤中賊計。是

以所言皆不足憑。今現在賊勢窮蹙。正當奮勇追捕。勿蹈前轍。成衮扎布。兆惠等。務遵節次諭旨。迅速辦理。毋負委任。○甲寅。諭吏部現在辦事之人。王興。吾未到之前。其侍郎事務。著歸宣光暫行兼管。○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奏。永貴等領兵追捕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至孟克圖嶺。尚未成擒。現在駐劄地方。水草平常。移駐於薩哩克。巴哩克等語。永貴等既遇賊衆。即應奮勇追捕。豈有將大兵遠離賊營之理。若因水草平常。賊衆又何能屯駐扎那噶爾布。尼瑪等。雖非阿逆可比。既已追及。安得疎縱。著兆惠嚴飭永貴。三格等。奮勇擒拏。毋得稍為退諉。自取罪戾。○吏部議准。福建巡撫鍾音疏。稱閩省有葉坊。楓亭。康店。石牛。四驛。向由巡檢兼管。其印信俱有兼管字樣。今驛站錢糧改歸州縣請將該巡檢所用印記。照各駐字樣改鑄發給。從之。○授一甲一名進士蔡以臺為翰林院修撰。一甲二

名梅立本。一甲三名鄒奕孝為翰林院編修。○乙卯諭。據集福等奏。審訊拏獲賊匪都噶爾等正法。其餘俟賊匪陸續拏獲到時審訊辦理。另行具奏等語。此項賊匪將派兵坐臺章京等馬匹搶掠。而公成衮扎布游牧處所。復有賊匪六百名。徑行搶掠子女。豈尋常偷竊牲畜賊匪可比。理宜一經拏獲。即行正法。又何必分別首從。但此部落內盜賊原多。今復有賊六百餘人。成羣搶掠。若不勦滅淨盡。於蒙古商人等亦屬不便。現今合計陸續擒獲者。不過四五十人。餘賊皆歸何處。前索諾木喇布坦永興等拏賊。辦理甚妥。集福等亦宜徹底查拏。辦理淨盡。斷不可姑息。○又諭薩喇善著來京。副都統官保著駐藏辦事。官保所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員缺。即著薩喇善補授。○又諭曰。弘映著補散秩大臣。所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達清阿補授。○又諭曰。額勒登額人甚糊塗。不稱副都統之

任。著革去副都統。在護軍叅領上行走。所遺吉林副都統員缺。著普慶調補。仍兼署伯都訥副都統事務。所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公永瑞補授。○值年旗奏。世襲官員缺出。由該佐領呈報該旗。該旗知照上諭處。都察院於四十五日限內。將承襲人員擬定。復行咨報。倘遇有事故。另行揀選。於年終具奏。若有爭控。應查辦者。於次年八月以前具奏。未免煩瑣。請嗣後缺出。仍行知照外。至本年十一月。將應襲人員擬定咨報。彙於年終具奏。其有事故。及年終不及承襲者。即歸次年辦理。從之。○內閣翰林院帶領甲戌科散館修撰編修庶吉士引見。得旨。修撰莊培因編修王鳴盛。倪承寬。已經授職。其清書庶吉士朱茶元。趙佑。沈業富。朱筠。劉定逌。俱授為編修。毛式玉。林學易。俱授為檢討。漢書庶吉士錢大昕。蔣和寧。汪存寬。秦黻。紀昀。汪永錫。衛肅。景福。秦泰鈞。林誕。禹。胡紹鼎。俱授為編修。蘇延萬。

郎阿陳聖時。譚世燾。劉天成。俱授為檢討。史珥。周日贊。李封。俱著以部屬用。平聖臺著以知縣即用。曹學閔著留館再教習三年。李方泰。董元度。尹均。俱著歸進士原班銓選。○丙辰。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疏稱。前奏移駐王封村同知。東冶鎮同知。定為題缺。攔車巡檢。定為選缺。其印信照移駐字樣鑄給。再向有星輶驛丞。駐劄攔車鎮地方。兼管巡檢事。嗣裁。今攔車巡檢。應兼管驛丞事務。添兼管星輶驛丞字樣。從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知府李惺。請訓召見。詢係前曾隨高斌辦事。派伊看庫。高晉彼時隨任。同伊在庫行走。其人自屬諳練。高晉想必悉知。著傳諭高晉。令將李惺為人。及從前居官如何之處。據實具奏。尋奏。臣幼時遵旨隨臣叔高斌任所。偶值庫期。無暇親監之時。即著臣監放。所遇州縣。不甚浹洽。且事隔多年。不能記憶。後臣累任。均未與李惺同事。李惺居官何如之處。實

不能知。報聞。○大學士公傅恒等奏。學習俄羅斯文字。原為繙譯往來文移之用。康熙年間立學。設教習二人。將俄羅斯佐領下庫錫瑪。雅稿挑取。學生額二十四名。由八旗學生挑取。後因俄羅斯佐領下無堪充教習之人。即以官學生暫行管理。應請立定章程。五年一考。列一等者作八品。二等者作九品。教習缺出。即以考授八品官學生。奏請充補。候陞主事。以學生優劣。定教習黜陟。歸內閣理藩院管理。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藁城縣民田福來妻田氏。○戊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楊廷璋奏。發浙試用知縣何其光。請旨改教一摺。所奏甚是。知縣有民社之責。若才識迂拘。不諳政務。則於地方諸事。不能整理。近來各省督撫。於現任知縣中。尚多留心查察。不致苟且姑容。至於試用之員。則以為引見發往之人。即不宜州縣。或姑令委



試或聽其守候。不思中簡小邑亦必有應辦之事。假使廢弛叢脞。則在任一日。地方受一日之累。若任其守候。則日月逾邁。精力自必就衰。志氣亦益頹靡。殊不得因才授任之道。如於差遣委用之時。即留心試看。實係不勝牧民之任。而文理尚屬明通。即據實奏請。以教職改補。在該員既可循分供職。以慰其筮仕之初心。百里重寄。亦不致有學製之虞矣。可將此傳諭各省督撫知之。○又諭曰。吉慶

現在出差。所有戶部滿侍郎事務。著蘇昌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十六日至二十日。行次彰德衛輝一帶。聞歸德各屬連值大雨。新種低田。又復被淹。現籌於水退後補種晚禾等語。此項原係積水涸出補種之地。今又被雨淹損。甚為軫念。尚可趕種晚禾雜糧。即宜上緊勸諭督率。其無力貧民。或即酌借籽種。令速為蒔植。以濟口食。但此等地畝。甫經水涸補種。而一雨又復被淹。窮

黎何以為生。治病者當治其受病之源。既係熟地。必非歷來如此。其被淹始自何年。何以近年遂有此患。或因上游受水太多。或因去路淤壅淺滯。作何分疏堵築。以資潴洩。為思患豫防之計者。亟當通盤籌畫。方克有濟。著傳諭裘曰修。會同圖勒炳阿。前往歸德各屬。詳加查勘。據實奏聞。所有應行辦理之處。即行悉心妥協籌辦。如有應會同江南督撫辦理者。亦即一面咨商務。俾數邑田禾不致常

罹水厄。以副念切民生之至意。○又諭曰。已革護軍三達色。前同莽噶里克所遣回人阿舒爾瑪特。同至哈密。經駐防總兵祖雲龍拏獲。因三達色在準噶爾年久。或有依附賊人情節。是以解送來京審訊。今訊據三達色。自前歲即回軍營。隨征効力。此次自吐魯番回至哈密。亦屬因公差遣。並非為莽噶里克所使。且熟悉準噶爾情形。三達色著加恩。仍授護軍。發往西路軍營効力。○己未。諭軍機大



臣等據察哈爾總管巴爾品奏前同薩喇勒投誠安插察哈爾旂分之佐領察罕鼐濟等應與察哈爾一體効力差遣所有應製軍器限三年內扣各官俸銀製辦等語所奏甚屬錯謬從前同薩喇勒投誠人等安插察哈爾地方原因伊等係初降之人加以體卹並非責令差遣且薩喇勒曾任佐領並未派令差委今因薩喇勒獲罪即令察罕鼐濟等供應差使且扣除俸銀製辦軍器伊等無知能不

妄生疑懼況察哈爾地方有何緊要事務其製辦軍器一事更不必急於辦理設遇調遣自可臨時辦給巴爾品身任總管不知事體冒昧陳奏著嚴行申飭仍將朕旨曉諭察罕鼐濟等知之○戶部議覆湖北巡撫盧焯疏稱湖北鼓鑄除洋漢滇三銅總配每百觔加色耗一觔毋庸另議外請漢滇二銅配鑄每百觔加耗二觔純用滇銅每百觔加耗四觔應如所請嗣後買回滇銅每百觔酌加色耗

三觔給委員運回照現定加耗鼓鑄餘剩耗銅作正報銷從之○庚申內閣翰林院帶領新進士引見得旨新科進士除一甲三名蔡以臺梅立本鄒奕孝已經授職外李汪度錢大經曹錫寶袁鑒彭元瑞王紹曾吉夢蘭劉亨地羅廷梅王大鶴戴第元李宗寶汪新蔣士銓劉成駒陳蘭森鄭熾薛寧廷李翊彭冠那穆齊禮焦汝翰彭紹觀施培應魏大文劉顯恭吳湘田玉成史大勳陳于午富森泰陳

一德何曰佩鄭鴻撰俱著改為庶吉士戴文燈劉芬方春熙梁英佐吳巖魯治亢陳柱衛詣李本圮簡昌璘邊廷掄石永華沈璉李漱芳周仁棟俱著分部學習照例試用陶淑楊鳳騰趙維翼翁燿俱著以知縣即用康基田楊廷樺韓本晉楊長發解秉智謝清問尹連梁作文賈景誼李鵠賈德來益清邱廷瀾黃繩先鍾光序陳良佐郭六宰俱著分發各省以知縣試用夏良士程興仁何謙泰郭衛城

樓克興朱敬宋鑿俱著以教職即用餘俱著  
歸班銓選蠲免安徽鳳泗二屬乾隆二十  
一年水災額賦有差旌表守正被戕之直  
隸趙州民孫二小妻井氏是月欽差侍郎  
夢麟等奏疏洩宿桃一帶隄堰現在南岸自  
宿遷朱家閘起至清河三汊格隄止北岸自  
劉老澗起至三義壩止積水全行消退共計  
涸出田一千五百餘頃秋禾俱已趕種得旨  
覽奏稍慰又奏荊山橋口湖水入河之處

實錄卷五十四

三十八

共有支河二道今擬加寬開濬先將小梁山  
一股築壩興挑完竣後再將內華山河頭一  
股辦理再茶城上年所挑舊河由張谷山兜  
灣形勢不順應取直攢挑現俱興工得旨覽  
奏俱悉江南副總河嵇璜奏昭關壩工五  
月內可竣高郵南關滾水石壩於秋汛後興  
工先將下河通江之路邵伯以南各閘疏通  
俾湖河水勢次第宣洩得旨嘉獎江西巡  
撫胡寶瑤奏豐城隄工除石工動帑官修外

實錄卷五十四

三十九

所有民修土隄向俱按甲出夫乾隆十九年  
巡撫范時綬定為按田均隄之法惟近圩低  
鄉令均分承管其餘高鄉有田之戶概行除  
免茲閭邑呈請公修並稱有居高鄉而田坐  
低鄉居低鄉而田坐高鄉者難以區別况有  
田有糧有糧有夫請夫從糧徵附於漕糧脚  
耗項下完繳聽官按隄撥分募夫修築得旨  
允行山西巡撫明德奏請將曲沃縣蒙城  
驛馬匹仍舊改歸太平縣之史村驛從之  
兩廣總督楊應琚奏廣東三水縣西南鎮向  
歸典史兼管該典史有監獄之責且分轄村  
莊基園難以兼顧請將三水縣典史原管之  
西南鎮暨附近該鎮之村莊基園酌撥縣丞  
分管得旨允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九

實錄卷之五百三十九

三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內閣學士內閣典籍總纂  
上諭事內閣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數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六月辛酉朔諭曰圖勒

實錄卷之五百四十

三十一

炳阿著來京候旨河南巡撫員缺著胡寶琮  
調補胡寶琮未到之前著劉懋暫行護理其  
江西巡撫員缺著阿思哈署理又諭據馬  
負書奏安南番船飄泊永寧汛現撥弁兵守  
護併飭有司將船上軍械暫貯縣庫俟起身  
之日給還等語外番船隻往來海洋所帶防  
船軍械本不足異飄泊收口時撥兵照看尚  
屬事理應爾乃必將船上軍械收取貯庫此  
不過慮其生事耳不知彼若生事獨不可於

查收之前乎。是誠婦人孺子之見。實相沿舊例。最為無恥。適足示怯。轉令竊議中國所見淺小。貽笑番人。甚屬非體。嗣後著概停查收。並通行傳諭沿海各省督撫提鎮知之。○又諭。前據郭一裕奏。恒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巡閱營伍沿途縱容家人收受屬員門禮等款。朕以恒文歷任封疆。受恩最重。當不應至此。是以特命劉統勳會同定長前往查察。今據劉統勳等奏到。恒文買金一事及縱

實錄卷五四〇

二

容家人收禮。俱屬確實。恒文身為大臣。自應潔已率屬。乃簞簋不飭。一至於此。實為深負朕恩。恒文著革職。鞫問。其案內有名之汪筠。羅以均等。著一併革職。嚴審究擬具奏。○壬戌。諭甘肅地方。承辦軍需。小民急公趨事。甚屬勤勞。屢經降旨。將該省歷年積欠。並承辦之甘涼肅三府。安西五衛。皋蘭一縣。本年應徵地丁錢糧。米豆草束。概予蠲免。但現在軍務未竣。該省為總彙之地。小民出力尤多。朕

實錄卷五四〇

三

心時切軫念。著將甘肅通省。乾隆二十三年。應徵地丁錢糧。加恩概予蠲免。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豫行出示曉諭。實心查辦。毋任不肖官吏。從中舞弊。用副朕優卹邊民。格外施恩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河南夏邑商邱虞城永城等四縣。被災前經降旨。將歷年舊欠錢糧銀穀。概予豁免。其本年應徵錢糧。業據該撫題請緩徵。但念該地方積年歉收。災民實可軫惻。應再予加恩。此時已屆麥收。若降旨將本年地丁寬免。其已徵在官者。不得均霑。轉恐不肖胥吏。從中弊混。著將乾隆二十三年。應徵地丁錢糧。概予蠲免。此朕優卹窮黎之意。其富家大族。田連阡陌者。如亦一例邀恩。是國家曠典。為若輩附益之資。殊非惠鮮本懷。著該撫查明。田逾十頃以上者。不必蠲除。倘有田本一家。而分寄各戶。希冀濫邀蠲豁。即行按律治罪。該撫其董率屬員。實力奉行。毋濫毋遺。副朕勤求民瘼至意。該

部即遵諭行。又諭曰：石柱看來不勝布政使之任，著來京。廣東布政使員缺，著挖穆齊圖補授。○又諭曰：馬龍圖著來京候旨。臺灣鎮總兵員缺，著林洛補授。○又諭：前據郭一裕奏，恒文各款特命劉統勲會同定長查辦。今據奏到買金等事屬實，業已降旨將恒文革職拏問。但聞供詞內稱購金情節實緣欲購備方物進貢，商之郭一裕，據云滇省惟金較貴重，我擬製金手鑪四個進貢。因令標員明柱向巡撫衙門領取鑪樣，購金製備等語。臣工貢獻前曾屢經降旨，概行禁止。即督撫所貢方物，不過茗柑食品等物，以備賞賜。或遇國家大慶，間有進書畫玩器慶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從未有以金器進貢者。使恒文果有金器進到，亦必申飭發回。況內府何所不有？寧藉此爓爓金器為耶？而乃藉詞勒派屬員，短價冀圖餘潤，以致喧傳闔省，殊玷官箴。然既有以進貢為口實

者，嗣後各省督撫除食品外，概不得絲毫貢獻。違者以違制論。至恒文歷任封疆，豈尚惜於事理？其在公正大臣一聞郭一裕進貢金鑪之語，即應據實奏，乃不惟不奏，更尤而效之，反被所欺，是何愚之甚耶？但郭一裕既以進貢金器慫恿總督，隨以購金奏，是復何心？此雖恒文一面之詞，亦不得不根究明悉。著劉統勲定長將此情節逐一秉公研訊。至恒文家人或偶爾需索，尚可諉為耳目不周。乃金銀贓物，計值累千，是其網利營私，稔惡盈貫，何得僅以失察為解？著一併嚴審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胡寶瑤已有旨調補河南巡撫，其江西巡撫員缺著阿思哈署理。不必俟阿思哈著即赴新任。河南現有應辦災賑事務，藩司劉慥條奏官借牛具籽種宜變通辦理，并業佃之分收，宜酌為調劑兩事，著鈔寄胡寶瑤令其閱看，即於由江赴豫時沿途留心體察，細詢輿情，如該司所奏實於業

主佃戶兩有裨益。即奏聞辦理。至該司所奏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止令種麥以蓄地力。所見甚屬迂濶。地脈肥瘠不同。其播植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佈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若飭官為經理。其勢必有所不行。著一併傳諭胡寶瑤知之。○又諭據劉慥陳奏豫省地方河渠溝道宜廣為開濬一條。著鈔寄裘曰修閱看。令其就近前往夏永等縣查各處低窪地畝。相度形勢。如所奏開挖溝道。果足以洩本境之水。於民生有益。則具摺奏聞。請旨辦理。如不能實在有益。亦不必勉強。著即傳諭知之。○又諭曰。喀爾吉善奏總兵馬龍圖不職。已降旨令來京候旨矣。其在任劣蹟。仍著俟查明後。即行據實參奏。至所請王無黨調補臺灣鎮總兵之處。王無黨朕所深悉。前因不勝總兵之任。用為鑾儀使。後見其人尚堪任使。是以補放漳州鎮

總兵。但年已就衰。且非水師出身。遠涉重洋。非所素習。恐於海外巖疆不甚相宜。倘不勝任。又須更調。殊於營伍無益。臺灣鎮總兵員缺。業經另簡。可將此傳諭喀爾吉善知之。○兵部議准直隸馬蘭鎮總兵圖爾善疏稱。遵化薊州二營一切防守。陵寢風水事件。應照易州等營汛歸泰寧鎮總兵節制之例。俱歸馬蘭鎮總兵管理。至地方一應事件。仍歸古北口提督從之。○以甘肅寧夏道明山為山西按察使。○癸亥。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曰。胡寶瑤已降旨調補河南巡撫。不必俟阿思哈抵任。速行赴豫。阿思哈到任尚需時日。湯聘新任藩司。未能護理撫篆。著王興吾暫行署理江西巡撫印務。如已起程。途間接到此旨。即著速回任事。俟阿思哈到江西後。再行來京供職。○又諭曰。藍國庭不勝總兵之任。著發往廣東。仍以水師副將

用直隸正定鎮總兵員缺著鐵保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昨劉統勲審訊恒文短發金價縱容家人款跡屬實已降旨將恒文革職拏問矣恒文身為大臣藉口進獻勒派屬員短價取利其罪固屬難逭但據恒文供金鑪式樣得之郭一裕現有領取鑪樣之中軍明柱可證等語果如恒文之言則是郭一裕先以鑪式示恒文繼乃以購金叅劾又明知金鑪不可進獻必奉嚴飭乃告以今年不進竟似恒文全墮其術中者此乃市井所不為豈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郭一裕先曾製鑪備貢後因恒文紛紛購金闔省喧傳恐彼此俱致敗露遂不復入進而轉以叅劾恒文為先發計亦未可知但恒文之金既資購買豈郭一裕製鑪之金獨不需購買乎其購買屬之何人未進之金鑪何在亦不得因係先叅遂置之不問若劉統勲等因有此旨又誤會謂因郭一裕有鑪不進復加窮詰則更失之

遠也總之此二人雖共事日淺未必素無嫌怨閱郭一裕所叅及恒文所供彼此俱不無構陷挾嫌惡習著傳諭劉統勲等務將此中實在情節悉心詳審即行具奏○又諭胡寶瑒已調河南巡撫該省夏永等縣現有應辦災賑及疏濬溝渠河道一切事宜急須料理胡寶瑒奉到此旨應即速赴新任其江西巡撫印務已有旨令王興吾暫緩赴京署理撫篆矣豫省被災四縣朕屢加恩撫卹現復降旨將被災四邑二十三年應徵地丁錢糧概行蠲免但該處積歉之餘前此因循日久亟宜大加整飭該撫到任後地方一切政務俱宜殫心籌畫實力經理俾災地日有起色用副朕委任之意著即傳諭知之○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奏庫爾勒回人散秩大臣伯克托克托前往庫車等城招服回人現為賊人羈留伊弟阿布都賚呈請効力軍營情詞誠篤請照阿濟克伯克色提巴勒氏噶岱

默特之例。賞給三品職銜。從之。○以江蘇巡撫愛必達為雲貴總督。調陝西巡撫陳宏謀為江蘇巡撫。山西巡撫明德為陝西巡撫。貴州巡撫定長為山西巡撫。以四川布政使周琬為貴州巡撫。○調山東兗州鎮總兵甘國寶為江南蘇松鎮總兵。以滿洲正紅旗叅領素保為山東兗州鎮總兵。○以安徽按察使徐垣為四川布政使。山東兗沂曹道九成為安徽按察使。○甲子。

上還宮。○諭據圖勒炳阿奏報。開封府屬之鄆陵。杞縣。陳留。通許。尉氏。陳州府屬之扶溝。沈邱。歸德府屬之睢州。寧陵。商邱。虞城。永城。夏邑。許州屬之臨潁。等州縣山水驟發。河流漫溢。一時宣洩不及。窪地積水。二三尺。及四五尺不等。又汝。歸。陳。等府屬補種秋禾。又有被淹之處等語。前聞歸德各屬新種低田。連值大雨被淹。業經傳諭該撫等。令將積水設法疏消。并令查明撫卹。酌借籽種。現復加恩將

夏邑等四縣二十三年地丁錢糧概行蠲免。所有開封等府屬之鄆陵等州縣雖被水之輕重不同。而秋禾未免失望。自應一併亟為設法辦理。著該護撫劉慥等速即委員前赴被水各該處分路確查。將積水上緊疏消。俾得早為涸退。趕種晚禾。此內應撫卹者。即行撫卹。其無力貧民缺乏籽種者。照例酌借。令其及時補種。收豆雜糧。務使窮民無致失所。○又諭向來福建水師將弁多用本地之人。

蓋緣水師與陸路技勇迥別。非習於洋面風濤者。不克勝任。勢不能不就生長其地。諳悉情形之員。隨宜簡補。以便操防。該將弁等既膺擢用。即當凜遵體制。慎重職守。不得以私蔑公。乃伊等往往因管轄地方。本係桑梓。或曾充行伍。所屬兵民。非舊日之朋儕。即同閭之姻戚。熟識有素。遂不避嫌疑。往來雜沓。甚至瞻徇情面。曲庇所親。以致將卒之等威不辨。營伍之紀律不張。舉動輕褻。行事不足服



衆雖有統轄之名。毫無忌憚。此所關於戎伍者甚重。如近日喀爾吉善奏臺灣鎮總兵馬龍圖。徇私褻體。即其明鑒。嗣後武弁蒞任本地。務宜滿除舊習。恪守官方。自知檢飭。約束兵丁。勤加操閱。該督撫等均留心體察。警覺提撕。交相規勉。其蕩檢不職者。即據實奏。庶足以厲武勇而肅戎行。稱朕委任之意。著將此通行曉諭知之。○乙丑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酉

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富德等擒獲阿逆宰桑烏巴什。遣獎賞藍翎諾爾本。解送前來。中途遇賊。奮勇勦殺等語。諾爾本著授為三等侍衛。并賜克丑巴圖魯名號。賞銀一百兩。擒獲烏巴什之領催喀勒扎布。著授為三等侍衛。擒獲濟喇特轄特們喀喇之前鋒索布坦察。著授為藍翎侍衛。仍各賞銀五十兩。○又諭據兆惠等奏。拏獲阿逆宰桑烏巴什。供阿逆逃往塔爾巴哈台地方等語。

此言未足憑信。宰桑烏巴什。乃阿逆最信用之人。阿逆被大兵擊敗逃竄。必與烏巴什同行。今伊在雅瑪圖地方。為我兵所獲。故為遷就之詞。阿逆得以乘間脫逃。均未可定。將軍成袞扎布等在伊犁色勤等處。加意防緝。此際兩路將軍大臣等。正在擒拏阿逆。無暇辦理餘賊。然各處賊匪。其量為安插處。仍照常撫慰安插。現在歸降人內。有出色者。或賞帶翎頂。或量賞銀緞。以結其心。務宜妥為辦理。此時若阿逆已擒。餘賊可隨便辦理。如尚未獲。我兵遠行。資糧接續甚難。宜即撤回。或在吐魯番。額林哈畢爾噶。一帶過冬。明歲再行進剿。成袞扎布。兆惠等。於應徹兵時。務遵朕訓諭。將兩大兵會合一處。乘徹兵之便。協力將安插之賊衆。熟計確商。速為完結。勦辦。此皆朕觀伊等所奏情形。豫為籌畫。其應如何相機辦理之處。在將軍大臣等酌量地方情形辦理。斷不可拘泥朕旨。此時如得信息。速

行奏聞。○又諭據兆惠等奏。阿逆宰桑烏巴什供稱。阿逆現在逃往塔爾巴哈台地方等語。此言雖不足憑信。第塔爾巴哈台地近北路。阿逆勢窮力竭。或因北路現無大兵駐劄。希冀潛赴烏梁海及俄羅斯等處。苟延殘喘。亦未可定。著即傳諭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等。就近領兵前往堵截。倘遇賊蹤。即行擒剿。○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據侍衛奇徹布等。拏獲厄魯特宰桑烏爾古勒濟勒。烏魯木等。及所屬人衆查烏爾古勒濟勒。前曾授散秩大臣。後復附和。阿逆應即行正法。第據供稱。現在博囉塔拉地方游牧。阿逆曾令同行。並未前往。尚屬實情。此時正在擒拏阿逆之時。此等賊人。似毋庸即辦。仍令在原處游牧。至烏魯木。從前擒拏唐古忒時。曾經効力。賞給銅頂。今聞大兵前來。即率屬數十人投至軍營。已令在軍營作嚮導。往擒阿逆。其屬人亦仍令在原處游牧。俟擒拏阿逆後。再行分

別辦理。報聞。○予故頭等侍衛兼副都統銜羅久。祭葬如例。○丙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現在記名以副都統補用之人甚少。著交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尚書滿洲。蒙古。漢軍。各旗都統。各於所知人員內。保薦一員。所保之人。不拘旗分資格。惟期能勝副都統之任。即身係兵丁。若深知其人勝任。亦可保薦。所保之人。經朕簡用後。倘有不勝任者。朕仍向原保之人是問。至此次所保人員。帶領引見時。將舊記名之人。一併帶領引見。○丁卯。諭曰。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審擬段昌緒。彭家屏一案。段昌緒鈔錄偽檄。圈點評贊。悖逆已極。其罪自不容誅。至彭家屏。前因段昌緒家查出偽檄。彼時以該處人心惡劣。即彭家屏家亦不能保其必無。因降旨嚴查。及到京後。召九卿科道面詢。彭家屏所問者。偽檄及詆毀悖逆。類於偽檄之書耳。

而彭家屏果供出鈔存明末野史數種。蓋彼時彭家屏意中。以朕已查獲伊家中書籍。難以狡飾。是以據實供認。尚冀稍減萬一。而伊子不知。希圖滅跡。先已聞風燒燬。若使此數種書中。果無悖逆詆毀之言。亦何必作此鬼蜮伎倆耶。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鷲。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平心而論。鄂爾泰父子。雖未必

能比古良臣。而較之李衛。其相去何啻霄壤。是彭家屏之傾險狡詐。已可概見。但服官已久。小有幹具。是以歷加陞用。伊在藩司中。資俸最深。而終不畀以封疆重任者。蓋恐其乖張自用。不獨一省官民。胥受其害。而伊亦必致重干罪譴。正深於保全之意。乃伊遂心懷舛望。託病曠官。今春南巡。前來接駕。奏及夏邑等縣被災情形。朕即召巡撫圖勒炳阿。在伊前面加質責。并令其同往查勘。其所以不

即治圖勒炳阿諱災之罪者。實以本地薦紳一言。遽為斥一巡撫。此風斷不可長。而仍諄諄面諭圖勒炳阿。不得因此挾嫌。借事報復。朕之始終成全彭家屏者如此。乃前於九卿科道等召對面詢伊。朕降旨於巡撫。為恩待汝乎。非恩待汝乎。伊但稱皇上大公。非為臣一人。且詞色毫不知感。此豈非滅絕天良者乎。以彭家屏居心觀之。則其所鈔藏者。自係詆毀悖逆之詞。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閱評點。

耶。其所供之書。俱稱得自崑山徐乾學家。此時若逐加根究。何難追出原本。然蔓引株連。獲罪者衆。朕所不忍。試思本朝撫有中夏。厚澤深仁。休養生息。薄海臣民。共享太平之福。自漢唐以來。實罕與倫比。在定鼎之初。野史所紀。好事之徒。荒誕不經之談。無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踐土。百有餘年。海內搢紳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國恩。何忍傳寫收藏。此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終於敗露者。如段昌緒

彭家屏之敗露。豈由蒐求而得者乎。此後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滅。天道自必不容。令其敗露。亦惟隨時治以應得之罪耳。彭家屏本應斬決。但所藏之書。既經燒燬。罪疑惟輕。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段昌緒從寬改為斬決。其緣坐妻妾。并免其入官為奴。司存存。司淑信。俱從寬改為應斬。彭傳芻依擬應斬。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彭家屏家產。原應入官。且伊擁有厚貲。田連阡陌。而為富不仁。凌虐細民。鄉里側目。著派侍衛三泰。郎中蘇勒德。前往查明。應入官者。即行入官。其房地著加恩酌量留給養贍家口外。所餘田畝。分賞該處貧民。交該撫胡寶瑤妥協辦理。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戊辰。諭河南歸德府所屬之夏邑。永城等縣。連被水災。而該地方官。玩視民瘼。有心諱匿。及降旨賑卹。仍不實心經理。一任災黎流離失所。殊負牧民之任。向所以姑留原任者。以該地有不法莠民。

設法告訐該管官。其風實不可長。今刁頑者既已除去。則良懦者其實可憫。該縣官匿災不恤。有顧仇其民之心。僅予罷斥。不足蔽辜。夏邑縣知縣孫默。著革職。掣解刑部治罪。永城縣知縣張銓。亦著革職。交與該撫照例治罪。其夏邑縣員缺。著觀音保以通判銜管知縣事。馳驛赴任。永城縣員缺。著直隸內邱縣知縣孫爾周調補。該督方觀承即行飭知。令其速赴新任。該二縣積荒之後。民氣凋敝。觀音保等。其善為撫綏。加意整頓。稱朕軫念災地至意。○予刑部侍郎蔡新回籍終養。○已諭軍機大臣等。愛必達已有旨用為雲貴總督。江蘇巡撫員缺。以陳宏謀調補矣。陳宏謀自陝赴江。尚需時日。督撫事務。自應尹繼善一人兼辦。但伊平日為人。專以模稜了事。此是其一生受病處。誠諭丁寧。幾於舌敝。總未痛加湔洗。即如地方災務。先事而厚費圖之。使不致受災。伊輒慮其徒費無益。必不肯

為。寧待其成災而請。不知有災而賑。即辦理極其妥協。究不若無災而得中歲。百姓為能自樂其生。今年年疏築。年年蠲賑。民間田畝。甫涸旋淹。終無了期。有司不勝其勞。而蒼黎不勝其苦。所費動盈鉅萬。所得纔及升斗。則與其賑之被災之後。何如籌之未災之先。即以所費計之。亦不當如此。何況為民司牧。於心誠何忍耶。尹繼善熟悉情形。於淮徐各屬。積年被災之處。何以使永弭水患。但有善策。

即經理數年。寬其時日。多費帑金。朕所不惜。若但模稜了事。豈不辜負江南百姓稱頌之美名耶。目下徐州一帶。積水未盡消涸。而窪地又以多雨被潦。即設法宣洩。果能速消不誤秋禾否。江蘇各屬望雨甚殷。今已六月初旬矣。曾已得有透雨澤否。近日情形若何。一併即速馳奏。以慰軫念。尋奏。江蘇等府屬。於六月初間。連得時雨。高下田疇。一律透足。惟淮徐積水。因雨水連綿。兼值豫東二省上游。

水發。一時宣洩不及。現在查勘設法疏消。查淮徐一帶。地勢卑窪。一遇陰雨。不免淹浸。多開河道。河身不能容納。水患仍難遽減。臣現在稽查災務。俟水平後。將各處河道查勘。有必應開濬者。會同河臣。撫臣。詳加商確具奏。動帑興工。可緩者。次年再辦。俟工竣後。再請欽差查驗。得旨。覽奏。另有旨諭。又批。此即汝因陋就簡之錮習。牢不可破者也。若如所言。則付之不救乎。抑長年養之。不計國帑之後。

難為繼乎。又批。此言甚諱。若欽差等有不安處。何妨直奏。○又諭。近聞徐州各屬積水。現未全消。而大雨之後。窪地又有積水。時屆立秋。即極力宣洩。恐於農田無濟。夢麟所辦六塘河以下工程若何。積水果漸消涸否。恐夏秋雨集。眾水所歸之地。仍致被淹。大率不免。亦斷不可聽其自然。不為之計。將來應如何辦理。俾此一方田地。可以永除水患。已諭尹繼善。令其通盤籌畫。夢麟在彼。專司疏濬。積

水並宜按其形勢與該督等詳悉商酌。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張皇補苴。看來終屬無益也。仍令將近日情形隨時奏聞。尋奏六塘河一帶隄堰缺口。并挑切工程。現均完竣。積水前已一律涸乾。月來雨水過多。窪田間有新水。高阜已徧種秋糧。得旨好。○又諭近聞黃河上游一帶水勢甚大。此大溜不能深通。抑亦別有其故耶。徐州河底淤沙。前奏已刷深九寸。近日黃流所注。果能挾沙急走。得收汕刷之效。較前更加深通否。伏汛情形若何。可傳諭白鍾山。即行據實覆奏。以慰朕懷。尋奏黃河伏汛屢長。緣天雨過多。幸大溜深通。隨長隨消。隄埽工程穩固。沙流汕刷。較前更深。得旨欣慰。覽之。○又諭此次大兵進剿。原為翦滅厄魯特賊衆。初未料阿逆潛來自投天網。是以屢諭成衮扎布等。將沿途背叛賊人奮勇擒剿。其情罪少有可原者。量為安撫。俟兩路大兵會集伊犁後。通行籌酌辦理。以絕根

株。今大兵甫入。即遇阿逆前來。經叅贊大臣富德等屢次擊敗。乘勝追逐。計日就擒。此時情形。又與初次定議時有異。所有厄魯特賊衆。若遽行翦滅。伊等聞風畏懼。竄入賊中。是又驅令從逆。增其黨援也。成衮扎布等應酌量分別辦理。如遇非真心附逆賊衆。令其協擒阿逆。不特寬免其罪。且必加以殊恩。將此明白曉諭。伊等原屬離心。且希冀重賞。未必無擒賊自効之人。成衮扎布等務宜妥協籌辦。再伊等派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往擒吞圖布殊屬非是。色布騰巴勒珠爾未經歷練。此次命往軍營。不過令其隨衆効力。以贖前愆。若專任勦賊。必致誤事。現在如鄂實明瑞等俱經身歷戎行。何以并未遣派。色布騰巴勒珠爾往擒吞圖布事。已二旬。此時尚未奏到。著即將伊現在情形迅速奏聞。○庚午諭今日召對西安布政使劉藻。據奏盧焯在西安巡撫任內。遇有進貢方物。祇量給薄值實

皆派辦。及調任湖北。向借庫銀一千兩。未曾應付等語。盧焯乃獲罪廢斥之員。朕念伊尚係舊人。加恩錄用。適因一時乏人。令以京卿署理撫篆。旋復竇授。理宜感激朕恩。勉圖報効。不意其卑鄙性成。不知悛改。尚復如此。督撫進貢一事。朕屢經降旨停止。概不得有所進獻。其各省方物。不逾柑茗香罽之屬。以備賚予。此則伊古有之。不在禁例。從前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覈定督撫養廉。洞悉下情。

是以從優賞給。諭旨中亦屢及此。此與發價令伊等承買何異。伊等每年所貢方物幾何。原可從容備辦。即不備辦。亦不强也。乃以此為囊橐中物。專已自封。而又藉進獻之名。派累所屬。為漁利計。寧屬員之養廉。顧為資助督撫設耶。因問及陳宏謀。據劉藻云。伊辦貢皆出自養廉。如數給發。是可見鄙吝之與自好。存乎其人。嗣後督撫各宜自量。如以養廉自辦。毫無累及所屬。循例可也。藉曰不能。則

如勿進。若如盧焯及近日恒文之藉口自肥。則斷不可。督撫之優劣。自由績効。於進獻毫無干涉。此亦天下所共知者。而旁人之指摘議論。必不可掩。彼受派累者。不且怨及君上耶。至庫項絲毫。均關國帑。乃竟欲私相授受。公然向藩司借貸。其罪更不待言矣。盧焯深負朕恩。著革職發往巴里坤効力贖罪。并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盧焯已有旨革職。湖北巡撫員缺。著莊有恭戴罪署理。莊有

恭辦理朱晔一案。初恐別有情節。本欲俟究出實情。重治其罪。迨後訊明此案罰項。尹繼善實亦與聞。非莊有恭一人之意。且毫無染指。其罪止於專擅。不行奏請。尚在可原。是以量予薄譴。令其回籍治喪。後赴軍臺効力。今巡撫一時未得其人。姑從權宜。由軍臺廢員起用。以觀後効。恐不知者。妄疑封疆重任。數月之間。忽予忽奪。是未能悉朕用人之苦心矣。著將此諭令中外知之。○又諭禮部侍郎

員缺著彭樹葵補授。于敏中現將服闋著來京署理刑部侍郎事務。服闋後再行實授。○諭軍機大臣等。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因加恩封伊貝子。及伊子素賚瑞公爵。奏請遣素賚瑞來京謝恩。額敏和卓及伊子素賚瑞。實心報効。深可嘉予。著照所請。即令素賚瑞馳驛來京。備朕詢問。○辛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馬化正年已衰老。著休致。泰

實錄卷五百四十

三

寧鎮總兵員缺。著薩音圖調補。所遺員缺。著博勒和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奏。接奉諭旨。已領兵策應富德。往擒阿逆。所有軍營應辦事宜。請交與永貴就近辦理等語。著即傳諭永貴。會同雅爾哈善等。將應行籌辦事宜。即行辦理。兆惠既領兵前往。務同富德協力擒拏首賊。以副委任。斷不得妄分彼此。上年因策楞。玉保等。互相掣肘。迄無成功。乃兆惠所深悉。當以此為炯鑒。毋得更蹈覆轍。雅

爾哈善。現同哈寧阿巡查臺站。接到此旨。著即速赴永貴駐劄地方。會同商辦。其臺站事務。即交與哈寧阿辦理。○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許州民翟穩成妻銀氏。○壬申。諭河南夏邑等縣被災。前經疊次降旨。加恩賑卹。今歸德府屬之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并考城。陳許。兩屬各縣。五六月間大雨連綿。以致窪地復有積水。秋禾被淹。已命侍郎裘曰修前往相度疏濬。冀速為消涸。但該省濱河州縣。與

實錄卷五百四十

三

山東之金鄉。魚臺。江南之宿。虹。豐。沛等處。壤地相錯。屢歲被災。在山東江南者。均邀賑卹。而該省地方官。從前並未細心查辦。獨抱向隅。今涸出補種之秋禾。復被漫淹。平地亦多潦浸。朕心深為憫惻。雖定例夏災不賑。而該處積歉之後。民食艱難。應加優卹。副都統三泰。郎中蘇勒德。現在奉使在豫。著即率同護撫劉慥。查明被災戶口。無論極次貧民。概予撫卹。一月口糧。此朕格外特恩。不在常例之



內其董率有司實力查辦。毋俾胥役侵蝕中飽。俟胡寶琛到豫日。三泰等再行回京。該部即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前曾有旨。將江南省乾隆十年以前。積欠漕項銀米地漕耗羨一體豁免。茲據受必達奏稱。積欠內倘有官役侵蝕等弊。當按照年款徹底清查。如係官役侵蝕。即叅究追賠。如果實欠在民。即遵旨豁免等語。受必達所奏甚是。此項蠲免。原為軫卹民瘼。格外施恩。豈容劣員蠹吏。乘

實錄卷五百四

三

機舞弊。以飽私橐。自應嚴行查覈。分別辦理。今受必達已補授雲南總督。著將原摺鈔寄陳宏謀。令其查照辦理。務使閭閻得霑實惠。官吏不致中飽。即查明確數奏聞。○又諭前成衮扎布等。派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追擒吞圖布等。朕即將辦理未善之處。傳旨訓諭。今果不出所料。色布騰巴勒珠爾等既已追及賊人。猶且任其脫逃。伊等動以官兵馬力疲乏為詞。獨不思賊人被追。其馬力轉能馳

騁乎。且既獲駝馬四百有餘。何不即以之換給兵丁。奮力前往。而乃遽爾回兵。束手無措。實屬怯懦。色布騰巴勒珠爾原係獲罪之人。今復令其効力軍營。以贖前愆。宜如何感激奮勉。乃遇此數十垂斃之賊。尚不思奮勇當先。其罪寧可復逭。成衮扎布舒赫德等尚稱其斬馘甚多。曲為迴護。甚屬非是。此次副都統由屯及隨往官兵等。尚屬出力。著交部量加議敘。色布騰巴勒珠爾姑從寬免其治罪。

實錄卷五百四

三

仍著成衮扎布等派兵三百名。交色布騰巴勒珠爾會同明瑞前往追擒。務將吞圖布等拏獲。如再行疎縱。朕斷不能姑貸。○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阿逆現已窮蹙。不日即可就擒。所有回人霍集占等。應即領兵擒拏等語。阿逆現在情形。自可不日成擒。縱令逃遁。若俄羅斯哈薩克等處。自可索取。已詳悉降旨。令兆惠等遵照辦理。至辦理回人一事。成衮扎布等應將厄魯特等悉行翦除。再為籌

辦亦經屢降諭旨。即如吞圖布鄂哲特等。雖甚窮蹙。而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尚未能擒獲。又扎那噶爾布尼瑪等。相距成衮扎布軍營甚近。亦未經弋獲。此時未便即往回城。著成衮扎布等。即分派大員。奮力搜捕。毋使一人漏網。以絕根株。其克呀特等鄂拓克。懇請遷移之一千二百餘戶。未據聲明安插何地。再伊犁地方。除此四鄂拓克人等之外。尚有何人。著一併查明。奏聞辦理。○以大理寺卿羅

實錄卷五百四

三

源漢為總督倉場侍郎。○癸酉。諭曰。獲理河南巡撫劉慥奏。夏永等縣。因大雨疊沛。秋禾多被淹損。勢難補種。惟俟八九月內。務飭該縣等。督率彼地民人。極力疏涸。毋誤種麥之期等語。前聞該處秋禾被淹。已有旨令查明戶口。格外賑卹。但此四縣積年被水。一雨即淹。自應速求疏洩之方。然此豈該縣等所能辦。若僅委之該縣。仍不過奉行故事。如歷年所為。其為貽誤。尚可言耶。現命侍郎裘曰修

前往豫省。相度各處疏濬事宜。所有夏永等處積水。著裘曰修會同巡撫胡寶瑤。熟察該地情形。確勘受惠之由。徹底籌畫。上緊疏消。務俾涸出地畝。得趕種秋麥。春雨不致復淹。災民得免昏墊之苦。即工鉅多。費帑金。亦所不惜。至現在該處續報被水。昨經傳諭副都統三泰等。率同該護撫。詳悉查明。不分極次貧民。通行賑卹。今劉慥以撫卹完竣具奏。仍屬草率了事。已於另摺批示。著三泰等遵照

實錄卷五百四

三

前旨。所有被災州縣。逐一詳查妥辦。毋致災黎失所。副朕痼瘕在己之意。○又諭曰。步軍統領衙門奏。王煒。劉五。吳大萬等。設局訛詐。候選經歷翟永棟等銀兩一摺。向來在京職員。狎昵匪徒。嬉遊徵逐。往往被其局詐。一經發覺。即為有玷官箴。雖自行首告。仍不免革職。是以甘心隱忍。受其挾制。此棍徒設局者所由得計也。但此等捐職人員。與曾經出仕及現任居官者有間。翟永棟朱良弼俱著從

寬免其斥革交部。王煒劉五吳大萬等假充番役設局訛詐刁風斷不可長著交部從重治罪○又諭據浙江提督武進陞奏稱年力衰老兩耳重聽懇請休致等語武進陞著准其以原品休致浙江提督員缺著胡貴調補所遺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著馬大用補授其潮州鎮總兵員缺著董孟調補松潘鎮總兵員缺著楊朝棟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裴曰修奏天齊廟東南頗有黃水從滾壩汕入應照花莊亂石壩酌量加添並沛縣被水與魚臺不相上下請開臨河竹絡壩洩運河之水以掣上游急溜等語著將原摺鈔寄尹繼善白鍾山將所奏情形詳悉查勘會同商酌應作何辦理迅速即由驛馳奏○又諭曰鄂實係叅贊大臣諸事宜加奮勉乃並未領兵前進僅隨同成衮扎布等行走軍營事務有成衮扎布及舒赫德二人辦理鄂實並無所事伊若自居叅贊大臣而將勦捕賊衆之事

實錄卷五百四十

三

俱推委於諸領隊大臣豈朕簡任之意鄂實著嚴加申飭明瑞上年進兵哈薩克頗著勤勞此次惟追捕巴雅爾時曾奏聞派往現已降旨令同色布騰巴勒珠爾擒拏吞圖布等務宜奮勉行走用副委任○又諭曰車布登扎布等奏稱從前逆賊青滾雜卜遣班珠爾擅奪馬駝經賽音諾顏部落佐領巴顏岱等奮力抵禦等語巴顏岱奮勇拒賊甚屬可嘉署副管旗章京德勒格爾甲喇哈爾齊海駢騎校根敦扎布等協同巴顏岱護送馬駝至烏里雅蘇台亦屬奮勉著賞給巴顏岱孔雀翎銀五十兩德勒格爾哈爾齊海亦著賞給孔雀翎銀各三十兩根敦扎布著賞給藍翎銀二十兩以示鼓勵○又諭今日挑阿哥等之哈哈珠子帶領引見人員內有和起之第三子和隆額看來尚有出息頗勝伊兄和德所有和德承襲之子爵著和隆額承襲挑補三等侍衛和德著仍作為藍翎侍衛○甲戌

實錄卷五百四

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內大臣察達克因哈達哈等曉諭防範賊衆事宜即派兵安設卡座并豫備兵丁聽候調遣察達克感激朕恩實心報効甚屬可嘉著賞給銀五十兩○予故內大臣忒庫祭葬如例諡勤僖○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將軍成衮扎布等奏稱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烏巴什等帶兵往擒阿逆續據兆惠等具奏又稱巴圖爾烏巴什係噶爾丹策零之婿已帶領集賽人等占踞伊犁等語兩處所奏情形不同已諭將兆惠奏摺錄寄成衮扎布等籌辦嗣經成衮扎布等陸續陳奏辦理各鄂拓克事宜且稱伊犁特克斯等處現已寧謐等語但未將巴圖爾烏巴什現在情形奏聞若尚未籌辦則伊犁安得竟為寧謐著傳諭成衮扎布等速將巴圖爾烏巴什等現在駐劄何處及應如何辦理之處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實錄卷五百四十

高

實錄卷五百四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六月丙子諭軍機大臣

實錄卷五百四十一

等兆惠已領兵往擒阿逆所有軍營事務降  
旨令雅爾哈善會同永貴辦理現在擒拏扎  
那噶爾布尼瑪等及勦滅哈丹阿巴噶斯扎  
哈沁人等游牧俱屬緊要雅爾哈善務宜奮  
往辦理再勦滅賊眾應帶兵極力搜捕不必  
專在濟爾哈朗駐劄雅爾哈善到軍營時即  
派遣三格等分路擒勦其附近之瑪哈沁等  
一併勦滅毋留餘孽前降旨令額勒登額勦  
滅扎哈沁賊眾後前往策應兆惠今兆惠富

德等已經追賊遠去額勒登額諒已不能追  
及著即赴濟爾哈朗聽雅爾哈善等調遣○  
緩徵長蘆王家崗官臺二場乾隆二十一年  
分水災竈地錢糧○丁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河南歸德陳許等屬各縣夏雨  
連綿秋禾淹浸前經降旨加恩撫卹一月口  
糧但念該處積水驟難消涸窪地西成失望  
民食艱難不可不多為儲備以資接濟著將

實錄卷五百四十一

該省二十三年應解漕糧截留十萬石分貯  
州縣用實倉庾而裕民食其應於何州縣截  
留分貯之處著該撫胡寶瑤酌量情形妥協  
籌辦仍將派撥各數具摺奏聞○又諭連年  
西路用兵其進勦馬匹皆取給於陝甘二省  
採買撥解長途飼餵滿漢官兵均恐不無賠  
累而各標營摘缺應行買補者甚多借動公  
帑若必依限扣還兵力更未免拮据著總督  
黃廷桂於回任後速行查明將應作何展限

加賞之處。據實具奏。候朕降旨加恩。以示體恤邊兵之意。尋奏。查滿漢標營。借墊未還銀共一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十九兩。除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二月以前。滿營借墊。在李餉坐扣。未還銀一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零。綠營借墊。在公費名糧扣補。未還銀一十三萬七千三百兩零。應照舊分別查扣外。其自乾隆二十一年二月至今止。滿漢各營。共未還借墊銀九十六萬七千六百兩零。請將解

實錄卷五四一

三

送馬匹。及兵丁添補衣物等項。借墊未還銀六十萬八千三百兩零。於各兵季餉分年坐扣。將各營買補摘缺。及增添馬價。借墊未還銀三十五萬九千三百兩零。請旨特加恩賞。得旨。有旨諭部。○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色布騰巴勒珠爾。追趕吞圖布。斬二百餘人。色布騰巴勒珠爾。即行退回。等語。朕思色布騰巴勒珠爾。并未尾賊窮追。前稱吞圖布人衆百戶。極少。亦有五六百口。

實錄卷五四一

四

今止戮其二百人。何得據云淨盡。且聞巴圖爾烏巴什等。及扎哈沁人衆。皆往伊犁。賊匪扎那噶爾布。尼瑪等。雖經烏勒登等帶兵前往。此際拏獲與否。均無信息。將此不可信之厄魯特。留於大兵之後。即往辦理回衆。反復思之。甚為不妥。將軍成衮扎布等。係親身經歷之人。務須通盤打算。再行辦理方妥。不可稍致輕忽。明瑞此時現在何隊行走。烏勒登等。擒拏扎那噶爾布。尼瑪。信息如何。巴圖爾烏巴什。扎哈沁人等。現今皆在何處。著速行奏聞。○又諭。現在兩路進兵。所有額林哈畢爾噶一帶之厄魯特等。或已勦滅。或將首賊擒拏。其在珠勒都斯等處之各鄂拓克人等。經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請暫行安撫。亦屬妥協。惟是伊等聲息相通。知額林哈畢爾噶辦理情形。其暫行安撫人衆。或致妄生疑懼。更滋事端。成衮扎布等。現擬領兵勦滅回部。務宜將此等人衆。設法安插。毋遺後患。方為妥

協。可明白曉諭。因爾等上年并未隨同額林哈畢爾噶衆厄魯特附和為逆。是以加恩寬宥。庶伊等不生疑懼。仍加意防範。勿少疎虞。或將其頭目人等。帶往軍中為質。或換取伊等馬匹牲隻。以益兵力。其辦理回部事宜。必須將各處厄魯特。盡行辦竣。領兵前往。一切俱遵照前旨辦理。至大兵雖分兩路前進。而一切事宜。皆係將軍成衮扎布分內之事。即與兆惠會合一處。亦應聽成衮扎布主持。今兆惠已領兵遠去。所有額林哈畢爾噶一帶事務。並著成衮扎布總統辦理。斷不得稍分彼此。互相推諉。○又諭曰。達什達瓦部落人等。現在生計稍艱。然能守分謀生。毫不滋事。甚屬可嘉。著查明每人各賞銀二兩。仍加恩賞口糧兩個月。以示體卹。○又諭曰。喀爾喀各部落游牧。原係指定地方。令伊等互相聯絡。以資守望。今據索諾木喇布坦等奏稱。上年因逆賊青滾雜卜煽惑滋擾。各部落竟有

棄其游牧。遠徙他處者。現在舊游牧地方。棄地既多。奸匪易集。以致往來商旅。間被搶掠。已陸續查拏。按律治罪。地方復得寧靜。應令伊等仍歸原地方游牧。約束屬人。共圖生聚。庶於伊等生計有益。再各部落數年來。間遇災祲。又因軍務未竣。詎勉急公。現有負欠商人銀十餘萬兩。著車布登扎布詳悉查明。動支公項。代為清償。又上年聞青滾雜卜背叛之信。有將卡座臺站內馬匹牲隻。攜回各游牧者。本應即令繳還。念伊等生計艱難。并著格外施恩。分年展限。陸續繳還。以紓其力。著車布登扎布詳悉曉諭各部落王公扎薩克等。務期仰體朕加恩曲宥之意。各謀本業。永靖邊隅。以長享太平之福。○又諭曰。索諾木喇布坦等拏獲搶奪達里剛愛。多倫諾爾等處商民賊人九十餘名。俱著照所奏。即行正法。所有各部落王公扎薩克等失察之咎。本應交部議處。但既會同索諾木喇布坦等擒

拏賊人。不致漏網。俱著從寬免議。索諾木喇布坦。永興。辦理妥協。著交部議叙。○以鑲紅旗護軍統領莽古賚。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戶部左侍郎阿里衮。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戊寅。諭各省教職六年俸滿。例由該督撫學政。公同甄別。前經降旨。令將堪膺民社者。保題。其年力未衰。可以留任者。一併出具考語。送部引見。但教職一官。寒毳可念。遠道孤征。舟車儻從之資。不無多費。僻在邊省者。轉瞬六年。尤為僕僕。嗣後直省甄別教職。雲貴。川。廣。福建。湖南。甘肅等省。俱著改為八年舉行一次。俾得寬其程限。至來京時。亦不必專檄獨行。聽其從便結侶。請咨送部引見。其六年保題縣令。及其餘近省。俱著照舊例行。○又諭。督撫膺封疆重寄。庶務殷繁。不能不藉幕友為臂指之助。其所辦一切刑名錢穀。即係本地地方之事。若令與外人交通。假藉事權。招搖撞騙。何所不至。如近日江蘇巡撫幕中

之王者輔。公然出署乘輿拜客。遂得受所屬員弁。囑託舞弊。即其明驗。地方公務。既為所敗。徒令若輩身抵於法。而督撫並受其累。何如早加防閑之為得也。嗣後各省督撫。務宜關防扁輪。概不得任幕友出署。往來交結。以絕嫌疑。而肅官守。若不遵功令者。或被人參奏。或因事敗露。必將縱容之督撫治罪。著通行傳諭知之。○又諭。聞大學士史貽直。中途患病。旅次恐無良醫。深為軫念。著派乾清門侍衛扎拉豐阿。帶同御醫栗世功。馳驛前往診視。○喀爾喀輔國公旌準多爾濟故。遣官祭奠如例。○己卯。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王廷贊。現有承辦軍需事件。著照該督所請。仍留原任。此正所謂墨衰從事。非尋常在任守制。不當准行者可比。○又諭。據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等奏。伊等帶兵於五月二十二日。至額爾齊斯之總路阿哩克臺地方。遵旨前往那林郭勒擒拏



阿逆等語。但伊等由阿哩克臺起程。不知離那林郭勒遠近。曾否經過賊人哈薩克錫喇等所住之和博克薩哩地方。而阿逆實在彼處與否。亦均屬難定。如阿逆未至彼處。與哈薩克錫喇等賊匪甚近。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等。應先至和博克薩哩擒獲逆賊哈薩克錫喇等。辦理完竣之時。亦可得阿逆確信。八九月間。若復前進。適值嚴寒。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即不必前進。徹兵退回。至科布多布

實錄卷五十四

九

延圖等處歇息。牧養馬畜。以備明春之用。唐喀祿等將現在如何辦理。有何信息之處。速行奏聞。○吏部議准。山西布政使蔣洲疏稱。汾州府係川陝通衢。請改為衝繁難要缺。請旨簡放。從之。○庚辰。諭據白鍾山奏。洪澤湖水勢長發。仁義智三壩。過水甚多。現將清口束水東壩。量行寬展。俾清水暢流。會黃入海等語。白鍾山此舉已遲矣。清水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所為淮流力弱。資

其堵束。逆力刷黃。至淮水既當盛漲之時。西壩不動。東壩當早為宣洩。以減其勢。此固操縱由人。非可膠柱。至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尾閘便減七八分。清口壩不早為展拓。毋怪乎水勢全注五壩。而高寶諸邑。行被水患矣。此朕今春親臨相度時。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可傳諭白鍾山等。嗣後清水束口東壩。當秋冬淮弱時。仍照舊修築。束清敵黃。其春夏之交。

實錄卷五十四

一

一遇水漲。即行展拓開濶。至盛漲時。三壩等處。過水一寸。則東壩可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俾得疏洩通暢。不致奔赴尾閘。此最要之著。所當永遠遵行。又黃河水勢。於五月下旬陡長。其力既盛。自能刷沙。現在徐州一帶。沙淤處所。可衝刷加深否。亦著白鍾山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河南歸德。陳許等屬。夏雨連綿。秋禾淹浸。現據夢麟查奏。各縣水占地畝。重者十之三四。輕者亦十之

一二看來該處水患固自地勢低窪亦由水無歸宿故一經陰雨即成潦浸前已命裘曰修前赴該處巡行相度此事機宜非可枝枝節節而為之者要當將各該縣及該省連界處所高下形勢逐一履勘明確其受病在於何方治之當用何術先會大局於胷中庶規模既定動則有功可以次第就理矣著將此傳諭裘曰修知之○又諭據白鍾山奏天然開添建閘板一摺尤屬遷就錯誤黃河盛漲豈木板所能堵拒從古治河未聞有以建閘為善策者就令中造石磯分為二門石磯能為砥柱乎白鍾山老於河工何乃作此童稚之見此工竟不當作著將此傳諭知之○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稱據侍衛烏勒登呈報扎那噶爾布尼瑪等帶領千餘戶自額林哈畢爾噶逃往哈什河地方隨派公明瑞內大臣博勒奔察領兵六百名前往策應等語扎那噶爾布尼瑪等皆係要賊現領

千有餘戶應多選兵丁務期弋獲今僅派兵六百名尚屬不敷調遣應將永貴所領額林哈畢爾噶一帶兵丁調往協擒方為妥協兩路大兵無分彼此原可互相調用不得歧視且先經永貴等奏稱三格巴寧阿等帶兵堵截扎那噶爾布等果如所奏賊人何由前往哈什河既經逃出三格等曾否尾追著永貴查明具奏扎那噶爾布尼瑪等現在伊犁附近地方滋擾應悉行勒除方得寧謐現在擒拏阿逆已責成兆惠富德等帶兵前往成衮扎布等惟將扎那噶爾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等為首賊人悉行拏獲徐籌辦理回部屢經降旨傳諭成衮扎布等應即遵照辦理乃節次覽伊等所奏殊未悉合機宜甚屬朕懷伊等如能於八月初旬內將厄魯特賊衆辦理完竣著即領兵進勒回部倘彼時尚需辦理則天氣漸寒已屆徵兵之時應在何處駐劄過冬之處遵照前旨酌量定議具奏○又

諭曰。成衮扎布等領兵勦滅厄魯特賊衆。自可不日告竣。其辦理回人事宜。即緩至明年。亦未為遲。且即遣兵辦理回人。亦不過派兵四五千名。著一大員統領。已足勝任。亦無庸成衮扎布親往。況伊係喀爾喀將軍。北路軍營。本屬緊要。倘阿逆尚未弋獲。或逃入北路附近地方。應令成衮扎布前往籌畫。著傳諭成衮扎布。俟擊獲厄魯特賊衆後。即行撤兵。酌定地方駐劄。交與舒赫德等管轄。伊即來京面領訓諭。○壬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兆惠等奏。三格等帶兵追趕扎那噶爾布尼瑪。至孟克圖嶺。賊衆營壘甚固。且山復險峻。一時未能擒獲。移兵至薩哩克巴哩克之前嶺。前進擒拏等語。昨天成衮扎布奏。烏勒登等見扎那噶爾布尼瑪等。同阿巴噶斯鄂拓克人衆。由額林哈畢爾噶。逃往哈什河地方。即帶兵往追等

語。則兆惠等所奏。逆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被三格等擊敗。負險結壘。而我兵阻截賊路。如果嚴緊。賊何致脫逃。即使逃出。三格巴寧阿等。亦應隨賊尾追。烏勒登等所帶兵丁。原係截賊逃竄之路。三格等尾賊之後。烏勒登等截賊之前。兩路夾攻。賊由何處逃竄。乃成衮扎布所奏。烏勒登在哈什河望見阿巴噶斯鄂拓克人衆。始帶兵往擊。如係邀截之兵。當迎面相遇。何致望見賊蹤。始行追擊。兩處所奏。全不相符。著將軍成衮扎布等查明具奏。即據色布騰巴勒珠爾。擒獲之厄魯特巴布朗供稱。吞圖布為其屬人所殺一事。亦未可遽信。現在擒拏之巴布朗。或即時正法。或尚帶領行走之處。亦并未明白陳奏。著一併查明。再從前成衮扎布等奏。克呼特烏魯特綽和爾。烏喇特之鄂拓克人衆。皆已招降安插。地方寧謐。因即前往辦理回部等語。鄂拓克人衆。雖經降附。不過暫行安撫。不可遽信。

現在扎那噶爾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等及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之厄魯特等。俱未辦理。况阿逆自投天網。宜上緊擒拏。將正項應辦之事。置而不辦。乃前往辦理回部。甚不合機宜。朕曾屢經降旨。暫且停止辦理。回人前往擒拏阿逆。或又於伊等摺內批示。照伊等所奏辦理。此皆朕覽伊等陳奏。懸揣情形。將軍大臣等。斷不可拘泥諭旨。即朕所降旨內。有實在難行之處。亦宜據實陳奏。今擒拏阿逆。及巴雅爾。哈薩克。錫喇。皆適值兆惠之隊。成衮扎布所領之兵。相離過遠。擒拏此數逆賊之事。朕今皆專委兆惠。而擒拏扎那噶爾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勦辦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衆。即專委成衮扎布。彼此相機辦理。不得過分畛域。汝等奉諭旨。於八月初間。若能擒獲賊匪。寧靖地方。即由彼處前往辦理。回衆。如八月初間。尚不能拏獲一二賊匪。將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衆辦清。則八月

下旬。時屆寒冬。宜即徵兵。或在額林哈畢爾噶一帶地方。駐劄過冬。或在吐魯番。巴里坤。駐劄之處。伊等相機定議具奏。總之成衮扎布。係大將軍。諸事理宜相機決斷辦理。不可觀望。著遵照朕旨。盡心籌畫。速行定議具奏。○又諭曰。成衮扎布。今年若拏獲阿逆。餘賊何難勦辦。即辦理回衆。巴里坤現有馬萬餘匹。明年不過撥兵五六千名。著一人統率前往。即可蕆事。并不用成衮扎布親往。成衮扎布。係喀爾喀首領大員。喀爾喀地方。亦甚緊要。今年徵兵後。成衮扎布即馳驛來京。如阿逆不能擒獲。復致竄逸。逃往北路一帶地方。成衮扎布來京。將如何在北路堵截擒拏之處。議定。再行辦理。成衮扎布即遵朕旨。一面具奏。一面起程來京。○癸未。遣官祭火神廟。○諭曰。方觀承奏。直隸魏縣漳河暴漲。城鄉居民。房屋俱有倒塌。田禾亦多淹浸。現已查勘賑給口糧等語。魏邑猝遇水災。秋

成失望。若照例俟查明成災分數。始行賑卹。未免少需時日。嗷嗷災黎。深堪軫念。所有被水貧民。著照乾隆八年之例。於急賑一月後。按月給予續賑銀米兼發。用資生計。其倒塌房屋。亦著照撫卹成例。速行查辦。俾得早獲寧居。至水退後。如可播種秋麥。勸諭農民。及時播種。並著按畝借給麥種銀兩。以資力作。該督其董率屬員。妥協經理。務使均霑實惠。副朕懷保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據桑寨多

爾濟奏稱。接署將軍車布登扎布咨。遣員同所遣侍衛瑪奇達。前往查拏原任公品級達瑪琳。詎達瑪琳先期已赴呼圖克圖處。現交與尚卓特巴查拏等語。達瑪琳係附和逆賊青滾雜卜之人。罪不容逭。是以降旨拏解來京。桑寨多爾濟係該部落副將軍。應即派幹員拏解。乃草率從事。以致脫逃。復以現交尚卓特巴查拏塞責。甚屬玩誤。桑寨多爾濟在呼圖克圖庫倫附近居住。著即派員速將達

瑪琳拏解來京。毋得疏縱。○又諭。據桑寨多爾濟奏。原任喀爾喀公達瑪琳。帶領屬人二名逃走等語。達瑪琳著桑寨多爾濟查拏。辦理如達瑪琳逃往東路車臣汗部落。現在索諾木喇布坦集福永興等。帶兵於該處查拏賊匪。著寄信伊等。擒拏賊匪之便。一併查拏達瑪琳。若能擒獲。一面具奏。一面派幹員嚴行看守。押解來京。再索諾木喇布坦等。查拏賊匪。原為弭止盜賊。今喀爾喀等安居度日。

伊等帶兵。經年在喀爾喀地方。恐喀爾喀蒙古等。不無驚擾。且索諾木喇布坦等。亦離游牧日久。此際若將為首要賊。全行拏獲。辦結時。索諾木喇布坦即著退回。其餘為從賊匪。即交與各扎薩克等查拏。如尚有應拏為首要賊。伊等宜速行上緊緝拏。再索諾木喇布坦。此次帶領兵丁。朕前皆加恩賞給銀兩。索諾木喇布坦。如此出力報効。朕甚嘉予。著交永興於軍臺餉銀內。動支銀五百兩。賞給索

諾木喇布坦。○又諭。昨據喀爾喀副將軍親王桑寨多爾濟等奏。原任公品級達瑪琳。前往瞻禮呼圖克圖逃去。現交尚卓特巴往拏等語。達瑪琳。係喀爾喀部內一小台吉。前因勦辦色沁厄魯特等。隨衆効力。朕即特加殊恩。封伊為公品級。達瑪琳並不知感念朕恩。擅離軍營。退回游牧。復附和逆賊青滾雜卜。造言惑衆。是以朕降旨令押解來京訊問。達瑪琳畏罪。不敢進京。復令軍營將軍大臣。及該部落副將軍等。屢次遣人往召。又不遵行。反指稱瞻禮呼圖克圖逃去。似此玷辱喀爾喀。不知法紀之人。宜嚴加查拏。故朕降旨務將達瑪琳拏解前來。專交王桑寨多爾濟辦理。并傳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知之。如達瑪琳果至該處。即交尚卓特巴擒拏。解送王桑寨多爾濟處。遞解來京。○以故郭爾羅斯輔國公額勒登額子恭格喇布坦。襲爵。○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元城縣民傅三妻李氏。

河南河內縣民李洪勳妻任氏。○甲申。諭曰。方觀承奏稱。元城。大名。兩縣。因衛河陡漲。城鄉田舍。多被淹浸。現飭司道等查勘撫卹等語。昨據報魏縣被水。已降旨令該督將賑卹事宜。照乾隆八年之例。速為經理。今元城等邑。復被水災。窮黎深堪軫念。著該督迅速前往。一併查勘。所有應行賑卹事宜。悉照魏縣一體妥協辦理。務俾均霑實惠。不致失所。該部即遵諭行。○江南副總河嵇璜奏。湖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歸海。邵伯以南者歸江。查下河歸海之路。由草堰。劉莊。伍佑。新興等場。分注鬪虎港。新洋港等口歸海。中間高寶東隄石閘十餘座。惟郎兒閘。子嬰南閘。及邵伯之三閘。應修。又石碇閘。天妃越閘。應一併修補。並添建五孔石閘二座。各閘下支河淤淺。及射陽湖灣曲。均應勘估挑通。蔡家港地方。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其運河歸江之路。由芒稻閘。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等

處開壩。至金灣六開。及虎橋灣頭開。上下相應。用以導水入江。中間金灣滾壩。東灣壩。鳳凰壁虎二橋。及金灣開。一併挑挖。於寶應竹絡壩南。添設滾水石壩一座。又於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匯入河內。邵伯西岸。除菜花港。奶奶廟。陳家港。紅橋港。五月間已經疏濬外。應將湯家泮。引向西南通朱家湖。於王家莊。開新河一道。注董家溝。於孔家橋東首。另挑引河入尤窪。又下接挑新河引入越河。節節引諸湖積水歸江。又於灣頭至丁堰之運鹽河道。勘估興挑。以芒稻開底水深五尺為度。鹽船通行。而沿江開壩。可以長年啟放。河工鹽運。兩無阻誤。再查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記。著地方官照田畝令居民辦理。惟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歸江者應請列為急工。歸海者列為緩工。其歸江工程。於九月興工。得旨。嵇璜奏。湖河宣導機宜。并應疏應修各工一摺。

頗中緊要。運河減洩之水。歸海路遠。歸江路近。然亦有不能歸江之處。此皆南巡得之目擊者。今分別緩急。因勢利導。俾田畝資其灌溉。水漲不受淹浸。所言頗合朕意。但向來地方各官。州縣局守一隅。不能通盤籌畫。而大吏又因循草率。憚於動帑興工。每致臨時竭蹶。節節補苴。迄無成效。今會全局而熟籌之。網繆於先事。其中改紆為直。移遠為近。濬淺為深。所奏應疏應修各工。具有條理。不必更行交議。著照所請。交與尹繼善。白鍾山。普福等。會同嵇璜。於應動工時次第興舉。所需帑項。照例分別動支。該督等。其董率屬員。悉心妥協辦理。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又諭軍機大臣等。嵇璜奏。湖河宣導機宜。并應疏應修各工一摺。所言頗有中要之處。已有旨交與尹繼善。白鍾山等。動帑辦理。著再傳諭該督等。於應動工時。悉心經理。務期於下河諸水多減一分。則地方早受一日之益。此於下河

民生關係甚鉅。該督等須慎重妥辦。不得視為泛常。草率了事。所需帑項。如有不敷。即於鹽庫項下動支。仍將辦理情形。據實奏聞。○命兵部侍郎觀保。戶部侍郎劉綸。教習庶吉士。○乙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開泰題叅江油縣知縣張永泓。闕冗不職一本。已降旨革職。張永泓由直隸教諭。經該督方觀承。以該員年力壯盛。留

心吏治。保題陞用。今觀其辦事昏憤。至以子訐父。而竟欲將其父責治。悖謬如此。則其為教諭時。庸劣可知。該督從前何以遽列薦剡。向來保舉人員。如犯貪酷重款。原保舉官例有處分。其餘以尋常不職叅革者。並未議及此等不職之員。雖與貪酷敗官者不同。但既膺薦舉。必素知其才具。尚屬可用。不應前後判若兩人。總緣為大吏者。以無關考成。遂不留心稽覈。漸至冒濫。殊非澄叙官方之道。方

觀承著交部察議。嗣後各省保題陞用之員。有實係昏庸不職被劾者。原保舉官。作何酌定處分之處。著該部詳議定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辦理厄魯特賊眾事竣。即領兵勦滅回部。已降旨令成衮扎布來京。另派大員前往辦理。其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熟習回人情。著先行傳旨曉諭。俟進兵回部時。令額敏和卓領兵同往辦理。○丙戌。諭據愛必達奏稱。徐屬之沛縣。於五月中旬水勢驟長。城內積水浸淹。現在親赴該縣查勘防護等語。該縣積年被水。茲復驟遭淹浸。自應亟為設法宣洩。其無力貧民。亦宜速加撫卹。現在愛必達即赴雲南。而陳宏謀尚未到任。江蘇巡撫印務。自屬尹繼善兼攝。愛必達所有親行查勘。應行急賑續賑之處。著交該督速行妥協籌辦。務俾災地貧黎。不至失所。以副軫念。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律載鬪毆殺人一條。均擬應絞。而案情輕重迥異。



如係彼此互毆致斃。正與鬪毆律意相符。若其人並未還毆。而逞兇肆毆。以致殞命。其去故殺一間耳。即如刑部審擬李四毆傷張氏身死一本。緣張氏索欠詈罵。該犯拳毆跌地。復連踢重傷致死。張氏因索欠不與而罵人之常情。並未與鬪。而李四直不欲償其宿逋。毒毆斃命。即謂釁起一時。情非謀故。顧安得謂之鬪毆殺乎。嗣後鬪殺案內。遇有此等情節較重者。秋審時。俱當擬入情實。或有類此而情輕者。即量從寬典。亦只可歸入緩決。斷不應在可矜之列。庶兇徒知儆。讞牘漸清。正辟以止辟之意也。著通行傳諭。問刑衙門知之。○諭軍機大臣等。託恩多奏。南巡經過駐蹕。及去秋歉收各州縣。恩蠲本年地丁錢糧。先儘小戶分別蠲免一摺。所奏甚是。江省乾隆二十一年以前之地丁。十年以前之漕項。積欠頗多。前經降旨。概予豁免。此等積欠。多屬大戶。業已邀恩格外。現在恩蠲本年地丁。

大戶少占一分。則小戶多受一分之益。自應照議查辦。愛必達已補授雲貴總督。陳宏謀尚未到任。著將原摺鈔寄尹繼善。令其悉心覈實辦理。又沛縣現被水災。已有旨交尹繼善籌辦。語云救荒如救焚。加恩貴速。況該處積歉之區。貧民急須接濟。未消積水。亦應設法疏洩。尹繼善性情紆緩。平時辦事。止取得其大概。便可顛項了局。此其向來積習。此事務宜實心妥速經理。毋蹈故常。可一併傳諭知之。愛必達摺亦著鈔寄。○又諭據將軍成衮扎布等奏。瑪璫烏勒登等。分路追趕逆賊尼瑪扎那噶爾布等打仗。公明瑞內大臣博勒奔察等。追至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處所。相持等語。此次分路追勦賊匪。辦理尚是。逆賊尼瑪扎那噶爾布。皆係要賊。宜追趕辦理。侍衛瑪璫甚屬奮勉。烏勒登雖一往即回。究係盡力追趕。逆賊扎那噶爾布。尼瑪在薩哩克巴哩克地方結營。三格巴寧阿等。在彼防

守。何不尾追。賊等豈能持久。逆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如何出營奔竄。三格。巴寧阿等。俱在何處。是否曾經追趕之處。皆未明白。陳奏且伊等呈報地名。彼此互異。然觀賊勢。現已窮迫。我兵協力追辦。即可勦滅。朕意此時宜加意先拏尼瑪。再拏扎那噶爾布。方妥。汝等雖宜分路辦理。然分路過多。我兵反致單弱。宜偵探賊人逃往實在蹤跡。協力辦理。於事方為有益。擒獲一賊。將其牲畜給益兵丁。再辦一賊。兵勢不分。勦辦甚易。再從前欲先擒阿逆者。原係相機辦理之意。今已令兆惠。富德等。往擒阿逆。將軍成衮扎布等。惟以擒拏尼瑪。扎那噶爾布等為要。須先辦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為妥。賊眾甚屬饒裕。收其游牧。以益兵力。辦理餘賊。我兵亦覺得力。逆賊尼瑪。扎那噶爾布等。力窮。必入回疆。我兵往擒賊眾之便。即可辦理回人。至前經暫行撫慰安插之克呼特。烏魯特。綽和爾。烏喇特等。鄂拓

克人眾。朕意究不可信。現今尼瑪。扎那噶爾布等。尚未擒獲。若出而糾合鄂拓克等。伊必懼而相附。則賊勢復張。將軍成衮扎布等。務宜防及鄂拓克人眾。如果實屬可信。即不必勦辦。且宜加意撫卹。以結其心。若少有可疑。即宜盡行勦辦。將軍成衮扎布等。相機辦理。此等處該如何辦理。及明瑞等。辦理阿巴噶斯。哈丹游牧。近日情形。著速行奏聞。○又諭。據納木扎勒等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請賞給明春籽種。前往烏蘭固木等處種地。比即曉諭伊等。烏蘭固木地方。已指給察達克等。爾等可往科布多。布延圖。額克阿喇勒等處游牧。伊愛烏蘭固木地土沃饒。請離察達克等地方稍遠。可以耕種之處。遣往等語。納木扎勒等辦理甚好。烏蘭固木地方。如果寬廣。離察達克相遠。可以耕種。即令車凌。車凌烏巴什等。在彼處種地居住。倘相隔雖遠。耕種後。彼此滋擾。有所不便。即照朕前降諭旨。指

與科布多布延圖額克阿喇勒等處可以漁獵耕種地方令其耕種納木扎勒親往驗看指定地方令其耕種方妥再明年應給籽種之處朕交晉撫辦理將此一併寄與納木扎勒等知之○又諭據唐喀祿等奏稱三等侍衛穆倫保索倫委署叅領多爾吉勒圖察哈爾委署叅領托郭齊等俱經効力年久此次隨同進兵中途遇賊奮勇勦殺等語著加恩將穆倫保補授二等侍衛多爾吉勒圖托郭齊俱著補授三等侍衛○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等奏上海縣民人汪三私刻木戳一案據該縣訊供因瘋自造現在提犯親勘等語地方生事不法之徒情偽叵測或有平時陰圖煽惑及至敗露往往佯託瘋顛而地方官亦遂苟且以瘋顛斃獄殊非去惡務盡之義朕閱汪三所刻戳記內凡寫自刻者多不成字跡其餘文稍清楚皆載有留文彩留文賓等名並非因瘋自造明有代刻之人矣

該犯即實患瘋狂杖斃已足蔽辜而所與往來如留文彩輩自當窮詰根株嚴行治罪若竟以因瘋自造一語草率結案奸民將何所懲儆耶著將木戳發交尹繼善等將該犯及代刻各犯徹底根究務得實情毋任狡供俾免至縣丞車策暫署縣篆即能留心地方甚屬可嘉即陞授知縣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兆惠奏富德等追襲阿逆已將巴爾達穆特各鄂拓克人衆收服阿逆窮蹙奔竄如係逃入哈薩克地方即領兵前往擒拏等語富德等此次奮勇追襲甚屬可嘉如已經弋獲自可竣事若又逃竄他往則應暫行徹兵富德毋庸前往哈薩克仍遵前旨俟明春再行辦理至奏請將巴爾達穆特等各鄂拓克人衆暫存安撫事屬可行但伊等若聞現在徹兵明歲仍行前進之語必致妄生疑懼致滋事端務須密行防範富德著賞給荷包并發往荷包十個著富德酌量賞給奮勇行走之

圖倫楚奇徹布等。以示鼓勵。努三此次亦屬奮勉。著施恩補授二等侍衛。其厄魯特侍衛衮楚克扎布。著賞給孔雀翎。并銀五十兩。所有陣亡之察哈爾子爵車凌多爾濟。著交部照例議卹。○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前經降旨。我兵至伊犁時。將彼處喇嘛等勦辦。但思現今尼瑪扎那噶爾布等逆賊。尚未擒獲。巴圖爾烏巴什。未知今在何處。又據奏請將克呼特烏魯特。綽和爾。烏喇特等。四鄂拓克人衆。量為安撫。若將彼處喇嘛等勦辦。恐致鄂拓克等疑懼。且逆賊尼瑪等。復以滅壞黃教。勦戮喇嘛等語煽惑。今巴圖爾烏巴什。究在何處。此等喇嘛。如果附和巴圖爾烏巴什。則勦辦巴圖爾烏巴什時。亦宜一併勦辦。若未附伊等。只宜量為撫恤安插。此皆朕意懸揣。將軍成衮扎布等。務酌量情形。或現在與前不同。一切相機籌畫。惟期有益。不可拘泥諭旨。將尼瑪扎那噶爾布。哈丹。阿巴噶斯人衆。如

何辦理。巴圖爾烏巴什。現在何處。速行具奏。

○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曾降旨。令各督提。將年滿千

總內。候補候推人員。三年甄別一次。並令將

實在出衆者。准再行保舉。引見即用。其原應

題補而非實在出色者。咨部降為候推。候推

內有應拔置題補者。准一體保送引見。其不

在保送之列。而人材尚可留者。仍隨營候推。

衰老懶惰。咨部休致。定例恭詳。該督提等。惟

應行之以實。但從前因候補候推人員。積年

壅滯。且為數甚多。是以定期三年舉行一次。

此番甄別之後。伊等班次。自可逐漸疏通。嗣

後著改為六年甄別一次。至兩廣總督楊應

琚。彙奏甄別一摺。將每項若干員。分款列名。

開具清單。辦理甚屬明晰。嗣後各督提於六

年甄別後。著照此式開單。彙總進呈。則各督

提之辦理得宜與否。率可知矣。○諭軍機大

臣等。據黃廷桂奏。此次解送馬匹。西安路遠。而將軍都賚等將應送馬匹。並無遺誤。辦理妥協。西安滿洲官兵。數年來在軍前効力。及解送軍需馬匹。甚屬奮勉。此皆朕旗僕急公盡心辦理所致。著將兵丁所借餉銀。交黃廷桂歸於兩省滿洲綠營兵丁。所借錢糧項內。辦理具奏時。另行加恩。將軍大臣官員等。所借俸銀。除已扣春季外。應扣七季俸銀。加恩免其坐扣。○又諭曰。原在粘桿處行走侍衛。

實錄卷三十四二

三

哈祿。前因懶惰。經該管大臣叅奏。革退侍衛。今伊居然自以身係額駙。仍復戴頂。豈有是理。且額駙何足為重。著將哈祿之額駙品級革去。王公之格格額駙。賚以品級。原係國家優待宗室之典。額駙無罪。自有應得品級。本身既因獲罪革職。豈可仍留額駙品級。冒濫頂戴。且格格一經下嫁。即為其婦。自應一律如夫。額駙品級既經革去。其格格品級亦當一體斥革。嗣後額駙因罪降革者。格格品級

實錄卷三十四

三

一併降革之處。交該部會同宗人府。定例具奏。尋奏。嗣後如有額駙等。奉特旨革職。及緣事斥革者。將額駙一併革退。其格格品級亦一併革退。不准食俸。看門披甲人等。概行裁革。將原封冊文進繳。如有開復。所繳冊文。照舊發還。如額駙在職官任內有革職留任。及降級留任者。又如本身額駙品卑。而現在品秩高於額駙。雖有降級調任。較額駙本銜尚優。所有額駙品級。俱免降革。格格亦從夫免其降革。如在任內有降級調用者。降一級。則郡主額駙。降為縣主額駙。以及二級。三級。四級。皆遞降如之。格格亦隨夫降等。其俸及看門披甲錢糧。亦照所降支領。如無等可降。將額駙格格品級一併革去。如遇格格得罪。將格格額駙革去。仍留額駙本身職官。再降等之格格。從前所授冊封文。送內閣添註降等緣由。如有開復。亦將冊送添註開復緣由。并額駙格格降等。令該處報明宗人府禮部存

案載入會典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富德遣員押解阿逆之姪達什車凌至軍營。親加訊問。據供上年阿睦爾撒納。因為哈薩克衆人不容。回至布崆地方。今年二月內。在博羅塔拉等處。會集衆厄魯特密為商議。共願推為台吉。阿睦爾撒納。即遣巴布克往告哈薩克。求助馬駝牲隻。并約同往掠噶勒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等游牧。又遣宰桑車凌扎布至和托輝特。青滾雜卜處通信。阿睦爾撒納。至濟爾哈朗。猝遇大兵。不能抵禦。即行敗走。逃至伊瑪圖。鄂倫諾爾等地方。苟延殘喘。因密遣達什車凌星赴哈薩克借兵。經官兵中途將達什車凌拏獲。當向其追問。現在阿睦爾撒納蹤跡。據稱或仍往哈薩克。或逃入俄羅斯。均未可定。并據副都統愛隆阿。拏獲阿逆。遣往烏梁海之塔爾巴等。供亦與達什車凌相同。應請將達什車凌解京治罪。餘犯在軍營。即行正法。報聞。○授和碩誠親王允祕女為郡主。其壻公特通額為

郡主額駙。○己丑。諭據高晉奏。宿州。靈璧。虹縣。懷遠。霍邱。潁上。泗州。盱眙。五河。壽州。鳳陽。阜陽。太和。蒙城。亳州。并鳳陽長淮。泗州三衛。濱臨。河湖窪地。秋禾被淹。現在查勘。撫卹等語。宿州等處。夏麥已被水災。今秋又復淹浸。深堪軫念。著該撫等。督率屬員。速赴被災處。所上緊設法疏洩。俾得補種。救救雜糧。以資民食。其應行撫卹事宜。著該撫等照例妥協辦理。務令被水窮黎。均霑實惠。毋致失所。

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淮黃並稱二瀆。向來黃河水勢。寧夏一經長發。即將長水尺寸。馳報下游之河東。江南等省。豫為防範。立法甚善。淮河水報。自應亦照黃河之例。其上江正陽一關。為淮水上下關鍵。水勢尤易查驗。大汛時。著白鍾山酌委妥員。在彼探報。庶上下游呼吸可通。而淮水匯聚之洪澤。高寶諸湖。得以先事豫籌。相機調度。著交兩江總督。安徽。河南巡撫。飭行所屬沿河各州縣。一體遵

照將水勢長發情形隨時報明江南河道總督查覈。如有遲延沉擱。責成各該管道員。挨查究處。以重河防。○諭軍機大臣等。據圖勒炳阿奏。續經查閱彭家屏家所刻族譜內。有取名大彭。統記等字樣。甚屬狂妄等語。著傳諭胡寶瑤。將伊現在查出族譜。封固進呈。此案已經完結。且係彭家屏所刻。與伊族衆無涉。不必張皇滋擾。○又諭前因徐州等處各工。勢須分段經理。且毗連之山東河南數處。積水尚未消涸。是以命夢麟。表曰修等。往來查勘。會商辦理。但現據該督所奏。詞旨之間。似有不願欽差在彼之意。從來地方官。不利有欽差。亦向來陋習。而欽差亦往往以伺察地方之事為長。此皆非從公起見。著傳諭表曰修。夢麟等。如地方官果有推諉不力。及呼應不靈處。當申飭者。即行申飭。當叅處者。據實叅奏。其工程以外。非職分所及。不必置問。貽地方督撫之口實也。將尹繼善摺及朕旨

鈔寄令悉。○又諭據尹繼善覆奏。淮徐水患一摺。稱淮徐地勢卑窪。一遇陰雨連綿。即不免浸淹。雖多開河道。水患仍難遽減。此實地勢使然等語。所奏甚屬乖謬。足見其因陋就簡之錮習。始終牢不可破。審爾。則徐沛一帶。其無城郭居民久矣。且無待遠引。即自康熙雍正數十年以來。其間即不無偶被水災。要皆旋淹旋涸。居民咸獲安居。從未有連年浸淹如近歲者。此必實有致患之由。為地方計。正宜悉心查勘。設法宣洩。為生民除患。若如尹繼善所奏。水患終不可除。將舉此數郡生靈。盡付之不救乎。抑年年賑濟。月月撫綏。長令其仰活於國帑乎。朕非惜帑金而權出入。但明知賑濟之事。辦理甚難。外省有司。孰肯盡心民瘼。自督撫以至司道守令。層層皆得實心明察之人。或可不致吏胥舞弊。而其難其必如此也。即一縣如此。餘縣未必如此。即皆如此。究之實惠所及。僅免其轉於溝壑耳。

能如逢年之得安飽煖乎。尹繼善曾不一念及此。猥云地勢卑下。將悉以委之巨浸。是尚為有哀憫斯民之良心者乎。至其所奏相度開濬時。仰懇責成地方官。俟工完後。再請欽差查驗等語。尤為語中有刺。朕因徐州各工。必須亟為整頓。而督撫諸臣。實無暇兼顧。是以遣夢麟等在彼監修。現據奏荆山橋茶城等工。俱已告竣。可見實力籌辦。自能奏效。若非朕特遣夢麟至彼。何以如許工程。竣功迅速。若此。至伊等如果有借端需索擾累。及干與地方等事。何妨據實陳奏。而必隱躍其詞乎。著將此一併傳諭尹繼善。令其回奏。尋奏淮徐一帶。水患頻仍。臣親行相度河道。欲次第辦理。所謂水患難以遽減。實屬悖謬。至奏開河道。責成地方辦理。因原奉諭旨。將積年被災之處。何以永弭水患。交臣籌辦。并令夢麟會商之旨。彼時尚未接到。是以奏請督同地方官經理。專其責成。非別有意見。臣現與

欽差夢麟商酌。並無彼此叅差。而欽差亦毫無需索干與之事。報聞。○又諭昨兆惠等奏阿逆之姪達什車凌等供稱。阿逆曾遣宰桑車凌扎布。至青滾雜卜游牧。著傳諭納木扎勒。飭知各卡。嚴行查拏。車凌扎布或竄入烏梁海。亦未可定。并著曉諭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派兵緝拏。務期弋獲。○庚寅。諭據甘肅巡撫吳達善奏。甘省之碾伯。會寧等三十八州縣廳各村莊。今夏或因崖土坍塌。或因雨水帶雹。并山水漲發。間有損傷田禾。及衝壓房屋。淹斃人口之處。現在飭查撫卹等語。甘省地處邊陲。雨雹偏災。旱潦不齊。雖所時有。然今歲被災情形。視往年較廣。朕心深為軫念。著該撫董率屬員。將災地逐一詳勘。其有可以補種雜糧者。即速酌量借給籽本。趕種晚秋。以望西成。其衝倒房屋。以及淹斃人口牲畜。著即行確查。照例按數賑給。務俾邊徼災黎。均霑實惠。毋致稍有失所。大學士黃廷



桂回任時。并令順道查察。該部即遵諭速行。  
○又諭曰。蔣嘉年奏報雨水摺內。稱甘省各屬雨水調勻。秋禾滋長。通省民情歡悅等語。現據吳達善奏。甘省碾伯等三十八州縣。廳俱被水雹。偏災較重。並稱甘涼二屬。雨水不能深透。渠水亦細。旱地頗覺乾燥等語。則蔣嘉年所奏。全屬牴牾。向來藩臬本無緊要陳奏之事。惟地方雨水收成情形。乃分所當奏。自應詳查據實入告。乃虛詞粉飾如此。其不

實錄卷一百一十

十一

實在留心民瘼可知。著傳旨嚴行申飭。并令將各屬望雨之處。現在曾否得雨。詳悉奏聞。  
○又諭。據劉慥奏。衛輝府屬之汲縣。淇縣。六月中大雨連綿。山水陡發。城垣民屋。俱有倒塌。并淹斃人口。現飭彰衛懷道永泰。督率查辦撫卹等語。豫省今歲被水之處頗多。該二縣向非窪下。猝被淹浸。情形殊為可憫。所有一切撫卹事宜。著該督撫率地方官。速行照例妥協辦理。水退可種之地。勸令趕種菽豆。

雜糧。以資民食。其應給賑糧。及修理坍塌房費。俱著即行動款發給。至續報被災之封邱。中牟。陽武。新鄭。武陟。原武。輝縣。濬縣。滑縣。新鄉。延津。獲嘉。許州。長葛。等州縣。亦著即速詳查。照例撫卹。務俾閭閻均霑實惠。毋致稍有失所。以副朕軫念災黎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劉慥奏報河南開封。衛輝。懷慶。等府屬俱被水潦。現在查明撫卹等語。該省被水情形。甚屬緊要。著傳諭胡寶瑤。令其速抵新任。

實錄卷一百一十

十一

該撫接到諭旨。即於所至地方。馳驛迅速前往。所有應行查勘賑卹事宜。著即董率屬員。妥協辦理。並將查勘情形。速行奏聞。○又諭。禮部奏。賜祭朝鮮國王李昫之母。及其妻。請簡派大臣前往。已派散秩大臣祥泰。頭等侍衛長齡去矣。至摺內開列請簡之大臣官員。內宗室亦皆開列。宗室遣往朝鮮賜祭。於體統不合。著嗣後宗室大臣官員職名。不必開列。○是月。欽差侍郎夢麟等奏。荆山橋工告

竣善後事宜。查黃河北岸入湖。匯入蘇家閘。河形直衝。荆山橋河身截攔。水勢易於淤塞。請於蘇家閘下築壩。以免黃河墊塞。向來荆山橋河道屬水利。不歸河工。應請將該處河道責成銅沛。邳睢二廳就近專管。並令銅山縣關虎店巡檢。呂梁司巡檢。北岸主簿。及邳州新安司巡檢。四汛分隸。且於湖口至王母山。一百四十餘里之間。灣曲灘嘴。每年疏濬積淤。即於銅沛。邳睢二廳庫貯彙銷。居民多於河身轉折處。築堰捕魚。且於各渡口。接築馬頭。應行禁止。得旨。如所請。下部知之。○河南布政使劉慥奏。查辦撫卹夏水商虞等縣。上年被水災民。業經完竣。得旨。現又遭水災。何可言撫卹完竣。汝再往被災處細查。即今所奏動用之項甚少。安能救百姓之塗炭乎。該部將此旨速傳知三泰等。

實錄卷五四二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一

實錄卷五四二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秋七月辛卯朔享

太廟遣和親王弘晝恭代行禮○諭前因河南歸德等屬秋禾被淹積水驟難消涸亟宜豫為籌備已降旨將該省本年應解漕糧截留十萬石分貯州縣以裕民食今裘曰修奏稱被水之地出產有限恐應徵漕項輸將未免竭蹶等語豫省今歲被災較重朕心時為軫念著加恩將被水最重之州縣本年應輸漕項折徵一年其勘不成災被水尚輕者所徵本色米豆即截留本省為冬春平糶之用並

將該省今歲漕船著暫行停運一年多為儲備以資接濟該撫等務期董率屬員分別妥

協辦理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鶴年奏漳

河暴漲驟注衛河所有館陶冠縣等縣衛猝

被水災諸水匯集無從宣洩以致濟寧魚臺

金鄉等處已涸復淹等語濟寧魚臺等縣久

被積潦今館陶等縣衛復經河流驟浸當此

秋禾盛長之時不速行設法疏消窮黎其何

以濟該撫既經親往查勘著董率屬員加意

撫卹照例即予急賑一月不必拘秋災成例

務令均霑實惠毋致失所并令一面堵禦一

面疏消一有涸出地畝急令補種苕麥以冀

秋成凡目前救濟之事及日後永逸之方該

撫其悉心詳求妥辦以副朕軫念黎元至意

○又諭曰劉統勲等審訊郭一裕與恒文商

量貢金一摺恒文身為總督乃借貢獻為名

縱其慾壑現據查出贓私累累應俟各案審

明按律治罪至郭一裕先以貢金慾惑恒文

并呈示式樣。後見闔省喧傳。乃先發制人。冀立身於不敗。迹其所供。行險取巧情狀。一一畢露。伊本屬小器。前於山東巡撫任內。陛見時。曾面奏。臣家計本足自給。且久歷外任。愿進銀一萬兩。為工程用。朕聽之駭然。深斥責其非。因一時未得其人。未即更易。今觀其先購金置爐備進。其病根深錮。是以隨處發露耳。且其購金亦委之司道。即云照數發價。而以司道大員。供督撫私役。闔省趨風。成何政體。國家設官分職之義。固如是乎。郭一裕深負封疆之寄。著解任來京候旨。外人無知者。或謂恒文係滿洲郭一裕。以漢人叅奏滿洲。是以兩敗俱傷。此則鄙謬大不知朕心。朕自登極以來。滿漢從無岐視。此案審定時。必辦理至公。至當。允愜衆心。況從前

皇祖時。張伯行糾劾噶禮。經大臣審訊。誣坐張伯行。

皇祖察知其實。重治噶禮之罪。而張伯行任用

如故此

家法也。但郭一裕為人。非張伯行比耳。至納世通。沈嘉徵。身居藩臬。原許其具摺奏事。遇督撫有此等事。即應據實陳奏。乃並匿不以聞。惟事迎合上司。毫不知愧。何以為屬僚表率。納世通。沈嘉徵。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尋議上。得旨。納世通。沈嘉徵。俱照部議革職。○又諭嘉峪關外。路多戈壁。從前並無水泉。今年大兵經過。鑿井數處。俱得甘泉水。勢騰湧。普濟軍行。不特所過駝馬。汲飲有資。即往來商賈。亦多利賴。此實

神明贊佑所致。昔年

皇祖用兵時。地湧靈泉。曾於托里地方建廟。以答

神庥。今即照此例。交該督敬謹建造。該部遵諭具議以聞。尋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遵部議覆。奏查嘉峪關外。由安西至哈密。中有得勝墩地方。係戈壁之首。平坦空曠。應於

此擇興塏處建造且就近安西歲時祭享亦便所有殿宇規制繪圖呈覽來歲春融擇吉興工得旨好廟成時請扁可也○又諭據什兆等奏稱涼州莊浪二處應買補官馬自伊以下至驍騎校等請賞借三年俸銀以為採買餽養之用等語什兆等此奏自屬因公但思官員借俸按季坐扣於伊等生計無益前因西安將軍都賚等應解肅州馬匹辦理無誤已降旨將大臣官員等所借俸內未扣者

加恩寬免今涼莊二處大臣官員著加恩照什兆等所奏賞給三年俸銀免其扣還再寧夏將軍含圖肯等亦因辦理馬匹大臣官員借俸二年事同一體亦著加恩免其扣還至前寬免西安將軍等俸銀時本年春季已經坐扣惟將未扣者七季寬免殊覺不均著加恩將西安大臣官員等本年春季已扣俸銀仍照數賞給該將軍大臣等務令將所賞銀兩用於採買餽養俾得肥壯並悉心嚴查勿

致浮費有餘則存公備用以副朕曲加恩賚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侍衛烏勒登瑪瑞等擊敗叛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臣即遣侍衛老格等帶兵堵截

臣鄂實帶兵接應續烏勒登報稱扎那噶爾布等分路敗逃臣又遣侍衛古爾格勒圖等追躡於六月十一日老格等報稱有布魯古特台吉諾諾什來助尼瑪聞敗潛逃被駐劄克呼特之台吉成衮等擒獲老格等收其馬駝牲隻其屬下二百餘戶分別辦理又古爾格勒圖等報稱在察罕烏蘇阿敦庫哩等處攻擊布魯古特賽音伯勒克等賊衆奪其寨柵將男婦數十口勒殺收取牲隻臣等將台吉諾諾什派侍衛中秋健銳營前鋒奇木寧解京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扎那噶爾布尼瑪等為永貴三格所敗向喀什河逃去是賊已過額林哈畢爾噶與成衮扎布相近而巴圖爾烏巴什亦逃入伊犁因令其專辦追擒而

以擒拏阿逆等賊付之兆惠今成衮扎布等於扎那噶爾布尼瑪既未擒獲巴圖爾烏巴什亦不知去向所奏鄂實接應烏勒登及前奏明瑞等與阿巴噶斯餘黨相持俱未有聲息僅擒獲賊黨諾諾什豈便可以此塞責耶且解送諾諾什亦不必使中秋中秋係御前侍衛朕特遣於行間効力倘人不堪用即當叅奏今擒一賊黨輒為派送此必中秋意欲回京藉此自便耳著傳諭阿里衮中秋至巴里坤令其留住其諾諾什即交奇木寧解送嗣後特遣効力之侍衛不當如此差遣仍將進勦情形作速奏聞

壬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今日宗室公盛昌站班跛倚而立朕召至前訓飭並無畏懼之容亦不知叩頭謝罪盛昌身為宗室且係公爵自應嫺習禮儀今竟似宵小無賴光景皆由自幼無人教訓驕縱至此宗室中有似此不知禮節之

人實堪憤懣若不重加懲儆則少年宗室之習益不可問盛昌著革去公爵在上虞備用處効力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各督撫題本鈐蓋印信所以昭慎重也自應敬謹將事乃朕前見郭一裕所鈐之印殊不明晰意以新改篆文較細或易致如此見高晉之本則字畫顯然夫同一新鑄之印而彼此不齊若是其為不善於用而隨手鈐蓋以致模糊益可知矣關防為督撫信守即尋常文移亦當顯明使人一見而知況本章耶即此小節其人於政事之留心與不留心已可概見嗣後各宜敬謹鈐蓋毋得草率從事如果案件繁多易於模糊即當題請改鑄勿得因循苟且可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以湖北布政使劉藻為雲南巡撫調浙江布政使富勒渾為湖北布政使以江蘇按察使杜官德為浙江布政使淮揚河道吳嗣爵為江蘇按察使浙江糧道傅靖為雲南布政使貴州糧道

吳紹詩為雲南按察使。○癸巳以故廣西思恩府興隆土巡檢韋紹徽之子玠襲職。甲午

上還宮。諭豫省之衛輝等府屬被水田畝現據侍郎裘曰修奏令該地方官督率民夫開挖淤沙引入大河其距河遠者即於原有坡河就近開通俾田水得有所歸以期普行涸出不誤春麥等語。疏濬溝塍原係民間自理之事但念該處當被災之餘民力殊堪軫惻

著該撫胡寶瑤通飭各屬於派撥民夫每日按名量給飯錢亦屬寓賑於工之意仍令專案報銷以憑查覈該部即遵諭行。○乙未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圓明園。○諭河南被災州縣已屢降旨該撫等加意撫卹從來賑濟之道銀便於米且該省被災之後將來糶借正繁皆須倉粟接濟現在散賑著概以銀錢折給但向例銀米兼放配搭均勻每粟一石祇折銀六錢今專用銀

錢若仍照舊例折給民間買食恐有不敷著加恩於定例六錢之外每石加給一錢俾災地貧黎謀食寬裕該撫其董率屬員核實經理務令小民均霑實惠用副朕格外優卹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前因豫省之歸德等府屬被水屢經加賑截漕並令將被水最重之州縣本年應輸漕項折徵一年其不成災及被水尚輕者所徵本色米豆即截留本省平糶惟是今歲該省被災較重朕心時深軫念著加恩將各屬成災地畝本年應徵漕項概予豁免其未成災者亦俱緩至明年麥熟後開徵以紓民力再該省河工埽料皆於沿河州縣採買舊例每草十觔為一束官價九釐乾隆四年因歲歉昂貴每束增銀五釐今豫屬當積歉之餘採辦恐有不敷著仍照乾隆四年之例增銀五釐俾官民不致墊累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郭一裕製爐購金亦俱令司道採辦雖據供照數



發價而此外有無贓私殊未可信。是以令劉統勲等接到諭旨據實窮究。如應查封即將伊任所查封。劉統勲等奉到此旨自應秉公查辦。如郭一裕在雲南任內果不能潔已率屬簞簋不飭。亦如恒文之負恩。自當將伊貲財查封請旨治罪。若訊無實在確情。而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將伊任所貲財封禁。則是全不識事理之輕重矣。此事關於政體官常者甚大。必虛公研究方能情罪允當。倘稍存意見其何以副朕特委查審之本意耶。著將此傳諭劉統勲知之。○又諭河南被水州縣頗多前已屢經降旨撫卹。今復加給折賑銀兩朕為該省災民謀生全者已無不至其經理得宜俾澤能下究此則地方有司之事。胡寶瑒應善體朕意實力奉行無負此重寄也。至該處積水現在消涸秋田已屬後時但急須設法疏洩使水有所歸不誤播種春麥庶可為災地來年生計。裘曰修所奏已令

抄寄該撫務宜會商妥辦。又彭家屏家查出田畝前已有旨交該撫查明分賞貧民。但該縣戶口衆多勢難按名周給且零星有限於貧民亦仍無益似不如按照彭家屏原佃租數官為收租酌量輕減則佃民既不失業得以均霑實惠其應如何辦理方得允協并應作何減定分數之處著胡寶瑒酌量奏聞可一併傳諭知之。尋奏查向來辦賑草率朦混之習不一而足如應賑之家有數口者僅給一二口實在孤處貧民又不行詳查以至遺漏而有力不應賑者轉得開名濫給胥吏扶同侵冒種種弊端皆緣州縣不親為查點及委官視同膜外之故臣俱令官為查點復親加抽驗并飭委員與印官一體衡論功過稍有不力不實即叅至侍郎裘曰修所奏成災分數不應合計實中向來相沿積弊大抵一縣中高下不一有數處盡豐收而一隅全歉者一經牽算則皆不成災其歉收之處多於



熟地一邀蠲賑又未免侵濫因而州縣緣以為例致小民苦樂不均今俱照各村莊分數實力查辦不得合計累民至散賑之法銀便於米錢便於銀現俱令易錢給發俟應銀米兼放時再行奏聞至彭家屏名下地畝現飭查租數另酌議奏報聞○又諭成衮扎布等奏稱追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分路攻擊沿途每遇山谿雨雪賊衆或暫留拒守而游牧遷移遠去看來伊等總未盡力窮追若謂地形險阻賊衆何以能行若謂馬力疲乏豈賊馬獨能壯健鄂實明瑞等自應尋踪追襲即不能盡行剿滅而收其牲隻捉生取路自可前進何至撤回今朕已將擒拏阿逆專委兆惠富德既據成衮扎布等奏稱賊人去向與濟爾哈朗相近即著永貴專行堵剿至克勒特烏魯特游牧此時曾否內移務將此等鄂拓克加意安撫勿令其與賊衆相合若賊衆往額林哈畢爾噶恐其侵犯臺站著雅爾哈

善永貴哈寧阿等留心防範再永貴前奏三格拏獲厄魯特和通喀喇告稱賊衆往庫克烏蘇會合克呼特烏魯特若大兵追急即遁入回部已令三格前往追剿則所報情形當在烏勒登之先何以未經奏及著查明覆奏○叅贊大臣永貴奏扎哈沁叛賊巴哈曼集恃險立寨副都統額勒登額等雖收其牲隻一時不能攻取續經將軍兆惠派巴圖魯侍衛奎瑪岱等分剿并令拏獲之厄魯特屬人持書諭降額勒登額等將博羅通古之賊衆剿殺又問明拏獲之人係隨扎哈沁收楞額占布前來現據山險因持書往諭占布不從隨即覓路逃竄又捉生訊問巴哈曼集同四得沁帶三百戶口越嶺而逃至衛和勒津暫住欲往克呼特烏魯特等鄂拓克去隨派總管端濟布接應奎瑪岱尋踪追剿并行文將軍成衮扎布侍衛烏勒登等協同堵截報聞○命將叛賊青滾雜卜之幼子巴里交刑部

監禁○丙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曰喀爾吉善奏現患痘疾不能視事將關防暫交將軍新柱護理等語披閱之下深為軫念著太醫院派外科一員令伊子員外郎定敏帶同馳驛前往診視并加賞人蔭一觔以為藥餌之用仍著傳諭喀爾吉善伊年老被病不妨寬以時日從容調理俟全愈後再行視事不必遽請解任副朕優眷至意 定查災委員處分諭向來直省遇有偏災本邑正佐不敷分辨例委隣封州縣及佐雜試用等官協同查辦原期體察周詳勿致遺濫乃委員往往以例無處分事非切已不過扶同具結虛應故事甚非差委本意委員既經派遣則承辦皆分內之事自應與地方官功過一體嗣後委員內如有查災不據實結報辦賑不實心挨查草率從事仍前玩忽者該督撫查明題叅照地方官查辦災賑

不實一體處分著為例○又諭據劉慥奏稱豫省被水州縣所需賑糶請將山東江南二省應運漕糧截留五十萬石運赴開歸陳許等屬以濟賑糶之需并請於該二省近河州縣倉貯內按一米二穀先行撥運等語豫省今歲被災州縣頗廣將來一切賑借平糶需米正多自當豫為籌畫以資接濟但山東江南二省近河州縣現在均有被水之處倉儲亦應留備未便撥運江西湖北與豫省舟楫可通乾隆四年豫省被災曾轉運楚米協濟甚為妥便此次應撥糧石著交江西湖北巡撫在於該省相近河南各州縣倉貯內酌定數目咨會動撥運交豫省分派收貯其江西湖北動撥穀數即將該省本年應運漕糧照數截留歸欸以符原額仍將撥運截留各務一面辦理一面速行具摺奏聞○軍機大臣等議奏刑部定擬披甲五十三用刀扎傷該管官塞克圖按律斬決一本查此案步軍統

領衙門於二月咨刑部。今刑部直至四月始題請正法。詢其遲延之故。緣例載金刃傷定限保辜。其扎傷本管官者。限內身死。將該犯妻子發遣。限內平復。妻子免遣。此案應俟塞克圖保辜限滿。始行題達等語。查兇徒用金刃傷本管官者。無論已未身死。罪均斬決。此等情罪重大之犯。審實即時正法。方足使衆儆懼。若遲至數月。日久漸忘。何以昭示國憲。至保辜限專為該犯妻子發遣免遣之分。與

該犯無涉。乃因辜限未滿。轉令兇徒得延時日。未免過拘。成例請嗣後此等案件。刑部審明日即將本犯具題正法。於本內聲明俟保辜限滿。將該犯妻子照律分別辦理。從之。○大學士九卿議奏。上年十月內臣等議覆御史范梈士原奏。內開順天直隸未經中式之貢監。由該督府尹責令地方官詳查。照乾隆十年例。限一年查明。冒名冒籍者悉令改正。咨回。如奉行不力。指名叅處在案。迄今八月

有餘。太宛二縣尚稱毫無影響。該府尹又稱五方雜處。勢難挨戶清查。而有造冊奏聞。槩行斥革之請。殊未允協。應請飭令順天府尹督率兩縣。逐一詳查。并出示曉諭。各該生速為呈報。如果散處在外。親族可代為呈首。該縣即據呈申報。不必又取同鄉京官印結。致滋吏胥勒索。倘兩縣仍不實力稽查。屆限混請斥革。照原議叅處。至既清查後。令兩縣分別造冊。送部查核。并彙申府尹奏聞。其查無

踪跡并不首明之冒籍。既逾定限。即行斥革。得旨依議。此等捐納貢監。其因應試投捐者。乃圖獵取科名。冒占試額。自當從嚴辦理。然例由國子監分堂肄業。或由學政錄科。其為數不過數百人。年貌語音。不難立辨。嗣後應專其責成。務令於肄業錄科時。嚴加察驗。以杜假冒。倘仍前濫行收考。一經發覺。必將錄收各官嚴加議處。至不應試之貢監。第希頂帶之榮。或由以捐納官職。自與占冒科名有

關政體者殊異若必如前議限年令其改籍不能改籍者又皆斥革及如該府尹所奏由該縣具結赴部始准收捐轉致胥役藉端需索種種過甚勿如聽其投捐為便○丁酉諭守令為親民之官地方遇有災歉理宜據實查報河南夏永等縣被災該管歸德府知府李由中扶同隱匿殊屬玩視李由中著革職歸德府知府員缺已有旨著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選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范清濤補授其開歸陳許道鄧錫禮雖亦未經具報但巡撫既有諱災之意而府縣又未通詳該道職在稽查核轉較之守令有心諱匿者尚屬有間且其材具亦尚可用以觀後效者鄧錫禮著革職從寬留任又諭今歲河南各屬被水成災已屢降恩旨籌辦撫綏但米糧充裕尤須商販流通著將江南江西山東湖北等省商販米麥雜糧船隻查係運往豫省災地糶賣者照乾隆四年之例經由赴豫各關

加恩免徵糧稅俾得踴躍運糶災地足資接濟俟明年麥熟後仍報明停止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方觀承查奏漳河漫溢情形一摺前聞魏縣元城大名等處猝被水災當經降旨照乾隆八年之例賞給急賑銀兩其倒塌房屋并令按間給銀俾得早獲寧居仍令該督方觀承親往查勘今該督雖稱被災窮黎口食有資婦子相依巽竈畧具等語但該處今年被水甚重城鄉居民室家蕩析甚屬可憫如有應行加恩之處仍著該督迅速查明具奏不必拘於常例務使被災窮黎不致稍有失所以慰朕已饑已溺之至意至魏縣城外積年受淤已成釜底之形將來應作何籌辦并著該督方觀承確按情形妥議請旨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軍營將軍大臣俱可陳奏事件朕曾諭大臣有事告知將軍具奏者因從前軍營將軍大臣各懷意見紛擾無益耳若大臣領兵勦賊離將軍甚

遠何必一一報知轉奏。不獨時日稽延。而伊等奮勉與否。亦無由盡知。且大臣等若謂報明將軍轉奏。事體即可完結。尤為陋習。著諭兩路領隊大臣。若與將軍相近。仍照前旨。其分隊領兵。與追賊遠去者。軍前事件。不妨自行陳奏。○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等奏。遵旨拏問達瑪琳。因虛銜藍翎護軍瑪奇達前往遲延。以致脫逃。請將瑪奇達與前次差往之虛銜藍翎護軍阿隆阿革職治罪。臣

與阿蘭泰派員不慎。並請交部議處。得旨。車布登扎布初經任事。著從寬免議。阿蘭泰著嚴加議處。阿隆阿瑪奇達俱著革退。虛銜藍翎護軍留於軍營效力贖罪。○戊戌。諭朕此次巡幸木蘭。著裕親王和親王大學士來保陳世倌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并年滿千總等官弁俱著王大臣照從前之例驗看。至

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著照例自啟鑒之日為始。俱賁赴在京總理事務處加封。交內閣隨本呈送。行在候朕批示。隨本發回。仍於總理處交賁摺人祇領。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翰林院所撰致仕大學士福敏碑文。殊屬平庸浮泛。明廷著作。當以典雅親切為尚。若沿襲舊文。虛詞敷衍。易一姓名。皆可通用矣。向來翰林文字。多有此病。其在無可稱述之輩。循例予恤者。固亦無足深論。至大學

士福敏。則朕受業之師也。人品學問。歸然為國家者。碩朕尚當親製碑文。以光飾終之典。詎可以雷同庸廓之語。塞乃責耶。謝墉即未諳體裁。該掌院蔣溥。豈亦竟不留心閱視。清文內繙譯更不成語。德通所司何事。蔣溥德通謝墉俱著交部察議。○革原任河南巡撫圖勒炳阿職。發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辦理糧餉事務。○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和林格爾民趙起林妻黃氏。○己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額敏和卓曰將軍成衮扎布奏請辦理霍集占及布拉尼敦朕意於明春進兵已諭知該將軍矣此二賊前被準噶爾囚繫朕特加恩俾仍領舊部乃負恩黨逆戕害我副都統阿敏道其罪必不可逭然皆二賊狡謀其脅從回衆尚屬可宥爾受朕厚恩且係回部望族為衆所信若能設計誘擒或使回衆離心執獻二賊更可不勞師旅爾即酌量辦理若必須用兵則用兵若干應於何時進剿爾即據所見密奏○諭軍機大臣等陝甘二省駐防及綠營買補馬匹俱令按月奏報原以各營缺馬甚多急需買補必有所稽覈庶可不致延玩也今各處缺額之馬業已將次買補足額而買馬官弁迫於限期趨行迅速轉恐於新購馬匹致多勞乏且行之日久恐成虛套此惟在該督等稽查得實耳著傳諭黃廷桂嗣後陝甘二省買補馬匹停其

按月奏報其沿途應如何收放行走及買補多寡應如何設法催查之處令該督自行酌量辦理可也○貸江蘇山陽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銅山豐縣碭山宿遷睢寧海州沭陽贛榆等十三州縣淮安大河徐州三衛水災饑民籽糧併緩徵本年額賦○庚子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曰鶴年所奏查勘各州縣被水成災並續報河流漫溢情形一摺前因漳河暴漲驟注衛河館陶等縣衛被水成災而濟寧魚臺金鄉等處已涸之地又復淹浸即經降旨令該撫鶴年加意撫卹今據該撫親往查勘及據各屬續報此次被水成災者有館陶武城臨清州臨清衛冠縣夏津朝城堂邑邱縣單縣恩縣范縣德州衛濮州濮州衛曹縣壽張等十七州縣衛嘉禾徧隴轉瞬秋成猝被水災農民失望室廬蕩析棲息無所朕心深為軫念所有被水各屬俱著該撫遵照前旨

一體加意撫卹。并各賞給急賑銀兩。毋拘秋災成例。其房屋坍塌者。即速給價修葺。毋令久處苦舍。致滋疾病。以慰朕懷。保小民至意。至館陶堤埝。向例雖係民修。但今被災已重。生計拮据。何忍復責以工役之事。著即遴委道府大員。星速動帑估修。捍禦來路。期令速涸。若水退之後。有可補種菽麥者。即酌借籽種。勸諭乘時補種。接濟口食。該撫鶴年。其善體朕意。妥協經理。務俾災黎不致稍有失所。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覆奏蘇家山滾壩及運河竹絡壩勘明會商酌辦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諭矣。但所奏情形殊未明晰。竹絡壩黃運兩河細加測量。黃河水面既高於運河三尺有餘。開放自必有倒灌之虞。但水勢如此。則由運入黃之中河口。不幾亦致倒灌乎。若謂黃河有就下之勢。則運河河身形勢自當相等。摺內并未奏明。殊增懸念。至徐州一帶黃水中泓。現在果能挾

沙急走否。前白鍾山奏內雖有共刷深一尺二寸之語。然此數日內。曾否又有刷深之處。黃河水勢朝夕無定。於此摺奏之便。何不隨時奏聞。以慰朕懷。乃竟一字不及。豈必待問乃覆耶。朕於河工一事。宵旰憂勤。誠以數百萬民生攸繫。不得不刻刻留心。可即傳諭尹繼善。白鍾山。令其一體查明。速行據實具奏。尋奏查竹絡壩原視黃運兩河水勢之大小。相機啟閉。前因黃水高於運河三尺有餘。未便啟放。原擬黃水一低於運河。立即開壩。以減洩運河之水。彼時未經聲明。實屬疎忽。至中河口門一帶。地勢本高。兼之口門以內。頭二三壩層層關鎖。收蓄清水。逼敵黃溜。水勢更加迅疾。是以黃水不致倒灌。再徐州黃水連日又細加驗看。刷深已有二尺。挾沙疾走。河身日漸深通。得旨欣慰。覽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軍營會集兵丁。除駐劄臺站外。現有三千餘。而馬力不足。今



揀選兵丁酌給馬匹共得兵一千九百有奇派三格烏勒登由屯旺布多爾濟等分路進勦其馬匹乏弱兵丁一千四百餘名撤回於吐魯番休息又將喀爾喀兵四百餘名撤回游牧等語辦理殊不可解現在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賊衆俱未擒獲又歸順之沙喇斯瑪呼斯等游牧亦當辦理諸事全未就緒而遽分兵休息何不於伊犁附近將乏馬牧養以截逃歸賊衆較之往吐魯番豈不更省跋涉之勞但伊等業經調遣除喀爾喀兵自回游牧外其撤回吐魯番之兵不可至巴里坤仍將吐魯番等處屯種口糧果否足用交巴里坤辦事大臣查奏其三格額爾登額追賊回營據稱未曾遇賊伊等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又擒獲之烏巴什供稱巴圖爾烏巴什現在察罕烏蘇居住等語此地去闐勒奇甚近成衮扎布等應遣人偵探何以未經奏及而惟以徹兵為事此必出於舒赫德之意又所

稱博勒奔察懇留於軍營効力尚知奮勉不似伊等全無籌畫著賞銀一百兩其侍衛中秋所報解送之諾諾什於渡河時欲逃因以力追刺落水其言支離無據著查明具奏仍將追勦扎那噶爾布尼瑪及現辦巴圖爾烏巴什等情事作速奏聞 壬寅以故奉恩將軍扎坤泰之子永武襲職 癸卯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彭家屏前以收藏明末野史具有無批評之處已被伊子燒燬滅跡經軍機大臣會同九卿審擬斬決具奏朕以罪疑惟輕特降諭旨改為監候秋後處決嗣據圖勒炳阿奏其所刻族譜取名大彭統記甚屬狂妄等語因命新調巡撫胡寶瑤查取進呈則以大彭得姓之始本於黃帝昌意顓頊夫氏族譜系士大夫家恒有之亦何至附會荒遠以為迢迢華胄乃身為臣庶而牽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統記命名尤屬悖謬不幾與累朝



國號同一稱謂乎至閱其譜刻於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號於朕御名皆不闕筆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以犯朕御諱罪人但伊歷任大員非新進小臣及革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實不可問足見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可容而前此之逆書天理昭彰不容其漏網明甚彭家屏原係應斬立決之犯即秋審時亦必予勾著從寬免其肆市即賜令自盡以為人臣之負恩狂悖者戒○又諭曰大學士史貽直著仍兼管工部事務○又諭曰吉慶奏請勅下直省督撫籌補常平倉穀一摺所稱州縣視為畏途因循延諉而地方大吏又不悉心辦理之處此種弊病現在各省實皆有之地方水旱不齊國家所藉以撫卹災黎所待以仰給者惟倉儲是賴一有缺額自應急為籌補然籌補之法不待更立章程惟在督撫實心整飭而已前因各省爭議採買一時米糧翔湧是以議立定額適年以來市

價不致過昂此其效也然額定而缺者不補則緩急其奚恃焉督撫身任封疆民瘼所關自當詳加覺察時時留意此分所當為豈可因循玩視而不為先事計耶截漕自出特恩原不為例非可屢邀也可將此通行傳諭各督撫知之○又諭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為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方為有益等語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為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即已諄切訓諭并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荆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兗之境則被災之地較廣人戶田廬待撫卹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為之惄然傷懷轉瞬秋冬正工作可施之候若不先事而亟圖之徒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張皇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滙於淮

徐河南之水達於鳳頰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況此嗷嗷災黎皆朕赤子大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澮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誠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生民之利孰大於是即多需帑金所不當惜況統屢年賑卹所用計之為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先受蕩析之苦即使為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卹極其周經理極其善而災黎所得日纔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中歲蓋藏稍裕之為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

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治之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當得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傳諭

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惟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即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自未得治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為地方興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為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意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瑤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弭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詳籌妥辦侍郎袁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即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審視與高晉等會奏請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矢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宵旰憂勞之至意

尋欽差侍郎夢麟兩江總督尹繼善河道總督白鍾山副總河嵇璜江蘇巡撫陳宏謀等會奏通籌湖河宣導機宜竊惟淮徐海地方水患頻仍必須源委並治如山東與江南接壤之南陽昭陽微山等湖積水亟宜設法宣洩在山東現另行籌開伊家河至梁旺城入運江南運道各閘越河再加開展挑濬惟因沂水自盧口旁洩由沙家徐塘二口入運過多有阻微山湖水經行之路臣等親往會勘緣舊壩口門寬至八十丈且年久刷深致多旁溢亟宜籌辦第沂水來源甚大未能遽行堵閉擬將石壩裹頭接長祇留口門寬三十丈并築碎石壩底以為節制使沂水多半歸湖祇留二三分濟運但目下運河惟患壅滯無需接濟應於盧口築草壩將沂水堵截使不得入運其邳境沂河尚屬寬深酌加疏濬兩岸土堰培修使正流暢入駱馬湖由六塘河歸海俾運河宣洩微山湖水得以全力下

注可望速消至荆山河原係宣洩湖水要路蒙指示於小梁山等處開挑引河並於荆山橋上下及出水湖口再加疏濬務期暢流入運其彭家河另摺奏請開挑此籌酌微山等湖宣導入海之情形也又勘得六塘河處駱馬湖下游為宣洩沂水要道路馬湖尾間有引河五道甚寬暢自引河以下匯為一河形勢窄狹急宜開寬並將永濟橋酌添十二孔俾湖水暢注其六塘河內如有淤淺及舊堰殘缺修浚培補又六塘河北岸宿遷境內凌溝地方向有水口注沫河入連歸海盛漲時淹浸民田擬就現有河路開挑寬深仍於凌溝建滾壩又桃源境內有港河一道亦係分洩六塘河會沫入連歸海年久淤淺應挑浚亦於河頭建築滾壩並將沫河舊堰修補使六塘得有分洩之支至六塘河下尾在海州地方與鹽河交匯由武障等河歸海口門間有淺阻俱加疏浚並將鹽河加挑寬深現有

之洩水各壩減低二尺其例應商辦者仍歸商辦臣等派官監督其義澤河下游舊有小冲河一道應疏浚深通又東門白蜆牛墩六里等河由六道溝匯入北潮河與武障武澤同歸一路未免壅阻今查東門河下游現有五圖河形應開挑俾下游多一入海之路此籌酌六塘河分導沂水入海之情形也再河南夏邑永城等縣之水向由睢河下注江南之泗山等湖經安河入洪澤湖出清口會黃入海近多淤阻經臣棗曰修高晉會勘另摺奏請開濬內有烏雅嶺安河董家溝等工係下江宿遷桃源所管現委員確估趕辦惟各水多歸洪澤則出口務須宣暢查清口之束水二壩業蒙指示汎前早行拆卸自當長遠遵守其裴家廠張福庄等處引河水落後如有淤淺並加疏濬此籌酌睢河入湖並湖水入海之情形也以上應開各河道或因舊河淺窄加挑寬深或因來源寬廣添濬去路皆

係上接隣省下聯數郡之幹河所當首先興舉其餘一州一邑山泉坡水匯而成河者如碭山之利民溝永定溝豐縣之食城河蕭縣之歐邵河爛石河銅山之奎河房亭河睢寧之沈家河白山河邳州之武河燕子河艾山河宿遷之北岸民便河蔡家閘引河羅家河桃源之姜胡窪河清河縣之包家河民便郭家河周橋河山陽之十字河太平河烏沙河安東之民便河舊鹽河阜寧之穿里河戴家溝河海州之高墟口王官口丁家溝等河沭陽之分水沙河以上均係支流現多淤墊臣等詳加斟酌有必須通身開挑者有止須間段疏濬者有添設閘洞者現督率道府帶熟諳人員分投確估興挑臣等往來督查限年內告成以期積水全消及時佈種得旨覽奏頗得領要但須諸臣無分彼此和衷共濟以慰朕南顧之憂仍須實力督催不可草率塞責其共勉之欽差侍郎棗曰修河南巡撫胡

寶琮等奏會勘豫省水道籌辦疏濬事宜查黃河以南鞏縣以上伊洛瀍澗俱入於黃無庸置議自滎澤以下北阻大隄南則連山橫亘諸水所經惟以正東及東南兩面為去路正東則上江宿州之睢河向因砂礮灘徐溪口等處梗塞致水無出路此商虞夏永四邑頻年被水之由也東南則以江南潁州府屬各州縣為出路淮之大本能宣洩而兩省接壤處淺阻實多豫省之水壅遏則豫省受其患繼之奔潰四溢患且及上江矣此開陳迤下及於柘城鹿邑汝寧迤下及於西平上蔡頻年被水之由也今睢河砂礮一帶奏請興挑則東面之去路可冀無阻矣潁亳一帶臣等會同安撫臣高晉與潁州各地方官細加審勘則東南一面之去路可冀無阻矣而後諸水之在中州者可得而治也臣等採訪相度惟有先開幹河為受水之地繼開支河以引入幹河繼開溝洫以引入支河分別要工

次工緩工為興修次第東面之幹河在商邱則為豐樂河在夏邑則為響河在永城則為巴河其實一河而旁受惠民溝睦鄰溝毛家河虬龍溝岐河民便河諸水河身既窄加以年久淤墊深不過四五尺此亟宜大加挑治者也東南一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為大即古潁水也發源於汝州之魯山自許州陳州會東西兩蔡河經項城沈邱入江南太和境長三百餘里河流深通無庸疏濬隄岸有殘缺處勘明補築其他則開封之賈魯河即古之汴水發源於滎陽之大周山經鄭州中牟祥符至朱仙鎮由尉氏之夾河至扶溝受溱洧二水經西華合潁汝二水經商水縣逕周家口入於大沙河至潁州之太和境注於淮朱仙鎮以上無庸置議尉氏以下周家口以上則宜一律挑濬以廣為宣洩者也又惠濟河則自中年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亳州之懷家溜以達於淮杞縣以下淤阻

尤甚此幹河之當濬者又其一又渦河則發源於通許之青岡至陳州為燕城河受鐵裏河七里河舊黃河諸水亦經柘城鹿邑入亳州之安家溜以達於淮下游淤阻自鹿邑以上漫口甚多今歲受患尤甚此幹河之當濬者又其一懷家溜安家溜二處下有砂礮均須開鑿此外如永城之漕溝夏邑之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引河白河三汊河虞城之惠民溝商邱之北沙河大澗溝鹿邑之清水河

汝寧府之洪河汝河均有窄淺處亦應開濬至與上江接壤之三河尖兩河口茨河明河等處皆應兩省委員協辦挑河之土加幫隄岸仍於河身最窄不能開寬及沙鬆溜急之處普加夯礮以資捍禦臣胡寶瑒現委員分頭勘估迅速興工並審度地宜多設涵洞俾隄內之水外洩於河至舊有溝渠自應概行疏治臣胡寶瑒更擬仿古溝洫之制多開橫直小溝作為水道即酌用民力咸所樂從其

中倘有工費稍鉅請酌照疏消積水之例量給飯錢挖去地畝俟溝洫辦有成效核實請豁又歸德所屬有遠年古窪原係潯水之區偶因水涸愚民佔作地畝復因爭訟遂報升科其實歲歲報災無可疏治臣等擬仍捐為潯水之區現飭該府縣查明課則詳核請豁臣等通盤籌算由引河以達於支河由支河以達於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於田間多作溝渠以為導引或窪地聽為數澤以資停蓄總使源源之水順下無阻而野潦亦有所約束不致漫溢則一切水道治矣所有籌辦緣由現移咨侍郎夢麟暨江南山東督撫河臣再加確核臣胡寶瑒即督飭委員速估造冊另行繪圖貼說具奏得旨好如所議速行務在明年兩行之前畢工方妥仍應為之以實不然責有攸歸又奏臣等酌議幹河列為要工支河引河為次工溝渠為緩工要工於歲內全完次工於來歲四月報竣緩工則陸續辦

理以一歲為期至有下游應須先辦雖支河引河仍應列為要工者統俟估冊內聲明得旨此不然以一歲為期明年兩行豈不仍泛漲乎當於要工完後即從事方妥○以光祿寺卿李因培為大理寺卿仍留江蘇學政之任○甲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今春南巡接駕廢員內酌量情罪較輕者加恩分別賞給職銜用廣行慶施

惠之典所有胡定虞欽元龔錫輅趙琳徐以豐沈澗汪垕馮景曾馮渠王賓孔興浙徐錦于文駿黃昌遇施敬勝康廷道胡圻蕭濬胡彥輔郭錦春謝禮朱元彬蔣尚憲孫璋劉宴于文濬張廷發王瑜楊明楊成龍馬正蘇芳張高萬世洪等三十四員俱著照原銜賞給頂帶馮元欽吳翼嚴裕銓余騰蛟夏宗瀾朱叔權陳克繩王煥陳詩劉炳張秉綸劉曰章沈震世汪疇李百奎韓楷張九鈞吳日華曹

守垣湯登鰲李九標吳卓黃宜載謝祖庚梁

卿材焦作新俞垂宋文鑑楊高士馬澤程國

棟陳學沆陳基姜之瑜梅廷訓卞灋趙康吳

鶚峙胡世科葛淳王鑑黃家甲程元度金世

越王林顧楠宋模宋應麟黃守箴鄭嘉忠曾

曰環蔣禹敷金枚臣顧紹愚黃元吉等五十

五員俱著照伊原銜降一級賞給頂帶宮爾

勸著照伊原銜降四級賞給頂帶丁廷讓著

照伊原銜降三級賞給頂帶咸振鷺著照伊

原銜降二級賞給頂帶金文淳著該部行文

調取來京引見以編修張泰開充日講起

居注官○乙巳中元節

上詣

安佑宮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賑貸安徽宿州懷遠虹

縣靈壁鳳臺泗州盱眙五河等八州縣鳳長

二衛水災雹災饑民併緩徵本年額賦壽州

鳳陽阜陽潁上霍邱蒙城六州縣麥收歉薄

平糶本寺單一

單一

一併緩徵

平糶本寺單一

單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七月丙午諭本年運河

水勢增長縴道多有淹沒各幫糧艘未免阻滯幸而黃水安瀾尚可揚帆過行然於七月八日始得全數過濟則抵通愈遲而將來回空亦必不能依限歸次若誤兌漕之期明春開幫又必逾限漕法所關甚鉅該漕督楊錫紱應嚴飭隨幫各弁押空速回其各該督撫并宜通行有漕州縣上緊趲兌按期開幫毋致再有遲誤○又諭江南徐州府屬之沛縣連年積歉今夏雨水過多城鄉各處又被漫

淹前經有旨令尹繼善親往查勘妥協經理被災窮黎幸免流離失所但現今積水未消麥秋兩收全行失望雖已先行撫卹一月口糧而循例給賑當以孟冬為期何能嗷嗷以待茲據該督奏請分別極貧次貧再行酌借口糧以資接濟等語著加恩將此所借口糧即作加賑之項將來不必徵還其坍塌房屋併即查明給以修費俾災民有所棲止副朕痼瘼一體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

鶴年奏報東平等州縣續被水災一摺東省館陶等州縣衛猝被水成災業經屢降諭旨加恩撫卹俾無失所其續報泰安府屬之東平州東阿沂州府屬之蘭山郯城等州縣即著該撫鶴年遵照前旨一體查辦并各賞給急賑銀兩以資接濟俱不得拘泥成例俟十月後方行給賑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戶部議覆江寧駐防兵米於京口本色內改撥一案前因京口駐防兵米折色不敷買食是

以特准改給本色今若更議改撥令江寧京口彼此適均雖亦持平之道但兵民生計增之固覺有餘而已增復減則彌形不足且京口多留此數月本色俾兵丁不與閭閻爭購其與民間米價不亦有益乎然在江寧僅支四月本色折色亦不敷市價未免拮据著加恩給與八月本色於江寧府屬漕糧內酌留兩月其餘兩月及遇閏米石令該督按照時價採買支給不必於京口本色改撥至其餘

四月仍給折色部議無庸增價之處著加恩照該督所奏每石准其增銀一錢以示惠養防兵之意○又諭曰尹繼善奏酌籌沛縣疏洩事宜一摺內稱山東湖口閘與韓莊閘相近雖為蓄水濟運實亦洩水尾閘而該閘僅寬丈餘不足宣洩又沂河自北而南流入駱馬湖近因水大於邳州之盧口向西散漫入運與荆山橋洩下之水相阻以致不能通暢皆為沛縣受病之由等語尹繼善此言頗中

近日形勢而沂水不使入運尤為切要蓋諸湖向以濟運而邇年運河之水不患其少惟患其多良由橫決之水散漫入湖以致湖不能容溢而入運運益不能容併為巨浸運艘阻滯旁邑為災皆緣於此不可不亟為籌辦其應如何設法堵築使沂水各歸駱馬湖及湖口一閘應如何添建滾壩俾得暢為宣洩而不致橫流微山入運之處著該督等通盤詳加勘閱繪圖具議以聞朕昨經降旨交陳

宏謀高晉鶴年胡寶瑤等四人經理河務裘曰修夢麟往來相度其尹繼善原係該省總督白鍾山張師載身任總河事均一體此九人者當合為一人庶克有濟今歲黃河順軌中泓刷汕較前深通實為

上蒼庥佑但荆山橋一帶仍須廣為疏通要知此橋如許空洞皆應過水若如今歲經由時情景則俱為虛設矣此事仍須責成夢麟令再加開濬總之尾閘多宣洩一分則上游少

一分灌浸朕於河務一事宵旰廑念諸臣務宜共體朕懷協力同心和衷集事以副朕委任至意○又諭據理藩院奏厄魯特七品官滿楚克在軍營病故其七品官請照例降等承襲等語降等襲替此乃定例惟滿楚克雖非陣亡在軍營病故情殊可憫著加恩令伊長子巴雅爾烏巴什仍承襲七品官嗣後厄魯特官內有似此者俱照此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等奏黃州府屬廣濟縣蠹書

周錫璉等十二人輪充糧庫總書自乾隆十四年至今歲歲加派私徵分肥現在提究屬實並將庇縱捏飾之守令李琚馬汝明題叅等語加派私徵例干嚴禁當此政務肅清之時何以該省尚有此種錮弊歷久未破且廣濟一縣既有不法蠹書朋比為奸則他邑難保其必無此所關於吏治民風者甚大總督碩色年已漸老精神恐不能周到巡撫莊有恭到任尚需時日著傳諭布政使富勒渾速

赴湖北新任護理撫篆會同碩色即將此案情弊詳細追究從重辦理其餘各邑亦應徹底通查毋得草率從事富勒渾未到之前巡撫印務著吳士功護理再此案係碩色先行查出抑由盧焯查出會同該督具奏著碩色一併據實奏聞○直隸總督方觀承覆奏魏縣元城大名等處災黎屢沐恩施均無失所惟糧價日昂懇將折賑穀價平糶官米分別增減至魏縣城臣曾查勘地勢體察民情似應遷建縣治但事關重大俟積水全消田禾收割後再行詳勘妥議另奏得旨有旨諭部諭直隸之魏縣元城大名等處猝被水災業經降旨加恩賑卹但念被水各處商販難通糧價漸昂其折半賑銀若照每穀一石折銀五錢之例支給未免不敷買食著加恩將魏縣大名元城清河凡有應賑之區每穀一石加銀一錢折給銀六錢至動撥倉穀減糶若僅照市值畧為減價則閭閻未必受平糶之

蓋著照現在驟長市價每石減銀三錢俟城鄉道路通行米糧充裕即行停止以節倉儲該部即遵諭行一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奏臣至額密勒西岸准富德咨稱探知阿逆在額布克特地方賊衆約七百餘人隨遣奇徹布達禮善努三等領兵前進身率羅布藏多爾濟愛隆阿圖倫楚等隨往五月初一日至彼探知阿逆已遁遂分兵向塔爾巴哈台追躡見有游牧蹤跡捉生詢問知係叛逆巴雅爾

所在逃去已三日因尋踪深入至塔爾巴哈台山後極險處奇徹布等截賊去路羅布藏多爾濟等從東攻入奪險五處夜半時巴雅爾帶眷屬五十人逃出因令奇徹布等追擒而暫留勒洗餘黨收取馬駝亦即前進二十八日驍騎校賽扎木蘇擒獲巴雅爾之子塔喇巴勒六月初三日愛隆阿報知奇徹布陣亡即帶兵至愛呼斯分兵協助圖倫楚達禮善占頗圖海蘭察等兩路搜尋仍帶兵前往

山梁堵截巴雅爾被海蘭察追及射中其肘占頗圖射中其脛始就擒并獲其妻妹二子問以阿逆及哈薩克錫喇所在堅稱不知謹派侍衛額勒登額等將巴雅爾馳驛解京得旨富德著授為內大臣賞給世職貝勒羅布藏多爾濟封為郡王額爾克沙喇封為公副都統愛隆阿交部議敘侍衛努三授為頭等侍衛首擒巴雅爾之海蘭察其次占頗圖俱授為三等侍衛海蘭察賜號額爾克巴圖魯

占頗圖賜號塔蘇爾海巴圖魯各賞銀一百兩其藍翎侍衛額勒登額等俱交部議叙陣亡之侍衛奇徹布察例加倍優卹伊子富珠隆阿以頭等輕車都尉世襲在三等侍衛上行走○又奏准富德咨稱貝勒羅布藏多爾濟等追賊巴雅爾五月三十日至愛登蘇遇賊五十餘人突出拒敵侍衛奇徹布中鳥鎗陣亡賊已敗回又來賊二百餘鏖戰數次復有賊衆舉瑪尼纛四桿排立遣人止戰問係

何兵答以天朝征討準噶爾巴雅爾至此遂遣人來告云我等係哈薩克阿布賚屬下阿布賚遣伊弟阿布勒比斯侵擾厄魯特游牧并令如遇大國之兵即出去歲將軍所發印文為據以求歸附適因倉猝不知是以拒戰我等即退兵告知阿布賚約於五日內遣人來見將軍叅贊等語六月初三日巴雅爾既擒適哈薩克得木齊和托圭達木等到營問係阿布勒比斯等問安請罪並獻馬二匹告稱我兵原不敢擅動祇因阿睦爾撒納去歲逃來大國遣人索取沿邊居人未即達知阿布賚是以煩

大皇帝征討阿布賚欲將阿賊擒獻先為所覺盜馬逸去近聞厄魯特潰散欲乘閒取其貨物不期猝遇大兵致彼此傷損今特獻馬請罪倘阿賊入我境必行擒送如將軍叅贊遣人往見阿布賚必遣人請罪并懇帶兵効力以圖往來交易等語看其情詞恭順隨遣叅

領達里庫等十一人同往宣諭威德阿布賚因願以哈薩克全部歸順隨具表文並進馬四匹遣使亨集噶爾等七人入覲又遣使送馬云為臣等賀禮富德仍約與阿布賚相見來使云阿布賚已帶兵巡查游牧如欲知哈薩克全部懇遣大員前往會同阿布賚查明具奏臣至富德軍營撫慰來使遣達里庫等伴送入京又遣台吉額爾克沙喇侍衛努三等携緞匹禮物答賀臣等復對使人申明利

害諭以擒獻阿逆並囑額爾克沙喇等見阿布賚時獎其恭順促擒逆賊至查辦各部落但就情願歸附者偕來不必相强若言及貿易則告以軍營現無商販須豫指處所約定時日以便招商備辦阿布賚如求入厄魯特游牧則告以疆界不可踰越萬難聽許伏思哈薩克遠慕德威歸順屬實倘阿逆仍入其境或可得協擒之力否則臣等亦必深入務期擒獲謹將阿布賚所進托忒字表文錄副

馳奏下部知之。丁未皇十四子永璐生。諭曰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品行端重練達老成久任封疆勤勞懋著前聞偶患熱疽特命伊子定敏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并賜參餌以冀速痊乃計程尚未到閩遽爾溘逝朕心深切軫悼喀爾吉善著入祀賢良祠以昭眷念賢臣之意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又諭閩浙總督員缺著楊應琚調補速赴新任兩廣總督員缺著鶴年補授鶴年未到之先總督印務著李侍堯暫行署理山東巡撫員缺著蔣洲補授定長現已丁憂山西巡撫員缺著塔永寧補授蔣洲俟塔永寧到後再往山東鶴年俟蔣洲到後赴廣東新任。又諭據新柱奏福建之龍巖南靖等二州縣於六月中猝遇水發衝壞房屋並有淹斃人口之處等語山邑驟遇暴漲致傷廬舍並傷人口殊堪軫惻該署督現已委員查明被災貧戶照例賑卹著加恩先行賞給急賑一

月口糧毋致失所其坍塌民房不必拘泥向例分別有力無力著即行給銀苫蓋以免露處至衝壓田畝並著迅為挑復補種晚禾以資民食應借給籽種口糧者即行借給該署督等務飭屬實心經理以副朕軫念災黎至意。又諭曰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叅贊大臣富德奏稱哈薩克汗阿布賚悔過投誠稱臣入貢遣使至營情辭懇切現在護送進京等語哈薩克一部素為諸厄魯特所畏去歲叛賊阿睦爾撒納逃竄往投我師追擒直入其境阿布賚率其部落遠徙數千里旋欲縛獻阿睦爾撒納以贖前愆為阿睦爾撒納所覺遂遁回準噶爾乘噶勒藏多爾濟巴雅爾等滋事之際復肆鴟張及大軍復入伊犁時噶勒藏多爾濟已為其姪扎那噶爾布所害而扎那噶爾布又為阿睦爾撒納所襲今兆惠富德等率師進剿現將叛賊巴雅爾及其妻子部眾悉心擒獲則阿睦爾撒納釜底遊魂

其能久逃斧鉞耶況叛賊之所以虛張聲勢煽惑諸厄魯特及回子等衆者惟恃一哈薩克耳茲阿布賚既已請降約以阿睦爾撒納如入其地必擒縛以獻則叛賊失其所恃技無所施此一大關鍵也朕心實為之慶慰哈薩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冊所傳便為宣威絕域茲乃率其全部傾心內屬此皆上蒼之福佑

列祖之鴻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統之盛非人力所能與也然外間無知者流必又謂其不可深信又以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來臣復叛勞師費帑至今未已為詞不知哈薩克越在萬里之外荒遠寥廓今未嘗遣使招徠乃稱臣奉書貢獻馬匹自出所願所謂歸斯受之不過羈縻服屬如安南琉球暹羅諸國俾通天朝聲教而已並非欲郡縣其地張官置吏亦非如喀爾喀之分旂編設佐領即準噶

爾初歸時亦不過欲分為四衛拉特令自為理朕前作太學碑文已具見大意而伊等自棄生成屢為不靖亦準噶爾諸部之貪殘狡詐惡貫滿盈獲罪於天合有此一番殺刦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且既已受號稱臣豈容置之不問朕亦惟奉

天以行耳哈薩克自非準噶爾近接西陲之比也若謂準噶爾之事本不當辦則尤不知事理之言夫編氓子孫尚以析薪負荷肯堂肯構為克承先志況以

兩朝未竟之緒而適值可乘之機乃安坐而失之使天下後世傳為遺憾則朕亦何以上對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耶況如阿睦爾撒納來時若拒而不納伊其肯甘心返轡耶亦必蹂躪我喀爾喀饜其刦掠而後已耳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乃今春南巡時有江南監生張汝霖浙江訓導章知鄰於妄請從軍摺內有損兵折將

之語夫草茅微賤之人謬信傳聞本不足論然此等妄徒何嘗有忠君愛國之心不過逞幸災樂禍之口而天下之大其無知而造言者可見正復不少我兵自前次平定伊犁以來未嘗不屢有勦殺非所謂驅之鋒鏑之間使膏塗草野而不恤也且定從古不入版圖之地於三五年之間此亦神且速矣而能保其必無一二受傷之人耶至所用之兵皆我八旂索倫子弟之衆並未嘗徵發閭左調集耕毗如杜甫所哀垂老無家新婚之為也現在軍需所計較之雍正年間纔及十之三四而各省偏災之賑卹動逾數百萬外此河工之動撥宿逋之蠲免戎行之經費與一切賞賚賜予何嘗因此而少有減省且視昔轉有所加焉較之前代以用兵而增稅捐俸者為何如耶朕初非惡逸好勞窮兵黷武必以此事侈誇遠畧也特以國家大事無過於此而因勢乘便正為長顧永慮息事寧人之計若

以光武之不納鄯善車師以為人君盛節不知彼時內亂尚未靖安有餘力顧彼若可為之時光武亦必為之而可與本朝全盛之時相提並論耶總之阿睦爾撒納一日不獲則邊陲一日不寧而阿布賚既降則阿睦爾撒納不患其不獲阿睦爾撒納既獲則準噶爾全局可以從此奏功矣著將哈薩克汗阿布賚降表繙譯宣布中外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表文曰哈薩克小汗臣阿布賚謹奏中國

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額什木汗揚吉爾汗以來從未得通中國聲教今祇奉

大皇帝諭旨加恩邊末部落臣暨臣屬靡不歡忭感慕

皇仁臣阿布賚願率哈薩克全部歸於鴻化永為中國臣僕伏惟中國

大皇帝睿鑒謹遣頭目七人及隨役共十一人齎捧表文恭請萬安並敬備馬匹進獻謹奏  
○諭哈薩克汗阿布賚曰朕為天下共主中



外一體爾哈薩克為準噶爾所隔未通貢使  
茲以大兵平定準部率屬歸誠朕深鑒悉據  
將軍等奏爾既歸降應加封號並察明游牧  
朕謂不必過拘爾等僻處遐方非可與喀爾  
喀諸部比爾稱號為汗朕即加封無以過此  
或爾因係自稱欲朕賜以封號亦待來奏朕  
惟期爾部安居樂業俾游牧各仍舊俗即貢  
獻亦從爾便如遣使入覲朕自優加賞賚至  
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叛亂誘爾部眾以致  
游牧不安將軍等奏爾所言如逆賊等逃入  
境內即當擒獻朕深信之爾今既向化歸誠  
則當知準噶爾全部悉我疆域宜謹守本境  
勿闌入侵擾惟我軍凱旋後厄魯特等或間  
有率游牧竄入爾境者爾縛獻首惡而收其  
屬人尚屬可行茲因爾使入覲還歸尚需時  
日先由驛遞馳諭並賜爾大緞四端蟒緞二  
端爾其欽遵朕訓永受無窮之福特諭諭  
軍機大臣等朕昨諭兆惠等擒勦阿睦爾撒

納及巴雅爾而以擒拏哈薩克錫喇委唐喀  
祿今富德等已擒巴雅爾哈薩克又已歸降  
想阿逆不敢復入或往投俄羅斯現據兆惠  
等遣兵堵截著傳諭唐喀祿令其留心協勦  
阿逆或入俄羅斯或往阿爾台務期擒獲仍  
以擒拏哈薩克錫喇為要再此二賊或投烏  
梁海亦未可定並傳諭車布登扎布令其曉  
諭察達克加意防範又諭曰兆惠等已擒  
獲巴雅爾而逆賊阿睦爾撒納及扎那噶爾  
布尼瑪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等尚在  
逋逃計此數賊力量已窮惟竄伏山谷以延  
時日著傳諭兩路將軍若將扎那噶爾布等  
賊俱擒而阿逆尚未獲則以兩路得勝之兵  
如行圍之中軍轟相對捲回使無地可匿昨  
據兆惠等奏恐阿逆竄入俄羅斯因派兵堵  
截此固豫防之善策若竟料其竄入遂生急  
心則大不可朕意賊人若潛伏僻處候我徹  
兵再出哨聚則用兵何時可已此時兩路軍

營須速以擒賊為事即屆撤兵之時只應於濟爾哈朗等處擇地駐劄臨期再行具奏不可豫使兵衆知之以致觀望不前也以江西按察使蘇崇阿為山西布政使常鎮道亢保為江西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吳士功為陝西布政使江西驛鹽道和其衷為湖北按察使戊申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省連界瀕河處所屢年被水昨已降旨交各該督撫及河臣會同侍郎裘曰修夢麟等悉心籌辦該處雖向屬水鄉此番經理於一勞永逸即未易輕言而從前積水之由與現今疏洩之道必須通盤籌畫得其要領以期水患漸消在該督等自屬分內應辦而欽差既經受事亦與有責成所有一切興舉工程頭緒繁多皆須委員分段疏築任得其人方可

工歸實用除將現在河工人員及地方正佐各員遴選差遣委用外如或不敷該督撫各酌量地方情形即奏聞請旨交部揀選發往以資集事 又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地方著蠲免錢糧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 又諭親民之官知府責任尤重從前曾令各督撫於知縣以上等官內秉公保薦今記名人員將次用完著各省督撫仍照前例將堪勝知府之員列名保舉送部俟朕迴鑾後陸續帶領引見 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俟辦理綽和爾烏喇特昂吉岱等得其馬匹即選派兵丁赴額林哈畢爾噶商辦一應事宜等語殊無頭緒即如巴圖爾烏巴什理應速行查拏所有逃往土爾扈特之言原不可信伊自以為噶爾丹策凌之婿且欲為準噶爾總台吉苟非甚迫豈肯遠遁必藏於準噶爾僻地候我撤兵復回伊犁伊等亦應意料及此若撤兵之後而賊人忽出則誰

任其咎耶至所奏沙喇斯宰桑三都克請將游牧內移其瑪呼斯游牧亦願同移當看其情形酌量辦理又三都克往擒瑪呼斯宰桑多爾濟未獲與侍衛托倫泰互訐據三都克稟稱托倫泰曾受多爾濟之馬又曾將擒獲正法之回子七人疏脫一名未經具報伊等即應傳喚質訊何得僅行文巴里坤大臣俟其回報耶今已傳諭提督豆斌總管五十六將托倫泰帶至軍營與三都克面質果有此

等事自應正法再烏勒登所擒之美諾和什僅一賊犯交把總王俊臣帶兵五十名解送尚致脫逃深屬不堪著將王俊臣即行正法烏勒登著交部嚴加議處可傳諭成衮扎布等速催明瑞就辦理綽和爾等鄂拓克之力往擒巴圖爾烏巴什亦即親赴伊犁之察罕烏蘇等處查拏或逃往他所須確查具奏如謂查緝無蹤而賊犯忽出朕惟伊等是問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等遣沙喇斯宰

桑三都克往拏瑪呼斯宰桑多爾濟未回因帶兵前往辦理六月二十九日三都克遣屬人並拏獲兩和卓木之奸細阿布都爾瑞前來次日三都克到軍營告稱多爾濟已逃現派兵追拏又聞兩和卓木已聚兵豫備我等游牧與彼相近移於阿勒輝外吐魯番內傍塔什干山之地過冬今帶馬百匹助大兵之用等語查三都克自入覲回營節次差遣事件皆伊屬人前往今雖未拏獲多爾濟而業

與回部有隙明年進剿時令為前隊可得其力請遵前旨將三都克授總管職銜分管沙喇斯人眾其瑪呼斯部落願與沙喇斯一同內移臣等察看情形酌辦復訊問阿布都爾瑞據供布拉呢敦現居喀什噶爾地方霍集占帶兵七千現居阿克蘇地方因五月間厄魯特錫克錫爾格敗逃恐大兵進剿豫謀防守其前遣之副都統阿敏道與兵丁百人皆為所害嚴禁屬人不許洩露等語謹將霍集

占送吐魯番文書譯出呈覽報聞○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已酉諭今年豫省之衛廠及直隸之大名等廠驟因水漲鹽觔漂沒已降旨該鹽政飭商照數補運接濟民食但念秋運現已屆期與補運同時共辦重費工本目下正值催徵引課之時若令依期交納商力未免拮据著加恩將鹽觔被水各商交該鹽政查明本年應徵課銀確數分限三年帶徵俾得從容完繳朕此番加恩原為軫念災

實錄卷五四三

上

黎該商等既蒙優卹毋得藉口被災加價牟利該鹽政其隨時稽察用副朕卹商惠民至意此旨並令該撫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山東德州衛第三屯地方運河水漫淹及景州此係南北往來大路亟應將漫口速行堵築據方觀承奏已移咨東撫查辦著傳諭鶴年令其遴選幹員迅速修築務期及早竣事東省現在興修堤埝工程甚多所屬河員恐不敷差委已諭飭令方觀承於直隸河員及地

方位雜將弁內諳練工程者就近調撥協濟該撫其實心籌辦毋稍歧視俾積水消涸以拯災黎以便行旅可將此速行傳諭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鄧州民李邦寧妻蕭氏○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庚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現在京師官馬除解往西路軍營外所餘無幾不敷應用今正值秋高馬肥之時著交方觀承令其酌量採買數千匹在直隸餵養但馬價較前稍昂如定價不敷即著方觀承酌量增價採買○是日駐蹕要亭行宮○辛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等令侍衛烏勒登副都統三格等往擒扎那噶爾布副都統職銜由屯貝勒旺布多爾濟等往擒尼瑪臣等相機策應據由屯等報稱七月初一日行至喀什河拏獲尼瑪屬人

都噶爾扎布。作為嚮導。次日至哈什河之阿爾察圖山口。見賊踪跡。遂分兵兩翼圍住。乘勢攻擊賊。遂奔潰。因追殺二百餘將。尼瑪及伊子擒獲其妻女及屬下台吉等。俱中箭身死。收取人口什物馬駝。牲隻。隨訊問尼瑪扎那噶爾布所在。據供扎那噶爾布於六月中旬與呼爾瑞台吉達瓦布魯古特台吉琿齊等相惡。已被擒獲。因其出痘頗重。尚未解送。等語。適三格等前隊兵到。遂告知令其速進。

仍令都噶爾扎布前導。等語。臣等俟尼瑪解到時。派員解京。其眷屬即行正法。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擒獲叛賊尼瑪。並聞扎那噶爾布被擒之信。副都統職銜由屯貞勒旺布多爾濟効力可嘉。由屯著授為副都統。旺布多爾濟給與郡王品級。其首次得功及被傷官兵俱著查明議叙。朕昨命兆惠回至濟爾哈朗軍營。特為擒拏扎那噶爾布尼瑪等賊。今成衮扎布等業經擒賊。已諭令停止。

前來現在惟擒拏巴圖爾烏巴什。搜勦阿巴噶斯哈丹昂吉岱等游牧地方。始可寧謐。又如色布騰巴勒珠爾疎脫之吞圖布中秋疎脫之諾諾什王俊臣疎脫之美諾和什亦必查拏擒獲。方無後患。成衮扎布等其益加奮勉。以奏膚功。軍機大臣議准。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奏烏里雅蘇台以內喀爾喀二十臺原未官辦馬駝。惟派撥臺站之馬甲二十二戶以本身應備馬三匹。當差後私馬不敷。由四部落公派。每臺馬百駝。十又派兩扎薩克協濟倒斃疲瘦俱自行補換。未免拮据。今差務較少。應將協濟馬駝撤回。其喀爾喀二十臺照例每臺官辦馬五十駝。二十於現在馬駝內挑選。湊足。按年以馬三駝二銷算。給價買補。從之。○旌表守正捐軀直隸景州民許某妻王氏。○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壬子。諭據楊廷璋奏溫州鎮總兵林貴將縣解該鎮。隨丁食米給照出海。送至伊

本鄉且任伊子聽信兵船等藉照私買偷運至二百餘石之多以致小民嘖有煩言等語海洋私運米石例禁綦嚴林貴身為總兵有彈壓稽查之責乃將本署食米私給照票運至本鄉且縱令伊子藉端影射透漏營私甚乖職守林貴著革職即交楊廷璋將案內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調江南蘇松鎮總兵甘國寶為浙江温州鎮總兵狼山鎮總兵施廷專為蘇松鎮總兵以湖南永順副將托

雲為狼山鎮總兵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

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以編修博明充日講起居

注官○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甲戌皆如之

○甲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皇十三子永璟薨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台吉琿齊

達瓦等殺扎那噶爾布獻馘來降又招降額琳沁達瓦等語琿齊等殺賊自贖尚可受降若額琳沁達瓦始抗拒繼迫兵威何得信為降服著傳諭雅爾哈善永貴等俟端濟布將降人送到時曉示琿齊達瓦有擒殺逆賊之勞大皇帝恩旨許爾自贖賞還原職即來京朝覲爾等游牧亦當內移又向琿齊等面示額琳沁達瓦爾係被迫投降非伊等之比今解送京師候旨看伊等情形稍有猜懼即

於軍營正法亦可若俱行解送即宜嚴加防

範勿致脫逃至伊等游牧人衆有强悍可疑

者即當勦絕所餘戶口或歸併烏魯特鄂拓

克內居住酌量辦理丙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

臣等因察訪逆賊阿睦爾撒納蹤跡遣順德

訥帶兵往古爾班察爾直至俄羅斯之境據

順德訥報稱六月十三日至鄂遜綽確特山

遇哈薩克阿布賚之弟阿布勒比斯稱係奉  
富參贊之令擒拏阿睦爾撒納隨據哈薩克  
遣人告知阿布賚亦在此間因酌帶數十人  
前往相見阿布賚云我已投順中國

大皇帝今欲擒獻阿賊黨羽以贖前罪等語因  
告阿布賚云

大皇帝三路發兵務擒逆賊因爾哈薩克投順  
暫將額爾齊斯一路停止進兵若阿逆不在  
俄羅斯烏梁海即入爾境昨又據拏獲之厄

魯特等供逆黨額布濟即達什車凌烏勒木  
濟齊巴罕等於我副都統鄂博什兵到前一  
日俱各分散我等既屬一家當同往擒拏阿  
布賚云伊等若入我界即當擒獻再我等哈  
薩克有三部落我係鄂爾圖玉斯頭目奇齊  
玉斯烏拉玉斯皆我族兄為長已遣人至塔  
什干令其一體投順亦必遣人入貢等語隨  
以馬二百餘匹易換官兵衣物銀兩於十六  
日辭歸是日過鄂遜綽確特山至塔爾滾河

見有賊蹤次日尋至俄羅斯境之鏗格爾圖  
喇遣人告知十八日俄羅斯喀丕坦等前來  
相見免冠叩請

大皇帝安因告以我將軍大臣為逆賊阿睦爾  
撒納逃竄派兵分拏看賊衆大概竄入爾境  
應遵彼此不納逃人之議擒送喀丕坦等云  
阿睦爾撒納前遣使來已拏送我察罕汗其  
本身及屬人若果來投豈敢背納藏匿等語  
詰問再三喀丕坦等因給與並無阿逆印文  
并行文邊界查拏遂於二十日帶兵回程路  
經烏梁海舊地亦俱捉生訊問等因臣等又  
於二十七日據哈薩克阿布賚遣使解送達  
什車凌齊巴罕至軍營告稱阿布賚等於十  
九日至阿爾察圖適阿睦爾撒納率二十人  
來投告以明早相見因先散其馬匹牲隻阿  
賊驚覺同數人逃去僅將達什車凌齊巴罕  
拏獲送來又遣人到霍集伯爾根處令將烏  
勒木濟拏獲如阿賊亦在彼處自必一併擒

送等語。臣等復訊問達什車凌齊巴罕僉供。阿逆於本年三月帶鄂畢特等人衆搶掠扎那噶爾布游牧。聞大兵來遂四散奔逃。後大兵追急。阿逆即將糾合之巴爾達穆特等游牧移至喀拉瑪而。自率兵三百駐守額布克特山。後為大兵擊敗。只帶二十餘人逃入哈薩克。雖阿布賚好言安慰。仍生疑懼。及衆哈薩克前來搶奪。已不知去向。又供稱阿逆曾於途次告衆云。我等若投俄羅斯。則此生為人奴僕。倘哈薩克再不相容。則無路可去等語。臣等看來。使所告情形及達什車凌等所供阿逆窮蹙已極。必不能倖逃。法網現於哈薩克。俄羅斯相通。各路分哨搜拏。以期必獲。其達什車凌齊巴罕先行押解送京。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富德奏稱哈薩克擒獻達什車凌齊巴罕。據來使所言。知阿睦爾撒納勢甚窮蹙。現在分路堵截等語。所辦尚合機宜。順德訥此次甚屬奮勇効力。著加恩賞給副都

統職銜。仍交部議叙。鄂博什雖追賊稍遲。尚能竭力進剿。從寬免其議處。其餘効力官兵著兆惠等查明報部議叙。丁巳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己未。皆如之。予故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博倫岱祭一次。戊午。諭東省濟寧金鄉魚臺鄒嶧滕縣等被水州縣。近因漳水漫溢。已涸。已種地畝復被淹沒。業降旨先行急賑。一月其未經涸出

至今尚淹者。本未種植。向例非禾苗被淹。不得報災。但此等災地。兩年顆粒無收。待哺嗷嗷。情尤可憫。著加恩。照已種復淹地畝一體賑卹。以蘇民困。再該處需食饑民甚衆。穀價未免稍昂。若照每石折給銀五錢之例。恐不敷買食。著再加恩。每石增給銀一錢。俾市糴寬裕。不致拮据。至濟寧衛及滋陽汶上荷澤陽穀等縣。續經被水之處。亦著該撫查明照例賑卹。務使災黎得霑實惠。用副朕痼瘼一



體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雙慶等奏稱漕船未過天津者尚有四十餘幫現飭旗丁自雇民船剝運抵通請旨交天津官吏多備民船以資雇覓等語今歲因運河水漫漕艘不能遄行已誤抵通期限若回空再遲則明年兌運之期又誤所繫尤重其天津雇備民船恐一時不能如數敷用著傳諭方觀承不必前來熱河行在即速親赴天津等處督率地方官廣為雇備民船以濟剝運務俾各幫漕艘及早回空不致遲誤 又諭曰雅爾哈善等奏稱端濟布送到扎那噶爾布首級及歸降之琿齊達瓦等請旨辦理等語扎那噶爾布首級即於肅州通衢梟示其妻女及噶勒藏多爾濟之妻俱著解京至琿齊達瓦已諭成哀扎布許其贖罪如情願來京可派員押送倘稍有猜懼即行正法其拏解額琳沁達瓦辦理伊等游牧之處俱遵照前旨行又扎那噶爾布之宰桑庫圖古爾等游牧已照例

實錄卷五十三

三

辦理其端濟布等隨帶博卓羅克等六人既供明巴哈曼集去向又為官兵嚮導著從寬免其正法 又諭前經成哀扎布奏稱撤回兵丁交滿福帶領駐劄吐魯番令思伊等間住徒費口糧昨據哈寧阿報稱巡查額林哈畢爾噶臺站頗為寧靜已前赴兆惠軍營但瑪哈沁等於我兵既過復行盜竊亦未可定著滿福派兵三百名由吐魯番照哈寧阿所走臺站再行巡查其餘兵丁即回巴里坤駐劄明歲辦理回部亦無庸多兵此項撤回巴里坤兵丁或尚需調遣或竟行發回著兩路將軍大臣酌議具奏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朕因成哀扎布舒赫德等此次進兵辦事茫無頭緒即如辦理喇嘛一事因伊等倡言煽惑玷黃教而害生靈必須大示懲創何以總未奏及豈盡隨巴圖爾烏巴什前往土爾扈特耶即巴圖爾烏巴什亦未必往土爾扈特不過隱藏山僻邊界處所今巴圖爾烏巴什

實錄卷五十三

三

終在何處明瑞色布騰巴勒珠爾所辦綽和爾烏喇特昂吉岱等游牧現在如何俱應查奏正欲降旨傳諭適成衮扎布等奏報克呼特之得木齊畢魯特等潛逃現在派兵追剿又沙喇斯之三都克等游牧內移欲帶兵尾隨防範等語夫軍營所恃惟在將軍大臣成衮扎布雖為將軍尚未面受訓旨其一切機宜俱諭知舒赫德令與將軍同心辦理伊起程時即有畏難之意看其節次奏摺不過招撫數鄂拓克至伊犁行走一次便謂了局即如尾隨沙喇斯游牧內移直欲藉作歸計耳將軍大臣欲歸官兵孰不欲歸者舒赫德係獲罪至重之人朕加恩予以自新之路早知伊仍畏怯如此不當遣往軍前如奉到朕旨能恐懼改悔尚屬可遣若因循如故將併治其前後之罪不知伊如何承受再鄂實為叅贊大臣宜知自効乃此次進兵以來隨行逐隊毫無奮勉亦著嚴加申飭可惜朕之巴圖

魯侍衛官兵為此輩無用之人統轄實不勝憤懣著傳諭伊等加意振作將查拏喇嘛追剿巴圖爾烏巴什等事宜相機速辦至明歲辦理回部一事此時應加慎密現據拏獲奸細所供霍集占已聚兵防備雖究無能為總以不使知覺為善前令於吐魯番駐兵今恐聲息相聞仍令在巴里坤駐劄已傳諭貝子額敏和卓矣又諭曰桑寨多爾濟等報稱協理台吉占楚布等擒獲達瑪琳馳驛解京等語桑寨多爾濟從前不行嚴拏以致達瑪琳逃脫毋庸議叙其聞信擒拏奮勉効力人員分別加賞著將達瑪琳解送熱河行在達瑪琳之罪與車登扎布相等但多此一逃應將伊妻子一併查拏解京候旨是月工部尚書秦惠田奏臣部大小工程派員查估承修查驗因工程有難易繁簡各員遂不無營求趨避請嗣後二百兩以內臣部例得委派之工設立名簽除到部未及一年及曾經記

過者扣除外其應派之員堂官公同酌定彙錄成簿仍以工程大小酌分等次凡一百兩以上之工將滿郎中員外名簽掣派三十兩以上將滿主事掣派三十兩以下將筆帖式掣派掣定後即於簿內註明其承辦之員堂官留心察覈有實心經理工程妥協又能節省錢糧者記功一次依限報竣工程如武者註明如式字樣以後准其再派若草率違限不合式者記過以後停其掣派如有不肯據

實錄卷五十三

三

實估修查驗致侵冒工價者即行指叅得旨如所議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漳河漫口業於六月三十日合龍今全河悉由故道魏縣二十七村地畝計日消涸可以滿種秋麥得旨覽奏俱悉又奏覆宣屬續得雨澤情形得旨知道了不可存諱飾之意稍有偏災亦應撫卹得所也欽差侍郎夢麟奏報六塘河修堵隄堰並宿桃諸縣臨黃阻運閘洞各工一律完竣得旨覽奏俱悉汝交辦之事

既已完竣可細看徐沛一帶情形速行來京面奏以便辦理河南巡撫胡寶瑤奏河南布政使劉慥陳奏官借牛具籽種宜變通辦理業佃分租宜為調劑二款奉旨令臣留心體察奏聞辦理查劉慥奏稱災後出借牛種佃戶概不准借業戶田至二頃以上亦不准借但歸屬土瘠雖有田至三五頃亦或窮乏不能辦給牛種輒至拋荒應查各縣拋荒可耕之地如鄉紳富戶令自出牛種給佃果有

實錄卷五十三

六

田雖多頃實係貧乏酌借牛具銀兩押令買牛招佃其籽種口糧亦查明酌借責成業主領給屆期仍令業主還官所借銀分作三年帶徵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又稱佃戶一切牛種悉仰給於業主而業主每先將牛種計息取償實屬過刻嗣後業主牛種銀兩不得取息應如所奏禁止至稱官為酌定租數徒滋繁擾應毋庸議得旨如所議行又奏豫省被水五十餘州縣水勢各有不同如河北之

水其來甚猛泛漲高至一二丈民情一時驚惶幸急為撫卹今大水已退民心已定惟各處所壞房屋多者萬餘間其次亦數千間現在隨查隨給修費臣所至私訪抽查并令加增粥廠俾蓬棲窮民先藉救濟向例辦給房價皆查其田房多寡分別然其中亦有房幾間田數畝而資蓄全淹者亦不可拘為有力之例概不給予至草房則貧民居多尤應普被詢之耆老數十年來無此大水勢猛易消

實錄卷五四三

三

惟在安插窮黎設法疏導先涸者補種雜糧後涸者趕種秋麥尚可安全開封一路亦現在上緊查勘撫卹惟歸德之水五月已成巨浸兼積年歉收民力實為凋敝大抵夏永為一省下游漫溢則流於鳳宿雖目下水已漸消而從長計算大費籌畫容臣等悉心商定會奏得旨所見已得要領不似圖勒炳阿之茫無主見也救此一方災黎惟汝是賴勉之山東巡撫鶴年奏臣查勘各州縣被水村

莊實力撫卹災黎幸不致失所查疏導莫先於堵築如臨清之尖塚白廟姜家莊太平觀武城之三官廟甲馬營姜家園蘇家廠夏津之油坊渡口驛德州之中所月堤其決口或寬數丈至數十丈不等臣督飭地方官上緊堵築約於本月二十五六日均可完竣得旨覽奏俱悉兩廣總督楊應琚奏臣於乾隆二十年查得欽州地方尚有未墾官荒地畝即與該道府捐資招民承墾現已墾田三千

實錄卷五四三

四

一百五十餘畝情願自本年每畝輸租穀七斗共二千二百餘石以資公用查廉州府屬之廉州營欽州營兵米歲支本色不及一成較內地獨少且所領折色遇價昂不敷買食應請即以此項租穀自戊寅年為始撥一千三十一石二斗碾運廉營一千一十五石四斗碾運欽營合之該二營原支色米可得一季本色之數其應領折色原款扣回解司充餉倘遇歲歉官穀不敷撥支仍照每石七

錢折給尚餘穀一百五十餘石變價作解運廉營之費該處原係山陬瘠土應遵恩旨免其升科仍飭地方官給與印照非逋租拋荒毋輕易佃得旨甚好

實錄卷五十三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四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片處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片葉錫內大臣戶部尚書經筵講官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庚申朔諭軍機大

臣等俄羅斯驛遞來人在理藩院呈遞薩納特衙門文書內稱伊國東北邊界居人被災現造船挽運口糧必由東路尼布楚地方陰葛達河額爾袞河及黑龍江行走求勿攔阻等語初與俄羅斯議定十一條內並無踰界遣人運送什物一項已交該院行文飭駁矣但外夷不識事體或以已在理藩院呈遞文書遂不俟回文即向臺站人等求其放過亦事所必有將軍綽勒多即令臺站官員曉諭

伊等云爾薩納特衙門雖已行文理藩院我等並未接准理藩院文書豈敢據爾一面之詞私放入境假令我等口稱曾行文爾薩納特衙門即欲進爾邊界行走爾等信乎務須加意防守卡座勿令私過倘不聽阻止恃強前行臺站官員報到時綽勒多即酌派官兵擒拏照私越邊界辦理可寄信綽勒多知之工部議覆河道總督白鍾山張師載等會議印河各官議敘議處及勘估興工完竣詳

題限期各款嗣後江南山東河南各省黃河兩岸灘地每年霜降水落後廳營各官將各汛內衝刷支河幾道應築土壩幾道各丈尺若干移會地方印官覆勘覈計土方先儘兵夫力作分派堵築兵夫額土不敷發民夫堵築統限霜降後一月內詳道覈轉於次年春融興工桃汛前完竣該管河道親驗轉詳著為定例經過伏秋汛後如廳印各官所築土隄堅實並無坍塌者照修築隄岸已有成效

例加一級二年內亦能無誤加銜一等三年內始終無懈於河道實有裨益該督撫保題以應陞之缺即用其營汛各官兵部亦照此分別辦理查武職虛銜已刪除應加銜者改為隨帶加一級如廳營各官於水落後不即親勘估計移會印官覆勘或印官推諉不即查勘堵築及桃汛前不能完竣者照隄岸豫先不行修築例經管官降一級調用該管官罰俸一年總河罰俸六個月至堵築不堅致

有坍塌及衝突奪溜情事承築各員照管築隄工例有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有一二丈不豐滿合式者降一級調用有兩處并三四丈者降二級調用有三處并五丈以上者革職監理及兼管營汛各官所轄分管官有一員議處者罰俸一年二員降一級調用三員降二級調用四員以上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准抵算監理及兼管營汛各官揭參免連坐又稱該管河道親驗轉詳與河臣覈

題應定限每年九月後即詳題分別議敘議處均應如所請辦理又據張師載奏稱黃河兩岸有隄係豫省廳營管轄而內外民田隸東省者亦有隄係東省廳營經管其田屬豫省者該地民人往往呼應不靈而地方官與廳員亦因隔屬遂多膜視嗣後隄工內外居民無論本省隔省如有需用修防之處即知照地方官一體調撥倘民人抗違及地方官漫應分別究叅亦應如所請從之○辛酉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甲戌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江省之徐沛靈宿等處被水州縣現已屢次降旨賑卹其黃河以南淮揚一帶地勢向係窪下今歲黃流伏汎幸尚安瀾洪澤諸湖雖曾遇風雨驟漲而隄工亦未甚傷損高寶興泰等處諒無淹漫之虞但現在秋禾將屆登場該地情形究竟若何殊深繫念著傳諭尹繼善白鍾山令其將下河

一帶秋成實在情景并目下黃河及諸湖水勢若何之處作速馳奏以慰朕懷○又諭曰兆惠等奏稱哈薩克解送達什車凌等之來使言及逆賊阿睦爾撒納夜遁時將器械鞍馬全行拋棄諒難免脫必被阿布勒比斯之人拏送等語哈薩克人等果能擒獻逆賊固屬甚善但前聞伊等部落心頗不齊又聞阿布賚與阿逆有誓是其擒獻與否尚未可定兆惠等曾奏云如伊等將阿逆收留不即擒送即帶兵相機往辦亦不擾其游牧所見甚是此際如尚未將阿逆擒獻即遣使促之云恐爾等屬人衆多或有隱匿今派兵協同搜緝庶可速擒為此先行通知庶不驚擾游牧看其情形若何作速奏聞○以鴻臚寺卿程盛修為光祿寺卿○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開泰奏報川省今年秋收乃數年以來所僅見披閱深為欣慰但穀太賤則傷農亦不可不為調劑且今歲豫東下江等省皆被災稔

全賴米糧流通。以資接濟。向來川省商販由川江販運至楚。甚屬便益。朕意乘此豐收。糧價平減之時。官為採買。運至湖廣水次。先期知會該省督撫委員。兌收存貯。以備他省撥運。實為兩有裨益。其採買數目。或二三十萬石。或三四十萬石。酌量地方情形。分派採買。仍隨時察看。毋令市價翔踊。致妨本地民食。開泰其善為經理。即將酌買糧數具摺奏聞。尋奏臣因今歲秋禾大熟。先經通飭各地方官。乘時購補。常平積貯。正在分頭催辦。若再另行採買。誠恐市僧居奇。且川江灘險。船宜畧小。穀多則需船亦多。計其腳費。倍於運米。現將沿江路通水次。各屬存倉穀飭令碾米十五萬石。各赴水次彙交。陸續起運。腳費及官役飯食。照乾隆十八年運米赴江南例。給發。擬俟各屬額穀購補。仍就沿江一帶碾米五萬石。運往湖廣備用。得旨甚妥。○又諭據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奏稱。准兆惠咨文。前

赴科爾沁辦理阿逆所留種地之烏梁海等。派兵先行。令副都統職銜瑚爾起續進。途次捉生詢問。知杜爾伯特貝勒巴圖博羅特台吉阿喇善公舍楞等。與阿逆相通。潛住額爾齊斯河。未隨其汗車凌遷移游牧。隨派瑚爾起於六月十五日帶兵前至輝巴朗山後。擒獲巴圖博羅特等。勦其屬人其阿逆所留種地之烏梁海五十餘戶。全行勦殺。現在領兵赴塔爾巴哈台。搜拏阿睦爾撒納哈薩克錫喇等語。唐喀祿車木楚克扎布和衷商辦。甚合機宜。著交部議敘。並將御用荷包鼻烟壺加恩賞賜。其領兵擒拏巴圖博羅特等之瑚爾起亦著議敘。首次得功之托郭齊等與勦殺烏梁海有功之侍衛穆倫保等俱分別獎賞。陣亡官兵著交部議卹。○陞任山東巡撫鶴年奏臣蒙恩補授兩廣總督。感激無地。然臣有不可去者四。一微湖積水漫溢。現與藩司分晰籌辦。將地勢稍高易涸。與次窪可涸



極窪難涸之處分為三等除易涸可涸地畝仍種田禾外其餘難涸者或栽蒲葦或種菱藕或施網罟或為水櫃冀轉害為利不使災民坐困水鄉皆須經理督辦遽易生手終多扞格一東省應賑者三十餘州縣衛所經災區已面約親為查辦民皆感泣今賑尚未辦臣竟避勞就逸於心何安雖特簡撫臣自善區畫何如臣先查後辦之親切也一東省水患頻仍皆平日不能思患豫防所致臣於二

月即通飭所屬以一府有一府之水利一縣有一縣之水利應作何開濬修防現已確查詳議應辦者俟農隙興舉此緊要關鍵臣一去任恐致遷延當親為妥辦以嚴厥工一現與侍郎裘曰修定議開濬伊家河一切工料事宜亦須臣逐一經理且尚有與河臣會勘挑濬運河及築隄工程俱有頭緒自應原議之人會同商辦以上四條皆臣切已刻不容已之事懇鑒愚忱另簡督臣准臣再留山東

巡撫之任得旨覽奏具見良心然朕實因無人故不得不用汝可將此奏並朕諭旨告之蔣洲令其妥辦蔣洲頗實心自能勝任也仍遵前旨行○以奉恩將軍廣寬子德榮襲職○癸亥諭據黃廷桂奏稱近年陝督因辦理軍務行駐無定陝西督標七營不能隨時稽察請暫交撫臣就近查驗等語所奏具見為公事起見不分畛域深得大臣公正之道著照所請現在陝省督標七營官兵暫交該撫

就近稽覈其千把等官應行拔補及斥革者亦即交該撫一體甄別至守備以上等官仍咨明該督照例辦理以收整飭行伍之實效該撫不得以代庖稍存岐視○諭軍機大臣等前經傳諭愛必達令其速赴新任定長現在丁憂滇黔兩省大員俱係新調邊疆重地該督早到經理為宜至滇省課金向例即在該省變價歸款以致輾轉購買滋生弊端所抽課金原屬公項嗣後即著遇便搭解戶部

交納不必留於地方變價庶可令積弊肅清。著將此傳諭愛必達知之。○又諭據夢麟奏德州衛第三屯缺口尚未堵閉。惟濟南府知府洪肇楸及該衛員弁在彼料理。該處並無大員督率。且拘泥民築民修之例。以致數日可畢之功。逾月未竣。再聞臨清地方運河決口百餘丈。現猶搶築未完等語。德州係南北往來通衢。而運河水勢又較黃河易於堵禦。自應竭力儻辦。以期速竣。衛弁微員呼應自必不靈。民田既被淹浸。現經受災。豈可責以修工成例。其臨清決口未閉。則來水既多。景州一帶水勢亦難消涸。昨閱鶴年摺奏。其任事甚為勇往實心。何以如此緊要工程。尚至經月未竣。著傳諭鶴年令其督率幹員。竭力分段迅速搶築。即行動項辦理。不得拘泥成例。總之蔣洲一日未經接任。則東省之事責在鶴年。未可息肩也。○又諭曰。定長現在丁憂。例應即行離任。但滇省督撫藩臬俱經新

換。此時尚未抵任。封疆職守綦重。不可暫時缺人。著傳諭定長當權事理。輕重以封疆為要。俟愛必達到滇後。再行起身。至所奏郭一裕款跡較之恒文。尚有輕重之別。不當查封家產。著即行知原籍。其現在任所查封之項。即應給還。可將此傳諭定長知之。○又諭曰。劉統勳等查審郭一裕一案。訊明郭一裕詐偽貪鄙款蹟。按律擬流。並請查封家產。此案情節。郭一裕與恒文各自有應得之罪。而輕重不同。恒文賊私累累。眾證確鑿。家產自應查封。以懲貪黷。所查郭一裕各款。不過交屬員代買物件。短發不及百金。更有將原物退還者。即其令屬員修造花廳一節。亦祇數百金較之恒文。情罪亦應有差等。若即一例辦理。殊不足以服其心。已有旨傳諭定長將伊貲財照舊給還。不必查封。郭一裕現已在途。劉統勳應飭令委員妥協伴送。俟到京之日。另降諭旨。至恒文前已降旨拏解來京。滇省

距京甚遠宜加意防範嚴密關防毋令伊家人窺探消息致伊畏罪自戕劉統勲即不得辭其咎矣著一併傳諭劉統勲知之○又諭前據成衮扎布等奏稱沙喇斯宰桑三都克將瑪呼斯宰桑多爾濟擒獲今奏到供詞有托倫泰令勿與三都克同行已將此情節報知將軍自必轉奏後多爾濟脫逃等語多爾濟本屬可疑三都克尚欲擒拏而托倫泰令其獨行侍衛等如此舉動不惟有誤公事亦

且貽厄魯特姍笑托倫泰既辦理不善以致脫逃於前又推諉三都克於後甚屬無恥不加懲創非特無以服三都克之心而侍衛等亦不知儆懼可傳諭成衮扎布若對質果係實情即將托倫泰正法仍傳諭兩路軍營各侍衛伊等奮勉効力者賜以巴圖魯名號倘似托倫泰挾私取巧必照例正法斷不姑貸○又諭曰豆斌等奏稱額敏和卓呈報伯克托克托所屬瑪木特托勒岱等男婦一百餘

口自哈喇沙爾投來或照厄魯特等之例安插或令與吐魯番安插之回人同居等語從前吐魯番安插回人係伯克托克托所屬此次投來之百餘口即准其同居耕種著交與額敏和卓留心約束如有潛逃者即行拏獲治罪○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鄂實等帶兵辦理克呼特游牧追剿叛逆之各得沁人衆於七月十三日追賊至哈什河悉行剿殺由烏納哈嶺回營又因接應明瑞等甚屬

緊要臣鄂實派兵二百名令巴圖魯侍衛濟塞布等前往復派兵率副總管莽蘇爾等將叛賊藏匿游牧者悉行剿殺查克呼特一鄂拓克共十九得沁除莽蘇爾根達什等八得沁移入內地外其叛逆之各得沁俱陸續剿滅收獲馬駝三百餘牛羊五千餘又有暫委總管之阿咱喇巴圖巴拉俱年未成丁被迫從亂隨即投順協同剿賊但伊等祖父世為頭目未便仍居本地或於軍營正法或賞給

官兵為奴。至莽蘇爾根達什等情願內移。可否安插巴里坤附近。俱請旨遵行。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辦理克呼特游牧內移之八得沁。俱送交巴里坤大臣辦理。其阿咱喇巴圖巴拉著便中解送來京。又奏稱鄂實派兵二百。交侍衛濟塞布等帶往等語。所奏究屬含混。明瑞等辦理綽和爾等鄂拓克一月有餘。何以並無信息。且鄂實即應帶兵前往。而轉派侍衛著傳諭鄂實令其明白回奏。

予故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祭葬如例。謚莊恪。入祀賢良祠。○甲子。諭據御史湯世昌奏。稱現在河工急需幹員。請勅任事諸大臣各舉所知。送部引見。發工委辦等語。今日尹繼善奏請揀發河員。已降旨交王大臣揀選發往。差委自不致乏人。至該處現任官內諳悉工務者。亦不過如何燭李宏等數員。已據該督等奏明分工督辦。此外如尚有才具出眾可勝河務之員。該督等自必酌調派委。否則雖令其

各舉所知。亦恐茫無以應。徒多一保舉之虛名。仍不收保舉之實效也。所奏不必行。○兩江總督尹繼善奏。籌辦疏洩湖水情形。查南陽昭陽徽山等湖。眾流所歸。宣洩之路有二。一自江南小梁山茶山等處出口。由荊山橋至王母山。歸入運河。一自山東湖口閘入運。由得勝六里鉅梁萬年丁廟頓莊候遷臺莊等八閘。及江南之河清河定河成三閘。經宿遷桃源過清河之雙閘。以抵楊家莊。一由草壩歸入黃河。一由鹽河閘壩下注入海。此湖河之來源去路也。臣因湖口閘應添滾壩。已會奏酌辦。又細加籌計。自湖口閘以下。各閘層層關鎖。河身未免窄狹。水大時賴以宣洩者。全在各閘之越河。今查自湖口閘至黃林莊。山東運河長七十餘里。得勝等八閘各有越河。以閘門越河并計。較正河尚不甚窄。自黃林莊至貓兒窩。江南運河長八十里。現在水面寬二十三、四、五丈不等。河清等三閘各

有越河以閘門越河并計較正河窄至五六丈不等。今當急籌宣洩。現會商河臣白鍾山將河清河定河成三閘越河委員估計。再各挑寬五丈。則湖口閘並荆山橋下去之水更得暢流。再宿遷運河北岸有王家溝草壩一處。現在駱馬湖水由壩口流入運河。雖係常年舊制。但此時以宣洩微山湖為要。有此王家溝之水入運橫截。未免上源來水被阻。已商之白鍾山。速將王家溝相機堵閉。又查清河縣之雙閘。原係草壩。亦有正河越河漕船過後拆去草壩。已寬三十二丈。今又拆去四丈。共寬三十六丈。以達尾閘去路。目下楊家莊口門出水甚暢。並有鹽河閘壩一股向東分流。運河下游不至阻滯。至荆山橋一帶奉旨令夢麟再加開濬。臣當協同辦理。得旨此奏頗屬盡心。如所議速行。仍恐疏洩不暢。應再悉心講求。又諭據尹繼善奏稱湖口閘應添滾壩及河清河定河成三閘。應開挑越河

等各項工程。現已咨商白鍾山張師載等次第籌辦等語。所奏并圖中所指工段於該處情形頗中肯綮。惟是近年受惠全因湖流宣洩未暢。所有關係宣洩機宜既經查勘明確。該督即當會同欽差及河督等速行相度興工。蓋此數百里中久遭泛溢災黎待拯。刻不可緩。雖籌畫不厭精詳而興作不容濡滯。咨商往返坐耽時日。轉不免築室道謀。圖中應舉工程甚多。轉瞬冬令必須趁此時動工。庶可於歲前竣事。稍或遲延則明年春水方生。又妨工作。且該處民田久被淹浸無西成可望。更無慮傷及秋禾。亦復何所瞻顧而不亟亟為之耶。著裘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張師載及各該撫等凡有先後勘明各工通盤籌算。權其輕重緩急。就中最要者分任責成。速即同時並舉。餘亦次第興修。均於歲內告成。以收實效。總之各工早竣一日。則水患早弭一日。諸臣其同心協力奮勉趨事。副

朕莫安民生至意○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近年山東頻被水患而今年南運河更屬異常泛漲因思東省境內如徒駭馬頰及老黃河等皆古九河故道原為河水分注之區其遺跡固在特因循日久遂致湮塞若將南運河之水從此宣洩想當淌注迅速方觀承當往來德州一帶閱視堵築第三屯決口或即乘便前赴山東會同鶴年并將徒駭馬頰等舊日河身循行履勘覈其現在形勢如可由此放運河之水似亦一宣洩之法但今昔異宜亦不必存膠柱之見現今秋分已屆海受眾水之時應酌量導之入海俾有所歸天津一帶凡有可開支河分減水勢之處亦即相度情形妥協籌議一併具奏請旨總期廣為疏通俾尾閭通暢則水患自可漸消要在師古人之意而不泥其迹斯得之耳著將此傳諭方觀承鶴年等知之○又諭據方觀承奏稱親赴天津一帶雇備民船剝運並於東西兩

淀查辦船隻期無遲誤等語所辦甚妥今歲糧船一路濡滯現今到津之期已較常年抵通遲緩一兩月雖經剝船起運若令旗丁運送到通仍於回空有礙且恐剝船未能同時畢集運丁又不免守候為今之計莫若即在天津交兌令漕艘及早南回方不誤明年起運著傳諭方觀承并行知倉場侍郎雙慶等即派委收糧員役赴津照數收兌除剝運腳費自應照例聽旗丁出給外其旗丁將本船應交糧石如數交卸即速催趲回空或剝船不能一時如數敷用即在天津暫行兌收存貯陸續運通其如何設法稽察俾旗丁不致弊混民船不致侵蝕該督等當悉心妥辦以杜弊端此原屬漕督楊錫紱職守應辦之事但伊不過尋常循分供職於應機集事即一籌莫展方觀承肆應裕如可協助辦理總期於漕運有濟該督諒不存歧視之見也尋奏糧船在天津起卸分別兌收剝運其起剝腳

費。按官定價值。每百石給銀六兩。例係旗丁出給。但常年在楊村起剝。視水淺深。所剝不過三四成。應需腳價。押運官每於旗丁名下。豫行扣存應用。今於天津全數起剝。所加腳價。幾至兩倍。應請准於司庫公項內。暫行借撥。除常例應起之數。令旗丁現出一半。外地方官代給一半。移咨漕臣。於新漕內扣還。解直歸款。得旨甚好。如議速行。○又諭。前據楊錫紱奏稱。臨清一帶。運河水漲。漕船多有阻滯等語。此奏在朕未起鑾前。早於伊摺內批飭。歷今又幾二十有餘日矣。漕儲所關緊要。辦理漕運。乃該督專責。自應多方設法。及時趲運。庶不致貽誤回空。何乃一籌莫展。惟坐守牌河。便為盡職催趲。現在已誤抵通之期。若非朕早為批示。並飭令方觀承督率協理。則將來必致貽誤。楊錫紱既貽誤於前。此時務須竭力籌辦。俾糧艘銜尾過行。赴津起剝。毋再拘牽需緩。墨守成轍。自取咎戾也。○諭

喀爾喀四部落汗王公台吉等曰。前因爾扎薩克台吉等。不善經理游牧。以致畢齊罕扣等盜竊肆行。理應嚴加懲治。特派大臣查拏。分別首從辦理。又以盜賊起於飢寒。即發帑辦給貧人產業牲畜。並代還逋欠。爾等游牧。已覺寧靜。恐爾扎薩克台吉等習於玩愒。以為盜賊既除。不復為貧人籌畫生計。又或目前尚知約束。日久漸至懈弛。至爾四部落盟長副將軍等。統率所屬。尤當察其貧困之由。俾謀生有策。其或頑悍不悛者。嚴加約束。有犯必懲。務俾上下安全。共享昇平之福。是用再申訓諭。倘仍不加奮勉。致蹈覆轍。朕惟爾盟長副將軍。及各扎薩克台吉是問。○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昨蔣洲奏請來京陛見。朕已批准。但東省被水。現有緊要工程。亟須籌辦。若俟陛見後赴任。未免有稽時日。鶴年業已陞任廣督。暫在東省辦理。轉恐屬員不無觀望。且伊訥候蔣洲交代起程。蔣洲即來京。朕



亦不過面諭地方事務前已於鶴年摺內批示令其詳細告知蔣洲接辦可傳諭蔣洲不必來京即由山西速赴新任將一切應辦事宜向鶴年咨詢明晰妥協經理俟諸事就緒於年底再行來京可也○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七月初六日額布克特西卡報稱有兵二百餘從愛呼斯雅爾河前來臣等遣侍衛達禮善帶兵往探次日帶領哈薩克霍集伯爾根之子拜達里克喀喇巴喇特之弟瑪密等到營告稱聞阿布賚投順

大皇帝因遍行曉諭各游牧我父兄聞信即帶兵搜緝阿睦爾撒納先遣我等來見並擒巴雅爾屬人尼瑪為贄以求賞賜臣等言尼瑪係我兵勦滅餘賊無關緊要非阿睦爾撒納可比若擒獻阿逆自有重賞因遣人往迎霍集伯爾根等即率屬六十餘人至營告稱願為臣僕並云阿睦爾撒納若在我等游牧必行擒獻辭歸時復加諄諭伊等懇給印文為

投誠之據復於兩營間設卡令官兵將所餘什物及俘獲人口與哈薩克交易共得馬二百餘匹臣等伏覩霍集伯爾根喀喇巴喇特情詞恭順謹將給與印文緣由及伊等所屬頭目名單呈覽下部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覽兆惠等先後奏摺看其情形逆賊阿睦爾撒納即可就擒但不當因哈薩克投順遂爾倚恃顛頑阿逆奸狡性成或自哈薩克逃出遠離塔爾巴哈台潛伏僻地或料知入冬我必撤兵於察罕烏蘇等處藏匿此處宜分派兵丁輕騎來往嚴行搜緝其哈薩克頭目霍集伯爾根等著傳旨撫慰並各賞蟒緞二端大緞四端以示獎勵○丁卯祭先師孔子遣慎郡王允禧行禮○諭曰薩喇善著授為吉林將軍薩喇善未到之先著傅森前往署理將軍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稱紅毛番船一隻來浙貿易願照新定則例輸稅等語前因外番船隻陸續到



浙恐定海又成一市集之所。是以令該督撫等酌增稅額。俾牟利既微。不致紛紛輻湊。乃增稅之後。番商猶復樂從。蓋其所欲置辦之物。多係浙省所產。就近置買。較之粵東價減。且粵東牙儉狎習年久。把持留難。致番商不願前赴。亦係實情。今番舶既已來浙。自不必強之回棹。惟多增稅額。將來定海一關。即照粵關之例。用內府司員補授寧台道。督理關務。約計該商等所獲之利。在廣在浙。輕重適均。則赴浙赴粵。皆可惟其所適。此非楊廷璋所能辦理。該督楊應琚於粵關事例。素所熟悉。著傳諭楊應琚於抵閩後。料理一切就緒。即赴浙親往該關察勘情形。並酌定則例。詳悉定議。奏聞辦理。○戊辰祭

大社

大稷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已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

稱差往兆惠等軍營齎送事件之索倫哲森保等行至額貝諾爾。遇賊數十人搶掠。致將事件遺失。途過庫圖齊訥爾之厄魯特。告稱巴圖爾烏巴什近將巴爾達穆特鄂拓克搶掠我等於昨日。被伊游騎搶掠得脫。想爾等亦受其害。又詢問巴圖爾烏巴什及阿巴噶斯。哈丹游牧蹤跡。俱在博囉布爾噶蘇。阿勒坦特布什附近。俟三格兵回。即飭令進剿等語。巴圖爾烏巴什亟宜殄滅。從前成衮扎布

等奏稱搶掠集賽。逃往土爾扈特。朕即以為斷無是事。不過仍藏僻地。俟我撤兵復出耳。今兵尚未撤。即已肆行。成衮扎布容有不知。舒赫德豈未見及此。一意苟且因循。急圖歸計乎。著速整官兵。搜捕務獲。計此際兆惠富德等已擒阿睦爾撒納。即乘勝回兵。或尚待哈薩克信息。伊二人即留一守候。一帶兵到額貝諾爾。博囉布爾噶蘇等處。成衮扎布等於聞勒奇。阿勒坦特布什等處。兩路夾攻。自

必擒獲。或賊衆為兵威所迫。逃往阿勒坦額默勒。兆惠等酌議。傳諭哈薩克派兵堵截。將首賊擒獻。餘則聽其掠取。是否可行。著相機辦理。○賑卹甘肅柳溝。安西。沙州。三衛旱災飢民。○庚午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恒親王弘晔。恭代行禮。○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辛未。遣官祭

關帝廟。○遣官祭昭忠祠。○賜扈從王大臣蒙

古王公等食。至甲戌。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等奏。杜爾伯特汗車凌等。告稱伊等應領本年及來歲俸銀。可否俱在烏里雅蘇台支領。已覆以與例不符等語。所辦甚是。但車凌等。今年初移內地。著加恩准其於烏里雅蘇台支給。嗣後仍來京請領。著諭納木扎勒等。傳諭車凌知之。○諭額敏和卓曰。據爾奏稱。請於明年四月進兵。願從軍自効等語。朕已鑒悉。至進兵之期。三四月俱可。又

所奏兵數。雖亦計出萬全之意。但以我兵精銳。直抵回城。尚不須多為調集。爾受恩深重。奮勉可嘉。即授為領隊大臣。於爾所屬派兵一百名。在前鋒行走。俱照軍營兵丁一例賞給。此際宜加慎密。不可稍有漏洩。○欽差侍郎裘曰修。安徽巡撫高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豫省虞夏商永四邑之水。畢匯於宿。恃以宣洩者。惟睢河。查睢河因毛城鋪等處減洩之黃水。累年浸灌。積漸成淤。上年毛城鋪開放。至本年四月始開。黃水直流一載。是以徐溪口一帶。竟成平陸。此睢河上段之在宿者。全淤之故也。睢河既淤。則豫省諸水。及宿境山水。散流漫衍。遂於徐溪口南北。分為兩股。南一股。自張家溝至豬羊山。衝斷十五里堡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睢河之下段。入於五湖北一股。自牛家樓至高黃壩。於時村迤下。由三村歸睢河之下段。亦入五湖。此兩股均有河形。臣等擬就此

因勢利導分一為兩。開至符離集下。仍入睢河正身。視舊河之底岸淤平七十餘里。挑濬較易。其符離下至靈璧之霸王城等處。間段淤淺。應一律挑深。以暢去路。再霸王城下。即靈璧之五湖。今則連而為一。田沉水底。民多遷移。細勘形勢。其地最窪。即多開溝渠。無益。不若捐之於水。以為儲蓄之區。水沉田畝。查明請豁。至虹縣之板橋地方。名小河口。則睢河之入五湖者。至此復露河形。東南一路。趨

謝家溝。經古汴河。入洪澤湖。東北一路。由烏鴉嶺。經宿遷之歸仁閘。下安河。入洪澤湖。謝家溝。今雖深通。河頭河身。尚覺淺狹。應開寬。烏鴉嶺下。現有砂礪。應挑挖。其餘支河。宿州則彭家溝。澱河。柏山河。靈璧則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則荀家溝。岳家河等處。均須一律挑濬。以暢分流。虹縣又有潼河一道。受水極大。向由林子河。經歸仁閘。以東之涵洞。入安河。今林子河淤塞已久。亦宜舍舊圖新。從潘

家山南之徐家沖。開通以達董家溝。歸安河入洪澤。較為徑捷。此三州縣積水情形。臣等酌擬之辦法也。至烏鴉嶺董家溝。安河係虹縣。泗州宿遷桃源。泗州縣壤地相錯之境。皆須會同辦理。董家溝在宿遷境。現已全淤。安河則界連宿遷。桃。泗。三州縣。亦間段淤淺。金鎖鎮。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為入洪澤之咽喉。尤為緊要。皆須逐段開挖。必此處較上游深通。而後睢河一帶之水。順

流直達。施功次第。當由此起。現行文下江督。撫諸臣。確勘詳估。以便及時辦理。若夫睢河雖治。仍為每歲減洩黃水之路。必如何始免淤墊。此又在督河諸臣。通盤籌畫。期於久而無弊者也。得旨。有旨諭部。諭曰。袁曰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一摺。於該處水勢之來源去路。頗為明晰。所言歷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已具得其要領。前曾降旨。令在事諸臣。將勘明工程。

及時辦理。現奏宿靈虹等處疏濬各工。應興舉者。即時興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為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總之。侍郎裘曰修。夢麟。河臣白鍾山。嵇璜。張師載。并各該督撫。受命同事。祇如一人。原無分此疆彼界。所見既確。即應一力擔承。務期歲前竣事。始於河工有裨。而不誤明春耕種為要。至毛城鋪。為睢水上游。欲睢河之無淤墊。計惟有堅閉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即當於斷流之後。將黃水淤沙。盡力挑濬。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尺。明年即淤二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年挑濬深通。是為要務。河臣當永久奉行。其睢河下游。皆達於洪澤湖。而洪澤湖以清口為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即以此為成法。不待盛漲。一遇水勢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豫為

實錄卷五四四

十一

洩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患其多。情形迥異。此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一而論者也。向來河員習氣。欲保隄工。則以開毛城鋪為長策。至於下游之清口。則又墨守舊規。憚於拆卸草壩。以致出水不暢。啟閉兩失。河工日就敝壞。而沿河州縣。歲受其災。河臣能於此等肯綮處。恪遵所示機宜。以時蓄洩。當無後艱。所有現議應開支河。趕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濫之積患。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諸臣其共勉之。○壬申。

實錄卷五四四

三十一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

實錄卷五十四

十一

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行慶賀禮○癸酉

諭曰普福奏兩淮鹽場於七月初三等日偶被風

雨。埤場淹漬等語。淮海二屬各場連年被水。今秋

又復淹漬。雖現經照例借資撫卹。不致失所。但被

浸埤場。車戽需時。有妨煎曬。竈丁未免拮据。

著加恩將兩淮竈戶積年因災借欠口糧。籽

種等項未完銀兩。槩行豁免。以示軫恤。窮丁

至意○又諭據白鍾山奏稱。黃河疊次長發。

睢邳所屬緊要工程。俱保無虞。水勢挾沙疾

走。刷深實有二尺。暨洪澤湖滾壩。過水止八

寸。一切隄埝土石工程。俱各修護穩固等語。

今歲黃河各工。伏秋大汛。朕心深為厯念。今

據報。徐城黃河中泓。刷深二尺有餘。一切工

程。安穩鞏固。此實由

上天默佑。得慶安瀾。在事諸臣。能體朕殷懷。勤

於防護。均堪嘉予。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及河

工在事人員。俱著交部議敘。今春南巡。親歷

徐城。原派夢麟。高晉。張師載。在彼督辦。今已

實錄卷五十四

十一

有成效。著一併議敘。以示獎勵○又諭據碩

色奏稱。湖北碾運豫米。動撥穀五十萬二千

餘石。該省本年額徵運京漕米。止一十五萬

一千餘石。尚缺額常平穀。約二十萬石。請將

湖南本年運京漕糧。十五萬餘石。截留十萬

石。存貯北省。補還常平倉穀等語。今年運河

水大。南來糧艘。頗多阻滯。楚省過淮最後。抵

通既遲。回空更致延誤。湖南應運漕糧。竟可

停其運京。漕糧十五萬餘石。全數截留湖北。

除所請十萬石存貯該省。照數補還倉額。其五萬餘石。一併委員運赴豫省兌收。更於賑糶有益。該部即遵諭行。署江西巡撫阿思哈奏現碾米二十五萬石。分八起運往。目下各州縣正屆收漕。即飭令以二穀作米一石。按數徵收還倉。官民兩便。報聞。河南巡撫胡寶瑤奏兩省水路俱應由長江順流而下。至通州轉入洪澤湖。經泗州臨淮等處。甚為便捷。應咨明江楚。以二十五萬石。從臨淮抵亳州。

實錄卷五四四

十一

一路轉運。以二十五萬石。從臨淮正陽關抵周家口。一路轉運。臣委員兌收接運。盤費飯食及水腳鋪墊。司庫支給得旨。如所議行。咨各該處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兩路收服之厄魯特等甚多。伊等外雖投順。多係畏威乞降。其心未可全信。如姑息養奸。將來必致滋事。著傳諭將軍大臣等。看其情形。毫無可疑者。即移向額林哈畢爾噶等處。指給游牧。以備來歲屯田之用。如稍懷叵測。即移至

巴里坤。再令移入肅州。即行誅戮。朕從前本無如此辦理之心。實因伊等叛服無常。不得不除惡務盡也。將軍成衮扎布。兆惠等。將現在來降之厄魯特查明具奏。分別辦理。如應指給游牧。則不必送巴里坤。其送至巴里坤者。尤須慎密。如稍有漏洩。則聞風驚竄。地方益難寧謐。並傳諭阿里衮。黃廷桂等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臣等前派圖倫楚帶兵一百名。於和博克薩里等處進剿。據報

實錄卷五四四

十一

沿途勦殺賊衆。收取馬駝。探得哈薩克錫喇。在哲克得里克等處種地。於七月初十日。至和博克。捉生詢問。知哈薩克錫喇統衆三百前來。遂於阿爾噶凌圖相遇。我兵奮力攻擊。殺賊百餘。哈薩克錫喇敗走。以山險馬乏。未能追及。詢知哈薩克錫喇由戈壁逃往鄂什地方。隨派索倫侍衛三達保帶兵前往策應。又臣等前派愛隆阿帶兵五百名。自巴爾楚克至濟爾哈朗。接續臺站。搜勦賊衆。有庫圖

齊訥爾阿喇布占五十餘戶。善披領集賽五十餘戶。俱先自投降。隨親身投見。又於沙喇博和什嶺前。遇杜爾伯特納木奇游牧遣人乞降。旋又逃去。我兵追及。始行投見。俱解送軍營。臣等行文收取。伊等器械馬匹。據報善披領屬人。即行交出。惟納木奇屬人口出怨言。查納木奇受封貝勒職銜。伊子車凌烏巴什。為扎薩克台吉。從前搶掠臺站。隨從阿睦爾撒納。今雖勉強乞降。實不可信。除將納木

實錄卷五百四十四

十一

奇父子解京。其屬人六百餘。俱行勒殺。至庫圖齊訥爾善披領等。俱懷叵測。亦行文愛隆阿。令其續行辦理。報聞。諭軍機大臣等。圖倫楚途遇哈薩克錫喇。以寡敵眾。頗屬奮勉。兆惠現在派兵策應。亦合機宜。昨據唐喀祿等奏稱。前赴塔爾巴哈台。此時計已將到。伊等所帶兵丁八百名。皆係挑選精壯。兆惠等需用。即行調遣。追勒哈薩克錫喇。但恐狡賊知哈薩克已降。不敢往投。或到額林哈畢爾噶

等處。搶掠臺站。阻截糧運。逃入回部。亦未可定。已傳諭雅爾哈善。令派三格前往協同堵截。其臺站糧運。加意防護。不可稍有疎懈。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奏。稱准雅爾哈善移文。派三格帶兵。由額貝諾爾進勒巴圖爾烏巴什等。查軍營現兵一千有餘。現在辦理沙喇斯瑪呼斯克呼特等游牧。令滿福照看內移。並策應明瑞。俱屬緊要。今選兵四百名。交由屯旺布多爾濟搜勒額林哈

實錄卷五百四十五

十一

畢爾噶逸賊。其餘兵親自帶往策應。明瑞會合一處。於伊犁登努勒台等地方。搜勒賊眾等語。巴圖爾烏巴什等賊。業有蹤跡。伊等自應疾速追擒。乃遣由屯等帶兵辦理。瑪哈沁竟將巴圖爾烏巴什諉之雅爾哈善。意謂一經奏及。即責有所歸。顯係舒赫德驚怯取巧。直欲脫身事外耳。即如兆惠等。勒賊甚多。而伊等止擒一尼瑪。且係被北路驅迫。有何奮勉効力之處。又伊等於勒賊機宜。往往含糊。

覆奏而遇徹兵運糧等事。輒條分縷析。此皆舒赫德一意欲歸。草率從事。今伊等既由珠勒都斯追勦。務將巴圖爾烏巴什擒獲。朕看舒赫德此次効力與否。若迄無成功。惟伊等是問。

實錄卷五百四十四

上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鎮江府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乙亥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啟鑒幸木蘭。諭軍機大臣等薩喇勒當厄魯特變亂時觀望畏縮不能奮勇復仇。是以降旨拏問。但伊曾奏及巴雅爾尼瑪等雖降必叛其言頗驗。今巴雅爾等既已生擒。扎那噶爾布亦經獻馘。哈薩克阿布賚率屬歸誠。計阿睦爾撒納自可旦夕俘獲。著將此等情節傳諭薩喇勒施恩免罪。出獄將從前賞給瑪木特房屋令其居住。



卹山西汾陽縣水災飢民○是日駐蹕中關行宮○丙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倉場侍郎雙慶等奏各幫糧船於抵通起卸後例有應給簞夫羨餘銀兩今歲各幫船在天津交兌應否給發請旨遵行一摺殊屬非體此項銀兩每年既按例給發今歲幫船並未抵通其或應賞給或應賞半或不必賞給自有成例

該倉場即應定議請旨何得含糊奏請若例不應賞不將亦謂出自朕旨耶雙慶等著飭行此摺發還另行定議具奏○又諭據蔣炳奏稱湖南省各州縣應買穀約十萬石本年早中晚三禾豐稔買補甚易請仍照乾隆二十年以前原定章程總以現銀收買不得按田按糧先行發價致有滋擾等語該省秋成豐稔穀價平賤自當及時採買足額即於應補額穀之外酌量廣為購備數十萬石以裕

儲蓄尤屬多多益善但不得因官買數多轉

致市價騰踊有妨民食該撫宜察看情形隨

時隨地妥協辦理著將此傳諭蔣炳知之○

欽差侍郎夢麟奏荆山橋一帶水勢展寬今

已五十餘孔過水其情形惟湖口河尾二處

最要今茶城內華梁山三處支河約五十餘

丈不為不寬總緣河身奔流下注者皆係微

湖南半沙面所停之水其全湖迤北金魚一

帶之水皆為湖淤不能下注而現在湖口近

河處悉被水占無從用力擬俟水落後委員

於湖內逐步開挖得尺得寸以致宣洩愈暢

再荆山河現由王母山入運去路不多亦礙

宣洩查邳睢界口舊有彭家河一道原係荆

山河下游因河身淤塞故由王母山改挑臣

擬再將彭家河開濬深通使荆山河之水多

一去路似更宣洩得力臣與尹繼善面商現

歸淮徐水利案內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夢

麟奏微山湖積淤處所應行挑濬及彭家河

應再加開濬深通等語。所見俱中肯綮。微山湖迤北金鄉一帶之水。皆因湖身仰側。不能下注。荆山橋雖開放。寬展所洩者。不過微湖迤南之水。而於東省積水。終不能十分宣洩。自應設法挑濬。以期寬暢。舊聞黃河刷沙。有用鐵掃帚等物者。朕意黃河寬廣。此無濟實用。湖水原無撈濬之法。不知此等器具。用之有濟否。如可資其滾刷。或亦撈濬之一法。朕偶思及此。該督等酌量情形。惟期有裨實用。不必拘泥也。其荆山河入運去路。不多。睢邳界口。既有彭家河。可以開濬。目下即應速為動工。不必歸入淮。徐水利案內展轉坐視。以致稽延。時日至七月內。黃河中泓較前刷深。前已據尹繼善、白鍾山等奏。較上年刷深二尺。今夢麟又奏。刷深二尺四五寸。此所刷深尺寸。係河身新停之沙。抑係較數年來舊停之沙。更深二尺有餘。亦著再行查明詳悉具奏。以慰馳念。向來河員積習。總以開放毛城

鋪為保守隄工之上策。並不顧減洩既多。貽患滋大。不知毛城鋪若不開放。則河流疾走。刷沙自易。現在蔣家營等處未開。而河流刷深得力。是其明效矣。嗣後非萬不得已。斷不可輕言開放減洩。以致仍蹈前轍。再夢麟既經到徐。與尹繼善等面晤。何以未同列銜。總之一督四撫三總河。均有河工專責。而袁曰修、夢麟二人奉命往來商酌。並宜同心協力。數人如出一人。一面定議奏聞。即一面分段興工。揀委員弁派工派料。迅速興舉。以期早竣。方不負朕委任之意耳。可傳諭袁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張師載、嵇璜、鶴年、高晉、陳宏謀、胡寶琛知之。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夢麟奏開濬微山湖積淤一摺。已有旨諭矣。湖身既屬仰側。致金鄉一帶之水不能歸入荆山橋。自應於霜降水落之後。設法挑濬。以期暢流無滯。但向來未聞有治湖之法。即朕昨所諭及鐵

掃帚混江龍等器具亦或祇宜於黃河挾急溜之勢可以刷沙而於積年淤塞之河身未必有效現今微湖填淤既多若於水落時先就仰側處開濬河身仿洪澤清口之意逼令自為汕刷似屬善策其餘一應湖中淤積廣為開濬支河以引迤北之水一律歸入荆山河當可源源宣洩著傳諭夢麟等察勘情形酌量定議具奏辦理奏中所稱今年十一月內不能完工不但金鄉一帶乾涸無望并礙

明歲糧艘其言切中在事諸臣均當以此為程奮勉趨事積水災地庶有起色至夢麟所奏黃河中泓刷深二尺四五寸之語從前黃河停沙淤至五尺今春朕南巡時已刷去三尺七月中又據尹繼善白鍾山等奏刷深二尺是現在河身已復其舊今夢麟又奏刷深二尺四五寸此所刷深之數是否於河身復舊之後更加刷深二尺有餘若果如此則更善矣仍著查明詳悉奏來以慰廑念至下河

一帶今歲秋成俱稔朕心深為慰藉此皆由歸海歸江之路各得暢流可見果能實力籌辦自有裨益也尋奏鐵掃帚混江龍等器雖舊治河一法但湖水平緩積淤已成板沙此等器具恐難見功或於自湖入河相近口門沙鬆之處順流拖刷使水隨沙滾不致停淤似亦可使湖水暢達現調兵駕船試驗再行奏聞一面俟水落後就湖身仰側處間段抽挑引微湖迤北之水歸入荆山河暢為宣洩

至黃河中泓水勢本年七月內已刷深二尺嗣又刷深六寸至八寸共二尺八寸查今春正值桃汛水長後河底已刷去三尺今又刷深二尺八寸前後共五尺八寸不特新淤五尺悉去河身已復其舊并於復舊後加刷深八寸得旨覽奏稍慰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戊寅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是日駐蹕阿貴圖

大營。己卯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據明瑞咨報。七月初二日擒獲厄魯特等令其引路。至布昆哈瑪爾。問知綽和爾等渡庫克烏蘇。糾合昂吉岱杜爾伯特烏喇特等盤踞阿圭雅斯山中。伏密林以待。因派兵截其去路。賊見即逃尾追至業克特里克嶺。攻奪一寨。至第二寨石峯林立。冰雪堆積。馬乏不能奪取。臣等因賊踞險阻。明瑞等暫駐以息馬力。是以親往策應。相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稱。衆賊合兵守險。明瑞等力不能取。等語。將軍等自應前往策應。但賊衆烏合。皆伊等玩忽所致。若從前到伊犁時。能候賊出入。即行勦殺。亦不至會於一處矣。況伊等前奏昂吉岱係一微末台吉。今綽和爾烏喇特人等皆相附和。可謂無關緊要。耶明瑞等領隊前行。不能破賊。已屬選懦。若將軍叅贊親往。更難以力弱自解。且有帶去礮位。正可攻堅。伊等務宜盡勦羣賊。乘勝擒拏。巴圖爾

烏巴什。及搜勦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勉之勿怠。○是日駐蹕拜布哈昂阿大營。○庚辰上行圍。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據鶴年奏稱。疎防限滿。留於地方協緝之革職。知縣何志倬。現在患病。請如部議。高晉摺令回籍等語。閱之頗覺不當。因令詳查原案。乃知雍正六年定例。重犯越獄。州縣官限滿不獲者。革職仍留地方協緝。以懲疎玩。此實整飭吏治之道。法至善也。乾隆二年嵇曾筠尹會一先後奏停協緝之例。其時朕御極之初。於庶務情弊。實未周悉。遂依部議停止。今春高晉奏請仍復舊例。所奏甚是。朕令部議。該部自應准行。乃遽以乾隆二年業有成例。議駁得旨。允行。此朕日理萬幾。一時疎忽之誤。此本既下。不肖劣員。益得恃為護符。以致鶴年亦復援例為該革令奏。請不知監獄係地方有司專責。若

重犯脫逃迄無弋獲一經離任輒得晏然以去其何以儆玩縱而重職守耶若謂留於地方恐致滋事則是以廢員而重干法紀益當重治其罪豈可轉以此為開脫之路嗣後州縣官疎防限滿著仍照雍正六年定例革職留於該地方協緝其朦朧議駁高晉摺之該部堂官著交部嚴加議處鶴年並不權事理之輕重遽爾奏請亦屬不合著一併交部議處是日駐蹕呼魯蘇台昂阿大營○辛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曰兆惠富德等奏稱俄羅斯轉告叛賊阿睦爾撒納僅二人徒步至河津稱伊係阿睦爾撒納於是俄羅斯即遣一人前往迎接俱無蹤跡等語再四思維此事毫無影響即如俄羅斯所告之言看來伊等亦未見阿睦爾撒納則此事豈可信以為實昨奏到此摺朕即詳細降旨指示今思富德既已領兵前往著盡力搜查兆惠

亦著盡心緝訪仍嚴交哈薩克催促查拏但叛賊阿睦爾撒納性極詭詐伊斷無僅二人徒步前往之理此或伊仍稍有力量特遣二人徒步前往伊暗帶數人潛藏哈薩克俄羅斯交界之處或將俄羅斯拏獲探問俄羅斯之留伊與否或伊仍回哈薩克藏匿僻處其墜河殞命之語直屬荒唐再即如俄羅斯聞阿睦爾撒納投往亦必多遣數人豈有僅遣一人駕船往接之理依此言看來即可知其未確兆惠富德知此務極力搜查則叛賊阿睦爾撒納雖百出巧計亦斷不致令其免脫即阿睦爾撒納殞命屬實亦必儘力訪查務得實跡始可相信不可因此荒唐一語即信以為實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豈有如此了事之理此處諸人聞知尚屬不信況兆惠富德係承辦此事之人豈可遽信耶此又必阿睦爾撒納生計欺誑我等詭稱此言仍在哈薩克俄羅斯準噶爾之間隱匿或投入俄羅

斯令俄羅斯聲言伊溺死。暫留伊在彼。此等  
事容或有之。總而言之。兆惠富德等搜查逆  
賊阿睦爾撒納身死實據。尚非緊要。察訪阿  
睦爾撒納投入俄羅斯與否。並在各僻處搜  
查。乃為緊要。兆惠等當益加奮勉。斷不可輕  
信一面之詞。妄生懈惰。今若懈惰。日後倘阿  
睦爾撒納復經敗露。伊等不能承此罪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兆惠等奏。順德訥擒獲集  
賽之厄魯特等。供稱巴圖爾烏巴什。本年四  
月前往伊犁。及巴什罕沙爾罕等處居住。又  
巴爾達穆特之厄魯特來告云。巴圖爾烏巴  
什六月間收取我等游牧。往來於勒布西察  
罕烏蘇等處。聞大兵相近。向伊犁沙喇伯勒  
而去。又據圖倫楚報稱。沿途捉生詢問。哈薩  
克錫喇未曾逃往鄂什。由布勒哈齊向博羅  
塔拉前往伊犁。已行文唐喀祿令其速往接  
應等語。巴圖爾烏巴什等去向正與成衮扎  
布軍行相值。自可堵截擒勦。但伊等現往特

克斯明布拉克等處。接應明瑞等。必謂兵少  
力弱。不能兼辦。不知力弱之故。皆由伊等急  
於撤兵。今雅爾哈善等已派三格往勦巴圖  
爾烏巴什。而唐喀祿等亦接應圖倫楚。若兩  
隊會合。兵力自強。可傳諭成衮扎布等將綽  
和爾昂吉岱等辦理。後即前赴伊犁。與三格  
唐喀祿等協力擒勦。不得推諉。因循。仍蹈前  
轍。并傳諭雅爾哈善知之。○叛賊巴雅爾阿  
睦爾撒納之姪達什車凌俱於行在審明正  
法。是日駐蹕準烏拉岱大營。翼日如之。

壬午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署廣東巡撫周人驥疏報。乾隆二十一  
年分肇廉二府屬墾復額內遷移稅三十二  
頃有奇。廣惠肇廉羅嘉六府州屬開墾水田  
二十九頃有奇。廣潮二府屬沙坦二十二頃  
有奇。癸未。

上行圍。陞任山東巡撫鶴年奏德州四屯漫

口於十四日堵築完固地畝已漸涸出惟三屯決口水深溜急驟難合龍查德州之北哨馬營有滾水壩一計涵洞三十孔孔寬一丈原以洩運河異漲由鉤盤河入海現深通者僅五孔隨飭募夫挑挖自初十興工後運河水較前已落二尺餘即三屯水亦漸落然口門極深處尚二丈餘今隄身已築三十餘丈未能下埽者三丈餘臣札商漕臣楊錫紱飛調德州衛回空糧船二十隻於河內一字排列以禦水勢視其波回溜轉擇稍淺處晝夜趕築攔水月隄一道長九十餘丈於十九日工竣既絕來源其下游被淹地畝漸將涸出再查德州之南四女寺地方亦有滾水壩一金門寬八丈遇運河盛漲由減水河遞入老黃河歸海今淤久應逐段開濬估計興工諭軍機大臣等鶴年所奏堵築三屯決口及挑濬支河一摺內稱四女寺哨馬營二處皆運河歸海之路現已興工挑濬等語朕前以運

河異漲非洩之入海不能消滅是以降旨方觀承鶴年等令於徒駭馬頰等處相度歸海之路設法疏濬原非欲復九河故道總期於洩南運河之水使之入海今鶴年所奏四女寺哨馬營等處既為洩運尾閘此即朕諭中所及該撫等自當及時開濬以收疏導之益至此外或尚有可資宣洩者亦應留心查勘次第辦理總之多一入海之路即多一洩運之路不必拘泥也尋鶴年方觀承會奏臣等兩接廷寄會勘運河宣洩事宜查山東境內自德州至南旺七百餘里內有德州哨馬營四女寺減水壩各一隄外老黃河一道即古鉤盤河也博平縣馬頰河設有減水壩一減水閘二涵洞一聊城縣徒駭河設有減水壩一減水閘二至東阿縣屬之張秋鎮舊有五孔三孔橋各一兩橋之間乾隆十九年復建減水閘三今年盛漲時俱過水自三四尺至一丈五尺不等現在尚一尺至六尺不等合

計開壩各口門共寬八十六丈三尺皆以宣洩運河入海其馬頰河河身寬自二十丈至一百餘丈容水為多老黃河次之徒駭又次之此皆運河舊有途徑茲哨馬營壩口並壩下引河業奏明挑挖深通其四女寺壩外十二里有德州三十里鋪大橋橫亘高埂之上橋內深外淺而自嚴家莊至玉泉莊中間四十里並無河身應一律挑濬吳橋以下老黃河及馬頰徒駭二河均於乾隆十四年挑濬今淤墊頗多均應徹底疏通又馬頰河於海豐境內將近入海處所有羊沽橋支河一道現為居民築堰斷流應拆毀又各河所經橋座兩頭土壩甚長束水不能暢流並須拆改展寬添設木橋臣等已派明白河員每處二人挨查直至海口逐段測量水勢分晰開報俟水消覆勘分別工程難易或勸用民力或動帑興修會同河臣次第酌辦得旨覽奏俱悉○是日駐蹕都穆達烏拉岱大營○甲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遣官祭賢良祠○署廣東巡撫周人驥疏報乾隆二十二年分肇慶府屬墾復額內荒蕪稅二頃有奇廣潮肇嘉四府州屬額外荒蕪稅六十三頃有奇○是日駐蹕布爾噶蘇台大營○乙酉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現在由阿勒輝衮西喇至烏納哈特額口設臺站一十三處山谿險阻恐有瑪哈沁藏匿應派滿福帶兵三百名於烏納哈特等站來往巡查等語朕昨傳諭滿福往額林哈畢爾噶一路巡查著照成衮扎布等所指臺站往來搜緝務將藏匿瑪哈沁等盡行勦殺以清道路即遵諭速行○又諭曰兆惠等所奏逆賊阿睦爾撒納身死信息諒非真實計我遣往哈薩克之額爾克沙喇努三等此際已回至軍營自有確信如仍未擒獲阿逆天氣漸寒應先將哈薩克錫喇巴圖爾烏巴什鄂哲特



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辦理俾伊犁等處寧靜。則來年更易於集事。如此等賊衆業經辦理。或徹兵回濟爾哈朗。或額林哈畢爾噶過冬。著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等定議具奏。議定後。兆惠可遣人往告阿布賚云。我兵久駐爾界。恐爾屬人驚疑。是以大皇帝命我等徹兵。爾等若將阿逆擒獻。即速為奏聞。自有重賞。於歸途之便。正可剿除諸賊。現在成衮扎布等既帶兵前往。雅爾哈善又遣三格等追截。則以三路兵辦此數賊。斷無不獲之理。然必待獲賊。始可徹兵。不得因有此旨。遂亟圖休息也。○叅贊大臣雅爾哈善等奏。端濟布奎瑪岱等招服台吉達瓦等戶口。仍前追巴哈曼集等。七月十四日至克伯訥克圖嶺。捉生詢問。知巴哈曼集等在瑪納斯河源之小衛和勒晶居住。隨帶兵向追過前掠臺站之賊扎木布游牧。勦賊五十餘人。生擒扎木布又遣招降巴哈曼集屬人。有得木齊瑪勒占等。

率二百餘戶來降。據稱巴哈曼集帶百餘戶。越大衛和勒晶嶺。逃端濟布。留管新降戶口。派新降之瑪勒占等隨總管布喇勒圖往追查扎木布。曾擒巴罕庫蘇臺站。應即正法。其瑪勒占等十得木齊戶口。俟內移時。分別辦理。報聞。○是日駐蹕巴顏溝大營。丙戌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據御史周照奏。災地施賑。恐不肖有司。侵漁冒濫。請密派大員親往查勘。一招所指情弊。諒賑務中所實有。但必密派大員查勘。則於政體未協。無論所遣之員。一人耳目難周。轉恐各督撫等懼干處分。或致諱災不報。坐視其顛連而莫敢上聞。是本求祛弊。而反致屯膏。適足為貧黎害矣。然該御史既有此陳奏。應傳諭各督撫。於賑務尤當留心體察。董率有司實力查辦。倘或遺濫侵蝕。如該御史所指情弊。或經朕訪聞。或被人叅奏。不特州縣官從重治罪。其

各該督撫等亦必嚴加懲治。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查奏黃州府屬廣濟蠹書周錫璉等輪充糧庫總書加派私徵一案內稱乾隆二十年六月內縣民夏廷佐等在前任巡撫張若震任內控告批發黃州府查訊該府知府李玘審詳並非長徵分別擬以枷責。隨經張若震批結等語。此案現據該督等究訊私徵屬實。歷任知縣均有分肥情弊。李玘係該管知府。雖已於本案題參革職。但從前巡撫批發查審時。自當徹底根究。據實詳揭。乃以並非長徵朦朧詳覆。轉將控告民人枷責。而此後仍任該縣等加派私徵。是李玘既諱飾於前。復徇縱於後。其罪尤無可逭。著該督等審明情節。從重治罪。可將此傳諭碩色知之。是日駐蹕默爾根烏里雅蘇台大營。○丁亥。

上行圍。諭去歲擒勦叛賊阿睦爾撒納。進兵至哈薩克西路。以達勒當阿為將軍。北路以

哈達哈為將軍。伊等既抵哈薩克。未能擒獲阿睦爾撒納。而哈薩克之阿布賚復致免脫。理應從重治罪。朕意伊等未必有心誤事。不過為賊所愚。路遠遲誤之所致耳。是以降旨。將伊等微勞抵罪。免其處分。後經詢問。自軍營回之侍衛官員。則咸稱達勒當阿領兵追趕阿睦爾撒納。相距一二里。逆賊不及馱載。反遣人謂哈薩克即欲擒獻。阿睦爾撒納惟待其汗阿布賚至。即便送至。乃達勒當阿墮賊奸計。俟其擒獻。並未督兵追捕。且下令不許衆兵前進。直至逆賊捆載脫逃後。方遣兵追趕。哈達哈則路遇哈薩克。阿布賚既經後隊官兵呈報。並不勒兵追捕。至阿布賚逃去。始尾隨追趕一次。以塞其責。衆奏僉同。達勒當阿、哈達哈俱係擢用為將軍之人。似此怠玩債事。不可不治其罪。因將伊等公爵革去。降秩示譴。今訊問。拏獲逆賊阿睦爾撒納之姪達什車凌及宰桑烏巴什。供稱阿睦爾撒

納於去歲九月盡間。自敗走地方潛回。又據尼瑪供稱。去歲大兵追及阿睦爾撒納。我催促打仗。將軍等未允。等候阿布賚擒獻。是以阿睦爾撒納得以脫逃。彼時如儘力前進。即可擒獲。再阿布賚對面安營。亦並不奮勇打仗。一味遲延。直至阿布賚逃去。始行追趕。旋即撤兵。其急於撤兵一事。亦係將軍等商量辦理等語。供詞與自軍營回之侍衛官員所奏。俱屬脗合。觀此。則伊二人不惟不能用朕奮勇之官兵。反為逆賊等所輕視矣。達勒當阿。哈達哈。俱勲舊子孫。為朕股肱。受恩承襲公爵。且身為將軍。帶兵追剿逆賊。既遇賊首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賚。反墮賊術中。因循觀望。失誤事機。坐致逆賊免脫。實出於情理之外。且去年由哈薩克撤兵時。據達勒當阿。哈達哈奏稱。我兵所抵之伊什勒椿集。距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所至之地。速行亦需月餘。賊去既遠。時亦寒冷。是以九月初間。

自伊什勒椿集撤兵。行走五十餘日。至巴顏鄂拉迤南之哈薩拉克地方等語。今據拏獲之達什車凌。及宰桑烏巴什供稱。阿睦爾撒納聞大兵撤回。由伊逃竄所至之地。於九月盡間起身前來。經過伊什勒椿集。行走二十餘日。至巴顏鄂拉。又行走十五日。抵哈薩拉克迤東之額布根塔爾琿地方。共計行走五十日等語。使逆賊逃竄所至之地。距我兵所到伊什勒椿集地方。果如達勒當阿。哈達哈所奏。有月餘程途。則阿睦爾撒納由伊敗竄所至之地。過哈薩拉克。返至額布根塔爾琿地方。即盡力速行。亦必需兩三月餘。方可能到。且逆賊性極詭詐。亦斷不肯貿然而行。必已實知我兵撤回之信。方行起身。我軍由伊什勒椿集撤後。與阿睦爾撒納相距月餘程途。迨伊差人探聽得實。再由哈薩拉克。至額布根塔爾琿地方。又必需三四月之期矣。乃我兵則於九月初間。由伊什勒椿集撤回。行

走五十餘日始抵哈薩拉克。而逆賊阿睦爾撒納即自伊所逃竄相隔月餘之地九月盡間起身而來。既經哈薩拉克復至額布根塔爾琿亦祇行走五十餘日何以如此之速。豈能飛來耶。以此推之伊等所奏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所至之地與我兵所至之伊什勒椿集。謂有一月程途者。其被賊所欺愈覺顯然。今觀此事前後情節去歲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所至之地初不甚遠。當時伊等如果奮力前進必可就擒。何至踈脫費如許力乎。觀阿睦爾撒納今歲春間即到額林哈畢爾噶地方。此即達勒當阿哈達哈每事因循。惟圖速回之明證也。況今歲哈薩克阿布賚遇我兵三十餘名一戰即降。則去歲伊等稍肯奮勉直前逼之。想阿布賚亦必投誠。早將逆賊擒獻矣。觀哈薩克阿布賚今歲之投誠又去歲達勒當阿哈達哈不曾用力之明證也。再伊等兩路兵丁會合後理宜聯為一體。諸

事商辦而伊等竟於初見之次日即分營行走至第三日即議及徵兵。有是理乎。且伊等即能和衷盡力擒拏尚未卜能將逆賊擒獲與否。而乃各分彼此。豈能獲賊耶。且如逆賊阿睦爾撒納免脫後我兵追逐達勒當阿哈達哈俱係將軍若肯親行豈不勝於諸叅贊大臣乃伊二人並不前往止遣阿里衮一人領兵追逐不知用伊等為將軍所司何事達勒當阿哈達哈如此種種貽誤軍情若不將伊等治罪則國家之賞罰何在。而後此誰復出力報効耶。此於用人之道所關甚大法難寬宥。本當以軍法從事。但達勒當阿本一糊塗無能之人為賊所愚而哈達哈每圖安逸遇事因循不肯奮勉俱尚非出於有心。若果有心致賊逃竄朕必將伊等從重治罪以正典刑。然既誤用於前復姑容於後此即朕之咎也。伊等身為將軍且係勲舊子孫似此坐失機宜玷辱滿洲更何顏面覲列班聯。達勒

當阿哈達哈俱著革職發往熱河披甲効力行走○是日駐蹕鄂爾楚克哈達大營○戊子。

上行圍○以故雲南景東府土知府陶淳弟澄襲職○旌表逼嫁捐軀之湖北蘄州民岳國章妻陳氏○是日駐蹕珠爾罕烏里雅蘇和羅大營○已丑。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豫省今歲被災較重前經降旨將被災各州縣應徵漕項地丁銀米分別蠲緩其地本高阜未經被水者原應照數輸納不在應緩之例但念此等地畝雖無積水淹浸而與災地毗連收成自屬歉薄民力未免拮据著加恩將該省被水州縣內分出之未被災地畝本年應徵漕項及地丁銀兩一體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俾小民得以從容完納以示優卹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河東鹽政那俊奏

解州邨民聚衆盜挖硝池堰工一案內稱該州知州張鎮大有迴避之意且巡役僉供有一二百人現報拏獲任日用等二十一人供情亦與所訪迥別懇請欽差來州專審等語此案前據蔣洲摺奏云已札知塔永寧辦理今那俊奏請欽差專審自可不必但地方奸徒恃衆逞強不法不可不盡法懲究著將那俊原摺鈔寄塔永寧令其將此案情節據實研訊務得確情所有案內人犯逐一嚴行究治以儆刁風不可稍存瞻顧并傳諭那俊知之尋塔永寧奏臣於查勘後即飭河東道切實究訊茲據報稱實因村民所種硝池兩岸灘地被積水淹浸轉瞬布種冬麥之候任日用因與曹文山等商定糾約村民乘夜挖堰洩水意在以隣為壑不料水湧乘風致下游七郎卓刀二堰連決數口衝及鹽池禁牆實非有意欲衝壞鹽池等情是否確實容臣親提訊究嚴加定擬得旨偷挖放水下流自然

必致衝壞禁牆豈得云無意汝初到任若以此事取譽於民則大非擢用之意慎之戒之嚴辦據實奏來汝一生有福無福能承受恩澤與否皆在此舉觀汝初到任即有此市惠之念恐汝器小易盈甚悔用汝之錯也又諭據御史閻循琦奏撫卹事宜一摺頗為切中情弊但若將各款條悉明降諭旨其本屬不肖者未必因此而遽生畏憚而本無此弊者或轉因此啟其舞弊之端是本欲止奸而適以導奸矣已將該御史摺鈔寄各督撫令其留心體察不必明降諭旨著在京總理大學士傳諭該御史知之又諭據御史閻循琦奏撫賑事宜一摺其所稱折給銀兩奸吏家人或輕踐短發及貧民得銀易錢買米市儉牟利不免高擡錢價改用重賤並富戶囤積錢文不令流通等弊所指俱係切中此等弊竇惟該督撫等留心體察董率有方乃可杜絕朕本欲明降諭旨飭禁但恐轉啟奸吏

刁民種種不肖之心著將該御史摺鈔寄各督撫令其悉心體察實力釐剔務絕弊端庶俾災黎得沾實惠其勿視為具文也尋山東巡撫鶴年奏東省賑項已飭地方官槩易錢協同委員按戶親給並將應賑錢數先期大書實貼村莊仍令道府等官不時往來抽查又河南巡撫胡寶瑤奏亦易錢給發報聞是日駐蹕博羅莫林大營翼日如之是月安徽巡撫高晉奏安省各屬常平倉糧除陸續買補外尚存糶價未買穀二十五萬一千餘石應乘時買補查上年酌定徽州府屬山多田少所產不敷民食准赴隣境購買在案應照此例價腳併算每石以一兩二錢為率以節年存貯糶價牽算不足一兩二錢照例以近年平糶盈餘通融撥補得旨甚好河南巡撫胡寶瑤奏豫省往年春月糶借通省不下百萬石今歲被災六十一州縣所需更多除將截留漕糧及江楚米另派被災州縣

外所有本省倉粟。臣等籌其多寡。豫運災地接濟。目前內河小港通舟者。即乘時撥運。除被水州縣原有倉穀萬石以上者。無庸協撥外。共派動常漕三倉粟十萬石。稻穀四萬石。碾米分運。腳費照例給領。得旨。如所議行。

河南布政使劉慥奏。歸德府屬夏永商虞考五縣賬務。臣隨同欽差三泰等。暨撫臣胡寶瑒。公同監放。俱於八月十五日以前散畢。計五縣應賑大小貧民。共一百四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口。給過一月口糧銀二十三萬二千兩有奇。此後尚有常例應給撫卹之口糧。及分別加賑之月分。并酌借牛具籽種。現在悉心查辦。至汲淇滑四縣及陳許開歸彰衛懷汝等屬被災較重。當查明先給修費。口糧仍照例撫卹。現亦次第將竣。如被災尚輕者。向例加賑月分無多。若一概先給嚴冬轉虞拮据。當令地方官確查。將撫卹一月之銀移於冬初放給。隨後接續加賑。始不慮其空乏。

欽差大臣

三

十

報聞。欽差侍郎裘曰修。夢麟陞任山東巡撫。鶴年等奏查微山湖積水為患。濟金魚等村莊久淹。湖河通連。運河又復盛漲。全賴支河分疏。茲勘得嶧縣伊家河舊有水溝形跡。寬一二丈。深一二尺。不等。相度形勢。及入運處。所其河身段落。自韓莊迤西開起。至江南梁旺城入運。計程六十九里。一萬二千五百五十餘丈。河頭高於河尾一丈九尺四寸。河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其河尾入運之處。挑寬十丈。使湖水暢流。河頭建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寬十一丈。有餘。並酌建石橋。以通驛路。此實微山湖宣洩扼要之區。今速行挑濬。與荆山湖口三路爭流。直注八閘之外。積水自能消涸。現已定議。於九月初七日興工。得旨。如所議行。鶴年又奏挑濬伊家河。應用夫三萬餘名。必須派員分投督率。擬仿照墊道之法。責成就近之州縣衛分段承挑。共計二十七段。地勢高下段落。

欽差大臣

三

難易不一。或一段分委數員。或一員承挑數段。應用州縣二十員同知通判四員。少者一二里。多者不過三四里。夫役於各該處雇募立夫頭。分隊管束。該員等往來稽查。於地方公務仍可隨時辦理。其同知通判所開段落。令就近之蘭澤三縣雇夫交該員督辦。并飭臺莊沙溝二營將備分界巡防。勒限六十日竣工得旨。好。陝西巡撫明德奏由陝赴西路軍營有南路邊路之分。其邊路馬匹不敷。

實錄卷五四六

十一

於本年三月內奏准添設在案。南路驛站東自晉省接壤之潼關起西至甘省接壤之長武止。共十一站。相距自七十里至九十里不等。設馬自四十匹至九十二匹不等。站長馬少者尤難支應。查陝省自興平縣起至四川交界止。共二十一驛。相距道里俱不甚相懸。而設馬自三十七匹至五十八匹不等。似可酌量抽撥。應請將此二十一驛內除興平鳳翔寶雞河東草涼青橋大安黃壩寧羗九驛

稍遠者毋庸議外。其餘十二驛。畫一各存馬三十七匹。共抽馬八十八匹。又自省城赴邊路一帶。每驛設馬八九匹不等。獨三原現設十五匹。又四處僻路止各設二三匹至五匹不等。獨高陵富平大荔朝邑涇陽各七匹至十九匹不等。均屬冗多。請將三原縣畫一留馬九匹。高陵等五縣各五匹。共抽馬四十匹。統計共抽馬一百二十八匹。於咸寧長安二縣各添十六匹。乾永邠長四州縣各添二十

實錄卷五四六

十二

四匹。則各驛與醴泉一例。設足六十四匹。勞逸適均。得旨。好。如所議行。甘肅巡撫吳達善奏甘省安西提標各營兵每年應支本色糧向例按距肅遠近折價。自赴肅州買運本年安西等衛風災糧價甚昂。折價實屬不敷。請照乾隆九年雅爾圖奏准之例。將安西提標各協營本年冬季兵糧於附近各本衛倉每馬兵一名借給一月糧二石。步兵一石五斗。餘令通融買食。其動缺糧俟價平時飭各



衛按數買補用過價銀若干在各該營應領  
李餉內扣還歸款得旨如所議行

實錄卷之五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佳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鎮江府知府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九月庚寅朔

上行圍○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

兵丁等食○辛卯

上行圍○除江蘇宿遷縣駱馬湖水沈灘地八

十四頃有奇額賦○是日駐蹕庫庫英圖大

營○壬辰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

兆惠奏稱副都統愛隆阿等勦殺納木奇等

賊衆一千餘將在軍官兵分別功次具報等

語。此次官兵等進剿賊衆。頗屬奮勉。著加恩。將驍騎校拉瑪錫。授為三等侍衛。領催額勒濟圖。授為藍翎侍衛。厄魯特三等侍衛達爾漢。授為二等侍衛。賜號哈什巴圖魯。賞銀一百兩。其餘有功官兵。及陣亡得傷者。俱著查明報部。照例議敘。議卹。○又諭曰。兆惠奏稱。現在駐兵巴雅爾郭勒。候遣往哈薩克使臣回營。并富德處所探阿睦爾撒納確信。或分兵過博囉塔拉。與永貴會合。或前赴成衮扎布軍營等語。是兆惠之兵。尚需守候。不能即往。額林哈畢爾噶。恐咨行成衮扎布後。舒赫德即藉此不往伊犁。則進剿賊人。責當誰屬。著傳諭成衮扎布。舒赫德速領兵前抵伊犁。務將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昂吉岱。鄂哲特等。嚴行查拏。以期地方寧謐。毋得藉端推諉。即著作速回奏。○又諭曰。兆惠所奏。唐喀祿等。咨報選兵三百名。交瑚爾起。令其進剿。其餘兵。即行撤回等語。唐喀祿等。係特

派擒剿哈薩克錫喇之人。今到塔爾巴哈台等處。已得賊人信息。輒將兵撤回。殊屬乖謬。伊等即謂馬疲糧竭。或赴兆惠軍營。或雅爾哈善所駐濟爾哈朗軍營。俱可接濟。豈伊等自以為北路之兵。遂不相聯絡耶。唐喀祿著交部嚴加議處。車木楚克扎布。從寬免其交議。至唐喀祿等撤回。兆惠已經具奏。而伊尚未奏到者。是又必自分彼此。仍由北路具奏。以致遲滯耳。伊等既經徹兵。此旨亦不必速遞。著納木扎勒暫存。俟唐喀祿到日。交發。○又諭曰。哈薩克使臣等。由北路前來。將至行在。若照常由西路遣回。正屆我徹兵之期。沿途恐有疎失。著由烏里雅蘇台。過索勒畢烏拉克沁嶺。自額爾齊斯。塔爾巴哈台。送至古爾班察爾。回伊犁牧。派散秩大臣和碩齊侍衛富錫勒穆倫保等。帶索倫兵一百名。厄魯特兵一百名。沿途伴送使臣。搜剿瑪沁等。可傳諭成衮扎布等。文科布多。駐劄大臣。派

索倫兵豫備厄魯特兵著和碩齊先往揀派其馬駝牲隻及整裝銀兩俱照例賞給又諭昨詢問尼瑪現在藏匿之綽羅斯台吉等據供尚有昂吉岱薩木丕勒諾爾布特古斯孟克尼瑪諾顏哈什哈納喀達等五人著傳諭成衮扎布等進剿哈薩克錫喇等賊衆時將尼瑪所供五人留心查拏解京此外如有綽羅斯之人亦照此辦理○是日駐蹕薩勒巴爾哈達大營○癸巳

上行圍○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等帶兵接應明瑞派副都統由屯侍衛老格等分路剿殺瑪哈沁據由屯等報稱克呼特種地賊人聞我兵過巴罕納喇特嶺即逃向哈什八月初八日追至圖爾根河遇賊力戰剿殺收楞額博索庫勒等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營長伊靈阿索音達爾剿殺塔里雅圖

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侍衛老格報稱於濟爾哈朗河剿殺烏嚕特七戶四十餘人於博多美和囉剿殺克呼特一百五十餘人收其馬駝牛隻又遣取明瑞信息之侍衛海林泰於庫哲圖地方遇賊二十人殺賊三人奪馬四十匹臣等仍令海林泰帶兵一百名巡查烏納哈特嶺各臺站又明瑞等咨報行至特克斯因馬匹疲乏暫駐口糧已罄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侍衛濟塞布追獲綽和爾五十餘人收其牛羊詢問賊人所守阿奎雅斯營壘俱已棄去或往察罕烏蘇或往沙喇伯勒等語臣等即尋蹤前往堵截又准兆惠咨稱巴圖爾烏巴什已往沙喇伯勒等語沙喇伯勒距特克斯程期半月或阿巴噶斯哈丹賊人及綽和爾烏喇特昂吉岱等賊俱與巴圖爾烏巴什會合臣等竭力前往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所奏綽和爾等賊人與巴

圖爾烏巴什等在沙喇伯勒會合。必至滋生事端。自當奮勉剿殺。何得以官兵馬力為詞。伊等從前於克呼特。烏魯特等鄂拓克人衆。若早為殄滅。收其牲隻。因進剿巴圖爾烏巴什。計已奏功。乃惟務姑息安撫。以致賊衆會合。始覺辦理之難。其何所歸咎。且明瑞等雖經進剿。總未追及賊人。成衮扎布等。何以並無一語參奏。賞罰不明。誰肯用命。著伊等同奏。○是日。駐蹕布呼圖大營。翼日如之。○甲

午

上御行殿。哈薩克阿布賚使臣亨集噶爾烏穆爾泰。都楞阿蘭扎。阿布賚之弟阿布勒比斯。使臣塔納錫伯克奈齋表入覲。行禮。賜使臣等及扈從王大臣等宴。○諭今歲上下兩江。淮揚徐海鳳潁泗等各屬。秋禾被水成災。現經照例先行撫卹一月。口糧銀米兼賑。其折賑定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但念該處積歉之後。糧價未免稍昂。若照例折給。恐貧民不

確查具奏。○乙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等侍

上膳。閱馬戲。○諭軍機大臣等。張師載奏。東省湖口開。向因蓄水濟運。口門只寬二丈二尺。現在湖運通連一片。宣洩湖水。似不必於該開口較論寬狹等語。近年運河水漲。緣微山湖積水泛溢。亟應疏濬。是以該督議將湖口

閘開寬口門建築滾壩以資宣洩張師載此奏蓋恐閘口過水太多將來運河水勢微弱或於重運有礙此亦在東言東為運河平時蓄洩之計而該督原議則所謂急則治其標耳然伊所云湖運相連一片似不必於閘口較論寬窄於目下情形亦自有所見著傳諭袁曰修葺麟尹繼善等就微山湖上下一帶形勢通盤籌畫如伊家河荆山橋等工開濬後湖水已得暢流毫無阻滯則湖口一閘自可毋庸改作或必須開寬築壩始於疏消湖水有益則當仍照原議辦理先除湖水之積患徐圖濟運之長策於此事先後緩急之序庶為有合袁曰修等其悉心商酌權其利病之輕重要議奏聞總不必拘泥更不可復分彼此張師載摺并著鈔寄尋奏前臣尹繼善奏請於湖口添建滾壩時尚未知山東另開伊家河之議嗣臣等查勘伊家河應行開挑即於河頭建滾水石壩一業經會奏湖口閘

之滾壩自無庸再建第查微山湖底已成南高北窪湖口閘尤為湖水入運最捷處現在閘門祇一孔寬僅二丈二尺與其每年宣洩不及莫若於迤上再添數閘如水小當蓄則同時下板全開遇河水過大則相機啟板全開定為成規不但宣洩更暢而於蓄水濟運亦毫無妨礙總俟伊家河荆山橋等工完竣看湖水宣洩情形應否酌辦再與山東撫河諸臣會商妥協請旨遵行得旨所見是總以相機實力妥協辦理為要耳○又諭據唐喀祿等奏稱准兆惠調兵接應圖倫楚已派瑚爾起帶兵三百名前往惟是兵丁口糧不敷馬力疲乏路遠難於接濟不能忍飢步行今準噶爾全部已定阿睦爾撒納又溺水身死哈薩克錫喇必被西路大兵擒獲請遵前旨徹兵再臣等從前即應徹兵乃專意擒取阿睦爾撒納遠至塔爾巴哈台以致兵馬疲乏請交部治罪等語昨兆惠奏唐喀祿有一面

具奏。一面徹兵之報。朕已將唐喀祿交部議處。今覽伊奏。以勉強前行請罪。朕屢諭伊等追擒哈薩克錫喇。何嘗令其徹兵。即有豫籌徹兵之語。亦謂交辦事竣之後耳。豈現諭擒賊。而即令徹兵耶。唐喀祿若但歸咎於口糧馬力。將兵徹回。不過交部議處。乃竟以遵旨徹兵。飾詞取巧。視朕為何如主。僅予議處。不足示懲。著革去侍郎副都統職銜。降為藍翎侍衛。交納木扎勒差遣効力。車木楚克扎布。

仍著從寬免其交部。命哈薩克使臣亨集噶爾等隨從行圍。是日駐蹕安巴鳩和羅昂阿大營。丙申。

上行圍。以廣東右翼總兵福祿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予故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法寶祭一次。是日駐蹕坡賚昂阿大營。丁酉。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諭曰。車臣汗嘛呢巴達喇雖係盟長。但伊部落人衆內。比伊輩

長者多。伊年少不能管束。故盜竊之案。視別部較多。現今盜賊悉已辦清。必須妥協籌辦。別盟內。正副盟長外。又復放一協辦盟長辦事者。喀爾喀貝子達爾濟雅人。尚去得著授為協辦盟長。與副盟長巴雅爾什第協同車臣汗嘛呢巴達喇辦事。嚴行約束屬人。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戊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侍早膳。賜扈從蒙古王公

台吉兵丁及哈薩克使臣等食。諭察哈爾旗分游牧人等內。向例未經出痘者。概不進京。故雖有應補官職。亦扞格不得陞用。嗣後有此等應補放官職者。將職名繕寫綠頭牌於已出痘者引見時具奏。補放後俟朕木蘭行圍之便。補行帶領引見。又諭秋審官犯冊內擬斬之原任湖南布政使楊瀾一案。定擬緩決。甚屬紕謬。聞之不勝駭然。楊瀾身為藩司。乃侵肥剋扣。至三千餘兩。此其貪黷敗

檢本應立行正法以彰國憲監候已係朕格外之恩朕以為該撫審擬招冊及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讞時自當入於情實乃冊內妄以該犯限內完贓歸入緩決試思藩司大員狼籍至此猶得以限內完贓概從末減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憚幸而不經發覺竟可安然無恙即或一旦敗露亦不過於限內完贓仍得保其首領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廷臣

等於此等案件並不權事理之輕重竟爾恣意欺罔朦混照覆將視朕為何如主朕臨御二十二年所辦案件內外臣工所共見共聞尚敢如此竊弄威柄施黨庇伎倆朝臣亦可謂有權今日檢閱之下不勝手戰慄原擬之蔣炳著交部嚴加治罪三法司著交部從重嚴加議處其與審之九卿科道等俱著交部議處嗣後凡有新案官犯無論情實緩決概行粘簽聲明毋得遺漏朦混在京票擬之

大學士等依樣葫蘆並不夾簽聲明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諭軍機大臣等秋審官犯冊內叅革藩司楊灝原以侵扣穀價問擬斬候今該撫以限內完贓擬入緩決甚屬悖謬已將該撫交部嚴加議處九卿科道並未駁正亦已交部議處矣楊灝受朕特恩簡用藩司乃敢侵扣銀至三千餘兩之多負恩枉法罪無可貸監候已屬恩典豈得藉口完贓更從緩決蔣炳奉到此旨即率同藩臬二司將

楊灝親押即行正法倘洩露風聲俾先知覺或至自戕殞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蔣炳抵償著即行傳諭蔣炳知之仍令具摺由驛速奏○又諭今年秋審官犯內有原任布政使楊灝一案楊灝身為方面大吏婪盜數千金本係即應行正法之犯候秋審時斷無不入情實之理該撫蔣炳竟敢將該犯入於緩決此非尋常朦混瞻徇可比蔣炳已交部嚴加治罪著尹繼善普福前去將伊本籍家產查

抄具奏。如有隱匿寄頓。惟該督是問。看來蔣炳必慣作弊之人。字跡更宜嚴查。尹繼善帶此旨至普福處密告。即同前去。又諭曰。蔣炳將官犯楊灝一案。恣意欺罔。混入緩決。甚屬乖謬。著即革職。富勒渾補授湖南巡撫。馳驛赴任。到省之日。再將此旨當蔣炳面傳。即行拏解來京。任所字跡貲財。嚴行查封具奏。毋得稍有洩漏。又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琿齊額琳沁達瓦復叛。已行文將軍辦理等語。厄魯特奸狡性成。反覆無定。初降之時。辦理必須妥協。即如三格等進勦額琳沁達瓦。因端濟布告知業經招降。即行徹兵。原屬率易。著傳諭雅爾哈善。將端濟布等從前如何招服琿齊額琳沁達瓦之處。查明具奏。仍速催三格等將巴圖爾烏巴什、阿巴噶斯、哈丹游牧賊衆奮力擒勦。毋得玩忽從事。又諭據阿里衮等奏。沙喇斯瑪呼斯游牧雅爾哈善等奏。琿齊額琳沁達瓦游牧俱已降復叛。

看來此等賊人心懷叵測。招降斷不可恃。總以嚴行勦殺為要。但此等皆么麼小醜。用兵之道。莫要於殲厥渠魁。此時惟擒勒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等。當以全師制勝。不可分兵搜緝。俟渠魁既獲。再以餘力舉之。自難逃於天網矣。著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知之。又諭曰。阿里衮等奏。稱沙喇斯瑪呼斯游牧叛逃。已傳諭滿福令其作速帶兵擒勦。並諭將軍成衮扎布、兆惠等軍行所至。嚴行勦殺。勿以姑息養奸。著傳諭阿里衮。如有移至巴里坤賊衆。即遵前旨送往肅州辦理。再雅爾哈善奏。稱達瓦之弟鄂爾奇達遜已送往巴里坤等語。俟其到日。即著解送來京。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己亥。諭秋審官犯冊內該撫以及九卿科道。共存黨庇婪賊侵蝕之原任布政使楊灝。竟擬緩決。其情實屬可惡。已降旨分別治罪。議處矣。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是以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



之三此非古人以仁愛歸其君蓋法之所在所謂天討有罪罔敢縱弛誠有如是者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即如事關倫紀必曰釁起尊長卑幼並非有心抗拒一若其叔若兄適與其人挺刃相值巧其辭說為開脫生者之地轉以依律科罪為不免過當成何政體然此猶曰在愚民耳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寧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

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如楊灝身為藩司為閩省屬員表率乃侵扣穀價數千兩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內完贓欲貸其死夫限內完贓姑從末減在微員猶或可言豈有方岳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朕臨御二十二年試問在朝諸臣有敢竊弄威福能生死人者為誰今蔣炳辦理此案豈不知事理之不當如是其意以為朕於前歲去歲俱

經勾到今歲或當停勾所有緩決諸案未必寓目遂將楊灝擬入緩決迨至明歲則係已准緩決之犯便可倖邀寬典是其有意朦混欺罔徇私居心實不可問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冊內又有鄂寶審擬點革千總經應斗踢傷胡德泗身死一案該犯因途遇胡德泗蹲地喊

其讓路胡德泗未經趨避並無抗違該犯輒用腳踢傷殞命其逞強行兇即常人亦屬故殺千總雖微固偏裨也詎可以尋常鬪毆論而鄂寶乃以事出鹵莽情非逞忿入於緩決亦屬錯謬但鄂寶尚屬所見偶偏囿於姑息之積習非如蔣炳有心作弊可比鄂寶著交部察議其楊灝一案審轉之按察使夔舒有專辦刑名之責乃亦蒙混如此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為官相護之錮習朕必力革而後

已再楊灝革職審擬係去年九月之事去歲即已應入招冊且各省官犯為數無多嗣後應以該省行刑之日為斷官犯審題結案在行刑之日以前者著皆補疏題請或情實或緩決其情實予勾者即行刑之日已過亦著行刑其在行刑以後審結者乃入下年冊內新事該部仍粘簽聲明如此庶為有所差別所謂制官刑儆于有位持憲執紀其慎體毋怠諭軍機大臣等昨唐喀祿派瑚爾起帶

兵三百名接應圖倫楚進剿哈薩克錫喇若能與三格等會合更可協力剿賊但唐喀祿派往時即告以酌量馬力所不能便使兵丁步行追緝恐瑚爾起因有此言不復努力前追藉口糧盡馬乏帶兵即回亦未可定著傳諭兆惠如瑚爾起已與圖倫楚三格等相會即令其併隊行走如馬力疲乏通融辦給不得以北路所派兵丁稍分畛域不行接濟又諭曰兆惠奏稱遣往哈薩克之額爾克沙

喇等尚未回營哈薩克阿布賚初次所遣使人已往見成衮扎布俟歸途之便再遣使恭齋勅書賜物同往等語計哈薩克使人歸日額爾克沙喇等亦已到來自可得阿逆信息惟成衮扎布等進剿巴圖爾烏巴什等賊未必即能完結若遽撤兵回巴里坤過冬則來歲進兵又煩跋涉或酌於濟爾哈朗額林哈畢爾噶等處駐劄其安設臺站接濟口糧馬匹均須豫為籌畫著將軍大臣等定議具奏

至成衮扎布數年未曾來京請訓舒赫德雖面受訓旨而臨事懦弱不能協同辦理以致茫無頭緒著成衮扎布兆惠富德於撤兵後來京籌辦一切機宜博勒奔察年邁亦著同來其軍營事務交雅爾哈善總理再此次領隊大臣內三格額勒登額未有勞績而三格從前看守尼瑪竟致脫逃將軍參贊等即應記過俟其立功自贖以昭賞罰即如色布騰巴勒珠爾往擒吞圖布未獲又不窮追經朕

詢問成衮扎布等久未回奏。又明瑞從前進勦阿巴噶斯。哈丹游牧。此次色布騰巴勒珠爾進勦克呼特等賊衆。屢致脫逃。亦當議罪。而色布騰巴勒珠爾較明瑞為重。但伊等初履行間。將軍叅贊調遣乖方。亦不為無過。況領兵勦賊。將軍自當親行。即有應行調遣者。叅贊亦宜前往鄂實。即叅贊大臣也。伊於軍前事務。宜奮勉効力。至繕寫奏章。諒皆舒赫德與成衮扎布商辦。非鄂實所能。則伊所司

何事。著將此等情節。俱各登記。俟成衮扎布等到時察議。其功罪不相抵者。即行叅奏。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庚子。都統滿福奏臣於八月十三日。自吐魯番起程巡查臺站。侍衛羅布藏等報稱。於十九日阿勒輝嶺之西。有賊人百餘。搶掠臺站。侍衛寧古禮報稱。沙喇斯瑪呼斯游牧逃叛。又阿勒輝博多克臺站筆帖式富桑阿呈報。遞送奏匣公文之兵丁告稱。遇賊搶掠臺站。筆帖式五達色

綠旗兵三名。察哈爾兵二名。俱中鎗身死等語。即帶兵往查。問係沙喇斯等賊衆。臣即於二十六日。到阿勒輝臺站。查看賊人蹤跡。進南山谷口。與沙喇斯等所住察罕通相對。將所帶兵丁補足。臺站仍查各臺站有無失事。辦理接續。再行帶兵追勦。諭軍機大臣等。沙喇斯瑪呼斯等游牧已降。復叛搶掠臺站。滿福聞報。自應量留兵馬。交筆帖式等查看接續。一面帶兵速追。庶賊衆不至遠颺。乃欲俟

辦理臺站事竣。然後往追。則賊衆豈能坐待擒戮。著滿福即帶兵速往追勦。勿更怠忽。從事。再賊衆或詐稱往烏蘭和屯。仍回哈喇沙爾。亦未可定。哈喇沙爾與吐魯番相近。併傳諭額敏和卓遣人偵探。如賊衆到彼。即派兵同閭相師綠旗兵迅往掩襲。相機辦理。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陪臣馬宣哲等齎表謝冊封恩。併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具見惓忱知道了。其進貢方物。念中國加惠外藩。不欲

頻煩貢獻。但航海遠來。又不便令其攜帶回國。著將所進方物。留作下次正貢。○以戶部侍郎雅爾哈善為兵部尚書。○調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富景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正黃旗蒙古副都統保昌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圖倫楚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正白旗蒙古副都統三格為鑲藍旗漢軍副都統。以副都統銜順德訥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是日。駐蹕中闕行宮。○辛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郭一裕奏。恒文一案。已據劉統勳定長審擬。奏到。恒文令屬員買金。短發金價。及巡查營伍。縱容家人勒索門禮等款。俱屬確實。而郭一裕始則亦令屬員買金製鑪。迨見恒文短價。圖屬喧傳。恐事由伊始。因而先發制人。以自為掩覆之計。皆其實情。恒文身為大臣。不能正己率屬。乃以進獻為名。短價勒屬。私飽己橐。現據所查任

所貨財。至數萬餘兩。恒文非素封之家。其歷任封疆。不過二三年。養廉所入。除足敷一歲公用。及往來盤費外。即極為節嗇。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簠簋不飭。不待言矣。昨劉統勳面奏。乃尚謂恒文之敗檢。皆由於家人恣橫所致。其意似為恒文卸罪者。此則所見非是。恒文果以潔清律已。奴僕下人。其孰敢肆行無忌。至是恒文亦非昏憤無能之流。又何至為所朦蔽。全無覺察。况勒索門

禮。即係家人所為。而購金短價。受屬員餽送。豈亦家人教之耶。恒文深負朕恩情。罪重大。雖不至如楊瀾剋扣穀價。剝削脂膏。必當肆市者可比。而鄂善伏法之成例。具在此。而曲為寬宥。其何以飭官方。而肅吏治。普派侍衛三泰。扎拉豐阿。馳驛前往。於解送所至之處。即將此旨宣諭。賜令自盡。伊雖有老母。而孽由自作。國法所在。朕亦不能為之曲宥也。至郭一裕為人本屬庸鄙。前歲曾面奏。願捐養

廉義餘銀一萬朕彼時欲嚴加懲治姑面加訓責令其悔改詎意其到滇後復有購金製鑪之舉試問各省督撫誰有以金器充方貢者此仍其捐銀故習至其到任以後一惟以聲色貨利殖產營運為事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至如恒文之狼籍同一購金而發價並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職從寬發往軍臺効力以為大吏鄙瑣者戒外間無知之徒於兩人情罪未及深悉或不免妄生議論謂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五

郭一裕以漢人參劾滿洲終致兩敗俱傷此則無識之甚朕前旨舉

皇祖辦理張伯行噶禮之案家法昭然且郭一裕之人亦得與張伯行相提並論乎朕於此案亦惟協乎大公至正情罪輕重一歸允當而已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蔣炳審擬楊灝緩決一案背公黨私已降旨富勒渾將蔣炳拏解來京治罪矣朕向聞人言有謂陳宏謀素與楊灝不睦是以劾參治

罪果爾則蔣炳何以不明白代為申理昭雪顧欲藉限內完贓朦朧出脫耶是則人言即實蔣炳亦無所辭咎但外間既有此議論必當體訪確實著傳諭富勒渾問之蔣炳據實奏聞再秋審定案乃臬司衙門辦理之事然此等大案無不出督撫之意者楊灝緩決一案或係蔣炳先行授意抑或夔舒自行定擬蔣炳依樣葫蘆然在尋常犯案尚不可不行詳檢楊灝為藩司大員出入生死所關豈有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五

漫無斟酌之理亦著詢問蔣炳夔舒據實覆奏著一併傳諭富勒渾知之又諭據方觀承鶴年奏報張秋運河兩岸東高西下東岸所設之三空五空橋及減水各閘口門皆高運河一丈至一丈二尺水勢不能暢消請於東岸地名八里廟建滾水石壩一座高運河八尺過八尺以上即可減洩等語運河東岸地勢既高舊設之橋閘皆不足資宣洩自應另行酌建滾水壩以洩盛漲但該督等所奏

有應高八尺至一丈者尚覺太高運河有七尺之水於糧艘即可浮送所有酌建滾水壩應即高於運河七尺或慮運水僅高七尺遇有淤淺處所不免阻滯此則當於每年挑濬時實力撈挖務使一律深通不得有名無實再滾水壩既建運河自足減洩然壩以外河身若高則運河所減之水又不免倒漾旁溢為地方害該督等並當疏濬深通毋致下游受患將此傳諭知之○是日駐蹕避暑山莊

至甲辰皆如之○壬寅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翼日如之○賜扈從王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哈薩克使臣等食翼日如之○諭曰楊灝受命宣重寄恣意侵貪斷無令得倖免之理而蔣炳竟敢入於緩決者其亦有故因思向聞陳宏謀與楊灝本有夙嫌是以嚴叅周納審如是則陳宏謀挾嫌污蔑亂法入人死罪而楊灝無辜負

屈致淮重辟蔣炳身為巡撫即當明目張膽據實申理代為昭雪朕亦何難治陳宏謀欺罔之罪如此則蔣炳為能實心任事不媿股肱之寄朕所嘉予矣今蔣炳於此案並無一語為之致辨而但以限內完贓混入緩決之內希圖開脫是誠何心在蔣炳之巧於彌縫其意以已成之獄既不肯與陳宏謀顯相抵牾而楊灝已得陰為保全無知之流必且歸以長者之譽是非倒置孰甚於此朕臨御二十二年辦理之事孰敢逞其私臆威福自擅者秋審大典生殺所係必求情理之平在無知小民尚當反覆研究況督撫藩臬不但為闔省屬員之表率乃天下臣民耳目所屬而班聯相護之惡習牢不可破如此法紀安在楊灝與陳宏謀不睦一節情事即使屬實蔣炳亦無所辭咎蔣炳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湖南巡撫員缺著富勒渾補授至外間既有陳宏謀與楊灝素有嫌隙之論亦當根究確

實已降旨令詳悉確查不患不水落石出也。朕辦理庶務必洞悉委曲斷不肯顛預了事。將此諭令中外知之。調工部侍郎夢麟為戶部侍郎。以內閣學士阿桂為工部侍郎。仍在軍營辦事。調工部侍郎董邦達為吏部侍郎。以副都御史陳惠華為工部侍郎。通政使孫灝為副都御史。命兵部侍郎程景伊知武舉。以工部侍郎錢維城為武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盧明楷為副考官。命以叛賊尼瑪及其子衮楚克車凌俱於故將軍和起墓前凌遲正法。癸卯。

上御萬樹園賜扈從王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哈薩克使臣觀健銳兵立馬伎。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竇光鼎奏金華縣生員陳邦彥手批綱鑑輯畧一書內有本朝初年尚書明季偽號等語。此書既有逆蹟該生輒敢手加披閱實屬狂悖。自應嚴懲示儆。至此書傳刻已久其原輯之朱璘諒已物故所載序文

亦難辨真贋姑免其逐一根究。著傳諭該撫等祇將該生從重辦理。其坊市印板並民間所藏通行查出銷燬。所有刷印發賣等人俱不必查辦可也。甲辰。

上御萬樹園賜扈從王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哈薩克使臣等宴。授杜爾伯特台吉布圖庫班珠爾為二等台吉。布林為四等台吉。各賜衣一襲。賑卹山西介休縣水災飢民。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九月乙巳

上幸卷阿勝境賜扈從王大臣蒙古王公台吉

及哈薩克使臣等食○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啟鑾回京○是日駐蹕喀

喇河屯行宮○丙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曰阿里衮奏據鹽池地

方驛站把總報稱驛站馬八匹駝七匹被賊

竊去因阿里衮患病未汗遣總兵官卞達領

兵前往查拏等語鹽池地方離巴里坤甚近

彼處有何盜賊不過匪竊瑪哈沁之類乘間偷竊驛馬耳阿里衮既患病不能前往錫特庫豆斌德舒所司何事此三人內錫特庫理應首先前往乃遇此等瑪哈沁即怯懦若是實出情理之外豆斌乃管兵之提督且有綠旗兵丁更應前去至於德舒係滿洲臣僕年力壯盛遇此等事愈當爭先奮勉乃伊三人俱畏縮不前只令卞達前去是何意見若謂在巴里坤辦事亦不過阿里衮一人辦理耳

伊等又何嘗辦事耶況錫特庫曾任將軍遇此等事即怯懦不前更屬不堪錫特庫著革職披甲自備資斧留巴里坤當苦差豆斌德舒俱著交部嚴加議處○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丁未

上御行殿勾到秋審官犯及服制並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情實罪犯停決服制斬犯九人廣東斬犯一人餘九十人予勾○諭據楊錫紱奏運河情形一摺請修墊絳路整理聞



座民埵並挑濬淤淺各事宜俱係現在所應辦之事運河連年漫溢輓運維艱今年復遇異漲遂至阻滯非大加修築挑濬其何以濟且目前因積水過多惟是講求宣洩第宣洩太過設遇水少之年又不免流淺膠舟此豈可但為一時權宜而不籌及經久即如微山湖等處緯路既經淹浸日久則隄土必多卸入河身淤墊積高較舊河底相去不知其幾必當實力挑濬非僅照常按年大挑所可草

率告竣者又如前此方觀承等奏於臨清之八里廟建設石壩張師載奏湖口閘不必於閘門較量廣狹以及尹繼善等奏將沂水入運之盧口壩留寬口門三十丈各事宜皆當通盤籌算悉心查辦期於有利無弊且該漕督所奏祇就運河之在東省者而言其自臨清以下至江南境亦應一體經理但此事非張師載一人所能獨任著劉統勳馳驛前往山東江南一路相度會同河臣等辦理再每

年例派御史巡查漕務其在東省者現今將屆點派之期著派給事中海明令其隨往於濟寧臨清一帶督理挑濬運河事宜其各部司員內有實心任事可勝習練河務劉統勳素知其人者亦著酌量帶往委用○兵部以武會試中額請得旨這考試漢軍取中三名直隸取中十二名陝西取中九名廣東取中四名河南取中三名山東取中五名江南取中二名山西取中四名湖北取中二名湖南取中一

名四川取中二名廣西取中一名福建取中四名浙江取中三名江西取中二名雲南取中二名貴州取中一名○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戊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成衮扎布等奏中秋報稱解送之諾諾什渡河欲逃因以刀刺落水中等語曾經傳諭查奏昨詢問來京侍衛據稱臺站人等俱云中秋撒袋

馬匹俱為賊搶去逃走今中秋解到時仍執前說及詰以侍衛等所告遂俯首無辭諾諾什原非要犯若中秋據實供出或可從寬乃巧詞欺隱自難姑貸因將中秋正法著成衮扎布傳諭軍前侍衛官員人等知之戶部議准河東鹽政西寧奏請於乾隆二十二年餘引十二萬道外續增餘引十二萬道俾各商領運接濟民食從之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已酉諭前嵇璜奏本年張家瓦房朱家海二工溜處危險深獲放淤之益因批令將設法放淤之人查奏今據奏稱淮徐道王鴻勳與叅將邱若龍遊擊張吉會商放淤黃溜得保平穩等語王鴻勳邱若龍張吉俱著交部議叙○又諭江蘇淮徐海等屬連歲被災賑糶需米浩繁附近災地倉儲類多缺額現在開修河道即日興工夫匠雲集糧價或致昂貴不可不豫籌調劑漕糧上關京儲原不應多截但該處現有工作若專恃隣境採買

恐緩不濟急著將戊寅年應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分撥各屬以資冬春賑糶之用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廣東碣石鎮總兵楊啟忠前來京陛見看其人甚平常今據楊應琚奏稱該員平日於海防營伍原無籌畫調劑之處茲於回任時途中患病行走兩月有餘等語楊啟忠在任既無可紀之績年力復衰不勝總兵之任著休致回籍所遺員缺著書德補授○又諭據兆惠富德奏稱詢問自森博羅特遇見之人據伊供稱逆賊阿睦爾撒納帶領八人前赴俄羅斯被俄羅斯人拏獲送往察罕汗又有由哈薩克投來之厄魯特供亦相同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往投俄羅斯屬實請遣使索取等語前因伊等奏阿睦爾撒納落水淹死彼時朕即降旨以為阿睦爾撒納斷未淹斃必係俄羅斯之人將伊收留否則逃回仍往哈薩克決不出此兩途今看兆惠等所奏俄羅斯果將逆賊收留則又

何必猶在彼處尋覓蹤跡朕已另降諭旨令行文薩納特衙門索取矣兆惠等接到此旨可即令順德訥前赴俄羅斯之森圖拉地方向彼告稱哈薩克人報稱阿睦爾撒納帶領八人逃往俄羅斯等語可見爾等將阿睦爾撒納私匿屬實想爾等亦不敢專主必送往爾察罕汗處矣惟是從前爾等謂阿睦爾撒納落水身死之處我等已奏聞大皇帝大皇帝當即洞鑒已降旨索取阿睦爾撒納向薩納特衙門行文想爾察罕汗必念兩國素相和好遵照原定不匿逃犯之條將阿睦爾撒納送來我等從前謂爾俄羅斯亦係一大部落斷不相欺不意爾等乃如此行事若非大皇帝明鑒幾為爾等所欺矣我等今亦不在此守候欽遵大皇帝諭旨回兵順德訥將此曉諭後即將兵丁及卡座徹回至大營兆惠富德亦不必在現今駐兵處久留想此際額爾克沙喇努三等亦漸次到來即不然陸續

差往之人亦多不必在彼等候目今應拏者惟巴圖爾烏巴什哈薩克錫喇琿齊等數賊況巴圖爾烏巴什既有投往哈薩克之信兆惠等帶兵迎其來路成衮扎布等隨後尾追兩路夾攻則巴圖爾烏巴什必就擒獲計擒獲巴圖爾烏巴什之時亦已屆冬令可即由彼徹兵即或賊衆不能盡獲間有一二脫逃者亦俟來年再行辦理其徹兵或在濟爾哈朗或在額林哈畢爾噶過冬著將軍成衮扎布兆惠及富德即遵照朕從前所降諭旨來京商議明年辦理回子及伊犁等處餘剩賊衆等事方為妥便若此際俄羅斯已將阿睦爾撒納送來自無庸議否則明歲亦不必擒拏但將應辦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回子之事盡皆妥協料理後再作商議目今斷不必計及阿睦爾撒納將此一併寄知兆惠富德並令曉諭哈薩克阿布賚謂大皇帝旨諭看來逆賊阿睦爾撒納入俄羅斯屬實阿睦爾撒

納斷不安然靜處必懷爾等哈薩克將伊擒拏之恨欲行搶擾爾等亦未可定如爾等不及覺察忽來搶取必受其害是皆因爾等投誠為我臣僕故為爾等計慮周到曉諭爾等爾等須留心防備可將此諭旨乘伊來人即便令其轉諭阿布賚如無使人即繕寫一信寄往可也○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奏據三格報稱察哈爾總管巴寧阿等於博羅齊地方捉生詢問三十里有賊人十戶入山搜勦遇伏陣亡等語總管巴寧阿三等侍衛努呼德阿拉善二等台吉達瓦車琳奮勇勦賊歿於王事深可憫惻著交部照例議卹三格等聞信即帶兵接應勦賊百餘人尚與恒怯不前者有間但所報擒獲琿齊屬人供稱琿齊額琳沁達瓦往伊犁合阿巴噶斯哈丹游牧見河岸有二大營恐係大兵及哈薩克兵因逃回此地三格即遣人到彼查看皆厄魯特蹤跡移去已十餘日等語伊犁之營既

係厄魯特則琿齊等何以逃回三格聞信自應親身前往何以僅遣人查看甚屬踈懈著雅爾哈善傳諭三格等仍作速追勦琿齊等賊為巴寧阿等復讐○又諭曰雅爾哈善奏稱副都統愛隆阿在察罕烏蘇收取宰桑烏魯木游牧百餘戶情願內移等語著將烏魯木解送來京○又諭據定長奏雲南永北府土司高龍躍呈報黨洪勳楊琪等投遞妖書一案經該鎮及該府等親往檢查財物現俱加封併將高龍躍同伊子帶至署中看管等語高龍躍接書時若隱匿不報或別經發覺自應向伊根究今該土司一接妖書即親赴該鎮衙門呈首自屬舉發邪逆之人乃因其詞色張惶遂至伊家搜查此所辦非是且查出舊印係前明鑄給該土司不過未經繳銷紫金冠亦兒童衣飾常用不為禁物高龍躍應從省釋查封貨物概即給還至黨洪勳楊琪等既將妖書轉投土官其得書來歷自當

逐細根究。務得實情。從重究結。著將此傳諭愛必達知之。○以熱河道常亮為湖北布政使。○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將軍兆惠等駐劄伊犁。遣副都統阿敏道領索倫厄魯特兵收服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伊等詐稱畏厄魯特擾害。若肯撤回。即行投順。阿敏道遂撤回厄魯特兵。帶索倫兵一百前往。今據總管五十六等報稱。到沙喇斯游牧。聞布拉呢敦等謀叛。阿敏道及兵丁百人。俱為所害等語。阿敏道雖為叛賊等所愚。究屬捐軀殉難。深可憫惻。著同隨行官兵。俱照陣亡之例。交部議卹。○又諭曰。兆惠奏稱。逆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屬實。現在行文索取。前聞烏梁海果勒卓輝等。俱逃入俄羅斯。或被阿逆煽誘。致擾我歸順之烏梁海。亦未可定。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納木扎勒等。曉示察達克。加意防範。若有賊人聲息。如量力不能擒剿。即報知布延圖。或烏里

雅蘇台軍營。發兵協助。但宜密為豫備。不必稍涉張皇。致烏梁海等驚恐。○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辛亥。

上奉

皇太后迴蹕圓明園。○詣

安佑宮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欽差侍郎夢麟兩江總督尹繼善

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副總河嵇璜。江蘇巡

撫陳宏謀等會奏湖河各工。今已於九月中

旬。陸續估定。尅期興工。現在天氣晴和。不特

工作應手。而災地貧民。均得趁工度日。甚為

得濟。再臣等前奏。洪澤湖出口之裴家廠。張

福口等處。引河應疏濬。今細加測量。張福口

天然河。張家莊裴家廠三岔引河。共五道。俱

各深通。毋庸疏濬。再臣尹繼善現在奉差。臣

等督率各道。發帑開工。日內俱可辦定。臣夢

麟。即赴河南上江一帶。查看水利河道。臣白

鍾山。前往高寶一帶。勘估湖河工程。臣嵇璜

赴下河催辦歸江歸海各工并南關壩石工合併奏聞得旨甚好雖各分任仍當聯為一體○壬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夢麟等所奏豫省東南面入淮幹河請暫緩興挑俟一二年後酌看清口之宣洩若何五壩過水之多少再行估辦等因一摺此所見朕殊不以為然在諸臣之意恐淮水之來源過大洪湖一時不能容納未經暢出清口必先徑趨五壩而為淮揚下河之病諸臣只知在江言江自朕視之則江南河南均屬一體固不得各分畛域且河南一省積年多被水災而該撫並未奏聞今始查出賑卹江南之下河一帶本係連歲被災每年食賑之處且近年又幸豐收以兩省目今情形而論其先後緩急之間固當即以宣洩河南之積水為事况治水之道必籌下游之去路以達來水之奔流若恐貽患

下游而先事壅遏上流必致騰注潰決更為下游之患否則散漫旁溢而以鄰為壑矣現在五壩洩出清水所謂歸江歸海之道逐一疏通即使過水稍多亦當另為設法以達其去路豈可遽欲壅遏上流坐視河南全省之積困亦誰非朕之赤子乎即云東面已開幹河可洩歸德等屬之水而東南面之幹河不開中州仍不免受害而七道之水仍必分注入淮何如豫為下游籌宣導之路使節節深入通盈科後進且相時蓄洩操縱得宜自不至一時全集洪湖不能容納何至為以待來年之說乎可傳諭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等令其速為妥協會辦務期豫省明年不致復罹水患以副朕念切災黎之意亦不可因有此旨遂置洪湖之淤溢於不顧而不為通盤籌畫置身事外另摺批諭聯為一體四字所當善為體會並諭裘曰修胡寶瑤知之○癸

丑

上御洞明堂。勾到奉天、福建、陝西情實罪犯。停決福建斬犯二人。餘七十九人。予勾。諭甘肅茶商馬元亨。包攬侵欺虧缺茶觔一萬七千餘封。照例擬斬。現於秋審情實。予勾。但此案內之茶馬大使葉炯。王軻文。係專司茶封之員。乃聽囑受賄。虛出實收。以致該商任意侵虧。則馬元亨之罪。實葉炯等有以成之。僅照雜犯准徒。不足蔽辜。葉炯。王軻文。俱著發往軍臺効力。以示炯戒。甲寅。

上幸山高水長。賜王大臣及哈薩克使臣等宴。○諭今年山東濟寧各屬被水成災。所有應徵地丁銀兩。業已加恩分別蠲緩。而漕糧一項。定例仍須照常輸納。災黎口食。未免拮据。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將被災較重之濟寧魚臺、金鄉、館陶、武城。本年應徵漕糧。緩至戊寅年起。分作三年帶徵。被災次重之滕縣、嶧縣、鄒縣、曹縣、單縣、濮州、范縣、臨清、恩縣、夏津、荷澤、城武、冠縣、邱縣。汶上。本年應徵漕糧。緩

至戊寅年起。分作二年帶徵。其濟寧、魚臺、金鄉、滕縣、嶧縣。本年帶徵。乾隆二十一年漕糧。一併緩至戊寅年啟徵。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速行。○又諭前因東省濟寧等五州縣積水未消。曾經降旨。將積年民欠銀兩。及常平穀石。概予豁免。其屯軍地畝。被災情形。與民地相同。自宜一體撫卹。所有臨清、衛、坐落濟寧、魚臺、三州縣境內之屯戶人等。未完乾隆二十一年地丁徵耗等銀一千四百餘兩。及積年借欠倉穀四千九百餘石。麥本銀三百餘兩。俱著加恩一併蠲免。俾災地軍民均沾渥澤。該部遵諭速行。○又諭山東濟寧、魚臺、金鄉、滕縣、嶧縣等五州縣。連歲被災。其積年民欠地丁錢糧。常平倉穀。俱已加恩豁免。而隨正徵收之耗羨銀兩。係備地方公用。向例不在恩蠲之內。在被災貧黎生計維艱。既恐不能照數完納。且正項既已蠲除。復徵此畸零之耗羨。不肖胥吏藉端滋事。閭閻仍不免

追呼之擾著加恩將濟寧等五州縣積年未完耗銀一萬一百餘兩一併豁免以示體卹災民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端濟布奏稱在羅克倫孟克圖領收獲噶勒藏多爾濟宰桑羅布扎尼瑪得木齊敦多克等將造言惑衆之古隆格瑪木特正法其戶口什物牲畜交送巴里坤羅布扎等送出噶勒藏多爾濟之幼女派伊屬人照管送京等語端濟布此次所辦尚合機宜從前端濟布招降琿齊達瓦惟事姑息以致復叛朕已命兆惠等查明治罪今功過相抵著加恩寬免併傳諭兆惠等知之○乙卯

上奉

皇太后還宮○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昨據開泰奏稱川省收成豐稔已碾米十五萬石運交楚省以備災地

撥用今歲豫省現有江西湖北之米協濟災地已為有備著將川省運楚米石即由楚運交山東令該撫酌量分貯以資接濟自楚至東舟楫可通亦屬妥便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等奏稱桂陽州盤獲僧人廣傳帶有護僧榜文一紙俚鄙不經現飭屬確查根究等語此等榜文原係無知愚僧捏撰傳鈔若不查明銷燬恐將來展轉滋疑別生事端著交富勒渾飭令該屬將此捏造

榜文俱行查明銷燬毋得仍令存留可也○又諭曰車布登扎布奏稱去年喀爾喀盜竊生事之時塔爾拉克沁卡座二等侍衛卓勒和等被傷身死已拏獲為從之恩克等九人供出為首起意之托音喇嘛羅布藏阿喇布珠爾等四人現在嚴行查拏等語喇嘛等起意劫奪傷死侍衛罪不可逭著車布登扎布等務即擒獲正法併傳諭桑寨多爾濟派伊親信人員於庫倫等處密行查拏勿令逃脫



○又諭曰。沙喇斯宰桑三都克。在軍營頗為出力。今伊游牧內移。為得木齊都噶爾等所掠。殊屬可憫。著賞銀一百兩。成家扎布徹兵後。即隨帶來京。伊妻子若未被掠。亦著續送。此際三都克若顧戀游牧。心懷叵測。自當豫為體察。如照常行走。即加以撫慰。○丙辰。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福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湖北從前碾運倉穀接濟河南。經碩色奏明截留湖北漕米抵補外。俟湖南漕米經過武昌。再截留十萬石。以補常平倉穀。今該撫奏稱。湖南現有溢穀四十七萬餘石。可令湖北來南領運歸倉。而湖南漕米仍可全數起運北上。或於明春過淮時酌留徐屬等語。徐屬災地屢加賑卹。連歲俱經截留漕糧。米石自應充裕。而豫省頻年被災。今歲方加賑卹。現在該省自尚有需米之處。

著將湖北應截留湖南之漕米十萬石撥給豫省。以備接濟。其應如何轉運分貯之處。著富勒渾莊有恭、胡寶琛會商妥辦。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刑部定擬恒文家人趙二等勒索州縣銀兩一案。其署玉屏縣知縣候補通判趙沁等十五員。該署督定長。以均係抑勒。又復自首。應照例免議。為請。此甚非是。上司家人需索屬員例有明禁。該州縣等果能持正不污。則一面將需索之家人鎖拏。一面

據實稟聞。該上司聽其懲治。即或上司袒護家奴。地方正印官亦可直揭部科。據情實奏。如此大有風力之員。果非扶私誣捏。別有隱情。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將召見而擢用之矣。乃趙沁等始則被其勒索。甘心賄送。及至恒文敗露之後。經該署督行文飭查。始行報出。尚可謂之自首。得免吏議乎。或以此案掛議者至十數員之多。皆令去任。人材未免可惜。量加薄懲。以責後效。此出自朕格外之恩。非

可援例以請也。此官方所係，不容假借。趙沁等俱著交部察議。該署督定長并著飭行。餘依議。又諭前據兆惠、富德奏稱：俄羅斯頭目瑪玉爾告稱有步行二人，至伊七倫圖拉，自言我係阿睦爾撒納，速渡我過河。及差人迎渡，並未回來。順流尋找，止見渡口小船泊於河灣，並無阿睦爾撒納及迎渡之俄羅斯。必俱溺死水中。等語。朕彼時即不以為然。當經降旨兆惠謂溺死之語不可信。阿睦爾撒納奸詭狡詐，非俄羅斯為所蠱惑。背約私留，即阿睦爾撒納設為溺死之說，冀圖緩我追兵，以便潛竄。他往順德訥等輕信傳言，沿河打撈，此其粗率糊塗，斷乎不可。詳悉傳諭兆惠等矣。今據奏到，行至森博羅特卡座所遇諸人詳細詢問真跡，始據奏稱渡河溺死，事屬子虛。果不出朕之所料。然則順德訥等率領官兵在額爾齊斯河尋覓十餘日之久，如此舉動，豈不為俄羅斯所笑乎？準噶爾地方

既已平定，反覆背叛之諸厄魯特，或經擒捕正法，或因患病身死。惟逆賊阿睦爾撒納實為悖逆之渠魁，既不迅為弋獲，又未即伏冥誅，坐使其視息偷生，游魂遠竄，將來必不能久。甘窮困勢，必滋生事端。為患邊境，是逆賊一日不獲，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揆之事理，實有不能中止之勢也。但目今時屆寒冬，士馬亦宜休息。兆惠、富德及順德訥等俱已有旨令其暫回軍營，一面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令其將逆賊阿睦爾撒納即行送出。俄羅斯乃我朝與國，素稱和好。從前議定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即前年平定伊犁時，俄羅斯遁逃在彼者，俱經送還。若果逆賊在伊境內，遵諭縛獻，以全信義，則渠魁就獲，準噶爾一事便可從此奏功。設因阿睦爾撒納之搖尾乞憐，遂至受其愚弄，為之窩藏隱匿，又或別有他意，其應如何索取之處，另行相機籌辦。候旨遵行。朕非窮兵黷武，特以

事勢所迫不得不然在軍營諸臣心存怯懦未嘗不欲借渡河溺死一語遂圖草草收局而外省諸提鎮不識事機方且飛章奏賀朕既為之一笑且深歎任事之無人也。可將此通行曉諭知之。○丁巳諭牧令於民最親其賢否所繫最重前恐外省督撫各存意見登之薦剡者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實在循良之吏或致淹滯有十年不調之歎是以降旨令將歷俸十年以上者送部引見蓋恐實有才具可觀久屈下僚者冀得簡拔數人以供驅策且示鼓勵乃數年陸續引見各員多屬尋常供職之人求其才猷出色者甚少類皆庸庸者流適膺簡僻小邑得以藏拙故可姑容其至十年之久者幸耳即如今日之廣東陽江縣知縣李青廣西武緣縣知縣嵇坊其人殊無足觀較之督撫題陞薦舉之員相去甚遠可見數年來各督撫於保題陞調尚不敢逞其私意屈抑人材嗣後此等俸深人員如

本人情願引見仍照例送部其有不願者聽不必僕僕道路徒費往返然人材具雖限之於天而志由自立果能實心任事必有實惠及民所當奮勉向上為國家有用之員上司自有聞見若該督撫等因有此旨遂不秉公詳慎徇情濫舉或於闇茸衰庸之輩曲為隱庇以博寬大之名則大非委任封疆之意矣著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刑部議奏主事湛露家人楊申通喊控伊主因欲強姦伊妻董氏被董氏抓傷一案審訊湛露並無欲姦董氏之事特因楊申通夫妻意欲外出同謀將湛露之臉抓傷擬將楊申通並妻發往黑龍江一摺朕已降旨依議矣主僕名分攸關家主與僕婦通姦乃極無恥事旗人每以為戒今湛露之事部審皆虛故以無庸議定擬設令果有其事則旗人之顏面何存將此通諭八旗嗣後使令奴僕務思自顧名分加意教導不致混行生事若因湛露無事任

意而行則必致干法紀後悔何及。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招降之沙喇斯瑪呼斯等復叛搶掠臺站。雖經滿福阿里衮次第領兵接續。但二旬有餘未見軍營奏報。深為厯念。因思逆賊阿睦爾撒納已逃入俄羅斯。即哈薩克未有回音。俱無庸守候。惟厄魯特逋賊既同往伊犁而降人又復叛去。則成衮扎布等軍營兵力稍覺單弱。可虞兆惠等若領兵會合擒勦賊衆。軍威自振。即一時不能盡勦。酌定過冬處所。暫行徹回。駐劄於明年再行進勦。亦可著兆惠富德將現在情形作速奏聞。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 戊午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 諭曰京口將軍李繩武現在病故鎮江距江寧不過百餘里較之乍浦之與杭州其路更近乍浦既屬杭州將軍統轄京口應照

此例亦不必另設將軍歸於江寧將軍統轄為是其副都統二員專駐鎮江辦理旗務江寧將軍間月一次至京口查閱營伍考驗官兵所有照常辦理諸事副都統就近管理其應行會同將軍者仍會同查辦江寧副都統保雲著調補京口副都統所遺員缺即著五十七調補 諭軍機大臣等據陳鳴夏奏現在染患風濕手足疼痛難以行走請解任調理等語陳鳴夏偶受風濕不過步履稍艱尚非大病著在任調治以冀漸次痊愈且提督統轄全省一時亦難得其人著傳諭陳鳴夏不必遽請解任如奉到此旨時醫治尚不能愈再具摺奏聞可也併著傳諭李侍堯知之 又諭據定長叅奏撫標叅將魯文德侵虧公項守備樊瑛通同徇隱一案此項侵虧在郭一裕未經解任之前定長初接署篆即行題叅郭一裕何以並不叅奏夫以標弁侵蝕經手錢糧至一千三百餘兩之多庫貯無存

何至毫無覺察此非有心容隱即屬任意縱弛著傳諭愛必達將此案嚴審究追如該犯等無力完繳即著郭一裕令其照數加十倍完項以為玩帑徇私者戒已未諭發遣吉林人犯雖例應分吉林寧古塔三姓等處此三處皆係吉林將軍所管陸續發往至彼若拘定原指處所安插人數必不均匀罪犯聚集一處於地方亦多未便嗣後由部遣發人犯雖指明吉林寧古塔三姓地方該將軍大臣等惟查三處所有犯人多寡於人少處均勻遣往不必拘泥該部原指處所一年內將此三處遣發人犯共若干何處安插若干之處按數彙題著為例○是月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奏堰圩高寶臨湖甄石工程七月間被風暴衝擊業奏准修補惟是辦理工工以購料為要務蓋石質沉重採取裝運往往遲滯致要工不能速竣查石工原有選用舊石之例但承辦人員往往捏稱斷折破損希圖

暗中侵肥每以舊料抵筭新石易於弊混今當親查明確儘數選用再查乾隆十九年堰圩大工剩有石塊俱貯沿湖一帶兼之節年倒卸之石未經撈取今水落灘現其中儘有寬厚堪用者擬一併揀選湊用不但節帑且興修便捷得旨甚好具見留心署江西巡撫兼提督銜阿思哈奏江西省額設衛守備三員銜千總二十五員每歲輪半押運其不押運者直至八月漕船回空始派幫受兌其中約有半年閒住其自愛者原知學習騎射而苟且偷安者以南從押運回次羣聚徵逐未免技藝生疎查臣撫標現兼提督銜與南昌鎮同在省城擬將此不押運之衛備千十四員分撥臣標與鎮標隨營操演得旨應行者○閩浙總督楊應琚福州將軍新柱等奏福州駐防漢軍四旗甲兵恩准出旗為民併改補綠營糧缺臣新柱先經奏准如綠營原有兵房者每名賞搬移銀二兩無兵房者賞

賃屋銀六兩其窮苦閒散戶口每戶賞資本銀八兩在案其轉補省會之綠營各兵近在同城賞銀原足數用惟轉補提鎮各外標營者程途水陸遠近不同家口多寡不等水路雖係灘河尚有船隻陸路則并無車輛騾馬皆須雇夫擡運所賞搬移銀實屬不敷無力者往往身在外營家口留省似不得不變通籌辦臣等酌議除搬移賃屋銀仍照原議分別賞給外其轉補各外標營之甲兵家口尚在省城及將來應行轉補家口須帶往者懇恩准照該兵之家口多寡每名口每百里陸路酌賞路費銀三錢水路減半所需銀統於出旗漢軍截曠項下動支得旨允行河南巡撫胡寶琛奏豫省被災州縣蒙格外蠲賑頻施災民已有起色惟被水之初鄉民未知安心待賑多有提挈四出者當經通行出示俾速歸就賑并與布政使商議飭各州縣凡本省災民在境無依者即詢明資送回籍每

名每日給口糧錢十文老疾者暫行收養其資送留養錢知照本籍州縣彙入先賑加賑戶口數內於應得賑銀下撥還其籍隸他省者無可撥還亦不忍膜視均令一體查辦惟有籍隸本省之不成災州縣村莊者遞回則無賑可領而所至既非災地亦無從附賑該處普濟堂等亦各有原人定額不能附入臣等酌議除少壯聽傭工趁食外其老弱疾病者九十月天氣尚和仍照前分別辦理自十一月至正月青令地方官收養酌量煮賑其普濟堂養濟院尚有餘房即行棲止不敷者搭蓋蓆棚並擇公正里老任闢糧煮賑等事所需糧於各屬社穀項下開銷柴薪於鹽當充公項下開銷俟春和另行辦理各俾復業得旨好欽差侍郎裘曰修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陞任山東巡撫鶴年等奏山東之館陶臨清夏津武城恩縣德州等州縣衛運河兩岸民埝俱係民築民修既未夯硤堅實亦

不一律整齊本年漳衛驟漲直注東省漫缺甚多雖即時堵築今水落後殘損坍塌亟應增培高厚若仍責之民修不免虛應故事查館陶東古城民埵漫溢業蒙恩動帑修竣又查直省永定河隄工興修之始動用民力每夫一名酌給食米一升鹽菜錢五文今懇恩亦照此例每二人挑土一方共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加之夯礮工價每土一方約銀六分委該管河員地方官查察不得草率工竣

實錄卷五百四十七

三十一

後責成地方官仍照例每年督率民人實力修補得旨允行山西巡撫塔永寧奏河東池鹽歲供山陝河南三省民食近來連年缺產今歲春夏雨多池鹽倍歉僅產七百餘石尚不敷配補上年未銷額引本年應配鹽五千二十餘石雖已奉部議撥長蘆一千五百石其蘆鹽萬不能運濟者三省共有八十餘州縣鹽臣那俊兩經奏請買運蒙古鹽接濟均奉部駁臣業與那俊面商會摺奏懇在案

緣臣既稔悉三省八十餘州縣民食嗷嗷待哺非藉買運蒙古鹽無可接濟又輓運必由黃河轉瞬河凍難運不得不將地方急切情形據實奏明得旨如此則汝等一面辦理民間方不至食淡但無限則不可俟部議時有旨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瓜州回民所遺熟地二萬四百餘畝經臣奏明招佃承種官民分收隨令安西道就近於五衛地方陸續招佃六百八十餘戶每戶先後撥地

實錄卷五百四十七

三十一

三十畝借給籽種口糧牛具等項今春督令及時耕種嗣因夏間口外陡起熱風苗稼不無吹損現查收成多寡照例辦理此外尚有回民未種荒地一萬九千餘畝自應次第經理墾闢但屢招乏人蓋因地瘠土堅耕種匪易且俱在熟地下游去水甚遠必須其年雪厚春暖消化應時渠流充暢始能引水灌溉否則難免歉薄似應將此項荒地照開墾例招民認墾官止借給籽種口糧按年徵還至

所墾地先令於熟地接水處開起由近而遠  
試種一年後如水足有收即照民地升科查  
軍興以來多有傭工謀食在外者應先於此  
等民人內招墾尚有餘地再於內地設法招  
徃得旨諸凡甚妥 又秦陝省延榆一帶本  
年秋禾被災一切賑卹借糶需糧甚多查甘  
省寧夏倉儲有餘距延榆亦不遠擬於寧夏  
府屬各州縣撥米麥五萬石知會陝撫臣一  
有需用該道府即飛飭輓運接濟得旨甚好

實錄卷五百四十七

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八

監修總裁官理藩院議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內閣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鍾麟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紀銘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較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冬十月庚申朔享

實錄卷五百四十八

一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詣

皇太后宮問安。○頒乾隆二十三年時憲書。○

順天府行鄉飲酒禮。○辛酉諭曰。阿睦爾撒納渡河溺死之事。悉屬子虛。昨已有旨宣諭中外矣。在逆賊之由哈薩克敗逃。或竟投入俄羅斯。或又遠竄他處。議論紛然。此時原無實據。如果投入俄羅斯。則俄羅斯乃我朝與

實錄卷五十四

五

國從前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逆賊阿睦爾撒納。乃叛逆之渠魁。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何可置之不問。以情理論之。在俄羅斯素守舊約。自應即為縛獻。今理藩院行文向索。果能遵旨送出。固屬甚善。若文移往返。稍有稽遲。亦惟乘機酌理。物來順應。朕於此事。不設絲毫成見。非以阿睦爾撒納一犯。又欲用兵於俄羅斯。為窮兵黷武之舉也。但軍國重務。諸王大臣。皆為朕倚任之人。自宜咸

使與聞。如有所見。亦可據實直陳。以備採擇。

乃大學士史貽直。則有棄伊犁之說。此時叛賊未獲。與伊犁何涉。而陳世倌摺奏。所稱糧餉馬力將帥三語。亦不過紙上陳言。即以糧餉言之。乃緣營中所謂兵行糧隨之陋習耳。試問邇年來。兩路進剿。曾有轉運之勞乎。國家一切經費。賞賚賑卹之需。曾有以軍興而稍為減省者乎。是於朕辦理此事之始末。尚未領會。因令莊親王等十六人。公同酌議。乃

實錄卷五十五

五

其所議。亦俱未中肯綮。無一良謀定見。可以為朕分憂者。朕於準噶爾一事。初雖機有可乘。因慮任事無人。是以遲遲。不得已而後辦理。及伊犁既已平定。朕意原不過就其四部分封四汗。以示羈縻而已。前所撰太學碑文。及封四汗之詔。具在此。諸王大臣所共知。共見者。至阿睦爾撒納叛逃。及噶勒藏多爾濟等之乘亂復反。事出意外。因緣展轉。以至今日。揆之事機。實有不能中止之勢。而衛拉特

之衆誅勦者誅勦病亡者病亡即蠲而畀之一人且無可授之者此或者

上天將以全部衛拉特賜我國家耳即如副都統阿敏道領兵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地方竟為兩和卓木誘殺此豈有不行誅討之理而內外諸臣未必不以阿敏道之死既已加恩優卹何必因一人而用兵又滋勞費此言朕固知之殊不思諸臣設身處地如使己為阿敏道冥冥之中其能甘心乎且國家有何

實錄卷五十八

四

不足有何不得已而朕竟忍心於死事之臣而不為之復仇也昔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季布以為可斬此在漢時則然而非所論於我大清堂堂天朝乃甘以唾面自乾為自全之善策何為者哉集思廣益固期於事有濟若徒築舍道旁不若姑置之待朕之自為應機決策耳可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據桑寨多爾濟奏稱車臣汗嘛呢巴達喇部落與俄羅斯接壤各卡缺額兵丁請交理

藩院嚴飭照數補足等語喀爾喀等數年以來屢與戎行復被災侵生計較前拮据故朕特沛殊恩將四部落逋欠銀數萬兩官為代還一切差使官為辦理被災人衆賑給銀兩皆為伊等生計加恩即設立卡座亦專為該部落人等得安生業起見近因車臣汗部落辦事不妥朕特降旨將貝子達爾扎授為協辦盟長伊等宜體朕軫恤之意奮勉出力著將此交該院行文嚴飭該盟長嘛呢巴達喇等凡與俄羅斯接壤地方所設卡座照數補足務令整齊倘照前缺額不補惟該盟長等是問決不寬貸 壬戌

實錄卷五十八

五

上幸南苑行圍 諭前因陝甘二省滿漢官兵採買撥解馬匹及各標營摘缺買補借動公帑若依限扣還兵力未免拮据降旨該督應作何展限加恩之處查明具奏今據黃廷桂奏陝甘二省滿漢各標營借墊未還銀三十萬九千三百兩零其解送馬駝添補口食

盤費等項除季餉坐扣外尚未還銀六十萬八千三百兩零等語。此所奏借墊未完之三十五萬餘兩著加恩免扣以示優卹其坐扣未還之六十萬餘兩著酌量分別年限按期展扣以紓兵力。該督撫其善為經理務俾均霑渥澤以副朕加惠邊兵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介福著在尚書房行走富德梁錫璵周長發周玉章不必在尚書房行走嗣後阿哥應各專派師傅一員。介福觀保蔡新張泰開著為總師傅其應添人員即著觀保會同大學士傅恒尚書汪由敦在翰林內揀選帶領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續經查出巴東長樂等州縣俱有浮收情弊現在提犯嚴審等語察吏乃巡撫專責加派私徵病民為甚不可不極力懲治富勒渾已授湖南巡撫著將原摺鈔寄莊有恭令其嚴行查辦徹底清釐務期積弊悉除倘別經發覺仍前朦蔽恐莊有恭亦不能當此罪也。○

實錄卷一百四十八

六

又諭前據那俊奏稱河東池鹽歉收請買運口外蒙古鹽觔彼時因未悉池鹽缺產實在情形是以兩經部駁未准今觀塔永寧奏到鹽觔實在缺乏三省八十餘州縣民食攸關自應亟為籌畫若俟部議到日方行辦理恐不及事著即一面籌辦買運蒙古鹽觔接濟一面奏聞但須令衆商公辦並應定以限制或半年或數月之期并定觔兩各數方為妥協至從前那俊有請令范清注前往運買之奏斷不可行以衆商應辦之事乃欲專令范清注一人辦運是名為民間食淡起見而暗中實為范清注添取鹽窩情弊顯然使被人叅出那俊即應治罪矣可將此傳諭塔永寧並那俊知之。○是日駐蹕舊衙門行宮。癸亥。

實錄卷一百四十八

七

曰修等奏。臣與張師載由南旺至張秋鎮及運河南下。逐段相度。水勢稍退。然南陽至韓莊閘東西三百餘里。尚一望無涯。南北隄岨斷續。仍有數十里全無緯道者。轉瞬重運北上。誠慮趕辦不及。臣夢麟臣蔣洲先後俱到。悉心籌畫。西岸隄工。緯道經由之處。現已微露隄形。三千餘丈。應請先行趕辦。期於河水未凍之先竣事。其有隄根坍入水中。工人無從立腳者。必俟伊河開放。水勢大消。始可估

實錄卷五四八

本

辦。然數百里水面。猶恐宣洩不能立待。伏查南旺舊制。三分南行。七分北行。今大溜南趨。倍於往昔。臣張師載現於分水口兩岸接長南壩。收短北壩。切去灘嘴。俾順勢北行。臣等更擬於糧艘回空後。嚴閉南閘。盡啟北閘。暫使汶水全往北流。俟伊河放水。運河下段隄岸盡出。不能施工之處。可以次第興舉。至明春正月。中旬以後。接續動工。併日趲力。一切緯路。三月中旬竣事。重運遄行。不致遲誤。至

南陽以上。水勢已落。惟查隄岸殘缺。閘座坍損。涵洞淤塞者。分別增修。及時辦理。得旨。恐汝等分身不及。今又遣劉統勳前往。專司運河一切工程。此摺可與之同酌。妥為之。○甲子。

上御太和殿。受哈薩克使臣亨集噶爾等。琉球國使臣馬宣哲等朝。○諭。河東鹽池積年歉收。本年雨水過多。所收鹽觔。不敷配運。現在籌酌買運。以資接濟民食。但各商資本既經

實錄卷五四八

元

虧壓。而買運價腳。成本較重。所有乾隆二十二年應封額餘課項。著加恩分作三年帶徵。以紓商力。○賜哈薩克阿布賚等勅書。曰。哈薩克汗阿布賚阿布勒比斯爾等。遣使亨集噶爾塔納錫阿塔海烏穆爾泰都楞阿蘭扎拜克奈等。於熱河朝覲。朕加恩筵宴。擬從行在遣。回而亨集噶爾等。懇請來京。是以令其隨駕入都。重申宴賚。念阿布賚等。遠在外藩。若照內地扎薩克。授以爵秩。恐爾等有拘職

守仍依爾舊俗各安游牧庶無擾累若爾等遣使入覲朕不靳恩賞至爾來使奏稱塔爾巴哈台原係爾等舊游牧懇恩賞給等語此地新經平定尚屬荒閒朕本無所惜但爾等甫効歸誠未有功績若即行賜給於國家體制未合爾心亦必不安爾等果將逆賊阿睦爾撒納擒送前來自當加恩賞給爾使臣來時正值大兵絡繹前進是以由西路行走今當冬季撤兵之期恐長途防護稍疎賞賜爾

等物件致有遺失茲特派散秩大臣和碩齊

十

巴圖魯侍衛富錫勒穆倫保帶領索倫蒙古兵丁護送爾使由額爾齊斯塔爾巴哈台至古爾班察爾其賜爾阿布賚阿布勒比斯衣物若干使臣到日爾等祇受又賞來使七人衣物若干及使臣隨僕等市買物件共賞銀千兩俱諭爾等知之嗣後勉抒誠悃自必優加恩澤永享無窮之福特諭○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奏稱侍衛寧古禮等將克呼特人

衆送至巴里坤其總管根達什副總管莽蘇爾及男子九百餘婦女一千七百餘俱送至肅州照前次辦理已行文黃廷桂等語甚屬拘泥從前辦理厄魯特者因其畏威降服心懷叵測今克呼特等人衆與沙喇斯瑪呼斯等游牧同行並未逃叛尚屬可憫著速傳諭黃廷桂俟根達什莽蘇爾等到日曉諭云爾等降人多難憑信巴里坤大臣原欲照例辦理大皇帝憐爾等尚屬安靜恩旨送入內地

養育即將伊等妻孥親戚同送來京其餘人

十一

如全到肅州亦不可安插一處或分賞鄰省官兵如一省難容即分發數處亦可并諭阿里衮等知之○又諭據塔永寧奏蔣洲於山西布政使任內虧帑至二萬餘金陞任時勒派通省屬員彌補尚有不敷又於壽陽縣方山木植賣銀補項等語此事實出情理之外為之駭然塔永寧既有此奏不得不徹底清查審明虛實著劉統勲即傳旨將蔣洲革職

拏問帶往山西并摺內有名之楊文龍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任所字蹟貲財一併查明奏聞。已有旨令鶴年仍回山東辦理巡撫事務。此時印務交阿爾泰暫行署理。鶴年行程想尚不遠。計日即可抵東。運河一應工程已傳諭鶴年接辦。劉統勲於審明完結後再赴工次可也。○又諭據塔永寧奏蔣洲於布政使任內侵用帑金。陞任時勒派屬員彌補并賣移納山木植補項等語。殊駭聽聞。已將蔣

實錄卷五四八

十二

洲革職。拏赴山西質審。但查審此案。非劉統勲不可。其所辦東省運河各工。惟鶴年尚能熟悉。初陞任時有四不可去之奏。廣東總督印務現有李侍堯署理。鶴年仍回山東。以總督辦理巡撫事務。專理一應工程。運河即在境內。原可往來督理。不必專駐濟南省會。俟劉統勲審案完結赴工後。鶴年再赴廣東可也。○吏部議覆御史劉宗魏奏稱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由貢監生考職。歸雙月銓選。應酌

實錄卷五四八

十一

截年甄別等語。查貢監生即青年考職。迨按班輪選。已經四十餘年。大半年力衰邁。若僅照該御史所奏。尚於銓政無裨。請將自康熙五十一年以前考職人員。給以頂帶。不准選用。康熙五十一年以後。覈其選用之多寡遲速。州同州判主簿。各指名截取十員。縣丞吏目。各二十員。行文各督撫府尹。驗看甄別。年老龍鍾。即咨部停選。給以頂帶。年力精壯。並無事故者。造具實在年歲清冊。并取具該地方官印甘各結。送部照班揀選。倘有假冒頂替。年貌不符。該地方官混行出結。該督撫府尹驗看不實。察出一併議處從之。○命修撰秦大士編修李中簡盧文弨倪承寬鍾蘭枝在尚書房行走。○以山西布政使蘇崇阿河南布政使劉慥對調。○乙丑。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圓明園。○

上御洞明堂。勾到湖廣浙江江西安徽情實罪犯。停決湖廣絞犯一人。餘九十一人。予勾。

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現在領兵至伊犁河因奏報逾期未回查係臺站斷絕即於濟爾哈朗等處新設臺站並將節次奏報補遞等語閱伊等屢次奏到事件尚無端緒一意遷延即如明瑞色布騰巴勒珠爾雖應派令軍前効力但伊等初履行間豈能專倚勦賊奏內據明瑞等報稱追賊至伊犁河候副都統由屯兵到合力前進及由屯已到正在整理器械又因將軍處差人到來是以守候等語若果整理齊全應即速行追勦尚何守候之有又據愛隆阿報稱勦殺之厄魯特博和勒即殺宰桑吞圖布之人等語從前伊等奏稱博和勒往投巴圖爾烏巴什因其擅殺宰桑遂行殺戮等語與此次奏報不符又所奏捉生詢問察布察里嶺口有步行蹤跡等語其後來供吐若何未經奏明此數事俱屬既往亦無關緊要但伊等心神替亂辦理周章之處即此可見今特為指出著於便

軍機處奏

十四

軍機處奏

十五

中覆奏前曾諭進勦之時著鄂實同往何以止明瑞愛隆阿前去亦著明白回奏此次雖據稱勦殺賊衆數百人而渠魁總未弋獲宜觀後效以定功罪伊等接到此旨能即時進勦固善如不能即暫時徹兵過冬所有陣亡及帶傷人員著查明優卹其厄魯特都喇勒哈什哈察罕莽鼐索倫阿布坦察等見河岸步行數賊即渡河擒拏尚屬奮勉或應賞翎及賞給銀兩之處著將軍成衮扎布酌量辦理○又諭昨傳諭阿里衮安接臺站勦殺瑪哈沁等其諭成衮扎布之旨亦發與阿里衮轉交今覽成衮扎布等奏摺知巴顏阿璘等臺站尚未接續現在軍營事件俱由額林哈畢爾噶馳遞則滿福之兵諒難勦賊阿里衮接到此旨即帶兵前往與滿福會合共勦沙喇斯瑪呼斯等賊軍營奏報既由新設臺站馳遞則伊等發交軍營之旨亦於此路發往至沿途盜賊未除吐魯番辦運軍營口糧更

當加意照管。其巴里坤撥送羊隻。現辦徹兵。無庸多發。阿里衮如已起程。著豆斌遵照辦理。亦傳諭雅爾哈善等知之。○吏部議。湖南巡撫蔣炳黨庇楊灝。擬入緩決一案。朦混照覆各官。應分別降革得旨。王際華。木和林。趙宏恩。陳惠。華德成。顧汝修。俱著革職。從寬留任。鄂彌達。秦蕙田。勒爾森。俱從寬免其革任。著註冊。吉慶。范時綬。伍齡安。歸宣光。介福。金德瑛。李元亮。李清芳。程景伊。三和。錢維城。德通。姚成烈。朱嵇。俱著降二級留任。劉綸。明善。著銷去尋常。加二級。那翰。嚴源燾。豆柱。長福。程鍾彥。伊祿順。瑞泰。克初。永安。寶麟。薩寧阿。五十六。程廷棟。奇徹伯。周照。著銷去加二級。西寧。著銷去軍功。加一級。陳作梅。那善。李綬。耀成。著銷去加一級。紀錄四次。興柱。閻循琦。著銷去紀錄八次。俱免其降級。蘇昌。金相。佛倫。著銷去紀錄四次。蔣溥。彭樹葵。皂保。涂逢震。溫敏。陳浩。梁錫璵。張馨。陳科捷。陳大復。標

柱。袁芳松。楊方立。湯世昌。胡澤漢。扎進。泰法良。劉龍光。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一級留任。○命吏部右侍郎董邦達充經筵講官。○以吏科給事中果勒敏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編修張泰開為通政使。○以吏部右侍郎舒明為理藩院左侍郎。○丙寅策試天下中式武舉六十人於太和殿前。○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據額爾克沙喇。努三等報稱。七月初一日。入哈薩克游牧。遇頭目多羅特拜。報知阿布賚。於二十二日相見。阿布賚跪請。聖安。我向阿布賚云。爾等歸降。大皇帝深為嘉悅。如頭目人等。欲邀恩賜封號。即開列部落姓名。報知轉奏。阿布賚具言逆賊阿睦爾撒納被圍脫出之事。告以將軍大臣等。不獲阿逆。斷不徹兵。阿布賚請問將軍等來書。帶領官兵協同搜捕之故。答云。爾處久未擒送。故欲遣我兵相助。又恐驚爾游牧。



先行告知阿布賚約於後日會議至日阿布賚告以現在實無阿睦爾撒納其請賜封號約明日再議次日阿布賚遣人告病十餘日未相見因向伊屬人訪問有云阿布賚等與阿睦爾撒納約誓不便擒獻八月初九日往見阿布賚備述利害阿布賚指子弟為誓因問逆黨哈丹之宰桑烏勒木濟何以未見擒送阿布賚云聞在霍集伯爾根處即遣人往取自此十數日與阿布賚相見將鄂爾圖王

實錄卷五十八

五十八

斯烏拉王斯齊奇王斯三部落頭目開列名單阿布賚又云將軍大人等曾告言

大皇帝仁恩不改我等制度更為感戴因問及行期告以必獲阿睦爾撒納始可回報阿布賚又云聞阿睦爾撒納有逃入俄羅斯之信已遣人往探等語又據額爾克沙喇等續報阿布賚請於烏隴古地方將馬匹易換貨物告以道遠商販不便約於明年七月在額林哈畢爾噶烏魯木齊等處交易等語臣等伏

思阿睦爾撒納已逃入俄羅斯額爾克沙喇等不必久住哈薩克應請撤回至烏魯木齊現在酌議屯田與哈薩克貿易甚為有益臣兆惠擬於九月初十日起程向博囉塔拉布爾噶蘇台會合成衮扎布等值哈薩克遣使將烏勒木濟送到查係始終黨助阿逆要犯派員拏解送京十四日將哈薩克來使遣回即起程前往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奏稱伊等俟哈薩克來使起程即領兵前會成衮扎布

實錄卷五十八

五十九

等語想此時已合兵一處矣但時值冬寒未必即能進剿或遵朕前旨將兵撤回至哈薩克曾有拏送巴圖爾烏巴什之言但從前哈薩克尚為所敗且成衮扎布捉生詢問俱云綽和爾烏喇特昂吉岱等賊俱於八月初往投巴圖爾烏巴什賊勢頗眾仍須發兵進剿厄魯特情形青草未生自不移動應選兵一二千人於明春前往沿途剿賊收其牲畜於珠勒都斯牧放會合辦理回部之兵自然聲

勢雄壯。但巴圖爾烏巴什聞已逃往沙喇伯勒。伊等過冬地方未定。應計所駐之地。於三月十五日以前。可到沙喇伯勒。即將起程。日期行知黃廷桂。將馬匹豫為趲送。至各處兵丁。合計若干。剿巴圖爾烏巴什等賊。需用若干。平賊後。約於何處會合。辦理回部。官兵會合後。兵數頗多。有無餘兵。應令駐候更代。俱著早為酌議。不必候來京定奪。伊等定議具奏後。成衮扎布帶定邊將軍印來京。兆惠右

實錄卷五四八

二十

副將軍印。交雅爾哈善管理。羅布藏多爾濟。明瑞。色布騰巴勒珠。爾亦於將軍大臣後。作為一起前來。福齡安亦隨伊兄明瑞來京。旺布多爾濟。在軍前數載。應暫為休息。著於阿濟必濟路。回伊游牧。前諭富德帶兵接應兆惠。今既撤兵。亦無庸前往。與成衮扎布等同來。至額爾克沙喇。努三等。在哈薩克索取阿睦爾撒納。今阿逆已逃入俄羅斯。著富德行文。撤回額爾克沙喇。此次頗屬奮勉。亦歸伊

實錄卷五四八

三二

游牧休息。可傳諭富德知之。○又諭曰。兆惠等奏稱。烏魯木齊地方。可以耕種。又與吐魯番相近。若哈薩克往來交易。亦屬甚便。今陝甘馬匹。仍須多備。請於明年哈薩克馬匹到日。前往交易等語。著黃廷桂於綠旗兵內。多選善於耕種之人。發往烏魯木齊。明春即令試種地畝。量力授田。愈多愈善。即遵諭速行。仍將選派官兵人數。及督率員弁。指交地畝。陸續奏聞。具送至巴里坤。豫備交易之緞布。亦著即速起運。○又諭曰。車布登扎布等。據總管哈克圖報稱。招降阿勒坦諾爾。四得沁之烏梁海伊等。在準噶爾舊例。每戶納貂皮一。後經俄羅斯索取。並未給與。今情願歸附。輸納賦稅等語。甚可嘉憫。著車布登扎布查明。四得沁頭目。若俱係得木齊。則授為佐領。等官。其哈克圖加恩賞給孔雀翎。併酌量賞給緞疋。至察達克屬下烏梁海原未納賦。與新降之人。似屬不均。從前伊等每戶原納準

噶爾貂皮六。後經減二交。今著加恩止納二貂。俱交與莫尼扎布傳諭。併計其戶口若干。應納貂皮若干。呈報具奏。其察達克屬下。既俱納賦。則伊等亦應給俸。亦交莫尼扎布查辦。按其品級。照內地官員減半支給。從前辦理烏梁海事務。專委車布登扎布。令著車木楚克扎布。一同管理。前令伊回游牧休息。今既同察達克等。辦理烏梁海博和勒等事。自應奮勉前往効力。竣事之後。再回游牧。

軍錄卷五百四十八

三十三

又諭曰。車布登扎布。據莫尼扎布等報稱。烏梁海博和勒等。歸附尚屬游牧。據察達克等請派兵四百名。前往招服。應請派布延圖軍營索倫喀爾喀兵一百名。令車木楚克扎布帶領前往。所辦甚是。已傳諭車木楚克扎布矣。但朕因納木扎勒等所奏。曾令回游牧休息。想已起程。著車布登扎布。即將此旨速傳。車木楚克扎布。仍回軍營可也。○又諭曰。車布登扎布。奏達什達瓦屬人及扎哈沁等所

種麥石。惟大麥有收。僅供食用。未餘籽種。可傳諭塔永寧。照例辦給達什達瓦屬人籽種。

一百五十石。扎克沁等籽種一百石。噶勒丹達爾扎等籽種五十石。伊等所種地。畝氣寒霜早。俱用大麥為宜。速為運送。毋誤農時。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哈寧阿奏稱。准將軍兆惠來文。由奎屯前往濟爾哈朗。會同雅爾哈善等。自托多克品托里。至博囉塔拉。安設臺站。巡查等語。現在兆惠等所安臺站。俱已接

軍錄卷五百四十八

三十三

續。哈寧阿無庸前往。惟珠勒都斯路所設臺站。被賊沙喇斯瑪呼斯等搶掠。經滿福帶兵前往。迄今二十餘日。未據奏報。復令阿里衮帶兵接應。著哈寧阿即帶現兵。徑往珠勒都斯。會同滿福等。進剿沙喇斯瑪呼斯賊衆。仍候將軍等議定。官兵過冬之處。協助雅爾哈善辦事。在叅贊大臣上行走。此際滿福若業經剿滅賊衆。接續臺站。哈寧阿即前赴雅爾哈善軍營。至哈寧阿所奏。從前行至巴克庫

蘇臺曾派署章京濟德署守備楊天祿等搜捕相近臺站之瑪哈沁等。雖非剿滅大隊賊衆可比。亦應加恩著查明照搜剿瑪哈沁之坐臺筆帖式例一體送部議叙。○命副都統莽古賚馳驛前赴北路軍營。在叅贊大臣上行走。○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昨命將軍成衮扎布兆惠等來京籌議軍務。著車布登扎布亦馳驛來京將定邊左副將軍印務交納木扎勒署理。阿桂著往代納木扎勒。莽古賚著往代阿桂。阿桂不必候莽古賚即前赴科布多。納木扎勒與阿桂交代後即赴烏里雅蘇台。車布登扎布與納木扎勒交代後再行來京。○已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陳宏謀赴任時曾降旨令其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查勘。會同在工任事諸臣妥協迅速籌辦。至江省歸江歸海各工

皆其專轄之地。乃抵任以來並未將全局情形各工先後作何辦理。并現在已辦若干。未辦若干逐一詳悉奏聞。該撫所辦地方公務孰有大於此者。亦孰有急於此者。轉盼開春播種。朕為晨夕憂勞。刻不能置。該撫其善體之。勿以任事者衆遂自弛其仔肩之力也。○又諭據胡寶瑤奏江豫兩省情形。應開濬支幹各河工程皆不可停。亦不必停等語。從前尹繼善等奏到豫省東南面入淮幹河請暫緩興挑。當即降旨令通盤籌畫疏濬下游。亟以宣洩河南積水為事。今該撫胡寶瑤既已全局通籌。不至於江省有礙。則應行開濬之處自當作速興工使積水有歸。無誤春耕。現在江省應興各工業經奏明分辦。所有豫省辦理情形尚未奏聞。著傳諭胡寶瑤即將現在開濬支幹各河工段幹河幾道支河幾道袤長里數丈尺繪圖貼說詳晰註明。即速奏聞。一面鳩工集事。務期宣洩有資。田疇早為

潤出及時播種用慰朕懷該撫原摺已鈔寄尹繼善白鍾山等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江省河道工程前據該督等奏報俱已興工約於十一月內可以完竣等語該處連歲被災小民積困已久所有各工早竣一日閭閻即可早受一日之惠該督等亟應董率各屬迅速辦理務得如期告竣俾積水悉行消涸方可無誤春耕現在所辦各工約有幾成分數所分段落是否實力趕辦着詳晰查明隨時入奏此朕所宵旰廛念刻不能置者該督等宜仰體朕意上緊趕辦速行奏聞以慰朕念○又諭昨諭將軍大臣等來京應同來之大臣侍衛等俱經點出今思圖倫楚端濟布努三亦當同來可傳諭成衮扎布令其分隊來京○庚午諭州縣編查保甲本比閭什伍遺法地方官果實力奉行不時留心稽察凡民間戶口生計人類良莠平時舉可周知情游匪類自無所容外來奸宄更無從託跡於吏

治最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每視為迂濶常談率以具文從事各鄉設保長甲長類以市井無賴之徒充之平時並不實心查察雖督撫課最有力行保甲之條不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即如馬朝柱案內十餘犯懸緝數年迄無一人弋獲此保甲不實力奉行之明驗也嗣後務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視其如何設法編查及考覈責成之處著各督撫各就該地方情形詳悉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將軍成衮扎布等奏稱徹兵到濟爾哈朗會同兆惠於兩路兵內酌留二三千名整備口糧馬匹於正月下旬由伊犁前往沙喇伯勒進剿巴圖爾烏巴什等賊衆所辦尚是成衮扎布兆惠將軍營事務辦理具奏後即同富德舒赫德來京明瑞著停其前來雅爾哈善在濟爾哈朗駐劄總辦軍務永貴明瑞愛隆阿額爾登額協辦軍務於濟爾哈朗至巴里坤適中之地派兵一千著哈寧阿駐

劄。鄂實。三格。瑚爾起為副。其琿齊。沙喇斯瑪。呼斯。賊衆有散逸在附近地方者。即帶兵數百搜勦。琿齊若過戈壁。往沙喇伯勒。則不必遠勞我師。沙喇斯瑪。呼斯等。若往伊舊游牧。哈喇沙爾。自當與額敏和卓相遇。已諭阿里衮會同追勦。今尚未可懸定。哈寧阿帶兵去後。即著愛隆阿駐劄。俟哈寧阿回兵。再往濟爾哈朗軍營。所設臺站。著兩處副都統等。輪班巡查行走。其瑚爾起進勦琿齊陣亡帶傷官兵。著成衮扎布等查明報部分別優卹。議敘至駐兵所需口糧。著成衮扎布。兆惠等。籌議速為運送。即行具奏。大學士管理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查雍正年間。巴里坤駐劄大臣時。奎素。石人子。巴里坤至尖山一帶地畝。俱經開墾。尚有溝塍形迹。臣於上年冬月。奏請派撥綠旗官兵五百名。前往墾試。嗣因逆賊巴雅爾等叛逃。派調軍前。旋議撤回。臣復札知巴里坤大臣。派現存綠旗兵。將渠道先

行開濬。并踏勘各處水泉。可溉地畝若干。旋據覆稱。委總兵丑達。勘得尖山子起。至奎素一帶。百餘里內。從前地畝舊迹。俱存。係取用南山之水。共有正渠九道。自山口以外多滲入沙磧。必須木槽接引。方可暢流。其三道河以北。自鏡兒泉三墩起。至奎素止。亦有正渠三道。及支渠形迹。蕪久湮塞。現在工多人少。且工料必須撥運等語。臣查善後事宜。案內巴里坤駐劄滿兵三千名。綠旗屯田兵一千五百名。今駐防滿兵尚需時日。而開墾地畝似宜早計。請於甘肅三處先派種地官兵一千名。於來年正月前往濬泉。引渠需用工匠物料。田器牛隻等項。均由內地辦運。至二三月間。土膏萌動。即分佈各兵於可墾之地。翻犁試種。查巴里坤一帶。氣寒霜早。惟宜青稞。應令各兵於青稞外。如糜穀之類。少為試種。有收再增。其官兵整裝銀兩。照例給發。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奏。派兵一千名於來春

前往巴里坤等處屯田等語自應及時籌辦  
但此尚在近地其烏魯木齊等處亦須漸次  
屯種接濟兵食其如何相度水利測驗土脈  
及派兵前往一切口糧牛具籽種等項豫為  
料理之處著傳諭黃廷桂詳悉具奏 吏部  
議奏州縣疏防越獄降補革職之員奉旨仍  
留協緝請定為五年限滿以便實力緝訪限  
滿之後仍照例分別請旨得旨嗣後協緝五  
年不能弋獲之革職州縣著該督撫等查明  
請旨 辛未

上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騎射○諭軍機大臣  
等昨諭兩路將軍大臣等於十二月初十以  
內來京請訓俟來春進兵今思將軍成衮扎  
布宣力軍營將及一載自應稍為休息來年  
令伊在烏里雅蘇台辦理副將軍事務車布  
登扎布辦理諸事皆合機宜較從前大有進  
益來年進兵以兆惠為定邊將軍以車布登  
扎布為右副將軍著車布登扎布即馳驛來

京請訓喀爾喀王公內有能協同辦事之人  
伊即指定一二人具奏無庸派出兵丁但將  
親隨人役酌量足用仍加恩賞銀二千兩為  
整理行裝之用其行裝就近自烏里雅蘇臺  
由阿濟必濟先遣發往巴里坤伊與納木扎  
勒交代後作速來京 又諭明春派兵往沙  
喇伯勒剿賊巴圖爾烏巴什等酌用兵二千  
五百名人給馬三匹計需馬七千五百匹并  
辦給侍衛大臣官員等馬五百匹共用馬八  
千匹可傳諭黃廷桂即照數挑選派賢能員  
弁自肅州送至巴里坤沿途加意餽養約十  
一月可到自巴里坤至軍營已另派官兵解  
送著遵旨速行辦理○又諭此次出兵以來  
將及一年恐兵丁衣服器械未能整齊理應  
加意辦理著成衮扎布兆惠等查明應行補  
換者自己巴里坤運送即行籌議具奏○又諭  
曰黃廷桂所辦馬匹自肅州送至巴里坤即  
另委官兵解送著派出厄魯特散秩大臣巴

圖濟爾噶勒乾清門侍衛果木尼勒圖富紹  
自己里坤解送濟爾哈朗。巴圖濟爾噶勒賞  
銀一百兩。果木尼勒圖富紹各賞銀五十兩。  
即前赴巴里坤等候。仍派察哈爾索倫兵四  
百名。沿途防備嗎哈沁。其馬匹加意照料。如  
遇風雪。即便住宿。進兵之日。以巴圖濟爾噶  
勒為領隊大臣。果木尼勒圖富紹照從前圖  
倫楚例。帶兵行走。又諭來歲進勒沙喇伯  
勒賊衆。已諭黃廷桂派馬八千匹。送至巴里  
坤。其由巴里坤送至軍營。亦派出巴圖濟爾  
噶勒果木尼勒圖富紹等接管轉解。著傳諭  
豆斌。於成衮扎布等撤回之索倫蒙古兵內。  
選派四百名。交巴圖濟爾噶勒等帶領。將馬  
匹緩行趕送。到噶勒藏多爾濟游牧。加意牧  
放。俟將軍等議定駐兵之地。趕送交收。途次  
如遇風霜。稍為歇息。諒不至於疲乏。併傳諭  
成衮扎布兆惠黃廷桂知之。又諭現在酌  
議駐兵過冬。著傳諭成衮扎布兆惠雅爾哈

善等。軍營所有馬匹。若仍令各官兵自行餵  
養。恐多疎懈。甚至有偷宰等事。自應官為收  
查。按數特派官兵。擇水草佳處。加意牧放。俟  
進勒沙喇伯勒官兵回時。撥往辦理。回部自  
然臆壯適用。雅爾哈善既署理將軍事務。更  
當盡心辦理。將收數若干。及牧放處所。詳悉  
奏聞。○吏部議。革職雲貴總督恒文。勒索屬  
員案內。甘心賄送之署玉屏縣知縣趙沁等。  
應照例分別降調。得旨。趙沁等十四員。俱著  
降一級。從寬留任。劉岱著銷去加一級。抵降  
一級。免其降調。恒文案內。雲南被勒買金之  
永昌府知府佛德等四員。及被家人趙二勒  
索之臨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七員。俱經恒  
文敗露之後。始行報出。與趙沁等勒索情事  
相同。均不得謂之自首。劉統勲審擬免議。非  
是。乃刑部議覆趙沁等。則以應否免議請旨。  
而先議覆滇省之佛德等。遂以劉統勲審題  
聲明。照例免議。完結前後辦理不符。著刑部



堂官明白回奏。其佛德方桂各員。仍著交部。照察議趙沁等之例。察議具奏。○壬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技勇。

○

上御懋勤殿。勾到江蘇河南山東情實罪犯。停決江蘇絞犯二人。山東斬犯四人。餘七十四人。予勾。○諭。內外問刑衙門。辦理刑名案件。往往惟事姑息。一切情罪之應正法者。苟可

刑部人言

三

巧為開脫。輒文飾獄詞。擬入監候。緩決一入。緩決。則每年秋審。例得屢邀寬宥。該犯徒負一斬絞之名。轉得偷生視息。以罔罔為送老地。幸遇寬典。或且安然事外。坐使冤死者無償命之期。而刁惡莠民。益無所做畏。近來刑名案牘。日多一日。未必不由於此。即如一毆殺也。獄成定讞。必以為曲在死者。其有事關服制。以卑幼而傷及尊長。不曰救親情急。即曰尊長起釁。凡若此類。招冊中不可枚舉。總

以輾轉迴護。曲為之貸。殊不思人命關天。必期生死兩無所憾。若徒為生者力為保全。則死者不且重被冤抑乎。將謂生者之命可惜。則死者獨非命乎。在督撫州縣等以為如此。辦理可使該犯留一綫之生。而部臣定擬。亦以已成之案。樂於從寬。完結。不知事關刑獄。務期情罪允當。有意從寬。與有意從嚴。其為刑罰不中一也。如今日山東省秋審情實冊內。丁士賢。丁士麟二犯。不能查察伊弟丁文彬。造作逆書。及劉海。劉馬二犯。不能查察伊叔劉德照。造作逆詞。該部均照大逆緣坐律。擬以斬決。朕改為監候。此等關係國家體制。非殺人抵命可比。轉可為之原情。至人命所係。朕倍加留心。獄詞稍涉朦混。必推究實情。不稍寬貸。是諸臣雖欲曲為開釋。亦終不能也。且並有明知不能開釋。而故為一可上可下之語。以為吾救命之心盡矣。此何為耶。不可笑乎。昔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朕亦

實錄卷一百八

三

何樂而不以宥賞為恩。但諸臣舉無一執法之人。則朕轉不得不存廢法之懼。若果但為積陰德之舉。則每年不勾到。即勾到而於情實者皆不勾。斯朕之所存陰德。必較諸臣為大。而天下政理。其尚可問乎。夫馭民之道。不貴刑治而貴以德化。吾君臣不能以德化民。是可愧也。然德所不能化。非刑其何以治之。若徒博寬厚之美名。因循姑息。致奸匪毫無懲儆。獄日益繁多。豈所論於刑期無刑之道哉。將此通行傳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

平定縣志卷之八

三六

又諭據富勒渾叅奏。蔣炳夔舒定擬楊灝緩決一案。前任藩司崔應階亦列銜會詳。請一併交部察議等語。此奏未免過當。刑名乃臬司專責。出入之際。咎無可辭。巡撫會同定案。實為一省統率。崔應階不過列銜會詳。執正力爭。非所論於崔應階也。朕辦理此等案件。一秉大公。有罪者固不容稍貸。而責以所難。則為有意苛求矣。其間輕重權衡。必須明晰。

昭示。斷不肯絲毫假借。崔應階不必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山東伊家河等處工程。關係緊要。鶴年奉到前旨。應在彼實力督辦。務期工歸實濟。迅速奏功。以除頻年積患。斷不可因暫時署篆。稍萌弛懈之念。俟劉統勳審案完結。尚需時日。一切應辦疏濬事宜。及各工程正宜上緊辦理。所有接到前旨。作何查辦之處。計程已應覆奏。何以尚未奏到。著傳旨詢問。○又諭昨命黃廷桂派撥馬匹送

平定縣志卷之八

三七

至巴里坤。現在阿里衮帶兵進剿。著吳達善即赴巴里坤。收管馬匹。料理轉解。事竣再回原任。併傳諭黃廷桂知之。○又諭明春前往沙喇伯勒。兵丁二千五百名。共派馬八千匹。已交黃廷桂等辦理。今思冬寒之候。解送維艱。酌籌人給馬二匹。合之大臣官員共五千五百匹。成衮扎布等於軍營馬匹內。挑選二千五百匹。加意牧養。以符人給三匹之數。而解送之馬。亦可暫存以備辦理回部之用。是

否可行。成衮扎布等酌議具奏。此時八千馬匹。仍照數豫備。計解送之日。伊等即咨行黃廷桂酌量派撥。○又諭。昨諭豆斌挑選兵丁四百名解馬八千匹。沿途照看。似覺不敷。今又酌減為五千五百匹。則已足用。著傳諭豆斌再派兵丁一百名。豫備若成衮扎布等議奏。仍須送馬八千匹。行文到日。豆斌即派兵五百名解送。○以廣東南韶道沈作朋為湖南按察使。○癸酉

實錄卷三十四八

三八

上御紫光閣。覆閱中式武舉騎射。甲戌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李國梁。桂璋。曹龍驤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施綬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安廷贊等五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諭曰。楊承曾將硃批摺奏事件。通信蔣炳。昨經軍機大臣叅奏。將該員革職。交部治罪。今據鄂彌達面奏。已將該員夾訊。此未免過當。該員在軍機處行走。乃以硃批事件。通信外省巡撫。自有應得之罪。但楊承曾

於問候書札中。敘入數事。尚非存心作弊。洩漏重情者可比。從前在軍機行走。而現任督撫者。似此信息往來。皆不能保其必無。幸未敗露。則不必深求。既經查出。亦不可不治罪耳。今該員業經自認不諱。何必更以三木從事。而刑部遽加以刑訊。其意蓋欲朕知其無所瞻徇。而於軍機處交出之人。加意從嚴。以博執法不阿之名。自占地步。其實所謂刑訊者。仍以掩人耳目。豈誠用刑實夾耶。果使情罪重大。自不容散。法示恩。若情節不過如此。則士大夫有罪。辦理亦自有體。從前曾有犯此者。成案具在。自可照例查辦。若稍存意見。畸輕畸重。均失其平。朕不取也。○又諭。據正藍旗蒙古都統等奏。稱佐領關得祿所出員缺。伊子舍里等。年幼不能管事。請暫停其承襲。俟伊等及歲時。再行帶領引見等語。承襲佐領世職官員。原不論年歲。祇宜於未及歲之時。委員署理而已。倘因年幼不准承襲。伊

實錄卷三十四八

三九

等無俸何以謀生該旗奏請暫行停襲蓋因  
節省錢糧起見實為鄙陋即如每年王公大  
臣官員等所給俸餉多至數百萬尚且不惜  
一年幼官員需俸幾何并此節省有是理乎  
該都統等如此辦理不惟不曉朕意亦殊未  
體朕軫恤旗人之意著將此佐領令關得祿  
長子舍里承襲於當差之前照例委員署理  
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實錄卷五四九

甲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乙亥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西直隸情實罪犯停決直  
隸絞犯四人餘九十七人予勾○諭吏部侍  
郎舒明員缺著三泰補授范時綬身尚抱病  
不能勝戶部繁劇之任其戶部侍郎員缺著  
裘曰修調補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五福調  
補仍暫兼戶部侍郎事務不必兼管正黃旗  
漢軍副都統其員缺即著范時綬補授○諭

軍機大臣等。據塔永寧奏。蔣洲任內一切舞弊納賄之事。皆伊內幕吳姓。及管門家人黃姓馬姓等。從中經手。已密咨山東署撫。提犯解晉等語。吳姓諸人均係此案要犯。著傳諭鶴年。即速嚴拏委員解晉。交劉統勲歸案嚴審。務令委員嚴加防範。迅速解送。勿使該犯免脫。或畏罪自戕。可傳諭鶴年。並劉統勲知之。○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勲奏。面訊蔣洲據供。因修理衙門。多用銀兩。以致虧空等語。外間亦有為此說者。此言究未可信。修理藩署需費即多。何至二萬餘兩。其為藉端捏飾。不問可知。但明德與蔣洲共事經年。兩署僅一牆之隔。蔣洲如此侵虧。狼藉明德。豈毫無所知。何以並未奏及。正恐不無別故。即或竟諉為不知。而藩司侵帑至此。猶一無聞見。巡撫所司何事耶。著傳諭劉統勲。塔永寧一併詳細查察。明德何以為之庇護。抑或實係失於覺察之處。務得確情。據實陳奏。蔣洲

供內。又有挖穆齊圖欠三千兩之語。看來挖穆齊圖為人亦甚不妥。其在山西養廉頗優。何以去任起程時。又須蔣洲為之擔承。至三千金種種情節。俱當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結。再劉統勲現帶蔣洲前往山西。途次亦宜速行。不可久稽。時日更宜留心防範。勿令畏罪自戕。可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據阿里衮奏。稱將軍成衮扎布奏摺行文事件。現俱馳遞。無滯。伊遵旨停止帶兵前往。其諭交將軍成衮扎布之旨。由濟爾哈朗路馳送等語。將軍成衮扎布原係由珠勒都斯一路進兵。昨被搶之阿勒輝臺站。即係珠勒都斯一路所設。而現在遞到事件。乃由濟爾哈朗一路。與珠勒都斯何涉。此路臺站。經滿福帶兵前往安接。至今未有信息。今事件雖由濟爾哈朗路遞到。其珠勒都斯臺站。曾否徹回。滿福現在何處。應如何探聽策應之處。更屬緊要。前因阿勒輝臺站被搶。將軍成衮

扎布等奏報未通阿里衮竟置之不問經朕屢降諭旨令伊帶兵速往接應豈可因濟爾哈朗一路遞到事件而謂珠勒都斯臺站亦遂通耶且前旨所謂臺站若通即不必前往亦專指珠勒都斯路之阿勒輝臺站而言非謂濟爾哈朗路遞到事件也阿里衮辦事若此朕實不知為何心著交部嚴察議奏伊如此行止朕早已見及昨諭阿里衮帶兵接應滿福照管行糧巡臺勦賊計此際已奉到朕旨帶兵前往矣現在已至何處滿福信息如何珠勒都斯路曾否接續抑或徹回之處作速奏聞又諭據阿里衮奏稱准將軍成衮扎布等來文酌撥官兵口糧三百石送赴軍營又云兆惠候辦齊口糧即前赴伊犁等語看伊等現在情形未必能衝寒即往著遵朕旨或在濟爾哈朗過冬或在烏魯木齊亦可伊等此時想已會合一處即將駐劄地方及昨交議馬匹數目速為議奏再來京請訓可

也○又諭據烏梁海人等告稱阿爾台以外那林布魯勒阿巴蘭克伊特等地方尚有隱匿之烏梁海等或阿睦爾撒納果勒卓輝等賊藏匿於此亦未可定已諭護送哈薩克來使之和碩齊等詳細搜查恐逸賊頗多又加以阿睦爾撒納在彼兵不敷用著傳諭車布登扎布納木扎勒等派唐喀祿帶兵二百名同侍衛二人在彼處適中之地駐劄候和碩齊信息如有阿睦爾撒納及大隊賊人在彼伊等即接應和碩齊仍報知駐劄科布多大臣添兵接應其和碩齊有具奏事件即送交唐喀祿轉遞唐喀祿係獲罪之人今令其効力自贖宜知奮勉車布登扎布即妥協辦理○吏部議覆御史朱嵇奏稱上司護庇州縣往往於應干處分即為之聲言公出以圖開脫州縣託借公出無論事前事後皆留開脫之地以致被害之民控訴艱難命案因之以增請勅下督撫嚴加整飭非緊要事件不得

輕調州縣。報稱公出。更宜詳對時日。不宜舛錯。虛捏。應如所請。嗣後各督撫。非緊要公件。輕調州縣。混行詳委者。即行查叅。照孤懸城守例。罰俸一年。至州縣遇有公出。一面敘明事由。并公出月日。申報該管府州查明。并無虛捏。那移情弊。逐一敘明。出具印結。月底通報存案。將來一切詳報文案內。扣除公出之處。俱令各上司照案覈對。謊報那移。即行揭叅。如係尋常事件。謊報者。照謊報公出例。降

一級調用。不行查出之該管官。罰俸一年。如係緊要事件。規避降革處分。捏報公出者。照越獄捏報公出例。革職。不行查出之該管官。降二級調用。州縣官帶印公出。遇有命盜案件。原許代行官員。先事拘拏。分別羈保。候印官回署審理。但代行官尚未定以考成。未免膜視。請嗣後州縣具報公出。將委代之官。一併聲明。其地方一切重大事件。據報到案。悉心拘提。分別保押。候印官回署查辦。倘不行

查究。致成人命等項重案。即將代行官照州縣之例議處。從之。○戊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阿里衮奏。成衮扎布軍營奏報。皆由濟爾哈朗馳遞。竟置珠勒都斯於不問。已降旨交部察議。仍令帶兵會合滿福。如額敏和卓告稱沙喇斯瑪呼斯等逃往哈喇沙爾。即會同進剿。想此時已帶兵前往矣。但滿福自奏阿勒輝臺站

被掠後。並無奏報。深為厯念。是以諭阿里衮速探信息。其探信之道。不過由第一臺起。查至何臺阻隔。即已知信息不通之由。乃並未如此辦理。朕所不解。此時額敏和卓若來告賊衆已往哈喇沙爾。阿里衮即前赴協剿。如未有實信。即速往接應滿福。沿途所得信息。作速奏聞。○又諭。昨諭副都統哈寧阿不必巡查兆惠等所設臺站。即帶兵接應滿福。想此時已會兵一處矣。滿福久無奏報。著哈寧

阿將帶兵已至何處。辦理情形如何。速行具奏。○又諭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昨據爾報稱遣人前赴哈喇沙爾探取叛賊沙喇斯瑪呼斯等信息。如賊衆赴哈喇沙爾。即帶兵前往辦理。朕已傳諭巴里坤辦事大臣阿里衮云。如沙喇斯瑪呼斯等賊人回至哈喇沙爾。可帶兵往會額敏和卓勦捕。此時爾差遣探信之人。亦應歸告如賊果回哈喇沙爾。爾即告知閭相師作速知會阿里衮。會同進勦。倘未由此路。亦知會阿里衮。會同滿福進勦可也。○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翁源縣民羅輔成妻朱氏。○己卯。

上幸圓明園。○諭上江之鳳潁等屬大工同時並舉。應募夫役買食者衆。恐一時米價昂貴。著將截留江蘇漕米二十萬石內酌撥五萬石分濟上江各要工處所。接濟平糶。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奏稱奉到諭旨帶兵二百名至阿勒輝等處會合丑

達兵丁進勦等語。阿里衮前奏濟爾哈朗臺站現在通行停止進兵。經朕飭諭始行前往。今據軍營奏報珠勒都斯臺站已經撤回。自不必另辦。阿里衮惟會同滿福追勦沙喇斯瑪呼斯等賊衆。至額敏和卓欲帶綠旗兵二百名前去。特為回兵缺馬之故。阿里衮何必屢向閭相師查問。甚屬糊塗。今阿里衮已帶兵前往。此旨及諭額敏和卓之旨俱著豆斌轉發。○又諭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據爾奏報巴里坤大臣等遵朕諭旨訪查沙喇斯瑪呼斯等賊人信息。又因道遠若俟訪查回報再行前往恐致耽延。已於十月初一日帶兵起程。至托克三駐候等語。朕深為嘉許。向來辦事人員每候信息以為行止。爾能奮勉如此。深協機宜。加恩賞給大緞四端。明歲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時。雖有將軍大臣而回部情形爾所熟悉。將命爾叅贊軍務在前隊行走。爾其益體朕恩。實心奮勉。以奏膚功。永膺



懋賞。○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廣東行使制錢。內有攙和古錢。並有吳逆之利用昭武洪化等偽號錢文。請亟為查禁等語。前代廢錢。流傳至今已屬無幾。該省攙和行使。相沿已久。若盡行查禁。轉使吏役得以借端滋擾。如唐宋元明之舊錢。不妨仍聽民便。至偽號錢文。則當嚴行禁革。但辦理不善。恐小民無知。以現有錢文。官為收禁。日用無出。情有不願。著該督撫等。出示曉諭。所有利用等偽號錢文。准民間檢出。官為收換。如係小錢。則以兩文換制錢一文。小民自踴躍從事。所換偽錢。即供鼓鑄之用。其發兌鋪戶。則應嚴禁不得收兌。其如何辦理妥協之處。著該督撫等定議具奏。他省或有似此者。一體傳諭知之。○又諭。據李侍堯奏廣東各州縣買補倉穀。多有家人吏役。從中作弊。將上中下三等穀色。兼買充數。混開上穀價值。報銷至借糶時。則於應碾米者用上穀。而於應借糶

穀者。用中下之穀等語。所奏深悉情弊。上中下三穀碾米。多寡迥殊。若聽其將中下穀石。混開價值。而以借糶為銷穀地步。僕役之獲利愈多。而窮民之受虧益甚。此皆由該管道府盤查止。按倉額無虧。而穀石之上中下。概置不問。以致家人吏役。得售其奸。廣東既有此弊。他省諒亦不能盡無。著傳諭各督撫。嗣後買補倉穀。當嚴飭州縣。親自碾試。務得上穀。其該管官盤查。並當一體碾試。不得徒以額貯數符。遽行出結。倘有徇隱。即令分賠。庶倉儲不致有名無實。其勿視為具文。○又諭。據新柱覆奏。遵查總兵馬龍圖不職。摺內稱馬龍圖到任一載。從無收受屬員餽送。而查革陋規。尤為嚴切。實無操守不清之處等語。果爾。則喀爾吉善與馬龍圖有何嫌隙。而以劣蹟指叅乎。是明係副將黃良。因喀爾吉善已經物故。無可對証。故意代為徇隱。新柱不加詳查。為所朦蔽。未足為信。著傳諭楊應琚

將馬龍圖在任劣蹟。悉心訪查據實覆奏。尋奏該總兵籍隸潮陽。所屬兵民間有姻戚朋儕。交際往來體制未免輕褻。而操守一節尚無物議。現蒙

聖恩。令回臺灣原任。俟該員來閩。臣即面加告戒。務令湔除舊習。恪守官方。如不遵改。查實嚴叅報聞。○又諭據滿福奏稱帶兵至珠勒都斯接續被賊搶掠之六臺站。其將軍成衮扎布之兵。未知所在。又據瑪呼斯之博多囉

克告稱賊人游牧到喀喇呼嚕。向呼嚕木什烏蘭和屯而去。已帶兵從巴顏阿璘臺站。尋賊蹤跡追往。但馬匹多屬乏弱。等語。滿福進兵月餘。辦理剿賊事宜。毫無頭緒。總以馬乏為詞。伊在吐魯番休息許久。何至遽然疲乏。著傳諭阿里衮。即帶兵徑往呼嚕木什等處。協同進剿。再額敏和卓現帶兵在托克三駐劄。候信。呼嚕木什等處。若與哈喇沙爾相近。阿里衮即知會額敏和卓。亦帶兵赴彼協同

剿賊可也。○喀爾喀扎薩克輔國公格埒克因病告休。以其子貢楚克多爾濟襲爵。○辛巳。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臨淄縣民于文明妻李氏。○壬午。

上幸靜安莊。臨送

淑嘉皇貴妃金棺。○詣

雍和宮行禮。○還宮。○諭。比年以來。每屆冬令。派王大臣等。查紫禁城內外進班前鋒護軍等。賞給銀兩。特朕軫卹滿洲世僕。俾沐朕恩。

鼓舞當差之意。自應視其平素差使勤謹。清語步射精熟。衣服單寒者。酌量賞給。不得止論其衣服鮮明與襤褸也。若因衣服鮮明。即以為家道從容。不必給賞。則伊等均係一體食餉之人。彼知節儉。始能家道從容。其不肖者。任意奢費。故致生計艱難。徒以此等衣服襤褸。即行賞賜。則不肖之徒。相習成風。不圖上進而勉力顧體之人。反不克被其澤。且人各希賞。必皆故作襤褸之態。則此賞不徒非

鼓舞之道。轉導旗人為惡耳。將此通諭八旗知之。現屆冬令。即照此旨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遵朕諭旨。賞給宰桑三都克銀兩。留於軍營。派伊屬下敦多克哈什哈。敦多克車凌等。招服沙喇斯。瑪呼斯人等。雖亦勦撫並行之策。但辦理此等叛賊。已諭阿里衮。滿福。帶兵前往。若伊等聞知。將軍處使人招降。即不奮勉勦賊。又或叛賊等偽為投順。使我兵弛備。均未可定。著速行傳諭阿里衮。滿福。賊眾若未歸降。自當勦殺。即成衮扎布遣人招服。業已來降。亦應沿途留心察看。稍有變動。即行掩襲。務宜相機行事。又沙喇斯。瑪呼斯有倡亂數人。及訛傳大兵為阿睦爾撒納所敗之數人。情尤可惡。阿里衮等。即詢問敦多克哈什哈等。務須擒拏解京。至敦多克哈什哈等。既隨三都克効力行走。阿里衮辦理叛賊時。詳問伊等賊中形勢。若招降後有密行辦理之事。仍示伊等以沙喇

斯。瑪呼斯等。已降復叛。是以不便存留。至爾等係隨三都克輸誠効力。本不相同。勿生疑忌。此數人俱賞給藍翎。照看回營。亦傳諭成衮扎布知之。○又諭曰。黃廷桂奏稱。豫備軍營馬匹。請派自準噶爾脫出之官兵解送等語。所見甚是。伊等久居邊地。既知水草。復嫻於牧放。較之綠旗兵丁。自屬不同。從前派出副都統巴圖濟爾噶勒等。令先至巴里坤。候馬匹到日。派兵四百名解送。黃廷桂想已奉到此旨。即將脫出兵丁等。歸入四百名數內。仍傳諭伊等。加意奮勉。果能牧養得宜。將來仍歸各本旗佐領當差。至黃廷桂所奏。候軍營咨取馬匹文到。即行解送。此係前次諭旨。今不必候咨。即辦理解送可也。○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臨淄縣民鄭存義妻李氏。○甲申。諭京師之朝陽。西直。廣寧諸門外。舊有石道。於行旅車徒。最為有益。乃歷年既久。凹凸不平。車輛往來。每有傾側之虞。自應亟為修

整著吉慶范時綬前往逐一查明勘估。奏聞修理。所有工程即著伊二人專行承辦。務期堅固平穩。以便行旅。○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奏稱帶兵將阿勒輝等臺站巡查辦理。其丑達之兵。遣回鹽池等處臺站。往來搜勦賊人等語。鹽池距巴里坤甚近。竊掠臺站。不過數瑪哈沁賊耳。不必將丑達遣回。即速會兵前往。朕屢諭阿里衮接應滿福進勦沙喇斯瑪呼斯賊衆。務奮勉速行。毋少瞻顧。○又諭

曰。富德奏稱逆賊阿睦爾撒納雖已逃入俄羅斯。而伊犁等處藏匿賊黨。仍須勦殺。現在喀喇瑪嶺駐劄。古爾班察爾一帶。俱安設卡座防守等語。朕屢經降旨。令伊等來京。富德想尚未奉到。故有此奏。但逆賊琿齊額琳沁達瓦詐稱歸降。又復逃去。富德如回兵時。或遇此等叛賊。或偵探去向。相離不遠。即帶兵勦殺。富德兵馬駐紮已久。自屬可用。若道遠不便。即徑往濟爾哈朗。同成衮扎布等來京。

可傳諭富德知之。○乙酉。

上御乾清門聽政。○以翰林院侍講朱瑋充日講起居注官。○丙戌。諭據塔永寧所奏。山西各屬虧空摺內。稱知州朱廷揚新舊兩任。侵虧帑項。至二萬有奇。又稱武職中之守備武璉。亦侵虧營項一千餘兩。由此類推。其恣意侵蝕。而未經查出者。更不知凡幾。該省吏治尚可問耶。乃塔永寧奏稱。若遽行盤查。恐通屬驚惶。必致貽誤地方政務。一面剴切曉諭。速行完補等語。殊不免有畏首畏尾之意。且據劉統勲塔永寧另摺所奏。蔣洲案內。道府勒派情節。於楊龍文署內。查出派單一紙。而太原府知府七賚復連名作札。向各屬催取明目張膽。竟如公檄。視恒文之授意派買。更有甚焉。以致各屬中之素有侵虧者。皆無所顧忌。如朱廷揚周世紫皆盈千累萬。此又與蔣洲之勒派無涉。吏治至此。尚不為之徹底清釐。大加整飭。何以肅官方而清帑項。此等

劣員被勒者情在可原。不過如滇省被勒諸屬處分而止。至如楊龍文。七賚朱廷揚等則罪無可逭。一經審究盤查。自可立見底裏。塔永寧何所瞻顧。而為此調停之奏耶。七賚並著革職拏問。交與劉統勳。一併嚴審究擬。看來清查一事。非塔永寧所能獨任。即著劉統勳會同該撫嚴行查辦。不得稍存姑息。○又諭前任山西巡撫明德與蔣洲共事經年。蔣洲侵虧狼籍。明德豈毫無所知。今復據劉統勳等奏到。晉省州縣中侵虧庫項竟有至盈千累萬者。是該省風氣視庫帑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為巡撫。察吏是其專責。乃一任屬員侵帑營私。至於此極。實為深負委任。明德即著都察院傳旨革職拏問。遴委妥員解赴山西交劉統勳等一併審擬具奏。任所貲財並即查封。永貴在軍營効力年久。著回至西安署理巡撫印務。永貴未到之前。著吳士功護理。永貴所辦軍營糧務著定長服

滿後前往接辦。○又諭曰德明額為人庸懦。著革退公爵。詳閱

實錄。伊曾祖特爾瑚亦不過隨眾行走而已。有何勞績。即如歸宗一事。亦因諂事睿親王得之耳。將此公爵徑行革除。○諭軍機大臣等。伯格里之屬下男女三百六十餘名。現派理藩院章京索諾穆解送保定。著傳諭方觀承將解到人口分給保定天津青州駐防滿洲官兵為奴。但伊等向不安靜。若令聚族而居。恐或滋事。方觀承當酌量分給。除伊等夫婦不必拆分離居。其餘兄弟子姪或係親眷俱當查明分置各處。令各該管官兵留心約束。○又諭前據劉統勳鶴年奏東省運河挑濬修築各事宜。鶴年與張師戴定議舉行。俟劉統勳回工接辦等語。運河應挑應築工程現今水落歸槽之時。正當迅速興舉。劉統勳一時尚不能即回工次。著鶴年即會商河臣查勘既確。速行動工。不必俟劉統勳到日始行。

辦理轉致遲誤也。○又諭前據碩色秦辰沅靖道黃凝道到任三年諸事毫無整頓難勝監司之任今該員來京引見看來年力未衰或為人未必可信則有之尚非不堪驅策之員且引見時面詢據稱到省見該督時該督好言勸慰並無申飭之語黃凝道是否在任廢弛抑或別有劣蹟著傳諭該督據實奏聞不可有意瞻徇亦不得稍存迴護之見尋奏辰沅靖道所轄地方多係苗疆要地黃凝道於興除利弊從無稟陳一件詢其屬員賢否苗地情形俱茫然無知臣曾面加申飭並無好言勸慰又該道所轄之綏寧縣耙沖地方出產銅沙居民呈請開採前撫臣陳宏謀飭該道查勘竟不留心慎重議准開採嗣因有傷田未經臣查明嚴加封禁似此平庸粗率實難勝任報聞○又諭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揚虧帑至二萬餘金現據該撫奏行文直隸查封家產但聞該犯本籍係浙江紹興人

可傳諭楊廷璋速即訪察該犯家居所在將伊所有貲產嚴行查封以補帑項不得稍有洩漏以致藏匿寄頓又諭明德身為巡撫與布政使同事許久蔣洲任意妄行一至於此何至毫無覺察此必有分肥之事且該省守令視虧帑為尋常吏治實不可問已有旨將蔣洲明德革職解交山西嚴審定擬劉統勲等秉公嚴訊不可稍為迴護其蔣洲案內各犯並現在查出之侵虧各員一併令劉統勲等徹底清釐所有各犯監禁晉省均須留心防範嚴行看守倘有疎懈令自戕滅口不得明正典刑責有攸歸慎之○又諭昨諭成衮扎布兆惠富德等來京請訓今計算伊等往返日期須無誤進兵之時方為妥協著傳諭伊等將現在駐兵何處何時到京及請訓回營能與進勦之時適相符合否一面奏聞一面速行來京如恐稍有遲誤現在雅爾哈善駐劄濟爾哈朗軍營或令其就近帶兵前

進伊等再自京馳赴料可追及即與雅爾哈善。公同籌議具奏。○又諭。前諭將伯格里之妻送京安插。所有屬人一百六十餘口。交直隸總督方觀承分給天津青州保定等處。駐防滿洲為奴。著傳諭各該將軍城守尉等。此等厄魯特。俱係獲罪之人。若不遵約束。即正法示衆。毋得任其脫逃。○吏部等部議覆。調任河南布政使劉慥。奏稱各省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原有兼司水利之責。即或向無兼銜者。亦請概兼水利。凡有幹支河渠。於冬令水落時。責令地方官。逐一查勘。河身有無淤淺阻塞。隄埝有無汕刷殘缺。報明該管廳道。親往勘實。督率州縣。於春融撥夫修濬。河渠一律寬深。隄埝補築堅固。或工段綿長。民力不繼。酌定請旨。動項辦理。倘不實力查辦。一經水發。淹及田廬。先將地方官及廳道查叅。分別議處。再或因循玩忽。積久不辦。致河身阻塞。隄埝殘廢。除叅處外。并令分認出

資修濬。應如所請。行令各省督撫查明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原兼水利者。毋庸再行兼銜。外如該地方有水利。而尚未兼銜者。分別具題。到日再行辦理。但各省事件。責成全在大吏。凡一切勘修工程。該督撫應揆度地方情形。隨宜辦理。不得徒委廳道等官。仍至有名無實。將該督撫一併交部議處。從之。

○禮部奏。十一月二十五日恭遇

皇太后聖壽節。應行慶賀禮。得旨。是。照例行禮。

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丁亥諭曰。彭家屏之子彭傳笏。刑部擬入情實。請旨勾到此案。彭家屏孽由自作。罪所應得。彭傳笏焚燬所藏野史。實因蒼黃畏懼。迫於一時。而子為父隱。情理尚有可原。彭傳笏著從寬免勾。決囚重典。凡有一綫可生者。朕無不準情酌理。曲加寬宥。總之刑名所係。務期情實允協。殺之宥之一歸於至當而已。○欽差侍郎裘曰

修等奏。豫省應濬之大幹河。賈魯惠濟。渦河。巴溝。共四道。逐段河底高低不一。上下游承接處所。審度地勢。量為加深。統計自底至岸。深六七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俱分段細估。其支河應濬者。北沙。洪溝。兩河。為支中之幹。此外大小支河。共三十餘道。統照幹河一律辦理。圖注呈覽。諭軍機大臣等。據表曰。修夢麟。胡寶瑔等會奏。開濬豫省支幹各河一摺。其於河南一省。自屬通盤籌畫。但閱所繪圖內。馮家水口。毛城鋪二處。仍有隄岸缺口。黃水入湖之處。朕已硃筆圈出。在胡寶瑔此圖。或專就豫省繪畫。與江南情形。原屬無涉。就此圖內。兩路現似過水。則與堵閉毛城鋪之原議不符矣。或胡寶瑔約畧為此圖。而河隄情形。本不若是。亦未可知。可將此圖寄與白鍾山。嵇璜。令就硃筆圈出之處。詳悉查明。現在是否堵閉。或果過水。逐一於圖中註明。簽貼具奏。原圖仍繳。再伊等所辦一切河務。今

工程有幾。何不隨時具奏。以慰懸切。尋據白鍾山奏。查黃河進水之處。向由蔣家營傳家窪。兩道支河而入。距毛城鋪二三十里。今蒙指示。將兩道支河。改為倒勾。形勢更為紆折。又遵旨。本年毛城鋪堅閉未開。借以束水攻沙。現在蔣家營。傳家窪二支河。俱一律堵閉。堅實。並無隄岸缺口。亦無過水之處。至圖內所繪馮家水口。係在黃河大隄以內。毛城鋪東南二十里之地。坐落洪溝河西岸。並非通連黃河。謹另繪圖註呈覽。得旨。覽奏。始慰懷矣。○又諭曰。納木扎勒奏。稱進剿哈喇巴等處藏匿之明噶特。烏梁海等。喀爾喀公品級齊巴克扎布。帶兵前至阿爾呼特等處。將賊衆盡行勦殺。齊巴克扎布。被鎗傷腋。陣亡等語。似此奮勇捐軀。深可憫惻。著實封公爵。令伊子承襲。將其佐領屬人。另編一扎薩克。仍賞銀三百兩。其陣亡帶傷官兵。查明恩卹。此次杜爾伯特汗車凌等之屬人。亦有奮勉



者並酌量賞賜其効力得功官兵交部議叙仍將頭等得功之人優加賞賚○戊子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曰阿里衮所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永慶署理明瑞所出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達桑阿署理莽古賚所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永福署理額勒登額所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伯成署理鄂實所出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公永璥補授夢麟現在出差其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鄂岱補授○諭軍機大臣等蔣洲勒派屬員彌補虧空又將壽陽縣木植賣銀補項一案昨據劉統勲奏到已於楊龍文署中查出勒派銀數清單並於經過各州縣中提取七賚等連名書札是蔣洲勒派之事已確有証據但訊之蔣洲楊龍文七賚三人即可速為審擬具奏正法其各屬繳銀

數目或有與原單不符者與此案定罪之處無甚關係若必待各員一一到案質訊明白轉致稽延時日至於山西通省虧空昨已有旨令劉統勲會同該撫查辦此又在蔣洲勒派本案之外不妨於完結後詳悉辦理可將此即行傳諭知之○又諭今日刑部進情實官犯本內將原任叅將邁斯漢擬以情實去年雅爾哈善等派出邁斯漢帶兵往探兆惠信息伊並非中途遇敵不能前進乃遷延道路竟自回營因命拏解審訊擬斬監候復命查其先世有無陣亡之人據該部將伊叔曾祖陣亡查奏夫陣亡之子孫從寬免死者原指尋常罪犯而言並非軍法可比今邁斯漢帶兵數百同往之高天喜亦已殺賊百餘收其牲畜邁斯漢何難奮力前行乃聽俘賊虛詞即恒怯不進爾時若不另派官兵接應兆惠必至債事則邁斯漢之罪雖伊祖父陣亡亦難稍逭是以予勾正法八旗世僕等若恃

祖父陣亡。派往軍前。並不効力。於習俗大有關繫。果其情有可矜。朕亦必加原宥。若似邁斯漢失機畏怯。豈能屈法加恩。可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等。通行曉示。軍營官兵等知之。○軍機大臣等奏。八旗滿洲蒙古。每旗有舊營房一處。每處屋二千間。每營房派章京一員。驍騎校五員。馬甲三十名。專司稽察。滿蒙各派叅領一員。輪班稽查。該旗大臣內。派一員總理。設立多年。未免視為故常。不甚留心。約束又派員尚少。管轄未能周到。臣等酌議。滿蒙各派大臣一員管理。每月派叅領揀選能辦事者二員。擬定正陪。帶領引見。補授營總。專司其事。再每營房添派章京一員。驍騎校二員。馬甲五名。嚴行約束。倘兵丁有不安本分者。查出呈報。該管營總大臣等。量加懲儆。如事關重大。照例治罪。章京驍騎校等。三年無過。給紀錄一次。六年無過。該管大臣咨行該旗。於應陞之處列名。若兵丁滋事隱匿不

報者。分別嚴加議處。該管大臣。或查辦未周。亦請交部議處。至新營房。每翼只派大臣二員稽查。亦屬不敷。請每營房派大臣一員管理。從之。○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地方有司編查保甲。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給用印門牌。開寫本戶姓名口數年齒生業。如有故絕遷移。及外來無稽之人。隨時呈報。即口外地方。亦設立牌頭鄉長。逐戶懸掛門牌。責成道廳。並武員巡查會哨。乃地方官奉行不能切實。甚至日久懈怠。緣戶口遷移存歿。以及生計經營。每多更易。州縣不能數數親查。稍涉因循。即成故套。查州縣保甲。原有底簿。向來直隸係按各府州屬。遴派能事佐貳。教職數員。會同各該州縣。以次編查。臣請於來年正月為始。仍照此法。至編查既確之後。應設立循環二冊。一存州縣。一交鄉保。凡邨莊戶口生故遷移。改習行業。以及外出流寓。分別開註。季底將循

冊繳送印官。查對環冊。改註發交鄉保。於下季之底。將環冊繳送查對。一循一環。按季更換。仍出具並無容留匪類甘結。自不至有藏奸捏結之弊。至身充甲保。即屬官役。一切事件。地方官悉惟該役是問。責懲多而獎賞少。且往來城邑。不無勞費。是以稍能自給。愛惜顏面者。不願承充。請照義倉設立倉正倉副例。擇其誠實者。聯名公舉點充。三年內果能實心稽察。或優給扁額。酌加獎賞。戶口冊籍需用紙筆。於辦公項內酌給。以免借名派累。如州縣果能實力奉行。司道覈詳記功。遇有陞調。聲明保薦。其奉行不力者。記過揭叅。得旨立法止可如此行之。又在得人。妥協勉為之可也。○欽差侍郎裘曰修等奏查得山東應行疏濬之處。兗州為要。曹州次之。其故皆原於微山一湖。積水不消。以致宣通無路。相度地勢。惟伊家河形勢最順。臣等勘議興工。將原估十丈河頭。再行展寬數丈。併日趕辦。

總期於十一月上旬完竣。將來此河告成。微湖積水建瓴而下。則濟寧金鄉魚臺滕縣嶧縣以及江南之豐沛二邑。普行洄出。即伏秋盛漲。不致壅閼。臣等再詳求原委。水消之後。更有應辦者。在兗府言之。魚臺縣有舊運河一道。在今運河之西。淪入湖中。幾及二載。查此河故道。界微湖西面上。接濟寧之牛頭河。金鄉之涑河。柳林河。由沛縣安家口。鬬虎店至銅山縣之玉皇廟。出茶城十字河。至荊山橋。入邳州之彭家河。歸運。若微湖稍退之後。疏通此河。並牛頭河。涑河。柳林河。一併挑濬。在下游言之。則直接茶城河頭。脈絡貫通。在上游言之。則濟寧金鄉各州縣之水。皆有去路矣。又泗河發源陪尾山。經曲阜滋陽鄒縣入濟寧州境。自姚安莊以下。河身愈下愈窄。至張家橋等處。不及四分之一。淤阻泛溢。迄今未消。又白馬河自鄒縣入濟寧。中段之董家口。與泗河相接。泗河旁溢。漫入白馬合流。

愈致淤塞。請於二水並將河尾挑濬。各行故道。則兩河分流。消納亦易矣。至商河係泗水分支。向有金口閘。建涵洞二座。由涵洞穿入府城。至濟寧東關之楊家壩。一出天井閘入運。一會洸水入馬場湖。今涵洞淤墊。來路既壅滯。楊家壩又用土堵築。去路復隔斷。每歲有暴漲之虞。若將涵洞改建減水閘一座。楊家壩亦改建石閘一座。用板啟閉。則上下通流。且有節宣之制。洸河會流入馬場湖之處。

平定縣志卷之七

卷之七

每多旁溢。查自濟寧之興文鎮以下。舊有河形。一半入運。一半入馬場湖。年久淤塞。應請挑濬。則兩河交治矣。至曹州府。則應分二道言之。西南一道。自豫省之延津滑縣封邱直隸之長垣東明等處。坡水漫溢而來。明代建築順隄河。使順軌東流。由曹單等縣入江南豐沛境。以達於微湖。自微湖水漲。此河不能下達。以致每歲為災。此亦應辦之工也。東北一道。則曹濮范鄆壽張陽穀上承漢州定陶

平定縣志卷之七

卷之七

各坡河之水。俱從沙河趙王河二處入運。由東岸之三空橋五空橋及平水閘。洩入大清河歸海。而壩底過高。宣洩不及。直督臣方觀承前撫臣鶴年。奏請於八里廟添建滾水壩一座。奉旨俱放低。改為七尺。以便過水。應欽遵辦理。總使平槽之水。濟運有餘。而泛漲之時。消滅亦易。則曹州東面一帶水患可除矣。向來入運之水。無所宣洩。泛溢於上。則濮州范縣朝城莘縣陽穀壽張等處。先受其患。泛溢於下。則鉅野嘉祥濟寧金鄉魚臺諸縣。亦為所波及。今沙趙二河既治。則水從東入大清河歸海。不復從鉅野以下。南灌金濟。亦止火患薪之一術。至東省地勢。安山以南。東高西下。安山以北。則西高東下。東隄之外。勢皆順利。無虞倒漾。若馬頰徒駭四女寺哨馬營等處。皆為東洩入海之路。前後奉旨遣員分導。諸水皆有所歸。東省數千里。從此可免積潦之患。再查沂沭二水。皆為幹河。沭水至江

南經沭陽縣入海。山東境內尚屬安流。沂河正支入江南之駱馬湖。旁支從廬口入運。頃因入運太多。臣等議於廬口建壩。不使多洩。以疏運河水勢。今聞沂河入駱馬湖之正支多有淤阻。恐夏秋水漲之時。蘭山。郯城易致泛溢。臣等仍咨明江省。將沂河入駱馬湖之正支再行疏通。增入下江水道工程案內辦理。得旨覽奏俱悉。朕正慮及沂州府屬。每被水災。摺內有疏通駱馬湖之語。宜速行妥協。

平定縣志卷之五

三

相度。○又奏查宿州上承豫省。及下江蕭碭諸水。又洪河受毛城鋪減洩之黃水。來源甚多。臣等查濉河衝出之南北兩段。既經估挑。其上段正身地居中央。并加開濬。三河並行。分途下暢。不致匯為巨浸。擬於三河相連之處。於南北兩頭各建石閘一座。如遇黃水下注時。盡閉二閘。俾專走中央。既過後。啟放洩清水。以刷黃淤。清黃均有所受。可減淤墊之患。再此河正當驛路北。面舊有七孔石橋。以

備驟漲之水。今量為展寬。南面添建石橋一座。以垂久遠。至符離集。尚設浮橋。因淤墊日久。河形全失。應請復舊制。上下驛路一體修整。以通往來。又宿州舊有運糧溝二道。約四十餘里。大半淤阻。一律疏濬。并於護城隄添建石閘一座。以時啟閉。由濬入淮米糧船隻。均可直達宿城。民田積澇。由此分洩。俱有利賴。得旨。刷淤非棄之河外也。仍歸洪湖而已。總不若前諭之為得。但朕非固執。已見爾等

平定縣志卷之五

三

善思之。若得一不入湖而自入海之策。則甚善。妥協辦理可也。○又奏查潁屬地勢北高南下。河道溝渠。均以淮河為歸宿。而達之洪澤湖。積年上下淤阻。遂有漫溢。今豫省上游河道疏濬。安省應一體辦理。查亳州之兩河口。上承豫省之安家溜。懷家溜。急三道河。上連鹿邑。下達宋湯河。太和縣之茨河。明河。皆與鹿邑接壤。又商邱縣之大沙河。西接亳境之武家河。亳州之淝河。上承鹿境之清水河。

凡屬兩省毗連河道俱宜挑濬淤沙增培隄岸臣等謹悉心酌議剋期興工得旨覽其接豫省之河自應較豫省量加寬方可容受也○欽差侍郎夢麟等奏查洪湖水勢原以清口為經由故道至山盱五滾壩亦屬洪湖宣泄之路而以江海為歸現將歸江歸海諸河趕緊辦理務使節節通深惟是淮水盛漲全賴堰盱一帶石工捍禦本年猝被風暴多有衝缺現在勘估補修從前卑矮石工之上鑲以柴工名曰馬鞍勢難經久風浪掣卸徒滋糜費請改砌磚工從前大隄之上間築子堰約闌湖浪本年風暴子堰處所保護無虞著有成效應請一律補築得旨及早宣洩疏通去路乃要務保護隄工終屬下策爾等宜知之○江南副總河嵇璜奏高郵南關車邏二壩常年開放必須壩下河道寬深遂其就下之性如高郵之官河北澄子河南澄子河應加挑濬以導兩壩過水之路至運河西岸寶

應湖下之小新河廟基港蔣家壩下之金釵澗高郵湖下之越河王家港俱應量加疏挑庶冬春水小時得以遞相灌輸騰空湖面多留山盱五壩過水之地請勅督臣尹繼善等彙入急工案內辦理得旨朕今年南巡時所見正與此同此時最要之策無有過於此者又批甚好具見留心應妥速為之○閩浙總督楊應琚奏臣奉諭旨赴浙查辦海關貿易事宜伏查粵省現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貿易無不力圖招致辦理維謹並無嫌隙惟番商希圖避重就輕收泊寧波就近交易便宜良多若不設法限制勢必漸皆舍粵趨浙再四籌度不便聽其兩省貿易現議浙關稅則照粵關酌增該番商無利可圖必歸粵省庶稽查較為嚴密得旨所見甚是本意原在令其不來浙省而已非為加錢糧起見也且來浙者多則廣東洋商失利而百姓生計亦屬有礙也四川總督開泰奏川省舊開

礦廠向係藩司兼管其新開榮經縣呂家溝等廠經前督臣策楞奏委川北道周琬專司其事該員旋由臬司陞授藩司歷任皆兼廠務其應歸何衙門專管之處未經明定章程茲周琬陞授貴州巡撫布政使徐垣業經到任所有新舊各處礦廠應請統歸藩司總理以昭畫一至各廠距省遙遠地方官以為無關考成未免泛視應責成各該道府直隸州督率各州縣不時稽察有侵隱透漏擾累商民情事立即揭報倘扶同不報一併嚴叅得旨如所議行

實錄卷四十九

三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九

實錄卷四十九

三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月己丑朔諭朕令

刑部查奏直隸審題富山故殺七十遲延一案該犯於乾隆十七年六月患噤口痢豈有至二十年二月始行病痊之理而病痊後又患血症直至二十一年二月方行題結明係各承審官因循耽誤屢過限期飾詞捏報怠玩至此大非慎重刑名之道將此案承審審轉遲延之該督及司道有司等交部嚴加議處案犯報病不得過三月該部去歲雖定有成例現在如有逾限者該部即應查叅其在

未定例以前之案如遲至二年者俱照此案議處看來直隸既有此怠緩積習諒必不止一案而各省似此者亦復不少著該部於半月內通行查明具奏嗣後每年秋審時並著九卿該部留心查看有捏報犯人患病以致遲延案件者即為舉出該部即行叅奏若九卿及該部不能舉出尚待朕閱冊查問則責有攸歸矣○諭軍機大臣等覽兆惠雅爾哈善等奏摺現在軍營辦理情形總以明春進兵為要著成衮扎布等遵旨來京至辦理沙喇斯瑪呼斯賊衆已命阿里衮哈寧阿等陸續前往惟扎哈沁巴哈曼集等叛逃之後乘隙搶掠臺站據雅爾哈善等奏捉生詢問知巴哈曼集為得木齊哈勒拜所敗逃入烏勒郭蘇山內之沙扎海地方等語雖未可全信而賊衆究屬潛匿臺站終有疎虞今雅爾哈善已派端濟布前往著傳諭成衮扎布將哈寧阿調回令其協助端濟布若前行已遠即



於濟爾哈朗軍營。派兵一二百名發往倘端  
濟布等未能勦滅賊衆則成衮扎布等起程  
來京。沿途搜勦。以清臺路。又叛逃之琿齊額  
琳沁達瓦等已諭富德歸途之便。就近搜勦。  
併傳諭哈寧阿等知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  
奏稱巴哈曼集屬人藏匿烏勒郭蘇山。有逃  
往阿爾台之信。此事容亦有之。伊等或投俄  
羅斯或合烏梁海均未可定。可傳諭車布登  
扎布。納木扎勒等。即行文科布多軍營。逮交  
唐喀祿等。令其沿途偵探。協同勦殺其車木  
楚克扎布。所辦烏梁海情形若何。作速奏聞。  
○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奏。臣奉旨  
於明年前往西路軍營。請派出土謝圖汗部  
落之公品級扎薩克三都布多爾濟。協理頭  
等台吉齊旺扎布。賽音諾顏部落之扎薩克  
達什。協理頭等台吉敦多布四等台吉庫爾

奎。扎薩克圖汗部落之協理台吉旺舒克等。  
并調取喀爾喀兵二百名。於達什達瓦扎哈  
沁厄魯特兵內。挑選一百名。將有馬之索倫  
兵。挑選一百名。若進勦時無需多兵。即將現  
在軍營官兵之乏弱者撤回。如蒙俞允。請照  
例豫支整裝銀。先行起程。得旨。軍機大臣速  
議具奏。尋議車布登扎布請調取喀爾喀等  
兵。更替軍營之弱者。事屬可行。但喀爾喀災  
後生計頗艱。多調不無勞費。至厄魯特等新  
經安插。復令從軍。未免驚擾。且伊等性多貪  
狡。軍前有違紀律於事無益。應停調。請將所  
奏兵四百名。減為二百名。派索倫兵一百五  
十名。喀爾喀兵五十名。再於達什達瓦屬人  
等熟悉路徑者。酌帶數人。作為嚮導。至所奏  
派喀爾喀公台吉等。應准帶往。所有派調官  
兵。俱照例賞給整裝銀。從之。○賑卹江蘇清  
河桃源銅山豐縣沛縣蕭縣邳州宿遷睢寧  
海州沐陽贛榆山陽安東高郵興化寶應碭

山。淮安大河徐州等二十一州縣衛秋禾被災貧民蠲緩本年漕糧漕項有差○辛卯諭各部院司員皆有應辦之事不宜以龍鍾衰邁者處之。若因其無甚劣蹟遂為勉強優容其於政務必致廢弛且亦非整飭官方之道。除保送記名御史繁簡缺道府直隸州知州及歷俸未滿三年者外所有現任之郎中員外主事各官年逾五十五歲者俱著各該堂官詳加甄別。或精力雖衰尚能辦事及行走

年久熟諳部務者

一

年久熟諳部務者分別應留應去通行帶領引見該堂官之秉公甄擇與姑息從事亦於是觀之○諭軍機大臣等據豆斌奏稱端濟布將嚮道巴雅爾等送至巴里坤并聲明伊等俱奮勉効力請遵旨照情有可原之例分賞官兵并行文黃廷桂等語所辦甚屬拘泥巴雅爾等身在軍營較不從逃叛前來送信之人尤為出力非但情有可原而已可傳諭黃廷桂即曉示巴雅爾等辦事大臣請將爾

等分賞官兵。大皇帝念爾等俱係効力之人恩旨送入內地即將伊等派員解送來京○又諭曰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遣人前往哈喇沙爾探取沙喇斯瑪呼斯信息即領兵前往托克三守候。後因賊人未至哈喇沙爾又遣往和爾米斯和喇探聽相機進剿似此感激朕恩誠心効力甚屬可嘉著加恩給與貝勒品級明歲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令為叅贊昨已降旨其益加奮勉以膺恩賞○

兵部議准刑部左侍郎于敏中請定巡查汛地之法應通行各省凡通衢驛路及荒村僻徑墩鋪傾賴兵丁缺少者按額添整仍飭專汛千把總等官按季巡查從之○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原任辰沅靖道黃凝道面奏鳳凰營駐劄鎮草似可照永綏乾州二廳之例將鎮標左遊擊移駐與通判一員駐劄足資彈壓其總兵巡道仍可照舊移駐沅州并請將三廳改歸沅州府管轄較為近便等語鳳

鳳一營。從前駐劄鎮草想因新聞苗疆用資彈壓。今承平日久。情形不同。或可因時制宜。酌量辦理。著將黃凝道所奏鈔寄富勒渾令其詳悉查勘。或應行改移。或應仍照舊制。據實奏聞。請旨。總期於該地情形實有裨益。不必因有此奏。拘泥遷就也。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黃廷桂奏。稱應送巴里坤馬匹。業經分起節次起程。俟成衮扎布咨到。照數送往。等語。昨曾傳諭成衮扎布。兆惠等。令於軍營

聖錄卷五十五

五

現存馬內。選出二千五百匹。加意牧放。以備征進。則黃廷桂辦送之馬。祇需五千五百匹。伊等定議後。即行文知會。今黃廷桂既經奏報起程。著成衮扎布。兆惠等。速行定議。知會。不可再遲。此際伊等現在何處。即速奏聞。亦傳諭黃廷桂知之。○癸巳。諭。據劉統勳。塔永寧審擬蔣洲虧空。勒派一案。自認不諱。蔣洲乃原任大學士蔣廷錫之子。由部屬擢用。任至撫藩。不思潔已奉公。乃恣意侵虧。數盈鉅

萬。又復勒派通省屬員。以為彌補之計。其貪黷狼藉。玷辱家門。實出情理之外。楊龍文身為監司。曲意逢迎。侵帑勒派。不法已極。其情罪實無可寬宥。蔣洲。楊龍文。俱依擬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賚作札。催取。但以知府而迎。合司道較之。楊龍文罪尚稍輕。著依擬。應統監候。秋後處決。其餘應行擬罪議處各官。仍著劉統勳。塔永寧等。逐一查明。分別定擬。具奏。另摺所奏。明德收受蔣洲及各屬古玩金

聖錄卷五十五

五

銀等物。現已有旨革職。拏問。解赴山西。著劉統勳等。一併審明。定擬。至挖穆齊圖。與蔣洲結納。關通。攜取蔣洲古玩。收受銀物。甚屬貪汙。無恥。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撫藩臬。朋比作奸。毫無顧忌。吏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營私貪黷。自

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恒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

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朕為愧憤。蔣洲之罪。重於恒文。楊灝則郭一裕之派屬買金。雖亦不能無罪。而恒文之事實由郭一裕舉發。尚屬彼勝於此。郭一裕前在部呈請贖罪未准。然恐將來各省督撫或有簞盞不飭。而同官中以事相干涉。懼於已有礙。轉不據實入告。將無由發覺。其何以明國憲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納贖。劉統勳等摺並發。○又諭曰。蔣炳審擬楊灝侵扣婪贓一案。擬入緩決。希圖朦混。今刑部審訊蔣炳。擬以斬監候。實屬罪所應得。但蔣炳辦理此案。雖營私沽譽。尚無受賄情弊。著從寬免其斬候。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又諭甘肅提鎮標營。每年應支兵米。向例止給四月本色。其餘月分俱給折色。年來西路用兵。兼之口外地方。今歲偶被風災。商販之出口者多。內地米價未免稍昂。所支折色。不敷買食。兵丁生計。未免拮据。著加恩將甘提涼肅二鎮所屬標營。無論

馬步兵丁。每兵賞借小麥一石六斗。於本年十一月起。分作四月按月支領。以濟口食。各照本營額定折色之例。自來年春季起。分作四季扣還。其安提各營兵丁。前因災歉。業經賞給一月口糧。但安西地處口外。兵丁之差使較繁。亦著一體借支。連前所借一月口糧。一併分季扣繳。以示體恤。邊兵之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托穆齊圖前在山西臬司任內。與蔣洲結納交好。透支藩庫銀三千餘兩。並取收古玩銀兩等項。甚屬卑鄙無恥。已有旨傳諭李侍堯將托穆齊圖革職。拏解來京。如已過江西境。即聽李侍堯查辦。如尚在江西境內。即著阿思哈就近傳旨拏解來京治罪。所有行李貲財。並著查封具奏。○軍機大臣議奏。前因兆惠等奏。阿布賚請將馬赴烏魯木齊交易。臣等議以途遠商販難集。請官為經理。選熟諳交易之人。照商人例不必顯露官辦形迹。今據該督奏稱。烏魯

木齊交易。運費浩繁。似吐魯番為便。其明歲交易止換馬。若哈薩克帶有駝牛羊。亦係軍營需用。請一體收買。其應需緞。若由內府辦解。絲色精良。而官辦後。仍必招商將來。恐成色畧減。致煩言論。現在陝省採辦各色緞。及巴里坤現存雜色梭布京莊布。均可敷用。哈密現存茶頗多。運用軍營餘駝。酌量雇覓商駝添備車輛。遴委道員同知副將。酌派備弁兵丁押送等語。查臣等原議。哈薩克交易在烏魯木齊。因前與阿布賚定約。奉旨允准。似不便更易。致失信遠人。雖費繁原可增價。至吐魯番近接邊陲。建有城堡。較烏魯木齊地方空濶。可以隨處開市者不同。恐哈薩克人等與回民熟習。轉致滋擾。應仍照臣等原議。至收換馬匹。駝馬外有隨帶騾馬。亦可量收。其地牲畜。亦應一體收買。至疲瘦牲畜。一切雜貨。雖不應交易。但念攜帶遠來。或減價收留。示以節制。其緞疋一項。陝省既可採買。應

如所奏辦理。至布茶尤哈薩克所必需。今哈密既存有茶。巴里坤亦有購備布。應雇商駝。或添車運送。不必挑用軍營餘駝。其遴委道員同知副將等員。并酌帶將弁挑派兵丁。應需鹽菜口糧。及商民人等。願隨前往購買零星物件各聽其便。俱應如所奏。再該督奏派兵一百名。係因吐魯番現有屯兵。足資彈壓。今既仍在烏魯木齊交易。應否添派兵丁。亦聽該督酌量辦理。明歲係初次貿易。自當立定章程。不可遷就。而交易之際。又必示以公平。俾遐荒咸知天朝柔遠之經。方為妥協。應交該督轉飭道協各員。善為經理。諭曰。黃廷桂所奏。籌辦來年哈薩克貿易事宜一摺。已據軍機大臣議奏。但貿易之事。不過因其輸誠內嚮。俾得懋遷。有無稍資生計。而彼處為產馬之區。亦可以補內地調撥缺額。並非藉此以示羈縻。亦非利其所有。而欲賤值以取之也。將來交易之際。不可過於繁苛。更不必

過於遷就但以兩得其平為是可傳諭黃廷桂令其善為經理至奏內所稱委派道廳等員看來貿易之事終不可全以官法行之能辦政務者未必熟諳商賈朕思道員中如范清洪同知中如范清曠等伊家原曾承辦軍需及一切貿易應尚有舊時商夥習練其事或可於此二人中酌調一人赴甘承辦是否有益并著妥議奏聞○叅贊大臣副都統哈寧阿奏臣於九月二十九日至濟爾哈朗軍營聞知將軍成衮扎布等由聞勒奇回兵副將軍兆惠合兵一處其濟爾哈朗至博囉塔拉無庸設站惟叅贊大臣富德尚在博和什騰等處是以庫爾河等臺未曾全徹臣因山中降雪恐瑪哈沁等侵擾臺站將所領兵三百內挑選一半巡查嗣接雅爾哈善行文扎哈沁之得木齊哈勒拜等現在烏勒郭蘇山內之沙扎海藏匿已飭總管端濟布進剿臣即於所帶兵內挑選五十名派虛銜藍翎綏

神保等往助報聞以河南按察使宋邦綏為廣東布政使起原任貴州按察使嚴有禧為河南按察使甲午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據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并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若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之大小以為啟閉自無壅潰之虞等語此所見深得蓄洩機宜蓋湖河水勢以五壩為來源以江海為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況下河一帶地本卑窪必視歸江諸閘壩實有宣洩不及之勢始可以次啟放今春南巡時親臨指示今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洩而又早闢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遂獲豐收此已試之明效自當酌定水則以時啟閉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然此特專就下

河言之耳。若論湖河全局則五壩之水洩自洪湖。但使洪湖之水從清口暢流會黃入海。則黃水不致有倒灌之虞。而五壩之過水自可稍減。向以河臣惟事護隄。轉致湖漲。遂有一潰難收之勢。而清口則收束迫隘。託言濟運不知近日運河之水患其多不虞其少。前曾降旨白鍾山等以清口之東西二壩古人具有深意。淮水力弱則資其堵束。迸力刷黃。淮水盛漲之時則早為宣洩。以減其勢。至於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因令於五壩過水一寸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以期疏洩通暢。不致奔溢。五壩以為下河之患。昨據表曰修夢麟白鍾山高晉奏稱。今值冬令應照例束壩蓄水。向來口門僅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今擬酌留三十丈。湖水可以暢出。等語。是清口之水已不患其不暢流。而會黃入海矣。至春夏盛漲之期則仍遵前旨。立為水則視五壩過水之分寸。以加展

拓。如此通盤籌辦。操縱得宜。則湖河全局自可永奏安瀾之績矣。但河官積習。惟以因循守前規為事。可將此旨泐石於清口及運河東壩。俾治河諸臣永遠遵行焉。又諭科道為耳目之官。凡有見聞舉得入告。乃近日如恒文、蔣洲之貪黷敗檢。不一而足。科道中未有一人舉奏。恒文遠在滇南。其買金納賄。蹟涉曖昧。科道等猶得謂見聞不及。至蔣洲密邇山西。在布政司任內已侵虧狼籍。及授為巡撫。乃勒派屬員徧於通省。此其聲息相傳。豈無一人知之。而竟未有據實劾奏者。試思科道為言官。此而不言。更何可言。言官不言更誰當言。况近年來如陳慶升、周照等議奏科場條陳災賑。稍有建白。朕未嘗不加獎。予飭部議行。設於貪黷大員。據實叅奏。豈不足以儆官邪。而澄吏治。朕當益深嘉獎。亦復何憚不為。而乃緘口結舌。竟若茫無知見。國家設立言官之意。安在。朕御極初年。曾令科道

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其時奏牘紛紛亦多以細故塞責且頗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納賄一案仍係別經發覺非由科道糾陳也可見科道等一鼓勵之不過黃鼓竊權而一裁制之遂致因循觀望相習成風已非一日此風實屬可慮著通行申飭其尚發乃天良裨予實政又諭黑龍江副都統伊柱係本處之人恐辦事掣肘著調補京缺在乾清門行走所遺黑龍江副都統員缺著舒泰調補青州副都統員缺著英泰調補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伊柱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杜爾伯特汗車凌等自投誠以來感激朕恩約束屬人甚屬妥協且於一切行走地方盡心効力朕甚嘉之前年派往西路進兵及額爾齊斯地方屯田人等有應交馬駝一事彼時因係新附之人降旨令展限歸還此時車凌等屬人遷徙內地往返奔波諒其牲畜不無傷損著加恩免其歸還將此寄信與車布登扎

布等遵旨辦理并曉諭杜爾伯特汗車凌等知之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徐州孫家集河溜直趨汴刷深濬降旨令該地方建立

河神廟以答靈貺嗣據尹繼善奏擇地雲龍山西北並建行宮繪圖進呈經朕批示不必另擇地基祇須於廟旁構闢數間可容一宿憩息足矣並將圖中圈出寄諭令其遵照辦理乃距今日久所辦若何未經奏到此等處不過數年一至信宿言旋何必誇多以飾美觀該督勿因前已估計興工遂謂成事不說非所以體朕意也著諭尹繼善務遵前旨將現在所辦情形即行具奏再石隄工程前據該督奏稱於霜降後動工此時水落歸槽諒已興舉何時可以完竣一併奏聞尋奏臣仰體



聖心諸從儉約擬於廟旁建行宮三層約費不過八九千兩於廟工完竣續辦明春即可告成至徐城石工完竣日期業經臣等會摺另奏報聞。又諭現在逆賊阿睦爾撒納已逃入俄羅斯俄羅斯與喀爾喀毗連一應偵探防範事宜甚關緊要成衮扎布素得喀爾喀之心為衆所推服且伊久在行間亦宜稍為休息著仍為北路將軍辦理喀爾喀事務車布登扎布年富力強辦事雖不及伊兄而攻戰較為差勝又經休息年餘明歲辦理回部以北惠為將軍車布登扎布副之已傳諭車布登扎布來京請訓再赴軍營雅爾哈善候伊到日即將副將軍印務交代一同領兵前赴沙喇伯勒勦滅巴圖爾烏巴什等賊衆成衮扎布兆惠等亦即來京商辦一切事務其沙喇斯瑪呼斯等賊已專交阿里衮滿福辦理成衮扎布等至巴里坤須作速趨行方不誤兆惠回抵軍營之期也○丙申諭軍機大

臣等據阿里衮等奏稱領兵至托克三擒獲瑪哈沁等訊知沙喇斯瑪呼斯等賊衆越達朗嶺往投昂吉岱等語前據成衮扎布奏稱昂吉岱等賊衆渡伊犁河往沙喇伯勒會合巴圖爾烏巴什今沙喇斯等亦投昂吉岱自係尋蹤前往即使時屆冬寒不能到沙喇伯勒而巴圖爾烏巴什或料我徹兵復回伊犁會合賊黨過冬亦未可定阿里衮額敏和卓等應即趨行攻其不備此時滿福追勦賊衆倘因其遠遁竟行退回阿里衮等更宜前往或知會濟爾哈朗軍營派兵策應若果追至伊犁賊衆仍復前去我兵馬力疲乏即徹回亦可至額敏和卓懇請隨同進勦甚屬可嘉著照叅贊分例支取廩給所帶回兵著查明曾否賞給銀兩及關支口糧照進勦官兵例一體辦理。又諭據雅爾哈善等覆奏端濟布三格額勒登額辦理琿齊額琳沁達瓦等脫逃情形端濟布招降琿齊時因伊等稱其

投誠隨帶兵前往扎哈沁其琿齊之脫逃與  
端濟布無涉至三格額勒登額既將琿齊額  
琳沁達瓦喚至軍營即應看守解送乃為賊  
所欺令其復回因而叛逃猖獗致總管巴寧  
阿等遇伏陣亡仍未能奮勉進剿三格額勒  
登額俱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昨命車布  
登扎布來京納木扎勒署理定邊左副將軍  
印務親王德沁扎布係喀爾喀舊人諳悉事  
體著授為叅贊大臣協同納木扎勒辦事

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喀爾喀郡王品級  
旺布多爾濟公品級頭等台吉三濟扎布俱  
出痘身故等語昨因伊等久在軍營令回游  
牧休息今聞身故深可憫惻著加恩將旺布  
多爾濟之子承襲貝勒仍賞給郡王品級三  
濟扎布之子承襲頭等台吉仍賞給公品級  
再賞給旺布多爾濟銀五百兩三濟扎布銀  
三百兩又諭曰兆惠奏稱圖倫楚帶兵一  
百名擊敗哈薩克錫喇勒殺瑪哈沁等以寡

敵衆追蹤跟擊頗屬奮勉等語圖倫楚已加  
恩補授副都統所領官兵著分別功次造冊  
送部議叙又諭昨命兆惠查勘三格額勒  
登額端濟布等辦理琿齊額琳沁達瓦情形  
據奏厄魯特朝降夕叛衆所深悉而三格額  
勒登額受其欺詐倉猝回兵以致琿齊等脫  
逃但額勒登額追剿扎哈沁賊衆頗知奮勉  
端濟布如何招服琿齊并邇來有無勞績俟  
至濟爾哈朗會同將軍等查奏等語端濟布  
甫經招降即帶兵勦撫扎哈沁功罪自可相  
抵三格從前既疎脫尼瑪及琿齊等已至軍  
營又復縱回游牧其罪較額勒登額更甚三  
格著革去副都統以兵丁効力贖罪額勒登  
額革去副都統降為三等侍衛効力贖罪  
調福建臺灣鎮總兵林洛為海壇鎮總兵  
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 丁酉諭各部院司員現已甄別龍鍾衰邁難以供職者予以原品休致將來部曹自可得人其給事中御史內亦有年力已衰甚至步履維艱者著都察院堂官照各部院甄別之例秉公區擇酌擬去留帶領引見 戊戌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

諭曰三格額勒登額現皆獲

罪革去副都統三格所出鑲藍旗漢軍副都

統員缺著安致和補授額勒登額所出正藍

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哈寧阿調補仍著伯

成署理哈寧阿所出寧夏副都統員缺著同

福住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所奏勘

定浙海關徵收洋船貨物酌補贛船關稅及

樑頭等款并請用內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摺

已批該部議奏及觀另摺所奏所見甚是前

摺竟不必交議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

為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

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值既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即使補徵關稅樑頭而官辦祇能得其大概商人計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為正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已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並無與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

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該督即以此意為咨文。並將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堯。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於避重就輕。而寧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僧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託。為可斷其來路耳。如或有難行之處。該督亦即據實具奏。再將前摺隨奏。交部議覆。可一併傳諭知之。尋覆奏臣已遵旨曉諭番商。洪任等回帆。并咨移李侍堯及札行寧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現在尚無設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報聞。以廣東布政使石柱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己亥冬至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詣

皇太后宮問安。○以安徽按察使九成。貴州按

察使馮鈐對調。○庚子。

上以冬至節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眾官於午門。行禮。○御太和殿受賀。○

諭軍機大臣等據端濟布奏稱追剿扎哈沁賊衆至美羅托山勦殺百餘人等語所有陣亡帶傷兵丁著查明報部優卹但端濟布奏摺甚屬含混如所云黃夜掩襲為賊衆所覺放鎗逃走則伊等不過追及後隊而逃去者必多端濟布即應就所得馬駝牲隻窮追務獲何以未經奏及著雅爾哈善查明速催端濟布同哈寧阿相機追剿○又諭昨據哈寧阿奏稱帶兵前往瑪納斯呼圖畢羅克倫昌

吉等處照看解送口糧搜勦瑪哈沁有應行協助端濟布之處即相機接應等語所奏甚是與朕前降諭旨相符今據端濟布奏稱勦賊百餘仍有逃去者哈寧阿正宜留心偵探相機策應務期盡勦賊衆以清臺站○辛丑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曰李友棠於按臨考試時場

規不肅并違例豫印坐號分派知府代閱外場不勝學政之任已交部嚴察議奏其提督福建學政著范思皇去○又諭雲南巡撫劉藻以山東魚臺等州縣被災賑卹具本題謝雖循俗例甚無謂也各省水旱災傷切軫朕念賑賙撫卹每懷靡及夫哺其赤子者不可言慈自亦不知其慈也向例在京大學士九卿等遇有本籍加恩之事每連名奏謝在籍紳士亦或有具呈該督撫代為題謝者已屬厭觀至外省督撫以桑梓沾恩繕疏鳴謝尤屬非體賑卹以為災黎豈因摺紳始沛恩施耶是使紳士轉得藉以市惠閭閻或且武斷鄉曲也嗣後督撫等遇有本籍加恩之事概不得具本題謝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據遣往堵截巴哈曼集之侍衛海林泰報稱在博囉托羅海地方捉生詢問知巴哈曼集為得木齊哈勒拜所殺賊衆欲至崆吉

斯。恐有兵堵截。即由克呼特前去。已過八站。適與滿福相遇。將情節告知。而滿福以現在追勒沙喇斯等叛賊。自巴顏阿璘一路安設臺站。不可擅動兵丁。因無兵追賊。遂同滿福前進等語。滿福帶兵追賊。自當隨遇隨勒。乃舍現在相近之扎哈沁。而追遠竄之沙喇斯等。殊屬懦弱。滿福果能追勒沙喇斯等。尚可功罪相抵。若藉口窮追不及。馬力疲乏。竟行徹回。則罪不可逭。著傳諭成衮扎布等。看滿福呈報。若何據實速奏。若已起程前來。即交雅爾哈善查奏。吏部等部議覆。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等奏。稱蘭州府屬狄道州所管西北各鄉。距州治一百二三十里不等。回漢雜處。民情刁悍。請將同城州判移駐適中沙泥驛。兼司附近渠道水利。臯蘭縣所管北鄉紅永寬鎮四堡。距縣治三四百里不等。里民納糧跋涉維艱。請將原設寬溝縣丞移駐邊要之紅永堡。即令就近分徵四堡額糧。

并將三眼井、白墩子、塘驛馬匹歸其管轄。秦州所管東南鄉與陝省寶雞縣連界。距州治二百八十里。山深菁密。請將同城州判移駐迤東三岔鎮。其附近三岔鎮各堡錢糧。即歸該州判徵收。仍照舊兼理捕務。鞏昌府屬撫番同知所管番民間處命案繁多。若值公出。廳治遂無別員。請設照磨一員。兼司獄事。其添設照磨。查有廳屬茶馬大使一員。駐劄岷州。專司茶務事。簡應請裁汰。改設照磨。原管茶務歸岷州吏目兼理。以上移駐州判二員。縣丞一員。應需官役俸工。照舊支食。改設照磨一員。應需俸工。即於現裁茶馬大使額編俸工內動支。衙署另請估建。均應如所請辦理。從之。○以喀爾喀多羅貝勒班第林沁之子衮布多爾濟襲爵。壬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圓明園。諭曰：鶴年、張師載等開濬伊河。宣洩積水。派委牧令等官分

段承挑。開工以來未踰三月遂能迅速完竣。甚屬可嘉。鶴年、張師載、海明等著文部議叙。其在工任事各員，急公奮勉，並著鶴年、張師載等查明分別咨部一體議敘。刑部議准。河南道監察御史諸徐孫奏驗報命案例重初詳，乃外省漸循通報之具文，內部並無可查之案據，有司恃有覆審，每存姑待，不及審詳間，有自號能吏，慣事彌縫，或窺上司意見，故為可重可輕，或慮案犯未齊，希圖移甲換乙，將已定供詞故作更翻，確實案情巧為活動，以便異日成招，易於遷就。及屆限覆審，吏胥因緣為奸，犯証乘隙狡展，任意附會止圖完結，罔顧初情。甚或教逼証供，強為紐合，居然信讞，更有吐供閃爍，情節支離，慮干駁詰，為之另叙案由。附詳聲說，名為隨招貼稟，及上司通融定案，始行更換招詳。積習相沿，遽難除絕。應請嗣後州縣遇有人命案件，訊取切實供詞，並將案內人犯是否齊全及有無

要犯未獲之處，同驗屍圖格造冊於十日內申報督撫。該督撫即據州縣驗詳轉咨部科備案。若承審各官有心翻案，刪改原招，或迴護初供，遷就紐合，照故行出入例議處。督撫不行查察，亦照前例議處。從之。癸卯

上幸靜宜園駐蹕。諭江南淮安、徐州、海州連年被災。今年夏秋又復被水，其成災地畝業經照例分別蠲緩。外所有災餘熟田應徵銀米悉屬正供，分宜輸納。但念該處災困已久，熟田亦屬無幾，且毗連災地，糧價自昂，民力同屬拮据。所有三屬十七州縣內熟田應徵之項著加恩令該督撫詳悉查明，緩至明年秋成後啟徵，以紓民力。即行出示曉諭，毋飽吏胥該部遵諭速行。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順德縣民陳彬才妻楊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

實錄卷之五百五十

五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銜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月甲辰

平定縣志卷之五十一

一

上迴圓明園。○諭各省提鎮皆有專閫之責。履  
任三年已滿。自應請旨陞見。朕得隨時察看。  
以別賢否。向來未經定有成例。或有間隔數  
年。不行奏請入覲者。殊非慎重職守之意。嗣  
後各提鎮著照藩臬之例。三年已滿。奏請陞  
見。如未允准。次年仍具摺請旨。其踰期不行  
陳請者。該部即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  
前據鐘音叅奏李友棠場規不肅等因。一摺。  
彼時以事關考試。理應慎重嚴密。乃該學政



任意草率。殊乖職守。已將李友棠交部嚴加察議。並傳諭該督等。令查有無別項劣蹟。據實奏聞。今閱吏部議覆李友棠參奏德化訓導鄭達三貪鄙不職一案。將該縣令周植一併附參。因憶該撫原參摺內。稱出巡永春訪聞參奏。看來此案情節。或係該縣令被劾後。挾嫌稟訴。而鐘音又因李友棠題參時。並未會銜。心存意見。遂有此奏。亦未可定。學政如果不能勝任。該撫自應確訪奏聞。若因有微嫌。輒思傾軋。豈身任封疆者所宜。而亦豈能行之朕前者。著傳諭楊應琚。令將此情節。秉公查察。抑或另有別情。一併據實陳奏。朕辦理諸務。一秉大公。稍有疑義。必使徹底根究。從不屈抑一人。該督自能體朕此意。不稍有偏向也。將此傳諭知之。尋奏。撫臣鐘音參奏學臣李友棠。場規不肅各款。臣密加訪查。俱係確實。此外亦無別項劣蹟。查學臣附參周植。係九月初七日拜疏。而試事草率。撫臣已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二

查訪在先。永春查勘水災。係七月間事。所經地方。距德化尚遠。該縣令周植並未出境謁見。且其時尚未被劾。自無挾嫌稟訴情事。學臣題奏時。因按試龍巖。距省遙遠。未及會銜。撫臣鐘音似不因此心存傾軋。惟是鄭達三婪贓一案。周植含糊縱確。有可憑。乃撫臣轉題請免議。是雖無與學臣挾嫌傾軋情事。而袒護屬員。實屬不合。報聞。○又諭曰。方觀承題參大名縣知縣陳睿。因病自戕一案。據伊家人呈稱。陳睿於本年六月。因衛河水漲受驚。時時自言自語。於十月間。舊病陡發。用小刀抹傷頸項等語。該縣令既於六月水漲後。致有心疾。其不能視事。已不待言。何以彼時該管道府。並不據實揭報。勒令離任。直延至十月。待其自戕。始行題參。豈數月之間。該管上司。竟漫無覺察耶。恐其中或有情節。著傳諭方觀承。詳細確查具奏。尋奏。臣於六月內。赴大名查勘水災。見該縣陳睿辦理賑務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

俱無舛錯實不見有帶病情狀。據伊子並親丁人等稱該員本有痰疾多年不發。今係猝中痰邪心迷自戕。並非久病等語。似屬可信。委無別情報聞。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車布登扎布奏稱。令車木楚克扎布會同察達克辦理烏梁海博和勒那木扎勒等語。此際應已前往。現在逆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或俄羅斯令伊帶領烏梁海逃人復出。滋事亦未可定。可傳諭車木楚克扎布。於途次留心察訪。一聞阿逆之信。即帶兵前往擒拏。併諭知察達克奮勉協助。仍將現辦烏梁海情形及有無他處賊人蹤跡。作速奏聞。○又諭。昨諭和碩齊等於護送哈薩克使臣之便。沿途或遇逆賊阿睦爾撒納及大隊賊衆。伊等兵力無多。令唐喀祿帶兵二百名。於中途等候。一得信息。即前往接應。今阿逆逃入俄羅斯。或俄羅斯令其帶領烏梁海逃人復出。滋事亦未可定。和碩齊於沿途察訪。一有

阿逆信息。即帶兵往擒。仍速飭唐喀祿接應。若阿逆果如所料。正和碩齊立功之時。哈薩克使臣原可自回游牧。若願協擒逆賊。即與同行。至唐喀祿係獲罪之人。亦可藉以自贖。其務悉心訪查。奮勉効力。○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等奏。欽奉恩旨。將陝甘二省滿漢各營採買補缺馬匹。借墊銀三十五萬九千三百兩零。免其扣還。其解送馬駝添補口食盤費。坐扣未完銀六十萬八千三百兩零。酌量分年展扣。以紓兵力。臣等酌議各營應支馬乾。俱已留為餵馬之用。每歲添製軍裝及差使盤費。俱係該營自行措辦。於季餉內扣還。又有朋扣銀兩。并年底在司庫接濟及糧貴時豫借銀米。均應於季餉內扣繳。現在朋餉解送正餘馬一萬三千餘匹。加添料豆製備衣裝。統須陸續扣還。再加此項坐扣銀六十萬八千餘兩。自應寬以限期。俾季餉扣還之外。各有餘剩。應請自乾隆二十三年春

季為始。各於本營季餉內分六年扣還得旨。  
六年尚覺限迫。著寬至十年。○丙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現在  
由巴里坤送至肅州。賞給官兵之厄魯特等。  
特因其情有可原。始如此辦理。但伊等心懷  
叵測。而肅州等處距口甚近。或有約會逃走。  
妄行生事之處。即當正法示眾。著曉諭得賞  
官兵。留心驅策。如不遵約束。雖致死亦不加  
罪。若生事逃竄。則罪有所歸。黃廷桂等亦當  
時為稽察。○丁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前令刑部查叅直隸審  
題富山遲延一案。已將承審審轉各員。交部  
嚴加議處。今據該部將各直省遲延未結之  
案。通行查明。案犯患病遲延者。共八十二案。  
而直隸一省。則多至六十四案。該省即有差  
務。何至陳案未結。若此之多。可見直省因循  
闕茸。竟成痼習。大非慎重刑名之道。所有承

審審轉各員。著照富山一案之例。逐案嚴加  
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刑部查叅直隸

審題富山故殺七十。遲延一案。該犯報病。至  
逾三年。始行題結。明係承審各官怠玩所致。  
因令該部將各省人命案件。似此遲延逾限  
者。詳查具奏。今據刑部奏各省共八十餘案。  
而直隸一省。獨至六十四案之多。現已交部  
議處。刑名關係最重。自應速為結案。即屬員  
以差委為辭。該督亦當嚴飭審解。題結不應

怠玩。至此。部議不過按例薄懲。若不將此等  
闕茸故習。痛行湔滌。該督其無所辭咎。必當  
從重治罪。將此傳諭知之。○吏部奏。戶部侍  
郎阿里衮。於滿福領兵前進時。並不迅速進  
兵接濟。辦理糊塗。應照例革職。得旨。阿里衮  
今復遵旨進兵。俟伊如何勉力行走之處。奏  
摺到日。再降諭旨。○河南巡撫胡寶瑤。奏  
查辦河工賑務。怠惰偷安。之太康縣知縣。傳  
輝文。請革職示懲。得旨。此所叅傳輝文。辦理

河工賑務。急情偷安。該撫僅請革職。不足蔽辜。昨鶴年將規避要工之魚臺。令劉朝宗。參請留工贖罪。甚為允當。胡寶琮。殊屬寬縱。著嚴行申飭。朕於災賑河工。不惜鉅萬帑金。冀登災黎於社席。司牧者苟有人心。自當奮勉分憂。思稱厥職。況該令由廢員加恩錄用。更應出力自効。以贖前愆。乃敢忍心怠悞。非劉朝宗尋常玩曠者可比。傳輝文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戊申。掌山西道御史湯世昌奏。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請兼設督撫以密防閑。得旨。督撫之設。因地制宜。不藉以去弊也。此中正有宜酌奪者。待朕熟思詳定。○山西道御史吳龍見奏。截取候選知縣之舉人。年力近衰者。請豫行甄別。咨回本籍候選教職。得旨。候選知縣之改教。蓋不得已而為之。其人則無過也。但老邁龍鍾。令往司民社。亦隨即叅處耳。今於選時甄別。已屬無可如何。若復截而止之。不太迫乎。然使其免守候之

苦。或亦一道。該部會九卿詳議具奏。尋議。揀選驗看之例。立法遵行已久。應無庸議。從之。

○己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察達克等所屬之烏梁海歸順。已經數載。應與新降人等一體納貢。曾經降旨查辦。今據車布登扎布奏報。察達克此次招服烏梁海博和勒等。甚屬奮勉。可嘉。著傳諭車布登扎布。將烏里雅蘇台所貯緞疋酌量獎賞。其所屬烏梁海等。今年應納之貢。俱行寬免。以明歲為始。即行知車布楚克扎布等遵照辦理。○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察達克招服烏梁海。甚屬奮勉。著賞緞四端。其次奮勉人等各賞緞二端。車布登扎布仍傳諭博和勒伊等。去年雖附和妄動。今察達克一經招撫。即時歸服。是以寬宥前罪。博和勒著還原職。仍授為三品總管。賞緞二端。其那木扎勒庫克新

等。授順之日。亦照此傳諭。復職受賞。博和勒等游牧。與俄羅斯相近。逆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伊等一有所聞。即當報明陳奏。車布登扎布等。如得阿逆信息。一面知會和碩齊。唐喀祿。帶兵協助。車木楚克扎布等。一面帶兵勦捕。總以擒獲阿逆。始可竣事。伊等務益加奮勉。以奏膚功。再俄羅斯等。寄博和勒之托。忒字書內。有柰曼噶雜克之人。逃入內地等語。此項人等。如果來投。即應受降。亦當

留心辦理。○署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奏。欽奉恩旨。喀爾喀應賠馬駝牲隻。酌量於伊等生計有益。寬限辦理。臣委管理收牧之扎薩克等。自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收牧動用。銷算倒斃數目。擬定應免應賠。及交還限期具奏。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查軍營收牧定例。按年銷算。若未經動用者。每年每百匹。准銷倒斃四匹。已經動用者。准銷八匹。今車布登扎布。未將倒斃數目。按年銷算。與

例不符。但蒙

皇上愛養喀爾喀。降有恩旨。臣等仰體

皇上仁慈。俾喀爾喀生計饒裕。酌議應如車布

登扎布所奏。將乾隆十八年。收牧馬六千匹。

駝三千隻。照未經動用例。每百准銷四匹。十

九年以來。收牧馬駝。照已經動用例。每百准

銷八匹。不計所牧年歲。作為一年應免之數。

銷算。其牛羊係屬口糧。自難照動用馬駝之

例。應准其每百內倒斃四隻外。仍有額外倒

斃。亦應如所奏。先將車臣汗部落收回各數。

於一年內追交完項。再自己卯年起。展限五

年交納。仍將現在牧放馬駝牲隻。飭交扎薩

克等。加意牧放。其應追各項數目。令該副將

軍分晰造冊報部。按限催交。從之。○又奏。欽

奉諭旨。將軍營原有馬駝。辦給交回。及例准

倒斃各數。查奏。臣謹將辦給各隊官兵。及交

還騎回馬駝數目。酌量准銷倒斃分數具奏。

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查該副將軍所奏。

乾隆二十年。撤回京營黑龍江等兵丁。行至額爾齊斯等處者。已蒙恩旨。照金川軍需例。准其豁免十分之三。又另摺所奏。杜爾伯特汗車凌等。應追馬駝業經展限。現奉恩旨。豁免。均毋庸另議外。二十年。大兵平定伊犁。直抵布魯特邊界。較額爾齊斯更遠。應將所領馬駝豁免十分之五。二十一年。進勦烏梁海。哈薩克官兵。俱至伊什勒河。歸途又趨拏青滾雜卜。該將軍奏請全行豁免。但恐官兵恃有此例。將遠行馬匹。不復愛惜。應較前往伊犁。酌量加倍。豁免十分之八。其和托輝特官兵。隨青滾雜卜。私回游牧。所領馬駝。不准豁免。俱令照數賠補。又擒拏青滾雜卜官兵。並未遠行。但時值冬寒。應將所領馬駝。豁免十分之三。又收取阿睦爾撒納游牧。追勦包沁等官兵。亦未遠行。應將所領馬駝。豁免十分之二。再本年撤回之京營。綏遠城等官兵。交兵部行查。現在兩路官兵。俟撤回時。行查辦。

理。其喀爾喀等所領馬駝。內除應豁免數目外。其餘理應追繳。但伊等賠補牧放牲畜。已議展限五年。俟交完後。再限三年。令其補交。至厄魯特班珠爾等馬駝。業經籍沒。應毋庸議。其扎哈沁烏梁海等。原領馬一千七百匹。有奇。駝二百隻。有奇。除豁免外。仍應追繳。馬九百匹。有奇。駝九十隻。有奇。照例令其交出。其官兵應交馬駝。造冊咨送戶部。喀爾喀等應交馬駝。造冊咨送理藩院。按限追繳。得旨。依議。扎哈沁烏梁海人等。甚屬安靜。亦俱奮勉効力。應交馬駝。著加恩寬免。○理藩院奏。旺布多爾濟等。豫備兵丁不齊。請分別議處。得旨。去年逆賊青滾雜卜之案。旺布多爾濟等旗分。人口牲畜。微有虧損。近復被災。生計艱難。所備兵丁不齊。並非有意推諉。著加恩將降罰之處。悉行寬免。三都布車木伯勒。既患瘋疾。不能辦事。著將公爵開缺。令伊子承襲。○命協辦大學士鄂彌達。在紫禁城騎馬。

○辛亥。

上幸瀛臺。○諭據德爾敏等奏報徐城增築石工於十一月十九日如式完竣一律整齊堅固等語披覽深為欣慰徐城濱臨黃河而舊有石隄間段斷續一遇盛漲時罹水患今春南巡親臨閱視指授增築石隄茲開工以來曾未兩月遂克告成城郭民居永資保障諸臣能仰體朕念切民瘼之意奮勉集事迅速奏績甚屬可嘉德爾敏夢麟尹繼善白鍾山

松璜陳宏謀俱著交部議敘其在工文武員弁并著查明一體交部議敘以示獎勵○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旨詢問伊什克據供我父原係拉藏汗屬人於康熙年間為準噶爾所掠遂屬綽和爾鄂拓克今因游牧擾亂是以來投等語臣等看伊什克人尚明白年力亦壯應如何安插之處候旨遵行得旨伊什克著在上駟院司轡上行走仍編入蒙古旗分○雲南道御史程廷棟奏各省上司幕友

多有包攬分肥州縣幕中非其與類一切詳案立意苛駁州縣官勢不能支向上官稟請薦幕以圖照應上下鈎連作奸行賄勢所不免上官偶有覺查先通信息巧為彌縫迨經敗露上官明知情弊而事涉於己不敢揭叅轉致通同徇隱其有妨吏治者非淺應請勅部將勒薦幕友嚴定處分得旨此弊朕殊不知所奏甚是該部詳議速奏尋議查上司薦幕與偏私苛駁等弊久經著有例禁惟在該管各官關防嚴密毋致幕友與屬員往來交接書札相通潛滋弊竇應飭各該督撫不時留心查察倘有徇私薦引及徇庇失察等項照例分別議處從之○壬子。

上詣

壽康宮侍

皇太后膳○諭左都御史木和林年逾八十著以原品休致所遺員缺著吳拜補授盛京刑部侍郎員缺著石柱補授○諭軍機大臣等

昨命車木楚克扎布等。因辦理烏梁海之便。察訪逆賊阿睦爾撒納信息。今思阿逆奸詭異常。或差遣數人到烏梁海探聽情形。亦未可定。然即擒此數人。亦於事無益。若果有此舉。則察達克。不妨陽為約結。告伊來人以現在大兵盡徹。烏里雅蘇台亦駐兵不多。我等乘此會合。擾亂喀爾喀。搶掠烏里雅蘇台之語。若阿逆肯來。便可擒獲。或察達克相機前往。虛作投順之狀。誘出逆賊。相機辦理亦可。著傳諭察達克。悉心籌酌。不拘何時。皆可用此策。但宜密而又密。不可漏洩。致無知妄傳。轉足僨事。察達克自必有親信數人。相與計議。若能擒獲逆賊。朕於察達克及烏梁海人等。必沛殊恩。務宜奮勉。車木楚克扎布等。如何密行傳諭。察達克所見如何。及現在阿逆信息。俱作速奏聞。並傳諭納木扎勒知之。○又諭曰。成衮扎布。兆惠等。自本月初十三等日奏事後。距今十餘日。未見摺奏。前經屢

諭伊等。回至濟爾哈朗。同雅爾哈善等。酌議駐兵之地。及明歲進兵之期。并來京請訓等事。伊等此時已至何處。未見奏到。豈臺站尚有遲誤耶。至阿里衮。雖據奏稱。沙喇斯。瑪呼斯等賊。已過達朗嶺。伊與額敏和卓。帶兵追往。但曾否與滿福相會。又端濟布。前追巴哈曼集賊衆。朕慮伊兵力單弱。命哈寧阿帶兵協助。若已會滿福。距端濟布甚遠。即不必再往。此際哈寧阿。究與何人會兵。均未奏到。並

傳諭詢問。○癸丑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靜怡軒。重華宮侍宴。○諭軍機大臣等。此數日軍營並未奏到事件。恐臺站或有



疎虞。今已圖濟爾噶勒等。由巴里坤護送馬匹。帶有兵丁。著傳諭伊等。如遇瑪哈沁賊人。即行勦殺。其兵丁自有乘騎。足以擊賊。不可動用軍營馬匹。以致疲乏。如無此事。惟以謹護馬匹為要。計此旨到日。伊等已過巴里坤。著交與巴里坤辦事大臣等。速為追送。○甲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以刑科給事中伊祿順。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乙卯。諭軍機大臣等。今年河南衛輝等府被災。雖經多方賑卹。其應徵錢糧。亦已有旨蠲免。但現在災黎。是否俱有起色。明年青黃不接之際。或尚應接濟。深為軫念。可傳諭胡寶瑤。查該省被災各屬。如有應須加恩。作何辦理之處。即行據實奏聞。當於新正頒發恩旨也。○又諭。前據黃廷桂。挑選馬八千匹。解送軍營。今成衮扎布等奏到。現在臺站及官員乘騎。尚需

馬二千匹。已咨行該督等語。著傳諭黃廷桂。如接到將軍等咨文。即照數挑選廕壯馬二千匹。委員解往。同前項馬匹。一併交與巴圖濟爾噶勒。帶赴應用。仍飭解員沿途小心餵飼。毋致疲瘦。○定邊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臣等於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一日。節次奉到諭旨。令將徹兵過冬處所。明春進兵程期。及兵馬數目。公議具奏。查巴圖爾烏巴什等賊。會合一處。向沙喇伯勒逃去。自應速行追勦。至回人既敢戕害阿敏道。又聞布拉呢敦。霍集占等。聚眾拒守。其阿克蘇庫車等處。係進兵道路。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乃其巢穴。俱宜陸續辦理。計厄魯特賊眾。約數千戶。可得戰兵五六千。伊等皆自知必死。如我兵力弱。恐致逃竄。至勦滅賊眾後。即應於特穆爾圖諾爾。那林等處。休息馬力。進取回城。臣等公同詳議。臣成衮扎布等。及滿福。所領兵共二千七百餘名。臣兆惠。及富德瑚爾起。順德

訥端濟布所領兵共三千四百餘名。合計現兵六千餘名。計可挑選四千名。軍營馬既多倒疲。濟爾哈朗一帶。久住草枯。惟烏魯木齊至瑪納斯一帶。水草俱佳。可游牧過冬。仍派兵五百名。安設臺站。查駐兵之地。至沙喇伯勒程期。約四五十日。若於來年正月下旬進兵。計三月十五日前後可到。餘兵千餘名。令愛隆阿帶領至魯克察克。整理豫備。再派巴里坤綠旗兵一千。合二千餘名。在魯克察克豫備。又現在吐魯番屯田綠旗兵八百名。亦令帶籽種。於來春在哈喇沙爾。或伊拉里克等處種地。令魯克察克豫備兵二千餘名同往。又豫備哈薩克貿易。派綠旗兵五百名。并令額敏和卓酌派回兵。遣往烏魯木齊種地。俱先至魯克察克。自巴里坤辦給口糧籽種。至進勦官兵口糧及籽種器具均須大員經理。臣等公議。派臣永貴前往。再臣等現議來年正月進兵。若趨赴京師。復回軍營。恐踰期

限。謹酌擬領隊大臣侍衛等。開列名單。恭候欽定。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稱。來年正月進兵。若趨赴京師。往還恐逾期限等語。著照所請。不必來京。但朕昨命車布登扎布同兆惠明歲進兵。今阿逆已逃入俄羅斯。喀爾喀處索取阿逆及辦理地方事務。伊兄弟二人不可不駐劄一人。成衮扎布年長。喀爾喀素所心服。車布登扎布年力富強。著伊同兆惠進勦。成衮扎布仍著來京請訓。再赴喀爾喀辦理事務。成衮扎布奉到此旨。其將軍印務交與兆惠。俟車布登扎布到日。以副將軍印務交代。時值冬寒。成衮扎布不必速行。惟量力前進。明歲進兵。車布登扎布富德哈寧阿羅布藏多爾濟明瑞鄂博什溫布俱著在哨探隊內行走。其巴圖魯侍衛酌量派出。巴圖濟爾噶勒送馬到日。亦在哨探隊內行走。果木尼勒圖富紹酌派領隊。其駐兵魯克察克豫備回部。永貴一人不足著雅爾哈善

同順德訥。愛隆阿。酌派巴圖魯侍衛二員前往。永貴既在魯克察克辦事。俟事竣。再赴陝西巡撫之任。其餘大臣侍衛官員。分隊安臺屯田牧馬等事。俱照所奏行。前曾諭車布登扎布。雅爾哈善。帶兵先行。兆惠。富德。來京。馳驛回營。尚可追及。伊等奉到此旨。如已起程。亦不必中途復回。再額敏和卓。現同阿里衮。追勦沙喇斯等賊衆。如已竣事。即回游牧休息。來年辦理回部。著同富德。在哨探隊內行走。○又諭曰。成衮扎布。兆惠等奏。來京恐誤進兵之期。朕已允所請。富德奉到此旨。如尚未起程。即不必來京。至伊所奏。遣使赴哈薩克時。令其供備口糧。駝馬一事。哈薩克甫經歸附。且素習貪吝。不可稍有派累。即遣使前往。攜帶物件。亦可換易口糧。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努三不必在哈薩克久住。著行文撤回。○又諭曰。成衮扎布等奏。稱。明歲進兵。計馬八千匹。不敷派撥。請添送二千匹等

語。已諭黃廷桂。趲辦矣。著於巴圖濟爾噶勒三人內。留富紹守候。巴圖濟爾噶勒等大隊前行。已經搜勦瑪哈沁。富紹護送此項馬匹。不必多留兵丁。惟酌量足數。照管馬羣可也。○丙辰。諭。山西交城等四十州縣。秋成稍歉。薄。所有民欠未完常平倉穀。雖應徵收還倉。但念各該處商販稀少。本地所產。僅供民食。若令依限徵輸。閭閻未免拮据。著加恩將交城等四十州縣未完二十年分民借八萬九千餘石。緩至明年麥熟後交納。其本年民借常平倉穀九萬九千餘石。緩至明歲秋成後交納。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陝甘兩省。挑解軍營馬匹。所有摘缺應買補之馬。定價不敷。多借公項墊用。分限扣還。朕已降旨加恩矣。直隸連年挑解馬匹。各標營摘缺買補。或亦有似此借墊者。著方觀承即查明具奏。其動項買補者。不在此例。尋奏。直隸買補馬匹。定價每疋九兩。已足數

用。並未借墊公項。亦無私行那墊之累。與陝甘情形不同。報聞。○又諭湖南靖州屬。耙沖地方。產有銅礦。陳宏謀任巡撫時。曾與辰沅靖道黃凝道。議令招商試採。旋即封禁。昨已據該撫將商人採出交官銅觔。交錢局鼓鑄。奏到允行矣。耙沖地方。本係苗疆。自以安靜為是。陳宏謀等。既令試採。旋復封禁。是否從前試採之舉。不無冒昧草率。富勒渾於此事。想當留心。可即查明據實奏聞。○又諭據塔

永寧奏。晉省營伍。有因連年挑解軍需馬匹。額定價值銀八兩。不敷買補。那墊公項。陸續坐扣還款之事。與陝甘兩省情事相同等語。陝甘不敷之項。前已降旨加恩。晉省營伍。若果係因公那墊。此與州縣侵虧者迥別。著交劉統勳。就近詳查。據實奏聞。朕自酌量施恩。倘有私自侵用者。亦據實指叅。不得稍涉瞻徇。○又諭曰。阿里衮。額敏和卓。奏稱。伊等由阿斯罕布拉克。和什特呼克一路。取道速行。

於十月二十八日。抵沙喇斯瑪。呼斯。游牧之哈喇沙爾等處。搜查山僻賊衆。至塔木順和爾。納木噶擒獲嗎哈沁奇齊克等。男婦二百餘口。今往呼魯木什和羅。俟剿滅瑪呼斯賊衆。再越達朗嶺。進剿沙喇斯。昂吉岱賊衆等語。阿里衮。額敏和卓。此次辦理頗屬奮勉。從前因阿里衮帶兵遲延。交部議處。經部議革職。朕諭以且觀後效。今既自知罪愆。奮勉行走。著加恩免其革職。額敏和卓。著賞緞四端。遣往偵探之佐領愛斯瑪特。及奮勉之官兵回人等。俱著查明獎賞。再據瑪哈沁供稱。瑪呼斯得木齊和通告稱。滿都統遣伊前來。現在兩三路進兵等語。則似滿福已招服。瑪呼斯人等矣。滿福現在何處。究未奏及。著阿里衮等帶兵速進。即使滿福業已招降。亦不可憑信。仍行剿殺。滿福甚屬無用。一切事務。阿里衮惟與額敏和卓。悉心商酌。併將滿福信息。作速奏聞。○又諭著寄信雅爾哈善帶兵。

往魯克沁屯田處所留心查看可屯之地共有幾許。一面酌咨黃廷桂令豫備兵丁辦理。耕種以備明年屯田。一面奏聞。多多益善。至雅爾哈善應行帶兵前往之時。屯田事務著交永貴接辦。○又諭拉林地方派遣兵丁種地。原因滿洲生齒日繁。與其在京閒住。不如給田耕種。俾各謀生。所出之缺。亦可使在京閒散餘丁挑補食餉。故朕悉心籌畫。派往駐防官兵。賞給官車路費。安家銀兩。令其移駐

曲加恩施。但京城不肖之徒。犯罪亦發拉林。恐莠良雜處。不惟彼處風俗漸染日壞。亦於兵丁生計大有攸關。殊非朕體恤旗人使從善務本之意。且恐無知之徒。將加恩派往指為發遣。嗣後由京發遣人犯。應如何酌奪地方改遣之處。著交滿大學士會同九卿該部核議具奏。尋奏。嗣後民人犯罪。不必發遣吉林等處。俱照舊例發遣雲南等省。旗下不肖匪徒。不必發往拉林阿勒楚喀。俱發遣黑龍

江三姓等處。並將從前發遣拉林人犯。交該副都統嚴查。如有不安分生事者。聲明報部。即照新例。改發雲南等省。從之。○軍機大臣等奏。查各部院八旗。欽奉漢字

上諭。繙清之處。俱照乾隆八年內閣奏准。交通政使德通校對。現在德通承辦內繙書房事務。年老事繁。臣等昨為查纂編輯清語。選擇主事蘇和忱。司務伊三等六員。在軍機處附近官房。專司繙譯。請嗣後漢字繙清。無庸交德通校對。照清字譯漢之例。移送軍機。即令蘇和忱等繙譯。將此六員作為六缺。遇有陞轉。另行選補。從之。○以直隸布政使清馥陝西布政使吳士功對調。○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旗人考試生員舉人。年幼者多。著停止閱看騎射。由舉人考試進士。皆係成丁之人。旗人騎射。乃分內應能之事。著閱其馬步騎射。生疎者不准應試。

倘不悉心閱看。惟派出之大臣等是問。○命原任巡撫定長。以副都統銜。馳驛前赴西路軍營。辦理糧餉事務。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軍機大臣等奏。臣等查將軍成衮扎布等奏。稱來年派兵二千。自魯克察克起程。前往哈喇沙爾。伊拉里克等處。請將吐魯番屯田綠旗兵八百名。攜帶籽種同往。即在哈喇沙爾等處耕種等語。吐魯番今歲耕種。已有成效。非特不可空閒。更當增墾。臣等酌議。吐魯番

實錄卷五十一

三八

現在耕種之綠旗兵。准其移往哈喇沙爾等處。應請旨交雅爾哈善查明。吐魯番現種熟地若干頃。此外有無可墾。共需兵若干。移咨黃廷桂。派兵辦給籽種器具。遣往吐魯番接種。報聞。○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成衮扎布等奏。稱軍營索倫兵丁行走。已及四年。伊等本旗缺出。俱坐補在家之人。以致陞轉遲滯。請將軍營奮勉兵丁。列為一等者。咨行該旗。遇應陞之缺。即行陞補。其吉林察哈爾綠旗

兵丁亦請照此辦理等語。所奏甚是。但現在索倫等本地出缺。及遇有他處缺出。軍營行走之人。原有補放之例。因該處未曾行文軍營。伊等無從得知。著軍機大臣交部。將此等補放之人。查明知會軍營。其軍營造冊保送之索倫吉林察哈爾綠旗兵丁。亦即行文各該處於行文到日。遇有應行陞補之缺。俱以軍營之人擬正。奏請補授。即使伊等年資稍淺。而効力疆場。與家居者迥異。必如此拔擢

實錄卷五十一

三九

方足以示鼓舞。併傳諭各該將軍總督總管等知之。○賑卹甘肅鞏蘭狄道金縣渭源靖遠平涼華亭鎮原莊浪涇州靈臺安化環縣合水撫彝張掖平番中衛平羅碾伯西寧高臺等二十二廳州縣夏秋二禾被霜雹等災。貧民分別蠲緩有差。○是月。欽差侍郎袁曰修等奏上江諸水開通之後。皆歸安河以達洪湖。臣等從歸仁集以下。逐段相度。至陡門出口之路。蘆葦叢生。淤墊更甚。水面瀰漫。蜀

具雜施查沿河漁船甚衆雇募四五百隻將蘆根先行創取則淤泥一併帶出水便疏通安河河尾可免壅遏至歸仁集外雖河奎河潼河柏家河林子河羅家河諸水俱入安河來水既衆咽喉尚屬狹隘請開濬董家溝鮑家河兩路又分林子河一支由此經行報聞○又奏伏查毛城鋪天然閘等處為減洩黃水之路一股由虹縣之謝家講入洪湖一股由安河入洪湖其一股由歸仁隄外至宿遷

實錄卷三十三

之白洋河仍入黃河即諭旨不入湖而自入海之路也臣等往來歸仁集留心體察始知白洋河仍入黃河之道即今久廢之祥符閘現在黃河水面較隄內轉高若復開此閘翻有灌入之虞是以於淮河頭分濬三河以一河受黃水取其挑復稍易而以南北二河清水汕刷湍流不致停淤今惟有恪遵堅閉毛城鋪之旨將橫壩引河各制度再悉心講求期於河道民田兩無妨礙又潁亳一帶上承

豫省諸河遵旨加寬丈尺其不能加寬之處量為加深現飭工員辦理報聞○欽差侍郎夢麟等奏查沂河入駱馬湖之處臣等先經勘明奏請疏濬積淤培築土堰使沂水正流暢入駱馬湖由六塘河歸海今上游水勢漸消受賢集一帶地方水落灘現間段淤淺務期一律深通不致阻滯臣由東省入江南之運河近年以來當患有餘不患不足今伊家河已經挑濬微山湖之水均由運河南趨凡

實錄卷三十三

可宣洩之處自宜多方籌及查邳宿桃清之運河以楊家莊口門為去路內有鹽河一道向例冬春水小將閘堵閉又清河縣之越河雙閘草壩每遇重運將草壩堵閉束水濟運今年水勢盛大不便拘守舊例擬將越河草壩不必接築鹽河閘亦不堵閉聽其開放暢流俾運河下游多洩一分則上游之微山湖多消一分之水宣洩更為順暢得旨甚是河工拘墟舊習當力為破除○兩江總督尹繼

善等奏。據阜寧縣知縣朱繡稟稱。搜出民人周瑞南家妖書一本。面寫古聖遺書。所載均屬狂悖。拏獲該犯嚴訊。據供。伊前在強良甫家訓蒙。良甫妻薛氏。因子強國歟身故。無人奉教。將此經書交付。伊見書語難解。即行收藏。拘訊強國歟之子強廷壽。供亦相同。查閱書內所撰劉伯溫語。妄談運數。不法已極。所載之寫經人王自成。強世祿。是否現存。其子孫有無此書藏匿。此外有無別種妖書傳播。

實錄卷五十五

三

并左道惑眾情事。均須逐一究明。定擬具奏。得旨。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豈有本朝如此愛民。百年之久。尚有此語之理。○閩浙總督楊應琚等奏。臣因赴寧波回。抵紹興。查看海塘。查得山陰縣宋家淩外大池頭一帶。為海潮入口頂衝之地。東有曹娥江。西有三江開。皆由此處交會入海。前經督臣喀爾吉善等題允。在大池後建築石塘四百丈。西首接築土塘二十丈。查土塘

難以垂久。須添築石塘。舊有東西柴塘。為新塘外護。因潮汐衝激。塘身矮却。亦須逐一鑲填完固。俾與新塘唇齒相依。得旨。是。如所議行。○河南巡撫胡寶瑤奏。據許州臨潁縣知縣王煥士稟報。訪有奸民勾引鄉愚。立會騙錢。隨往拏獲賈敏一犯。稱因伊姊夫訾有明引入榮華會。推張仁為頭領。同會有王章。李存智。崔大經。朱大海諸人。隨拏獲王章。朱大海。搜有鼓兒詞。歌詞等情。查張仁係上年犯

實錄卷五十五

三

案。本年秋審情實。已經正法。是否另有其人。抑係餘黨未盡。尤關緊要。臣即星夜馳至洧川。續獲各犯。輾轉根究。其崔大經。李存智。王章等。皆無知窮民。不安本分。應大加懲治。再有洧川之閭玉。柳興林。係張仁親戚夥計。據供。張仁令其徒王五鈞。付銀千兩。令伊等送至山西長治縣之李老人。周清水。託直隸沙河縣之鄭舍。尋覓胡文保。並伊母一同赴京。在胡文保家居。轉託提督衙門當差之朱



魁。打點減罪等語。臣即飛咨九門提督順天府尹直隸山西督撫密拏。并抄查藏匿。嚴究確供。如應歸案辦理。速解來豫。審擬具奏。得旨甚好。○兩廣總督署山東巡撫鶴年等奏查東省運河。北抵臨清。南至臺莊。上下幾及千里。除塘河工程。照大挑例募夫挑挖。外。請自濟寧以下之石佛開起。北至臨清開止。將河底淤墊。逐一探估。以現在水深八尺為度。凡不足八尺者。添估挑挖。俾河身一律平坦。

實錄卷五十五

五

以免阻塞之患。石佛以下。直至臺莊。內多湖河相連之處。深淺段落。尚難確估。應俟湖水消退後。再行辦理。惟彭口古淺山河噴沙之處。連年因水大不能築壩。應請一併募夫估計。趲挑以利運行。此現在辦理挑河情形也。其臨清以南。至石佛一帶。兩岸緯道間有殘缺卑薄之處。業飭道廳勘估。以本年盛漲之時。出水三尺為度。或應加高。或應幫寬。逐一估報。現在水勢尚未大消。即南陽以下現已

開工。微露隄形之三千餘丈。兩面排椿。中心填土。天寒河凍。水內施工。未免艱難。待春初冰消。於青黃不接之時。招集民人。就工謀食。同未露隄形之一萬餘丈。均可接續辦理。總期緯挽有資。以待新運。此現在辦理緯道情形也。再查臨清以北。德州以南之衛河。原係衛漳合流。水挾沙行。雖冬令水消時。尚仍巨浸。自當與臨清以南之運河一體辦理。今議修民埝。所挑之土。如能推積兩旁。增培隄岸。

實錄卷五十五

五

土乾之後。募夫夯礮。足資鞏固。俟臣等伊河放水後。詳加相度。其臨清以南沿河亦有民修隄埝。應行培補。但所挑長河之區。與應培民埝之所。每多不能湊合。臣等確查應修者一併歸報。此現在辦理民埝情形也。再開座攸關蓄洩。如寺前鋪閘。為汶水南行第二座。與柳林閘互相啟閉。李海務閘。土橋閘。金門較窄。俱應拆修。又在城戴廟邢莊。利建韓莊。頓莊。候遷等閘。各應加高一二三層不等。又

聊城縣博平縣各涵洞五座。清平縣李家口等處。水溝橋梁共五道。均應修整。庶民田坡水宣洩有資。此現在辦理開壩涵洞情形也。謹會圖貼說恭奏。得旨覽奏俱悉。此番大加整頓。必期實濟於事。不可草率。慎之勉之。

實錄卷五百五十一

三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二月己未朔吏部議

欽差刑部尚書劉統勳等奏。審擬蔣洲虧空案內。其徇隱不報之署山西布政使達靈阿。應照例革職。被勒出銀之平陽府知府秦勇均等。照例分別降調。應否留任。得旨依議。秦勇均等俱著照部議降一級。從寬留任。○庚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考試宗室繙譯騎射。命簡親王奇通阿。大學士來保協辦大學

士鄂彌達鑲紅旗蒙古都統那親為考官。○辛酉諭向來地方失火該管官雖有處分不過按例議處即從寬免議亦無不可但此次延燒房屋至一百五十餘間為時甚久經朕特遣御前侍衛等前往撲救而該給事中等尚遲遲未至何以稱巡城之職立柱王應綵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胡寶琮所奏拏獲邪教餘黨一案現據步軍統領衙門將胡二引進拏獲其胡文保一犯已往沙河地方亦飭直督方觀承飛差緝拏矣但據胡二引進所供張仁在日有缺角金鑲印信并有悖逆言語兼造有黑紙紅字合同曾帶五百張進京其印信雖未看見若問閔玉必知其情等語看來此案顯有悖逆情節不但邪教而已從前圖勒炳阿從輕完結甚屬糊塗幸張仁已於秋審勾決而現在餘黨又經敗露拏獲尚俱不致漏網可傳諭胡寶琮令其徹底窮究務得實情至閔玉一犯係案

內最要之人胡二引進既有此供即應向其根究其印信藏匿何處合同散過若干在鄉民無知受其愚惑者尚可免其株連至於分投散布合同之犯俱應逐一緝拏從重辦理其胡二引進等現在京師審訊俟有確供再行寄知該撫以便辦理可先將此傳諭胡寶琮令其速行嚴辦毋得稍有寬縱尋奏臣提各犯隔別研訊據閔玉趙姓柳興林孟孝友等供認五百張合同四句歌詞並另有白紙所寫四句歌詞但供稱並無缺角金鑲印信及本省並未散合同等語上年辦理張仁一案業經查過數次所有詭秘字蹟俱經燬滅此次搜查並無餘物但張仁狡詐百出善於滅迹務必徹底窮究而胡二引進李老人周清水各犯自有確供實據俟咨到續究再奏報聞又奏據柳興林供出圖圖書二方現存趙子信家隨密飭協拏並搜取圖書據趙子信供兩次寫合同六百張并供八字真言一

張八句。每句係張仁生命之一字。又另有南起北落歌詞八句。其圓圖書二方。係於趙子信牆內取出一。係天元太寶四字。一係號字。查天元係張仁等教名。其歌詞詭僻狂悖。實不止於邪教。雖經正法。仍須另行按律辦理。至缺角金鑲印信。刑訊各犯。堅供實未曾見。現在極力追究。凡經供出姓名。俱密飭飛拏。嚴搜細訊。期無匿情。再據柳興林供。直隸共有七人。除胡文保。鄭全。已獲外。其餘五犯。已飛咨直隸督臣。查拏審訊報聞。○又諭。據吳達善。豆斌奏稱。護送軍營馬八千匹。將所派兵丁編隊行走等語。所辦甚是。其吉林。索倫。察哈爾等閑散餘丁。俱酌量賞給。昨成衮扎布等奏請增馬二千匹。已諭黃廷桂。趙送。并留富紹照料。計此旨到時。已圖濟爾噶勒等。早已起程。著傳諭吳達善等。作速行文。已圖濟爾噶勒等。將所領兵五百名內。挑選索倫。蒙古兵一百名。交富紹帶回。已里坤。護送續

進馬匹。現在將軍等。徵兵烏魯木齊等處。過冬。其地距已里坤千餘里。如相去不遠。則已圖濟爾噶勒兵已足用。或尚不足。即於已里坤添派綠旗兵丁護送。若將軍處迎馬兵丁到來。即遣回綠旗兵。在富紹隊內行走。亦可。今吳達善等。已行文軍營。迎取馬匹。并著傳諭成衮扎布等。令其速遣。至前項馬匹交收後。所派綠旗兵。不必回已里坤。或入進勦回部隊內。或留於屯田處効力。將軍等酌量辦理。○又諭。昨據阿里衮奏稱。同額敏和卓。進勦沙拉斯。瑪呼斯等賊衆。距滿福祇隔三站。即速為接應等語。此時曾否會合一處。勦滅賊人。但已里坤辦事。甚屬緊要。雖有豆斌。德舒。仍須大臣駐劄。阿里衮未奉朕旨。自必帶兵前進。著傳諭阿里衮。若沙拉斯。瑪呼斯事竣。即回已里坤辦事。○兩廣總督署山東巡撫。鶴年等奏。石佛以上各工。已照大挑例。趨辦。惟寺前土橋。在城趙村十里等間。俱應折

修以待新運。其原請加高之戴廟閘。及拆修之李海務閘。應請停止。再聊城博平縣境。修舊增新。涵洞六座。清平縣境。修建橋梁五道。濟寧州境。宋家窪馬場湖。二處添建涵洞各一座。均係減洩民田坡水要工。宜及時宣洩。至八里廟添建滾壩。遵旨改高運河底七尺。並擬先將徒駭河頭之龍灣。馬頰河頭之魏灣。老黃河頭之四女寺。各滾壩俱落低。高運河底七尺。其三空五空平水等閘橋。龍灣魏灣減閘。哨馬營滾壩。若此時一並落低。倘遇天時久晴。七尺之下。續有消落。或致行運艱澁。應暫停。至何家壩支河。頻年淤墊。高逾壩身。今先將支河挑挖深通。看過水情形。再為辦理。其運河民埝。凡係挑河之處。即以挑起之土堆放幫培。如不係挑河之處。則民埝仍須修築。又查館陶至德州衛河。不能煞壩與挑臣等親行履勘。岸高面濶。形勢灣環。所有應修兩岸民埝。已據估計土方造報。擬於春

融上緊趲築。得旨如此。因時相機辦理。實愜朕懷。○又奏挑挖運河。原為浮送糧船而設。其淤淺處。固當一律挑深。如現在深通者可仍循舊例。逐段測量覈實辦理。務令照原估尺寸。如式挑挖。再查兩岸緯道。多在城市村鎮。閘座上下之處。人烟稠密。極為逼仄。逐段接寬。所長不過十餘丈。如用石工。即需費數百金。今據運河道稟請。居民所蓋草土房間。有情願售賣者。所需價值。每間不過數兩。買後拆移。則隄身自寬。為力較易。省費實多。臣查勘無異。凡似此者。行令地方官勸諭一體辦理。如實在蓋有瓦房。不願變價者。仍聽民便。應量為幫寬。隄沿加築片石等工。以期鞏固。至民田坡水。須設法疏消。趕種春麥。沿河俱設有涵洞。自應於糧艘回空之後。煞壩未開之先。兩次量為宣洩。自可不致久淹。每年至期。應聽河撫二臣委員查勘。并酌添涵洞。歸於水利案內。一併議估。又閘壩橋梁。應行

修改之處。所需石工。查有解江餘剩石料。并應拆廢橋石塊。俱堪適用。請將現存各石。儘數添修。不敷再行採辦。至徒駭馬頰老黃河等處。及沂州府屬之蘭。郯等縣。現飭河員確勘定議。得旨。此舉甚當。即如街道亦因人占而路窄。大都即瓦房亦予價拆改為是。不可姑息。而此後之嚴禁。不令占地蓋屋。尤為要務也。又批。如此實心經理。誠不負任使矣。○旌表守正被戕之貴州水城廳苗民計農妻蜡暮。○壬戌。諭湖北撥運豫省米石。抵豫交卸後。原船回過各關。例應輸納船料。但各船戶回棹時。如已攬載客貨。其船料自當徵收。若僅原船回空。船戶未免拮据。著加恩免其徵收船料。以示優卹。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莊有恭查奏巴東長樂等州縣浮收緣由。實因各該州縣地處山僻。糧戶零星距城寫遠。計其往返盤費及補色添平種種積算。故每銀一兩。於正額之外。多用四五分。

至錢餘不等。並非官吏浮收等語。看來自係實情。已於摺內批諭矣。地方官吏私徵加派。朘民肥己。自當嚴行查叅。從重治罪。若山僻小邑。糧額無多。而花戶零星遠近不一。必令自封投櫃。以及召募銀匠代為傾銷。則糧戶額外之費。恐愈滋多。且於民情實多未便。此等處亦祇可如此辦理。在富勒渾初任未諳。一聞有此弊。自不得不奏。使其早悉。實在情節。亦必當據實入告矣。至於胥吏之飛灑侵蝕。實為徵糧積弊。又當時刻留心體察。不可因此數州縣之並未浮收。入已而遂一概置之不問也。可再傳諭莊有恭。并富勒渾知之。○又諭前命和碩齊護送哈薩克使臣途中遇阿睦爾撒納及大隊賊衆。即行擒勦。并著唐喀祿帶兵策應。現在伊等若未與賊人相遇。於護送來使。歸伊游牧後。即駐劄額爾齊斯附近。明歲西路之兵。於正月下旬自烏魯木齊起程。三月中旬可至沙喇鄂勒若和碩。

齊唐喀祿往返道途必致遲誤。今即就近駐劄。既可辦理。逋逃賊衆亦得以休息馬力。著駐劄科布多大臣接濟伊等行糧。俱速行傳諭知之。○又諭據審訊賊黨烏勒木濟供稱去冬阿睦爾撒納在烏梁海時杜爾伯特之孟克博羅特曾相隨同去。後又往納木奇游牧等語。從前愛隆阿勦殺納木奇賊衆之時未有孟克博羅特名目。或竄入額爾齊斯等處藏匿。亦未可定。著和碩齊等留心查拏解送來京。○叅贊大臣富德奏臣准兆惠咨文奉到諭旨以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順德訥等不必在彼守候。即應遵旨撤回。因前往哈薩克之額爾克沙喇努三等尚未回營。暫令留駐。臣於十月二十五日令鄂博什帶兵二百名前往額林哈畢爾噶沿途搜勦嗎哈沁與將軍會合。昨據往哈薩克貿易人等帶來額爾克沙喇等書扎聞阿布賚游牧移向巴顏鄂拉。又聞巴圖爾烏巴什出痘身死屬

實。再臣等聞烏梁海安濟格斯奎與俄羅斯素有讐隙。派出署防禦達色等。於本月二十四日至布克圖爾瑪。安濟等十餘戶迎戰。達色追射安濟。遇石傷足。前鋒卓丹即奮力前進。將安濟生擒。其格斯奎亦被擒獲。計勦殺烏梁海三百餘戶。獎賞藍翎烏勒德克陣亡三等侍衛喀勒扎布等帶傷。又於庫克郭勒地方遇果勒卓輝之烏梁海等二十餘人。放鎗迎敵。我兵墜馬者數人。有寧古塔披甲人英德訥黑龍江打牲達呼爾達三保奮勇救出。盡勦賊衆。又在前隊行走奮勉之三等侍衛畢拉爾海吉林署協領扎庫齊索倫署協領金濟噶爾阿第木保察哈爾署協領喇嘛扎布藍翎侍衛達桑阿等俱出衆効力。得旨富德所奏前隊効力之畢拉爾海授為二等侍衛。扎庫齊金濟噶爾阿第木保俱授為協領。喇嘛扎布授為頭等侍衛。達桑阿授為三等侍衛。擒獲烏梁海安濟格斯奎之達色卓

丹俱授為藍領侍衛。勦殺烏梁海之英德訥。達三保俱授為三等侍衛。其餘奮勉効力。及陣亡得傷官兵。俟造冊到日。該部照例議敘。○又諭曰。富德所奏。軍營効力之厄魯特。普爾普。賽音庫本。烏穆什。巴圖濟爾噶勒。達瓦等五人。熟悉回部道路語言。著同伊等妻子。送至巴里坤。給與口糧。以備進兵時調遣。其滿達喇等十人。著分賞官兵。又巴爾達穆特得木齊。袞楚克扎布。効力軍營。已授為二等侍衛。與同行之瑪勒占等十人。送至巴里坤時。著派員解送來京。可傳諭吳達善等。遵照辦理。○又諭。據阿里袞等奏。稱滿福追勦沙喇斯。瑪呼斯。因叛賊敦多克。哈什哈等。以迎降誘入伏中。被鎗陣亡等語。滿福雖為賊所愚。究屬捐軀盡節。著照陣亡之例議卹。其隨從奮勉官兵。及陣亡得傷人等。即造冊送部。照例分別敘卹。至阿里袞此行。係接應滿福。今所奏初未自行引咎。及憤恨賊人。豈

專為取滿福信息耶。現在時屆冬寒。兵力亦乏。伊等奉到此旨。如不能竣事。即可徹兵。哈寧阿亦不必前行。俟來年大兵進勦。額敏和卓。就近游牧休息。阿里袞即回巴里坤辦事。併傳諭駐劄烏魯木齊將軍大臣等知之。○又諭曰。滿福追勦沙喇斯。瑪呼斯。被叛賊敦多克。哈什哈。敦多克。車凌等誘害。伊等効力軍營。為成袞扎布等信用。遣往招降。乃與賊衆相通。情尤可惡。來年將軍大臣等進兵。務將二賊嚴行查拏。送京。看來厄魯特等。真不可信。即三都克。亦當留心察看。倘有可疑。或即於軍營正法。或派員解送來京。不可致令逃脫。○予原任吉林將軍額勒登。祭葬如例。謚恭簡。○旌表守正被戕之四川平武縣民尹登璧妻任氏。○癸亥。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詣皇太后宮問安。○諭。據張師載。叅奏署東昌府通判。種經。辦理熬壩岸水。草率遲緩。並不勇



往。請旨革職等語。朕為東省災黎。頻受水患。不惜帑金。廣為疏濬。在工各員。苟有人心。宜知奮勉。急公。以襄茲役。乃該員承辦要工。尚如此怠玩從事。僅予革職。不足示懲。種經著革職留工。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又諭伊河自開壩放水以來。水勢消退。漸露隄形。將來陸續消涸。隄工自可全露。於運河民生。深有裨益。在工諸臣。能悉心籌畫。甚屬可嘉。鶴年張師戴前已有旨。交部議敘。表曰修夢麟俱著交部一體議敘。○又諭據阿爾泰奏。稱鶴年於十二月初三日。工竣回署。痰喘不止。即於是夜身故等語。披覽實深惋惜。鶴年歷任巡撫。頗能黽勉。今春南巡時。見其辦事妥協。深堪委任。是以擢用。兩廣總督。仍命在東省辦理河務。近據奏報。挑濬伊河。悉心籌畫。俱能深愜朕懷。開壩放水後。積水漸消。涸地甚廣。雖履任未久而勞績懋著。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著加恩賞給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銜。並入賢良祠。仍賞銀三千兩。料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又諭兩廣總督員缺。著陳宏謀補授。陳宏謀籍隸廣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總督節制兩省。又係專駐粵東。自可不必迴避。所遺江蘇巡撫員缺。著託恩多補授。江西布政使員缺。著吳嗣爵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阿爾泰補授。所遺山東布政使員缺。著馮鈐補授。安徽按察使員缺。著納世通補授。江蘇按察使員缺。著崔應階補授。所遺常鎮道員缺。著沈嘉徵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兩廣總督鶴年病故。員缺已降旨令陳宏謀補授。伊未到之前。總督印務。仍著李侍堯署理。其海關稅務。漢大臣向未熟諳。俟陳宏謀到任後。該署督將此傳諭知悉。不必交代。即著李侍堯會同李永標辦理。可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鶴年現在病故。已有旨令阿爾泰為山東巡撫矣。昨鶴年摺內。曾奏伊熟諳工程。實心任事。能勝此任。

一切河工要務。阿爾泰當感動天良。守其成規。悉心妥辦。方為不負任使。鶴年喪事。並著阿爾泰留心經理。善為護送進京。再鶴年偶爾痰喘。何至猝然身故。或係誤投醫藥。亦未可定。著阿爾泰查問伊家人。如果用藥不慎。即應將醫生治罪。是否如此情節。並著具摺奏聞。尋奏。鶴年因辦事勤勞。心力俱瘁。途中未嘗調治。回署之日。病起倉猝。醫治不及。實未服藥。得旨。可惜之至。○又諭。據黃廷桂奏。稱現在軍營需用駝隻。業經行文晉撫。購買三千隻。陸續解送等語。著傳諭塔永寧。即照該督所奏。選委妥員。分路購買。務擇臚壯口輕者。隨得隨解。從前明德採辦時。所定價值。未免減少。此次購買。倘有不敷。即酌量加增。亦無不可。總期於軍行無誤。仍遴選妥員。加意照料解送。○戶部議奏。旗人存退餘絕地畝。應酌留一千頃。撥補官用。其餘照例安放莊頭辦理。其入官地畝。應交與該旗查明原

業原收租數。行令地方官照數徵解。得旨。依議。其入官地畝。交該旗查明原業收租數。行令地方官照數徵收之處。此等地畝。以加惠小民而論。即租額再為輕減。亦無不可。但向來官地租額雖輕。而民佃多不霑實惠。蓋地畝一項。既不在官。又不在民。則不肖官吏。轉視為利藪。該部請照原納租數徵收。自為杜絕弊端。所奏是。但旗人原收租數。或係市平市斛。而官為收納。勢必用庫平官斛。則租數雖屬相符。而貧民所加。已屬不少。嗣後入官地畝。地方官照原數徵收。著即照原收平斛。令其輸納。庶俾承佃各戶。交租不致畸重。而官吏亦不致中飽矣。○甲子。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曰。阿爾泰已有旨補授山東巡撫。其布政使員缺。已令馮鈐陞授。但馮鈐到任尚需時日。且按察使盧憲觀。現在患病。所有布政使印務。著充沂曹道徐鐸暫行護理。○

又諭會同館為貢使所居。觀瞻攸繫。如果傾圮。自應修葺完整。今該館房屋有二百餘間。該部既奏稱須大加修理。而所估計又僅需銀八百餘兩。錢三百餘串。是名以大修奏請。其實仍不過補苴了事。未必能完固經久。於帑項仍屬虛糜。此事著交三和吉慶前往查勘。其應如何修葺之處。即行確估具奏。○又諭吉林副都統普慶因病艱於步履。著來京所遺吉林副都統員缺。著增海補授。仍署理伯都訥副都統事。○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河東鹽政那俊奏。各商請借帑築堰墾畦一摺。已有旨交劉統勳會同塔永寧等詳細查明。定議具奏矣。河東鹽池係商人世業。遇有修築。向例該商等自行出貲辦理。該鹽政不過因從前部議內有行令酌量借項興修之語。遂為各商奏請。但商人借動帑項修理伊等世產。若祇分年扣還原款。而竟不起息。鹽務中從無此例。商人非窮百姓之比也。著

傳諭劉統勳查明。如果該商等實在無力。必需借帑興修。即奏明照數借給。其應如何照長蘆酌量起息。一併定議奏聞。或因該處屢被災傷。比長蘆畧減分數亦可。○賑卹山西介休縣被災貧民。○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昨諭和碩齊唐喀祿於送哈薩克使臣之便。帶兵駐劄額爾齊斯附近。截拏逃賊。以候阿睦爾撒納信息。今據車布登扎布奏稱。來年大兵前進。巴圖爾烏巴什等賊。若欲逃入俄羅斯。必經由塔爾巴哈台。愛呼斯等語。著傳諭和碩齊等。於額爾齊斯等處酌量留兵堵截。伊等即帶兵至塔爾巴哈台。愛斯呼察看賊人來路。安設卡座。勤為瞭望。如有逃賊。即行勦滅。不可致令偷越。仍將駐兵處所酌定具奏。○以故奉國將軍平麟子果明額。輔國將軍長恒子舒賢。各襲職。○丙寅。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幸悅心殿。侍膳○諭三法司議覆吳達善審擬吳得受扎傷家長吳映身死一案該犯以奴僕故殺家長。不法已極。一經審實。即應請旨正法。庶足儆兇頑而昭國憲。何得以傷痊起限。遷延半載有餘。始行具題。致該犯得以苟延時日。設令畏罪自戕。轉得倖逃法網。何以使兇惡之徒。觸目警心。動色相戒。耶向來如卑幼擅殺期親尊長。屬下人扎傷本管官。此等重案。內外問刑衙門。往往辦理遲延。屢經嚴飭。猶然積習未化。殊非辟以止辟之意。嗣後凡有似此情罪重大之犯。審訊明確。即行具題正法。不得藉詞延緩。其犯罪之孕婦。不在此例。將此通行曉諭。知之。此案遲延各官。著照部議查叅。○諭軍機大臣等。來年進剿沙喇伯勒賊衆。派兵四千名。由魯克察克往辦。回部派兵二千名。計兵已六千。自屬足用。但魯克察克二千兵。後再得應援之兵。更為有益。所有烏魯木齊等處。屯由兵丁

雖耕作時人力宜多。播種後即可酌減。著傳諭黃廷桂雅爾哈善等。將各處屯田兵。約計若干。留十分之三四。守候成熟。其餘仍隨同進兵。若可得三千。則合之軍營。幾及萬人。即可號稱數萬。愈覺聲勢雄壯。如屯田不敷。抽調即於綠旗兵內添派。綠旗兵頗善步行。祇須每人給馬一匹。令隨同雅爾哈善暫駐魯克察克之兵。進剿回部。其酌量抽派之處。伊等行文酌議。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併傳諭兆惠車布登扎布知之。○又諭前因成衮扎布等以屯田事宜奏請。已命雅爾哈善等相度可耕地畝。支給籽種。出派兵丁。今又於屯田兵內抽調三千續進。可傳諭黃廷桂雅爾哈善所派屯田兵丁。務與地畝相稱。既使可耕之土不致荒閒。亦於進剿有益。其悉心經理。條晰具奏。○丁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據愛必達奏稱貴州提督

董芳現在患病等語。董芳著來京。陛見貴州提督印務。著哈攀龍前往署理。其湖廣提督印務。著王綏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河南邪教餘黨。已據胡寶琮查拏具奏。其案內之李老人。周清水。二犯係山西長治縣人。據奏已飛咨晉省密拏。但二犯乃此案最要之人。可傳諭劉統勲。塔永寧。速即查拏。毋令聞風免脫。其二犯家內。有無邪教字蹟。並即嚴查。一面將該犯咨解河南。一面具奏。○又諭。昨命

黃廷桂。雅爾哈善。查勘屯田處所。廣為播種。勿致荒閒。添派兵丁。以資耕作。來年我兵進剿。自應立奏膚功。即使未盡翦除。必蓄積有餘。始可次第辦理。可傳諭兆惠。富德等。留心經畫。務使地無遺利。至哈薩克。約於來年貿易。所到馬匹。亦須多為購買。馬蕃糧足。共樂飽騰。於軍務甚有裨益。此二事。宜與黃廷桂。雅爾哈善等。同心商辦。再努三從。哈薩克。初回。自悉彼處情形。軍營現亦無事。著來京以

備詢問。○戊辰。諭據尹繼善奏。朱奎揚因伊母年老。不能遠歷。懇請終養等語。前因長蘆運使缺出。特降諭旨。以朱奎揚補授。原屬加恩陞用。若以陞任難於迎養。轉致去官。殊非用伊本意。朱奎揚著仍留蘇松道之任。其長蘆鹽運使員缺。著喬光烈補授。所遺山西河東道員缺。著黃凝道補授。○又諭曰。德祿。不勝黑龍江副都統之任。著來京。所遺黑龍江副都統員缺。著富德補授。德馨。年老。著來京

候旨。所遺乍浦副都統員缺。著圖克善補授。○己巳。諭大學士陳世倌。雖年近八旬。而精力未甚衰邁。簡任給廕。歷有年所。今以老病。奏請解任。回籍。情辭懇切。大臣中齒宿望高。宣勞久任。皤皤黃髮。為班聯表率。誠熙朝盛事。然老倦而思故鄉。亦常情。所有果其以衰老陳情者。朕自曲加體卹。俾得歸榮鄉里。以資頤養。初未嘗強為羈留。如張廷玉之年力既衰。朕即允其歸田。後之輾轉獲咎。乃其自

取。實非朕初意所及料也。且陳世倌奏內既稱為其生母修改墳塋。此亦人子未竟之責。自宜及身而為之。著照所請。准其回籍。現任漢大學士原有二人。不必開缺另補。聽其自為酌量。如一二年後。精神清健。仍可來京辦事。以昭優老念舊之意。○又諭御史馬錦文。請令各省學政稽察藩庫一摺。甚屬非是。藩司為方伯大員。綜理出納。有督撫為之稽覈。是皆歷任年久。特加簡用之人。體制相維。已自周備。至於盧焯。明德。蔣洲之事。本不數見。即偶一有之。亦必即行敗露。自可按法糾繩。以申憲典。不可因此一二人。而遂謂各省督撫。藩司之盡不足信也。且使督撫藩司舉不足信。又安見各省學政之必盡可信。不為之瞻顧徇隱乎。況學政專司文衡。錢穀非所素悉。而一年之間。按臨各郡。亦何能稽察藩庫。仍屬有名無實耳。從來有治人。無治法。即如前明設立巡按。逐年更替。徒滋擾累。若令為

君者不能親攬朝綱。達聰明目。而徒寄耳目於使臣。則外省大吏作弊。委巡按以糾察。設或巡按亦通同作弊。又當另設一官以糾察巡按。是相為耳目於無已時也。成何政體。馬錦文原摺著擲還。并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車布登扎布奏。請添派綠旗兵丁。接續進剿。已命黃廷桂等。於屯田兵內酌量抽調三千名矣。今阿里衮。額敏和卓奏稱。領兵至哈喇和羅。捉生詢問。知敦多克。哈什哈等。同沙喇斯得木齊都噶爾。瑪呼斯得木齊根色等。帶領游牧。由庫車向葉爾羌和闐逃去。已遣人從庫車間道。引兵堵截等語。看來辦理回部一事。伊等既知覺豫備。則兵勢更須壯盛。可傳諭黃廷桂。於前抽調兵丁外。添派綠旗兵五千名。即在甘肅等標營內調撥。於來年春盡夏初前進。其糧餉馬匹俱應速為料理。帶領前後綠旗兵八千名。著派馬得勝。丑達再派總兵一員同領。仍曉示

官兵務須顧惜顏面奮勉効力并傳諭軍營將軍大臣等知之○又諭據阿里衮額敏和卓奏稱領兵至哈喇和羅知沙喇斯瑪呼斯游牧已逃往庫車等處現在遣熟識路徑之人取近堵截頗合機宜伊等遇賊游牧收其馬駝牲畜固可以增兵力但與賊衆相持則帶兵尚覺其少朕心頗為厯念阿里衮等惟相機行止如勢難猝辦即可徹兵倘額敏和卓確見庫車可取亦不必遽回游牧○又諭

據吳達善等奏稱由臺站呈報隨滿福進剿之索倫署領催遜坦等因滿福被害伊等力戰不支至日暮時脫出已送往軍營并於吐魯番派兵二百名接應阿里衮等語所辦尚是但遜坦等之言未足深信若果力戰得脫其情自有可矜如臨敵即逃豈可顛預不問蓋大臣勦賊所恃官兵擁護若大臣方奮勇向前而官兵乃棄將先遁以致勢孤被害尤為軍法所不宥著傳諭兆惠富德阿里衮等

將脫出人等加意體訪詢問有無此等情節查明具奏○庚午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方觀承奏直隸河工効力額設三十五員現在僅有十二員計缺少二十三員工程不敷差委懇請揀發等語著照所請派鄂彌達李元亮秦蕙田會同該部於候補候選應用人員照例揀選帶領引見發往其摺內所請將候選州判王治岐及朱

瀾陳芳遠三人入於缺額二十三員內准其在工効力之處此等人員既在工隨行學習年久自不妨量才錄用但不由吏部揀選而竟從督撫奏請此例一開又成捷徑不可不防其漸著將王治岐等咨送吏部歸入此次揀選如果人才足錄一併帶領引見嗣後有似此者俱照此例行○辛未諭翰林院所進撰擬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碑文殊屬草率喀爾吉善歷任中外宣力有年在大臣中實屬

老成練達。勤勞素著。而為人亦內外如一。言行克顧。勒碑紀績。為國家優卹茂典。撰擬自當慎重。乃既訛弗勝之弗字為勿。而由閒散起登西掖之句。尤為舛謬。夫起用於罷職之後。究係曾任大僚。豈得竟謂之間散。其意或以為滿洲大臣碑文。不必檢點。使漢大臣中有如此令名完節。始終匪懈者。當不致輕忽若此矣。朕於滿漢臣工。從無歧視。考行飾終。務期徵實。唐宋以來制誥。視草者往往於告身內。以私意隱寓抑揚。本朝百官封典。皆定有成式。詞臣文墨。標榜惡習。已無所施。其隨時撰擬者。惟碑文祭文。若復於此而稍存軒輊。此風斷不可長。從前

皇祖時。曾以楊瑄撰文悖謬。加以重譴。所以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謝墉前此撰文。敷衍潦草。已經察議。今又措詞失當。雖屬文學膚淺。未必出於有心。而率爾操觚。何其誤之屢耶。則不得謂之無意矣。謝墉著交部嚴加議處。該

掌院等。另行改擬碑文進呈。○鄂爾多斯扎薩克多羅郡王扎木揚故。賜祭如例。○喀爾喀頭等台吉羅布藏喇布坦休致。以其子瑪克蘇爾襲職。○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鳳臺縣民劉廷棟妻徐氏。○壬申。諭州縣為親民之官。凡遇詞訟。自應隨時受理。為之剖斷曲直。分別完結。使良懦不致冤累。而刁健之徒。亦可知所警戒。定例每年四月至七月農忙停訟。至於隆冬歲暮。正值農隙。並無停訟之

例。乃外省州縣。多於隆冬以後。亦懸牌停訟。不收呈詞。是通計一年內。理事之日甚少。在民淳事簡之區。尚恐不能釋其爭端。若江浙等省。訟獄繁多。必致事益壅積。且日久弊生。事外生事。或至釀成人命重案。此豈息事安民之道。嗣後除農忙停訟外。不得再沿隆冬停訟之陋習。應准理者。即行准理。應完結者。即予完結。以免稽滯。至各省巡道。原有督查訟案之責。分巡所至。並宜嚴行查覈。不得視



為具文。務期政平訟理。案牘肅清。以副整飭地方吏治至意。可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賑卹福建臺灣縣旱災貧民。○癸酉。定尋常私罪案犯。不得趕入本年情實。諭曰。李春明。劉掘義塚枯骸。三法司覈擬絞候。補入本年秋審。請旨即行正法。夫情實官犯。令補入本年秋審。此專指貪酷敗檢。侵虧狼藉。及有心狡詐。不盡臣職者而言。若此等尋常私罪案犯。情罪雖亦屬可惡。然非法難姑待者。可比李

春明著牢固監候。以俟明年秋審。以後有似此者。該部照此辦理。著為例。○諭軍機大臣等。據納木扎勒奏稱。阿勒坦諾爾之烏梁海宰桑特勒伯克。扎爾納克等。新經歸附。請照察達克等之例。於來年入貢等語。烏梁海等輸誠入貢。甚屬可嘉。宰桑特勒伯克。扎爾納克。授為三品總管。賞戴孔雀翎。得木齊奇爾吉斯。敦多克。車楞巴。哈雅克。俱授為佐領。賞戴藍翎。准於來年入貢。至伊等貢物數目。已

較舊時裁減。仍加以賞賜。嗣後每貢貂鼠十個。賞緞一端。灰鼠二十個。賞布一疋。察達克入貢。亦照此例。納木扎勒。即傳諭車木楚克。扎布等。明白宣示。俾邊隅臣僕。咸知德意。○又諭。據富德奏稱。過鄂爾和楚克山。至摩和爾岱地方。有賊衆三十餘戶。蹤蹟。派鄂博什領兵。追至達爾達木圖河。官兵奮勇攻擊。勦殺男婦二百餘。收其馬駝軍器等語。此次勦賊効力之委。署營總瑪津泰。署驍騎校溫泰。

托新。著戴獎賞翎。仍同各官兵。造冊送部。照例議敘。又據奏喀喇沁臺站。署章京旺楚克。帶兵從濟爾哈朗。護送行糧。並無失誤等語。旺楚克。著賞戴孔雀翎。亦同官兵等。送部議敘。○又諭曰。黃廷桂奏稱。來春烏魯木齊屯田。准巴里坤大臣。咨取耕牛五六百隻。甘涼肅等處牛隻。僅敷耕種。難於購辦。除將收取厄魯特等牛二百餘隻備用外。請與巴里坤牧放之揀刺馬匹一同解送等語。驟馬菜馬。

不堪乘騎者。雖可資耕犁之用。但軍營馬匹。關係緊要。已里坤牧放之馬。即有臆分不齊。總宜留備乘騎。不得因牛隻短少。遂為遷就。至烏魯木齊一帶地方。自宜廣為開墾。已傳諭管理屯田大臣。令其不必拘泥。即以人力。犁鋤。亦無不可。如綠旗兵果能出力。自當量為獎賞。黃廷桂可并知此意。隨宜辦理。至甘省現存馬五千匹。朕意尚須豫備馬一萬匹。方足供緩急之用。昨歸化城副都統法起奏。

稱陝省營馬已買補萬餘匹等語。黃廷桂可飭令各營。善為餵養。以備來年三四月間調遣。其價值草料。或於定例外。因時量為加增。總期實足濟用。可將此傳諭知之。○河南巡撫胡寶瑤奏報。封邱縣淤出古荒地。尚可耕種。深淤地一十七頃七十六畝。淺淤地四十五畝。花淤地八十三畝。共徵銀一百八十兩五錢。於乾隆二十二年為始。○以協領王炎為西安右翼漢軍副都統。○以貴州上江協

副將田金玉。為湖北宜昌鎮總兵。○命喀爾喀親王成衮扎布之子。瞻楚布多爾濟為世子。賞給冊封如例。○賑卹長蘆青縣竈地。秋禾被災竈戶飢民。○改築直隸河間府景州城垣。從總督方觀承請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陳珪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二月甲戌。

實錄卷五百五十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總兵一官有表率營伍彈壓地方之責每遇缺出甚難其人前經降旨令各省督提將堪勝總兵之副將各保數員以備簡用。年來漸次陞擢所餘無幾再著各省總督提督於現任副將內歷俸五年以上勝任總兵之員各保一人或二人亦可其叅遊都守等官如果才略出眾足膺專閫之寄不拘資格並各保舉一人一體送部引見以

儲將材。○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奏稱察哈

爾護軍鄂羅斯拜於十月二十五日夜騎牽

馬匹逃走等語鄂羅斯拜派往軍前効力反

向哈薩克逃去情甚可惡但伊雖哈薩克種

類來投之後即作為護軍給與產業養養二

十餘年家屬俱在察哈爾有何被迫情事隻

身逃往哈薩克耶向來兵丁迷路則該管官

罪重若逃走則罪輕或該管官員希圖避罪

以逃走詳報亦未可定除將伊家屬交該總

實錄卷五百五十三

三

管暫行嚴加監禁外著富德將鄂羅斯拜或

係迷路或實係逃走查明具奏此時伊或潛

回察哈爾著該旗亦嚴行緝捕○又諭曰黃

廷桂請將軍營用剩之馬挑選數百匹為烏

魯木齊等處屯田之用昨已有旨詳悉傳諭

矣軍需馬匹不妨多為豫備著傳諭塔永寧

於晉省營馬內擇臚壯者酌撥二三千匹解

甘其挑缺營馬另籌買補如價例不敷不妨

據實奏聞量為加增至烏魯木齊一帶屯田

需用牛馬。甘省耕牛難購。騾馬菜馬亦屬無多。如晉省民馬內。除買補營馬外。有騾馬及不堪乘騎之細小馬匹。俱可酌量收買。或五六百匹。或千餘匹。即行解赴甘省。至川省所產犛牛頗多。其馬匹雖小。不堪馳驅進剿。而服犁耕地尚屬可用。可傳諭開泰將川省牛馬酌量購買一二千。即騾馬亦可湊數於來年陸續解交甘省。即不能趲赴春耕。亦可補下年之用。得此兩省協濟。無煩另為籌辦矣。

并傳諭黃廷桂。其如何豫備員弁。接收分送。俟開泰塔永寧咨到之日。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直隸布政使清馥奏。民間製造麪塊。為酒醋之用。向例由坐糧廳給照徵稅。不得過三百觔以上。而奸民因之藉詞廣躡。甚至販運出境。查此項稅銀。每年不過七十餘兩。為探河防閘人役工食之費。請於州縣辦公項下。每年湊解銀八十兩。交坐糧廳為役食等費。所給執照。應行掣銷。以便查禁。得旨。此等

躡麪情弊。地方官既有稽查之責。而納稅執照。則從坐糧廳給發。事屬兩歧。奸民因得影射牟利。恣意廣躡。嗣後即令地方官給發執照。照例徵收麪稅。以便就近稽查。杜奸民影射之弊。不必屬坐糧廳經管。其探河防閘役食等費。為數無多。坐糧廳自有茶菓等銀兩。儘可酌辦。清馥所奏。各州縣於辦公銀內。湊辦交廳之處。亦屬非體。至該地方官既經管理麪稅。務當實力查察。毋任仍前廣躡致妨民食。該管上司亦當留心稽訪。如有官吏借端漁利。及勾通需索諸弊。即行嚴叅治罪。○信勇公哈達哈削爵。以其子哈寧阿承襲。○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金甦為詹事府詹事。○乙亥。諭曰。董芳現已病故。貴州提督員缺。即著哈攀龍補授。湖廣提督員缺。著齊大勇調補。王綏仍回原任。其固原提督員缺。著馬得勝補授。仍留軍營領兵。所有提督印務。著黃廷桂於總兵內揀選一員署理。其肅州鎮總

兵員缺著閏相師補授所遺員缺著高天喜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載奏南陽一帶運河因石佛以上然壩大挑水阻流停河水易合等語所奏殊不明晰石佛以上既經然壩則上游之水似當別開支河一道仍聽其流注何以竟令水阻流停致應修之新露隄形須俟開凍後方得動工耶此舉殊未得當著會同阿爾泰另行籌辦嗣後凡遇然壩俱當相度水勢或另開支河從宜辦理至另摺所奏黃河南岸隄單險要之處須添築月隄一事已批令該部速議具奏矣此項工程據摺內所奏情節似應建築但張師載為人過於愿樸恐不免為人所聳動向來河員積習專以修工為侵肥計往往於無關緊要處亦恣意興修如輕為聽信則糜帑滋事不小嗣後凡遇修築等事務當詳悉查勘實在情形方可辦理不特此一事為當留意也尋奏東省運河以汶水為本源南旺分水入運之

處東有蜀山湖西有馬踏湖節年大小挑於分水口然壩導汶入湖岸乾河中底水仍於河旁開溝從壩外流通入河但上游底水微細下游自流緩易凝今查運河一帶河水已泮石佛以上各壩洩水寬深一律通暢並無凍阻凡遇修築興工臣更當倍加詳慎務期工歸實濟斷不敢輕信人言報聞又諭據馬大用奏稱有呂宋番船一隻來廈貿易等語廈門雖原係海口但是否向有此等番船收泊貿易抑係如前此寧波海口之紅毛船舍粵東舊行而自赴浙中冀開設新行者原奏並未明晰著傳諭楊應琚查明如係向來到廈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貿易否則仍須令其回棹赴粵不可因已到廈門遂為遷就尋奏廈門向有呂宋番船收泊應遵旨照例准其貿易報聞又諭曰車木楚克扎布數年來効力行間近復招服博和勒那木扎勒等烏梁海善為撫納著加恩封為郡王原任公

多岳特自行告入叛逆烏梁海寨內勤勞可念著加恩賞給公品級四等台吉帕克穆伍良海陞授三等台吉伍良海身故令伊子承襲內大臣察達克賞緞六端副都統赤倫散秩大臣圖布慎各賞緞五端赤倫之弟察罕賞戴孔雀翎署驍騎校索倫班圖巴爾虎扎布俱授為驍騎校索倫領催什第著署驍騎校其察達克所屬得木齊收楞額及兵丁等著納木扎勒酌量賞給銀緞○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臨城縣民劉行廣女劉氏守正捐軀之江西湖口縣民余繼椿妻曹氏○丙子諭軍機大臣等胡二引進等邪教一案經步軍統領衙門會同軍機大臣刑部提犯研鞫列以四等分別定擬將應行斬絞各犯解往各該地方即行正法以示炯戒其河南現獲張仁餘黨之閆玉等犯及山西應解之李老人父子周清水等看來俱係此案情罪較重之犯而閆玉一犯雖非為首倡教但往來煽

誘傳遞消息其罪殊屬可惡自當從重辦理不得因其搜無黑紙合同實跡稍為寬縱可將刑部會擬原奏及清單鈔寄胡寶瑤令其詳細閱看酌量輕重遵照辦理昨已遣御史朝銓自山西赴河南會同查辦但伊到豫恐需時日胡寶瑤奉到此旨如案內人犯俱已提解齊集審訊明白即行定議具奏此等重案即封印後亦可照常辦理不可稍為稽候○又諭豫省邪教一案已有旨諭胡寶瑤酌量查照步軍統領衙門會同軍機大臣刑部所定胡二引進等罪案分別辦理矣適據劉統勲奏到豫省邪教案內李老人周清水二犯已於山西拏獲解豫併案審訊該二犯乃此案渠魁雖據供已焚經出教而看其情節必因張仁敗露拏獲始行滅跡希圖漏網並非實心悔改其狡供斷不可信著再傳諭胡寶瑤當嚴訊確實從重辦理尋奏豫省應拏之犯俱已獲齊逐一審確惟山西李老人周

清水等。尚未解到。臣連日嚴訊細看各犯中。王五鈞詭譎刁惡。罪更甚於閔玉。且張仁諸事皆其承接。必有秘藏。惟有從旁盤詰。嗣據閔玉孟孝友供出。八月帶進京銀五百兩。剩回四百兩。交王五鈞。遂問該犯據供已起出一百兩。其三百兩係令高德寄交伊甥李應運。旋據李應運母楊氏供認。埋在鄰人李俊牀下。隨於土中起出銀兩。並有封固經卷一包。內有狂誕之詞。悖逆已極。又供出何一封

一犯立即嚴拏。並無其人。後查有郝玉鳳。姓名聲音相似。亦經拏獲。於其家搜出經卷。內有大悖逆之處。現在嚴訊。一面提拏郝玉鳳之子郝雲及高德等。俟解到一併會審。再李老人及周清水之父周隆庭。皆係山西已正法。張進斗之徒。周隆庭傳劉善經。劉善經傳盧應科。盧應科傳張仁之弟張義。因傳張仁。劉善經於上年發遣湖南。臣已飛咨拏解來豫。并案辦理。張仁之母及其妻子久經拏禁。

省城。其弟張禮。貿易他出現。亦拏獲。報聞。○

又諭曰。永貴奏派愛隆阿帶兵三百名。策應阿里衮等。伊即往魯克察克籌辦軍務。探聽阿里衮愛隆阿信息等語。所辦尚是。但阿里衮等此時恐已遠去。不能追及。則往返徒勞。兵力可傳諭永貴愛隆阿。若不能追及阿里衮等。或伊等由別路徹兵。即將愛隆阿調回。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稱濟寧之東鄉。積水廣濶。難遽速涸。查勘趙村石佛等閘。運河之水較東鄉坡內實低三尺有餘。若將運隄挑斷三四丈。則水必入運。久淹地畝。皆可涸出。趕種春麥等語。運河之水既低於坡內。三尺有餘。一經開放。積水必消。阿爾泰此奏甚合宣洩機宜。足見其留心地方。昨張師載奏內有南陽一帶石佛以上。現在然壩興挑水阻流。停河水易合之語。此所奏挑斷運隄。是否即在然壩之內。若在壩外。則更與鶴年所奏。然壩未開之先。兩次宣洩坡水。

原奏相符。此甚善之舉也。即多開數丈亦可。不必拘定三四丈。此時糧艘北上尚早。放水之後。旋行補築。亦不致有礙運道也。阿爾泰應即會同張師載。親往相度。妥協辦理。如東鄉積水果能全涸。并即速行馳奏。以慰朕懷。尋阿爾泰等奏濟寧東鄉積窪地畝。於新開地方挑隄放水。係在石佛壩之外所放之水。原可入運專行。與煞壩挑河並無妨礙。查東鄉坡水。現已消落二尺有餘。而石佛壩外長灣一帶。尚有坡水高於運河六七寸之處。即應遵照諭旨。開隄八丈。俾得速消。涸出地畝。查歸報涸地內彙奏報聞。○又諭曰。扎魯特阿魯。科爾沁等三旗蒙古被災。宜加恩賑恤。著喀喇沁公扎拉豐阿。給事中諾木琿。為一路侍衛成林主事。留保住。為一路各帶銀三萬兩。分兩路馳驛前往。會同該扎薩克等。查明應給銀賑米之處。酌量辦理。以宗室永璵為二等鎮國將軍。弘吟。永恬。為一等奉國

將軍。謨廣為一等輔國將軍。謨經。奇臣為三等奉國將軍。永碩為三等輔國將軍。福格。福瑞。春韶為奉恩將軍。謨顯為二等輔國將軍。○以充沂曹道徐鐸為山東按察使。○予原任兩廣總督鶴年祭墓如例。謚文勤。○予故喀爾喀頭等台吉沙克都爾扎布祭墓如例。以其子薩克圖爾扎布襲職。○戊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浙江杭州副都統范宜謙革

職。以正紅旗漢軍印務叅領劉揚為杭州副都統。○庚辰。諭曰。舒赫德前在軍營屢干重譴。朕皆曲為寬宥。今春西師兩路進剿。一時不得其人。將伊加恩起用。凡一切機宜俱詳悉面諭。令其到軍營時。傳諭將軍成來扎布。并戒以不可如前恇怯。善為協辦軍務。詎意舒赫德自進兵以來。所辦諸事。全不奮勉。成來扎布係蒙古人。雖經戰陣。然未面領訓諭。舒赫德自應盡心襄助。乃此次所辦諸事。動



失機宜。即如招服克呼特烏魯特等游牧後。即當收其馬匹。以益兵力。使賊伎倆難施。方得駕馭之道。乃伊等任其屯駐山中。致使賊有餘力。大兵既過。隨即叛逃。舉此一端。可見諸事全無成算。及朕降旨詰責。始東遮西露。往來道途。疲馬力於無用之地。此皆舒赫德並不將朕諭旨詳悉傳示。成衮扎布之所致也。蓋兵法忌怯弱。而舒赫德選懦性成。兵法忌諱飾。而舒赫德最工文過。合計伊前後罪譴。即正法亦不為過。但西路進兵以來。雖未能就緒。尚不至大挫軍威。若即寘重辟。伊反得諉過於成衮扎布矣。朕念成衮扎布。去年擒青滾雜卜之功。看伊顏面。賞舒赫德以不死。然其不足復用。所謂下愚不移。亦屢試而知之者。舒赫德著從寬免死。革職令為兵丁。自備資斧。在軍營効力贖罪。伊子舒常亦因加恩舒赫德。復授為侍衛。遣往軍營。今舒赫德既經革職。舒常仍革退侍衛。發往黑龍江。

至鄂實以叅贊大臣。前往軍營。不過隨同將軍行走。並未奮勉効力。亦當治罪。但較之舒赫德尚屬稍輕。鄂實著革職降為藍翎侍衛。自備資斧。在軍營効力行走。○又諭曰。球琳前為郡王。因性情乖戾。行走懶惰。革去王爵。授為貝勒。即宜痛改前非。奮勉行走。乃懶惰如前。不知畏懼。每年朝期。不到次數。惟伊居多。甚屬不堪。著革退貝勒。再此貝勒原委如何。及應否襲替之處。著宗人府查奏。尋奏。球琳之子德謹等。應請旨降爵襲封。得旨。德謹著授為奉恩輔國公。德存著授為三等鎮國將軍。○諭軍機大臣等。前命成衮扎布等來京。沿途查勘。已哈曼集等賊衆其叛逃之彈。齊額琳沁達瓦等。令富德於歸途之便。就近查勘。伊等奉到諭旨。但將端濟布等所報。已哈曼集為得木齊哈勒拜所殺。隨帶兵進剿。等語具奏。而沿途曾否遇賊。並未奏及。即端濟布追賊已久。亦未聞採取信息。奏聞。計此

時琿齊額林沁達瓦等皆逃往沙喇伯勒。來歲進兵務宜留心勦滅。至所奏總管職銜五十六將應正法回人。脫逃一名。未經具報。請革職治罪。五十六著從寬免罪。降為藍翎侍衛。効力行走。托倫泰索取多爾濟馬匹以致控告甚不安靜。理應正法。姑從寬革退侍衛。効力贖罪。再成衮扎布雖不可謂無罪。而去年擒獲青滾雜卜功足相抵。仍傳諭成衮扎布兆惠等將軍營事務。及端濟布所辦扎哈沁賊衆。作速奏聞。○又諭據黃廷桂奏稱添派綠旗兵三千名。計哈喇沙爾等處屯田兵內抽調十分之六。仍須派兵一千九百名。請於甘省標營及巴里坤屯田兵內派足等語。巴里坤屯田兵一千名。若抽調六百。則該地恐不敷用。宜酌量辦理。昨聞賊衆投往回部。因慮兵力單弱。又諭於三千綠旗兵外添派五千黃廷桂想尚未奉到此旨。看來各處屯田兵數尚少。若可耕處多。則續派五千名即

留十分之四。亦無不可。且先後兵八千名。酌留一二千屯田六七千進勦。均覺裕如。黃廷桂其與雅爾哈善加意辦理。○又諭近日原品休致年老之各部院司員。皆効力有年。此內亦有曾經軍前行走者。雖不能辦理部院事務。或能在旗當差行走。亦未可定。著加恩交該旗查其能當差者。或以

壇

廟官員。或以步軍校補用。不能當差者。照武職曾經打仗者。賞以全俸。雖經出兵未曾打仗者。賞以半俸。內務府官員亦照此辦理。○辛巳。諭據夢麟等奏。稱淮揚徐海等處滙湖入海幹支各河。暨高寶下河。歸江歸海之河港。統計五十餘道。俱先後告竣。等語。數郡烝黎積困已久。今春省方之便。目擊情形。特指授諸臣。動帑興工。廣為疏導。茲數月以來。遂能陸續報竣。諸臣仰體朕意。悉心經理。迅速集事。甚屬可嘉。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陳宏

謀俱著交部議叙。奏曰：修往來會商實力籌辦。亦著一體交部議叙。其在工承辦各員該督等查明分別咨部議叙以示獎勵。○又諭：據將軍綽勒多奏稱齊齊哈爾副都統舒泰係伊族弟，舒泰着調補墨爾根城副都統。所遺員缺著華柱調補。○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黃廷桂奏稱：派往哈喇沙爾伊拉里克地方屯田兵八百名，續派前往吐魯番屯田兵一千名內，酌留十分之四收獲看守外，抽撥兵一千一百名進勦，如合三千之數尚應派兵一千九百名，即於內地各營派兵一千三百名令其前往。不敷兵六百名，查巴里坤現有屯田兵一千名，臨時就近抽撥以足三千之數。所有續派兵丁應需籽種馬匹等項一面具奏一面辦理等語。黃廷桂所辦甚是。但於巴里坤屯田兵一千名內抽撥六百名恐巴里坤屯田之兵又復缺少。此一千兵或另有用處或只係備用如另有有用處理宜補派

前往將此寄信黃廷桂酌量辦理外近聞阿里衮額敏和卓以沙喇斯瑪呼斯人眾由庫車地方逃往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語奏到時朕意綠營兵丁多為派往於聲勢甚壯是以復降諭旨令黃廷桂原派三千綠營兵外再於甘省綠營兵內揀派五千名與原派三千名一同料理前往。此旨黃廷桂尚未奉到但黃廷桂所奏屯田兵數尚少現應屯田數處內如堪耕種之地可以多得即將此項續派五千兵於到營時均令開墾佈種畢於此內酌留十分之四令其看守亦無不可即原續共派八千進勦之兵本屬寬裕派往者於此內酌留一二千屯田六七千進勦儘足數用總之屯田愈多愈善黃廷桂知此可行文雅爾哈善盡心籌畫辦理務期廣為屯種以資積儲再馬得勝已降旨授為提督令其帶領進勦前往其統轄屯田兵丁之處黃廷桂酌量另行揀派除將此寄信雅爾哈善遵照辦

理著一併傳諭將軍兆惠等知之。○癸未。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劉統勲等奏山西大同

鎮屬有因換回直省解陝馬五百餘匹變價

不敷買補以致那墊公項等語。此種墊項本

應按款扣還。但晉省連年挑解馬匹價值未

免昂貴。借墊買補。自出實情。若照數追扣兵

力不無拮据著加恩於該鎮閒款地租銀內

撥銀四千兩抵還墊項以示優卹營兵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勲等奏晉省各州

縣倉庫錢糧業經盤驗等語。前經降旨令劉

統勲於審案完結後仍赴東省查辦河工。今

據張師戴阿爾泰等陸續奏報情形。看來已

有就緒。自可漸次竣工。著傳諭劉統勲不必

再赴東省。即行回京辦事。○又諭今命兆惠

為定邊將軍。車布登扎布副之。來年辦理進

兵。惟兆惠等是賴。可傳諭兆惠當與車布登

扎布富德同心協力。不可自分畛域。至額敏

和卓因其熟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已命為

叅贊大臣。在前隊行走。兆惠等務宜優待。以

收其益。一切軍前事務。相機辦理。善自策勵。

以奏膚功。○又諭來年進剿回部。宜先傳旨

曉諭。以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爾丹策

零時。獲罪拘禁。大兵平定。準噶爾始行釋放。

因係回部頭目。令其仍歸故土。安集所屬。以

承恩澤。伊等自應感激圖報。永矢恭順之忱。

乃敢戕害使臣。稱兵抗拒。情罪難逭。但聞諸

事皆霍集占陰謀不軌。至布拉呢敦。頗圖安

靜。其屬下人等亦係一時被脅。非其本心。今

大兵進剿。惟正霍集占之罪。若布拉呢敦能

將霍集占縛獻。亦必宥罪加恩。如此一面曉

諭。即一面進剿。不可按兵俟釁。若伊等果相

猜忌。自於軍事有益。可傳諭兆惠及雅爾哈

善等知之。○又諭據成衮扎布等奏稱追剿

沙喇斯等賊衆已派哈寧阿愛隆阿陸續策應阿里衮等。永貴既奉命署理巡撫其辦理魯克察克事務舒赫德已祿即起程前往其已里坤送來馬匹外再送吐魯番馬二千匹派兵一千策應阿里衮等。乘賊不備速行掩襲收其馬駝牲畜則進剿回部益增兵力等語。屯田事務已諭雅爾哈善永貴定長等辦理。至署理巡撫何必定須永貴惟屯田最為緊要永貴宜加意奮勉舒赫德已降旨革職無庸承辦。已祿亦不必前往來年再領隊進剿。○又諭曰哈寧阿奏額林哈畢爾噶一路氣寒雪盛全無水草若軍營馬匹由此行走恐致損臆惟自吐魯番至烏魯木齊雪薄而水草亦好兩路遠近相等已行文已里坤大臣及解送馬匹官員等語所見甚是。可傳諭巴圖濟爾噶勒等解送馬匹須由吐魯番一路經行若已向額林哈畢爾噶一路而前行未遠亦另行取道仍由吐魯番行走並諭已

里坤辦事大臣等知之。○叅贊大臣永貴奏臣於十二月初八日至吐魯番詢問沙喇斯瑪呼斯賊人信息知阿里衮等前至哈喇沙爾賊衆伐樹舉火截斷山路因取間道捉生詢問知賊已逃往庫車阿里衮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哈喇沙爾之西南庫爾勒地方額敏和卓遣人持書往諭庫車頭目尚無信息臣伏思阿里衮等口糧宜為接濟今派愛隆阿等帶兵齎送查已里坤運送軍營口糧駝隻回程經過吐魯番擬截留三百隻於闢展存貯米內動支起運至臣即應往魯克察克辦事因吐魯番取阿里衮等信息較近是以暫行駐劄其阿里衮奏文書均關進剿要務若有就近辦理事件恐俟報遲延請即行開看亟需辦理者一面辦理隨即具奏報聞。○以輔國公如松為兵部右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哈寧阿為鑲黃旗漢軍都統散秩大臣伯成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鑲黃旗護

軍統領阿巴齊為左翼前鋒統領護軍叅領  
伊勒圖為鑲黃旗護軍統領○是日起

上以歲暮禋祭

太廟齋戒三日○甲申諭大學士史貽直叅贊  
綸扉陳世倌引年予告並熙朝黃髮老成端  
重宜晉崇階以示褒寵史貽直陳世倌俱著  
加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尚書鄂彌達駸歷  
中外宣力有年刑部尚書劉統勳復職以後  
勤勞懋著俱著加太子太保○又諭據黃廷

桂奏甘省各官承辦軍需有墊辦銀十萬一  
千餘兩請量為撥補一半其一半仍令各該  
員自行彌補等語甘省連年承辦軍需該督  
黃廷桂事事悉心籌畫董率屬員迅速妥協  
克濟軍行該撫吳達善同心協力往來經理  
俱著勞績在事各員俱能奮勉出力急公趨  
事於閭閻毫無擾累民情踴躍深屬可嘉所  
有墊辦銀兩既係因公實用若復令其自行  
彌補一半殊無以示獎勵此項應補之十萬

餘兩著加恩賞給概行免其還補黃廷桂著  
賞銀一萬兩吳達善著賞銀五千兩俱於正  
項錢糧內支給用示優卹賢勞至意○又諭  
甘涼肅安一帶各標營官兵因本年米價稍  
昂曾經加恩每兵賞借四個月口糧以資接  
濟其陝省延綏一鎮地屬邊徼差務絡繹本  
年秋收適值歉薄各營口食未免拮据來歲  
青黃不接為時正長朕心深為軫念著照甘  
涼肅安之例無論馬步守兵每名賞借四個  
月口糧一石六斗自十二月起按月米麥兼  
支俟來年照各本營折色四季扣還歸款以  
示體卹邊兵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安  
徽省現有需用工賑銀兩著戶部於附近省  
分酌撥銀六十萬兩解交安徽省藩庫備用○  
又諭日富勒渾奏生員陳安兆妄著書籍語  
多悖謬一摺據稱將伊所著書二種及詩稿  
一部送學臣毛輝祖閱看以詞句狂放咨覆  
應請嚴加懲究並將該教官等查叅等語所

奏殊為過當。此事在富勒渾於文義本不甚深。更未免新進有意從嚴。一聞事關悖逆。輒欲從重懲治。而毛輝祖又因所屬生員。經巡撫舉發。恐稍涉徇庇形迹。遂亦從而附和。是以該撫遽有此奏。但朕閱該生所著大學疑思辨斷中庸理事斷二書。雖不無違背朱註支離荒謬。要不過村學究識見膚淺。妄矜著作。即詩稿中間有牢騷詞語。亦淺學人掉弄筆墨陋習。其實非謗訕國家。肆詆朝政如胡中藻之比。封疆大吏遇此等事。當識大體。如果逞臆謗誹。肆無忌憚。自不得不懲一儆百。若不過此等筆墨之過。則前人亦往往有之。况陳安兆所作。並不足稱為著述。於此而加以吹求。轉無以服其心。且恐開告訐之漸。無知者遂謂無所措手足。朕辦理庶務。大公至正。輕重務期得中。過猶不及。皆所不取。此案無庸再行辦理。富勒渾毛輝祖俱著申飭。○又諭塔永阿自行檢舉所管佐領圖記被家

人盜去。看來不勝副都統之任。著革去副都統。在內閣學士上行走。所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觀保調補。觀保所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舒慶阿補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臣前飭標員馳往沙河會同該縣陸續拏獲河南邪教案內要犯胡文保及胡宗傳進忠鄭全。并據該縣及邯鄲查有先經容留胡文保之張玠劉兵二犯。并沙河縣民申邑斌一犯。各於家內搜出合同歌詞線串。錢文訊係胡二引進給與應一併咨解步軍統領衙門質審。又昌平房山武清等處節次奉文協拏邪教案內韓士英劉秉文趙太劉國輔等二十餘犯。並劉秉文供出之張應春一犯。各犯家內均搜有合同歌詞經卷線串錢文等件。又據昌平州訪獲韓士英徒弟張四張二孫三旁六包興隆田守庫六犯。並與張應春同入會之王得洪王得勝趙世榮趙義四犯。在各犯家內搜出線串錢文。據該犯

等供尚有合同歌詞並趙義之合同線串錢文俱係張應春攜帶進京。又據武清縣訪獲分得合同之陳○劉魁陸天祥張國盛四犯起出合同十一紙。訊係趙大劉國輔所給。復於趙大劉國輔家內查出合同三紙。臣並令錄供解送步軍統領衙門併案審擬得旨。知道。張士乾何尚未獲。又奏張士乾聞已逃往陝西等情。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稱收緣會邪教案內。現在脫逃之張士乾一犯訪係逃往西安府地方投奔流犯劉進官處業經飛咨該撫嚴密拏解等語。張士乾係邪教案內重犯。斷不可聽其免脫。如清馥已經到陝交伊速即拏解來京。倘清馥尚未到任。即著吳士功嚴緝務獲。倘有疎縱。惟該護撫是問。又諭前經降旨令劉統勲於山西審案完結後。再赴東省辦理河工。昨據張師載阿爾泰陸續奏報。看來辦理已有次第。是劉統勲無須再往山東著傳諭張師載阿爾泰

悉心查勘。督率屬員實力籌辦。隄岸當修者修。河道當濬者濬。務使將來蓄洩有資。經久無弊。不可草率了事。○又諭據黃廷桂奏。甘省各官承辦軍需有墊辦銀十萬一千餘兩。請於準噶爾夷人進藏案內餘剩銀兩。及扣留公費名糧內。量為撥補一半。其一半仍令各員自行彌補一摺。已有旨概行賞給。免其還補。並賞給黃廷桂銀一萬兩。吳達善銀五千兩矣。各官墊辦銀兩。本係軍需實用。自不妨即以正撥補。并不必於準噶爾進藏餘剩銀內支給。仍於軍需項下。作正開銷可也。至延綏鎮兵請借口糧四個月一摺。亦已照該督所請。特頒諭旨。勅部速行。但恐由部行文稍稽時日。已寄信吳士功即行遵辦。可一併傳諭該督黃廷桂知之。○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等奏。伊河放水以來。已涸出地三千餘頃。乘此河湖暢流。更須急籌善後。有應廣去路而節來源者。查新挑伊河自韓莊西南繞



過八閘。至黃林莊入運。微山湖水雖有伊河分洩。其運河減下之路。全由八閘。而河身只此丈尺。閘座層層關束。恐不能迅消。請將八閘月河開挑寬深。俾河湖下注更得暢流。似為有濟。伊河壩口現在雖屬深通。惟慮消水數尺之後。從前水深未挑之處。漸見淺淤。請將壩外河底迎挑數十丈。再將兩岸壩頭照雁翅式。亦各接長數十丈。以資吞納。似此分流畅導。河湖去路不為不廣。臣等通盤籌畫。

尚當節其來源。使入湖之水。稍有搏節。然其病不在東省。而在江南。伏查徐郡花莊堆築亂石滾壩。以為節制。即水至平槽。不致過水。請將孫家集一帶數十里。凡有溝槽未經填堵之處。照依花莊堆石之法。亦使盛漲則減。歸槽則束。不惟湖水可免盈溢。亦可借水攻沙。無虞淤墊。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載。阿爾泰奏籌辦河湖善後事宜一摺。所見頗中肯綮。孫家集一帶。業經堵築隄工。永資防衛。但

今年伏秋大汛。黃水尚未盛漲。仍有過水倒洩。灌入微湖者。此皆該處向無隄岸所致。該河督等請照徐郡花莊堆石之法。一律砌築亂石滾壩。辦理甚善。此舉在江南諸臣為洩黃保隄起見。或有所不顧。但現今徐州已添築石工。足資捍禦。自可無衝潰之慮。所有孫家集溝槽各處。一體砌築亂石滾壩。以為節制。則黃溜直趨中泓。束水攻沙。轉可資其汕刷之力。於河道實有裨益。著傳諭裘曰修。夢

麟會同該督等。悉心查勘。妥協辦理。可一併傳諭尹繼善。白鍾山。嵇璜等知之。又諭據海明。張師載奏。稱運河大挑分數。并勘估石佛以下。現露隄根。緯道既因水涸。續次露出。自應於重運未到之前。儘力趲修。著交張師載。阿爾泰協同承辦。及時興工。現在劉統勳已有旨令其回京。東省河工事務。兩人務悉心相度。督率在工諸員。實力趕辦。毋誤來春重運之期。將此傳諭張師載。阿爾泰知之。

又諭據富勒渾覆奏。鳳凰營地方。扼塞緊要。苗性獷悍。必須重鎮彈壓。所有鎮草一鎮。未便移動。俟明年二月間。親往審勘情形。再行酌議等語。鳳凰營改駐遊擊一事。原不過因黃凝道請訓時面奏。因關係地方營汛。是以降旨詢問。今該撫既稱訪詢在楚年久屬員。俱稱地方緊要。不便議移。且召對總督碩色。問及該處情形。亦奏稱可以不必。黃凝道所奏。亦祇以運送兵米不便起見。所見甚小。既經設鎮多年。自以無庸更張為是。該撫并可不必親往查勘矣。可將此傳諭富勒渾知之。○又諭曰。富勒渾奏陳安兆著書籍一摺。所見頗屬過當。富勒渾以藩司擢用巡撫。朕之所望於伊者。謂當實心報効。不負委任。以承受恩澤耳。向來外省督撫。陋習相沿。模稜闕冗。不思為地方整頓。徒博寬厚虛名。朕從不稍為假借。若急於任事。而不顧輕重。有心從刻流於苛細。何以得事理之平。巡撫膺封

疆重任。通省吏治所關。非藩臬贊理者可比。從前

皇考時。因外省錮習。亟欲澄清。諸臣中即偶有一二從事擊搏者。乃補偏抹弊。不得已之苦衷。操縱自在。

聖心也。朕臨御二十餘年以來。事事執中持正。從不令諸臣稍有偏倚。富勒渾前已寄諭訓示。令其諸事審量。不可稍存成見。冀其辦事妥協之中。力矯瑣細苛求之病。今閱陳安兆之事。尚不免立意從嚴。已明降諭旨飭行。再詳悉傳諭富勒渾知之。○以戶部銀庫郎中蘇爾德為安徽按察使。○是日戊寅年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乙酉。以歲暮裕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丙戌。裕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烏珠穆沁和碩親王朋蘇克喇布坦。科爾沁多羅郡王納旺色布騰。齊默特多爾濟。喇特納扎木素。固山貝子班珠爾。鎮國公索諾木。色楞額。輔國公喇什納木扎勒。固山額駙拉里達。二等台吉班珠爾。三等台吉濟克濟扎

布。色楞丹巴敏珠爾多爾濟。土默特多羅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四等台吉巴爾丹多爾濟。喀爾喀多羅貝勒拉旺多爾濟。索布多爾濟。喀喇沁固山貝子瑚圖靈阿。輔國公扎拉豐阿。一等他布囊丹津達爾扎。教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輔國公額駙德勒克。四等台吉色布騰多爾濟。烏喇特輔國公恭格喇布坦。克什克騰扎薩克一等台吉齊巴克扎布。郭爾羅斯扎薩克一等台吉阿喇布坦。巴林多羅額駙丹津。右翼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固山貝子阿喇布坦。輔國公車登三丕勒。扎薩克一等台吉衮楚克扎布。恩克根敦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公銜羅布扎。阿巴噶多羅郡王車凌旺布。輔國公旺沁扎布。教漢多羅郡王喇什喇布坦。固山額駙旺扎勒。土爾扈特多羅貝勒羅布藏達爾扎。翁牛特固山貝子巴勒丹。厄魯特固山貝子三都布喀喇沁輔國公敏珠爾喇布坦。烏喇特鎮國

公達爾瑪哩第。科爾沁輔國公喇什色旺。固  
山額駙索諾木吉哩第。蘇尼特輔國公羅壘。  
奈曼固山額駙敦多布。郭爾羅斯固山額駙  
蘇瑪第。及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召烏珠  
穆沁和碩親王朋蘇克喇布坦。科爾沁多羅  
郡王納旺色布騰。齊默特多爾濟。喇特納扎  
木素。土默特多羅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喀  
喇沁固山貝子瑚圖靈阿。科爾沁固山額駙  
拉里達。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綽羅  
斯和碩親王達瓦齊。阿巴噶多羅郡王車凌  
旺布。教漢多羅郡王喇什喇布坦。土爾扈特  
多羅貝勒羅布藏達爾扎。厄魯特固山貝子  
三都布。喀喇沁輔國公敏珠爾喇布坦。喀爾  
喀輔國公車登三丕勒等。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軍機大臣等奏。前遵旨傳  
諭黃廷桂。於屯田綠旗兵內。抽撥三千名。再  
於甘省各營。添派五千名。給與口糧馬匹。令  
總兵馬得勝。丑達。帶領。再派總兵一員同領。

今該督奏稱。從屯田兵撥出一千三百名外。  
添派一千七百名。仍於各營選派五千。共八  
千名。派馬得勝。丑達。及總兵五福。一同帶領。  
其領隊將弁。速行各該提鎮遴選等語。俱係  
遵旨辦理。應如所奏行。又據奏。減半撥給馬  
匹。每兵各給一馬。官兵跟役。亦俱減半給與。  
是需馬不過八千數百匹。今甘省有未解餘  
馬二千匹。又直隸解甘馬五千匹。自應即於  
此內選用。仍於各營挑選足額。其軍裝器械  
等項。統照進勦之例。辦給內盔甲一項。不過  
壯觀。徒費駄載。應停帶往。查巴里坤有存貯  
棉甲。應按數給與。事竣交回。再甘省現辦駝  
二千隻。僅供撥運行營口糧之用。即塔永寧  
前後協辦駝五十隻。恐一時不能即到。該督  
所奏暫雇車輛。每兵餘丁四人。合給一車。自  
屬通融籌辦。亦應如所奏辦理。至各兵口糧  
實不便多行裹帶。今該督既稱於巴里坤裹  
帶一月口糧。又辦羊二萬隻。作一月口糧俟

駝隻解到。再為接濟。事屬可行。所有應增羊價。及沿途草料。統於軍需項內覈銷。再屯田兵丁自應廣為墾種。臣等現遵旨傳諭該督。於備勦兵內酌量抽撥。應令遵照辦理。從之。  
○是月。欽差侍郎裘曰修等奏豫省開歸陳三郡。除現在開挑幹支各河外。查有商邱之陳兩沙河。受冀家河之水。以入亳州之渦河。明河受誌溝之水。以入陳兩沙河間有段落淤淺。並宜挑濬。虞城西南之范家堤。至蔣家樓一帶。宜開小引河一道。以洩諸路坡水。至汝寧府屬。洪汝二河為最大。無庸開挑。惟歸洪歸汝之支河。如遂平縣之石洋河。上蔡縣之柳堰河。泥河。河身太狹。且有淤阻。應逐段開挑。即以挑河之土築堤。又洪河由上蔡縣分一支入蔡河。下陳州府之項城縣。從前於項城築石壩。而上蔡仍被水患。查有小茅河一道。現分洩洪河之水。應將小茅河倍加寬深。俾上蔡分支得以暢出。不必經由項城去。

路無阻。又新蔡之三岔口。為洪汝交匯灣曲紆緩。請多開直溝。使分流順軌。而下至洪汝二河。上游無堤之處。酌量添築。其有堤而殘缺者。應行培補。涵洞閘座。坍却者。應行改建。總期於明歲二月以前。一概畢工。報聞。○又奏。包滄二河在宿永連界處。為洩水通商之要道。其入豫省者。無庸開濬。惟安省境內。有石橋六座。洞小流細。應加寬展。洪河。淮河。應一律補修。子堰。虹縣之栢家河。應與下江之林子河。羅家河。一體辦理。又鳳臺縣。係潁州府之下游。向有喬溝。黑濠。濕泥等三河。均應挑濬。深通。使暢達入淮。再將田間溝渠。勸民修整。以資宣洩。報聞。欽差侍郎夢麟等奏。淮揚徐海等屬。大興水利。各州縣已辦幹支各河。而外。尚有宣洩民田積水。通支達幹之河渠。并有逼近湖蕩。支分派別之汊港。秋間查勘。因盈潦占蓋。高下難分。一時未能併勘。入奏。今當冬深水落。各處情形畢現。若不併

為經理上下脉絡。猶未貫通。臣等悉心相度。碭山。蕭縣。銅山。宿遷。桃源。山陽。阜寧。沭陽等處。共計支河二十餘道。或通身淤淺。或間段阻塞。均宜分晰疏濬。期於來年三月以前一律完竣。報聞。○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查辦官地竣事。天津等十三州縣實在荒熟官地共十萬一千一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零。除已升科地畝。覈對節年奏冊相符外。其已墾未升科。及河淤改租徵糧地。共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二頃九十五畝零。各按地畝情形。分為上中下三則。共應徵地丁正額銀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兩零。統於乾隆二十二年為始。其未墾荒地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三頃六畝零。飭地方官於春融時募墾。分別升科。報聞。○浙江巡撫楊廷璋奏。臣奉諭旨清理西湖。查自雍正二年。丈實湖面。週二十二里四分。迄今三十餘年。沿湖居民。或培土成田。或築隄為蕩。逐漸占墾。並淤淺沙灘。共二里有餘。遵

旨將已墾成熟者。免其清出。臣謹周歷相度。將各處有無阻遏水源。逐一標記。分定應去應留。明白曉諭。於秋杪收穫後。令該道府督率各員。分頭展復。較前清出一里有餘。現在湖面計二十一里二分。四處立碑。永禁侵占。其不礙水源之田畝地蕩。尚有五百八十九畝零。遵旨免其清出。仍酌定稅額。於二十三年起。歸入西湖租息項下。以備挑濬公用。再請照蘇堤式。於清出隄岸上。徧栽柳樹。不特可杜小民侵損。其根株盤結。亦可堅固隄身。報聞。○山西布政使劉慥奏。州縣錢糧除應留支俸工驛站等項外。其餘悉應隨徵隨解。晉省積習。州縣收存銀兩。任意不解。以致虧空。屢累。良由稽查未有章程。上司亦因循不察。流弊相沿。於今為甚。與其叅追於事後。不若防範於未然。臣現詳明撫臣。通飭各屬。凡徵收一有成數。即報明該管知府。委員監視。拆封。除留支各項外。悉限三日內填批起解。

具文通報。如逾期不解。即行嚴查。倘有侵那情弊。立即揭報。叅追。并設循環二簿。發令州縣官。將收支起存錢糧。及已未完各數。按月登報。其糶借倉糧。徵完買補等數。一併開造。則州縣之倉庫虧足。自可按籍而稽。并責成道府。就近不時稽察。庶虧空之弊。或可清除。再州縣錢糧完欠。奏報考成。自應以已解到司作為完數。乃晉省州縣於奏銷之時。每有以欠作完。冀免處分。迨一經入奏之後。或情

實錄卷五百五十三

聖

徵不完。或已徵在官。而侵那虧空弊端滋起。臣亦經詳明通飭。凡奏銷報完錢糧。務以解到司庫方准作完。如有捏報規避處分。照例查叅議處。得旨是。勉力為之。護理陝西巡撫吳士功奏。竊照藩庫錢糧交代。新藩接收出結。督撫盤查保題。定例綦嚴。但日久玩生。在謹守管鑰者。固不敢輕為通融。而庫項虧缺。擔承出結者。恐亦不能保其必無。皆由藩司以出結為故套。督撫視保題為具文。其始

同官一省。或因需用暫支。累月經年。未及扣補。一旦離任。水落石出。既已瞻徇情面。於前自不能不回護掩飾。於後接任之員。即欲力矯其弊。或且議其固執不通。吹求過當。甚且以事屬因公。并非侵盜。借用有抵。不致虛懸。從旁曲為解免。其接收者。依違不能自決。限期已屆。勢不得不因循遷就。勉強出結。此所以上下那借。漫無顧忌也。惟是藩庫有無虧那。督撫留心體察。斷無不知之理。督撫有無

實錄卷五百五十三

聖

多支。藩司經手出納。亦斷無不知之事。撫藩遇有陞調事故。舊藩任內有無虧空。按冊可稽。新藩到任接收款項。清查立見。請嗣後撫藩於離任奏請陞見之日。即將在任庫項。曾否那借。有無虧空之處。另摺附奏。其或撫藩在任不久。調補遠省。資斧不足。欲借庫項者。自行據實陳奏。不得私相那借。至新授撫藩接任之後。亦即將接收庫項。有無那借虧空之處。於交代限內。另摺附奏。仍照舊例出結

保題得旨此奏較之馬錦文所條陳簡而易行著照所請為例雲南巡撫劉藻奏滇省二十三府屬或隣外域或接夷疆即腹裏地方亦大率夷多漢少故言吏治必以安靜無擾為上而安靜非因循廢弛之謂必其心思才力平日貫注一郡一邑之內而遇事以安詳鎮靜出之則民不驚而事咸理如徒謂邊方不宜多事一切畏難苟安甚至有事之時反從而粉飾隱諱其弊更有甚於紛擾者臣

實錄卷五五三

四

每以此自勵即以此率屬大約通省牧令之內求其有守有為者不過數員此吏治之大畧也滇省跬步皆山平原稀少鮮陂池塘堰之利稻穀外多藝雜糧春間之豆麥夏秋之菽稗廣種博收實夷民饔飧所賴年來收成甚豐而蓋藏未裕一歲所收僅供一歲之食則生之未廣也省城風氣稍近情游外似繁華內實匱乏吉凶諸事競為無益之糜費則用之無節也臣當次第講求興水利闢荒蕪

實錄卷五五三

四

課農桑教樹畜隨時勸導而於婚喪禮文申明令甲毋許習為汰侈以漸行之或可少革積弊此民生之大畧也滇省夷獮散處種類甚繁性似詐而實愚習雖悍而近憚畏法敬官極為恭順惟間有劣衿地棍與江廣游民每於夷寨中放債盤剝遇事訛詐雖歷經嚴飭此風尚未盡革必使漢人不敢逞其欺凌則夷人常得安其耕鑿至開化普洱永昌等府皆與交趾南掌緬甸諸國為鄰年來外夷內訌多有自相攻擊之事然距內地甚遠不足致問惟在嚴飭文武員弁於沿邊要隘加謹防範則邊民安堵中外肅清此夷情邊境之大畧也臣不敢因循廢事亦不敢急遽圖功惟有與督臣和衷商榷詳悉辦理得旨此見果認得真行得力何愁不治又批所見已得梗概勉力為之以實可也又奏滇省銅廠之大者莫過於湯丹大碌近因硃深炭遠油米昂貴採辦漸艱蒙恩兩次加增價值廠



民之積困稍甦。而細察情形。尚有應行調劑之處。緣每歲京外需銅。約一千一二百萬。而各廠所出。不過千萬。京銅雖無缺誤。此外恒苦不敷。此銅觔之應行籌畫也。又湯丹大礪兩廠。歷係先銀後銅。上季放出之銀。下季收銅。還項人衆。則奸良不一。歲久則尾欠難免。積少成多。遂成廠累。此帑項之應行清理也。今銅觔既須儘力多辦。而豫放之工本。奏銷之未完。又須陸續歸清。償舊圖新。究難寬裕。

實錄卷五十五

聖

查大礪一廠。積疲較湯丹為甚。現選幹員前往徹底清理。於廠民之急公者。鼓勵之。疲玩者革除之。放銀收銅。絲絲入扣。勿使再增新欠。更宜廣覓新槽。多開子廠。以為儲盈補缺之計。至油米等項。廠民不能於賤時贖買。每有擡價賒欠之累。今宜責成廠員。多為儲備。照賤價發領。以紓其力。則廠民踴躍攻採。辦銅自必加多。銅多則餘息日增。舊欠日減。總期調劑有法。國帑無虧得旨。知道了。汝竟

解事。孰謂徒埋頭讀書者耶。是年。追予準噶爾出師陣亡之侍讀學士傅森布一員。郎

中福泰等二員。員外郎伊星阿一員。主事和達色等二員。中書多永武一員。筆帖式福祥等四員。吏目王世興一員。子車凌多爾濟一員。台吉孫都布等三員。副總管海哈納一員。叅領九柱等三員。遊擊晉現龍一員。頭等侍衛呼濟圖一員。佐領哈三等二員。藍翎侍衛彰薩等二員。管旗章京達西丕爾等二員。驍

實錄卷五十五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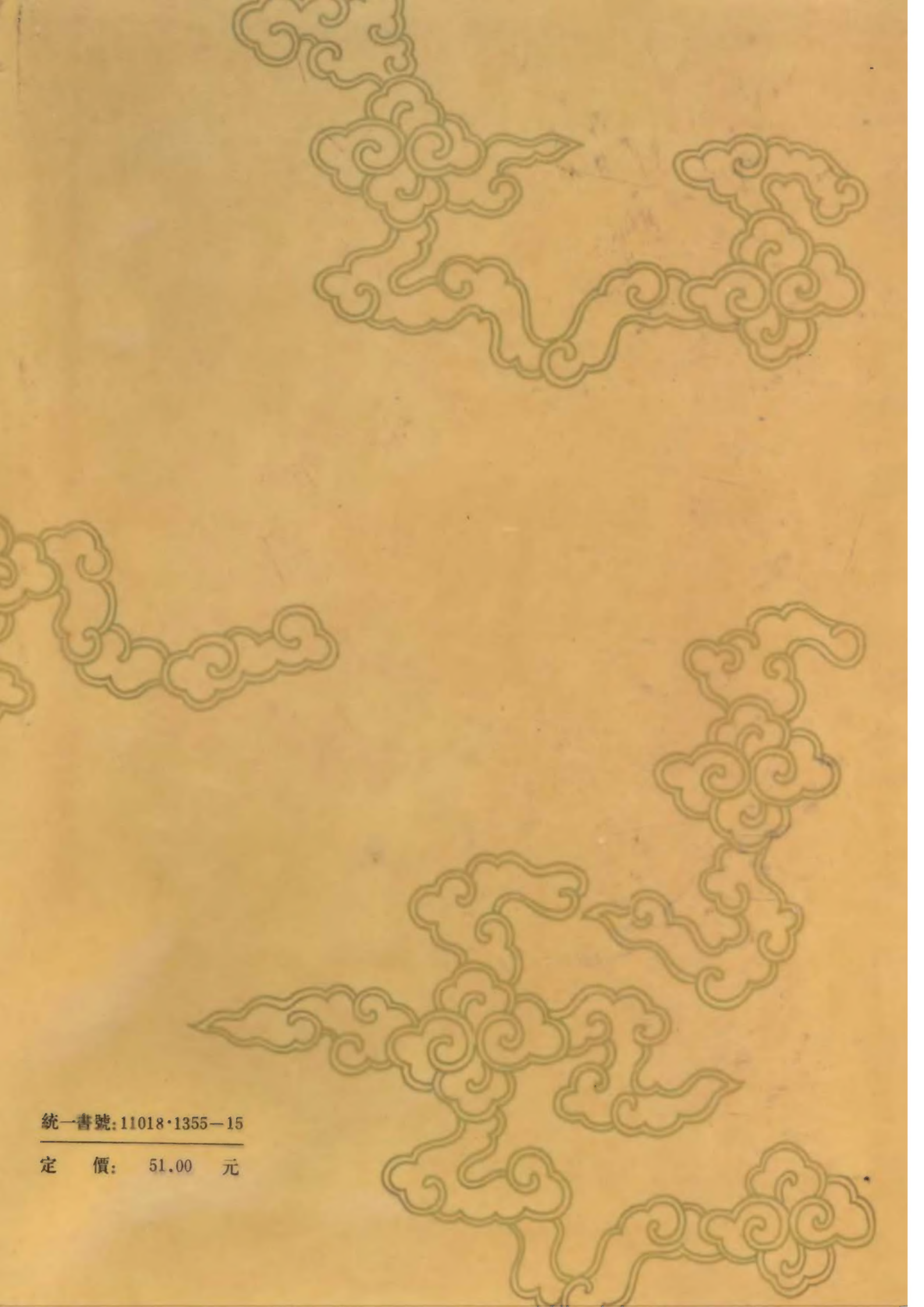
騎校賽蒙阿等四員。護軍校杭依爾圖等七員。把總馬蛟等二員。祭葬贈卹如例。領催護軍馬步兵六十等。三百五十一名。卹賞俱入昭忠祠。○旌表孝子。福建等省柯成等七名。孝女江蘇省張氏一口。守節合例。八旗滿洲金剛保妻蔡氏等一百四口。蒙古世圖妻何氏等二十四口。漢軍張鴻儒妻夏氏等二十口。寧夏等處駐防達賚妻王氏等四十七口。直隸等省陳朝麟妻賀氏等四百九十六口。

夫亡殉節安徽等省黎大衍妻徐氏等九口  
未婚守志安徽等省許承桂聘妻王氏等十  
二口百歲壽民婦張孔德等十七名口各給  
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賈進惠  
等七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男婦  
大小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名口存倉米穀三千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七  
百三十三石二斗六升六合零

實錄卷五百五十五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五百五十三



統一書號: 11018·1355—15

定 價: 51.00 元